章氏遺書

章學誠著

第六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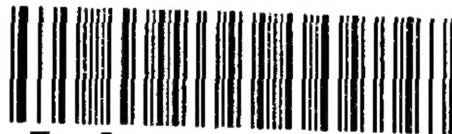
章學誠著

章氏遺書

第六册



商務印書館發行



章氏遺書外編目錄 凡十八卷



章氏遺書外編

卷一

信摭

蔡邕後漢書以十志爲十意。劉知幾謂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作者愛奇恥於仍舊。今按司馬首創八書。不過別於紀表諸體。班氏以百篇通名漢書。自不得不別體爲志。蔡氏改志爲意。乃避桓帝之諱。皆非愛奇恥仍舊也。華典張錄。則不免於好奇。何氏名說。尤爲無理。嗣是歐陽新五代史記則題爲考。鄭樵通志又命爲略。又出劉氏之後者也。原歐氏之意。五代典章荒略。不足爲法故存司天職方使有稽考而已。唐書有志。知其稱考。非爲好奇。改表稱譜。則歐鄭同爲復古。於理無背。鄭之稱略。亦以全書命爲通志。不得仍列志名。又不可盡爲義取簡略者也。

程大中進士作考古叢編。未及刊行。其子孫以草稿送通志局。亦頗有可取。亦有見未徹者。就摘數條。

程云。從來引臨文不諱者。多誤解爲文字之文。按曲禮詩書不諱。臨文不諱。盧植注曰。臨文謂禮文也。禮執文行事。故言文也。鄭氏註曰。爲其失正事也。今人之誤用者。直解作詩書不諱耳。按古人作文不稱爲



文而稱屬辭．其稱文者．多指字畫．如云文止戈爲武．有文在手爲魯夫人是也．以臨文爲撰文．乃後世之語．漢儒猶未然也．又古人贊屬辭之美．則謂之文．易曰．指遠辭文．左傳曰．吾不如衰之文．是也．以文辭爲文．見於孟子曰．其文則史．然亦僅就書法體例而言．與後世所稱稍異．程說似本之毛西河．

程云．道家之書．皆祖老子．漢志有伊尹五十一篇．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俱列道家者流．則道德之書．不始於五千言也．又小說家載伊尹說二十七篇．注云．其言淺薄．似依托也．則五十一篇非依托可知．不知三代以前．無著書之事．道家者流．稱述伊尹太公．以著書．如孟子之稱堯舜．然非伊尹太公所著書也．若伊尹之書兩出．而以小說家之注．爲依托．以證道家之非依托．則孟子稱述堯舜．原非依托．豈卽可據爲堯舜所著歟．尉繚既見兵家．又見雜家．商君亦法家雜家兩出．名同實異．不得指爲一書．有眞僞之證也．

程云．宋史藝文志．有李昌齡感應篇一卷．卽近世所傳太上感應篇也．理宗常命鄭清之作序．按惠定宇注感應篇．博徵古事．乃不及此．

程云．張桓侯有易注．見方仲耕書．又云．唐書藝文志．有薛仁貴周易新注本義十四卷．世亦罕稱．此等恐是傳訛．否則或同姓字．事理之必然者．

程云．馬融爲梁冀誣奏李固．路粹爲曹操誣奏孔融．路粹乃蔡邕弟子．邕附卓而粹附操．所謂謬種流傳者耶．

程云子瞻謫黃州。自號東坡。又遷東坡而南。有茂林修竹。又號南坡。見陸放翁東坡記。

程云後世緝第書册多以干支爲識。如隋之東藏甲乙西藏丙丁。樊南甲乙集。夷堅甲乙丙志之類甚多。按管子書有輕重甲篇乙篇。則自周時已然。余按管子輕重諸篇。皆後人附益。卽甲乙篇第亦漢人較定時所著。非當日已然也。管子時尙無著書之事。其書皆後人綴輯。不得援以爲例。

程云書以朱墨評點。明時盛行。隋經籍志有賈逵春秋左氏經傳朱墨列。蓋自漢有之矣。按隋志所著。似朱墨異書以分經傳。非評點之類。且賈逵原本未必隋時尙存。則朱墨或後人傳鈔之本。不得遽指爲漢人已然。劉知幾史通斥繁之篇。則實以朱墨點抹古史原文。似可援以爲例。

程云漢志有孟子一篇。列陰陽家。是七篇及古本十一篇外。又有此書。惜今不傳。按陰陽家之孟子。恐未必卽鄒孟子。或如孫武孫臏之同稱孫子耳。劉氏七略於書之同出者。往往存互見之法。今班氏注中猶可考見。如太史公之別出四篇。管子之別出弟子職篇之類。孟子十篇分內外書。此外不聞別有所逃。則不得以姓氏偶同而合於一也。

順治七年正月頒行清文三國演義。東華錄

左都御史徐元文劾浙閩總督姚啓聖可駭者六。啓聖疏辨皆誣。事在康熙初年。

張伯行參噶禮。噶禮亦誣奏張伯行。噶禮爲總督。張伯行爲巡撫也。兩奉欽差研審。皆爲和解調停。旋請

兩能聖祖特原張伯行而斥噶禮噶禮尋以其母訴噶禮謀毒伊母與妻子別居於外議磔賜自盡令其妻從死

沈淸遠公降糧道而卒

康熙四十八年致仕大學士熊賜履遺本內有薦舉伊姪熊本淸廉謹飭可用之語熊本時爲編修查取疏稿並無其言乃本出通家人私添本問斬罪

論語定公問一言興邦夫子答以爲君難爲臣不易問一言喪邦夫子答以惟其言而莫余違此皆當日所有之言故曰人之言也第不知言出誰氏耳按韓非難一之五章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余違師曠侍坐於側援琴撞之則是此言出晉平公也

廣濟金德嘉撰其母行狀自稱康熙壬戌進士第一按德嘉有古文名又刻居業齋文裒然成集其實不解爲古文辭至以舉人試禮部第一稱進士第一則不知進士至殿試而始得稱也俗稱會試第一爲會元殿試第一爲狀元狀元必云一甲第一名進士今稱進士第一後人知其爲會元耶狀元耶

劉復愚曰作其鳴而恥葭學者鳳凰也夫鳳何恥於葭惡夫似鳳非鳳之惑人聞也王懷祖御史嘗欲發明六書精義意有所會而無暇遽筆於書則曰願得其人授之以意俾筆爲書成卽爲其人著述而不必著懷祖名以商於余余曰創意難屬辭亦復不易果能承懷祖氏意而曲折以達於文辭而不失其指則

其人亦不藉懷祖氏以爲重。卽承其意而爲書。亦不必沒懷祖氏名以見長矣。邵二雲侍讀撰爾雅正義。嘗以所獨解者爲人言之。鄉曲猥子。於邵書未成。先竊其說。刊爲別解。幸邵知之早。及以正義授刻。凡與其人談及者。皆改易以避雷同。蓋同時之人。未知孰先孰後。恐滋後人惑也。余與友人論文。謂古人二名不偏諱。今人二名止稱一字爲非。此說本之顏氏匡謬正俗。因方李諸家辨論文辭義例。全以八家爲準。八家卽有疵病。亦必曲爲之諱。不免疑誤後學。因舉韓氏張中丞傳後序。於南霽雲忽稱霽雲。忽稱曰雲。平淮西碑光顏稱顏。公武稱武。以爲雖韓氏文。豈可遽爲是耶。蓋取最可尊信如韓氏者。猶不可因人而曲護其短。非謂韓不足法。而一二小疵。因以毀其全也。而道聽之徒。襲用其言。而不察其故。乃云二名偏稱之弊。始於韓氏。而舉南霽雲之稱雲。以爲從此相沿。而失則與余所言之指。相去以萬里矣。二名偏稱。如春秋趙嬰齊稱嬰。楚巫臣稱巫。以開其漸。特有可省與不可省之別。余別有專篇討論。其例甚詳。至六朝駢麗。破壞文體。則人名與字。取諧聲律。其弊亦已太甚。唐初承陳隋遺風。未歸雅正。至顏氏匡謬正俗乃舉而辨正之。八家之文。清眞不失矩度。韓氏所失二條。乃偶未檢點。其他固絕無之。今乃歸咎謂韓氏首創。豈目未見六朝初唐之文字乎。又古人文字。貴於爾雅。非爲觀美。蓋謂俚說遊談。俗諺古音。不通雅。故難於傳世行遠。雅者正也。爾者近也。文章爾雅。猶云近於同文。官授之書。不落鄉曲訛言。難共喩也。然世代升降。而文辭言語隨之。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聖人不能易也。三代不摩唐虞之文。兩漢不摩三代之

語。經史具在。不可誣也。余嘗因時俗稱謂名義多訛。欲從爾雅推廣其義。爲之考訂人倫名實。酌其宜古宜今有關於文字所承用者。以爲之法。同人多仿其意而爲之。有得有失。亦未甚愜也。道聽之徒。則又襲其言而不察其故。則云爾雅釋親爲稱名法。漢氏纂書競競墨守。夫稱名豈釋親所能該括。而漢書漢文。又何嘗墨守爾雅。此又夫人所知者也。幸而其人深諱此言之出於余。然余所言久爲人知。人亦不問而知其意自余發之也。又伯夷二字。書稱汝伯。則單舉一字之例古矣。特須有可斷之別耳。

天子崩稱大行。漢書霍光傳。太子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韋昭註大行不反之辭。後漢書安帝紀註引韋說。又引穀梁傳大行受大名。謂其義兩通。杜氏通典乃用後說。是以行字作去聲讀矣。然史記李斯傳云。今大行未發。如云大行受大名。爲謚法未定稱大行。以見其必得大名。則秦無謚法。不應有大行之稱矣。

漢川汪特昌著鶴陰亭集。其蔡邕論云。史稱邕在王允座聞之驚歎。（閩並卓誅）羅氏則曰卓死有一人伏尸而哭。武士擁至。乃邕也。因力詆稗說之陋。今按此說出三國演義。演義豈可以論古事。又演義本無姓氏。不知汪氏何據而稱羅氏。汪氏詩文集本庸近無大見解。惟羅氏之說不知所出。俟考。

續說郛輯明人小說。有瑯琊漫鈔題爲衡郡文林所撰。文林行履未詳。書載北京功德寺一條云。後宮像設最工。因正統時張太后幸此。三宿乃返。英廟尚幼從之遊。宮殿別寢皆具太監王振以爲后妃遊幸。非

盛德事。乃密造此佛。請英廟進於太后。致功德寺後宮。又寫金字藏經。置東西房。自是太后以佛及經在。不可就寢。遂不復出。其言誣妄特甚。按史張后作配仁宗。逮事成祖。及文皇后。賢孝最著。歷仁宣二朝。配德母儀。未聞有失。至英宗嗣位。年方幼沖。王振蠱惑用事。后御便殿。戒飭英宗。召見大臣。斥責王振。欲賜之死。英宗爲之跪請。良久乃解。終太后世。王振不敢肆奸。是何如嚴明。豈有遊幸佛寺。累宿不返。幾如魏之胡后唐之武后所爲。且彼時三楊蹇夏諸公。皆在朝列。竟無一言。而包藏禍心。死不足贖之王振。乃能因事納忠。引君當道。遠出諸臣之上。文林豈王振假子。或其漏網之黨耶。不然。何誣善諛奸。是非顛倒。至於此耶。且既云宮殿別寢皆具。則其制度宏壯。必非局促可知。卽使一堂供佛。兩房藏經。帝后遊幸之地。豈無離宮別殿。可作寢處。乃竟如茅庵村舍之更無展拓。卽以事勢言之。亦不近情理矣。又一條言司馬貞三皇本紀。稱天皇地皇人皇各一萬八千歲。此乃唐人雜采讖緯之言。無足深辨。文林以爲本於皇極經世。是唐人本宋人之書矣。自知荒謬無理。則又以經世爲自古相傳之書。其言如醉如夢。竟不知其是何理也。

文心雕龍。無韻者爲筆。有韻者爲文。

凡假借名目。不可再用代字。使人無從推測。以諸生爲秀才。本屬假借名目。東漢避光武諱。以秀才爲茂才。是茂才卽秀才也。但秀才爲諸生通稱已久。辭語直稱之爲秀才。人所解也。范文正公爲秀才日。便以

天下爲己任。此說亦人人所知。所謂爲秀才。即是爲諸生也。曾見文正祠堂題楹聯句曰茂才以天下爲勳猷。是假借名目。又用代字。轉是秀才爲眞正名目。而以茂才作文語以新異之也。字句求新異。本關行文之病。然題楹本與辭賦詩句同例。原不妨假借取新。但假借之中。又用代字。意求新而語反滯矣。行文不可不知也。

校讎之學。自劉氏父子。淵源流別。最爲推見古人大體。而校訂字句。則其小焉者也。絕學不傳。千載而後。鄭樵始有窺見。特著校讎之略。而未盡其奧。人亦無由知之。世之論校讎者。惟爭辯於行墨字句之間。不復知有淵源流別矣。近人不得其說。而於古書有篇卷參差。敍例同異。當考辨者。乃謂古人別有目錄之學。眞屬詫聞。且搖曳作態以出之。言或人不解。問伊書止求其義理足矣。目錄無關文義。何必講求。彼則笑而不言。眞是貧兒賣弄家私。不值一笑矣。

世傳朱子家禮一書。王懋竑歷考朱子著書。及諸家稱述。並無其事。謂後人采取朱子之言。依托爲之。然宋史廖德明傳。在南粵立師悟堂。刻朱子家禮。廖爲朱子弟子。不應於其師之著述不辨眞僞也。大抵其書通於風俗。多爲後人竄亂。非完書矣。

張方海自言曾見黃梨洲。貌甚奇古。按黃梨洲卒於康熙三十四年乙亥七月。年八十六。張方海生於康熙五十四年乙未。相去二十年。不及見也。乾隆乙卯。余在餘姚見梨洲遺像二幅。貌甚肅穆清高。亦不見

奇古也。

檀弓記晉殺申生事。述申生辭狐突語。中有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云云。胡邦衡傳云。春秋自閔二年至僖十三年。狐突事晉未嘗去。此云不出。記禮者誤。按記此文不出而圖吾君。乃設擬之辭。猶云恐伯氏不出而圖。非指其見在不出也。語氣宛折以致丁寧反覆玩之。自可意會。胡氏禮傳今亦不見。衞正叔集說采之。

一生行事。爲詩文家題目。勝於爲江湖者流揣摩。

古人惟於養老乞言。乃有惇史。則今之修方志者。錄善而諱不善。非也。

禮器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中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鄭孔諸儒皆言三百爲周禮。三千爲儀禮。臣瓚葉夢得皆以儀禮爲經禮。其委曲繁備爲曲禮。朱子主葉氏說。

唐會要第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共三卷。內載史館祕閣諸典頗詳。

世傳三字經爲王伯厚撰。內有若梁顥八十二。對大廷。魁多士。世有梁顥不伏老八十二中狀元雜劇。按宋史顥傳。顥於太宗雍熙二年登第。眞宗景德元年卒。年九十二。按雍熙二年爲甲申。景德元年爲甲辰相去正二十年。是顥登第年七十二也。而俗傳顥登第謝表有皓首窮經。尙少伏生八歲。靑雲得路。已多太公二年之句。妄也。然本傳言顥釋褐授大名府觀察推官。召爲左拾遺。直史館。賜緋。判司登聞鼓院。坐

事貶虢州司戶參軍．再起直史館．開封府推官三司．關西道判官．轉太常博士．丁內艱．是七十二歲始得登第．又歷升沈數載．猶丁內艱．又傳敘其二十年官績．稱其有吏方．每進對．辭辨明敏．又稱其美丰姿．強力少疾．暴病而卒．而不言其晚遇．及老猶矍鑠等語．恐史文九字有悞．俟考．

孔安國釋武成言華山桃林．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其自生自死．孔疏．華山之邊．尤乏水草．閻氏疏證．譏其不識地理．又云．果如安國所言．武王不及田子方矣．子方見老馬於道．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爲．況武王乎．按此本古文書孔傳僞托．不足爲安國訾．但歸馬放牛．諸書紀載多同．非古文僞說也．僞孔傳謂置於不長養處．固非．卽閻氏謂歸之放之．示弗復乘服．亦恐意有未盡．夫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豈戎衣大定後．不復爲鎭撫長遠計乎．且牛馬皆有用物．散之於民．農賈皆可服乘．卽不爲征伐計．亦豈不可下資民用．而遽以有用之物．置無用地乎．然則歸馬放牛．非徒示天下以偃武修文．當與敝韓敝蓋之意參觀．乃封賞功臣之餘意也．戎衣底定．牛馬力旣殫矣．放於華山桃林之間．不用鞿勒服乘．所以使就水草之養．得逸樂以終其天年．聖王報功酬勞．仁及畜產．可謂能盡物之性也．

陳季立尙書訴．謂史記點竄左國世本楚漢諸書．能得其意．放其辭．伸縮自在．行止由己．獨當尙書．而目眩手掣．孟子述堯舜湯武．不一而足．猶然孟軻氏之文．蓋意得也．嘗謂孟子之文．在太史公之上．按此說與前人論文．謂檀弓文筆高於左傳．取一二事同敘異文．而以簡雅爲勝．同一見解．又如班馬優劣．而以

史簡班繁。爲權度者。皆此種識解也。孟子述唐虞三代。祇取以供論說。史遷乃敍事體。難易之勢。奚啻倍蓰。孟子醇乎醇者。史記疵累百出。要不可以論文筆也。假如學紀載文字。於孟子乎。於史記乎。所謂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也。

宏光嘗上景帝號代宗。閻百詩謂唐有代宗。所以避太宗諱。代宗卽世宗也。明已有世宗。不應重出代宗。李與化謂此事出顧瑞屏。不知其誤。按代宗卽世宗之說。誠如閻議。但宏光之時。追謚景帝。卻與前人稱世祖世宗不同。彼直謂英宗北狩。中國無主。其後英宗復辟。天祚仍歸。而景帝因時承之。聊爲權代云爾。文字同而意迴別也。

漢祖乃太祖高皇帝也。太祖自是廟號。高帝自是謚法。史遷渾一而稱高祖。班固始改爲高帝紀。而紀文皆稱爲高帝。至今人相沿而莫爲之正。此閻氏之正論也。

儒林傳費直易無章句。惟以彖象繫辭文言解釋上下經。而七錄乃有直章句四卷。蓋爲費氏學者所撰。非費直書也。又劉向典校祕書。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三家。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後人誤會儒林傳文。以彖象文言解上下經。因以分傳附於經後。謂始費氏。不知分傳附經。自後漢鄭王諸家始也。

皇甫湜昌黎墓誌銘。壻左拾遺李漢。聟集賢校理樊宗懿。壻聟變文而同音義。蓋再適者也。按李漢序韓

文在昌黎身後。湜志韓墓。去韓之沒不及半載。據志云。長慶四年十二月薨。明年正月湜請文以葬。是李序與皇甫誌未知孰先孰後。豈有李漢死而妻適人之事。如有他故義絕於生前者。銘志之文。即不應存李漢名。是當存疑俟再考也。即使韓公女有再適之事。墳塋變文。亦殊屬無謂。且文指亦仍不明也。

張之象。雲間人。明嘉靖年官浙江按察使。嘗著太史史例一百卷。今坊估倘有其書。大抵仿潘昂霄金石例。而爲司馬一家之書。舉文爲例。其中實多不必例者。古人文成法立。亦本出於無心。拘拘爲例。則六經三傳無字句不可爲例。而人轉無所法矣。止仲王氏爲金石例。全以韓碑爲準。識者譏其拘守一家。今於紀傳之史。司馬創法。而班陳因之。漸推以著。乃知正變因革之由來。而張氏僅取太史一家。尤爲拘泥鮮通。且舉例貴有發明。今乃碎分門類。但截錄成文。並無己意闡發一言。幾如鈔摘兔園册子。尤爲無所取哉。余意上援尚書左國。下逮陳范沈魏。皆當標識義例。著爲體要。論其宜古宜今。孰當孰否。自可撰爲一書。但立例俱關要義。而隨常屬文。古人原不爲成法者。一概删而不載。庶幾立例精嚴。可爲後人法矣。

唐紹祖改堂文鈔。汪楫舟次以鴻辭入翰林。同官分撰明史。紛紜貿亂。楫請先作長編。志成而後作傳。唐改堂紹祖。汪舟次誌銘。汪充明史纂脩。兼脩崇正實錄。

晉摯虞傳。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復。蓋筆舌各有勝也。廣官東平太守。是樂廣也。

孟子折枝解。若今之按摩。趙注本如是。李賢注范史張王傳。引劉熙注孟子。亦同此解也。

盧植傳。植少與鄭元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此又是經師別派。開後世講義家。

李固傳。固死。弟子趙承等共論固言迹。以爲德行一篇。殆今行狀之類也。

後漢書虞詡傳(詡)傅燮合傳內敘永初四年羌胡殘破幷涼。朝議欲棄涼州一事。於虞詡傳則云。詡辟太尉李脩府。會大將軍鄧隲欲棄涼州。詡說脩謂非計。脩謂徵子之言。幾敗國事。因問計於詡。詡請四府九卿各辟彼州牧守令長子弟。除爲冗官。以羈縻之。脩集四府。皆從其議。而鄧隲兄弟以詡異議。欲中傷之。卒授爲朝歌長以難之。而於傅燮傳內。則云司徒崔烈議棄涼州。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尙書郞楊瓚奏燮廷辱大臣。帝以問燮。燮具言所以。帝從燮議。與虞詡傳所云互異。不知誰是誰非。史傳敘事牴牾情理所有。然未有同列一篇之內而互歧如此者。范史銓配列傳。如文集之選錄文字。全不諜篇。此亦其一端矣。

趙岐傳。岐重疾。勅兄子曰。可立一員石於墓前。刻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此亦不過自撰墓銘之類。但圓石立墓。不知制度如何。或彼時有此例也。

晉書樂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爲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曰。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

晉書華嶠傳。嶠以漢紀煩穢。有改作意。起光武。終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爲帝紀十二。皇后紀二。典十。傳七

十。及三譜敍傳目錄。凡九十七卷。嶠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易爲皇后紀。以次帝紀。改名漢後書。詔朝臣會議。時中書監荀勗令和嶠。太常張華。侍中王濟。咸以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藏之祕府。後太尉汝南王亮司空衞瓘爲東宮傅。列上通講。事遂施行。十典未成。詔子徹踵成之。未竟而卒。詔其少子暢克成之。并草魏晉紀傳。永嘉喪亂。嶠書存者五十餘卷。按華書行之不久。卽已殘缺。後世更不復見其全矣。荀勗張華之徒。謂其有遷固之規。可爲推許至矣。然遷固之於呂后。存其臨朝事於本紀。而外戚之傳。仍著其名。蓋紀傳不特區分尊卑。亦紀載各有事例。編年紀月。倣春秋而爲之。事與皇后何預。如以尊卑而論。妻尊孰與父母。推華氏尊后而可升爲紀。則馬班當爲太上昭靈作本紀矣。況后配帝尊可也。外戚之書又兼妃妾。乃亦同升於紀。則帝紀亦可入諸王矣。又古人著書。編次爲重。卷帙爲輕。蓋篇闕文義起訖。而卷則僅論尺幅短長。故馬班之書。如伯夷管晏諸傳。幅不盈尺。然篇終卽稱一卷。而五行志王莽傳。文字繁多。卷帙至不能勝。則分爲子卷。仍無改於一篇之數。故舉其篇卷。而全書經緯了然。如司馬彪續漢書志。則割篇分卷。以八篇之書而分卷三十。遂稱志三十卷。則名目亂矣。嶠書十四紀。七十傳。十典。三譜。並其自序。實九十八篇。目錄亦入篇次。皆古人所無。然既已標篇。則宜計篇九十有九。今稱九十七篇。玩其文義。是以三譜合爲一篇。非古法矣。司馬彪之分八志爲三十。旣已斷鶴脛之長。華嶠之合三譜爲一。又續鳧脛之短。蓋自魏晉以還。知著述之意者鮮矣。

命輕鴻毛。義貴熊掌。晉書贊語。

李肇國史補總敍進士科云。造請權要。爲之關節。此語見輟耕錄。

論文以清眞爲訓。清之爲言不雜也。眞之爲言實有所得而著於言也。清則就文而論。眞則未論文而先言學問也。近有強解事者。於碑誌之文。謂六朝華縟。而書法多用諛僻亂之。唐宋清析。而藻縟不如六朝。因用唐宋書法敍事。而參以六朝藻飾。自矜創巧。不知無此理也。文有一時體式。今古各不相襲。猶書法之眞草篆隸。不相混也。假如四方鄉語不同。能作官音雅言佳矣。否則各操方音。亦成一家之言。今操燕語而忽入越吟。齊語而間以楚咻。不成言語矣。篆文入以隸法。楷書運以草構。有是理乎。

廉希憲字善甫。仕元官平章政事。封恆陽王。本畏吾氏。爲回鶻種。父布魯凱。拜廉訪使。而希憲適生。遂以官爲氏。舉族從之。此廉氏之始也。

輟耕錄周中父言其表叔祖金二提舉之室。乃宋內夫人云。其制每日輪流六人。侍帝左右。以紙一番。從後端起筆書帝起居旋書旋卷。至暮封付史館。內夫人別居一宮。宮門金字大牌曰官家。無故至此。罰金一鎰。凡史志百官。於宮官內職。多不甚詳。殊非周官詳內政之意。此內夫人值內起居注。亦不見宋史紀載也。前史於女官內職多存。其略於后妃傳序。亦非是。充其義類。武官職制。當見於將帥傳序。爵官職制。當見於方技傳序。學校儒官。當見於儒林傳序。典屬國官。當見於外國傳序。有是理乎。臺省卿監。制度著

於名臣傳序。府州縣吏品秩。著於循吏傳序。人必以爲怪矣。

晉書王澄傳。載衍妻郭氏。令婢擔糞路上。澄諫。郭大怒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捉其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脫。此段載入澄傳。有何意義。晉書喜載小說。此亦其一端也。

晉書高光傳。武帝置黃沙獄。以光爲黃沙御史。秩視中丞。蓋詔獄也。

漢書梁孝王傳。稱荒王薨。子立嗣。荒王女弟園子爲立舅任寶妻。寶兄子昭爲立后。數過寶飮食。報寶曰。我好翁主。指園子也。顏師古曰。諸王女皆稱翁主。言其父自主婚也。疑翁主卽公主之稱。或帝女與諸王女可通稱也。立與園子奸。爲有司所案。谷永疏解。爲王少而父同產長。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蓋園子爲立之姑。於荒王爲同產也。不稱姑而稱父同產。中冓穢言。故迂其辭爾。梁孝王傳晉灼引魯詩解中冓爲夜也。本作內室解。

主臣二字。見漢書王陵傳。注解多不可曉。

漢書賈山傳。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

韓安國傳。安國嘗受韓子雜說於鄒田生所。蓋諸子百家之學。亦必有所授受。古人所以重師法也。

賈山至言曰。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襲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

也。按史記秦本紀。始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無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傳之無窮。始皇之除謚法。實爲防臣子議君父起見。並非防子孫謚號重複。賈山乃引名號相襲之說。不知何所本也。

程進士大中考古叢編。引陳士元名疑有兩劉歆。一爲莽國師。封嘉新公。一爲漢侍中奉車都尉。乃劉向之子。初名秀。更名歆。仕莽者。非向子也。其言謬甚。按漢書王莽傳。劉歆爲祁烈伯。奉顓頊後。國師劉歆子疊爲伊休侯。奉堯後。是劉歆原有二人。皆仕莽者也。豈曰仕莽非向子也。

班固敍其父彪曰。學不爲人。博而不俗。言不爲華。述而不作。

王莽傳。司徒尋初發長安。宿霸昌廏。亡其黃鉞。楊素哭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應劭註。齊、利也。

王莽之女孝平王后。曹操之女獻節曹后。當莽丕之篡。皆悲傷不平。史稱其有志節。此乃人情皆然。不足爲盛節也。女子內夫家而外父母。彼以皇后而降爲公主。卽於己身亦當不甘受矣。何必關大義耶。庶民翁奪壻業。其女甘心否耶。

劉歆在楚元王傳。歆移書太常博士。爲諸儒所怨。出爲郡守。屬國都尉。莽少與歆俱爲黃門郎。白太后留爲右曹太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厤。作三統厤、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及王莽篡位。歆爲國師。

俗語借書一癡還書一癡直爲惡薄之俗起懶書之心前人已正其說謂癡乃絺音之誤載酒器也借書者載酒以爲禮也今按廣韻六脂絺與絺同紐並丑飢切注云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之借書盛酒器則此器專爲借書用而不用於他處亦未必然余意鴟亦同音鴟夷亦是酒器不過載酒通用借書亦用之耳亦未必限以一石五斗也

譙周古史考云烏曹作甎出廣韻

澗泉日記范純甫安置化州卒其子冲以書上東坡爲其父作傳答書云不待君言心許亡友久矣及冲歸葬後又得書云見委文字不敢不在意已托少游議其詳蓋欲作誌銘屬少游以行狀也後月餘少游卒比扶護至洛蘇公亦卒矣按東坡不長於傳誌文辭其欲秦淮海具狀亦是畫家先要求粉本也韓歐諸公當易爲力不若是之難矣

廣韻陸法言序例吳楚時傷輕淺燕趙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此則彼時方言也今吳楚輕淺燕趙重濁則猶是也秦隴去聲似上聲不似入聲梁益平聲亦不似去聲矣又云支脂魚虞共爲一韻先仙尤侯俱論是切今平水韻支脂先仙尤侯合一是當日原有混合者也魚虞之合僅有洪武正韻然不云魚虞模而僅著魚虞則虞模之通亦不自唐人始矣又云欲廣文路自可淸濁皆通若賞知音卽須輕重有異似不爲小學之功原備韻言之用特有寬嚴之別耳然小學之功自不能不究此也

王夫之而農氏著詩稗疏。其解有齊季女云毛鄭惑於昏義。謂蘋藻之奠爲教成之祭。又曰祭事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按教成之祭。雖因女而舉而女子在室。未與成人之列遽使主祭乎。女之在教猶士之在學也。士入學舍菜必師主之。此教女子者必有保傅之母。則主祭者必司教之人而非女子之自主也。然則尸之爲義。不訓爲主也祭之必有尸也。古道也。孫則爲王父尸矣。禮文不言祭妣何尸。要必非一人而爲二鬼之尸。亦必非男子而爲女尸。妣必有尸。季女者未嫁之女也。於妣爲女孫。王母之尸。舍孫女其誰哉。若集傳竟以季女爲大夫之妻。妻不可以女也。今按王說誠辨。然女子在室。及笄即爲人婦。非孫爲王父尸者。則終爲王父尸也。禮文不見祭妣之尸。本屬缺義。但果立女尸。則孫爲王父之尸。妣亦當以孫婦爲尸。否則兄弟姊妹。而擬於夫婦。並爲考妣之尸。不嫌於瀆亂乎。

按王君湖南人。自署其名爲檮杌外史。乃明人好奇之習氣。不可訓也。山西人稱乘外史。山東人稱春秋外史。有是理乎。

山海經叔均氏乃爲田祖。郭璞曰。叔均是始作牛耕。黃帝命爲田祖。周禮樹之田主。鄭注。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

王氏稗疏之末有考異叶韻釋詩三篇。考異多引說文古訓及齊魯韓三家逸文。雖前人所有。而王氏考訂不爲無功。叶韻痛斥言叶之非。持論亦正。惟以近今之韻爲沈約本。則殊未殫究韻書源流。至釋詩乃

是詩話家言。意在論後世詩。而欲其本原於風雅耳。然所見不出文人習氣。其比例亦未能通博。

宋韓淲作澗泉日記。謂東光張預作百將傳甚有旨趣。又記歐陽公與徐無黨書云。五代史昨見曾子固之議。今卻重頭改換。未有了期。又與梅聖俞書云。閒中不曾作文字。秖整頓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不敢多令人知。深思吾兄一看。如何可得。極有義類。須要好人商量。此書不可使俗人見。不可使好人不見云云。按五代史文筆尙有可觀。如云極有義類。正是三家村學究技倆。全不可語於著作之林者也。其云不可使俗人見。其實不可使通人見也。梅聖俞於史學固未見如何。卽曾子固史學。亦秖是劉向揚雄校讐之才。而非遷固著述之才。當時僅一吳縝可備檢校。而不能用。以致唐史疵病百出。若五代史只是一部弔祭哀挽文集。如何可稱史才也。（一部全史。序論通用嗚呼二字作發端。非弔祭文集而何。亦從古無此體。）而韓淲乃謂五代史與史記有微意。不知五代史之微意。正是村學究之春秋講義。其文筆亦史記課蒙之選本也。豈可爲所惑邪。

韓又云。范史有去取褒貶。唐紀志歐陽公猶有華處少筆削意思。按歐公之於史事。本無所解。惟本紀編年書法。直過馬班。蓋得於尹洙師魯之講益者。韓乃反以爲譏。謬矣。志不可謂華。乃是過求詳備。破壞古人法度耳。宋金元史諸志。直鈔檔案。皆是唐志開之。

韓又記胡德輝云。尹和靖語五代史本是永叔祖分作。其間亦有指名。然歐陽公嘗云河東一傳乃大奇。自此當以爲法。不知謂作何傳耳。四庫館本校此節云。按尹洙河南集。謂初與永叔約分譔五代史。旣而

不果。乃別撰五代春秋。世謂歐史取材於洙。則此所云分作者。或卽洙也。然原本闕訛。云永叔祖分作。考洙、惇之從祖也。疑祖字上脫去與從二字。第此語不見於他書。不敢輒加云云。則五代史似乎非出一手。然今觀七十四篇實出一手。雖有牴牾。亦是一人精力檢點未到。蓋歐公於此自命甚深。縱有他人之作。亦必更加鎔裁。使其義例協於一矣。蓋史家文字。原不責其盡出於己。但要學足該之。才足運之。而識足斷之爾。歐公文筆。足以自雄。而史識史學。均非所長。故所爭不在有人助力與否。而在大體之有合古人否耳。

韓又云。祕書監王欽臣奏差眞靖大師陳景元校黃本道書。范祖禹封還。以謂諸子百家。神仙道釋。蓋以備篇籍廣異聞。以示藏書之富。本非有益於治道也。不必使方外之士校讎。以從長異學也。今館閣之書。下至稗官小說。無所不有。旣使景元校道書。則他日僧校釋書。醫官校醫書。陰陽卜相之人校技術。其餘各委本色。皆可用此例。豈祖宗設館之初意哉。遂罷景元。按范公杜異端。抑倖進。意甚善。但言佛老可也。醫卜星相諸術。皆切民生日用。其書訛濫雜出。易以惑人。如得專門典校。卽周制工藝專官。世氏師傳之古法。豈可非耶。劉向校書。故事侍醫李國柱校方技。太史尹咸校術數。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猶古人遺意也。崇文館目之無用於世。未必不由於此矣。

依歸草十卷。揚州張符驤良御所撰古文辭也。符驤爲康熙辛丑進士。入翰林。泰州人也。其人以古文得

名。宗仰震川荆川。名為二川。學問墨守朱子。然識見猥陋。至論毛詩名物叶韻。務守朱子之說。一字不容變通。可為顓且愚矣。其詆訶陸王。全是村學究講章習氣。其與陳大始書。至於惡聲詈罵。彼此俱全失斯文雅道。講朱學者。尤不應蹈此等氣象。至以本朝之人而稱張士誠為我。尤為悖理。陳摘其謬。自應改過。乃援史遷之諸侯年表世家稱我。其解亦勉強矣。陳謂史遷未删淨之列國史文。其說甚確。符驤又肆狡辨。幾於一字不通。不知當日何以負盛名也。至其文字蹇澀。亦絕不似震川。其為閔賓連墓誌曰。閔諱麟嗣。歙人。寓揚為府學生。見符驤於康熙乙亥。曰。惜不令錢湘靈見子也。湘靈嘗言自王于一死。而揚州無古文。自吳野人死。而揚州無詩。賓連又曰。古文一道。天下雖大。寥寥無人。易堂往矣。繼起樹幟者。非子而誰。易堂即寧都魏禧。魏氏雖非其至。然尚自成家。符驤豈其倫乎。孫執升魯亮儕繆湘芷多所稱許。亦臭味不甚殊邪。儲同人亦贊之。陳大始不知何人。觀符驤指斥其生而為傳。傳又全以駁符驤語為生平樹立。其人殆非束脩自愛之人。且觀符驤氣象。全是當時趨風氣而僞張紫陽幟者。此等褊淺之人。便不當與之校是非也。

以春秋正月為夏正。且謂夫子經世之書。見諸行事之驗。所謂行夏之時也。加王於正者。公羊所謂大一統也。夫子春秋與魯春秋異。此等非惟不通文理。且悖義害教。與稱張吳為我同一無理。不可使通人見也。

唐六如文集四卷。公安袁宏道爲吳縣時所集。名爲唐伯虎彙集。袁云。昔不治其人。而今治其文。其云子畏詩文不足盡子畏。而可以見子畏。其論甚是。詩似白樂天而淺俚不避。則更加甚。文亦六朝金粉而未鍊者也。第附刻紀事。如托身爲傭。竊婢秋香之類。皆前人辨其附會非眞。而此猶載之。則采擇亦欠的也。末附畫譜三卷。殆六如之眞筆歟。

戴東原之於訓詁。能識古人大體。程易田之於名物制數。能好古敏求。詳審精密。南宋儒林諸公。擅長校短。未易優劣。元明數百年來。無其人也。（二公自命。則過其實。）然戴氏識精。而程君學密。著述足自成家。而屬辭比事之文。則才非所擅。蓋史才經學之判也久矣。曲阜孔氏刻戴氏文集。程氏自刻通藝錄。多闌入狀誌傳記。文字本非所長。又矜心作意。欲出流俗。以鬱塞爲簡淨。以雜湊爲烹鍊。以俚喭爲樸老。以蛇足爲頰毫。白璧本自無瑕。何爲無疾而自灸哉。甚爲二君惜之。如有愛二君者。爲之鏟其刊板。爲功不小。

比事屬辭。春秋教也。必具紀傳史才。乃可言古文辭。荀袁編年之書。乃遜馬班記傳。而馬之列傳。實本左氏春秋。故曰紀傳分而左國之支流別也。司馬通鑑。畢竟不以文辭著也。戴君之於史事言之茫然。豈可爲古文辭乎。噫。侯商邱魏叔子諸公。似未達此義也。

作韻文及詩賦之屬。不工用韻。當取古人詩賦韻言造句警練者。分韻摘之。此等祇可教人用功之法。其所摘韻。各人自以意之所會。以備取用。父不能傳子。兄不能傳弟。師不能教徒輩也。如視同坊刻韻纂諸

書。則毫釐千里矣。

平韻易摘蓋集聲多是律體也。仄韻惟駢體文中可采。而古詩可集聲者無多。然仄韻須用與平聲相等。如選體自宋齊以下。亦有對仗精工。而堪摘取者。是亦宜留意也。此等處詩賦雜文。無甚分別也。（單句即是仄韻。）

撰文用韻本寬。摘聲卻須用廣韻部次。非爲故求繁瑣。蓋益借此熟古韻也。奇字險韻。尤宜加意。

輟耕錄云。元制。品官母妻。四品郡君。五品縣君。古邦君之妻稱小君。士喪禮傳妾不得匹其夫曰君。於嫡妻曰女君。晉封羊祜妻爲萬歲君云云。見女人稱君之有所本也。按宋人文字多稱女子爲君。如蘇子瞻傅汝礪誌其妻墓。皆稱其妻爲君。談輅載周氏婦爲夫曾禋撰墓誌銘。稱夫爲君。是夫妻可以互稱君也。

輟耕錄謂古碑刻中單書國號曰漢曰宋者。蓋其建國號曰漢曰宋也。我朝大元二字。在詔旨不可單用。按漢宋之類。皆地名。建國因故封也。元明等號。非出地名。自與古異。然大元大明等字。亦是加隆之字。並非連大字爲文也。否則明初修元史。當稱爲大元史矣。又元人文字多稱皇元。皇卽大也。如大字與元字連文爲義。則不可以改大爲皇。卽欲加皇。亦當稱皇大元矣。陶南村本元末人。而於此等處猶少辨析。

又云。官銜俱當從實。如廉訪使總管之類。若曰監司郡守。是亂其官制。久遠莫可考矣。此則誠然。又云篆蓋二字。止可施諸壙石。碑須篆額爲是。其說亦不可易。然言之非不明。而人之犯者。亦非盡不知。則習俗移人深也。

陳其年以駢體著名。古文辭人不見稱。今觀迦陵文集六卷。才氣豪縱。略如侯商邱壯悔堂文。其不脫小說家氣。亦復相似。序記雜文。於散放之中。時參儷句。殆所謂熟處難忘也。但才人之文。不能持論。語涉學問。不免隔膜。則彼時侯朱諸君。多如是也。其敍宋牧仲筠廊二筆。擬於裴松之三國志注。酈道原水經注。固已不倫。且裴之與酈。亦不一例也。至云虞初諸皋。非算博士。即鬼董狐。間有裨於國家大掌故。如輟耕錄金陀粹編。則又腕力孱弱。所推惟秋浦吳次尾觚不觚錄。議論絕有根據。近則汪鈍庵戶部說鈴。敍述不苟。今得牧仲是編相伯仲矣。且書亦各有家數。豈可強為一律。如宋元說部。李心傳、王明清、周必大、洪适。明人如王世貞、胡應麟、楊愼、朱謀㙔。國初如王士正、孫承恩。豈無魁礌可觀。而云所見惟此三家。不亦隘乎。至宋人之困學紀聞。黃氏日鈔。近代之日知錄。潛邱劄記。則尤當灼然可知者也。

魏文典論曰。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尙實。詩賦欲麗。然則誌銘與哀誄同科。韻文又兼韻敍。見於文選。亦一班也。文選墓誌一篇。全體韻文。而不稱銘。此又顯而易見者也。

文選沈休文安陸昭王碑。任彥昇齊竟陵王行狀。題稱為王。而文止稱公。殊不可解。

班固儒林傳。費直治易。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文言二字。在繫十篇之下。似是統括彖象繫辭諸篇。皆稱為文言。不似今人以乾坤二卦中說爻義諸章。始命為文言矣。然則朱子依呂伯恭所定二經十傳。疑未確也。又據藝文志。劉向校中古文。脫去无咎悔亡。先儒因言无咎悔亡。

古別爲篇。如古非別自爲篇。安得脫去一例之二字。如果別自爲篇。則二經十傳之說。恐未確也。

馬宛斯當時有左聖之名。今觀左傳事緯前書八卷。正書一十二卷。其於左氏一十九萬餘言。蓋縱橫往復以致其功。毫髮幾於無遺憾矣。前書於辨例獨詳。杜氏無其昭析也。其系圖名譜官表之屬。洵爲無間不搜。至其正書。則全仿袁樞通鑑紀事本末爲之。昔高江村嘗有左國紀事本末之刻。名目無其詳備。即高氏亦有人名之記。亦不如馬氏名氏譜之該括也。惟高氏有春秋地名考。馬於地理一門。不甚求詳。當取高氏地理補馬之缺。而高氏全書。殆於可廢矣。然馬氏此書。專爲治左之用。故一切門類。皆畫定春秋爲界。此書諸世系圖譜。多與繹史相通。繹史亦出馬氏。而圖譜諸條。則皆貫徹前後。以繹史通包三代不徒爲左傳春秋設也。但繹史門類。又不能如事緯之詳密。蓋專治春秋。不過二百餘年。詳密無難。而包括前後年代久遠。則不能皆求詳密。亦相體裁衣。不得不然者也。特馬氏於諸書精密有餘。而博雅恐有未足。即繹史中於諸子百家。搜羅多有未盡。而此書之徵左氏引書。怪其以欲敗度句。出於太甲。而曰夏書。成允成功等句。出於禹謨。而曰夏書。則於前人辨僞古文之言。尙未考析。又辨例專以左傳爲主可也。紀事本末。則三傳、國語、及周秦諸子、史記、漢書。紀事有支涉者。似當互注以備參質。僅守左傳一書。即不能盡左傳之變矣。

施愚山卒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年六十六。其文集序記傳誌之文。多不著年月。難考其年歲閱歷也。湯雖

州爲之撰志。

施愚山集康熙戊子曹楝亭刻而不置一言爲序跋。非其孫瑮手記。則不知其事矣。

馬宛斯由淮安府推官裁缺改靈璧知縣。於康熙癸丑卒年五十四。所撰繹史左傳事緯之外。尚有十三代瑋書見施愚山墓誌謂篇帙倍富於繹史今不得見可惜也。

王西樵士祿欲廢陳壽三國志用謝陛季漢書。去宋齊梁陳魏北齊周七書。而用李延壽南北二史。其宋遼金用柯維騏宋史新編。合之十二史。既正史體復省煩複。其說雖陋然諸史繁蕪。將來物力所不能勝。不講專門名家之業。恐實難於傳世而行遠也。

修湖北通志於列女得韓希孟詩。不知出處。但憑襄陽府志。後閱輟耕錄。乃知傳之久矣。

趙耘菘撰國初平定三藩始末。乃括欽定方略而成。其敍吳三桂初封平西王。及進封親王。乃在順治六年。進封尚耿兩藩之後。然攝政王與南都史閣部書。在順治元年。已有平西親王吳三桂獨效包胥之哭之文。則所記容有誤會也。

趙君所撰諸方略括要。亦紀敍之大文字也。無如筆力不健。銖銖拾掇。頗見竭蹶。如得左馬敍事之長。則更有可觀矣。

文苑英華第七百五十三卷。論興亡內有羅衰秦論二篇。未登於目。

何元之梁典論後自序云。元之官自有梁備觀成敗。昔因出軸流寓齊都。窮愁著書。竊慕虞子。但梁室極促。簡牘多闕。所得遺逸。略不盡舉。其文在文苑英華七百五十四卷。

王勃平臺祕略論十首。一曰孝行。二曰貞修。三曰文藝。四曰忠武。五曰益政。六曰尊師。七曰褒容。八曰初俊。九曰規諷。十曰愼終。乃是比類之書。終篇小作結案。略如史贊體也。見文苑英華七百五十五。

李德裕夷齊論。言不食周粟爲不食祿也。其言甚是。又云聞淑媛之言輒殆薇蕨。斯爲不智。此言不知何所受之。俟考。

北魏拓跋珪起於晉孝武太元十一年丙戌。爲太祖登國元年。至梁武帝中大通六年甲寅。孝武帝永熙三年。爲高歡所逼。奔長安。依宇文泰。分東西魏。凡一百三十九年。西魏宇文泰立寶炬。於梁武帝大同元年乙卯。建元大統。至梁敬帝太平二年丁丑。恭帝爲宇文覺所簒。歷二十二年。東魏於甲寅年。高歡立善見。建元天平。於梁簡文帝大寶元年庚午。高洋簒孝靜帝。歷十七年。北齊文宣於庚午年建元天保。至陳宣帝大建九年丁酉。幼主爲周所執。凡二十八年。後周於陳武帝永定元年。宇文毓稱天王。爲丁丑歲。歷陳宣帝大建十三年辛丑。爲隋所簒。凡二十五年。

遼史列傳四十五。實止四十三篇。外紀國語解。非列傳也。外紀乃高麗西夏。何妨如外國列傳之例。而概稱列傳。惟國語解自當別自爲篇耳。宋史列傳二百五十五。其實二百四十九也。以九國世家分爲六卷。

次於叛臣列傳之下。周三臣列傳之上。不特名實不符。卽編次上下篇第。亦不解也。前人往往以自序歸入列傳。馬班皆用是例。然自敍實亦可謂自傳。於義尙可解也。遼宋諸史。則名實眞不符矣。

金史亦以西夏高麗爲外國傳。則遼史之稱外紀者非矣。國語解不入列傳之數。則審之得當者也。三史皆脫脫總裁。小小編目得失相去如此。則當時之各不相顧可知矣。

遼史一百一十六。而紀居三十。志居三十有三。表於皇子公主皇族外戚之類。列爲公表二格以傳體而入表格中。多占篇幅。漫無裁制。列傳則空無事實。固由史料全無。而編纂亦草率甚矣。

宋史四百九十六。而紀至四十七卷。志至百六十二卷。傳至二百有餘。汗漫極矣。金史百三十五卷。惟禮樂諸志稍繁。餘則優於遼宋遠矣。

元史二百三卷。而紀志先去百卷。不待觀書。而知其無節度矣。

金起太祖收國元年乙未。爲宋徽宗政和五年。至哀宗天興三年。傳九世。歷年一百二十。是爲宋理宗端平元年甲午歲也。

夏起元昊開運元年甲戌。爲宋仁宗景祐元年。至晛元年丁亥。爲宋理宗寶慶三年。歷一百九十四年。

遼起唐昭宣帝天祐四年丁卯。爲太祖耶律億元年。歷五代至宋徽宗宣和七年乙巳。天祚爲金所獲。傳九世二百十九年。又西遼於宣和五年乙巳稱帝。歷三世至宋理宗嘉泰元年辛酉。凡八十七年亡。

宋人以策論應試。故歐蘇諸集。多泛論人物。東坡自謂擬說是非。正制科人習氣。不盡關著述也。近代文人效之。並無名言至理。動輒連篇累卷。所謂無理只取鬧也。古人精言名理。自成一子。不妄作無根之論也。雖言之成理。非有所爲。亦不輕言也。

戰國策楚昭王反郢。五官失法。蒙穀獻雞次之典。而百姓治。注作離次之典。一曰。書有阼官離次。因立法治之。遂爲書名。按此。與左氏春秋晉修執秩之類相似。古人名書。當日必有取義。其說至今亦有可解。亦有不可解者。正當以不解解之。不必盡通。以後世之說晉乘楚檮杌舊解。亦在可用不用之間。

方密之通雅自序。謂宋之編考。夾漈頗有所見。馬章次之。伯厚次之。金石則比輯於歐趙呂王。而原父子固彥遠長睿辨考爲力。朱子每慕六一。而存中泰之雜說。亦無不留心也。洪武初。劉宋之根極瓊山荊川之緝纂。潛谷本淸之圖纂。皆冒大略。少有是正。子元仁寶瑣瑣記之。陸文裕于文定時有一端。京山若有所窺矣。支與流裔。未委悉也。李大泌阮霧靈可謂強記。李屬方子謙補韻會。其疎略猶之直翁。無大發明也。新都最博。而苟取僻異。實未會通。張東莞學新都。竊取尤多。嶺南之九成子行也。澹園有功新都。而晦伯元美元瑞駁之。不遺餘力。以今論之。當駁者多不能駁。駁又不盡當。然方氏以博雅見推。而鄭夾漈氏最爲疎漏。方氏甲於馬章伯厚之上。今人所不能及也。

今人大抵全倚名數。王氏玉海及雜纂十三種。皆爲後學師範。章氏考索。已嫌其有議論。馬氏通考。則去

取參半矣．夾漈體大而材疎．今人於其材疎則詬詈之．其體大之處．全不解也．吾浙此時文人習氣．正如患虛損耳．阮宗伯爲學使．進以十全大補之劑．對症藥也．然阮公．江南人也．江南方患停滿之症．如得檳榔枳實．亦更當有進境．大抵風氣所趨．虛則實之．實則疎之．凡以云救劑也．今人但知水濟水耳．

魏澹撰魏書．自道武及恭帝爲十三紀．是以西魏爲正統．而收書乃以孝靜帝武定八年．高洋篡位爲魏之亡．是以東魏爲正統矣．蓋魏收北齊人．不能不稱東魏爲高氏爭國統也．澹則入周．自不容不宗西魏矣．古人著書．當爲設身處地．

杜臺卿齊記二十卷．見北史本傳．隋志不見收錄．按臺卿仕高齊．齊亡．入周．歸鄉里．隋初被徵．以患耳不堪吏職．請修國史．齊紀不見著錄．玉燭寶典．則其未入隋所撰也．卻著於錄．

北史齊文宣解所服青鼠皮賜唐邕．青鼠皮不知何裘．豈有狐之類耶．

齊東野語載．或以五代史糾謬示坡公．坡公曰．往歲歐公著此書初成．荆公謂余曰．歐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爲之乎．余固辭不敢當．夫爲史者．網羅千載之事．其間豈無小得失．余所以不敢當者．正畏如此等之掇拾於後也．玩此．則東坡不悅此等書．且亦黨護歐陽者也．噫．辭章之士．不可與論經史．專門之學久矣．歐固不得稱作史材．然猶類孺子學步．王與蘇之商論史事．殆於聾瞽拍肩矣．五代糾

謬之書．豈可畏惡史家之藥石也．倘以此法糾正遷固之書．乃遷固之至願．且亦無傷其遷固也．蘇卽愛歐．則當勸歐虛心聽受．方爲愛人以德．卽歐公身後．亦不得因此爲歐諱也．以東坡縱橫議論之才．而責令修史．其說已奇．因五代之史．而思修三國．尤爲夢中說夢．八家文章．實千年來所宗範．而一涉史事．其言便如夏畦人談木天清祕．令人絕倒．至於如是．人才之有區別．良有以也．

明代著述之富．新都楊愼．鬱儀朱謀㙔．皆列名百餘種．其次則應城陳士元．然陳之存者無多．率淺疎不足觀．而程大中謂其精覈．兩家所不及．未免鄉人阿好之見矣．

徐鉉撰南唐李後主墓碑．鄭文寶撰江表志．於前朝故主．皆致惓惓之意．而又不觸忌諱於新朝．可謂得故臣之誼矣．

華陽國志有三州士女目錄．江表志有諸王大臣標名．而無事實．此皆古今人表之遺軌也．史家失其傳．而方隅別史．時見其意．惜乎作者亦不知爲正史餘風．而覽者更昧所自矣．禮失求野．亦在有心人哉．

漢碑文字．已多俗例．如孫叔敖碑．以固始縣爲期思．令長爲宰．濟陰成陽諸碑．以現官稱諱．高眹修周公禮殿碑．以初平五年倉龍甲戌稱歲干支．此等於古文家皆爲疵病．然漢人皆已有之．漢文存於今者．自是佳者傳耳．漢人不必盡工文也．故碑石所存．舊文不皆可觀．

全謝山述黃梨洲論文．謂唐以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

後如平原曠野。故自唐以後爲一變。然而文之美惡不與焉。此論雜著文筆。及議論辭命。則誠然矣。史家敍述之文。本於春秋比事屬辭之教。自陳范以上不失師傳。沈魏以還。以史爲文。古文中斷。雖韓氏起八代之衰。挽文而不能挽史。歐陽作史。仍是文人見解。然則古文變於齊梁。而世界已一易矣。文人不可與言史事。而唐宋以還。文史不復分科。太史公言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無其人矣。

趙明誠生於宋神宗元豐四年辛酉。至高宗建炎三年己酉八月病亡。時起知湖州軍。赴召也。其年四十有九。見李易安金石錄後序。李易安作序。在紹興二年壬子。則去明誠之卒已三年矣。自云過蘧瑗知非之二歲。是年五十二歲。蓋與明誠同歲生也。其自序稱少陸機作賦之二年。至此三十四年。按事文類聚。陸機二十爲文賦。又少二年生。十八歲耳。十八至五十二。正三十四年也。序又云建中辛巳始歸趙氏。計其生年二十一矣。乃云少陸機作賦之二年。豈指未賦于歸日邪。年過五十二。後又嫁人。恐無此理。

文子言人有二十五等。其二十四等謂之肉人。

裴晉公文。李西平。而柳誠懸書丹。人稱三絕。范文正爲狄梁公碑。黃魯直書。亦稱三絕。

唐人試士有算法十書。九章一。海島二。孫子三。五曹四。張邱建五。夏侯陽六。周髀七。五經八。綴術九。緝古十。綴術卽今之數術記遺也。

萬斯同解禮記射義僨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三項不類。疑後字爲役字之訛。其說近理。諸儒

不得其意。而紛紛強解。於闕疑之道非也。

古今石例。南京赤蒼高太皇祖塋作昭穆葬。小兒子死者共葬一處。謂之學堂。小女共葬一處。謂之繡堂。

杭大宗古文百篇序。元末臨海朱氏。始標八家之目。訖今更無異辭。

又云近代何大復病狂喪心。乃以為古文亡於韓。屠長卿謂歐陽蘇曾王之文。讀之不欲終篇。此桀犬之吠。叔孫武叔之毀。不足校也。

朱子感宗臣之去。而注楚詞。蓋謂趙汝愚也。

歐陽本紀。實勝前史。蓋得尹師魯指授也。然五代史唐明宗不帝制而作紀。亦仍魏收之謬矣。按唐明宗當冠莊宗紀首。作先經之始事。正如陳壽蜀志之二牧傳。亦陳氏之謬也。

章氏遺書外編

卷二

乙卯劄記

自蕭何次律令。司馬遷讀功令。後世以律令格式四體。並傳爲刑法之書。按漢書張湯傳。湯爲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韋昭注。挈令、在挈板也。顏師古注。挈獄訟之要。書於讞法。挈令以爲後式也。此卽近代律外著例之意。

漢書。仰字多作卬字。顏師古注。音牛向反。以作目。

蕭然與騷然通。張湯傳。北邊蕭然苦兵。顏注。猶騷然搖動之貌也。

東宮不蓋爲太子之稱。張湯傳。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東宮閒。師古注。謂諮謀於太后也。按此似指太后所居。不專屬也。

漢書。蹤迹之蹤。多作從字。師古曰。讀曰蹤。値作直。俸作奉。

張湯傳。李文爲御史中丞。薦數從中文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爲地。服虔注。薦、藉也。藉己在內臺中文書

有可用傷湯者。因會致之。不能爲湯作道地。蘇林以薦爲仍。師古是之。謂數字義通。言數數在中也。按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則中丞爲大夫之貳。而不居外臺。猶今內閣學士。及侍讀學士。侍讀等官。仍翰林院官屬。而不在翰林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而不在禮部之制。略相似耳。李文爲御史丞。而藉其居中。故得從中檢文事。可以傷大夫也。義從服說爲長。

漢書。胥義通胥貌。從古作須。刑法志。人胥天地之須。蘇同由。它同他。財同裁。張安世傳。

漢故事。丞相以四時行園。見張湯傳。園陵也。

張湯傳載子安世爲子延壽求出補吏。爲北地太守。歲餘。復徵爲左曹太僕。按百官表。孝宣元康元年。延壽自北海太守遷太僕。地理志北地。秦置。不書州。屬北海。景帝中二年置。屬青州。未知孰是。太僕亦無左曹之稱。百官表當有遺漏者。

蚤同早。五柞亦作五莋。

百官表。太官有七丞。不可詳其名。張湯傳延壽子勃舉太官獻丞陳湯。蘇林注。獻丞主貢獻物。此七丞中之一。可補注也。

張湯傳。臨子放事內有樂府音監。樂府游徼之官。按百官表。樂府一令三丞。此俱不載。可補也。

契作司徒。契、古作卨。益作朕虞。益、古作嗌。百官表序。

瘉同愈。

尚書舜典汝作朕虞。孔傳虞掌山澤之官。孔穎達曰。此官以虞爲名。帝言作我虞耳。朕非官名也。按漢書百官公卿表序云益作朕虞。又稱王莽改水衡都尉爲予虞。是劉歆班固之徒。皆以朕爲官。至鄭康成注尚書乃云言朕虞。重鳥獸艸木。則以朕爲我。始於康成。而僞孔傳用其說也。蓋東漢以前解者皆誤。史記本紀亦然。則孔傳轉以不誤而徵其僞也。

釋文敍例七志以孝經居易之首。七錄以論語在孝經前。按齊王儉今書七志七十卷。梁阮孝緒七錄十二卷。其書不傳。篇目略載隋經籍志。其諸經次第。不可詳也。陸氏所見。今可考者止此。

漢官北邊郡庫官兵之所藏。故置令。按百官表但云邊郡有長史掌兵馬。其屬有庫令失載耳。漢官之文。今見河閒獻王傳如淳注。在上郡庫令句下。

顏師古匡謬正俗八卷。宋汪應辰糾正訛舛十餘條。第七卷言奚斯作廟非作頌。而王延壽曾子建文中誤爲奚斯作頌。汪應辰謂其失始揚子雲。所謂正考父晞尹吉甫。奚斯晞正考父。班固兩都賦序。亦云奚斯頌魯。不應遐議王曹。是汪之論篤矣。按第五卷論辟彊。辟當同闢之義。取賈誼新書。衛侯朝周。行人問名。更名辟彊爲燬。以實其說。今考此事。見韓非子儲說。國策載之。其文大同小異。引書當徵其最先出者。不應據賈誼爲主。此亦顏氏之失。應辰不與糾正。何哉。

洪氏隸釋。載漢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云。山甫受封於齊。周衰失爵。後嗣遂居成陽。用韓詩說。見漢書杜欽傳。

公羊春秋隱五年何休注。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按近世紀載。以一兩爲一金。蓋浸失其本也。古稱富者爲千金之子。若白銀一千兩。則數亦僅矣。金重一斤。何氏以爲若今萬錢。則十六兩金準十千錢。想見漢世錢重。與後世不同。

漢書成帝紀綏和二年。帝崩。臣瓚注。帝年二十即位。即位二十六年。壽四十五。師古曰。即位明年乃改元耳。壽四十六。按漢書帝紀。不載諸帝年壽。諸帝年壽。多見臣瓚補注。當時想亦旁據傳記。參互推見。非必明有著記。故其所推。往往有誤。如高祖紀以下。凡云帝若干歲即位。即位若干年崩。壽若干者。俱以即位之明年改元爲始。推至崩年。合前統計。而閒有即以即位之年爲始。合計崩年者。乃瓚注之偶誤。師古正之。是矣。若成帝壽實四十五。瓚注之訛。在誤以即位爲年二十耳。按紀首云。帝三歲。宣帝崩。元帝即位。帝爲太子。又按宣帝崩於黃龍元年壬申。帝時三歲。當生於甘露三年庚午。下推竟寧元年戊子。即位十九歲耳。其明年改元。至綏和二年甲寅。實二十六年。通前十九歲。實四十有五。師古未察前後紀文。但據瓚說校正。故誤多一年也。

哀帝紀元壽二年。帝崩。臣瓚注。帝年二十即位。即位六年。壽二十五。師古曰。即位明年乃改元。壽二十六。

按紀首云三歲嗣立爲王。諸侯王表。定陶共王薨。陽朔三年。王欣嗣。十四年。綏和元年。立爲皇太子。本紀。成帝爲加元服。時年十七。明年。立爲皇太子。綏和二年。卽皇帝位。按陽朔三年己亥。帝年三歲。嗣定陶王。則從明年庚子改元。至綏和元年癸丑。正十四年。與表合。惟紀云帝加元服。時年十七。明年爲皇太子。年當十八。以三歲嗣定陶王文合之。至是年止應十七。爲不合耳。又明年爲綏和二年甲寅。卽皇帝位。以三歲嗣王推之。帝生年當在陽朔元年丁酉。至是應十八年。亦與年表陽朔三年嗣王。及本紀三歲嗣王之文合。而十七歲加元服。明年爲太子。又明年卽皇帝位。自是班氏之誤文矣。班氏表紀前後悉合。而十七歲加元服之文一誤。則卽位及崩年俱差一歲。自宜以年表與本紀前後爲準。則帝卽位時年止十八。卽位後六年崩。壽二十四。臣瓚注二十五者。乃泥班氏十七歲加元服之誤文。而師古注二十六者。乃僅見瓚注以卽位與改元混作一年之誤。而不暇別考前後紀載之咎也。

景帝紀中二年。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諡誄策。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諡誄策。師古注。事之尊重者。遣大鴻臚。輕賤者。遣大行。是也。按文氣。諸侯王薨。列侯薨。當斷句。自爲一類。列侯初封及之國。諸侯太傅初除之官二語。又當斷句。自爲一類。其下文諡誄策。亦分屬上文。諡誄用之諸侯王薨。及列侯薨。策則用之列侯初封之國。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耳。應劭注。其薨。奏其行迹。賜與諡及哀策誄文云云。則以諡誄策皆屬上二句。下二語不幾爲贅旒乎。

外戚傳。景帝薄皇后。薄太后家女。景帝立。立爲皇后。六年。薄太后崩。皇后廢。按本紀及薄太后傳。太后崩於景帝二年。薄后實廢於景帝六年。相去四年。豈可附合。若因薄后以太后崩。而中無繫援。故牽連書之。則太后崩句。不應實於六年之下。文意亦晦而未出也。

後漢書章帝紀。章和二年正月。帝崩。年三十三。按章和二年戊子。以年三十三推之。帝當生於世祖中元元年丙辰。而皇后紀賈貴人以建武末入太子宮。中元二年生肅宗。與帝紀不合。

皇后紀和熹鄧皇后。永寧二年三月崩。按安帝永寧元年庚申。明年爲建光元年辛酉。是永寧無二年也。本紀後論有云。建光之後。王柄有歸。章懷太子注。太后建光中崩。歸政安帝。是范氏亦以建光爲太后崩年也。一篇之中。紀論互異。意建光改元。不始歲首。編年本紀。從後追書。故當日紀載原文。亦有作永寧二年者。而范氏失於追改歟。然人主及身改元。有詔明年改元者。亦有中間遽改。不俟易歲者。本紀之文。自宜備書。而前史往往略而不載。此其所以多參差也。

順烈梁皇后紀。后在位十九年。年四十五。后以永建三年入掖庭。時年十三。爲貴人。至和平元年崩。年止三十有五。亦一篇之中。自相矛盾者也。

常璩華陽後賢志譙登傳。登仲父熙。叔父同云云。當時亦有爲作傳者。此亦古人作別傳之徵。

後漢書儒林傳。有崔駰家林。注。崔篆所作易林也。則易林不止焦延壽一家之書矣。

歐陽氏集古錄載韓擒虎碑云．擒虎遷和州刺史．而傳爲利州．乃史官之闕誤．今按隋書韓擒虎傳作利州．而高帝本紀則云和州刺史．爲廬州總管．則史官原有和州之文．傳中利字．乃傳寫之訛．歐陽氏考之疏也．

荆柱國莊伯見呂氏春秋淫辭篇．是柱國不始於秦也．虞不臘矣．見左氏春秋．是臘亦不始於秦也．吳越春秋夫差內傳十三年．王孫駱曰．東掖門亭長長城公弟公孫聖．是亭長不始於漢也．

王莽時．省五經章句．皆爲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下．見論衡效力篇．

宋書王微傳．稱其弟僧謙爲謙．

又王微弟僧謙死．以書告其靈．亦祭文之流亞．

沈約宋書自序載進書表云．本紀列傳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卷．臣今謹奏呈．所撰諸志．須成續上．謹條目錄詣省云云．按此文．則宋書當日有表．不知緣何失傳．今宋書百卷．去三十志．則本紀列傳恰七十卷．表云合志表七十卷．義不可曉．容有闕誤．

劉氏史通謂書志出於三禮．其說甚確．鄭氏通志．乃云志之大源出於爾雅．其說非也．然鄭氏之說．亦不無所見．蓋訓詁名物．傳注支流．史家之道．實通乎經．列傳可擬左氏之經緯．則諸志自可比乎爾雅之類釋矣．然如鄭氏之指．必欲舉六書七音昆蟲艸木之屬．儕乎禮樂刑政之閒．自闢一家之言．不可爲史家

一定之法。劉知幾欲增方言方物二志。則轉似有得爾雅之義者。

劉氏史通。於六家史體。獨取班荀。是斷代家也。鄭樵痛詆班固。而六書七音艸木昆蟲諸略。不可遞續爲書。是通史家也。論法度。劉氏爲長。辨識解。鄭氏爲卑。兩家之說。似不相侔。然而闕一不可。

漢書昌邑王傳。卽位後。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發視之青蠅矢也云云。今按其文。繁複而無當。宜改上句云。夢有物積西階東。接其下云云。則文省而事理益明顯矣。

朝野僉載。狄仁傑候盧氏堂姨。問表弟何願。此從親稱堂之始。

隋地理志不敍四十二州刺史所部。而強分禹貢九州。乃文章之紕繆。

古人稱吳郡會稽郡曰吳會。卽近日川陝雲貴滿漢之濫觴。

再從兄亦可稱從兄。見楊震列傳。

女子亦稱子女。見楊震列傳。

燕之春秋。見墨子敍燕簡公殺莊子儀事。

十二家相法。見魏志許允附傳注。第九卷。

後漢書方技傳。公沙穆以高第孝廉爲主事。

後漢書方技唐檀傳。有唐子二十八篇。

曹大家女誡引女憲有韻語三段。

梁鴻書十餘篇。見本傳。後漢隱逸。

公羊傳宣五年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皐云云。此非晉史書也。蓋曰晉曰其君。史臣書本國之體。不宜如是。是直後人追擬之辭爾。

司馬遷諱父談爲同。而滑稽傳敍顧犯之。何耶。

莊子至樂篇柳生左肘。當是瘤疽之類。解家多不得其義。

沛王通論見范史光武十王傳。其初曰五經論。不自爲名也。

東平王蒼集。見本傳云。詔上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字歌詩。並集覽焉。此集字之始也。

范史禮樂輿服志目。見東平王傳。

范氏列傳之體。卽以文集之體行之。全失班馬立意命篇之旨矣。故一卷可分數篇。一人可占一論。章幅少則可以牽合。多則可以別分。專門成家之言。不如是也。陳壽夏侯諸曹之傳。尤有深意。

殷本紀。伊尹從湯說素王及九主之事。劉向別錄。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

史通以李陵答蘇武書爲僞作。世以其言始蘇子瞻。非也。然史通以爲假作。蘇氏以謂齊梁人僞作。皆非

是。蓋東晉而後。南北朝時。或有南朝人仕於北朝。而南朝戮辱其妻子宗族。因傷心而擬爲之辭。庶幾近之。

唐會要。開元七年。詔立子夏易傳。劉知幾謂漢志無子夏傳。阮錄始有子夏易六卷。司馬貞曰。劉向七略。有子夏易傳。荀勖中經簿四卷。王儉七志引七略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今題不稱韓氏。而載薛虞記。

晉語。隨會聘周。章武子修執秩爲晉法。此典禮之書。與晉乘記事不同。

呂氏春秋。塗山氏使妾候問。妾歌彼候人兮。實始爲南音。周公召公之爲二南。實本於此。

鄭氏詩譜。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爲正經。孔穎達曰。凡書非正者爲之傳。六月以下。小雅之傳。民勞以下。大雅之傳也。離騷爲經。而九歌以下爲傳。義取乎此。朱子云爾。

伏生尚書大傳。漢所謂四十一篇者。亡逸已久。隋志及舊唐皆云三卷。新唐志一卷。葉夢得云。言不雅馴。至以天地人四時爲七政。謂金縢作於周公歿後。李氏紱不見其書。惟據葉氏語。謂卽二條見大傳立義之精。因作論辨之。今存書四卷。未識與隋唐志三卷者何如。七政一條。如葉氏言。金縢一條。今亦不見。疑并非隋唐志之所謂三卷者也。盧抱經謂此書元時尚存。又指其全書爲四卷。俱未考歷史著錄也。

廣韻十六蒸。無膺字。今韻集韻皆有。

廣韻二仙無隕字。七志無食字。集韻皆有。

廣韻、顏、於倫反、在十七眞、集韻、紓倫反、在十八諄、

蔡邕獨斷謂三老五更之更、當作叟、今按列子黃帝篇、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坰外、宿於田更商邱開之舍、張湛注曰、更、當作叟、亦其證也、

凡人相輕侮謂之㽰、張湛注列子、見黃帝篇、

南史江夏王義恭傳、大明中撰國史、孝武自爲義恭作傳、及永光中、雖任宰輔、而承事近臣戴法興等、常若不及、廢帝狂悖無道、義恭元景謀欲廢立、廢帝率羽林兵於第害之、按義恭爲廢帝所害、而孝武於國史先爲之傳、是生人亦可立傳於國史也、

呂氏春秋名類篇、水雲角觽、觽字音義、人俱不解、上虞徐咸清徵君入都、於某相國座、論六書音義、或舉呂覽角觽、徐曰、水雲魚鱗、非角觽也、其人慚怍、百計以沮徐君、徐君由是不遇、事見毛西河所作徐傳、

楊愼丹鉛錄云、漢世書札相遺、或以絹素疊成雙魚之形、古詩云、尺素如霜雪、疊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是其明證也、故古詩有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之句、昧者不知、卽以爲水中鯉魚能寄書、可笑、楊說非也、魚鳥通書、意必古有其事、漢人用以作故事耳、如蘇武鴈書、亦其類也、如云古詩有尺素疊成之語、遂謂非眞鯉魚、則下文明云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豈尺素疊成之魚、又可烹耶、蓋尺素疊成之魚、又效古詩之語而創制者也、

南史后妃傳。梁元帝徐妃淫通多人。及死。以屍還徐氏。帝製金樓子述其淫行。今金樓子無及徐妃事。蓋書有缺也。第金樓子文多依理。中有后妃三篇。亦載古今后妃內行可鑒戒者。或有述徐妃事爲戒耳。如南史傳文。似金樓子一書專爲述徐妃淫事而作。文法未分明也。

康熙六十年。川陝總督年羹堯。以同知李正安題授永寧協副將。雍正元年。湖廣總督楊宗仁。以廣州左衛守備范宗堯題授漢陽縣知縣。旋准兩廣總督楊琳題陞游擊。楊文乾又請改府廳。皆非常格也。

楊慎丹鉛總錄。言古人避諱改字。必取同音。司馬遷避父名談爲同。以古音談亦音同也。急就章以談叶東。是其證也。明帝諱莊。改莊曰嚴。以莊與嚴古同音。殷武詩叶音。是其證也。宣帝諱荀。改荀卿爲孫卿。亦然。楊說附會不確。高祖諱邦。其避字曰國。豈邦國古同音邪。武帝諱徹。其避字曰通。豈通徹亦同音邪。

南史侯景傳。臺城既陷。梁武帝嘗語人曰。侯景必得爲帝。但不久耳。破侯景字成小人百日天子。爲帝當得百日。按景以辛未年十一月十九日篡位。壬申年三月十九日敗。得一百二十日。而景以三月一日便往姑孰。計在宮殿足滿十旬。其言竟驗。然今離合其文。小人百日天五字。皆可附會。子字從何湊合。不可解也。

三國志龐淯母娥殺仇報父。陳壽傳稱其父爲趙安。女曰娥。疑本名也。注引皇甫謐列女傳稱其父爲趙君安。疑梁寬原傳不直斥名趙安。而皇甫氏仍之。乃以君安爲趙名也。又皇甫稱娥爲娥親。亦疑梁寬傳

有娥親奮刀砍之之語。皇甫謐連親字爲娥之名也。陳氏去娥不遠。傳文不應刪君安爲安。刪娥親爲娥也。皇甫傳云。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爲其作傳。是當日生人立傳又其徵矣。

馬融爲馬援兄余之孫。兄子嚴之子。後漢書列馬援傳十四。馬融傳五十。融籍里已詳援傳。則融傳但著嚴子可也。范氏復敍扶風茂陵。不相顧矣。

毛西河集。生文人百不及生讀書人一。大抵千萬人中。必得一文人。而讀書人則有千百年不一覯者。

邵二雲嘗口授余景烈婦事略。景爲沈之泰婦。之泰明末畸士。因及同時名流。云陳臥子爲紹興府推官。拔毛西河門下。毛西河文集先君事狀。則云長子仁和教諭。爲推官陳臥子試取第一。季子檢討。爲太守王雩肝先生試取第一。

吾鄉稱盜爲白頭兵。不知所始。毛西河東陽撫寇記事。則東陽諸生許都負才。爲貪吏所刦。值都葬母會者萬人。官吏遣捕就葬所收都。客或手格殺捕。都止之不獲。無可如何。遂於葬所裂白布裹首起兵。名白頭兵。

元李冶著古今黈。謂史記陶朱公子殺人。長子持弟喪歸事。言莊生賢者。不應以兒子見賣。遌忿殺人。史記以事奪理。以文害事。此太史或采取小說稗官。未必其造作也。

毛西河爲毛稚黃誌銘。稱稚黃言曰。文須具根底。根底者。如草木之有根荄也。然而根柢無他。誠厚虛靜

而已矣。誠通天心。厚養元氣。虛則受益。靜乃生慧。毛氏於此言不免有愧。

毛西河與錢塘毛先舒稚黃。嚴州毛會侯以推官改祥符知縣。薦京師。工古今學。京師稱浙中三毛。稚黃終身諸生。會侯名際可。

陳恆弒其君。請討之。左傳孔子對哀公言。陳恆弒君。人心不與者半。以魯之全。加齊之半。可以必勝。程子以謂此非孔子之言。聖人但言理之當否。不以利害計較。宋儒執理太過。必如程子所言。孔子雖不計較利害。但止請哀公致討。於理猶有未全。必當使哀公請命於周天子。然後方不坐專擅也。理固當信。利害又豈不當計。如請命周天子。豈不更正。然勢所不行。亦卽理之所不可也。使孟子講王道。而論理不論勢。當勸滕文公伐齊楚矣。

日知錄。詩文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一代之文。沿襲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語。此說似之而實非也。古人豈有意避雷同。如後世科舉程文哉。氣運變遷。天時人事。未有歷三數百歲而不易者。語言文字從而上下。蓋有出於不知其然而然。非人知力所能爲也。

顧寧人云。三百篇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不能不降而唐。也勢也。用一代之體。則必似一代之文。而後合格。此說良然。余論文之要。必以清眞爲主。眞則不求於文。求於爲文之旨。所謂言之有物。非苟爲文。是也。清則主於文之氣體。所謂讀易如無書。讀書如無詩。一例

之言。不可有所夾雜是也。今閱顧氏之說。則以時代升降。文體亦有不同。用一代之體。不容雜入不類之語。亦求清之道也。近有強解事者。謂用六朝辭致以述情。文唐宋法度以著官階時地。以謂集古人之所長。而兼有其勝。眞不値一噱也。

南昌龔進士元玠。於乾隆元年舉鴻詞。於十六年舉經學。皆不第。甲戌進士。以知縣終。著述甚多。辭章既庸劣。而經學亦村陋。不知何以屢邀薦剡也。其解經惟憑臆解。無義例。最可笑者。謂孔子晚年設教杏壇。乃爲司成教學之官。以使漆雕開仕章使字斷之。非有論才薦士之職。不能使人仕也。又云三年學不志於穀。不易得也。因夫子有薦士之職。弟子肄業未滿三年。皆欲夫子薦舉。故發此論。眞如醉翁寐語。不堪一噱。夫使仕自論其理。必爲有命仕之權。方可稱使。則學官止能薦士。辨論官才。賢出長而能出治者。猶非夫子所及。是於使字義尙未諦也。夫子與回言志。則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亦豈夫子職能使回多財乎。又云夫子刪述六經。必稟周天子命。以謂六藝皆掌於官。非夫子得而自擅。又云春秋乃魯國史。天子必命夫子先修魯史。其事既畢。安知不再令修周史乎。此等議論。眞堪絕倒。如孔子時天下政教。猶必稟命天子。則春秋可以不作矣。其云六藝皆掌於官。則學士大夫所肄業者。又是何物。當春秋時。左史倚相之流。子產叔向之輩。博學多聞。豈皆奉周天子命讀中祕書者哉。此等毫無把握議論。自謂獨得之祕。眞邨學荒傖之惡習也。

大抵束書不觀。全憑臆想。宋人理障。多由於此。龔氏則尤僻陋者耳。其辨竹書紀年。謂書出汲冢。如謂夏年多殷太甲殺伊尹等事。見晉書者。乃是古人故爲怪異。今竹書紀年具在。並無其事。不知今之竹書。乃僞本也。因今本之僞。而疑古人之好爲怪異。則顓陋而至於愚矣。亦思天下之事。不外情理。彼汲冢果如今本。則晉人無故而造誣語。豈非病狂而喪心者乎。耳目人所同具。又豈羣焉而甘受其欺乎。此則憑空想理之所不至此者。

其言偶有可酌取者。如孟子不親教子一條。以謂古人教子。見經傳者不可勝紀。孔子之於伯魚。未聞更有他師。疑此說專指子弟之不可教者而言。孟子之後無聞。或恐公孫丑問。卽指孟子。如論語云君子之遠其子。君子亦指孔子之例。此說雖空。卻似有理。可備講經之一說。此其子卓述乃父之言。

劉向五經雜義。五經通義。不見他書稱引。隋志亦有錄。而人不著名。

白虎通義。見後漢儒林傳。隋志白虎通。唐志有義字。

虞集伯生道園學古錄。胡彥明墓誌。有南人爲饌奉公者。行炙。公食而甘之。曰。燔不至燋。澤不至濡。何以能若是。對曰。法以上下釜。皆新鑄。置肉其內。無旁附密其款頂趾加火焉。公曰。得無損釜乎。庖曰。不暇計釜也。公蹙然。命後勿復爲。

陳善捫蝨新語。楊墨之道。昉於師商。許行之說。兆於樊遲。晉人之放。始於原壤。

池北偶談。予嘗見一布衣有詩名。其詩多有格。格不達。以問鈍翁。云。此君坐未解爲時文故耳。時文雖無與詩古文。然不解八股。則理路終不分明。近見王惲玉堂嘉話一條。鹿庵先生曰。作文字當從科舉中來。不然。而漫汗披猖。是出入不由戶也。亦與此意同。

池北偶談。堂邑穆孔暉與友論王介甫書象山荆國祠堂記。多爲荆公恕。夫以傾人社稷。流毒四海者。倘取其志。堯舜當取鯀之志矣。何者。鯀志欲平水土者也。

池北偶談。引王秋澗論文。謂西漢書諸列傳。加以銘辭。便是絕好碑誌。此說正與予點陋篇所論著卜肆之應一條。可以反證。王秋澗亦號大家。漁洋亦號古文通才。而所見之陋。乃如邨荒學究。則時文之害人不淺矣。

葉隆禮契丹國志。上於淳熙七年三月。宇文懋昭大金國志。上於端平元年正月。二書體例亦略相仿。契丹國志二十七卷。諸帝編年十二卷。列傳七卷。全仿史法。而諸傳多自爲段落。不甚結撰。如述律后東丹王諸篇。可爲史館作長編之法。其短篇則寥寥如俗下志乘刪節人物。所爲不可爲史程矣。金志四十卷。而編年至二十六卷。列傳但有開國功傳與文學翰苑上下二卷。張邦昌與劉豫別爲楚齊二錄。餘則更無體例。略如會要節略而已。遼志稍覺整齊。然亦未全具史裁。而二志於石晉降表。齊楚册文。南朝往還誓書。別錄爲卷。不入編年正文。在宇文葉氏不過隨文劄錄。而以史裁繩之。則轉有合於劉知幾載言之

篇。討論所謂詔誥章表。不便雜入紀傳。別自爲篇之義。蓋諸家雜纂。不局於紀傳成規而因事立例時有得於法外之意。可以補馬班義例之不及者。不可忽也。

劉知幾之例。不可行於史漢三國之書。六朝諸史。未嘗不可參用。蓋以駢儷辭藻之文。與紀載之書不相宜也。文體既不相宜。而事實所關。又不可缺。則劉說似可以參用也。歐陽宋氏所修唐書。早知此例。則無善削之弊矣。

馬永易實賓錄。唐杜昇宣猷之子。自左拾遺賜緋。御擢進士。復拜拾遺。時號著緋進士。朝廷榮之。按此即未釋褐而授官。如今之中書教職。皆許赴禮部試。亦其例也。今制三品以上雨帽。用全紅褐。而翰林及中書舍人之在軍機者。亦得用全紅褐。同年生施光輅。嘗以軍機中書應禮部試。天雨冠全紅褐。執事人役。從未見應試諸生。冠同三品。相與詫怪。此亦著緋進士之類也。

實賓錄有良史一門。徵古今良史典故。晉孫盛字安國。著魏氏春秋。晉陽秋。詞直理正。咸稱良史。史臣曰。安國有良史之才。而所著惜非正典。夫魏氏春秋。與晉陽秋。皆斷代專門編年正史。而史臣之言謂非正典。則彼時紀傳之史正盛。一史而諸家林立。如後漢晉書之類。當時未知適從。至劉知幾六家二體之說既出。然後編年與紀傳代爲成書。而今人猶沿隋唐著錄。僅以馬班而下。題爲正史。是未嘗考正其名義也。

包恢敝帚稿。有與曾子華論詩。言古人詩不苟作。不多作。豫順以動。發自中節。非虞之歌。周之正風正雅。孰能與此。其次則未嘗爲詩。而不能不爲詩。或遇感觸。或遇扣擊。如詩之變風變雅。與後世之高者如草木本無聲。因有所觸而後鳴。金石本無聲。因有所擊而後鳴。草木無所觸。金石無所擊。而自鳴。則草木金石之妖。聞者疑爲鬼物。而掩耳奔走之不暇矣。此說極切無理而好爲奇怪之病。

金石文字義例。論說甚多。其言古法自不可廢。但有礙於理。自不可從俗。無礙於理。則古猶今也。墓誌題目夫婦合葬。止題夫名。以謂妻統於夫是矣。今人往往書其配氏。於理亦自無妨害也。原配繼室與庶出子女多不甚分別。以謂子統於父是也。南宋元明人文集。則往往分析載之。非惟於理無妨。且較古人更爲詳密。何必拘拘繩之以古法乎。

亡國之音。哀而不怨。家亡國破。必有所以失之之由。先事必思所以救之。事後則哀之矣。不哀己之所失。而但怨興朝之得。是猶痛親之死。而怨人之有父母也。故遺民故老。沒齒無言。或有所著詩文。必忠厚而悱惻。其有謾罵譏謗爲能事者。必非眞遺民也。

著書者往往諱其所短。太白自謂短於謨猷。昌黎自謂略於名數。是也。亦有強其所不知不能。如柳子厚以非國語爲經學。蘇子由以古史爲史學。是也。又有言之甚精。而行之全謬者。如孫武兵書。韓非說難。是也。

元人魏初字太初。詩文俱成家。而詩題有挽姨兄尙書劉公之目。則姨表弟兄之稱姨兄姨弟。元初已然矣。然語雖不典。於理自無礙也。

初嘗爲其父墓碣。書其二母文法參差。云母李氏。太原公祐之之仲女也。又云再娶班氏。本豐州人。其父仕至許州錄事。按初爲李出。書己母之父有字無名。繼母之父有官無名字。皆不可爲訓。又書其祖父不以文顯。乃云虞夏文不勝質。自搦文語以代敍事。大乖淸眞之體。

員興宗九華集。其奏書策論學蘇氏而得其淺者。史學全無所見。其三史亞六經論。直是鄉里小兒之妄說。且空疏毫無徵據。乃科擧文之下下者耳。當時乃有盛名。何也。

元程端禮畏齋集。學朱子而文筆近於南豐。行文最爲醇正。有規矩。其送呂道士祈雨著效文。謂其道本於中庸之位育。可以弭災於未形。三代盛時。皆眞儒分內之事。後世有其學者無其職。有其職者非此學。水旱旣形。道家者流。因其長生久視之學。鍊神氣精以求合於其道。積力之久。一旦擴身心之體用以應萬衆籲天之求。故天亦爲之變災爲祥。其說有宋儒見不到者。其說甚深。其示張生禱佛茹素以拯母疾。三年病瘳。勸以順還。大旨結以今世咸知夷鬼是畏。而知畏聖言以事天者少也。亦甚切至。

宋李石著易十例略。補王氏之略例。又有互體例。象統左氏卦例。左氏詩如例。左氏君子例。聖語例。詩補遺。皆門人劉伯龍編。而總括入方舟集內。宜采補經義考也。十例略云。春秋有例始杜預。易例始王弼。二

例之作。以吾夫子立一定之論始乾坤二卦。諸卦之倡。謹始也。一无咎。二利有攸往。三孚。四悔吝。五厲。六心情。七象。八貞悔。九彖卦釋名。十繫辭。其繫辭篇云。韓康伯所注之十五章。上繫章七。下繫章八。又云。學者以孔子十翼之分。有可疑者。彖一。大象二。小象三。上繫四。下繫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恐當取文王繇辭爻辭爲十疑。王假之王假有廟。王用享於西山。王用享於帝。將遂爲文王乎。以大象所稱之王況。似出孔子。其說與諸家異。互體取中四爻移易上下。如屯乃坎震。互體爲艮坤。蒙乃山水。互體爲坤震之類是也。象統取以明麻。其詩補遺所載逸詩。與卜筮繇辭並列。則不知繇辭當爲易補遺也。

李石方舟集議論亦近醇。惟佛老論去二家之所短。而用所長。不知所謂長者。皆儒門之所有事也。其高允崔浩論云。談兵則有敗衄之禍。爲史則有漏洩之禍。占天則有窺測之禍。此則爲至言也。

石自敍曰。易者。春秋之天。春秋者。易之人。詩者。春秋之世。書者。春秋之事。禮者。春秋之制。以易而讀春秋則嚴而理。以春秋而讀易則潔而通。其言過高而不甚可解。

馬縞古今注。剿蘇氏演義。今從永樂大典所載演義本文勘出。而崔豹古今注之出於後人依托。亦愈明矣。考訂之書。襲用前人成說。本不足怪。但須注明來歷耳。惟著述之體。不須注明來歷。然必其所著之書。別有命意。不藉是所引者爲重可也。今馬縞本不特襲蘇鶚文字。乃并牛享問答而仍用之。豈非作奏工。而葛龔猶未去耶。

朱慕容彥逢摛文堂集。有笏記三首。俱集英殿春宴所用。如四六短表。皆頌聖語。不過百字。以內想書笏以便口宣者也。

摛文堂集謝人書云。昔孔文子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孔子以為文。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孔子以為好學。今綜緝辭采。則曰吾斯之為文。涉歷載籍。則曰吾斯之為學。豈孔子之所謂文學哉。其言高而不切。立言未必非。文易曰旨遠辭文。何嘗不指言辭乎。博覽未嘗非學。論語曰多學而識。何嘗不指聞見乎。但不可逐末而忘本。便是聖人之文學。豈可過為高論。而不審言之各有所當哉。摛文集中文字。多是文有餘而質不足。毋乃自揭其所短歟。其論文也。則云古人無意於文。渾然天成。如渾金璞玉。其說未嘗不是。而按其語意。則並無心得而別有發明。則不免猶是公家言也。昔文安陸明府延其縣紳為公子講習舉業。其人本無所解。但批文後云。是宜於古文取韓柳歐蘇大家氣息。於時文取王唐歸胡金陳熊劉諸家法度。而合為之。文氣要如蒸籠罩釜。火候將熟之時。氣騰而勢圓。乃為養到等語。而於塾生天資何如。功力何如。書理如何會通。文法如何講習。若者為是。若者為非。槩未嘗置一語焉。人皆笑其誕妄。慕容之言。何以異是。

否泰往復。自然之理。古今之不相及。亦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論學術者。每每以不知其然而然之故。歸咎於意所不悅之事。以為濟勝之具。不知天下眞是非不在此也。無知之徒。且有以明之朋黨亡國。歸咎於

陽明先生之講學。是爲尤無理者。然亦不足辨矣

得邵二雲書。歷城周書昌永年編修逝矣。二雲傳其遺書。屬余爲傳。哀哉。檢笈中。得渠十五年前與友人手字。友人因其字寄余。時聞永淸周明府震榮方欲鳩刻書之會也。君與友人字云。永淸之舉。必發自實齋。昨實齋過我而不在家。可恨也。可刻之書。弟所見者有溫公易說。魚門鈔本。須校金仁山尙書注非徐刻本亦在魚門處。俞石澗讀書舉要未校本弟有。程泰之易原魚門有考古編未校本弟有。而莫要於元和太平二志。鄭賈服三書。祖本當在館中。又學林亦須急刻。金樓子有一底本。鮑以文來索者屢矣。擬卽寄去。魚門處尙有一本也。惠書盡矣。思再多印而無其力。價亦多收不齊。惠書能趣令增流通千部亦妙其所云惠書者。元和惠氏棟校訂本也。其汲汲於表章先儒。嘉惠後學。精誠通於寤寐。而忘其家中無宿舂糧。眞可敬也。二雲來書云。君後得痰疾。時迷時醒。言語多不甚可辨。一日過二雲。謂幾死者數矣。覺有事未了。而終不能言。今及憶所懷。乃欲使實齋爲我撰傳耳。此言旣達。後雖不復能言無憾也。已而歸家一年乃卒。哀哉。

張溥天如百三家揚雄集內無蜀都賦。此賦見古文苑。

明史憲宗本紀成化二十三年。帝崩。年四十一歲。按帝以天順八年卽位。明年改元成化。在位二十三年。崩年四十有一。計其卽位當十八歲矣。而萬貴妃傳云。憲宗年十六卽位。妃已三十有五。其間當有錯誤。

明史有兩王守仁。有兩王艮。一爲陽明弟子。一爲建文元年一甲第一名進士。死靖難節。

優伶演劇。貌爲忠臣義士。如楊兵部劾嚴周總兵別母。則聲色俱壯。令人感奮。或爲風流倜儻。如太白賦清平調。東坡調陳季常。則猾市儈聲口。令人欲嘔。豈太白東坡高於楊周諸公耶。朱竹君先生嘗言忠義之性。雖優伶亦所自有。文人學士胸襟。固若輩所不識也。

隋衆經目錄。乃合沙門及學士等撰。極有條理。觀其分別五例。後世著錄之儒莫能及也。一曰單本。二曰重翻。單本止是一本孤行。重翻乃一經而有別本翻譯。是一書而傳寫或刊刻不同。應載別本之例也。三曰別生。乃是於大部中鈔出別行。是裁篇別出之例也。四曰疑僞。乃是名目雖正。而理有可疑。是僞書應別著之例也。五曰闕本。乃是舊目有錄。而已無其經。是闕書存目之例也。後世別本之書。文字苟無大歧。不復別爲著錄。鈔本猶可言也。板本流傳。一書數刻。而著錄不與分明。則印本優劣。無從辨矣。疑僞之書。衆所共知。而一體與正書同著。亦少分別之義。至於前代逸書。後錄一槩刪去。則亡書再出。或僞造逸書。後人鮮所依據。皆不可不愼者也。隋唐之際。劉向劉歆所爲七略別錄諸書具在。故二氏著錄。猶得依倣爲之。自唐以後。校讐之學失傳。而著錄之法。遂失古人之指矣。

隋衆經目錄五卷。卽翻經沙門及學士等所撰者也。又有別本衆經目錄七卷。乃沙門法經等奉敕撰者。經後敍云。太常卿牛宏奉敕須撰衆經目錄。衆經合有二千二百五十七部。五千三百一十卷。凡有七卷。

別錄六卷．總錄一卷．其云大小乘修多羅藏者．經藏也．大小乘毘尼藏者．律藏也．大小乘阿毘尼藏者．論藏也．三藏分爲六部．每部又分一譯分．異譯分．失譯分．別生分．疑惑分．僞妄分．六節．與分五例之目相似．惟疑惑分從僞妄一類分出．尤爲愼重．而六部之外．又益以佛滅度後．西域聖賢與此方諸德所爲鈔集爲一部．西域聖賢與此方諸德所爲傳記爲一部．西域聖賢與此方諸德所爲著述爲一部．合爲九篇．鈔集．仍爲諸經律論．以意分合者也．傳記則佛祖僧耆行事．及一切記事之文也．著述則諸經注解及序論文字也．其部勒精細．亦非後儒著錄所及．

北宋靈隱寺明教禪師契嵩．字仲靈．號潛子．藤州鐔津人．姓李氏．七歲出家．十三得度．日誦觀音號十萬聲．於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是時天下之士．學者古文．慕韓退之排佛而尊孔子．東南有章表民．黃聱隅．李泰伯．尤爲雄傑．學者宗之．仲靈獨居作原教論十餘篇．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其說．諸君讀之．旣愛其文．又畏其理．多與之游．著禪宗定祖圖．以佛後摩訶迦葉．獨得大法眼藏．爲初祖．推而下之．至於達摩爲二十八祖．皆密相付屬．不立文字．謂之教外別傳．而浮圖之講解者．惡其有別傳之語．而恥其所宗．不在所謂二十八人者．乃相與造說以非之．仲靈又益著書．博引聖賢經論．古人集錄．至數萬言．尙書屯田員外郎陳舜俞爲記其事．著有嘉祐及治平集．凡百餘卷．六十餘萬言．今觀鐔津文集．則盛推王通．而曲詆韓子．彼氏之學．去取固無足論．契嵩之文．卻深於儒理．且不非周孔．蓋欲援儒以入墨者也．乃去取

之謬如此。爲不可解。其非韓三卷。毛吹疵劉。亦頗有中韓之失。不可因彼教而有異視也。第發端剖辨原道。以謂拘淺。因駁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二語。以謂韓子之意。言道德本無。緣仁義著爾。是於文理尙未會通。而遽立說以駁。不亦妄乎。聖經明言君子道長。小人道憂。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韓子所謂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吉是也。豈曰道德本無。緣仁義而始有乎。韓子蓋謂仁義自是佳名。道德名兼善惡。所謂定名與虛位也。契嵩於此尙未之解。而遽爲駁議。不亦妄乎。

孟蜀石經書注。今雖其本無傳。而經注之數。見於曾宏父石刻鋪敍者。尙可考其分册之概。周易四册十二卷。又略例一卷。經二萬四千五十二字。注四萬二千七百九十二字。尙書四册。經二萬六千二百八十六字。注四萬八千九百八十二字。毛詩八册。經四萬一千二十一字。注十萬五千七百一十九字。周禮九册。經五萬五百八字。注十一萬一千五百九十五字。儀禮八册。十六卷。經五萬二千八百二字。注七萬七千八百九十一字。禮記十册。經九萬八千五百四十五字。注十萬六千四十九字。左氏傳二十八册。序一千六百一十七字。經傳十九萬七千九百六十二字。蜀刊至十七卷止。公羊傳六册。傳四萬四千七百三十八字。注七萬七千三十七字。穀梁傳六册。傳四萬一千八百九十字。注三萬九千七百三十字。論語三册。序三百七十二字。經一萬五千九百十三字。注一萬九千四百五十四字。孟子十二卷四册。(無字數。)孝經一册二卷。序四百三十九字。經一千七百八十九字。注二千七百四十八字。爾雅一册二卷。(亦無經注字數。)而晁

氏讀書志後趙希弁附志云.周易十卷.經注六萬六千八百四十四字.尚書經注并序.八萬一千九百四十四字.毛詩經注.十四萬六千七百四十字.周禮十卷.經注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三字.儀禮經注.一十六萬五百七十三字.禮記經注.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一字.左經注并序.三十四萬五千八百四十四字.公羊經注.一十三萬一千五百十四字.穀梁經注.八萬一千六百二十字.論語經注并序.三萬五千三百六十八字.孝經經注并序.四千九百八十五字.惟孟子爾雅.俱不注經傳字數.(孟子三萬四千六百.見鄭耕老勸學.)故曾趙二家.亦未及載.曾氏於左傳未著注字之數.趙氏則以經注與序并計字數.與諸經一例.然左傳應有三十卷.而止刻至十七卷.亦未竟之書也.曾趙二家.殆亦據首卷題注之數而著之歟.公羊穀梁.宋人補刻.公羊題皇祐年.而穀梁則缺年月.避眞宗諱.孟子則宣和中知成都府席貢所補.本十二經.補孟子而稱十三經也.(曾宏父石刻鋪敍.曾惇.字宏父.又一人也.)

顧寧人疑孟子尙志之說.而不敢質言.故隱躍其辭.以謂三代之所謂士.大抵皆有職之人.卽民之秀而升於司徒者也.春秋而後.游士日多.先王之法壞矣.彭更之言.王子墊之問.其猶近古之意.其說極有所見.然疑孟子之意則非也.離實事而空言仁義.乃後世儒者之大弊.其說皆托於孔孟.若謂孟子答彭更與王子墊者.恐有以開之.則孔子固云焉用稼.又云君子謀道不謀食.亦未嘗不離實事而言仁義也.蓋無職之士.出於井田學校之制壞.而秀民之傑出者.自力於學.而思有以經緯乎世宙.而上不之用.則不

得已而與農工商賈同爲無秩之人。而有無職之士。其制失之在上。非孔孟之好爲空言以垂教也。後儒未知當世之用我與否而立志。早以立言垂教學孔孟。則是欲學堯舜而必欲其子爲不肖也。宋玉九辨云。寒士失職而志不平。彼於游士風頹之日。而以士之失職爲言。亦慨世事之不古若也。然後世憂貧歎老。一罷其志。苟圖富貴。不如其志。則爲寒士失職之言。抑亦赧矣。彼其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寒則宜也。何嘗士乎。而亦命寒士。怨其失職。何哉。

與工代賑。自古良法。而鄞張興宗於乾隆二年署臨清州荒歉。大吏請開武城臨清、夏津一帶運河。張命役夫二千三百餘人。領銀二千七百兩。起土方三萬三千七百有奇。工與人衆。粟昂。老幼之不能赴工者。先受其累。又築城築隄。可計土方。開河必兼水工。而是時竟未議及。河身需開二丈四尺。初在平地。一人一日可得土一方。受直裕如。及至七尺有餘。高下懸絕。二人竟日僅得土一方。則受直不足。至一丈五尺以上。三人竟日僅得土一方。而水已橫溢。又須人運水。其運須立樁築壩。水車出之。然後得運土。而運土者往反益遠。人益勞而難勝。至二丈。則三人竟日不能得土一方。而官直不增。何以救飢。不得不先捐己資。次募大戶捐助。僅能集事。是亦議工者所不可不知者也。

倉橋陳氏先世官明熹宗時。爲刑部獄官。有秋曹日錄一書。內載熊廷弼尸解事。見全謝山集。家對山日記。亦及此事。

朱稗類鈔。晁景迂晚年日課識十五字。楊誠齋云。無事好看韻書。

莊子山木篇。廣己而造大。愛己造哀。言失意人恐人周旋。意境如見。

仝。謝山集孫武論。謂吳楚交兵。吳幸勝而用兵實無勝算。左氏內外傳紀吳事頗詳。絕不及孫武。卽越絕諸書出於漢世。亦不甚及孫子。水心疑吳原未嘗有此人。而其書其事。皆縱橫家之所僞爲者。可以補七略之遺。破千古之惑。至若十三篇之言。自然出於知兵者之手。

仝。又云。陽曲傅山青主。不喜歐陽以後之文。曰是所謂江南之文也。著述僅存霜紅龕集十二卷。其子眉詩亦附焉。嘗走平定山中。失足墮崩崖。旁皇四顧。有風峪甚深。中通天光。一百二十六石柱林立。高齊所書佛經也。

傅青主以大科薦。固不赴。稱疾。有司舁牀以行。未至京三十里。死拒不入城。益都馮相首過之。臥牀。不具迎送禮。詔免試。授中書舍人。戊午年事也。益都馮蔚州李相國。竭力周旋之。青主常批歐陽集古錄曰。此老眞不讀書也。

仝。又云。唐沈既濟駁吳兢史。以爲中宗既廢之後。當每年書曰。帝在房州。范淳夫問其例。曰春秋公在乾侯之比也。朱子謂淳夫受是說於伊川。不知孫之翰已先之矣。且不特翰。宋元憲公紀年通譜。又先之矣。顧程沙隨曰。何不以敬王之例書居。而引諸侯之出於他國者。其諸考春秋而未熟者歟。朱子未聞其說。

而王厚齋是之。予以既濟困非沙隨亦未核也。敬王昭公俱未有明言見廢。稱王稱公固也。中宗則降黜矣。宋元憲以王莽十八年繫之孺子。接更始。近人又謂十八年中每年當書帝在安定。不知既以王莽之年屬孺子矣。及更始立而又屬之更始。是元憲爲之廢立而非漢廷之自有廢立也。此說不明。故於夷羿篡夏。少康始生。而卽以少康繫年。皇極經也。謂削去羿寡之足以快人意也。亂臣賊子。春秋能誅之。不能削之。若削之。是天地之所不能。而書生能之。無是理也。夫中宗之廢也。當書皇太后廢帝爲廬陵王。於則天之稱制也。當書皇太后自稱皇帝。是後每年則書曰廬陵王居房州。隱以寓翟泉乾侯之義。而仍不泯其降封之實。然後可以謂之信史。案春秋能誅下。原本自之不能削之下。至無是理也夫說入前宋玉九辨條下。而以中宗之廢也爲另一條。今從別一鈔本校正。

顧寧人言經學卽理學也。安得別有理學。

孫夏峯。黃梨洲。李二曲。康熙中皆以遺獻名高。謂之三大儒。容城孫奇逢。餘姚黃宗羲。盩厔李顒也。

李天植字因仲。平湖乍浦人。崇正癸未以子觀天。絕意仕進。不復上公車。因改名確。字潛夫。乍浦近海。故曰蜃園。其時乍浦有鄭嬰垣。與爲石交。鄭餓死雪中。蜃園亦以介節餓死。

鄞人陸寶。字敬身。號青霞。全謝山爲作墓表。言其才名爲素封掩。而志節又以詩掩。蓋鼎革閒遺民也。與楊尙寶齊莊。糾合里中詩人李封若。周農半。爲甬東詩括。三百年風雅。始有所萃。其後杲堂不知何名。篇首敍文獻淵源。謂鄞於嘉隆之交。張尙書東沙爲最。神廟時屠儀部長卿。天崇而後王涪州右仲。與陸舍

人楊尚寶云云。皆字而不名。此撰著之疏也。按杲堂。李鄴嗣也。見李桐傳。

又云。鄞以藏書名者。天一閣范氏。次之四香居陳氏。又次則陸氏南軒之書也。其後散失。全猶及見宋槧開慶寶慶四明二志。及吳草廬春秋纂言。皆世所絕無也。

魯王時徐孚遠。有海外幾社之集。陳士京亦與焉。勝國遺老多逍遙海外。

鄞沈光文字文開。諸生貢太學。唐王累遷為太僕寺卿。粵事不可為。航海至閩。將卜宅。而風掣其舟抵臺灣。鄭氏尚未至也。後見禮於鄭氏父子。居臺三十餘年。及見延平盛衰。而海東文獻。推沈為初祖焉。有集十卷。全謝山托訪得之。志臺灣者。皆取資焉。

太倉陸世儀。字道威。明末上書南都不用。鑿池十畝。築亭其中。不通賓客。自號桴亭。事定後。出門講學甚盛。論朱陸及明儒陳王薛胡諸家。最平允。見全謝山所為傳。

李世熊。字元仲。寧化人。學者稱檀河先生。明崇正間講古文者。東鄉艾南英。晉江曾異撰。番禺黎遂球。南昌徐世溥。及世熊。而侯方域輩尚稍後。全謝山於南雷書庫中。見其所撰狗馬史記而異之。大約憤明末之庸臣誤國。與名士敗家聲者。故其終篇以名士傳與忠義狗馬連編。序言又申明之。故取以名書。書雖不見。而篇序之見於謝山刪取者。奇怪而不悖於教化。故謝山擬之離騷。至其弄臣篇所云。弄臣之名。世以稱泣魚斷袂一流。此輩世亂則增亂。非由此而亂也。大臣而人主所玩弄者。乃真弄臣也。王旦之美醞

金珠是也。此則至言。可以發人深省。

或舉何義門言。王伯厚不脫詞科中人習氣。全謝山曰。義門不脫紙尾之學習氣。其言甚痛快也。

何義門高弟。如陳季方陳少章長興王豫立甫。敬所。歸安姚鈺玉裁。慧田。吳江沈彤冠雲。果堂。皆見於謝山文集。而稱果堂治經。勝於二陳。所著有周官祿田考。吳縣陸錫疇茶塢亦出何門。

施念曾字得仍。雍正己酉選貢。宣城人。愚山先生曾孫也。舉詞科不第。知餘姚縣時。為黃忠端公贈祭田。

全謝山為蔣季眉之甥。其為季眉穿中柱文曰。余之少也。最為先生所喜。稍長而倔強不甚帥教。先生頗有不釋然於中者。太孺人笑曰。黃山谷之諸甥。無不稟其詩法。而徐師川獨不謂然。其水濱濠上之答。可謂妄矣。山谷之詩。豈師川所能及。然而師川亦自有其可傳者。李空同晚年家居。大為其甥曹仲禮所苦。亦不以損空同也。及余追隨三館。同被左遷。或以當事者惡余。因及先生。

又永昌知府董君墓表。續收甬上耆舊詩。已為使君立傳。詳述其鄖陽不肯安闢草萊。滇中爭礦局事。以為古之循吏。告其子曰。辭無可更設矣。昔溫公序道原十國紀年。則不復志墓。使義仲卽以序勒石壙中。是故事也。而其子猶頻年請。惟金石文字所當具者。世系生卒孫子之詳。他文所弗能備也。則為按其年譜而書之。謝山既為此說。而終篇竟不見其名字與生卒年月。但敘世系。亦無孫子之名。疏忽亦太甚矣。昌黎之於子厚。既銘其墓。又碑羅池之廟。又為祭文。意無所複。而互有詳略。則溫公之說。別存一解可耳。

不必爲一定例也。謝山自可更進一層。

范鵬。鄞人。一字冬齋。一字沖一。常從全謝山求借書於淮東馬氏小玲瓏山館。浙西趙氏小山堂。見於謝山所爲穿柱文。其死年二十三。嘗借樓宣獻公集。及開慶四明志。宛谿讀史方輿紀要。未至而卒。按鄞范氏天一閣藏書不下馬趙諸家。沖一又范族。何爲舍近而求諸遠耶。

明武宗旣擒宸濠。將徧幸江浙。鄞陳槐以撫州知府密謂張永曰。傳聞聖躬已違和。而此猶戒行未已。六龍輕馳。無乃危乎。永乃急以告劉夫人。始決計還京。槐累官湖南按察副使。

順治二年六月。浙江內附。鄞貢生董志寧倡首聚會學宮。謀抗王師。諸生王家勤。張夢錫。華夏。陸宇𤏡。毛聚奎和之。所謂六狂生也。

明故九江道僉事孫嘉績。吏科都給事熊汝霖。刑部員外錢肅樂。因以舉事。錢公從魯王死於海上。以大學士贈太保吏部尙書。謚忠介。男兆恭。尙寶司丞。夫人董氏之父光遠。破家輸餉。後自縊死。弟御史肅圖。檢討肅範與兆恭死於福寧之陷。及走翁洲。職方肅遴亡命死崑山。推官肅典亦死於義。翁洲至辛亥而亡。仲弟肅圖子爲後。

全謝山曰。明末諸生。如彤庵。箕谿。蒼水。嘿農。楚石。及管江諸杜。皆以篤老之親。抗節而死。聖賢處此。未必其然。然其大節要不可泯。

全謝山以左傳歲時日月星辰六物解舜典六宗。以日月五星爲七政。以泯江松江浙江當三江。亦恐未確。六宗七政。其說甚當。

全謝山謂鄞之甲姓有四。楊張屠陸是也。

全謝山謂劉蕺山不死於絕粒而死於水。傳聞異辭也。

全謝山見孟蜀石經毛詩。自周南至衞風二卷。以朝飢爲輖飢。程克齋謂蜀本春秋。以甲午爲申午。癸卯爲葵卯。今不見矣。又云宋人引石本主蜀不主秦者。地阻於險。又蜀本有注可詳也。

山陰全氏。始於宋太平興國。自甬遷居。其先自東漢之季。已居錢塘。以謂隨宋南遷。非也。山陰譜失。惟甬譜附載小宗。亦止及十世而已。

全謝山曰。以禹貢爲不足。爰有禹本紀。禹大傳。

姜西論溟文。謂周秦之際。莫衰於左傳。而盛於國策。

魏叔子謂侯朝宗肆而不醇。汪苕文醇而不肆。西溟兼之。

全謝山爲姜西溟墓銘曰。吾鄮文雄。樓宣獻公。誰其嗣之。郯源清容。易世而起。有西溟翁。

明史稿刑法志。出西溟。最爲世稱。

雍正壬子。交河王蘭生。以安徽學政爲江南主考。時官階學。

全謝山爲陶太常誌銘。太常父卽陶紫笥。以古文雄吳下。時論比之范蔚宗。以進士知廣東昌化縣。與崑山不合也。兄正一。以古文世其家。進士入翰林。不見知於世。太常名正靖。字稗中。一字晚聞。常熟人也。晚年得第。累遷至太常。古文簡淡有法。熟於明史。有晚聞集。

全謝山論國朝詩。新城以風調神韻擅長於北。秀水以才藻魄力獨步於南。宛陵至性深清。化才藻於何有。孤行一往。無風調之可言。遍來海內之言詩者。不爲齊風。卽爲浙調。宛陵一唱三歎之音。度闋已久。

夏英公古文篆韻卽取郭忠恕汗簡而分韻錄之。無他長也。郭依說文部次。夏依廣部韻次。

全謝山文集。近始閱其詳。蓋於東南文獻及勝國遺事。尤加意焉。生承諸老之後。淵源旣深。通籍館閣。聞見更廣。故其所見。較念魯先生頗爲宏闊。而其文辭不免冗蔓。語亦不甚選擇。又不免於複沓。不解文章互相詳略之法。如魯王起事六狂生舉義始末。見於傳誌諸作。凡三四處。又所撰神道墓碑。多是擬作。而刻石見用者十居其五。是又狃於八家選集之古文義例。以碑誌爲古文中之大著述也。汪鈍翁輩且欲以漢書諸傳削去論贊而增以韻銘。作好碑誌同一惑矣。乃嗤念魯先生爲迂陋。不知其文筆未足抗衡思復堂也。然近人修飾邊幅。全無爲文之實。而競誇作者。則全氏又遠勝之矣。

左傳鄭莊公寤生。驚姜氏。說者不一。今本南燕春秋載慕容皝公孫夫人晝寢而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皝曰。此兒易生。似鄭莊公。則古人竟以寐生寤覺解寤生矣。且寐生寤覺。竟有其事。亦理之不可強決

斷者。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有作攻伐異端。而害可已者。已是別創之說。乃崔氏春秋。又有攻乎異端。戒在害己。則又以己爲人己之己矣。

古人所謂異端。多指陰陽術數。宋人專指釋老夫子時所無也。則崔氏春秋所指。亦其類也。晉史郭景純傳贊。亦用其語。

今本十六國春秋。複文甚多。至殘文賸語。不成篇章者。皆出采輯補綴。痕迹顯然。

河間獻王立毛詩左氏春秋博士。見於本傳。而劉歆太常博士移書毛詩左傳與逸禮古文尙書。爭立學官。蓋獻王所立。乃王國學官。未爲定制也。劉氏書言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則儒林傳百官表未聞其制。當考。

禮部韻略鄒釋云南郡縣。孝惠三年改宜城。

古人藏書皆出手鈔。故讀書不致鹵莽。良由得之之不易也。自印板行。而學者得書甚易。讀書亦遂不復尋行數墨。聞見涉獵。或有過於前人。而精密則遠遜於古。亦其勢也。此說已有人言之矣。至於古人作書。漆文竹簡。或著縑帛。或以刀削。繁重不勝。是以文辭簡嚴。章無賸句。句無賸字。良由文字艱難。故不得已而作書。取足達意而止。非第不屑爲冗長。且亦無暇爲冗長也。自後世紙筆作書。其便易十倍於竹帛刀漆。而文之繁冗蕪蔓。亦遂隨其人所欲爲。雖世風文質固有轉移。而人情於所輕便。則易於恣放。遇其繁重則自出

謹嚴。亦其常也。讀書鹵莽。未必盡由印板之多。而板印之故。居其強半。作書繁衍。未必盡由紙筆之易。而紙筆之故。居其強半。板印之省繕鈔。紙筆之省竹帛刀漆。功不尠矣。而學人之病。即從此而不思其故。此亦創物造器者之所不任咎也。古人金石文字。較竹帛之書尤簡。可見矣。

杭大宗曰。明史歷志成於湯文正公。而改於底聘君梨洲。頗載鄭世子歷議數則。梅徵君以爲稍見大意。又曰。己未明史局開。厤志爲錢塘吳檢討任臣分修。總裁者。睢州湯中丞斌也。繼以崑山徐司寇乾學。經嘉禾徐善。北平劉獻廷。毘陵楊文言。各有增定。最後以屬餘姚黃聘君宗羲。又以屬梅宣城文鼎。摘其訛舛五十餘處。以歷草通軌補之。雖爲大統而作。實以闡明授時之奧。補元史之闕略也。

魏廷珍曰。洞庭湖爲楚南諸水所匯而成。湘沅澧三水最大。湘自南來。沅自西入。澧自西北入。其出口在東北岳州。下流直達武昌。兵防南有長沙副將防於上流。西有提標駐於上流。西北有澧州營參將。防於上流。東北有岳州參將。防於下流。湖中雖有數山。皆是孤立。無曲港泊舟之處。米糧多仰賴於四岸州縣。此其撫湖南時所奏情形也。

杭大宗傳閻百詩曰。長洲汪編修琬著五服考異。閻摘數條。正其疵謬。汪雖改正。而性護前。曰。豫凶事。非禮也。百詩有親在。奈何喋喋言喪禮乎。閻應之曰。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爲諱也。唐之姦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而凶禮居五禮之末。識者

非之。徐昆山請證於經。則曰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爲曾子次子。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孔子歿。子張尙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都下盛傳汪望爲之頓減。昆山嘗錄其考證辨析議論署碎金以爲談助。天性好罵。詞科五十人中。獨許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強記。李天生謂其杜撰故事。汪鈍翁謂其私造典禮。堯峯文鈔。掊擊不遺餘力。則有夙嫌也。生平所服膺者三人。曰錢。曰黃。曰顧。然於錢猶曰此老春秋不足據。於黃則曰。蠡待訪錄指其訛謬者。不一而足也。於顧之日知錄。則有補有正。猶在未定交時。可謂極學士之精能。非鴻儒之雅度也。康熙甲申歿。年六十有九。世宗憲皇帝在潛邸。爲文以祭。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然其中多微文譏刺。如王士正。魏禧。喬萊。朱彝尊。何焯。表表在藝林者。皆不能免。惟固陵毛氏。爲古文尙書冤辭。專以攻擊疏證。氣懾於其鋒鋩。而不敢出聲。喙雖長而才怯也。

張溥曰。謝希逸爲殷淑儀哀文。孝武帝流涕。都下傳寫。及廢帝卽位。則銜恨堯門。幾犯芒刃。一文之出。禍福懸途。卽作者詎能先覺乎。明帝定位。令作赦詔。酌酒立成。云子業穢東陵。行汙飛走。雖鐘鼓討伐之辭。殆直自快胸臆矣。

戴斗夜談。京師相傳有十可笑。光祿寺茶湯。太醫院醫方。神樂觀祈禳。武庫司刀鎗。營繕司作場。養濟院

衣糧，教坊司婆娘，都察院憲綱，國子監學堂，翰林院文章，蓋當官，則不免爲文具少實濟也，余更請益之曰，日講官講章，鴻臚寺排場，兩衙門關防，大理寺法堂，兩衙門，謂科與道也，李衛奏摺，江南浙江海洋情形，兩省迴異，江南崇明之外，有五條沙，以爲遮護天生關闌，惟夏至後及十月小陽春，南風發時，海舟往來，方能任意，剽疾，餘月則多折創紓迴，大船出進稍艱，故上海關稅口亦以時候爲贏縮，此其可驗之處，如浙省陸路不爲險隘，而洋面則普陀以外，緊對日本，乘風數日可到，且乍浦海門等口，四海外夷諸國爲閩粵之門戶，處處均關緊要，

班固與弟超書曰，得伯章書稿，勢殊工，知識讀之，莫不歎息，實亦藝由己立，名自人成，此八字千古名言，

春秋書我者，本國史文，如是魯春秋，勢自不容稱國爲魯也，司馬十二諸侯年表，會列國而俱以一家之言記之，乃於諸表分格紀本國事，皆就國史之文，而稱之爲我，非其義矣，

古人紀年首年稱元，三代鐘鼎皆然，書稱元祀，元日，皆此例也，本無深義，胡康侯春秋傳用乾元坤元，又謂四德之仁，先儒議其穿鑿，良然，第胡義亦有所本，阮嗣宗曰，道者法自然而爲化，侯王能守之，萬物將自化，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胡傳似出於此，按阮說在通老論，其文今已不完，張天如采其逸文，

張天如漢魏百三名家集，搜羅漢魏六朝詩文集，亦甚博贍，自云本於閩刻七十二家，今不見閩刻書矣，

而汪士賢所較刻者。倘有其書。不知全刻若干種也。張刻爲世所稱。然逸文散句。搜羅於羣籍中者。理宜自爲一類。附諸全文之後。且載所搜出處。俾人有所考訂。今一體連編。俾人不辨爲全爲缺。又不載原書出處。則其弊也。原集篇卷有可考者。應錄原集部次。今亦不詳。又題辭論斷。各冠其首。似矣。抑前人之評論。不爲采取附於序目之間。惟欲獨伸己見。皆其不滿於人意者。至於人有遺篇。如揚雄集遺蜀都賦。代有遺人。如東漢遺曹大家之類。皆有待於後人之補。余意梅氏文紀有文無詩。臧氏詩所有詩無文。合以百三名家。因人分類。搜剔無遺。再取諸家詩話文評。各以類附。是亦搜六朝文字之大觀也。

夏后不降讓禪於弟。帝扃竹書稱其實有聖德。是夏雖家天下。而仍有唐虞禪讓之風也。帝泄之世。殷侯子亥。托於有易。爲有易之君所殺。子上甲微以河伯之師伐易。滅之。郭璞以微爲殷之賢王。是殷未得天下之前。已有賢聖中興之主也。啓弟武觀以西河叛。則管蔡之先聲也。啓即位於夏邑。旋歸於冀都。太康即位於斟鄩。帝相即位於商。帝杼即位於原。又遷於老邱。帝廑即位於西河。桀又居斟鄩。是夏世遷都。多於殷之改卜也。竹書今傳不盡可信。然三代逸事。實藉此書收傳記之逸文。不得習謂其誣也。

近人稱縣曰邑。知縣爲邑侯。流俗用爲文語可也。記傳金石之文。乃亦不察而漫用之。非矣。知縣比於古諸侯。乃爲古者百里侯封起見。其實知府如古諸侯。縣則邑宰之類。漢郡守得自辟令長。猶古諸侯遺制也。至於以縣稱邑。則尤不典。邑、則城郭之稱也。如謂舉城以該四鄉。則州亦未嘗不可稱邑。何獨於縣乎。

或舉續後漢志。每郡國下書若干城。其文卽是指縣。遂謂縣可稱邑之證。不知司馬彪之例亦非也。他姑無論。卽據志文並載故城廢治。而於若干城之下。備載諸縣。又載有某城某城云云。其文豈不混淆。今諸縣往往有新舊並存之城。鹽司或有運城。河道或有防汛之城。邊關要隘。或有駐防專居之城。西北州縣。或有鄉堡自築之城。城邑不足以代縣稱明矣。或又謂左氏載春秋辭命。稱其國曰敝邑。夫都邑之稱古有之矣。謙讓之辭。非爲書法作準。且都邑之邑。與十室之邑。正復大小不嫌同名。非定稱也。今定以邑爲縣。而府州且不得假借焉。此何義耶。

北方稱醫者爲大夫。議者不一。皆未得其解。按太醫院掌印官五品。於階爲大夫。其副卽六品。不得爲大夫矣。稱凡醫以大夫。尊之爲太醫長官也。

近世尊官稱大人。卑者爲老爺。趙耘菘謂大人本父母。而以爲尊稱。起於漢世中官。後世因爲達官之稱。爺本父之稱。謂自高力士承恩日久。中外畏之。駙馬輩直呼爲爺。後世王爺公爺老爺之名稱。亦自此起。然觀明人所爲金瓶梅小說。於官之尊者稱爲老爹。老爹卽老爺也。以稱太師提督撫按諸官。如知縣千戶等官。則以大人呼之。疑明時稱謂與今互異。

說文無懱字。集韻作擭。訓執也。黃直翁韻會從毛晃增韻。訓執。又訓奬也。漢志懱之以行。廣韻亦無此字。

黃氏韻會舉要。以韻會補收禮部韻略闕遺。凡一萬二千六百五十二字。重文不計。

韻會原書不可見。近人以熊忠韻會舉要。爲卽黃氏韻會。非也。觀舉要之凡例。明云禮部韻略。本以資聲律。便檢閱。今以韻會補收闕遺。增添注釋。凡一萬二千六百五十二字。則韻會爲舉要取資。不得以舉要爲韻會矣。但明人張鯤作韻會舉要序。已以黃直翁書當舉要矣。韻會原書今不可見。而劉辰翁序。乃是眞見韻會而作。其分七音淸濁。與三十六字母。則黃氏之書已然。或云熊忠卽黃直翁門客。韻會繁重。而舉要節之。體製本無異也。

朱子學於李愿中。侗愿中出於羅仲素。□仲素出於楊中立。時中立出於程明道之門。朱子之傳蔡沈、黃幹、李燔、張洽、廖德明、葉味道、李方子、詹體仁、陳淳、傅伯成、徐僑、輔廣、楊復、黃灝、石子重。皆恂恂矩規。無放言高論。

班固儒林傳。孟喜從田王孫受易。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邱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讐之手。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滋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爲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因不肯仞。以此不見信。後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惠定宇曰。蜀才從古文。其音亥。劉向曰。今易箕子作荄滋。荀爽據以爲說。淮南子高誘注。其音該。該荄同物。三統厤該閡於亥。孳萌於子是也。六五、本坤也。坤終於亥。乾出於子。用晦而明。明不可

息。故曰其子之明夷。明夷反晉。晉晝也。明夷晦也。馬融俗儒不識七十子傳易大義。以彖傳有箕子之文。遂以箕子當五五爲天位。箕子臣也。而當君位。乖於易例。逆孰大焉。謬說流傳。兆於西漢博士施讎。讀其爲箕。時有孟喜之高弟趙賓述孟氏學。斥言其謬。以爲萁子。明夷萬物方荄茲也。賓據古義以難諸儒。諸儒皆屈。於是施讎梁邱賀咸共疾之。讎賀與喜同事田王孫。賀先貴。又傳子臨。從讎問。薦讎爲博士。喜未貴。而學獨高。施梁邱皆不及。喜所傳卦氣。及易家候陰陽災異書。皆傳自王孫。以授梁人焦延壽者。而梁邱惡詞無此事。引讎爲證。且以此語聞於上。於是宣帝以喜改師法。不用爲博士。中梁邱之譖也。賀讎疾喜而并及賓。班固不通易。其作喜傳。亦用讎賀之單辭。皆非實錄。劉向別錄。猶循孟學。故馬融俗說荀爽獨知其非。復賓古義。而晉人鄒湛以爲漫衍無經。致譏荀氏。但魏晉已後。經師道喪。王肅詆鄭氏。而郊禘之義乖。袁準毀蔡服。而明堂之制亡。鄒湛譏荀諝。而周易之學晦。鄙書燕說。一唱百和。何尤乎後世之紛紛也。

文苑英華有傳五卷。第七百九十二卷至七百九十六卷也。公卿如兵部尚書梁公李峴。節鉞如東川節度使盧坦。皆李華撰。文學如陳子昂。盧藏用撰。節操如李紳。沈亞之撰。貞烈如楊婦竇女。李華杜牧。合於史家體例之傳凡十數篇。其排麗類碑誌。庾信邱乃敦崇傳之類。自述非正體。陸文學自傳之類。立言有寄托。王承福傳之類。借名存風刺。宋清傳之類。投贈類序引。強居士傳之類。俳諧爲游戲。毛穎傳之類。凡十餘篇。皆不與也。惜編英華者混雜無別。如李漢編韓文以王承

福傳編於雜著。毛穎傳編於雜文。則可謂有分別矣。

周密齊東野語二十卷。商維濬稗海刪去其半。而與癸辛雜誌混合爲一。汲古閣津逮祕書刻本猶全。儲泳祛疑說。亦爲稗海刪去五六。左圭百川學海本猶全。故叢書不嫌多購也。

何劭撰荀粲王弼傳。粲卒年二十九。弼卒年二十四。二傳俱注出晉陽秋。傳首有名而無姓。王弼卒於正始十年。無子。

晉義熙中。尙書祠部郎。表請禁立私碑。凡欲立碑。悉令上言。爲朝議所許。然後聽之。

浩然齋雅談。詩文中有摘人姓名一字者。班固幽通賦。巨滔天而泯夏。以王莽字巨君也。重辭行而自耦乃重耳。李白扶風豪士歌。原、嘗、春、陵、六國時四公子也。杜詩用卿雲淵雲。則長卿子雲王褒也。東馬則方朔相如也。如葛亮馬相如等甚多。亦有礙理者。然論語吾友張也。舜典柏女作秩宗。蓋亦有所本也。

吳三桂反。僞將林興珠降。謂岳城糧皆取給常德。而我舟師僅營於君山。賊之往來如故也。宜分泊於香鑪峽諸處。并立陸營於九貴山。以斷長沙衡州之路。賊可坐困。

輟耕錄載錢唐葉亦愚。李以太學生上書詆賈似道。公田關子不便。專權誤國。似道怒。黥流嶺南。及放還。與似道遇諸途。贈以詞云。君來路。吾歸路。來來去去何時住。公田關子竟何如。國是當時誰汝誤。雷州戶。崖州戶。人生會有相逢處。客中頗恨乏蒸羊。聊贈一篇長短句。曾記續通鑑長編。亦載此事。其字句小異。

君來路作君去路，來來去去何時住。作天理昭昭胡不悟。國是當時誰汝誤。作仔細思量眞自誤。雷州戶。崖州戶。兩州字俱作司字。客中頗恨四字作道中邂逅四字。校爲稍勝。棄入元爲中書左丞獻至元寶鈔樣。自言在宋嘗以此樣進呈。請改關子而不能。用元世祖竟用其言。

陸游入蜀記。自其年八月十一日。自江州至赤沙湖。入境爲今黃州地。中歷州縣無數。至十月廿二日。自巴東至巫山縣。出境爲今宜昌地。逐日爲記。計日七旬有餘。江行紆曲。爲地幾二千里。書盈三卷。文至萬有餘言。所記皆今湖北境內名蹟勝事也。今簽駁云。入蜀記與湖北人地均無干涉。何得泥行載入。是將陸氏所經水道二千餘里。皆化作烏道雲煙也。

卷三

丙辰劄記

後漢書趙長君傳。長君吾山陰人。著吳越春秋、詩細、厤神淵。今惟吳越春秋尙存。傳稱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爲長於論衡。由是傳於北方。按趙君本受韓詩。其所爲詩細。乃與論衡較優。則必多淸辨。如匡鼎解頤之類。六朝淸言。實自兩漢開之。

蔡中郎學優而才短。今觀遺集。碑版文字。不見所長。而當時推重。蓋以其學問故也。如胡廣陳寔諸碑手筆。撰後漢書。未見長於范陳。然其十意不傳。致爲可惜。此必勝於劉昭補注之司馬彪志也。以意字改志字。卻不甚安。

趙長君少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恥於廝役。則是今吏胥之類也。然云棄車馬去。則亦不微賤矣。趙恥爲小吏。而赴資中詣杜撫受韓詩。可爲篤學者矣。乃二十年絕問不還。至家爲發喪制服。無乃過乎。

文苑侯瑾傳。按漢記。作中興以後三十篇。爲皐德傳。此當在袁宏後漢紀之前。而惜其不傳也。

施愚山詩集。有送孫衣月檢討歸武進。題下注云。以詞臣建言。自請爲武進縣令。被謫。孫不知何名。其云歸武進。則武進正其鄉也。自請爲鄉縣。眞匪夷所思矣。然其立說如何。不可考也。

施集。又有喜周侍郎釋繫南還詩。周不知何人。又有喜王望如赦還。注云。王以不肯羅織周侍郎。下獄論死。終不更一語。赦歸。自號曰過客。憶六歲蒙學。讀鑑略四言。其署名曰江上王仕雲望如甫著。豈卽此人耶。此事大約康熙初年時。當訪之明於舊事者。

陳其年詞集。戊午秋。西域貢黃獅子至。一時待詔集闕下者百餘人。皆有賦咏。按陳所値戊午。康熙十七年也。記其事者。多紛紛不一。陳爲當時目見。應不誤也。

施愚山集。蔣虎臣超。順治丁亥一甲三名進士。授翰林修撰。按會典。一甲一名。始授修撰。二三名乃授編修。今蔣以第三名授修撰。乃特恩也。

又吳孔嘉誌銘。孔嘉天啓乙丑進士。壯年入史局。預修實錄。稱良史才。崇正改元。故事。勸進有三箋。時中外危疑。帝方憑几待旦。政府諸公慮三箋濡滯。公請權宜。連進三箋。典禮無缺。俄頃奏事畢。徹殿陛歡呼。天位遂定。

又新建陳宏緒。與同郡萬茂先時華。徐巨源世溥。劉士雲斯陛。萬美叔曰佳。余小星正垣輩十餘人。皆知名。施氏誌末書娶熊宜人。先卒。生一女。副室王氏。生二子。淙澍。皆諸生。幼子瀾。妾魏氏。出女二人。其妻妾

子女、書法顚倒錯綜。太無義例。副室側室小妻旁妻小婦。古人不拘一例。皆可入文。但用入文字。則一篇之內。不容作變例互稱。今上云。副室王氏生二子。下云。少子妾魏氏出。則疑於妾與副室有尊卑矣。古人子女皆統於父。宋元以後。漸有分別所生母氏者。雖非古法。卻比古人詳密。可備考證。例以義起可也。若變書而無解於例。則不宜輕生分別矣。

毛稺黃先舒作匡林。讀蘇氏志林。有所摘正。而因及其餘也。甚叔段之不臣不弟。呵於陵之避兄離母。亦惜匡章不以生君違死父。終置其母馬棧下。皆不徇古人成說。他如尊經駁緯。擿杜注之牽附唐宋八家。痛繩荊國。然畢竟空言游說。未得爲大著作也。大約宋人以後。長於議論而成家者少。

裴子野宋略總論後自序云。子野曾祖宋中大夫西鄉侯。以文帝之十二年。被詔撰元嘉起居注。二十六年。重被詔續成何承天宋書。其年終於位。書則未遑述作。齊興後數十年。宋之新史旣行於世也。子野生於泰始之季。長於永明之年。家有舊書。聞見又接。是以不用浮淺。因宋之新史。爲宋略二十卷。翦截浮文。撮其事要。卽其簡寡。志以爲名。其曾祖西鄉侯乃松之也。泰始。宋明帝年號。永明。齊武帝年號。梁書。子野卒中大通二年庚戌。年六十二。其生當在宋泰始五年己酉。生十五歲入永明元年癸亥。永明紀年凡十一年。至二十五歲。永明紀元終矣。豈宋略之書。乃二十五歲前所撰耶。其所謂新史旣行。乃沈約書也。其言云。家有舊書。聞見又接。因宋新史爲宋略者。乃參酌舊事。與沈約新史合而爲之。而後人沿習相傳。但

云裴刪沈書爲二十卷。失其理矣。今裴略久亡。其論在文苑英華第七百五十四卷。

陳著作郎許亨撰齊書五十卷隋經籍志不載。見北史許善心傳。善心自序其梁書本於家學。言父亨撰梁記傳隨事勒成。及闕而未就者。目錄注爲一百八卷。梁室交喪。所撰一時亡散。陳初依舊目錄。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祕閣。訖善心入隋。陳亡。舊書蕩盡。止有六卷。是當善心所見。已止存六卷矣。乃隋志轉錄。有許亨梁書五十三卷。豈嘉則殿所有。而善心轉不得見耶。然許亨初仕於梁而撰梁書。乃國史也。國史例詳於修前代史。故初定梁書。至一百八卷之多歟。至入陳。則修前代史矣。體製或當有殊。而善心序云依舊目錄。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則是修本朝史。與撰前代無所分別。六朝君臣主客。朝臣暮敵。不特人無專主。抑史亦幾於無專主矣。稱謂賓主。自當有異。不可考矣。善心自序續父志而成書云。父書今止六卷獲存。又並缺落失次。自入京邑以來。隨見補輯。略成七十卷。四帝紀八卷。后妃一卷。三太子錄一卷。爲一帙十卷。宗室王侯列傳一帙十卷。具臣列傳二帙二十卷。外戚傳一卷。孝德誠臣傳各一卷。文苑傳二卷。儒林傳二卷。逸人數術藩臣傳各一卷。合一帙十卷。止足列女權幸傳各一卷。羯賊傳逆臣傳各二卷。叛臣傳二卷。序傳論述一卷。合一帙十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案者。皆善心補闕。別爲序論一篇。託於序傳之末。觀其序例。比今存姚氏梁書。校爲詳贍。后妃不稱列傳。又不與太子同稱爲錄。必用華范後漢書例。同稱紀也。三太子合爲一錄。不稱列傳。亦無所取義。具臣列傳。必是不

爲品目。以人名爲題。難以空稱列傳。故以具臣該之歟。然何妨概稱諸列傳。爲包括而無弊耶。文苑儒林等篇。一題而分二卷。此六朝季年史傳子卷歸篇之法久亡。又不當善心是責矣。然其書亦不著於隋志。豈有所遺脫耶。

文選魏都賦優賢著於揚歷。劉淵林注。優賢揚歷。歷、試也。以優賢揚歷四字。出書盤庚篇。

桓譚與揚雄同時。稱謂身後桓譚。乃桓於雄死之後表之耳。與歐陽識韓文於漢東李氏。相去二百餘年者。事理不同。世多誤稱余與邵二雲書。言雄譚並時而生。千古希覯。亦誤也。

乙卯多在揚州。爲張松坪編修撰墓誌銘。苦少事實。因爲短銘長誌。以詩情飾其文體。其家主不知誰何之言。謂銘短誌長。不合文格。當是時行笈無書。卽以韓碑劉統軍篇序短辭長例之。事已具別篇矣。彼時據所見文苑英華。及韓子全集。偏閱碑銘諸體。求其誌短銘長。卻不多見。疑漢碑必當不乏此體。今觀洪氏隸釋。漢碑固亦有之。而不甚多。其尤顯者。李翊夫人碑。題敍不滿四十字。韻銘幾二百言。重申歎辭。又幾近二百言。

漢書梅福傳。疏稱武王克殷。存五帝後。明其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李奇注。流出於戶句云。言其多。是正解也。王愼中乃言不覆風雨。暴於戶外。而斥奇說爲非。盍觀上下文義。上文明云。示不獨有。下又接云。存人以自立。則此數語。正是頌周之盛。遷廟主多。見其傳世之久遠也。若如王解。

毋庸論及廟主暴露。反言其衰。於上下文義。不相貫注。且宗廟毀敗。至於不覆風雨。則亦必在易代以後之事。宗功祖德。且不能保。又何獨取於遷廟之主乎。若非易代何至暴露不覆風雨。

齊竟陵王子良與孔中丞釋疑惑書。孟子有云。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乎禍患。所遵正當仁義爲本。今按孟子無此語。且孟子七篇。亦無稱時君爲君王者。然據文爲孟子有云。不直書孟子曰。自是竟陵引書意而自變其文。但其引書所本。今亦不見於孟子。惟王請無好小勇。似無好勇句所本。然上下文不似。當是孟子有逸文也。

梁書皇后傳以高祖丁貴嬪阮脩容列於太宗王皇后之後。其意以謂分嫡庶。而不知失昭穆之倫矣。紀事之書。自有先後倫次。非如太廟升祔。嫡婦可以逾庶姑也。

顧景星亦方氏著樂論。謂古無樂經。經解起於後世。孔子但有易書詩禮春秋。不稱經。亦無六也。六經六緯之言。漢人所立。古人所謂樂者。十五國風二雅三頌是也。是詩樂一而已矣。非有二也。又云季札請觀周樂。太史爲之歌詩。夫子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孔子正詩。卽是正樂。不得曰詩外又有樂也。又曰。器數祝史之事。不可爲經。又經闕笙詩。以其有圖無文。如禮之魯鼓薛鼓。不可稱經。其說非也。六經見於莊荀。不過孔氏再傳。（子夏氏門人。）非漢人所立也。詩樂相通。猶春秋用周禮也。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謂周禮在魯。不得謂易象春秋之外。別無周禮之經也。禮之節文。樂之音奏。著於布帛。有名數而無文

辭。文辭易於誦習。故後世猶有傳授。名數難於誦習。故久遠而失傳。故禮家但知章句。而徐氏爲容。樂家但知傳記。而制氏能識鏗鏘。徐氏制氏。雖不能通經義。而猶爲禮樂家所不廢。以其皆足以發明禮樂。故也。器數不可爲經。則儀禮之威儀。亦不可爲經矣。有圖無文。不可稱經。則八卦六十四卦。未有繫辭。豈不歷代相傳授乎。魯鼓薛鼓。不可爲經。則今投壺之篇。未嘗非經師相與傳授者也。孔子無制作經典之事。述而不作。皆先王之政典。取其足以淑世牖民。以存道法。非如後世著述。必欲以文辭傳也。且如孫子兵法。漢志八十餘篇。且有圖也。今存十三篇。文字可誦。而其餘失傳。必名數圖畫之難以誦憶者耳。術數諸書。十不傳一。亦以多名數而少文辭爾。豈可曰古並無其書歟。無經卽亦無其記矣。古之樂記諸家。具列藝文之目。何可誣也。

安驥集方獸醫治馬之書。首錄尙書兵部。阜昌五年。準內降付下都省奏朝散大夫尙書戶部郎中馮長寧等劄子。成忠郎皇城司准備差遣盧中賓進呈司牧安驥集方四册。奉齊旨。可看詳開印施行。長寧等竊謂國家乘宋後不得已而用兵。故遣官市馬於隴右。詔修馬政。始命有司看詳司牧安驥集方。以廣其傳云云。按僞齊劉豫阜昌五年。宋高宗紹興五年乙卯也。越二年丁巳而金人廢之。其立國不及十年。文誥公移。皆如宋制。惟旨稱齊旨。不如宋之直稱旨也。

列女傳載衞靈公與夫人南子夜坐。聽車聲過闕。止而復鳴。夫人辨其爲蘧伯玉。南子故機敏。此事殆附

僻非其實也。毋論國君宮室深邃。夜靜車聲無由得聞。卽近日州縣官廨。亦無若編氓陋室之可以內室聞車聲者。且使果可聞於君寢。則人人皆當慮及。奚待伯玉始能。且亦昭昭易辨。不得謂冥冥之際。君子所不苟也。

余嘗辨史法稱人小妻。當直書爲妾。不當稱爲副室側室。已於修譜雜議辨之矣。惟唐律。則媵妾婢分三等。以婢爲妾。徒一年半。還正。惟有子之婢。始聽爲妾。又媵犯妻。減妾一等。妾犯媵。加凡人一等。以媵爲妾。合杖八十。又云。婢經放良。亦聽爲妾。又云。若以妾詐冒媵姓名。得告身者。合徒一年。大約當時尚有貴妾賤妾之分。而大臣封典得及妾媵。故律文云云。然臨文則概稱爲妾。無差等也。

錢塘吳聖徵錫麒侍讀詩集。有百步塘水月老人故居詩序云。出艮山門外。有塘曰百步塘。上有水月庵。卽水月老人故居也。老人姓孫。名文字文若。號水月。會稽諸生。隱於杭。榜所居曰梅園。性恬靜。一介不取。開爲長短歌辭。問其年。嘗稱九十。髮盡禿。人多以僧呼之。瀋陽范忠貞公撫浙。老人曾從忠貞大父游。時忠貞尚幼。老人撫其頂曰。是兒當建節吾土。吾猶及見之。至是忠貞母太夫人言於忠貞。遂物色焉。久之始得。屏騶往謁。談論數四。捐俸爲建百步塘。勒石紀之。時西溪多虎患。老人與忠貞言。每曰。山頭大蟲任打。門內大蟲休惹。及忠貞遷閩督。老人又言曰。耳後火發時。須要有主意。其後忠貞竟死耿難。老人素不喜與世事。及是人以爲前知。爭趨之。老人避去。不知所終。土人改其居曰水月庵。肖老人若僧像。僧徒奉

之爲香火院。王阮亭池北偶談。因稱爲水月和尚。會稽人無知其事者。故筆識之。

陸放翁有二妾。一名田田。一名錢錢。志難得也。不知見何書。尺牘新語有引之者。不載出處。

康熙中有吳若崙幾神驗存。乃測字最精者。其書不知刻否。汪淇常稱之。

譚友夏女山人說。謂女子瀾如善貌蘭通書。粗知韻事。與一時素士交處。居小巷中。人稱之爲山人。戶外之屐。來求一觀山人。各當其意去。退而省其私。或自厭其尾瑣之言。輕其錢穀之好。陳其篋笥之書。亦有以回旋其面目。曰。吾不如女山人。因謂山人喪風雅之名。而女子反以存山人之實。以諷當世。按譚氏所斥之山人。不過走江湖。謁貴顯。務虛名。無實學。一種取憎惹厭之俗子耳。貴人之前。娼優狗馬。無不待食若輩不過分一娼優狗馬之支給耳。其品雖出名妓之下。於名教未有妨也。近有浮薄不根之人。倡爲才子佳人名色標榜。聲氣蠱惑士女。盡決禮義之防。一時無識男婦。競相趨附。輕於蛺蝶楊花。無復人禽之別。又有一種江湖筆墨。油口禪機。倡爲三教同源。造爲聲色貨利不害禪定之說。挈帶不男不女一輩。干謁貴顯。陰邪傾僻。無所不爲。而原其所始。不過爲阿堵物。術干巧取。與山人奔走都市同一俗品。而造作言辭。誑惑人聽。爲風俗人心大害。則又江湖山人之罪人矣。安敢與娼優比高下哉。

鍾伯敬生萬歷甲戌。卒天啓四年乙丑。年五十二。見譚友夏所撰墓志。譚生卒不可考。按譚自爲其母魏孺人志。孺人年十九。生元春。又云。隆慶戊辰母生。天啓丁卯母卒。得年六十。則由隆慶戊辰。下推十九年。

當在萬曆丙戌.鍾譚稱忘年交.鍾生萬曆甲戌.距丙戌年長十二年耳.然鍾爲萬曆癸卯舉人.庚戌進士.庚戌鍾年三十七.而譚二十五年也.天啓乙丑.鍾五十二.以卒.譚生巳四十年.猶諸生.其後二年丁卯.始舉湖廣鄉試第一.是於科名爲後輩.鍾官學使.而譚猶諸生.爲忘形交耳.徒以齒長十二年.未足爲忘年也.

作非非國語者.宋劉章江端禮虞槃三家.許尙質有稽亭山人漫筆載之.不知何所本也.許尙質記宋事.至紹與中予造朝云云.則南宋初年人也.乙亥小春自跋.以送蔣國祥爲充餞贈貲.亦佳話也.其書記及明人事.則所云紹與余造朝.必錄宋人說部.而忘其注出處也.此亦其蔽矣.然畢竟不知爲何年人.

蘇明允策論.如老將用兵.無懈可擊.其制敵篇謂兵有上中下.當用田氏下駟敵上.而以上中當敵之中下.三取二勝.以爲良策.則無異兒童之見矣.夫兵家攻堅攻瑕.在用兵者臨時權變.非可預爲定法.若兵卒之有強弱利鈍.彼此所同.善用兵者.前茅後勁.銓配得宜.能使弱者爲強.鈍者亦利.一隊之軍.如一人之手足相救.耳目相互.豈有特取開聲而動.見敵而奔者.自成一隊.名爲下軍.以受人之敗者哉.藉使上中與下.果各有所用.如蘇氏說之明分三等.則田氏故智.三戰勝二.我能用之.不能禁敵之不用也.我以下軍當敵之上.彼亦以下軍當我之上.上當其中.中當其下.則勝算又誰得哉.且攻守異勢.因乘異情.衆寡強弱異用.非如象棋雙陸之分枚必均.畫界必齊.而可以雙單奇偶.詭術小數.預定一局之籌馬然者.

而蘇氏乃爲如是戲論。蓋蘇氏未必眞知兵者。猶是科舉策士之言。而文筆居其優爾。

蘇氏六經論。歐陽公稱其似荀卿子。所謂有試之譽。不甚過情也。惟五論皆發明聖人立經之旨。獨於書論。毫無發明。虛作古今時勢盛衰感慨一番。施於史鑑諸書。何地不可。而列於六經之一論哉。蓋蘇氏於六經本原。均不甚解。其五論皆以己意私窺。本不得經之本旨。特文筆實能自達所見。故猶不失爲一家之言。書本難知。遂不復能發明一語。而又自以爲六經不可缺一。故以感慨憑弔作一空論以充其數爾。此皆讀書見解精粗之辨。而學者概以文筆許之疏矣。

蘇明允以揣摩世務。爲幾策權衡二十二篇。又自嫌根柢不深。乃有意撰著六經太元洪範諸論。亦皆有可觀。足自成家。惟史論所見極爲膚淺。蓋史學非其所知。而恥於經史大源有所不槩。故強意搜剔。欲以張其門面。而不知人之見地。自不可強。則適以形其淺陋。而評選之家。乃反從而推服之。則此事眞能知者鮮也。如首篇言經非萬世常法。亦非一代實錄。爲聖人道法所寓。不知古無經史之分。聖人亦無私自作經以寓道法之理。六藝皆古史之遺。後人不盡得其淵源。故覺經異於史耳。其云經文簡約。以道法勝。史文詳盡。以事辭勝。尤爲冒昧。古今時異。故文字繁簡不同。六經不以事辭爲主。聖人豈以空言欺世者耶。後史不能盡聖人之道法。自是作者學力未至。豈有截分道法與事辭爲二事哉。孟子言春秋之作。則云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然則事辭猶骸體也。道法猶精神也。苟不以骸體

為生人之質則精神於何附乎此亦止就春秋而言為蘇氏之所論及者耳六經皆史則非蘇氏所可喻矣次篇論遷固之義例所見甚小其所條舉亦有得有失不足深辨末篇謂遷不當割製經傳比於剪截文繡謂固不當襲遷論贊此全不識史家因襲之法尙書左國之文古者並不出於一人一手當日舊史原文使蘇氏得盡見之必疑六經不當剪截古史矣左氏論斷凡稱君子曰者豈盡出左氏一人之筆耶至於譏太史公之稱謂詆其父子無所分別則自敍篇中父子時事分明前後兩太史公不嫌其混其全書稱太史公古人一家之學本無識別諸子百家皆然蘇氏所未解也至班錄太史自敍與楊雄傳同例此等皆是列傳之道通於劉向敍錄之義古人別為一例不當責其瑣碎異他傳也史家微言奧旨非史遷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不可與言蘇氏則尤非其倫也文士著書不揣己之專長而每喜取經史大題以為標幟宋人以下多不免也然門面之文畢竟難為眞識不如不作為愈矣

尺牘新語載閨秀方孟式讀徐媛詩與妹維儀書曰吳人好名而不學不獨男子然也其言有丈夫氣巾幗中少此識也近日號為大家閨閣但知仰慕一纖佻不學心術傾邪之無品文人求其標榜題品非禮相見屈身稱女弟子無復男女嫌疑不知無品文人為之誇飾矜詡其心實大不可問所為標榜之名不但不足為榮而實足為辱當日所謂徐媛者方氏但言其詩不足稱猶未至如近日所為大家閨閣之甚也然其病實由於好名其為無品文人所愚而不知其淺陋則實緣於不學方氏之言今大家閨閣之良

師也。

唐人詩云。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神仙家言。多記爛柯一局。人世千年。劉阮歸來。子孫易世等事。大抵多出小說。西游演義。遂有天上一日。人間一年之說。世人多以神仙恍惚。小說寓言。置之不足深究。夫頃刻千年。乃閱世久者。由後溯前。雖千萬年。理當無異於頃刻耳。爛柯一局。劉阮歸來之事。皆當因頃刻千年之語而傅會出之。非事實也。如果有其事。則仙家長生之說。不足貴矣。彼縱長生得數千年。亦只如人世生數十年無異。何足取乎。惟西游演義所云。天上一日。人間一年之說。雖屬寓言。卻有至理。非頃刻千年。及爛柯劉阮諸說所等例也。蓋天上無世界可以爲人所駐耳。假令天上果有帝庭仙界。則天上一日。必是人間一年。無差錯也。蓋天體轉運於上。列宿依之。一歲一周。而日月右旋。附天左退。一日纔過一度。人世所謂一日。但見日周三百六十五度。而復其原次也。若由天上觀之。則天日俱運。而一日十二時閒。日僅行天一度。則必周三百六十五日。而始復其原次。豈非天上一日。人世之一年乎。不得因小說寓言。而置不論也。

顧亭林五經同異三卷。常熟蔣少逸名光弼。錢秋槎名朝錦。同校刊者。與萬季野石經考。惠定宇周易本義辨證。九經古義三書並列。書賈以其新出也。隨在求售。其書無序跋識記。即余家所有惠氏九經古義。惠氏自有原序。今亦不載。萬氏之石經考。吳興溫睿臨云。有二卷。今所刻則合爲一卷。惟周易本義辨證。

則蔣少逸與太倉蕭子山名掄者所校。前刻惠氏凡例八條。餘則皆無本人序例年月。竊意諸家著書。不應於所著宗旨全無標白。不特九經古義惠氏自有原序已也。蔣君集刻是書。亦不應於集刻之意毫無標識。使人疑為不知何由而有是集刻也。書皆精要。有裨學者之功。意蔣君校刊之書。尚不止此。別有序跋凡例目錄。估販者未得其全。而并去序目。使人不疑其缺少歟。然何至諸書原有序例并删而不載耶。顧氏之書。最為時所矜尚。其五經同異。則從未見人稱及。今觀其書。乃采取朱元明來先儒說經之文。雖不離乎考據古今。而大要以說理為主。皆取先儒成說。而不自為論斷。其宗旨亦不與日知錄說經諸條相符合。疑未必出自亭林。為其學者所依托也。然此不得為著作。纂錄前人同異。以待彙參。正學者治經之功力耳。今之經生。有志於古之學者。正當以是為法。特須中有定主。不可道聽塗說。不知所擇。如決科之備策括也。論全經大體之說。皆冠於前。而發揮篇章字句。則以經文為次第。亦日知錄之成例。

朱楚生。康熙中名妓也。驕慧善嗔。有查生於周。蹤蹟甚密。然落落未易近也。查常得善畫曾生。欲為朱寫眞。朱復書曰。來書云云。令人吞吐不下。字字足傳神矣。安得又有曾君燃犀來照人也。但面目可憎。毫無可畫。惟排場上醜態畢露。為可畫耳。來教又云。心可假。而貌不可假。此語固然。令人恚甚。我常以不可假而假之。人知之矣。亦常以可假而不假。君知之乎。與君心期十載。情感三生。猶然知我貌耳。未知我心。可歎也。曾君可畫我。可假之心。何以頃注於君。我當盡解釵釧。為朱君贈。如必以貌為言。卽使形似神似。百

日眞眞千呼萬喚。我不下也。不如已之。何如。或謂此書。足見善嗔。余謂此正所以善媚也。李夫人病篤。武帝以高爵厚賞。求一覿面。卒不可得。自謂此正所以重托兄弟。成帝病緩弱。不舉。惟持趙妃之足。則興不可遏。趙妃故避。不使得以常持。宮人咎之。則曰。使帝易持。將厭棄不足重矣。蓋雖妓妾嬖幸之流。其色藝果能出人。縱使乞憐希寵。亦必先自珍愛。不肯輕炫易售。以爲致人而不致於人。斯足重耳。奈大家閨閣。千金之體。理宜如何珍惜。而顧以偶解五七字句。押韻之語。不惜呈身露面。甘拜心術傾邪。纖詭輕薄。毫無學問之無品文人。屈居弟子。聽其題品。自以爲幸。嗚呼。不忍道矣。尙覺妓妾嬖幸之流。能自愛矣。

唐時東觀漢記。及華謝諸家後漢書俱在。而功令表十三史。獨取范書。李習之與皇甫持正書曰。足下讀范蔚宗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邱明司馬遷班固之書。溫習哉。晉書舉王隱者。功令用御撰本。謹避不敢加褒貶也。後漢三國之用范陳。唐時已自有定論矣。

李習之撰楊婦烈傳云。李希烈分兵抵項城縣。縣令李侃不知所爲。其妻楊氏。激發忠義。號召吏民。又箭傷侃手。侃歸。楊氏責令登陴死守。敍楊之烈至矣。然爲李侃者不亦難乎。古人記事從實。無所迴護。故其文光明磊落。可以取信於人。今人下筆。牽多世俗忌諱。如爲人妻作傳。則必欲其夫無疵可摘。若餘文波及。大抵六親三黨。皆是聖賢之徒。然後使其人可安。而爲文者亦得免於訾議。否則羣閧交集。雖被褒之人。亦自跼蹐而不敢居。嗚呼。三代直道之公。不可問矣。舜禹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史臣初不諱瞍鯀之惡

也。

昔人論唐元宗納壽王妃楊氏一事。謂楊氏初爲壽王所聘。尙未歸壽邸也。此說意存忠厚。然未考事實也。按楊妃傳。妃死於馬嵬之難。在天寶十五載丙申。死時年三十八。推其生年。當在開元七年己未。唐大詔令。開元廿三年乙亥。册楊氏爲壽王妃。自己未至乙亥。妃生方十七年。天寶四年乙酉。有度壽王妃楊氏入道。敕文云。素以端慤。作嬪藩國。雖居榮貴。每在淸修。則楊氏入壽邸已十年矣。是年册韋昭訓女爲壽王妃。而楊氏入宮。妃於時年已二十有七。元宗生於光宅二年乙酉。下距天寶四年乙酉。年已六十有一。而納妃後宮。又十一年。而遭馬嵬之難。妃三十八。而元宗年已七十二矣。豈非孽哉。朱竹垞所考。謂楊妃以室女入宮。亦未確也。

李習之出韓退之門。其文能自成家。不規規隨韓進退。才力遜韓之博大耳。其論文之識。頗勝於韓。韓與崔斯立書。欲考國家遺事。求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一經。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有志於史也。然論古人之文。以史遷與司馬相如揚雄辭賦同稱。而班漢之業。從未一顧。無論陳范諸家。李習之與皇甫湜書。乃云唐繼漢周。而史官敍事。曾不如范蔚宗陳壽所爲。況足擬望左馬班固之文哉。其於史家得失。言之具有淵源。非退之所及也。且退之曾撰順宗實錄。習之所譏史臣不如陳范。亦未必不以韓氏。此亦自是公論。不得以門戶而曲諛之也。惟韓氏道德文章。不媿泰山北斗。特於史學。非其所長。作唐一經

之言。非所任耳。其文出於孟荀。淵源詩禮。眞六經之羽翼。學者自當楷範。但史家淵源。必自春秋比事屬辭之教。韓子所不能也。後如歐陽永叔。亦不媿爲千古宗師。第其生平見解不能出韓氏之範圍。唐書與五代書非不竭盡心力。而終不可與語史家之精微也。

李耆卿文章精義。論文頗有見。一涉史文。則全無把握矣。歐陽五代史贊。發端必用嗚呼二字。最爲惡劣。余向議五代史序例。祇可作誄祭文集。蓋除卻誄祭文辭。並無必用嗚呼發端之例也。說者謂其感慨時世。夫感慨出於一時觸發。豈有預定凡例。憑空懸一太息唏噓。以待事理之湊合哉。且時世可慨。孰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事。夫子著經。左氏撰傳。不聞以感歎爲全書凡例。歐公何其不惜聲淚。觸處無端施弔挽哉。耆卿乃謂此老文字遇感慨處便精神。夫哭笑出於一時哀樂。苟以凡例拘之。哀樂亦無情矣。五代史記余所取者二三策耳。其餘一切別裁獨斷。皆嗚呼發歎之類也。而耳食者推許過甚。蓋史學之失傳已久。而眞知者鮮也。

韓昌黎之論文。則曰文無難易。惟其是耳。余亦謂文無今古。惟其是耳。杜工部之論文。則曰不薄今人愛古人。余亦謂不棄春華愛秋實。私自許謂起韓杜二公於九原。固知不余疵也。

陳騤文則。其論文皆推本經傳。篇章字句。甚有發明。學者不必拘其成說。但師仿其意而徧觀乎九經三史。以己意推而例之。自能神明變化。得其精要。但其所言論語與家語比較。文有優劣。由弟子雜記。才有

高下不如論語之粹此說不然家語久亡今傳孔氏家語乃出王肅僞撰又不得以此爲漢志著錄之家語也又云論語雖出孔門記錄疑若已經聖人之手則無此理也論語記及曾子之啓手足已入戰國初年夫子不及見也如經夫子之手則如子貢天縱之說日月之擬天不可階之喩夫子豈存以自榜哉曾子固謂二典之文不特記述唐虞事迹并其精微之意而亦著之知載筆者皆亦聖人之徒最爲知言之要聖門高第弟子學識所至理當不讓唐虞史官論語之文安在必夫子手定爲耶

朱子論語集注闡發聖人精微實爲前人未有惟因聖門問答夫子各有裁成因意推夫子於諸賢必不可到之境遂於諸賢視爲無一能知全體之人殊不知夫子門牆反不如後世村荒學究講章饑解則夫子亦闇然無色矣毛西河氏性與朱子歧趨所著四書駁議誠不免於過苛其專立一門摘朱子之貶抑聖門則語語允心切理雖間有措辭過激之處要於是非得失不得謂其非持平之論也

朱子解四書其云天卽理也又云性卽理也古訓本不如此然朱子之言亦非私撰毛西河云果如朱子所言天卽理則孟子云莫之爲而爲者理也可通否又云吾之不遇魯侯理也孟子必大不受矣其言甚辨然天數天理皆可稱天數之自然而莫能強固曰天也理之至當而不可易亦未嘗不謂之天言各有當不可以此爲駁詰也卽如夫子答王孫賈曰獲罪於天如以孟子爲例則解其言爲獲罪於氣數可乎抑解爲獲罪天理自明白矣又朱子中庸章句毛氏以謂如朱子解則中庸首句當作理命之謂理無此

文義。是又不然。卽此一理。在太虛自然者。則謂之天。在人所稟賦者。則謂之性。各指其所而名之。不可膠也。比如水潤萬物著於物者謂之潤。其在江湖。未著於物。止名爲水。而不名爲潤。若就物而言。云潤卽水也。此中庸性卽理也之訓是也。若就江湖而言。則云江湖卽水也。此論語天卽理也之訓是也。水又可以溺人。若就人之被溺者而論。則曰某人之被溺者。水也。此孟子莫之爲而爲者天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之義。所謂語各有當。不可以是相難也。古人文字無多。欽明爲敬。允塞爲誠。理字不見古訓。然孟子理義悅心。亦前聖所未見之字。豈得謂孟子造作不根哉。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孟子之前。已有理字矣。然前人倘議說卦文言不出於夫子也。要之承用文字。其解允愜人心否耳。必云某字古人所有。某字古人所無。小學家用以考證時世變易可耳。必以古人未有其字而謂後出之字不足憑。則春秋文字。已去唐虞遠矣。夫子春秋。不可與典謨並列矣。

古人著述有於義例未善。而流傳後世。轉得其用者。如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於例未爲盡善。蓋族望入於史表。原本史記三代世表。漢書古今人表之遺。最爲要典。但限以宰相。則不可爲訓。蓋有官宰相。而其族不可譜者。亦有無宰相而其族不可不譜者。歐陽氏以宰相標題。而宰相之族。實有未全。且有寥寥無甚知名。而強列於譜者。又鄧州韓氏。本無宰相。爲韓文公而破例收之。亦覺自亂其例。余意譜牒之學。自有專書。其采錄入史。則當簡約其法。愼取一朝世族大家之尤著者。且必與於國家廢興衰盛終始可考見

者。裁節爲族望表。轉不必限以宰相標題。而篇章必須約省。以見史裁之尙謹嚴。亦不得如歐氏唐書系表之多占篇幅也。歐氏系表。誠不免於過多。然今去唐遠。考訂唐人事迹。及金石刻畫。借證於系表者。實乃不乏。惟恐其當日所收之不詳也。又如廣韻之注。詳略義例。亦不可曉。旣訓字詁。而欲其詳。則一切名物象數。皆當覶矣。今惟於姓氏一門。頗爲詳贍。其餘又不盡然。豈詁字之正理。當如是乎。必當日偶有姓氏之書。取攜獨便。而偏詳於是也。是豈可爲修書之法。然時代久遠。彼所引用原書久亡。則考姓氏者。轉於是書大得資益。與唐書系表。可以一例觀也。然此等書。譬如誤服大黃。而適遇瘟疫。戲載龜蛻。而剖得明珠。不期有濟。而幸得濟耳。如行賈者。必以大黃滿載。朽蛻專舟。則無是理矣。自四庫館開。寒士多以校書謀生。而學問之途。乃出一種貪多務博。而胸無倫次者。於一切撰述。不求宗旨。而務爲無理之繁富。勤引劉子駿言。與其過廢。無寧過存。卽明知其載非倫類。輒以有益後人考訂爲辭。眞孽海也。夫千百年前物。可爲千百年後之考訂者。雖市井簿帳。孺子鴉塗。胥吏案册。夫婦家書。甚至井臼碑石。廟閣柱礎。無不可以取證。豈能販存以待後哉。劉子駿之所謂過廢過存。乃指古文逸禮左傳。豈曰一切販存爲好古哉。大抵見解混者。不可與論決擇之精。名心重者。不得與論自得之學。王懷祖御史言學問須有性靈。苦功而無性靈。是人役也。

朱竹垞序張士俊校刻廣韻序云。近有嶺外妄男子。僞撰沈約之書。眩世。信而不疑者有焉。按約書唐人

已不著錄。近人豈可僞撰。而當日乃有信者。誠怪事矣。

世傳朱子治家格言。乃明時朱柏廬所爲。又傳七言古風讀書四時樂。乃仙居翁秀卿所爲。秀卿名森。宋末隱居不仕。朱崑山人

陳啓源毛詩稽古編。專守古學。力攻劉瑾詩集傳通釋。朱鶴齡則斟酌於漢宋之閒。與陳氏互有商訂。

象山姜炳璋石貞氏言。三百篇有詩人之意。有編詩之意。如雄雉爲婦人思君子。凱風爲七子自責。此詩人之意也。雄雉爲刺宣公。凱風爲美孝子。此編詩之意也。

會稽范家相蘅洲氏言。詩音不叶有三。列國方音不同。一也。古人一字每兼數音。非可執一而叶。二也。詩必歌。而餘音相諧。歌詩法廢。而餘音莫辨。三也。

宋史爲元人所撰。疵病甚多。以史家法度而言。等於自鄶無譏矣。然有特筆創例。可爲萬世法者。周三臣傳是也。一朝之興。必修勝國之史。其鼎革之際。曲直是非。出彼入此。史臣不必心術偏私。但爲君父大義。則於理自不容無所避就。夫子之於春秋。不容不爲尊親諱也。然則勝國遺忠。待表章於易世之後。竟當著爲成例。然後前人之闕。與後人之補。皆可以質鬼神而俟後聖。斯爲至當不易之理耳。又道學儒林分爲二傳。前人多訾議之。以謂吾道一貫。德行文學。何非夫子所許。而分門別戶。以啓爭端。此說非是。史家法度。自學春秋。據事直書。枝指不可斷。而兀足不可伸。期於適如其事而已矣。儒術至宋而盛。儒學亦至

宋而歧道學諸傳，人物實與儒林諸公，迴然分別，自不得不如當日途轍分歧之實迹以載之，夫道學之名，前人本無，則如畫馬自然不應有角，宋後忽有道學之名之事之宗風派別，則如畫麟安得但爲磨而角哉，如云吾道一貫，不當分別門戶，則德行文學之外，豈無言語政事，然則滑稽循吏，亦可合於儒林傳乎，

周三臣傳，亦似本於五代史記唐六臣傳，而襃貶異指，然宋人修唐書，已有五代遙隔，襃貶例無所嫌，不比元人之修宋史，鼎革相接續者也，且鼎革之際，無論國諱嫌疑，臣子義尊君父，即秉筆諸臣，多與前朝人物交涉，其中豈無恩怨厚薄，子孫豈無權勢挾持，與夫干求請托，亦足以掣史官之肘，然則是非之平，前史所遺，斷賴後史之補，亦事理之不得不然者也，

自唐虞三代以還，得天下之正者，未有如我大清，魏晉唐宋之禪讓，固無論矣，即漢與元，皆是征誅而得天下，然漢自滅秦，而元自滅宋，雖未嘗不正，而鼎革相接，則新朝史官之視勝國，猶不能無仇敵之嫌，惟我朝以討賊入關，繼絕與廢，襃忠錄義，天與人歸，而於故明，但有存恤之德，毫無鼎革之嫌，明史權衡，又屢頒公慎之訓，是以史臣載筆，毫無避忌之私，此又不得以歷朝成法拘也，

乾隆壬寅，主永平講席，太守出題以約失之者鮮矣，諸生有直鈔方士亮文者，太守批抹，至謂不通文理，諸生相與鬨笑，今觀其文，將以約失之者五字連讀，鮮矣二字再讀，視常解更爲精微，閲文主見不同，亦

不必過於嘲笑。惟通篇字句。老成深秀。卽不以解題得失論。應知此非膚學所能辨也。此而詆爲文理不通。未免離文理太遠耳。余丁酉鄉試。墨藝回之爲人也句題文開講云。顏氏之子。才惟殆庶。此語出於史通。乃是六朝常調。余不過信手取用。並非作意。亦不以此等爲佳勝也。而此公至徧告閤吏。以殆庶二字。作爲笑柄。則太不讀書矣。此等事皆不足道。拈示後生。愼毋肆口譏評。恐有識之旁觀竊笑也。

五經雕板始於馮道。正定五經文字刻石太學。由宦者李巡之請。古人飲食不忘所始。是亦學者宜俎豆也。

董秉純。全謝山門弟子也。嘗爲謝山述全氏譜系以冠其集。且云。昔胡氏助述宋氏譜系冠潛溪集。萬斯大仿之。述黃氏世譜冠南雷集。按此例不始於胡氏萬氏。前人已多有之。

謝山文集百卄卷。前五十卷。謝山手定。自四十卷至四十九卷爲經史問目。乾隆乙酉。董秉純刻其問目。

喪祭七七之說。見於北齊書孫靈暉傳。又見於北史。顧寧人謂本於易之七日來復。在初刻日知錄。後刪去之。

全謝山云。左氏書中九十餘歲之老人。尚見於策者。一爲吳季子。一爲齊鮑文子。至蘧伯玉尤可疑。余擬取春秋人物作一年表。雖其生年卒年無明文者。但取其事見某年。與同時之人。概見於編年經緯之中則佳矣。

蘇明允以劉知幾史通多儷辭排狀不可紀事眞贅說也劉知幾方以史策載言不類譏正前史豈有自己爲史轉用排儷之理如以史通論史之文定其作史之文必同一例則知我罪我之言亦與春王正月之文相似否耶大抵宋六家文惟南豐曾氏可與言史三蘇皆不近也歐氏所見甚小而臨川王氏去之更遠矣

盧召弓嘗論白虎通三字爲名不當稱通德論今觀劉氏史通引例亦稱爲白虎通可證也

史通以本紀之名仿於史遷然遷書引禹本紀非遷始矣

王隱晉書有瑞異志見於史通沈約宋書符瑞志所仿也

范史百官與服二志命名本於謝承之書今亦見於史通

謝書藝文志猶用班志略例但後漢文集漸繁不知如何部勒

劉氏史通知書志爲三禮之遺不知史記之天官平準名篇乃是官名班史改天官爲天文改平準爲食貨全失官禮之意矣嘗議書志一體實官禮之遺非三禮之謂也故敍事溯典當取一代人官爲綱領而重輕詳略則作者自爲權衡此義明則諸史書志不致參差矣

方孟式桐城人嫁同縣張秉文秉文官山東左布政使明末時大兵平山東張夫婦殉難胡維君言今賜謚忠節

袁山松後漢書志天文但記天象變異。見於史通。

宋孝王關東風俗傳有墳籍志所錄皆鄴下文儒之士讎校之司。所列書名。惟取當時撰著。亦見史通。

司馬彪續漢書亦有藝文志祖述班志。按史通文可悉。

趙岐著三輔決錄乃官族譜系之書。自序謂夢黃髮士。姓元名明。字子真。寤言善惡之間。無所依違。此豈可爲訓乎。

劉知幾六家分史。未爲篤論。史記一家。自是通史。其家學流別。余別有專篇討論。劉氏以事罕異聞。語多重出譏之。非也。至李氏南北史。乃是集史。並非通史。通史各出義例。變通亙古以來。合爲一家紀載。後世如鄭樵通志之類。足以當之。集史雖合數朝。並非各溯太古。自爲家學者可比。歐氏五代史記。與薛氏舊史。是其同類。與通史判若天淵者也。蓋通史各溯古初。必須判別家學。自爲義例。方不嫌於並列。否則誠不免於複沓之嫌矣。集史原有界畫。李延壽行之於前。薛歐行之於後。各爲起訖。無所重複。雖一家凡例。兩書可通用也。劉氏牽合爲一。非其質矣。

劉知幾生於唐初而云年在紈綺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按僞古文尚書文字明潤。豈劉氏所習孔安國眞古文。至唐初猶存耶。是則益可見眞古文不同於近所傳也。已上丙辰冬。

戴東原云。經言謂之與之謂異。指此說見於陳騤文則。丁巳正月二日。

王西莊序孫淵如問字堂集云．孔子時．天下皆用籀文．孔子獨違衆而用古文．孔子嘗自稱好古敏求．又曰信而好古．是一說也．彼蓋見孔壁漆書之爲科斗古文．因謂孔子之好古耳．春秋如仲子手文之魯．季子手文之友．未見必爲籀文．當日古文籀篆．必當並行於世．故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即識其文．而能歎周禮之盡在魯也．

王隱晉書．亦以皇后作紀．見史記索隱．

史記衞青傳．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正義曰．爲壇於山上．封以祭天也．祭地曰禪．又曰．登臨翰海．索隱曰．北海名．羣鳥之所解羽．故名翰海．

史記南越尉佗傳贊．乃用韻語．中間以女協後．女有紐音也．

尉佗傳越相呂嘉．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爲王．徐廣注．元鼎四年．以南越王兄越封高昌侯．楊升庵謂越妻作越女解．非人名．二說皆可疑．如徐說．則既云高昌侯子．而建德又見爲術陽侯．遷傳何不出高昌侯．而僅稱其子爵．且是時南越王．即明王嬰齊子興也．嬰齊入質時．取邯鄲樛氏女生興．及歸國．立爲太子．漢數諷嬰齊入朝．嬰齊稱病．遣子次公入宿衞．則興爲長子明矣．興即王位．不應有兄．徐說似未確也．若如楊說．則明王長男．畢竟何人．明王曾質長安．取邯鄲女．其子豈皆取女中國．而必別之爲越妻哉．讀史闕疑．姑存以質智者．

今覆按楊說．是以建德爲郎明王長子．嫌於越王與爲邯鄲女所出．故用妻子以別之耳．但以與弟名次公推之．似不應更有長子兄．又以兄越封高昌侯推之．豈與之兄尙多耶．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敍諸家春秋．自左氏後．卽繼以鐸氏徵四十章．是在趙孝成王之前．楚威王時也．繼以虞卿虞氏春秋八篇．又繼以呂氏春秋．則七國末年矣．鐸氏書不傳．其名徵者．索隱以訓春秋有徵宛之辭．是附春秋以起義．固春秋家言也．虞卿呂不韋之書．雖不依附春秋．而采取春秋時事．其書直名春秋．則是自成一家之春秋也．至書不以春秋名．亦非依附春秋起義．而著書亦采及春秋時事．則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諸子家言．則略其文法．而順敍於後．何爲不及晏子春秋．然晏子春秋名已見於管晏列傳．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索隱云．今其書有七十篇．然今傳篇第．皆非．疑非原物．

管晏傳贊．吾讀管氏山高牧民乘馬輕重九府．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閒無有．山高一名形勢．索隱曰．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鑄錢之輕重．故云輕重九府．別錄謂民閒無有．非也．按貨殖傳．齊中衰．管子設輕重九府．則史有明文．子政豈未見耶．

全謝山孫武論．謂春秋內外傳紀吳事頗詳．絕不及孫武．卽越絕書吳越春秋諸書出漢世．亦鮮及之．今按內外傳．絕不及之．洵屬可疑．越絕書云．吳縣巫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吳越春秋．子胥薦孫子於王．王召問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是亦稱及之矣．但史記有傳．則漢人之書稱述．不足爲異爾．

阮孝緒七錄。孫子兵法三卷。張守節史記正義引之。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卷。按唐時孫子八十二篇已逸。故中下卷不知其數。則十三篇之卽爲上卷。亦未可憑也。

戰國三武安君。蘇秦白起李牧也。

封禪書長陵女子見神於先後宛若。孟康曰。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鄒誕生音先後並去聲。韋昭云。宛音冤。

封禪書游水發根。服虔云。游水縣名。發根人姓名。索隱曰。顏師古以游水爲姓。發根爲名。

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惟任安不肯。宜史遷爲死友也。

文章如劍術。善用亦貴善藏。

扁鵲倉公傳淳于意受公乘陽慶黃帝扁鵲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皆藝文志所不載。

趙世家敍造父御周穆王會西王母事。索隱謂譙周不信此事。云代俗以東西陰陽所出入宗其神。謂之王父母。或曰西域地名。按穆王見西王母事。史遷誤采神仙荒唐之說。譙周不信是也。其推所致誤之由。則云代俗尊日月神於理較近。而索隱又不以譙周爲然。殆不可解。

姑布子卿相趙無恤事見趙世家。司馬彪曰。姑布姓。子卿字。不知其何名也。

田齊世家。陳恆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納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不禁。有七十餘男。索隱引譙周說。按春秋陳恆爲人雖志大負殺君之名。行事亦自修整。非苟爲禽獸之行。夫成事在姦雖七十子祇以長亂。事豈然哉。余按秦娶邯鄲有娠之姬。楚納黃歇懷孕之妾。皆恐人心惡秦楚而從爲之辭。譙氏不爲無見。但陳恆弒君大罪。自無所逭。譙氏乃云志大負殺君之名。則黨逆獎亂。韓爲辨閨門小節。而開脫弒逆大罪。則譙氏之謬論矣。

說文引詩鬒髮如雲作㐱髮。慎字古文作昚。六經无眞字。多取誠實允塞字義。而卦名无妄。尤顯著也。顧或以謂經傳從眞之字甚多。如慎填鎮顛之類。是未必無眞字。但小篆始於李斯。如鬒髮作㐱。慎徽作昚。則亦未見必從眞也。莊子大宗師眞人眞知。意與古人異旨。且從化登眞。亦小篆之訓。古人無此義也。

廣韻媧字注。古女后也。四字費解。按女媧或云女主。或云帝者之號。如馮婦之非婦例也。或云帝者之后。然子緯諸書。未有定說。若女后二字。則更不可解矣。豈后妃之稱。必加女字以別於男。抑后爲人主之稱。同女主之解一例。此則后字犯嫌。亦當稱爲女主。不當稱后明矣。

說文、許云有所絕止、而止之也。是點句之法。漢以前已有之矣、文又作黈。音與杜同。古人雖經辨志。不知如何。

學記謂學有四失。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寡與易止之失。人所知也。多之爲失。今人所

不知也。

離經辨志。鄭注謂離句讀。嘗疑離絕句讀。受書之日即然。何待一年後哉。竊意初受書日。依經解詁。止能如前人成說。而不能自得其意志所在。習之一年。可離去本書。而能通以己之意爾。蓋依經起義。是知其當然。離經辨志。是通其所以然。爾然師訓無聞。則不敢強以爲然。姑存以備一說。

春秋宣公六年。公羊傳書趙盾事。曰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獋。此非晉史文也。曰晉。曰其君。且直書夷獋。史臣書本國事。不宜如是。穀梁曰史狐書賊曰趙盾弒公。當得其實。公羊誤用春秋書法。不知晉史自有本國例也。左傳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亦不似本國書法。其書其君。正與春秋書魯稱我公相反也。齊崔杼事。亦同此例。

好名與好勝不同。好名徇人而忘己。好勝專己而非人。故好勝賢者亦所不免。而好名。則人品心術。皆無所取也。顧甯人著譎觚。人以爲笑。不意百十年來。此風盛行。攀援聲望。飾無爲有。增減事實。誣人炫己。殆於齊人之詭富貴。雖妻子不可使之聞矣。余少長在外。晚歸鄉里。鄉人以其所著請余序跋。則其先往往已有人爲題品。其所題者。則有向與章實齋典籍。言之有合。或云向與章進士實齋。嘗反復辨難。實齋服膺余言。又或云余嘗以質章君實齋。甚至言章實齋請正於余。其實全無影響。余何足取重。而煩諸君諄諄不置。然其所言。則不但非余所知。且多余所不解。炫惑視聽。疑誤後人。如使甯人見此。譎觚不勝辨矣。

文史通義多警策勳人清言雋辨開涉詼諧嘲笑江湖游客藉爲談鋒科舉之士用資策料斯亦已爾乃有時流自命著述往往陰勦其言至於引伸觸類往往失其指也如余有二名不偏諱之言因謂二名止稱一者爲非如無忌稱忌去惡稱惡此與命名之意全反其說本顏氏匡謬正俗非余所叙余則以謂有可通與不可通之別如尙書稱伯夷曰咨伯稱羲仲羲叔和仲和叔曰汝羲暨和是伯仲之行本可離合故也春秋左傳稱趙嬰齊爲齊楚巫臣爲巫則嬰巫爲命名主義省文從簡亦可通也但古人名少而文法稍疏未足爲一定法後世人名漸多而文法亦稍密自不宜槩從節省爾因舉韓文平淮西碑稱公武爲武光顏爲顏重允爲允張中丞傳後敍旣曰南霽雲又曰霽雲忽又曰雲謂不可法以見後世之文亦宜視古稍密亦事理有當然也道聽之徒反謂古人二名偏舉弊由韓氏張中丞後序始由是人效法之則古書具在此豈可欺人者耶

丁巳季春在桐城閱縣試卷訖出與縉紳知好多爲文酒之會因於行笈檢湖北志稿中平夏逆傳草本閱交張氏宗人公閱蓋內有張氏相關涉事也因書始末於册面云此平夏逆傳稿乃湖北通志第六十一篇通志列傳之第四十一篇也傳以記事名篇乃史家之舊例或云紀事不當爲傳非也當夏逆亂時有見官武昌府通判桐城張芑不爲賊汚改裝逸去請援收復亦有功績故於篇中爲立小傳此稿旣成外人猶未見也張之後人有爲黃陂知縣者並無一面之雅亦無半刺之投突遣其奴子持帖赴館書云

檢別駕公入志忠臣傳稿。自定爲忠臣名目。亦奇想天開。卽鈔付來人。余訝其不倫。亦取帖報云。別駕與葉宣諸公死難者不同。於例不得爲忠臣傳至勞績可錄。已載平夏逆傳文繁不可勝鈔。成書自然共見。黃陂卽大有煩言甚可笑也。夫身爲子孫。於其祖先之事。方藉人爲表揚。而咫尺之間。不屑一顧之勞。一刺之通。而突遣家丁手帖徑取書語若長官之諭胥吏。毋論欺人太甚。卽其自視先人。亦不復在顧盼列矣。然余修志。自是公事。斷不因其子孫之妄。而沒其先人之善。其文至今在笥。可出與衆白也。但余之去楚。志稿交今安襄兵備道前荊門知州署武昌知府胡君齊崙。蓋彼時制府去楚。無知者之謗議方興。而蘄州陳工部詩者。楚之宿學。曾以十年之功。自撰湖北舊聞。博洽貫通。爲時推許。陳聞衆謗羣鬨。而獨識余書之非苟作。且於時正客胡君幕中。故胡君請於當道。而以其書屬陳爲之校定。余臨別時。陳云。吾自有書。不與君同面目。然君書自成一家。必非世人所能議得失也。吾但正其訛失。不能稍改君面目也。蓋陳君通人。是以其言如此。而黃陂不知天下通人所見略似。而輒以余書幸落胡君手也。則又增飾言辭。赴訴於胡君。眞笑欲齒冷也。今志事爲寇棼所阻。將來行否。尚未可知。而余笥稿所存。尚什一二。天下自有眞知。逐狂之衆。不足慮也。卽平夏之篇。此豈憑空所能補飾。今以全卷白衆。窺其用心何如。一隅三反。全志之受謗。何能余損益其書。張別駕處。更欲偏質張氏宗人。胡觀察與陳工部。豈能有所增刪。黃陂自署爲忠臣傳。其說是否可通。至其先之無禮相加。後之無端枉怨。縉紳自有公論。橫逆之來。君子貴乎自反。於彼又奚擇

焉

宋以策論取士。蘇氏所云。揣說是非。制科人之習氣。彼時取古今人物而作論者。乃如今之演四書義爲科舉備也。雖大家如歐蘇諸集。其間著論。亦出當時之習尚爾。後人文集。强綴以人物論。旣非爲舉業計。又非有別裁卓見精識名理。强取古人之事。任意褒貶。殊無謂也。就使言之成理。而非持之有故。則理亦不宜如此褻也。況理又未必盡愜當日事乎。于忠肅事。人能言之。景泰易儲之事。于公諫與不諫。不關公之大節。乃侯魏必以不諫爲非。袁枚又必以不諫爲是。而不知公在當日。實有諫章見於齊次風易儲十論。在侯魏不過未察情事。袁枚轉以進諫爲非。出此證之。豈又將著論以貶公乎。此等議論。何以異於謏八寸策爲八十宗。不能考正反出爲之說乎。然袁枚本非可言文者。流俗惑之。姑舉以爲槩爾。

阮吾山茶餘客話。記五經中所載人物。易十三人。書百二十三人。詩百四十八人。禮記二百四十四人。春秋二千五百四十二人。共三千六十人。合而去其重複。約有二千六七百人。余謂人物姓名。亦治經者專門之學。似此皆當分別摘記。且於重見者。注其篇章。自一見再見。以至於數十百見。亦詳注之。再能廣及於周秦諸子傳記。自爲一書。亦考古者所必資也。按經傳人數。見稗史彙本。

程朱之學。乃爲人之命脈也。陸王非不甚偉。然高明易啓流弊。若謂陸王品遜程朱。則又門戶之見矣。但程朱流弊。雖較陸王爲輕。而迂怪不近人情。則與狂禪相去亦不甚遠。如陸當湖。最爲得程朱之深矣。猶

附和砒霜可喫之謬論。況他人遠不若當湖先生者乎。餘干貢生張時。亦講程朱。而荒陋不學。又喜附會穿鑿。言之令人噴飯滿案。程朱有靈。則當操杖而搏逐之矣。如云。明道先生春日偶成詩。雲淡風輕近午天四句。當分屬春夏秋冬。已可詫已。又云。每句又各包春夏秋冬。如雲淡二字屬春。風輕二字屬夏。近午二字屬秋。天字屬冬。下三句亦視此例。此等見解。不知具何肺腸。然此等不足貶損程朱。則狂禪末流。又豈足貶損陸王乎。

新建夏徵君之翰。著日月五星。隨天左旋之說。意在尊朱儒。乃謂厤家知截法。而實不知厤。蓋用厤家右旋之說。則月行最速。金水與日以次而遲。至歲星塡星而行最遲。用儒家左旋之說。則塡星最速。歲星熒惑以次而遲。日與金水遞遲。至月行而遲爲極矣。又云。日月五星之於天。猶子之於父臣之於君。豈有天左旋。而日月五星。故逆之而右旋之理。厤家徒見日月五星。度距經星。以次漸退而東。因謂右旋。不知隨天左旋。而不能如天行之速。故以次退東。其實非退東也。行西而遲速各有所不及也。厤家以遲爲速。以速爲遲。皆右旋之說誤之。左旋之說。得於儒者之目。通於儒者之心。橫渠張子發之。朱子闡之。魯齋許氏奉而行之。言左旋則順。右旋則逆。左旋則是。右旋則非。其說甚辨。然未可以爲據也。蓋所云。左旋右旋。不過經星。與日月五星。有東西距度。先後遠近之差耳。在經典並無明文。後儒各自爲說。初非厤家推步所能顯著。正如佛經所云。如來垂手。以順爲倒。即倒爲順。本無差別。難以執一論也。然以事理測之。則右旋

之說爲長。蓋凡天下圓轉之物。機輪小而近者。其運必捷。機輪大而遠者。其運必遲。天道雖遠。其理一也。倘以日月五星。果隨天而左旋歟。則經星最爲高遠。自塡星以下。以次遞近。而機輪遞小。若黏著於天。而不能自運。則與經星同行。而無遲速矣。若自乘氣機運轉。則日月五星。雖各有遠近遲疾。要皆比經星所運機輪。爲遞近遞小。其明徵也。則日月五星之出東入西。必較經星當更速。而豈有反退而東之理歟。今近者役西愈遲。而遠者愈速。則是右旋而非左旋明矣。如以天爲君父。日月五星爲臣子。不當背天逆行。則尤不明義理之言。從來君臣父子。等於天地陰陽。有交濟之功。而無從同之義。譬如君父南面。臣子北面。何以異於左運右旋之義。正所謂相向而豈所以相背哉。宋儒高致。自不可安肆譏彈。至於天文厤算。何必盡爲宋人所拘。而夏君乃爲是無稽之說耶。

廣韻公字注。引文字志云。魏文侯時有古樂人竇公氏。獻古文樂書一篇。此文與漢志大異。當考。

稗史宋儒壽多不永。周元公五十七。程純公五十四。呂東萊四十五。張南軒四十八。邵康節六十七。惟朱子七十一。伊川七十五。楊龜山先生八十有三。

稗史唐張說文集。所爲上官昭容銘。其序乃蘇頲所作。尹師魯志張堯夫墓。而歐陽爲之銘。

朱長孺序李義山詩。力辨史傳所謂放利偸合詭薄無行之誣。

金華自宋呂東萊倡明理學。而儒風大振。前後稱六先生。北山何基魯齋王柏仁山金履祥白雲許謙楓

山。章懋。惟東萊楓山仕於朝。而四先生皆布衣。何諡文定。王諡文憲。金諡文安。許諡文懿。足見當時崇儒重道。不以草澤而靳易名之典也。已上皆稗史中語。

六朝七十二家之刻。爲張紹和稗史。舉謝靈運逸詩登泰山篇。謂本集與七十二家皆闕此篇。不知又從何得之也。

見稗史纂本。以說文韻譜蔡文姬十八拍。所用唐韻爲沈韻。故朱竹垞謂嶺外妄男子僞造沈韻。而人猶信之。蓋彼時竟無人知韻書之原委也。

稗史引張九成於紹興壬子。狀元及第。癸丑。再娶浦江馬氏爲繼妻。馬先嫁義烏吳察。吳夭。生一子七歲。而姑龔氏撫之。馬再適二年而死。九成往謁龔氏。相見參拜。龔歿。九成爲志其墓。歷言無諱。此本無可諱也。第男女相見禮無搢見妻前姑之文。謂之變禮可耳。又云。今人有愛妾死者。自爲墓誌。嫡妻尚在。而通篇諱爲妾。意謂其識遜九成。此二事非一例也。斯人坐文理未通爾。既不便明稱爲妻。又諱爲妾之意。其文指必囁嚅不明。豈可以爲文耶。且嫡妻即使已死。或其妾已爲繼室。苟誌其墓。亦不得諱其先人之爲妾也。稗史於嫡妻尚在。爲摘其非。猶未爲知文之體也。

庶出之子。爲所生母作傳。豈能諱其爲妾哉。且賢否榮辱。亦全不在此。觀金樓子梁元帝於其所生。且不諱其初侍齊盜光矣。

晉侯重耳。見春秋經。而踐土之盟。載書止曰晉重。呂氏春秋。干木光乎德。去段字。惜誓來革順志而用國。去惡字。淮南子之植華。杞殖華旋也。賈誼新書。曹勃不能制。曹參周勃也。皆不可訓。又如史記絳灌。絳侯周勃。潁陰侯灌夫也。

稗史識王圻續文獻通考。載琵琶記。水滸傳。此亦別有一說。未可輕議。但余見續通考。止有水滸傳。未見琵琶記也。又云通考載羅貫中爲水滸傳。三世子弟皆啞。余見續通考。題水滸傳爲羅貫著。不名貫中。三世子弟皆啞。並無其文。豈刻本有互異耶。抑稗史之誤識耶。

新建徐世溥。南昌陳宏緒。皆生鼎革間。以論古文辭。皆闢王李之僞秦漢。而推荊川遵巖之講唐宋。世溥之言曰。癸酉以後。天下文治嚮盛。若趙高邑顧無錫鄒吉水海瓊州之道德。丰節。袁嘉興之窮理。焦秣陵之博物。董華亭之書畫。徐上海利西士之歷法。湯臨川之詞曲。李奉祀之本草。蘄州。趙隱君之字學。下而時氏之陶。顧氏之冶。方氏程氏之墨。陸氏攻玉。何氏刻印。皆不朽之業。而萬歷五十年無詩。濫於王李。佻於袁徐。纖於鍾譚。陳氏之言曰。嘉隆以來。帖括剽竊之陋。流入古文。一二負名之士。好以秦漢相欺。字裁句掇。藐然不知眞古文。吾黨以唐宋諸大家力挽頹瀾。毋亦謂摹秦漢之失。或至舍體氣而專字句。而唐宋諸大家無從置力於其間也。若韓歐者。所以適秦漢之路也。按彼時風氣。王李摩擬之習。已窮極思變。故諸君所言。大抵以八家清眞之說。力矯其偏。風氣由是漸近醇正。然諸君所言。皆爭於皮傳外貌。而未嘗

推古作者立言必有宗旨.所以成一家言者.不在秦漢.亦幷不在唐宋也.泰和曾文饒亦然.

徐亘源傳世.言今天下文章聲氣.可爲盛矣.雖然.日午月望.有道者所不居.異日必有以刻文得罪功令.數十里不能通尺書者.已而斐東復社.果有遊言.人謂亘源卓識.今之文章一道.無復有言者矣.然才智紛紛.爭言考訂.卒皆騖名而昧於大道.詆誚宋儒.厭薄文辭.如水趨壑而不可止.將來必有極變之禍.轉使天下以學問爲諱.而爲空疏不學之流所藉口.有識之士.宜知所擇也.

漢書谷永傳注.引尙書大傳文宜考.

漢書.叔孫通與諸弟子共爲朝儀.梅福曰.叔孫先非不忠也.顏師古注.先猶言先生.按莊子寓言稱年先.亦作先生解.

抱樸子.陸平原作子書未成.吾門生有在陸軍中.說陸君臨亡曰.窮通、時也.遭遇、命也.古人貴立言以爲不朽.吾所作子書未成.以此爲恨耳.余謂仲長統作昌言.未成而亡.後董襲傳次之.桓譚新論.未備而終.班固爲成之.今才士何不贊成陸君子書云云.余每歎文人見解.不可與言著述.今觀抱樸所言.則有道之士.猶於此事且隔膜也.蓋自東都而後.文集日繁.其爲之者.大抵應求取給.鮮有古人古言之旨.故文人撰述.但有賦頌碑箴銘誄諸體.而子史專門著述之書.不稍槩見.而其文亦華勝於質.不能定爲誰氏之言.何家之學也.其故由於無立言之質.致文靡而文不足貴.非文集之體.必劣於子史諸書也.而文人

拘體貌而昧於立言本指者。輒自厭所業。而浮慕古人子史專家。思效法之。其亦可謂不達於理而已矣。

賦者古詩之遺。古詩本於三百列經訓矣。揚子雲曰。雕蟲篆刻。壯夫不為。而以太元擬易法言擬於論語。不知文無其質。太元法言。皆雕蟲也。曹子建鄙辭賦為小道。而欲采庶官實錄。韓退之薄鴻辭為俳優。而欲作唐之一經。是賤辭章而貴史傳也。魏文典論惜融粲無成。而取徐幹中論成一家言。稚川著書。又羨仲桓有助。而陸氏遺文勸人贊補。是輕文集而重子書也。均可謂惑矣。子建詩文。為建安鉅擘。退之著述可羽翼六經。然皆非良史才。幸而所志未成。倘強為之。必不如其平日詩文。徐氏中論。今日具存。求其立言宗旨。邈不可得。惟篇章音節。異於七子詩賦箋表。遂為成一家言可乎。陸氏子書。今幸不傳。觀其文集所存。辭章論說。曾無一言足以自見著書旨趣。則其所謂草而未成之書。亦不過辭章詩賦之變調耳。在陸氏可謂不知而作。而稚川且欲使人助其狂瀾。則何謂耶。且子史原有後人續者。蓋專家之學。有所授受。非謂篇次有闕。漫然無論何人。便可操筆以補之也。今陸氏立言。宗主既未有聞。稚川所云。今之才士。又未聞其曾於陸氏何所授受。則將以何者為贊成之質。而附著其文耶。抑如棋枰布子。但有空格。即不問何人。皆可投耶。夫不論心術。而但求體貌。則王通且擬六經。不較子史諸家為更進耶。

稗史鈔云。明初吏部考察。但老疾疲輭貪酷不謹四條而已。成化間。豐城尚書李裕。謂遲鈍似輭。偏執似酷。始刱才力不及一條以處之。實愛惜人才之意。其法至今不變。按今考察。以老疾一條。分為年老有疾

二條。又增浮躁一條。與不及疲輭不謹。共爲六法。三年考績。所常用者也。又分貪酷爲二條。古六法爲八法。因貪酷爲害尤重。故不待三年始劾。考察之時。以六法爲主也。

李淳風乙巳占引洛書之文。取禹貢導山次第。順配二十八宿。以岍爲角。岐爲亢。荊山爲氐。壺口爲房。雷首爲心。太岳爲尾。底柱爲箕。析城爲斗。王屋爲牛。太行爲女。恆山爲虛。碣石爲危。西傾爲室。朱圉爲壁。鳥鼠爲奎。太華爲婁。熊耳爲胃。外方爲昴。桐柏爲畢。陪尾爲觜。嶓冢爲參。荊山爲井。內方爲鬼。大別爲柳。岷山爲星。衡山爲張。九江爲翼。敷淺原爲軫。朱竹垞謂其義不見於歷代史志。亦足以廣異聞。然九江非山。取配二十七山。於義未安。過九江之文。與逾於河之文相似。河不可以分占一宿。則九江亦可例也。朱氏以謂取廣異聞。抑亦可矣。

元順帝北狩。洪武三年庚戌。殂於應昌。與高麗通使。稱爲北元。順帝殂落。謚爲惠宗。其子走和林。改元有宣光天元之號。立十一年殂。是爲北元昭宗。見朱竹垞高麗史跋。

崑山吳仁傑。字斗南。號蠹隱。淳熙進士。歷官國子學錄。著有樂舞新書。鹽石新論。見朱竹垞吳氏兩漢刊誤補遺之跋。竹垞謂其書補劉氏之遺。而文多於劉。足徵博洽。又云。曾絳序稱其漢通鑑。蒐輯編年紀傳之長。而去其短。惜其不傳。按通鑑之名。始於神宗賜司馬所纂歷代君臣事迹。書名通之云者。合累朝而言之也。范祖禹唐鑑。紀唐一代事。卽不以通名矣。吳氏稱漢通鑑。是於名義爲未正也。

邵昂霄著中西厤算論云，太初厤謂律厤一源，三統異建，其爲術已疏，而積年日法諸術，獨傳襲千有餘歲，且至史家併厤律爲一志，則皆以律爲厤誤之也。

隋書開皇九年平陳，遣使持節巡撫之。

酗音昫，香句切，俗訛作凶音，廣韻入十遇部。

⿰黹辰音絺，丑飢切，又敕辰抽敏二切，然用作絺音者多，廣韻亦入六脂。

籲音諭，羊戍切，俗訛作籥音，廣韻入十遇部。

腧音戍，傷遇切，俗作輸俞二音，廣韻收入去聲。

詩佌佌彼有屋，廣韻作㑂㑂，音與徙同。

兩淮巡鹽御史王仕驥，山陰人，相傳爲鄉人王千里作吳江知縣，釋前任虧帑繫獄，而自承上官奏聞，得擢兩淮之任，十年清虧項，今按揚州府志，王君僅康熙五年一任，七年再任，無十年也。

曹寅爲兩淮巡鹽御史，刻古書凡十五種，世稱曹楝亭本是也，康熙四十三年，四十五年，四十七年，四十九年閒年一任，與同旂李煦互相番代，李於四十四年，四十六年，四十八年，與曹互代，五十年，五十一年，五十二年，五十五年，五十六年，又連任，校曹用事爲久矣，然曹至今爲學士大夫所稱，而李無聞焉。施愚山集，四十七年所刻。

康熙七年八年九年十年。凡四年。兩淮巡鹽御史皆一滿一漢。九年停止。止用一人。

揚州府知嘉靖初年。兵備副使潛江進士張師載。雍正九年。揚州知府儀封舉人張師載。又正德年揚州知府遼東舉人王鐸。與二臣傳之王鐸。亦同名姓也。洛陽王鐸。字覺斯。明進士。

王而農詩稗疏。有齊季女。謂孫女爲祖母尸。余按此無明文。但以理測之。則祖妣之尸、應孫婦爲之。不應用孫女。爾今按少儀婦人爲尸。坐則不手拜。注云虞祭爲祖姑尸。是尸用孫婦。不用孫女之明徵矣。王氏稗疏。多有可采。而好用聰明臆說。此一端也。

廣韻桂字注。叢生合浦巴南山峰閒。葉長尺餘。冬夏長青。其花白。與今桂全不似。又以杳炅炔同桂字。皆云九畫。亦不可解。

厲樊榭集。有明鄭貴妃泥金書普門品經卷首題云。大明萬歷甲辰年十二月吉日。皇貴妃鄭。謹發誠心。沐手親書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一卷。恭祝今上聖主。祈願萬萬壽洪福。永享康泰安裕吉祥。甲辰萬歷三十二年也。按鄭妃生於隆慶二年戊辰。至是年三十七矣。

說文。玃、大母猴也。按焦貢易林。南山大玃。盜我媚妾。則不似母猴矣。廣韻乃曰。大猨。十二支屬廿八星禽。不知何本。觜火猴。參水猨。亦頗難辨別也。

厲樊榭詩。詠邛絕句自注云。康熙壬寅。余同吳尺鳧趙功千丁敬身鳳凰山訪古。過葫蘆井畔。老媼求出

觀銅印一鈕．縱廣二寸許．小篆文曰．宣德軍節度使之印．云淘井所得．按周顯德六年．從吳越王俶請．升湖州爲宣德軍．以王弟偡爲節度使．吾子行云．印文屈曲盤回．唐始如此．今觀此印．殆不盡然．又姜堯章有白石生四屧印．王晉卿有小印．文曰．晉卿珍玩．於卍字中回環刻之．又曰．唐王涯有永存珍祕印．金章宗明昌七印．一曰內府葫蘆印．二曰羣玉珍祕．七曰明昌珍玩．四曰明昌御覽．五曰御府寶繪．六曰明昌中祕．七曰明昌御府．嚴分宜籍入內府書畫．穆宗時．出以充武官世祿．成國公朱希忠以善價得之．後以餉江陵張敗．又籍沒掌庫宦官盜出售之．其入嚴氏時．有袁州司籍官半印．入張氏時．有荊州司籍官半印．又云．宋奉華劉妃有印．文曰．閉關頌酒之裔．明妓徐驚鴻書扇印．文曰．徐夫人．皆以婦人用男子事．徐更巧合．又嘗見冒辟疆姬人金玥蔡含合筆畫紅梅玉格小印．文曰．書中有女．畫中有詩．又秦淮妓有私印．文曰．同風月平章事．見野獲編．又云．桑弢甫水部買得元人百家詩．後有小牋．黏陳氏坤維詩．蓋故家才婦．以貧鬻書者也．詩曰．典及琴書事可知．又從案上檢元詩．先人手澤飄零盡．世族生涯落魄悲．此去雞林求易得．他年鄴架借應癡．亦知長別無由見．珍重寒閨伴我時．下注丁巳又九月九日．廚下乏米．手檢元人百家詩付賣．以供饘粥之費．手不忍釋．因賦一律．滕之惜不知其里居顛末耳．按丁巳閏九月．乾隆二年也．

厲太鴻詩自注有康熙壬寅事．康熙有兩壬寅．元年與六十一年也．太鴻生時．自應指六十一年．然千古

而後誰能知之。故年次但題甲子。古人本無其例。旣已開斯簡便之法。便應立法使之無弊。故余嘗推論年號題甲子者。止宜施於承上之文。如康熙年代。旣有元年壬寅之文。其下癸卯甲辰可以推測而知。從簡可也。及至雍正改元。亦必有元年癸卯之文。然後甲辰乙巳而下。從簡可爾。雖古今記年再周甲子者甚少。然立法自應無弊也。

王伯厚言君子小人之壽夭。可以占世道否泰。諸葛孔明止五十四。法孝直四十五。龐士元三十六。而年過七十者。乃奉書乞降之譙周也。昔人謂有明傳十七世。宣宗孝宗令主而短祚。世宗神宗御永其年。亦明之不幸。仁宗尤可惜也。

朱子欲於武侯傳末略載子瞻及孫尙父子死節事。南軒不以爲然。謂其智不足稱。宋儒論人多刻。尤其所論。古來以死殉節者。大率智不足稱者也。卽武侯成敗利鈍。非所逆覩。亦似智不足矣。似此何以持論。陳壽之傳。未爲不知武侯。南軒本屬多事。

困學紀聞。謂豐城劍氣。其說出雷次宗豫章記。唐人作晉書。不應取此。顏師古注漢書。凡撰述方志。新異穿鑿者皆不錄。注史猶不取。況作史乎。此說良然。近日方志。方以廣收博采爲能事。如有新異而不收錄。必以挂漏遺譏矣。然方志之體。不知皆古國史之遺。今人固不足與知。而古之方志若雷氏豫章記者。豈少也哉。宜乎近日作者之更無持擇矣。

困學紀聞以梁武通史元濟陰科錄高氏小史引起通鑑以謂自書契以來所無此以通徹前後古今成一家言為例爾閻百詩謂王氏似誤以通史為編年類則王氏不若是憒憒也又云玉海以通史入雜史類不入編年類得之則又非也通史自屬紀傳正體豈但不入編年卽入於雜史又豈云當乎由閻氏意中以今存廿一史為正史此外非預於學校不得為正史爾然則五經存而樂經亡豈樂可不列於經部耶見亦拘矣

菸草今淡巴菰也說文訓菸為鬱音同於今菸音煙

方維儀適姚孫棨夫夭請大歸守志女士能詩文

釋大回會稽人延慶寺僧與修永樂大典

雲漢詩滌滌山川朱傳謂山如洗也說文作蔋蔋山川云草木盡也鄭風溱與洧說文作潧與洧訓側詵切長發武王載旆說文作載坺而徐鍇乃云今作伐殊不可解曹風蜉蝣掘閱說文作堀閱說文又云周書武王與紂戰於坶野坶牧音相近也論語曾為泰山說文作朁為泰山說文又云古文恆從月詩曰如月之恆

王伯厚云陶淵明誄稱晉有徵士南史不應立傳何屺瞻云卒於宋代立傳何妨余謂二君俱未識史家補傳之例也凡前史所闕後史皆得補之宋史唐六臣傳褒貶雖各有取而例自善也豈特傳可補志表

之闕。苟爲前史所闕。後史亦當補之。如唐人修隋書。而別修五代史志。後人取以附入隋書。今人直稱爲隋書志矣。然唐人修隋書時。五代志併入隋書。義無不可。序例申明其故可也。班史地理。上追禹貢職方五行。詳備春秋祥異。皆補馬之缺也。

徐陳應劉。一時俱沒。魏文帝與吳質書云。撰其遺文。都爲一集。則流別集亦不始於摯虞矣。

丙辰四月廿三。游於北城三皇廟。乃藥肆公建。所謂藥皇廟也。殿有孫端人編修所製碑文。其發端。意謂神農本草當祀。而羲皇於義無取。下云。有功於民。皆得通祀。解釋藥王並祀三皇之義。殊屬勉強。古聖孰非有功於民。必以羲農皇帝爲醫藥祖耶。按神農有本草。而黃帝有素問靈樞。此爲醫藥明徵。安得謂黃帝於義無取。禮記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孔疏引別說云。黃帝鍼灸。神農本草。素女脈訣。不習此三世之書。不得服其藥。杭太宗謂鄭康成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世。不知其何所本。孔氏正義。蓋不取鍼灸本草之說也。杭引鄭說。果有出處。則尤足爲三皇醫祖之證矣。然今禮注。鄭氏並無羲農黃帝爲三世之說。杭氏不知何所見也。俟考。

關聖廟侍周將軍倉。史傳並無明文。而小說載之。儒者所弗道也。然歷著靈應。似非全誣。山西通志云。周平陸人。初爲張寶將。後遇關公於臥牛山上。遂相從。樊城之役。生擒龐德。後守麥城。死之。與三國演義俱合。但未知有所證否爾。

三國演義。固為小說。事實不免附會。然其取材。則頗博贍。如武侯班師瀘水。以麪為人首裹牛羊肉以祭厲鬼。正史所無。往往出於稗記。亦不可盡以小說無稽而斥之也。

演義之最不可訓者。桃園結義。甚至忘其君臣而直稱兄弟。且其書似出水滸傳後。敍昭烈關張諸葛俱以水滸傳中萑苻嘯聚行徑擬之。諸葛丞相生平以謹慎自命。卻因有祭風及製造木牛流馬等事。遂撰出無數神奇詭怪。而於昭烈未即位前。君臣寮寀之間。直似水滸傳中吳用軍師何其陋耶。張桓侯。史稱其愛君子。是非不知禮者。演義直以擬水滸之李逵。則侮慢極矣。關公顯聖。亦情理所不近。蓋編演義者本無知識。不脫傳奇、習氣。固亦無足深責。卻為其意欲尊正統。故於昭烈忠武。頗極推崇。而無如其識之陋爾。凡演義之書。如列國志東西漢。說唐及南北宋。多紀實事。西游金瓶之類。全憑虛構。皆無傷也。惟三國演義。則七分實事。三分虛構。以至觀者。往往為所惑亂。如桃園等事。學士大夫直作故事用矣。故演義之屬。雖無當於著述之倫。然流俗耳目漸染。實有益於勸懲。須但實則概從其實。虛則明著寓言。不可虛實錯雜。如三國之淆人耳。

襄城劉青芝。字芳草。有擬明史列傳五十篇。多文章忠義之流。桑弢甫嘗為之序。

桑弢甫集。有淫嬖序。內有后變娶元妻而不祀語。不可解。俟考。

李耆卿文章精義。論文極佳。但亦有不盡然者。為摘辨之。論五代史已別見。

李云。國語不如左傳。左傳不如檀弓。敍晉獻公驪姬申生一事。繁簡可見。按申生一事。誠如所言。然必從繁簡立論。則儘有繁或勝簡之處。不可一例拘也。且左傳包涵富有。如武庫甲兵。利鈍雜陳。勢自有所不免。檀弓短書小計。易爲精潔。槃澗淸泉。不可與洪河比涓淨也。

李云。莊子易之變。離騷詩之變。史記春秋之變。誠哉是言。但所云莊子易之變者。當是寓言假象。從易象來爾。非談元理之謂也。魏晉人以老莊談易。乃說經者之變。非經之變也。

李云。史記帝紀世家。從二雅國風來。八書從禹貢周官來。此不盡然。世家從國風來。或有其理。本紀全法春秋。史遷隱然以十二紀。仿春秋十二公矣。李氏亦謂史記爲春秋之變。其變而未離其本。全在帝紀。豈得謂二雅乎。八書全本六官。不必言禹貢也。旣言禹貢周官。則當併及洪範矣。蓋尙書至東周而流入春秋部次。夫子筆削。有明徵矣。

李云。文章不難於巧而難於拙。不難於華而難於樸。其言極是。後人學古。只從古人文辭警策動人處。加意揣摩。而於平淡無奇之處。忽略不復在意。不知平淡無奇之處。敷辭宅句。均有法度。關於大體。苟爲平淡。而不加之意。則試於此等處執筆效之。求能免疵病者鮮矣。

李云。論語氣平。孟子氣激。莊子氣樂。楚詞氣悲。史記氣勇。漢書氣怯。漢書豈可謂之氣怯。疑怯字爲恬字之誤。

李云。歐陽本論。以謂吾道旣勝浮屠。自息此意。高於退之百倍。此又不然。歐公本論。欲於趙宋之世。盡復封建井田學校。是謂儒生紙上之空談。可說而不可行者也。且其大旨。不出退之原道篇中明先王之道以導之一語。豈可謂勝於韓耶。

李云。傳體先敍事。後議論。獨圬者王承福傳敍事議論相間。頗有太史伯夷傳之風。此言不然。文集中傳體不與史傳同科。王承福傳本是寓言。並非眞正傳體。故李漢編入雜著。明其爲立言。而非傳人也。且通篇全爲議論。何有敍事。其引端數語。不過爲論勞逸作緣起耳。安有夾敍議哉。又此類古人甚多。柳氏梓人傳。郭橐駝傳。皆爲一例。安可與史傳比。至太史伯夷傳。蓋爲七十列傳作敍例。惜由光讓國無徵。而幸吳太伯伯夷之經夫子論定。以明己之去取是非。奉夫子爲折衷。篇末隱然以七十列傳。竊比夫子之表幽顯微。傳雖以伯夷名篇。而文實兼七十篇之發凡起例。亦非好爲是敍議之夾行也。

余嘗論各部通志。與府州縣志。各有詳略義例。不知者相與駭怪。余取譬於詩文之有命題。各有嬴闕至豈不容相假藉也。如皇甫士安爲左氏作三都賦序。設吳魏蜀都三篇。當時又各有爲之序者。義亦自可並存。若皇甫氏別無取義。但掇合三序而爲一序。又或各爲序者。分析皇甫之序以爲三篇。其說尙可通乎。曹元首作六代論。其有分論虞夏商周秦漢者。割裂曹氏之論。析而六之。或先有六家之論。曹氏合而一之。天下有是理耶。陳氏撰三國志。其後蕭常郝經謝陛之倫。改造季漢續漢諸書。意在尊正統耳。然世

代相去久遠。所徵事實。無以出乎陳志及裴注之外也。而其發凡起例。分合詳略之間。果否可以分爲陳志而合爲蕭郝謝氏諸書。則亦不待明者而決矣。李百藥撰高齊書矣。其子延壽撰南北史。敍述高齊。豈能徒耕父書無變例歟。

蔣春農舍人宗海跋下學堂目錄。爲孝感前大學士熊公賜履之書。曾於揚州見之。海寧故大學士陳文勤公世倌屬蔣購得之。爲書六册。一百三十四卷。六册之書。乃有如許卷帙。大約分類繁多。或每類爲一卷也。但蔣敍其答陳文勤。似見此書刊本。又云實公親筆書。又不似刊本矣。又云兼道釋二藏。收載至十餘萬卷之多。而時代先後。殊少倫次。宋元以前。舊槧及鈔本具在。而目所未列者。豈所云闕有所得。將別成一錄。而此特其草創者耶。則蔣君亦疑而未定之時。熊公書目題辭自在全集。陳文勤本出熊孝感之門。蔣又出文勤公門云。

蔣跋李北海書雲麾將軍碑云。右唐雲麾將軍李思訓碑。北海太守汲郡李邕書幷撰。考其與名畫記。及唐書校誤者三。碑作右武衞。與宗室傳同。而世系表及畫記皆誤爲左。一也。碑作彭國公。而記作彭城。二也。碑載思訓父華陽縣公。而世系表作郡。三也。又名畫錄。載天寶中召思訓畫大同殿壁云云。今碑云開元八年六月。合祔陪於橋陵園。則不得至天寶年也。又按名畫記。李思訓卽李林甫之伯父。一家五人。並擅丹青。注云。思訓弟思誨。思誨子林甫。林甫從弟昭道。林甫姪湊。今宗室世系無湊名。所謂昭道。卽思訓

子。官至太子中舍。思訓稱大李將軍。昭道稱小李將軍。由來久矣。

蔣君擬言氏家譜序云。子游五十二世。至宋兵部侍郎雲。徙祥符。六十二世敷文閣直學士適。出知紹興府。卜居山陰。於是山陰有言子祠。諸生世永則七十二世孫也。嘗攜譜乞序於蔣。蔣爲倡助。糾合同志得三百金。歸奉祠祭。按子游爲吳人。墓在今常熟縣。與太伯墓相近。余幼時聞山陰言子有後裔。稱言孝思者。常以先祀謁於縉紳。必世永也。但兵部至敷文。皆在宋代。而相去十世。敷文至世永。歷元明至今幾五六百年。而相去亦止十世。不知何以年代懸殊。當借其原譜考之。

汪端光劍潭助教母梁氏。年未三十守節。又十四年。而劍潭鄉舉。梁所著有畹香樓詩集。見蔣君序。

吳杉亭舍人乃父文木先生。著詩說七卷。不偏主漢宋門戶。亦蔣序云。

蔣爲新安汪苻川作青囊心鏡序。不見其書。而爲之序。難強索也。而撰歐陽氏堪輿理數略序云。三元九星之說。差爲近古。自唐一行亂之。後人知其非。而不見古籍。遂不得而專講巒頭。既知巒頭之不足以盡地理也。而於是雙山三合。乙丙交而趨戌。及黃泉八煞等語。似近理而實不盡然。明季雲間蔣大鴻得不傳之絕學。著地理辨正。天元五歌諸書。縱橫博辨。嚬若發蒙。然其言引而不發。不曰另有口訣。則曰機不可洩。讀者徒河漢其言。歐陽氏爲蔣氏之學者也。出所著堪輿理數略一書。文不過二千字。而崇正闢邪。提綱挈領。瞭如指掌。至山龍與平陽葬法。判然不同。時師合而一之。此書開口道破。至論天心十道。阡穴

差錯。則又云。另有口訣。則未暢也。

蔣君有宋介三文鈔序。乃因周幔亭刻而請序也。余於乾隆辛卯之冬。與故學士邵二雲。聚於太平之使院。邵出介三文鈔。有明季遭亂婦女之死節者數通。俾余與朱先生據宋氏文而改爲之。蓋宋君所敍事多可采。而文不稱也。余雖有改撰。而自嫌未善。旋棄其稿。朱先生集。尙有江都羅仁美繼室李氏歙人洪志達妻葉氏二傳。皆本宋介三文而改撰者也。宋文雖不多見。而邵君所攜。則頗惜其有志於古。而不習於文。今蔣君序稱其文刻削太過。不知卽是其人否也。果卽其人。則文理猶未調習。非僅刻削之謂也。邵君所云。蓋歙縣人。其名曰和。蔣君序而周刻之者。不知何名何里。或偶同姓字。未可知也。

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評者謂疊用三之字句法之妙。又石駘仲卒章。疊用四沐浴佩玉句。評者又謂文之妙於繁者。檀弓之文誠古。然佳處卻不在此。如云南宮縚妻有姑之喪。句自簡明無累。何爲必疊用之字見長。石駘仲章但云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從之。石祁子否曰。烏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省去二重疊句。未嘗不妙。夫經傳成文。流傳已久。豈可妄議增損字句。但必謂古人文辭佳處在此。則傅會之見矣。曲禮若夫坐如尸。立如齊。若夫虛字。憑空而起。自是記家刪節古書原文而刪改有未盡者。故猶存蒙上文勢耳。評家又謂是古人文筆之妙。此誤初學不小也。

經傳文辭。原有不可法者。一則古今語異。如先儒所論三盤八誥。當日祗是常語。而後人不解。轉以爲古。

是亦不可效也。一則流傳訛誤。或字形同異。或語句衍脫。其有經先儒正定者。尙未敢決爲必是。況有先儒所未及論列者乎。闕疑之說。不特詁義然。爲論文亦當知此理也。

近日才人風氣。好逞繁博。而不甚求文理之安。故於辨難之文。撫故拾典。如經生之對策。意在標炫所有。而謬審義意。與其所辨之旨。往往不甚比切。或至反相背馳。覽之殆不覺失笑也。有與余爭論地志統部。當主布政使司者。余謂舊制固然。乾隆地志。當以巡撫部院爲統。此事余別有專篇討論。不更綴矣。其人不服。專撰一書攻余。凡所徵引。多與本旨無涉。亦詳於余所辨正之篇矣。然余所辨。取足表明義例即止。其原書徵引之繁。人一望而皆可知其無當者。余亦置不較也。有詢余今布政使與宋轉運使體統異同。余詰所謂。則云此言亦見於是君之書。余覆按之。則云明制立布政使。卽宋轉運使之遺意。此大不然。轉運本漕粟之官。宋人借爲部領諸路。非若明制布政使。原爲分部專稱名義。較宋爲正。並非仿宋爲之。其異一也。宋之轉運。實有兵權。故得稱爲漕帥。體與近代督撫相似。與布政使之不與軍政者。事不相類。其異二也。宋初但有節度統領。其後官制紛更。制置安撫觀察諸使。沿革不一。轉運部領諸路。並非一代定制。可如明布政使司。專取以責統部。其異三也。然此事實與辨別地志篇目毫不相涉。故余明知其誤。而不置議耳。若爲此君辨地志篇目之本意計之。此無論明布政使果與宋轉運使同否。皆不當引爲證也。蓋引此爲證。則但須就其言以詰之。若曰布政既仿轉運。而宋之地志。從無以轉運分部。則明之地志亦

不當以布政爲分部矣．其實余所辨者爲今制耳．明志與雍正已前地志．自當以布政分部．正爲與宋之轉運．非一例也．今泛引至此．是本欲駁余而反授余以矛盾之隙也．是本欲謂余今制改稱之非．而反若自露明制及雍正已前地志其稱布政則已非也．夫以刻意攻余之文．貪多炫博．乃至反似助余．而且過於余之所欲直也．然則學問之設．豈將以爲文章之蟊賊乎．宋志政和七年．詔改節度觀察留後爲承宣使．即軍名以改者．

自行束脩．前人以束脩爲整肅修潔．不主脩脯．言此則鄙夫叩竭．及誨人不倦等義多通．然以下文不憤不啓等意例觀之．則脩脯之說．於義爲近．聖人固誨人不倦．然亦必驗其誠．量其有可造之質．豈必以脩脯義爲嫌哉．

左氏春秋傳．於隱公元年前．著惠公元妃孟子一節．所謂先經以始事也．此義不明．而陳壽於蜀志二主傳前．先爲二牧之傳．魏志先爲曹操作紀．魏收因之．而爲拓跋先世本紀．春秋之義．晦而不明．歐陽於史學本無深解．而本紀折衷於尹師魯．最爲能得春秋例義矣．而於五代之唐明宗．不帝制而亦爲之紀．意謂事當溯原本爾．不知春秋考紀經緯．不容相亂．其原本之不可略者．自有先經起義之法．仿惠公元妃之條以爲之傳．而不可紊經之正例也．竊意本紀之作．非爲區別尊卑故也．蓋爲春秋編年紀月．備天道以繫人事也．如以尊卑而論．則帝王尊矣．其生尊之太上．死謚之先王．應與帝王等例．然豈可爲本紀乎．后妃列於本紀．華嶠諸人之陋也．然呂后事具列傳．而臨朝政事．則於本紀書之．足徵義例當分．而非因

其人以定尊卑也。由呂后之紀傳分載推之。則本紀祇當式法春秋。上備天道。下繫人事而止。卽帝王一己之事。不關大書特筆例者。皆不當以入紀。紀傳之體。判如方圓水火之不可相混。乃是史文體例有然。而非有關於尊卑褒貶之義法也。今諸史本紀。自尹歐以還。皆已知大書特筆之例矣。而猶有可議者。如帝王生平行事。轉爲編年隸事所拘。反較諸臣之傳爲略也。夫篇首述其母系。與夫產祥幼慧之類。篇終總撮太略。與其一二言動。幾於千篇一律。史臣拘於文法。方有難暢之勢。而究其義例。卽此篇首篇終寥寥數語。亦屬列傳之體。而非所施於本紀矣。惠公元妃之文。古人不揉雜於春王正月。其例自可推也。然則帝王之事。於本紀外。必當別爲列傳。冠於后妃宗室諸傳之首。然後春秋經世之旨。可得而明也。穆天子傳。亦古書也。帝王並非不可稱傳。

開國帝王。敍其草創締造。往往先占篇卷。不知此亦當入傳也。至於事迹詳者。或借前代編年。劉子元謂其事出於不得已。不知此亦當入於傳。其追謚追尊帝王。不妨如世家之繩貫而下。卽殤君幼主廢貶之君。事迹無多。亦不妨如列傳之附於父兄傳末。惟后妃皇子。義別尊卑。自當別自爲篇。不得如臣庶之傳。可以因夫及妻。因父及子也。夫紀傳之史。原於司馬。彼時實以十二本紀。上擬春秋。非紀傳與編年截然爲兩部也。

丙辰會試磨勘試卷。策問元史河渠志稱耿參政。祭祀志稱田司徒。蓋謂史文宜直書名。不當書其官也。

進士對策乃云。耿參政之河渠志。田司徒之祭祀志。是直以二人爲作志之人也。部議疵謬罰停殿試一科。此寬政也。身列賢書。而未見元史。荒陋不必言矣。並策問所言。必有原文。斷不應誤看志中所稱之人。爲作志之人。以此推之。其人文理尙未通也。似此文理不通之人。竟當斥革。無足惜也。蓋對策令式。原云十不憶五。在所擯棄。若疵謬。則當有所分別。記憶本無錯誤。所言不合問指。此可恕也。積至三處。酌罰一科可也。記憶不眞。問甲而誤對爲乙。於情理不甚懸殊。此猶可原。每一處罰停一科可也。若情理懸殊。如稱唐之王漁洋。明之沈歸愚。或文理不通。如耿參政河渠志。田司徒祭祀志。此乃萬無讀書之理。必皆屏斥而無所可取者也。科舉嚴而倖進少。則眞才易出矣。

胡粹中以編年之書。自題元史續編。何至誤認爲元史。作於胡粹中。進士甲科。如此荒陋。無怪人之輕視之矣。

近有無恥妄人。以風流自命。蠱惑士女。大率以優伶雜劇所演才子佳人惑人。大江以南。名門大家閨閣。多爲所誘。徵詩刻稿。標榜聲名。無復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雌矣。此等閨娃。婦學不修。豈有眞才可取。而爲邪人播弄。侵成風俗。人心世道。大可憂也。乃便有癡妄無知婦女。自題其詩爲浣青集。謂兼浣花青蓮之長。則不必更問其詩。其爲無知無恥之妄人。不待言矣。爲之夫壻。不但不知禁約。而反若喜之。嗚呼。彼之所喜。正君子之憂也。

世傳朱子四時讀書樂七古四首。朱集不載。仙居縣志云。縣人翁森。字秀卿。宋末隱居所作。世又傳朱文公治家格言。亦明人朱柏廬所爲。柏廬名字居處。俟考。

元劉壎隱居通義言陸放翁之周旋韓侂胄。則牽於愛妾幼子之過也。其事亦宜詳考。

惠士奇謂不讀非聖之書者。非善讀書。此可謂專己自封之學究作頂門鍼。

朱子儀禮釋宮。乃李兆珪之書。朱子嘗錄之耳。

周禮冬官未亡之說。始於宋俞庭椿復古編。其後襲用者多矣。至明郝京山。乃謂冬官之闕。取水藏其精之義。則支離附會。更不成議論矣。

古經傳文。不可解者多矣。疑者闕之。先儒傳記。誤者辨之。方苞氏嫌周公踐阼之說。而直刪文王世子之文。妄誕甚矣。

朝廷誥敕推恩。臣下有受恩撫育之伯叔父及外祖父母。若庶母及庶祖母。皆得陳情。以其官誥貤封貤贈。此令典也。夫官爵身外之物。故可推貤。若忠孝節義。事關表揚。則必因本人所有。雖孝子慈孫。不能以己之忠孝節義。推貤於其父母。古今之通義也。乃世風不古。飾僞成風。則以學問文章。推貤於所親愛。大可笑也。豐坊魯詩世學。則以僞撰褒其三世。毛奇齡仲氏易。則以僞撰貤封乃兄。往在都門。有庸妄子。醜記駁雜。而不貫於文理。凡有聞見。用小紙籤夾於書冊。亦有精華。亦有糟粕。不皆當也。而其人自負以爲

淵博。其時適有鄉人病卒。是人素與情親。因無力致賻。則曰當以某書夾籤贈使刊列其名。識者哂之。雖然。若輩不足道也。毛則英雄欺人。歐陽五代史記徐無黨注。則賢者亦若是乎。

賀若弼進平陳方略。隋文帝曰。我不好名。公宜自勒家乘。隋文未爲令主。然已能爲是言。忠孝而當於理。聖人當先爲之。夫子刪述六經。不聞歸功叔梁公也。亦不聞歸功魯哀公也。

馬班之史。皆出家學。自序皆申明之。其闡揚先美。可謂孝矣。前人乃譏固襲父書。而遷推先德。非平允也。然遷書與談本無異指。故文辭無所識別。固則承父之業。而自闢門戶。爲斷代專家之祖。不比彪之後傳。猶沿遷史緒餘者也。故於世祖諸篇。別出彪名。以明所受。此則義例有然。其實無殊致也。蓋以六家宗旨而論。彪爲通史。再傳固爲斷代之祖。不相混也。

卷四

知非日札

梁文定在軍機。嘗言侍値太上皇帝。偶言御製詩課。亦費經營。大臣有言聖壽已過古稀。正宜愛惜精神。詩課較似可緩。太上諭言。卿等以朕爲書生。刻稿留名計耶。朕不務爲名。亦不與書生計工拙也。但一日之間。自寅興以至亥息。中間召見軍機。九卿輪對。省覽章奏。恭閱祖訓實錄。幾餘挹攬經史。披覽館閣進書。各有其時。此中必有藏息遊休。以爲不竭之地。作詩所以爲消遣也。苟於消遣之時。不尋消遣之具。則驕奢淫縱之念。得乘閒而入。故以詩課爲防逸之具耳。文定因言三代以後。安得聞此。此固非三代以後所及。而在本朝。則家法也。前總督 臣李衞。於雍正間。嘗因奏事之摺。附及萬機鮮暇。或宜靜養片刻。憲皇硃諭。意謂勅幾勤政。豫順以動。正是靜養。若好逸惡勞。臨事不免紛擾。轉非所以養心。與太上之意。前後若相發明。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儒生不知九重廣運。而以堯舜執中危微精一。爲臣子頌揚之體。宜然。所謂終身戴天履地。而不知高厚幾何者也。儒生於大臣言行及功令諸書。不可不留意。否則不異面

擴。雖博通古籍無取也。

康熙中。詞臣曹禾疏請封禪。科臣王承祖請仿虞巡。又有李時謙請五年一行祕祭。張京江相公皆駁正之。

張文貞請復積分之法。國子肄業諸生。由半分一分。積至八分爲合格。恩貢拔生。改稱貢舉。援納監生。改稱監貢。監貢積滿分數。改稱貢舉。並得送部從優試用。與尋常監滿咨部考授佐貳者不同。順治十七年停止之後。尙未復者也。

爾雅梫木桂。疏桂葉似枇杷葉而大。華白。冬夏常青。字書亦用其說。今按桂葉似枇杷葉而較小。華則有黃赤色與淡黃色二種。無白色者。邢疏不知何以云也。

儀徵縣志。吳訥爲名醫。蔣用文作狀。自稱門生。訥嘗學醫於用文也。其理誠然。因思儒學不廢雜藝。亦有博習工藝雜流之事。臨文未便槩如師弟子稱。當用何法。或言朱子初學禪於妙喜。何以不奉爲師。此則所爲逃楊歸儒。已反棄之。自不當奉爲師也。正爲百家雜藝。雖爲大儒。亦無所反棄。則所受之人。豈可昧乎。前人未有議及此者。學者不宜忽也。

唐仲友爲與朱子不協。元人修宋史。乃至不爲立傳。門戶之風。末流爲甚。於此見矣。宋文憲作唐氏補傳。公論終不泯也。但元修宋史而補周臣韓通。史家韙之。文憲躬修元史而不以唐仲友補宋之缺。豈士大

夫之門戶。轉重於朝廷之忌諱歟。或疑史傳補前朝人物。義由特創。不知馬無地理而班補之。班無輿服而彪補之。（後漢志。）典制倘補前人所無人物更多鼎革嫌諱易代至再公論自平。其必需於後史之補。殆甚於表志也。

潛邱劄記。譏邱吉編吳興絕唱集。選其父詩而直書父名。四庫提要以為元遺山中州集例。蓋家諱宜避於私著。若選詩文本以表揚其父而轉諱其名。是沒其名矣。太史諱談為同。若自敍篇中諱其父名。則人不復知其為誰何矣。近世填諱之說。末俗相沿。以便藉頭銜增榮寵耳。不知人子於其父名不忍出之口書於手。則彼填諱者如何知其名諱而填之。名為謹嚴。不知相率而蹈於欺也。

皇甫謐以漢高祖生秦昭王五十一年。崩漢十二年。壽六十三。徐廣謂二世元年高祖年四十八。按高祖十二年歲在丙午。上距秦昭王五十一年乙巳年六十二。不得云六十三。即二世元年壬辰彼時年四十八至十二年丙午亦止六十二也。

扁鵲倉公傳淳于意高后八年。意年二十六。徐廣據本傳二十九之文。上推十年。又推事之三年文而知也。高后八年癸丑。以年二十六計之。其生當在秦始皇三十三年丁亥。

萬石君張奮卒元朔五年。史記不詳其年壽。按本傳。高祖東擊項羽事在五年。傳云。奮時年十五。有姊善鼓琴。進為高祖美人。因從而西。則由高祖五年己亥年十五推之。其生在秦始皇三十一年乙酉。下推至

武帝元朔五年丁巳。九十三年矣。

玉劍尊聞。明制不得兼封本生父母。諸大綬修撰滿考。哀懇而得之。生母卒。制不得服。大綬衰絰不赴闕。當事矜其情。爲請於上。由是人以爲例。按以本朝本生之喪。解官治喪之制。及本身妻室推封本生父母之制。過明制遠矣。

隋志有道學傳二十卷。乃釋教淵源也。元修宋史。乃用以稱儒者。或又以道學二字。乃奸黨所以標榜君子。皆失實也。

馬祖常進千秋記略於太子。自稱卑職。今外官五品以下。見上官自稱卑職。當仿此也。

陳振孫書錄解題。昭明太子廟食池州。頗著靈異。元祐中。賜謚文孝。

仁和趙一清誠夫以春秋三傳同異論。應稽曾筠制軍試而不取。其文錄於杭氏掌錄內。有公穀書出姜姓一人作。爲廋辭。以托於公羊穀梁。其說不知所出。亦學者不容不知也。

韋絢劉賓客嘉話錄。智永禪師臨千字文八百本。散與人。永公住永欣寺。積年學書。後有筆頭十甕。皆數萬。人來請書兼請題頭者如市。所居戶限爲之穿穴。乃用鐵葉裹之。人謂之鐵門限。此等言皆失實。劉彥和所謂形容是也。永師學書雖勤。斷無每日換退數十筆頭之理。人生百年。止得三萬六千日耳。十甕筆頭。每甕數萬。是必百年之內。每日換數十筆頭。豈情理哉。求書之人雖多。不過如爭名於朝。爭利於市。止

矣夫開朝市之門必須鐵門限也．

漢昭烈皇帝廟號太宗．見本傳諸葛亮請宣遺詔表．人多習而不察．按孝文帝廟號太宗．不嫌重邪．

諸葛亮傳注．金城郭沖條亮隱沒不聞於世五事以聞．而裴松之駁其五事實皆可疑．一主嚴刻剝及答法正書．二辨曹氏刺客．三辨西城偃旂息鼓大開城門待晉宣帝．四辨以姜維歸蜀人相賀．五辨出兵祁山晉宣帝兵驟至番代之兵逼期欲去．或請留之亮不失信因得其力．

三國志楊戲傳中．有陳壽自注．當與裴注分別觀之．

蜀志先主傳建安二十四年．羣下推先主爲漢中王．上表漢帝．乃以馬超冠首．許靖龐羲射援諸名．皆列於諸葛亮前．殆不可解．

抱朴子弭訟篇引曾子問壻有三年喪．致命女氏．亦用康成悞解．劉士由欲使諸爭昏者．未及同牢．皆聽義絕而倍還酒醴．歸其幣帛．以謂如此．則離者不生訟心．貪容者無利重．抱朴子謂如此．則豐於財者．力可奪人已聘婦矣．且不伏之人．視死猶歸．惜其辭訟之小醜．而搆其難忍之大恨．非所以息訟也．或曰．可使女氏受聘．禮無可約．皆以即日報板．後皆使時人署名姓於別板．必十人已上．以備遠行及死亡．又令女之父兄若伯叔．答壻家書．必手書一紙．若有變悔而證據明者．女氏父母兄弟．皆加刑罰．

楊文莊公言學者取三多．看讀多．講論多．著述多也．夫看讀與講論．則洵貴乎多矣．著述安在其必多哉．

著述多則必不精精則必不能多前明如新都楊氏鬱儀朱氏近代如西河毛氏漁洋王氏著述動盈以箱篋安在其有功於學術哉但用功纂錄劄記以爲有備之無患斯則王伯厚嘗本以備應制之用而轉有資糧於後學然則玉海詩考紺珠漢制諸編謂之用功有益可耳安可遽命爲著作哉近日風氣以王伯厚爲不祧之祖矣

昭三年左傳游吉如晉與張趯言嬖寵之喪不敢擇位又云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其年齊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是姜亦稱繼室也蓋春秋已多從俗稱謂矣

前人議元人修宋史不應分別儒林道學余旣有論辨矣今觀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牧長之下接以師儒其曰師者以賢得民注謂德行其曰儒者以道得民注謂六藝師謂師氏儒謂保氏則道德宜出師氏儒林宜出保氏官守截然有分古人辨之審矣後世官師分事治教分途遂併古人之官守而忘之轉以吾道本一之說譏史官之標別門戶夫吾道本一則堯舜周孔無二致也則聖君賢相皆可入儒林傳矣其說豈可通乎

六藝之名初見於周官保氏禮樂射御書數是也以六經爲六藝始於漢儒各不相蒙毋庸牽合

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此夫子四教之文行二端也

大司徒以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以

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大司樂教國子樂德中和祇庸孝友。禮記中庸命篇所由來也。鄭氏訓庸爲有常。即中庸篇之至誠無息也。蓋中庸二字。本於中和祇庸。而鄭釋祇庸之庸謂有常。有常則恆久之謂。取其義以配中。似得一篇之要。鄭於禮記目錄。乃訓庸爲用。孔陸因之。鄭殆忘其訓周官之義矣。明道以不偏訓中。不易訓庸。猶爲近之。朱子承伊川說。以庸訓謂平常。竊疑不偏不倚無過不及。雖訓中字。而平常之義。已足包括名篇。止取兩字。毋庸以下字覆解上字也。惟中以表其無過不及。庸以著其歷久無差。則縱致橫致。皆無偏主。似可參一解也。

非官司典守。政教法度。有所施爲。而杜門著述。未有不深於憂患者也。不知憂患而妄有所著。皆非可與言文字者也。本無所解。而妄托於憂患。乃如金石之無故而鳴。鳥獸之不驅而駭。是爲妖孽而已矣。

學術同堂而異室者。知之不易。北宋史才。尹氏之識。二劉之學。已各不相蒙。南豐曾氏史學。本於向歆父子。乃校讎之學。非撰著之才也。神宗欲修國史。用曾南豐。是知其史學。而不知曾非紀傳之史所宜。其進太祖論。則干寶晉紀之儔。如司馬氏用以襄事通鑑。則近之矣。神宗不當意而改用蘇氏。則又去之遠矣。蘇長公之於史事。風馬牛也。

乾隆五十八年上諭。康熙四十九年民數。二千三百三十一萬二千二百餘名。因查上年各省奏報民數。

共三萬七千四十六萬七千二百餘名。計增十五倍有奇。

先子落花詩。於五歌韻中。押配些字。或疑官韻五歌。不收些字。先子謂梵音亦楚語。宜入五歌。今按廣韻九麻有些字。而訓爲小。與此異義。三十八箇。卽官韻五歌之去聲。有些字爲楚語之訓。音蘇箇切。然梵音三合爲薩縛訶。實爲平聲。宜入五歌也。大抵譯音寄語。本無一定。稍加輕重舒歛。則平仄遂殊。但看譯本定音。則既有如此。漢譯便應官韻有此部領矣。

顧寧人謂自秦以前無驢字。周書王會解北唐之閭。閭卽驢也。射禮。兩君射於郊。用閭中象其形也。江愼修羣經補義云爾。

戴震於所著書標題自署戴氏。蓋見詩禮注疏。於康成稱鄭氏也。不知鄭氏。乃唐人作正義而追題。非康成所自署。古人書不標名。傳之其徒。相與守之。不待標著姓氏。而始知爲某出也。戴君自命太過。而未悉古人體要。不知古書無是例也。

又近人著書。自署題名曰某著某注可也。往往摹古而署爲某學。其意乃見何休公羊傳本標題。不知此亦後人追題。猶云某家之學爾。成家之學。惟後人分宗別派。可以某家某學稱之。本人不應據以自名。且所見尙多未足成家。學者亦題爲某人學。不恧歟。

石經止書經文。未及傳文。而卷端題某氏注者。明其經文字畫。從某氏傳本也。如左氏春秋經文。與公穀

不同。即其例矣。

黃東發謂三國稱漢謂蜀。由曹操有心貶抑。又有坐罪陳壽。謂命名之不正。理則然矣。後世文士。亦多從之。則非有心爲貶抑也。蓋緣三國起事。漢獻帝尙在。其後昭烈據有梁益。勢不容兩漢並稱。其中朝人士。指西爲蜀。取便分別。初不爲貶抑地也。貶抑則稱僞漢。必不稱蜀也。

紹興府城中正橋北有碑。大書宋徽國朱文公榜狀元王佐故里。按朱子爲宋紹興十八年戊辰五甲進士。宋制。進士一甲及第。二三甲賜進士出身。四五甲賜同進士出身。凡進士之登第者。記其科年。必以狀元姓名標識。故敍朱子履歷。當云登王佐榜五甲進士。今狀元乃反借五甲同出身之進士爲榮。然則天爵之不比於人爵。亦可見矣。

近世婦人文字。稱其夫曰外。於義未有當也。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丈夫稱妻父母曰外舅外姑。子稱母之考曰外王父。妣曰外王母。古人所稱爲外。皆如是也。然丈夫稱婦爲內久矣。婦人因而對待爲文。稱夫爲外。不知古今文語。有可例對。亦有不可以例對者。如婦人於夫。可稱所天。夫之於妻。不可稱所地也。其類甚廣。不可勝舉。外之爲言。近於疏遠之義。非婦人稱夫所宜。丁外人之稱。見於漢書。豈夫婦所宜用哉。如對待爲文。男子稱妻妾可稱室人。室與堂亦相對也。豈婦人可稱夫爲堂人乎。又近人稱其妻曰內人。不知內人亦古宮妾之稱。不可泛然用也。唐宋人文字。帝皇宮中侍御。不論有無名號。皆統稱爲內人。亦宜知所避也。禮曰。必敬必戒。無違夫

子。婦人稱夫爲夫子古矣。良人君子。並見風詩。稱官稱字稱謚義。皆可通可稱之義。見於載籍多矣。豈必彼哉彼哉而外之耶。

婦人亦可稱君。本於古者小君之義。而後世郡君縣君鄉君。皆爲婦人之爵。故宋人爲妻誌墓。多稱爲君。妻之稱夫亦然。是亦可交稱也。妾於女君則稱夫人。或稱君夫人。亦出古義。漢陽張氏刻其妻妾唱和之詩。妾稱女君爲嫡夫人。贅矣。夫人卽嫡之謂也。何又曰嫡哉。

卷五

閱書隨劄

劉賓客文集

辥謇　福建觀察處置使兼御史中丞。元和十年卒。年六十七。

崔倕　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貞元七年卒。年六十五。

齊侯呂伋之孫曰穆伯。食邑於崔。十四世至秦末東萊侯意。意如子伯基。始居清河。十五葉生炎。避爲魏名臣。又九葉生休。爲元魏七兵尚書。有弟寅。爲樂安太守。八傳至崔倕。

王質　華卿　太子晉後。爲王氏。質爲宣歙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文中子之子福畤。爲上蔡主簿。生勉。賢良上第。河中寶鼎令。質之曾祖也。開成元年卒。年六十三。

史孝章　得仁　邠寧慶等州節度使。開成三年卒。年三十九。

令狐楚　宰相　開成二年卒。年七十。

葦挺武陵集紀云。開名如盧杜。注盧員外象杜員外甫。高韻如包李。注云包祭酒佶李侍郎紓。而謂所與遊者。其時可疑。又謂末路與余歡甚。

呂温衡州集十卷

貞元十九年有謝拾遺表。

代鄭相公請删定施行六典開元禮表云。星周六紀。未有明詔施行。先朝所制。鬱而未用。或損益之閒。討論未盡。請於常參官內選學藝優深三五人。量加删定。冀紓睿覽。明下有司。著爲法式。

贈尙書左僕射京兆韋府君諱某。當是韋夏卿。元和元年卒年六十四。

杜牧樊川集

韋丹　江西觀察使。元和五年卒年五十八。

宰相牛公。當是僧孺。大中二年十二月十七年六十九。

周平王次子烈。封汝墳侯。秦以汝墳爲汝南郡。侯之子孫家焉。列一十八世。西漢周仁。繼烈封侯。

韋温　宣州觀察使。會昌五年五月十四卒。年五十八。夢萬日墳成。

李方元避處州刺史。會昌五年卒。年四十三。

邢羣逸思歙州刺史。太和三年六月八月卒。年五十。

杜顗　淮南支使試大理評事。大中五年二月廿五卒。年四十五。

處士駱峻。字肅之。會昌元年卒。年七十九。

自撰墓誌。無年號。而云年五十。不知何年也。

晁說之景迂生集

李挺之　慶歷五年卒。

晁仲詢舒民　政和五年卒。年五十九。自稱族姪孫。

江端禮　紹聖四年卒。年三十八。

吳瑷　政和七年卒。年六十七。朝請大夫。

韓瑨　宣和三年卒。五十三。郇公之孫壻。

陳知章　元豐五年卒。年四十六。

張厚處道　宣和二年卒。年八十四。

蘇過叔黨　宣和五年卒。年五十二。

祭麴神文於崇寧四年乙酉。自稱四十七年。不信孟子周禮。

沈遼雲巢編　元豐八年二月九月。年五十四。

張隱直 諱翊 元方之父。熙寧九年八月十日。六十二。

任社娘傳乃小說。記韓熙載戲陶穀事。而小有同異。

賀州推官李忠輔　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二。

東安縣尉王岳 景申 元豐三年卒。年四十六。

沈振　司農少卿。熙寧六年卒。年七十三。剡縣。

張誨 傳師 熙寧十年卒。年五十四。太子中舍。

陸佃陶山集

邊珣　通直郎。紹聖二年。卒。年七十二。

其祖軫　元豐五年十月八日。年六十六。

黃曰頤　剡人。紹聖四年卒。年五十九。

黃彥　諸暨。父舜卿。元祐六年。八十。

李知剛　佃之壻。紹聖二年三月六日。年廿五。

陳木　鄱陽。元豐三年六月一日。年七十二。

張耒柯山集

龐安常 名安時。己卯卒。年五十八。

王仲孺 紹聖三年卒。年五十。

吳天常 紹聖四年八月六日。年六十一。

潘鯁 昌言 元符元年卒。年六十三。

李義山集

白居易 會昌六年卒。年七十六。居易無子。以姪孫景受嗣。可碑稱子景受也。

欒城集

蘇渙 嘉祐七年卒。年六十二。

歐陽辟夫人 元祐四年卒。年七十三。

歐陽文忠 熙寧五年卒。年六十六。

蘇文忠 建中靖國元年卒。年六十六。

白氏長慶集 開成二年。六十六。見齒落辭。明年作醉吟先生傳。

李建 長慶元年卒。年五十八。

張無擇 天寶十三載卒。年八十三。

張誠　大歷三年卒。年五十五。
太子晉二十一代王翦。又三世生珣。居太原。又十九代生瓊。為後魏僕射。又四代生昇。為成陽令。伊
闕令。登科詩入正聲集。
王士寬 失名 建中五年卒。年六十二。
白氏。楚太子建之後。建子白公勝。為楚殺。其子奔秦。乙丙是其後也。裔孫白起有功而死。非其罪。始
皇封其子仲於太原。起二十七代孫建。北齊五兵尚書。
白鍠　大歷八年卒。年六十八。
白季庚　貞元十年卒。年六十六。
吳丹　寶歷元年卒。八十二。
元稹　太和五年。
崔孚　與元元年卒。
崔元亮　太和七年卒。年六十六。
為江州司馬。於東林寺經藏中披閱遠與諸文字唱和集卷。諸僧請其集亦入經藏。二十餘年。所著
文大小共二千九百六十四首。成六十卷。納之。太和九年事也。開成元年五月十三日。以六十五卷

三千二百五十五首題爲白氏文集。入東都聖善寺經藏。元相先作集序。并目錄一卷在外。

皇甫鏞　開成元七年月十日。七十七。

戴公子曰皇父因字命族。秦徙茂林。改父爲甫。漢遷安定朝那。

張仲方　贈禮部尙書。開成二年卒。年七十二。

開成四年二月二日。又以文集七袠合六十七卷。凡三千四百八十九首。入蘇州南禪院。仍稱白氏文集。

白公自撰墓誌。會昌六年。壽七十五。文集七十卷。合三千七百二十首。

山谷集

會稽黃渥與庭堅皆出於婺州之黃田。

泚遵禮　元祐九年。七十六。

吳革　湖南轉運判官。元祐三年卒。五十三。

陶弼　元豐三年葬。生六十四年。

韓復　卒年五十七。卒後十六年紹聖四年葬。

劉禹德　元祐八年卒。五十九。

喬廠　元祐五年卒。五十六。

陳庸　嘉祐十年卒。五十三。

晁君成名佚。其為上虞令。以憂去。民挽其舟。數日不得行。熙寧乙卯卒。元豐甲子葬。

劉恕　元豐元年卒。年四十七。其父渙葬之。

陳剛少張年五十四。元祐某年。

胡堯卿宗元元豐壬戌。七十一。

李堯臣元叔元符元年。四十七。

李漢臣仲良建中靖國元年。四十七。

楊恕寬之紹聖□年。六十一。

蒲遠猶　生大中祥符辛亥。卒元祐壬申。

章名揚名庭分寧縣之石覲人。與黃所居雙井阻一溪。

別集為人作字序與字說分體為編。其實但論以字副名之義。為說毫無分別。不應於一例之文故作二體也。

律賦策論與箋註老子杜詩同為一卷。亦不稱。為其叔父給事公行狀。煌煌大篇。而不著名諱令人

不知爲誰甲眞惡習也。

蕭景修　元符三年卒年五十六。

張公邵　紹聖四年卒年六十六。

潘萃 信夫 元祐二年卒年七十二。

青陽簡 希古 幷研元祐五年卒七十五。

有宋能貧以詩禮授其二子鎮鋼鎮文亦奇特。智氏夫人墓道。

有宋唐安山川之秀氣。幼有能古文長而有立志不幸二十而歿。不得盡其才。晉原周君景和之墓。此例近古。

元符三年七月廿三。山谷將入青衣。宗子舟求作草李潮八分歌時年五十六云。

章處士慶爲分寧著姓。能以豪右致學士大夫女爲黃善祖妻。善祖皇祐進士。大理寺丞。庭堅仕父也。

叔母章氏。處士積之女。喜誦書弄筆墨。父母禁之。與諸女夜績待其寢息。乃自程課。善事夫所生母。分寧之俗。所生姑皆服役於子婦。至是乃欣慕焉。生子回有弟楚材。

山谷年譜其生造乃乙酉癸未丙寅壬辰八字。崇寧四年乙酉九月三十日卒。

權皋　大歷二年卒。年四十六。子德輿。元和十三年卒。年六十。

柳先生集

柳惟深 名渾 其先爲魯士師。食邑柳下。魯爲楚滅。楚爲秦滅。乃還晉之解縣。秦置河東。解所隸也。貞元五年卒。年七十四。

先友記有會稽虞當。爲郭尙父從事。泗州刺終。以信聞。其子九皋。子厚有誄。孫曰餘姚人。

天寶十年。王叔文生。貞元廿一年。叔文五十三。其母七十九。子厚爲誌。極推崇。

元祐七年六月三日。牒準勅廣南西路轉運使奏。唐柳州刺史自元和年立廟。三百亨祀不絕。宜賜爲靈文之廟。崇寧三年。勅封文惠侯。紹興二十八年。勅加封昭靈侯。告詞稱公稱侯而不名。

司空表聖文集

疑經爲求金之書。非夫子筆。有復安南碑。

盧子章 佚名 天祐二年九月十日。八十六。太子太師。子刑部侍郎膺。左補闕扆。

王凝　乾符五年八月七日。五十八。

元氏長慶集

浙東明州每年進淡菜海蚶各一石五斗。每十里置遞夫二十四人。明州去京四千除。約排夫九千

餘人。州縣先期十日追集。用夫九萬餘工。伏見元和十四年。先帝詔荊南貢荔支。陛下以其遠物。令一度進獻。沉淡茱等味。不列俎豆。名不載於方書。海物鹽腥。增痰損肺。俗稱補益。蓋是方言。每年常役九萬餘人。非罷荔支之意。遂從其言罷之。

長慶元年五月丙申朔。八月甲子朔。

憲宗永貞元年卽位。始命鄭公爲承旨學士。位在諸學士上。居在東第一閤。舊制無之。十七年閒由鄭至杜九。參大政十一人耳。

天下多大冠冕人物者八姓。晉安西將軍辟慇。避寇汝陰。後世遂與裴氏柳氏爲河東著姓。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東道觀察使辟戎。贈左散騎常侍。長慶元年卒。年七十五。生於丁亥。

田宏正長慶元年卒。年五十八。七月廿八。

崔倰長慶三年卒。七十一。

嚴鄭公尙書僕射。無其名。長慶二年卒。年七十七。故知非嚴武也。

一爲尙書。三歷僕射。六兼大夫。五任司空。再踐司徒。三居傅保。

魏昭成皇帝十一代孫。隋兵部尙書岩。

辛卯。友人以安氏女贈之。生子荊安。字仙賓。居四年。卒於江陵。

七月二十八日。贈妣滎陽郡太君。八月九日。贈考右散騎常侍。父母不同日降詞。又先母後父何邪。

會昌一品集

劉宏規　年五十二。太和元年葬。（不知何年十一月二十日卒。）

馬存亮　開成六年卒。年六十三。

元和十四年四月十一。作掌書記廳壁記。

長慶二年十月廿二記作丞相新置資福院。

寶歷二年八月丙申朔。十五庚戌。於茅山崇元觀造老君孔子尹眞人像。

元和十二年六月己未朔。廿一日。祭唐叔止雨晉祠禱之。高平公以爲徽叔故事。迨無遺漏。

石門文字禪

僧寶傳三十卷。宣和五年正月八日判府安撫大學降貴令辰繕寫呈獻。

黃蘗師百丈。百丈問曰。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

後山集

魏紹　紹聖元年卒。五十七。

魏濤　元祐二年四月六日卒。五十七。

熙寧十年十月二十甲子。京東安撫等使奏河決澶州。請發倉賑貧。明年元豐正月甲子詔下。乃作黃樓於東門。具刻明詔。

淮海集

觀子湛。字處度。亦有文名。仕爲宣教郎。嘗注呂好問回天錄。明人自稱淮南外史王應元序內及之。

浩氣傳一卷。乃孟子之外注耳。

侯白黠男受欺於侯黑黠女。喻強中更有強也。

李狀元墓誌。諱常寧。元祐三年及第。旋卒。年五十二。

任汲 師中 元豐四年卒。六十四。

元豐二年正月十五記吳僧法能所畫五百羅漢。

元豐三年四月十五。記杭州法會院言師雪齋記。

二年八月十六。記龍井題名。

葛書舉墓銘 熙寧三年中進士第。調杭州餘杭縣主簿。詔舉學官侍臣。有欲以君充賦者。檄取所爲文。君嫌於求售。竟謝不與。是時朝廷興修二浙水利。議者若謂二水出於天目之山。而溢於太湖。書曰。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今二江並廢。獨一松江入海。故太湖之水壅。而吳興被患。遂欲廢北關長安二埭

上塘之渠以與下塘相通又於餘杭之南股引苕溪之水達於曹渠穿錢塘之市而入於江以紓吳興之患時多爲怨部使者檄君行視君以爲吳興之水原於太湖廣袤四萬八千餘頃旁通數郡其所灌輸非獨苕霅也書稱三江震澤說者不同就如議者之言則尋常溝瀆之流豈可以比三江之任祇益紛擾耳且錢塘二埭其來久矣大役之興古人所重固執不可議者不能奪

李常　元祐五年二月二日年六十四

精騎集取北齊孫搴語精騎三千足敵羸卒數萬

越州請立程給事祠堂宜采

晁補之雞肋集

序騷以孟子與原接而原稍後

張洞　治平四年七月十二四十九

杜純　鄄城人紹聖二年六十四

李清臣　皐陶爲李或爲理而二姓同出陳郡苦縣漢將軍廣後者爲涼武昭王暠暠之後爲唐建中

靖國元年七十一卒

楊緯　元祐二年卒年六十二

晁仲熙　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
楊景芬　元祐二年正月十一日六十一。
陳知和　元祐二年六十四。
高旦　元祐元年卒年五十七。
石輅　熙寧二年卒年六十二。
魏通　元豐五年五十二。
劉師愈　五十六歲。
梁彥通　紹聖五年四月十日六十八。
胡戩　補之熙寧初隨父適越天雨滯逆旅遇之。
字叔文　元祐六年卒年四十七。
晁端仁　崇寧元年六十八卒。
胡輔　字安國。元祐四年卒。
王元舜弼　紹聖四年。六十九。
趙祐　慶歷五年。四十五。

唐庚眉山集

政和五年六月廿四。記水東二神廟靈異在惠州貶所。

政和元年正月五日。貶惠州出番禺。遊越王臺。

崇寧二年正月十五日。記閬中新修勅書樓。

唐彥通佚名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廿五卒年六十三。

上蔡司空書。其推論古文云。邇來士大夫崇尙經術。以義理相高。而忽略文章。不以爲意。夫文章於道有離有合。不可一槩忽也。唐世韓退之柳子厚。近世歐陽永叔尹師魯王深甫輩。其詞何嘗不合於經。其旨何嘗不入於道。

年十五。作上任德翁教授知遇序。

宣和己亥十二月一日。跋寅申錄。自謂取名掇謗。皆以此。惠州失手墮海中。方自幸名與謗俱息。而張自強復持此六卷。幸祕之。

龜父集

南昌洪朋。兄弟四人。龜父以布衣而名出諸昆之上。湻熙元年四月廿六。楊誠齋序唐人黃滔詩集爲御史集。初名泉山秀句集。永豐令黃公度八世孫搜集爲十卷。

黃御史集 在上 王寄知幕

慶元二年十月十四。洪邁序。淳熙四年九月朔。謝諤亦序。

天祐二年四月朔。福州報恩定光多寶塔碑云。威武節度王公。是日宿齋於州。東烹於肆。（庚申）。光化三年正月庚寅朔。

陳嶠 司直。光化二年十月三日。七十五。光化四年正月廿七。祭陳鼎曰。閩山秀氣。魯國淸塵。滔著有九經解。詩解。白樂天年譜。論語人物志。

四月初三諱日。裔孫考其生年。當在開成庚申前後。卒於開平辛未前後。

劉弇雲龍集

元祐六年七月十四。記吉州愚堂歐陽文叟所造居室。稱其風扉月牖。竹簷蓀逕。有別一人境。

與曾子固論文。韓柳李翺皇甫湜諸人皆有品藻。

元祐七年七月朔日。洪州教授時。記天慶觀三淸殿元都玉京七寶成就云云。

熙寧丁巳七月卅日。記澄碧軒螺岡螺浦山之交云云。

容有抵予書云。子之州章氏。有子號婉婉。自幼至其始笄。惠發姝豔。不類人間人。字文柔。有詩集。蓋名娼也。詩集乃人詠文柔也。弇爲序。

熙寧丁巳九月三日。送道士習順偕能道未來事。

時議六篇。亦進策之類。

何受　高士。元豐四年卒。年七十六。

劉伯京 名戩　青天蓋遠山。黃河流白水。仙女遺詩爲死徵。元豐八年七月十日。年五十七。子公顯公肅公量公度公稱。

王袞　元豐元年戊午九月十八。年四十二。

周必大稱其釀經飫史。吞吐百氏。足繼歐陽宋史。稱其剞劂瑕纇。卓詭不凡。

朱長文樂圃餘稿　元符元年二月十七。年六十。

自譜云。朱虎之後。夏商無聞。周有朱張。在齊曰毛。魏曰亥。楚曰英。而譜氏族者。又謂高辛之後六終產六子。其五曰安。武王封安裔俠於邾。附庸於魯。後爲楚滅。子孫去邑爲朱。二漢之間。魯有家。吳有買臣。平陵有雲。杜陵有博。宛有岑暉。會稽有雋。沛有浮寓。寓坐黨錮誅。子孫避難丹陽。遂籍吳郡。陸機稱四姓者。朱張顧陸也。長文高祖爲越州剡人。名滋。會董昌亂越。錢氏據杭。隱居田里。生唐乾符丙申。卒宋平蜀之年。八十九歲。葬剡之游謝鄉。次子瑱。佐錢氏於四明。遂家明州。季子億以閤門祇候守邕州。卒葬蘇州吳縣。

蔡昕　治平三年二月三日。三十六。

蔡拯　皇祐六年。五十七。

蔡天經　皇祐元年。廿八。

蔡欽　元豐元年二月十九。十九。

張擴東牕集　工麗如汪藻。制誥九卷。

皮日休文藪

咸通四年四月三日。記郢州孟亭。五年五月朔。記通元子栖賓亭。逢氏虐使他人牛。天殛之。而燕趙無賴少年。椎牛無數。不殛何也。

鹿門隱書多格言　正尸祭。謂祭宗廟尸不當廢。唐禮然也。

政和改元季夏四日。毗陵朱袞序笠澤叢書。

鄧肅栟櫚集

太學生上詩諷花石。耿南仲薦之。及高宗朝。力詆南仲父子講和誤國。以左正言予宮祠。能歸。忠君愛國之忱。溢於言表。

默成文集

淳熙丙午三月己卯朔。朱子序潘良貴集。稱其剛毅近仁。

郭印雲溪集

　皆詩無文。實官縣令。壽八十餘。宋詩之佳者。

羅隱昭諫集

酬邱光庭詩首云。正月十一書札。五月十六到來。柳吟秦望咫尺地。鯉魚何處閒徘徊。

廣陵妖亂志。吳堯卿被仇家所殺。其妻以紙絮葦棺斂之。似一一封書。好事者題云。信物一角。附至阿鼻地獄。請去斜封。送上閻羅大王。人傳爲笑。兩同書十篇。世多有之。

說石烈士。即石孝忠。爲李愬仆韓碑者。記甲子年事。太和中。

李新跨鼇集

東都劉氏藏書序。稱布衣與祕閣埒。惜不得其目也。

永懷廟碑。朱使君。東漢時人。爲巴郡守。隱唱車山。死千餘年。史無傳。後古無文。貞元十四年。平泉令王寬記修祠之因。

　馮玠　其先畢萬之後。食采馮鄉。崇寧三年卒。三十六。

慶湖遺老自序詩集云。越人賀鑄方回也。賀本慶氏。后稷之裔。太伯居吳。王僚遇公子光之禍。王子慶忌

挺身奔衞。妻子迸渡湖水。隱會稽上。越人哀之。予湖澤之田。俾擅其利。表其族曰慶氏。名其田曰慶湖。今爲鏡湖。傳訛也。漢安帝時。避帝本生諱。改賀氏。水亦號賀家湖。家牒載謝承會稽先賢傳敍略如此。唐代既頒勳格百家圖譜。併爲煨炧。元和中林寶集著姓纂。臆爲賀氏慶封之後。非是。按封夷族。安有遺種哉。吾家特會稽一族。他州之賀。蓋賀蘭賀若賀跋賀婁賀魯賀葛賀賴賀遂賀兒賀略孤吐賀諸姓裔也。鑄生於皇祐壬辰。丙子年作序。

謝逸溪堂集

王儉及之。崇寧三年秋七月三日卒。年四十九。妻潘。名及甫女。

晏防宗武。元獻公爲防之叔祖。其母吳王安石妻妹。大觀四年卒。年四十八。

季復　大觀四年六十。政和元年辛卯正月甲午朔。

謝邁竹友集　逸從弟。

董隱居金谿人。孫某爲越州司理參軍。與其兄某同年登進士第。稱江西兩董。兄子革政和二年卒。年四十。

李彭日涉園集

揚昊字明之。蘇州人。娶江氏。昊死於客。有蝶大於掌。繞江氏。竟日去。聞訃哭。蝶復來。起居飲食不置也。

彭爲賦詩。

許翰襄陵文集

孫宗鑑　宣和五年。四十七。

孫覲 明之 大觀四年。八十一。

許閎　元祐八年。四十九。

孫道 純老 大觀二年。七十二。

魏滈　政和七年。七十。

沈昭遜　熙寧三年。後六年卒六十七。

周行己浮沚集

趙霈 彥昭 大觀三年四月六日。四十八。家人求得遺子於外曰紹孫。亦書子之變例。

許景亮　政和三年十一月。五十七。崇寧二年。十一月初九乙酉。

慕容彥逢摛文堂集

新昌石氏。萬石君之後。景衡中熙寧六年進士。朝奉大夫。崇寧三年卒。五十八。有南明集。

葛書思　崇寧三年七月。娶侍其氏。卒年七十三。大觀四年正月十三壬子。

弟彥善　元豐七年七月壬寅生．崇寧二年十二月庚午卒．政和七年卒年五十一．謚文友．

呂南公灌園集

元豐四年五月一日．記李候虛齋曰．惟虛涼而領劇邑．

重撰韓退之傳．應陳繹曾之請也．孫甫有唐紀三十篇．

以白虎通爲譁惑聾瞽之書．以爾雅非三代之書．

薛季宣浪語集

師事袁溉．傳河南程氏學．與朱子往復．而性命兼重事功．其後陳傅良葉適遞相祖述．爲永嘉之派．周行己開之．而季宣又導之也．

以柳子厚辨晏子春秋出於爲墨學者．其言本於孔叢詰墨．不詰墨子．而所詰皆晏子春秋中語．謂子厚掠美譖世．

有中庸大學解各一卷．在本集．李長吉詩有會稽姚氏本．

袁溉字道潔．汝陰人．嘗謁岳忠武．欲留佐幕．不顧而去．曰．岳公武人．泥古．而幕下無間機之士．難乎免矣．紹興癸酉得疾．如中風．四支不仁．自謂存神與氣．周流無滯．尋愈．後家荊州．卒年七十．季宣問義理

之辨。漑曰。學者當自求之。他人之言。善非吾有。

季宣父徽言　紹興九年卒。年四十七。官右史。

季宣卒年四十。乾道九年門人迪功郎新泰州教授陳傅良行狀。十二月十一日。是年七月卒。呂祖謙銘墓。

劉才邵樧溪集　劉姓著望廬陵者。漢長沙定王之子蒼。

紹興五年十一月庚午朔。七年十二月戊午朔。二十年十二月癸卯朔。子壻致祭於故丈母項氏之靈。

鄧柔中建炎四年八月廿三。年六十四。

羅爲祝融之後。羅犿於楚。居長沙者曰瓌。漢爲梁相。襄陽曰襲。晉爲將軍。衡陽曰玠。唐爲御史。唐季御史子孫散處江左諸郡。貺復自豫章遷居廬陵。五世元。六世茂。七世徽。八世安強。字守道。紹興元年卒。年五十五。

劉子翬屏山集　紹興十七年丁卯卒。字彥沖。崇安人。劉韐之子。

始祖居潭溪。庸。生光位。光位生玉。玉生文廣。文廣生太素。皆出楚元王交。處士民覺。紹興元年卒。年八十四。陸佃孫女寘之女歸屏山。廿四歲終。建炎庚戌三月十七日也。

蔡戡定齋集　襄四世孫。仙遊。辛卯九月十四。館職對策。

端明殿學士王公行狀，卒乾道九年，不知何名，字亦奇，又云少師之子。

蔡伸 其王父。紹興丙子，六十九，葬於武進。

胡堅常 秉彝 晉陵人，曾祖宿，祖宗堯，父越，修淳熙八年卒，年六十四。

王廷珪盧溪集 乾道六年卒，九十三。

紹興壬戌冬十月一日，記遊西山，紹興十年六月初十日，記鳳林樓安成在吳楚間。

聶昌 初名山淵，聖賜名，臨川人，靖康丙午，四十九。

弟廷璋 才臣 紹興十一年卒，年五十六。

弟廷珍 漢臣 紹興十二年卒，年五十五。

弟廷瑋 紹興十一年卒，年五十一。

趙善括應齋集 戊戌十月初四，夢作彌勒贊，有紹興己未至今日之言，南宋初人。

李洪芸庵類稿 南宋初。

乾道二年十月十日，記鹽官福嚴禪院，銘龍尾硯，自序生歲己酉，值大駕南巡，先公掌誥紫微閣下，渡江故物，惟龍尾硯，凝漆爲硯，晉太子納妃故事有漆硯。

趙鼎忠正德文集 乃高宗於修神哲二宗實錄，賜褒四字，因以爲集名也。

曹勛松隱文集

紹興廿九年上元日。記淨慈寺五百羅漢。隆興元年七月三日壬戌。記崇先顯孝禪院。紹興十二年。遣使至金三月一日祭徽宗。文極哀痛。引申生見神。及李德裕托夢於令狐綯求還海南之胄。欲徽宗神靈聳動金人。乾道三年閏七月十八癸未。少失怙。不知所生母姓。夢通神靈以王始加封。紹興三十一年九月戊戌朔。三十二年三月丁酉朔。淳熙元年三月戊子朔。

吳益　太皇太后弟。乾道七年。四十八。

吳蓋　乾道二年。四十二。

董仲永　乾道元年六十二。紹興廿七年十二月癸巳朔。

李光莊簡集

以蔡京敗無劾章坐貶。謝表云。當垂涕指彎弓之日。人以爲狂。而臨危多下石之人。臣則不敢爭論和議。爲權相所斥。垂老投荒。乙亥八月廿二。會嶺南陳氏園。五色雀名小鳳。飛鳴庭下。四月十七夜觀月。曉月新雨。丙寅十月廿二。見故人贈詩。因咏南來償宿債。一笑悟前身。庚申在會稽本命戊午。

洪皓光弼忠宣鄱陽集　适邁遵其三子。流遞冷山。秦檜嫉之。安置英州。金悟室陳王固新敬之。彥清其長子。悟室令師事之。彥清生辰十一月一日。六十之年入瘴鄉。生還四載。卻投荒。适跋先君建炎己酉出疆。

年四十二。紹興癸亥還朝。明年母憂服除。未幾而貶嶺表。謫九年而卽世。

朱松韋齋集。　字喬年。紹聖四年閏二月戊申生。紹興十三年三月十四。祝夫人後公二十七年卒。朱子三壻修職郎劉學古。迪功郎黃幹。進士范元裕。戒殺子文有鄉婦悞被冥追。冥司有重譴也。

陳造江湖長翁集

周南山房集

紹興元年二月十九。遊杭之湖山。廿二日作後記。慶元庚申二月八日。合乙未歲同年。飲於西湖環碧之園。壬寅五月廿七。遇黃娼眞眞。則金州大將皇甫謹之妻女。謹嘗有部將妻女美而奪之。此其報也。因爲著戒。

衡涇後樂集

胡安國子宏。孫大壯。著述亦甚富。而封建論數篇。尤勝。涇薦之時。衡山布衣也。蓋經寬饒之後。建炎三年生。紹熙三年四月廿七。年六十四。安康郡夫人章氏。其先浦城。後徙秀之華亭。曾祖稰。右承事郎。祖梲。右通直郎。父綍。贈武義大夫。蓋公之配。涇父偕賢。生紹興七年。卒慶元六年。六十四。娶章氏級之女。子涇濟洽。兄沂伯時敏。子弟湜叔季敏。子涇帥湖南。有族曾孫守武岡。欲更他郡。而彼請祠。蓋德章也。名藻。

曾耆年　嘉定壬午卒年七十五。

衛藻　嘉定己卯。年卒年七十八。

廖行之字天民。著省齋集。淳熙己酉。卒年五十三。

陸九淵象山集　淳熙二年十二月望。記敬齋吳博古。爲貴溪縣也。淳熙十五年正月初吉。記王荆公祠堂。多過護語。

蘇籀　轍孫過子。上書秦檜。附會和議。王浚明。紹興廿三年八十五。欒城壻也。籀爲銘。欒城言班固諸敍可爲作文法式。崇寧丙戌十一月八日。四鼓夢中及古昌蒲詩云。一人得飽滿。餘人皆不悅。

曾丰　同州人鄭浩作立成歷寫百中經至淳熙癸卯後未有述浩爲推算兩曜五星增入順逆遲疾留伏。爲便於卜筮。

曾神童對屬序。嘉泰癸亥也。童子名載。序引此事屬辭。

緣督集二十卷　淳熙十六年五月一日庚申。

高登東溪集　朱子爲祠堂記比之伯夷柳下惠。

曾極金陵百詠　始皇以望氣者言金陵有天子氣。使朱衣鑿山爲瀆。改爲秣陵水。以秦開。故曰秦淮。

八德功水在蔣山。梁天監中有胡僧寓此山。龍爲引此泉自西域來。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

不竭。八揖獅。故曰八功德。

楊萬里誠齋集吉水。百卌二卷。開禧元年之明年卒。年八十二。

二月十一日夜夢東都早春詩。隆興甲申二月廿七。爲淸江譚氏記作樓於峽水之濱爲景延樓。庚寅十一月四日。爲叔淸記竹所。淳熙五年三月廿四。記山谷祠堂。已亥十月三日。記安福興崇院經藏。淳熙八年九月九日。記韶州合祀張余二公祠堂。淳熙十三年五月十五。記樞密官屬題名。淳熙二年十二月戊寅朔。淳熙己酉閏九月十一。記浩馬紹熙初元十月廿九日。記新喻秀江橋。二年四月六日記眞州壯觀亭。五月廿六。記吉州六一堂。三年二月廿三。建康貢院落成。紹熙壬子九月十六。至金陵因記泉石膏肓。慶元二年十月十五。記喚春園。紹興壬午九月五日。序施氏蓬戶甲稿。乾道五年八月六日序艫堂乃叔祖文集。乾道辛卯。序呂侯治零陵事。四月廿六。淳熙戊辰八月二日。序易外傳。丁未四月三日。自序荊溪集。丁未六月十五。序西歸詩。丙午六月十八。序南海詩。丁未六月十三。得故人劉伯順送南海集。淳熙己酉十月三日。序江西道院集。即朝天集。蓋宮觀時也。紹熙元年四月九日。序續集。壬子五月廿五。序江東集。紹興癸酉十二月廿四。序黃氏通鑑韻語。慶元己未八月廿八。序胡澹菴集自署門人。淳熙十二年十二月庚戌朔。庸言儘有佳處。天問天對解。則多事矣。淳熙薦士錄。凡六十人。首列朱子。注云。學傳二程。才雄一世。雖賦性近於狷介。臨事過於果銳。若處以儒學之官。涵養成就。必

為異才。薦章穎云。早冠多士。其學益峻。立朝梗挺。公論推表。詩話論近代詩云。范石湖之清新。尤梁溪之平淡。陸放翁之敷腴。蕭千岩之工緻。皆余所畏者。蔡攸幼慧。其叔父卞。荆公壻也。嘗問荆公相公解倉頡字抑李斯字。胡銓邦衡。淳熙七年卒。年七十九。遺表有死為厲鬼以殺賊。楊邦乂建炎三年卒。年四十四。虞允文隆州人。虞世南守仁壽郡。卽隆州。淳熙元年卒。年六十五。謚忠肅雍國公。帝疑閩人王淮。對曰。閩有章淳呂惠卿。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江浙多名臣。不有丁謂王欽若乎。博士章穎論事狂直。淮論救之。淳熙十六年。六十四。張大經慶元四年七月廿九。八十五。謝諤紹熙五年卒。年七十四。陳俊卿淳熙十二年七十四。九年七十。疑差一年。余端禮嘉泰元年卒。六十七。慶元二年卒。七十八。章穎。宣城人。字彥溥。淳熙元年卒。刑部侍郎。年八十二。王回紹熙三年十二月廿九卒。年七十二。吳松年淳熙七年卒。年六十二。開禧二年五月七日卒。謚文節。

葉夢得建康集　夢得蔡京門客。而章惇姻家。

晁氏之甥。猶及見張耒諸人。猶有北宋遺風。與陳與義可以肩隨尤楊范陸。他人不及。紹興庚申二月十二。題唐明皋吹簫圖後序。程致道集四十卷。有年譜。子畧跋中見。

陳與義簡齋集

方回以杜為一祖。而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為三宗。

毛滂東堂集　武康縣齋名。與蔡卞皆王氏壻。

鄭剛中北山集　由秦檜進與章少董云。於令德文處惠教魯頤公之後。有仕秦爲符璽令者。以符爲氏。傳漢唐五代。家世可考。符授之誌也。

汪藻浮溪集德興人。　錢塘關注子東作胡先生言行錄。紹興二十二年七月甲午朔。汪出軒轅。春秋童子踦。以功顯魯中間譜系不傳至五代有自歙之黃墩徙婺源還珠者。九世至轂藻之父也。卒於崇寧乙酉。年八十。母陳。政和五年正月廿九卒。年七十七。蘇播頌之裔也。於紹興十年卒。年七十六。衞膺敏建炎三年卒。年四十九。崇寧初制詔以尙書左丞爲丞相。天子虛己而聽焉。吳點字聖與。建炎四年卒。年七十四。有集卅卷。傅楫崇寧元年二月五日卒。年六十一字元通。龍圖待制知亳州。

綦崇禮北海集　叔厚高密人。與汪章同長於制誥。王衣神道碑紹興五年閏二月卒。年六十二。箋表類中有語本亦笏記之類也。常知紹興府。禱雨於禹廟。秦望山惠靈侯廟。南鎭廟。伯益皋陶廟。馬太守廟。越王廟。舜帝廟。紹興六年九月丙寅朔。

員興宗九華集　祖宗之朝。元老大臣。聲嗟氣咳。猶足以澤天下。如魏公議邊。蜀公議樂。滕公議用人。司馬公議役。石守道議口。蘇明允議機權。至种隱君。又議道議治議仁議禮義。凡作十議。皆十世龜鑑也。紹興庚辰七月望日記漢嘉李氏林亭。員氏自唐半千而後。咸有代序。興宗別宗。任城令延與陳圖南

相接希夷師友。造化草芥諸公裔。南圭紹興壬午卒。年七十六。

洪邁野處類稿　容齋五筆別見。

畢仲游西臺集　元豐三年五月十六。羅山令記信陽軍門。二年五月十九。記通慧禪院經藏。元祐元年六月十八。記西陽宮因古鐘。知唐西陽宮也。歐陽叔弼傳。文忠公之文須人代者。多出叔弼之手。而東坡在翰林。多以內表章屬叔弼代之。人莫能辨。文忠遺表。叔弼代爲。神宗見而愛之。意文忠自爲也。天下。人士傳誦。亦以文忠所爲。名棐。魏泰恃勢。誣州東地爲天荒。棐裁之。政和三年棐卒。年六十七。令狐挺。唐相楚之六世孫。銘曰。公高之別。有晉大夫曰文子頡。始氏令狐。秦紀太原。漢伊吾。元魏之守侯於藍田。藍田孫子爲隋納言。納言六世相唐宣宗。挺於嘉祐三年三月十二卒。年六十七。

魏國韓琦子忠彥。亦爲相。大觀三年八月二十卒。年七十二。

畢氏出周文王十五子高。封於畢。後漢兗州別駕湛。居東平。五世孫衆慶。宋兗州大中正。邇五世孫憬。仕唐司衛少卿。許州刺史。憬生構栩。構戶部尙書。栩鄭王府司馬。栩曾孫諴。相懿宗。構五世孫楨。爲振武天德營田判官。楨生宗昱。雲中令。宗昱生球。本州別駕。球生義琳。嘗以策干漢高祖。不能用。生子士安。字仁安。入宋爲相。謚文簡。景德中。崇文院鏤晉書百三十卷板成。欲印賜。或言兩晉事多鄙惡。士安言惡可爲戒。何傷乎。王禹偁陳彭年皆公門下士。安乾德四年進士。拔禹偁於磨家兒。禹偁進用反在

前士安除知制誥。其詞焉備所行也。眞宗時卒年六十八。行狀不載年代。可恨也。

陸游渭南集　開禧丁卯。年八十三。

李昭玘樂靜集　記徐州十事。南臺寺殘經多唐末五代時所書。字畫精勁可喜。阿含經四卷。泰寧節度使齊克讓造。因引王縉相代宗遇寇變。合衆沙門護國仁王經事。

李若水忠愍集　衣襟中詩。我馬南來久不歸。山河殘破一身微。功名悞我等雲過。歲月驚人逐雪飛。每事恐貽千古笑。此身甘與衆人違。艱難重有君親念□□□□滿客衣。

傅察忠肅集　元祐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生。是日叔祖堯俞拜中書侍郎。因小字鳳郎。三十七殉國難。

劉安上字元禮。屢劾蔡京。建炎二年卒。年六十。有給事集。

劉安節左史集

劉跂學易集　摯之子。錢乙傳。字仲陽。元豐中以治效授太醫丞。卒年八十二。有傷寒論指微。嬰孺論百四篇。初以顱顖方著名山東。疑今傳顱顖經也。西門栱元祐五年卒。年五十三。

游酢游廌山集　生皇祐五年二月十五午時。元豐六年調蕭山尉。八年薦爲太學錄。癸亥長子撝生。乙丑次子擬生。戊辰三子拂生。庚午四子損生。壬申五子掞生。甲戌六子揉生。辛巳七子握生。乙亥女生。癸卯七十一歲卒。

李復潏水集　答李忱承議書。論修地理書。謂唐鄭餘慶四蕃十道志。元和郡國志。祇是官司文字。甚無可採。若欲其山川人物風俗物產。郡邑興廢諸事。一一盡載。及古今小說詩賦碑刻故事遺蹟。皆詳備。須數千卷方能了。此非一人之功所能集。

彭龜年止堂集　國子監版行時文乞賜寢罷。天下雖不能皆韓愈。然豈可輕天下無韓愈哉。

嘉定庚辰十月望日。北溪陳淳記宗會樓聚族之義也。陳北溪跋朱子家禮。又代陳憲爲跋。則家禮實朱子未成之書。廖德明刊本尤未善也。陳廖皆親受業於朱子。其言不謬。如何以家禮爲不出朱子乎。閱北溪大全集書。陸氏出齊宣王少子元侯通。封平原般縣陸鄉。曾孫烈爲吳令。烈四十世爲唐宰相希聲。楊慈湖簡所作象山行狀。

翟汝文。熙寧九年丙辰生。紹興辛酉卒。六十六。有忠惠集。

陸象山。紹興九年二月乙亥生。卒年五十四。紹熙五年二月十六。楊慈湖狀。陸子靜。慈湖因慈母如母之說。謂愛妾之情非經禮。謂子夏不知禮。且引矍相之圃爲人後者不入。因謂子夏喪服傳害道良多。小記亦有可刪。朱儒習氣至於叛經。無忌空談義理之害也。慈湖駁孟子配義與道。謂義卽道。不可言與。氣卽道。不可言配。眞是亂談無忌憚矣。謂子路終身誦之。則子路沒後孔子始知。亦癡絕矣。以形上形下非孔子之言。張爵教蔡京諸孫。但令學走。京流涕求教。因勸收人心。召楊中立孫仲益。皆爲是也。慈

湖謂當乘此勸蔡誠實悔過。此說近理。

寶慶二年三月廿三。慈湖卒。年八十六。

宋楊冠卿客亭類稿云。癸丑季秋二十六日。夢至一亭。牓曰朝雲。因遇姝麗。作綠波芳草之詞。

韓元吉南澗甲乙稿　呂東萊之妻父。維之元孫。子淲亦能詩。嘗舉朱子自代。淳熙二年正月甲申朔廿五日。祭通判李侑伯。淳熙八年辛丑五月廿五庚子。祭撫幹叔運南夫。宣和五年奉命接伴金使。明年。使金成禮而還。爲蔡攸童貫所忌。紹興十三年卒。年五十八。正月廿五卒也。李文淵紹興十六年卒。年六十二。呂廣問隆興六年十一月七日。龍圖待制。卒年七十三。賀允中資政殿大學士。會稽郡開國公。乾道四年卒。年七十九。方陔字務德。桐廬人。隆興八年。知紹興府。初爲府從事。且佐帥幕。已四十年。吏民猶識公。喜甚。公亦周知其利病。力請蠲除餘米四萬斛。錢十六萬緡。以寬民力。收貧民之未葬百九十殯。刻石爲義藏。遠近稱之。初張守知紹興府。辟爲觀察判官。委以裁決。一府盡傾。有戍卒部曲謀變。公獨從張公驅數騎誅其首。朱丞相勝非繼爲帥。益知之。歸即薦可用。就差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徙知平江府。猶言會稽和賣之弊。卒年七十一。歸安劉一止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初四。八十三。靖康二年五月。高宗即位。改元建炎。改睢陽城爲南京。八月廿五日。陳東歐陽澈以言事死。陳四十二。歐三十三。陳號少陽。歐字德明。張魏公筆削勍陳東文稿與殺曲端。其心與秦檜無異。

袁燮絜齋集　鄞人。與同里沈煥楊簡舒璘以道義相切磋。後師事陸九淵。南宋儒中有體有用。

讀管子。知爲後人綴集。惜晉人集諸葛亮事未傳。

慶元府鄞樓鑰。字大防。東樓公之裔。鄉先生王默李鴻漸爲師。三山鄭鍔相與切磋。爲師友淵源。七世祖皓。六世祖杲。皆有名。高祖郁。自奉化徙鄞。儒學精深。爲後進師。其先由婺徙明。隆興元年。胡忠簡知貢擧名賛。中第。嘉定六年卒。年七十七。葬四明山福善寺左。

馬較裏崔府君廟食甚盛。而逸名氏。或爲漢子玉。或謂魏伯深。公奉詔作顯應觀碑。乃知唐之賢令。研精字書偏旁點畫。纖悉無差。行狀缺祖母封。父諱祖异。常守鄉郡。名所居坊曰晝錦。羅點江號崇仁人。慶元前一年卒。四十五。

黃度由浦城徙金華。至新昌六世。曾祖巽。祖惠之。父仁靜。度字文叔。自屋起家。至龍圖閣學士通奉大夫尚書。爲東州右族。嘉定六年卒。年七十六。行狀動累萬言。一人專卷。而敍死生年月多不清析。度有書說二十卷。詩說三十卷。周禮記五卷。通史編年四卷。未成。歷代邊防六卷。藝祖顯監三卷。仁皇從諫錄三卷。奏議及雜著若干卷。屯田便宜一卷。陳止齋以周禮名家論鄉遂之說。聞公言而所疑頓釋。

姚穎。字洪卿。慶元府人。淳熙五年。范成大知貢擧。奏名擢第一。王晉公妻以女。淳熙十年卒。年三十四。王女方二十三。揺者萬端。不可奪。子元特四歲。元哲二歲。袁公曾祖知處州轂。祖倉部郎中灼。父承事

郎垌。母林氏。垌從其父守隨。無子。禱於大洪之山。夢神告曰。與汝二子。長文次章。燮、文之子也。父於紹熙元年七十二卒。五子覺燮藻櫄。失其一。章登乾道五年進士第。左迪功郎。紹興府諸暨縣主簿。始至。講求利害。見其封畛廣戶口衆。而怪其征科之難也。悉索累年簿書。考校其實。而置諸廳事多寡。弱官有定賦。而有田者不得不輸。雖老奸巨猾無敢復爲欺者。傳之後人。遂爲經久之利。李茂欽嘉定十四年卒。年六十九。趙充夫。嘉定十一年八十五卒。石範。嘉定六年九月廿三卒。年六十六。章煥。字昭卿。慈溪人。曾祖翊。祖詔。父景初。家藍溪。建炎兵禍。詔挈家避。無及難者。囷倉器血養生之具無失。人爲陰德之報。寇退大飢。斗米千錢。傾有積以食餓者。病給之藥。煥亦能世其德。嘉泰十年。與妻張氏俱卒。年俱六十六也。子三。麟鳳龍。

尹焞和靖集　和靖旅卒於越莆田西淙。洪公出牧茲土。乃仍廢寺改新祠。比社學爲一區。以興仰止。復梓其文集。西淙名珠。字玉方。辛巳進士。嘉靖九年白鹿山人蔡宗兖序。年譜。焞生辛亥七月辛未。戊戌河南先生源。叔祖河南先生洙。皆有文集行世。父林。虞部員外。八歲丁父憂。十七見伊川。十九應舉見斥元祐黨籍策問。不對而對母陳。謂以善養不知祿養。伊川歎服。廿二娶張夫人。廿七伊川謫涪州。三十六受易傳於伊川。三十七諫官范致虛攻伊川及張尹二及門。五十五种師道薦於欽宗。禮召。辭詔賜和靖處士。五十六、金人陷洛陽。全家逢難。張夫人與子均死。弟燭婦全氏及姪塽逃民間。五十七在

長水山中。劉豫僭帝號。使人強聘焞。詈之而逃。攜姨及邢氏女匿闕水谷中。五十九至永興。六十二至蜀。子壻邢純官瀘南。張魏公宣撫川陝。六十六七。屢徵固辭。六十八。除祕書郎兼崇政殿說書。六十九。從駕錢塘。移書秦檜斥和議。檜大怒。降六十九。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仍兼侍講。固辭。提舉江州太平觀。七十。子壻邢純爲浙東撫屬。迎侍焞。焞往會稽。門人呂稽中堅中廣仲林祁寬從行。七十二。十一月初四。卒於會稽。特贈銀絹三百疋兩。中使護其喪。葬會稽五雲鄉龍瑞宮山之原。

王蘋王著作集　紹興廿三年卒。年七十二。

鄒浩道鄉集　唐既字潛亭。號眞淡翁。撰邦典二卷四十四篇。集論語春秋者以六典治邦國之義名之。蓋以六官正三傳也。浩諫立劉后之疏。靖康初追理而不得其稿。蔡京使門客僞爲之。楊處厚熙寧四年五月二日。年三十八。孫安壽朋元祐七年卒。三十七。華申錫元祐二年卒。年四十一。崔适字孝立。元符三年十月四日。年五十二。孫惟吉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十九日卒。年七十三。王說龍圖知青州。建中靖國元年卒。七十四。唐既元符三年九月二十卒。五十四。張唐英諱某。宜興人。建中靖國元年卒。七十一。胡元鈞大觀元年七月五日卒。七十四。

趙蕃乾道稿　朱子力稱之。欲其入於道學。

挽胡澹菴詩。憶昔樂全翁。暮爲老蘇表。載其辨奸論。此老一生了。澹菴夫何如。書有斬檜草。顧豈無他

與言大可略小紹定壬子癸丑之閒卒年八十七歐陽詩云主父仲舒容不得不知賓閣是何人題平津傳也后村詩話

劉克莊后村集　梅聖俞餘姚詩海貨通閭市漁歌入縣樓山莊詩白水照茅屋清風生稻花秋望霜落熊升樹林空鹿飲溪挽公主每令夫結客不爲子求郎蘇子美山蟬帶響穿疏樹野蔓盤青入破牕詩話謂放翁似杜誠齋似李黃鍔季野名士也登第夢婦人素服扇上題詩恨君青袖短恨妾白羅妝遂不肯昏陳魏翁素重其人以聶夫人女弟歸之宛然夢中所見鍔旋夭無子趙庚嘉定己卯四十七林埏慶元丙辰八月十日卒六十九林沅癸未卒年五十八卓先字進之紹定己丑卒年八十四敖陶孫字器之寶慶三年十一月丁亥卒七十四方阜鳴紹定元年十二月八日卒年七十二歸林節生庚戌十一月十七卒戊子七月初六日林瑑朝請大夫紹定二年卒年七十一姚元泰紹定庚寅卒五十五林及之紹定二年三月九日卒六十一方符朱文公門下紹定六年卒五十八黃簡閩人端平乙未五十九杜潁清老嘉定二年卒六十八陳宿字師道淳祐二年卒年七十復齋弟也克莊季父彌劭淳祐丙午卒年八十二方大琮淳祐七年五月乙丑卒六十五潘庭堅年四十三年淳祐丙午年八月癸丑日也玉牒初草二卷起寧宗嘉定十一年戊寅己卯十二止蓋兩年記注也戊寅正月癸酉朔三月壬申五月辛未七月庚午九月庚午十月己亥十二月己亥己卯正月戊辰三月丁卯閏三月丙申五月

乙未。六月甲子。八月甲子。九月癸巳。十一月癸巳。十二月癸亥。十一年後摠記。是歲斷死刑一百六十八人。而不計戶口。十二年後摠記。是歲兩浙戶二百八十九萬八千七百八十二。口五百八十三萬九千七百八十七。福建戶一百六十八萬六千六百十五。口三百四十八萬九千六百十八。斷死刑一百六十八人。方信孺崧卿之子。崧卿朝請大夫。京西轉運判官。嘉定壬午十二月廿六卒。年四十六。病熱。以病蜜拌梨橘漿盌飲。至胃弱。或勸迎醫。謂貧不能具齋賁。傅伯成寶慶二年卒。八十四。與楊簡皆先朝遺老。八月十二日卒。眞德秀資政殿學士。卒年五十八。不云何年。可笑也。魏了翁集有神道碑。乃端平二年卒。

羅從彥羅章集　年譜。生於熙寧五年壬子。卒於紹興五年乙卯。六十四。壬辰四十一。受學於龜山楊先生。楊年六十。羅四十一也。丙申。李延平侗受業於羅。甲辰。未松爲尤溪尉。治韋齋。求羅爲記。丙午。尊堯錄成。壬子。授博羅主簿。乙卯卒於官。子敦敍早沒。字仲素。李字愿中。羅謚文質。

李處權崧菴集　天寒西日瘦。歲晚北風豪。月上千峰雪。潮生萬壑雷。

廖剛用中。以御史中丞抗忤秦檜。遷刑部侍郎。會大母年九十三。大父八十八。皆及見耳孫。故建堂名爲世綵堂。十三年卒。淳熙四年冬十月。張栻爲銘。去廖之卒三十四年矣。崇寧五年進士。紹興九年除中丞。年七十餘。

曹彥約昌谷集。有玉璽始末。考訂極詳備。紹定元年十二月己巳晦卒。年七十二。

魏了翁鶴山集　九月廿九。賜左丞相鄭清之生日禮物。詔觀度銅渾正龍驪開辰之候。調元玉鉉記熊羆叶夢之時。華亭縣重修學記。自慶歷後郡縣皆有學。今令會稽楊君堙始至。戢奸惠柔。剔紛起廢。一年撙節浮蠹。儲米三千。爲平糴倉。又一年。鳩材僝庸。修大成殿。朱公倬。隆興元年卒。約七十餘。彭欽忠肅之子。紹定元年卒。六十五。張浚子杓。仕端明殿學士。杓子忠恕。字行父。紹定三年卒。五十七。直寶章閣徐端卿。淳熙六年卒。五十四。著麟經淵源論十篇。漢鑒十篇。李繁自號桃溪先生。字清叔。淳熙四年閏六月卒。六十一。壬辰諱日有韓退之書墓式。魏泰之紹定三年卒。六十二。丹稜史守道孟傳。著述甚多。嘉定十三年卒。年四十八。試士拔取。

郭叔誼。廣都人。紹定六年卒。七十有九。程掌。字叔運。紹定六年五十。倪思。嘉定十三年年卒七十四。四月十一趙運判生日。滿腹鑑湖秋。李參政生日十一月廿四。霜落南山秋。實風卷比鄰夜燎。六月十八。張總領生日。家山自好。不堪他顧。魏云四經無將字。起於三禮三傳。鄭康成未有音切。止言如某字。王輔嗣注易。始言某字音某。博愛之謂仁。似未盡。行而宜之。承上文。則博愛之中。非無次第矣。由是而之焉。即指仁。足乎己。亦是仁之足乎己。則博愛句自是兼四言之定名虛位。學者疑之。而不貫通之耳。

黃幹勉齋集　朱子慶元六年三月甲子。七十一。唐堯章煥文。慶元戊午年卒。年六十二。嘗與宗嘉定五年

六十七。

吳泳鶴林集　蔣少韓叔輿。嘉定十六年正月廿六卒。年六十一。治縣譜。

陳亮龍川集　三國編年義例難曉。呂東萊所疑。亦不足盡之。朱子九月十五生日。

趙汝騰庸齋集　內制集序。國朝故事。無宗姓入翰苑者。惟大本以宏詞南塘以甲科李太史心傳開史館。辟予同劉公漢弼徐公元述爲屬。

徐鹿卿生淳熙十六年。卒淳祐十年庚戌。清正集。

洪适盤洲集　紹興十六年十月廿五。夢僧指西方霞而東陰雨過盤龍危橋。將遷家。

孫覿鴻慶居士集　柳瑊紹興九年卒。年五十六。傅諒友政和八年卒。年五十二。正月十日忌。汪藻彥章。紹興廿四年卒。七十六。李謨紹興廿三年七十二。陳豫政和七年卒。年六十八。孫畋紹興廿一年七十二。李端友紹興十一年卒。六十九。韓世忠紹興廿一年八月四日六十三。□國夫人梁氏。繼魏國夫人茅氏。范瓊岳某皆以跋扈賜死。其措詞謬戾。巫必宣和二年七月癸丑五十六。周彥直紹興三十二年四月十二八十九。周侁嵊人。紹興三十二年卒。年六十一。義興蔣氏以東漢函亭侯蔣澄爲鼻祖。宋興偁古義興函亭之三十一世。今常州宜興之函亭鄉是也。咸平中有名堂者。以進士起官。事仁宗爲吏部侍郎樞密直學士。蔣璨字宣卿。紹興二十九年四月己亥七十五。張宇紹興二十八年十月癸卯卒。

年七十八。汪思溫紹興廿七年八十一。林大聲紹興三十一年三月廿一日八十三。剛中王氏乾道六年卒年六十三。莫儔隆興二年七月十五日年七十六。趙士彰紹興三十年十月丁巳六十六。直敷文閣知紹興府胡交修紹興十二年正月丁未六十五。朱權紹興乙亥十月十日生紹定壬辰六月一日卒七十八。

眞西山文集　劉爚晦伯上更化改元之九年卒年七十三。乾道八年進士。主紹興山陰簿。假嘉定九年。蔡九峰沈紹定三年五月壬辰卒年六十有四。李訦嘉定十三年卒七十七十月八日也。劉光祖嘉定十五年卒年八十一。四子端之靖之翌之竑之。范機已卯年八十一。壽終。嘉定十二年也。趙崇度丞相忠定公子年十六謁朱子授以大學。紹定三年七月十七年五十六。陳峴壽南嘉定五年正月辛酉卒年六十八。忤韓侂胄。溫州平陽人趙崇憲履常鼎長子。嘉定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卒年六十。葉湜亦朱子門人。乾道戊子生卒年五十九。建安人譙令憲嘉定十五年十月八日卒年六十八。趙希懌字叔知嘉定五年卒年五十八。少保正惠公包履常字適可。孝肅七世孫。生紹興甲戌卒嘉定丁丑。李肖望名起渭。福建人紹定三年卒年五十九。徐鳳嘉定十七年卒四十八。王介嘉定癸酉五十六。袁燮和叔。鄞人。象山之學行狀萬言而不知其卒於何年。年若干歲。乾道初入太學。淳熙辛丑第進士陸九淵爲學錄於太學時師之。公卒後三月。寧宗亦崩。

宗澤忠簡公集　嘉祐四年己亥十二月十四己時公生建炎二年戊申七月十二卒公家義烏有遺事一卷家世藏本黃文獻溍嘗爲詩題其卷

洪适槃洲文集　紹興二十年十二月一日舟泊虔州夢涉古屋見紙書冥中變相老僧令入穴閉目可出先君述卽忠宣事也初金圍楚州久不下秦留尼堪所敵使之草檄諭降室撚者在軍知狀先君自北回與秦語及敵事因曰憶室撚否別時托寄聲秦色變而罷官渊部日使者胡直孺嘗問祖之所出答曰姓書以胡爲陳胡公之後陳嬀姓也若以謚爲氏齊亦有胡公豈獨陳乎胡自有兩祖春秋有胡國嘗以女聘魯襄公經書夫人歸氏薨則胡以國氏歸其姓也今爲安定胡氏皆胡裔其後也魏孝文入洛改功臣複姓以紇骨氏爲胡今所謂河南胡氏者是也同列董公將戲曰董亦有兩祖耶曰昔廖叔安之裔董父善擾龍帝舜賜姓曰董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又辛有之二子董督晉典晉於是有董史因爲董氏董狐其後也有書萬餘卷名畫數百卷皆厄兵爐居窮絕域復訪求捆載以歸則宣和博古之儲必有復入中國者矣四夷附錄所載西瓜先君持獻故禁圃及鄉圃種之皆碩大西瓜始入中國萊國夫人沈德柔宣熙六年六十有一羅汝檝紹興二十八年卒年七十政和二年進士淳熙十一年二月二日卒年六十八洪出共工後以共爲姓避仇加水爲洪三國志有廬江太守矩唐有集賢學士孝昌淳熙十一年二月二日辛酉

度正性善堂稿　朱子門人．嘉定庚戌三月戊辰朔．十五年五月戊申朔．跋釋奠禮．少入鄉校．見孔子南面．顏孟位左．西向北上．及見揮塵錄所載．以爲孟子本位於右．自王安石升配位於顏子下孟子上．其後罷去安石．不復正孟子位．故顏孟俱左耳．竊以蔡京蔡卞雖奸邪瀆亂．然亦必不敢顛倒錯悖如此．今觀晦菴先生所請．乃知國朝祀儀正位居中．配位居東西向．或有兩位．止爲一列．蓋古人尚右．無位於左者．政和禮儀．則配位南向．以西爲上．亦不位於右．況紹興以來．復仍其故．顏孟居左爲一列．乃其舊章．而揮塵錄所載．皆好事者強爲之說耳．正字伯周．蜀人．自稱山陽．

杜範清獻集　十二月初六．栖嬾詩．初晴星漢．九月廿六．觀水雙鷗下碧瀾．叔祖仁仲名知仁．朱子門人．號方山．黃巖籍．嘉定元年進士．丁卯九月十．夜觀月．光含萬頃．影落千山．八月十一夜．風月可愛．暝烟輕拂亂山橫．範爲相僅八十日．卒於位．淳祐四年六十四．元兵已動矣．

王伯厚四明文獻集　屈原封普安王．加封利澤昭應普安正祐王．隆興府靖安縣管下．關某封義勇武安英濟王．加封忠壯義勇武安英烈王．荊門軍玉泉菴．史宗之．鄞人．高祖詔以八行舉於鄉．曾祖師仲．祖浩相宋孝宗．封越王．謚忠定．父彌遠相寧宗理宗．封衞王．謚忠獻．宗之歷觀文殿學士．正奉大夫．致仕至元三十年卒．年七十九．二月十三日也．

趙必璩生淳祐乙巳．卒至元甲午．宋裔入元．高隱有覆瓿集．

謝枋得疊山集　母廷瑞先世龍門人。後唐母昭裔從孟知祥入蜀。遂家成都。生於己卯。年五十二。庚午閏十月十三終。己丑二十六年夏四月初五卒於憫忠寺。魏天祐逼使北也。

神道碑云。廿五年四月卒。年六十四。

新安文獻志程敏政篁墩撰。有胡次焱著梅岩集。次焱婺源人。本唐宗室。五代時冒姓胡。明經者始。故次焱欲氏稱明經胡也。咸淳四年進士。官貴池尉。元祐下貴池。元帥迎降。次焱奉母遁歸。教授鄉里。有擬答媒詩以寓意。

黃仲元四如集。有咸淳甲戌宋濂序。仲元字善甫。又改名淵。字天叟。其夢筆記云。丙戌夏五八日夢夫子授以二筆。其文荒謬。咸淳甲戌去宋潛溪之生。尚五六十年。安有彼時爲之序哉。且序中亦多及甲戌後事。則咸淳甲戌乃衍文之應刊去者也。仲元年八十二終。亦見潛溪之集。又云大德丁未年七十七。是終於武宗至大五年壬子也。咸淳甲戌。仲元方四十四歲。未改名也。

劉學箕消遙詩。長橋天下絕景。松江太湖千里。風濤不作。水天一色。雪月交輝。己未十二月望後一日也。

方逢辰蛟峰集。上宋理宗書題目。亦非本人標題。蓋本集失傳。後人掇拾而成故也。言宦官書謂陛下自謂聰明剛斷。獨不爲後日慮乎。此曹既輕朝廷。夜半禁中出片紙召其人外廷。素無權。拱手唯唯。誰敢與之抗。蛟峰生九月廿九。邵清溪有賀詞。生嘉定辛巳九月廿九午。卒至元辛卯正月初三申。

謝翺晞髮集　生於己酉。卒於乙未。四十七。八月□子卒。

浦江方鳳韶卿。號岩南。元初黃文獻柳文肅皆其門下。與建寧謝皋羽皆以遺民終老。金華錄見洞中。有潘默成大書紹興七年四月十七同長老法銓遊此。修篁喬木巨石瀑泉氣象雄偉。評吾鄉山水第一。己丑正月十一。與方鳳遊洞天。廿五日回。

袁甫字廣微。文之孫。燮之子。嘉定七年進士。官吏部侍郎。國子祭酒。權兵部尚書。三世積學顯名。鄞之著族。蒙齋集有湖州嬰兒局田記。今例育嬰堂之始也。鄞學乾淳四先生祠記。嘉定主簿呂康。嘉定趙希聖相繼請立前賢張南軒朱子呂成公陸文安爲學者法。馮興宗嘉熙元年八月十九卒。六十二。鄭良朋紹興辛巳二月六日生。端平乙未五月十二卒。朱適之義烏隆興甲申生。端平甲午卒。林思哲松陽人。溫州屬嘉定十三年卒。年六十四。程榆嘉熙二年六月廿八卒。年六十八。關嚐嘉定十一年卒。年五十九。

李空同生成化壬辰十二月七日。卒嘉靖己丑九月廿九日。有空同子。

陸儼山集。與康德涵論樂書。有舊傳王粲張飛等作傳奇。

王鏊澤震集。成化三年六月九日。京師大雨。雨中得錢。往往側倚瓦際。

青霞集。年譜。忠愍公生正德二年丁卯。卒嘉靖丁巳十月十七。九月八日生。

王鳳洲云。大明祖下詔輿更定版籍。誤以呂爲李。呂本之祖也。呂誨之孫億從南渡。誨仕宋爲御史中丞。南渡居新昌。八世又徙餘姚。

李于鱗仿呂相絕秦以文絕謝茂秦。宜徐文長之恥爲伍也。蓋門戶之見至於如此。

司馬通鑑成。自謂惟王勝之一讀。他人讀未終卷。已思睡矣。

盧忠肅象昇生萬歷庚子。八字庚子庚辰丁未辛亥。日婁月畢木柳。

關朗洞極二十七象。與太元元包潛虛皆一例。程宗舜作皇極總數。蔡沈作八十一疇以演皇極。明人收入性理大全。程宗舜又益以七百二十九澤。以擬周公之爻。又有疇澤。以擬孔子爻象文義。俚淺。道理荒唐。

方靈皋以古文尙書平易。爲秦漢閒儒者得其書。苦其奧澁。而稍以顯易之辭更之。史記潤堯典。眞不通之論也。又云。荀子董子近道。而不能爲伊訓太甲說命之辭。而邱明馬揚能爲之歟。亦惑甚。

全蜀藝文志有漢將張飛率精兵萬人大破賊首張郃於八濛。立馬勒石。二十二字。在流江縣。鶴鳴山銘記。張道陵爲蝮蛇所吸。門人以爲登仙矣。十五字。眉山象耳山有夜來月下臥醒花影凌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於冰壺也。李白書。廿五字。

鄭虎臣吳郡文粹　道會林剛伯名復。吳訥爲誌。曉菴法師善啓。錢溥爲銘。皆與修永樂大典。

明道作康節誌生辟符辛亥。卒熙寧丁巳。

陸龜蒙甫里先生集。丁隱君飛舉字翰之。咸通丙午年七十二。今十四年矣。

成都文類。辯奎寄金繩院正因大師詩註。師著釋氏蒙求已傳印於蜀中。

朱竹垞康熙庚辰年七十二。

趙鼎卒於紹興丁卯八月十二日。年六十三。有自誌筆錄。在忠正德文集。

張俊附秦傾岳。張浚廣漢人。乃深重岳者也。出師表葛董兩傳皆載。壽之佩服至矣。

漢書太上皇父爲豐公。見漢紀贊注。洪邁云。

齊東野語十五卷。載曲壯閔始末張魏公忮忌甚詳。曲於建炎四年八月三日丁卯申時死獄。年四十一。

宋人居喪茶不用托。

聞見後錄謂固畏遷亦著歷代之人爲非。如畏遷。但始武帝至平帝可也。重出其文。不可也。孔子讀易如無春秋。讀書如無詩。其法固不如也。獨退之作王仲舒碑。又作誌。蘇子瞻作司馬行狀。又作碑。人同而辭異。其知之矣。開禧三年十一月二日。韓侂胄愛妾三夫人滿頭花生日。張鎡因而遷庖其家。五鼓酒酣。周筠白其事。不信。三日將早朝。筠復白之。不信。遂殺於玉津園。金人得其首葬之。諡曰忠繆侯。釋曰。忠於爲國。繆於爲身。墓在趙州大石橋。

齊東語野記楊和王請思陵求西湖水環其第。又以其女初嫁趙汝勳。繼嫁向子豐。極賢淑。他姬生子。祕爲已出。使報和王。親往視之。向氏大窶。子豐諷郡官往迓。時王領保寧昭慶兩節度。領殿岩湖曹皆在屬下。遂中道反撥吳門良田千畝。爲粥米田。

洪端明入冥事。載齊東野語第七卷。字說見老學庵筆記第二卷。齊東野語第十卷有註唐書歷代陵名揮麈前二卷。

揮麈餘話卷一。載章郇公族子俞通妻之寡母楊氏生子。楊欲不舉。其母勉令留之。緘盒送俞。俞云。此兒五行甚佳。將大吾門。偃乳育之。既長登第。與東坡往還。東坡送其出守湖州詩云。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以爲譏己。怨之。其子入政府。俞尚無恙。犯法以八十原之。見神宗實錄。東坡渡海所以報也。燕國夫人墓。獨處無祔。卽楊氏也。辨大業拾遺記亦同卷。

處士魏野貌寢。名妓添蘇聞野有詩名。而有詩慕蘇云。見說添蘇亞蘇小。深以爲重。及見魏貌不揚。初未加禮。既知卽魏。遂大傾禮。

僧史見湘山野錄下卷。聞見前錄十五卷。末論尹歐五代史。

馬縞古今注之因蘇盧亦未覺。吳槎客騫有子夏易傳義疏。以弧僞撰者。十一卷。一謂案唐初人所引。無一相合。因於太平御覽以上諸書采錄而疏證之。自吳草廬及二楊時喬愼。諸家皆不取。以不言所本何書也。

海寧人。

秀水李旣方富孫補李鼎祚周易集解得六十餘繙。元明人所引不及也。

武進趙懷玉億孫校韓詩外傳。東吳嚴豹文蔚春秋內傳古注輯。

盧抱經卒乙卯年七十九。段若膺說文解字讀。楚金之書繁而此書喜其繁。一處辭。一實證也。啞平啞平與上去入爲五聲。

錢漑亭唐學淵續漢律麻志補注。周耕厓關帝事蹟徵信編。

新安汪氏增輯列女傳十六卷至萬歷而止。

江陰徐青牧易書詩春秋三禮四書皆有惜陰錄。又有八卷不專說經。江愼修河洛精蘊。

孔蘋谷子百城補杜氏釋例世族譜序有云。馮氏名號歸一圖及近代春秋分記皆可采。

臧鏞堂輯盧植禮記解詁。爾雅漢注樊光李巡魏孫炎皆勝郭注。

嘉善浦鏜輯十三經注疏正字八十一卷。江陰趙曦明敬夫氏。杭州孫志祖侍御詒穀。梁履繩處素。孝廉玉繩曜北。

孫之騄晴川尙書大傳。三傳與盧本異。戴祖啓春秋五例。

張商英古三墳。吾衎晉楚春秋。豐坊魯詩。子貢申倍。

孝經有古今文。鄭注今文。孔傳古文。五代之際並亡。雍熙中嘗得鄭氏今文。今亦不傳。

鮑廷博得孔氏傳於日本。盧召弓謂孔傳亡於梁隋時。所出當時疑爲劉光伯作。此殆是也。文辭不類西京。又不諱惠帝盈字。皆可疑也。

莊述祖鈔鍼膏肓廿八條。起廢疾卅八條。發墨守五條。

宋明鎬字昭芑。有史糾鎮洋志云又有史册史幾史路史風史游史嘉史芸史異史最史俳史鑒史粲共十三種。

康熙間史官倪燦闇公氏有明史藝文志稿。與千頃堂相出入。

吳荊山邵子湘馮山公皆在宋開府幕。

張萱有彙雅前編。明萬歷中刻。藝文志倘有後編。

徐鉉等撰江右錄。誣潘佑之死以妖妄。釣磯立談云。佑以直諫死。

宋浙中志岳珂嘉禾。談鑰吳興。羅濬四明。陳耆卿赤城。洪遵東陽。毛憲信安。錢可則新定。陳謙永寧。樓璩括蒼。

陝江嘉騰麟。武進士。官副將。著西藏聞見錄。

章楓山荷亭辨論　鶴山雅言。宋稅與權巽甫記師說也。

江陰楊武屛雜證。召弓分爲八卷。鈔書而駁正舊悞也。名亡。文定從弟。其女季於乾隆己丑嫁召弓爲繼室。四年而亡。甚好學。增訂日知錄。文定孫仲威名敦厚。在盧召弓家。 瓜山士神爲禰正平。

鄭元慶芷畦著禮記集說參同八十卷。行水金鑑百七十五卷。湖錄百二十卷。石柱記箋釋五卷。廿一史約編八卷。卒雍正閒。兩子早亡。無後。毛西河朱竹垞張匠門李穆堂皆稱之。

孔洪谷刻春秋長厤　易史參錄。葉矯然龍性閩人著。

朱長孺注李義山取貧釋道源。趙松谷注王右丞集闢釋氏者。王琢厓贊成之。

秦有倫字天彝。祖應瑚。崇正諸生。妻方殉難。邦粲九歲。後有七子。有倫最少。仲子大士。戊子有倫卒。八十七。丁酉大士卒。六十三。伯兄吉士。弟彬元賢上升。皆以士行名。承恩承業承家

黃崑圃出徽州程氏。自其父華蕃爲母舅後。黃登賢丙申卒。年六十八。

黃梨洲康熙乙亥年卒。八十六。邵念魯康熙辛卯年卒。六十四。

家太僕卒乾隆元年。

劄記首頁當記李衞奏與文定語斥鮑篇。張溥刻列女傳。

汪中恬不知恥。李惇銘云。是時古學大興。元和惠氏。休寧戴氏。咸爲學者所宗。自江以北。則王念孫爲之唱。而君和之。中與劉台拱繼之。並才力所詣。各成其學。雖有講習。不相依附。

潘衡造墨。王安中背師知非日劄六十八之七十頁。徐遵明李業興出信撫。

卷六

永清縣志一

皇言紀第一

史之有紀。肇於呂氏春秋十二月紀。司馬遷用以載述帝王行事。冠冕百三十篇。蓋春秋之舊法也。厥後二十一家。迭相祖述。體肅例嚴。有如律令。而方州之志。則多惑於地理類書之例。不聞有所遵循。是則振衣而不知挈領。詳目而不能舉綱。宜其散漫無章。而失國史要刪之義矣。夫古者封建之世。列國自有史書。然正月必係周王。魯史必稱周典。（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以為周禮盡在於魯是也。）蓋著承稟所由始也。後世郡縣。雖在萬里之外。制如古者畿甸之法。乃其分門次類。略無規矩章程。豈有當於周官外史之義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於四方。此見列國之書不得自擅。必稟外史一成之例也。）此則撰志諸家不明史學之過也。

呂氏十二月令但名為紀。而司馬遷班固之徒。則稱本紀。原其稱本之義。司馬遷意在紹法春秋。顧左氏公穀專家各為之傳。而遷則一人之書。更著書表列傳以為之緯。故加紀以本。而明其紀之為經耳。（其定名則

做世本之舊稱。班固不達其意。遂併十志而題爲本志。然則表傳之不加本稱者。特以表稱年表。傳稱列傳。與本紀俱以二字定名。惟志止是單名。故強配其數。而不知其有害於經紀緯傳之義也。古人配字。雙單往往有之。如七略之方稱經方。淮南子論稱書論之類。不一而足。惟無害於文義。乃可爲之耳。至於例以義起。方志撰紀。以爲一書之經。當矣。如亦從史而稱本紀。則名實混淆。非所以尊嚴國史之義也。且如後世文人所著詩文。有關當代人君行事。其文本非紀體。而亦稱恭紀。以致尊崇。於義固無害也。若稱本紀。則無是理矣。是則方志所謂紀者。臨本書之表傳。則體爲經。對國史之本紀。則又爲緯矣。是以著紀而不得稱本焉。

遷固而下。本紀雖法春秋。而中載詔誥號令。又雜尚書之體。至歐陽修撰新唐書。始用大書之法。筆削謹嚴。乃出遷固之上。此則可謂善於師春秋者矣。至於方志撰紀。所以備外史之拾遺。存一方之祗奉。所謂循堂楹而測太陽之照。處牖隙而窺天光之通。期於愼輯詳誌。無所取於春秋書事之例也。是以恭錄皇言。冠於首簡。與史家之例。互相經緯。不可執一例以相拘焉。

大哉王言。出於尙書。王言如綸。出於禮記。蓋三代天子稱王。所以天子之言稱王言也。後世以王言承用。據爲典故。而不知三代以後。王亦人臣之爵。凡稱天子詔誥。亦爲王言。此則拘於泥古。未見其能從時者也。夫尙書之文。臣子自稱爲朕。所言亦可稱誥。後世尊稱。既定於一。則文辭必當名實相符。豈得拘執古例。不知更易。是以易王言之舊文。稱皇言之鴻號。庶幾事從其實。而名實不淆。

勅天之歌．載於謨典．而後史本紀．惟錄詔誥．蓋詩歌抒發性情．而詔誥施於政事．故史部所收．各有當也．至於方志之體．義在崇奉所尊．於例不當別擇．前總督李衞所修畿輔通志首列詔諭宸章二門．於義較爲允協．至永清一縣．密邇畿南．固無特頒詔諭．若牽連諸府州縣．及統該直隸全部．則當載入通志．又不得以永清亦在其內．遂冒錄以入書．如有恩賜蠲逋賑卹．則事實恭登恩澤之紀．而詔諭所該者廣．是亦未敢越界而書．惟是覃恩愷澤．褒贈貤封．固家乘之光輝．亦邑書之弁冕．是以輯而紀之．御製詩章．止有冰窖一篇．不能分置卷帙．恭錄詔諭之後．以志雲漢光華云爾．

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劉澍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錫類推恩．朝廷之大典．分猷亮采．臣子之常經．爾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劉澍．才堪任用．力可分猷．庶事咸賴以馳驅．小心克彰於夙夜．慶典欣逢．新綸用沛．茲以覃恩授爾爲承德郎．錫之勅命．於戲．弘敷章服之榮．用勵靖共之誼．欽茲寵命．懋乃嘉猷．

制曰．恪共奉職．良臣旣殫厥心．貞順□宜．淑女爰從其貴．爾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劉澍妻高氏．含章協德．令儀夙著於閨闈．黽勉同心．內治相成於夙夜．茲以覃恩封爾爲安人．於戲．龍章載煥．用褒敬戒之勤．翟茀欽承．益勵柔嘉之則．勅命之寶．

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劉澍之父母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資父事君。臣子篤匪躬之誼。作忠以孝。國家弘錫類之恩。爾劉鍊乃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劉澍之父。善積於身。祥開厥後。教子著義方之訓。傳家裕堂構之遺。茲以覃恩贈爾爲承德郎工部屯田司主事。錫之勅命於戲。殊榮必逮於所親。寵命用光夫有子。承茲優渥。永芘忠勤。

制曰。人臣報本之恩。不殊於先後。國家錫類之典。無閒於存亡。爾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劉澍前母趙氏。修厥壼儀。衍爲家慶。念子情之艱替。宜母德之載彰。茲以覃恩贈爾爲安人。於戲。采絢華綸。流鴻庥於奕業。榮施冥漠。表景祜於松楸。

制曰。奉職在躬。嘉教勞之有自。推恩將母。宜錫典之攸隆。爾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劉澍母孟氏。壼範宜家。夙協承筐之徽。母儀貽穀。載昭晝荻之芳。茲以覃恩贈爾爲安人。於戲。淑德不瑕。式榮象服。膺寵命之有赫。永賁泉壤。順治二年八月二十日。

初任武學教授。二任國子監博士。三任工部屯田司主事。四任本部虞衡司員外。五任都水司郎中。六任江南安廬等處兵備道按察司僉事。七任陝西洮岷等處兵備道按察司副使。八任河南專管通省河道。左參議。

兵科副理官張學禮之父母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揚名顯親。爲子者願以令德歸之父。考績褒賢。教孝者宜以高爵作之忠。自用推恩。特申休命。爾張一成乃兵科副理官加一級張學禮之父。義方有訓。式穀無慚。念爾嗣之勤勞。既克家而

報國。俾爾澤之昌大。爰錫類以昭仁。茲以覃恩贈爾爲通議大夫兵科副理官加一級。錫之誥命。於戲。教誨爾子。永勿忝於家聲。聿修厥德。尙無負於國恩。欽承寵命。慰爾幽靈。

制曰。國體勞臣。必遡源而沛澤。家崇喆脩。爰歸善於厥生。盛典維新。壼儀愈著。爾兵科副理官加一級張學禮母常氏。幃範克端。胎教居身教之先。慈訓維勤。能愛在能勞之後。宜沛貤封。用昭母德。茲以覃恩贈爾爲淑人。於戲。子情罔極。感顧復而敦孝。國綸普被。念劬勞以疏榮。嘉乃恩勤。褒其遺範。

制曰。教育之恩不殊己出。褒崇之典幷迨繼闈。休命式頒。令儀用著。爾兵科副理官加一級張學禮繼母李氏。母教維勤。壼儀不忒。毛裏無殊於罔極。劬勞誼等於所生。允協前徽。宜申寵命。茲以覃恩封爾爲太淑人。於戲。孝思不匱。固人子之榮親。內則無忝。賴母儀而訓後。嘉爾淑貞。永膺綸綍。順治十四年三月初十日。

陝西興武營中軍守備盧成儒之父母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寵綏國爵。式嘉閥閱之勞。蔚起門風。用表庭闈之訓。爾盧振邦。陝西興武營中軍守備盧成儒之父。義方啓後。榖似光前。積善在躬。樹良型於弓冶。克家有子。拓令緒於韜鈐。茲以覃恩贈爾爲明威將軍陝西興武營中軍守備。錫之誥命。於戲。錫策府之徽章。洊承恩澤。荷天家之休命。永賁泉壚。

制曰。怙恃同恩。人子勤思於將母。赳桓著績。王朝錫類以榮親。爾陝西興武營中軍守備盧成儒之母鄭

氏。七誡嫻明。三遷勤篤。令儀不忒。早流珩瑀之聲。慈教有成。果見干城之器。茲以覃恩封爾爲恭人。於戲。錫龍綸而煥采。用答劬勞。被象服以承休。永膺光寵。康熙四十二年三月十八日。

陝西興武營中軍守備盧成儒并妻繼室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區畫軍屯。兵食聿關大計。賢勞王事。人臣實有常經。爾陝西興武營中軍守備盧成儒。展力戎旃。留心武備。伍符尺籍。能備簡閱之規。輓粟飛芻。具展精勤之績。克彰前效。用沛殊施。茲以覃恩特授爾明威將軍。錫之誥命。於戲。無忘介胄之勞。祗承異渥。式荷絲綸之寵。益有新猷。初任今職。

制曰。策府疏勳。甄武臣之茂績。寢門治業。闡賢助之徽音。爾陝西興武營中軍守備盧成儒之妻王氏。毓質名閨。作嬪右族。擷蘋采藻。夙彰宜室之風。說禮敦詩。具見同心之雅。茲以覃恩贈爾爲恭人。於戲。錫寵章於閨閫。惠問常流。荷嘉獎於絲綸。永賁幽光。

制曰。澤沛丹宸。式奬赳桓之績。恩流彤管。載揚淑愼之風。爾陝西興武營中軍守備盧成儒之繼妻王氏。姆教素嫻。婦功克備。梱言雍肅。庇內外以同心。閨範修明。絜後先而媲美。茲以覃恩封爾爲恭人。於戲。表宜家之有則。寵命均頒。嘉繼室之能賢。休光永芳。康熙四十二年三月十八日。

直隸保定府高陽縣訓導張如載之父母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任使需才。稱職志在官之美。馳驅奏效。報功膺錫類之仁。爾張珮乃直隸保定府高

陽縣訓導張如載之父。雅尚素風。長迎善氣。弓冶克勤於庭訓。箕裘丕裕夫家聲。茲以覃恩貤贈爾爲修職佐郎直隸保定府高陽縣訓導。錫之勅命。於戲。肇顯揚之盛事。國典非私。酬燕翼之深情。臣心彌勵。

制曰。奉職無愆。懋著勤勞之績。致身有自。宜酬鞠育之恩。爾直隸保定府高陽縣訓導張如載之母章氏。淑範宜家。令儀昌後。早相夫而教子。俾移孝以作忠。茲以覃恩貤贈爾爲八品孺人。於戲。賁象服之端嚴。誕膺鉅典。錫龍章之渙汗。永播徽音。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永定河南岸千總高進孝之祖父母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策勳疆圉。遡大父之恩勤。錫賚絲綸。表皇朝之霈澤。爾高崙乃直隸永定河營南岸千總高進孝之祖父。敬以持躬。忠能啓後。威宣閫外。家傳韜略之書。澤沛天邊。國有旂常之典。茲以覃恩貤贈爾爲武信佐郎直隸永定河營南岸千總。錫之勅命。於戲。我武維揚。特起孫枝之秀。賞延於世。益徵遺緒之長。

制曰。樹豐功於行陣。業著聞孫。錫介福於庭幃。恩推大母。爾張氏乃直隸永定河營南岸千總高進孝之祖母。壼儀足式。令問攸昭。振劍珮之家聲。輝流奕世。播絲綸之國典。慶衍再傳。茲以覃恩貤贈爾爲安人。於戲。翟茀用光。膺宏休於天闕。龍章載煥。錫大惠於重泉。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永定河南岸千總高進孝之父母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寵綏國猷．式嘉閥閱之勞．蔚起門風．用表庭闈之訓．爾高守福．乃直隸永定河營南岸千總高進孝之父．義方啓後．穀似光前．積善在躬．樹良型於弓冶．克家有子．拓令緒於韜鈐．茲以覃恩封爾爲武信佐郎直隸永定河營南岸千總．錫之勅命．於戲．錫策府之徽章．洊承恩澤．荷天家之庥命．永耀門閭．

制曰．怙恃同恩．人子勤思於將母．赳桓著績．王朝錫類以榮親．爾朱氏乃直隸永定河營南岸千總高進孝之母．七誡嫻明．三遷勤篤．令儀不忒．早流珩瑀之聲．慈教有成．果見干城之器．茲以覃恩貽爾爲安人．於戲．錫龍綸而煥采．用答劬勞．被象服以承庥．永光泉壤．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直隸南運河營連鎭汛把總劉悅之父母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策勳疆圉．遡大父之恩勤．錫賚絲綸．表皇朝之霈澤．爾劉起祥．乃直隸南運河營連鎭汛把總劉悅之祖父．敬以持躬．忠能啓後．威宣閫外．家傳韜略之書．澤沛天邊．國有旂常之典．茲以覃恩貤贈爾爲奮武郎直隸南運河營連鎭汛把總．錫之勅命．於戲．我武維揚．特起孫枝之秀．賞延於世．益徵遺緒之長．

制曰．樹豐功於行陣．業著聞孫．錫介福於庭幃．恩推大母．爾萬氏乃直隸南運河營連鎭汛把總劉悅之祖母．壼儀足式．令問攸昭．振劍珮之家聲．輝流奕世．播絲綸之國典．慶衍再傳．茲以覃恩貤贈爾爲孺人．

於戲。翟茀用光。膺宏庥於天闕。龍章載煥。錫大惠於重泉。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五十日。

直隸南運河營連鎭汛把總劉悅之父母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寵綏國爵。式嘉閥閱之勞。蔚起門風。用表庭闈之訓。爾劉雲祿。乃直隸南運河營連鎭汛把總劉悅之父。義方啓後。穀似光前。積善在躬。樹良型於弓冶。克家有子。拓令緒於韜鈐。玆以覃恩封爾爲脩武郎直隸南運河營連鎭汛把總。錫之勅命。於戲。錫策府之徽章。洊承恩澤。荷天家之庥命。永耀門閭。

制曰。怙恃同恩。人子勤思於將母。赳桓著績。王朝錫類以榮親。爾周氏。乃直隸南運河營連鎭汛把總劉悅之母。七誠嫻明。三遷勤篤。令儀不忒。早流珩瑀之聲。慈教有成。果見干城之器。玆以覃恩贈爾爲孺人。於戲。錫龍綸而煥采。用荅劬勞。被象服以承庥。永光泉壤。

制曰。屬毛離裏。子心銜罔極之恩。幷食同衣。親誼□所生之重。爾劉氏。乃直隸南運河營連鎭汛把總劉悅之繼母。婦儀純備。母道賢明。淑愼流徽。人有禮宗之譽。均平著美。子爲義府之英。玆以覃恩贈爾爲孺人。於戲。揚惠問於庭闈。式承榮澤。受龍章於綸軸。永播幽芳。

制曰。屬毛離裏。子心銜罔極之恩。幷食同衣。親誼□所生之重。爾王氏。乃直隸南運河營連鎭汎把總劉悅之繼母。婦儀純備。母道賢明。淑愼流徽。人有禮宗之譽。均平著美。子爲義府之英。玆以覃恩封爾爲孺

入於戲。揚惠問於庭闈。式承榮澤。受龍章於綸軸。永荷休光。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西便門千總鄭德新之父母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寵綏國爵。式嘉閥閱之勞。蔚起門風。用表庭闈之訓。爾鄭□乃西便門千總加一級鄭德新之父。義方啓後。穀似光前。積善在躬。樹良型於弓冶。克家有子。拓令緒於韜鈐。茲以覃恩贈爾爲武信郎西便門千總加一級。錫之勅命。於戲。錫策府之徽章。洊承恩澤。荷天家之庥命。永賁泉壚。

制曰。怙恃同恩。人子勤思於將母。赳桓著績。皇朝錫類以榮親。爾戴氏乃西便門千總加一級鄭德新之母。七誡嫻明。三遷勤篤。令儀不忒。早流珩璜之聲。慈教有成。果見干城之器。茲以覃恩贈爾爲安人。於戲。錫龍綸而煥采。用答劬勞。被象服以承庥。永光泉壤。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西便門千總鄭德新幷妻繼室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國威覃布。尙勤鞞鼓之思。武備勤修。允重干城之選。爾西便門千總加一級鄭德新。材勇著聞。韜鈐嫻習。戎行振飭。具知士伍無譁。軍政修明。因見拊循有素。欣逢慶典。宜煥溫綸。茲以覃恩授爾爲武信郎。錫之勅命。於戲。策幕府之勳名。祗承休命。荷天家之光寵。勿替成勞。

制曰。策府疏勳。甄武臣之茂績。寢門治業。闡賢助之徽音。爾西便門千總加一級鄭德新之妻潘氏。毓質名閨。作嬪右族。擷蘋采藻。夙彰宜室之風。說禮敦詩。具見同心之雅。茲以覃恩贈爾爲安人。於戲。錫寵章

於閨閫。惠問常流。荷嘉奬於絲綸。永賁幽光。

制曰。澤沛丹宸。式奬赳桓之績。恩流彤管。載揚淑愼之風。爾西便門千總加一級鄭德新之繼妻薄氏。婣教素嫺。婦功克備。梱言雍肅。庇內外以同心。閨範修明。絜後先而媲美。茲以覃恩封爾爲安人。於戲。表宜家之有則。寵命均頒。嘉繼室之能賢。麻光永荷。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丞相史天澤謚制

周制以八統詔王。必先敬德。漢官以列爵馭下。亦自報功。古有彝章。朕茲申勸。故開封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史天澤。性資貞亮。器宇沈雄。自開國以將三軍。妙契淮陰之略。至分茅而推千乘。甚高孤竹之風。況結知於累朝。迨總戎於四紀。及朕纂承之始。克膺輔相之良。內秉國鈞。兼筦機於內府。外靖邊祲。幾授鉞於齊壇。可謂威惠之交孚。抑亦忠勤之備至。繼以荆蠻之叢。重煩汴省之遊。維恃壯猷。行策功而飲至。不圖晚志。遽引年以謝歸。申言齒德之尊。端踰典型之益。開崇府第。協贊廟謨。方就佚於樽罍。復遺憂於邊閫。兼資偉算。用一遐陬。顧上猷之濟師。方倚坐籌之勝。愴中途之病革。莫收臥護之勳。弗飭厥終。曷旌乃績。宜表出羣之行。進登符六之階。於戲。國步方新。天不憖遺於一老。閔章加襚。卿其永賁於九原。榮魂有知。歆予異渥。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尉。謚贈忠武公。

凡前代詔誥。俱附皇言之後。從其類也。此史天澤謚制。按其時當在元世祖至元十二年。爲永清誥勅

之最古者。吏氏累代將相。而所存止此。則闕略不傳者概不少矣。

戶部雲南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劉錬父母勅命一道

奉天承運皇帝勅曰。世家兒錬習吏事。蓋有治譜焉。身爲吏以作則。復覩其子之開於吏。而洊膺朝寵。斯爲是父是子。人瑞而國禎者乎。爾封文林郎原任山東東昌府臨清州邱縣知縣劉培。乃戶部雲南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錬之父。文挾斧藻。業紹弓裘。盛德表鄭公之鄉。無競識陳君之度。爰持六物。試宰一邱。而爾精求民瘼。若身與其痌瘝。愛若人心。亦家爲之社稷。陶經翩翩。自喜魯棠奕奕相傳。眺美蹟於望郎。嘉義方於作室。茲封爾爲承德郎戶部雲南清吏司主事。華袞益赫於渙綸。綠髮彌閟於勒鼎。勅曰。朕聞孝子不得語而懣若。不得情而鬱若。凡以思也。矧厥子以勞績聞。比及御鼎之榮。弗逮迎輿之養。朕甚悼焉。爾贈孺人張氏。乃戶部雲南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劉錬之母。名家禮教。圖史音暉。朝夕恪共。當家業之初造。澹寧獨適。更操作之相支。方指松栢以爲期。忽痛蕙蘭而蚤歇。幸哉有子。不謂無年。茲用贈爾爲安人。歆承紫綍之榮。永賁黃壚之色。勅曰。匪母而如母。不必其有燥濕之勤也。無子而有子。不必其無孚卵之字也。國恩並建。而子情始[illegible]。朕何靳豐綸。以章母德。爾封孺人張氏。乃戶部雲南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劉錬之繼母。後爾於歸。儐乃哲士。珠緘玉讓。足闡閨閤之儀。昨佩鳴鷄。襄雲霄之業。佇清風於琴鶴。中遺澤於鳳麟。錄心計之賢能。嘉愛慈之切至。茲用封爾爲安人。南國揚芬芳之懿。北堂騰綸綍之輝。

奉天承運皇帝勅曰。夫母地道也。秋之報地德也。事則單里。田則畢戶。供則此乘。何不致焉。人子銜恤而無以自致。所借唯國恩耳。爾張氏乃山東兗州府滋陽縣知縣劉鍊之母。琚珩淑範。芹藻徵音。拮据締經始之謀。曾無暇日。黽勉餘厚終之慶。竟不享年。爰唯賁荻之詒。殊切咏莪之慼。是用贈爾爲孺人。儀中閫以長馨。耀重泉而永懌。勅曰。人子之念罔極。固天性然。亦唯是拊育顧復。其劬勞無可解也。彼生非屬毛。而情同孚卵者。亦胡以異焉。爾張氏乃山東兗州府滋陽縣知縣劉鍊之繼母。敬慎不違。柔嘉維則。解佩以繼前規。鴻羽翺翔於雲路。丸熊而申遺教。鳳毛轉徙於天池。眷惟三異之徵。彌彰四德之備。是用封爾爲孺人。喜萱庭之永茂。快椿景以偕怡。

奉天承運皇帝勅曰。計曹子今日蓋亦艱甚。已焦釜而應火速之求。數米以奉腐集之衆。故今之通。非復昔之通也。務以裕陳因之積。司飲飛之命。非精勤敏達。明而熟於計者。烏能勝其任而愉快。爾戶部雲南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劉鍊。丰格魁梧。器資鍾呂。初蜚聲於楓陛。爰綰綬於滋陽。載星殫三載之勤。蠲粒活萬家之命。車游熟路。兩發新硎。兩騰治辨於巖封。特簡訏謨於版署。而爾楚珩彌潔。羔羊恆勵於勿稽。秦鏡獨懸。鼠雀莫容其侵蝕。大概小概。登耗出入之數惟明。予天予人。輕重緩急之閒允當。蓋才大足供所需。識遠能務其要。茲以覃恩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朕慮周桑土。宿重兵於輦下。頃撤撫臣而領以元戎。非計之得者也。居者既與民爲二。而出者途者又彼與此爲二。虛絃之驚易動。烏合之旅難齊。壯拨

固當萬全輓輸亦當多算。子大夫心計饒爲之。其時調長策以告朕。欽哉。勑曰。夫畹蘭匪蕙而霜露摧之。輒悁乎有餘惜。爲其芳之易歇也。矧結褵元配。淑問先零。憔悴之感。宜何如已。爾戶部雲南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劉錬妻贈孺人趙氏。夙叶鳳占。式偕燕婉。爲好佩夫趙訓。戒容式於班箴。性以御情。雅無閨閤之氣。年弗配德。頓失伉儷之歡。鸞輝長掩。雞警猶聞。玆用贈爾爲安人。頻錫寵於青綸。永揚芳於彤史。勑曰。國有錢穀。猶家有米鹽也。而悉心於錢穀者。不顧其家。分理乎米鹽者。能施於政。國家還內則而霈恩施之典。匪第以恤臣私也。爾戶部雲南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劉錬繼妻孟氏。後乘揚芬。前徽襲美。相爾在室。每襄夙夜之勤。退食自公。共式委蛇之度。聞爾夫牽絲而理巖邑。持籌以佐版籍。先解佩環。全活待哺之衆。力清錙至常分。鞭算之勞。爾之內績。綽有可書。玆封爾爲安人。翟珈雅賁於山河。蘋藻益勤於沼沚。天啓二年勑命之寶。

初任山東兗州府滋陽縣知縣。二任河南府汝州伊陽縣知縣。三任戶部雲南清吏司主事。四任本司署郎中事主事。五任兩淮都轉運鹽使司添註運判。六任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七任本部屯田清吏司管員郎事。八任本部虞衡清吏司郎中。加太僕寺少卿。九任雲南曲靖兵備道右參議。

葉旺。年三十歲。直隸安慶府懷寧縣壽泉鄉人。有姑夫丁雲三。洪武四年九月內。舉指揮收充龍驤衛軍。洪武八年。調燕山前衛前所。洪武二十二年。爲因年老。取父葉茂代役。洪武二十八年。爲因患病。令兄葉福兒代役。洪武三十二年七月內。爲姦臣齊泰等。變亂祖宗成法。調兵殺害親王。隨駕奉天征討。克懷來

等處。洪武三十三年四月。白溝河大戰全勝。五月。攻圍濟南陞小旗。洪武三十四年三月。夾河大戰。陣亡。
父葉茂先於洪武三十二年三月內差根指揮陳善往壽州遷葬回還被獲。發充宣州衛軍洪武三十五
年六月內具告仍發燕山前衛前所。永樂三年五月初二日。敬除本衛所試百戶永樂十一年七月內病
故。旺係嫡次男年幼。永樂十二年五月初六日敬與實授百戶俸優給。永樂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八日欽
准襲職授昭信校尉本衛所世襲百戶。父葉茂贈昭信校尉管軍百戶。母戴氏贈安人妻孟氏封安人。
兵部車駕淸吏司爲開讀事。案照該本部題。三等護衛官舍均有二十年之勞。茲遇登極覃恩。各官舍
乞照帶刀控馬大漢將軍事例。籲天陳乞似應一視同仁以免向隅之泣除舍人照會典事例各陞校
尉。其指揮千百戶等官內有已經承襲祖職而仍侍衛者。卽於祖職上加陞一級等因具題奉聖旨是。
各官侍衛先帝潛邸久效勤勞。這加授職銜俱依擬。王天名加陞都指揮僉事。欽此欽遵除行該衛知
會外。擬合給劄。爲此劄仰本官照依劄開加陞職銜。一體遵照施行。須至劄付者。計開燕山前衛實授
百戶葉欽。今陞副千戶。右劄付副千戶葉欽准此。天啓元年二月三十日給。左軍都督府管府事寧得
侯陳驗訖劄付。
兵部爲選法事。武選淸吏司案呈。該本部題奉欽依。一給號紙以革吏弊。今後每遇大選畢日。查照各
官黃選內父祖功次來歷。及宗派親疏。襲替減革緣由。每員謄寫略節一張。看選等官。親自查對明白。

仍與審棄底簿。同用半號印信。給付本官名曰號紙。其應該俸糧。執此於各都司衞所比對劄付。即於收支。待子孫襲替。執此赴部比對。即與查黃收選。選後仍塡恆襲替年月。及所授職事。侍後塡註。既滿。再與續給。保送之日。本省都司查驗起文。遇有水火盜賊損失。於所在官司告給執照。襲替到部之日。另行查給。其有犯罪革職。例該揭黃者。原問衙門追取號紙。粘連招由。行巡按衙門。年終類繳本部。以憑查革。各舍毋爲歇家人等欺詐。須至號紙者。萬曆十二年二月大選過燕山前衞前所。炤舊實授百戶一員葉東光。年三十二歲。字止一。宗圖。外祖丁雲三福兒 祖葉茂旺輔宣秀勳令 查得節鞏俱係有功親枝。不係犯。堂例不減革字止一。功次查得內黃實授百戶以上。俱係洪武年開功。今本舍炤衙實授百戶比中三等字止。萬曆三十六年六月大選過燕山前衞前所。帶俸實授百戶一員葉欽。年三十八歲。係帶俸實授百戶葉宗光嫡長男。比中三等字止。崇正十二年六月大選過燕山前衞前所。實授百戶一員葉元貞。年三十歲。係老實授百戶葉欽嫡長男。比中三等字止。對訖。崇正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給。

武選淸吏司審得燕山前衞舍人葉元貞准替實授百戶。崇正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給。

勅刑部主事楊希孔父楊華夏

勅曰。蓋開韋著世學。杜稱武庫。固藉堂構之澤宏。實繇芹泮之馨遠也。爾生員楊華夏。乃刑部江西淸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希孔之父。冑承華裔。名列頖宮。白璧違時。身竟託於隱豹。青箱啓後。志已行於祝鳩。

照爾教忠。宜竝疏爵。茲覃敍贈爾爲承德郎刑部江西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蘭函丕錫。鴻儀永耀。

勅曰。自昔祥刑。必資譲範。至如雋母進食。師其意者。可以教慈矣。爾榮氏乃刑部江西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楊希孔之母。柔貞成性。冰蘗矢心。贊挽鹿於牆東。志悲歌鵠。勵和熊於堂北。訓愁停機。迺啓雲司。實藉慈廸。是用贈爾爲安人。爰錫之光。載篤其慶。

勅刑部主事楊希孔

勅曰。司寇平刑。以協厥中。其惟明克允則。郎署實贊之。褒書豈有靳焉。爾刑部江西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楊希孔。名著鄉闈。猷宜巖邑。洊歷戎署。爰登比曹。而爾懷切哀矜。折獄祈於三宥。讞昭敬忌。師聽諸於九章。貫索立消。肺石無枉。茲覃敍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蓋讀呂刑諸篇。威而不怒。慈而能斷。其究歸於孳乂。爾刑官也。尙平亭三尺。俾予從欲以治。時迺之休。

勅刑部主事楊希孔妻張氏

勅曰。執燭持丹。匪淑媛孰襄之。則審孚之嘉。師必藉刑於之德。耦爾刑部江西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楊希孔妻張氏。貞儀維則。敬德孔嘉。敦孝思於親闈。修其櫛縱。矢精勤於中饋。恪乃蘋蘩。克贊花封。聞闈署。是用封爾爲安人。宜聲彌鬯。壼範斯揚。

初任山東青州府營州日照縣知縣。二任本府臨河縣知縣。三任南京東城兵馬指揮司指揮。四任刑部福建司主事。五任本部湖廣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六任通政司經歷司經歷。七任刑部四川司主事

八任今職。

御製詩一章不能編卷。特爲恭錄於此。

舊時北岸今南岸。近舊南隄今北隄。桑乾於康熙年間築隄之始。原就南。雍正年以河身淤。故改從北。近又以河身漸淤。改從冰窖南出。在南河之間。故康熙年之北隄爲今南隄。而雍正年之南隄爲今北隄矣。遷就向寬資蕩漾。已看汛過積淤泥。舊識黃河利不分。挾沙東注向瀛淯。渾流今有清流亘。黃河全流入海。其力較專。至清□雁匯。攻沙之力益勁。永定下流。不能獨行入海。有運河鳳河橫亘於中。因散入諸淀。水過沙渟。故特易淤。此策思量未易云。新□疏通頗吸川。安瀾自可保當前。都來六十年三改。河自聖祖中年始築隄修防。賜名永定。六十年間。已南北三徙云。長此經行正未然。給資撥地遷村墅。讓水還聽一麥畊。安土不難事姑息。那知深意訓盤庚。

右碑在秉教村

恩澤紀第二

古者左史紀言。右史紀事。朱子以謂言爲尙書之屬。事爲春秋之屬。其說似矣。顧尙書之例。非盡紀言。而所謂紀事之法。亦不盡於春王正月一體也。周官五史之法。詳且盡矣。而記注之書。後代不可盡詳。蓋自書與春秋而外。可參考者。汲冢周書似尙書。竹書紀年似春秋而已。然而穆天子傳。獨近起居之注。其書雖若不可盡信。要亦古者記載之法。經緯表裏。各有所主。初不拘拘尙書春秋二體。而卽謂法備於是。亦可知矣。三代而後。細爲宮史。若漢武禁中起居注。馬后顯宗起居注是也。大爲時政。若唐貞觀政要。周顯

德曰歷是也。以時記錄。歷朝起居注是也。會粹全書。梁太清以下實錄是也。蓋人君之德如天。晷計躔測。璣量圭度。法制周遍。乃得無所闕遺。是以周官立典。不可不詳其義。而禮言左史右史之職。誠廢一而不可者也。

史官各自為書。所以備一書之採擇。方志各隨所及。詳贍登紀。所以備諸史之外篇。固其宜也。史部本紀。事言並載。雖非春秋本旨。文義猶或可通。方志敬慎採輯。體當錄而不敍。左右之史。不分類例。則法度混淆。而紀載不可觀本末矣。是以略倣左史而恭紀皇言。倣右史而恭紀恩澤焉。

紀體本法春秋。而紀言固非列史正體。今以言冠於事。則以正史本紀。法具專家。而方志外書。本備採摭。故左言屬陽而居首。右事屬陰而居次。事有所宜。不拘拘於古法也。

紀之與傳。古人所以分別經緯。初非區辨崇卑。是以遷史中有無年之紀。劉子元首以為譏。班書自敘稱十二紀為春秋考紀。意可知矣。自班馬而後。列史相仍。皆以紀為尊稱。而傳乃專屬臣下。則無以解於穆天子傳與高祖孝文諸傳也。今卽列史諸帝有紀無傳之弊論之。如人君行蹟。不如臣下之詳。篇首敘其靈徵。篇終斷其大略。其餘年編月次。但有政事。以為志傳之綱領。而文勢不能更及於他。則以一經一緯。體自不可相兼故也。誠以春秋大旨斷之。則本紀但具元年卽位。以至大經大法。足為事目。於義慽矣。人君行事。當參以傳體。詳載生平。冠於后妃列傳之上。是亦左氏之傳。以惠公元妃數語先經起事。卽屬隱

公題下傳文。可互證也。但紀傳崇卑分別已久。君臣一例。事理未安。則莫若一帝紀終。卽以一帝之傳次其紀後。如鄭氏易之以象傳彖辭附於本卦之後之例。且崇其名曰大傳。而不混列傳。則名實相符。亦似折中之一道也。方志紀載。則分別事言。統名以紀。蓋所以備外史之是正。初無師法春秋之義例。以是不可議更張耳。

我朝列聖相承。覃恩愷澤。史不絕書。永淸密邇神京。被德尤普。而案牘或有遺軼。一時不及周詳。謹志其可考者。勒爲一典。以次皇言之後云。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三年。永淸被災。奉旨賑濟。

三十七年。永淸被水災。奉旨平糶。

五十年。恩免天下地丁錢糧。分作三年輪免。直隸於本年蠲免。歷年舊欠。一幷免征。

五十四年。順天保定河閒永平宣化五府田畝被淹。蠲免地丁銀及糧米豆穀草束。

五十五年閏三月。以靑黃不接。奉旨發京通二倉接米分發賑濟。

五十五年十二月。以秋收豐稔。僅足一歲之用。恐來年輸將難繼。奉旨蠲免五十六年地丁銀米豆高粱草束。

康熙六十一年。世宗憲皇帝登極。應征雍正元年正行錢糧。盡行蠲免。

世宗憲皇帝雍正四年。被水歉收。奉旨蠲免被災田畝錢糧。發票賑糶。

今上乾隆十一年。奉上諭以御宇周旬。普蠲天下額征正賦。

乾隆十二年。奉旨賑濟并蠲緩錢糧。

乾隆十五年。奉旨賑濟并蠲緩錢糧。

乾隆十九年。奉旨賑濟并蠲緩錢糧。

乾隆二十四年。奉旨賑濟并蠲緩錢糧。

乾隆二十六年。秋禾被水淹沒。奉旨賑濟。并蠲緩錢糧。

乾隆二十七年。秋禾被水淹澇。奉旨賑濟。并蠲緩錢糧。又欽奉恩旨。自十一月初一日起。至次年四月二十日止。添設粥廠。並酌籌以工代賑。又欽奉恩旨。於例賑停賑之後。概予展賑三四兩月口糧。

乾隆三十三年。雨水過多。田禾淹沒。奉旨賑濟。并蠲緩錢糧。又欽奉恩旨。於例賑停賑後。極次貧概於三月加賑一月口糧。

乾隆三十五年。正月元旦。奉上諭。以六旬萬壽。明年恭逢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普天忭慶。普免各省應征錢糧。分作三年輪免。直隸於本年全行蠲免。永清縣遵照蠲免地丁錢糧銀六千五百二十六兩四錢七分六釐。

乾隆三十五年三月。皇上奉皇太后巡幸天津。經過州縣。節年尾欠災緩各項。概行豁免。並將直隸通省未完尾欠銀穀等項。普予蠲除。復將直隸通省自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因災緩帶征銀。普行蠲免。永清縣遵照豁免未完三十二年地丁錢糧銀一百零八兩九錢二分五釐。三十三年地丁錢糧銀。九百十八兩五錢四分九釐。二共銀一千零二十七兩四錢七分四釐。

乾隆三十五年。秋禾被水損傷。奉旨賑濟。并蠲緩錢糧。又欽奉恩旨。於例賑停賑之後。再行加賑一月口糧。

乾隆三十六年二月初十日。奉上諭。恭逢皇太后安輿巡幸山東。將上年災重各州縣。因災出借自二十五年起至三十四年。未完常平米穀。概行豁免。永清縣遵照豁免米穀九千二百六十石零一斗。

乾隆三十六年。秋禾被水傷損。奉旨賑恤。并蠲緩錢糧。又欽奉恩旨。將極次貧民。均著加恩。於三月內展賑一月口糧。

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三十五日。奉恩詔。恭逢皇太后萬壽。自二十七年起。至三十六年。因災出借常平社義等倉米穀。無力貧民實不能完者。查明豁免。永清縣遵照查明實在無力貧民不能完者。豁免米石一萬七千七百六十七石七斗九升六合。

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奉上諭以河工告成。恭奉皇太后安輿巡幸天津。將經過地方。及天津閤屬本年應

征錢糧蠲免十分之三。又將沿途經由之宛平大興良鄉房山涿州淶水易州定興容城新城雄縣任邱霸州保定文安大城武清東安永清固安等二十州縣。未完三十三四五六等年緩帶民欠銀穀并米豆。普行蠲免。永清縣遵照豁免未完三十六年帶徵地糧存留銀一千四百零二兩三錢八分。

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奉上諭。祇謁泰陵禮成。取道畿南。恭逢皇太后安輿巡幸天津。閱視河工。所有經過地方。及天津闔府所屬。俱著蠲免錢糧十分之三。其經由之大興宛平良鄉房山涿州霸州保定文安大城固安永清東安武清易州淶水定興新城雄縣容城任邱等州縣。將御道兩旁二三里界內應征三十八年地糧本色屯糧及各項旗租河淤等糧租。查明蠲免十分之三。永清縣遵照蠲免地糧十分之三。銀二兩八錢八釐。

乾隆四十年秋禾被水淹損。奉旨賑恤。并蠲緩錢糧。又欽奉恩旨。於例賑停賑之後。展賑一月口糧。

乾隆四十一年二月奉上諭。以金川全境蕩平。巡幸山左。將霸州保定文安大城永清河間獻縣武邑衡水寧晉武強安平等十二州縣。未完乾隆三十九年因災緩帶徵地糧銀。及霸州保定文安大城永清新城安州固安蠡縣河間獻縣任邱晉州玉田武邑衡水隆平寧晉深州安平等二十州縣未完乾隆三十三四五六七八九等年因災出借常平穀。概行蠲免。永清縣遵照蠲免未完三十九年因災緩徵地糧銀一千三百另八兩九錢六分一釐。

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奉上諭。卽將昨歲被澇州縣未完乾隆三十五六七八九等年因災出借常平米穀。著予豁免。永清縣遵照豁免米穀九千九百四十九石五斗七升五合。

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奉上諭以聖母仙馭升遐。推廣慈仁。自戊戌年爲始。普蠲天下錢糧。仍分三年輪免。直隸於戊戌年全行蠲免。永清縣遵照蠲免地丁錢糧銀六千五百十四兩八錢八分五釐。

卷七

永清縣志二

職官表第一

職官選舉入於方志。皆表體也。而今之編方志者。則曰史有百官志與選舉志。是以法古爲例。定以鴻名。而皆編爲志。斯則迂疏而寡當者矣。夫史志之文。職官詳其制度。選舉明其典則。其文或倣周官之經。或雜記傳之體。編之爲志。不亦宜乎。至於方志所書。乃是歷官歲月。與夫科舉甲庚年經事緯。足以爽豁眉目。有所考索。按格而稽。於事足矣。今編書志之體。乃以知縣典史教諭訓導之屬。分類相從。遂使乾隆知縣。居於順治典史之前。康熙訓導。次諸雍正教諭之後。其有時事後先。須資檢閱。及同僚共事。欲考歲年。使人反覆披尋。難爲究竟。虛占篇幅。不知所裁。不識何故而好爲自擾如斯也。夫人編列傳。史部鴻裁。方志載筆。不聞有所規從。至於職官選舉。實異名同。乃欲巧爲附依。此永州鐵鑪之步。所以致慨於千古也。周官御史掌贊書數從政。鄭氏注謂數其現在之官位。則官職姓名。於古蓋有其書矣。三百六十之官屬。

而以從政記數之登書。竊意亦必有法焉。周譜經緯之凡例。恐不盡爲星歷一家之用也。（劉向以譜與厤合爲一家。歸於術數。而司馬遷之稱周譜。則非術數之書也。疑古人於累計之法多用譜體。）班固百官公卿表敘例。全爲志體。而不以志名者。知歷官之須乎譜法也。以周官之體爲經。而以漢表之法爲緯。古人之立法博大而不疏。概可見矣。東京以還。僅有職官志。而唐宋之史。乃有宰輔表。亦謂百職卿尹之不可勝收也。至於專門之書。官儀簿狀。自兩漢以還。代有其編。而列表編年。宋世始多其籍。（司馬光百官公卿表百五十卷之類。）亦見歷官紀數之書。每以無文而易亡也。至於方州記載。唐宋廳壁題名。與時湮沒。其圖經古制。不復類聚官人。非關典敓。元明以來。州縣志書。往往存其歷任。而又以記載無法。致易混淆。此則不可不爲釐正者也。

或謂職官列表。僅可施於三公宰輔與州縣方志。一則體尊而例嚴。一則官少而易約也。若夫部府之志。官職繁多。而尺幅難竟。如皆表之。恐其易經而難緯也。（上方年月爲經。首行官階爲緯。官外布格無容處也。）夫立例不精。而徒爭於紀載之難約。此馬班以後所以書繁而事闕也。班史百官之表。卷帙無多。而所載詳及九卿。唐宋宰輔之表。卷帙倍增。而所載止畫於丞弼。非爲古書事簡而後史例繁也。蓋以班分類附之法。不行於年經事緯之中。宜其進退失據。難於執簡而馭繁也。按班史表列三十四官。格止一十四級。或以沿革並注首篇。（相國丞相奉常太常之類。）或以官聯共居一格。（大行令大鴻臚同格。左馮翊京兆尹同格之類。）篇幅簡而易省。事類從而易明。故能使流覽者按簡而無復遺逸也。苟爲統部列表。則督撫提鎮之屬共爲一格。布按巡守之屬共爲一格。其餘以府州畫

格。府屬官吏。同編一格之中。固無害也。及撰府州之志。即以州縣各占一格。亦可不致闕遺。是則歷官著表。斷無窮於無例可通。況縣志之固可一官自爲一格歟。

姓名之下。注其鄉貫科甲。蓋其人不盡收於政略。注其首趾。亦所以省傳文也。無者闕之。至於金石紀載。他有所徵。而補收於志。即以金石年月冠之。不復更詳其初仕何年。去官何月。是亦勢之無可如何者耳。至於不可稽年月。而但有其姓名者。則於經緯列表之終。橫列以存其目。亦闕疑俟後意云爾。

唐縣令

開生元相（隆武縣令。見會福寺石幢。）

元達魯花赤（舊志載元世達魯花赤四人。無年代可考。茲仍之。）

伯顏察兒

伯顏

紐成甫

和尚

年代	知縣	縣丞	主簿	典史	教諭	訓導

明

洪武初年　盛本初
洪武十二年　劉之初
洪武二十二年　李昇

永樂二年　王振
田駪 固安縣生員

正統十年　衛厚
史逵
張祥 府志
李鎬 府志

成化五年　許健 山東濮州人監生
司憲 山東東阿縣人監生
邢英
張海
馬文
許堯 載儒學碑

成化十六年　王佐 山西遼州人成化戊戌進士

成化二十二年　趙志學 河南修武縣人舉人
韓凱
權旺
謝能
陳旺
趙銘
王景曇 載儒學碑

弘治年　白思齊 遼東人

李　仁　山東曹縣人舉人
黃　贇
山東東昌府恩縣人弘治乙丑進士
魯　海　山東商河人進士
許　充　江西吉水人舉人
吳　佐
江西鄱陽人監生
吳　亮　南直泗州人監生
王景曇　河南杞縣人監生
喬致和

許冕　山西汾州人監生
張舉　浙江餘姚人監生
趙景福　河南滎陽人監生
張本立　山西忻州人監生
顏宗學　山東壽光人監生
秦璧　山西人監生
樊相　河南修武人監生
山西人監生

年	知縣			縣丞		
	潘汝佐 四川閬州人 監生					
	劉乾 河南光山人 監生					
	張應奎 山東人 監生					
	馬錫孝 河南滎陽人 監生					
	張巘 浙江上虞人 監生					
正德元年	嚴容 山西祁縣人 弘治己未進士			陳信 俱府志		
正德四年	郭名世 山西安邑人 舉人			仲慈 俱府志		
正德八年	朱悅 監生			劉泰 俱府志		

正德十二年	陳大綱 山西浮山人監生				
正德十六年	何聰 山西人舉人				
嘉靖四年	李時用 河南衛輝人舉人	柴沅 府志	劉廣勝 府志		
嘉靖九年	張玫 山西夏縣人舉人	魏讓 府志	李廷良 府志		
嘉靖十五年	張冕 南直全椒縣人舉人	史果 府志	常朝憲 府志		
嘉靖二十一年	李鷹 廣西桂林人舉人	丁知許 府志	仲鏊 府志		
嘉靖二十五年	周鳳鳴 陝西甘州人監生	李翮 府志	王鉄 府志	劉萬 山西潞城人貢生	

嘉靖二十八年	李世芳 湖廣應城人 監生		李應揚 府志	張問政 府志		
嘉靖三十年	張翰弼 山東夏津人 舉人		李英·邦 府志	劉收 府志	劉服休 河南鈞州人 歲貢	
嘉靖三十二年	王業 徐州人 舉人		賈世臣 府志	宋雲龍 府志		
嘉靖三十三年			席官 府志		李俊 直隸藁城人 歲貢	
嘉靖三十五年	何宏 湖廣麻城人 監生		郜國 府志			
嘉靖三十七年	李循道 通渭縣人 監生					
嘉靖三十八年					楊拱 山東霑化人 歲貢	

年						
嘉靖四十一年	王鎭 山西代州人舉人					
	馮鎰 河南洛陽人舉人					
嘉靖四十三年					郭鉉 山西廣靈人歲貢	
嘉靖四十五年	葛舜臣 陝西淳化人舉人					
隆慶元年						古允中 山西祁縣人
隆慶二年					楊舜臣 陝西商州人歲貢	
隆慶三年						艾濟 山東歷城人

隆慶四年					秦寶 河南項城人 歲貢	
隆慶五年	胡來縉 陝西秦州人 舉人			王達 府志		
隆慶五年	臧仲學 遼東廣寧衛人 舉人			于進周 府志		
				飲鯤 鳳陽人		
隆慶六年						夏文學 遼東廣寧衛人
萬歷元年	李穩 河南汝寧人 監生			李廷珍 府志		
萬歷二年				朱翹 府志	李文晰 福建海澄人 舉人	張惕 遼東人

年						
				郭標 府志		
萬歷四年	劉希孔 山西潞安府長治縣人 舉人			徐大有 府志		
萬歷五年				文進德 府志	黎民敬 廣州府人	
				殷學軻 軻府志		車同軌 大名府長垣縣人
萬歷七年	張士奇 陝西鄜州宜君縣人 恩貢			陳鴻謨 府志		
萬歷九年				曾尚貴 府志	盧實 保定易州人 歲貢	
萬歷十年						王秉憲 大名府大名縣人

萬歷十三年	田實發 陝西長安府長安縣人舉人				高象奎 江西金谿人舉人	
萬歷十六年					林守典 福建福州府福清縣人舉人	陳彬 河間任邱人
萬歷十七年	王衍義 山西交城人舉人					
萬歷十九年	徐學曾 浙江嘉興人舉人				韓希曾 河南休武人貢生	
萬歷二十一年	陳尚賢 陝西甘州人歲貢					王種和 保定清苑人
萬歷二十二年					張試 山西安邑人貢生	
萬歷二十四年	岳九逵 河南獲嘉縣人萬歷丙戌進士					

萬歷二十五年					王約（保安州人貢生）	
萬歷二十六年	潘大復（浙江湖州府烏程縣人萬歷丙戌進士）					李自新（保定祁州人）
萬歷二十七年	戴維藩（江南鳳陽人歲貢）					
萬歷二十八年					楊惠民（大名人舉人）	
萬歷二十九年	郝修平（山東歷城人舉人）					
萬歷三十年						劉觀旋（延慶州人）
萬歷三十一年					于思明（山海關人貢生）	

年	1	2	3	4	5	6
萬歷三十二年						劉宗漢 雲南陸涼人
萬歷三十三年				張汝科 山東高城人		
萬歷三十四年	李懋桂 山東高密人舉人					
萬歷三十五年					王三重 雲南鄧州人舉人	
萬歷三十七年	王嘉績 山西安邑人舉人					高雲雁 深州人
萬歷三十九年					葉汝欽 廣西南寧人舉人	
萬歷四十一年	楊夢熊 山西聞喜人舉人			樊敏 河南靈寶人		

萬曆四十三年					張應選 天津衛人	
萬曆四十四年						王與位 遷安人
萬曆四十五年	胡其俊 湖廣孝感縣人萬曆丙辰進士					
萬曆四十六年	郝士燧 山西蒲州人舉人					
萬曆四十七年					于采藻 正定藁城人舉人	胥環 保定府人
天啓二年					許三戒 河間府人	
天啓三年	常儼 山西猗氏人舉人					喬栢 河間府人

	沈懋 山西猗氏人舉人					
天啓四年	耿仰 陝西渭南人貢生				湯光先 保定府人	
天啓七年	張堪 陝西漢中府褒城人天啓壬戌進士					田敏樹 任邱人
崇禎二年	王象雲 山東新城縣人天啓乙丑進士					
崇禎四年	李鑑 四川安縣人崇正戊辰進士				楊恆 正定武邑人	
崇禎五年				陳百善 浙江嘉善人		楊化中 保定人
崇禎六年	裴章美 夏縣人舉人				張我敬 栢鄉人	

崇禎七年	余世名 江西奉新人舉人					
崇禎八年				侯光國 山西靈石人	許可久 山西隰州人	
崇禎九年	孫養深 山東掖縣人舉人					劉默 保定府人
崇禎十年					陳激揚 大名元城人	
崇禎十二年	張允捷 山東萊陽人崇禎甲戌進士				蔣汝賢 順天大興人舉人	趙一鴻 肅寧人
崇禎十四年	沈應鴻 雲南人舉人			李時正 山西霍州人	邸養性 昌黎人舉人	
崇禎十五年	高維岱 山東昌邑人貢生					

年						
崇禎十六年	李棡 浙江寧波人崇禎丁丑進士			王世寀 山西祁州人	金克長 江西新建人舉人	穆熉 南皮人
國朝						
順治元年	李延 浙江上虞人貢生			朱應錦		
順治二年					孟應熊 順德任縣人	
順治三年	龐太樸 山西高平縣人順治丙戌進士					
順治四年					張我第 順德唐山人	劉俊 博野人
順治五年	程鼎勳 遼東錦州人貢生					
順治八年				陳明 浙江新城人	張國禎 南皮人	佟希聖 遼東寧遠人

年						
順治九年	馬有用 遼東寧遠人 貢生		朱應璡			
順治十一年				劉漢鼎 陝西渭南人		
順治十二年					李鳳翔 正定寧晉人	
順治十五年						高履恭 廣平威遠人
順治十六年					趙璧 河間人	
順治十七年				馮自都 陝西長安人		
康熙三年				王貞 浙江金華人		

康熙五年	張有傑 江西臨川縣人順治乙未進士					賈一董 廣平鷄澤人
康熙九年	連應鄭 山東樂安縣人順治戊戌進士					
康熙十一年				馬之健 陝西富平人		
康熙十二年	萬二鼎 江南丹徒人舉人					
康熙十三年				王遴賢 浙江山陰人		
康熙十四年						喬駕 懷安衛人
康熙十五年				王錫祚 浙江會稽人		

年						
康熙十六年					王顧庶 順德邢台人歲貢	
康熙十八年	丁棣 福建同安縣人貢生					
康熙二十四年	陳國祝			郎應璧	及繩 乙卯科舉人	韓同范 載儒學碑文
康熙二十七年	王言 江西新淦縣人康熙乙未進士					
康熙三十七年	祖良屏 旗人 柯永志					
康熙四十三年	路永齡				董錕	
康熙四十九年				木吉		

康熙五十五年	郭　惺 河南人監生					
康熙六十一年				陳體義	崔爾倫	陳明揚
雍正二年	宋　晶 河南祥符縣人康熙壬辰進士					
雍正五年	駱爲香 原管永清縣	劉　啓 是年新設南岸第五工河工縣丞駐劄曹家務	逯天錦 顧廣生 是年新設北岸第五工河工主簿駐劄盧家莊			
雍正六年	朱　槩 浙江海寧縣人雍正甲辰進士					
雍正九年	蔡學頤 管霸州州判			滿源清	王錫蕃 奉天海城人丁酉舉人	徐方杲

雍正十年	楊仁育 雲南人舉人					
雍正十一年	丁廷植 山東諸城人雍正庚戌進士					
乾隆二年	徐開第 山西保德州人雍正庚戌進士					
乾隆三年				茹錦 浙江山陰人供士		
乾隆四年	袁鯤化 江南人監生					
乾隆五年	李纘 江南人監生陞北路同知					
乾隆六年					楊聆 正定府靈壽人拔貢	

年						
乾隆九年	李和永 河南光山人監生					
乾隆十年						喬基 載儒學碑
乾隆十三年	張士英 山東武定府利津人監生					
乾隆十四年						邸彩 永平府昌黎人歲貢
乾隆十六年						孫可法 趙州臨城人歲貢
乾隆十七年	任寶坊 江蘇蕭縣人甲子副榜署					
乾隆十八年	蔣式瑜 廣西桂林灌陽人監生			王鵾 雲南雲南府昆明人吏		

				陳天誼 江蘇丹陽人監生		孟爾讀 順德唐山人歲貢
乾隆二十四年				陳光祖 廣東嘉應人監生		
乾隆二十六年	王玉 祁州州同 署				丁賢儲 奉天錦州寧遠人歲貢	陳宗文 廣平肥鄉人歲貢
隆乾二十六年	王元常 陝西西安府長安縣人乾隆戊辰進士					
乾隆二十七年						王作哲 河間故城人歲貢
乾隆二十八年	蘭第錫 山西吉州人庚午舉人			李榮貴 四川成都府成都人 署 吳國兆 江蘇江寧人		

乾隆三十年	乾隆三十二年	乾隆三十三年	乾隆三十四年	乾隆三十五年	乾隆三十六年	乾隆三十七年
陳龍文 江蘇吳江人監生			劉民牧 安徽潁州潁上人吏員			劉楙 安徽歙縣人監生
		王世景署 趙燦章 汾州平遙人監生				費琮 浙江杭州仁和人監生
		徐元祐 大名長垣人庚午舉人		邊茂林 河間任邱人己酉舉人署	董思源 遵化玉田人癸酉舉人	
	商珏 奉天鐵嶺人教習				楊篤行 正定靈壽人歲貢	

年份						
乾隆四十年		鄭重 浙江餘姚人監生	汪世蘭 江蘇山陽人監生	李樹 河南歸德夏邑人監生署		
乾隆四十一年				胡繩武 浙江紹興會稽人供事	梅汝龍 保定雄縣人己卯舉人署	
乾隆四十二年	周震榮 浙江嘉善人壬申舉人				劉煥 正定平山人庚寅舉人	王佑 保定祁州人歲貢
乾隆四十三年						朱宗彝 奉天遼陽州人生員教習

永清武職．前次俱無可考．附識於後．

李國梁 天津縣人．乾隆四年任．六年更換體制．調入薊州營轅門防守．永清汛改為城守營把總．

劉維勇 河間縣人．行伍．

王應倫 寶坻縣人．乾隆八年任．行伍．

李　實 天津縣人．乾隆二十八年任．行伍．

雜流附志於末

僧官　照鑑按明實錄。天順七年。設永清縣僧會司。僧會始於是年。　寂善

道官　張復存

陰陽　李光燦

醫學訓科縣缺無人。

選舉表第二

選舉之表。卽古人賢書之遺也。古者取士不立專科。興賢出長。興能出治。舉才卽見於用。用人卽見於事。兩漢賢良孝秀。與夫州郡辟署。事亦見於紀傳。不必更求選舉之書也。隋唐以來。選舉既專。資格愈重。科條繁委。故事相傳。選舉之書。累然充棟。則舉而不必盡用。用而不必盡見於事。舊章故典。不可求之紀傳之中。而選舉之文。乃爲史志之專篇矣。

晁迥進士編勅。陸深科場條貫。律例功令之書也。王定保唐摭言。錢明逸宋衣冠盛事。稗野雜記之屬也。律令可採於書志。雜記有資於列傳。史部之所仰給也。至於題名曆年之書。浩博難罄。而取材實鮮。故姚康科第錄。洪适登科記。僅爲專門之書。而問津者寡矣。若夫搜輯方隅。畫分疆界。則掌故不備。而取材愈鮮。如樂史江南登科記。陳汝元浙士登科考。縉紳先生。往往至於不能憶其目焉。夫歷科先後。姓氏隱顯。乃考古者所必資。而徒以書無文采。簡帙浩繁。遂使其書不可蹤蹟。則方志之表。選舉所係。豈鮮淺歟。

志家之載選舉。不解年經事緯之法。率以進士舉人貢生武選各分門類。又以進士冠首。而舉貢以次編於後。於是一人之由貢獲舉而成進士者。先見進士科年。再搜鄉舉時代。終篇而始明其入貢年甲焉。於事爲倒置。而文豈非複沓乎。間有經緯而作表者。又於旁行斜上之中。注其事實。以列傳之體而作年表。乃元人撰遼金史之弊法。虛占行幅。而又混眉目。不識何所取乎此也。

史之有表。乃列傳之敘目。名列於表。而傳無其人者。乃無德可稱。而書事從略者也。其有立傳而不出於表者。事有可紀。而用特書之例也。今撰志者。選舉職官之下。往往雜書一二事實。至其人之生平大節。又用總括大略。編於人物名宦條中。然後更取傳誌全篇。載於藝文之內。此云詳見某項。彼云已列某條。一人之事。複見疊出。而能作表者。亦不免於表名之下。更注有傳之文。何其擾而不精之甚歟。

表有有經緯者。亦有不可以經緯者。如永淸歲貢。嘉靖以前。不可稽年甲者七十七人。載之無格可歸。刪之於理未愜。則列敍其名於嘉靖選舉之前。殿於正德選舉之末。是春秋歸餘於終。而易卦終於未濟之義也。史遷三代世表。於夏泄而下。無可經緯。則列敍而不復縱橫其體。是亦古法之可通者矣。

年代進士舉人生武進士武舉

年代	進士	舉人	貢生	武進士	武舉

明				
洪武十四年辛酉		劉　宣　崇文坊里人		
洪武十八年乙丑	楊　宣　崇文坊里人　登丁顯榜　任山西太原縣丞			
洪武三十六年癸酉		馬　彝　永安鎮人		
建文二年庚辰	馬　彝　永安鎮人　登胡廣榜　任河南閬縣知縣			
宣德七年壬子		張　敏　橫亭人		
宣德八年癸丑	張　敏　橫亭人　登曹鼐榜　任工部侍郎			

景泰四年癸酉		馬　馴 與敬屯人			
天順元年丁丑	馬　馴 與敬屯人登黎淳榜任戶部員外郎				
成化十九年癸卯		王　榷 富貴南里人			
弘治五年癸丑	王　榷 富貴南里人登毛澄榜任湖廣常德府知府				
弘治七年乙卯		楊　恭			
弘治十一年壬戌	楊　恭 登康海榜				
弘治十五年戊午		張　翰 野雞莊人			

弘治十八年乙丑	張翰 野雞莊人 登顧鼎臣榜 任四川巡撫都御史
正德五年庚午	傅堯臣 任安吉州知州 張鐸 任邠州知州
正德六年辛未	李欽 畿輔通志云 官侍郎 未詳

舊志進士舉人俱有年甲可稽。而貢生自嘉靖以前。俱不可考。今列敍於正德年後嘉靖年前。凡七十七人。

苗鬱 任西安府同知。

周鐸 任應州州判。

焦旭 任中屯衛經歷。

朱衍 任太寧縣知縣。

權綬 任清縣知縣。

董　榮任刑科給事中。

李惟寅任刑科給事中。

劉　彬任禮科給事中。

劉　郁任霑化縣知縣。

李　琦任磁山縣知縣。

劉　謙任望江縣典史。

龐　整任安吉州州判。

李　曇任廣東道御史。

楊　禮任山西道御史。

楊　勉任尙寶司。

安　泰未詳。

張　彬任狄道縣知縣。

王　澍任黃巖主簿。

陳　鼎天順貢生。任沂水縣知縣。

王庭任鄧武府知府

劉恭任堂邑縣知縣

李寶任四川劍州吏目

張林任經歷

魏寧任南陽縣知縣

趙祐任衛知事

趙遜任瀋府工正

李益任翼城縣縣丞

王靖任遼東定邊右衛經歷

竇用任山西瀋府典寶

靳興任衛輝府照磨

王憲任清城縣主簿

鄧術任陝西南城縣知縣

符節任綏德州吏目

外編

于賢 任山東聊城縣縣丞。

殷禮 任浙江臨山衛經歷。

王琪 任陝西洛南縣知縣。

王良 任海寧縣縣丞。

權旺 任剡城縣縣城。

趙璉 任黃州府推官。

劉珍 任錢塘縣縣丞。

楊寧 任眞寧縣知縣。

傅珣 未詳。

趙琳 任利津縣知縣。

封覩 任涿州介大使府。

羣珊 任太原縣知縣。

吳潔 任台州府檢校。

楊紀 任大名府照磨。

安鐳任六合縣知縣。

劉崇任茌平縣縣丞。

楊宣任東陽縣縣丞。

趙亮任寶應縣縣丞。

劉鵬任芮城縣訓導。

孟繼良未詳。

劉儁任部門縣主簿。

王錦任淮安府檢校。

符欽任遼東瀋陽衛教授。

牛良任豐縣縣丞。

王鏞任貴縣縣丞。

王斁任彰德府教授。

葛俊任寧陽縣縣丞。

李時元任臨濟縣主簿。

馬欽 未仕

馬綬 未仕

馬天錫 任單縣縣丞

張翼 任黃州府經歷

劉冕 未仕

劉鸞 任大寧縣訓導

邢鸞 任山陰縣教諭

胡紳 任雲南府照磨

王璽 未仕

賈欽 任膠州學正

葛來鳳 任高苑縣主簿

王臣 任長淸縣教諭

張淵 任衛經歷

甯鵬 任湖州府檢校

傅級 任蔚州訓導。

張文 任黎平府教授。

年					
嘉靖元年壬午			李鑑		
嘉靖二年癸未			劉今友		
嘉靖四年乙酉		劉繼先 南關里人	王繼先 任芮城縣教諭		
嘉靖五年丙戌	劉繼先 南關里人 登龔用卿榜 任戶部郎中				
嘉靖六年丁亥			張果 任恩縣主簿		
嘉靖十年辛卯		高節 高家莊里人			

嘉靖十一年壬辰			李睿 任府經歷 未詳		
嘉靖十二年癸巳			劉永康 任平陽府經歷		
嘉靖十四年乙未			王穗		
嘉靖十六年丁酉			竇佐 任河津縣主簿		
嘉靖十七年戊戌	高節 高家莊里人登茅瓚榜任湖廣道監察御史			王福隆	
嘉靖十八年己亥			朱銳 任富民縣知縣		
嘉靖十九年庚子			張亘 任益都縣縣丞		

嘉靖二十年辛丑			王錢 任淶水縣教諭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			楊樂序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		趙儒 任彭縣知縣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		張崇獻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		符允中 東川里人	張應奎 任澄城縣縣丞	
嘉靖二十七年戊申			王汝思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	符允中 東川里人登唐汝楫榜任江西道監察御史		傅廷竺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	朱可進 任隰州知州	傅堯相		

	劉魯 楊勵 任慶陽府同知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			楊秀 任忻州訓導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			符存心 任岢嵐州學正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		武倘賢	劉子庸 任滎陽縣知縣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			王松 任猗氏縣主簿		
嘉靖四十年辛酉		成萬齡 王希里人 經魁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	武倘賢 王希里人 登申時行榜 歷官太僕寺卿		王德恆 任代州州同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		朱廷高	馬負圖 任代州同知		
嘉靖四十五年丙寅			楊勷 任山陽縣知縣		
隆慶元年丁卯		張惟誠 叉口里人 李承武 任陝西西安府知府			
隆慶二年戊辰			甄承志 任恩縣知縣		
隆慶三年己巳			武尚科 任延安府通判未詳		
隆慶四年庚午			殷象賢 任徽州府經歷		

年					
隆慶五年辛未	張惟誠 叉口里人 登張元忭榜 任四川左布政				
隆慶六年壬申			王梁 任榮澤縣知縣		
萬厤元年癸酉			葛守魯 恩貢 任安陽縣主簿 武倘禮		
萬厤三年乙亥			楊儒林 任太原府教授		
萬厤四年丙子		張雲霽 富貴南里人 任陝西鞏昌府同知			
萬厤五年丁丑			張明應 任山西徐溝縣縣丞		
萬厤七年己卯			趙九棘		

萬厤十年壬午			符九章 選貢		
萬厤十二年甲申			王廷輔 任遼東廣寧衛教授		
萬厤十四年丙戌			殷世仁 任平原縣縣丞		
萬厤十六年戊子		符剛中 東川里人任萬泉縣知縣	武尙登 任山東昌樂縣主簿		張惟訥
		楊希孔 黃村里人任日照縣知縣刑部郎中			
萬厤十八年庚寅			甄雲衢		
萬厤二十年壬辰			王宗舜 任河南西平縣縣丞		

萬厤二十一年癸巳			王敬應 任鎭安縣知縣		
萬厤二十三年乙未			殷文奎		
萬厤二十六年戊戌			殷文英 任西安府經歷		
萬厤二十八年庚子			武維邦 任山東冠縣縣丞		
萬厤三十年壬寅			李崑 任山東鄒縣縣丞		
			劉培 任山東邱縣知縣		
萬厤三十二年甲辰			王守正		
萬厤三十四年丙午			傅廷訓 任歙縣訓導		

萬厤三十六年戊申			傅用賢 任山東長山縣訓導		
萬厤三十八年庚戌			武維畿 任蠡縣教諭		
萬厤四十年壬子		劉鍊 崇文里人	王守成 疑壬子科貢生 任永平訓導		
萬厤四十一年癸丑	劉鍊 崇文里人 登周延儒榜 任雲南兵備參議				
萬厤四十二年甲寅			成嘉猷		
萬厤四十四年丙辰		成於樂 任江寧縣知縣			
萬厤四十六年戊午			劉一旌		

年			人		
萬厤四十八年庚申 即泰昌元年			劉一鳳 劉惟蕙 恩貢任臨洮通判陞臨洮鞏昌同知題陞甘肅守道 袁應選		
天啓元年辛酉			李允奇 任沂州同知青州府通判		
天啓二年壬戌			高登對		
天啓四年甲子			韓策 恩貢任萊安縣訓導		
天啓六年丙寅			趙之熄 任永年縣訓導		
天啓七年丁卯			傅正蒙 任登州府訓導		

崇禎元年戊辰			孟學孔 恩貢 任淳化縣知縣		
崇禎二年己巳			賈應鶴 恩貢 丙午副榜 任鄒城縣縣丞 陞兗州府經歷		
崇禎四年辛未			成嘉訓 任陝州訓導	李得道	
崇禎六年癸酉		趙其昌 東州里人 任應天府治中 趙啓允	劉惟荃 任大名訓導		
崇禎七年甲戌				田維翰	
崇禎八年乙亥			侚好禮 任蠡縣訓導		
崇禎八年乙亥			姚文衡 選貢 任河南商水縣知縣		

年			
崇禎九年丙子			傅鑄 恩貢 副榜
崇禎十年丁丑			趙璽 任汶上縣教諭
崇禎十二年己卯			王養善 饒陽縣教諭 陞 正定教授
崇禎十四年辛巳			冉三重 任寧夏經歷
崇禎十五年壬午		劉澍	
崇禎十六年癸未			王仰 任高平縣知縣
			孟敬 按舊志任欒訓導疑確縣訓導也然無年代可考故附於此

國朝					
順治二年乙酉		鞏維城	劉銛 任泰安州同知 索一書 恩貢 任山東濟南府臨邑縣知縣		
順治三年丙戌	劉澍 崇文里人 以漸榜任登傳 安廬兵備道 江南補 陝西分巡洮岷兵備道				
順治四年丁亥			韓章爍 任大名縣教諭		
順治五年戊子			李大生 恩貢 任六合縣知縣		
順治六年己丑			韓章美 任安州訓導陞蒲城縣知縣		

順治八年辛卯			劉澤 恩貢 王大猷		王瓚
順治九年壬辰			張希堯 拔貢 考授州同	王湖	
順治十年癸巳			韓芳		
順治十一年甲午		柴應宸	李滋生 選貢 任德安府知府		
順治十二年乙未	翟維城 東川里人 登史大成榜 任常州府推官		朱貞憲 任京山縣縣丞		
順治十四年丁酉		賈熼 仁和里人	竇時逵		
順治十六年己亥	賈熼 仁和里人 己亥中試 會試辛丑科補殿試都察縣院觀政		賈應啓 考授州判		

年				
順治十七年庚子				王琇 按舊志選舉列琇於順治十七年庚子科入武進士條下考順治庚子無開科會試是武舉人誤入
順治十八年辛丑			鞏价期 恩貢 夏之瑚	張萬程
康熙二年癸卯		海嵋		
康熙三年甲辰			孫開運	
康熙八年己酉		陳情	張鐗	
康熙十一年壬子			李士奇 拔貢 鞏天錄	
康熙十三年甲寅			張宿蝗	

康熙十五年丙辰			李枝瑞 恩貢 賈炯 歲貢 任衡水縣訓導		
康熙十六年丁巳			索珽		
康熙三十一年丁卯		李士瑜			
康熙三十四年庚午			張楷 拔貢 分發四川知縣 張珮 歲貢 任高陽縣訓導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		張衍泗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	李士瑜 崇文里二甲民人 任廣東惠州府知府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			王維商 任雄縣訓導		
康熙五十年辛卯		張四維 任山東城武縣知縣 李适			

自康熙十五年後。數十年閒。選舉册籍。遺漏難考。進士得之題名碑錄。舉人得之畿輔通志。其餘則或憑家譜。或據采訪。不詳其始末也。其武進士一人。得之家譜。而守備誥命注云。初授是職。則其爲進士無疑矣。科分則不可詳也。又有康熙年貢而不得准貢年甲。今概附於康熙年末。

盧成儒 武進士。康熙四十二年。任陝西與武營中軍守備。

趙增

張成若

趙燮 任滄州訓導。

趙韓 任景州訓導。

郭珠

張康侯 任雞澤縣訓導。

于之稷 任靜海縣訓導。

楊徵 任藁城縣訓導。

劉深 任安肅縣訓導。

雍正元年癸卯

韋漢植 廩貢

韋潤植 拔貢

田甯

戴渤 任成安訓導

劉衍祁

按元年列貢五人二爲恩貢理不可解或是恩拔副歲四項同時然不注款目不可得而詳也

雍正十三年乙卯		戴之适田芬 任天津鹽務批驗所大使		

雍正年貢生無年甲者附於雍正十三年後乾隆年前。

楊洗

楊珂

王澄

武漢 任安肅縣訓導。

王之藎

周士泰

陳士通

李明

田疇

翟文炳

于之禹

乾隆元年丙辰			于之臣 任延慶衛訓導		
乾隆六年辛酉		劉維基			
乾隆九年甲子			張日新 歲貢任肥鄉縣訓導		
乾隆十一年丙寅			郭瑾 歲貢		
乾隆十三年戊辰			劉維城 歲貢任肅寧縣訓導		
乾隆十五年庚午		胡廷璐	張如載 任高陽縣訓導		
乾隆十六年辛未			戴之達 恩貢 王思聰 任大名訓導		

			李爲棟 戴沚 按一年三歲貢理之必無者也開迄者全無分曉無可如何而仍之著其說以俟考		
乾隆十七年壬申	戴之适 初任雲南元江府新平縣再任四川成都府新津縣				
乾隆十八年癸酉		田芳	于振 拔貢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		龍承祖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			賈璞 景元珮 按一年二歲貢其理不可解開迄者實無分曉無可如何而仍之著其說以俟考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		劉格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			燕璞 歲貢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			王維恭 恩貢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			王用中 歲貢 劉鐙 按一年兩歲貢亦當有誤	王可知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			劉焯 歲貢	
乾隆三十年乙酉			劉鋘 拔貢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				楊逵 隨幫押運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		張曰哲	劉維翰 劉誾 按一年兩歲貢亦當有誤	

年			貢		武舉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			李兆鱗 恩貢		賈慶楨 解元 賈楡 領運千總 朱均 隨幫千總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			石璜 歲貢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			龔碩彧 歲貢		王可行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			郝祚昌 歲貢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			司檠 拔貢 張吉士 副榜貢生 楊枝萬 歲貢		

乾隆年貢生無年甲者附後。

張欽若　昌黎縣訓導。

張世昇

張玉璧

張　坦

田一鳴　捐鹽運司知事。

李鳴珂

吳士淳　任山西偏關縣知縣。

石　琴　捐訓導。

邢添祚　捐職吏目。

明監生入仕者附後

武　鏊　任衛輝府經歷。

劉　樸

朱廷詔　任龍泉縣主簿。

劉　炳　任泗州州同。

朱廷俊　任按察司經歷。

劉光久　任莒州吏目。

趙弼臣任蒲城主簿。陞晉州府經歷。

武維揚

張守身由廩生任留守司經歷。著賢能。

趙之璧

成鎏由諸生題授兵馬指揮。

王京任朔州吏目。

張文煙

國朝監生

張琨考授州同。

劉洴

劉楫

邢永元考授州同。

劉國佐任廣西榆林州撫康司巡檢。

張桓捐縣丞職銜。

趙承光由廩生。

武維輔

武維藩由諸生題授保定縣訓導。

武維京

李紹芳由諸生題授光祿署丞。

武審貞

張文煥

張珣考授州同。

劉樠

邢永德

劉烱

吳震域任雲南浪穹縣典史。

潘廷鑑捐從九品。

沈錫五 捐從九品。

華熙 捐從九品。

趙格 捐從九品。

劉琛 捐從九品。

元武職

李廣 任保定府總兵。

明武職

張麟 任錦衣衛指揮管南鎮撫司。

賈鉞 任本縣巡檢。

褚東山 任錦衣衛指揮。

賈榛 任霸州道中軍。

趙文王 錦衣衛百戶。

許時中 錦衣衛百戶。

張維麟 任都司。

國朝武職

張名世 任寧夏遊擊。

張鳳翼 任延綏守備。

劉有美 任北運河三里淺汛司把總。

旗人居屯者。志其出仕至科舉年甲。不用永清籍貫。應詳於八旗通志。茲不贅。

李三保 廂藍旗漢軍人。丁酉科舉人。任江西龍泉縣知縣。

李五格 廂藍旗漢軍人。甲辰科舉人。任江西宜黃縣知縣。

李克宏鑲藍旗漢軍人。癸卯科武舉。候補千總。

吏員入仕者附志

禮部儒士

胡敬書乾隆三十年春部候選。

供事

李瑞秀任浙江泰安縣典史。

倉書

章世恩任河南陝城縣典史。

吏房典吏

鄭鈞國任山西永和縣典史。

洪　璽考授未入流。

戶房典吏

劉運昌捐從九品。

劉經綸任安徽當塗縣大信司巡檢。

武昌國乾隆丙辰拔貢。部筆帖式。陞湖北安陸府鍾祥縣知縣。

張姚文任本部鑄印局大使。

朱式欽任山東昌邑縣典史。

趙　壤考授正九品。

徐麟趾任四川寧遠府大樹堡經歷。

馮文燕任湖廣寧縣典史。

李大楷任江蘇句容縣典史。
張時雨考未入流。
禮房典吏
朱泰來捐府經歷。
刑房典吏
劉　沅考正八品。
宋天福捐未入流。
承發房典吏
沈如琮考授正八品。
攢典
劉秉乾考授正八品。
何　溥考正八品。
盧萬瑞考未入流。
王光陞考授正八品。分發江蘇試用。

樊　嶽捐從九品。
王　德捐從九品。
劉經緯江南河工試用。
王翰瑤考授從九品
孫世暹考正九品。
任秉忠考正八品。
秦　煇考授正九品。
孫鴻謨考未入流。

士族表第三

方志之表士族。蓋出古法。非剏例也。周官小史。奠系世。辨昭穆。杜子春注。系世若諸侯卿大夫系本之屬是也。書曰平章百姓。鄭康成曰百姓謂羣臣之父子兄弟。平章乃辨別而章明之也。先王錫土分姓。所以尊人治而明倫敍者。莫不由此。故欲協和萬邦。必先平章百姓。典綦重矣。

士亦民也。詳士族而略民姓。亦猶行古之道也。周官鄉大夫以歲時登夫家之衆寡。三年以大比興一鄉之賢能。夫民賤而士貴。故夫家衆寡僅登其數。而賢能爲卿大夫者。乃詳世系之牒。是世系之牒。重於戶口之書。其明徵也。近代方志。無不詳書戶口。而世系之載。闃爾無聞。亦失所以重輕之義矣。

夫合人而爲家。合家而爲國。合國而爲天下。天下之大。由合人爲家始也。家不可以悉數。是以貴世族焉。夫以世族率齊民。以州縣領世族。以司府領州縣。以部院領司府。則執簡馭繁。天下可以運於掌也。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也。有世臣之謂也。州縣之書。苟能部次世族。因以達於司府部院。則倫敍有所聯。而治化有所屬矣。今修志者。往往留連故蹟。附會桑梓。而譜牒之輯。缺然。是則所謂重喬木而輕世家矣。

譜牒掌之於官。則事有統會。人有著籍。而天下大勢可以均平也。今大江以南。人文稱盛。習尚或近浮華。私門譜牒。往往附會名賢。侈陳德業。其失則誣。大河以北。風俗簡樸。其人率多椎魯無文。譜牒之學。缺焉

不備。往往子孫不誌高曾名字。間有所錄。荒略難稽。其失則陋。夫何地無人。何人無祖。而偏誣偏陋流弊至於如是之甚者。譜牒不掌於官。而史權無統之故也。

或謂古人重世家。而其後流弊至於爭門第。魏晉而後。王謝崔盧。動以流品相傾軋。而門戶風聲。賢者亦不免於存軒輊。何可為訓耶。此非然也。吏部選格。州郡中正。不當執門閥而定銓衡。斯為得矣。若其譜牒掌於曹郎令史。則固所以防散佚而杜偽託。初非有弊也。且郎吏掌其譜系。而吏部登其俊良。則清門鉅族。無賢可以出長。無能可以出治者。將激勸而爭於自見矣。是亦鼓舞賢才之一道也。

史遷世表。但紀三五之淵源。而春秋氏族。僅存杜預之世譜。於是史家不知氏族矣。歐陽宰相世系。似有得於知幾之寓言。史通書志篇。欲立氏族志。然意存商榷。非劉本旨。第鄧州韓氏。不為宰相。以退之之故。而著於篇。是亦叛例而不純者也。魏收官氏。與鄭樵氏族。則但紀姓氏源流。不為條列支系。是史家之表系世。僅見於歐陽。而後人又不為宗法。毋亦有鑒於歐陽之為例不純乎。竊惟網羅一代。典籍浩繁。所貴持大體而明斷。足以決去取。乃為不刊之典爾。世系不必盡律以宰相。而一朝右族。聲望與國相終始者。纂次為表。篇帙亦自無多也。標題但署為世族。又何至於為例不純歟。劉歆曰。與其過而廢也。毋寧過而存之。其是之謂矣。

正史既存大體。而部府州縣之志。以漸加詳焉。所謂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州縣博收。乃所以備正史之約取也。或曰。州縣有大小。而陋邑未必盡可備譜系。則一縣之內。固已有士有民矣。民可計戶口。而士自不

虞無系也。或又曰。生員以上。皆曰士矣。文獻大邦。櫂其不可勝收也。是則量其地之盛衰。而加寬嚴焉。或以舉貢爲律。或以進士爲律。至於部府之志。則或以官至五品。或至三品者爲律。亦自不患其蕪也。夫志之載事。如鑑之示影也。徑寸之鑑。體具而微。盈尺以上。形之舒展亦稱是矣。未有至於窮而無所置其影者也。

州縣之志。盡勒譜牒矣。官人取士之祖貫。可稽檢也。爭爲人後之獄訟。可平反也。私門不經之紀載。可勘正也。官府譜牒之訛悞。（譜牒之在官者。）可借讎也。（借私家之譜較官譜。借他縣之譜較本縣。皆可也。）清濁流品可分也。婣穆孝友可勸也。凡所以助化理而惠士民者。於此可得其要略焉。

先王錫士分姓。以地著人。何嘗以人著地哉。封建罷而人不土著矣。然六朝郡望。問謝而知爲陽夏。問崔而知爲清河。是則人戶以籍爲定。而坊表都里不爲虛設也。至於梅里鄭鄉。則又人倫之望而鄉里以人爲隱顯者也。是以氏族之表一以所居之鄉里爲次焉。

先城中。一縣所主之地也。次東次南而後西鄉焉。北則無而缺之。記其實也。城內先北街而後南街。方位北上而南下。城中方位有定者也。四鄉先東南而後西北。禹貢先靑袞次揚荊而殿梁雍之指也。然亦不爲定例。就一縣之形勢。無不可也。

凡爲士者。皆得立表。而無譜系者闕之。子孫無爲士者不入。而昆弟則非士亦書。所以定其行次也。爲人

後者。錄於所後之下。不復詳其所生。志文從略。家譜自可詳也。寥寥數人。亦與入譜。先世失考。亦著於篇。蓋私書易失。官譜易存。急爲錄之。庶後來可以詳定。玆所謂先示之例焉耳。

私譜自敍官階封贈。訛謬甚多。如同知通判稱分府。守備稱守府。猶狗流俗所稱也。錦衣千戶則稱冠帶將軍。或御前將軍。或稱金吾。則鄙倍已甚。使人不解果爲何官也。今並與較明更正。又譜中多稱省祭官者。不解是何名號。今仍之而不入總計官數云。

城內北街賈氏

賈氏出金部族。先世荒遠。不可考索。始祖名哈弭撒墩。譜牒不注姓氏所自出。其屬白姓黑姓。未可詳也。哈弭撒墩生於金世宗正隆六年辛巳。是歲爲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其卒葬墳墓已在永清縣治西南隅。則是時已爲永清人矣。哈弭撒墩生哈哪哪。哈哪哪生仲銀。仲銀生璧。璧生用。始姓賈氏。其譜牒敍例稱公明賈之裔。及引賈誼賈山故事。皆非也。用生三子。長智。次能。次信。分爲三支。於是始爲著姓。

用　智　珍　鸞

鳳

翽

							玉	琳 明東昌府照磨	珪	瑛	
翔										鎧	
紀										愻	
洙	濤									渻	
	輿	旺								梅	
		官								三教	
		仲金				仲銀				煒	
		壯								壎	均
		懷仁	懷義	懷禮	懷智						銹
		珩 武生									淳 武生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深 武生	楡 武舉
							釗	沛 武生	
							欽	澤 武生	模 武生
								淵 生員	
							鑌 生員	浩	格 監生
				三陽					
			桐						
		瀛							
鉞 明生員任本縣巡檢	瓚 生員								
	璞	泮	坤	應科 生員					

坊 生員

潡 明拔貢以子棣貴贈廣威將軍騎都尉

朴 貢生

應鶴 明崇禎己巳恩貢庚午副榜任山東寧海衛經歷

應鶚

華 生員

墳 生員

鑄

鏊 生員

應鸞

棣 明燕山右衛指揮使

應徵

燝 順治己亥會試中式辛丑進士都察院觀政

瑛 生員恩賜六品頂帶

鎬

鉉 生員

澐 生員

漢

慶植 生員

澎 生員乾隆元年保舉賢良方正

玉樹 武生

慶檀 乾隆辛卯武舉第一

御李 吏員

淶

慶棣 武生

慶霖 武生

煋 貢生

圻

鎔 生員

烱 康熙丙辰

埈 生員

歲貢任衡水縣訓導

應聘 生員

應揚 貢生

燧

熑 生員

堪 吏員

銳 生員

銘

璥

珮 生員

玠

浙

栢 衢州府經歷

應元

應選

煥 武生

燦

燿

燏 生員

應啓 順治己亥歲貢考授州判

熛 生員

琚 四川保寧府南部縣知縣

瓏

能

信

右賈氏十三世。進士一人。賢良方正一人。拔貢一人。仕宦七人。恩賜頂帶一人。副榜一人。貢生三人。生員十九人。監生一人。吏員二人。武舉二人。武生十人。按賈灝家譜注拔貢生未詳年代。舊志選舉冊亦失載。

城內北街柴氏

柴姓出孔子弟子高柴之後。其裔孫孟瑞後五代時世居邢州之龍岡。女爲周太祖皇后。孟瑞曾孫宗訓。

入宋封鄭王.七世孫洪先.隨宋南渡.居紹興.是爲山陰柴氏.世系始可以譜.洪先十四世孫汝能生五子.第二子雲槿.子應辰.於順治年入永清籍.爲廩生.中甲午舉人.其後裔居河間故城縣.汝能第四子雲鳳.有子應瑗.遂家於永清.是爲永清始祖.

應瑗	文鉉	澤泖	廷獻	
			廷樞	
			國昌武生	
			國平生員	
	文鐸	澤泖武生	廷楙	秉鏞生員
				秉鍔
			廷棋	
		澤浩		
		澤洙永定河把總	廷柱監生	

			廷模武生
		澤泗	
	文鋏	澤淡	廷杰武生

右柴氏五世。武職一人。生員二人。監生一人。武生三人。

城內北街朱氏

朱氏先世失考。相傳出浙江會稽縣白洋著姓。其後有官直隸縣丞者。失其名。罷官居京師。移居香河。子邦泰。邦泰於康熙中自香河遷永清。因家焉。

邦泰	應昌	國英	源生員	
		國傑生員	澄附貢生	桂林監生
			濆廩生	
	應隆			

右朱氏五世。附貢一人。生員三人。監生一人。

城內南街劉氏

劉氏先世失考。相傳明永樂中自陝西遷永淸。崇禎間惟蘭惟蕙惟荃弟兄三人知名於時。有畿南三鳳之目。遂爲永淸著姓。惟蘭惟荃子孫失考。

光久 監生臨洮通判							
惟蘭 失考	惟蕙 泰昌庚申恩貢歷任甘肅守道						
	緋 失考	絢 生員					
		祚慶					
		名彰 生員					名彩
		翼鳳	欽 生員			鑑	
			步泌	步瀛 生員	步濆		

		光遠失考
	惟荃崇禎癸酉歲貢大名訓導	
名彬		

右劉氏七世。監司道一人。通判一人。訓導一人。生員四人。按劉氏家譜。載光久任臨洮通判。舊志不載。而惟蕙名下注初任臨洮通判。陞臨洮同知。補鞏昌同知。陞甘肅守道。疑光久未嘗官通判。因子受封。而家譜混載之也。又惟蕙舊志作惟惠。亦屬字誤。當以譜爲正。

東鄉大站趙氏

趙氏先世失考。譜云。初居山西洪洞縣南關。明成祖時北遷。遂居永清。武爲永清始祖。

武				
甫山	甫泉	甫海		
		大斌	大用	
			洪任寶泉司未詳	
			宗仁	宗禮

				景和	之璧					
					之璽吏目					
					之臣通州倉大使	文禎	天全			
							天錦			
							士昇生員			
							天健			
						文祥生員	士俊生員			
							天鏞			
							天鏘			
					之璉	永榮				
						永華				

						永壽				
						永祿	天錫 員生	三台	仁	
									湯	衍緒 武生
										衍勝
									穎 員生	衍瑣 武生
									泮	衍嗣 員生
							天錸			
						永德				
						永平				
						永安				
				景睦						

大賢	大經	大川

右趙氏十一世。仕宦三人。生員五人。武生二人。按洪任寶泉司。疑寶泉局大使也。之璽爲吏目。亦無地名。疑未嘗出仕。或考授職銜之類。皆不可詳矣。

東鄉半截河張氏

張氏先世失考。譜云。初居山東壽光縣。明成祖時。遷居永清。其可溯者自巴公始。巴公疑名巴。子孫敍譜稱公。然亦不可考矣。

巴公明永樂年間指揮	鐸	文賓	萬倉	自科鄉飲介賓	希堯順治壬辰拔貢考授州同	琨廩貢	世昣生員	慰監生	
								恆生員	
							世最生員	憉	大勳武生
							世旭生員	悅生員	
							世暻武生	恆生員	大經生員

							自惠			
							希舜生員		希禹	希湯生員
珣廩貢國子監典籍							瑚	璉生員		
世祀廩貢	世暹	世昇廩貢			世昊生員					
禧廩貢		偉	倬生員	倓	廻武生	逭武生				

				希周武生	璥生員	芝桂		
						芝芬		
						芝茇		
						芝秀生員	煌生員一	

右張氏十世。仕宦二人。拔貢一人。貢生四人。監生一人。生員十三人。武生六人。按張氏世牒。世昣次子恒。世暻子亦名恒。皆注生員。疑世昣子出繼世暻。即一人也。

東鄉辛屯石氏

石氏不知所出。譜牒荒略難考。可溯者自甫山始。

甫山	元	仲倉	廷福	侚才	中輝生員				
			廷祿	侚科	含秀	成起	應春		
							應綿	璟	有芝生員

									廷祥	
									尚舉	
									含光	
								成寶	成學	成德
				應惠						
		琴 廩貢候選訓導		璡	琮	璜 乾隆壬辰歲貢候選訓導	瑄		騰蛟 監生	
有蘭 監生	有芳	有荼 生員	有川 生員							

含榮				
成美				成儒
應豹				應鳳
琦	瑋 貢生	琫	瑍 貢生	

右石氏十世。貢生二人。監生二人。生員六人。

東鄉東西營劉氏

劉氏先世失考。譜云。初居小興州。明成祖時遷居永清。其世系遠不可詳。自自美以下。始可以譜。

自美		
進成		
大昇		
朝卿 鄉飲大賓		朝相
濤 生員	渤	
棟 武生	模 武生	
維耀 生員	維炳 監生	

右劉氏七世。監生一人。生員二人。武生二人。

東南鄉塔兒巷李氏

李氏先世失考。相傳明永樂中自小興州遷永清。著籍塔兒巷。先世無譜籍。可溯之祖。自成功始。

成功	文	茂勳	鴻柱生員	
			鴻彬	
		茂芳生員	鴻檪武生	輝祖增貢生
				紹祖生員

右李氏五世。增貢一人。生員三人。武生一人。

東南鄉塔兒巷張氏

張氏先世失考。譜云明代自小興州遷永清。可溯者自福善始。

福善	仁	端	仲良	廷美	明進	鑑明生員					
						鑭明貢生鄉飲大賓	洙生員				

						銘	鎮
泮生員							
楨生員							
日新肥鄉縣訓導							
輔世生員			經世	名世	平世		
建中庠生	敏中	履中		執中把總			

右張氏十二世。訓導一人。貢生一人。生員五人。把總一人。按執中官把總。亦不詳其地。

東南鄉龐各莊鄭氏

鄭氏先世失考。譜云。世居遼東李達子堡。國啓自太祖皇帝時入漢軍籍。隸鑲藍旗包衣。入關後。安置永清龐各莊居住。是爲永清始祖。

國啓 誥封中憲大夫										
永安	永定	永寧								
		天祐								
		元琦								元魁
		端 勅授武信郎							玉	
		德純 監生	德茂	德新 乾隆甲子科武舉現任西便門城守尉候補守備	德昌 滿學生員	德秀	德俊	德偉		

- 元璐
- 天倫（歷任長安縣知縣）
- 永楨
- 永春（康熙戊子科舉人歷任徽州府知府）
  - 天樞（任山東齊河縣知縣）
  - 天機（候選州同）

右鑲藍旗鄭氏六世。舉人知府一人。知縣二人。武舉一人。候選州同一人。生員一人。監生一人。

東南鄉南大王莊趙氏

趙氏不知所出。譜牒荒略難考。可溯者自鳳始。

- 鳳
  - 顯
    - 富
      - 巖（倉天使）
      - 文學
        - 宗仁
          - 堯臣
          - 禹臣（省祭官）
            - 之玠

		宗義	宗禮 省祭官							
	俊臣 省祭官		舜臣	湯臣 監生 主簿 授				盡臣 生員		
時化 武生				之珍 武生	之璘	其昇	其敏	之斑 武生		
								鐸		
								濬 生員		
								元超		
								麟祥 生員	麟性	
								秉亨 生員	秉智 生員	秉元

秉利

麟瑞

元解

灝

純臣 散官

弼臣 山東青州衞經歷

其昌 舉人

啓允 舉人

哲允 生員

名允

裕允

宗信

貴

						敬				
甫						剛				齊
起						隆				
自然						相				
從周				從利	從吉	金	銀			
德謙生員		德盛	德新		德明文思院副使		德乾山西高平縣驛丞	足行生員	德萃	
芝如	蘭如生員									

春

右趙氏十二世。舉人二人。仕宦三人。散官一人。生員八人。吏員一人。武生三人。按譜載嶷爲倉大使。澍臣爲主簿。俱無其地。意考職捐職之類。故不入仕宦。

東南鄉后奕鎮劉氏

劉氏先世失考。相傳明永樂中自山西洪洞縣北徙。著籍永清之東鄉范家莊。世遠無譜。至九縣以房地爲旗人圈占。遷於后奕。始可以譜。

九縣	守貴	萬玉	廷俊	
			廷彥生員	
			廷祥	
		萬綱	廷琮生員	錫待生員
				錫命
			廷璽	

			萬常	
廷瑛	廷琳	廷傑	廷祉 生員	廷璧

右劉氏五世生員四人。

東南鄉信安鎮趙氏

趙氏先世失考。譜云。明初為小興州人。忠信為生員。隨成祖起兵。考授參將。成祖遷小興州人實北直順天保定諸府。趙氏遂隸永淸。

忠信 生員明成祖時考中贊畫授參將
伯溫 生員
文友 生員
俊
吉

寶				寬					
祥	旺省祭官			通		達生員			
顯	惠			德鳳	德鵬	敖			
舉省祭官	良臣	良弼	良佐禮部儒士			經	綸	緯	
			朝漸					梅	楠
			以冠						
			方城武生						

		巡 生員						
		德虎 省祭官						
		宗義 禮部儒士						
横		勳			嘉 省祭官	然 生員	猷 生員	
維寶		維屏				維明 生員	震明 禮部儒士	
凝泰		民望					民敬 生員	民愛 生員
錸	鉢 生員	懋學	心學 生員					炳
			遴	遷				
				轍				
				百成				
				子遠 生員				

烱 歲貢
廷卜 生員
沛
元吉 生員

煒

焜 生員
廷和 生員

燓 康熙年恩貢於雍正七年授河間府景州訓導
廷介 生員

民瞻 歲貢
曾 歲貢
弘毅 生員

韓 康熙年歲貢乾隆元年九月選直隸滄州訓導

民化
燦 生員

文貴	敬								
	勉								
	從	能							
		鼐							
		鼒	暄	士賢	憲雲 天津衛千總				
		鼎	暉						
			暘 山東沂水縣典史						
			曦 生員	士昇					
				士亨	彩雲	鵬翱	育頤	佳祥	晉

昶 候選府經歷

文喜 生員
傑 監生
壘

景

昂
卿 生員
儒 明嘉靖癸卯舉人初任山西太原靜樂知縣二任江南徽州府黟縣知縣
九棟 萬歷己卯歲貢
璧 生員
際泰 生員

開泰 武生

允泰 生員

珩 壽官
永泰 社學生
之隆 鄉耆
陞 鄉耆
希良 生員

- 正泰
- 之彬
- 陛
- 希顏 武生
- 希程 生員
- 希思 生員
- 璽 明崇禎丁丑貢授山東兗州府汶上縣訓導
- 宇泰 生員
- 應泰
- 會泰 增生
- 九齡 錦衣衛百戶
- 珽 生員
- 光義 生員
- 九式 增生
- 玳 鄉耆
- 光啓 增生
- 捷 增生
- 葉興
- 森 生員

拔　葉香

葉馥（生員）

瑤

璲　光泰（遼運部司）

九疇　璿（生員）

侃（省祭官）　九貢（省祭官）

九賦

九成　瓚

瑧　毓泰

輔泰　鋐

					伯良	伯恭				
						文興				
						清	春	永		
		順						驥		
		晟	臣					銳	鈺	鏜
		仁	本							仲光
	九章		九思	九錫 生員						孝
	珮 生員									
錄 生員										

弟 維善 生員 鴻臚寺序班

伯讓 文斌

文賢 生員

右趙氏十五世。仕宦六人。舉人一人。歲貢五人。恩貢一人。生員四十三人。監生一人。社生一人。武職三人。武生二人。按趙氏歲貢五人。惟趙璽詳於舊志。其趙燮趙韓見選舉册載康熙年。亦不詳年歲。餘則不知何代。或舊志遺漏。或家譜錯訛。皆不可考。

東南鄉信安鎮鞏氏

鞏氏先世不可考。譜云。明初為淮安人。信興於成祖時為錦衣衛校尉。因籍隸永淸。

信興 錦衣衛校尉

榮擧

榮道 彥忠 賓

顯

從

鎮

幹							
臣							
思讓							
鴻漸		鴻緒	鴻猷				
魯	冀		泮				
令期	天錄 康熙壬子歲貢		聖期 生員				禎期 生員
維乾 生員	維樹 生員		維城 順治乙未進士常州府推官		維垣 生員	維堧	維培 生員
			本植 生員	宿植	篤植		滋植
			之熹 生員		之琦		
					其嗣 生員		

漢植 廩貢

潤植 雍正元年恩貢

明期
維均
浚植 生員

鴻謨 生員
鏡
大期 生員
維三

維鏞 生員

維綑

銓
瑞期 生員
維璽 生員

維琳

鳳期

鍊

相

卿

官

仕

本

彥誠

彥安

右章氏十五世仕宦一人。進士一人。貢生三人。生員十六人。按選舉册載漢植潤植俱爲雍正元年拔貢。按雍正元年無拔貢。而一縣亦無拔貢二人之理。今從譜改正。

南鄉南關鎮戴氏

戴氏先世失考。相傳出二戴之裔。其後居江南徽州府。明成祖時遷於大城縣。天啓年。有洪恩者。始居永清。其應舉入仕。尙用大城籍貫。康熙初年。渤始入籍永清。然志文從賓。洪恩已居永清。故以洪恩爲永清始祖。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洪恩 明貢生候選訓導	信 明生員	聘 明生員	君錫 順治辛卯科舉人江南廬州府霍山縣知縣	泓		
				渲 生員		
				滋 敕封文林郎	之适 沚子入繼乾隆壬申科進士任四川成都府新津縣知縣已卯庚辰同考試官	綬 庠生
				渤 雍正元年恩貢生候選教諭	之彥 生員	
				瀞	之朴 生員	

沚 乾隆辛未歲貢 敕封文林郎
之達 乾隆辛未恩貢生 候選教諭
給 監生

君鉉

君銓 生員
治 生員

濟

右戴氏七世。進士一人。舉人一人。貢生四人。仕宦二人。封贈二人。生員八人。監生一人。

南鄉南關鎮張氏

張氏不知所出。譜牒荒略難考。可溯者自涵始。

涵 監生
晉 歲貢生 任雞澤縣訓導
士奇 監生
景良 武生
楷

復 生員

格

士眞

恆生員

右張氏五世。監生二人。訓導一人。生員二人。武生一人。按張晉家譜云。歲貢選舉册不載。而年代亦不可考。或廪生捐貢也。

南鄉靳各莊劉氏

劉氏先世失考。明永樂中有名讓者。自小興州遷永淸。著籍最久。爲靳各莊著姓。讓有兄弟行名弼者。失其伯仲居縣東南之大王莊。其子孫至今尙數十家。歷世旣久。譜系不可得詳。讓一子福初有孫五人。是爲靳各莊劉氏始祖。

福初　聚

深　義　贊　崇　子英

子蘭　喜照　可來　欣然　餘行

餘知

餘信 生員

子秀

完

仲

仲海
正
子琦
宏業
蕓圖
戩

端
子璞
宏基

宏代

宏任
可標

可碧

可允
希爵

希位

希游　餘立　闇　勝珠生員

闇　勝英生員

闇乾隆甲寅歲貢

希學　餘粟

餘耀生員

表

巖懷

悒

純　子騰

						順			浩
						金左	金右 監生	金寶	海成
							倘志 生員		
子科	子登				子望				
	守樂			守義					
	之聖	之賢							
		鎔							
		淑尼							
		灼	焯 乾隆甲申歲貢						

諡 志道

志德 子庸 明嘉靖戊午歲貢河南滎陽縣知縣 一詩

一書

一琴

一旌 啓向

啓禮 璿 士第 滋

沾 生員

璣

啓霞

啓篆
啓時
一綬
志仁 子康 一鸞 之鼎 生員 我秀 生員
一鶚 之範
之性 我慈 所聞 鯉 丕彩
丕彬 生員 良 生員
丕智 生員
所習 鯨 丕裔 威
重

一鷺	一鴻							
之從				之彥 生員				
		我對	我昌 生員	我備 生員				
						丕承	丕烈	
						常		傑 生員
					名遠	名賢 生員		
						敬敷 生員		

之棟生員

子龍生員
一毫生員

一計
之柱
我振
廣生
進

述
丕寧生員

充生

克生

我揚

之梁

經

緯
璽

						韶
						孟暘 生員
						錫祚 生員
						翼運 生員
						瀰然 生員
				廷璋 生員		廷極
				熀 生員	煜	煥
		維型 生員	維城 乾隆己巳歲貢任鹽寧縣訓導	維塽 生員		維堵
鋘 乾隆己酉拔貢		鏚 生員	鈿 廩生			銘
	清湅 生員	清浦				清瀾 生員

維基 乾隆辛酉舉人
銘 生員
清源 生員

鉠 生員

維屏 生員
錡 廩生

維翰 乾隆庚寅歲貢

煌
維均
鑰 生員

㷷

烱
維堪

維址 生員

維播

廷梯

洞然

濬然 廷檜 炳

焯

炘 如墀

如在

如堯 生員 銳 生員

如從

廷楓

廷楫

				紀	駉				
		朝用 □□教官	著	學					
	思才	思榮							
璉	瑚					珏			
	秉直 生員								
							廷模 生員		廷槐
							照 生員	爣	燇
								如陛 生員	

			思齊	
			思敬	
			思睿	

右劉氏十五世舉人一人知縣一人訓導二人（一人存證）拔貢一人歲貢五人生員四十七人監生一人

南鄉石各莊武氏

武氏不知所出譜牒荒略難考可溯者自時辛始

時辛	清	枚	子	倘思 生員
				倘惠 生員
			男	
		孜	官	倘仁

			敖	敘			
		夫		宦 譯官			
倘禮 明萬歷元年癸酉歲貢生	倘先 省祭官			倘才	倘德 省祭官		
					定邦	興邦	建邦
							應龍 生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應蛟									
合芳									
鐸	鈔					欽			
	潽		沔			潤			
	良棟	良楷	良森			良樋	良栟 生員		
			熣	烱 生員	煊		燫 生員	灼	炬

1	2	3	4	5	6	7	8	9
							俟 散官	
							侚科 明隆慶三年己巳拔貢任奉安州同知延安府通判	侚賓 千戶
							維輔 例貢	
		呈芳	象晉	聯芳				
				鎔				
浮				涵	渭			
良煐 生員	良植 生員				良梅 生員	良彩		

伯						
尚賢 明嘉靖壬戌進士 任御史陞任 太僕寺卿						
維邦 明萬歷庚子歲貢 任冠縣縣丞 陞任前屯衛經歷		維畿 明萬歷庚戌歲貢 任蠡縣訓導陞任 文河縣教諭又陞 任登州衛教授		維藩 保定府學 歲貢 訓導		
應遴 生員	時明		應徵 生員	常眞 例貢	守眞 生員	典眞 生員

						尙登 明萬曆戊子歲貢任昌樂縣主簿	尙學 七品散官
		維翰 生員	維垣 京衛武生	維岳 壽官	維揚 例貢		
秉眞 武生	國銳 武生						

		鄉生員	

右石各莊武氏十二世進士一人拔貢一人貢生八人仕宦六人生員十五人武生三人散官一人按武伯稱誥封正定府知府明中葉未有本鄉人爲知府者且伯有七子亦無官知府者伯安得授知府之封此譜文之悠謬不可取信故特刪之又按武維藩譜載歲貢而舊志不載年代俱入太學一門意必廩生捐貢入監授訓導也

南鄉李家口趙氏

趙氏先世失考相傳爲江南人永樂中北遷遂居永淸推譜靑田爲始祖然靑田至澤漳甫七世而歷年幾四百歲殊有可疑姑仍其可譜者列之

靑田	雲路	邦震	從儒	士標	本功	澤漳生員
						澤灃
					傑功廩生	
				士彬	全功武生	
			從曾			

邦永

右趙氏七世。生員二人。武生一人。

南鄉李家口葉氏

葉氏不知所出。譜牒荒略難考。生員有聲。以十二世祖葉旺世襲誥勅。推表世次。其旁支不可詳考矣。

茂 以長子陣亡及平定京師功欽陞本衛所世襲實授百戶				
福 從燕王南征白溝河大戰攻圍濟南有功陞小旗又夾河大戰陣亡失次	旺 世襲百戶			
	輔 世襲百戶			
	宣 世襲百戶			
	秀 世襲百戶			
	勳 世襲百戶			
	東光 世襲百戶			
	欽 世襲百戶陞副千戶			
	元禎 世襲百戶			
	應鳳	應試		應時
		文徵		
		可興	可儒	
		有聲 生員		

元祥

鐸

鎮

東明

東揚

東現

右葉氏十三世。千戸一人。百戸八人。生員一人。

西鄉瓦屋辛莊劉氏

劉氏先世失考。譜云。初居山東商河縣太平鄉徐太院村。建文四年三月。遷居永淸瓦屋辛莊。按是時成祖已革建文年號。故譜云。洪武三十五年遷居云。

原

福

健

欽

銘

鎮

鑄　完　木 欒城教諭

鐸　琦

琳　思恩　萬齡　釗　忠　渠

棚　得金

得銀　繼祚　廷桂 生員

槃

思賢　萬壽　鎔 生員

鋥 生員

							朝進	瑗
					邦銀	邦金	邦成	
					晳 書祭官			
					銳 生員			
			渫	淇 生員	渤 生員			
	天爵	天位	天職 生員	天德				
宜恭 生員	晛 貢生		廷玉 生員	廷獻 生員				
	宜友 武生		虎臣 生員					

宜義

天民
廷柱 貢生

天敍
廷弼 生員
永清 生員

維清

廷植

鋮
瓚 武舉千總
炳 拔貢生任泗州同知
培 明萬厯生壬寅拔貢生任山東郯縣知縣誥封布政參議
鉄 生員

鈖 武進士候選守備

鉤 生員

						鍊 明萬厯癸丑進士雲南曲靖兵備道
						澍 順治丙戌進士陝西洮岷兵備道專管河南通省河道右叅議
栻						槆 監生
				烱		煜 生員
		衍祚 生員	衍齡 生員	衍祁 貢生		衍緒 生員
	鋑	錞 生員	釗 監生	鈞 生員		鐙 廩生
				宗沛	青雲 生員	鳳閣

枚	模 麾生				楫	楠 附監候選州同	格
	煒	煇 生員	煌	燦 生員			

						銛 順治乙酉歲貢任山東泰安州同知	鍔 廩生
汧 監生 崇祀鄉賢						湛	
檉		樸				元玉	
烈	熙 監生	焯 監生				熠 監生	
		祖謙	允恆 武生	祖履 生員	祖豫		

濟 生員				
銓	熠	烜	陞 文思院副使	珮
		堪		

右劉氏十四世。進士二人。仕宦七人。貢生四人。監生五人。廩生二人。生員二十五人。武進士一人。武舉一人。武生二人。按木爲欒城教諭。亦不詳其出身。璜爲武舉。炳爲拔貢。翃爲武進士。俱不詳其科分。舊志荒略率如此。

西鄉喬家營牛氏

牛氏先世失考。譜云。初居山西洪洞縣。元世祖時。必烈以軍功鎮守河間。移鎮固安之鏻窩店。地近永清。因家於永清西南之梨行村。明末兵燹。失其舊譜。而必烈墓碣猶存。後人遷喬家營。今又爲喬家營人也。

必烈								
良任 明歲貢澧縣縣丞								
瓚						瑜	珍	璋
得時								
賓 生員								
孔華								
仕亨								
從縣								
文魁								
維俊	維晉 生員				維仕			
雲從	雲會	雲程	雲飛	雲倬 生員				

號	佳士	宗堯	天豹	智 生員

右牛氏十一世。貢生一人。縣丞一人。生員四人。按良爲歲貢。舊志不載年代。亦不可考。






章學誠著

章氏遺書

第七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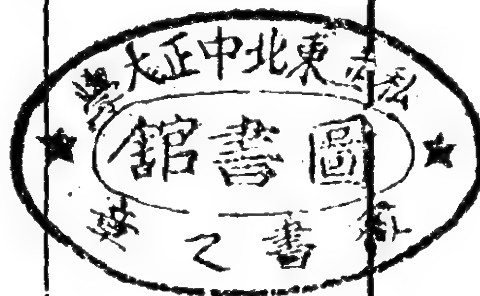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章氏遺書

第七册

章學誠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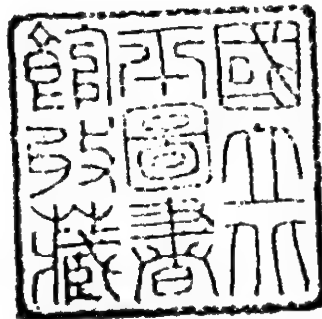
卷八

永清縣志三

輿地圖第一

史部要義。本紀爲經。而諸體爲緯。有文辭者曰書曰傳。無文辭者曰表曰圖。虛實相資。詳略互見。庶幾可以無遺憾矣。昔司馬氏刱定百三十篇。但知本周譜而作表。不知溯夏鼎而爲圖。遂使古人之世次年月。可以推求而前世之形勢名象。無能蹤蹟。此則學春秋而得其譜厤之義。未知溯易象而得其圖書之通也。夫列傳之需表而整齊。猶書志之待圖而明顯也。先儒嘗謂表闕而列傳不得不繁。殊不知其圖闕而書志不得不冗也。嗚呼。馬班以來。二千年矣。曾無刱其例者。此則窮源竟委。深爲百三十篇惜矣。

鄭樵圖譜之略。自謂獨得之學。此特爲著錄書目表章部次之法爾。其實史部鴻裁。兼收博采。並存家學。以備遺忘。樵亦未能見及此也。且如通志紀傳。悉仍古人。反表爲譜。改志稱略。體亦可爲備矣。如何但知收錄圖譜之目。而不知自刱圖體。以補前史之所無。以此而傲漢唐諸儒所不得聞。寧不愧歟。又樵錄圖





譜。自謂部次專則易存。分則易失。其說似矣。然今按以樵之部目。依檢前代之圖。其流亡散失。正復與前不甚相遠。然則專家之學。不可不入史氏鴻編。非僅區區著於部錄。便能保使無失也。司馬遷有表。而周譜遺法。至今猶存。任宏錄圖。鄭樵云。任宏校兵書。有書有圖。其法可謂善矣。而漢家儀制。魏晉已不可考。則爭於著錄之功小。而定史體之功大。其理易明也。

史不立表。而世次年月。猶可補綴於文辭。史不立圖。而形狀名象。必不可旁求於文字。此耳治目治之所以不同。而圖之要義。所以更甚於表也。古人口耳之學。有非文字所能著者。貴其心領而神會也。至於圖象之學。又非口耳之所能授者。貴其目擊而道存也。以鄭康成之學。而憑文字以求。則娑尊詁爲鳳舞。至於鑿背之犧。既出而王肅之義長矣。以孔穎達之學。而就文義以解江源出自岷山。至金沙之道既通。而稱志之流遠矣。此無他。一則困於三代圖亡。一則困於班固地理無圖學也。地理志自班固始。故專責之。雖有好學深思之士。讀史而不見其圖。未免冥行而擿埴矣。

唐宋州郡之書。多以圖經爲號。而地理統圖。起於蕭何之收圖籍。是圖之存於古者。代有其書。而特以史部不收。則其力不能孤行於千古也。且其爲體也。無文辭可以誦習。非纂輯可以約收。事存專家之學。業非文士所能。史部不與編摩。則再傳而失其本矣。且如三輔黃圖。元和圖志。今俱存書亡圖。是豈一朝一夕故耶。蓋古無鐫木印書。圖學難以摩畫。而竹帛之體繁重。則又難家有其編。馬班專門之學。不爲裁定

其體。而後人溯流忘源。宜其相率而不爲也。解經多舛。而讀史如迷。凡以此也。

近代方志。往往有圖。而不聞可以爲典則者。其弊有二。一則逐於景物。而山水摩崖。工其繪事。則無當於史裁也。一則廁於序目凡例。而視同弁髦。不爲繫說命名。釐定篇次。則不可以立體也。夫表有經緯而無辭說。圖有形象而無經緯。皆爲書志列傳之要刪。而流俗相沿。苟爲悅人耳目之具矣。則傳之旣久。欲望如三輔黃圖。元和圖志之猶存文字。且不可得。而況能補馬班之不逮。成史部之大觀也哉。

圖體無經緯。而地理之圖。則亦略存經緯焉。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經界始。釋名曰。南北爲經。東西爲緯。地理之求經緯尚已。今之州縣輿圖。往往卽楮幅之廣狹。爲圖體之舒縮。此則丹青繪事之故習。而不可入於史部之通裁也。今以開方計里爲經。而以縣鄉村落爲緯。使後之閱者。按格而稽。不爽銖黍。此圖經之義也。

沿革

沿革作表體。而列於圖首者。輿地以圖爲主。而沿革所以標其眉目。義從其所重也。漢書三統甲子。亦表體也。而入於律志。是其例矣。

朝代	統部	州郡	縣境

唐	冀州		
虞	幽州		
夏	幽州		
商	幽州		
周	幽州	燕	
戰國		燕	方城東境
秦		上谷郡	方城東境
漢高帝		燕國	益昌縣地
漢武帝	幽州	涿郡	益昌縣地
昭帝元鳳元年	幽州	廣陽郡	益昌縣地
宣帝本始元年	幽州	廣陽王國	益昌縣地

朝代	州	郡	縣
漢元帝永光三年	幽州	涿郡	益昌侯國地
東漢世祖建武十三年	幽州	涿郡 渤海郡	方城縣東境 安次縣西境
明帝永平八年	幽州	廣陽郡	
魏	幽州	范陽郡 廣陽郡	方城縣東境 安次縣西境
晉	幽州	范陽王國 燕國	方城縣東境 安次縣西境
後魏	幽州	范陽郡 燕郡	方城縣東境 安次縣西境
北齊	東北道行臺	涿郡	故方城縣東境

		燕郡	安次縣西境
後周	幽州總管府	涿郡	故方城縣東境
		燕郡	安城縣西境
隋文帝開皇三年		幽州	故方城縣東境
			安次縣西境
開皇六年		幽州	固安縣東境
			安次縣西境
煬帝大業中		涿郡	固安縣東境
			安次縣西境
大業七年		涿郡	通澤縣尋復舊
唐高祖武德元年	幽州大都督府	幽州	固安縣東境
			安次縣西境

太宗貞觀元年	河北道採訪使	幽州	固安縣東境 安次縣西境
武后如意元年	河北道採訪使	幽州	武隆縣治
景雲元年	河北道採訪使	幽州	會昌縣治
元宗開元元年	幽州防禦大使	幽州	同上
二年	幽州節度使	幽州	同上
天寶元年	范陽節度使	范陽郡	永淸縣治
肅宗寶應元年	幽州節度使	幽州	永淸縣治
五代梁唐		幽州	永淸縣治
遼太宗會同元年	南京道	幽都府	永淸縣治
		盧龍軍	

五代周世宗顯德六年		霸州	永清縣
宋初	河北路	霸州	永清縣
仁宗景祐二年	河北路安撫使	霸州防禦	文安縣地
徽宗政和三年	河北東路宣撫使	永清郡	文安縣地
宣和五年	燕山路	燕山府	文安縣地
金太宗天會三年	燕京	析津府	永清縣
七年	河北東路	析津府並置信安軍	永清縣
海陵貞元元年	中都初名聖都	大興府	永清縣
元太祖十年	燕京路總管	大興府	永清縣
元世祖至元元年	中都	大興府	永清縣
九年	大都	大興府	同上

二十一年	直隸中書省	大都路總管府	永清縣
明太祖洪武元年	山東行省	北平府	永清縣
三年	北平行省	北平府	同上
九年	北平承宣布政使司	北平府	同上
成祖永樂元年	北京行在	順天府	同上
英宗正統六年	京師	順天府	同上
本朝順治元年	京師	順天府	永清縣
康熙二十九年	京師順天府	南路同知	永清縣

永清沿革。自唐以前。最爲糾紛難考。見於史志。惟漢嘗置益昌縣。後漢省之。由三國六朝。以訖於隋。始暫置通澤縣。尋廢。至唐武后如意中。始立武隆縣。景雲中。改會昌縣。元宗天寶元年。乃立永清縣名。以故舊志於唐以前。東漢而後。歷南北諸朝。一概削而不載。至漢以前。因史無明文。遂云周秦無考。而五代以後。又不載宋與遼金南北得失始末。而并不知唐置永清與今縣大小異形。宜其考沿革者。竟如治絲而棼

之也。按酈道元水經注。方城縣東八十里。有益昌縣故城。方城爲今固安縣地。括地志。方城舊城在今縣東南十七里。（方輿紀要所引。）唐書地理志。如意元年。分安次縣置武隆縣。是則後漢省縣以後。當以方城東境。安次西境。爲今永淸地。蓋縣雖廢。而地境方隅。固可考四至而得也。至周秦之閒。雖無明文可考。然方城故城。旣在今固安縣境內。而益昌故地。又在方城縣東。自宜以永淸爲古方城東境。而方城之名。見於國策。趙使李牧拔武遂方城。徐廣曰。武遂屬河閒。方城屬涿。正其地也。至西漢旣立益昌縣。則溯沿革者。自宜於此始定專名。然漢縣疆域。較今爲廣。後漢廢益昌爲安次縣地。唐又析安次爲永淸縣地。周世宗顯德六年。取益津關置霸州。仍治永淸。（五代史職方考。）則東至安次。（卽東安。）南至霸州。皆益昌故地。而舊志以益昌全縣竟以今永淸縣當之。非其實矣。又酈道元爲元魏時人。元魏改安次爲安城。其時縣故未廢。而水經注稱益昌故城。不曰在安城境。而曰在方城縣東。則固安亦有益昌舊地可知。而舊志概未之及。殊不可解。至永淸名縣。雖始於唐。而周世宗未置霸州以前。則永淸兼有霸州之地。亦不得以今之永淸而遂當唐縣也。隋置通澤縣。不見於地理志。太平寰宇記云。隋末廢。蓋大業七年所置。置不久而旋廢。故地志不錄。而舊志乃云唐武后改通澤縣爲武隆縣。亦失記事之實。至石晉而後。入於契丹。周世宗置霸州。治永淸縣。宋景祐中。以永淸省入文安。金太宗復永淸縣。隸析津府。史志歷有明文。而舊志竟以宋惟遣兵戍守。未建縣治。全削宋金南北互有之文。則尤爲妄矣。蓋北宋自仁宗景祐以前。永淸仍周之舊。（太平寰宇記。載河北道幽州永

清縣設爲明顯。景祐以後。永清併入文安縣地。至徽宗宣和中。文安尙隸燕山府。徽欽而後。乃入於金。而畿輔通志則直云析津府六州十一縣。永清在內。遼天祚帝保大末年入金。天輔七年入宋。宣和五年闢燕山路。尋仍入金。轉似周末北宋時未嘗爲南朝所有者。則不知其何所據也。按遼保大末年卽宋宣和末年。徽欽失守。而地入於金。前此未嘗非宋有也。金天輔七年。爲宋宣和三年。宋史徽宗本紀。宣和四年十月。改燕京爲燕山府。五年正月。命王安中爲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四月。金遣楊璞以燕京涿易等州來歸。此皆當遼保大之末。安得倒置年月。謂由遼入金。由金入宋。然後仍入於金乎。蓋通志惟據遼史地志見有析津府六州十一縣之全文。以謂志既全載。疑遼始終有之。故附會保大末年入金之說耳。保大末爲遼亡。不知史志之文。皆據一朝最盛之形勢。以括其餘。遼天顯中。石晉以河北十六州歸遼。於是置府建都。地志安得不載。而中間爲宋改縣。景祐二年。爲周置州。顯德六年。俱在遼天顯之後。則未可以一律而斷也。蓋永清沿革之難考者三。西漢置縣。而東漢尋廢。自六朝訖隋。數百年未有專名。不能不兼考鄰境沿革。以定縣界。其難一也。東涉東安。西涉固安。南兼霸州。始得古永清地。而又不能盡有其地。凡古書之涉方城安次諸境者。又無東西界畫。與今存遺蹟。明知不盡出於今日之永清。而不能不與兼收並蓄。其難二也。自五代訖宋遼金。載筆混淆。有無互見。難以折衷。強定南北。其難三也。今並以史志爲準。而參考於紀載雜說。補舊志之荒陋。而辨前人之異同。略次梗概如右。俟覽者詳焉。

舊志稱漢高祖庚子置益昌郡。今按漢書地理志。益昌侯國故屬涿郡。本縣名。非郡名也。

自東漢迄唐。未有專立縣名。惟隋置通澤縣。尋廢。按方輿紀要。通澤廢縣在縣西五里。非今縣治也。

唐置武隆縣。或作隆武縣。史志板刻互異。按上林彙考。日下舊聞所引。永清城外三塔寺石幢上書武隆縣令開生元相造。是板刻異同。當以金石文字正之。武隆非隆武明矣。

縣南信安鎮。即古信安軍也。北隸永清。南隸霸州。霸州志。金析霸州置信安軍。蓋據金史地理志文。國初因宋爲信安軍文也。按地志又云。世宗大定七年。降爲信安縣。隸霸州。宣宗元光元年。陞爲鎮安府。則入金不僅析信安軍已也。又按宋史地理志。景祐二年。廢永清入文安縣。有劉家渦刀魚莫金口阿翁雁頭黎陽喜渦鹿角八砦。神宗元豐四年。割鹿角砦隸信安軍。則置信安軍始於宋神宗年明矣。霸州志既不詳載沿革。而永清舊志則削去信安。不入沿革。皆當據宋金地志正之。

疆界

東至東安縣界三十里。至縣四十里。西至固安縣界二十里。至縣四十里。南至霸州界五十里。至州五十里。北至東安界二十里。至京師一百四十里。廣五十里。延袤七十里。

星野

舊志云。尾箕爲析木之津。於辰在寅。燕之分野。故天官書曰。尾箕幽州。自尾十度至斗十度。百三十五分

而終。曰析木之次。謂之攝提格。於律爲應鐘。斗建在亥。今燕之分野。此亦大概言之也。凡星野之說。可用於統部通志。而不可用於州縣之志。蓋譏人事而應天象。理所宜然。至於蕞爾彈丸。未知當於天度幾許。而修志者輒引周漢國都。強相附會。非其質矣。是以存而不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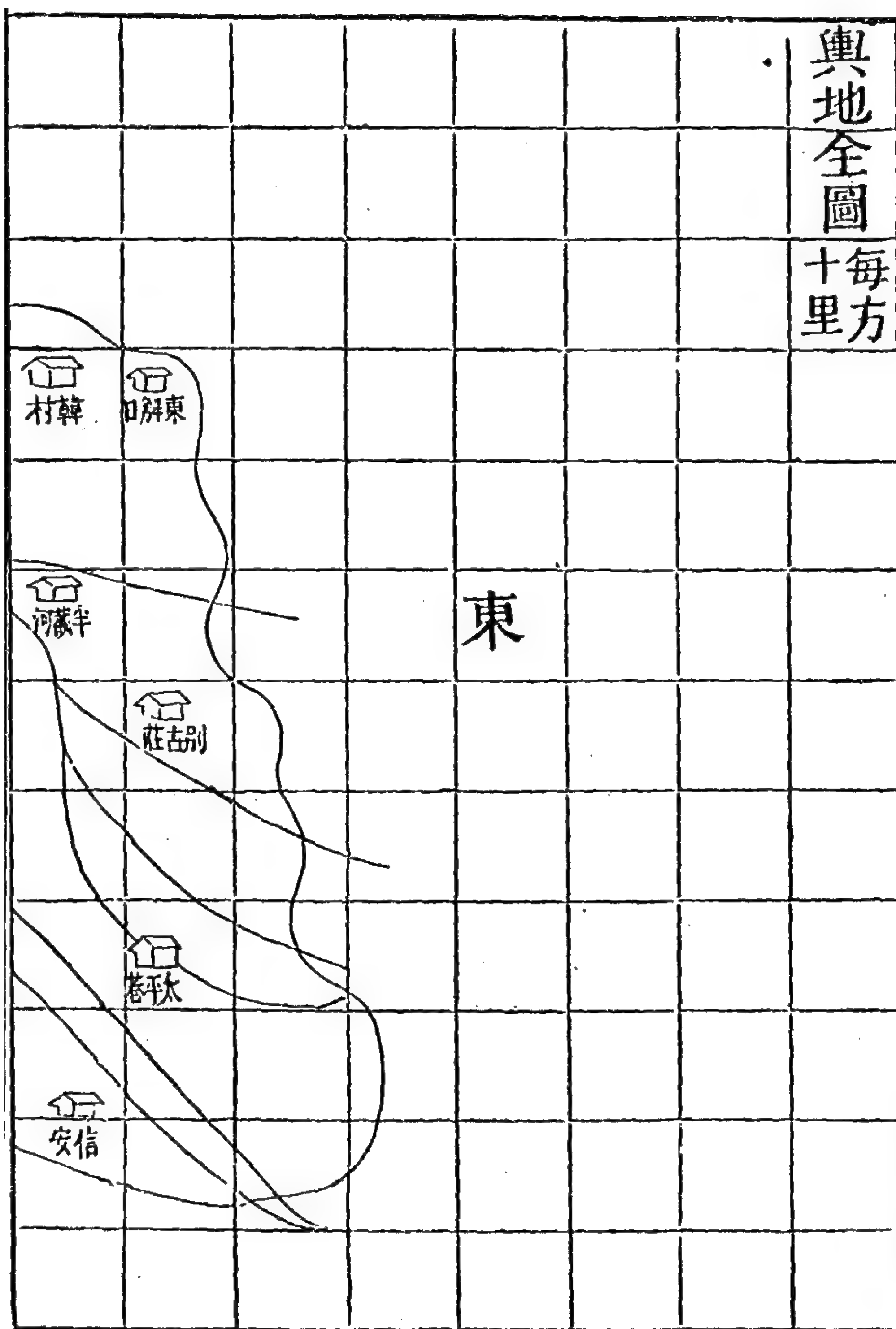
四鄉村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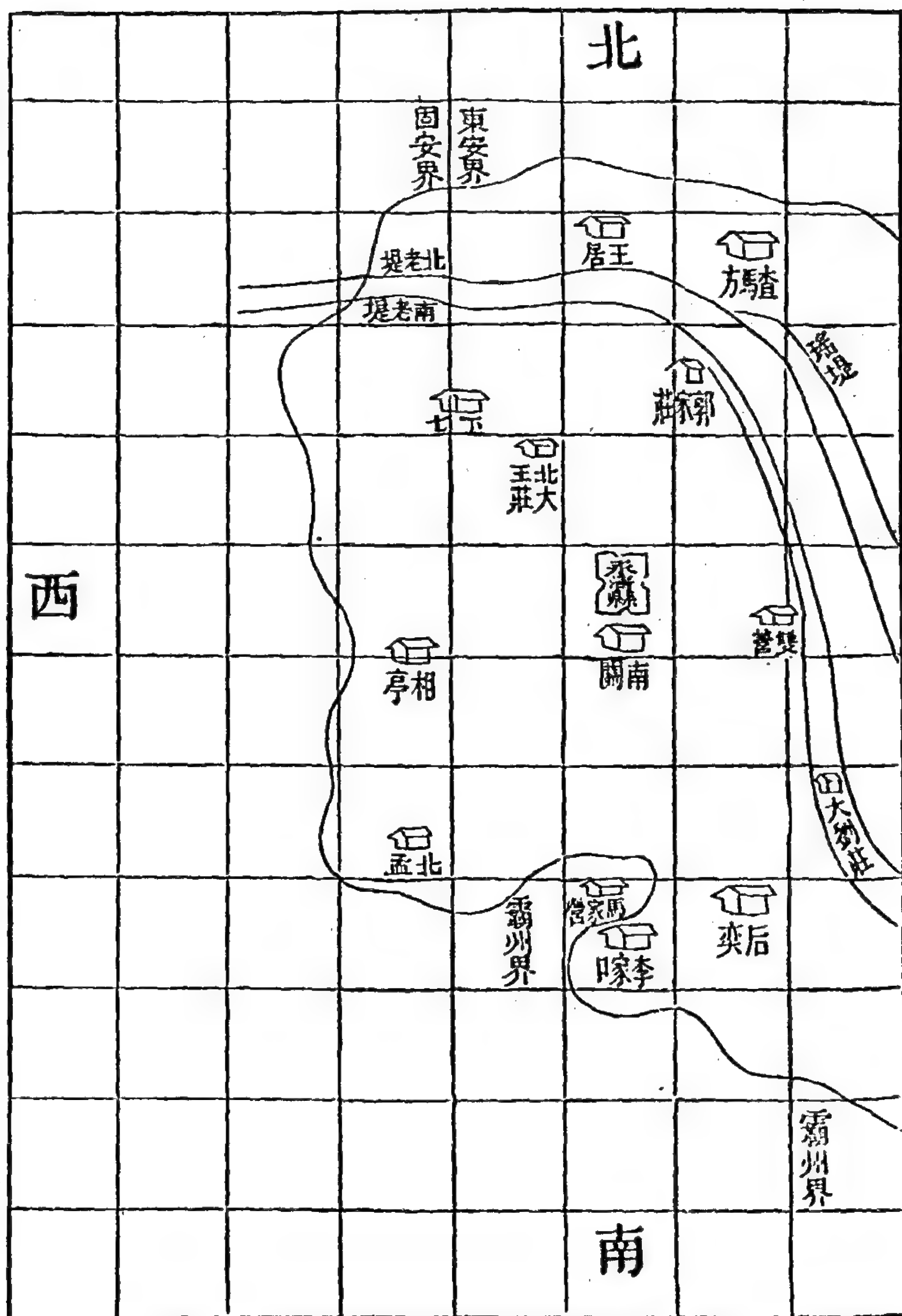
由東門東北八里至大麻子莊。重修古刹觀音寺碑記一通萬厤四十八年庚申立又重建觀音寺碑記一通天啓二年壬戌立南一里至小麻子莊北四里至菜園東北二里至劉總其營西南五里至塔兒巷金輪塔院石幢一座周壁歷二年庚子立又重修會福禪林碑記一通萬厤十一年癸未立西北四里至胡家莊由胡家莊西二里至武家營北二里至王佃莊

由大麻子莊東五里至雙營。龍王廟東首撥補河灘地碑記一通雍正十年壬子立又堤內斷石碣一通雍正五年丁未立又留養局前撥補各村地畝碑記一通乾隆三十九年甲午立南二里至張迂務重修古刹洪正寺並施香火地碑記一道崇正七年甲戌立西南四里至減碭東北二里至楊家莊北二里至李黃莊北五里至西賈家務西北一里至大荆垡由大荆垡北三里至韓家莊西北四里至東莊北二里至官場東北六里至西董家務

由雙營東北六里至趙百戶營。東南二里至河西營西南三里至惠元莊由惠元莊南二里至沈家莊由沈家莊南三里至馬家斜由馬家舖南三里至小惠家莊由小惠家莊東南六里至第五由第五東南十里至大惠家莊由大惠家莊東南六里至太平巷東入東安界由趙百戶營北三里至牛截河由牛截河北三里至小荆垡由小荆垡北四里至東賈家務西北一里至東董家務東南四里至徐家莊由徐家莊東南四里至大范家莊由大范家莊南四里至柳坨西北四里至劉武營南五里至後第六東四里至萬全莊南二里至陳家莊東北二里至雙小營東二里至別古莊由別古莊東二里至官道東南二里至南入營東二里入東安界南三里至第七由第七南二里至東張家莊東南二里入東安界西南三里至前第六西北七里至甄家莊

由趙百戶營東北十二里至老幼屯。村南領催昭愛妻王氏墓前石碣一通乾隆七年壬戌立西二里至穄家莊北二里至辛務東北三里至小站西北四里至朝王由朝王東四里至西閻西南四里至王希重修古刹龍泉寺碑記一通隆慶六年壬申立西北二里至李家莊北三里至陳各莊壽延寺石幢一通金太宗天會八年庚戌立由陳各莊東北三里至東西營西二里至北


輿地全圖
每方十里
韓村
東
別古莊
太平巷
信安


北
固安界
東安界
北老堤
南老堤
王居
大堤
西
亭相
南關
北孟
霸州界
李哆
霸州界
南

劉。由北劉西北三里至楊家營。由楊家營西一里至柴家莊。正法菴碑記一通，乾隆二十一年丙子立。東南五里至南劉。由老幼屯東三里至橫上。南二里至辛立村。東一里入東安界。由橫上東二里至東趙劉家莊。北一里至蕉家莊。由焦家莊北四里至東西恆亭。東北二里入東安界。西三里至東溜。西北六里至大站。由大站北五里至東解口。東北二里入東安界。西北五里至西解口。由西解口西三里至李家場。由東一里入東安界。

由南門西南坟園內錦衣衞指揮同知馬景碑記一通，嘉靖二十一年壬寅立。又觀音堂置買香火地碑記一通，崇禎七年甲戌立。南三里至南關鎮。白衣菴碑記一通，崇禎七年甲戌立。西南一里至宋家村。東南三里至粉王莊。興隆寺碑記一通，嘉靖二十二年癸卯立。由粉王莊西南四里至姚官營。東南二里至東辛溜。東北三里至嗒兒營。禮當寺萬人碑記一通，崇正六年癸酉立。又重建禮當寺碑記一通，崇正九年丙子立。由塔兒營東四里至佃莊。東北四里至東西北廊。東南五里至昝村。西南四里至北辛溜。東五里至西鎮。重建關帝廟碑記一通，順治十年癸巳立。東南六里至戴家小營。南二里至北黃村。鄉約所碑記一通，萬厤二十年壬辰立。由北黃村東南八里至龐各莊。修建玉皇閣碑記一通，萬厤三十七年己酉立。又眞武廟碑記一座，殘缺無字。由龐各莊西六里至南辛溜。大寺石幢一通，宣和七年乙巳立。又碑記一通，金章宗明昌三年壬子立。又大寺前碑記一通，成化十八年壬寅立。又碑記一通，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立。東一里至南小黃村。關帝廟碑記一通，萬厤十三年乙酉立。東南五里至鄧家務。西南七里至東義和。眞武廟鐵鼎一座，萬厤三十五年丁未立。又重修眞武廟碑記一通，萬厤三十六年甲戌立。又靈華寺碑記一通，嘉靖三年甲申立。南五里至后奕娘娘廟。音樂碑記一通，乾隆二十三年戊寅立。由后奕東北一里至窰窩村。

由南關鎮南五里至南八里莊。南十二里至西義河前店。三義廟碑記一通，萬厤十一年癸未立。又古幢一通，無年代。又觀音寺碑記一通，成化二十二年丙午立。又樂王廟碑記一通，萬厤歲次□西立。又關帝廟碑記一通，崇正六年癸酉立。又重修樂王聖祖普濟眞君廟碑記一通，崇正十三年庚辰立。又天仙聖母行宮碑記一通，乾隆九年甲戌立。東北三里至團聚莊。關帝廟碑記一通，崇正元年戊辰立。東南五里至辛立張家場。

由西義河前店西南十里至李家口。重修三義廟碑記一通，萬厤十三年乙西立。東南五里至南小范家莊。由南小范家莊西南一里入霸州界。南八里至東通莊。由李通莊西北五里至士婁。南三里至五閒房。東南七里至靳名莊。東三里至陳佃莊。由陳佃莊李北二里至白雁口。三官廟蘇長明施香火地碑記一通，無年代。北五里至黃相莊。東南三里至甄各莊。東三里至石各莊。大寺內石幢一座，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丁未立。又重修關帝廟碑記一通，順治四年丁亥

立又大寺香火地碑記一通乾隆二十年乙亥立由石各莊東北四里至李奉先南六里至南大王莊娘娘廟碑記一通萬曆六年戊寅立又重修三義廟碑記一通康熙四年乙巳立又重修三義廟碑記一通乾隆二十七年壬午立北三里至南西門漢軍纛觀音寺碑記一通乾隆二十一年丙子立又碑記一通嘉靖二十七年戊申立東八里至武家窰東南六里至西務東南八里至第四由第四西南十三里至頭屯由頭屯西北五里至渠頭由渠頭南二里入霸州界東南十二里至信安鎮龍泉寺內有半截唐碑記一通首書奉爲燕國范陽王又萬纛寺銅鐘一口正德十二年丁丑立又萬纛寺碑記一通順治中秋立又劉守眞君廟殘缺碑記一通崇正十二年已卯立又重修劉守眞君廟碑記一通崇正十二年已卯立又劉守眞君廟重豎旗桅及重修三聖神祀碑記一通雍正二年甲辰立又龍泉寺碑記一通大定三年庚寅立又龍泉寺碑記一通天順五年辛巳立又三元君廟碑記一通萬曆四十五年丁巳立又重建劉武廟碑記一通天啓三年癸亥立由信安鎭西南一里入霸州界西北十里至劉家場由劉家場東十里至五道口東北十二里至安鬮城由安鬮城東南二里入霸州界東北一里入東安界北五里至趙家場由趙家場北一里至朱家莊由朱家莊北一里至東武家莊四聖口西三里至三聖口由三聖口南十一里至張尹家場西南一里至莊窠西四里至西武家莊南人莊東南五里至興仁村西北五里至冰窖東北八里至王虎莊重修關帝廟碑記一通萬曆四十四年丙辰立又淑修太山娘娘廟碑記一通萬曆四十八年庚申立由王虎莊北六里至安仁福纛莊西北五里至韓各莊南七里至辛下劉家莊東五里至大劉家莊南一里入霸州界。

由西門西北三里至通澤。北三里至潘民屯南三里至姜家屯西一里至老君堂由老君堂西南二里至趙各莊西北八里至俞林屯南二里至時家營西三里至雷家營由雷家營南二里至草廠北二里至蘇家務西二里至崇禮村東南二里至辛立莊由辛立莊東一里至辛告東南三里至樊莊重修三義廟碑記一通崇正六年癸酉立西南三里至陳家營由陳家營東一里至黃家營南二里至小曹家營西南三里至李家營南二里至張家營東南二里至李謙務東北二里至南大營北六里至大魚壂史丞相祠道碑記一通又史氏慶源碑記一通又史元帥神道碑記一通由大魚壂西南一里入固安界由通澤西北十里至义口重建隆慶寺碑記一通萬曆十七年已丑立又娘娘廟碑記一通雍正二年甲辰立又中久口興隆寺碑記一通萬曆十年壬午立又重建隆慶寺碑記一通萬曆十七年已丑立北三里至下七由下七東北四里至北大王莊太陽太陰碑記一通康熙五十年辛卯立又施茶碑記一通乾隆二十三年戊寅立又關帝廟井五聖廟碑記一通萬曆四十八年庚申立西北一里入固安界西一里入固安界。

由西門西南三里至許家莊西二里至逢子營南一里至小西關南六里至西南小營西南二里至蔡家營南三里至韓城西一里至龍鳳莊西南三里至白垡西北四里至白廟南四里至西養馬莊西南二里至徐官營南四里至楊官營西北七里至汪家營西南二里至寇家垡西五里至大強村梵王宮殿碑記一通崇正六年癸酉立南六里至瓦屋辛莊劉鍊墓表一通崇正十二年戊寅立又劉雲生墓表一通康熙九年庚戌立東北二里至小強村西南四里至南臺子西北五里至北臺子西南四里至方莊西北六里至相亭東南七里至裔家營由裔家營南一里至義井西南六里至梨行觀音大士碑記一通崇正五年壬申立又重修真武廟碑記一通崇正十一年戊寅立由梨行西三里至楊家務由楊家務西南三里至北孟東南八里至龍虎莊重修慈海崇寧菴碑記一通萬厤二十二年甲午又重修萬厤宮碑記一通萬厤三十四年丙午立又勅賜設國普濟寺碑記一通萬厤三十四年丙午立西北一里入固安界西南一里入霸州界東七里至劉官營西南七里至南小劉家莊由南小劉家莊東南五里至大小青垡重修古剎興華寺碑記一通天啓六年丙寅立又重修古剎天仙廟碑記一通萬厤四十三年乙卯立東二里至石九垡東北四里至國太營東南一里入霸州由國太營北一里至東養馬莊東南六里至西義河西三里入固安縣牛坨大道

北門北五里至賈八里莊東北六里至太子莊西北四里至仙人橋北一里至焦八里莊東八里至八里莊東北五里至東北四里至邵家營北三里至褚仲和東四里至陳仲和西一里至西小仲和東北五里至東桑園由東桑園東三里至談其營北三里至胡其營西三里至西桑園東北五里至郭家務南二里至劉家務東南二里至大小良村由大小良村西南至小曹家莊由褚仲和東北五里至曹內官營北一里至許家莊東北三里至曹家務西南四里至張家務西二里至南戈奕西一里至北小營西北三里至孟各莊西南六里至唐家營東四里至馮各莊西北五里至楊家莊孫家務西南一里入固安界由南戈奕北三里至北戈奕西二里至紀家莊西北五里至邱家務東五里至泥安北二里至潘家莊由邱家務西北二里入東安界由潘家莊東四里至仁和舖北四里至北池口由北池口東北一里入東安界北五里至翟吳家莊由翟吳家莊東六里至查馬房東北一里入東安界由查馬房東一里至倉上西一里至韓台南四里至何麻子營東南三里至支各莊由韓台北二里入東安界由支各莊西南一里至北趙家莊東南七里至王斬于今東四里至泥塘由泥塘南五里至大小蘆家莊西南五里至北張家莊東南六里至張北于今由張北于今東北四里至婁台由婁台北五里至南石由南石東北一里入東安界西北五里至姜志營東南二里至韓村碧霞元君行祠碑記一

通。嘉靖十九年庚子立。又義學碑記一通。康熙三十九年戊寅立。又雙運寺關帝廟碑記一通。乾隆九年甲子立。又娘娘廟施茶會殘碑記一通。乾隆十三年戊辰立。又重修碧霞元君行祠碑記一通。乾隆四十年二年丁酉立。又碧霞聖母碑記一通。康熙三十一年壬申立。又來信女國賓施茶碑記一通。康熙三十一年壬申立。又內興寺前大遼石幢一通。天定二十年立。又重修內興寺碑記一通。康熙四十八年己丑立。又一同上女捐施碑記一通。康熙四十八年己丑立。又劉璽等募修藏各碑記一通。雍正十年壬子立。由姜志營東一里入東安界。東三里至苑家務。西四里至姚馬房。由苑家務東北一里入東安界。由北戈

奕北四里至王居。東北二里入東安界。西北二里至西營。南一里至袁家場。西二里至宋家莊。由宋家莊北一里入東安界。西南二里至張野鷄莊。由張野鷄莊北一里入東安界。北一

里入東安界進京大道。

疆界既定。村落既分。門坊表橋梁古蹟寺觀諸條目。當依次而附圖。其在四鄉者。分隸四鄉圖後。其在城中者。附於總圖之後。使覽者可按籍以稽焉。

城內街巷。南門大街在南門內。劉家巷在火神廟西。金華巷在眞君祠東。今孫劉二祖祠東。關王廟前大街在南門內。東門大街在東門內。張家衚衕近東城牆。城隍廟新建大街。西門大街在西門內。二聖廟小巷在西城內。北門大街在北門內。西小巷通精嚴寺。舊志有閣前大街。閣後大街。馬神廟衚衕近西城牆。朱家衚衕通龍王廟。今俱無考。

坊表。舊志忠愛在縣署東。今廢。公廉在縣署西。今廢。激揚在鐘樓東。今廢。柏臺在察院西。今俱廢。雲衢在儒學西。監察御史在鐘樓南。為進士高節立。今廢。龍章三錫在火神廟前。為進士張惟誠立。烏臺秉憲在關帝廟前。為進士武尚賢立。青雲得路在火神廟北。為舉人張釋立。鵬飛聯翩在縣署南中街。為進士劉

錄立。旌表節婦在南門外。爲張孝妻張氏立。尙義捐粟奉旨爲焦萬鐘捐粟千石立。進士在南關爲進士劉繼先立。步蟾在南門外。爲進士王雄立。以上俱廢。保障一方在顯祐廟前今名爲崔府君祠。南關劉宗煥之母節婦牌坊一座。

古蹟不入史體。而方志例所必載。然近代撰方志者。每於輿地之外。特立專門。則不可以稱倫秩矣。今以古蹟寺觀附著輿圖之後。亦事從其類之意也。在四鄉者。分隸四鄉總圖之後。庶幾犂然可共喻焉。

城內古蹟

舊志縣治東南隅譙樓有鐘。篆文斑剝。莫辨歲月。相傳唐貞觀末桑乾河決衝沒城垣。得鐘於水涯。父老謂之自來鐘。今按鐘文有宋官號。非唐時物也。辨詳文徵金石門。

凡廟祠之官建者。詳建置圖。其餘附列於後。

城內寺觀。孫劉二祖祠。崔府君祠。三聖廟。舊志有其名。今存二聖廟。精嚴寺。在縣西北。大悲閣。舊志有其名。關帝廟。在西城門內北。舊志有其名。白衣菴。一在城內。一在東門外。

東鄉古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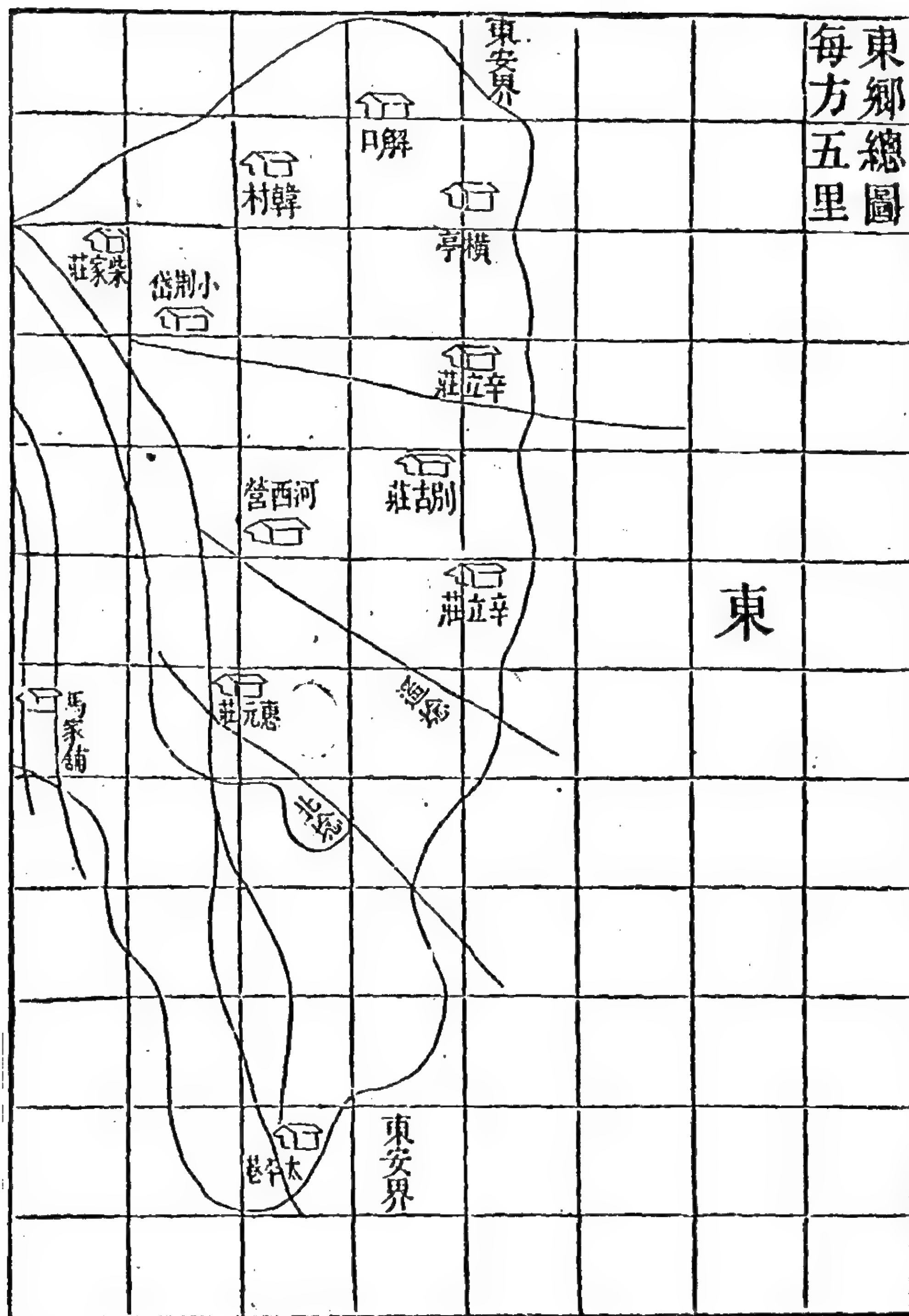
上林稾考。永淸城外東南隅百步有三塔寺。蓋唐刹也。石幢尙存。上書大周𨲢歷元年二𠥱八𡆠。武隆縣令閻生元相奉爲金輪聖神武皇帝造。四面像猢浮圖一所供養。後記上柱國以下官名。字多湮滅。詳金石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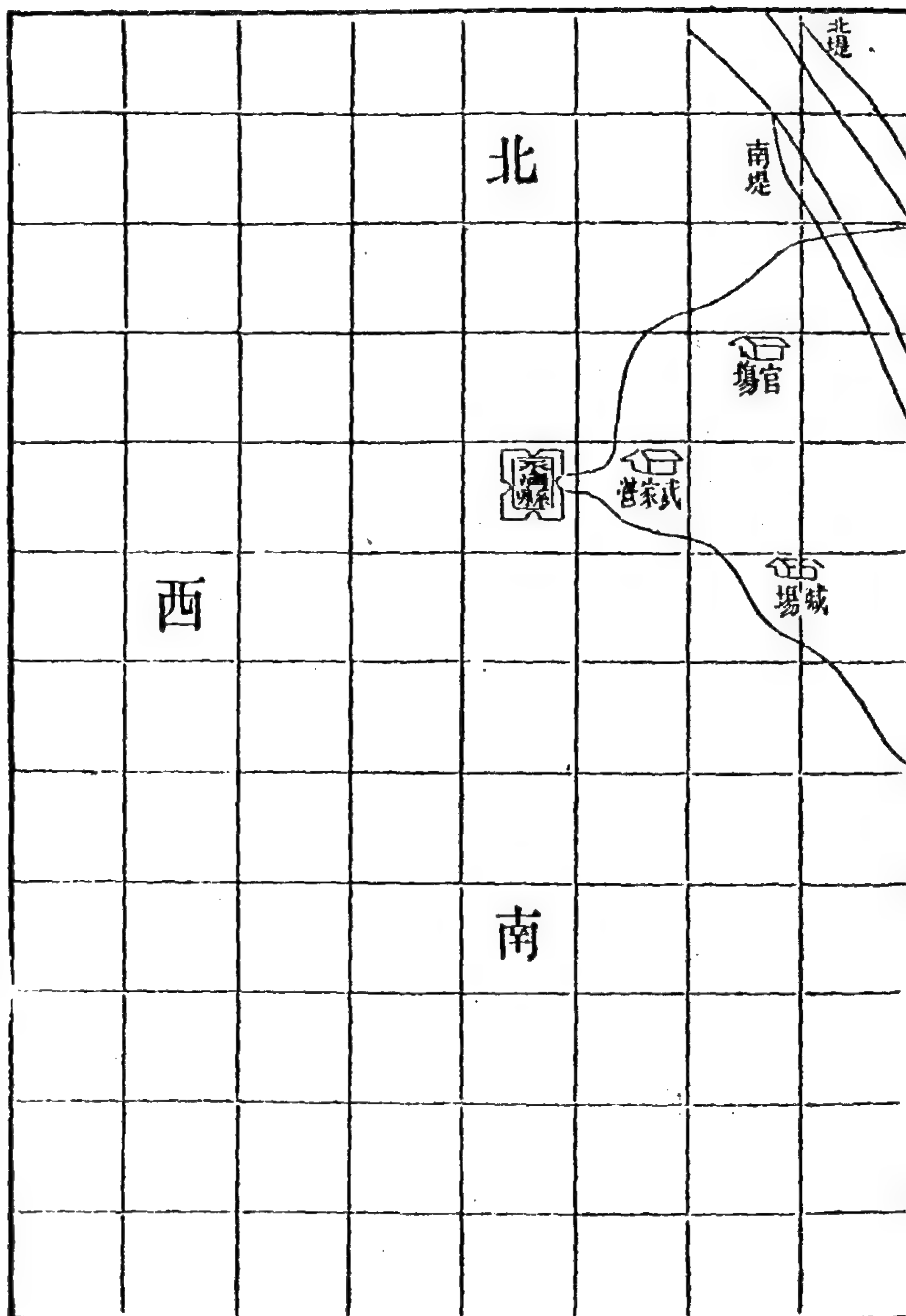
城東南會福寺之浮圖。唐考功員外宋之問有詩。見文徵詩賦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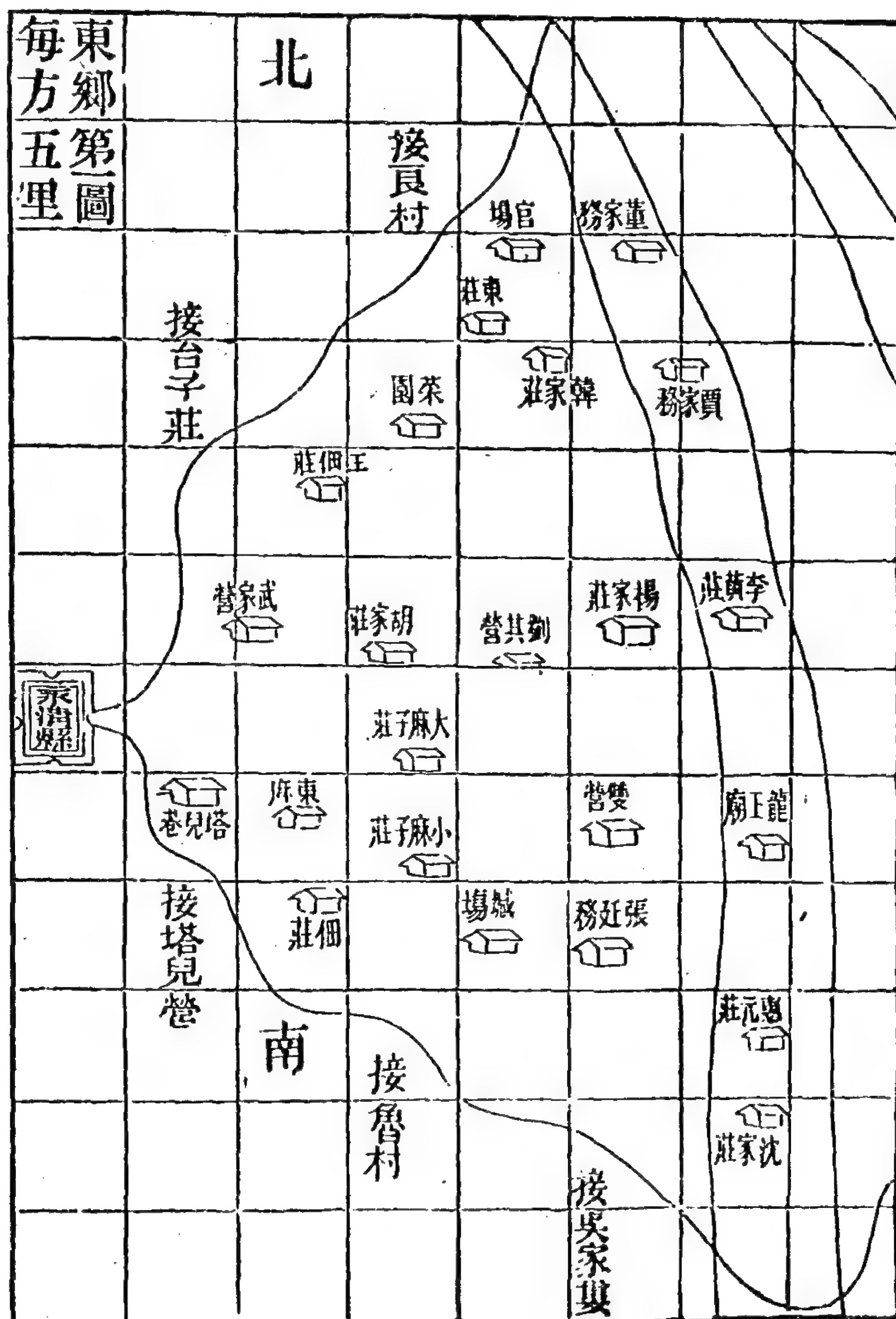
凡四鄉廟宇寺觀內有碑碣者。已詳四鄉道里。茲不綴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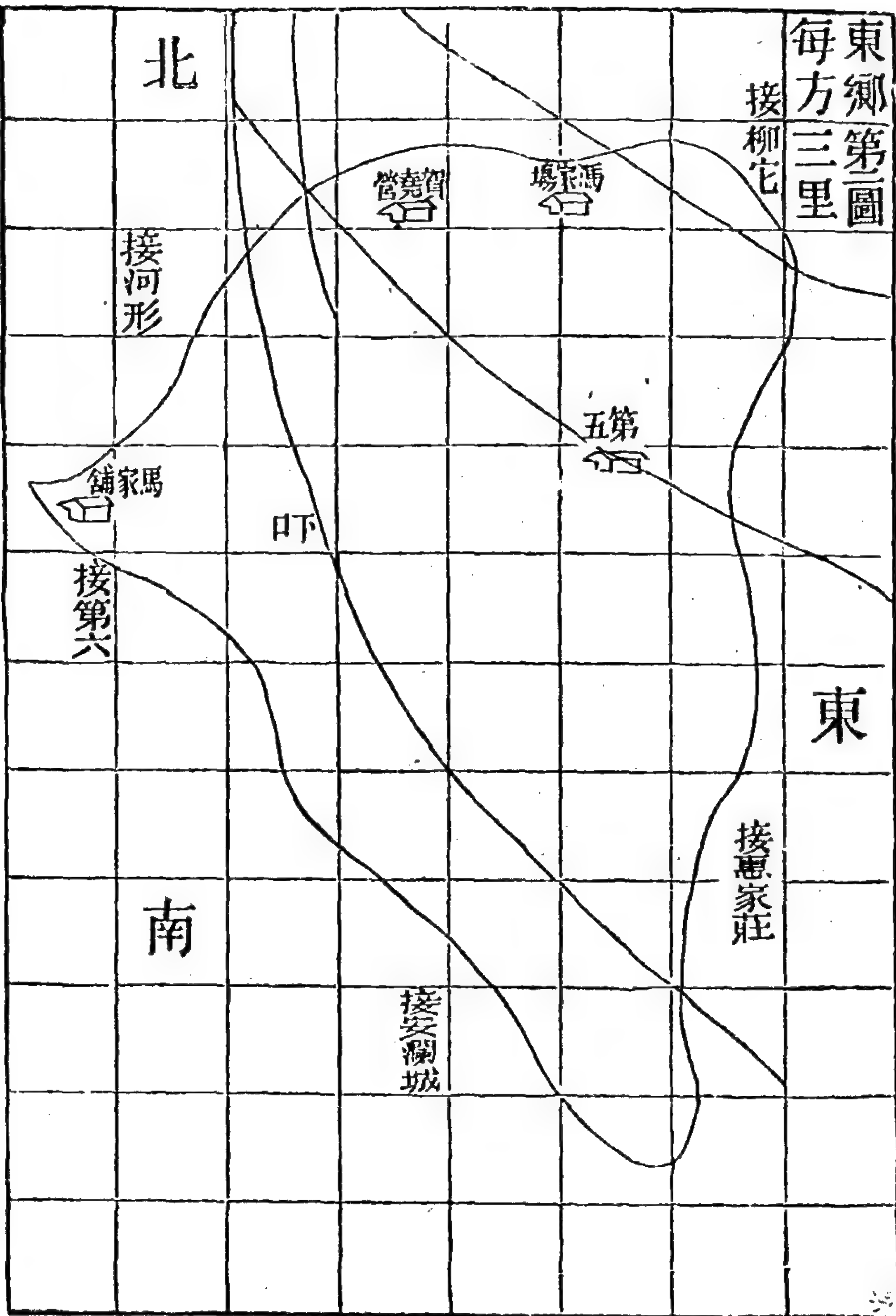
寺觀。大麻子莊大寺一座。(有碑。詳前。)關帝廟。眞武廟。小麻子莊關帝廟。張廷務紅正寺。(有碑。詳前。)雙營惠濟寺。城場關帝廟。大荊垡關帝廟。李黃莊菩薩廟。火神廟。王佃莊關帝廟。東賈家務關帝廟。劉總其營關帝廟。菩薩廟。武家營三義廟。龍王廟。菓園觀音寺。西董家務娘娘廟。東董家務大角寺。西賈家務關帝廟。楊家營沈家街關帝廟。菩薩廟。韓家莊菩薩廟。徐家莊玉皇廟。菩薩廟。北釗關帝廟。東解口關帝廟。東西營三官廟。觀音堂。東橫亭天齊廟。關帝廟。西橫亭普同寺。大站三官廟。關帝廟。陳各莊大寺。(有碑。詳前。)菩薩廟。朝王關帝廟。天仙廟。緱家莊關帝廟。西溜大悲寺。南釗眞武廟。關帝廟。東溜龍王廟。橫上大寺。玄帝廟。菩薩廟。西龍臺。北極菴。關帝廟。劉武營太陽廟。關帝廟。菩薩廟。老幼屯關帝廟。菩薩廟。大范家莊大寺。關帝廟。河西營大寺。關帝廟。惠元莊關帝廟。甄家莊大寺。關帝廟。王希大寺。關帝廟。菩薩廟。觀音堂。小荊垡關帝廟。太平巷關帝廟。吉祥菴。菩薩廟。第七關帝廟。觀音堂。別古莊奶奶廟。大寺。眞武廟。關帝廟。東張家莊。花園寺。半截河關帝廟。雙家小營眞武廟。關帝廟。九天廟。馬家舖關帝廟。陳家莊關帝廟。官場觀音菴。胡家莊關帝廟。柴家莊菩薩廟。(有碑。詳前。)辛屯關帝廟。塔兒巷金輪塔院。(有碑幢。詳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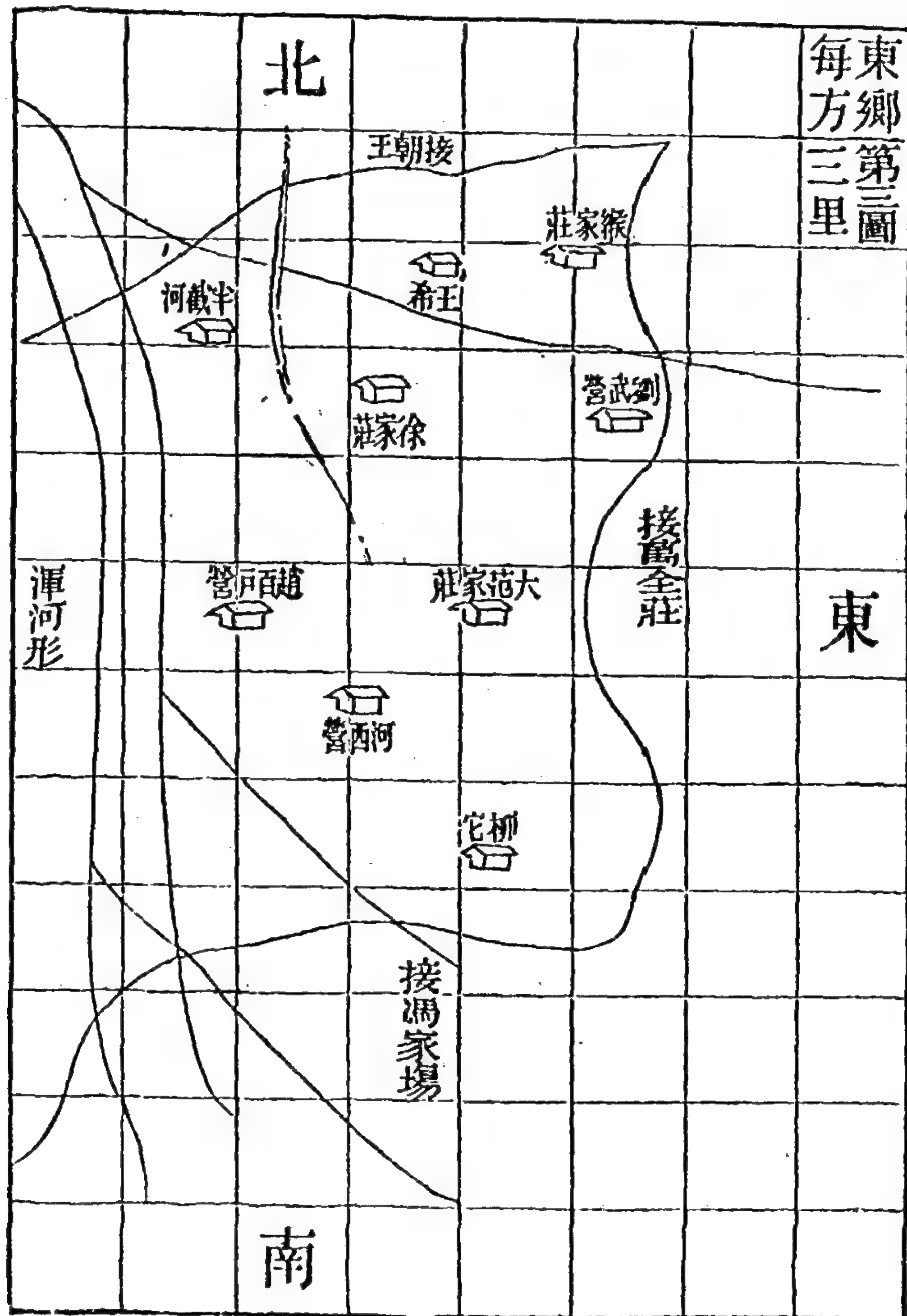
四鄉全圖


東鄉總圖
每方五里
東安界
解口
韓村
橫亭
柴家莊
辛立莊
河西營
別古莊
辛立莊
東
惠元莊
馬家舖
東安界


北堤
北
南堤
官塲
永清縣
武家營
西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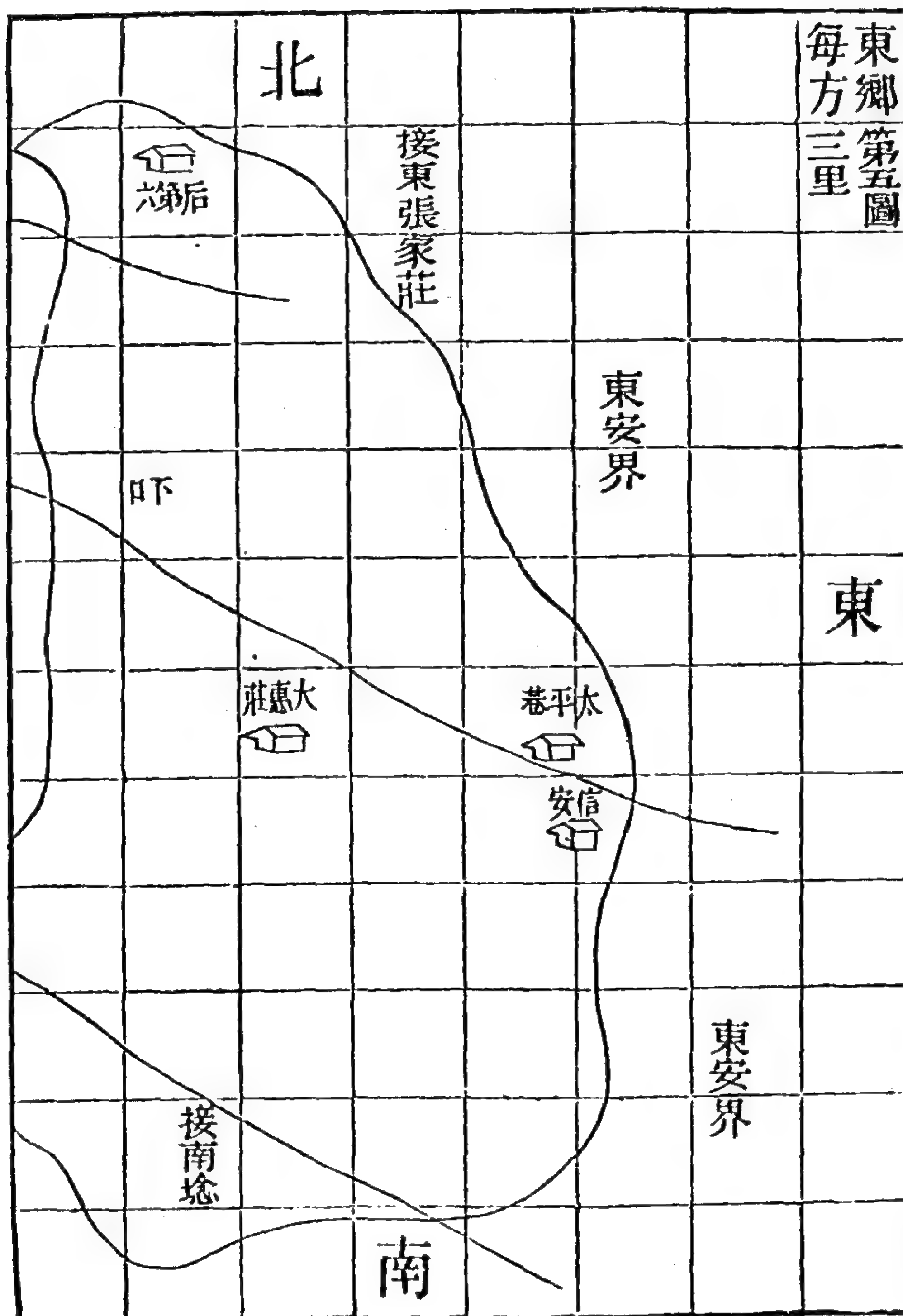

東鄉第一圖
每方五里
北
接艮村
場官
務家董
莊東
接台子莊
園菜
莊家韓
務家賈
莊佃王
營家武
莊家胡
營其劉
莊家楊
莊黃李
東淸縣
莊子麻大
巷兒塔
府東
莊子麻小
營雙
廟王龍
接塔兒營
莊佃
場鹹
務廷張
南
接魯村
莊元惠
莊家沈
接吳家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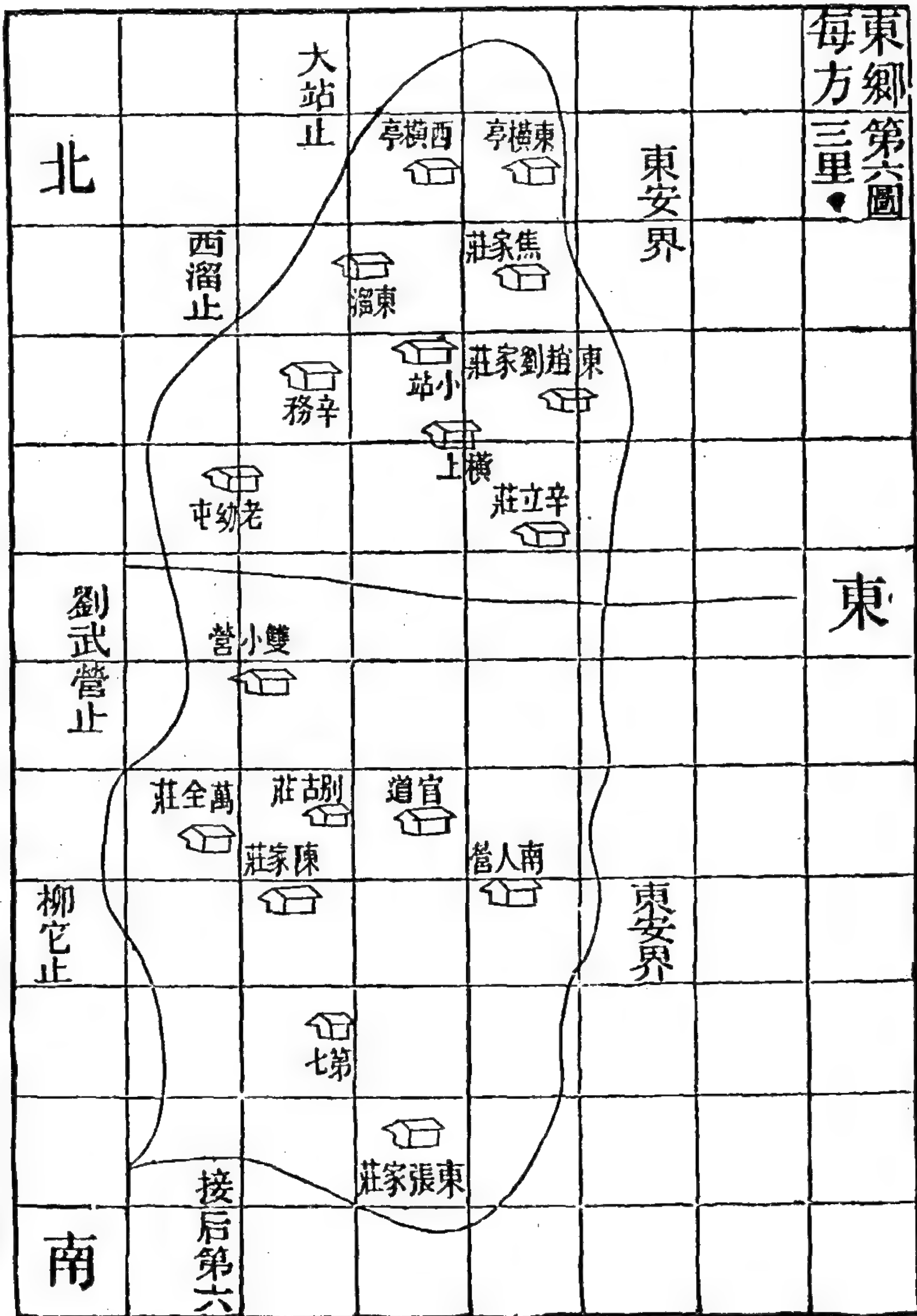

東鄉第三圖
每方三里
北
東
南
接柳坨
賀堯營
馮家場
接河形
第五
馬家鋪
下口
接第六
接惠家莊
接安瀾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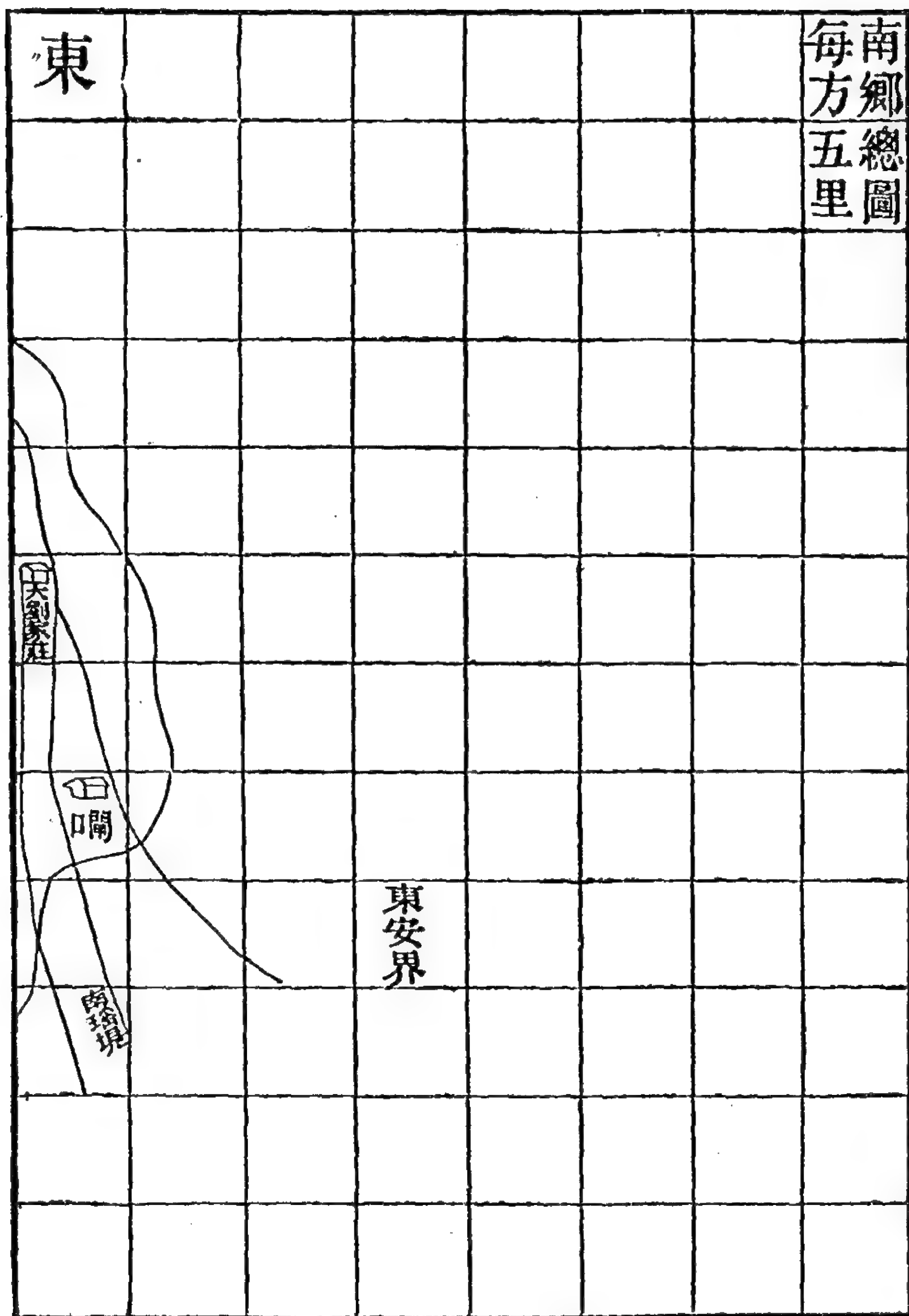

東鄉第三圖
每方三里
北
南
東
接王朝
侯家莊
王希
半截河
劉武營
徐家莊
接全鴦莊
渾河形
趙百戶營
大范家莊
河西營
柳灣
接馮家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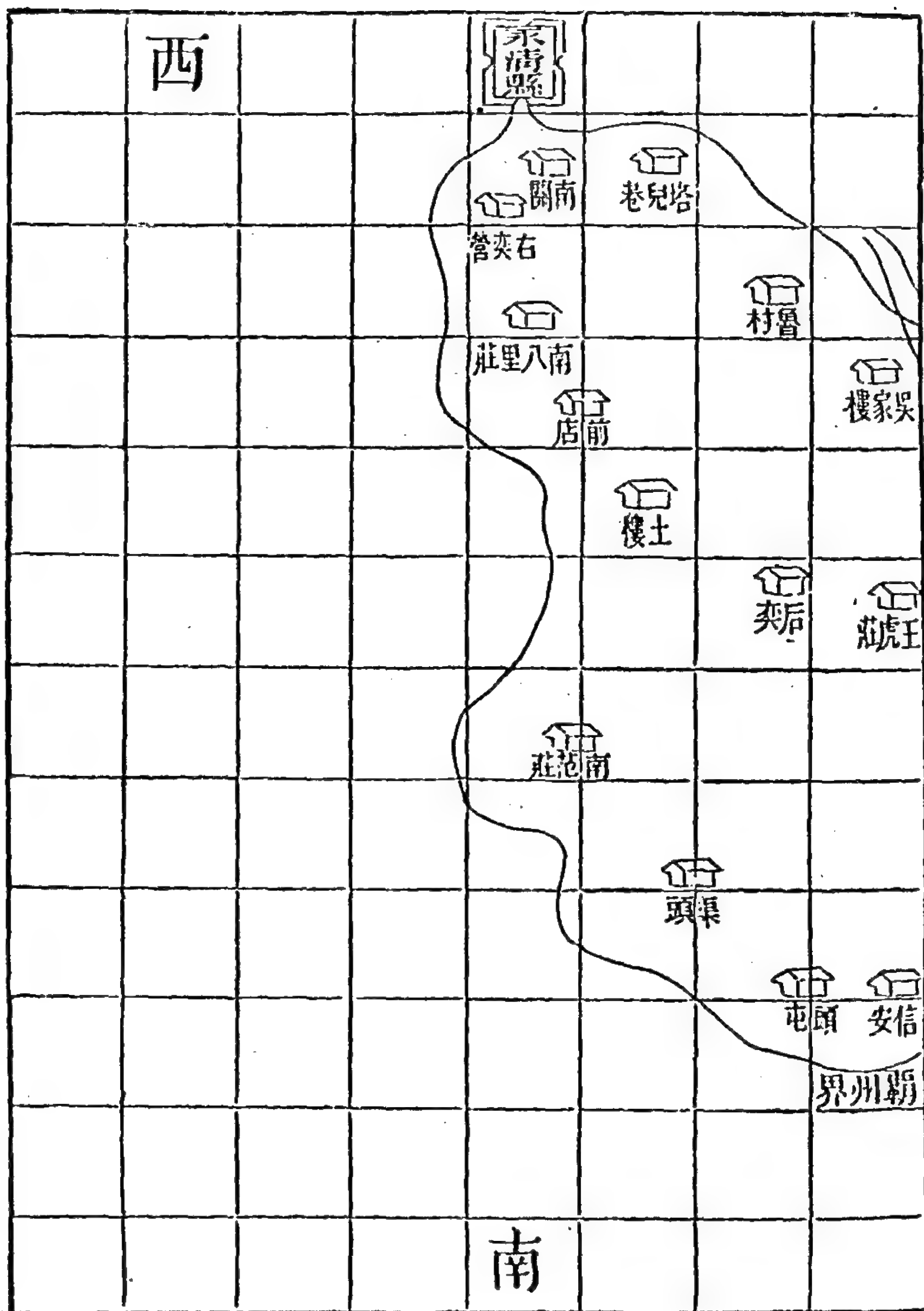
東鄉第四圖
每方三里

北
接北張家莊
接樓臺
接苑家務
東安界
張北子今
韓村
西解口
東解口
李家場
梁家莊
楊家營
董家務
東西營
大站
東賈家務
辛屯
李家莊
北劍
陳各莊
接橫亭
小劍仙
南劍
朝王
西淵
接王希
接新河形
南


東鄉第五圖
每方三里
北
接東張家莊
后第六
東安界
東
下叩
大惠莊
太平巷
信安
東安界
接南埝
南


東鄉第六圖
每方三里
北
東
南
東安界
東安界
大站止
西溜止
劉武營止
柳屯止
接后第六
西横亭
東横亭
焦家莊
東溜
辛務
小站
東趙劉家莊
横上
老幼屯
辛立莊
雙小營
萬全莊
別古莊
官道
陳家莊
南人營
第七
東張家莊


南鄉總圖
每方五里
東
大劉家莊
閘口
南琦境
東安界


西
永清縣
南關
塔兒巷
右奕營
南八里莊
魯村
吳家樓
前店
土樓
后奕
王虎莊
南沱莊
渠頭
頭屯
信安
霸州界
南

南鄉古蹟

上林橐考。金鵲廟在縣南三里。廟祀關壯繆侯。修葺時掘地得金鵲二翼。故名。草中有遼大安年所立石幢。詳金石門。

縣南北辛溜村有古刹。曰保安禪寺。莊嚴伽藍聖像。蓋明宣德初僧覺昂建。碑立於成化間。久之入土中。康熙四十年縣人重修。掘地得初所立碑。更峙於殿東角龜趺之上。迄今苔暈猶存。又榭西有老槐一株。土人傳爲元時所遺。詳金石門。

縣東南五十里信安鎭龍泉寺。前明天順五年比邱行奎建。溯所自始於釋迦大殿後壁嵌小碣。金世宗大定三年所鐫。顏曰勅賜普照禪院。中紀王若耶耶施地初建。遼大康年王孝耶耶重建。天眷元年比邱去燮率檀那再建。堂東有井出甘泉。可供十方之衆。詳金石門。

又信安鎭爲宋將楊延釗舊砦。南近霸州界。路旁有石碣題曰霸州信安鎭六郎城。別鐫三官廟。重建香爐亭一座。明萬曆丙申立。今廟亭俱在。六郎城遺址週約四五里。土基繚遶。隱然可覩。明人謝榛有詩。在拒馬河之西。其詩詳文徵詩賦門。

舊志信安鎭有雁月樓。今故址已廢。事未詳。

舊志信安鎭有文丞相館次。宋右相天祥北上。次信安館。人供帳甚盛。天祥達旦不寐。題旅俍詞於壁。今

無其故蹟。詞見金石詩賦門。

舊志劉越石壇在拒馬河之陰。晉太尉劉琨欲圖燕薊。築壇與段匹磾歃血同盟。翼戴王室。信安遺址尚存。按晉書幽州刺史段匹磾數遣信要劉琨同獎王室。琨由是率衆赴之。從飛狐入薊。共討石勒。匹磾推琨爲大都督。揷血載書。檄諸方守俱集襄國。進屯固安以俟衆軍。固安晉時有永清地。意亦近之。但遺址今不可考。

東南鄉南門村有武毅漢軍臺。近后奕村。相傳宋將楊業所築。土人亦稱六郎臺。

武毅番軍臺。近南村。趙宋所築。

寺觀。南門外觀音堂。有碑詳前。南關白衣廟。有碑詳前。娘娘廟。內有玉皇廟。三官廟。關帝廟。朱家村關帝廟。小黃村娘娘廟。菩薩廟。關帝廟。有碑詳前。粉王莊關帝廟。菩薩廟。興龍寺。有碑詳前。東南小營三官廟。安仁福葉莊三官廟。北橫村三官廟。菩薩廟。鶴府君廟。三義廟。有碑詳前。魯村藥王廟。關帝廟。塔兒營禮當寺。有碑詳前。關帝廟。姚官營關帝廟。南西門關帝廟。三義廟。觀音閣。有碑詳前。東西北麻關帝廟。眞武廟。佃莊關帝廟。武家窑關帝廟。白雁口聖德寺。三官廟。有碑詳前。府君廟。關帝廟。眞武廟。觀音堂。陳佃莊三官廟。眞武廟。李奉先關帝廟。天齊廟。藥王廟。三官廟。九天廟。商人莊藥王廟。關帝廟。第四三義廟。三官廟。關帝廟。東義和三官廟。雲華寺。有碑詳前。關帝廟。藥王廟。娘娘廟。觀音堂。眞武廟。有鐵鼎碑詳前。董相莊西隆寺。關帝廟。李通莊娘娘廟。關帝廟。東辛溜三官

廟。關帝廟。北辛溜大寺。關帝廟。三官廟。南辛溜大寺。（有碑幢詳前）。地藏廟。玉皇廟。關帝廟。二郎廟。眞武廟。南小范家莊關帝廟。娘娘廟。士婁三教堂。天齊廟。關帝廟。觀音堂。團聚莊關帝廟。（有碑詳前）。南大王莊文昌廟。關帝廟。三義廟。（有碑詳前）。天仙廟。（有碑詳前）。三官廟。西務關帝廟。菩薩廟。石各莊關帝廟。（有碑詳前）。觀音廟。藥王廟。八蜡廟。白衣菴大寺。（有碑幢詳前）。信安關帝廟。娘娘廟。劉武廟。（有碑詳前）。大王閣。三官廟。藥王廟。萬佛寺。百子廟。劉守眞君廟。（有碑詳前）。甘露菴。玄帝廟。龍泉寺內有菩薩閣。（有碑詳前）。三元君廟。（有碑詳前）。關帝廟。菩薩廟。萬彙寺。（有銅鐘碑詳前）。王虎莊關帝廟。（有碑詳前）。娘娘廟。（有碑詳前）。三聖口眞武廟。菩薩廟。朱家莊藥王廟。東武家莊菩薩廟。五道口關帝廟。陽和舖菩薩廟。三官廟。火神廟。后奕玉皇閣。眞武廟。關帝廟。興隆寺。天仙廟。（有碑詳前）。靳各莊懸樑寺。關帝廟。白衣廟。龐各莊龍泉寺。關帝廟。玉皇閣。（有碑詳前）。韓各莊三官廟。觀音寺。關帝廟。鄧家務菩薩廟。窑窩關帝廟。四聖口菩薩廟。關帝廟。大劉家莊菩薩廟。前店三義廟。右奕營關帝廟。眞武廟。南八里莊關帝廟。三官廟。東西鎮三官廟。關帝廟。（有碑詳前）。菩薩廟。大寺。

西鄉古蹟

舊志史丞相天澤墓在縣西南二十里焦堡村。墓前神道碑。翰林學士王磐所撰。今王磐碑石已失。僅存史氏慶源碑。秉直神道碑。乾隆四十二年知縣周震榮掘地得進道神道碑。詳文徵徵實。

清類天文分野書。隋大業七年開渠通遼。於縣西五里置通澤縣。後罷。唐如意元年改武隆縣。景雲元年。

改會昌縣天寶元年。改永清縣。今城西五里有通澤村。卽廢縣也。

舊志信安鎭有周世宗駐蹕處。今遺址無存。

舊志縣治東城西叉口村。遼時所立殿前香爐石基已無。惟存有明萬厤閒邑人所立碑一通。內述舊碑所載之文云。寺建於遼天祐乾統九年。署曰遵北。遼乾統閒。實宋徽宗大觀時也。迨明永淸縣順天府。始改寺曰隆慶。今遼時初立之碑已不可考。日下舊聞曰。乾統者遼天祚之紀年也。按遼史本紀止有天祚皇帝二月壬辰朔改元乾統。無天祐年號。祐字疑祚字之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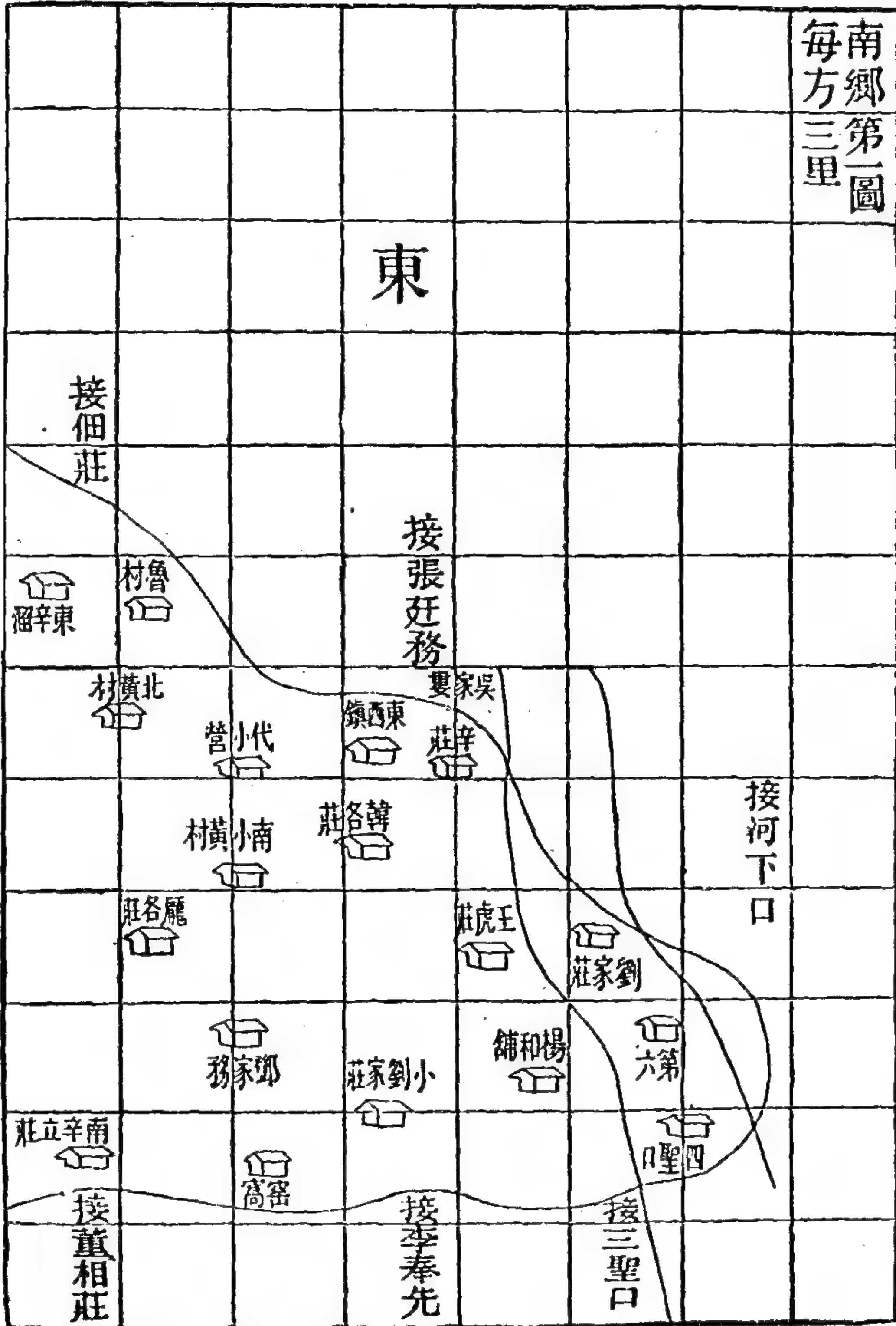
縣西高七村有隆興寺。明萬厤閒雲南道御史傅好禮碑記云。遼開泰三年建塔於此。明改爲叉口村寺曰隆興。今塔已無存。惟殿前有白石香爐一架。高廣尺許。形製古朴。篆文漶漫不可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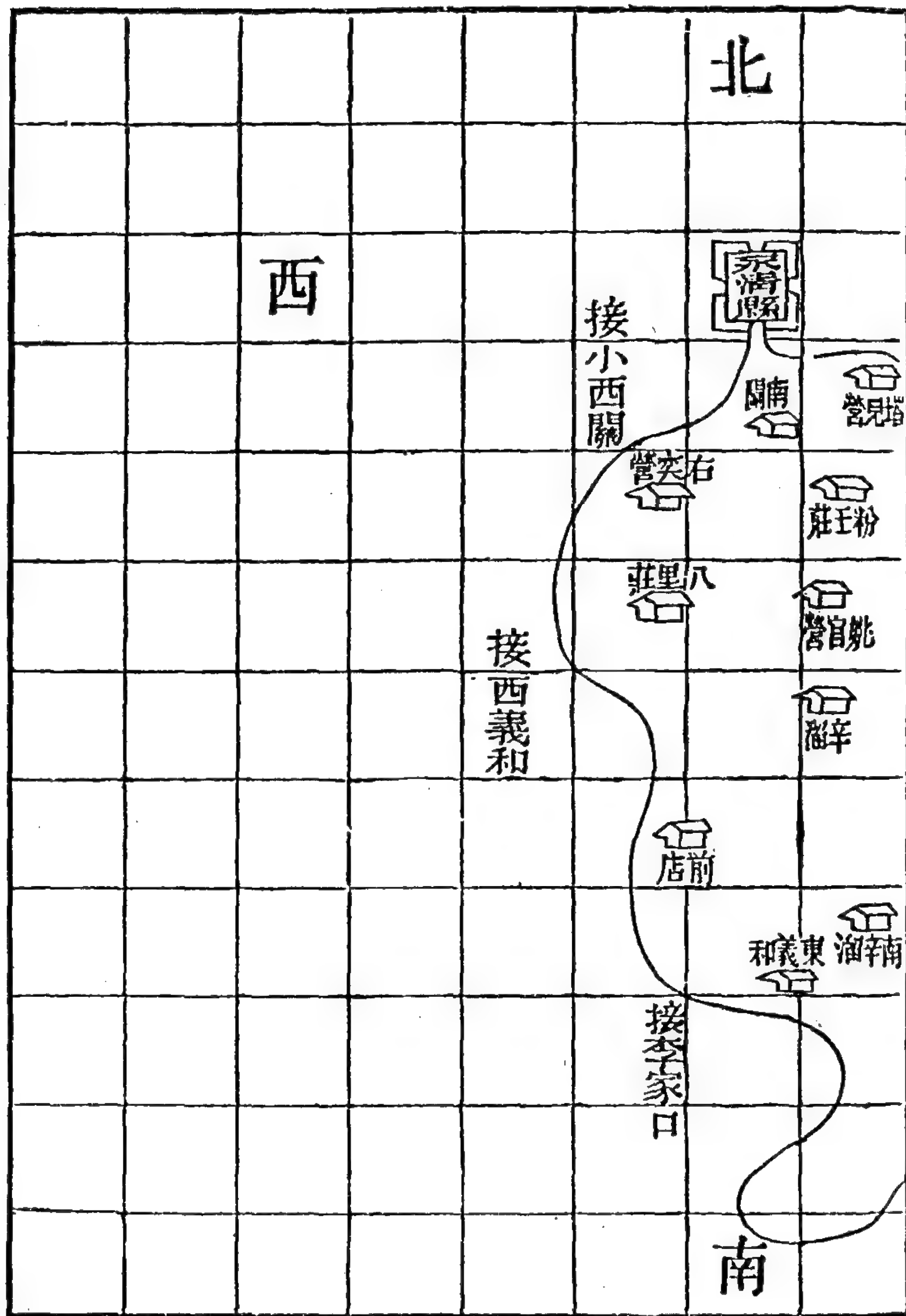
縣西南辛窖村龍泉寺。一名龍演寺。金碧剝落。西阡有白石塔一通。約高七八丈。矗起半空。其基四面雕鏤綺櫺交螭瑣紋。極爲工緻。上共十三層。簷角風鈴。猶有存者。年月磨滅。未識何代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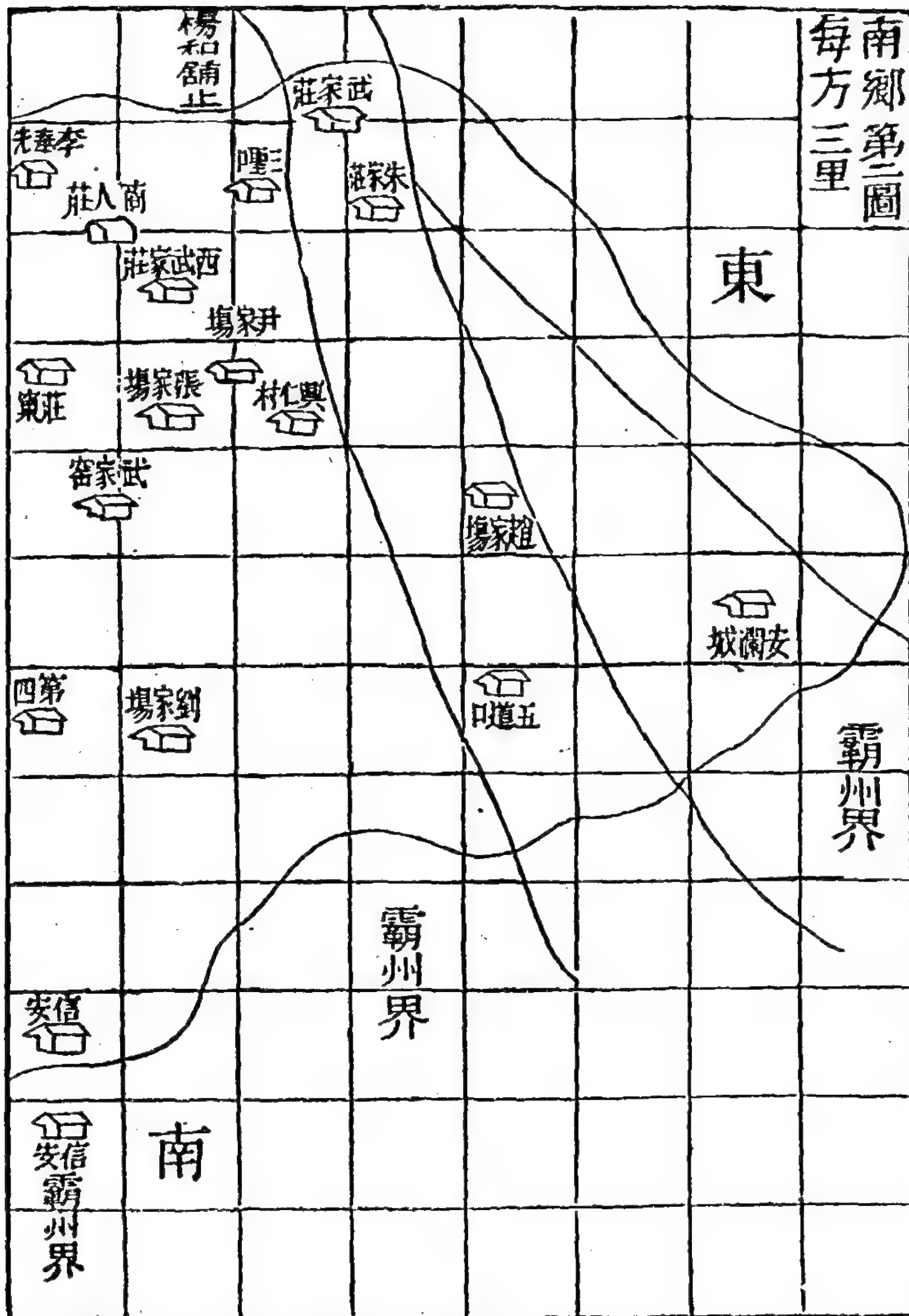
韓淮陰城在縣西八里。韓信平燕。築城於此。遺址未湮。人稱韓城。留角漢廟西風。舊志爲八景之一。又稱韓侯鄉。八景之說無稽。今並刪去。說見建置敘例。

舊志有通明閣在西堤延福宮。今廟閣俱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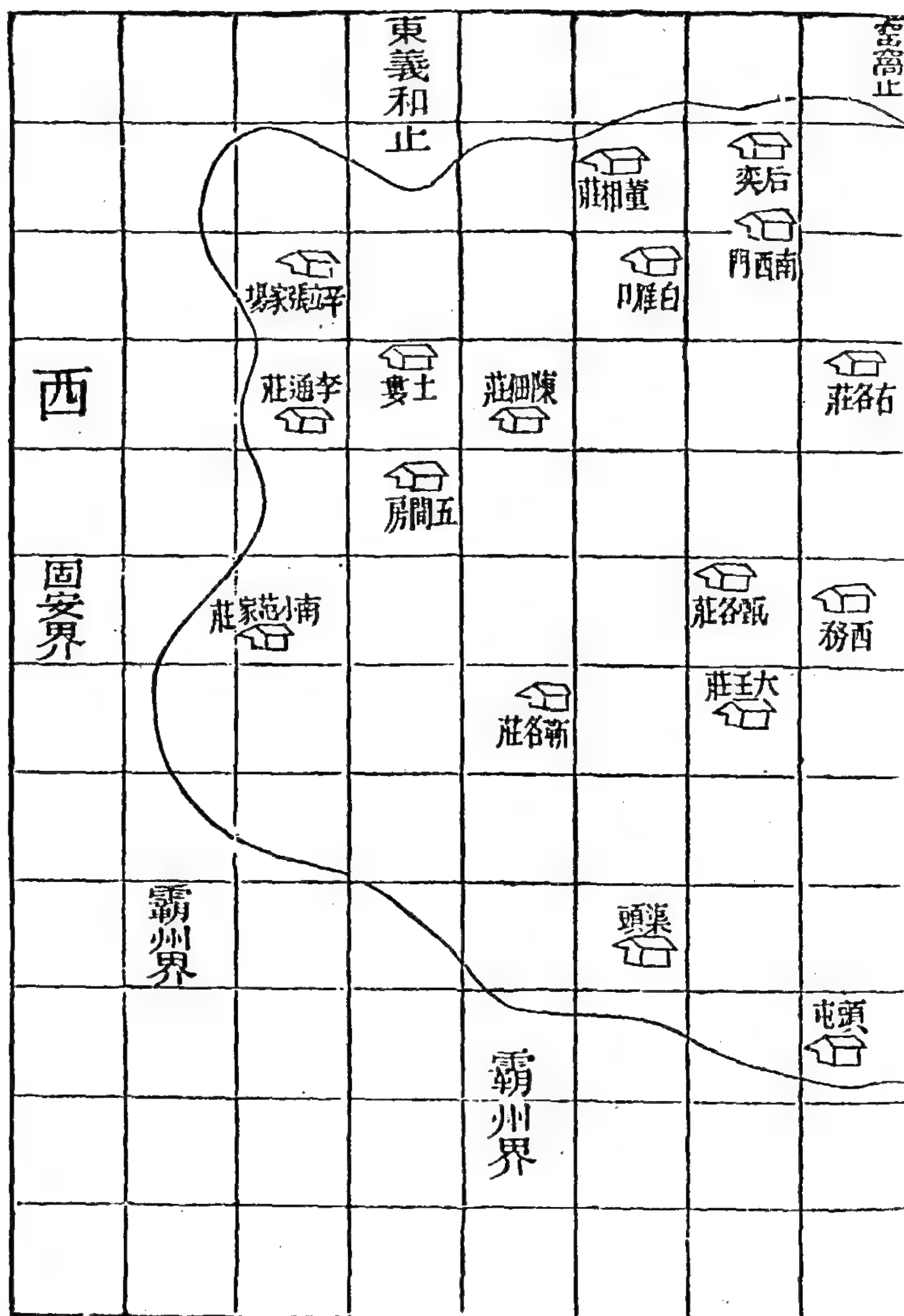
寺觀。小西關三義廟。西南小營關帝廟。菩薩廟。文公廟。李家口火神廟。藥王廟。菩薩廟。關帝廟。有碑詳前。于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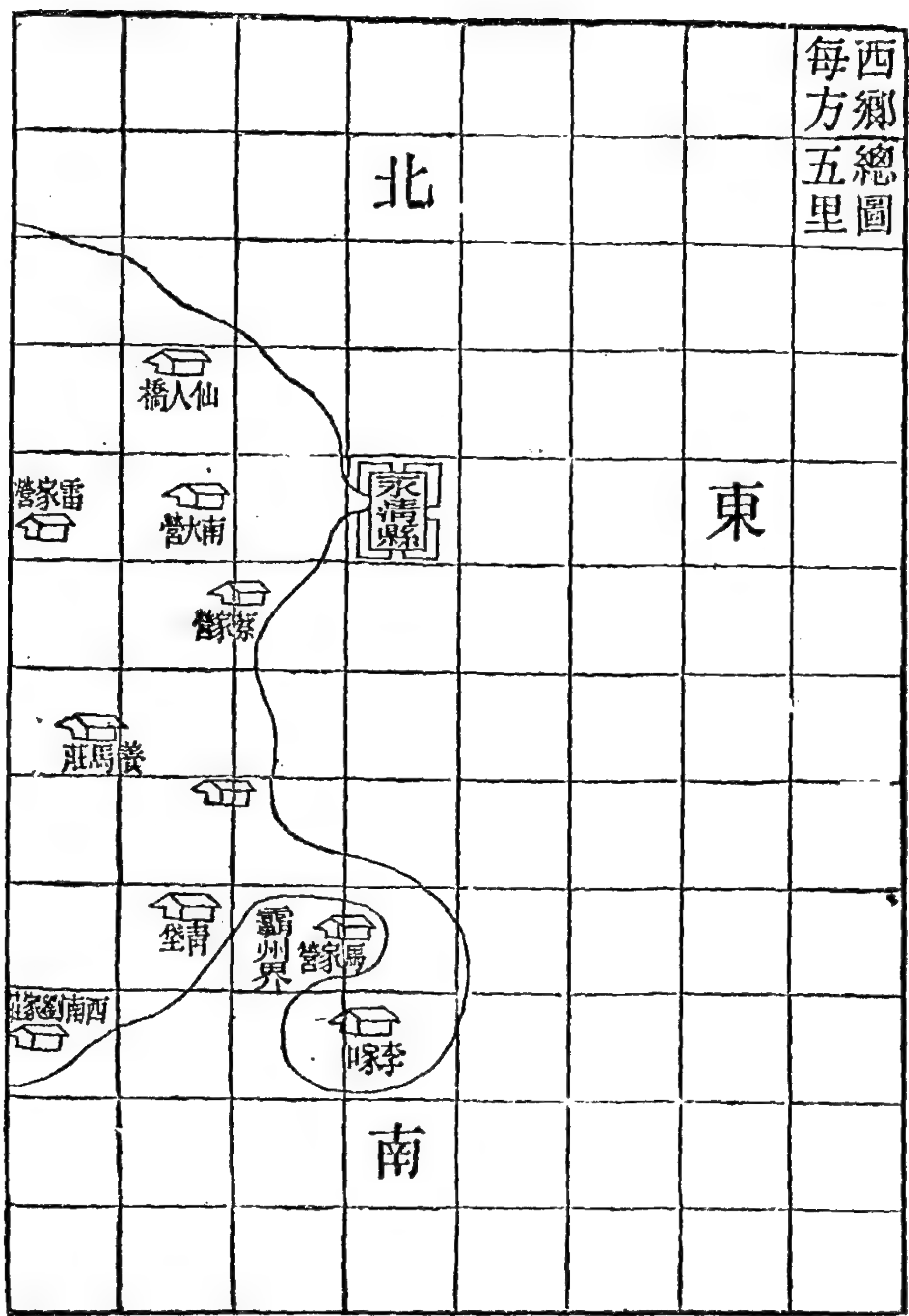

南鄉第一圖
每方三里
東
接佃莊
接張廷務
魯村
東辛留
北黃村
代小營
東西鎮
吳家婁
辛莊
韓各莊
南小黃村
接河下口
麗各莊
王虎莊
劉家莊
楊和舖
第六
鄧家務
小劉家莊
南辛立莊
窰窩
四聖口
接董相莊
接李奉先
接三聖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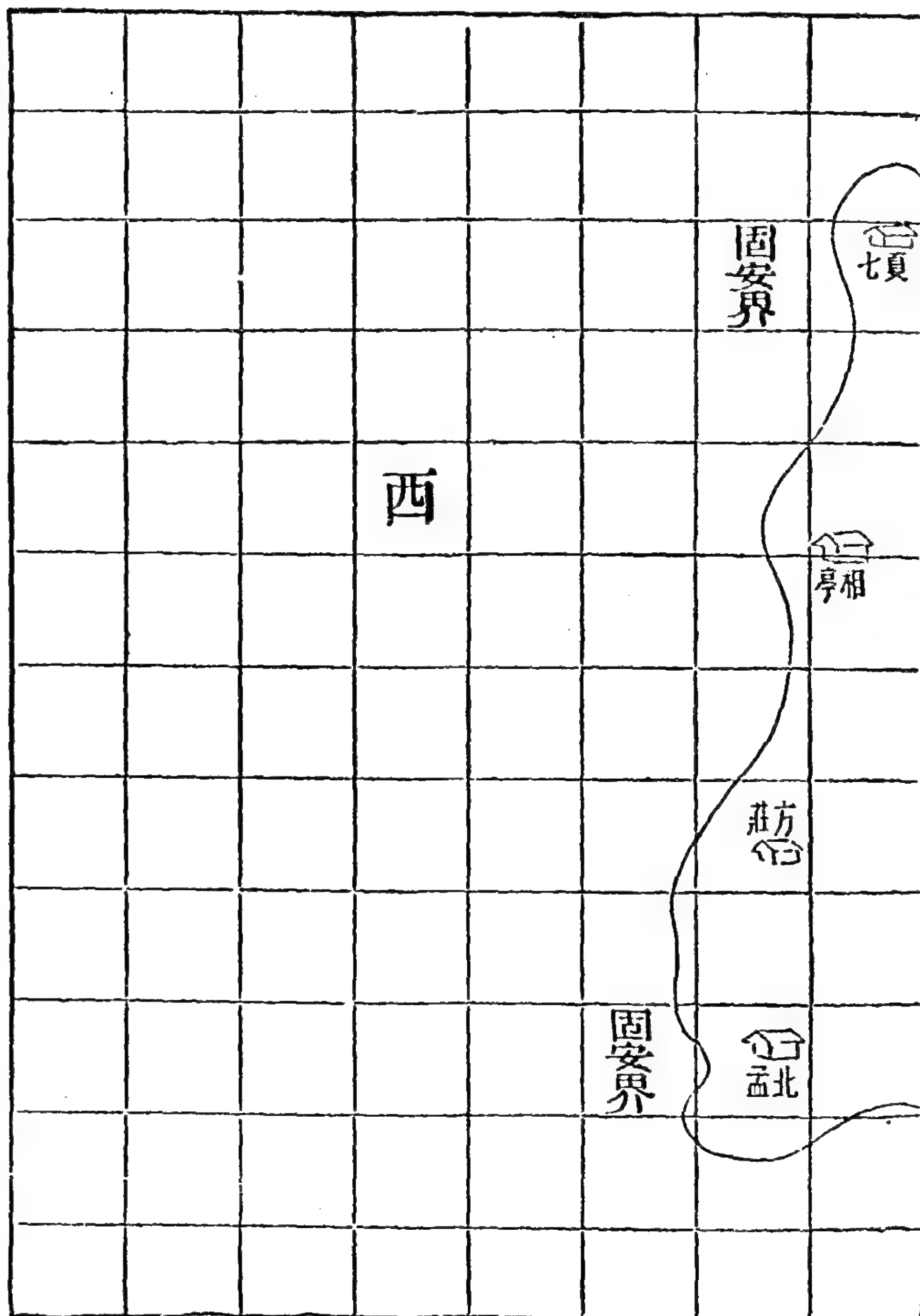

北
西
南
永清縣
接小西關
南關
塔兒營
右奕營
粉王莊
八里莊
姚官營
接西義和
辛淀
前店
南辛淀
東義和
接李家口



南鄉第二圖
每方三里
楊芬舖止
武家莊
李奉先
三里
朱家莊
商人莊
西武家莊
東
尹家場
東莊
張家場
興仁村
武家窰
趙家場
安閣城
第四
劉家場
五道口
霸州界
霸州界
信安
信安
南
霸州界


東義和止
窩止
后奕
董柳莊
南西門
白雁口
平張家場
李通莊
土婁
陳佃莊
石各莊
西
五間房
固安界
南小范家莊
甄各莊
西務
大王莊
靳各莊
霸州界
渠頭
頭屯
霸州界


西鄉總圖
每方五里
北
東
南
永清縣
仙人橋
雷家營
南大營
蔡家營
馬家營
霸州界
李家


西
固安界
七頁
亭相
莊方
固安界
孟北

屯關帝廟。菩薩廟。雷家營關帝廟。蘇家務關帝廟。崇禮村七佛寺。趙各莊興化寺。樊莊眞武廟。關帝廟。三官廟。三義廟。有碑詳前。南大營白衣廟。李譙務娘娘廟。菩薩廟。關帝廟。大強村梵王廟。有碑詳前。關帝廟。菩薩廟。龍王廟。大寺。小強村菩薩廟。天齊廟。關帝廟。方莊三義廟。大寺。汪家營龍王廟。關帝廟。柏亭關帝廟。大焦垡大寺。關帝廟。北大王莊太陽廟。有碑詳前。關帝廟。有碑詳前。陳家營藥王廟。景家營關帝廟。張家營關帝廟。李家營關帝廟。黃家營娘娘廟。南北义口龍慶寺。有碑詳前。興龍寺。有碑詳前。娘娘廟。有碑詳前。劉官營大寺。藥王廟。瓦古辛莊觀音寺。蔡家營大寺。龍鳳莊大寺。關帝廟。國太營朝陽寺。龍鳳廟。東養馬莊關帝廟。菩薩廟。大寺。西養馬莊奶奶廟。三官廟。關帝廟。時家營大寺。姜家屯關帝廟。白廟。眞武廟。關帝廟。南臺子關帝廟。北臺子藥王廟。韓城關帝廟。西義和眞武廟。娘娘廟。有碑詳前。藥王廟。有碑詳前。關帝廟。有碑詳前。大寺。觀音寺。有碑詳前。三義廟。有碑詳前。石九垡關帝廟。寇家垡三義廟。大寺。老君堂。老君廟。小曹家營關帝廟。草廠關帝廟。辛告菩薩廟。楊官營關帝廟。白垡三官廟。大寺。關帝廟。龍虎莊萬壽寺。有碑詳前。普濟寺。有碑詳前。關帝廟。大寺。有碑詳前。大青垡關帝廟。大寺。有碑詳前。天仙廟。有碑詳前。梨行菩薩廟。大寺。有碑詳前。娘娘廟。眞武廟。有碑詳前。北孟天地廟。大寺。文昌廟。西小劉家莊三官廟。楊家務大寺。菩薩廟。喬家營關帝廟。觀音廟。仙人橋關帝廟。徐官營菩薩廟。三官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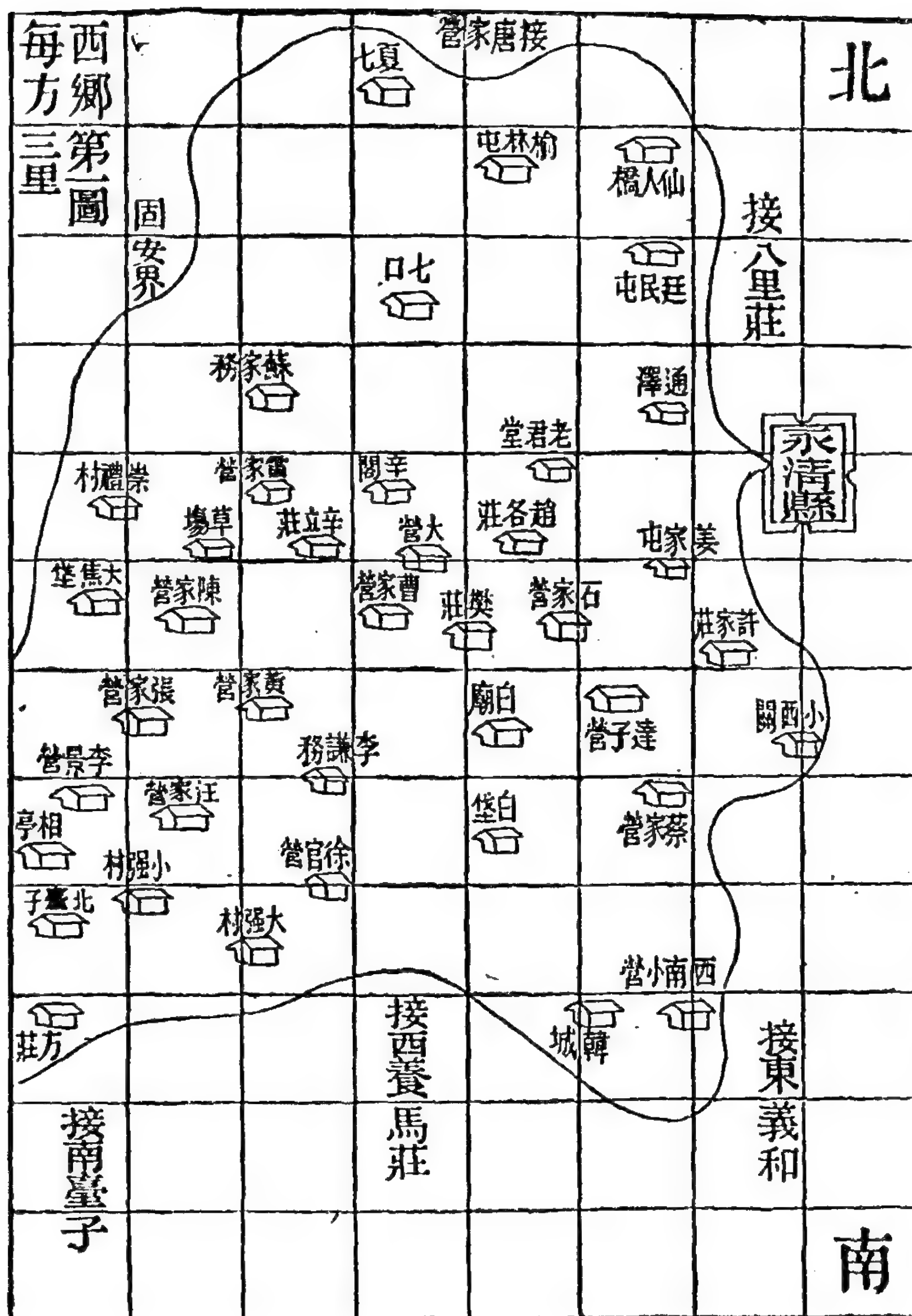
北鄉寺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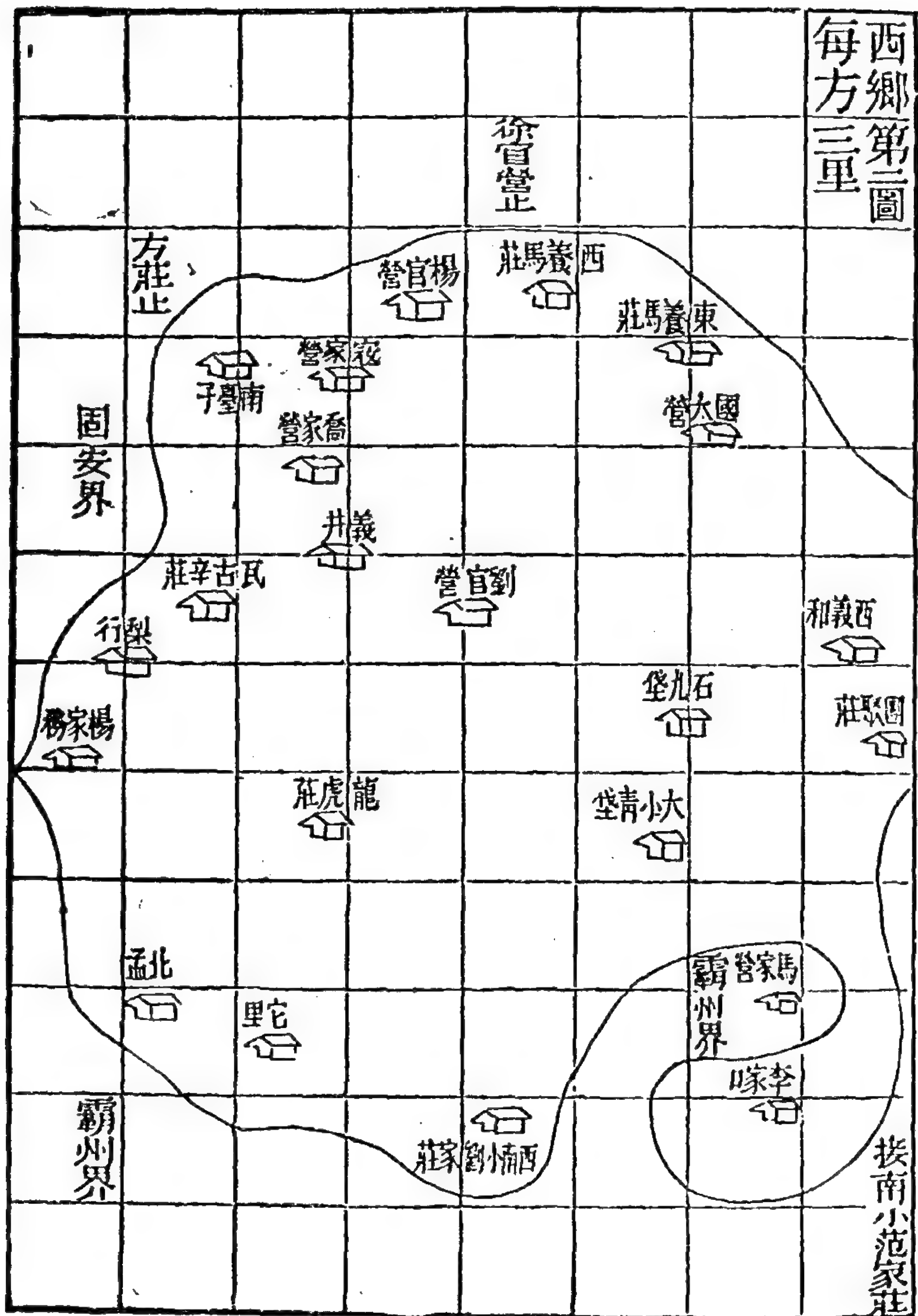
北鄉。大良村娘娘廟。關帝廟。小良村清涼寺。郭家務大寺。關帝廟。張北于今龍泉寺。招慶寺。毘羅寺。支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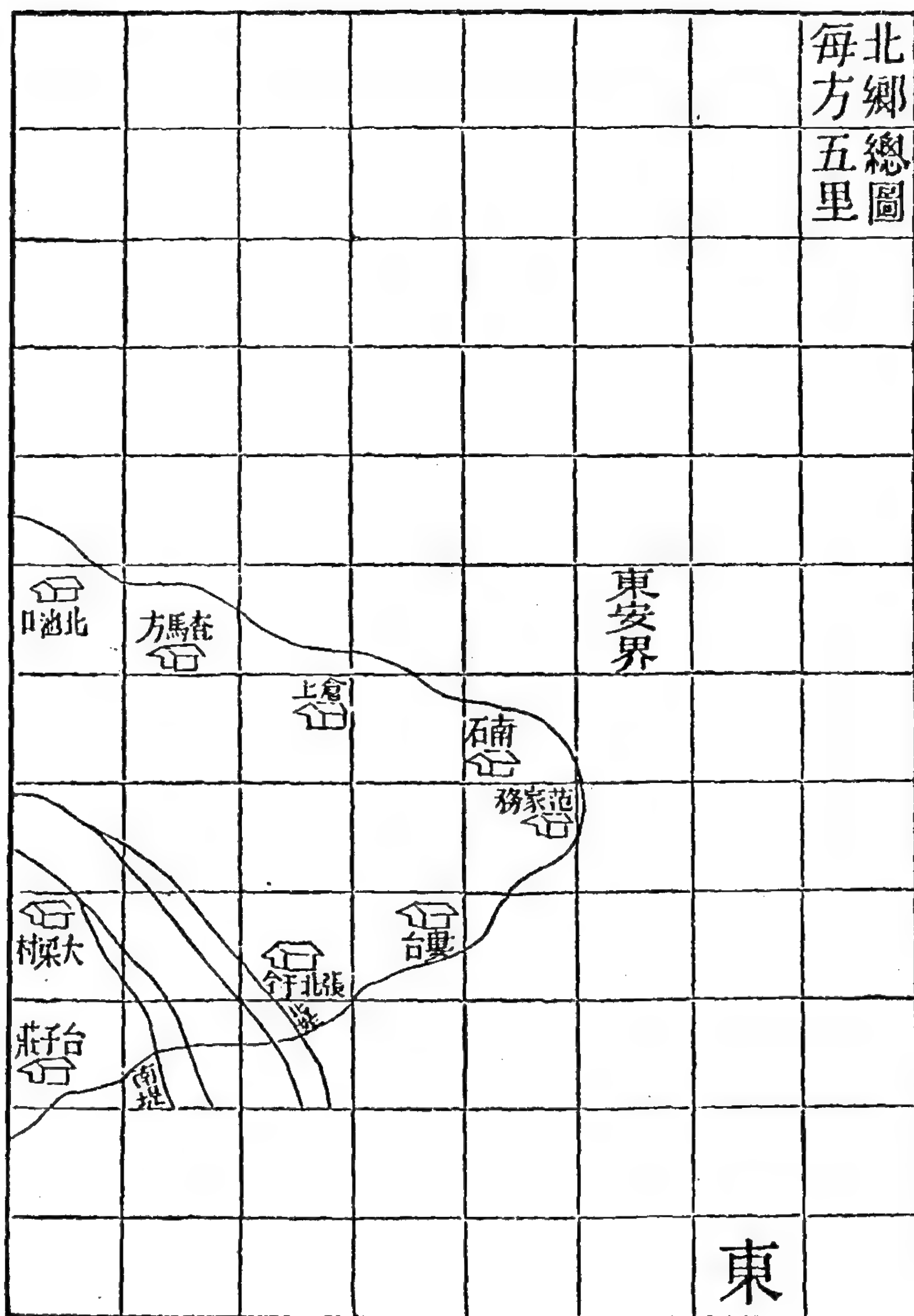
莊關帝廟。大寺。南石永安寺。三官廟。姜志營關帝廟。姚馬房關帝廟。趙家莊關帝廟。大小盧家莊菩薩廟。何麻子營大寺。倉上大寺。泥塘關帝廟。張家莊菩薩廟。韓台藥王廟。仁和鋪三官廟。查馬房關帝廟。王居興隆寺。邱家莊大佛庵。翟吳家莊菩薩廟。南北曹家務大寺。菩薩廟。胡其營娘娘廟。北戈奕關帝廟。南戈奕關帝廟。北小營關帝廟。曹內官營關帝廟。張家務關帝廟。龍王廟。賈八里莊菩薩廟。關帝廟。邵家營關帝廟。西營娘娘廟。陶八里莊三官廟。褚仲和朝陽寺。九天廟。西桑園關帝廟。台子莊關帝廟。沈仲和藥王廟。曹家莊關帝廟。焦家莊關帝廟。馮各莊菩薩廟。苑家務菩薩廟。北池口關帝廟。談其營菩薩廟。潘家莊關帝廟。韓村白衣庵。碧霞元君廟。有碑詳前。雙連寺關帝廟。有碑詳前。娘娘廟。有碑詳前。內興寺。有碑幢詳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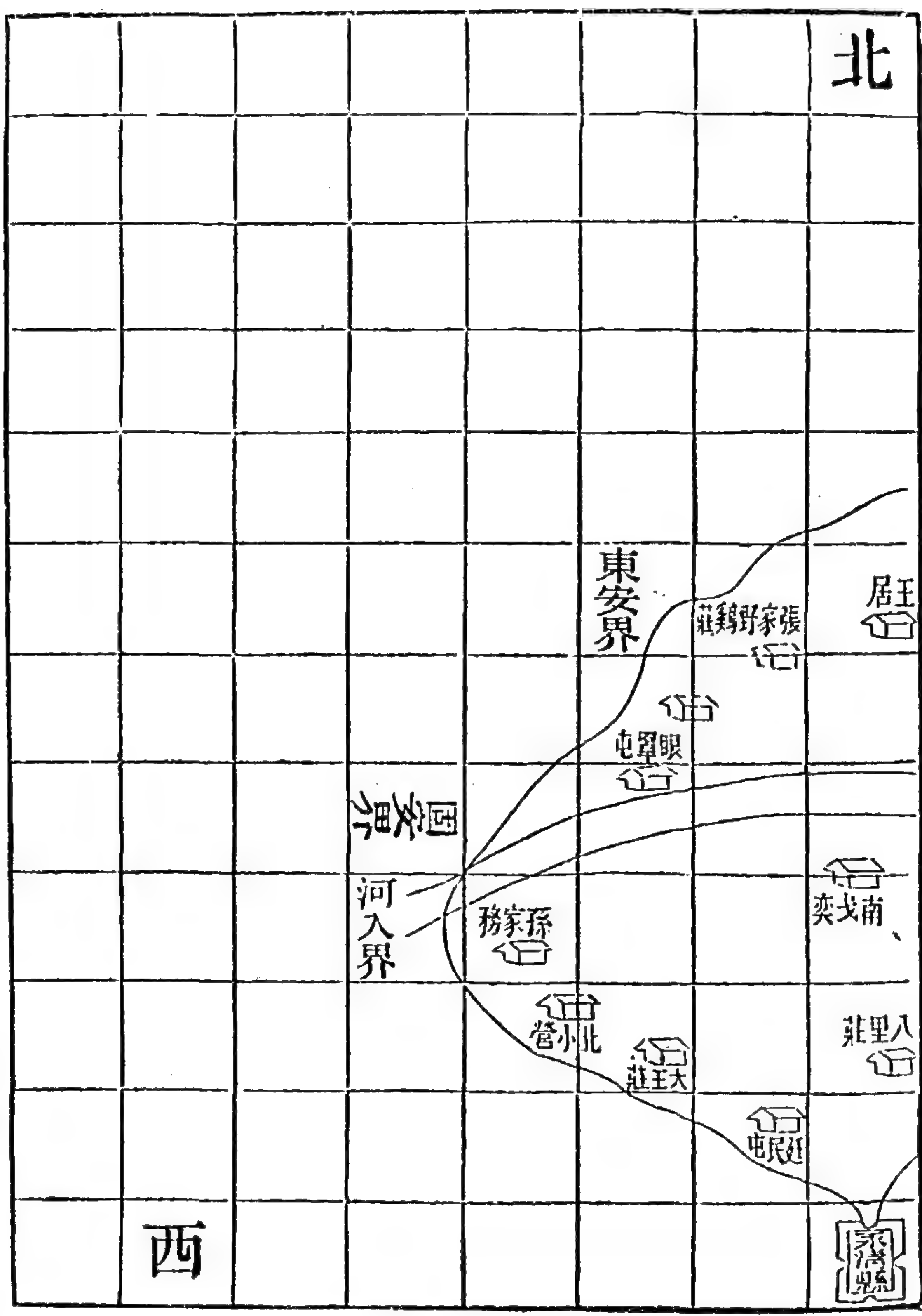
建置圖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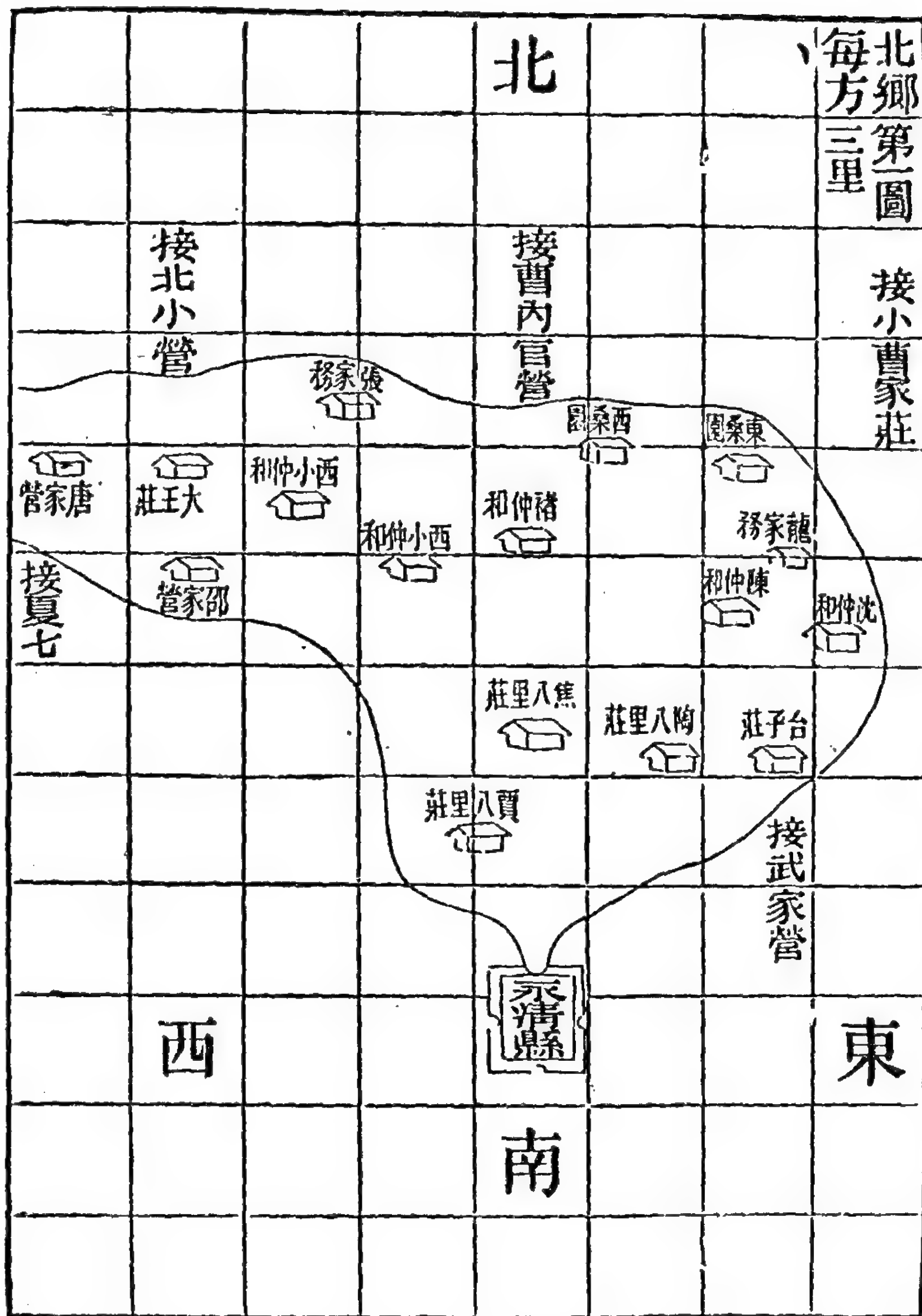
周官象魏之法。不可考矣。後世三輔黃圖及洛陽宮殿之圖。則都邑宮室之所由倣也。建章宮千門萬戶。張華遂能歷舉其名。鄭樵以爲觀圖之效。而非讀書之效。是則建制之圖。所係豈不重歟。朱子嘗著儀禮釋宮以爲不得其制。則儀節度數無所附著。蓋古今宮室異宜。學者求於文辭。而不得其解。則圖闕而書亦從而廢置矣。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城邑衙廨。壇壝祠廟。典章制度。社稷民人所由重也。不爲愼著其圖。則後人觀志亦不知所向往矣。遷固以還。史無建置之圖。是則元成而後。明堂太廟所以紛紛多異說也。


西鄉第一圖
每方三里
北
接唐家營
夏七
榆林屯
仙人橋
接八里莊
固安界
七口
廷民屯
蘇家務
通澤
老君堂
永清縣
崇禮村
雷家營
辛閣
草場
辛立莊
大營
趙各莊
美家屯
大焦垡
陳家營
曹家營
樊莊
石家營
許家莊
張家營
黃家營
白廟
達子營
小西關
李景營
李謙務
汪家營
白垡
蔡家營
相亭
徐官營
小強村
北臺子
大強村
西南小營
方莊
韓城
接西養馬莊
接東義和
接南臺子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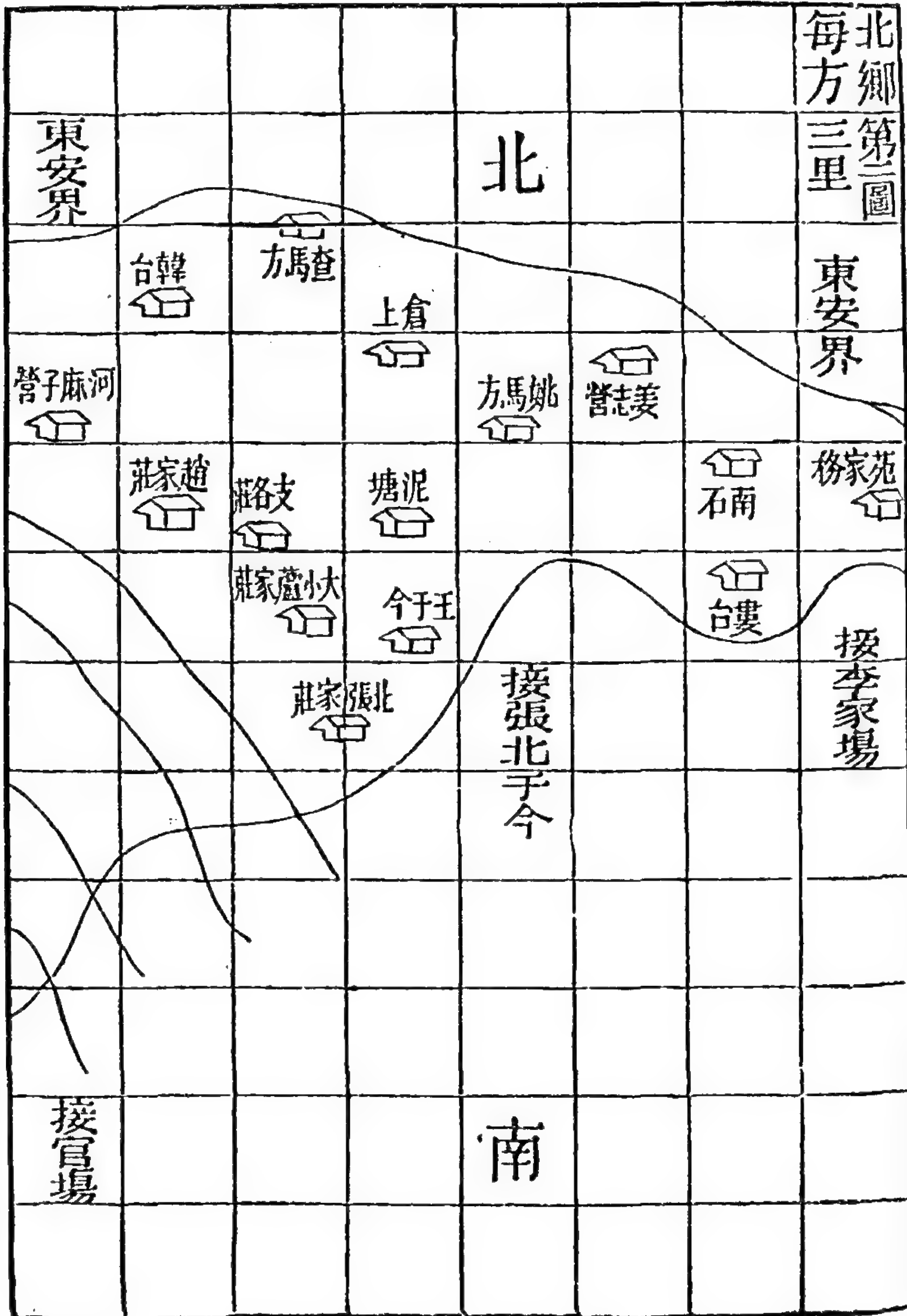

西鄉第三圖
每方三里
管營止
方莊止
楊官營
西養馬莊
東養馬莊
寇家營
南臺子
喬家營
國大營
固安界
義井
氏古辛莊
劉官營
西義和
梨行
石九堡
團駅莊
楊家務
龍虎莊
大小青堡
北孟
它里
馬家營
霸州界
李家嘡
霸州界
西小劉家莊
接南小范家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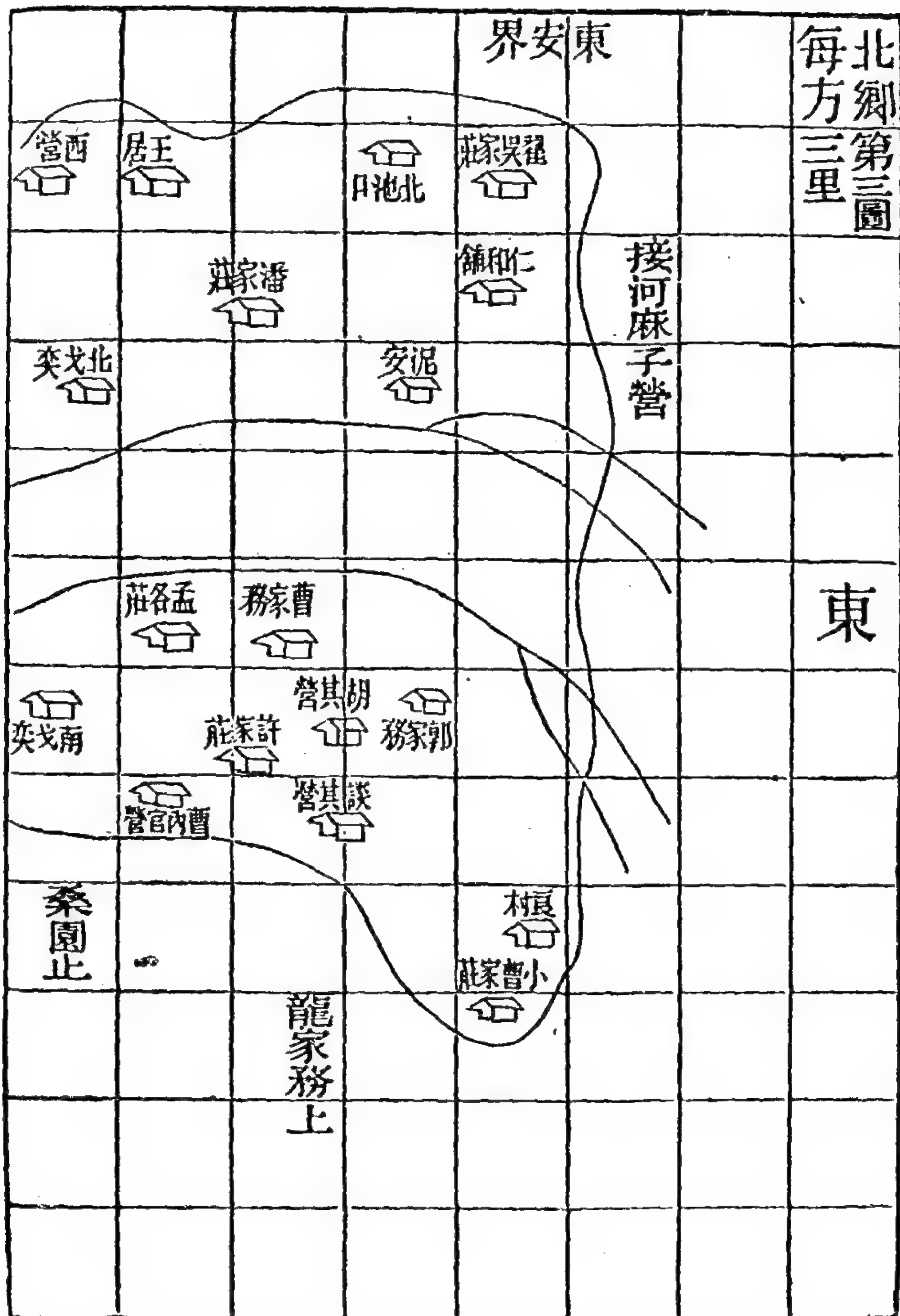

北鄉總圖
每方五里
東安界
范家務
大梁村
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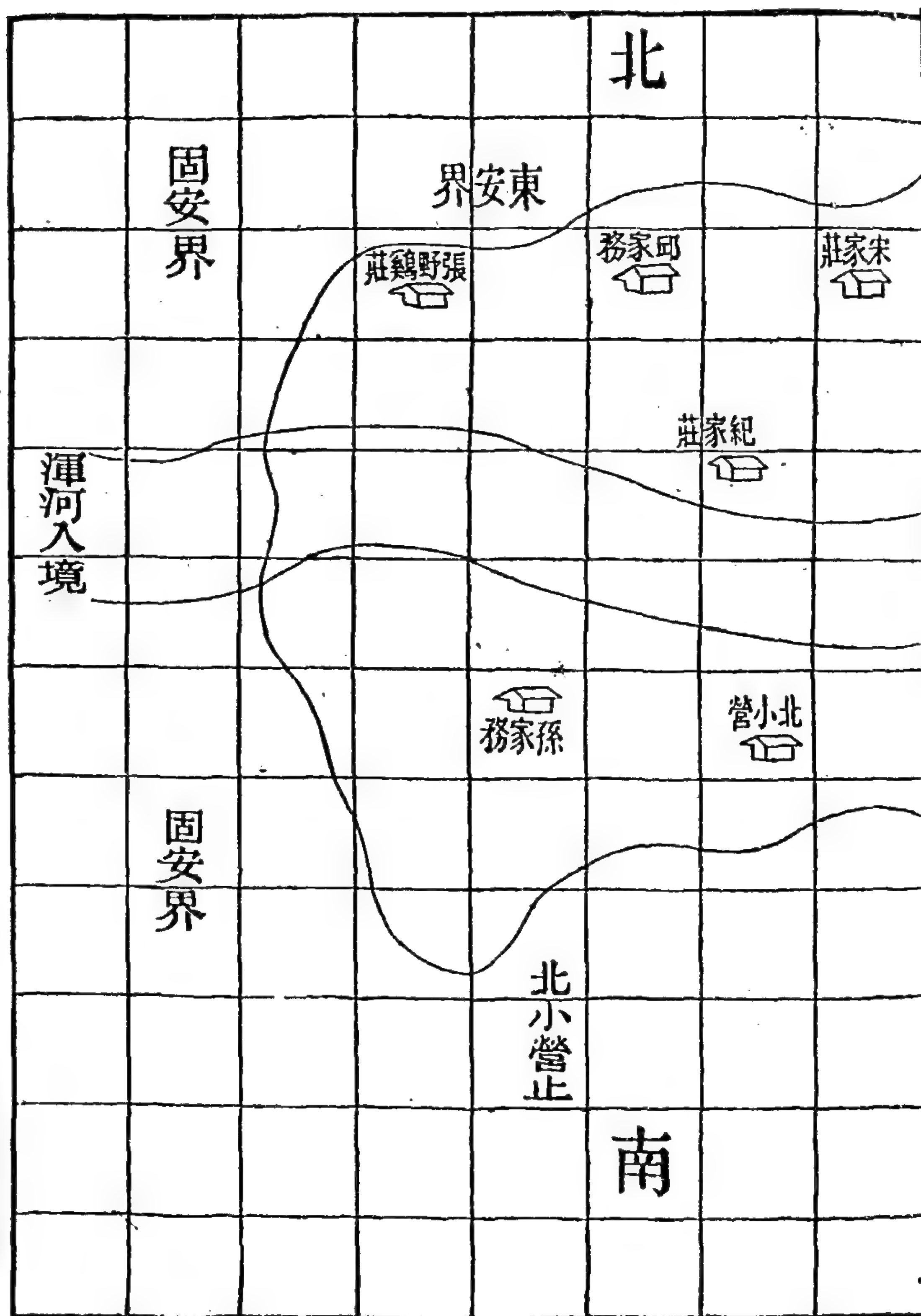

北
東安界
張家野雞莊
王居
眼單屯
固安界
河入界
孫家務
南戈奕
北小營
大王莊
八里莊
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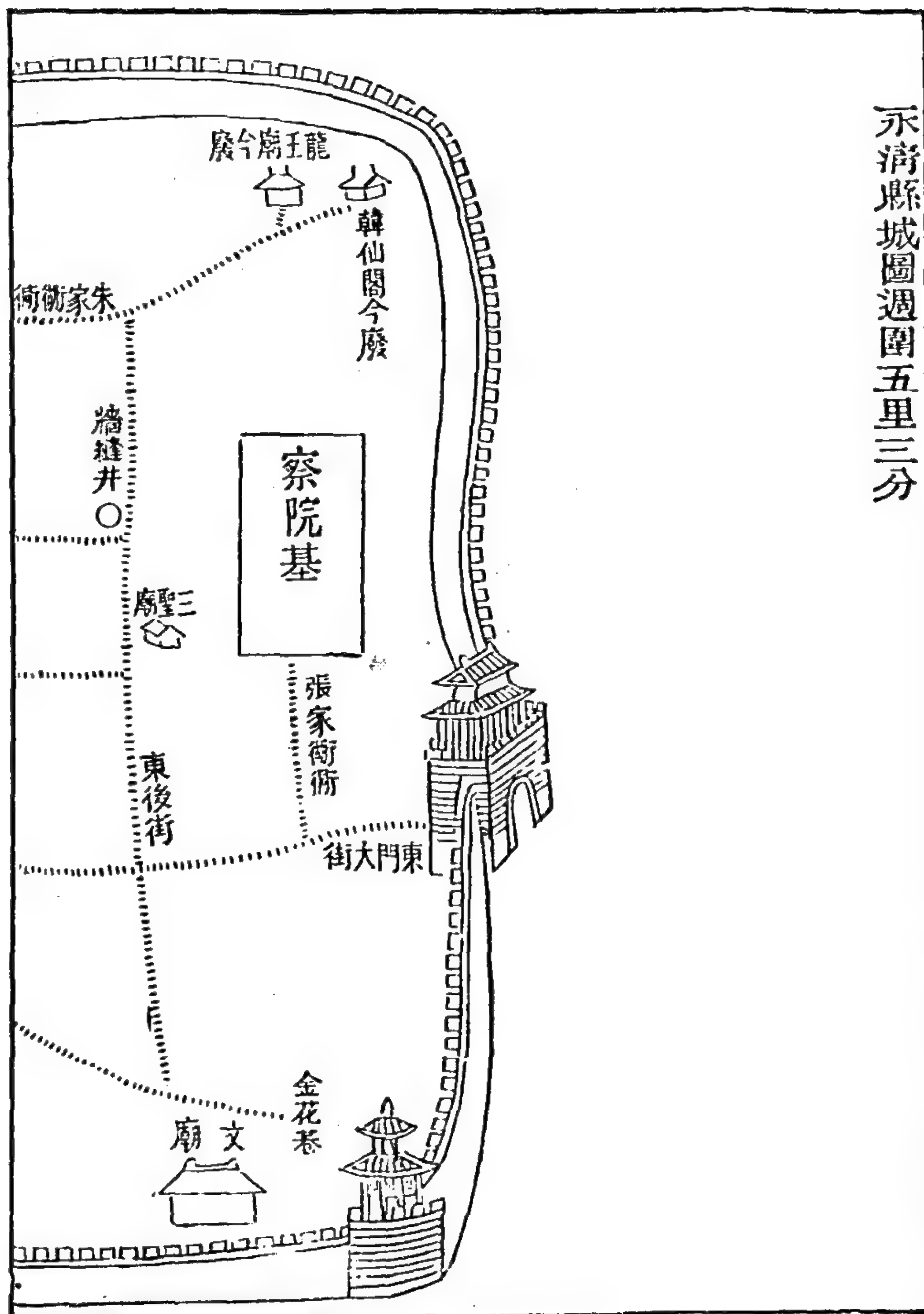
北鄉第一圖
每方三里
北
接北小營
接曹內官營
接小曹家莊
張家務
西桑園
東桑園
唐家營
大王莊
西小仲和
褚仲和
西小仲和
龍家務
接夏七
邵家營
陳仲和
沈仲和
焦八里莊
陶八里莊
台子莊
賈八里莊
接武家營
永清縣
西
東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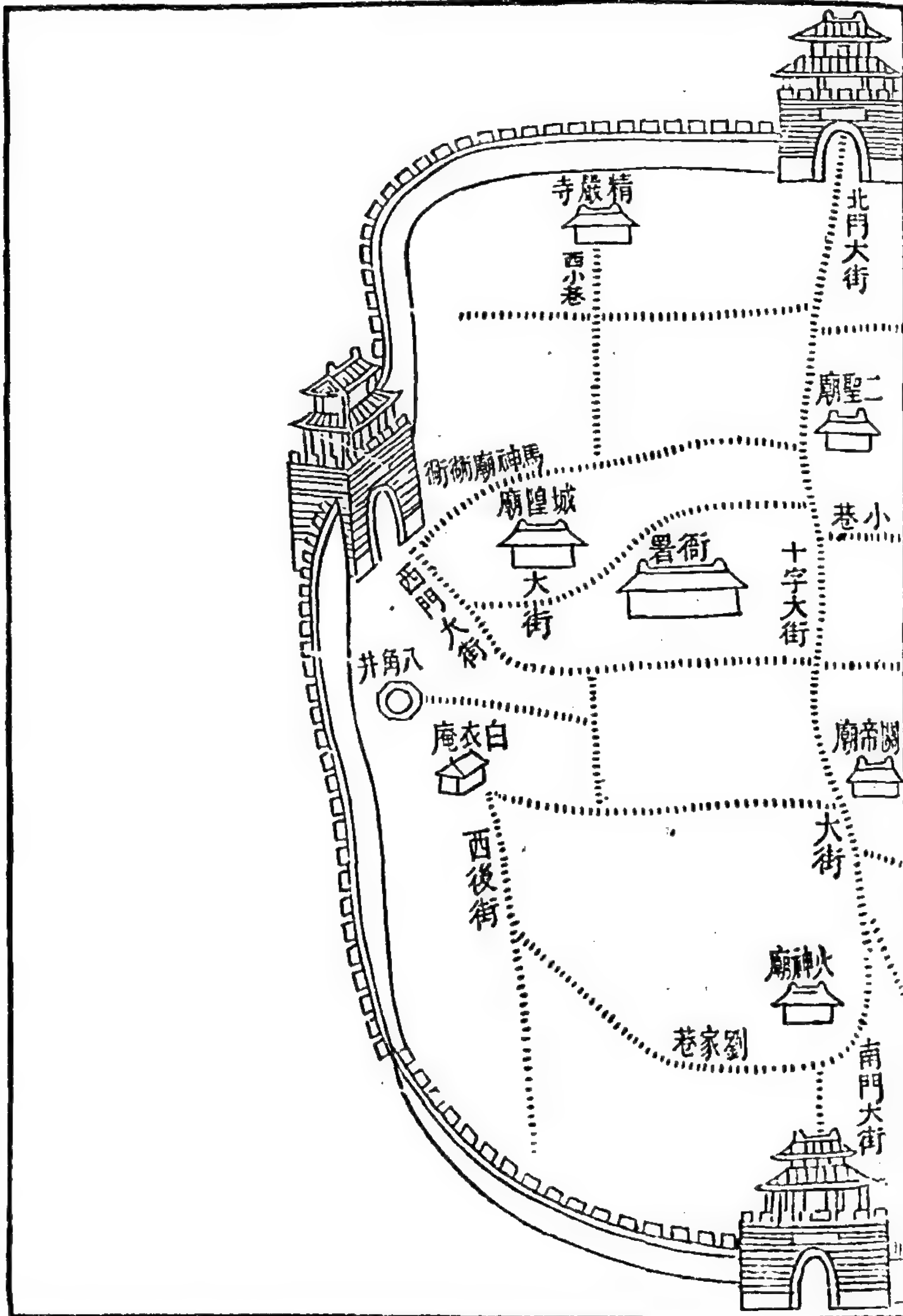

北鄉第二圖
每方三里
北
東安界
東安界
韓台
查馬方
倉上
河麻子營
姚馬方
姜志營
趙家莊
支各莊
泥塘
南石
苑家務
大小蘆家莊
王于今
婁台
北張家莊
接張北于今
接李家場
接官場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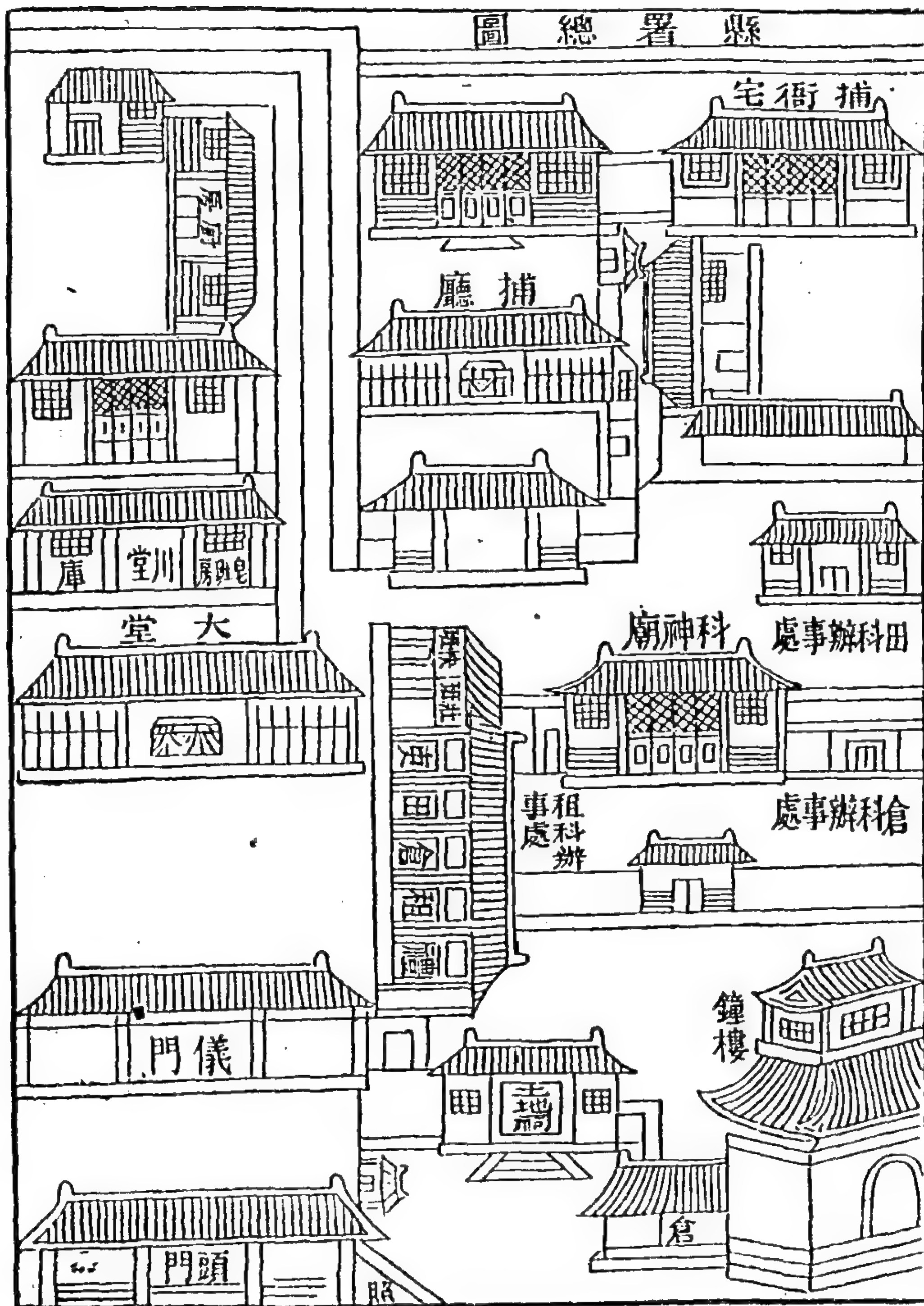

北鄉第三圖
每方三里
東安界
西營
王居
北池口
翟吳家莊
潘家莊
仁和舖
北戈奕
泥安
接河麻子營
孟各莊
曹家務
東
南戈奕
許家莊
胡其營
郭家務
談其營
曹內官營
桑園止
良村
小曹家莊
龍家務上


北
固安界
東安界
張野鷄莊
邱家務
宋家莊
紀家莊
渾河入境
孫家務
北小營
固安界
北小營止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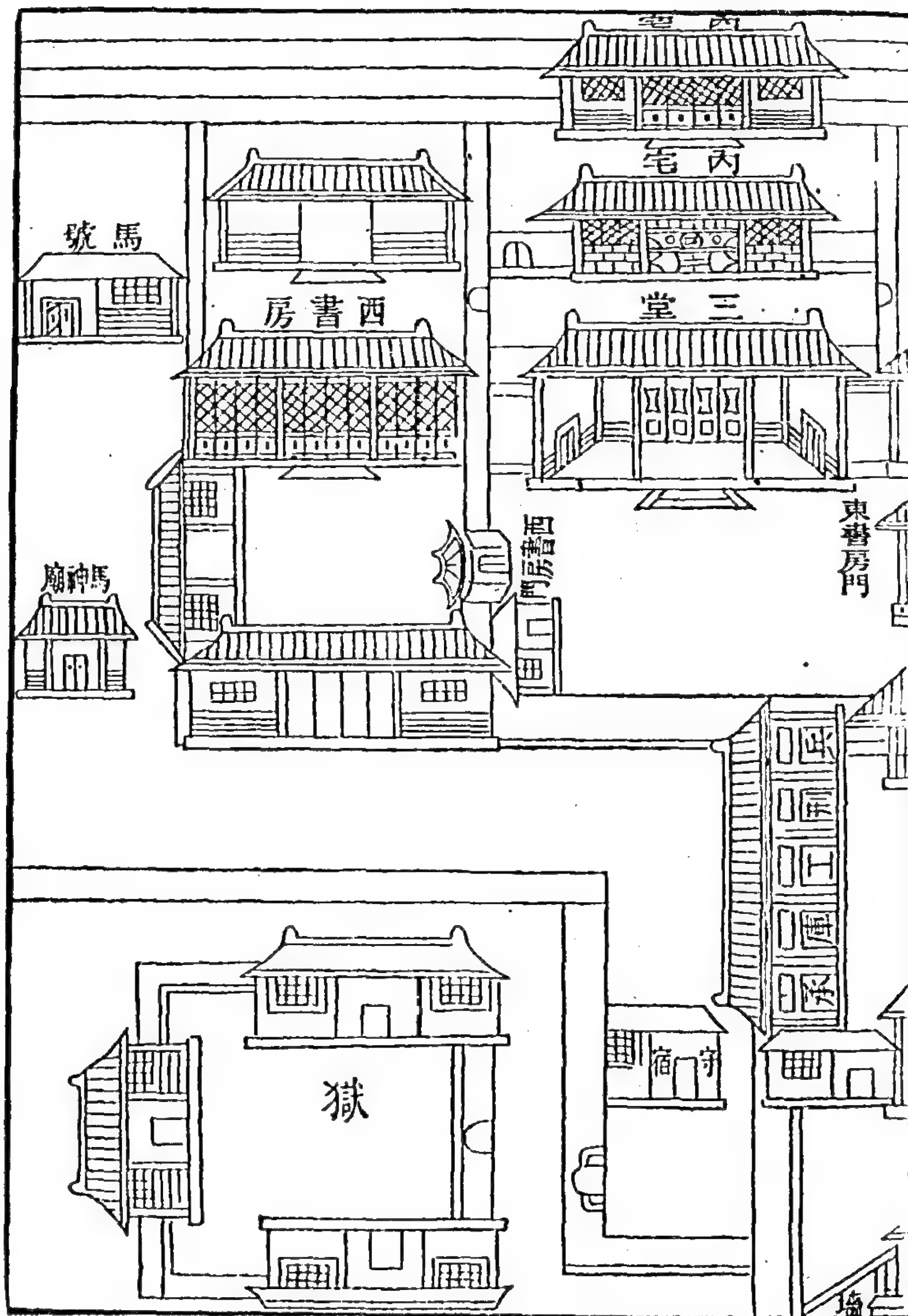
永濟縣城圖週圍五里三分




精嚴寺
西小巷
北門大街
二聖廟
馬神廟衚衕
城隍廟
小巷
衙署
十字大街
西門大街
大街
八角井
白衣庵
關帝廟
大街
西後街
火神廟
劉家巷
南門大街



縣署總圖


內宅
內宅
西書房
三堂
馬號
馬神廟
西書房門
東書房門
獄
守宿
墻

邵子曰天道見乎南而潛乎北是以人知其前而昧其後也夫萬物之情多背北而向南故繪圖者必南下而北上焉山川之向背地理之廣袤列之於圖猶可北下而南上然而已失向背之宜矣廟祠衙廨之建置若取北下而南上則簷額門扉不復有所安處矣華亭黃氏之雋執八卦之圖乾南居上坤北居下因謂凡圖俱宜南上者是不知河洛先後天圖至宋始著誤認為古物也且理數之本質從無形而立象體當適如其本位也山川宮室以及一切有形之物皆從有象而入圖必當作對面觀而始肖也且如繪人觀八卦圖其人南面而坐觀者當北面矣是八卦圖則必南下北上此則物情之極致也無形之理如日臨簷分寸不可逾也有形之物如鑒照影對面則互易也是圖繪必然之勢也彼好言尙古而不知情理之安則亦不可以論著述矣

建置所以志法度也制度所不在則不入於建置矣近代方志或入古蹟則古蹟本非建而置之也或入寺觀則寺觀不足為建置也舊志之圖不詳經制而繪八景之圖其目有曰南橋秋水三塔春虹韓城留角漢廟西風西山疊翠通鎮鳴鐘靈泉鼓韻雁口聲嘶命名庸陋構意勉強無所取材故志中一切削去不留題詠所以嚴史體也且如風月天所自有春秋時之必然而強叶景物附會支離何所不至即如一室之內曉霞夕照旭日淸風東西南北觸類可名亦復何取而今之好為題詠喜競時名日異月新逐狂罔覺亦可已矣

舊志舊城周三里。日久傾頹。明正德五年流賊突犯。城池圮毀。知縣郭名世始拓土城。袤五里七分。嘉靖四十二年。知縣馮鑑刱建。隆慶二年。署縣事霸州判官王建勸民輸助。議廢寺塔廟觀。刱修磚城。後被大水衝塌。萬厤三十五年。知縣李懋桂增修。三十七年。知縣王嘉績重修。三十九年。知縣王嘉績重修。自此種柳。四十二年。知縣楊夢熊復修。國朝順治十四年。知縣丁棟增補。康熙十五年。夏雨傾圮數處。知縣萬一鼒葺築堅固。

濠池沿城週圍三千六百步。

乾隆十三年。天津道王師以事議罰捐修永淸城池。知縣張士英承修。

舊志縣署大門三開。儀門三開。東有土神祠。西有迎賓館。大堂三開。兩廊有六房吏書公廨基址。西有積貯庫。東有齋宿房。二堂三開。宅門一坐。耳房二開。三堂五開。東書房三開。西炕房一開。上房五開。左右耳房二開。東西廚房七開。馬神廟二開。馬棚槽道全。俱明洪武中知縣盛本初刱建。嗣是修葺年月。俱無可考。乾隆三十四年五月。知縣劉棪重修縣衙。用銀一千兩。先於庫帑支給。仍於養廉內按五年扣還。大門三開。儀門三開。東科房五開。西科房五開。大堂三開。二堂三開。宅門一開。門房二開。三堂五開。東書房三開。東廂房二開。南書房四開。西書房四開。西廂房三開。四堂住房五開。耳房二開。五堂住房五開。耳房二開。廚房三開。於乾隆三十五年五月訖工。

典史衙署。於乾隆三十五年五月布政司庫發銀一百五十兩。於養廉內八年扣還。是年七月內興工。

監獄年久未修。地多潮濕。乾隆十六年。知縣張士英修葺監內瓦房三開。屋內掘土二尺。添設地板。周圍護牆。添設柵欄。對面留窗透風。柵欄窗櫺俱用鐵片包裹。增輯女監士房一開。養病房二開。犯人有病。不致傳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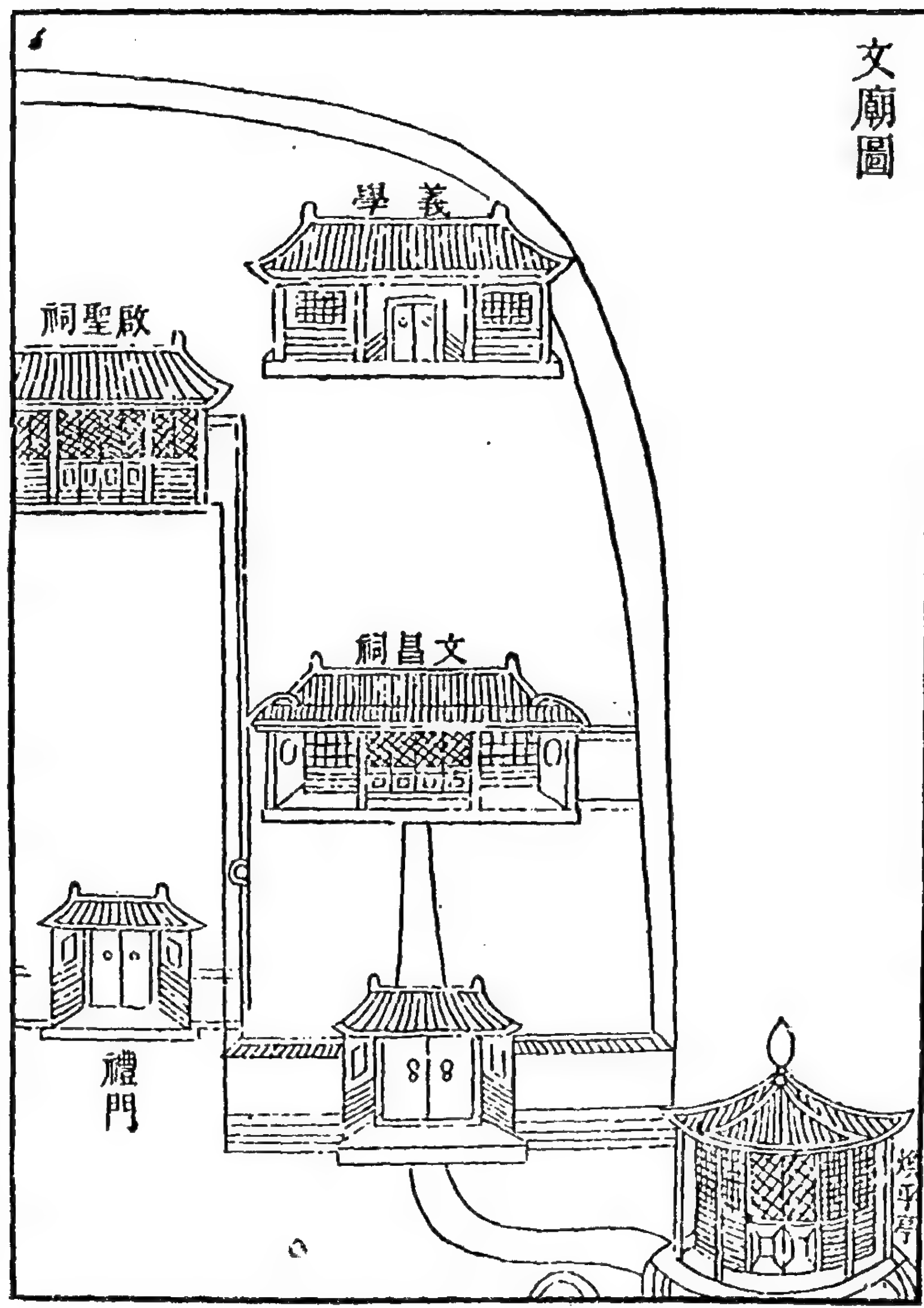
舊志儒學在縣治西南。元壽昌元年。啜里軍都押司蕭薩入建。明洪武六年。知縣盛本初。永樂六年。知縣王居敬重修。成化四年。知縣許健遷於南門大街東。萬厤三十二年。知縣郝修平。三十九年。知縣王嘉績。四十一年。知縣楊夢熊。崇正五年。知縣李鑑。本朝順治十四年。知縣丁棟。康熙九年。知縣連應鄭。十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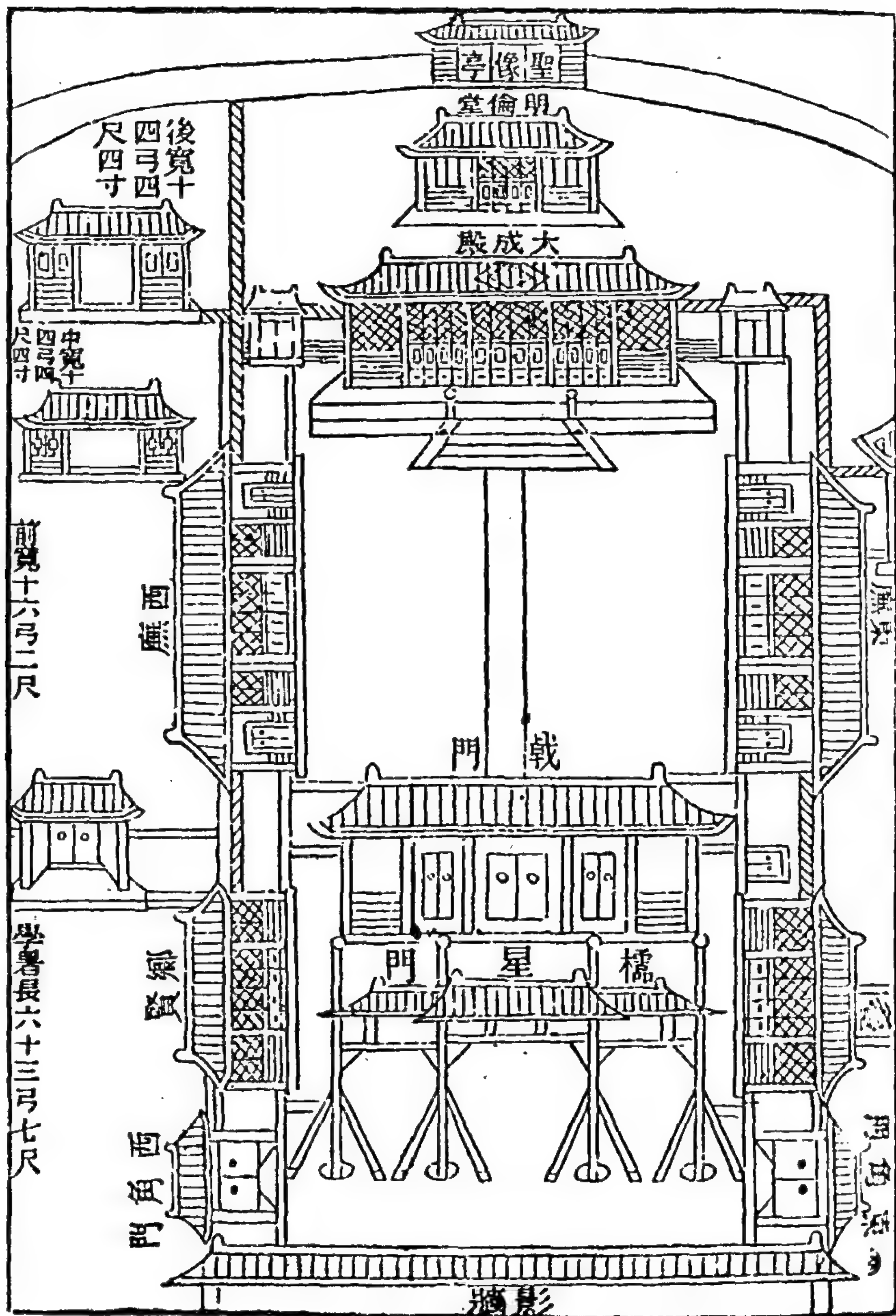
知縣萬一瓛相繼修葺。櫺星門三座。依前沿爲泮池。戟門三閒。左有名宦祠。右有鄉賢祠。大成至聖先師殿三閒。東西兩廡。啓聖殿三閒。明倫堂三閒。左進德齋。右修業齋。聖像亭一楹。內奉唐吳道子所勒之像。於明倫堂後。啓聖祠三閒。尊經閣祭器庫宰牲所舊有煥乎亭。年久傾圮。乾隆四十二年知縣周震榮重修。

學田一頃。順治九年冰窖村王化淳漏糧地沒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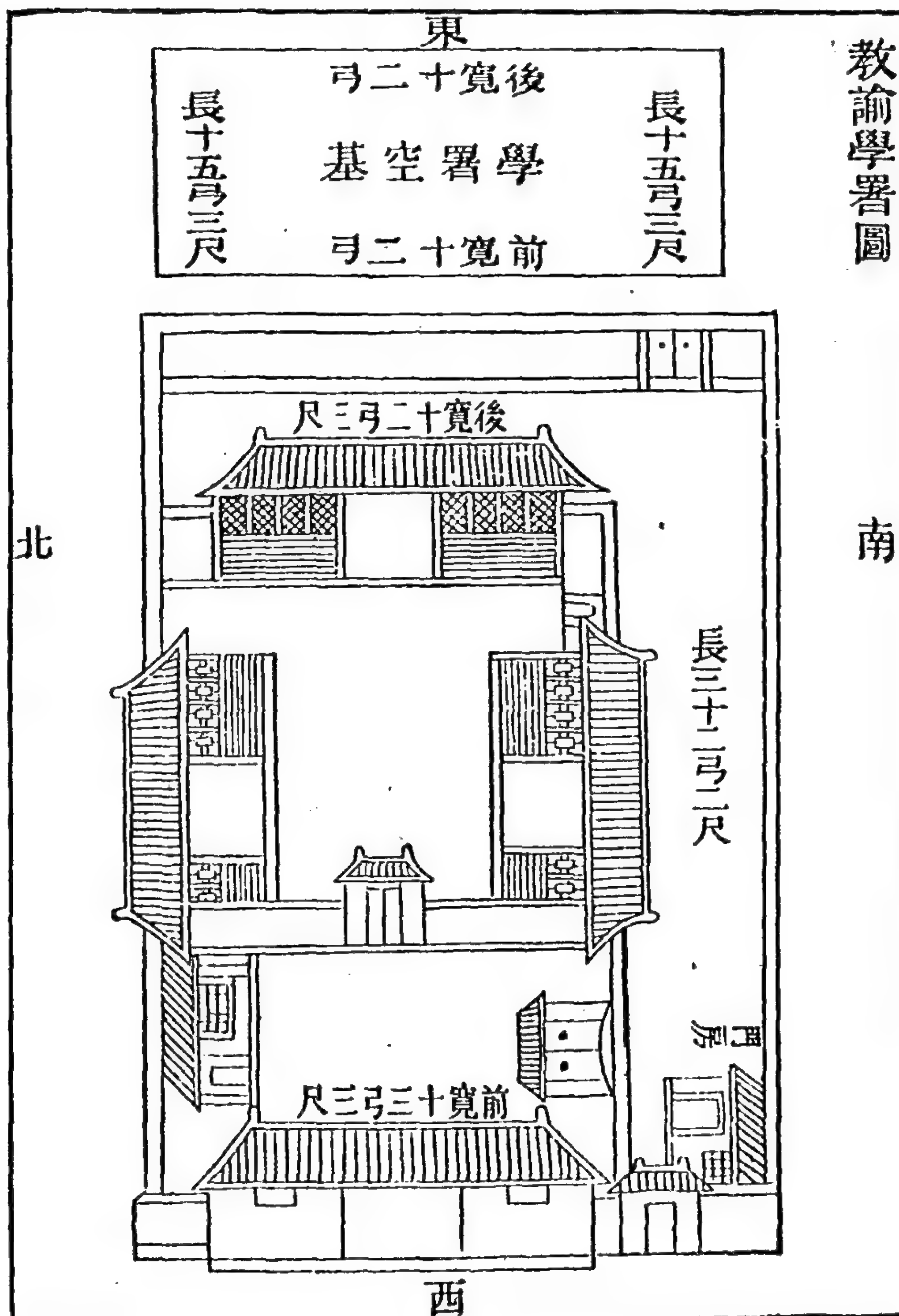
教諭學署在南街關帝廟前。雍正九年署教諭丁酉科舉人王錫蕃。率諸紳士捐資以助。購屋一區。以爲學舍。事詳文徵徵實。乾隆三年。生員司有棟捐買徐文度空地基。爲儒學官署後路。

康熙三十七年。知縣祖良屏建韓村義學。刻石立碑。其文曰。韓村舊巷原有房一處。地二十畝。向爲義學而設。湮沒久之。今爲清出。鄉耆同衆又買地二十五畝。共地四十五畝。足爲生徒肄業之所。乾隆三十七年。韓村劉運昌捐職從九品。捐本村義學田二十一畝。房舍一區。村東南北地一段十畝。又一段四畝三分。村南南北地一段六畝。村北南北地一段七分。房宅坐落韓村后營東頭路北。其地二十一畝。劉中興名下大糧十五畝二分。劉運昌名下大糧七分。劉名實名下盤糧五畝一分。按賈澎傳北大王莊亦有義學。今無所考。


文廟圖
義學
啟聖祠
文昌祠
禮門



聖像亭
明倫堂
大成殿
後寬十四弓四尺四寸
中寬十四弓四尺四寸
前寬十六弓二尺
學署長六十三弓七尺
西廡
東廡
戟門
櫺星門
西廡
東廡
西角門
東角門
影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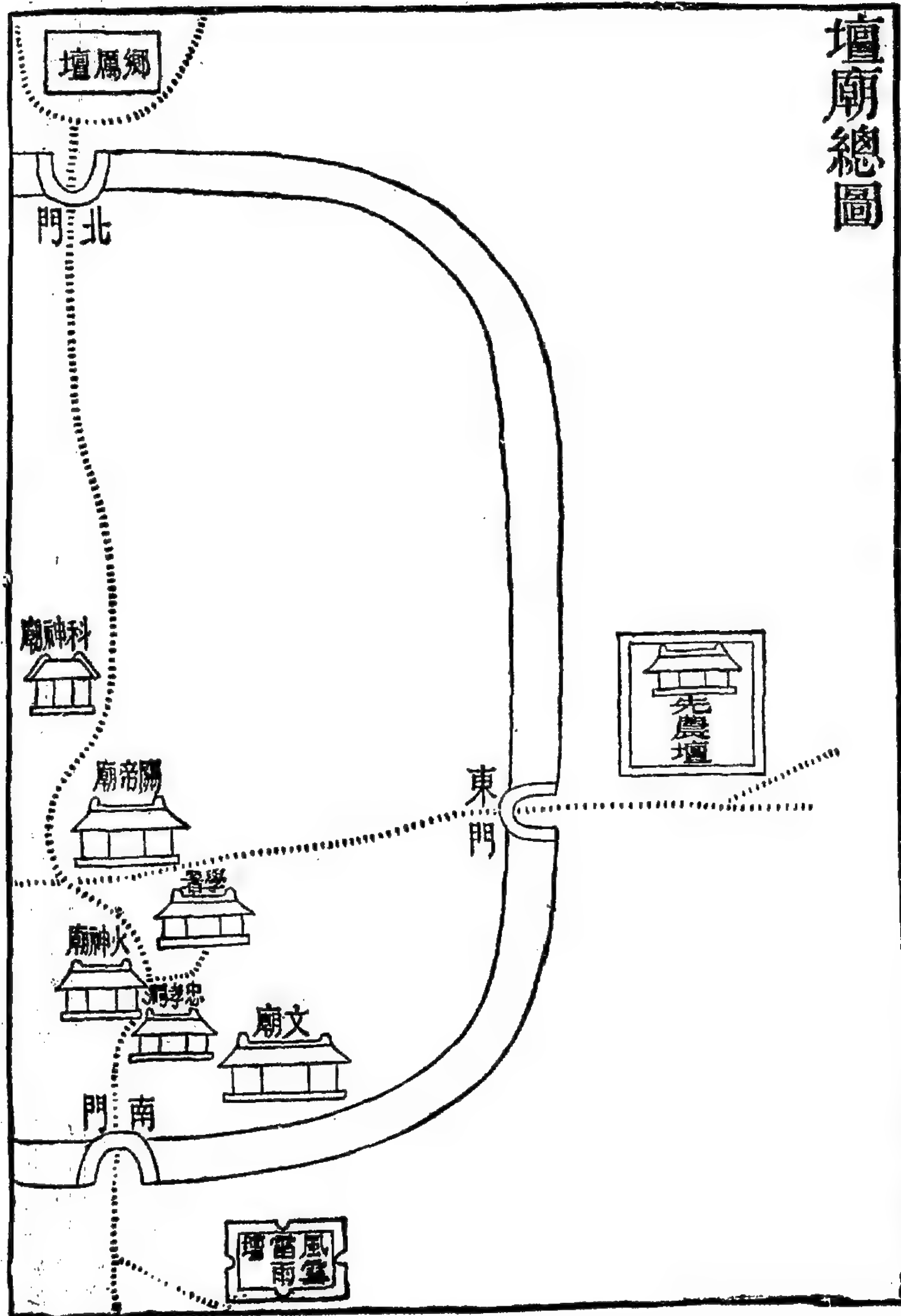

東
後寬十二弓
長十五弓三尺
學署空基
長十五弓三尺
前寬十二弓
後寬十二弓三尺
北
南
長三十二弓二尺
門房
前寬十三弓三尺
西

教諭學署圖

乾隆二十年。知縣蔣式瑜暨士商捐銀三百二十兩。於正月交商領營運。月息二分。歲收息銀七十六兩八錢。又撥入張存李成蘭范國正名下官荒地一頃五十一畝。歲收租糧三十石。此地久已坍塌。若水沖刷無存。今於四十三年春開涸出張永齡等承種。按照十九莊基輸租。

凡留養經費銀兩。有官捐者。有士民樂輸者。皆交商營運。收其存息。以資米薪衣被藥食之用。收養始十月朔。至次年二月望止。如其年寒早。於九月望開開局。如聚至數十百人。日煑粥二次。於貧民中擇其可供水火役者。代爲炊煑。大口日給米八合。菜錢五文。聽其自便。小口給米四合。人給棉衣一件。二三人共被一牀。病者給棉袴一條。幷製寸金丹萬應丸。或當用藥調理者。司事即開報請發。如春寒。於三月望開隨時酌之。於其去日。量給數日錢米。令其自去營運。如有殘疾不願去者。仍准其留局。病歿。官給棺一具。埋於義塚深築之。

壇廟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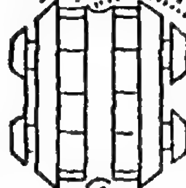
西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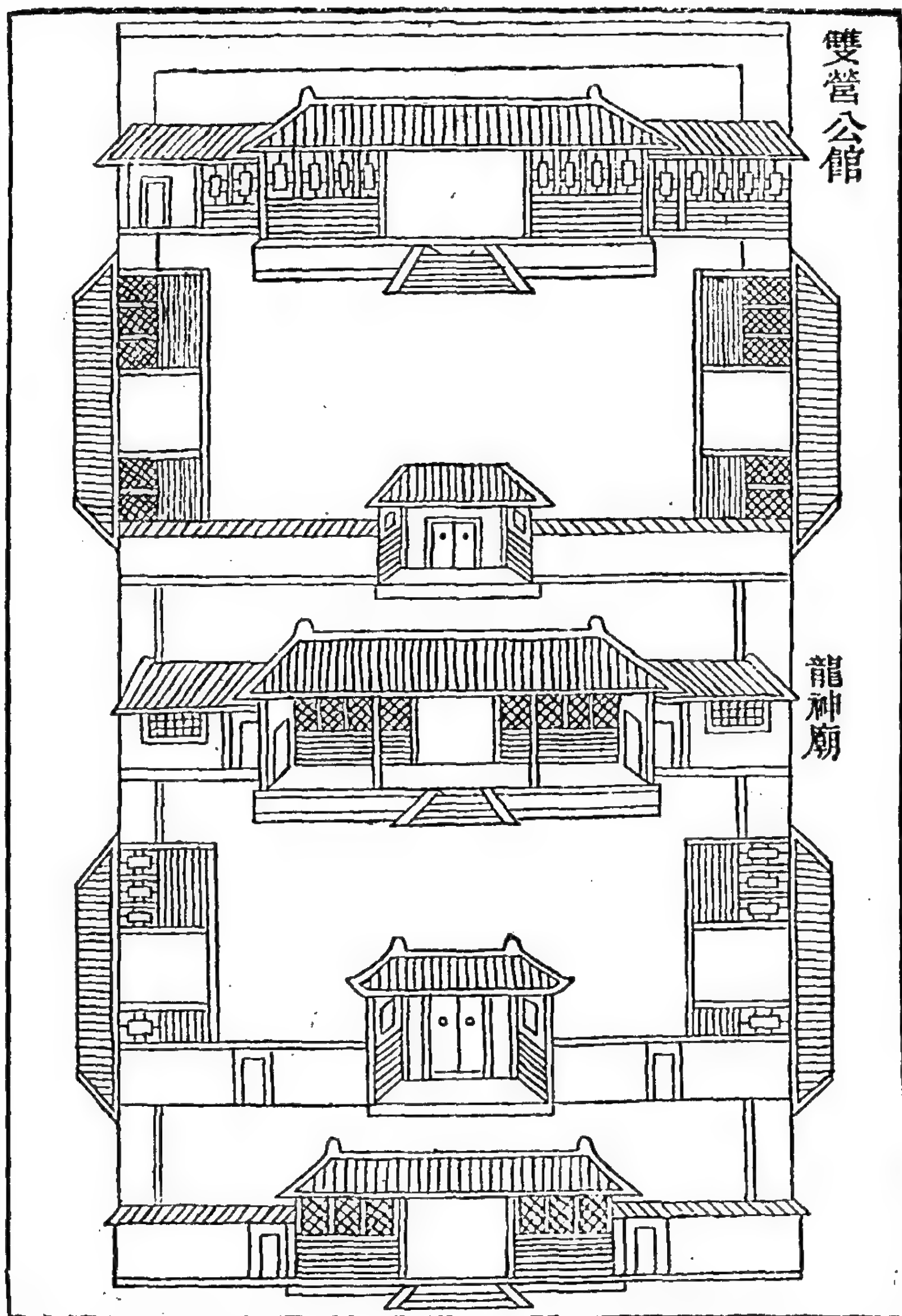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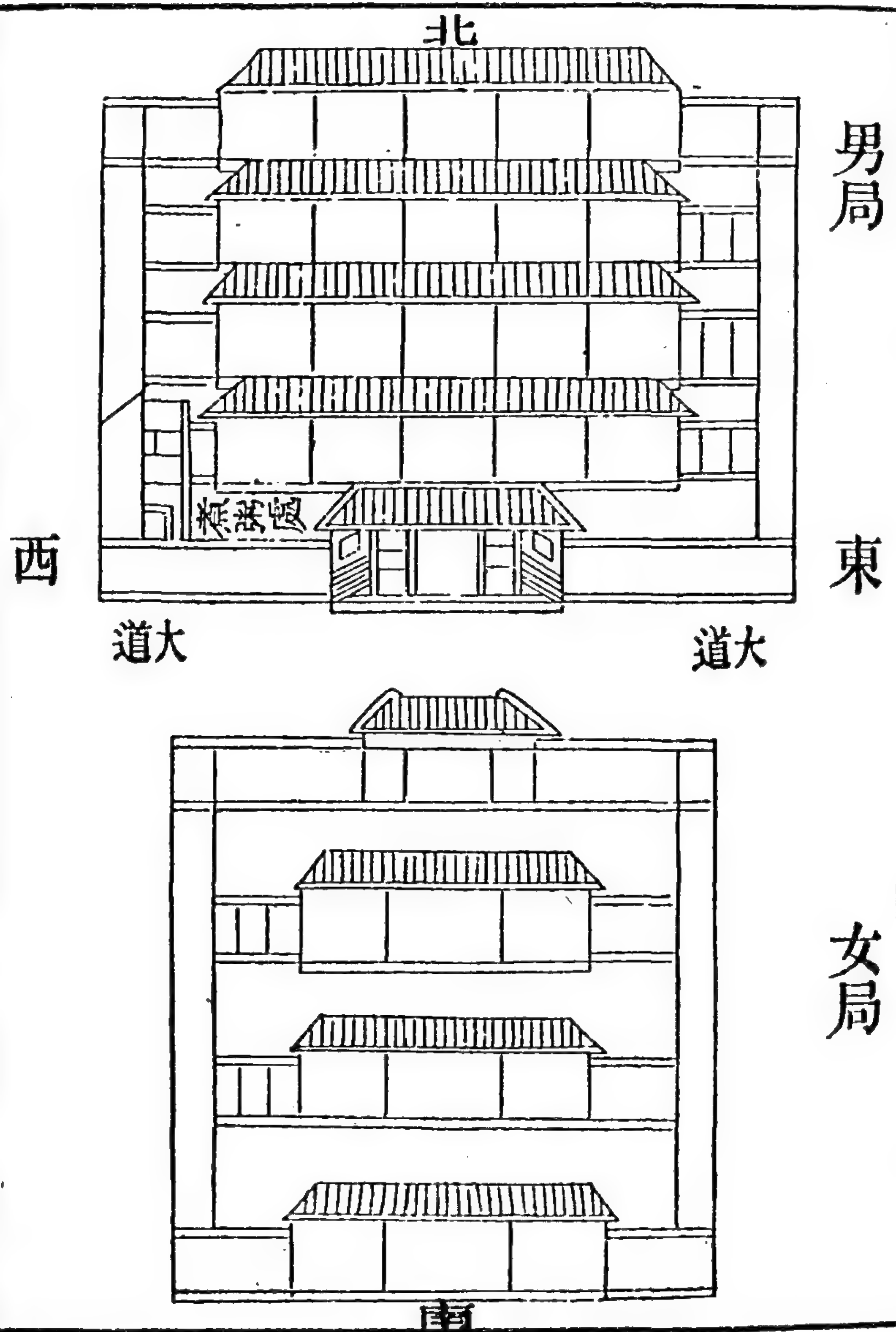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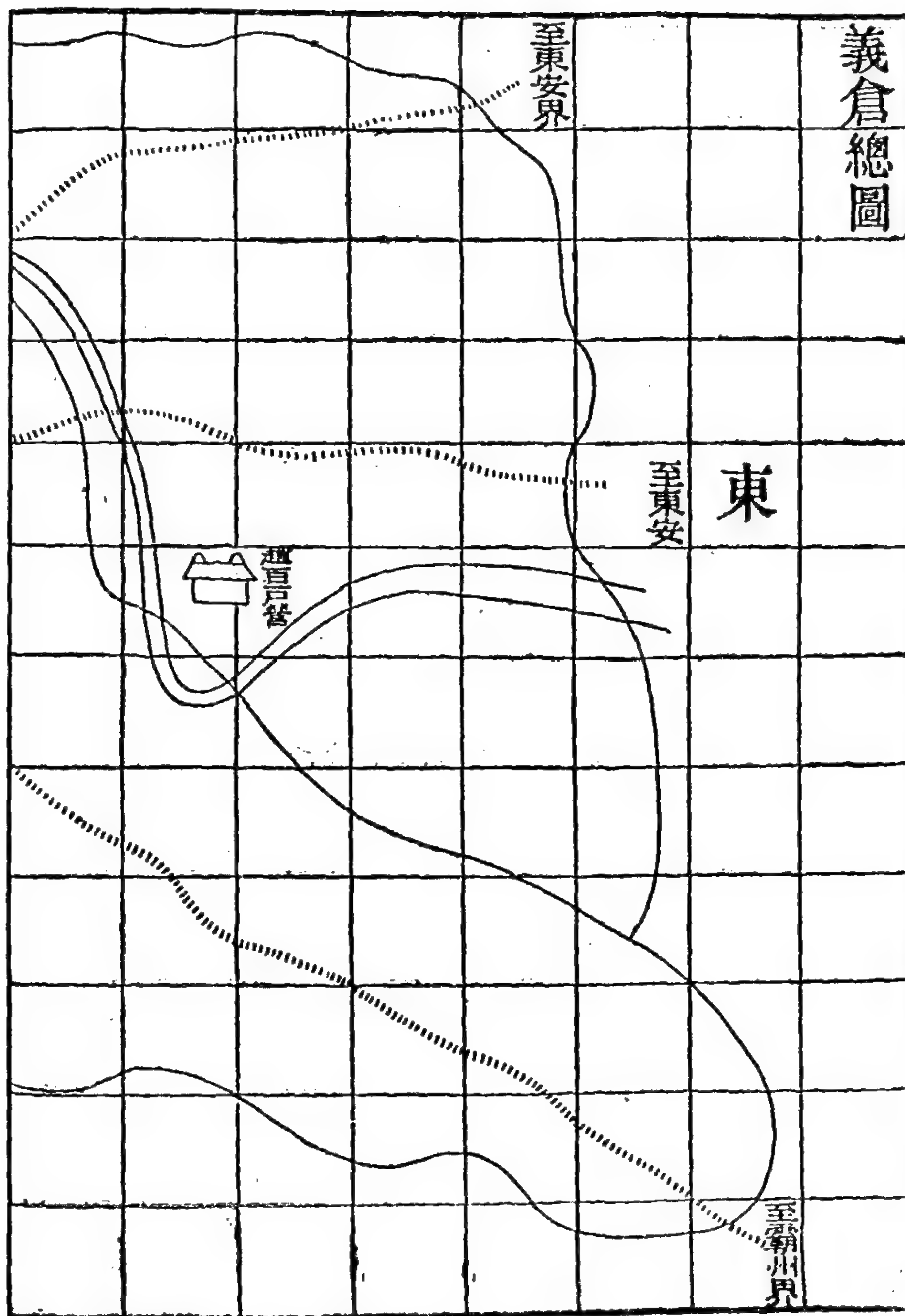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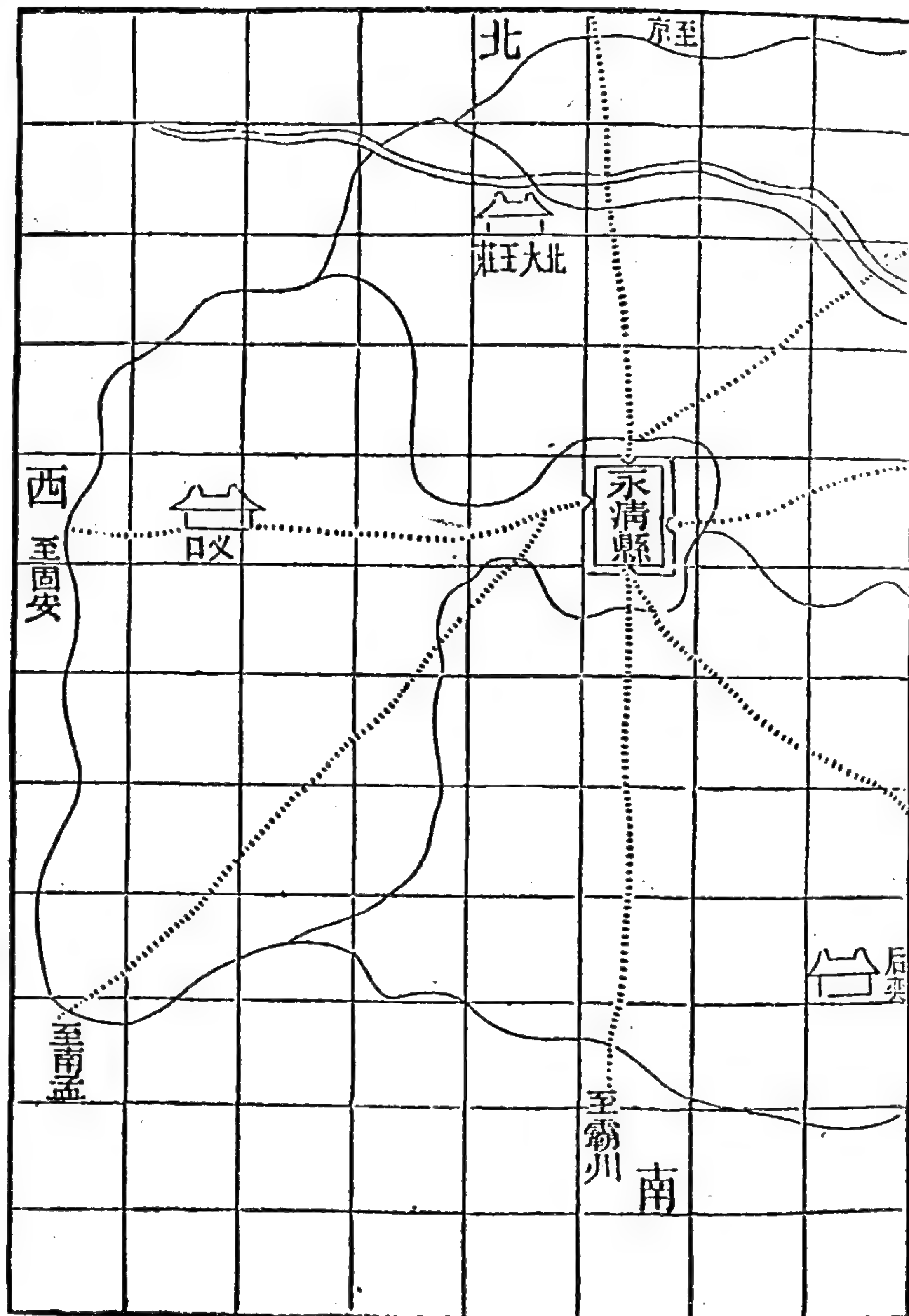





雙營公館
龍神廟


北
男局
西
東
大道
大道
女局
南


義倉總圖
至東安界
東
至東安
趙百戶營
至霸川界


北
至京
北大王莊
西
口义
至固安
永清縣
后奕
至南孟
至霸川
南

乾隆十五年。知縣張士英剏建義倉。（制詳戶書。）東鄉趙百戶營生員田和年等捐也。建於南鄉后奕者。監生張士鐸等輸捐也。建於西鄉。乂口村者生員傅照等輸捐也。建於北鄉大王莊者。生員李成楷等輸捐也。今存后奕大王莊二處。餘爲水衝。僅存基址。（事詳戶書。）

水道圖第三

史遷爲河渠書。班固爲溝洫志。蓋以地理爲經。而水道爲緯。地理有定。而水則遷徙無常。此班氏之所以別溝洫於地理也。顧河自天設。而渠則人爲。遷以河渠定名。因兼天險人工之義。而固之命名溝洫。則考工水地之法。井田澮畎所爲。專隸於匠人也。不識四尺爲洫。倍洫爲溝。果有當於瓠子決河碣石入海之義否乎。然則諸史標題。仍馬而不依班。非無故矣。

河爲一瀆之名。與江漢淮濟等耳。遷書之目河渠。蓋漢代治河之法。與鄭白諸渠。綴合而名。未嘗及於江淮汶泗之水。故爲獨崇以河號也。宋元諸史。概舉天下水利。如汴洛漳蔡江淮圩閘。皆存其制。而其目亦爲河渠。且取北條諸水而悉命爲河。（不曰汴而曰汴河。不曰洛而曰洛河之類。不一而足。）則幾於飮水而忘其源矣。（水經稱諸水。無以河字作統名者。）夫以一瀆之水。概名天下。穿渠之制。包羅陂閘。雖曰命名從古。未免失所變通矣。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倘以水爲統名。而道存制度。標題入志。稱爲水道。不差愈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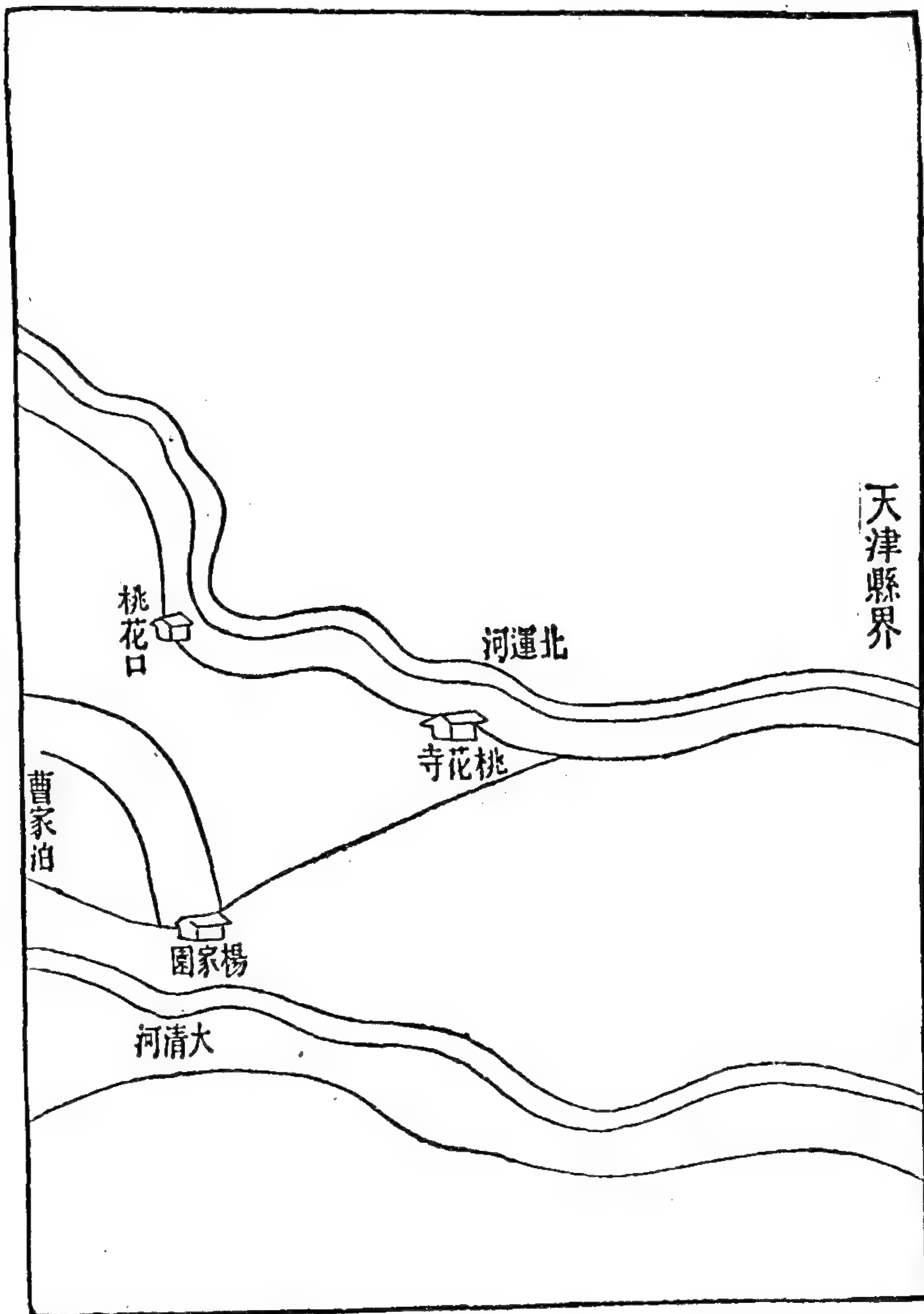
永定河名。聖祖所錫。渾河蘆溝古已云然。題爲河渠。是固宜矣。然滹水啞吧諸水。未嘗悉入一河。則標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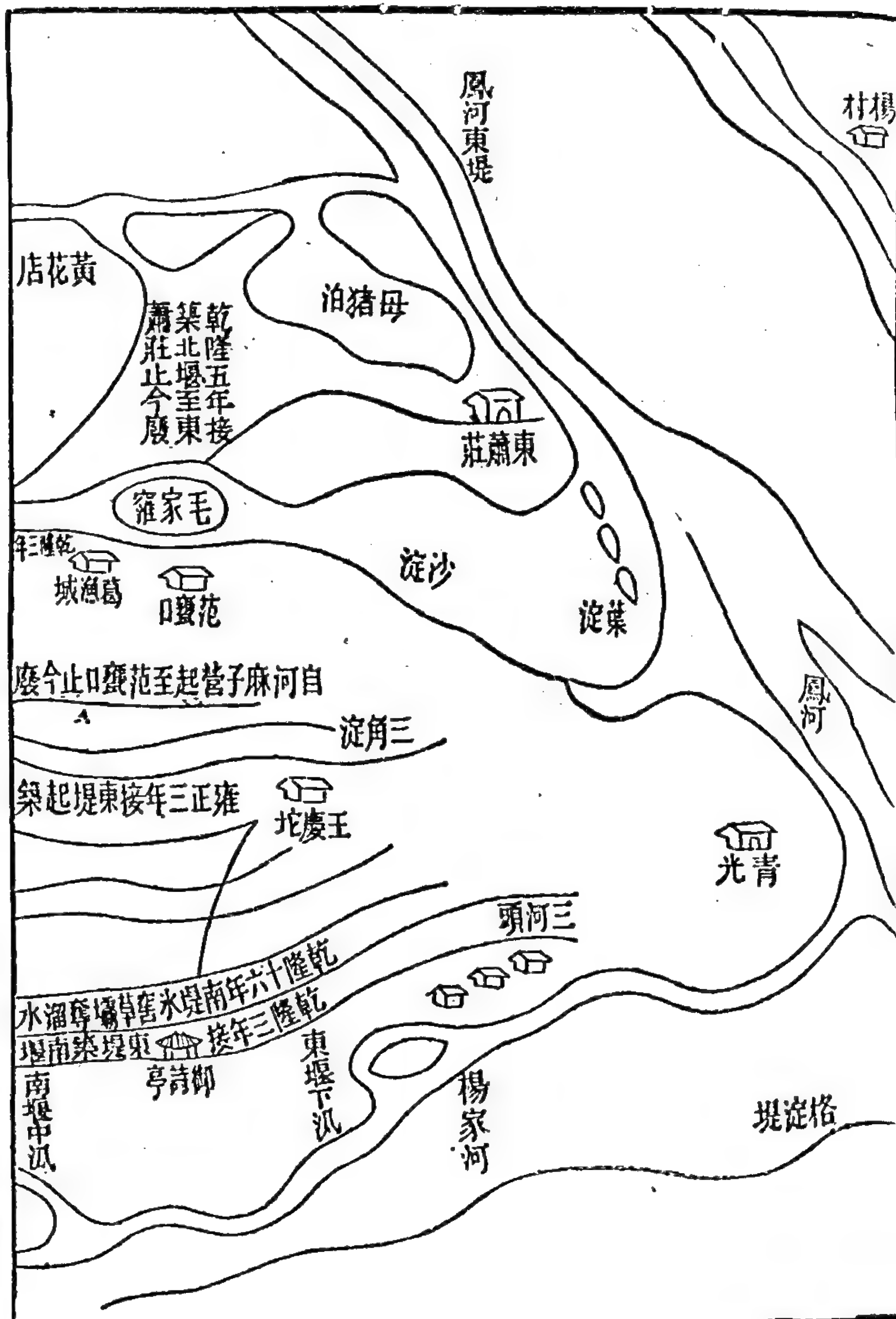
水道。而全縣之水。皆可概其中矣。

地理之書。略有三例。沿革形勢水利是也。沿革宜表。而形勢水利之體宜圖。俱不可以求之文辭者也。遷固以來。但爲書志而不繪其圖。是使讀者記誦以備發策決科之用。爾天下大勢讀者瞭然於目乃可豁然於心。今使論事甚明。而行之不可以步。豈非狥文辭而不求實用之過歟。

地名之沿革。可以表治。而水利之沿革。則不可以表治也。蓋表所以齊名目。而不可以齊形象也。圖可得形象。而形象之有沿革。則非圖之所得概焉。是以隨其形象之沿革。而各爲之圖。所以使覽之者可一望而周知也。禹貢之紀地理。以山川爲表。而九州疆界。因是以定所至後儒遂謂山川有定。而疆界不常。此則舉其大體而言之也。永定河形屢徙。往往不三數年而形勢卽改舊觀。以此定界。不可明也。今以村落爲經。而開方計里。著爲定法。河形之變易。卽於村落方里表其所經。此則古人互證之義也。

志爲一縣而作。水之不隸於永清者。亦總於圖。此何義耶。所以明水之源委。而見治水者之施功有次第也。班史止記西京之事。而地理之志。上溯禹貢周官。亦見源委之有所自耳。然而開方計里之法。沿革變遷之故。止詳於永清。而不復及於全河之形勢。是主賓輕重之義。瀕河州縣。皆倣是而爲之。則修永定河道之掌故。蓋秩如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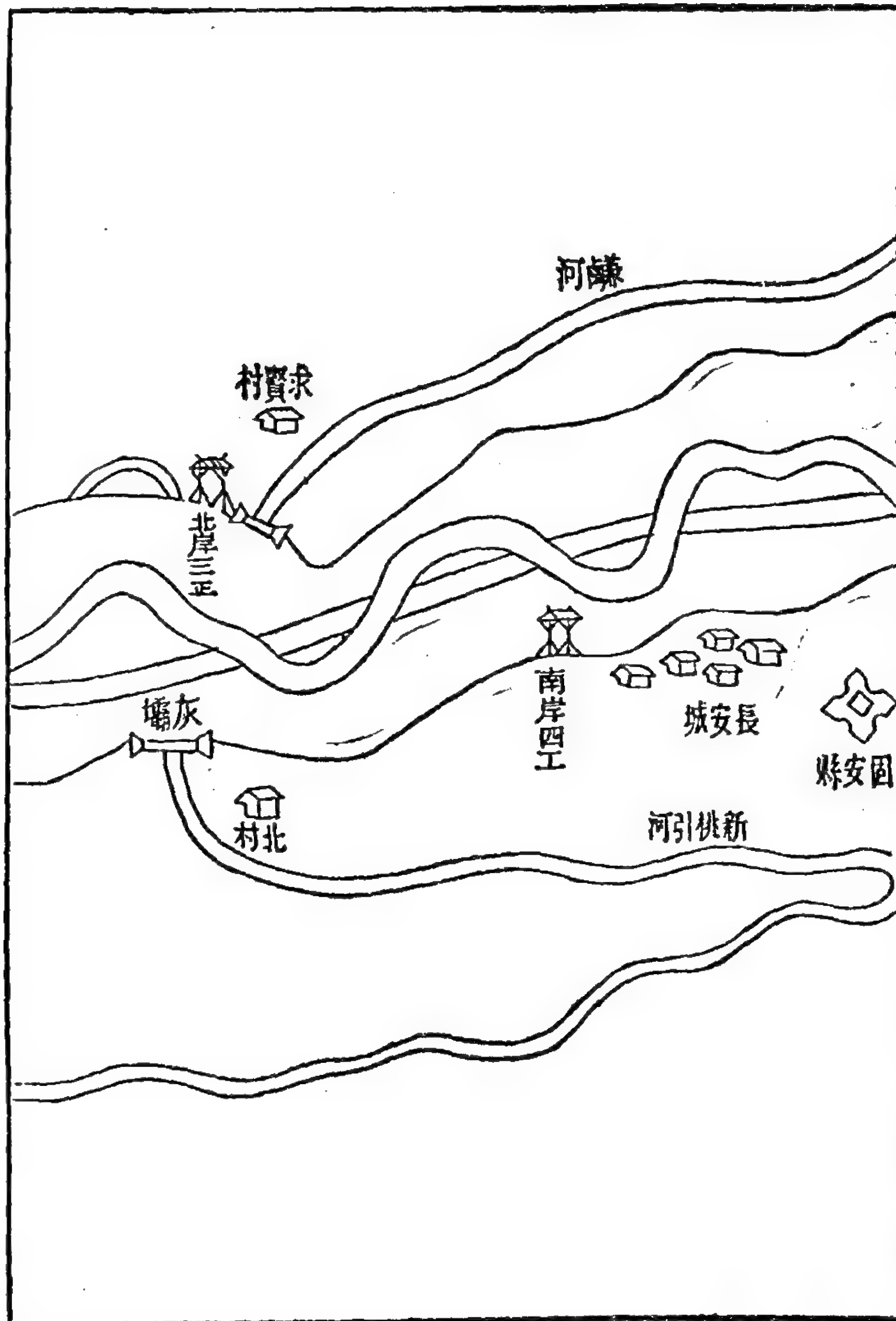

天津縣界
北運河
桃花口
桃花寺
曹家泊
楊家園
大清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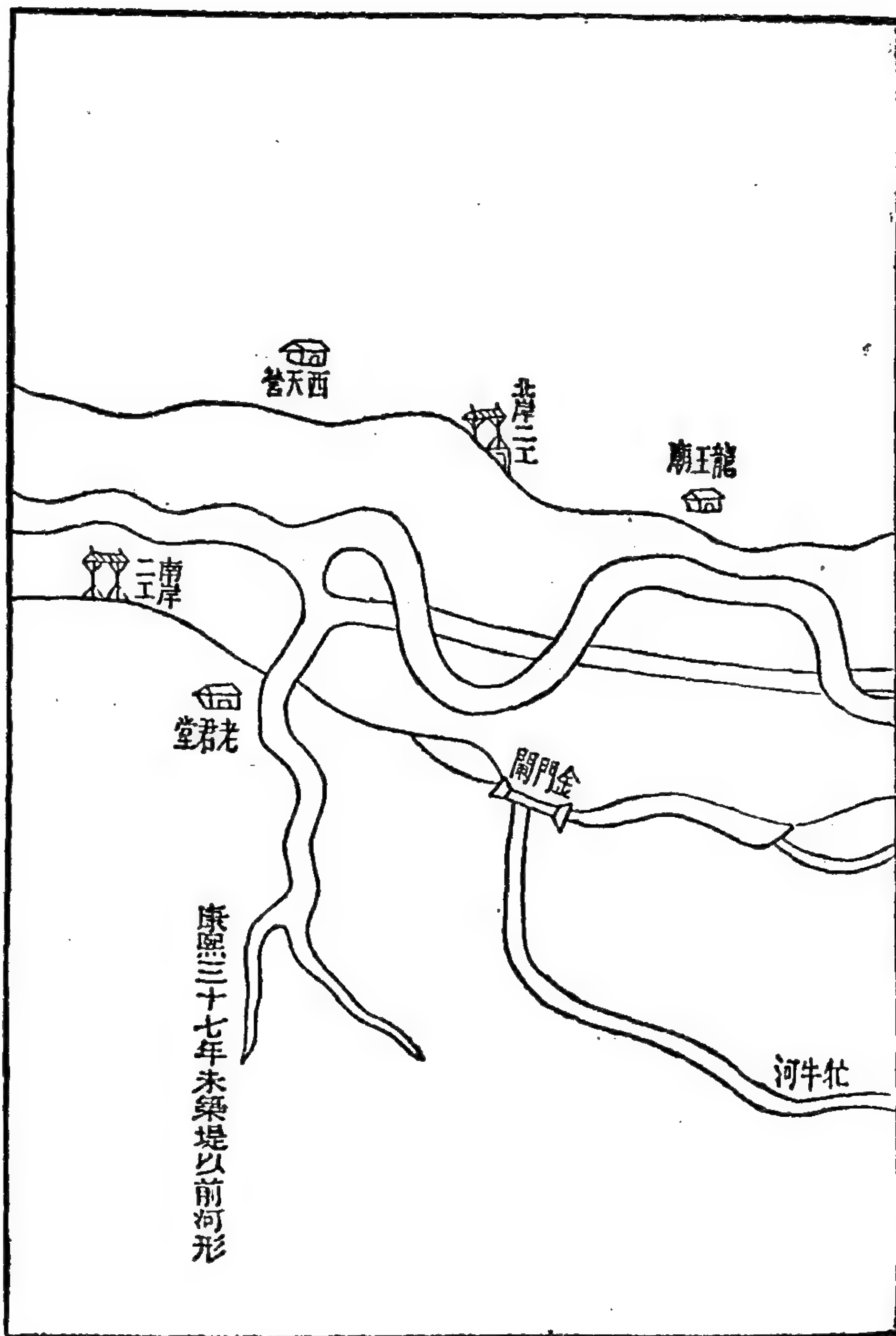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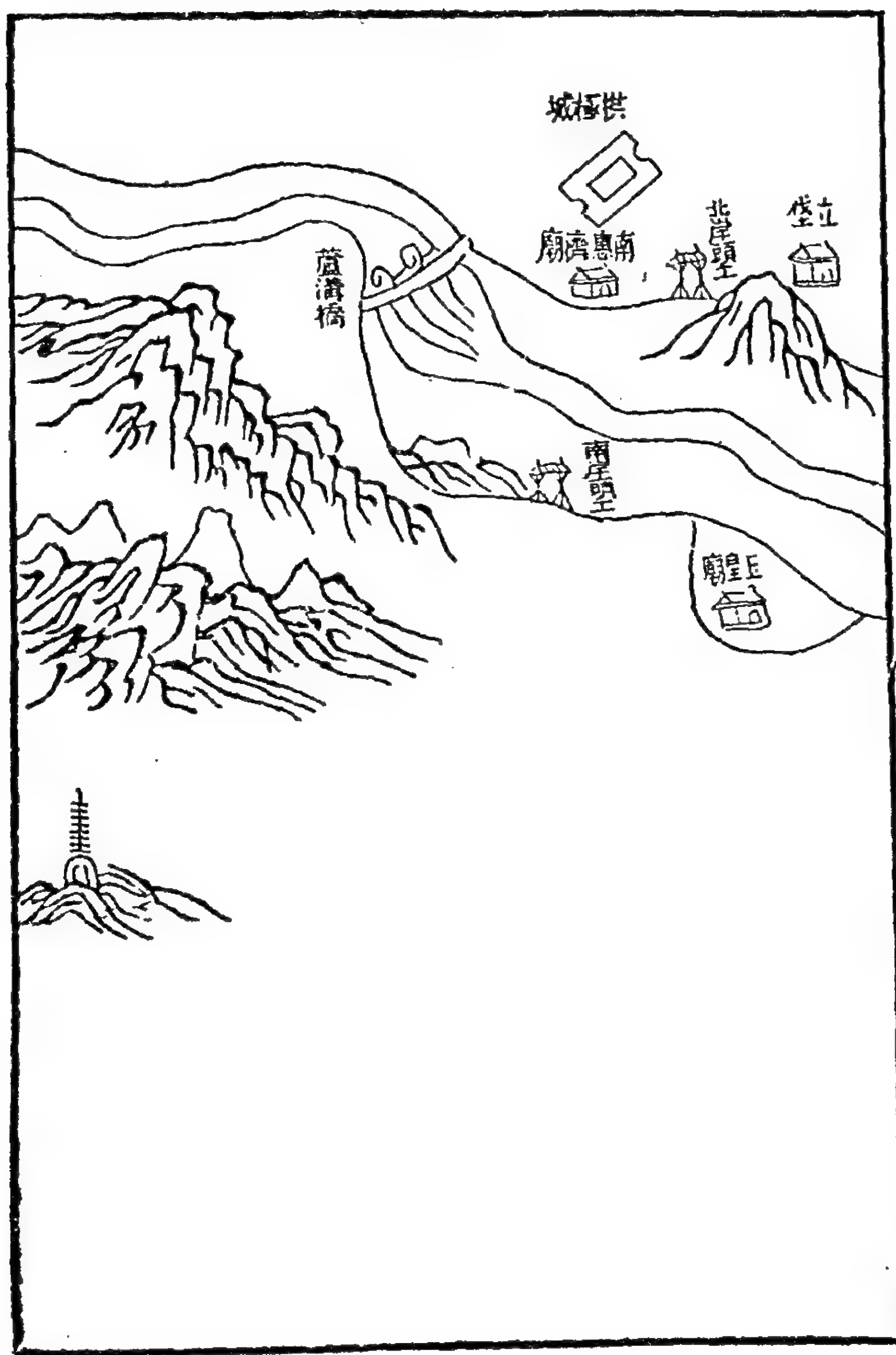
鳳河東堤
楊村
黃花店
母猪泊
乾隆五年接築北堰至東蕭莊止今廢
東蕭莊
毛家窪
乾隆三年
葛漁城
范甕口
沙淀
葉淀
自河麻子營起至范甕口止今廢
三角淀
雍正三年接東堤起築
王慶坨
鳳河
青光
三河頭
乾隆十六年南堤冰窖草壩奪溜水
乾隆三年接東堤築南堰
御詩亭
南堰中汛
東堰下汛
楊家河
格淀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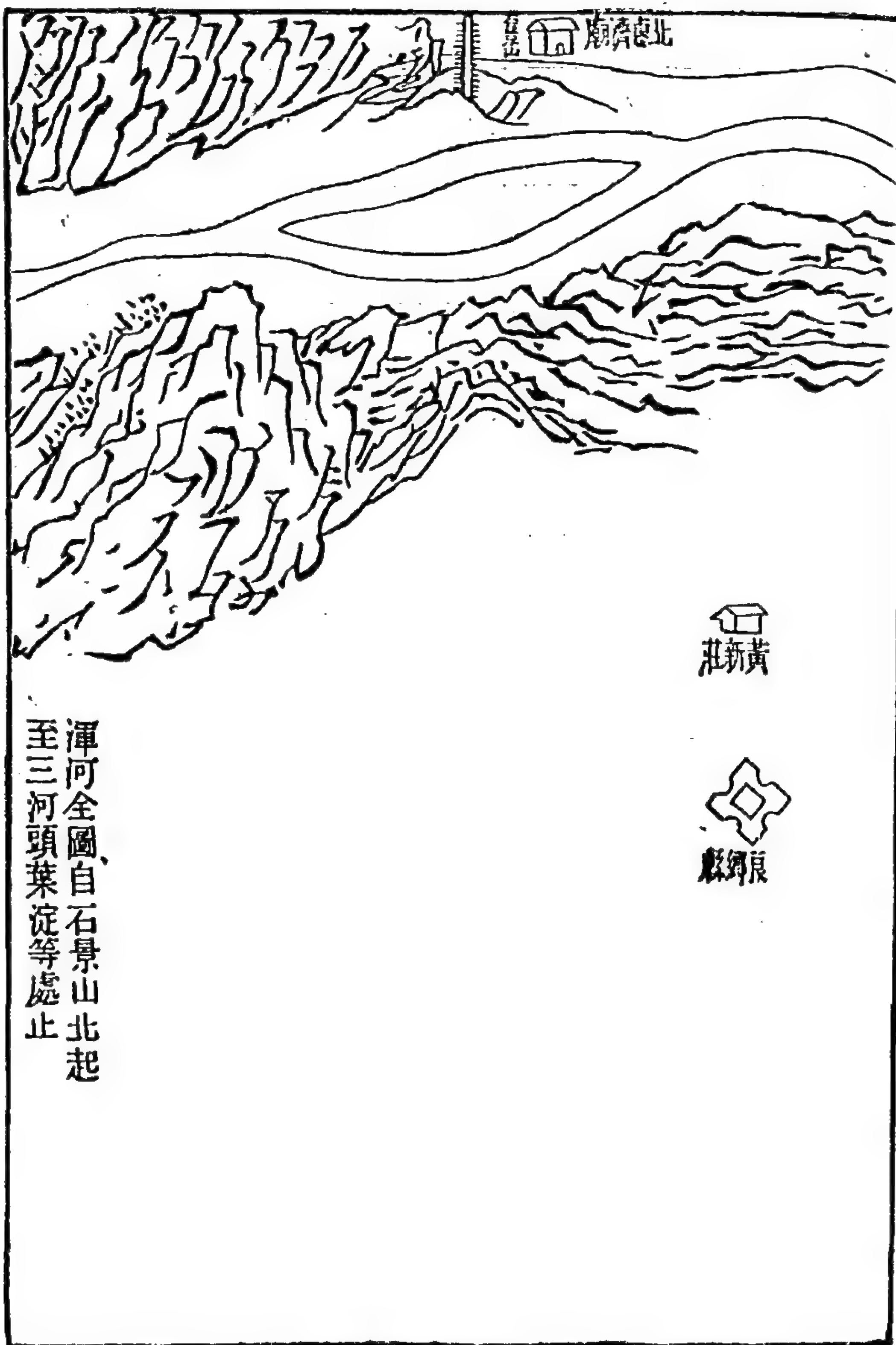

東安縣
乾隆三十七年越堰加培
小金岱
乾隆二十一年接築遙堰今廢
洛圖莊
越堰下汛
越堰中汛
別古莊
趙百戶營
越堰上汛
條河頭
遙堰工頭
賀堯營
乾隆三十七年自條河頭挑出毛家窪接北堤築壩至葛漁城止今廢
北運河達三角淀河形
下口
乾十字號下其
隆年二改口蘇河
二淺十移任漾形
龍王廟
雙營
康熙三十七年自老君堂改河由安霸城達淀河形
冰窖
御詩亭
南堤至王慶坨止今廢
安劉城
由南堰內達淀河形
至三河頭北
津水窪
營田
牛眼
高橋
康熙三十九年南岸接築西堤自郭家務起至柳岔口止北岸接東堤自河麻子營起柳岔口迤東止
柳岔口
乾隆三十七年南堤閘段加培南堰上汛
勝芳
楊芳巷


河麻子營
東堤頭
北岸五工
北岸六工
南岸五工
雍正四年自郭家務改河由
康熙三十七年築南北
堤自蘆溝橋石堤以下
起南堤至郭家務止北
堤至河麻子營止
郭家務
南岸六工
永清縣
牛坨
牛塥務
牤牛河岔支
霸州
中亭河
台山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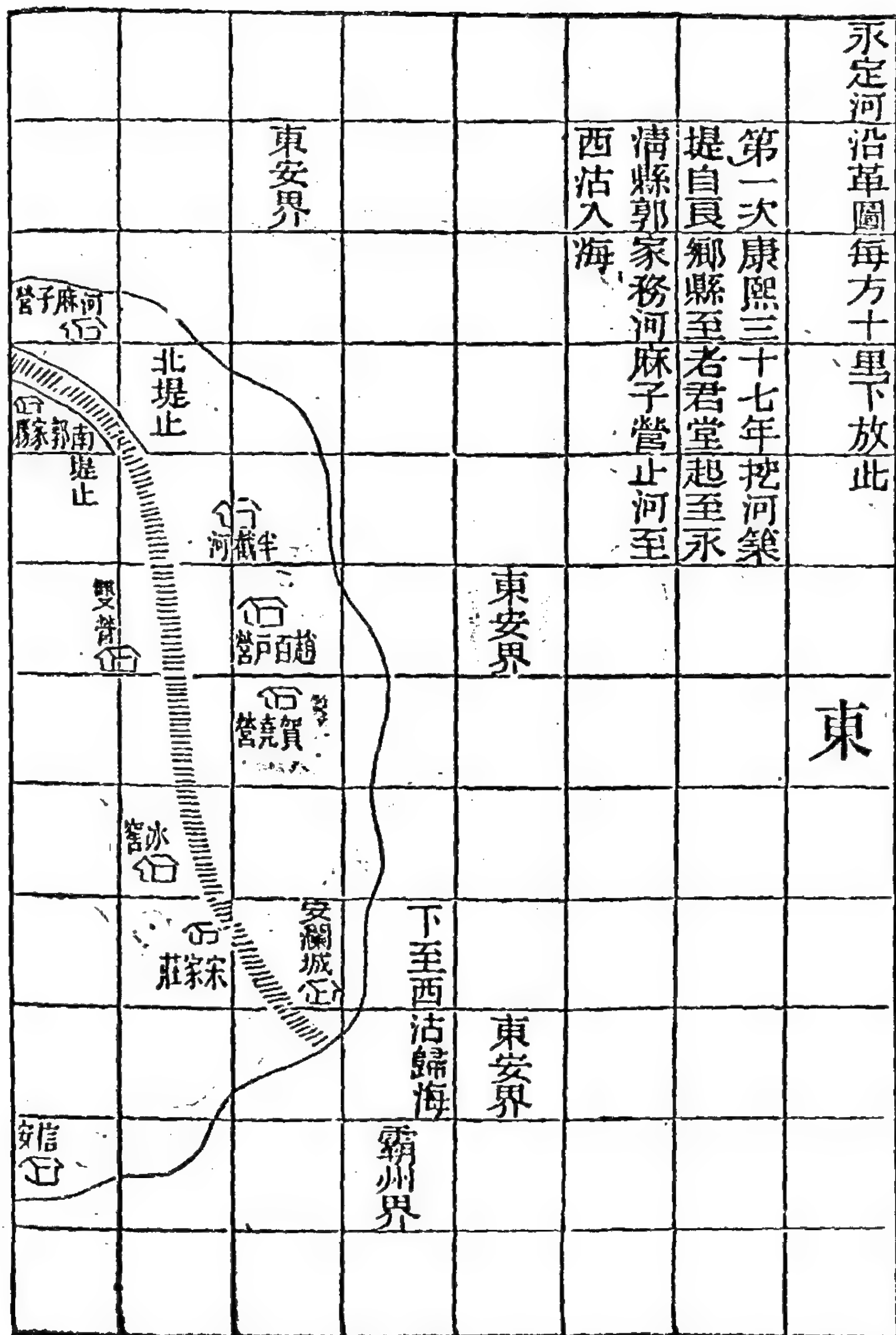

鹻河
求賢村
北岸三工
灰壩
北村
南岸四工
長安城
固安縣
新桃引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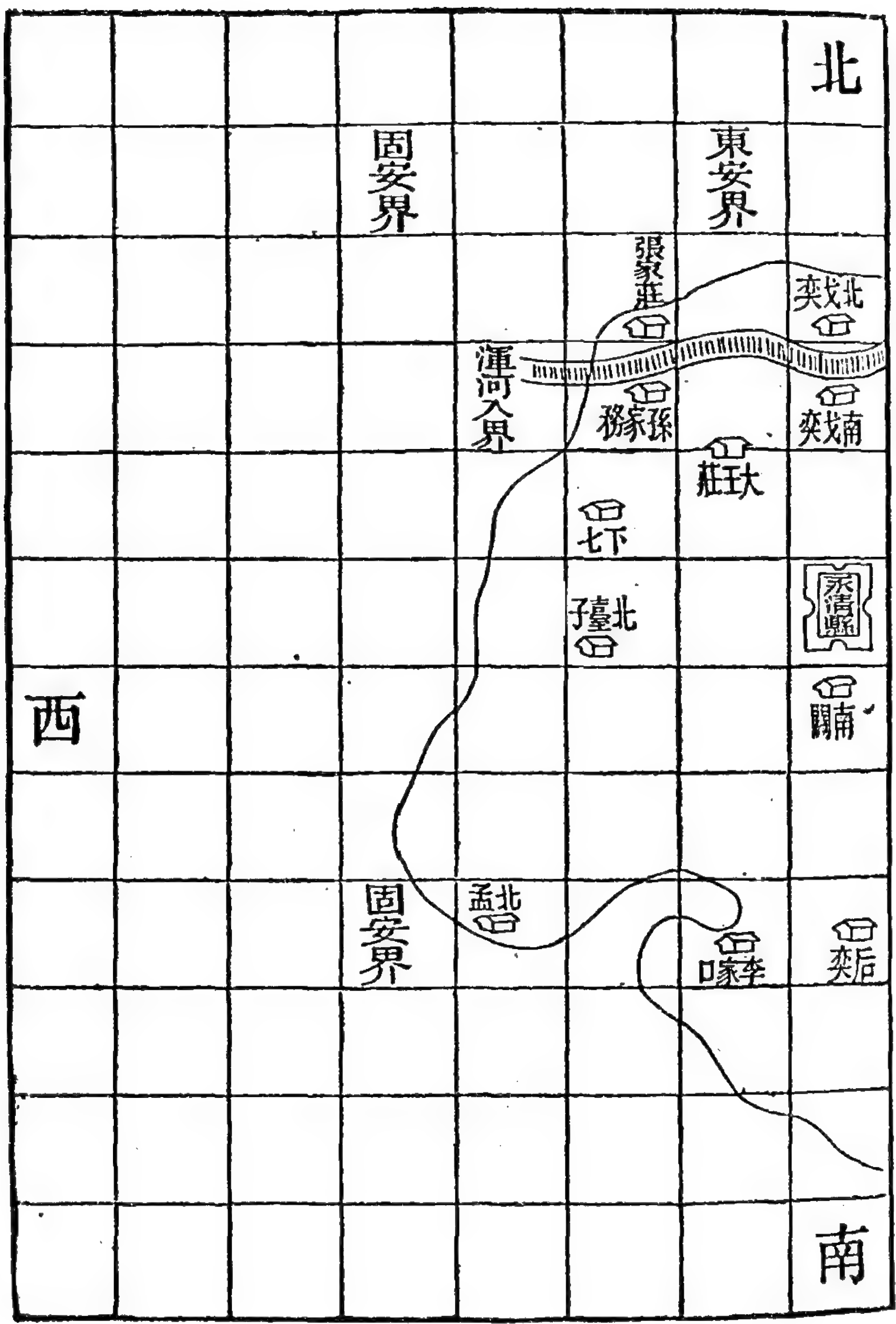

西天營
北岸二工
龍王廟
南岸二工
老君堂
金門閘
牤牛河
康熙三十七年未築堤以前河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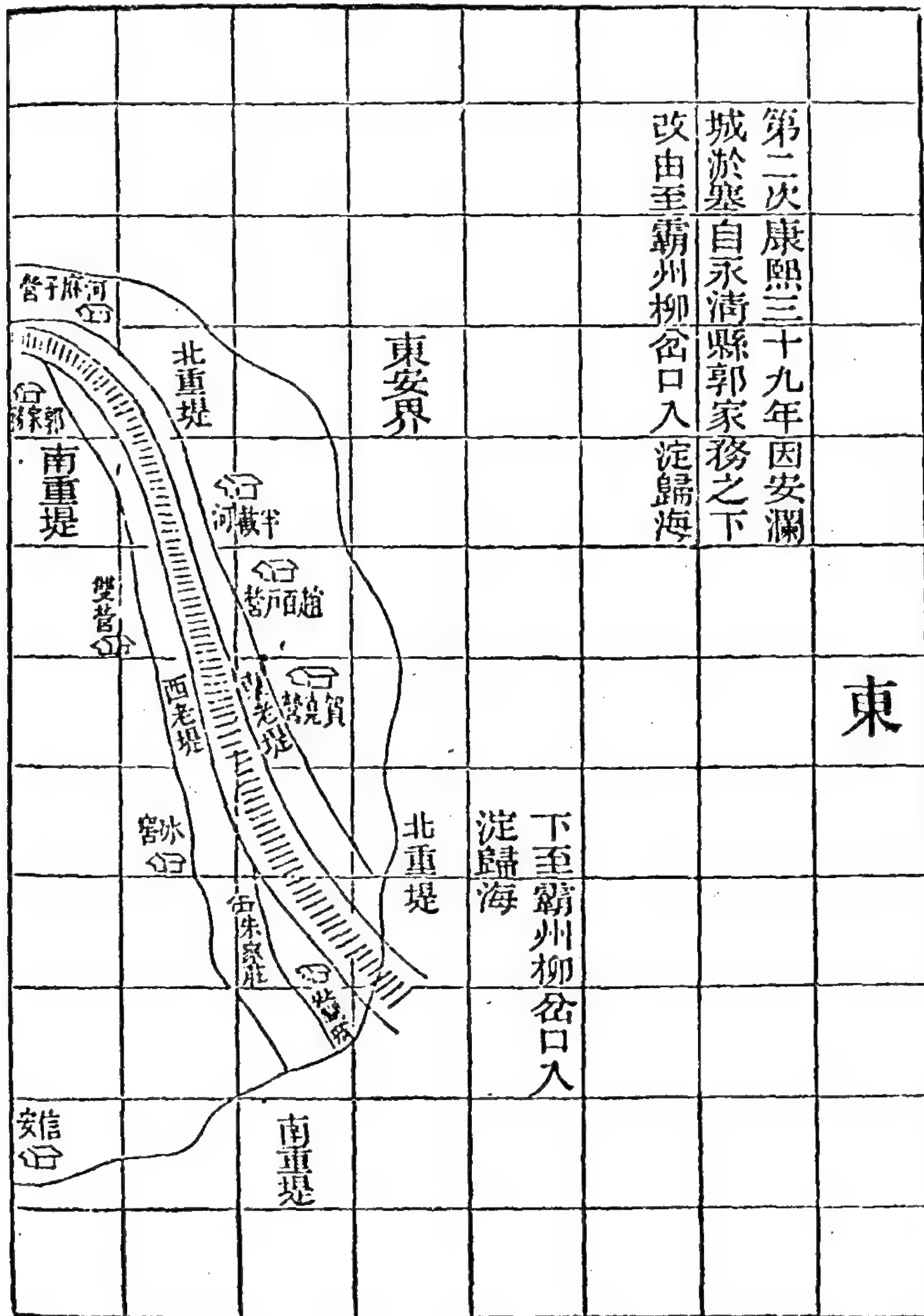

拱極城
南惠濟廟
北岸頭工
立垡
蘆溝橋
南岸頭工
玉皇廟



渾河全圖、自石景山北起至三河頭葉淀等處止


永定河沿革圖每方十里下放此
第一次康熙三十七年挖河築堤自良鄉縣至老君堂起至永清縣郭家務河麻子營止河至西沽入海
東安界
東
河麻子營
北堤止
南郭家務
南堤止
半截河
趙百戶營
賀堯營
冰窖
宋家莊
安瀾城
下至西沽歸海
東安界
東安界
霸州界
信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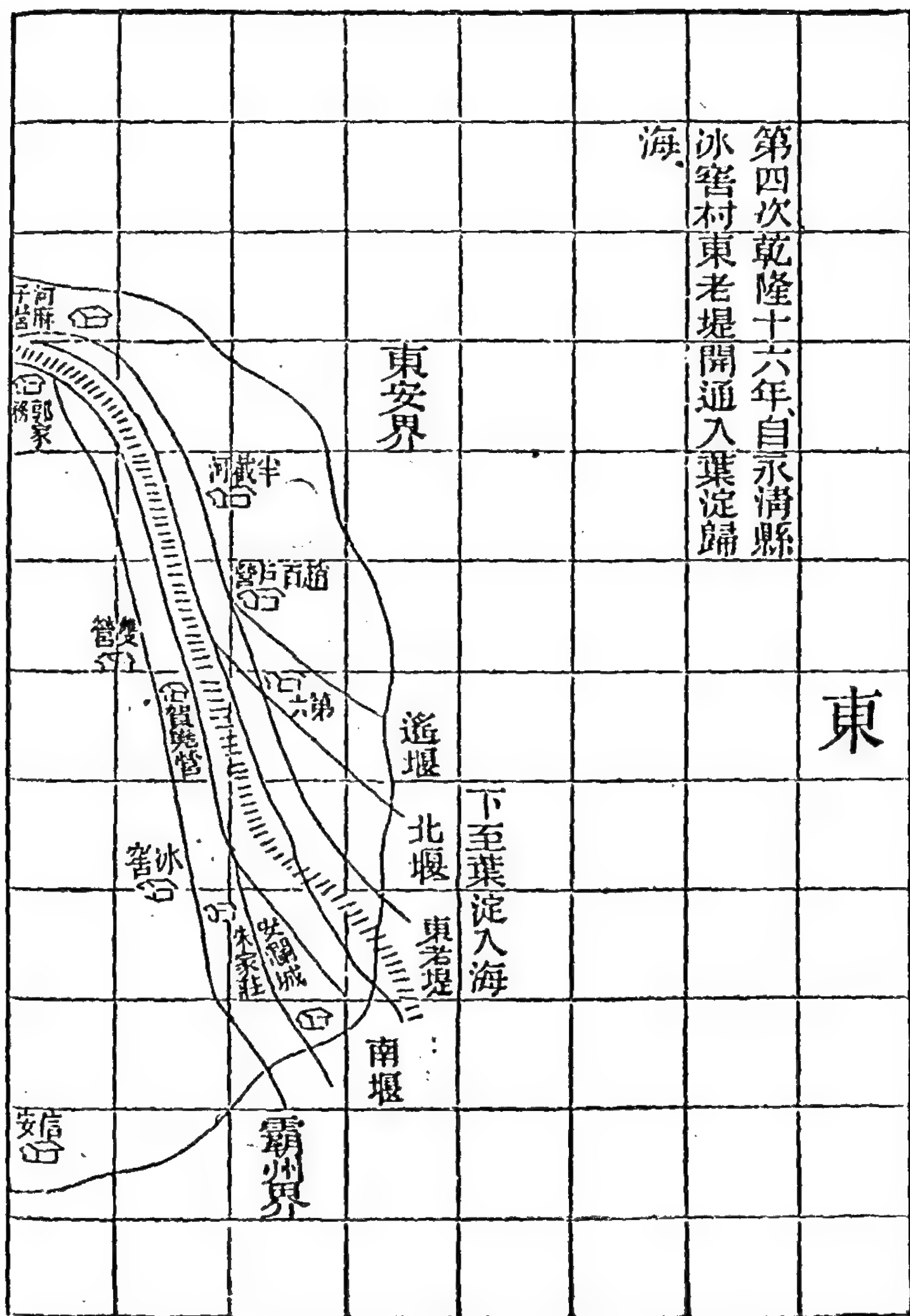

北
固安界
東安界
張家莊
北戈奕
運河入界
孫家務
南戈奕
大王莊
下七
北臺子
永清縣
南關
西
北孟
李家塚
后奕
固安界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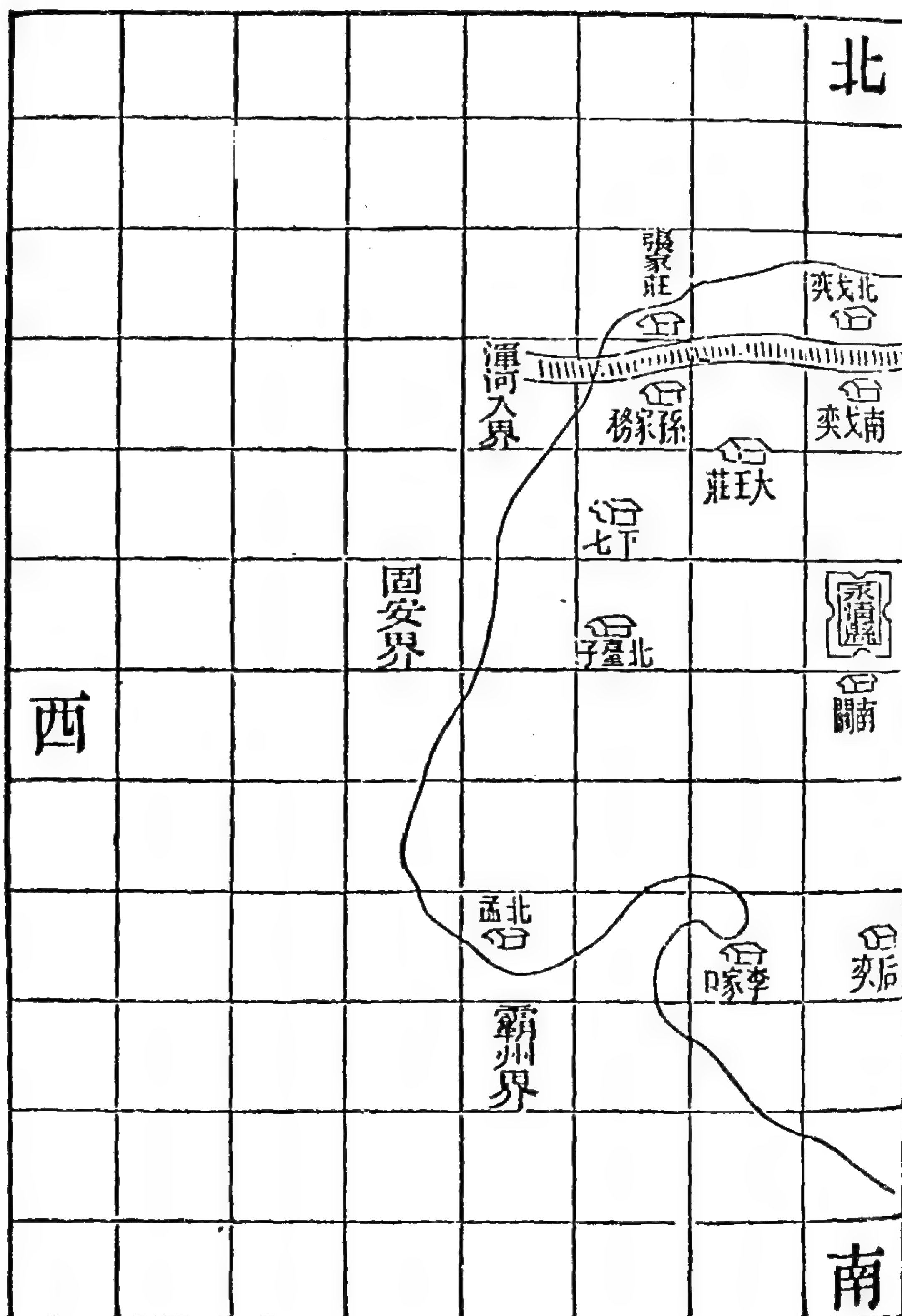

第二次康熙三十九年因安瀾
城淤墊自永清縣郭家務之下
改由至霸州柳岔口入淀歸海
東安界
北重堤
南重堤
東
北重堤
淀歸海
下至霸州柳岔口入
南重堤
西老堤
朱家莊
信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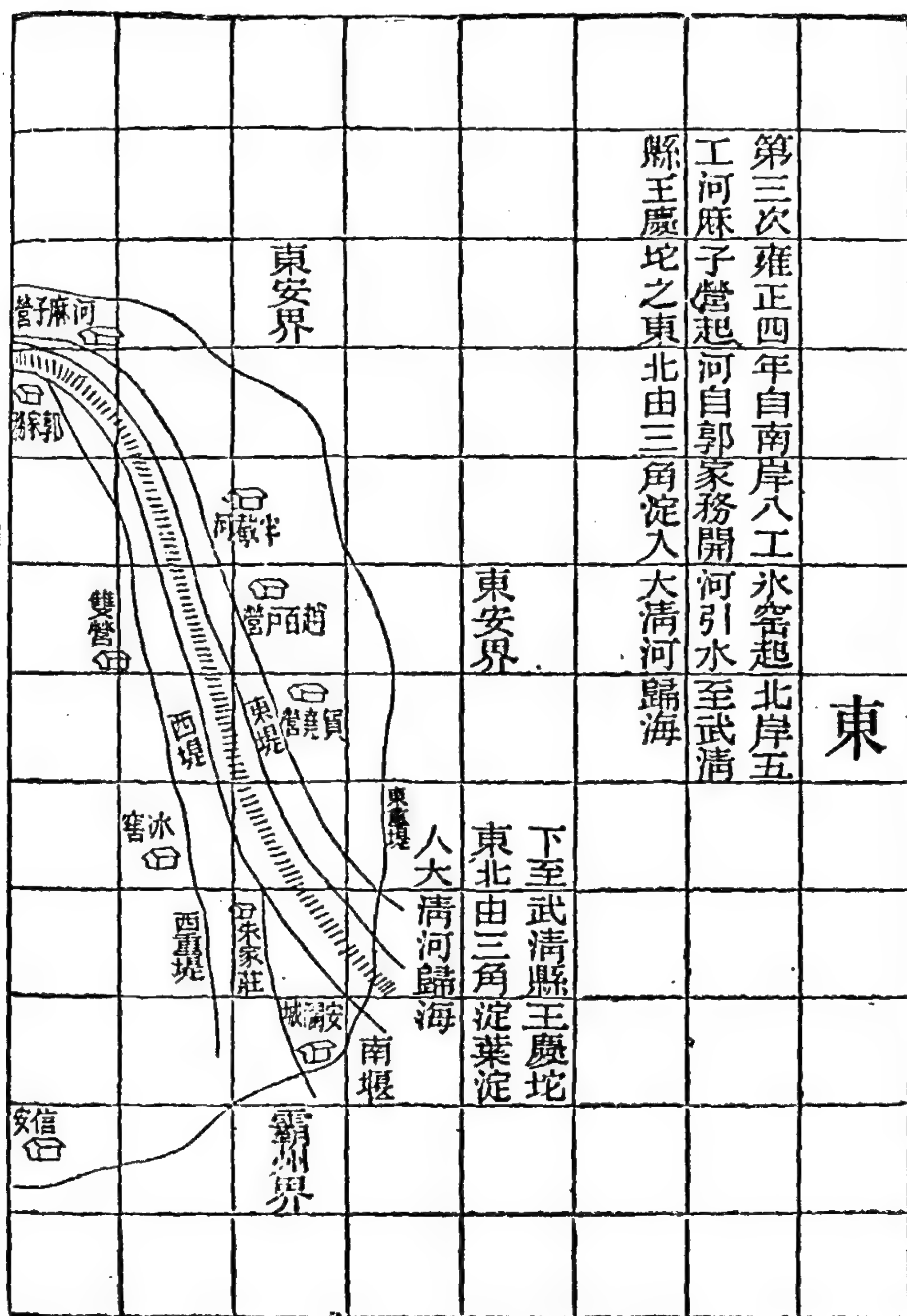
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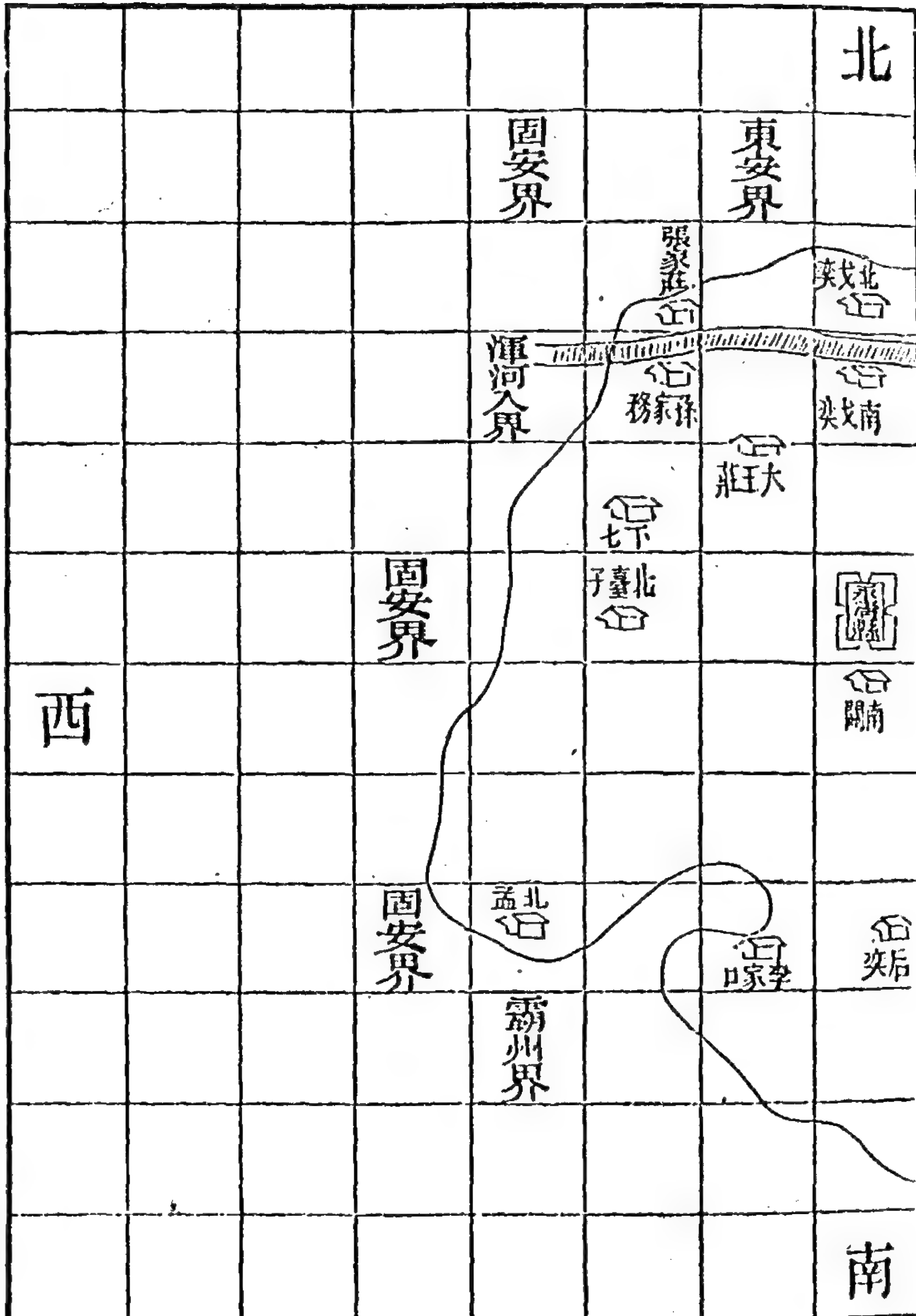
張家莊
北戈奕
渾河入界
孫家務
南戈奕
大王莊
下七
固安界
北臺子
永清縣
西
南關
北孟
李家口
后奕
霸州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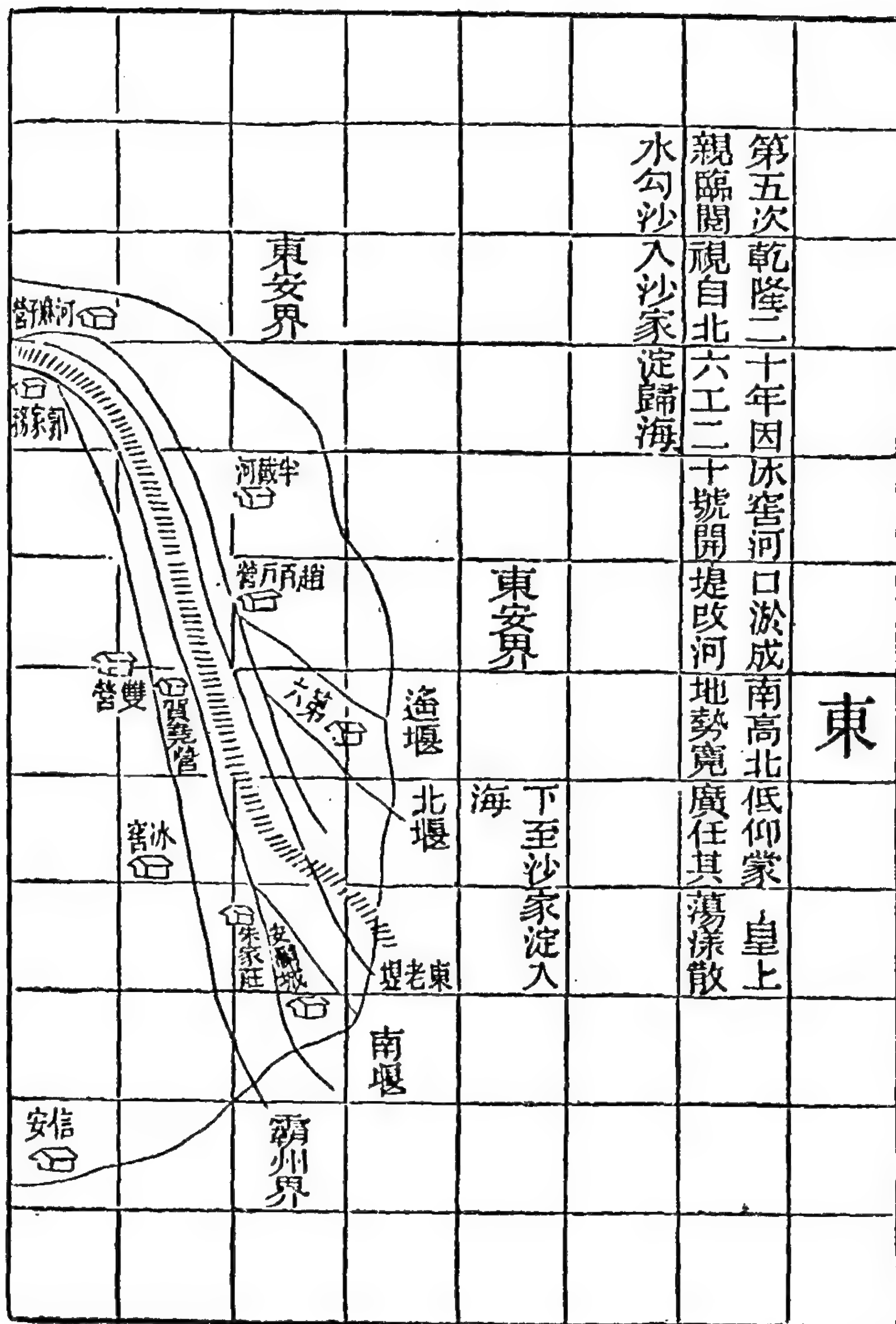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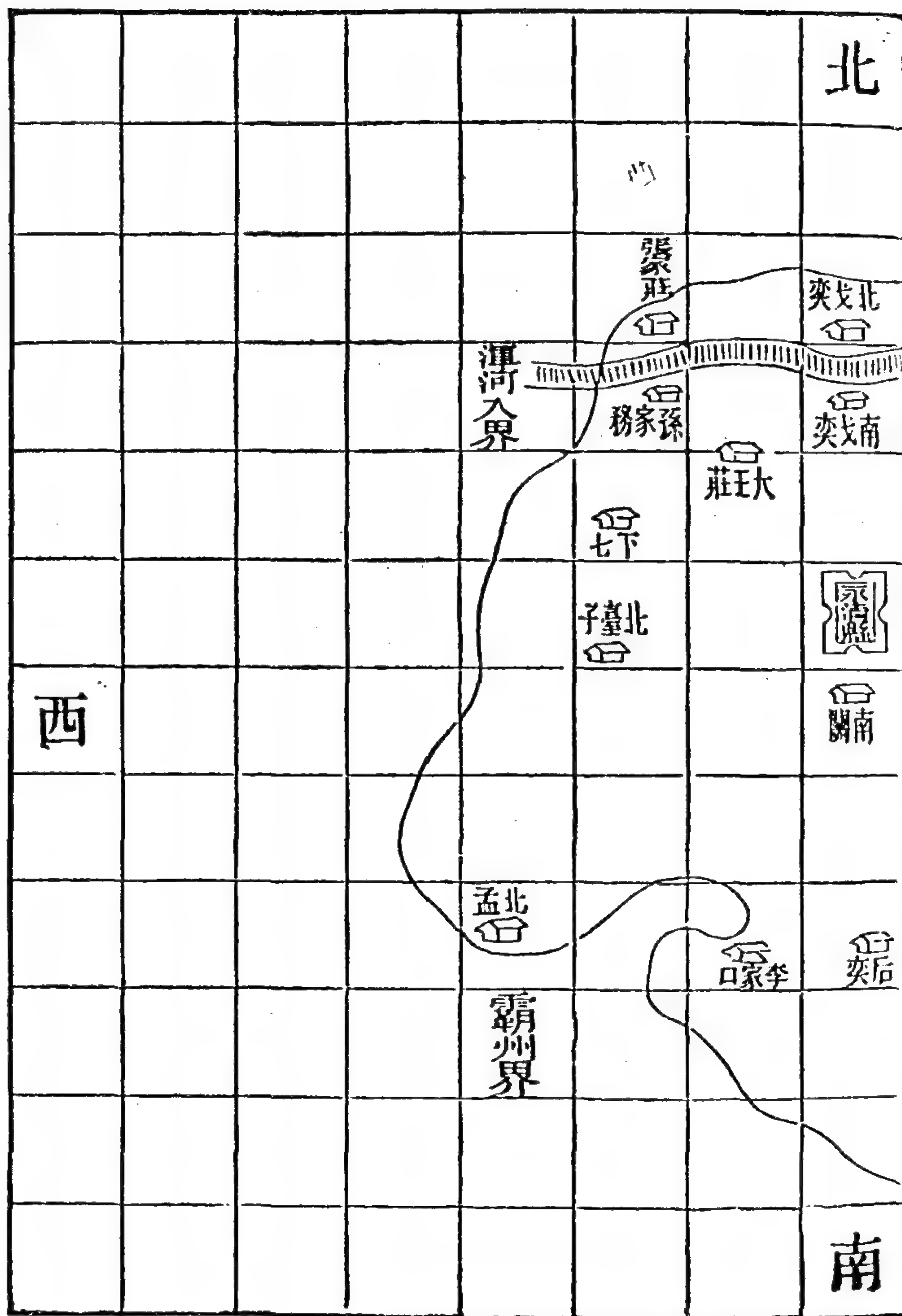

第四次乾隆十六年、自永淸縣冰窖村東老堤開通入葉淀歸海、
東
東安界
下至葉淀入海
霸州界
東老堤
北堰
南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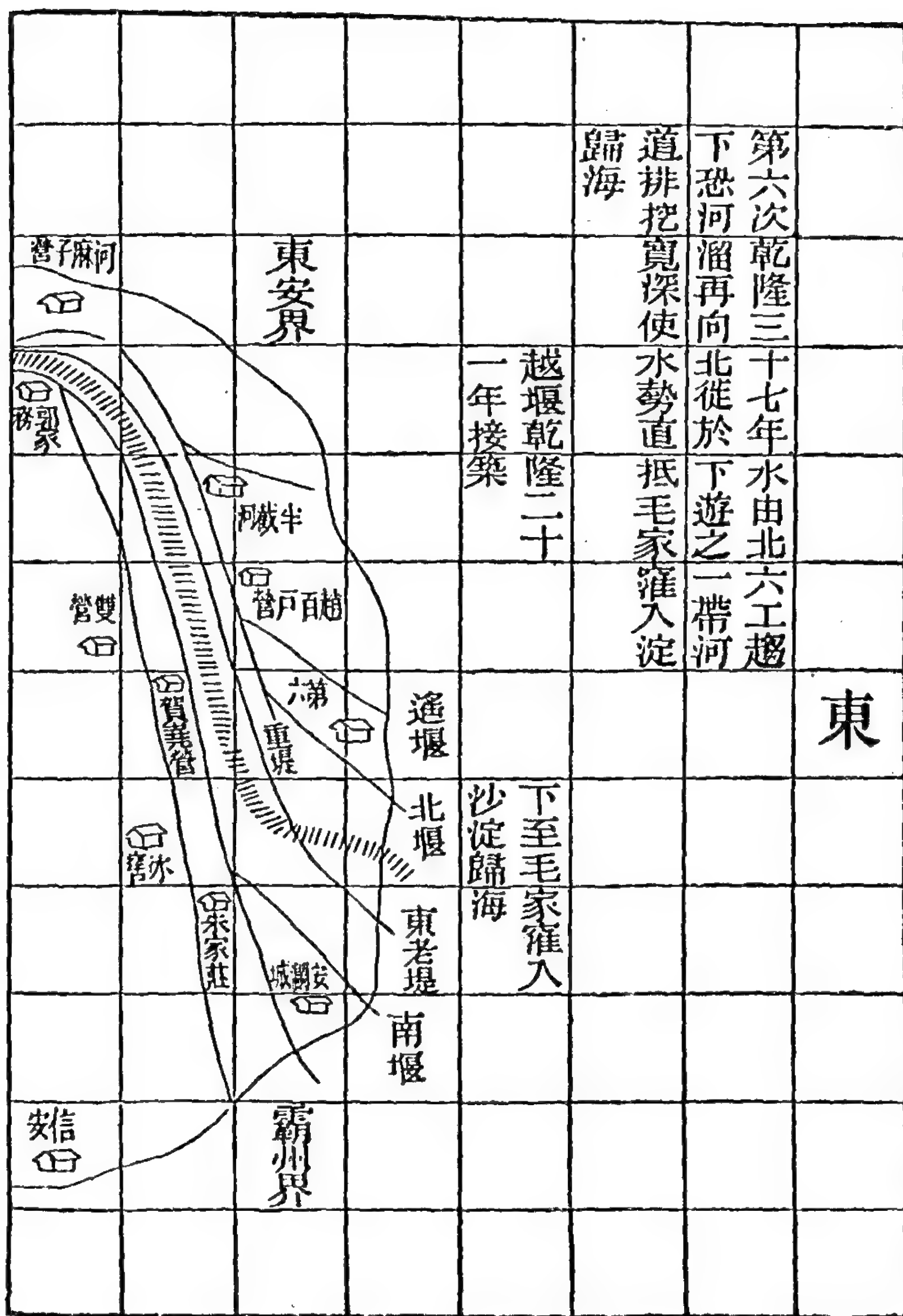

北
張家莊
北戈奕
渾河入界
南戈奕
孫家務
大王莊
下七
固安界
永清縣
北臺子
西
南關
北孟
李家口
后奕
霸州界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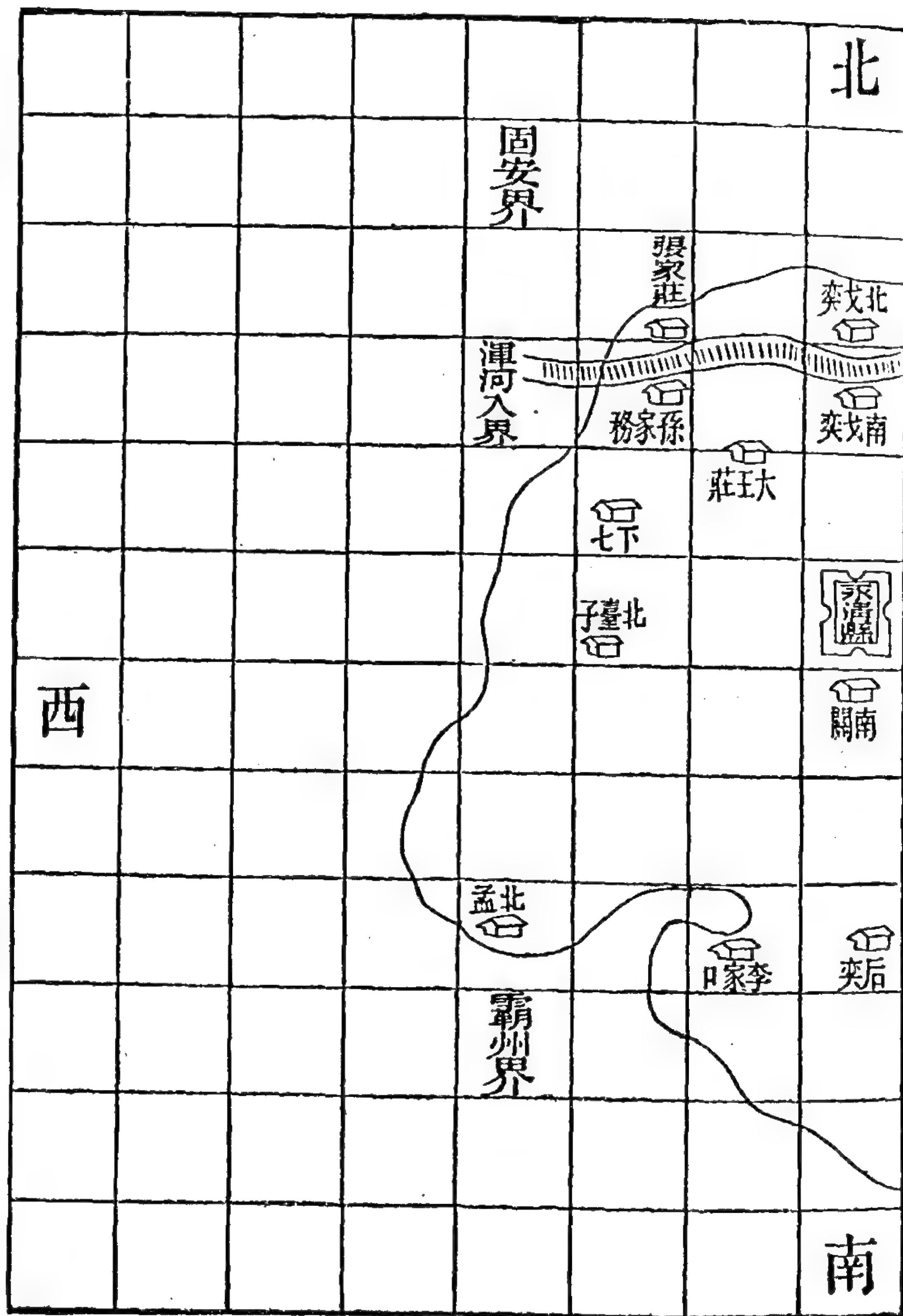

第三次雍正四年自南岸八工氷窑起北岸五
工河麻子營起河自郭家務開河引水至武清
縣王慶坨之東北由三角淀入大清河歸海
東
東安界
東安界
河麻子營
郭家務
半截河
趙百户營
雙營
賀堯營
東堤
西堤
冰窖
東隄
下至武清縣王慶坨
東北由三角淀葉淀
入大清河歸海
西重堤
朱家莊
安議城
南堤
信安
霸州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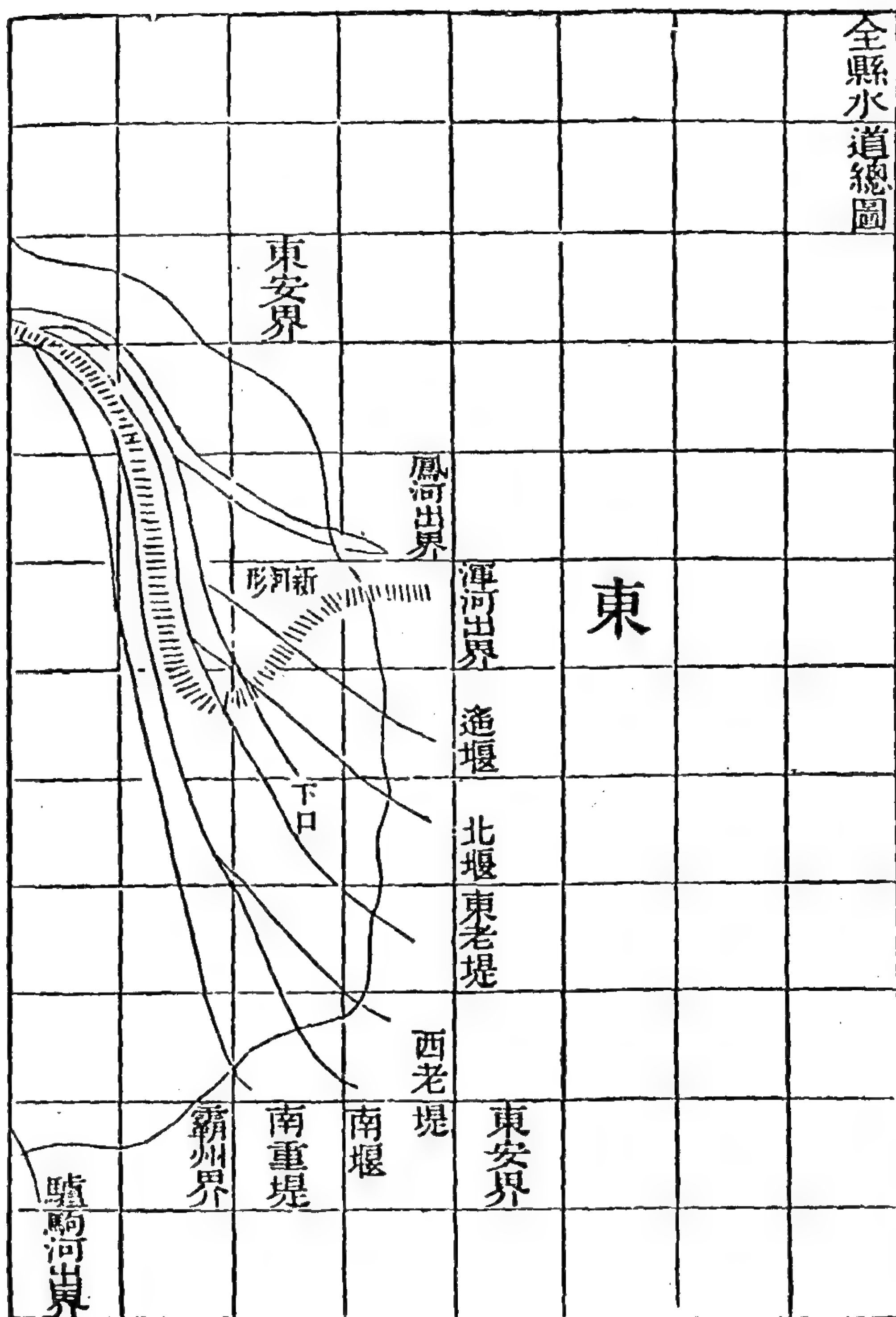

北
固安界
東安界
張家莊
北戈奕
渾河入界
孫家務
南戈奕
大王莊
下七
北臺子
固安界
南關
西
北孟
固安界
李家口
后奕
霸州界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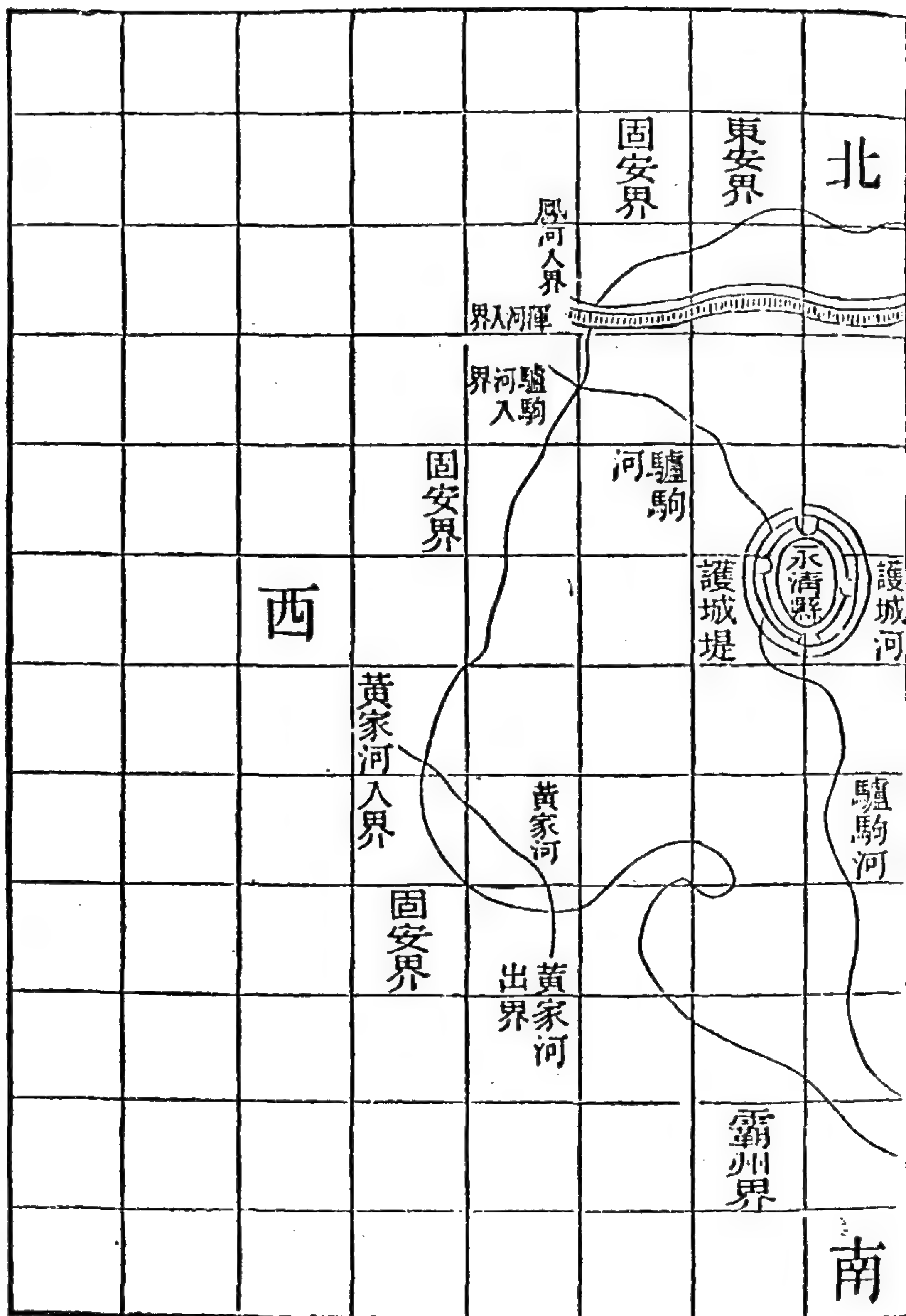

東
第五次乾隆二十年因冰窖河口淤成南高北低仰蒙 皇上
親臨閱視自北六工二十號開堤改河地勢寬廣任其蕩漾散
水勾沙入沙家淀歸海
東安界
河麻子營
郭家務
半截河
趙百万營
東安界
第六
遙堰
北堰
海
下至沙家淀入
雙營
賀堯營
冰窖
朱家莊
東老堤
南堰
信安
霸州界


北
張家莊
北戈奕
渾河入界
孫家務
南戈奕
大王莊
下七
北臺子
西
南關
北孟
李家口
后奕
霸州界
南


東
第六次乾隆三十七年水由北六工趨下恐河溜再向北徙於下遊之一帶河道排挖寬深使水勢直抵毛家窪入淀歸海
越堰乾隆二十一年接築
下至毛家窪入沙淀歸海
東安界
河麻子營
半截河
柏百戶營
雙營
第六
遙堤
北堰
重堤
賀靑營
東老堤
南堰
冰窖
朱家莊
安綱城
信安
霸州界


北
固安界
張家莊
北戈奕
渾河入界
孫家務
南戈奕
大王莊
下七
永清縣
北臺子
西
南關
北孟
李家口
后奕
霸州界
南


全縣水道總圖
東安界
鳳河出界
新河形
渾河出界
東
遥堰
下口
北堰
東老堤
西老堤
東安界
南堰
南重堤
霸州界
驢駒河出界


北
東安界
固安界
鳳河入界
渾河入界
驢駒河入界
驢駒河
固安界
永清縣
護城堤
護城河
西
黃家河入界
黃家河
驢駒河
固安界
黃家河出界
霸州界
南

永定河即桑乾河。古濕水也。以其水濁。故曰渾河。以其色黑。故曰盧溝河。又遷徙不常。名無定河。永定之名。聖祖仁皇帝之所錫也。原出山西太原潔頭山之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縣小盧泉小泊泉。雖相開不遠。而大小形勢有別。城西合爲一流。至縣南會西來之恢河。同注桑乾河。東北匯山陰縣之鄯河。應州之渾源河。懷仁縣之懷仁河。合大同北來之十里河御河。轉而東北。入直隸界。經蔚州。會臺流。東至保安州。又名燕尾河。東南會宣化之渾河。入懷來境。合東北之媯州河。又南流合和口。入山至石佛寺。抵宛平縣西北境。經沿河口。東南流。穿石景山。至修家莊。又東南至蘆溝橋。當其滙雁門雲中諸水。入桑乾大河。迤邐東下。兩岸崇山疊嶂。夾東河流。固未嘗肆。而湍流陡洩。直注東南。勢亦雄捷也。溯自馬邑至石景山。計程九百四十餘里。在保安州一帶。且開渠假水浸漑稻田。民賓其利。及出石景山之東。地平土疏。波流湍激。或分或合。遷徙靡常。固安霸州永清一帶。常爲民害。永清舊志載。舊苦桑乾河。嘉靖三十一年。水溢漂沒廬舍。至萬歷三年。巡撫王一鄂監司錢藻築堤延袤五十餘里障之。使東縣人稍寧。及二十二年。復抵縣界。且逼城垣。三十五年。霪雨四十餘日。城垣堤岸俱崩。永清人晝夜鵠立水中。幾至不能存活。東城下復有巨蛇長丈餘。出沒爲祟。知縣李循爲民祈禱。立祠時祀。水患稍息。嗣後四十年。河患不絕。國朝順治八年辛卯。一夕風雨驟作。河遂遷徙固安迤西幾七十里。合白溝河南下。注於海。河患暫息。嗣是累有衝決。遷徙不常。康熙三十七年。巡撫于成龍大築堤堰。疏濬河流。聖祖仁皇帝賜名永定。此兩岸築堤開河

之始也。

考永定河沿革。自山西發源。經太行入宛平界。東南至看丹口。分為二派。一東流。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一南流。至霸州合易水。又南至丁字沽入運河。其石景山東岸。自龐村回龍廟等處至盧溝橋隄岸長二十五里。明宣德以後。時決時修。

明正統元年。決狼窩口。

弘治二年。決楊木廠。

正德元年。又決狼窩口。俱勅大臣督修。

嘉靖三十一年。水溢漂沒廬舍。

嘉靖三十五年。題准共修東岸狼窩口等決一十八處。凡築堤二千三百九十二丈。甃以條石。灌灰堅築。以衛京師。其西岸綿延山麓。地勢高阜。雖不築堤。亦不為害。過盧溝橋稍南。兩岸始束以堤。令水由橋下南注。西岸舊有堤八里。東岸舊有堤三里餘。

康熙三十七年。聖祖仁皇帝軫念郊圻。親臨閱視。命撫臣于成龍築堤疏水濬流。上自宛平縣盧溝橋東老君堂開挖新河。由固安縣北十里舖注永清之朱家莊。經安瀾城入淀歸海。延袤二百餘里。河廣十五丈。賜名永定。

康熙三十九年.安瀾城河口淤塞.於永清縣郭家務迤南改河引水.出霸州之柳岔口入淀歸海.

雍正四年.柳岔口漸次淤高.於柳岔口迤北改爲下口.自郭家務開河引水.經王慶坨達天津歸海.

乾隆十六年.南岸六工之下冰窖草壩淩汛奪溜.遂由冰窖改河.從舊有之東老堤開通南循坦坡埝歷龍尾達淀.由鳳河會大清河歸海.

乾隆二十年.冰窖迤北淤成南高北低.皇上親臨閱視.將北六工二十號以下名賀堯營地勢寬廣.改河任其蕩漾.散水勻沙.入沙家淀達海.

乾隆三十七年.興舉大工.因水由北六工趨下.恐河流再往北徙.於下游之條河頭一帶開濬寬深.直抵毛家窪入淀達海.

乾隆三十八年.條河頭南舊河淤平.河流轉北.經別古莊至洛圖莊.東流入淀.奉旨改建之龍神廟前在條河頭之北岸者.今在南岸矣.

其旁河沿革有黃家河.卽牤牛河旁支.自固安縣牛坨村南迤東起.至南趙各莊東南入永清縣界.歸霸州境內疙疸舖.計長三十五里餘.乾隆二年開挖.十五年淤塞.二十八年工賑案內挑濬瀰通.三十七年大工案內復加挑濬.現在上接金門閘減河.宣洩汛水.并收野潦.每年於春融時勸民疏挖.

北岸減河.本係古河.乾隆四年.北岸三工四號建築草壩.卽疏古河爲草壩減河.九年水利案內.疏濬瀰

通。嗣因四號草壩堵閉。二十七年。本工三號另建草壩。於壩下挑挖。引河仍歸原舊減河。二十年。北岸六工二十號改河。并自圈築遙埝越埝之後。減河下游卽循北堤減河入鳳河歸泊。二十七年工賑案內。疏挑深通。三十七年大工案內。於三號舊草壩之上。并開小引河一段。達於舊河。仍與舊河普律疏濬。以資通暢。

北岸啞吧河。上無來源。自固安縣薛各莊。經東安縣境。至野鷄劉各莊。入永清縣境之橫亭。復歸東安縣境。至濟南屯會乾溝河。舊由葛魚城東歸淀。約長四十餘里。乾隆五年。修築北埝。卽歸北埝減河。二十八年。圈築越埝。今改北堤。卽由堤外減河歸母猪泊。按啞吧河雖係古河。向未挖濬。現在上游淤成平陸。下游瀝水所歸。微有河形。

拒馬河。舊志所載。距邑治東南五十里。在古信安郡內。爲九河洩尾之墟。晉劉越石周世宗嘗以舟師駐蹕。渠水通於東南。夙稱名瀆。今不可考。

其築堤始末。康熙三十七年。自良鄉縣老君堂開挖新河。由固安縣城北。經永清縣朱家莊。歷安瀾城入淀。至西沽達海。前築兩岸大堤。南堤自盧溝橋石堤以下起。至永清縣郭家務止。北堤亦自盧溝橋石堤起。至永清縣河麻子營止。三十九年。安瀾城河口淤塞。由霸州之柳岔口歸淀入海。南岸自郭家務接築西堤。至柳岔口止。五十六里。北岸自河麻子營起。接築東堤。至柳岔口迤東止。五十五里七分。卽今之東

老堤西老堤是也。雍正三年。南北兩岸又接築大堤。南岸冰窖東堤起。接築南堤至王慶坨止。四十三里一百有五丈。北岸自河麻子營起接築北堤至武清縣范甕口止。七十三里一百二十三丈。即今之舊南堤舊北堤是也。四年。因柳岔口以上漸次淤高。改河稍北。自郭家務起開引河長七十三里一百二十三丈。水由南北堤內至武清之王慶坨達淀歸海。十年。永定河接築重堤。并挑引河自永清北五工河麻子營起至武清范甕口。計長一萬三千六十七丈。乾隆三年。南岸又自東老堤柳岔口起接築至天津縣青光止六十一里。爲南埝。北岸自賀堯營起。至葛魚城止。三十四里。爲北埝。又自永清北六工半截河十六號起至閻河止。建築北堤長七千一百二十六丈。五年。又葛魚城北埝起。接築北埝四十七里一百二十六丈至東蕭家莊止。十六年。淩汛水大。下游三角淀淘河范甕口一帶淤高於冰窖草壩。奪溜而南。水由南堤外經霸州唐二鋪得勝口。順南埝東流。歸葉淀入海。二十年。冰窖河口南北淤成高阜。皇上親臨閱視。以永清屬北六工洪字二十號以下開堤改河。散水勻沙。於賀堯營一帶任其蕩漾入淀歸海。二十一年。接築遙埝。自毛家灣起。至黃花店迤東止。八十一里九十五丈。二十八年。添築越埝。自永清小荊垡起。至武清黃花店止。四十九里一百二十八丈。三十九年。興舉大工。河水已由北六工以下。恐河流再向北堤。於下游條河頭挑濬寬深二十二里六十四丈。使水直趨毛窪歸沙家淀達天津入海。

其河工分駐丞簿。（事詳職官表內。）南岸五工。永清縣縣丞駐劄。堤長二十四里六分。第一號至二號。係固安縣屬。

第三號起至二十四號六分屬永清縣境內第十六號郭家務乾隆三年奏建草壩一座十二年堵閉第二十三號淸涼寺乾隆八年奏建瀼水草壩一座十六年堵閉
南岸六工霸州州判駐劄堤長三十里屬永淸縣境內第十號乾隆六年建草壩一座十六年改河案內堵閉第十七號乾隆八年建草壩一座十六年改河案內堵閉第二十一號乾隆十五年建草壩一座十六年改河案內堵閉第二十三號乾隆六年奏建草壩一座十六年改河案內堵閉第三十號乾隆十五年奏建草壩一座十六年改河案內堵閉
北岸五工永淸主簿駐劄堤長二十一里四分屬永淸縣境內此工十五號之中以上係康熙三十七年建自十五號中以下係雍正四年建第十五號雍正十一年奏築重堤至范甕口止其五工重堤計長七里七分第十八號乾隆九年奏建草壩一座於十九年奏堵
北岸六工霸州吏目駐劄堤長二十里屬永淸縣境原管堤長三十里乾隆二十年二十號改移下口以下十里歸南六工管第八號小荊垡接重堤起築越埝一道今改名北堤隸三角淀管所有北岸三工草壩減口水引河接越埝減河而下第十二號乾隆四年奏建半截河草壩一座十二年堵閉第十六號內自重堤根起於乾隆四年接築北大堤后秉教改河即將北大堤改爲北埝今河水北趨北大堤已廢
南岸七工自一號起至十五號止永淸縣境內所屬係東安縣縣丞駐劄

北岸七工。自一號起至十五號止。永淸縣境內所屬。係東安縣主簿駐劄。

延年北導之策。計壯而不可用。賈讓三策之議。謀確而不盡從。古今知者不言。而言者不用。史志亦具存其說。所以資考鏡徵萃策也。李光昭東安縣志論永定河利弊。最爲詳明。今附於後。

或問於余曰。永定河果有一勞永逸之策乎。余曰。不能。何以故。渾河不難於治上游。而難於治下口。南北岸十八汛。險工林立。然頂衝掃灣處所。抜樁走埽決口。什不一覯。可見上游雖險。猶可以人力搶護也。惟下口不能禁其不淤。漸淤則漸高。南高則北徙。北高則南徙。南北俱高則無路宣洩。下口無路宣洩。不得不於上游而議改矣。此亦事勢之必然者也。

或又曰。三角淀特設廳汛。專司疏濬下口。果如所言。豈廳汛各員皆尸位素餐者乎。余曰。不然。下口之淤墊。非人力所能爲也。猶記乾隆二年春。王慶坨村北引河一道。長約十七八里。寬約二十餘丈。深約一丈三四尺不等。凌汛水至。大溜北趨黃花套。三日之後。水勢消落。引河已成平陸矣。計此一河。非費數萬□帑金。數萬民力。不能成功。然不足以當凌汛一水之淤。況伏秋二汛浩瀚之勢乎。不特此也。余在下口六載。當汛水長發之後。乘一小舟。隨溜測河。每遇舟淺。不能前進而返。蓋下口水勢出漕。必旁溢。旁溢則原溜必淤。四散分流矣。所以水經注引俗諺云。高粱無上源。淸泉無下尾。淸泉卽㶟水之尾閭。注爲淸泉至潞。所在分流。更爲徵津。散漫難尋。蓋自昔而已然矣。

或又曰。然則垡船杈夫之設竟無益乎。余曰。否。杈夫之力。惟不能施於渾河下口。若以之疏濬淀河。則事半而功倍。蓋渾河伏秋二汛。每逢發水。所過輒淤。長或十餘里。寬或百餘丈。淺者三四尺。深者六七尺。舟行則膠。徒涉則陷。純沙則板。汙泥則瀉。因淤而挖。隨挖隨淤。雖有杈夫。安所施其力哉。若夫淀泊之中。其通舟楫之處。偶遇淺阻。杈夫乘小舟。略爲撈挖。舟通而溜自駛。至於支河汊港。素不通舟。苲草菰蒲。皆能壅塞。若杈夫時爲疏導。支流脈絡貫通。淀水自易宣洩。所以邇年來。西淀分設杈夫。深爲有益。此明驗也。故設杈夫以治淀河。乃策之至善者也。惟以渾河下口之淤。歸罪於杈夫。則杈夫不任受耳。

或又曰。以清刷渾之策如何。余曰。清水止可敵渾。斷不能刷渾也。所謂以清敵渾者。渾河逼近清流。恐其溢入淤墊。束清流之全力。處上游之勢以敵之。使不得漫入則可。若清渾並行。渾水之力數倍於清流。而淀河係受水之區。其流更緩。必至白露後。諸河水勢消落。歸淀。淀河之流。始行迅疾。而永定河伏汛之水。其渾濁較他汛爲尤甚。當渾河盛漲之日。正清河力弱之時。惟有受其淤而已。豈能刷之哉。余與河工同事數人辨之甚力。初皆不以爲然。厥後始信余言爲不謬。故以清刷渾之說。萬萬不可輕試之於桑乾者也。

或又曰。渾河兩岸。開渠引灌。分道澆溉。易瘠爲沃。如通志所云。涇水之富關中。漳水之富鄴下。其法何如。余曰。不能引流分灌。必須先講溝洫之制。渾河水濁而性悍。水濁則易淤。性悍則難制。雖有溝洫。其如所

過輒於四散奔突何哉。爲邇年來廣築遙堤。乾隆三年築隔淀坦坡埝。自霸州莆家浦接老堤起。至武清龍尾子止。乾隆四年築北大堤。自永清牛䵷河東起。至東安賀家辛莊止。乾隆五年。築北埝。自接北大堤尾起。至武清東蕭家莊止。又爲之多建減水壩。乾隆三年。建金門閘石壩一座。建長安城東胡林曹家務惠家莊草壩四座。七年建求賢村清涼寺雙營草壩三座。八年建張仙務郭家務五道口草壩三座。實補偏救弊之良策也。蓋河日淤高。堤日增長。現在堤身外高二丈有餘。內高不過五六尺。乾隆七八兩年。大汛之時。七工以下。水面離堤頂相距不及一尺。若非諸壩爲之分洩。勢必平漫矣。此其明驗也。減河過水無多。旋即斷流。不至爲害。若兩旁多種高粱。皆獲豐收。菽粟或有損傷。渾河所過之處。地肥土潤。可種秋麥。其收必倍。諺云。一麥抵三秋。此之謂也。小民止言過水時之害。不言倍收時之利。此浮議之不可輕信者也。余嘗稱永定河爲無用河。以其不通舟楫。不資灌溉。不產魚蝦。然其所長。獨能淤地。自康熙三十七年以後。冰窖堂二鋪。信安勝滂等村。寬長約數十里。盡成沃壤。雍正四年以後。東沽港王慶坨安光六道口等村。寬長幾三十里。悉爲樂土。茲數十村者。皆昔日濱水荒鄉也。今則富庶甲於諸邑矣。與涇漳二水之利何以異哉。故渾河者。患在目前。而利在日後。目前之患有限。而日後之利無窮也。

或又曰。渾河所淤之地。其利若此。今東西兩淀。不乏淤地。隨其高下。量築堤埝。而藝種之。其利何如。余曰。不可。北方之淀。即南方之湖。容水之區也。南方河港多而湖深。北方河港少而淀淺。是淀之利害尤甚於湖也。讀雍正四年怡賢親王條奏。今日之淀。較之昔日。淤幾半矣。淀池多一尺之淤。即少受一尺之水。淤

者不能濬之復深復圍而築之使盛漲之水不得漫衍於其間是與水爭地矣下流不暢容納無所水不旁溢將安之乎是故借淀泊所淤之地爲民間報墾之田非計之得者也蓋一村之民止顧一村之利害一邑之官止顧一邑之德怨而治水之法不能有利而無害不能盡德而無怨惟在司其柄者相其機宜權其輕重當棄則棄毋務小利以悅民當興則興毋惑浮言而掣肘斯得之矣

或又曰渾河下口水佔之地按畝給價除糧此莫大之曠典也而民有願有不願者其故安在余曰其願者顧目前其不願者計日後也定例河佔之地每畝給價六錢東武下窪之地有每畝止值二三錢者官價已倍其値此顧目前者之所以願售也渾河經由之處數年淤成沃壤其所値或數倍或什倍且東安旗圈投充之地什居其六民間恆業甚少一領官價淤出之後即成官地不得復歸原業此計日後者之所以不願售也然有力之家包數年之糧尙屬易事其餘未免拮据此又告豁告賑者之所以紛紛也余之愚見渾河下口入淀勢必水佔數村莫若量其所佔之地地方官查其段落頃畝按其原徵科則造册報部存檔不必給價暫與除糧俟淤高涸出之後仍聽原業自行耕種復照原則徵糧則小民自必樂於從事矣安頓下口地畝之法似莫便於此

或又曰下口水佔村莊其有戶多人衆安土重遷勢難他徙者量築護村埝以捍禦之豈不甚善余曰此亦有二其有一面傍堤一面臨河之村築埝以障之使水不直射則可如四面環水之區則斷斷不可者

也。蓋下口一帶。原屬水鄉。村落地基。皆居高阜。水勢盛漲。其被浸泡者。不過傍村小屋耳。其村中高房大廈。尙可無恙也。若築圍埝以護村。河水逐年淤高。埝亦不得不逐年增長。數年之後。勢如仰釜。汛水長發。面面受敵。水勢衝刷。風浪排擊。豈村民之力所能防護哉。稍有疏虞。建瓴直貫。民其爲魚矣。昔日之堂二鋪。其覆轍也。故築護村圍埝之法。亦不可不熟爲籌畫者也。

卷九

永清縣志四

吏書第一

史家書志一體。古人官禮之遺也。周禮在魯。而左氏春秋典章燦著。不能復備全官。則以依經編年。隨時錯見。勢使然也。自司馬八書。孟堅十志。師心自用。不知六典之文。遂使一朝大典。難以綱紀。後史因之。而詳略棄取。無所折衷。則弊之由來。蓋已久矣。

鄭樵嘗謂書志之原。出於爾雅。彼固特著六書七音昆蟲草木之屬。欲使經史相爲經緯。此則自成一家之言可也。若論制作。備乎官禮。則其所謂六書七音名物訓詁。皆本司徒之屬。所謂師氏保氏之官。是其職矣。而大經大法。所以綱紀天人而敷張王道者。爾雅之義。何足以盡之。官禮之義大。則書志不得係之爾雅。其理易見者也。

宇文倣周官。唐人作六典。雖不盡合乎古。亦一代之章程也。而牛宏劉昫之徒。不知挈其綱領。以序一代

之典章。遂使會要會典之書。不能與史家之書志合而為一。此則不可不深長思者也。

古今載籍。合則易存。分則難恃。如謂掌故備於會要會典。而史中書志。不妨意存所重焉。則漢志不用漢官為綱領。而應劭之儀。殘缺不備。晉志不取晉官為綱領。而徐宣瑜之品。（徐氏有晉官品。）亡逸無存。其中大經大法。因是而不可窺其全體者。亦不少矣。且意存所重。一家私言。難為典則。若文章本乎制作。制作存乎官守。推而至於其極。則立官建制。聖人且不以天下為己私也。而載筆之士。又安可以己之意見。為詳略耶。

書志之體宜畫一。而史家以參差失之。列傳之體本參差。而史家以畫一失之。典章制度。一本官禮。體例本截然也。然或有天官而無地理。或分禮樂而合兵刑。不知以當代人官為綱紀。其失則散。列傳本乎春秋。原無定式。裁於司馬。略示區分。抑揚詠歎。予奪分合。其中有春秋之直筆。亦兼詩人之微婉。難以一概繩也。後史分別門類。整齊先後。執泥官閥。錙銖尺寸。不敢稍越。其失則拘。散也拘也。非著作之通裁也。

州縣修志。古者侯封一國之書也。吏戶兵刑之事。具體而微焉。今無其官而有吏。是亦職守之所在。掌故莫備於是。治法莫備於是矣。且府史之屬。周官具書其數。會典亦存其制。而所職一縣之典章。實兼該而可以為綱領。惟其人微而縉紳所不道。故志家不以取裁焉。然有入境而問故。舍是莫由知其要。是以舊吏為令史首領之官曰典史。知令史典史之史。即綱紀掌故之史也。可以得修志之要義矣。

今之州縣。繁簡異勢。而掌故令史因事定制。不盡皆吏戶兵刑之六曹也。然就一縣而志其事。即以一縣

之制定其書。且舉其凡目。而愈可以見一縣之事勢矣。案牘簿籍無文章。而一縣之文章則必考端於此。常人日用而不知耳。今爲挈其綱領。修明其書。使之因書而守其法度。因法而明其職掌。於是修其業而傳授得其人焉。古人所謂書契易而百官治。胥是道也。

或謂掌故之書各守專官。連牀架屋。書志之體所不能該。是以存之會典會要。而史志則具心裁焉。此亦不可謂之知言也。周官挈一代之大綱。而儀禮三千。不聞全入春官。司馬法六篇。不聞全入夏官。然存宗伯司馬之職掌。而禮兵要義。可以指掌而談也。且如馬作天官。而太初厤象不盡見於篇籍也。班著藝文。而劉歆七略。不盡存其論說也。史家約取掌故。以爲學者之要刪。其與專門成書不可一律求詳。亦其勢也。既不求詳。而又無綱紀以統攝之。則是散漫而無法也。以散漫無法之文。而欲部次一代之典章。宜乎難矣。

或謂求掌故於令史。而以吏戶兵刑爲綱領。則紀表圖書之體不可復分也。如選舉之表當入吏書。河道之圖當入工書。充類之盡。則一志但存六書而已矣。何以復分諸體也。此亦不可謂之知言也。古人著書。各有義類。義類既分。不可強合也。司馬氏本周譜而作表。然譜厤之書。掌之太史。而旁行斜上之體。不聞雜入六典之中。蓋圖譜各有專書。而書志一體。專重典章與制度。自宜一代人官爲統紀耳。非謂專門別爲體例之作。皆雜其中。乃稱隱括也。且如六藝皆周官所掌。而易不載於太卜。詩不載於太師。然三易之

名。未嘗不見於太卜。而四詩之目。則又未嘗不著於太師也。是其義矣。

六卿聯事。交互見功。前人所以有冬官散在五典之疑也。州縣因地制宜。尤無一成之法。如丁口爲戶房所領。而編戶煙冊。乃屬刑房。以煙冊非賦丁。而立意在詰奸也。武生武舉隸兵部。而承辦乃在禮房。以生員不分文武。皆在學校。而學校通於貢舉也。分合詳略之間。求其所以然者而考之。何莫非學問耶。

吏房典吏一人。掌一縣之吏事官屬。師儒之姓名履歷。（事見官師表。）縣人之出仕於外。及進士貢舉之待銓者。（事見選舉表。）皆著於籍。

掌六房之經制。典吏書其受事年月。五年役滿。申送考職。僉清書之老成者補之。吏房典吏一人。戶房典吏二人。禮房典吏二人。兵房典吏二人。刑房典吏二人。工房典吏一人。承發房典吏一人。糧房典吏二人。預備倉攢典一人。庫房攢典一人。儒學攢典一人。典史攢典一人。典吏庶人之在官者也。周官府史胥徒府爲管庫之屬。史則今之書吏也。漢唐曹屬掾史。多以士流爲之。公府辟署。往往起家爲九列。廬江小吏。乃云仕宦臺閣。樂府詩云。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可以想見當時之貴重也。明制始禁爲吏不得與鄉會試。而生員考下等者。乃謫爲吏。今禮部學政。猶存其制。而爲之者。卒無其人。凡僉吏典。書結狀。必云並無過犯。及並非生員監生。乃得供役。是則不許生員監生爲之者也。內外衙門典吏俱有額缺。領於吏部文選司。五年役滿。送部考職。以正八品從九品未入流等官銓用。是爲經制典

吏。其因事添設本官隨時僉充。各以事之繁簡定其名目。不在此限。

永清舊志。不載典吏額缺。似失周官府史之義。今經制所定知縣衙門十房十五缺。儒學一缺。典史一缺。總十七缺矣。以六房之成法論之。承發房無所不領。當爲吏房之分科。糧房預備倉庫房。則皆戶房之分科也。初戶房總理錢穀。糧房專收里下大糧。倉房知米粟數。雍正十三年。以旗地事繁。分戶房爲田租二科。田科司永衛船墾民糧河租鹽當房地牙稅一切奏銷。而租科則司旗地糧房收十二里民糧。(詳戶書)乾隆二十八年。知縣蘭第錫以糧房僅收糧銀。事屬櫃書。乃裁糧房而歸其事於田科。三十四年。田科分立庫房。專司牙行經紀與銀錢出納之事。三十七年。知縣劉楙復立糧房。旋廢。今戶房爲田租倉庫四科。田科典吏三人。其三科典吏各一人。合諸房典吏。爲九房十五缺矣。

掌憲綱之册籍。以六條之法序其憲綱。分其節目。而申明見行之事理。一曰吏條。二曰戶條。三曰禮條。四曰兵條。五曰刑條。六曰工條。

吏條。一曰僚屬。知縣典史儒學教諭訓導河工縣丞主簿之員數也。二曰閫屬。僧會司。道會司。陰陽學。醫學之員數也。三曰縣屬。在任之官。縣人之官於京師及外省者也。在籍之官。縣人之已仕而歸。與未仕待銓。及進士舉人恩貢生拔貢生副榜貢生歲貢生優貢生也。四曰六房。經制吏、戶、禮、兵、刑、工、承發、糧、倉、庫、房。及儒學典史之典吏攢典名數也。

戶條。一曰存恤額設孤貧之月糧布花也。二曰銀庫徵解存留之有無也。三曰戶口人丁丁糧之額數也。四曰課程牙行雜稅之多寡也。五曰差繇上司之衙役工食與造報戶口人丁之分則也。

禮條。一曰學校廩膳增廣附學武生之名數與三六九之會課也。二曰壇宇山川社稷先農之壇宇坐落方向也。三曰山林隱逸登注山林隱逸之有無也。四曰忠孝節烈登注其人之事實也。五曰鄉飲言其禮之行否也。

兵條。一曰鋪遞人遞郵傳也。二曰急遞驛馬之數也。

刑條。一曰詞訟上司批詞與自理之詞訟也。二曰監獄犯人疾病醫藥有無禁卒凌虐也。

工條。曰所屬橋梁道路有無修理行人往來有無稽誤也。

夫史志之文貴存大體非以其義例也。所貴勿忘其初意爾。六條之頒著於憲令。相安既久。官吏行文書不知者且以爲故事矣。時事有廢興。吏治有緩急。雖周官六典。未必盡爲當日所施行。然而聖人不爲不盡施行而不著其法。爲其可以因是而想見立法之初意焉爾。庶幾知所重輕也。然則六條固州縣之所首務也。凡州縣皆有之。亦夫人而知之。而必登之於志者。恐後此將有不復知之者耳。

掌官員之頒給印信與鈐記劄付之請領於禮部與布政使司者。乾隆十五年七月。頒發永清縣乾字四千一百九十二號印信一顆。乾隆十六年四月。頒發儒學乾字五千六百二十二號印信一顆。乾隆十七

年四月頒發南岸五工乾字一萬七百三十七號關防一顆。乾隆十七年四月。頒發北岸五工乾字一萬七百六十九號關防一顆。乾隆三十五年五月。頒發捕衙布字一千零五號鈐記一顆。乾隆四十二年九月。頒發僧會司僧會布字一百四十八號鈐記一顆。乾隆四十二年九月。頒發道會司道會布字一百四十九號鈐記一顆。乾隆四十二年九月。頒陰陽學訓術布字一百五十號鈐記一顆。

戶書第二

史遷平準之書。與天官同義。蓋猶以官名篇。而不以事名篇也。班史旣易天官爲天文。又易平準爲食貨。於是立官置典之義。始蕩然而無可復究矣。州縣方志則戶口田糧之目。土產貢賦之名。方且紛裂散亂。漫無統紀。求能如史志之敍食貨。固已百不得一矣。況能上而推蹟官守。以存六典之遺乎。夫史遷八書僅擧二官。餼羊之存禮意爾。班固并此去之。後代史志。不復爲之數典焉。於是修江南通志者。遂致疑於丁役非食貨。而土產不類於田賦。因欲紛更其門類。是則不得不爲食貨天文諸篇長太息也。

田賦之事。其義易明。其數難知也。其義易明。則輸將沿爲固然。其數難知。則官吏易爲奸弊矣。舊制貢賦款目浩繁。明嘉靖中。始爲一條編法。萬曆九年。始通行之。總括一縣賦役糧地。計丁畢輸於官。而僉差募運之費。存留供億之用。土貢方物之需。以及交納贈耗之數。併爲一條。則民間應納之款。盡於是矣。然而輸納歸於一條。官民固爲交便。舊存款目。不復一一臚於文册。則設有不肖官吏。私立名色。浮徵橫歛。人

且茫然不知其故也。力役之徵。古今通義。而既算僉差募運。則條編已有力役矣。官司贍給。國制恆經。而旣算存留供億。則條編已具贍給矣。土貢方物。交納贈耗。條編詳今而略古。便於官府文移耳。州縣志書。僅載條編。而不溯原委。則不復知制度之沿革。民間將有受其弊者矣。求之而不得。著其例於首簡。俾觀者之自爲辨別可也。賦役全書。最爲明晰。今詳載之。不以無文略也。

戶書所以志田賦。而禮樂兵刑典章制度略備焉。此則六典聯事之義也。吏條有朝覲之費。禮條有祭祀賓興之費。兵條有驛站之費。刑條有囚糧之費。工條有城工河渠之費。有志之士。將考典禮之興廢存亡。深稽田賦之沿革。思過半矣。

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之正。必求端於圖籍也。永清爲畿縣。旗民錯處。經界之須圖者一。縣逼永定河。河形流徙不常。土田腴瘠無定。經界之須圖者二。縣處偏隅。不通大道。四境遠近。道里弓步不明。經界之須圖者三。然而累牘連篇。區分綱目。申著圖表。若唐李吉甫國計之簿。宋丁謂會計之錄。專門故事。自勒一書之例也。縣志但詳戶房之掌故。於事足矣。欲求經界。則已著於四鄉分合之圖。能自測其遠近離合。則經界不求而自明。是則史文互見之義也。

鼂錯貴粟之奏。趙過均田之議。皆儒生偉論。當世良謨。史志裁入本書。乃可洞徹其源委。一縣之中。豈無案牘文移。公言私論。可以曉悉其中之利弊得失乎。掌故失載。而文詞之家著者。又不復知當日所言之

行否也。以是存其略而別具於文徵。所以待後人之考定。而不敢謂自我作古耳。禹貢之則壤。職方之土宜。州界遼闊。無所取於附會也。戶口之可記者。前代史志。總於所統州郡。不可別出。惟遼史地理志云戶五千。兵衛志云丁一萬。則是書於永清之界者也。明萬曆順天府志云永清編戶二十一里。原額一千三百一十戶。一萬二千九百九十四口。萬曆中一千三百一十戶。一萬三千二百四十八口。方物之可記者。唐書地理志。幽州范陽郡貢綾絲絹角弓人葠栗。宋史地理志。霸州貢絹。金史地理志。大興府產金銀銅鐵滑石半夏蒼朮代赭石白龍骨薄荷五味子白牽牛。未知永清土產果何物耳。欲考今者。先徵於古。粗述梗概。爲緣起焉。

戶田科典吏一人。掌一縣之田賦。以四柱之法定賦役之會計。一曰舊管。二曰新收。三曰開除。四曰實在。

舊管原額民地四千九百一十一頃二十畝三釐一毫。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徵銀一萬一千七百零一兩五錢七分三釐一毫九絲四忽六微一纖五沙三塵。每畝加增芝麻棉花銀五絲七忽八微五纖。共徵加增銀二十八兩四錢一分一釐二毫九絲三忽七微九纖三沙三塵五埃。查照明萬曆年間則例。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閏銀三百四十三兩六分四釐三絲九忽七微三纖四沙五塵五埃四渺。

原額撥附地二百一十八頃二十九畝三分七釐。每畝徵銀三分。共該徵銀六百五十四兩八錢八分一

釐一毫。每畝加增芝麻棉花銀五絲七忽八微五纖。共該加增銀一兩二錢六分二釐八毫二絲九忽五纖四沙五塵。遇閏每畝徵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銀一十五兩二錢四分八釐五毫五絲七忽一微四纖三沙五塵八埃。

原額二折地一百三十三頃。每畝徵銀一分五釐。共該徵銀一百九十九兩五錢。每畝加增芝麻棉花銀五絲七忽八微五纖。共該加增銀七錢六分九釐四毫五忽。遇閏每畝徵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銀九兩二錢九分五毫二忽二微。

以上三項。共地五千二百六十二頃四十九畝四分一毫。共該額徵銀一萬二千五百五十五兩九錢五分四釐二毫九絲四忽六微一纖五沙三塵。又加增芝麻棉花銀三十兩四錢四分三釐五毫二絲七忽八微四纖七沙八塵五埃。通共該徵銀一萬二千五百八十六兩三錢九分七釐八毫二絲二忽四微六纖三沙一塵五埃。共徵閏月銀三百六十七兩六錢三釐九絲九忽七纖八沙一塵三埃四渺。內閏去地四千一百二十一頃二十六畝二分九釐。又圈佔去地八百一十頃八十六畝九分四釐七毫四絲。又復額佔用去地一百七十頃零四十三畝六分九毫分別列入收除外。實存民地三百八十六頃七十四畝七分五釐二毫六絲。二折地一百九頃五畝二釐。

新收撥補地畝。順治四年奉部文撥補德州恩縣二處官地。并靜海縣無主荒地。共三千四百二十二頃四十六畝。順治九年奉部文撥補交河縣瀋陽衛屯地六百二十三頃。以上撥補地畝。奉文退還。並退隨彼處輸糧。本縣錢糧已入開除矣。

順治六年奉戶部文退出滿洲沙薄二折地一十七頃八十七畝九釐。每畝徵銀一分五釐。共徵銀二十六兩八錢六釐三毫五絲。又該加增芝麻棉花銀一錢三釐三毫八絲三忽一微五纖六沙五塵。遇閏每

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銀一兩二錢四分八釐三毫四絲三忽一微二纖六沙六埃。
順治七年。收王瑾固安退回二折地三十八頃。每畝徵銀一分五釐。共徵銀五十七兩。又該加增芝麻棉花銀二錢一分九釐八毫三絲。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銀二兩六錢五分四釐四毫二絲九忽二微。收陸續舉報夾空等項民地七十三頃二十畝六分六釐。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該銀一百七十四兩四錢二分四釐二毫四絲一忽三微五纖八沙。又該加增芝麻棉花銀四錢二分三釐五毫一微八纖一沙。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銀五兩一錢一分三釐七毫二絲九忽九微一纖二沙四塵四埃。又收水佔二折地五十四頃五十四畝二分。每畝徵銀一分五釐。共銀八十一兩八錢一分三釐。又該加增芝麻棉花銀三錢一分五釐五毫二絲五忽四微七纖。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銀三兩八錢零九釐九毫四絲四忽一微四纖二沙八塵。
順治八年。收滿洲多圈並隱漏民地一十七頃七十畝二分。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徵銀四十二兩一錢七分七釐三毫一絲六忽二微六纖。又該加增芝麻棉花銀一錢零二釐四毫六忽七纖。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銀一兩二錢三分六釐五毫四絲四忽八微八纖六沙八塵。新收認二折地四十三頃六十一畝五分。每畝徵銀一分五釐。共徵銀六十五兩四錢二分二

釐五毫。又該加增芝麻棉花銀二錢五分二釐三毫一絲二忽七微七纖五沙。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銀三兩四分六釐六毫五絲六忽四纖一沙。收開墾二折地七十八頃一十三畝二分。每畝徵銀一分五釐。共徵銀一百一十七兩一錢九分八釐。又該加增芝麻棉花銀四錢五分一釐九毫九絲三忽六微二纖。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銀五兩四錢五分七釐七毫八絲五忽八微四纖八沙八塵。

順治九年查出香火地二十一頃七十七畝三分。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銀五十一兩八錢七分七釐二忽九微九纖。又該加增芝麻棉花銀一錢二分五釐九毫五絲六忽八微五沙。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銀一兩五錢二分九毫一絲八忽七纖八沙二塵。收零星報民地四頃三十七畝八分。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徵銀十兩四錢三分一釐一毫五絲四忽一微四纖。又該加增芝麻棉花銀二分五釐三毫二絲六忽七微三纖。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銀三錢零五釐八毫一絲八忽一微八纖五沙二塵。收水荒二折地二十五頃六十七畝二分五釐六毫九絲。每畝徵銀一分五釐。共徵銀三十八兩五錢八釐八毫五絲三忽五微。又該加增芝麻棉花銀一錢四分八釐五毫一絲五忽八微一纖一沙六塵六埃五渺。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銀一兩七錢九分三釐三毫一絲六忽二微三纖一沙三塵八埃四渺六漠。

順治十年收首出稟報民地二十一頃零三畝二分九釐九毫一絲。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徵銀五十兩一錢一分三釐八毫三絲五忽三微四纖六沙三塵三埃。又該加增芝麻棉花銀一錢二分一釐六毫七絲五忽八微五纖二沙九塵三埃五渺。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銀一兩四錢六分九釐二毫二絲五忽九微三纖三沙五塵一埃九渺四漠。收固安縣退回民地四頃。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徵銀九兩五錢三分五毫二絲。又該加增芝麻棉花銀二分三釐一毫四絲。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銀二錢七分九釐四毫一絲三忽六微。

順治十一年收稟報民地四頃二十七畝五分六釐一毫九絲。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徵銀十兩一錢八分七釐二毫一絲八忽九纖七沙九塵七埃。又該加增芝麻棉花銀二分四釐七毫三絲四忽四微五纖五沙九塵一埃五渺。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銀二錢九分八釐六毫六絲六忽五微二纖四沙二塵五埃四渺四漠。收開荒二折地六頃一十七畝七分四釐三毫一絲。每畝徵銀一分五釐。共徵銀九兩二錢六分六釐一毫四絲六忽五微。又該加增芝麻棉花銀三分五釐七毫三絲六忽四微三纖八沙三塵三埃五渺。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銀四錢三分一釐五毫一絲四忽五微五纖八沙六塵一埃五渺四漠。

順治十二年。收稟報民地六頃四十二畝八釐二毫。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徵銀一十五兩二錢九分八釐四毫三絲八忽三微五纖六沙六塵。又該加增芝麻棉花銀三分七釐一毫四絲四忽四微四纖三沙七塵。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銀四錢四分八釐五毫一絲六忽一微七沙七塵八埃八渺。收開荒二折地二頃七十三畝。每畝徵銀一分五釐。共徵銀四兩零九分五釐。又該加增芝麻棉花銀一分五釐七毫九絲三忽五纖。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銀一錢九分六毫九絲九忽七微八纖二沙。

順治十三年。收稟報民地八頃五十畝。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徵銀二十兩二錢五分二釐三毫五絲五忽。又該加增芝麻棉花銀四分九釐一毫七絲一忽五微。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銀五錢九分三釐七毫五絲三忽九微。收開荒二折地一百三十三頃九十五畝零七釐。每畝徵銀一分五釐。共徵銀二百兩九錢二分六釐五絲。又該加增芝麻棉花銀七錢七分四釐九毫四忽七微九纖九沙五塵。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銀九兩三錢五分六釐九毫一絲一忽八微二纖七沙三塵八埃。

順治十四年。奉文清丈出民地二十二頃七十畝三分五釐。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徵銀五十四兩九分四釐四絲二微五沙。又該加增芝麻棉花銀一錢三分一釐三毫三絲九忽七微四

纖七沙五塵。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銀一兩五錢八分五釐九毫一絲六忽六微六纖六沙九塵。又淸丈出二折地七十五頃九十四畝九分。每畝徵銀一分五釐。共徵銀一百一十三兩九錢二分三釐五毫。又該加增芝麻棉花銀四錢三分九釐三毫六絲四忽九微六纖五沙。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銀五兩三錢五釐二毫九絲五忽八微七纖六沙六塵。

順治十五年。收趙應奎首出民地一頃八十二畝。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銀四兩三錢三分六釐三毫八絲六忽六微。又該加增芝麻棉花銀一分零五毫二絲八忽七微。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銀一錢二分七釐一毫三絲三忽一微八纖八沙。

順治十六年。收開墾閃荒二折地八頃三十四畝三分三釐三毫。每畝徵銀一錢五分。共徵銀一十二兩五錢一分五釐一毫。又該加增芝麻棉花銀四分八釐二毫六絲六忽五微六纖九沙。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銀五錢八分二釐八毫一絲四忽八微五纖七沙五塵六埃。

康熙元年。收順治十七年稟報墾荒民地二十七畝。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徵銀六錢四分三釐三毫一絲一微。又該加增芝麻棉花銀一釐五毫六絲一忽九微五纖。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銀一分八釐八毫六絲四微一纖八沙。

康熙二年。收順治十八年墾荒民地一十頃七十五畝四分。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

徵銀二十五兩六錢二分二釐八毫三忽二纖。每畝加增芝麻棉花銀五絲七忽八微五纖。共該加增銀六分二釐二毫一絲一忽八微九纖。遇閏每畝加徵銀六毫九絲八忽一微八纖四沙。共徵銀七錢五分一釐二毫三忽四微六纖三沙六塵。又收自首民地十頃八十畝一分二釐。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徵銀二十五兩七錢三分五釐二毫六絲三忽一微五纖六沙。每畝加增芝麻棉花銀五絲七忽八微五纖。共該加增銀六分二釐四毫八絲四忽九微四纖二沙。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銀七錢五分四釐五毫五微四纖四沙八埃。

康熙三年。收康熙元年墾荒民地一十九頃四十二畝四分。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徵銀四十六兩二錢八分二釐五忽一微二纖。每畝加增芝麻棉花銀五絲七忽八微五纖。共該加增銀一錢一分二釐三毫六絲七忽八微四纖。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銀一兩三錢五分六釐八毫三絲二忽四微四纖一沙六塵。

康熙四年。收康熙二年墾荒民地一百五十頃一十一畝四分八釐。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徵銀三百五十七兩六錢六分八釐二絲五忽九微二纖四沙。每畝加增芝麻棉花銀五絲七忽八微五纖。共該加增銀八錢六分八釐四毫一絲四忽一微一纖八沙。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銀一十兩四錢八分六釐二絲九忽一微七纖三塵二埃。又收墾荒二折地一十四頃

九十二畝八分。每畝徵銀一分五釐。共徵銀二十二兩三錢八分二釐。每畝加增芝麻棉花銀五絲七忽八微五纖。共該加增銀八分六釐三毫五絲八忽四微八纖。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銀一兩四分二釐七毫七絲一忽五微五纖五沙二塵。以上共收節年民折地八百七十四頃五十二畝八分四釐。內撥入射船井圈佔去地一百三十九頃二十九畝六釐。分別列入開除外。實在地七百三十五頃二十三畝七分八釐八毫。

康熙十五年。收康熙十一年墾荒民地六頃九十六畝五分。內圈給去地五頃九十畝列入開除外。實在地一頃六畝五分。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徵銀二兩五錢三分七釐五毫九微五纖。每畝加增芝麻棉花銀五絲七忽八微五纖。共該加增銀六釐一毫六絲一忽二纖五沙。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閏銀七分四釐三毫九絲三忽八微七纖一沙。

康熙十六年。收新奉查報荒地一百七十頃一十五畝二分八毫。內圈給去地一百五十二頃五十八畝分別入開除外。實在地一十七頃五十七畝二分八毫。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徵銀四十一兩八錢六分七釐七毫六絲四忽九微七纖四塵。每畝加增芝麻棉花銀五絲七忽八微五纖。共該加增銀一錢一釐六毫五絲四忽四微八纖二沙八塵。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閏銀一兩二錢二分七釐四毫六絲九忽五微三纖三沙七埃二渺

康熙三十五年。收康熙二十九年墾荒地六十七畝五分。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徵

銀一兩六錢八釐二毫七絲五忽二微五纖。每畝加增芝麻棉花銀五絲七忽八微五纖。共該加增銀三釐九毫四忽八微七纖五沙。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閏銀四分七釐一毫五絲一忽四纖五沙。

康熙三十九年起科三十三年開荒本縣地二頃六十二畝三分四釐。每畝徵正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徵正銀六兩二錢五分五毫九絲一忽五微四纖二沙。每畝徵加增芝麻棉花銀五絲七忽八微五纖。共徵加增銀一分五釐一毫七絲六忽三微六纖九沙。遇閏每畝加徵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閏銀一錢八分三釐二毫五絲三忽四微九沙五塵六埃。

康熙四十年奉文歸並剝船徵糧地四百八十八頃七十一畝四分一釐一毫。照依原徵科則共徵銀一千一百六十七兩二錢五分二釐一毫一絲一忽三纖五沙六塵。共徵閏銀三十四兩一錢三分八釐三毫四絲二忽二微一纖一沙四塵七埃四渺。內佔用去地共五十八頃四十六畝三分九釐五毫三絲實剩剝船徵糧地四百三十頃二十五畝一釐五毫七絲。分別列入開除。

康熙四十二年起科三十六年開墾本縣荒地九畝。每畝徵正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徵正銀二錢一分四釐四毫三絲六忽七微。每畝徵加增芝麻棉花銀五絲七忽八微五纖。共徵加增銀五毫二絲六微五纖。遇閏每畝加徵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閏銀六釐二毫八絲六忽八微六

沙

康熙四十四年起科三十八年開墾本縣民地三畝。每畝徵正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徵正銀七分一釐四毫七絲八忽九微。每畝徵加增芝麻棉花銀五絲七忽八微五纖。共徵加增銀一毫七絲三忽五微五纖。遇閏每畝加徵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閏銀二釐九絲五忽六微二沙。

康熙四十九年起科四十三年開墾河淤民荒折退等地共五十九頃五十五畝八分二釐。內民地五十三頃七畝三分五釐四毫。每畝徵正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徵正銀一百二十六兩四錢五分四釐六毫八忽六微一纖二塵。每畝徵加增芝麻棉花銀五絲七忽八微五纖。共徵加增銀三錢七釐三絲四微二纖八沙九塵。遇閏每畝徵閏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閏銀三兩七錢七釐三毫九絲一忽二微一纖九沙三埃六渺。荒地五頃二十七畝四分六釐六毫。每畝徵正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徵正銀一十二兩五錢六分七釐五毫六絲三忽一微五纖五沙八塵。每畝徵加增芝麻棉花銀五絲七忽八微五纖。共徵加增銀三分五毫一絲三忽九微八沙一塵。遇閏每畝加閏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閏銀三錢六分八釐四毫五絲二忽九微三纖四沙八塵四埃四渺。折地一十畝。每畝徵銀一分五釐。共徵銀一錢五分。每畝徵加增芝麻棉花銀五絲七忽八微五纖。共徵加增銀五毫七絲八忽五微。遇閏每畝徵閏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閏銀六釐九毫八絲五忽

三微四纖。退地一頃一十一畝。每畝徵正銀四分七釐七毫一絲四微五纖。共徵正銀五兩二錢九分五釐八毫五絲九忽九微五纖。每畝徵加增銀五絲七忽八微五纖。共徵加增銀六釐四毫二絲一忽三微五纖。遇閏每畝徵閏銀一釐三毫九絲七忽六纖八沙。共徵閏銀一錢五分五釐七絲四忽五微四纖八沙。內於雍正四年奉文開挖永定河用去地九十六畝列入開除外。實剩退地一十五畝。

雍正七年。民人張維綱等自首墾荒民地一百二頃二十六畝二分五釐三毫。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八絲四忽一微五纖。共徵銀二百四十四兩二錢四分五釐三毫六絲五微八纖九塵五埃。遇閏每畝加徵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閏銀七兩一錢四分三釐三毫八絲五忽四微一纖三沙一塵二渺。尹顯岐自首民地九十九畝二分八釐。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八絲四忽一微五纖。共徵銀二兩三錢七分一釐二毫一絲八忽四微一纖二沙。遇閏每畝徵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閏銀六分九釐三毫五絲四微五纖五沙五塵二埃。

雍正十一年。李岩等自首墾荒成熟民地二十六頃三十一畝三分二釐八毫。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八絲四忽一微五纖。共徵銀六十二兩八錢四分七釐三絲二忽六微五纖一沙二塵。遇閏每畝徵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閏銀一兩八錢三分八釐七絲二忽七纖三沙一塵五埃二渺。

乾隆元年。僧人得祿通慶首報墾荒成熟民地二十二畝五分。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八絲四忽一微

五纖。共徵銀五錢一分七釐三毫五絲三忽三微七纖五沙。遇閏每畝徵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閏銀一分五釐七毫一絲七忽一纖五沙。

乾隆二年高欽名下報出墾荒成熟民地一頃一十六畝七分四釐。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八絲四忽一微五纖。共徵銀二兩七錢八分八釐二毫三絲五忽六微七纖一沙。遇閏每畝徵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閏銀八分一釐五毫四絲六忽八微五纖九沙一塵六埃。

乾隆三年奉文歸回固安縣永贖屯地二百四十頃五十畝。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二微二纖五沙六塵。共徵銀五百七十三兩二分七毫六絲五忽六微八纖。遇閏每畝徵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閏銀一十六兩七錢九分九釐七毫四絲二忽七微。

乾隆七年李明德報墾荒地十四畝。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八絲四忽一微五纖。共徵銀三錢五分四釐三毫七絲八忽一微。遇閏每畝徵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閏銀九釐七毫七絲九忽四微七纖六沙。

乾隆八年起科二年崔樺等開墾本縣荒地三頃六十八畝五分七釐二毫。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八絲四忽一微五纖。共徵銀八兩八錢三釐二絲八忽九微三纖三沙八塵。遇閏每畝徵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閏銀二錢五分七釐四毫六絲七纖三沙四塵四埃八渺。

乾隆十年。楊仲明等報墾起科地二十六頃一十二畝七分二釐。每畝徵正加銀二分三釐八毫八絲四忽一微五纖。共徵銀六十二兩四錢二釐五毫九絲六忽三微八纖八沙。遇閏每畝徵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銀一兩八錢二分五釐七絲三忽七微五纖二沙四塵八埃。

乾隆十三年。李祥鎮等報墾成熟地二十五頃六十五畝四分九釐一毫。每畝徵正加銀二分三釐八毫八絲四忽一微五纖。共徵銀六十一兩二錢七分四釐五毫七絲一忽八微六纖七沙六塵五埃。遇閏每畝徵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閏銀一兩七錢九分二釐八絲二忽六微九纖三沙一塵九埃四渺。

順治十四年。奉文清理荒熟將有糧二折地二十六頃八十四畝一分改作民地。每畝增課銀八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增課銀二十三兩六錢九分六毫七絲一忽八微三纖。又於順治十七年奉部駁賦役折地溢額遵奉折改入民地四百五十八頃一十四畝二分。每畝增課銀八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徵課銀四百零四兩三錢六分九釐八毫七絲三忽四微六纖。節年兌墾靜海縣荒地一百四十一頃二十畝八分四釐二毫五絲。內地三十九頃五十七畝三分四釐九毫五絲。照彼處則例每畝徵銀二分八釐九毫一絲四忽八纖四沙六塵七埃一渺。共徵銀一百一十四兩四錢二分三釐一毫三絲八忽五微一纖五沙七塵三埃九渺五漠。又地八十五頃二十四畝三分九釐三毫。照彼處則例。每畝徵銀二分九毫

四絲三忽三微五纖八沙七埃一渺。共徵銀一百七十八兩五錢二分九釐四毫一絲四忽九微三纖六沙九塵二埃五渺九漠。又地一十六頃三十九畝一分。照彼處則例。每畝徵銀一分。共徵銀一十六兩三錢九分一釐。

又康熙十五年起科九年開墾靜海縣荒地三頃九十一畝。內地八十四畝照例每畝徵銀二分八釐九毫一絲四忽八纖四沙六塵七埃一渺。共徵銀二兩四錢二分八釐七毫八絲三忽一微一纖二沙三塵六埃四渺。又地二頃五十七畝。每畝徵銀二分九毫四絲三忽三微五纖八沙七埃一渺。共徵銀五兩三錢八分二釐四毫四絲三忽二纖四沙二塵四埃七渺。又地五十畝。每畝徵銀一分。共徵銀五錢。

又康熙二十年起科十七年開墾靜海縣荒地十七頃六十畝六分。內地七頃照例每畝徵銀二分八釐九毫一絲四忽八纖四沙六塵七埃一渺。共徵銀二十兩二錢三分九釐八毫五絲九忽二微六纖九沙七塵。又地十頃六十畝六分。每畝徵銀二分九毫四絲三忽三微五纖八沙七埃一渺。共徵銀二十二兩二錢一分二釐五毫二絲五忽五微七纖一塵二渺六漠。

又康熙二十八年起科二十二年開墾靜海縣荒地三十六頃三畝六分八毫六絲。每畝徵銀二分八釐九毫一絲四忽八纖四沙六塵七埃一渺。共徵銀一百四兩一錢九分五釐四絲四忽一微八纖一沙五塵四埃三渺七漠七湖。

又康熙三十一年起科二十五年開墾靜海縣荒地三十頃六十九畝九釐。每畝徵銀二分八釐九毫一絲四忽八纖四沙六塵七埃一渺。共徵銀八十八兩七錢三分九釐九毫二絲八忽一微二纖二沙九塵一埃九渺三漠九湖。

又康熙三十二年起科二十六年開墾靜海縣荒地二十九頃四十七畝八分七釐三毫四絲。每畝徵銀二分八釐九毫一絲四忽八纖四沙六塵七埃一渺。共徵銀八十五兩二錢三分五釐六絲一忽八纖六沙九塵八埃八渺六漠六湖。

又康熙三十三年起科二十七年開墾靜海縣荒地三十六頃一畝一分九釐。每畝徵銀二分八釐九毫一絲四忽八纖四沙六塵七埃一渺。共徵銀一百四兩一錢二分五釐一毫一絲二忽五微七纖六沙三塵五埃八渺四漠九湖。

又康熙三十五年奉文將受補靜海縣地內補給固安縣地七十五頃四十一畝九分四釐八毫八絲九忽三微。每畝照例徵銀二分八釐九毫一絲四忽八纖四沙六塵七埃一渺。共徵銀二百一十八兩六分八釐五毫四絲八忽八微七纖六沙五塵五埃六渺七漠二湖。在於彼處納糧。

康熙三十九年起科三十三年開墾靜海縣荒地三十三頃八十七畝二分一釐。每畝徵銀二分八釐九毫一絲四忽八纖四沙六塵七埃一渺。共徵銀九十七兩九錢三分八釐七絲六忽七微三纖八沙四塵

五埃七渺九漠一湖。

康熙四十二年起科三十六年開墾靜海縣荒地五十畝。每畝徵銀二分八釐九毫一絲四忽八纖四沙六塵七埃一渺。共徵銀一兩四錢四分五釐七毫四忽二微三纖三沙五塵五埃。

康熙四十四年起科三十三年開墾靜海縣荒地二頃一十四畝。每畝徵銀二分八釐九毫一絲四忽八纖四沙六塵七埃一渺。共徵銀六兩一錢八分七釐六毫一絲四忽一微一纖九沙五塵九埃四渺。

康熙四十七年起科四十一年開墾靜海縣荒地四頃四十二畝。每畝徵銀二分八釐九毫一絲四忽八纖四沙六塵七埃一渺。共徵銀一十二兩七錢八分二絲五忽四微二纖四沙五塵八埃二渺。

康熙五十四年起科四十八年開墾靜海縣荒地一十頃八十畝。每畝徵銀二分八釐九毫一絲四忽八纖四沙六塵七埃一渺。共徵銀三十一兩二錢二分七釐二毫一絲一忽四微四纖四沙六塵八埃。以上折改民地。并開墾靜海縣荒地。分別列入開除外。通共實在民折等地二千一百六十九頃八分二釐八毫三絲。

額外錢糧退出告出等地項款。順治七年奉部文斷出劉澍民地三十九頃。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徵銀九十二兩九錢二分二釐五毫七絲。每畝加增芝麻棉花銀五絲七忽八微五纖。共該加增銀二錢二分五釐六毫一絲五忽。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銀二兩七錢二分四釐二毫八絲二忽六微。

順治八年。英王旗下退出投充民地一十七頃。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徵銀四十兩五錢四釐七毫一絲。每畝加增芝麻棉花銀五絲七忽八微五纖。共該加增銀九分八釐三毫四絲五忽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銀一兩一錢八分七釐五毫七忽八微。墨兒根王退出投充民地二十一頃二十二畝四分。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徵銀五十兩五錢六分八釐九毫三絲九忽一微二纖。每畝加增芝麻棉花銀五絲七忽八微五纖。共該加增銀一錢二分二釐七毫八絲八微四纖。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銀一兩四錢八分二釐五毫六絲八忽五微六纖一沙六塵。

順治九年。奉部文退出正藍旗下投充民地五頃五十一畝七釐九毫。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徵銀一十三兩一錢三分一毫七絲三忽五微七纖七沙七塵。每畝加增芝麻棉花銀五絲七忽八微五纖。共該加增銀三分一釐八毫七絲九忽九微二纖一塵五埃。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銀三錢八分四釐九毫四絲七忽四微一纖八沙一塵八埃六渺。

順治十年。奉部文退出壯丁地二頃九十四畝。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徵銀七兩四釐九毫三絲二忽二微。每畝加增芝麻棉花銀五絲七忽八微五纖。共該加增銀一分七釐七忽九微三纖。遇閏每畝徵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銀二錢五釐三毫六絲八忽九微九纖六沙。劉沛

告出投充民地一十四頃.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徵銀三十三兩三錢五分六釐八毫二絲.每畝加增芝麻棉花銀五絲七忽八微五纖.共該加增銀八分九毫九絲.遇閏每畝徵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銀九錢七分七釐九毫四絲七忽六微.以上退出告出等項共地九十九頃六十七畝四分七釐九毫派入剝船應運列入開除訖.

康熙元年奉戶部文爲撥地事.退出滿洲莊頭民地四頃五十畝.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徵銀一十兩七錢二分一釐八毫三絲五忽.又該加增芝麻棉花銀二分六釐三絲二忽五微.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銀三錢一分四釐三毫四絲三微.

康熙二年又斷出張元霖漏糧二折地三十四頃九畝七分七釐因折地溢額照例改作民地起科.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徵銀八十一兩二錢四分二釐二毫二忽九微五纖一沙.每畝加增芝麻棉花銀五絲七忽八微五纖.共該加增銀一錢九分七釐二毫五絲五忽一微九纖四沙五塵.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銀二兩三錢八分一釐八毫四絲七微七纖七沙一塵八埃.又斷出王謨漏糧地七十六畝一分一釐.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徵銀一兩八錢一分三釐四毫一絲九忽六微九纖三沙.每畝加增芝麻棉花銀五絲七忽八微五纖.共該加增銀四釐四毫二忽九微六纖三沙五塵.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銀五分三釐一毫

六絲五忽四微二纖二沙七塵四埃。

康熙四年。斷出周有正等變價民地二頃九十畝二分五釐一毫三絲三忽。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徵銀六兩九錢一分五釐六毫一絲五忽二微六纖三沙九塵七埃九渺。每畝加增芝麻棉花銀五絲七忽八微五纖。共該加增銀一分六釐七毫九絲一忽三纖九沙四塵四埃五漠。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銀二錢二釐七毫五絲四微二纖二沙五塵五埃二漠。又退出鑲藍旗內務府民地一頃五畝。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徵銀二兩五錢一釐七毫六絲一忽五微。每畝徵加增芝麻棉花銀五絲七忽八微五纖。共該加增銀六釐七絲四忽二微五纖。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銀七分三釐三毫四絲六忽七纖。又退出鑲白旗下民地五頃四十畝。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徵銀一十二兩八錢六分六釐二毫二忽。每畝加增芝麻棉花銀五絲七忽八微五纖。共該加增銀三分一釐二毫三絲九忽。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銀三錢七分七釐二毫八忽三微六纖。又退出正藍旗下民地二十八畝。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徵銀六錢六分七釐一毫三絲六忽四微。每畝加增芝麻棉花銀五絲七忽八微五纖。共該加增銀一釐六毫一絲九忽八微。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銀一分九釐五毫五絲八忽九微五纖二沙。又報過退出房基地三十五畝八分一釐九毫。每畝

徵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徵銀八錢五分三釐四毫三絲四忽二微三纖九沙七塵。每畝加增芝麻棉花銀五絲七忽八微五纖。共該加增銀二釐七絲二忽一微二纖九沙一塵五埃。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銀二分五釐二絲七微八纖九沙三塵四埃六渺。

康熙四年退出房一百間。內土房四間。每間租銀一錢四分。瓦房九十六間。每間租銀一錢六分。共徵租銀一十五兩九錢二分。例不攤徵丁匠。

康熙六年退出正黃旗下民地二頃一十畝。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徵銀五兩三釐五毫二絲三忽。每畝加增芝麻棉花銀五絲七忽八微五纖。共該加增銀一分二釐一毫四絲八忽五微。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銀一錢四分六釐六毫九絲二忽一微四纖。又退出房五間。內土房二間。每間租銀一錢七分。瓦房三間。每間租銀二錢。共徵租銀九錢四分。例不攤徵丁匠。

康熙八年收五年正黃旗下退出投充沙薄八年行糧民地十頃六十七畝六分。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徵銀二十五兩四錢三分六釐九毫五絲七忽八微八纖。每畝加增芝麻棉花銀五絲七忽八微五纖。共該加增銀六分一釐七毫六絲六微六纖。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該銀七錢四分五釐七毫五絲四忽八微九纖八沙四塵。又收五年退出正藍旗下八年行糧民地七十畝。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徵銀一兩六錢六分七釐八毫四絲一忽。每畝加

增芝麻棉花銀五絲七忽八微五纖。共該加增銀四釐四絲九忽五微。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銀四分八釐八毫九絲七忽三微八纖。又收本年退出鑲藍旗下民地六十畝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徵銀一兩四錢二分九釐五毫七絲八忽。每畝加增芝麻棉花銀五絲七忽八微五纖。共該加增銀三釐四毫七絲一忽。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銀四分一釐九毫一絲二忽四纖。

康熙十年。退出民地八頃八十六畝。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徵銀二十一兩一錢一分一毫一忽八微。每畝加增芝麻棉花銀五絲七忽八微五纖。共該加增銀五分一釐二毫五絲五忽一微。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銀六錢一分八釐九毫一忽一微二纖四沙。

康熙十八年。退出民地三十畝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徵銀七錢一分四釐七毫八絲九忽。每畝加增芝麻棉花銀五絲七忽八微五纖。共該加增銀一釐七毫三絲五忽五微。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銀二分九毫五絲六忽二纖。

康熙二十一年。退出民地三十五畝。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徵銀八錢三分三釐九毫二絲五微。每畝加增芝麻棉花銀五絲七忽八微五纖。共該加增銀二釐二絲四忽七微五纖。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徵銀二分四釐四毫四絲八忽六微九纖。

康熙二十四年。退出鑲藍旗下民地六十畝。每畝徵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三微。共徵銀一兩四錢二分九釐五毫七絲八忽。每畝加增芝麻棉花銀五絲七忽八微五纖。共該加增銀三釐四毫七絲一忽。遇閏每畝加銀六毫九絲八忽五微三纖四沙。共該徵銀四分一釐九毫一絲二忽四纖。

康熙三十二年。退出正黃旗下民地一十一頃七十畝。奉部核准每畝徵租銀五分。共徵銀五十八兩五錢。又退出鑲藍等旗下民地三頃六十畝。奉部核准每畝徵租銀五分。共徵租銀一十八兩。又退出正黃旗下民地二頃一十畝。奉部核准每畝徵租銀五分。共徵租銀一十兩五錢。

康熙三十三年。退出鑲藍旗下民地七頃五十畝。照依新例加倍輸租。每畝徵租銀四分七釐七毫六絲八忽三微。共徵租銀三十五兩八錢二分六釐二毫二絲五忽。

康熙三十八年。鑲黃旗退出地三十畝。每畝加倍輸租銀四分七釐七毫六絲八忽三微。共徵租銀一兩四錢三分三釐三毫四絲九忽。又正藍旗退出地一頃四十七畝四分。每畝加倍輸租銀四分七釐七毫六絲八忽三微。共徵租銀七兩四分一釐四毫四絲七忽四微二纖。

康熙四十一年。正藍旗退出地四十畝。每畝加倍輸租銀四分七釐七毫六絲八忽三微。共徵租銀一兩九錢一分七毫三絲二忽。又正藍旗退出地六十畝。每畝加倍輸租銀四分七釐七毫六絲八忽三微。共徵租銀二兩八錢六分六釐九絲八忽。又正黃旗退出草地二頃一畝。每畝加倍輸租銀四分七釐七毫

六絲八忽三微。共徵租銀九兩六錢一釐三毫七絲四忽三微。又正黃旗退出水淹地三頃三十二畝。每畝加倍輸租銀四分七釐七毫六絲八忽三微。共徵租銀一十五兩八錢五分九釐一毫七絲五忽六微。

康熙四十二年。鑲藍旗退出地五頃一十畝。每畝加倍輸租銀四分七釐七毫六絲八忽三微。共徵租銀二十四兩三錢六分一釐八毫三絲三忽。

康熙四十三年。正黃旗退出地二頃一十畝。每畝加倍輸租銀四分七釐七毫六絲八忽三微。共徵租銀一十兩三分一釐三毫四絲三忽。

康熙四十四年。鑲藍旗退出地六十畝。每畝加倍輸租銀四分七釐七毫六絲八忽三微。共徵租銀二兩八錢六分六釐九絲八忽。又鑲藍旗退出地三十二畝六分。每畝加倍輸租銀四分七釐七毫六絲八忽三微。共徵租銀一兩五錢五分七釐二毫四絲六忽五微八纖。又正白旗退出地一頃五十畝。每畝加倍輸租銀四分七釐七毫六絲八忽三微。共徵租銀七兩一錢六分五釐二毫四絲五忽。又鑲藍旗退出沙薄荒蘇地九十畝。每畝加倍輸租銀四分七釐七毫六絲八忽三微。共徵租銀四兩二錢九分九釐一毫四絲七忽。

康熙四十五年。鑲藍旗退出地一頃五十畝。每畝加倍輸租銀四分七釐七毫六絲八忽三微。共徵租銀七兩一錢六分五釐二毫四絲五忽。又鑲黃旗退出地九十畝。每畝加倍輸租銀四分七釐七毫六絲八

忽三微。共徵租銀四兩二錢九分九釐一毫四絲七忽。又鑲黃旗退出水淹地九十畝，每畝加倍輸租銀四分七釐七毫六絲八忽三微。共徵租銀四兩二錢九分九釐一毫四絲七忽。

康熙四十九年鑲藍旗退出地六十畝。每畝加倍輸租銀四分七釐七毫六絲八忽三微。共徵租銀二兩八錢六分六釐九絲八忽。

康熙五十年正黃旗退出地三頃一畝二分。每畝加倍輸租銀四分七釐七毫六絲八忽三微。共徵租銀一十四兩三錢八分三釐八毫一絲一忽九微六纖。

康熙五十一年正白旗退出沙薄窪鹻地二頃一十畝。每畝加倍輸租銀四分七釐七毫六絲八忽三微。共徵租銀一十兩三分一釐四絲三忽。

康熙五十二年正黃旗退出沙薄鹻地一頃三十畝。每畝加倍輸租銀四分七釐七毫六絲八忽三微。共徵租銀六兩二錢九釐八毫七絲九忽。

雍正二年奉文滿丕並伊姪哈什太等入官地二頃七十畝。每畝加倍輸租銀四分七釐七毫六絲八忽三微。共徵租銀一十二兩八錢九分七釐四毫四絲一忽。每畝加倍輸租閏銀一釐三毫九絲七忽六纖八沙。共徵閏銀三錢七分七釐二毫八忽三微六纖。

雍正三年正黃旗退交地一頃五十畝。每畝加倍輸租銀四分七釐七毫六絲八忽三微。共徵租銀七兩

一錢六分五釐二毫四絲五忽。每畝加倍輸租閏銀一釐三毫九絲七忽六纖八沙。共徵閏銀二錢九釐五毫六絲二微。

雍正五年鑲藍旗退出地一十七畝五分。每畝加倍輸租銀四分七釐七毫六絲八忽三微。共徵租銀八錢三分五釐九毫四絲五忽二微五纖。每畝加倍輸租閏銀一釐三毫九絲七忽六纖八沙。共徵閏銀二分四釐四毫四絲八忽六微九纖。又正白旗退交地一十五頃九十六畝。每畝加倍輸租銀四分七釐七毫六絲八忽三微。共徵租銀七十六兩二錢三分八釐二毫六忽八微。每畝加倍輸租閏銀一釐三毫九絲七忽六纖八沙。共徵閏銀二兩二錢二分九釐七毫二絲五微二纖八沙。

雍正七年奉正藍旗驍騎校德退交正藍旗德麟地六頃一十畝。內地三頃五十四畝於是年徵租。每畝照原除科則加倍輸租銀四分七釐七毫六絲八忽三微。共徵租銀十六兩九錢九釐九毫七絲八忽二微。遇閏每畝徵閏銀一釐三毫九絲七忽六纖八沙。共徵閏銀四錢九分四釐五毫六絲二忽六纖二沙。又退交沙薄荒地一頃七十四畝。於雍正九年始行認墾。每畝徵租銀二分。共徵租銀三兩四錢八分。又荒崗地八十二畝。於雍正十一年始行認墾。每畝徵租銀二分。共徵租銀一兩六錢四分。三項共地六頃一十畝。共徵租銀二十二兩二分九釐九毫七絲八忽二微。遇閏共徵閏月銀四錢九分四釐五毫六絲二忽六纖二沙。

雍正七年。鑲黃旗莊頭李佳言地七十二畝四分。每畝照原除科則加倍輸租。銀四分七釐七毫六絲八忽三微。共徵租銀三兩四錢五分八釐四毫二絲四忽九微二纖。遇閏每畝徵閏月銀一釐三毫九絲七忽六纖八沙。共徵閏月銀一錢一釐一毫四絲七忽八微二纖三沙二塵。

雍正十一年二月。內鑲黃旗莊頭李嘉言名下退交沙薄地二十畝。每畝徵租銀二分。共徵租銀四錢。

雍正七年。奉文退出正黃旗莊頭周和尚地四頃一十九畝二分三釐。每畝照原除科則加倍輸租銀四分七釐七毫六絲八忽三微。共徵租銀二十兩二分五釐九毫四忽四微九沙。遇閏每畝加倍輸閏銀一釐三毫九絲七忽六纖八沙。共徵閏銀五錢八分五釐六毫九絲二忽八微一纖七沙六塵四埃。又地四十五畝。每畝徵銀二分。共徵銀九錢。

雍正七年。奉文退出鑲黃旗莊頭楊國寧地五頃六十畝。每畝照原除科則加倍輸租。銀四分七釐七毫六絲八忽三微。共徵租銀二十六兩七錢五分二毫四絲八忽。遇閏每畝徵閏銀一釐三毫九絲七忽六纖八沙。共徵閏銀七錢八分二釐三毫五絲八忽八纖。

雍正七年。奉文退出正白旗莊頭修正地三頃五十八畝。每畝加倍輸租銀四分七釐七毫六絲八忽三微。共徵租銀一十七兩一錢一釐五絲一忽四微。遇閏每畝徵閏銀一釐三毫九絲七忽六纖八沙。共徵閏銀五錢一毫五絲三微四纖四沙。

雍正七年奉文退出正黃旗莊頭金永柱地十頃。每畝加倍輸租銀四分七釐七毫六絲八忽三微。共徵租銀四十七兩七錢六分八釐三毫。遇閏每畝徵閏銀一釐三毫九絲七忽六纖八沙。共徵閏銀一兩三錢九分七釐六絲八忽。

雍正七年奉文退出鑲黃旗莊頭楊國賓地五十七畝。每畝加倍輸租銀四分七釐七毫六絲八忽三微。共徵租銀二兩七錢二分二釐七毫九絲三忽一微。遇閏每畝徵閏銀一釐三毫九絲七忽六纖八沙。共徵閏銀七分九釐六毫三絲二忽八微七纖六沙。

雍正七年奉文退出金光邁地三頃八十畝。內地五十八畝於是年徵租。每畝徵租銀二分。共徵租銀一兩一錢六分。又老荒地三頃二十二畝於雍正九年始行認墾。每畝租銀二分。共徵租銀六兩四錢四分。

雍正七年奉文退出正黃旗莊頭金柱地三頃。每畝加倍輸租銀四分七釐七毫六絲八忽三微。共徵租銀一十四兩三錢三分四毫九絲。遇閏每畝徵閏銀一釐三毫九絲七忽六纖八沙。共徵閏銀四錢一分九釐一毫二絲四微。

雍正七年奉文退出正黃旗莊頭修自茂地六頃七十畝。每畝加倍輸租銀四分七釐七毫六絲八忽三微。共徵租銀三十二兩四釐七毫六絲一忽。遇閏每畝徵閏銀一釐三毫九絲七忽六纖八沙。共徵閏銀九錢三分六釐三絲二忽五微六纖。

雍正七年。奉文退出正黃旗莊頭修四格地五頃六十畝。每畝加倍輸租銀四分七釐七毫六絲八忽三微。共徵租銀二十六兩七錢五分二毫四絲八忽。遇閏每畝徵閏銀一釐三毫九絲七忽六纖八沙。共徵閏銀七錢八分二釐三毫五絲八忽八纖。

雍正七年。奉文退出正白旗莊頭高之璉地一頃八十畝。每畝加倍輸租銀四分七釐七毫六絲八忽三微。共徵租銀八兩五錢九分八釐二毫九絲四忽。遇閏每畝徵閏銀一釐三毫九絲七忽六纖八沙。共徵閏銀二錢五分一釐四毫七絲二忽二微四纖。

雍正七年。民人錢萬福認種溫達禮名下丈出餘地三十七畝一分五釐。每畝照民地科則加倍輸租銀四分七釐七毫六絲八忽三微。共徵租銀一兩七錢七分四釐五毫九絲二忽三微四纖五沙。遇閏每畝徵閏銀一釐三毫九絲七忽六纖八沙。共徵閏銀五分一釐九毫一忽七纖六沙二塵。

雍正七年。奉文退出鑲黃旗莊頭張愫地一頃八畝。每畝加倍輸租銀四分七釐七毫六絲八忽三微。共徵租銀五兩一錢五分八釐七毫七絲六忽四微。遇閏每畝徵閏銀一釐三毫九絲七忽六纖八沙。共徵閏銀一錢五分八毫八絲三忽三微四纖四沙。

雍正八年。奉正黃旗驍騎校來達禮退交領催愛必納沙薄地七十五畝。每畝加倍輸租銀四分七釐七毫六絲八忽三微。共徵租銀三兩五錢八分二釐六毫二絲二忽五微。遇閏每畝徵銀一釐三毫九絲七

忽六纖八沙。共徵閏銀一錢四釐七毫八絲一微。又老荒地四十五畝。每畝輸租銀二分。共徵銀九錢。

雍正九年民人李慶祥等認墾雍正二年鑲藍旗阿禮渾伊退出老荒地二頃一十畝。每畝徵租銀二分。共徵租銀四兩二錢。

雍正九年奉文將雍正六年鑲藍旗委員金查交沈金良絕戶地三十畝。王有福絕戶地三十畝。馬呈祥絕戶地六十畝。共地一頃二十畝。造入奏銷內地三十畝。每畝租銀四分。共租銀一兩二錢。又地九十畝每畝租銀六分六釐。共租銀五兩九錢四分。以上共地二百一頃七十八畝零三釐二絲三忽。內圈給去地一百四十九頃四十畝五分七釐九毫列入開除外。實剩地五十二頃三十七畝四分五釐一毫三絲三忽。房一百零五間。內除旗退輸租地九頃九十八畝六分二釐一毫列入開除外。實徵糧地四十二頃三十八畝八分三釐三絲三忽。

乾隆二年奉文將井田改爲屯莊入地糧奏冊地二十七頃五十畝在於開除項下分晰歸入另案奏冊造報。

康熙二十七年奉文歸並燕山右衛原額開墾中地四十五畝五分。每畝徵銀一分五釐。共徵銀六錢八分二釐五毫。節年自首地一頃六十四畝五分四釐。每畝徵銀一分五釐。共徵銀二兩四錢六分八釐一毫。又節年自首地六頃一十三畝一分。每畝徵銀一分二釐。共徵銀七兩三錢五分七釐二毫。節年開墾荒地七頃七十二畝四分五釐。每畝徵銀一分二釐。共徵銀九兩二錢六分九釐四毫。開墾下地七十八畝五分。每畝徵銀一分二釐五毫。共徵銀九錢八分一釐二毫五絲。自首地二十三畝六分。每畝徵銀三

分。共徵銀七錢八釐。
康熙三十年。起科二十四年開墾地四畝六分。每畝徵銀一分二釐。共徵銀五分五釐二毫。
康熙三十一年。起科二十五年開墾地三十九畝。每畝徵銀一分二釐。共徵銀四錢六分八釐。
康熙三十五年。起科二十九年開墾地二十畝九分七釐。每畝徵銀一分二釐。共徵銀二錢五分一釐六毫四絲。
康熙三十九年。起科三十三年開墾荒地四畝。每畝徵銀一分二釐。共徵銀四分八釐。金吾左衛淸査自首地八頃二十九畝九分七釐。每畝徵銀一分二釐。共徵銀九兩九錢五分九釐六毫四絲。節年開墾下地六頃三十六畝一分五釐。每畝徵銀一分二釐。共徵銀七兩六錢三分三釐八毫。開墾下地一頃六十畝八分。每畝徵銀一分。共徵銀一兩六錢八釐。淸査自首地六十九畝四分。每畝徵銀二分五釐。共徵銀一兩七錢三分五釐。節年開墾下地一十八畝三分。每畝徵銀一分三釐。共徵銀二錢三分七釐九毫。
康熙二十八年。起科二十二年開墾地四畝四分。每畝徵銀一分二釐。共徵銀五分二釐八毫。
康熙三十一年。起科二十五年開墾地一十畝三分。每畝徵銀一分二釐。共徵銀一錢二分三釐六毫。
康熙三十二年。起科二十六年開墾地七分。每畝徵銀一分二釐。共徵銀八釐四毫。
康熙三十五年。起科二十九年開墾地三十畝八分。每畝徵銀一分二釐。共徵銀三錢六分九釐六毫。

康熙三十九年。起科三十三年開墾地一畝。徵銀一分二釐。永清左衛存剩下地一十一頃六十五畝二分七釐。開荒上地六頃一十四畝六分二釐。每畝徵銀三分。共徵銀一十八兩四錢三分八釐六毫。開荒下地一頃二畝五分。每畝徵銀一分五釐。共徵銀一兩五錢三分七釐五毫。查出自首下地七十畝二分。

康熙三十五年。起科二十九年開墾地一十四畝五分。每畝徵銀一分。共徵銀一錢四分五釐。

康熙三十九年。起科三十三年開墾荒地五分五釐。每畝徵銀一分二釐。共徵銀六釐六毫。

康熙四十九年。起科四十三年開荒河淤地一頃九十一畝。每畝徵銀三分。共徵銀五兩七錢三分。彭城衛實在自首中地三頃三十八畝一釐。每畝徵銀一分四釐。共徵銀四兩七錢三分二釐二毫八絲。

康熙二十八年。奉文歸並涿鹿衛地六畝五分。每畝徵銀一分五釐。共徵銀九分七釐五毫。以上歸並各衛地共六十頃零三十一畝二分三釐。內佔用挑挖去地一十三頃二十畝零一分。分別列入開除外。實在各衛地共四十七頃一十一畝一分三釐。各徵銀不等。共徵銀六十一兩四錢二釐二毫二絲八忽一微。以上通共新收民折退荒屯衛等地六千六百二十一頃六十一畝五分三釐。房一百零五間。

開除。順治二年。奉部文差滿官孫太圈給鑲藍旗下民地六百二十頃二十畝八分一釐。

順治三年。奉部文差滿官艾銀布圈給鑲藍旗下民地一千二百一十二頃五十畝。

順治四年。奉部文差滿官噶哈嗎圈給正藍旗下共地一千零六十七頃。內民地八百八十頃五十畝三分。撥附地一百八十六頃四十九畝七分。差滿官孫二美圈給鑲白旗下共地七百五十八頃一十六畝

三分。內有民地七百四十五頃七十畝四分一釐二。折地一十二頃四十五畝八分九釐。差滿官湯孫圈給鑲藍旗下共地四百六十三頃三十九畝一分八釐內民地四百三十八頃七十一畝二分一釐撥附地二十四頃六十七畝九分七釐。以上共圈去地四千一百二十一頃二十六畝二分九釐。

順治二年奉部文正藍旗下王基輝帶投民地四十六頃九十八畝三分四釐。鑲白旗下陳萬教等帶投民地一十七頃。

順治三年。奉部文正藍旗下劉茂榮等帶投民地一十一頃六十畝。

順治四年。奉部文鑲白旗下太監石應煥李聚民帶投民地十頃五十二畝九分。正白旗下海蹬龍帶投民地一頃四十五畝九分。正藍旗下劉世遇等帶投民地四頃六十四畝。撥附地七頃一十一畝七分。

順治七年。奉部文正黃旗下王朝貴高志廉等帶投民地二十二頃四十七畝。正白旗下許陳堯尹三就等共帶投民地七頃二。折地四頃。鑲黃旗下李陽刑開明等共帶投民地六十一頃五十三畝八分七釐。

康熙三十七年。奉文新開永定河挑挖去地九十一頃八十一畝六分二釐二毫七絲。又二折地一十畝。

康熙三十九年。奉文開永定河挑挖去地八十五頃二十二畝一分五釐一毫。又二折地一頃三十畝。

雍正四年。奉文改挑永定河用去民地一百九十六頃八十五畝五分九釐五毫七絲。

乾隆十六年。奉文永定河改移下口。估用民地一百五十三頃六十七畝九分九釐三毫。於乾隆三十一

年奉文復額徵糧訖。又二折地一十六頃七十五畝六分一釐六毫。於乾隆三十一年奉文復額徵糧訖。

乾隆二十年。奉文永定河改移下口。估用民地六十五頃四十二畝四分六釐九毫。又二折地六頃九畝九釐。

乾隆二十八年。永定河築隄。估用民地三頃八十八畝七分。以上共圈估去地九百八十一頃三十畝零五分五釐六毫。內除復額征糧地一百七十頃零四十三畝六分零九毫外。實在圈估去地八百一十頃八十六畝九分四釐七毫四絲。

撥補地畝。順治四年。奉部文撥補德州恩縣二處官地共八百三十二頃四十六畝。因地土荒薄。並未赴彼認種。業經詳明戶部。退地除糧訖。又奉部文撥補靜海縣無主荒地二千五百九十頃。因地土荒薄。並未赴彼認種。業經詳明戶部退地除糧訖。

順治九年。奉部文撥補交河縣瀋陽衛屯地六百二十三頃。每畝徵銀一分四釐七毫七絲六忽。共該徵銀九百二十兩五錢四分四釐八毫。於順治十二年十一月內奉戶部文。俯從民便。隨地輸糧在於交河縣上納。業取該縣收回退隨地土印結申送在案訖。

順治十三十四兩年。奉戶部文。爲河道淺阻已極等事。僉派剝船十三隻。每隻給地十頃。共該給地一百三十頃。奉文將額外錢糧退出。告出等地九十九頃六十七畝四分七釐九毫。撥入剝船外。尚缺地三十頃三十二畝五分二釐一毫。將本縣民地撥入應運訖。再奉戶部文。除去劉芳遠新歸鑲藍旗下莊頭石

大秀民地四頃又除康熙二十三年圈給鑲白旗下地六頃又圈給鑲黃旗下地五十三頃五畝。

康熙三十九年奉文開永定河挑挖去地二頃八十五畝四分。

雍正四年奉文改挑永定河用去地四十一頃七十二畝三分三釐九毫。

雍正七年正月二十七日奉部差哈達哈番韓璋等將朱懷正自置墾荒民地一頃三十三畝八分照數入官。以上撥入剝船並圈佔去地一百三十九頃二十九畝六釐。

康熙二十一年奉文圈給正藍旗下地一頃九十五畝又圈給正黃旗下地三十四頃二十畝又圈給鑲藍旗下地九十畝。

康熙二十三年三月內奉文圈給鑲黃旗下地一百九頃九十五畝又圈給正藍旗下地三頃六十畝又圈給鑲藍旗下地一頃九十八畝。共圈給地一百五十二頃五十八畝。又奉文圈給鑲黃旗下地五頃九十畝。

康熙四十年奉文歸並剝船徵糧地四百八十八頃七十一畝四分一釐一毫內於雍正四年奉文改挑，永定河用去地五十五頃七十三畝七分六釐五毫三絲。

雍正七年正月二十七日奉部差哈達哈番韓璋等將朱懷正自置剝船徵糧入官地三十一畝二分。

乾隆二十年永定河改移下口佔用地二頃四十一畝四分三釐共佔用去地五十八頃四十六畝三分九釐五毫三絲。實歸並剝船地四百三十頃二十五畝一釐五毫七絲。

雍正四年奉文開挖永定河用去退地九十六畝。

順治十四年奉文清理荒墾將有糧二折地改作民地二十六頃八十四畝一分又於順治十七年奉部駁賦役折地溢額遵奉改入民地四百五十八頃一十四畝二分。以上共折改民地四百八十四頃九十八畝三分仍歸實在項下徵收。節年荒墾靜海縣荒地一百四十一頃二十畝八分四釐二毫五絲。

又康熙十五年起科九年開墾靜海縣荒地三頃九十一畝。

又康熙二十年起科十七年開墾靜海縣荒地十七頃六十畝六分。

又康熙二十八年起科二十二年開墾靜海縣荒地三十六頃三畝六分八毫六絲。

又康熙三十一年起科二十五年開墾靜海縣荒地三十頃六十九畝九釐。

又康熙三十二年起科二十六年開墾靜海縣荒地二十九頃四十七畝八分七釐三毫四絲。

又康熙三十三年起科二十七年開墾靜海縣荒地三十六頃一畝一分九釐。

又康熙三十五年奉文將受補靜海縣地內補給固安縣地七十五頃四十一畝九分四釐八毫八絲九忽三微在於彼處納糧。

康熙三十九年起科三十三年開墾靜海縣荒地三十三頃八十七畝二分一釐。

康熙四十二年起科三十六年開墾靜海縣荒地五十畝。

康熙四十四年。起科三十八年開墾靜海縣荒地二頃一十四畝。

康熙四十七年。起科四十一年開墾靜海縣荒地四頃四十二畝。

康熙五十四年。起科四十八年開墾靜海縣荒地一十頃八十畝。以上節年開墾地四百二十二頃零九畝三分六釐三毫三絲九忽三微。內除補給固安縣地七十五頃四十一畝九分四釐八毫八絲九忽三徵外。實在納糧地三百四十六頃六十七畝四分一釐四毫五絲。於雍正九年奉文改歸靜海縣徵糧訖。

康熙五年。奉文將康熙元年奉戶部文爲撥地事退出滿洲莊頭民地四頃五十畝。復圈給鑲藍旗訖。

康熙十三年。奉部差圈給鑲白旗地二頃四十五畝。鑲藍旗地一頃七十五畝。正藍旗地四頃八十畝。

康熙十四年。奉部差圈給鑲藍旗地一頃八十畝。

康熙十五年。奉部差圈給鑲藍旗地一頃八十畝。正藍旗地三頃一十五畝。

康熙十六年。奉部差圈給鑲藍旗地二頃六十八畝五分。

康熙十七年。奉部差圈給鑲藍旗地三頃。

康熙二十一年。奉部差圈給正藍旗地一頃三十五畝。

康熙二十二年。奉部差圈給正藍旗地六十畝。

康熙二十三年。奉部差圈給鑲藍旗地二頃七十畝。

康熙三十四年。奉部差圈給鑲黃旗地九十畝。

康熙三十七年。奉文新開永定河挑挖去地二頃二十二畝。

康熙三十八年。奉文圈給正白旗地六頃六十畝。

康熙三十九年。奉文開永定河挑挖去地二十畝又地六畝二分五釐。又奉文開永定河挑挖去地四十九畝七分。

康熙四十四年。奉文給正黃旗地二頃三十一畝八分。又奉文給正黃旗地六十九畝四分。

康熙四十七年。奉文給鑲藍旗地一頃二十畝。又奉文給鑲藍旗地八頃七十六畝二分。又奉文給鑲藍旗地四十六畝。又奉文給鑲藍旗地六十畝。又奉文給鑲藍旗地二頃一畝。又奉文給鑲藍旗地三頃三畝八分。又奉文給鑲藍旗地四十五畝。又奉文給鑲藍旗地一頃五十畝。

康熙四十八年。奉文給鑲藍旗地六十畝。又奉文給鑲藍旗地二十八畝二分。又奉文給鑲藍旗地一頃八十一畝八分。又奉文給鑲藍旗地六十畝。

康熙五十二年。奉文給正黃旗地九十畝。又奉文給鑲藍旗地三十畝。又奉文給鑲藍旗地一頃二十畝。又奉文給鑲藍旗地九十畝。又奉文給鑲藍旗地三十畝。又奉文給鑲藍旗地一頃八十畝。

康熙五十三年奉文給鑲藍旗地三十八畝。又奉文給鑲藍旗地二頃三十二畝。又奉文給鑲藍旗地三十畝。又奉文給鑲藍旗地九十畝。

康熙五十六年。奉文給鑲藍旗地一頃三畝五分。又奉文給鑲藍旗地二十七畝。又奉文給鑲藍旗地二頃七十二畝。又奉文給鑲藍旗地九十畝。又奉文給鑲藍旗地五十七畝五分。

康熙六十一年。奉文給正紅旗地一十六畝五分。又奉文給正黃旗地九十畝。又奉文給正紅旗地三十一畝。又奉文給正紅旗地二十八畝二分。又奉文給正紅旗地三十二畝六分。又奉文給正黃旗地九十畝。又奉文給正黃旗地一頃三十畝。又奉文給正紅旗地一十一畝七分。又奉文給正黃旗地三十畝。

雍正四年。奉文給地一頃一十畝。又給地十七畝。又給地四十三畝八分一釐。又給正紅旗地一頃二十六畝三分五釐。又給地九十畝。

雍正十三年。奉文給內務府莊頭地一頃三十二畝二分。

乾隆元年。奉文給德明地六頃一十畝。

乾隆二年。奉文給瓜菜園頭地一頃六十四畝二分三釐。又給地九十一畝七分。又給地二頃七十七畝。又給地一頃八十二畝四分二釐二毫。又給地三十八畝。又給地一頃二十畝。又給地一頃六十畝。又給地一頃六十五畝。又給地四十六畝五釐。

乾隆三年。奉文給正白旗莊頭地一頃一十一畝八分。又開永定河挑挖去地四十一畝五分。

雍正十一年。奉文給正白旗下地五頃七十八畝三分。又給鑲黃旗下地一頃六十七畝三分。又給內務

府莊頭地一頃七十八畝。又給地四十五畝。又給內務府莊頭地一頃一十畝二分四釐八毫。又給內務府莊頭地四頃七十一畝。又給地一頃五十六畝一分七釐八毫。又給內務府莊頭地二頃五畝。又給正黃旗下地一頃二十畝。又給內務府莊頭地一頃六十畝。又給正黃旗地二頃九畝二分二釐又給內務府莊頭地一十五畝。又給內務府莊頭地九十畝。

雍正十二年。奉文給正紅旗地三十二畝。又給門上章京拉碩色地八十畝。又給地三十七畝一分五釐。又給地六十三畝。又給地四十畝。又給鑲黃旗莊頭地四十六畝八分。又給地五十二畝。又給地五十六畝八分五釐一毫。又給地二十畝。

乾隆四年。奉文給正紅旗下地七十畝。又給地十五畝五分。又給正白旗下地三十畝。又給地一頃一畝。又給地五十一畝。又給正藍旗下地一頃六十畝。又給地五十八畝八分。又給地六十八畝二分九釐。又給地一十二畝一分七釐八毫。

乾隆五年。奉文給正黃旗下地三十九畝一分一釐。又給地四十五畝。又給正藍旗下地一頃五畝二分。又給地四十三畝。又給地三十九畝。又給地四十一畝九分三釐二毫。又給地一頃三十九畝二分。又給地八十一畝七分七釐八毫。又給地三十九畝六分五釐。又給地一頃九畝九分。又給地二十七畝一分五釐。又給正白旗下地二畝七分三釐。又給鑲藍旗下地一頃三畝。又給地三十畝六分。又給地二十四

畝四分。又給地十三畝七分五釐二毫。又給地八畝一分九釐。以上共圈給去地一百四十九頃四十畝五分七釐九毫。旗退輸租地九頃九十八畝六分二釐一毫。於乾隆十一年奉文剔出。另册奏册。

乾隆二年。奉文將井田改爲屯莊。入地糧奏册地二十七頃五十畝。每畝徵粟谷一斗。共徵粟谷二百七十五石。內於乾隆四年奉文退出蘇拜名下屯莊地一頃二十五畝。屈新德認種輸租。造入另案奏報。應除粟谷十二石五斗。又於乾隆四年奉文退出忒木耳名下屯莊地一頃二十五畝。紀大典認種輸租。造入另案奏報。應除粟谷十二石五斗。又於乾隆五年奉文退出陳渭名下屯莊地一頃二十五畝。紀大典認種輸租。造入另案奏報。應除粟谷十二石五斗。又於乾隆八年奉文退出佛保名下屯莊地一頃二十五畝。關達子等認種輸租。造入另案奏報。應除粟谷十二石五斗。又於乾隆八年奉文退出常生名下屯莊地一頃二十五畝。王銀等認種輸租。造入另案奏報。應除粟谷十二石五斗。又於乾隆八年奉文退出忒布時林名下屯莊地一頃二十五畝。張廷相等認種輸租。造入另案奏報。應除粟谷一十二石五斗。實剩屯莊地二十頃。每畝徵粟谷一斗。共徵粟谷二百石。於乾隆九十一兩年歸入另案奏册造報。

雍正四年奉文將燕山右衞節年自首地內改挑永定河用去地二十四畝一分一釐一毫一絲。

雍正四年奉文將燕山右衞節年自首地內改挑永定河用去地八畝四分。

康熙三十七年。奉文將燕山、右衞節年開墾荒地內新開永定河挖去地一十七畝五分。又於康熙三十

九年。奉文開永定河。挑挖去地三畝五分八釐八毫九絲。

康熙三十九年。奉文將燕山右衛自首地內挑挖永定河去地四畝四分一釐一毫一絲。又於雍正四年奉文改挑永定河。用去地一十九畝一分八釐八毫九絲。

康熙三十九年。奉文將永清左衛存剩下地內挑挖永定河去地三十七畝二分四釐。又於雍正四年奉文改挑永定河。用去地二頃八十三畝一分六釐五毫。

康熙三十七年。奉文將永清左衛開荒上地內新開永定河。挑挖去地二頃一十五畝五分。又於康熙三十九年。奉文挑永定河。去地九十四畝七分五釐。又於雍正四年。奉文改挑永定河用去地三頃四畝三分七釐。

康熙三十七年。奉文將永清左衛開荒下地內新開永定河挑挖去地六十六畝六分五釐五毫。

雍正四年。奉文將永清左衛查出自首下地內挑挖永定河用去地五十畝二分二釐。

雍正四年。奉文將永清左衛開荒河淤地一頃九十一畝改挑永定河用去訖。以上共佔用去各衛地一十三頃二十畝零一分。以上通共圈佔退還撥補等地。非改歸民折船糧地一萬零七百一十一頃二十七畝零六釐。內除復額民折地一百七十頃零四十三畝六分零九毫。折改民地四百八十四頃九十八畝三分歸並船糧地四百三十頃二十五畝一釐五毫七絲外。實圈佔退還撥補等地九千六百二十五頃六十畝零一分四釐。

實在民地一千四百一十八頃八十六畝七分二釐七毫九絲三忽。每畝徵正加銀二分三釐八毫八絲

四忽一微五纖。共徵銀三千三百八十八兩八錢四分三釐八毫九絲二忽八微八纖九沙三塵九渺五漠。徵閏銀九十九兩一錢一分二釐七毫三忽六微七沙八塵五埃四渺六漠二湖。二折地一百二十一頃六十二畝九分一釐五毫。每畝徵正加銀一分五釐五絲七忽八微五纖。共徵銀一百八十三兩一錢四分七釐三毫四絲九忽六微三纖二沙七塵五埃。徵閏銀八兩四錢九分六釐二毫九忽六微六纖六沙六塵一埃。退出地一十五畝每畝徵正加銀四分七釐七毫六絲八忽三微。共徵銀七錢一分六釐五毫二絲四忽五微。徵閏銀一分六毫七絲九忽二微三纖九沙二塵。退出房一百五間內瓦房三間每間徵銀二錢。共徵銀六錢。又瓦房九十六間。每間徵銀一錢六分共徵銀一十五兩三錢六分。土房二間。每間徵銀一錢七分。共徵銀三錢四分。又土房四間。每間徵銀一錢四分。共徵銀五錢六分。共徵房租銀一十六兩八錢六分。剝船地四百三十頃二十五畝一釐五毫七絲。每畝徵正加銀二分三釐八毫八絲四忽一微五纖。共徵銀一千二十七兩六錢一分五釐九毫二絲八忽七微三纖一沙一塵五埃五渺。徵閏銀三十兩五分四釐四毫三絲六忽三微一纖六沙九塵八埃三渺八漠。永賻地二百四十頃五十畝。每畝徵正加銀二分三釐八毫二絲六忽二微二纖五沙六塵。共徵銀五百七十三兩二分七毫二絲五忽六微八纖。徵閏銀一十六兩七錢九分九釐七毫四絲二忽七微。燕山右衛地一頃八十五畝九分二釐八毫九絲。每畝徵銀一分五釐。共徵銀二兩七錢八分八釐九毫三絲三忽五微。例不徵閏。又地七十八

畝五分。每畝徵銀一分二釐五毫。共徵銀九錢八分一釐二毫五絲。例不徵閏。又地一十四頃二十四畝六分三釐一毫一絲。每畝徵銀一分二釐。共徵銀一十七兩九分五釐五毫七絲三忽二微。例不徵閏。金吾左衞地一十五頃一十三畝三分二釐。每畝徵銀一分二釐。共徵銀一十八兩一錢五分九釐八毫四絲。例不徵閏。又地六十九畝四分。每畝徵銀二分五釐。共徵銀一兩七錢三分五釐。例不徵閏。又地一頃六十畝八分。每畝徵銀一分。共徵銀一兩六錢八釐。例不徵閏。又地十八畝三分。每畝徵銀一分三釐。共徵銀二錢三分七釐九毫。例不徵閏。永清左衞地八頃四十四畝八分六釐五毫。每畝徵銀一分五釐三毫六絲。共徵銀一十二兩九錢七分七釐一毫二絲六忽四微。例不徵閏。又地五十五畝八分一釐五毫。每畝徵銀一分五釐。共銀八錢三分七釐二毫二絲五忽。例不徵閏。又地一十四畝五分。每畝徵銀一分。共徵銀一錢四分五釐。例不徵閏。又地五分五釐。每畝徵銀一分二釐。共徵銀六釐六毫。例不徵閏。彭城衞地三頃三十八畝二釐。每畝徵銀一分四釐。共徵銀四兩七錢三分二釐二毫八絲。例不徵閏。涿鹿衞地六畝五分。每畝徵銀一分五釐。共徵銀九分七釐五毫。例不徵閏。

以上通共實徵民糧地二千二百五十八頃五十八畝七分九釐。房一百五間。各徵銀不等。共徵銀五千二百三十四兩七錢四分七釐。徵房租銀一十六兩八錢六分。共徵地閏銀一百五十四兩四錢七分四釐。除房租銀一十六兩八錢六分例不攤徵丁匠銀外。餘銀每兩均攤丁匠銀二錢七釐二絲六忽八微一纖九沙二塵八埃二渺七漠三湖。共徵丁匠銀一千八十四兩九分四釐。又每兩加均攤丁閏銀七釐九毫四絲一忽一微七纖八沙五塵八埃二渺一漠二虛七澄四清。共徵丁閏銀四十一兩五錢七分。通共實徵正加地丁房租地閏丁閏共銀六千五百三十一兩七錢四分五釐。

存留項下。本縣經制存留官俸役食並遞馬工料及二三年一辦等項。共銀四千九百四兩四錢四分七釐二毫五絲三忽。閏銀二百九兩六錢七分九釐七毫一絲九忽。內存留項款修理龍亭儀丈銀一兩。康熙十七年。裁銀五錢解部。實支銀五錢。修理文廟銀十兩。康熙十七年裁銀五兩解部。二十三年奉復仍支銀十兩。直隸巡撫吏書二名。每名廩給銀三十六兩。共銀七十二兩。順治十四年會議裁銀六十兩。實該銀一十二兩。於康熙元年奉文全裁解部。遇閏加銀六兩。於順治十四年奉文裁銀五兩。實該閏銀一兩。於順治十八年奉文閏銀停止不給。霸州道吏書八名。每名工食銀一十二兩。共銀九十六兩。順治十四年會議裁銀四十八兩。實該銀四十八兩。於康熙元年奉文全裁解部。遇閏加銀八兩。於順治十四年奉文裁銀四兩。實該閏銀四兩。於順治十八年奉文閏銀停止不給。本府府尹薪銀三十兩。遇閏加銀二兩五錢。康熙七年。奉裁解部。本府儒學教授齋夫一十二兩。康熙七年奉裁解部。遇閏加銀一兩。順治十八年奉文閏銀停止不給。南路捕盜同知馬快工食銀二百一兩六錢。遇閏加銀一十六兩八錢。本縣知縣俸銀二十七兩四錢九分。遇閏加銀二兩二錢九分八毫三絲三忽。薪銀三十六兩。遇閏加銀三兩。以上俸薪二項。共銀六十三兩四錢九分。順治十四年會議裁銀一十八兩四錢九分解部。存支銀四十五兩。康熙十五年奉裁。康熙二十年。奉復仍支銀四十五兩。遇閏共加銀五兩二錢九分八毫三絲三忽。於順治十四年奉文裁銀一兩五錢四分八毫三絲三忽。實閏銀三兩七錢五分。又奉文照滿官例不支閏銀。全裁解部。心紅紙張油燭銀十兩。順治十四年會議裁銀十兩解部。實該銀二十兩。康熙十四年全裁解部。迎

送各上司傘扇銀十兩。順治十二年會議裁銀八兩解部。留銀二兩。於順治十四年會議全裁解部。修理宅舍傢伙銀二十兩。順治九年會議全裁解部。吏書十二名。每名工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一百二十九兩六錢。順治九年會議裁銀五十七兩六錢解部。實該銀七十二兩。於康熙元年奉文全裁解部。遇閏加銀十兩八錢。於順治九年奉文裁銀四兩八錢解部。實該閏銀六兩。於順治十八年奉文閏銀停止不給。門子二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共銀十四兩四錢。順治九年會議裁銀二兩四錢解部。實該銀十二兩。康熙十四年裁銀六兩。康熙十五年裁銀六兩。康熙二十年。奉復仍支銀十二兩。遇閏加銀一兩二錢。順治九年奉文裁銀二錢解部。實該銀一兩。於順治十八年。奉文閏銀停止不給。皁隸十六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共銀一百一十五兩二錢。順治九年會議裁銀一十九兩二錢解部。順治十三年八月十二日。本道奉部駁量裁皁隸四名。共裁銀二十四兩。實該銀七十二兩。康熙十四年裁銀三十六兩。康熙十五年。裁銀三十六兩。康熙二十年。奉復仍支銀七十二兩。雍正七年裁銀一十二兩。實支銀六十兩。遇閏加銀九兩六錢。於順治九年奉文裁銀一兩六錢解部。量裁皁隸。又裁閏銀二兩解部。實該銀六兩。於順治十八年奉文閏銀停止不給。添設仵作二名。工食銀十二兩。馬快八名。每名工食銀十八兩。共銀一百四十四兩。於順治九年會議裁銀九兩六錢解部。實該銀一百三十四兩四錢。康熙十四年裁銀六十七兩二錢。康熙十五年。裁銀六十七兩二錢。康熙二十年。奉復仍支銀一百三十四兩四錢。遇閏加銀一十二兩。

於順治九年奉文裁銀八錢解部。實該銀十一兩二錢。於順治十八年奉文閏銀停止不給。民壯五十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共銀三百六十兩。順治九年會議裁銀六十兩解部。順治十三年八月十二日。本道奉部駁量裁民壯六名。共裁銀三十六兩解部。實該銀二百六十四兩。康熙十四年裁銀一百三十二兩。康熙十五年裁銀一百三十二兩。康熙二十年奉復。乾隆十三年裁銀六兩。又酌改石景山同知銀二十四兩。仍實支銀二百五十八兩。遇閏加銀三十兩。於順治九年奉文裁銀五兩解部。量裁民壯又裁閏銀三兩解部。實該銀二十二兩。於順治十八年奉文閏銀不給。燈夫四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共銀二十八兩八錢。順治九年會議裁銀四兩八錢。解部。實該銀二十四兩。康熙十四年裁銀十二兩。康熙十五年裁銀十二兩。康熙二十年奉復銀二十四兩。又於雍正五年全裁解部。遇閏加銀二兩四錢。於順治九年奉文裁銀四錢解部。實該銀二兩。於順治八年奉文閏銀停止不給。看監禁子八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共銀五十七兩六錢。順治九年會議裁銀九兩六錢。解部。實該銀四十八兩。康熙十七年裁銀二十四兩。康熙二十年奉復。仍支銀四十八兩。遇閏加銀四兩八錢。於順治九年奉文裁銀八錢。解部。實該銀四兩。於順治十八年奉文閏銀停止不給。修理監倉銀二十兩。康熙十四年裁銀十兩。康熙十五年裁銀十兩解部。轎傘扇夫七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共銀五十兩四錢。順治九年會議裁銀八兩四錢。解部。實該銀四十二兩。康熙十四年裁銀二十一兩。康熙十五年裁銀二十一兩。康熙二十年奉復仍支銀四

十二兩。遇閏加銀四兩二錢。於順治九年奉文裁銀七錢解部。實該銀三兩五錢。順治十八年。奉文閏銀停止不給。庫書一名工食銀十二兩。順治九年會議裁銀六兩解部。實該銀六兩。於康熙元年奉文全裁解部。遇閏加銀一兩。於順治九年奉文裁銀五錢解部。實該銀五錢。於順治十八年奉文閏銀停止不給。倉書一名。工食銀十二兩。順治九年會議裁銀六兩解部。實該銀六兩。於康熙元年奉文全裁解部。遇閏加銀一兩。於順治九年奉文裁銀五錢解部。實該銀五錢。於順治十八年奉文閏銀停止不給。斗給四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共銀二十八兩八錢。順治九年會議裁銀四兩八錢解部。實該銀二十四兩。康熙十五年裁銀十二兩。康熙十七年裁銀十二兩。奉復仍支銀二十四兩。遇閏加銀二兩四錢。於順治九年奉文裁銀四錢解部。實該銀二兩。於順治十八年奉文閏銀停止不給。庫子四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共銀二十八兩八錢。順治九年會議裁銀四兩八錢解部。實該銀二十四兩。康熙十五年裁銀十二兩。康熙十七年裁銀十二兩。康熙二十年奉復仍支銀二十四兩。遇閏加銀二兩四錢。於順治九年奉文裁銀四錢解部。實該銀二兩。於順治十八年奉文閏銀停止不給。管河縣丞俸銀四十兩。又房舍銀一十六兩。於乾隆四年奉文全裁解部。皁隸四名。工食銀二十四兩。馬夫一名。工食銀六兩。門子一名。工食銀六兩。管河主簿俸銀三十三兩一錢一分四釐。又房舍銀一十六兩。於乾隆四年奉文全裁解部。皁隸四名。工食銀二十四兩。馬夫一名。工食銀六兩。門子一名。工食銀六兩。管河南北岸把總房舍銀一十六兩。於乾

隆四年奉文全裁解部。典史俸銀一十九兩五錢二分。遇閏加銀一兩六錢二分六釐六毫六絲六忽。薪銀一十二兩。遇閏加銀一兩。以上共銀三十一兩五錢二分。順治十四年遵奉會議。俱作俸銀。康熙十五年奉裁。康熙二十一年奉復仍支銀三十一兩五錢二分。遇閏共加銀二兩六錢二分六釐六毫六絲六忽。於順治十八年奉文照滿官例不支閏銀。全裁解部。書辦一名。工食銀七兩二錢。順治九年會議裁銀一兩二錢解部。實該銀六兩。於康熙元年奉文全裁解部。遇閏加銀六錢。於順治九年奉文裁銀一錢解部。實該銀五錢。於順治十八年奉文閏銀停止不給。門子一名。工食銀七兩二錢。順治九年會議裁銀一兩二錢解部。實該銀六兩。康熙十四年裁銀三兩。康熙二十年奉復仍支銀六兩。遇閏加銀六錢。於順治九年奉文裁銀一錢解部。實該銀五錢。於順治十八年奉文閏銀停止不給。皁隸四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共銀二十八兩八錢。於順治九年會議裁銀四兩八錢解部。實該銀二十四兩。康熙十四年裁銀十二兩。康熙十五年裁銀十二兩。康熙二十年奉復仍支銀二十四兩。遇閏加銀二兩四錢。於順治九年奉文裁銀四錢解部。實該銀二兩。於順治十八年奉文閏銀停止不給。馬夫一名。工食銀七兩二錢。順治九年會議裁銀一兩二錢解部。實該銀六兩。康熙十四年裁銀三兩。康熙二十年。奉復仍支銀六兩。遇閏加銀六錢。於順治九年奉文裁銀一錢解部。實該銀五錢。於順治十八年奉文閏銀停止不給。儒學教諭俸銀一十九兩五錢二分。遇閏加銀一兩六錢二分六釐六毫六絲六忽。薪銀一十二兩。遇閏加銀一兩。以上共銀三十一兩五錢二分。順治十四年遵會議。俱作俸銀。於康熙三年奉文裁教諭前銀應行解部。於乾隆元年新

設俸銀四十兩遇閏共加銀二兩六錢二分六釐六毫六絲六忽。奉文照滿官例不支閏銀全裁解部。訓導俸銀一十九兩五錢二分遇閏加銀一兩六錢二分六釐六毫六絲六忽薪銀十二兩遇閏加銀一兩（以上共銀三十一兩五錢二分。順治十四年遵會議俱作俸銀。於順治十六年閏三月十二日奉）旨裁缺前銀應行解部。又於康熙三年奉文留訓導前銀應行全支。乾隆元年新增銀八兩四錢八分。共支俸銀四十兩。遇閏加銀二兩六錢二分六釐六毫六絲六忽奉文照滿官例不支閏銀全裁解部。門斗五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共銀三十六兩內教諭門斗三名。應裁工食銀二十一兩六錢解部。訓導門斗二名。應支工食銀一十四兩四錢。康熙十四年裁銀七兩二錢。康熙十五年裁銀七兩二錢。康熙二十年奉復仍支銀十四兩四錢。遇閏加銀三兩。裁教諭門斗閏銀一兩八錢解部。實該銀一兩二錢。於順治十八年奉文閏銀停止不給。齋夫六名。每名工食銀一十二兩。共銀七十二兩。教諭齋夫應支銀三十六兩。康熙十四年裁銀十八兩。康熙十五年裁銀十八兩。康熙二十年奉復仍支銀三十六兩。遇閏加銀六兩。裁教諭齋夫閏銀三兩解部。實該銀三兩。於順治十八年奉文閏銀停止不給。學書一名。工食銀七兩二錢。於康熙元年奉文全裁解部。遇閏加銀六錢。於順治十八年奉文閏銀停止不給。教官喂馬草料每員一十二兩。共銀二十四兩。教諭應裁銀十二兩解部。訓導應支銀十二兩。康熙十四年裁銀六兩。康熙十五年全裁銀六兩解部。廩生二十名。每名月糧銀八錢。共銀一百九十二兩。順治十四年會議裁三分之二。裁銀一百二十八兩解部。實該銀六十四兩。康熙

二年。奉文全裁解部。康熙二十四年。奉復實支銀六十四兩。遇閏加銀十六兩。順治十四年。奉文裁銀十兩六錢六分六釐六毫六絲七忽解部。實該銀五兩三錢三分三釐三毫三絲三忽。於順治十八年。奉文閏銀停止不給。於康熙二年奉裁解部。於康熙二十年奉文復給銀五兩三錢三分三釐三毫三絲三忽。膳夫二名。每名工食銀二十兩。共銀四十兩。順治十四年會議裁三分之二。共裁銀二十六兩六錢六分六釐六毫六絲六忽解部。實該銀一十三兩三錢三分三釐三毫三絲四忽。康熙十四年。裁銀六兩六錢六分六釐六毫六絲七忽。康熙十五年。裁銀六兩六錢六分六釐六毫六絲七忽。康熙二十年。奉復仍支銀一十三兩三錢三分三釐三毫三絲四忽。遇閏加銀三兩三錢三分三釐三毫三絲三忽。順治十八年。奏文裁銀二兩二錢二分二釐二毫二絲六忽解部。實該銀一兩一錢一分一釐一毫一絲一忽。於順治十八年奉文閏銀停止不給。帝王廟廟戶一名。工食銀六兩。康熙十七年裁銀三兩。康熙二十年奉復仍支銀六兩。於乾隆六年奉文全裁。遇閏加銀五錢。於順治十八年奉文閏銀停止不給。圜丘壇壇戶一名。工食銀六兩。康熙十七年。裁銀三兩。康熙二十年。奉復仍支銀六兩。於乾隆六年奉文全裁。遇閏加銀五錢。於順治十八年奉文閏銀停止不給。社稷山川風雲雷雨城隍等神春秋二祭銀三十兩。康熙十七年。裁銀十五兩。康熙十九年。奉復仍支銀三十兩。文廟崇聖名宦鄉賢春秋二大祭銀四十兩。康熙十七年。裁銀二十兩。康熙十九年。奉復仍支銀四十兩。先農壇壇夫二名。工食銀一十二兩。遇閏加銀一兩。關帝

廟祭祀銀四十兩。賢良寺寺戶一名。工食銀六兩。於乾隆六年奉文丶丶裁解部。昭忠寺廟戶一名。工食銀六兩。於乾隆六年奉文全裁解部。三小祭無祀鬼神銀十兩。康熙十七年裁銀五兩。康熙十九年奉復仍支銀十兩。天壇壇夫五名。工食銀三十一兩八錢。齋宮夫一名。工食銀六兩三錢六分。犧牲所所夫一名。工食銀六兩三錢六分。於乾隆二十六年奉文全裁解部。春牛芒神等銀五兩。順治十四年會議裁門神桃符銀二兩。實支春牛芒神銀三兩。康熙十五年全裁解部。朔望行香紙燭銀一兩。順治九年會議全裁解部。康熙二十三年奉復仍支銀一兩。時憲書銀三兩。康熙十五年。裁銀一兩五錢。康熙二十年奉復仍支銀三兩。雍正元年全裁解部。於雍正八年奉復仍支銀三兩。鄉飲酒禮銀八兩。順治十四年會議裁銀四兩解部。康熙十五年。裁銀二兩。康熙二十二年。奉復銀二兩。康熙二十三年。奉復銀四兩。仍支銀八兩。學院科歲二考。並本縣生員季考試卷花紅銀二十三兩。順治十四年會議裁半銀十一兩五錢解部。實該銀十一兩五錢。順治十八年。續裁銀五兩七錢五分。於康熙十三年奉文復留實支銀一十一兩五錢。康熙十四年。全裁解部。接遞轎槓夫工食銀一百五十兩。順治十三年奉文裁僻銀六十兩解部。實該銀九十兩。康熙十五年奉裁。康熙二十年。奉文復給銀四十五兩。雍正三年。全裁解部。遇閏加銀一十二兩五錢。於順治十三年奉文裁僻錢四兩一錢六分六釐六毫六絲六忽解部。實該銀八兩三錢三分三釐三毫三絲四忽。康熙十五年。奉裁。康熙二十年。奉文復給銀四兩一錢六分六釐六毫六絲七忽。雍正三

年。全裁解部。接遞皂隸八名。每名工食銀六兩。共銀四十八兩。順治十三年奉文裁僻銀十八兩解部。實該銀三十兩康熙十四年全裁解部於康熙二十年復給銀一十五兩雍正三年全裁解部。遇閏加銀四兩。於順治十三年奉文裁僻銀一兩三錢三分三釐三毫三絲三忽解部。實該銀二兩六錢一分。於順治十八年奉裁。於康熙二十年奉文復給銀一兩三錢三分三釐三毫三絲三忽雍正三年全裁解部。修理察院公館傢伙銀五兩。順治九年會議全裁解部。看守察院門子一名。工食銀六兩。康熙十四年裁銀三兩。康熙十五年。裁銀三兩。康熙二十年。奉復仍支銀六兩。於雍正十一年全裁解部。遇閏加銀五錢。於順治十八年奉文閏銀停止不給。走遞馬匹草料並喂馬夫車夫工食共銀一千二百兩。順治十三年奉文裁僻銀四百八十兩解部實該銀七百二十兩康熙十四年裁銀三百六十兩康熙十五年裁銀一百六十兩。康熙二十年。奉文復給銀二百六十兩。實支銀四百六十兩。又於雍正八年裁遞馬工料銀九十五兩四錢。又裁遞馬雜支銀四十八兩。又於雍正十一年裁十分之一。銀三十一兩六錢六分。實支銀二百八十四兩九錢四分。遇閏加銀一百兩。於順治十三年奉文裁僻銀三十三兩三錢三分三釐三毫三絲三忽解部。實該銀六十六兩六錢六分六釐六毫六絲七忽。康熙十四年。裁銀三十三兩三錢三分三釐三毫三絲三忽。康熙十五年。裁銀十六兩六錢六分六釐六毫六絲七忽。康熙二十年。奉復給銀二十五兩。實支銀四十一兩六錢六分六釐六毫六絲七忽。於雍正八年裁銀十五兩二錢八分三釐三毫六絲

六忽。雍正十一年。裁銀二兩六錢三分八釐三毫三絲。實支銀二十三兩七錢四分四釐九毫七絲。補兵九名。每名工食銀六兩。共該銀五十四兩。康熙十七年。裁銀二十七兩。康熙二十年。奉復仍支銀五十四兩。挑挖新河夫銀六十一兩五錢。康熙三十九年。裁銀解部。椿草銀二十三兩四錢五分。康熙三十九年。裁銀解部。柳栽銀六兩七錢。康熙三十九年。裁銀解部。河夫銀一兩。康熙三十九年。裁銀解部。廣源閘夫一名。工食銀五兩。康熙元年。奉裁解部。遇閏加銀四錢一分六釐六毫六絲六忽。於順治十八年。奉文閏銀停止不給。慶豐閘夫四名。每名工食銀六兩。共銀二十四兩。康熙十七年。裁銀十二兩。康熙二十年。奉復仍支銀二十四兩。遇閏加銀二兩。於順治十八年。奉文閏銀停止不給。河西務淺夫三十三名半。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共銀二百四十一兩二錢。康熙三十九年。裁銀解部。雜支供應過往上司下程坐飯中伙柴炭等銀二百兩。順治十八年。奉文裁僻銀八十兩解部。留銀一百二十兩。於順治十四年。會議全裁解部。更夫五名。每名工食銀六兩。共銀三十兩。康熙十五年。奉裁。康熙二十年。奉復仍支銀三十兩。遇閏加銀二兩五錢。於順治十八年。奉文閏銀停止不給。火夫十名。每名工食銀六兩。共銀六十兩。康熙十五年。奉裁。康熙二十年。奉復仍支銀六十兩。遇閏加銀五兩。於順治十八年。奉文閏銀停止不給。吹鼓手四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共銀二十八兩八錢。順治九年。會議裁銀四兩八錢解部。實該銀二十四兩。康熙十四年。裁銀十二兩。康熙十五年。裁銀十二兩。康熙二十年。奉復仍支銀二十四兩。遇閏加銀二兩四

錢。於順治九年奉文裁銀四錢解部。實該銀二兩。於順治十八年奉文閏銀停止不給。孤貧口糧銀四十三兩二錢。閏銀三兩六錢。孤貧冬衣花布銀八兩。順治十四年會議全裁解部。於康熙九年奉文全支。康熙十七年裁銀四兩。康熙十九年奉復仍支銀八兩。乾隆六年裁銀四兩六錢五分九釐八毫一絲二忽。實支銀三兩三錢四分一毫八絲八忽。二年一辦貢生路費花紅旗匾銀四十兩。每年帶存銀二十兩。順治十四年會議裁銀十兩解部。實該銀十兩。於康熙十年九月內奉文全支。康熙十四年裁銀十兩。康熙十五年裁銀十兩。康熙二十年奉復銀二十兩。康熙二十六年裁銀一十七兩五錢。每年實辦銀二兩五錢。三年一辦朝覲造册紙張銀五兩。朝覲盤費銀二十五兩。以上二項。共銀三十兩。每年帶存銀十兩。順治十四年。會議全裁解部。科舉生員賓興盤費花紅酒席銀三十六兩。每年帶存銀十二兩。順治十四年會議裁半銀六兩解部。實該銀六兩。康熙十四年裁銀三兩。康熙十五年全裁銀三兩解部。鄉會場對讀謄錄廚皂等銀九十兩九錢。每年帶存銀三十兩三錢。順治十四年。會議裁半十五兩一錢五分解部。實該銀十五兩一錢五分。康熙十四年裁銀七兩五錢七分五釐。康熙十五年裁銀七兩五錢七分五釐。康熙二十年奉復每年仍辦銀一十五兩一錢五分。會試舉人每名盤費銀十兩。每年帶存銀三兩三錢三分三釐三毫三絲。康熙十四年。裁銀一兩六錢六分六釐六毫六絲五忽。康熙十五年裁銀一兩六錢六分六釐六毫六絲五忽。康熙二十年奉復每年仍辦銀三兩三錢三分三釐三毫三絲。新中舉人每名牌坊銀八十兩。每年帶存銀二十六

兩六錢六分六釐六毫。康熙十四年。裁銀十三兩三錢三分三釐三毫。康熙十五年。裁銀十三兩三錢三分三釐三毫。康熙二十年。奉復每年仍辦銀二十六兩六錢六分六釐六毫。新中進士。每名牌坊銀一百兩。每年帶存銀三十三兩三錢三分三釐三毫三絲。康熙十四年。裁銀十六兩六錢六分六釐六毫六絲五忽。康熙十五年。裁銀十六兩六錢六分六釐六毫六絲五忽。康熙二十年。奉復每年仍辦銀三十三兩三錢三分三釐三毫三絲。新中武舉人每名花紅旗匾銀十兩每年帶存銀三兩三錢三分三釐三毫三絲三忽。康熙十四年。裁銀一兩六錢六分六釐六毫六絲六忽五微。康熙十五年。裁銀一兩六錢六分六釐六毫六絲六忽五微。康熙二十年奉復每年仍辦銀三兩三錢三分三釐三毫三絲三忽新中武進士每名花紅旗匾銀二十兩。每年帶存銀六兩六錢六分六釐六毫六絲。康熙十四年。裁銀三兩三錢三分三釐三毫三絲。康熙十五年。裁銀三兩三錢三分三釐三毫三絲。康熙二十年。奉復每年仍辦銀六兩六錢六分六釐六毫六絲。狀元筵宴銀六兩。每年帶存銀二兩。康熙十四年。裁銀一兩。康熙十五年。裁銀一兩。康熙二十一年。奉復每年仍辦銀二兩。

以上存留支解款項共該銀四千九百零四兩四錢四分七釐二毫五絲三忽。遇閏共該加銀二百零九兩六錢七分九釐七毫一絲九忽。內除節年裁扣正銀二千八百一十三兩九錢五分六釐四毫七絲八忽。閏銀一百五十九兩二錢一釐四毫一絲六忽外。實支存留銀二千九十兩四錢九分七毫七絲五忽。閏銀五十一兩四錢七分八釐三毫三忽。

起運各部寺錢糧總歸戶部項下銀四千二百四十五兩二錢九釐五毫四絲三忽八微二纖七沙五塵

六埃六漠八湖六虛三澄三清三淨九逡三巡五稜。

耗羨項下原額地丁錢糧正閏銀六千五百三十一兩七錢四分五釐。每兩隨徵耗銀一錢。共徵耗銀六百五十三兩一錢一分四釐五毫。額設知縣養廉銀一千兩。辦公銀一百兩。管河縣丞養廉銀四十兩。管河主簿養廉銀三十三兩一錢一分四釐。典史養廉銀三十一兩五錢二分。

共各官養廉辦公銀一千二百零四兩六錢三分四釐。於耗銀內照數徵支。其不數銀。赴藩庫請領。

以九則定一縣之丁賦。一曰上上。二曰上中。三曰上下。四曰中上。五曰中中。六曰中下。七曰下上。八曰下中。九曰下下。原額人丁。上中下三等九則。共七千五百三十一丁。內除歷次編審開豁逃亡故絕投充人丁二千三十七丁外。實賸人丁五千四百九十四丁。順治十四年。奉戶部文。五年編審一次。以順治十四年爲始。逐戶編審。查出新丁一百零五丁。查出供丁三百四十丁。順治十五年。查出吏承丁十丁。實在人丁五千九百四十九丁。共該徵銀一千一百三十五兩三錢五分四釐七絲四忽。內除供丁三百四十丁該徵銀四十八兩一錢七分三釐六毫二絲五忽。吏承丁十丁該徵銀二兩一錢八分三釐八毫七絲一忽。奉文另解外。止存實在人丁五千五百九十九丁。內上上則人丁無。上中則人丁無。上下則人丁無。中上則人丁二丁。每丁徵銀七錢七分七毫七絲八忽。共徵銀一兩五錢四分一釐五毫五絲六忽。遇閏每則徵銀一分九毫九絲七忽三微八纖。共徵閏銀一錢三分一釐九毫六絲八忽五微六纖。中中則人丁

二丁。每丁徵銀六錢四分二釐三毫一絲五忽。共徵銀一兩二錢八分四釐六毫三絲。遇閏每則徵銀一分九毫九絲七忽三微八纖。共徵閏銀一錢九釐九毫七絲三忽八微。中下則人丁無。下上則人丁一百八十一丁。每丁徵銀三錢八分五釐三毫八絲九忽。共徵銀六十九兩七錢五分五釐四毫九忽。遇閏每則徵銀一分九毫九絲七忽三微八纖。共徵閏銀五兩九錢七分一釐五毫七絲七忽三微四纖。下中則人丁二千四百六十七丁。每丁徵銀二錢五分六釐九毫二絲六忽。共徵銀六百三十三兩八錢三分六釐四毫四絲二忽。遇閏每則徵銀一分九毫九絲七忽三微八纖。共徵閏銀五十四兩二錢六分一釐七絲二忽九微二纖。下下則人丁二千九百四十七丁。每丁徵銀一錢二分八釐四毫六絲三忽。共徵銀三百七十八兩五錢八分四毫六絲一忽。遇閏每則徵銀一分九毫九絲七忽三微八纖。共徵閏銀三十二兩四錢九釐二毫七絲八忽八微六纖。以上人丁共徵銀一千零八十四兩九錢九分八釐四毫九絲八忽。查照萬厤年閏則例。遇閏每則加銀一分零九毫九絲七忽三微八纖。共加銀九十二兩八錢八分三釐八毫七絲一忽四微八纖。

康熙元年編審新增人丁三百七十二丁。內除頂補開除逃亡老弱故絕人丁一百零三丁不失原額外。實增人丁二百六十九丁。俱下下則。每丁徵銀一錢二分八釐四毫六絲三忽。共徵銀三十四兩五錢五分六釐五毫四絲七忽。遇閏每則加銀一分九毫九絲七忽三微八纖。共加銀二兩九錢五分八釐二毫九絲五忽二微二纖。

康熙二年奉文查出人丁二千一百二十三丁。內下中則人丁一百一十七丁。每丁徵銀二錢五分六釐九毫二絲六忽。共徵銀三十兩六分三毫四絲二忽。遇閏每則加銀一分九毫九絲七忽三微八纖。共徵銀二兩五錢七分三釐三毫八絲六忽九微二纖。下下則人丁二千零六丁。每丁徵銀一錢二分八釐四毫六絲三忽共徵銀二百五十七兩六錢九分六釐七毫七絲八忽遇閏每則加銀一分九毫九絲七忽三微八纖。共加銀二十二兩六分七毫四絲四忽二微八纖。

康熙五年奉文編審人丁二百四十二丁。內除補還老弱逃亡人丁八十三丁外。實增一百五十九丁。俱下下則。每則征銀一錢二分八釐四毫六絲三忽共徵銀二十兩四錢二分五釐六毫一絲七忽。遇閏每則加銀一分九毫九絲七忽三微八纖。共加銀一兩七錢四分八釐五毫八絲三忽四微二纖。

康熙十年奉文編審新增人丁三百三十五丁。內下中則人丁四丁。每丁徵銀二錢五分六釐九毫二絲六忽。共徵銀一兩二分七釐七毫四忽。遇閏每則加銀一分九毫九絲七忽三微八纖。共加銀八分七釐九毫七絲九忽四纖。下下則人丁三百三十一丁。每丁徵銀一錢二分八釐四毫六絲三忽。共徵銀四十二兩五錢二分一釐二毫五絲三忽。遇閏每則加銀一分九毫九絲七忽三微八纖。共加銀三兩六錢四分一毫三絲二忽七微八纖。

康熙十四年賸出人丁一丁。下下則。徵銀一錢二分八釐四毫六絲三忽。遇閏加銀一分九毫九絲七忽

三徵八纖。

康熙十五年。贖出人丁一丁。下下則。徵銀一錢二分八釐四毫六絲三忽。遇閏加銀一分九毫九絲七忽三徵八纖。

康熙十五年。奉文編審新增人丁四百六十二丁。俱下下則。每則徵銀一錢二分八釐四毫六絲三忽。共徵銀五十九兩三錢四分九釐九毫六忽。遇閏每則加銀一分九毫九絲七忽三徵八纖。共加銀五兩八分七毫八絲九忽五徵六纖。

康熙十七年。贖出人丁五丁。俱下下則。每則徵銀一錢二分八釐四毫六絲三忽。共徵銀六錢四分二釐三毫一絲五忽。遇閏每則征銀一分九毫九絲七忽三徵八纖。共加閏銀五分四釐九毫八絲六忽九徵。

康熙二十年。奉文編審新增人丁四百七十一丁。俱下下則。每則徵銀一錢二分八釐四毫六絲三忽。共徵銀六十兩五錢六釐七絲三忽。內除補足額內人丁擦則缺額銀五十三兩八錢二分五釐九毫九絲七忽。外實增銀六兩六錢八分七絲六忽。遇閏每則加銀一分九毫九絲七忽三徵八纖。共加閏銀五錢七分一釐八毫六絲三忽七徵六纖。

康熙二十五年。編審新增人丁二十五丁。實增出則一百三十四則。每則徵銀一錢二分八釐四毫六絲三忽。共徵銀一十七兩二錢一分四釐四絲二忽。遇閏每則加銀一分九毫九絲七忽三徵八纖。共加閏

銀一兩四錢七分三釐六毫四絲八忽九微二纖。
康熙三十年。編審新增人丁四丁。俱下下則。每則徵銀一錢二分八釐四毫六絲三忽。共徵銀五錢一分三釐八毫五絲二忽。補足額內人丁擦則缺額銀五錢一分三釐八毫五絲二忽。
康熙三十五年。編審開除逃亡故絕人丁一百零三丁。實增出則四十一則。每則徵銀一錢二分八釐四毫六絲三忽。共徵銀五兩二錢六分六釐九毫八絲三忽。遇閏每則加銀一分九毫九絲七忽三微八纖。共加閏銀四錢五分八毫九絲二忽五微八纖。
康熙四十年。新增人丁八十丁。俱下下則。每則徵銀一錢二分八釐四毫六絲三忽。共徵銀一十兩二錢七分七釐四絲。內除補足額內丁擦出缺額銀九兩六錢三分四釐七毫二絲五忽。外實徵銀六錢四分二釐三毫一絲五忽。遇閏每則徵銀一分九毫九絲七忽三微八纖。共徵閏銀五分四釐九毫八絲六忽九微。
康熙四十五年。編審新增人丁三百一十二丁。內除補足逃亡老丁一百四十九丁。不失原額外。實增人丁一百六十三丁。俱係下下則。每則徵銀一錢二分八釐四毫六絲三忽。共徵銀二十兩九錢三分九釐四毫六絲九忽。抵補逃亡老丁額銀外。尚少擦則缺額銀二兩八錢二分六釐一毫八絲六忽。
康熙五十年。編審新增人丁一百七十七丁。俱係下下則。每則徵銀一錢二分八釐四毫六絲三忽。共徵

銀二十二兩七錢三分七釐九毫五絲一忽。內除補足額內人丁擦則缺額銀二十一兩八錢三分八釐七毫一絲。外實增則七則。共徵銀八錢九分九釐二毫四絲一忽。每則徵閏銀一分九毫九絲七忽三微八纖。共徵閏銀七分六釐九毫八絲一忽六微六纖。

康熙五十五年編審新增盛世滋生人丁。四十一丁。

康熙六十年編審新增盛世滋生人丁。九十三丁。

雍正四年編審新增盛世滋生人丁。一十一丁。

雍正九年編審新增盛世滋生人丁。九十四丁。

乾隆元年編審新增盛世滋生人丁。一百一十二丁。

乾隆六年編審新增盛世滋生人丁。一百九十一丁。

乾隆十一年編審新增盛世滋生人丁。一百四丁。

乾隆十六年編審新增盛世滋生人丁。九十二丁。

乾隆二十一年編審新增盛世滋生人丁。無。

乾隆二十六年編審新增盛世滋生人丁。無。

乾隆三十一年編審新增盛世滋生人丁。無。

乾隆三十六年編審新增盛世滋生人丁無。

乾隆三十七年六月十八日欽奉上諭。嗣後五年一次編審之例。著行停止。以上盛世滋生人丁自康熙五十五年欽奉恩詔永不加賦外實在原額新增共丁一萬零五百九丁內除滋生補額免賦餘丁七百三十六丁外實在行差人丁九千七百七十三丁實徵銀一千五百五十九兩四錢一分二釐三毫五絲七忽共徵閏銀一百三十三兩七錢三分九釐一毫三絲八忽一微八纖因直風窮民寸土全無偏有丁銀田連阡陌丁銀獨少苦樂不均經直隸總督李題定按照江浙等省之例以雍正二年為始攤入地糧銀內徵收額內額外地糧並均攤丁匠共徵正加銀六千三百三十五兩六錢九分九釐六毫一絲八忽八微二纖七沙五塵六埃六漠八湖六虛三澄三清三淨九逡三巡五棱遇閏徵丁閏地閏二項共銀一百九十四兩六錢四分七釐九毫八絲八忽三徵三纖六沙六塵一埃四渺一漠六湖九虛二澄四清七淨八逡五巡。

民丁衛丁。順治十四年優免。供丁三百四十丁。共徵銀四十八兩一錢七分三釐六毫二絲五忽。遇閏加銀四兩一錢二分四釐一絲七忽五微。

順治十五年吏承丁十丁。共徵銀二兩一錢八分三釐八毫七絲一忽。遇閏加銀一錢八分六釐九毫五絲五忽四微六纖。以上共丁三百五十丁共徵銀五十兩三錢五分七釐四毫九絲六忽共徵閏銀四兩三錢一分九毫七絲二忽九微六纖。

康熙二十七年奉文歸並燕山右衛原額人丁一千三百零一丁。內除康熙三十年編審開除逃亡故絕人丁一百五丁外。新增出人丁一百三十丁。實在人丁一千三百二十六丁。內上則人丁一十八丁。每丁徵銀三錢。共徵銀五兩四錢。中則人丁三十九丁。每丁徵銀二錢。共徵銀七兩八錢。下則人丁一千二百六十九丁。每丁徵銀一錢。共徵銀一百二十六兩九錢。

康熙三十五年、編審開除逃亡故絕人丁一百一十九丁外、新增出人丁一百一十一丁、實在人丁一千三百一十八丁、內上則人丁一十一丁、每丁徵銀三錢、共徵銀三兩三錢、中則人丁四十五丁、每丁徵銀二錢、共徵銀九兩、下則人丁一千二百六十二丁、每丁徵銀一錢、共徵銀一百二十六兩二錢、

康熙四十年、編審開除逃亡老丁六十四丁、新增人丁七十一丁、實在人丁一千三百二十五丁、內上則人丁九丁、每丁徵銀三錢、共徵銀二兩七錢、中則人丁四十二丁、每丁徵銀二錢、共徵銀八兩四錢、下則人丁一千二百七十四丁、每丁徵銀一錢、共徵銀一百二十七兩四錢、

康熙四十五年、編審開除逃亡老丁一百三丁、新增人丁一百八丁、實在人丁一千三百三十丁、內上則人丁九丁、每丁徵銀三錢、共銀二兩七錢、中則人丁四十七丁、每丁徵銀二錢、共徵銀九兩四錢、下則人丁一千二百七十四丁、每丁徵銀一錢、共徵銀一百二十七兩四錢、

康熙五十年、編審開除逃亡老丁一百三十六丁、新增人丁一百四十二丁、實在人丁一千三百三十六丁、內上則人丁九丁、每丁徵銀三錢、共徵銀二兩七錢、中則人丁四十四丁、每丁徵銀二錢、共徵銀八兩八錢、下則人丁一千二百八十三丁、每丁徵銀一錢、共徵銀一百二十八兩三錢、

康熙五十五年、編出盛世滋生餘丁、六丁、

康熙六十年、編出盛世滋生餘丁、三丁、

雍正四年。編出人丁。無。

雍正九年。編出盛世滋生餘丁。七丁。

乾隆元年。編出盛世滋生餘丁。五丁。

乾隆六年。編出盛世滋生餘丁。二十三丁。

乾隆十一年。編出盛世滋生補腹餘丁。二丁。

乾隆十六年。編出盛世滋生餘丁。二丁。

乾隆二十一年。編出盛世滋生餘丁。無。

乾隆二十六年。編出盛世滋生餘丁。無。

乾隆三十一年。編審出盛世滋生餘丁。無。

乾隆三十六年。編出盛世滋生餘丁。無。以上各年編出補腹餘丁。自康熙五十五年以後。欽奉恩詔永不加賦外。實在行差人丁一千三百三十六丁。內上則人丁九丁。每丁徵銀三錢。共徵銀二兩七錢。中則人丁四十四丁。每丁徵銀二錢。共徵銀八兩八錢。下則人丁一千二百八十三丁。每丁徵銀一錢。共徵銀一百二十八兩三錢。統計各則人丁共一千三百三十六丁。各則徵銀不等。共徵銀一百三十九兩八錢。

金吾左衛原額人丁三百六十二丁。內除康熙三十年編審開除逃亡故絕人丁六十丁外。新增出人丁六十八丁。實在人丁三百七十丁。上則人丁一十丁。每丁徵銀三錢。共徵銀三兩。中則人丁四十四丁。每

丁徵銀二錢。共徵銀八兩八錢。下則人丁三百一十六丁。每丁徵銀一錢。共徵銀三十一兩六錢。

康熙三十五年編審開除逃亡老丁十四丁。新增出人丁一十二丁。實在人丁三百六十八丁。內上則人丁九丁。每丁徵銀三錢。共徵銀二兩七錢。中則人丁四十六丁。每丁徵銀二錢。共徵銀九兩二錢。下則人丁三百一十三丁。每丁徵銀一錢。共徵銀三十一兩三錢。

康熙四十年編審開除逃亡老丁一十四丁。新增人丁一十九丁。實在人丁三百七十三丁。內上則人丁九丁。每丁徵銀三錢。共徵銀二兩七錢。中則人丁四十一丁。每丁徵銀二錢。共徵銀八兩二錢。下則人丁三百二十三丁。每丁徵銀一錢。共徵銀三十二兩三錢。

康熙四十五年編審開除逃亡老丁三十五丁。新增人丁四十丁。實在人丁三百七十八丁。內上則人丁七丁。每丁徵銀三錢。共徵銀二兩一錢。中則人丁四十丁。每丁徵銀二錢。共徵銀八兩。下則人丁三百三十一丁。每丁徵銀一錢。共徵銀三十三兩一錢。

康熙五十年編審開除逃亡老丁四十五丁。新增人丁四十九丁。實在人丁三百八十二丁。內上則人丁六丁。每丁徵銀三錢。共徵銀一兩八錢。中則人丁三十八丁。每丁徵銀二錢。共徵銀七兩六錢。下則人丁三百三十八丁。每丁徵銀一錢。共徵銀三十三兩八錢。

康熙五十五年編出盛世滋生餘丁四丁。

康熙六十年。編出補賸餘丁無。

雍正四年。編出補賸餘丁無。

雍正九年。編出盛世滋生餘丁。十丁。

乾隆元年。編出盛世滋生餘丁。五丁。

乾隆六年。編出盛世滋生餘丁。十丁。

乾隆十一年。編出盛世滋生餘丁。二丁。

乾隆十六年。編出盛世滋生餘丁。三丁。

乾隆二十一年。編出補賸餘丁無。

乾隆二十六年。編出補賸餘丁無。

乾隆三十一年。編出補賸餘丁無。

乾隆三十六年。編出補賸餘丁無。

乾隆三十七年六月十八日。欽奉上諭。嗣後五年一次編審之例。著永行停止。以上各年編出補賸餘丁。自康熙五十五年以後。欽奉恩詔永不加賦外。實在行差人丁三百八十二丁。內上則人丁六丁。每丁徵銀三錢。共徵銀一兩八錢。中則人丁三十八丁。每丁徵銀二錢。共徵銀七兩六錢。下則人丁三百三十八丁。每丁徵銀一錢。共徵銀三十三兩八錢。統計各則人丁三百八十二丁。各則徵銀不等。共徵銀四十三兩二錢。

永清左衛原額人丁一百四十九丁。內除康熙三十年編審開除逃亡故絕人丁四十一丁外。新增出人丁六十四丁。實在人丁一百七十二丁。內上則人丁三丁。每丁徵銀三錢。共徵銀九錢。中則人丁一十七丁。每丁徵銀二錢。共徵銀三兩四錢。下則人丁一百五十二丁。每丁徵銀一錢。共徵銀五十兩二錢。

康熙三十五年編審開除逃亡老絕人丁一十七丁。新增出人丁一十八丁。實在人丁一百七十三丁。內上則人丁二丁。每丁徵銀三錢。共徵銀六錢。中則人丁一十六丁。每丁徵銀二錢。共徵銀三兩二錢。下則人丁一百五十五丁。每丁徵銀一錢。共徵銀一十五兩五錢。

康熙四十年編審開除逃亡老丁四丁。新增人丁八丁。實在人丁一百七十七丁。內上則人丁一丁。徵銀三錢。中則人丁一十六丁。每丁徵銀二錢。共徵銀三兩二錢。下則人丁一百六十丁。每丁徵銀一錢。共徵銀一十六兩。

康熙四十五年。編審開除逃亡老丁一十三丁。新增人丁一十七丁。實在人丁一百八十一丁。

康熙五十年。編審開除逃亡老丁一十一丁。新增人丁一十一丁。實在人丁一百八十一丁。

康熙五十五年。編出補腴餘丁。無。

康熙六十年。編出盛世滋生補腴餘丁。一丁。

雍正四年。編出盛世滋生人丁。八十五丁。

雍正九年。編出盛世滋生人丁。四丁。

乾隆元年。編出盛世滋生人丁。三丁。

乾隆六年。編出盛世滋生人丁。五丁。

乾隆十一年。編出盛世滋生人丁。二丁。

乾隆十六年。編出盛世滋生人丁。二丁。

乾隆二十一年。編出補腈餘丁。無。

乾隆二十六年。編出補腈餘丁。無。

乾隆三十一年。編出補腈餘丁。無。

乾隆三十六年。編出補腈餘丁。無。以上各年編出補腈餘丁。自康熙五十五年以後。欽奉恩詔。永不加賦外。實在行差人丁一百八十一丁。內上則人丁一丁徵銀三錢。中則人丁十六丁。每丁徵銀二錢。共徵銀三兩二錢。下則人丁一百六十四丁。每丁徵銀一錢。共徵銀十六兩四錢。統計各則人丁一百八十一丁。各則徵銀不等。共徵銀一十九兩九錢。

彭城衛原額人丁五十八丁。內除康熙三十年編審開除逃亡故絕人丁一十二丁外。新增出人丁一十一丁。實在人丁五十七丁。內上則人丁六丁。每丁徵銀三錢。共徵銀一兩八錢。中則人丁一十四丁。每丁徵銀二錢。共徵銀二兩八錢。下則人丁三十七丁。每丁徵銀一錢。共徵銀三兩七錢。

康熙三十年年編審開除逃亡老絕人丁四丁。新增出人丁三丁。實在人丁五十六丁。內上則人丁六丁。

每丁徵銀三錢。共徵銀一兩八錢。中則人丁一十四丁。每丁徵銀二錢。共徵銀二兩八錢。下則人丁三十六丁。每丁徵銀一錢。共徵銀三兩六錢。

康熙四十年編審開除逃亡老丁二丁。新增人丁二丁。實四人丁五十六丁。內上則人丁六丁。每丁徵銀三錢。共徵銀一兩八錢。中則人丁一十四丁。每丁徵銀二錢。共徵銀二兩八錢。下則人丁三十六丁。每丁徵銀一錢。共徵銀三兩六錢。

康熙四十五年編審開除逃亡老丁六丁。新增人丁八丁。實在人丁五十八丁。內上則人丁六丁。每丁徵銀三錢。共徵銀一兩八錢。中則人丁一十四丁。每丁徵銀二錢。共徵銀二兩八錢。下則人丁三十八丁。每丁徵銀一錢。共徵銀三兩八錢。

康熙五十年編審開除逃亡老丁九丁。新增人丁十丁。實在人丁五十九丁。

康熙五十五年編出補牘餘丁無。

康熙六十年編出補牘餘丁無。

雍正四年編出補牘餘丁無。

雍正九年編出補牘餘丁無。

乾隆元年。編出盛世滋生人丁一丁。

乾隆六年編出盛世滋生人丁一丁

乾隆十一年編出盛世滋生人丁二丁

乾隆十六年編出盛世滋生人丁二丁

乾隆二十一年編出補賸餘丁無

乾隆二十六年編出補賸餘丁無

乾隆三十一年編出補賸餘丁無

乾隆三十六年編出補賸餘丁無（以上各年編出補賸餘丁自康熙五十五年以後欽奉恩詔永不加賦外實在行差人丁五十九丁內上則人丁六丁每丁徵銀三錢共徵銀一兩八錢中則人丁一十三丁每丁徵銀二錢共徵銀二兩六錢下則人丁四十丁每丁徵銀一錢共徵銀四兩統計各則人丁五十九丁各則徵銀不等共徵銀八兩四錢）

康熙二十八年奉文歸並涿鹿衛原額人丁六丁內除康熙三十年編審開除逃亡故絕人丁二丁外新增人丁二丁實在人丁六丁內下中則人丁一丁徵銀三錢一分五釐下下則人丁五丁每丁徵銀二錢一分五釐共徵銀一兩七分五釐

康熙三十五年編審開除逃亡老故人丁二丁新增出人丁二丁實在人丁六丁內下中則人丁一丁徵銀三錢一分五釐下下則人丁五丁每丁徵銀二錢一分五釐共徵銀一兩七分五釐

康熙四十年編審開除逃亡老丁無新增人丁無實在人丁六丁

康熙四十五年。編審開除逃亡老丁一丁。新增人丁一丁。實在人丁六丁。

康熙五十年。編審開除逃亡老丁一丁。新增人丁一丁。實在人丁七丁。以上下則人丁七丁。每則徵銀二錢二分五釐。共徵銀一兩五錢五分。

康熙五十五年。編審新增人丁無。

康熙六十年。編審新增人丁無。

雍正四年。編審新增人丁。無。

雍正九年。編審新增人丁無。

乾隆元年。編審新增盛世滋生餘丁。一丁。

乾隆六年。編審新增人丁無。

乾隆十一年。編審盛世滋生餘丁。一丁。

乾隆十六年。編審盛世滋生餘丁。一丁。

乾隆二十一年。編審新增人丁。無。

乾隆二十六年。編審新增人丁。無。

乾隆三十一年。編審新增人丁。無。

乾隆三十六年。編審新增人丁無。以上各年編審出補臉餘丁。自康熙五十五年以後。欽奉恩詔。永不加賦外。實在人丁七丁。下則人丁七丁。每丁徵銀二錢一分五釐。共徵銀一兩五錢五分。

以上各衞人丁。共二千一百五十九丁。內除補臉免賦人丁一百九十四丁外。實在各衞行差人丁共一千九百六十五丁。各則徵銀不等。共徵銀二百一十二兩八錢五釐。吏承供丁各衞行差人丁二千三百一十五丁。共徵正銀二百六十三兩一錢六分二釐四毫九絲六忽。共徵閏銀四兩三錢一分九毫七絲二忽九微六纖。因直屬窮民寸土全無。偏有丁銀。田連阡陌。丁銀獨少。苦樂不均。經前任直隸總督李題定。援照江浙等省之例。以雍正二年爲始。攤入地糧銀內徵收。

附明嘉靖順天府志永清縣田賦總數。官民田地起運夏稅三百二十七兩三錢一釐二毫一絲八忽七微五纖。存留夏稅一百三十八兩五錢五分七釐四毫。起運秋糧五百六十七兩一錢七分二釐。存留秋糧三百十八兩五錢五分一釐四毫二絲五忽八微六纖。起運馬草二千一百五十兩六錢六分二釐。起存戶口鹽鈔一百七十一兩一錢四分四釐。進宮子糧一千六百三十六兩二錢五分七釐三絲五忽。備邊三千一百一十九兩八錢四分九釐六毫。給爵四千二百二兩五錢六分六釐七毫。站糧銀三千九百三十二兩六錢三分九釐。地畝出辦。給費一千三百四十一兩八錢四分。地畝出辦。柴薪銀十二兩。解本府。地畝出辦。

以上通共銀一萬八千三百一十八兩五錢四分零六毫九絲四忽六微一纖。

嘉靖順天府志永清衙役款目編頭七十八項。該銀四千八百三兩八錢二分五釐六毫一絲。本府正堂皂隸二名。陰陽生一名。左堂陰陽生一名。俱每名編銀一十二兩。治衙門子一名。皂隸二名。快手一名。刑衙快手一名。俱每名編銀九兩六錢。司獄司禁子一名。編銀一十二兩。府學齋夫一名。編銀一十二兩。遇閏加銀一兩。北新廠西城坊庫秤各一名。每名原編銀一十兩八錢。今量增每名編銀一十五兩。贓罰庫庫夫一十二名。每名原編銀一十二兩。今量增每名編銀一十

八兩。天財庫庫夫七名。每名原編銀七兩二錢。今量增每名編銀八兩五錢。治衙本身快手三名。每名編銀三兩六錢。今量減一名。實存二名。刑衙本身快手二名。每名編銀三兩六錢。今量減一名。實存一名。本縣弓兵一十五名。每名編銀四兩。今量減三名。實存一十二名。本縣幷公署門子六名。每名編銀三兩六錢。今量減一名。實存五名。本縣民壯四十一名。每名編銀七兩二錢。今量減六名。實存三十五名。本縣皂隸三十七名。每名編銀四兩。今量減八名。實存二十九名。本縣儒學門子六名。每名編銀七兩二錢。今量減二名。實存四名。本縣吹鼓手六名。每名編銀三兩六錢。今量減二名。實存四名。

以上原編共銀九百八兩六錢。量增量減乘除實在共銀七百九十七兩五錢。

嘉靖順天府志。永淸縣原額養馬地一千九百九十六頃一畝四分四釐。原額寄養馬一千七百一十六匹。除勘明荒地一千二百二十四頃一十五畝四分五釐三毫。減馬一千五十二匹。奉例減馬二百一十四匹。實該編銀養馬四百五十戶。將空閑入戶地土。盡編入戶。每養馬一匹。編地四頃四十三畝四分四毫四絲。原額草場地一十八頃八十八畝二分。不堪種地九十八畝二分。堪種地一十六頃九十畝。每年徵銀六十七兩六錢。原額京營子粒每年徵銀二百一兩三錢。年額徵牧馬子粒銀六十八兩四錢。解兵部。新增子粒銀三十六兩六錢七分五釐五毫。解戶部。敢勇等營上中下地銀二百六十六兩二錢四分四釐二毫四絲一忽五纖。解兵部。寇經新認荒蕪地銀一十六兩二錢。解兵部。

按府志載養馬地及草場地。今俱不可稽考。舊志亦不列其款目。意必旗圈或荒廢河灘之屬。累經更變。而不可得其故址者也。

掌河淤泊地之租稅。舊額河淤泊地三百二十六頃六畝七分九釐。租銀一千零三十一兩五錢九分三釐。乾隆三十九年。召種輸租每畝一錢或二錢一分六釐不等。其東西老堤。南北重堤。柳園隙地。共五十五頃三畝二分一釐五毫。租銀六百三十六兩三錢五分九釐。

掌奇收容城縣前明兵部員外郎贈太常寺少卿謚忠愍楊繼盛香火地租銀七十二兩。取於河淤泊地之租。歲終移容城縣給其奉祠之人。

掌鹽引課稅。永清額引八千。縣僻滯引不消。例得就附近州縣通融代銷四分。實銷六分。其課銀聽商人自交鹽道衙門。

掌典當之稅。城鄉當舖十二座。每座稅銀五兩。共銀五十五兩。解交布政司庫。

掌戶婚田土錢債之獄訟。

掌留養局之經費。乾隆十九年。於信安韓村南關三處擇寺廟之便者為留養局。嗣於二十年改移下口之后。修理雙營龍王廟。遂建留養男局於廟西。計十五間。女局於廟之東南。計六間。制詳建置圖。其初知

縣蔣式瑜暨士商捐輸銀三百二十兩。交商營運。歲收息銀七十六兩八錢三十二年。直隸總督方（諱觀承）。分撥經費銀五百兩。交商營運。歲收息銀一百二十兩。又撥東安縣劉元昭下下餘地租銀一百三十四兩三錢零四釐四十年。知縣劉楙請以十九莊基地十六頃五十六畝零五釐每畝按三分徵租。共徵租銀四十九兩六錢八分一釐。雙營立有碑記。通共租息銀三百八十兩零七錢八分五釐。每年如有經費不敷。地方官設法籌辦。均載在養局案記。

董事劉甘棠等名下認種串心河等處沙薄隙地七頃二十八畝。每畝徵租銀三分。共徵租銀二十一兩八錢四分。以資棉衣經費。

養局義塚一處。係百壽名下官荒地三十畝。坐落雙營養局東南。立有石碑。上刻義塚二字。

按雙營養局地當孔道。其外來本處貧民。栖止甚衆。經費浩繁。乾隆三十八年以前。遵照前督方（諱觀承）案記成規籌辦。原有東西老堤幷重堤等處隙地租銀三百二十餘兩。以資經費。嗣於三十九年經永定河道滿□請前總督楊（諱廷璋）。檄飭南路同知張（名曾份）。幷委河間府同知李（諱淩源）。勘議幷同南北五六工各汛官所種柳園隙地詳定。一幷徵解永定河道庫。以爲歲修堤工之需。由是經費歉缺。但養局既久。四處貧民。望澤益多。將來不得不仍照成規籌辦。或遇有畸零地畝。暫行賃種輸租。以資薪米。則無告貧民。有所賴矣。（養局經費呈文詳載文徵。）

掌民屯戶口之數。乾隆四十二年。造報民戶四萬一千一百十四。男子大口六萬九千七百九十二。小口二萬八千八百五十。婦女大口六萬七千四百四十五。小口二萬三千九百八十二。共男婦大小口十九萬零六十有九。

屯戶共一千五百六十三。男子大口二千六百四十七。小口九百二十七。婦女大口二千二百有二。小口七百三十有一。共男婦大小口六千五百有七。

通計民屯男婦大小口十九萬六千五百七十有六。

戶租科典吏一人。掌旗莊田畝回贖民典旗地三百六十四頃二十五畝一分七釐七毫。額徵租銀六千四百五兩三錢九分六釐。（回贖旗地奏議詳載文徵。）

掌雍和宮香火登租銀旗地回贖奏銷册底。每年額徵九百二十三兩四錢。

掌旗租另案入官地畝三十九頃零。場園莊基地九畝四分零。瓦土房九十五間。共徵租銀四百十八兩零。內有出旗為民并田屯戶五戶。每戶地一頃二十五畝。土房四間。地每畝輸穀一斗三升。房每間租銀八分。每戶共租穀十六石二斗五升。房租銀三錢二分。共徵收穀八十一石二斗五升。房租銀一兩六錢。

按另案地畝八旗欠帑人員以及抄沒入官地畝交縣徵租奏報。遇有奉部撥給地畝。即在此項勘撥除租。每年增減無定。

掌存退餘絕地四十五頃六十八畝零。莊基地一畝二分零。土房十三間。共徵租銀四百五兩零。

按地畝係旗人退出以及旗人故絕無嗣入官奉文交縣徵租造報。遇有奉部動撥官地即在此地撥給開除。每年增減不定。

掌解永定河道段德等名下香火地租銀二百八十七兩六錢一分八釐。

凡回贖民典地四十五頃七畝二分八釐八毫。莊窠一塊。瓦土房三十六間。共徵租銀七百二兩四錢二分三釐。

凡接贖民典地一百十五頃四十七畝三分六釐。莊窠場園地二頃八十五畝三分六釐九毫。又一百三十六塊。瓦土草房五百八十五間。共徵租銀二千四百六十八兩四錢二分二釐。

凡回贖奴典地二百頃六十四畝三分三釐。莊窠基地四十五畝七分二釐九毫。瓦土房一百五十七間。共徵租銀三千五十四兩五錢五分一釐。

共回贖旗地三百六十一頃十八畝九分七釐八毫。莊窠場園地三頃三十一畝九釐八毫。又一百三十七塊。瓦土房七百七十八間。共額徵租銀六千二百二十五兩三錢九分六釐。

戶倉房典吏一人。掌常平倉穀。永清額貯常平倉穀一萬四千石。以被四鄉無力農民。每年東作方興。缺乏籽種者。詳請動支借給。定例春借秋還。并遇青黃不接。市集糧價昂貴。亦即詳請動支平糶。秋後採買

還倉。如遇年歲荒歉。常平倉穀不敷賑恤。申請協撥。以資賑恤之需。

掌四鄉之義倉。東路義倉三間。坐落趙百戶營。因洪字二十號堤工出水。沖倒未修。地基現存。南路義倉三間。坐落后奕。西路義倉三間。坐落义口。因地勢低窪。倉屋坍塌。地基現存。北路義倉三間。坐落北大王莊。現存。每遇豐年。勸捐以備災歉賑借。

乾隆十六年。直隸布政使司頒發義倉規條。每鄉穀數在五百石以內者。立倉正一名。責其經管。至一千石以外者。添設倉副一名。共爲經理。統令公舉端謹殷實之人充當。免其差徭。州縣將姓名申報存案。倉長經管三年。果能以鄉井休戚相關。辛勤無悞。遵照新例。由州縣詳府。直隸州給匾獎勵。六年無過。許府州詳布政司給匾獎勵。十年無過。許布政司報院給匾嘉獎。狥私者革懲。侵蝕者治罪賠補。

倉正副俱於鄉耆內選充。不得違例引用生監。倉長稟事。許徑赴縣署。不許胥役隔手。平時亦不許胥役至倉。其經理勤妥之倉正副。每歲正月傳集縣堂。勞之酒食。以示鼓勵。

倉置夫二名或一名。住倉看守。於息穀內每名按月給工食穀五斗。如不敷其食用。視歲入息穀多寡。隨宜酌增。

掌麥秋大秋禾稼收成之分數。

掌俊秀納粟准作監生之粟數。

掌市集之糧價按月呈報消長貴賤之數以銀易錢而制其定價焉。

按市易之法。源於周官九府。太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其國用。而三農九穀。所謂以九職任萬民者。既詳且備。泉府以事之徵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土均掌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禮俗喪紀祭祀。以地媺惡爲重輕之法而行之。凡所以量入爲出。斟酌於盈虛消息。而計及於久遠者蓋不憚煩委至於如是。是則物價貴賤。泉貨流行。固經國之要務。而爲之長吏者。不可以不計其厚生利用之源也。今法市集糧價。旬日具報。而價値之數。准於以銀易錢。蓋聖天子念切民依。而籌及於閭閻日用之微者。意深遠矣。而州縣志書。率以市井泉貨謂無當於文章鉅麗之觀。遂皆削而不載何其謬歟。今茲撰輯。故事部府州縣之志。一無可憑。而前此案牘文册。亦復湮沒難考。用使通較數十年間人情好尙。地力豐歉。天道盈虛。古人所以考察於至微者。不可得其梗概。斯則不得不爲載筆諸家任其咎也。茲取近日見行物價。及市易流通貨殖豐耗。悉載於篇。以待後起者之有所資訪云爾。

乾隆四十三年。呈報銀錢糧價之定數。庫平紋銀一兩。易錢九百四十。每錢一千。市例少十六枚。俗名底串。永淸市易之價。以一錢准六數。號謂永錢。是亦古人東西短陌長錢之例也。用錢一百。實錢十六。不足者四。至十七。有餘者二二。不敵四。則以十七爲百。用錢二百。實錢三十三。不足者二。至三十四。有餘者四。

四不啟二。則以三十三為二百。由此以推。例亦易解。惟習久自能無悞。初至其地。往往患苦之。

稻米一石。准銀二兩。稷米七錢。黍米七錢。高粱七錢。黑菽七錢。黃菽七錢五分。麥一兩五錢。粟七錢。青菽八錢五分。胡麻二兩四錢。豍豆一兩五錢。皆銅斛量器庫平紋銀准之。

永清無稻米。稻米自文安霸州涿州水田種植。市販至於永清。

木緜永清人無種者。或田連頃畝。偶植一二。自給衣被。不通市易也。市易木緜。自涿州新城販者貨之。脫其緜實。（俗稱花子。）每緜一斤。易錢一百二十。（今年時價。）女工無紡織。鄉村婦女畜牝雞。輒不忍殺。以雞子易木緜。治緜為縷。不用紡車。用小石繫綫。引而旋之。其縷堅細勝車紡者。止取以給縫紉。有餘或易錢米。未嘗治機織布。布則仰給固安雄縣。四方市易聚處。固安之馬莊。永清人仰衣被焉。市易緜布一尺。當戶部官尺十有七寸。布之佳者。每一尺（市尺十七寸者。）得值錢三十有三四。（制錢非永錢也。）布二丈。當稻米一斗。市斗大二十升。則近今貿易之通例也。

東鄉濱河河東韓村陳各莊一帶。地土磽瘠。多沙堿。不宜五穀。居民率種柳樹。柳之大者。伐薪為炭。細者折其柔枝。編緝柳器。無業貧民。往往賴之。凡採柳在夏秋之交。早則液潤而夭。遲則疏燥而強。皆不中於束縛。大者為筐。可容石許。小者或類盤盂。方圓徑二三寸。量其工力繁約。而計其直。徑圓五尺餘者。直錢二百有奇。（柳枝本錢約須一百二十錢。盡日之長。約三日成二筐也。）業編柳者。窨地為室。爇火其中。不知時日早暮。蓋治柳枝必先柔

之以水。剝其青膚。瑩白如荑。乃可屈曲。見風則脆而折。故就窨室成之。老幼男婦。窮日所爲。八口乃可給也。横上居民專以織柳爲升斗量器。器良易售云。是有巧術。鄉黨相約。不得授法於女子。子恐女子嫁別村。轉授夫婿。爭其業也。

南鄉信安鎭逼近文安霸州二鄉。故多水蕩。其產蘆葦蒹葭。霜落取材。信安人就往貿之。劈績爲席。席之大者長一丈。寬四尺餘。（戶部官尺也。）女工二日乃成。成則易錢一百六七十有差。其市葦有大小束。大束須錢二百五十一。束之材僅得盈丈之席六。而葦席需用者多。官司徵索。每苦日力之不給焉。秋冬日短。貧者不具膏火。或就夜月爲之。謳歌自勞。和聲相聞。

西鄉土瘠。種藝須倍糞蒔。有業者多畜圈豬。或八十蹄。或六十蹄。貨豬居肆。得直與食豬費略相當。利其糞壅地。宜胡麻若西瓜甜瓜之屬。故競爲畜牧焉。東西義和無業之民。則蹸稗草秫皮。編爲草具。圓匝如筐。蒸飰或飲食之類。實諸其中。則久不寒。便於攜饁。人多市之。其利與柳器略相上下。

北鄉南北歇弋逼近河堤。或取隙地柳樹樵薪爲炭。永定河無魚蝦蚌蛤之利。閒遇水落。居民泅水牽網得魚則攜售於市。其味鮮美。逾於他產。然不常有。以是無專業焉。

永淸地瘠民貧。市物無珍異。東至天津不二舍。市販無貿易貴重者。凡日用所給。肉一斤直錢五十。雞大者重二斤。直錢八十有五六。白菘（俗名黃芽菜。）大者一本重四五斤。直錢六七。胡麻之膏（俗名香油。）每斤直錢六十。

草麻子膏。俗名燈油。每斤直錢三十有三。羊脂爲燭。一斤當錢八十。其他雜物稱是。四鄉貧無藝業者。春取榆莢柳芽。夏掘苦菜。秋冬捋取稗實草子。用以給食。間有婦女之悍者。遇稼登場。托拾遺穗。或致竊取。業者每以爲患。民俗樸儉。不尙浮華。

凡物產與鄰壤略同。無專出者。

穀之屬。穀五色俱全。黍稷。稷有三種。黍有二種。大麥小麥有二種。蕎麥豆各色俱有。稗子芝蔴高粱三色。玉粟黍苞生。葉間有白鬚。

木之屬。榆。柳。槐。椿。楊。杜。桑。松。柏。梨。棗。杏。李。桃。沙菓。蘋婆菓。葡萄。玉黃子。唬喇檳。

瓜之屬。王瓜。冬瓜。西瓜。南瓜。甜瓜。菜瓜。地王瓜。絲瓜。倭瓜。

蔬之屬。芥菜。白菜。葱。韭。芫荽。芹菜。茄子。瓠。莙蓬菜。萵苣。赤根菜。蘿蔔三種。葫蘆。白花菜。小茴香。香椿。山藥。蒿菜。苦益菜。甘露。黃花菜。秦椒。

華之屬。菊。茨荷。玉簪。白紫二色。金盞。鷄冠。水葓。葵。月季。爬山虎。十姊妹。荼蘼。馬藍。石竹。萵苣。薔薇。纏枝蓮。鳳仙。夜落金錢。珍珠。丁香。紫白二種。木槿。夜來香。千日紅。草茉莉。有紫黃紅白各色。夾竹桃。十樣錦。垂盆草。仙人掌。牽牛郎。黑白二色。江西臘。

草之屬。蒲。蘆。葦。沙水葱。荻。艾。蓼。莠。萍。豬牙。節節黃。水稗。茅。苦青。薊。蔓草。茜草。芳星星。蓬蒿。

藥之屬。夏枯草。香附。地丁。兔絲。車前子。蒺藜。枸杞。草麻。地黃。益母草。蒼耳。紫蘇。薄荷。透骨草。山藥。艾。牽牛。蓮殼。茵陳。甘草。地膚子。鳳眼。瓦松。桑皮。苦丁香。蒲公英。山楂。

禽之屬。鵝。雞。鴨。雀。燕。鵲。黃鸝。烏鴉。鴿。鳩。鴟鴞。鵪鶉。啄木。

獸之屬。馬。牛。羊。驢。騾。犬。豬。貓。狐。獾。貉。兔。鼠。地羊。

鱗甲之屬。鯉。鮎。鯽。魴。鰱。淮尖。白魚。鱔魚。石鰱。鯖魚。螃蟹。蝦。泥鰌。鱉。蚌。螺。鱭。以上俱出泥河。王果魚。

虫之屬。蛇。蝎。蛙。蛾。蠶。蝸牛。蟬。蜂。蝶。蚊。蟻。螽。螻蛄。蚯蚓。蠅虎。蟋蟀。蜘蛛。蜻蜓。螳螂。蟯蜋。蝎虎。蝙蝠。螢

貨之屬。棉花。紅花。蜂蜜。蠟。蘇油。各色木炭。瓦磚。黃酒。燒酒。柳器。蘆席。

掌記注雨雪陰晴之期日及旬則計其數而呈報於上官以驗農事之豐歉。其有甘雪時雨。非時而降。則不待及旬而馳報之。

掌捕撲蝗蝻之害稼者。凡遇蝗起。官吏躬自督捕。紳士旗民。無分畛域。合力撲之。盡滅而止。

掌水旱不時之恤政。

庫房典吏一人。掌官庫銀錢之出納。

掌市集牙行之賦稅。

在城集斗行一人。徵銀一兩二錢。

南關集斗行八人。共徵銀八兩八錢。芝蔴行三人。共徵銀三兩六錢。驢行七人。共徵銀七兩七錢。猪行六人。共徵銀六兩六錢。木行一人徵銀一兩二錢。布行二人。共徵銀四兩七錢。

后奕集斗行二人。共徵銀二兩四錢。驢行一人。徵銀一兩一錢。牛行一人。徵銀一兩一錢。

曹家務集斗行二人。共徵銀二兩四錢。

馬家店集斗行一人。徵銀一兩二錢。

大王莊集斗行一人。徵銀一兩二錢。芝蔴行一人。徵銀三兩五錢。

信安集斗行一人。徵銀一兩二錢。估衣行一人。徵銀一兩二錢。車行二人。共徵銀四兩。

韓村集斗行七人。共徵銀八兩三錢。驢行三人。共徵銀三兩三錢。木行二人。共徵銀二兩四錢。牛行二人。共徵銀二兩四錢。猪行一人。徵銀一兩一錢。布行二人。共徵銀二兩四錢。芝蔴行一人。徵銀三兩五錢。

別古莊集斗行一人。徵銀一兩二錢。驢行一人。徵銀一兩一錢。牛行一人。徵銀一兩二錢。蓆行一人。徵銀一兩二錢。

李家口集斗行一人。徵銀一兩二錢。驢行一人。徵銀一兩一錢。芝蔴行一人。徵銀一兩一錢。猪行一人。徵銀一兩一錢。以上共牙行六十七人。徵銀八十五兩七錢。

按舊志有韓村。別古莊。信安。南關。李家口。后奕六集。今存城內。韓村。信安。南關。李家口。后奕。北大王莊。曹家務。大劉家莊。馬家店十集。

集期。城內韓村一六日。信安李家口北大王莊三八日。信安永清霸州交界。三日永清。八日霸州。南關曹家務四九日。大劉家莊二七日。后奕馬家店五十日。

禮書第三

史遷禮書。采用荀卿禮論。撮取大旨。至於籩豆笙磬之數。揖讓跪拜之文。遷例自謂存之有司。班志合樂於禮。略存樂官員數。而禮樂大旨。亦僅存於劉向定禮樂疏。此則古人作史貴識大體之明徵也。後代詳紀名數。少徵論著。核其名實。可備一朝掌故。而不足以立一史心裁。是則著述之體與類次之法。分部而行。固亦相資為用者也。近世喜高論者。不取纂類之法。好徵實者。或譏班馬之文。是則知一而不知二。固守其說。而不知通變之法矣。

杜佑通典。禮制悉存儀節。而取前人論著。折衷己意。別為禮議二十餘卷。此則專門之書。自成鴻製可也。若以史部通裁。則纂類之故事。與獨斷之家學。離則雙美。而合則兩傷者。其義固難倣也。然而獨斷之才不世出。而及時撰集見聞。以備後人之資考。則儀文節度。固亦不厭其詳也。是以隋唐而後。著述鮮聞。而編次之書。乃接踵矣。

司馬彪續後漢書。始易禮樂而為禮儀。此則後世儀注入志之權輿也。然而別祭祀於禮儀。而禮節編次。一歲之時序。雖若異乎曲臺經紀。要亦月令明堂之遺意也。一代掌故。自有經要。五禮六樂。鉅細兼該。司

馬氏一家之言。固非所以立史例也。若夫方志之體。本無著作之權。所謂社稷壇廟。與夫一切典禮。則皆謹遵功令率而行之。無有廢事。則以春秋常典。始卒先後。編其次第。抑亦可以率由舊章矣。其有會典集禮所不載。而今爲州縣通行者。一例通載。庶俾禮家有所稽焉。

州縣之志學校。多用聖賢名位。俎豆器數。樂章舞節。書籍規條。此則功令所頒。普天同例。苟爲一體敷陳。則文煩而不知所以殺矣。今以修建廟學。隸於建置之圖。師儒姓氏。存於職官之表。若夫孔子世家。自有專紀。大成樂制。別具太常。非一縣所專。例所當略。且亦家有其說。無事綴旒。惟入學生徒。乃是一方定額。爲茲編錄。以備掌故。至春秋祀事。雖屬寰宇通行。然本儀注之篇。特錄入焉。

周官五史。領於宗伯。典斯邦籍。古有專官。班固仍七略。而志藝文。流別皆溯古人官守。此政散之能知所本也。班氏不以藝文標識太史職守。則十志不用漢官綱領之咎也。唐人六典。於秘書之監。不備藝文。與他官之不具掌故。皆爲一時闕典。是固不足計也。若論史法。則書志大原。必追官禮。藝文不得自爲篇第。必歸校書之官明矣。州縣之志藝文。多失班固之法。間有載書目者。亦復不知隸於所司。此則著述不得古人要義。未可悉與深言者也。但永清屢經兵燹。典籍無存。考求古今。竟無著述可存部目。惟杜瑛有書數種。寥寥不可成篇。是以錄入本傳。不復別創藝文篇目。發其例於首簡。以明禮書法之所宜具有如此爾。

風俗通義。遠引經傳家禮書儀。近洽人情事。有不載先聖典訓。又非出於當時律令。古人亦具論次。是以禮書謹載制度。而俗禮土風。隨類附焉。蓋亦問俗採風之遺意爾。

禮房典吏一人。掌祭祀之牛。及帝籍之耕牛。歲正月。令牙人選牛之純黑而卯角者。呈順天府。以待府尹之採擇。

掌搜訪遺書及稽察書籍之非法者。若館閣徵輯故事。蒐羅金石古蹟寺觀祠墓之屬。則書其實而上之。

掌順天府鄉試禮部會試之謄錄書手。

凡遇鄉會試。府尹檄縣派撥繕書。送府考驗。進貢院謄錄硃卷。會場十二人。鄉場三十人。凡文武鄉會試通判治中各三人。繕寫龍門點名之册。里書供其役事。

凡里書編戶十有二里。仁和里。崇文里。南關里。黃村里。高莊里。別古里。仲和里。永安鎮里。叉口里。富貴南里。東川里。王希里。明初編二十二里。今併為十二里。甲凡一百有二十。其軍屯五。民屯十二。在官禮鄉。

掌春秋壇廟之祭祀。及一切典禮之儀注。

慶賀儀注

聖誕元旦長至千秋節。國家祥瑞。先期知縣率屬習儀關帝廟畢。衆官跪請龍亭。供奉縣堂上。右列儀仗。日鼓吹三次。印官不升堂視事。至日三鼓。衆官赴縣治慶賀如制。文武官具朝服。分東西班敍丹墀下。班

定。行初事禮三跪九叩。畢。班首官進詣香案前致祠祝。贊畢復位。又行九叩禮。然後山呼九叩而退。衆官跪送龍亭。仍奉關帝廟內。

接詔儀注

印官穿朝服坐轎。率領文武官員。迎出郭外。跪接。畢。印官坐轎行至龍亭前。禮生贊行三跪九叩首禮。畢。禮生贊詣受詔位。跪受詔。畢。行三叩首禮。畢。平身。開讀。禮生讀詔。畢。將詔仍奉至龍亭。印官謝恩。行三跪九叩首禮。畢。回署。

開讀儀注

詔敕將至。先日開於縣。縣率屬設儀仗郊迎於城門外。鼓樂前導。至大堂開讀。禮儀遵式行之。

涖任儀注

先日致齋於城隍廟。凌辰祭城隍。遂詣本治具公服謝恩。祭門祀竈。易服受謁。與僚屬。乃署公移。次日謁文廟。

救護儀注

日食。豫行所屬。前期布香案於縣治露臺。金鼓列儀門。樂列臺下。拜位列露臺上下。俱嚮日至期。陰陽官報日初虧。文武官俱朝服。贊唱拜禮。皆跪。執事奉鼓詣班首官。擊鼓三。衆鼓齊鳴。及報圓。贊唱拜。禮畢。月

食亦如前儀。

迎春儀注

印官穿朝服坐轎。出東門。行至春廠。同各官飲春酒畢。禮生引至芒神前。讚就位揖。禮畢。芒神同春牛前行。印官隨後坐轎。進東陞門。行至衙門大門內。禮生引至芒神前。讚就位。揖。安神。禮畢。同各官在大堂飲春酒。畢。進署。次日。打春。印官穿朝服。禮生引至芒神前。讚行二跪六叩首。禮畢。禮生讚引主祭官行三獻禮。詣酒尊所。執事者酌酒。詣芒神神位前跪。初獻爵。亞獻爵。終獻爵。叩首興平身。詣讀祝位跪。衆官皆跪。讀祝畢。叩首興平身。復位。又行二跪六叩首。禮畢。鞭春。禮生引至牛前。讚就位揖。鞭春。圍牛轉三遍。畢。揖。鞭春畢。回署。

鞭春儀注

每歲立春前一日。印官具朝服。率僚屬。出迎薰門。祭芒神春牛。行五揖四拜禮。迎於東郊教軍場。演戲劇。回供縣大門內東側。越明日。按立春時刻祭拜。（禮如前。）隨各執綵鞭擊土牛三匝。僚屬如之。

行耕儀注

印官穿朝服坐轎。行至東門外先農壇前。禮生讚行三跪九叩首。禮畢。禮生讚引主祭官行初獻禮。二人引。讚詣酒尊所。執事者酌酒。詣先農神位前跪。初獻爵。叩首興平身。詣讀祝位。跪。衆官皆跪。讀祝畢。叩首

興.平身.復位.又讚引行亞獻禮.畢.復位.又讚行終獻禮.畢.又讚詣飲福受胙位跪.飲福酒.受福胙.叩首.興.平身.復位.又行三跪九叩首禮.畢.換蟒袍行耕.畢.謝恩.又行三跪九叩首禮.畢.回署.

文廟儀注

印官穿補服坐轎.行至文廟殿前.禮生讚就位.揖.詣領牲所領牲.畢.揖.回署.次日黎明.印官穿朝服.坐轎.行至文廟殿前.禮生讚執事者各司其事.主祭官就位.助祭官各就位.瘞毛血.行三跪九叩首禮.畢.禮生讚引主祭官行初獻禮.二人引讚.詣盥洗所.執事者酌水進巾.詣酒尊所.執事者酌酒.詣至聖先師孔子位前跪.獻帛.初獻爵.叩首.興.平身.詣復聖顏子神位前跪.獻帛.初獻爵.叩首.興.平身.詣宗聖曾子神位前跪.獻帛.初獻爵.叩首.興.平身.詣述聖子思神位前跪.獻帛.初獻爵.叩首.興.平身.詣亞聖孟子神位前跪.獻帛.初獻爵.叩首.興.平身.詣讀祝位跪.衆官皆跪.讀祝.畢.叩首.興.平身.復位.禮生明讚引主祭官行亞獻禮.分獻官行分獻禮.二人引讚.詣酒尊所.執事者酌酒.詣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禮如前.復位.禮生明讚引主祭官行終獻禮.二人引讚.詣酒尊所.執事者酌酒.詣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禮如前.又讚詣飲福受胙位跪.飲福酒.受福胙.叩首.興.平身.復位.又行三跪九叩首禮.畢.禮生讚獻帛者捧帛.獻爵者捧爵.讀祝者棒祝.各詣望燎位.禮畢.行至文昌祠.禮生讚執事者各司其事.主祭官就位.助祭官各就位.行二跪六叩首禮.畢.禮生讚引主祭官行三獻禮.二人引讚.詣酒尊所.執事者酌酒.詣文昌帝君神位前跪.獻帛.初獻爵.亞

獻爵。終獻爵。叩首興。平身。詣讀祝位跪。衆官皆跪。讀祝畢。叩首興。平身。詣飲福受胙位跪。飲福酒。受福胙。叩首興。平身。復位。又行二跪六叩首禮。畢。奠爵焚帛文禮畢。回署。

南西壇儀注

印官穿補服坐轎。行至南壇前。禮生讚就位。揖。詣領牲所領牲畢。揖。行至西壇前。禮生讚就位。揖。詣領牲所領牲畢。揖。禮畢回署。次日黎明。印官補服坐轎。行至南壇前。禮生讚行三跪九叩首禮。畢。禮生讚引主祭官行三獻禮。二人引讚詣盥洗所。執事者酌水進巾。詣酒尊所。執事者酌酒。詣風雲雷雨神位前跪。獻帛。初獻爵。亞獻爵。終獻爵。叩首興。平身。詣境內山川神位前跪。獻帛。初獻爵。亞獻爵。終獻爵。叩首興。平身。詣雩神神位前跪。獻帛。初獻爵。亞獻爵。終獻爵。叩首興。平身。詣本縣城隍神位前跪。獻帛。初獻爵。亞獻爵。終獻爵。叩首興。平身。詣讀祝位跪。衆官皆跪。讀祝畢。叩首興。平身。詣飲福受胙位跪。飲福酒。受福胙。叩首興。平身。復位。又行三跪九叩首禮。畢。行至西壇前。禮生讚行三跪九叩首禮。畢。禮生讚引主祭官行三獻禮。二人引讚詣盥洗所。執事者酌水進巾。詣酒尊所。執事者酌酒。詣社神神位前跪。獻帛。初獻爵。亞獻爵。終獻爵。叩首興。平身。詣稷神神位前跪。獻帛。初獻爵。亞獻爵。終獻爵。叩首興。平身。詣讀祝位跪。衆官皆跪。讀祝畢。叩首興。平身。詣飲福受胙位跪。飲福酒。受福胙。叩首興。平身。復位。又行三跪九叩首禮。畢。回署。

雩神儀注

印官穿補服坐轎。行至南壇雩神前。禮生讚行三跪九叩首禮。畢。禮生讚引主祭官行三獻禮。二人引。讚詣酒尊所。執事者酌酒。詣雩神神位前。跪。初獻爵。亞獻爵。終獻爵。叩首興。平身。詣讀祝位。跪。衆官皆跪。讀祝。畢。叩首興。平身。詣飲福受胙位。跪。飲福酒。受福胙。叩首興。平身。復位。又行三跪九叩首禮。畢。回署。

關帝廟儀注

印官穿補服坐轎。行至關帝廟三代殿前。禮生讚就位。揖。詣領牲所。領牲。畢。揖。行至關帝殿前。禮生讚就位。揖。詣領牲所領牲。畢。揖。禮畢。回署。次日黎明。印官穿補服坐轎。行至關帝廟三代殿前。禮生讚執事者各司其事。主祭官就位。助祭官各就位。行二跪六叩首禮。畢。禮生讚引主祭官行三獻禮。二人引。讚詣盥洗所。執事者酌水進巾。詣酒尊所。執事酌酒。詣三代神位前。跪。獻帛。初獻爵。亞獻爵。終獻爵。叩首興。平身。詣讀祝位。跪。衆官皆跪。讀祝。畢。叩首興。平身。詣飲福受胙位。跪。飲福酒。受福胙。叩首興。平身。復位。又行二跪六叩首禮。畢。行至關帝殿前。禮生讚執事者各司其事。主祭官就位。助祭官各就位。瘞毛血。行三跪九叩首禮。畢。禮生讚引主祭官行初獻禮。二人引。讚詣盥洗所。執事者酌水進巾。詣酒尊所。執事者酌酒。詣關帝神位前。跪。獻帛。初獻爵。叩首興。平身。詣讀祝位。跪。衆官皆跪。讀祝。畢。叩首興。平身。復位。禮生又讚引主祭官行亞獻禮。二人引。讚詣酒尊所。執事者酌酒。詣關帝神位前。跪。亞獻爵。叩首興。平身。復位。禮生又讚引主祭官行終獻禮。二人引。讚詣酒尊所。執事者酌酒。詣關帝神位前。跪。終獻爵。叩首興。平身。詣飲福

受胙位跪．飲福酒．受福胙．叩首．興．平身．復位．又行三跪九叩首禮．畢．回署．

二八月祭戊日祭八蜡龍王劉猛將軍火神．行三跪九叩首．三獻爵．馬王土地行一跪三叩首．三獻爵．

清明七月十五十月初一日三小祭儀注

印官穿補服坐轎．行至城隍廟．禮生讚行二跪六叩首禮．畢．焚呈文．畢．典史送神至北門外領牲．印官回署．晚祭．印官穿補服坐轎．行至北門外城隍神位前．禮生讚行二跪六叩首禮．畢．禮生讚引主祭官行三獻禮．詣酒尊所．執事者酌酒．詣城隍神位前跪．初獻爵．亞獻爵．終獻爵．叩首．興．平身．詣讀祝位跪．衆官皆跪．讀祝．畢．叩首．興．平身．復位．又行二跪六叩首禮．畢．典史安神．印官回署．

送學儀注

印官升公座．各童在大堂行四拜禮．畢．各童披花紅．畢．又謝印官四拜．禮畢．鼓樂乘騎．迎各童先行．印官隨後坐轎．送文廟．率領各童在大成殿行謁廟禮．三跪九叩首禮．畢．行至明倫堂．儒學官在東．印官在西．行送學禮．四拜．畢．儒學官轉西．印官轉東．又行四拜禮．四拜．畢．印官領各童與儒學行謁見禮．四拜．畢．各童謝印官．又行四拜禮．印官西向答揖．畢．印官同儒學在明倫堂飲公宴酒．畢．回署．

送學

有酒．有旗．有紅．有花．有馬．有鼓吹．諸生齊集縣堂．着衣頂簪花披紅．畢．至二門外上馬．旗鼓前導．縣令親

領詣學宮謁廟。令與學師交拜。諸生向學師四拜。學師報二拜。或免二拜。諸生退。儒學延印官宴明倫堂。
故事相沿。日昃始得行禮。知縣周震榮始嚴夙戒事。

賓興儀注

先期。印官具啓投請。至期。設宴大堂。學師南面。縣令主席。諸生東西向。盛酒筵。演戲劇。儀門外設月橋結
綵。印官步送橋上。舉觶立飲。簪以桂花。被以綵綢。導以絳旗。引以鼓吹。親送至東門外。盒榼數酌。畢。印官
視諸生乘驛馬乃回署。故事僅存。久無行者。知縣周震榮始舉行之。

鄉飲儀注

明洪武五年。令中書省詳定條式。十六年。禮部定到鄉飲酒圖式儀注。令府州縣里社一體行。每歲正月
十五日十月初一日。印官於儒學行禮。前期。印官爲主。具書速賓。凡致仕官及民有齒德儒行者咸與。至
且於學明倫堂序立。行相見禮。三揖而後至堦。三讓而後升堂。印官於主位東南。大賓位西北。僎位於東
北。介賓位次於東南。九十者六豆。八十者五豆。七十者四豆。六十者坐。五十者立。縣佐與學官之屬序齒
坐。皆西向。耆老儒士序齒坐。皆東向。教官一人爲司正。揚觶致辭。恭惟朝廷。率由舊章。敦崇禮教。舉行鄉
飲。凡我長幼。各相勸勉。爲臣盡忠。爲子盡孝。長幼有序。兄友弟恭。內睦宗族。外和鄉黨。毋容廢墜。以忝所
生。講讀律令。凡國家律令。參酌事情輕重。定立罪名。頒行天下。永爲遵守。百司官吏。預要熟讀。講明律意。

剖決事務。若有不能解讀。不曉律意者。初犯罰俸錢一月。再犯笞四十。附過三犯。於本衙門遞降敘用。其百工技藝諸色人等。有能熟讀講解通曉律意者。若犯過失及因人連累致罪。不分輕重。並免一次。其事干謀反叛逆者。不用此律。若官吏人等。挾詐欺公。妄生異議。擅爲更改。變亂成法者。斬。歌詩古歌南陔魚麗周南召南等章。今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古有揚觶無讀律。今制取周官讀法之義。所以補揚觶之不足也。賓主立聽。再拜。然後坐。凡行酒。五行至七行。不過十行。賓主拜而退。

俗禮

正月元旦。家設香燭酒果。拜天地祖宗。閉門罷市。盛服賀節。元宵張燈。十四夜爲試燈。十五夜爲正燈。十六夜爲殘燈。點放花炮。晝夜歡呼。城門夜分乃閉。巡徼者不禁。十九日。戚黨治酒肴相邀。一處歡飲。謂之煙九。二十五日。以灰畫於院中。作倉囷狀。內置五穀。名曰大天倉。備供獻祭倉神。二月二日。俗傳龍抬頭。用灰撒地。謂之引龍。煎棗豆爲餅。名曰熏蟲兒。初三日。文昌誕辰。演戲慶賀。三月清明節。簪柳於頭。陳蔬饌祭祖先。前數日各祭掃墳墓。添土掛紙錢。至日。仍祭先於堂。二十六日。俗稱爲本縣城隍生日。相率賽會。奉神像。導以鼓樂旗旛。迎於街。及廟而止。五月五日端午節。人家插艾懸符。飲菖蒲雄黃酒。爲角黍相餽送。製五色線係兒女臂。名長命縷。以辟毒。六月六日。汲水作醬。曝衣及書畫。縣西關廟演戲。祭賽八蜡神廟。七月七日。婦女結綵乞巧。十五日爲中元節。設香燭。薦時食於堂。祭祖先。放路燈。爲稱盂蘭勝會。八

月十五。爲中秋節。陳設牲醴瓜果以祭月。以月餅西瓜相餽遺。飲讌賞月。俗名團圓。九月九日爲重陽節。釀酒賞菊登高眺望親戚以蒸糕相餽遺。十月天時和暖似春故曰小春。朔日俗製紙衣上墓。祭而焚之。名曰送寒衣。十一月冬至。一陽上舒。日晷初長。故有履長之慶。祀祖先而賀節。十二月爲臘月。八日。雜五色豆米和以棗栗。養粥食之。名曰臘八粥。二十三日。掃舍祀竈。除夕祭先畢。長幼聚飲。燒炭燔柴。以助陽氣。坐至夜半。謂之守歲。貼紙錢門神春聯於門。士夫家皆用桃符。火礮爆竹之聲達旦。

掌學政科歲之試事。儒學廩膳生員二十人。增廣生員二十人。附學生員無常數。每歲試科試。錄童生一十五人爲生員。廩生爲歲貢生者三年二人。拔貢生十二年一人。每逢酉年乃得選拔。選舉姓氏俱列於表。

掌報捐輸粟之監生。每季終彙上監生之結狀。

掌舉報境內之忠孝節義。臚其事實。呈於上官而請旌於朝。

掌城村之鄉約。鄉黨公推老成而有德者。以爲鄉約。亦漢代三老之遺意。蓋亦主於勸民爲善者也。無則缺之。

兵書第四

左氏春秋屢稱軍志。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軍事之見於紀傳。古蓋有專志矣。史遷以律書而論兵制。豈有得於師曠之吹律而知其軍數歟。班固漢志以兵屬刑法。蓋取古者大刑甲兵之義耳。第將軍廷尉既

分其職。而漢官之儀。不爲各敍所由。然則伯夷禮而夔樂。古人久已分官。而班氏乃轉合爲一志。豈非進退無所據歟。

鄭樵嘗譏任宏較書。能存圖學。而責班固收書而遺圖。此則未知班故仍劉略。而兵圖亦未爲專部。若圖隨書附。則譜歷一家。亦有帛圖。無者不能使有。有者未嘗删之。而使無。何鄭氏之不考始末耶。兵制入史。例當著圖。營衛聯絡。關於形勢者也。坐作進退。關於行陣者也。鎗礮機弩。關於技巧者也。不以圖著。而以書敍。則可言而不可行。未免近於紙上之談矣。

方志之載兵事。與吏部兵制不同。府州縣界。畫分爲治。而軍吏營伍之制。則互爲犬牙之錯。此疆界之不齊者也。分防設守。各有專司。惟封疆節鎭。始得彙通。而使司以下。即有不盡與聞之事。此職守之不齊者也。圖經掌故。各司厥職。故當敍其政事所及。文書所行。俾後之讀者。參互而觀。故事之書。思過半矣。

兵房典吏二人。掌收牛驢之租稅。

掌採餤硝。每年例派採辦毛硝一千四百一十八觔八兩。煎成馬牙淨硝九百九十三觔十五兩二錢。由總督轉檄霸昌道行文採辦。限四箇月內辦齊。批解順天西路同知彙呈布政使司轉解工部。

掌營汛文移。永清汛把總（詳沿革職官表。）轄馬兵八名。守兵四十三名。乾隆四十二年。調撥文安汛守兵三名。實存四十名。俸餉米乾銀。按季赴布政使司請領。霸州本營都司包封分發到汛。按名給散。

馬兵日領餉米銀七分三釐二毫五絲。春冬二季。馬乾銀。每匹每日四分。夏秋二季。馬青銀。每匹每日三分。

守兵日領餉米銀四分三釐。

馬兵分習馬步弓箭舞刀。守兵分習步箭鳥鎗舞刀。

把總經管城門鎖鑰看守東南西北城門各派守兵四名。輪流守視。傳遞公文。協同縣役。護解人犯銀兩。

額定一犯二解。

字識一名。掌文書之事。歲支餉米銀一十五兩。

掌官府文移之鋪遞。東路縣前鋪司一人。至王于令鋪。王于令鋪司一人。至大站鋪。大站鋪司一人。至東安縣交界。南路縣前鋪司一人。至南八里莊鋪。南八里莊鋪司一人。至李家口鋪。李家口鋪司一人。至霸州交界。西路縣前鋪司二人。至于林屯鋪。于林屯鋪司一人。至固安縣交界。北路不通鋪遞。凡文移之至北路者。均由西路遞送。是以西路鋪司二人。

掌武生武童之試事。凡歲考額取武童十有二人爲武生。

掌民壯皁隸之册籍。民壯二十有五人。習弓矢鳥鎗之技藝。霜降則考察其藝業之善否而進退之。皁隸十人。供官吏之役事。

掌大差大役之車乘。凡遇大役徵車乘。民供十之七。旗莊供十之三。車一乘。馬四匹。每役一日。官給銀一兩。領銀於順天府。

掌驛遞之馬匹及夫役工料之奏銷。永淸僻處。不通大道。城中畜遞馬八匹。每匹日支豆六官升。麩二官升。草二束。燈油藥材柴薪缸刀筐皮條繩索席片銀。入奏銷。詳戶書。獸醫一名。馬夫四名。其工食詳戶書。

刑書第五

象魏之法。懸於周典。刑書之鑄。始開鄭人。則邦國憲令。守在有司。而律令格式之書。後代遂紛然而難紀矣。夫史志之文。務存大節。而有司之掌。自具專科。刑書之用。蓋與禮書相爲出入者也。威儀三千。而五刑之屬。亦曰三千。則出禮入刑。其際甚微。其所以辨別而講明之者。亦甚重矣。故六代以前。史官撰志。多取議禮議刑之文。旁及博士經生之論。折衷參互。欲得是非之平。以爲後世觀法。不徒紀述當時名數。一代章程已也。後世史官。既無深思高識。惟據故事而書。不復有所衡鑒。禮志之鈔儀注。刑志之錄科條。所由來矣。夫儀注科條。存於刑禮。豈古人之所以刑禮者哉。

方志分類。不由史例。故五曹皆有紀載。而刑曹無所隸事焉。此則不溯官禮之過也。鄉村或附於輿地。而保甲之制無聞。則是有民而無政也。政令或具於憲綱。而告戒之文不具。則是有政而無教也。且如因糧通戶曹之經費。柵欄互工曹之興作。六典聯事之義。無往而不得開物成務之原也。夫方志能溯官禮。則

事無所遺.史書以意命篇.則要無由挈.編摩之所宜辨也.

或謂封建之世.人國問禁.爲其法令有異也.方志奉行政教.無所事於刑曹之書也.然則學校祭祀.同爲律令所頒.何爲多事編摩.而獨於斯見逸耶.且土風殊異.因地制宜.掌故成書.亦不盡拘一轍也.至於時有宜否.令有沿革.則亦詳悉志之.所以俾觀者之有所考焉.其爲時所通行而不僅爲永清者.則從略焉.

刑房典吏二人.掌緝捕之事.凡通緝奸宄逃官.吏房主之.內監禮房主之.軍職兵房主之.歲終則計其數而彙報其册籍.入於通緝之簿牒.刑房總其成焉.

掌保甲編戶之法.凡編戶十戶爲牌.牌有長.總牌爲保.以村落大小而置地保焉.稽其宵小爲非法者.

城內東街二十一牌.南街十七牌.地保一人.西街十三牌.北街十一牌.地保一人.

東關廂二牌.地保一人.南關廂二牌.地保一人.西關廂四牌.地保一人.北關廂十八牌.地保一人.

東鄉塔兒巷十三牌.地保一人.大麻子莊十七牌.地保一人.小麻子莊六牌.地保一人.張廷務十牌.地保一人.滅場十一牌.地保一人.李黃莊大荊垡楊家莊九牌.地保一人.劉總其營六牌.地保一人.胡家莊七牌.地保一人.小荊垡六牌.地保一人.武家營七牌.地保一人.王佃莊七牌.地保一人.東西董家務十三牌.地保一人.雙營十三牌.地保一人.菜園七牌.地保一人.西賈家務四牌.地保一人.韓家莊西董家務七牌.地保一人.東賈家務二牌.地保一人.東莊五牌.地保一人.官場三牌.地保一人.楊家營沈家街十二牌.地保一人.韓村三十五牌.地保一人.東西營十一牌.地保一人.東解口七牌.地保一人.西解口五牌.地保一人.東西橫亭二十六

牌，地保一人，南釗李家莊九牌，地保一人，劉武營二十牌，地保一人，陳各莊十三牌，地保一人，東溜村九牌，地保一人，西溜村八牌，地保一人，大站二十牌，地保一人，北釗十八牌，地保一人，小站十二牌，地保一人，橫上村三十七牌，地保一人，大范家莊九牌，地保一人，東趙劉家莊十牌，地保一人，辛務村八牌，地保一人，河西營十七牌，地保一人，紙家莊七牌，地保一人，王希十八牌，地保一人，徐家莊七牌，地保一人，雙家小營九牌，地保一人，老幼屯十六牌，地保一人，李家場五牌，地保一人，前後第六三十四牌，地保一人，南北朝王十二牌，地保一人，辛屯二十二牌，地保一人，別古莊三十九牌，地保一人，第七村十六牌，地保一人，萬金莊七牌，地保一人，官道南人營五牌，地保一人，甄家莊七牌，地保一人，東張家莊五牌，地保一人，半截河十九牌，地保一人，趙百戶營二十牌，地保一人，惠元莊十一牌，地保一人，太平巷九牌，地保一人，馬家舖十一牌，地保一人，大小沈家莊七牌，地保一人，柴家莊九牌，地保一人，陳家莊七牌，地保一人，鳳凰莊二十牌，地保一人，第五三牌，地保一人，柳坨十五牌，地保一人，修家場五牌，地保一人，瑚璉店一牌，地保一人，以上東鄉村莊七十有八，七百八十五牌，地保六十六人。

南鄉南關宋家莊三十五牌，地保一人，塔兒營七牌，地保一人，右奕營十一牌，地保一人，前店十五牌，地保一人，南八類莊十六牌，地保一人，董相莊四十三牌，地保一人，東義和三十八牌，地保一人，南辛溜四十五牌，地保一人，姚官營十二牌，地保一人，十婁村五十二牌，地保一人，南小范家莊九牌，地保一人，李通莊十七牌，地保一人，陳佃莊十三牌，地保一人，五間房三十牌，地保一人，新各莊七十二牌，地保一人，南大王莊七十一牌，地保一人，西務村三十牌，地保一人，信安東西鋪二百五十八牌，地保一人，石各莊甄各莊四十牌，地保一人，李奉先三十六牌，地保一人，辛小劉家莊十五牌，地保一人，商人莊二十牌，地保一人，三

聖口十八牌。地保一人。陽和鋪三十三牌。地保一人。王虎莊九牌。地保一人。韓各莊十六牌。地保一人。南辛立莊九牌。地保一人。鄭家務二十四牌。地保一人。窰窩村六牌。地保一人。后奕四十三牌。地保一人。安仁福彙莊十八牌。地保一人。陳家莊東南小營六牌。地保一人。小黃村七牌。地保一人。魯村十六牌。地保一人。粉王莊八牌。地保一人。北黃村十五牌。地保一人。關各莊十六牌。地保一人。東辛溜七牌。地保一人。渠頭村二十三牌。地保一人。西武家莊十一牌。地保一人。朱家莊吳家場十八牌。地保一人。東武家莊十一牌。地保一人。安瀾城馮家場馬家場十二牌。地保一人。北辛溜十二牌。地保一人。大張家場尹家場十一牌。地保一人。東西北廠佃莊十三牌。地保一人。南西門村二十牌。地保一人。團聚莊七牌。地保一人。趙家場五道口十五牌。地保一人。頭屯村二十六牌。地保一人。白雁口四十牌。地保一人。第四村劉家場九牌。地保一人。辛立張家場三牌。地保一人。武家窰五牌。地保一人。小惠家莊九牌。地保一人。莊窠村十五牌。地保一人。四聖口九牌。地保一人。新安莊十五牌。地保一人。大劉家莊九牌。地保一人。閘口三十牌。地保一人。東西鎮三十二牌。地保一人。以上南鄉村莊七十有四。一千五百二十二牌。地保六十一人。

西鄉小西關七牌。地保一人。西南小營十三牌。地保一人。楡林屯十牌。地保一人。辛窰十五牌。地保一人。崇禮村十三牌。地保一人。趙各莊九牌。地保一人。蘇家務十一牌。地保一人。陳家營五牌。地保一人。宋家營二牌。地保一人。义口七十七牌。地保一人。方莊四牌。地保一人。大強村二十六牌。地保一人。梨行村四十一牌。地保一人。劉官營三十三牌。地保一人。景家營二牌。地保一人。瓦古辛莊六十五牌。地保一人。喬家營七十二牌。地保一人。寇家垡十二牌。地保一人。國太營十四牌。地保一人。大焦垡八牌。地保一人。韓城十四牌。地保一人。徐官營二十四牌。地保一人。蔡家營龍鳳莊二十一牌。地保一人。白垡二十六牌。地保一人。老君堂八牌。

地保一人。白廟二十四牌。地保一人。達子營六牌。地保一人。時家營六牌。地保一人。南許家莊六牌。地保一人。西養馬莊六十牌。地保一人。東養馬莊五十一牌。地保一人。通澤村八牌。地保一人。夏七十牌。地保一人。雷家營三十四牌。地保一人。小曹家營十牌。地保一人。草廠六牌。地保一人。南大營五牌。地保一人。東辛立莊三十牌。地保一人。張家營五牌。地保一人。相亭村七牌。地保一人。李家營二牌。地保一人。南臺子村十五牌。地保一人。北臺子村四牌。地保一人。黃家營三牌。地保一人。李謙務三十五牌。地保一人。小強村十五牌。地保一人。姜家屯十五牌。地保一人。樊莊二十八牌。地保一人。楊官營二十五牌。地保一人。汪家營二十六牌。地保一人。龍虎莊六十牌。地保一人。北孟三十七牌。地保一人。小青垈九牌。地保一人。大青垈五十九牌。地保一人。西南小劉家莊十牌。地保一人。石九垈二十五牌。地保一人。李家口六十三牌。地保一人。義井十牌。地保一人。楊家務四十牌。地保一人。西義和二十一牌。地保一人。以上西鄉村莊六十有三。一千三百六十二牌。地保六十人。

北鄉小良村三牌。地保一人。大良村十六牌。地保一人。西桑園十二牌。地保一人。泥塘村十四牌。地保一人。南石二十三牌。地保一人。韓臺村十七牌。地保一人。北大王莊三十牌。地保一人。河麻子營十牌。地保一人。王居十七牌。地保一人。姚家馬房三十八牌。地保一人。邵家營四牌。地保一人。潘家莊十牌。地保一人。大盧家莊二十二牌。地保一人。馮各莊五牌。地保一人。南戈奕十四牌。地保一人。王靳茹葦十五牌。地保一人。北小營五牌。地保一人。談其營九牌。地保一人。沙窩茹葦三十八牌。地保一人。北孫家務楊家莊六牌。地保一人。西小仲和村四牌。地保一人。姜志營九牌。地保一人。胡其營十三牌。地保一人。賈家八里莊十牌。地保一人。查家馬房六牌。地保一人。東桑園七牌。地保一人。褚仲和村二十四牌。地保一人。北戈奕十七牌。地保一人。仙人橋十二牌。地保一人。

翟吳家莊十牌。地保一人。北池口八牌。地保一人。小沈家仲和三牌。地保一人。邱家務三牌。地保一人。文各莊十二牌。地保一人。唐家營九牌。地保一人。北張家莊十牌。地保一人。郭家務十一牌。地保一人。北許家莊五牌。地保一人。孟各莊五牌。地保一人。紀家莊十牌。地保一人。北趙家莊八牌。地保一人。曹內官營五牌。地保一人。婁台村二十四牌。地保一人。西村營五牌。地保一人。小曹家莊五牌。地保一人。苑家務二十四牌。地保一人。泥安村二十牌。地保一人。南北曹家務十六牌。地保一人。張家野鷄莊五牌。地保一人。劉家務十牌。地保一人。焦家八里莊七牌。地保一人。仁和鋪八牌。地保一人。北宋家莊四牌。地保一人。台子莊三牌。地保一人。倉上村七牌。地保一人。陶家八里莊八牌。地保一人。馬家店二牌。地保一人。陳家仲和五牌。地保一人。遷民屯四牌。地保一人。眼罩屯一牌。地保一人。袁家場一牌。地保一人。以上北鄉村莊六十有三。六百六十八牌。地保六十一人。

掌五軍道理之册籍。凡軍流之犯者。一曰附近。二曰近邊。三曰邊遠。四曰極邊。五曰煙瘴。

附近二千里。南至江南全椒縣。西至山西猗氏縣。

全椒縣路程。永清縣南至。五十里霸州。六十里雄縣。七十里任邱縣。七十里河間縣。六十里獻縣。八十里阜城縣。五十里景州。六十里山東德州。七十里恩縣。七十里高唐州。七十里茌平縣。一百里東阿縣。七十里東平州。六十里汶上縣。九十里滋陽縣。五十里鄒縣。九十里滕縣。二百二十里河南銅山縣。一百五十里宿州。一百二十里靈璧縣固鎮司。一百二十里鳳陽縣臨淮司。一百五里定遠縣池河司。九十五里滁州。五十里全椒縣。

猗氏縣路程。永清縣西至。四十里固安縣。六十里涿州。七十里定興縣。七十里安肅縣。五十里清苑縣。九十里望都縣。六十

里。定州。五十里。新樂縣。九十里。正定縣。六十里。獲鹿縣。七十里。井陘縣。一百三十里。山西平定州。一百里。壽陽縣。一百三十里。榆次縣。六十里。徐溝縣。六十里。祁縣。五十里。平遙縣。八十里。介休縣。八十里。靈石縣。一百里。霍州。五十里。趙城縣。三十里。洪洞縣。六十里。臨汾縣。六十里。太平縣史村驛。六十里。曲沃縣。一百十里。聞喜縣。五十里。夏縣。四十里。安邑縣。二十里。猗氏縣。

近邊二千五百里。南至江南太湖縣。西至陝西咸陽縣三原縣。

太湖縣路程。永清縣南至定遠縣。一千八百八十五里。已詳附近條下。不復綴敘。定遠縣。一百八十里。合肥縣。一百二十里。舒城縣。一百二十里。桐城縣。一百二十里。潛山縣。八十里。太湖縣。

咸陽縣路程。永清縣西至山西猗氏縣。一千九百七十里。已詳附近條下。不復綴敘。猗氏縣。四十里。臨晉縣。七十里。永濟縣。七十里。陝西潼關廳。四十里。華陰縣。七十里。華州。五十里。渭南縣。八十里。臨潼縣。五十里。咸甯縣。五十里。咸陽縣。

三原縣路程。永清縣西至陝西渭南縣。二千三百一十里。已詳附近近邊調下。不復綴敘。渭南縣。九十里。高陵縣。四十里。三原縣。

邊遠三千里。南至江西德化縣建昌縣。浙江富陽縣。西至陝西甘泉縣。

德化縣路程。永清縣南至江南全椒縣。二千零三十里。已詳附近條下。不復綴敘。全椒縣。一百里。和州。六十里。當塗縣。六十里。蕪湖縣。九十里。南陵縣。一百四十里。青陽縣。八十里。貴池縣。一百二十里。懷寧縣。一百里。東流縣。一百二十里。江西彭澤縣。九十里。湖口縣。六十里。德化縣。

建昌縣路程。永清縣南至江南太湖縣。二千五百五里。已詳附近近邊條下。不復綴敘。太湖縣。七十里。宿松縣。四十里。湖北黃梅縣。九十

里。江西德化縣。一百二十里。德安縣。六十里。建昌縣。

富陽縣路程。永清縣南至山東德州。五百里。已詳附近條下。不復綴敘。德州。八十里。平原縣。七十里。禹城縣。七十里。齊河縣。四十里。長清縣。九十里。肥城縣。九十里。泰安縣。一百五十里。新泰縣。六十里。蒙陰縣。二百里。蘭山縣。一百二十里。郯城縣。一百六十里。宿遷縣。一百里。江南桃源縣。九十里。清河縣。三十里。山陽縣。八十里。寶應縣。一百二十里。高郵州。一百六里。甘泉縣。五十五里。丹徒縣。七十里。丹陽縣。九十里。武進縣。九十里。無錫縣。一百里。吳縣。四十五里。吳江縣。一百二十里。浙江嘉興縣。一百里。石門縣。一百二十里。仁和縣。一百二十里。富陽縣。

甘泉縣路程。永清縣西至三原縣。二千四百四十里。已詳附近近邊條下。不復綴敘。三原縣。八十里。耀州。七十里。同官縣。九十里。宜君縣。七十里。中部縣。七十里。洛川縣。七十里。鄜州。九十里。甘泉縣。

極邊四千里。南至浙江樂清縣。福建浦城縣。西至甘肅臯蘭縣。

樂清縣路程。永清縣南至仁和縣。二千九百六十六里。已詳附近邊遠條下。不復綴敘。仁和縣。三十里。蕭山縣。一百里。山陰縣。二百一十里。嵊縣。四十里。新昌縣。一百二十里。天台縣。九十里。臨海縣。六十里。黃巖縣。九十里。太平縣。一百八十里。樂清縣。

浦城縣路程。永清縣南至浙江富陽縣。三千八十六里。已詳附近邊遠條下。不復綴敘。富陽縣。一百里。桐廬縣。一百里。建德縣。一百里。蘭谿縣。九十里。龍游縣。七十里。西安縣。一百里。江山縣。三百四十里。浦城縣。

臯蘭縣路程。永清縣西至咸陽縣。二千四百九十里。已詳附近近邊條下。不復綴敘。咸陽縣。七十里。醴泉縣。四十里。乾州。九十里。永壽縣。

七十里。邠州。八十里。長武縣。一百里。涇州。一百五十里。平涼縣。一百四十里。隆德縣。九十里。靜寧州。一百八十里。會寧縣。一百三十里。安定縣。一百五十里。金縣。九十里。皋蘭縣。

煙瘴四千里。南至廣東保昌縣。實計四千一百七十五里。西南至廣西全川。實計四千四百五十七里。

保昌縣路程。永清縣南至江西建昌縣。二千八百八十五里。已詳附近近邊邊遠條下。不復綴敘。建昌縣。八十里。安義縣。四十里。奉新縣。八十里。高安縣。九十里。清江縣。六十里。新淦縣。六十里。峽江縣。九十里。吉水縣。四十里。廬陵縣。八十里。泰和縣。一百里。萬安縣。二百四十里。贛縣。八十里。南康縣。一百三十里。大庾縣。一百二十里。廣東保昌縣。

全州路程。永清縣西南至正定縣。五百八十里。已詳附近條下。不復綴敘。正定縣。六十里。欒城縣。四十里。趙州。六十里。柏鄉縣。六十里。內邱縣。六十里。邢臺縣。三十五里。沙河縣。八十里。邯鄲縣。七十里。磁州。七十里。河南安陽縣。四十五里。湯陰縣。八十五里。淇縣。五十里。汲縣。五十里。新鄉縣。一百三十里。滎澤縣。四十里。鄭州。九十里。新鄭縣。九十里。許州。六十里。臨潁縣。六十里。郾城縣。六十里。西平縣。六十里。遂平縣。九十里。確山縣。一百八十里。信陽州。一百五十里。應山縣。九十里。湖北安陸縣。六十里。雲夢縣。四十里。孝感縣。一百二十里。黃陂縣。八十里。漢陽縣。七十里。江夏縣。一百八十里。咸寧縣。一百二十里。蒲圻縣。二百四十里。湖南巴陵縣。二百四十里。湘陰縣。一百二十里。長沙縣。五十里。善化縣。一百里。湘潭縣。一百八十里。衡山縣。一百里。衡陽縣。一百八十里。祁陽縣。一百里。零陵縣。一百四十里。廣西全州。

掌額設因糧。凡犯徒流以上者。官給糧米。額設米二十四石。制錢萬有二千。犯人每名日支米一升。鹽菜

錢五文。往來遞犯人詳報者。給米一升。錢五文。米折錢十文。常犯捐貲支給。不入報銷。其監犯衣袴。每襖一件表裏用布四十尺。棉花一觔。每袴一條表裏用布二十二尺。棉花半觔。每布一尺價銀一分。每花一觔價銀一錢二分。米石係倉糧內借支。錢文官爲支給。至次年正月。以上年動支錢米人犯名數。造册申部准銷。文轉按察使司。移文布政使司。領回歸款。乾隆四十一年七月。奉部新例。每名支米一升。改爲八合三勺。一年人犯逾額。例得加支。

本縣解省犯人。或羈清苑縣監。或羈司獄司監。日給米一升。定價一分八釐。准銷銀一分。其不敷八釐。州縣賠解保定府衙門兌收發買。

掌修村莊之牆濠柵欄。凡市集村莊牆濠柵欄。上官檄飭修築完固。幷設立更牌。輪流巡邏。每歲冬月。差役巡查各村莊鎮店修築。乾隆四十三年。知事周震榮令城鄉每十家派出一人。輪流支更。以防盜竊。

掌人命盜竊一切獄訟。

掌旅店過客之簿籍。書其往來之人而稽察之。循去環來。半月一易其簿。

掌鄉村井口之蓋板。凡井之無牀者。制板蓋之。日啓夜閉。防墜溺者。

掌禁宰耕牛。以時出示而厲禁之。

掌捕役仵作之名册。捕役八人。分司四路之竊盜。仵作二人。專司驗尸檢傷。

提牢典吏一人。掌監獄之啓閉。禁卒八人。供其役事。

工書第六

周官缺司空。而劉歆取考工之記附諸其後。非補之也。然考工爲司空典籍。等於儀禮爲春官典籍也。儀禮不入春官。而考工不入冬官。則以官禮總舉大綱。而諸書自存掌故也。今曰史志取裁官禮。而典籍文章皆附焉。則以史貴要删。而百氏之書。皆當擷取大義也。惟擷取大義之故。則名數器物。不暇一一求詳。而謂俎豆存於有司也。惟史貴要删之故。則官禮所該。無不各備家學。而謂作者不妄去取也。若云取裁官禮。卽當僅存六典之事目。不當復敍其掌故。則史遷之本紀。旨在法春秋矣。何以不待三家之傳而自爲列傳歟。蓋古今事勢。有不得不然者。非盡作者之殊致也。

工曹之事。多不入於工書。如河工隄堰。已著水道圖矣。壇廟城池。已著建置圖矣。職官表之不入吏書。選舉表之不入禮書。蓋一例也。體旣別。而六官掌故不與盡錄焉。所以權其雜也。彖象文言之不附於本卦。易之本體固如是也。圖表之不附於書。其體亦有截然者矣。

事旣約略於圖矣。而於書猶存事目者。互見之義也。劉知幾譏紀傳之史。以爲此著事具紀中。彼著事詳列傳。恐不勝其繁也。是不知聖人之經。亦有互見之例也。帝典巡狩岱宗。以南槪東。用西例北。日中宵中。無非存互見也。史書類例不精。由於互見之無法也。

工房典吏一人。掌官府廨署壇廟城垣之工役。詳建置圖說。

掌經由大路兩傍栽引路之柳株。於初春採擇小樹。遷種路傍。澆灌成活。東鄉東關廟。舊樹二十株新栽八十株。塔兒巷。舊樹七株新栽九十三株。大麻子莊。舊樹一百八十株新栽一百六十四株。雙營。舊樹二百四十五株新栽一百四十株。武家營。舊樹無新栽四百零七株。胡家莊。舊樹無新栽一百二十株。李黃莊。舊樹無新栽一百六十株。塔兒營。舊樹五株新栽二百二十五株。東西北廠。舊樹二十六株新栽四百六十株。小麻子莊。舊樹八十株新栽一百株。半截河。舊樹無新栽四百株。小荊垈。舊樹無新栽二百四十六株。王希。舊樹無新栽四百五十七株。緱家莊。舊樹無新栽四百六十株。修家場。舊樹無新栽二百四十株。老幼屯。舊樹一百一十一株新栽一百零三株。橫上。舊樹五株新栽二百一十五株。東趙劉家莊。舊樹一十三株新栽一百零八株。辛務。舊樹無新栽一百六十株。劉總其營。舊樹無新栽一百八十株。凡二十村莊。舊有六百九十二株。新種四千五百一十八株。

南鄉南關廟。舊樹九株新栽八十株。南關。舊樹一百二十四株新栽三百八十五株。右奕營。舊樹二十五株新栽四百五十株。南八里莊，舊樹一株新栽四百二十三株。司家小營。舊樹三株新栽一百一十三株。姚官營。舊樹無新栽一百一十八株。北辛溜。舊樹無新栽六十五株。西義和。舊樹六株新栽二百五十株。前店。舊樹二十七株新栽一百一十七株。李家口。舊樹無新栽一百六十株。團聚莊。舊樹無新栽二十六株。凡十一村莊。舊有一百八十六株。新種二千一百八十七株。

西鄉西關廟。舊樹七十五株新栽一百零八株。通澤。舊樹九十六株新栽六株。老君堂。舊樹三十二株新栽六十三株。遷民屯。舊樹五株新栽三十二株。榆林屯。舊樹二十株新栽八十株。又口。舊樹六百八十株新栽四百五十株。小西關。舊樹一株新栽三十二株。蔡家營。舊樹一百五十株新栽五百九十株。白垈。舊樹三百株新栽三百二十株。徐官營。舊樹一百五十六株新栽一百零二株。大強村。舊樹二百九十株新栽五十二株。小強村。舊樹一十六株新栽二十四株。方莊。舊樹一百一十四株新栽一百四十三株。凡

十三村莊。舊有一千九百三十五株。新種二千零二株。

北鄉北關廂。舊樹七株。新栽一百七十五株。賈八里莊。舊樹八十一株。新栽一百六十二株。焦八里莊。舊樹四十六株。新栽五十一株。褚仲和。舊樹無。新栽二百二十一株。西桑園。舊樹六十株。新栽二百零四株。曹內官營。舊樹一百株。新栽四百株。北許家莊。舊樹無。新栽二十五株。孟各莊。舊樹無。新栽三十二株。北戈奕。舊樹三十三株。新栽八十株。王居。舊樹無。新栽二百五十株。凡十村莊。舊有三百二十七株。新種一千六百株。

右四鄉共列五十四村莊。舊有柳樹三千一百四十株。新種柳樹一萬零三百零七株。按數詳報。

掌義塚坐落之廢置漏澤園。舊志共十一處。新設一處。

一在后奕地十二畝。知縣王衍義置。

一在李家口地五畝。知縣張士奇置。

一在教場地二畝。知縣郭名世置。

一在汪家營地八畝。典史陳弘謨置。

一在南門外。隄西地四畝。舉人劉矜。隄南地五畝。州同王寵。置。

一在東門外路北地四畝。

一在曹家務地三畝。

一在別古莊地四畝。

一在后奕地三畝。
一在李家口地三畝。知縣楊夢熊置。
新設雙營隄邊一處地十五畝。知縣劉楙置。
掌舉火窰座窰戶花名稅銀。春秋二季。每窰一座。徵銀一兩。赴通永道衙門輸納。

卷十

永清縣志五

政略

近代志家。以人物爲綱。而名宦鄉賢流寓諸條。標分爲目。其例蓋創於元明之一統志。而部府州縣之國別爲書。亦用統志類纂之法。可爲失其體矣。夫人物之不當類纂。義例詳於列傳首篇。名宦之不當收於人物。則未達乎著述體裁。而因昧於權衡義理者也。古者侯封世治。列國自具春秋。羊舌肸習春秋。墨子所引燕春秋。則君臨封內。元年但奉王正而已。至封建罷而郡縣。守令承奉詔條。萬里之外。亦如畿內。守土之官。甘棠之咏召公。鄭人之歌子產。馬班循吏之傳。所以與時爲升降也。若夫正史而外。州部專書。古有作者。義例非無可繹。梁元帝有丹陽尹傳。隋志凡十卷。賀氏有會稽太守贊。唐志凡二卷。唐人有成都幕府記。唐志凡二卷。起貞元訖咸通。皆取莅是邦者。注其名蹟。其書別出。初不與廣陵烈士傳。華隔撰。見隋志。會稽先賢傳。謝承撰。見隋志。益部耆舊傳。陳壽撰。見隋志。猥雜登書。是則棠陰長吏。與夫梓里名流。初非類附雲龍。固亦事同風馬者也。

敍次名宦．不可與鄉賢同爲列傳．非第客主異形．抑亦詳略殊體也．長吏官於斯土．取其有以作此一方．興利除弊．遺德在民．卽當尸而祝之．否則學類顏曾．行同連惠．於縣無補．志筆不能越境而書．亦其理也．如其未仕之前．鄉評未允．去官之後．晚節不終．苟爲一時循良．便紀一方善政．吳起殺妻．而效奏西河．於志不當追旣往也．黃霸爲相．而譽減潁川．於志不逆其將來也．以政爲重．而他事皆在所輕．豈與斯士之人．原始要終．而編爲列傳者．可同其體制歟．

舊志於職官條下．備書政蹟．而名宦僅占虛篇．惟於姓名之下．注云事已詳前而已．是不但賓主倒置．抑亦未辨於襃貶去取．全失春秋之據事直書也．夫選舉爲人物之綱目．猶職官爲名宦之綱目也．選舉職官之不計賢否．猶名宦人物之不計崇卑．例不相侔．而義實相資也．選舉有表．而列傳無名．與職官有表．而政略無誌．覩者依檢先後．責實循名．語無襃貶．而意具抑揚．豈不可爲後起者勸耶．

列傳之體緐而文．政略之體直而簡．非載筆有殊致．蓋事理有宜然也．列傳包羅鉅細．品藻人物．有類從如族．有分部如非．變化不拘．易之象也．敷道陳謨．書之質也．抑揚咏歎．詩之旨也．繁曲委折．禮之倫也．比事屬辭．春秋之本義也．具人倫之鑒．盡事物之理．懷千古之志．擷經傳之腴．發爲文章．不可方物．故馬班之才．不盡於本紀表志．而盡於列傳也．至於政略之體．義取謹嚴．意存補救．時世拘於先後．紀述要於經綸．蓋將峻潔其體．可以臨蒞邦人．冠冕列傳．經緯錯綜．主在樞紐．是固難爲文士言也．

古人有經無緯之書。大抵名之以略。裴子野取沈約宋書而編年稱略。亦其例也。而劉知幾譏裴氏之書名略而文不免煩。斯亦未達於古人之旨矣。黃石淮南。黃石公三略。淮南子要略。諸子之篇也。張溫魚豢。張溫三史略。魚豢典略。史册之文也。其中亦有謨略之意。何嘗盡取節文爲義歟。

循吏之蹟。難於志鄉賢也。治有賞罰。賞罰出而恩怨生。人言之不齊。其難一也。事有廢興。廢興異而難易殊。今昔之互視。其難二也。官有去留。非若鄉人之子姓具在。則蹟遠者易湮。其難三也。循吏惆悵無華。巧宦善於緣飾。去思之碑。半是愧辭。頌祝之言。難徵實蹟。其難四也。擢當要路。載筆不敢直道。移治鄰封。睠顧豈遂無情。其難五也。世法本多顧忌。人情成敗論才。偶遭罣誤彈章。便謂其人不善。其難六也。舊志紀載無法。風塵金石易湮。縱能巍舉大凡。歲月首趾莫考。其難七也。知其難而不敢不即聞見以存其涯略。所以窮於無可如何而益致其愼爾。

列傳首標姓名。次敍官閥。史文一定之例也。政略以官標首。非惟賓主之理宜然。抑亦顧名思義之旨不可忽爾。舊志以知縣縣丞之屬分類編次。不以歷官先後爲序。非政略之意。故無足責也。

元達魯花赤伯顏察兒。舊志稱其才識精敏。撫綏多方。著有異績。士民立碑思之。其碑不載於志。無可考。

達魯花赤伯顏。舊志云博達敏惠。士民德之。建祠時祀。祠今無考。

達魯花赤紐成甫。德禮率下。政教肅然。舊志云爾。

達魯花赤和尚。舊志稱其志節慷慨。宣威布惠。人不能忘。立碑思之。後歷官至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兼樞密知院大兵農安撫使。其事無所考。碑亦不見於紀載。

知縣盛本初。洪武初年任。城池衙署廟學壇壝倉廒府庫。一切皆其剏建。縣人德之。從祀名宦。

典史周縉。字伯紳。湖廣武昌人。洪武中貢入太學。授永清典史。居官廉謹。攝知縣事。捕蝗弭盜。俱能盡心。燕兵起。一時府縣長吏多迎降。永清地逼近燕。縉極力拒守。民爭逃散。縉度不可爲。懷印南奔。將他圖焉。道聞母喪。還家葬畢。卽出糾義旅勤王。戰艦戎器略具。聞京師陷。乃走匿民間。已而蹤跡漸露。有司卽其家械送京師。縉自分必死。慷慨就行。至則朝廷特下之獄。久之。謫戍興州。居數年。子代還。屏迹田園。年八十終。

知縣許健。山東濮州人。由監生成化五年任。遷建儒學。事詳文徵。

知縣趙志學。河南修武縣人。由舉人成化二十二年任。舊志稱其存心不苟。政舉民安。從祀名宦。事未詳。

知縣韓凱。年代出處未詳。縣地近河。水徙被害。凱濬河一道。水有所歸。免遭淤沒。從祀名宦。舊志云。

知縣李仁。山東曹縣人。弘治中由舉人任。舊志稱其存心正大。勤政恤民。其事無所考。

知縣郭名世。山西安邑縣舉人。正德四年任。値流賊殘害之後。收拾瘡痍。修舉廢墜。築土城五里。至今賴之。從祀名宦。舊志云。

知縣張翰弼。山東夏津縣監生。嘉靖三十年任。加意學校。捐俸購書。舊志云。

知縣王業。徐州舉人。嘉靖三十二年任。時遭水患。目擊民艱。緩徵薄斂。請裁重役寄養馬匹。得減大半。又多方賑濟。存活無算。陞湖廣道御史。舊志云爾。裁減寄養馬匹事無可考。惜哉。

知縣胡來縉。陝西秦州舉人。隆慶五年任。清操律己。愷悌宜民。陞兵備副使。舊志云爾。副使亦不知何統部也。

知縣臧仲學。遼東廣寧衛舉人。隆慶五年任。崇儒重道。修葺學宮。舊志云爾。

知縣劉希孔。山西長治縣舉人。萬歷四年任。建長隄五十餘里。立常平倉。行條編法。清隱墾荒。鋤兇奬善。舊志云爾。按條編爲嘉靖年功令。萬歷中始盡行之。此乃國法。非德政也。

知縣張士奇。陝西宜君縣人。由恩貢萬歷七年任。摘奸發伏。民無遁形。合邑悅服。舊志云爾。語亦近於泛也。

知縣岳九逵。河南獲嘉縣人。萬歷丙戌進士。二十四年任。時固安築隄障水東流。上官檄永清僉民助役。九逵牒上官曰。嘗聞禹疏九河。惟行無事。桓嚴五命。致謹曲防。蓋水之爲道也。太上導之。其次因之。至區區以鄰國爲壑。乃策之最下者也。當今渾河爲害甚矣。南流則強村等處受其害。東流則北䣏等處並縣城池受其害。此時旣不能導之。使無汎濫之虞。然或南或北。聽其自至。爲害爲利。一出無心。在享其利者。

固仰賴洪麻。即被其害者。亦罔所致憾。此亦因之之說也。矧決之使泛濫乎。決之南流。殃及民產。其旣小。決之東流。殃及城池。其旣大。擇害莫如輕。故公私僉謂今日南流為稍便也。今固安築隄障之使東。是固安之利。永清之害也。利在固安而害及永清。不阻其役。不撓其成。知縣強顏忍恥。亦云愧矣。乃復役使其民。協濟修隄。親胼胝之勞。速襄陵之患。何異割己之肉。療人之饑。孰非朝廷赤子。何其不情之甚乎。自嘉隆以來。水屯永清城下。四十餘年。為永清者自溺自拯。固未嘗號救於鄰封。而為固安者。豈曾效一手一足之助哉。今日之固安。即昔日之永清也。何不修永清之故事。而紛紛然徵役於四鄰耶。夫助之而不害於己者。尙不失恤鄰之雅誼。乃驅人之患。招已之災。其誰肯為之。且為知縣者。上不能留去後之思。下亦不當叢目前之怨。使今日協濟而隄果築。水果東。異日漂沒永清城池。魚鱉永清士庶。俾受害者追及首旣。則皆卑職今日助夫築隄之開釁也。永清人士將謂職為何如人乎。而職亦何顏謝此士民也。為民上者任勞任怨。固所不辭。不知如此之勞。如此之怨。可任否耶。儻今日必欲以三尺從事。則永邑人士敢不趨走奔命。第通以民情。則役出無名。恐非佚道之使也。惟酌量民情。慨然罷協濟之役。是造福於永清者。實垂奕世之洪恩。而民尸祝盛德者。且將與此河同悠久矣。由此獲免其役。歲省千金。縣人至今德之。

知縣王嘉績。山西安邑縣舉人。萬曆三十七年任。秉性慈祥。政尙寬大。民慕德澤。舊志云。

知縣楊夢熊。山西聞喜縣舉人。萬曆四十一年任。才力精敏。以愛養節用為務。歷陞湖廣兵備副使。舊志

云。

知縣胡其俊。湖廣孝感縣人。由進士萬歷四十五年任。發奸摘伏。吏民畏之。陞監察御史。舊志云。

知縣張墀。陝西褒城縣人。由進士天啓七年任。舊志云。時驛馬與管庫。永民受累。墀能精心處置。悉得省費便公。且剔蠹鋤奸。民始不病。治永一載。卽調良鄉。去日百姓揮淚。如失慈母。歷陞兵備副使。驛馬管庫。文義不明。事無所考。

知縣王象雲。山東新城縣人。由進士崇正二年任。時値薊火初臨。嗣攻永清。人無鬬志。日數十驚。象雲命男婦乘城備設。擂木礮石。數攻不下。卒保孤城。縣人建祠祀之。

知縣李鑑。四川安縣人。由進士崇正四年任。時鄰境有土賊之變。鑑乃練鄉壯。繕甃城。積軍需。蒐武弁。民恃以無恐。有大獄。片言折之。民無冤抑。先攝武淸縣事。武淸人相率臥轍。永淸人曰。我父母。武淸人亦曰我父母。相爭境上。後歷陞總督宣大軍務。兵部侍郎。副都御史。舊志云。爾事實未詳。

知縣余世名。江西奉新縣舉人。崇正七年任。舊志稱其推誠待下。人不敢欺。事未詳。

知縣張允捷。山東萊陽縣人。由進士崇正十二年任。舊志稱其洞悉民隱。寬猛得宜。

典史侯光國。山西靈石人。崇正八年任。丙子城破。罵縣七年。壬午之變。捐軀死難。

知縣高維佾。山東昌邑人。由貢人崇正十五年任。治縣僅旬餘。卽聞烽警。亟謀守禦。聚軍儲。選壯士。畫編

入伍。分守城垣。次日未晡。兵臨城下。縣人死戰。未幾火藥矢石皆盡。敵衆勢寡。城陷。維岱死之。闔門殉難。舊志云。

典史李時正。山西霍州人。崇正十四年任。亦死壬午之難。事未詳。

典史王世宷。山西祁州人。明崇正十六年任。上文不敍朝代。蒙盛本初文也。此處加明字。明之終也。甲申之變。京師旣陷。土寇四起。城門晝閉。危在旦夕。攝縣事周姓。名不可考。舊志稱周判官。意是州判。聞風宵遁。士民留世宷晝夜防禦。三月二十六日。縣北曹家務有劇賊三百餘人。自號義兵。宣言縛賊送縣。世宷登城偵視。與衆約曰。若猝聞礮聲卽出。及偵得狀。礮舉兵民齊出。擒賊四十餘人。羣情始懾。於是各村皆團練擒賊。四境稍安。已上刊正舊志之文云爾。按永清於崇正丙子壬午。兩遭兵燹。舊志不載守禦殉節之詳。當以庸耳俗目。於鼎革之間。恐有忌諱云爾。夫聖朝忠厚開基。扶植名教。故明殉節之臣。特賜褒錄。史傳所載。炳若丹青。列聖恢宏之度。實曠古所未聞也。永清蕞爾彈丸。幾歷兵戈之患。豈無愍忠愍孝。效彼頑民。循覈始終。爲興朝所嘉許者乎。拘牽俗忌。世遠年湮。遂使無可蹤迹。惜哉。

知縣龐太樸。山西高平人。由進士順治三年任。有治才。尤重學校。諸生干兩造者。終身鄙薄其爲人。是可爲治縣法矣。

知縣馬有用。遼東寧遠人。由貢生順治九年任。舊志稱其與物無忤。罰不遺於勢貴。事未詳。其贊語駢麗

尤近市井。刪之。
知縣丁棟。福建同安人。由貢生順治十三年任。値歲多歉。請蠲請賑。縣人稍甦。
知縣張有傑。江西臨川人。由進士康熙五年任。編審有法。徵賦從寬。歷陞工部郎中。舊志云。
知縣連應鄭。山東樂安人。由進士於康熙九年任。蒞官四年。以詿誤去。持躬寬厚。性好詼諧。舊志稱其建學宮於農隙之候。修邑城於力暇之日。賦無苛急。刑多平允。亦泛語近市者也。
知縣萬一彌。江南丹徒人。由舉人康熙十二年任。永淸舊志一彌所撰輯也。志云。聽訟最喜平和。收租不追追呼。興作不繁。賍鍰不事。遂使黎元日以輯睦。而戶口增添。地方帖然無事。而井里多稔。因我縣新纂邑乘。故闔庠公擬記實。其言猥俗不根。不知一彌知而使之然歟。抑一彌既去。而無識之徒從而附會之歟。今存其文而別白其說。且其善政或不盡出於誣。事實不詳。則又載筆者之過也。
訓導喬猶宣。鎭懷安衞人。康熙十四年任。居心平易。馭事果決。寬嚴訓士。功過處得其宜。亦市語也。姑存之。
典史王錫祚。浙江會稽人。康熙十五年任。舊志稱其政事深嫻。民情洞悉。其餘語多猥俚。刊去不錄。
教諭董錕。豐潤人也。康熙四十三年任。四十六年致仕歸。錕有德望。旣去。諸生爲立去思之碑。稱其捐俸修學校。上官檄委築隄及監賑饑民。俱有實效。惜碑記泛作駢語。不臚事實。是以不獲考其詳也。

知縣蘭第錫。山西吉州人。乾隆庚午舉人。二十七年壬午來任。時永清連歲水潦。饑民無以爲生。第錫牒請加賑。又自爲粥於路。食餓者萬千人。癸未飛蝗入境。躬率士民。力撲除之。一夕蝗盡飛去。封內草木俱無所犯。聞者異焉。有劇盜蔓延四處。剽掠村落。鄉鄙不寧。第錫聽訟。偶詰得其從徒。具知聚落。卽夜發吏卒。疾馳赴之。賊負嵎抗。兵吏畏葸。莫敢誰何。第錫奮先入穴。衆湧繼之。盜魁股栗。悉就束縛。無得逸者。縣多旗莊。民閒賃種旗地。而旗人或有狡桀。侵擾鄉民。民患苦之。第錫懲其豪猾。四境帖然。人無犯者。暇則修治學校。課迪士子。學者多興起焉。乙酉擢大興知縣。士民至今思之。

卷十一

永清縣志六

龍敏列傳第一

傳者對經之稱。所以轉授訓詁。演繹義蘊。不得已而筆之於書者也。左氏彙萃寶書。詳具春秋終始。而司馬氏以人別爲篇。標傳稱列。所由名矣。經旨簡嚴。而傳文華美。於是文人沿流忘源。相率而撰無經之傳。則唐宋文集之中。所以紛紛多傳體也。近人有謂文人不作史官。於分不得撰傳。夫以繹經之題。逐末遺本。折以法度。彼實無辭。而乃稱說史官。罪其越俎。使彼反脣相譏。以謂公穀非魯太史。何以亦有傳文。則其人當無說以自解也。且使身爲史官。未有本紀。豈遽可以爲列傳耶。此傳例之不可不明者也。

無經之傳。文人之集也。無傳之經。方州之志也。文集失之豔而誣。方志失之短而俗矣。自獲麟絕筆以來。史官不知百國寶書之義。州郡掌故。名曰圖經。歷世既久。圖亡而經孤。傳體不詳。其書遂成瓠落矣。樂志寰宇記。襲用元和志體。而名勝故蹟。略存於點綴。其後元明一統志。遂以人物列女名宦流寓諸目。與山

川祠墓分類相次焉此則地里專門略具類纂之意以供詞章家之應時取給爾初不以是爲重輕者也閻若璩欲去一統志之人物門此說似是其實此等亦自無傷古人亦不盡拘也蓋此等處原不關正史體裁也州縣之志本具一國之史裁而撰述者轉用一統類纂之標目豈曰博收以備國史之約取乎

列傳之有題目蓋事重於人如儒林循吏之篇初不爲施孟梁邱龔黃卓魯諸人而設也其餘人類之不同奚翅什百倍蓰而千萬必欲盡以二字爲標題夫子亦云方人我則不暇矣歐陽五代一史盡人皆署其品目豈所語於春秋經世聖人所以議而不斷哉方州之志刪取事略區類以編觀者索然如窺點鬼之簿至於名賢烈女別有狀誌傳銘又爲分裂篇章別著藝文之下於是無可奈何但增子注此云詳見某卷彼云已列某條複見疊出使人披閱爲勞不識何故而好爲自擾也此又志家列傳之不可不深長思者也

近代之人據所見聞編次列傳固其宜也伊古有人已詳前史錄其史傳正文無所更易抑亦馬班遞相刪述而不肯擅作聰明之旨也雖然列史作傳一書之中互爲詳略觀者可以周覽而知也是以陳餘傳中并詳張耳之蹟管晏政事備於太公之篇其明驗也今既裁史以入志猶仍列傳原文而不采史文之互見是何以異於鍥彼舟痕而求我故劍也

史文有訛謬而志家訂正之則必證明其故而見我之改易初非出於得已也是亦時世使然故司馬氏

通鑑考異。不得同馬班之自我作古也。至於史文有褒貶。春秋以來。未有易焉者也。乃撰志者往往采其長而諱所短。則不如勿用其文。猶得相忘於不覺也。志家選史傳以入藝文。題曰某史某人列傳矣。按傳文而非其史意也。求其所刪所節之故。而又無所證也。是則欲諱所短而不知適以暴之矣。

史傳之先後。約略以代次。否則屈賈老莊之別。有命意也。比事屬辭。春秋之教也。比與於是存焉爾。疏通知遠。尚書之教也。象變亦有會焉爾。爲列傳而不知神明存乎人。是則爲人作自陳年甲狀而已矣。

龍敏字欲訥。幽州永淸人。（五代部統。）昔舜以龍爲納言。其後子孫以名爲氏。或曰豢龍氏裔。項羽將有龍且。東漢有龍伯高。皆其後裔也。敏少奇偉。唐末仕州攝參軍。（五代史不著敏初仕朝代。今據時事定之。）幽州自僖宗乾寧元年。以劉仁恭爲州留後。（仁恭事晉王李存勖。表請。故有是命。）仁恭叛附不常。晉王存勖卒用以牽制梁。仁恭幸世多故。驕於富貴。築宮大安山。侈爲淫樂。有愛妾羅氏。爲子守光所烝。仁恭笞逐守光。梁太祖開平元年。遣李思安兵攻仁恭。仁恭在大安山。守光自外將兵擊走思安。自稱盧龍軍節度使。遣兵攻大安山。執父仁恭幽之。其兄守文乞兵契丹。與守光轉戰。（已上約取劉守光傳。）敏避其亂。客於滄州。久不得調。（按敏本傳云。避滄州。遂客於梁。考梁本紀及職方考。滄州未嘗爲梁所有。今補正之。）敏故善馮道。道爲晉王存勖從事。（按敏本傳稱道爲唐莊宗從事。考是時莊宗實未即位。當仍稱晉王。歐史失檢。正之。）敏潛往依之。時唐已亡。有僖宗時宦者張承業。初依晉王克用。克用將卒。以子存勖托承業扶持之。存勖爲晉王。兄事承業。承業亦爲盡忠。志復唐室。（已上約取宦者傳。）至是爲監軍。因謂馮道曰。聞子有客。盡與俱來。道以敏見承業。承業辟敏爲

監軍巡官。使掌奏記。晉王即皇帝位。是爲唐莊宗。承業歸太原。不食而卒。莊宗召敏。拜司門員外郎。敏父盛業。年七十餘。而祖父年九十餘。皆在鄴。敏乃求爲興唐尹。（晉王改魏州爲興唐府。）事祖父與父。並以孝聞。丁母憂去職。明宗時。累拜吏部侍郎。（歐史本傳原文。於母憂去職下。有趙在禮反。遣敏起視事。明宗即位。在禮鎮滄州。敏乃得復居喪。服除。累拜兵部侍郎。馮贇留守北京。辟敏副留守。贇入爲樞密使。敏拜吏部侍郎。繁敍歷官。無關要義。於法當刪。）明宗崩。子從厚立。是爲愍帝。明宗養子從珂弒之自立。即廢帝也。（從珂即潞王。本王氏子。明宗掠取其母。養從珂爲子。事詳五代本紀。）初明宗有愛壻石敬瑭。以河東節度鎮太原。廢帝許之終身不代。後以疑忌改天平節度。趣使之鄆。敬瑭遂舉兵反。（已上約取通鑑。）乞兵契丹。大舉入寇。廢帝在懷州。盧龍軍節度趙德鈞以兵赴難。陰通契丹。求立己爲帝。而馬步都部署張敬達急攻晉陽不下。會契丹兵至。設伏誘戰。大敗唐兵。敬達收其餘衆。退保晉安。（據通鑑約補。）勢甚危急。廢帝問策羣臣。敏對曰。晉所恃者契丹也。請立李贊華爲契丹主。介天雄節度范延光盧龍節度趙德鈞。以二鎮兵送之。自幽州而入西樓。露檄馳布。契丹且有內顧之憂。何暇助晉。晉失契丹。大事去矣。李贊華者。契丹太祖長子倍。小字圖欲。初爲皇太子。後立太宗爲嗣。封圖欲爲東丹國人皇王。建元稱制。置丞相百官。一用漢法。太宗既立。圖欲於明宗長興二年降唐。明宗賜姓名爲李贊華者也。（已上約取遼史補入。）時契丹已冊石敬瑭爲大晉皇帝。便欲引歸。而趙德鈞欲倚契丹以取中國。軍至團柏踰月。按兵不戰。其軍去晉安纔百里。聲問不能相通。累表求立其子延壽爲成德軍節度使。以謂臣遠征幽州。勢孤無援。欲使延壽在鎮州左右。便於接應。（左便應接薊門。右便應接團柏。）廢帝怒不從。德鈞納款契丹。

契丹幾爲所動。石敬瑭使桑維翰說止之。而唐方恃以拒敵。已上約取通鑑補入。敏謂前鄭州防禦使李懿曰。五代史無李懿傳。而此處不詳其官名。非也。我燕人也。知德鈞之爲人。怯而無謀。守城嬰塹。督廝健兒而已。使當大敵。奮不顧身。非其能也。況今內蓄姦謀。豈可恃乎。僕有狂策。恐朝廷不肯用耳。今從駕兵尚萬餘人。馬近五千匹。願得精騎一千。與勇將郎萬金共將之。自介休平遙山路一帶。夜冒契丹軍入晉安寨。且戰且行。但使其半得入。則事濟矣。張敬達等陷於重圍。不知朝廷聲問。若知大軍近在團柏。雖鐵障可衝。況契丹乎。懿爲言之廢帝。廢帝歎曰。龍敏之志極壯。今恐用之晚矣。逡巡卒不果用。其後趙德鈞叛降契丹。契丹述律太后責德鈞曰。汝爲人臣。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何面目復求生耶。吾兒將行。吾戒之曰。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爲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爲晚。蓄契丹冊立石氏。嘗恐中國襲之。其軍於柳林。老弱輜重。俱屯於虎北口。每日暝。輒預結束。以備逃遁。人以是壯敏之志。而惜廢帝之不能用也。已上五代史文。過略。事理不明。今以通鑑參補之。敏入晉爲太常卿。使於吳越。先是使吳越者見吳越王皆下拜。敏獨揖之。還遷工部侍郎。漢乾祐元年。瘍發於首卒。贈尚書右僕射。志曰。觀敏爲唐廢帝畫策。亦一時奇士也。歷覽今古之際。當事需才。未嘗不殷而爲者。不知知者袖手而不得展其奇特往往有之。韓氏愈曰。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斂手就閒。循省簡編。可爲扼腕者也。夫古之著書。著其所不得行。與夫不可不明於後世者。茲爲立言之旨。不殊於立功爾。永清立縣。始於唐之中葉。推蹟前代人文。時世無先於敏者。

故參互史文。備考終始。冠於列傳之首。俾覽者詳焉。

史天倪列傳第二

史天倪字和甫。元大都路永清人。元史本傳云。燕之永清。書法非是。今改正。曾祖倫。少好俠。因築室發土得金。遂饒於財。金末中原塗炭。乃建家塾。招徠學者。所藏活豪士甚衆。以俠稱於河朔。士族陷敵爲囚奴者。輒出金贖之。章宗泰和甲子。歲大祲。元史於元人列傳不書金世朝代年號。混稱甲子。書法非是。今考正。發粟八萬石賑饑者。士皆爭附之。祖成珪。倜儻有父風。遭亂盜賊四起。悉散家財。唯存廩粟備非常。父秉直。讀書尚氣義。至寧癸酉。元太師國王木華黎統兵南征。所向殘破。秉直家人百口。聚族謀欲自保。諜聞降者皆得免死。乃率里中老稚數千人詣涿州軍門請降。木華黎欲用秉直。秉直辭而薦其子弟。乃以天倪爲萬戶。而命秉直管領降人家屬。屯霸州。秉直拊循有方。遠近聞而附者。十餘萬家。尋遷之漠北。降人道饑。秉直得所賜牛羊。悉分食之。多所全活。太祖九年甲戌。入元之後。應加元代年號。從木華黎攻北京。乙亥。北京降。木華黎承制以烏野兒爲北京路都元帥。秉直行尚書六部事。烏野兒雖爲大帥。其軍府事一委秉直。從劉祁神道碑增。秉直主餽餉軍中。未嘗有乏。庚寅以老疾謝歸鄉里。遣放用兵俘獲爲奴隸者二百餘人。還爲齊民。從神道碑增入。卒年七十有一。三子。長天倪。次天安。次天澤。天安天澤自有傳。天倪始生之夕。白氣貫庭。成童姿貌魁傑。有道士見而異之曰。封侯相也。及長好學。日誦千言。金大安中。元史作天安末。按金元無天安年號。必大安之訛。而大安止三年。不得云末也。今改正之。舉進士不第。乃歎曰。大丈夫立身獨以

文乎哉。使吾擁百萬之衆。功名可垂手取也。木華黎見而奇之。使以萬戶統諸降卒。從木華黎略地三關已南至於東海。所過城邑皆下。因進言木華黎曰。金棄幽燕。遷都於汴。已失策矣。遼水東西諸郡。金之腹心也。我若得大寧。以扼其喉襟。則金雖有遼陽。終不能保矣。木華黎善之。先倫卒時。河朔諸郡。結清樂社凡四十餘社。社近千人。相與肖倫遺像。歲時祀之。至是天倪遷其壯勇萬人爲義兵。號清樂軍。以從兄天祥爲先鋒。所向無敵。分兵略三河薊州諸砦。望風款服。甲戌。朝太祖於幄殿。所陳多奇謀至計。太祖大悅。賜金符。授馬步軍都統。管領二十四萬戶。從木華黎攻高州。又從攻北京。皆不戰而克。乙亥。授右副都元帥。改賜金虎符。奉詔南征。圍平州。金經略使乞住降。進兵眞定。所屬部邑。無不款附。而眞定帥武仙困守不下。移軍圍大名。大名城堅。衆不敢擊。天倪循視良久。使兵攻西南隅。勁卒屢上屢卻。天倪一躍而登。守者辟易。遂破其城。丙子。會木華黎於燕南。清州監軍王守約。平州推官合達。連謀越海歸金。天倪追襲至樂安。合達以益都行省忙古兵來拒。敗之。殺守。擒忙古。斬首萬級。丁丑。徇山東諸郡。知中山李明。趙州李瑀。邢州武貴。威州武振。磁州李平。洺州張立等。皆望風納款。己卯。從木華黎徇河東。至絳州。絳人甃石爲圍樓。禦敵居高臨下。牢不可破。天倪穴地爲塹。地虛樓傾。遂克絳。木華黎賞以繡衣金鞍名馬。庚辰。還軍眞定。武仙降。木華黎承制以天倪爲金紫光祿大夫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行府事。俾仙爲之副。初。天倪兵徇山東。部卒有掠民豕者。立斬以徇。由是軍氣整肅。所向無前。至是乃言於木華黎曰。今中原粗定。而所

過猶縱抄掠。非王者弔民伐罪意也。且王奉天子命爲天下除暴。豈復效其所爲乎。木華黎曰善。（元史稱木華黎曰爲王曰。蓋沿狀誌之文而未改正耳。）下令敢有剽虜者。論如軍法。辛巳。金懷州元帥王榮。潞州元帥裴守謙。澤州太守王珍。皆以城降。壬午。攻濟南水砦。破之。癸未。徇山西。遂克三關。不浹旬。定四十餘砦。兵至河衛。喜曰。河衛者。夷門之限也。河衛既破。則夷門不能守矣。嚴實以兵來會。請自攻河衛。天倪曰。合達蒲瓦亦勍敵也。實曰。易與耳。保爲公破之。明日。實與蒲瓦兵遇於南門。合達兵自北掩至。實兵敗。竟爲所執。天倪曰。合達以實歸汴。必在今夕。急命馮存杜必貴將壯士一千三百伏延津柳渡。合達果夜縛實過延津。遇存等。與戰敗之。實得脫歸。（必貴戰死。）未幾。帝命天倪回軍眞定。甲申夏。大名總管彭義斌以宋兵援河朔。天倪逆戰於恩州。義斌敗入保大名。乙酉。師還。聞武仙之黨據西山腰水鐵壁二砦以叛。天倪直擣其巢。盡掩殺之。仙怒。謀作亂。乃設宴邀天倪。有知其謀者。止天倪毋往。天倪不從。遂爲仙所殺。年三十有九。天倪之赴眞定也。秉直密戒之曰。觀武仙之辭氣。終不爲我用。宜備之。天倪曰。我以赤心待人。人豈負我。願無慮也。秉直乃攜其孫楫權還北京。至是人服其先識。先是天倪擊鞠夜歸。有大星隕馬前。奕赫有聲。心惡之。果及禍。妻程氏聞亂自殺。見列女傳。子五人。幼者三人。俱死於難。惟楫權存。楫字大濟。天倪歿後十四年。（元史作歲己亥。今改從上文。）仕知中山府事。尋遷征南行軍萬戶翼經略。徇地蘄黃。善撫士卒。所向有功。甲寅。天澤引楫入見憲宗。奏曰。臣兄天倪死事時。二子尚幼。臣受詔攝行府事。今楫已成人。乞解職授之。帝嘉歎曰。今之爭官者多。

譲官者少卿。此舉殊可嘉尚。朕自有官與之。即以楫爲眞定兵馬都總管。佩金虎符。元史列傳作王寅天澤引楫入見太宗云云今按太宗在位十二年無壬寅干支。壬寅爲乃馬眞太后稱制之年。時事全不合。按史天澤傳讓職事。在憲宗朝。而憲宗四年歲在甲寅。或是甲誤爲壬耳。憲宗本紀。是歲擢史樞征行萬戶。以眞定相柔懷孟諸軍配之。又以史權屯鄧州。或用楫即在其時。然姑存此說。亦不敢遂決爲是也。又王惲作家傳。亦載此事於太宗朝。與權爲唐鄧萬戶並載。而樞爲新軍萬戶。則載於憲宗時。與當時情形亦不盡合。而王磐神道碑又云讓位在世祖時。蓋元人之文已不一律矣。會朝廷始徵包銀。楫請以銀與物折。仍減其元數。詔從之。著爲令。各道以楮幣相貿易。不得出境。二三歲輒一易鈔。其本日耗。商旅不通。楫請立銀鈔相權法。人以爲便。或請運鹽。按籍計口給民以食。楫爭其不可曰。鹽鐵從民貿易。何可準差稅例。苦抑配之議。遂寢。元氏民有愬府僚於達官者。質之無實。將抵死。楫力爲營解。達官曰。是欲陷若輩死地。何反捄之。楫曰。誅之固足以懲後。未若宥之以媿其心。人命至重。豈宜以妄言故遽加極刑。乃杖遣之。中統元年。授眞定路總管。同判本道宣撫司事。眞定表山帶河。連屬三十餘城。生殺進退。咸倚專決。楫謹身率先。明政化。信賞罰。任賢良。汰貪墨。恤煢獨。民咸德之。所舉州縣佐史有文學者三十餘人。後皆知名。四年。以天倪爲武仙所殺。以仙第賜楫居之。從本紀補入。會天澤言兵民之柄不可併居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楫即日解綬歸。卒年五十九。子炫。常德管軍總管。煇。知孟州。燧。同知東昌府事。煊。潼關提舉。煬。僉廣西按察司事。權字伯衡。勇而有謀。初以權萬戶從天澤南征。歲壬子。天澤以萬戶改河南經略使。乃以權代其任。甲寅。屯軍鄧州。敗宋將高達於樊城。己未。世祖自將伐宋。權出迎於淮西。世祖渡江攻鄂州。而憲宗崩。世祖北還。乃命權總兵鎭江北岸之武磯

山中統元年降詔獎諭賜金虎符授眞定河間濱棣邢洺衞輝等州路幷木烈紇軍兼屯田州城民戶沿邊鎭守諸軍總管萬戶其所屬千戶萬戶悉聽號令至元六年召至闕下問以征南之策對曰襄陽乃江陵之藩蔽樊城乃襄陽之外郛我軍若先攻樊城則襄陽可不戰而降然後駐兵嘉定耀武淮泗事必有濟帝善其計七年宋兵侵邊權引兵趨荊子口大破之帝賜白金五百兩權悉以分勞士卒宋將夏貴以船萬艘載壯士欲奪江面權進攻破之帝賜以衣幣弓矢鞍勒宋又轉糧於隨貴復引兵扼元師前路元史作引兵扼我前路明人稱元爲我史文失刪正也權戰破之賜白金七百兩制授河南等路宣撫使未上賜金虎符充江漢大都督總制軍馬總管屯田萬戶會天澤言請罷兵柄乃授權鎭國上將軍眞定等路總管兼府尹徙東平又徙河間卒

志曰史氏爲永清著望其父昆子弟聯蟬入書蓋幾等於晉宋之閒王謝列傳成世家矣論者謂史氏以金人入元蔚爲首勳疑於臣節有所未盡夫自倫以下累世不仕秉直亦以一時布衣思保百口不得已而歸元異乎食人之祿而身事二姓者也諸史多卓越才天倪恢擴大度臨事果決而無所疑卒以此遭武仙之禍乃使奇勳未建功業陵遲惜哉

史天安史天祥列傳第三

史天安字金甫秉直仲子也元太祖八年癸酉從秉直降太師木華黎以其兄天倪爲萬戶而賓天安軍

中。丁丑。與天祥從討錦州叛人張致。平之。己卯。從略地關右。生擒鄜州張資祿。資祿號張鐵槍。驍將也。乙酉。武仙殺天倪於眞定。天安率衆會天澤。併力攻仙。仙敗走之。以功授行北京元帥府事。撫治眞定。太宗元年庚寅。朱聚兵邢州西山。聲言爲仙後。遣趙和行間城中。誣倅副李甲劉清營輸款爲內應。守將械兩人送府。大帥趣命戮之。天安揣知其詐。請自鞫之。果得其情。遂斬和以徇。壬辰。從伐金。師還。討劇盜梁滿蘇傑等。悉平之。甲午。宣權眞定等路萬戶。賜金符。定宗元年丙午入覲。賜黃金裘馬。乙卯卒。子樞。字子明。年二十餘。以勳臣子知中山府。有治績。憲宗四年甲寅。初籍新軍。天澤奏樞爲征行萬戶。配以眞定彰德衞州懷孟新軍。戍唐鄧。事具天澤傳中。乙卯。敗宋舟師於漢水之鸑鷟灘。賜金虎符。戊午。憲宗伐宋。入自蜀。從天澤朝帝行在。帝勞之曰。卿久鎭東方。茲復遠來。勤亦至矣。樞對曰。臣之祖父受國厚恩。今陛下親御六師。暴露萬里之外。臣敢不竭死力。帝壯其言。命爲前鋒。宋立劍州僑治於苦竹崖。前阻絕澗。深數百尺。侍險不備。帝使樞偵之。樞率健卒數十。直縋而下。得其要略。帝趣樞急取之。宋人懼乃降。翼日大宴。帝命皇后親飮樞酒。且諭新附渠帥曰。我國家自開創以來。未有皇后賜臣下酒者。樞父子世篤忠貞。故寵以殊禮。有能盡瘁事國者。禮亦如之。己未。從天澤擊宋。敗呂文德於嘉陵江。追至重慶而還。賜黃金白金及錦。世祖即位。改賜金虎符。中統二年。從天澤扈駕北征。三年。李璮叛據濟南。復從天澤往討之。城西南有大澗。亙歷山。樞一軍獨當其險。夾澗而城。豎木柵澗中。淫雨暴漲。木柵盡壞。樞曰。賊乘吾隙。夜必出。命作

葦炬數百置城上。建三鼓賊果至。飛炬擲之。風怒火烈。弓弩齊發。賊衆大潰。自相蹂蹈。死者不可勝計。未幾。璮就擒。至元四年。宋兵圍開達諸州。以樞爲左壁總帥。佩虎符。凡河南山東懷孟平陽太元京兆延安等軍悉統之。宋兵聞之解去。六年。高麗人金通精據珊島以叛。討之。歲餘不下。七年。進樞昭勇大將軍。鳳州經略使。樞至。謂諸將佐曰。賊勢方張。未易力勝。況炎暑海氣蒸鬱。弓力弛弱。猝不可用。宜分軍爲三。多張旗幟疑之。吾潛師擣其巢穴。破之必矣。已而果如所計。其地悉平。十二年。復以萬戶從丞相伯顏伐宋。賜錦衣寶鞍弓矢甲馬。仍給天澤帳下士十人以從。宋亡。署安吉州安撫使。時新附之初。民多依險阻自保。樞以威信招懷之。復業爲民者以千萬計。十四年。移疾還。十九年。起爲東京路總管。辭不赴。二十三年。拜中奉大夫山東東西道宣慰使。治濟南。後又治益都。二十四年卒。年六十七。子煥。昭勇大將軍。後衞親軍都指揮使。佩金虎符。煇。奉訓大夫祕書少監。

天祥。父懷德。秉直從祖弟也。（元史以懷德爲秉直之弟。今按史氏慶源碑。秉直弟爲進道。天祥爲尚書曾祖仲氏之孫。則以懷德爲秉直弟。非也。）元太祖八年癸酉。（元史不紀太祖年代。非也。今改正之。）太師國王木華黎從太祖伐金。天祥隨秉直迎降於涿。木華黎命懷德就領其黑軍隸帳下。署天祥都鎮撫。選銳卒二百人使領之。招徠丁壯。得衆萬餘。從取霸州文安大城滄濱長山等二十餘城。東下淄沂密三州。所至皆先登。詔賜銀符。甲戌。略地高州。拔惠和金源和衆龍山利建富庶等十五城。惟大寧固守不下。天祥獲金將完顏胡速。木華黎欲殺之。天祥曰。殺一人無損於敵。適驅天下之人爲

吾敵也。且其降時。嘗許以不死。今殺之。無以取信於後。不若從而用之。乃使爲千戶。復合衆攻其城。懷德先登。擒其二將。俄中流矢歿於陣。遂命天祥代統其軍。天祥痛其父死事。攻城愈急。乙亥。與大帥烏野兒降金北京留守銀荅忽。同知烏古倫進攻北京。傍近諸寨。磨雲山王都統首詣軍門降。天祥命入列崖擒都統不刺。釋其縛。說以利害。元史云曉以大義。按不刺以金人降元。不得稱大義也。此乃元人自書本朝文法。元史誤仍用之。今改正。不刺感泣。願效死。天祥察其誠。許與王都統往說降城子崖王家奴。乃命三人各將舊卒。付空名告身。使諭樓子崖等二十餘寨悉降。得老幼數萬。勝兵八千。西乾河荅魯五指山楊趙奴獨固守不下。天祥擊之。大小百餘戰。趙奴死。荅魯敗走。得戶二萬。授西山總帥兵馬與州節度使。趙守玉反。天祥與烏野兒分道討平之。荅魯復聚攻龍山。以槊刺烏野兒中胸墮馬。天祥馳救得免。復整陣出戰。大敗之。斬首八千級。荅魯戰死。進克中興府。會契丹漢軍擒闕肅。復利州。殺劉鎟於銀冶。斬首五十級。尖山香鑪紅螺塔山大蟲嶺駝園崖諸寨悉平。虜生口萬餘。得錦州舊將杜節。幷黑軍五百人。卽命統之。丙子春。覲太祖於魚兒濼。賜金符。授提控元帥。拔蓋。金蘇復等州。獲金完顏奴耶律神都馬遷鎭國上將軍利州節度。黎許部降民都總管監軍兵馬元帥。丁丑夏。山賊祁和尙據武平。討平之。縛金將巢元帥。又滅重兒盜衆萬人於與州之東河。己卯。權兵馬都元帥。蒙古漢軍黑軍並聽節制。下河東平陽河中嵩嵐絳石隰吉鄜等八十餘城。庚辰。至眞定。木華黎使天祥攻城。天祥請先往諭之。因往見守將武仙。諭以禍福。仙降。吾也而請留天祥守眞定。木華黎曰。天下

未定。智勇士不可離左右。乃以秉直子天倪爲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鎭眞定。以天祥爲左副都元帥。餘如故。引兵南屯邢西遙水山下。仙兄貴以萬人壁於山上。負固不下。天祥擒完顏胡速及黑軍百人。由烏道扳援而上。盡掩捕之。仙驚曰。公豈有羽翼耶。不然何以至是。遂下邢磁相三州。從戰黃龍岡。破單勝砦三州木華黎圍東平久不下。怒吾也而不盡力。將手斬之。天祥請代攻。木華黎喜。賜皮甲及已所著鎧鐙天祥屢戰不已。木華黎使人止之曰。爾竭力矣。宜少休。復以金鞍名馬與之。辛巳。從取綏德鄜坊等五十餘城。壬午。木華黎攻青龍金勝諸堡花帽軍監守不下。既破。欲屠之。天祥力諫而止。獲壯士五千人。癸未春。還軍河中。木華黎上其功。賜金虎符。授蒙古漢軍兵馬都元帥。總十二萬戶。鎭河中。冬。徇西夏。破賀蘭山。還遇賊。射傷額。目爲之昏。甲申。歸北京。授右副北京等七路兵馬都元帥。太宗元年庚寅。朝帝於盧朐河。乞致仕。不充。辛卯。太宗用兵河南。強之從行。轉漕河上。給餉諸軍。壬辰。命天祥領汴京百工數千屯霸州之益津。行元帥府事。賜錦衣一襲。初。天祥夜中流矢。鏃入頰骨不能出。至是金瘡再發。鏃自口出。時睿宗爲皇弟。元史直稱睿宗。按睿宗即太宗母弟拖雷。帝號乃後代加諡。史文不得徑稱睿宗。今訂正之。聞而閔之。授海濱和衆利州等處總管。兼領霸州御衣局人匠都達魯花赤。行北京七路兵馬都元帥府事。憲宗八年戊午秋九月。以疾卒。年六十八。天祥幼有大志。長身駢脅。力絕人。性不嗜酒。喜稼穡。好施予。太宗六年乙未。括戶。縱其奴千餘口俾爲民。晚雖喪晚。憂國愛民之心。未嘗忘也。子彬。江東提刑按察副使。槐。襲霸州御衣局人匠都達魯花赤。

志曰。諸史多奇才。羣從昆弟。一時以謀略勇力策名當世。雖曰天授。要其漸漬於聞見者深也。天安之請鞫反閒。天祥之累策戰功。皆一時之傑矣。夫蘇武韋元成事蹟繁多。而漢史列傳標題韋賢蘇建。叔齊之賢不殊於兄。而史遷命篇但曰伯夷。蓋弟從其昆。子統於父之義也。元史以史樞附天倪傳末。而首敍其父天安文倒。而指無所取。豈有當於馬班標傳之例乎。又其父兄子弟合力建功。自可詳敍一人。餘從互見。而乃複見疊出。不知所裁。亦非史文簡要之義。今並爲刊削。稍從類次。覽者詳焉。

史天澤列傳第四

史天澤字潤甫。系詳天倪傳。元史於史氏諸傳各序世系重複當刪。身長八尺。音如洪鐘。善騎射。勇力絕人。從天倪帥眞定。爲帳前軍總領。元太祖二十年乙酉。天倪遣護其母歸北京。既而天倪爲武仙所害。府寮王縉王守道奔告天澤曰。變起倉猝。部曲散走。多在近郊。公能迴轡南行。不招自至矣。天澤毅然曰。兄弟之讎。雖死不避。況未必死邪。卽傾貲裝。易甲仗南還。行次滿城。得士馬甚衆。天澤攝行軍事。遣監軍李伯祐詣魯王孛魯言狀。按元史孛魯乃木華黎子。襲父爵爲魯國王。傳稱國王誤矣。今更正。且乞濟師。孛魯承制命紹兄職爲都元帥。俾笑乃䚟將蒙古軍三千人援之。合勢進攻盧奴。仙驍將葛鐵槍者。擁衆萬人來拒戰。天澤迎擊之。身先士卒。勇氣百倍。賊夜遁。天澤追及之。生擒葛鐵槍。餘衆悉潰。獲其兵甲輜重。軍威大振。遂下中山。略無極。拔趙州。進軍野頭。會兄天安亦提兵來赴。擊仙敗之。仙奔雙門。遂復眞定。未幾。宋大名總管彭義斌陰與仙合。欲取眞定。天澤同

笑乃解扼諸賛皋。仙不得進。義斌勢蹙。焚山自守。天澤遣鋭卒五千。摧鋒而入。自以鐵騎繼其後。縛斬義斌。未幾。仙復令諜者結死士於城中大歷寺爲內應。仙夜斬關入。據其城。天澤引步兵數十。踰城東出。至藁城。明年。守將董俊授天澤鋭卒數百。天澤夜赴眞定。而笑乃解兵亦至。捕叛者三百餘人。仙從數騎走保西山抱犢砦。笑乃解怒民從賊。驅萬餘人將斬之。天澤曰。彼皆吾民。我力不能及。一旦委去。爲賊所脅。殺之何罪。因力爭得釋。乃繕城壁。立樓櫓。爲不可犯之計。招集流散。存恤困窮。以抱犢諸砦爲仙巢穴。不卽剪覆。終遺後患。二十二年丁亥。遂攻下之。（按續通鑑綱目。自仙殺天倪至此。已三年事矣。元史盡删紀年。幾疑爲一時事。今悉補正之。）仙乃遁去。繼又取蟻尖馬武等砦。而相衞亦降。己丑。太宗卽位。議立三萬戶分統漢兵。天澤適入覲。命爲眞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五路萬戶。庚寅。金封武仙爲恆山公。屯兵於衞。天澤合諸軍圍之。金將完顏合達以衆十萬來援。戰不利。諸將皆北。天澤獨以千人繞出其後。敗一都尉軍。與大軍合攻之。仙又遁。遂復衞州。壬辰春。太宗由白波渡河。詔天澤以兵由孟津會河南。至則太宗弟拖雷（已詳史天祥傳注。）已破合達軍於三峯山。乃命路地京東。招降太康柘縣瓦岡睢州。追斬金將完顏慶山奴於陽邑。太宗北還。留拖雷總兵圍汴。癸巳春。金哀宗突圍而出。令完顏白撒自黃龍岡來襲新衞。天澤率輕騎馳赴之。比至。圍已合。天澤奮戈突至城下。呼守者曰。汝等勉力。援兵且至。復躍而出。其衆皆披靡。遂與大軍夾擊之。白撒等敗走蒲城。天澤尾其後。白撒等兵尚八萬。俘斬殆盡。金哀宗以單舸東走歸德。天澤追至歸德。與諸軍會。新衞達魯花赤撒吉

思不花欲薄城背水而營。天澤曰。此豈駐兵地乎。彼若來犯。則進退失據矣。不聽。會天澤以事之汴。比還。全軍皆沒。金哀宗遷蔡。帝命元帥倴盞率大軍圍之。天澤當其北面。結栰潛渡汝水。血戰連日。汝水爲之不流。甲午春正月。蔡破。金哀宗自經死。金亡。天澤還眞定。時政煩賦重。民間猝不易辦。有司貸錢於西北賈人代輸納。累倍其息。謂之羊羔利。民不能給。天澤奏請官爲代償。一本息而止。繼以歲饑。假貸充貢賦積銀至一萬三千錠。天澤傾家貲。率族屬官吏代償之。時兵民未分。征戍騷屑。民多無聊。天澤請以中戶爲軍。上下戶爲民。著爲定籍。境內以寧。乙未。從皇子曲出攻棗陽。天澤先登拔之。及攻襄陽。宋兵以舟數千陳峭石灘。天澤挾一舟。載死士。直前擣之。覆溺者以萬計。丁酉。從宗王口溫不花圍光州。天澤連破其城。師次復州。宋兵結舟三千。鎖湖面爲柵。天澤曰。柵破則復自潰。親執桴鼓。督勇士四十八人攻其柵。不踰時。柵破。復州降。進攻壽春。天澤獨當一面。宋兵夜出斫營。天澤手擊殺數人。麾下繼至。悉驅其兵入淮水死。乘勝而南。所向輒克。壬子。入覲憲宗。賜衞州五城爲分邑。世祖時在藩邸。知漢地不治。河南尤甚。請以天澤爲經略使。至則興利除害。政無不舉。誅郡邑長貳之尤貪橫者二人。境內大治。阿藍答兒鉤較諸路財賦。鍛鍊羅織。無所不至。天澤以勳舊。獨見優容。天澤曰。我爲經略使。今不我責。而罪餘人。我何安乎。由是得釋者甚衆。戊午秋。從憲宗伐宋。明年。軍中大疫。衆議班師。宋將呂文德以艨艟千餘泝嘉陵江而上。北軍迎戰不利。天澤分軍爲兩翼。跨江注射。親率舟師順流縱擊。三戰三捷。奪戰艦百餘。追至重慶而還。

中統元年世祖即位。首召天澤問以治國安民之道。即具疏以對。大略謂朝廷當先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諸路。霈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頒奉秩以養廉。禁賄賂以防姦。庶能上下丕應。內外休息。帝嘉納之。繼命往鄂渚撤江上軍。還授河南等路宣撫使。俄兼江淮諸翼軍馬經略使。帝問竇默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豈有其人乎。默曰。犯顏強諫。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帝以爲然。二年夏五月。拜中書右丞相。天澤既秉政。凡前所言治國安民之術。次第舉行。又定省規十條。以正庶務。憲宗初年。括戶餘百萬。至是諸色占役者大半。天澤悉奏罷之。屬從世祖親征阿里不哥。次昔木土。詔丞相綫眞將右軍。天澤將左軍。合勢蹙之。阿里不哥敗走。三年春。李璮陰結宋人。以益都叛。詔親王哈必赤總兵討之。凶勢甚盛。因命天澤。天澤聞璮據濟南。笑曰。豕突入苙。無能爲也。謂哈必赤曰。璮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絕其奔軼。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斬璮軍門。誅同惡者數十人。餘悉縱歸。遂定益都。初天澤將行。帝臨軒授詔。責以專征。諸將皆聽節度。天澤未嘗以詔示人。及還。帝慰勞之。悉歸功於諸將。其愼密謙退如此。天澤在憲宗時。嘗奏臣始攝兄天倪軍民之職。天倪有二子。一子管民政。一子掌兵權。臣復入叨寄遇。一門之內。不宜處三要職。帝曰。卿奕世忠勤。一門三職何媿何嫌。至是言者或謂李璮之變。由諸侯權重。天澤遂奏兵民之權。不可併於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子姪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至元元年。加光祿大夫。三年。皇太子燕王領中書省。兼

判樞密院事。以天澤爲輔國上將軍。樞密副使。四年。復授光祿大夫。改中書左丞相。六年。帝以宋未亡。議攻襄陽。詔天澤與駙馬忽刺往經畫之。天澤相要害立城堡。絕其聲援。爲必取計。七年。以疾還燕。八年。進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仍敕兩省院臺。惟與聞大政。不責常格。十年春。與平章阿朮等進攻樊城。拔之。襄陽降。十一年。詔天澤與丞相伯顏總大軍自襄陽水陸並進。天澤至郢州。遇疾還襄陽。帝遣侍臣賜葡萄酒。且諭曰。卿自祖宗以來。躬擐甲冑。跋履山川。宣力多矣。又卿首事南伐。異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爲憂。可且北歸。善自調護。十二年。還眞定。帝又遣其子杠與尙醫馳視。賜以藥餌。天澤因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愼勿殺掠。語不及他。卒年七十四。帝遣近臣賻奠。贈太尉。謚忠武。後累贈太師。進封鎭陽王。立廟。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及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尤熟資治通鑑。立論多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韋澳告周墀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爲。言者慙服。當金末名士流寓失所。悉爲治其生理而賓禮之。後多致顯達。破歸德。釋李大節不殺。署爲參謀。衞爲食邑。命王昌齡治之。人多不平。而莫能間。其知人之明。用人之專如此。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無怨。人以比唐郭子儀宋曹彬云。子格附傳。樟。眞定順天新軍萬戶。棣。衞輝路轉運使。杠。湖廣行省右丞。杞。淮東道廉訪使。梓。同知灃州。楷。同知南陽府。彬。中書左丞。

格字晉明。憲宗二年壬子。賜天澤衞城。授格節度使。憲宗崩。格北留謙州。五年而歸。爲鄧州舊軍萬戶。又代張宏範爲亳州萬戶。從攻襄陽。下之。賜白金裘馬。衆軍渡江。平章阿朮將二十三萬戶居前。每五十戶擇一人爲帥統之。格居其一。格軍先渡。爲宋將程鵬飛所御。格被鎗。尋復大戰。中流矢。鵬飛身亦被鎗敗走。樞密院奏格輕進。當議罪。帝念其功。俾從平章阿里海牙攻潭州。礮激柵木。傷肩。矢貫其手。裹創先登。拔之。遂以軍民安撫留戍。入覲。加定遠大將軍。賜以天澤所服玉帶。從攻靜江。衆以轒轀自蔽鑿城。格所當礮礌蔽地。車不可至。乃伺隙率衆攀堞蟻附而上。拔之。徇廣西十三州。廣東三州皆下。靜江受兵之初。溪洞諸夷皆降。雲南格遣使諭之。來者五十州。雲南爭之。事聞。詔聽格節度。陞廣西宣撫使。改鎮國上將軍。廣南西道宣慰使。宋亡。陳宜中張世傑奉益王昰衞王昺（元史稱廣王。誤甚。正之。）據福州。立益王。即端宗也。傳檄嶺海。欲復其地。詐言夏貴已復瀕江州郡。諸戍將以江路既絕。不可北歸。皆託計事還靜江。格曰。待貴踰嶺。審不可北。吾與諸君取途雲南而歸。何可先懼虛聲。輒棄戍哉。行省議棄廣東之肇慶德慶封州。併兵戍梧州。格曰。棄地撤備。示敵以怯。宜增兵戍之。劇賊蘇仲集潰卒據鎮龍山稱王。外肆劫掠。內務耕植。秋稼。聞大兵至。則僞出降。官軍不敢深入。横象賓貴四州。皆被其害。格築堡其界。守以土兵。令官軍火其廬柵。仲窮蹙。遂降。宋兵破潯州。斬李辰李福。靜江北抵泉永皆城守。羅飛圍永。凡七月不下。判官潘澤民間道告急。格分兵赴之。殄其衆。宋端宗崩。衞王立。即後少帝也。少帝趣廣州。避海中崖山。格遣說降。不可。進

兵攻之。世傑將兵數萬。欲復取雷州。戍將劉仲海擊走之。後悉衆來圍。城中絕糧。格漕欽廉高化諸州粟給之。世傑解圍去。詔格戍雷州。宋亡。格還鄧州舊軍。拜參知政事。行廣南西道宣慰使。入覲。拜資德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右丞。移江西右丞。尋復爲湖廣右丞。進平章政事。卒年五十八。子燿。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榮。鄧州舊軍萬戶。按史格傳載宋末元初事。稱謂多不合。大率主元而寇宋。意必誤仍元人狀誌。失正定也。今正之。

志曰。史天澤以世臣之望。蔚爲元勳。觀其中統召對之奏。明達體用。蓋經濟緯略。不區區以將略優也。永清宿望。史氏久著。史氏聲施。天澤尤炳炳矣。家傳墓碑。詳略互見。茲並登選文徵。以廣參證。元史取裁。約略可考。而浮文瑣事。剪剔未純。大雅君子所不取矣。茲仍其文而稍爲別擇。便觀覽云。

杜時昇張思忠郝彬列傳第五

杜時昇。字進之。金霸州信安人。博學知天文。不肯仕進。承安泰和間。宰相數薦時昇可大用。時昇謂所親曰。吾觀正北赤氣如血。東西亙天。天下當大亂。亂而南北當合爲一。消息盈虛。循環無端。察往考來。孰能違之。是時風俗侈靡。紀綱大壞。世宗之業遂衰。時昇乃南渡河。隱居嵩洛山中。從學者甚衆。大抵以伊洛之學教人。自時昇始。正大間。元兵攻潼關。拒守甚堅。衆皆相賀。時昇曰。元兵皆在秦鞏間。若假道於宋。出襄漢。入宛葉。鐵騎長驅。勢如風雨。中原四達。無高山大川爲之險阻。土崩之勢也。頃之。元兵果自饒峯關涉襄陽。出南陽。金人敗績於三峯山。汴京不守。皆如時昇所料。正大末卒。子瑛。按元史載時昇用金年號。而不書金世。又屢稱大元。

皆明人修史而失於檢正也。

瑛字文玉。承其家學。金季年。河朔擾亂。瑛辟地河南。居緱氏山。讀書講學。博覽無所不窺。金亡。轉居汾晉之間。授徒爲業。聲聞漸著。登門受業者。恆以百數。相衛俗尙文雅。由瑛始也。元中書黏合珪開府彰德。以書幣延瑛。待以賓師之禮。是時草昧之初。賦役刑罰。除授官吏。州郡皆得專之。瑛言兵荒之餘。生民窮困。宜緩刑薄賦。修學養士。黏合珪然之。元憲宗九年。世祖奉命南伐。所至郡邑。訪求人材。道過彰德。召瑛入見。問取宋策。瑛曰。王者不嗜殺人。然後能一天下。今宋闇弱。姦臣擅國。習俗驕侈。將卒恇怯。所恃長江險耳。誠選將任能。禁暴戢亂。據有上游。戈船東下。一舉可定也。世祖入繼大統。使召瑛彰德。時王文統居相位。專言功利。以固權寵。瑛匿不出。會中書左丞張文謙爲大名宣撫。復奏起瑛爲大名彰德懷孟等路提舉學校官。亦辭不拜。曰。風化至是。尙欲仕乎。卽杜門謝客。以修學著書爲事。所著多明經術之意。有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語孟旁通八卷。皇極引用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卷。律厤禮樂雜說三十卷。文集十卷。初黏合珪憐其貧。與田千畝。不受。術者言瑛寓居地下當有黃金。家人欲發地視之。瑛不許。瑛去後。居者果得黃金百斤。其廉介如此。瑛旣居彰德。後遂家焉。至元十年卒。年七十。將終。命諸子曰。我死。棺中箸置杜甫詩集一編。題其誌石云。處士杜緱山墓。於事足矣。子三。處詩。十歲能詩。號奇童。年二十餘夭。處立。睢州儒學教授。處愿。東昌路推官。文宗天厯己巳。詔修經世大典。瑛曾孫秉彝。錄瑛遺事送官。制贈翰林

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魏國公。謚文獻。擢秉彝奎章閣典籤。

張思忠。字正言。元時永清人也。先世業農。支屬蕃息。百年同居。人稱爲義門。父同。以易業起家。元兵南下。以良家子隸都元帥史天倪戲下。以武幹見稱。天倪鎮眞定。以功監領左軍。充唐山令。及天澤襲兄職。授鎮撫千戶。從天澤略地河南。歸德守禦堅不可拔。思忠鼓勇先士卒登。戎鎧鮮異。大帥速不解從衆中識之。及賞犒。以功讓所善。轉戰密之西山。居民避兵匿洞窟中。元兵縱火燻逼。思忠爲言於主帥禁之。及移鎮入鄧。凡百草創。招流散。復田廬。治渠堰。整屯戍。咸措置有方。性仁慈。人稱謂佛張鎮撫。年六十有一終於官。子六人。長程嗣。（按王惲作張思忠家傳。上自祖父。下至孫曾。無不書名。思忠長子但稱官號。殊可怪也。今從史氏碑刻參補存疑。事詳文徵。）程幼岐嶷。嘗與羣兒嬉里門。神氣鎮定。指顧羣兒。如大官府。見者奇之。及嗣父職。從天澤治軍江淮。軍府有疑獄。久不決。命程鞫之。一訊而定。人多其明察。天澤奏降銀符。眞授都督府鎮撫。世祖至元五年。兵攻襄樊。爲上流破竹之勢。程首建白戍議曰。淯滄於漢。宜亟據要害。築堡戍。使遏宋人。不得泝流以據要害。程分兵當衝。宋人爲之氣奪。時餉道不繼。以程充提舉糧糟使。淯水行崗阜間。水淺石出。難於綱運。程築堰平水勢。造江軸車。兼用陸運。復設防戍。絕去涂梗。舟車通便。軍餉不乏。時議急取樊城。程率先銳進。旣登中流矢。戰不輟。以勞授行省都鎮撫。其職掌大概。上承大帥方略。指授諸將。諸軍有所關白。必因之上達。訓練調遣巡邏等事。皆所領治。當時諸軍大小四十餘壁。每翼鎮撫一員。號曰接手。日聽將令於都鎮撫。其重如此。十年春。

襄州破。明年秋。詔丞相伯顏等水陸並進。鄂渚。渡江。師次鄂。宋人以艨艟。鬭艦橫鎖漢面。軍不克前。程按視對江堡北有枯河可三里許。連接一湖。湖匯與漢通。因喜曰。吾事濟矣。遂拖舟由港中盡達於湖。順流而東。無復阻礙。伯顏大悅。時大帥從偏裨百餘騎行視鄂險。會天大霧。誤抵壁下。宋兵潛出圍之數匝。衆將相顧失色。程奮槊突擊。殺數十人。遂得解去。因建策曰。鄂據漢爲池。東南又有沙陽等城。傍爲犄角。若乘銳先破之。則鄂孤矣。伯顏用其議。卒得破夏貴兵於陽邏堡。遂清江道。元兵直下武昌。皆其謀也。尋以功授宣武將軍。宋相賈□□罄國力結陣丁家洲。塞江路。欲與元兵鏖戰。伯顏命程督諸軍前陣。程出入行間。指授方略。一再合而宋兵敗績。遂入建康。丞相阿朮即分兵趨瓜步。回擣維揚。擇勇而有謀者偕往。以程爲首選。伯顏惜不遣。請權充萬戶。命未下。俄以疾卒。年三十有九。程繼室史氏。尚書秉直之次女也。子四人。長用道。嗣職。次用和。用康。用章。

郝彬字景文。霸州信安人也。（凡前代地名。不嫌詳記。以見沿革。不用元字者。蒙上張思宗傳文也。）世祖初年。十六。充太子宿衛。擢揚州路治中。宋末鄞縣賊顧閏聚衆海島。時出攻剽。宋羈縻之以官。內附後。益橫。侵揚州境。彬討禽之。秦興人有被殺二年。捕賊不獲者。吏誣平人。獄已具。彬疑其誣。讞之果得眞賊。御史薦彬同知淮西道宣慰司事。覈戶版。理屯田。諸廢修舉。元制江淮財賦總管府。掌東宮田賦。其官屬皆從詹事院奏授。不隸中書。往往爲姦利。誅求無厭。彬言總管入見。請受憲司糾察。以革私弊。罷所隸六提舉司。以蘇民瘼。世祖用其言。遂罷。四

提舉司。元代經費。元史稱國家經費。此承用當時狀詞失改正也。鹽利居十之八。而兩淮鹽獨當天下之半。法日以壞。以彬行戶部尚書經理之。彬請度舟楫所通。道里所均。建六倉。衮鹽於場。運積之倉。歲首聽羣商於轉運司探倉籌。既定其所。乃得買劵。又定河商江商市易之不如法者。著爲律令。入爲工部尚書。改戶部尚書。拜中書參知政事。俄免歸。尚書省立。拜參知政事。辭不獲命。同列務生事要功。殺無罪人。彬積誠意開引。或從或違。竟不可制。命兼大司徒。不拜。仁宗在東宮。彬懇辭至力。因稱疾篤。時相強起之。至奏重賜以餌焉。彬不爲動。議欲罪之。不得其隙。乃免。彬堅臥一榻至數月。尚書省臣皆得罪。彬不與焉。家居七年。足跡未嘗一出門外。仁宗思之。以爲大司農卿。未幾。謝病。延祐七年三月卒。

志曰。杜時昇以邃學高識。鴻磐於金元之間。高據嵩洛山中。俯瞰天下。其意固已遠矣。子瑛家世傳業。味道腴身。中州之士。聞風與起。固不僅以文學詞章名一世也。思忠父子。武略顯於當時。郝彬經濟著於實用。矯矯乎一代之奇傑哉。

諸賈二張劉梁列傳第六

賈璧字國器。號樂善。治家善封殖。力課耕作。元至治時大疫。居民日有死亡。璧乃施藥救人。多全活者。已而兵警剽掠。村閭人情洶洶。皆思匿避。璧以足疾不能動履。惟闔門待斃而已。未幾一人下馬入門。謂璧曰。君長者。幸無恐。我與君雖無舊好。感君盛德。故來慰君。語畢。植箭於門遂去。終事無一犯者。蓋其人犯

當重法有讎家欲擠之死其人逃去後聚衆萬餘藉報昔讎連及無辜皆受其毒事敗璧憐之爲收卹其子女璧與其人素無交璧素行醕厚故兇暴之徒聞風而企重之以是免於亂世璧於至正丁未卒年七十八生一子用

用號秀實幼瑰異隨父業醫鉅鹿處置籌畫俱有經緯父卒毀瘠逾禮孝事老母母卒哀毀感行路人里中一時爲之罷社方居母憂忽夜夢神人語曰臘月十有七日難將作矣驚覺泣告家人以爲將死會元末寇盜竊發抄掠近村居人相率避匿用以居廬不肯去及期寇至執用詰曰若何爲守此不去用告以故且言願以身殉母喪死不敢避盜感其孝相戒不敢入室事平竟無恙人以爲純孝徵焉用性醕謹雖業估待人以誠人亦莫有欺者巡鹽御史察其公正多就商之用所建白往往具於施行人以爲便平居鮮疾言遽色即臧獲有過必善導之以是人樂爲用咸盡其力卒之日奴隸如哭私親以謂是仁人也用居家能儉約好周施建義塾立義塚創設義院收恤貧無養者又置義田以備非常之需鄉黨俱稱其惠

信字中孚用季子也元至正中師事固安王騏有志聖賢之學凡禮樂名數星厤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皆熟究之性孝友父歿未葬火焚其廬信搏顙籲天火至柩所忽滅及營葬親負土石感疾良久乃瘳明初盜掠縣城信從子珍被執信挺身告賊曰此吾兄子寧執我勿苦彼也賊素聞其名欲降之縛於柱信不爲屈至夜紿守者脫歸集里民爲義兵擊破賊俄官兵至悉平之官欲盡誅詿誤者信走說曰貧民迫凍

餒耳。誅之冤矣。宜然其言。置不問。信喜談兵。膂力過人。善弓矢刀槊。馳馬若飛。又好書。每事他出。必以書册自隨。遇佳山水。輒徘徊終日。善詩。尤工書法。宣德五年卒。年七十歲。兄子琳。

琳號崑玉。信長兄智之子也。少力學。工文辭。洪武中。以太學生授山東東昌府照磨。府號煩劇。而軍衛尤橫。數鞭辱府中佐史。前官率不能堪。琳執法嚴。軍衛有非理事。皆抗弗從。民由是賴以少安。有繼母訴子不孝。琳呼至前。委曲開譬。母子泣謝去。卒以慈孝稱。嘗治廨後隙地。得白金二百兩。會部符徵鐵。卽以金代民輸納。建文時。將軍盛庸師過東昌。卒入民家取酒。遂相毆擊。一市盡譁。琳笞卒遣之。卒訴。琳罵將軍。庸詰之。琳曰。卒王師。民亦王民也。民毆且死。卒不當笞耶。琳雖愚。何至罵將軍。將軍大賢。奈何私一卒撓國法。庸意解。爲責軍士以謝。民有干富室金不應。遂詣京告大姓陳氏六十八人謀亂。命錦衣衛千戶劉佐往捕之。琳廉得實。謂僚屬曰。朝廷命某佐是郡。忍坐視善良者橫被荼毒耶。卽力白上官。復令耆老四十人赴闕訴。下法司鞫實。論告訐者如律。爲治廉靜平恕。不畏強悍。皆類此。正統十二年卒。年七十三。

鉞字廷威。別號古燕。琳弟瑛仲子也。幼好學。年少補生員。比長。膂力過人。尤精武略。成化初。縣多盜賊。剽掠村落。人不聊生。官吏無如之何。鉞身先士卒。率其子六人設法擒捕。獲其渠魁一十八人。又用閒掩捕餘衆。賊黨悉平。事聞於朝。授本縣巡檢司巡檢。遇歲饑。流殍載道。鉞捐俸易米。振恤窮民。與知縣共白巡撫。乞疏請捐稅。不可。因發官帑振之。復勸富民出餘粟貸貧者。爲定仔息。秋稔取償。不給則招糴糶之。民

賴以全活者不可勝計。

榛字奎亭。鉞仲子璞。璞子激。榛父也。榛少穎悟。七歲就外傅。日記數百言。稍長。通六經。浸淫百家之說。年十八。爲生員。尤精武略。投軍門效力。授霸州兵備道中軍守備。訓練之暇。投戈講藝。熟察霸州形勝。若防若守。相視險易。俱有成畫。鄉練社長。守望相助。而形勢聯絡。軍容肅然。上官以是知其能。有大猾從數十人。如達官貴人狀。假東宮龍牌。自稱奉令勾檢山東公事。徑過府州縣衛。官吏皆不能辨。厚致供張。多餽儀物。舟車往來。少不如意。呵斥鞭笞。莫能詰問。適過霸州。榛偵其狀疑之。不爲供應。使人來詰於榛。榛曰。此僞耳。或曰。如眞奈何。榛曰。卽非僞。何得遂擾吾民。吾豈惜一官。任此輩橫行無憚耶。遣使偵之。得一僧與其渠魁對奕於舟。乃邀僧至。訊鞫之。僧亦不知龍牌眞僞。但言自半途誘之使來。榛以大舟誘其黨。使入舟中。卽率健卒數十人擒之。乃知巨猾張差黨屬三十二人。械繫至犢。立置於法。一時相傳以謂神明。擢錦衣衛指揮。進京師中營游擊。時內官橫行。傷殘善類。榛官京營。不避權貴。因民開訴冤抑事。勾捕楊榮家奴楊先。先遂誣榛與妖僧達觀通謀。又誣丁酉鄉試巡視失察。械送法司。拷掠備至。獄成。交游無敢爲顧恤者。謫戍廣東。臨行口占詞云。直道橫死何辜。泣血株連莫訴。白簡五夜霜飛。明廷一時雲暗。又云。生氣時凜桁楊意斃。忠骸死骨必香。詞句不甚明晰。意氣骯髒抑鬱。不得舒展。聞者固悲其志矣。榛竟死於戍所。今雷州有賈氏聚族居者。皆榛後也。

柏字嵩年。鋨第五子玠。玠子淅。柏父也。柏幼穎悟。讀書一覽輒能記憶。由增廣生員任浙江衢州府經歷。民有親在與弟訟產者。柏曰。訟弟不友。無親不孝。杖而逐之。又有負金不能償。至翁壻兄弟相訟者。柏曰。奈何以財故傷恩。卽出金代償。勸其敦睦。有二卒盜敗舟一板。前官以盜官物坐死。柏曰。兩卒之命。抵敗舟一板耶。竟得末減。歲凶。請上官發廩以賑。始至。召父老問逋稅故。皆言豪戶不肯加耗。并徵之細民。民貧逃亡。而稅額益闕。柏方創爲平米之法。令出耗必均。又請敕諸上官頒鐵斛下諸縣。爲準式。革糧長之大入小出爲姦利者。地僻士豪得盤聚爲姦。令長至。輒餌以厚賂。賂入。因從而把持之。柏至。吏白應往視陳大戶。陳大戶者。鉅猾也。柏曰。此非王民耶。不來且誅之。大戶恐。入謁。柏廉其不法事。繫之獄。詰朝以兩瓜及安南石榴數枚爲饋。皆黃金美珠也。柏不視。械送府。府官受大戶賄。縱之歸。復致前饋。柏怒。欲捕之。而府檄調柏他去。遂解任歸。絕意仕進。優游三十餘年。崇正二年卒。年七十五歲。

鋐字惠生。榛元孫也。父埉。六品散官。祖熀。順治辛丑科進士。鋐幼篤天性。母王惡聞雷聲。鋐六七歲時。聞雷聲卽就母左右。不敢暫去。方九歲。見天末雲起。卽取敝席掩窗閒。父怪問之。鋐曰。天生雲則雷將發。兒爲此。恐雷聲驚吾母也。家人俱以是異之。康熙丙寅。母王氏疾篤。鋐年始十二。卽偕五歲幼妹夜出。父令家人蹤蹟之。不知所向。比明。城隍廟道士元祿早起。聞香風自殿前來。急奔視之。見鋐與妹伺匐神前。爲孺子禱神。案亦無炷香也。道士詢其故。鋐曰。吾母病篤。冀以吾二人壽益母年也。道士大驚。卽送歸其家。

是日母病漸減。三日疾竟愈。一時縣人競傳以爲純孝天至。年十八歲。娶韓氏女。韓侍舅姑。亦以孝聞。鉉性穎敏沈潛。好讀書。年二十三。爲縣生員。學使者故大學士安溪李（名光地。）公見鉉文。賞其詞意懇摯。語有至性。不類文士所爲。遂特拔之。人以李公爲明鑒云。壬午乙酉。累薦不第。鉉力學益篤。後以遺產數頃爲永定河衝潰。日食無資。因賃種旗地。躬自課耕。以給父母甘旨。遂廢誦讀。不復規進取。而孝友爲政於家。女弟適生員劉菁莪。劉甚貧。鉉雖艱食。資給衣食無少吝惜。甲午地震。鉉在村落課耕。偶遇小疾。不遑顧息。急歸省視父母。疾趨五十里。餘汗出浹膚。所患遽愈。父楩年躋百歲。鉉年至七十餘。孫曾繞膝。侍父飲食。起居不殊少壯。居父母喪。哀毀逾禮。不以衰年殺哀。方父將卒。鉉典質莊田。得百金。將營棺槨。是夕有羣盜毀門而入。持刀篝火。向鉉索金。鉉具以實告。羣盜不信。內有鉅魁向鉉熟視之。驚曰。此永淸孝子賈公也。是有至性。吾不忍奪孝子金。俾不得治親喪。遂揮衆曰。違吾命者。吾必殺之。羣盜唯唯散去。遠近聞之。咸爲驚異。鉉晚年尤力講婣睦。戚黨有冠婚事。或貧不能舉。鉉贍給之。修輯宗譜。鉉力自任。質田典衣。費及百金。乃得裒輯。無有遺闕。今永淸族譜。惟賈氏書詳贍有體。他姓莫得並焉。乾隆丙寅卒。年七十二。子四。澐漢澎淶。澎最知名。

澎字東瀾。少敏慧。初就外傅。授讀經書二年。即通大義。年十五。學制舉業。即有志於古人。不屑爲飣餖字句穿鑿經傳所爲浮薄之文。人笑其迂。不顧也。年二十五。爲生員。知縣駱爲香延致爲義塾師。塾啓北大

王韭。居人尙浮屠教。澎率弟子崇尙正學。風稍變焉。是時永淸先達若南關戴之适。信安祝漢楨。翟俱淬勵讀書。攻習時藝。澎與上下其議論。獨有志於不朽。鄉舉輒薦不售。於是力田養親。不求聞達。會憲皇帝作勵人才。詔舉孝廉方正。知縣丁棣以澎應舉。澎以親老不出。課耕讀書。凡三十年。永淸僻陋。鮮學古者。澎獨探索經史。欲以著述成一家言。苦無師友相與講習漸漬。凡所撰述。率皆得自己臆所見。不由習染而成。或前人所言。意有暗合。家鮮藏書。無從是正。時人亦無過而問者。故文草俱藏於家。所著有耕餘集。記序論說。文采斐然。雖未得會通古人。希風作者。要其命意立志。矯矯不同於流俗者矣。集中文辭多不具載。錄其餓鄉記。見澎之本趣云。記曰。距醉鄉睡鄉三萬六千里。有餓鄉焉。王子蘇子所未嘗游也。其士地人物與二鄉略同。然其俗節尙介。行尙高。氣尙淸。磨礪聖賢。排斥庸俗。則又二鄉之人所未逮也。非大聖人孰能居之。昔者伯夷叔齊造是鄉。愛其境。婆娑不忍去。鄉之人謂夫夫眞而主也。爲築壇拜之。後凡有過者。悉禀問納不。孔子去衞適陳。道經是鄉。伯夷率鄉人郊迎。伏謁禮甚恭。且致位焉。孔子笑不應。然重違其意。乃偕諸弟子爲停驂者七日。其後曾子顏淵原思輩嗜其趣。數往游焉。或三旬九回。或並日一歸。與夷齊兄弟甚相得。於陵陳仲子。投是鄉三日。希見收於伯夷。夷笑而麾之曰。若避兄離母。非吾徒也。去其籍。故後世稱仲子者。咸於陵之。而不以餓鄉繫也。漢周亞夫慕是鄉高義。棄通侯之貴。徒步款里門。伯夷蹙額曰。亞夫粗人。豈足以辱吾士哉。然恐絕來歸者心。顧左右搆數楹於里門使居之。亞夫樂焉。而

孳臣鄧通亦貿貿然往。夷齊勃然怒曰。吾鄉清白鄉也。豎子敢來相浼。命左右捽之數十里外撲殺之。司馬遷未深考。誤謂鄧通老是鄉焉。豈不誣哉。伯夷既誅鄧通。不懌者累日。因使人延晉處士陶潛。以其高風蕩滌差穢。潛亦舍彭澤令與夷齊交。稱莫逆焉。然潛習游蕩久。每越境與王無功游。夷亦不之禁。梁武帝爲侯景所逼。逃入是鄉。伯夷不納。因叩頭力請不肯去。卒免侯景之刃。夷懼爲天下逋逃藪。爰集鄉人更訓典嚴條約。日出數十人覘客於路上。凡有聖賢豪傑孝子忠臣高人義士辱臨者。迎之致敬。無敢失禮。其爲賤隸鄙夫有托而逃者。撲殺之無赦。至於富貴要人亡命至此。亟遣之去。無辱辱齒。自是之後。游者雖日以衆。而得入其門者蓋寡。其倖得邀優款去來不阻者。若唐韓愈宋呂蒙正范仲淹而外。代不過數人。近世士大夫罕有問津者矣。吾友仲樂園嘗游是鄉。歸爲余言。此中佳景。非俗人所知。余初未之信。歲丙辰。樂園招余同往。涉半塗。苦其路險巇甚不可耐。復勉行數百步入外郭。覺有異。後漸至佳境。則似別有天地。其山茫茫。其水淼淼。其民渾渾噩噩。忘貧賤富貴。三光如飛彈。大塊如轉圜。下視王侯將相。與一切持粱齧肥醉飽而死者。直螻蟻不啻焉。夷齊爲余言是鄉來歷。及君子之至於斯者。且言先時虞帝大舜。及商臣傅說膠鬲。故嘗游是鄉。後又有管夷吾孫叔敖百里奚其人者。謁吾徒而來請。後皆不久留。梯青雲而去。非惡此而逃之也。蓋天將有意於斯人。必先使閱斯鄉以磨勵之。二君其亦借徑於吾鄉歟。余無以應。然樂其鄉人之不余拒也。輒數日一往。往則與夷齊上下其議論。久益暢然。快吾二人爰得樂

士。而悲王與蘇之未獲從吾游也。士之有志斯鄉者。自行束脩。吾將誨之。澎天性友愛。於諸兄弟子教誨甚至。賈氏有先業爲旗莊圈佔。官給靜海荒地百二十頃名撥補地。地濱海潮。遠不可種。而官租輸納。歲以爲常。澎獨任之。不以累兄弟子。乾隆丁酉。以負租重不可勝。乃出四百餘金。始得除地隸他人戶貫。諸伯仲後裔由是免追呼憂。先世家譜。自鉉以上代有纂述。澎益論次先世遺言逸事。而於教忠教孝尤勤勤焉。乾隆戊戌卒。年七十有七。子三人。玉樹。武生。慶檀。辛卯武舉第一。御李。吏員。

張楨字翊公。搭兒巷人。性醇質。言動不苟。讀書能攻苦。屢困童子試。晚年受知於學使者故大學士安溪李文貞公。名光地。拔爲生員。始有聞於時。康熙己卯。有族人生子子甫舉而妻殞。其人家貧無以活。將棄之爲人乞養。楨取以歸。爲擇乳長養之。及娶婦成立。乃命歸承先世祀事。乙酉。在京師旅店。偶出使旋。見人自縊馬廐。呼救得甦。詢其始末。則鄉人業販魚者。以博喪其貲。不能歸里。楨給錢二緡。諭以習勤。無爲游博。及歸家。其人已能改行。餽楨三鯉。里人賢之。因呼爲三鯉翁。先是張有遺業在楊家營佃人逋負田租。積累無算。甲午。楨往索逋。其人父子俱喪。遺孩方幼。婦女寡弱。不能自存。楨見之惻然。卽諭其家。自此不復納租。但上官稅得免徵索足矣。惟子孫世耕爲業。不得更鬻於人。遂爲要約。其家至今賴之。父汧有舊僕。自幼以長。忠順爲父所愛。父卒。楨爲焚券。資贈遣之。其人後以貿布起家。數十年後。猶至永淸見楨。已卒。設祭於墓。瞻視楸柏。徘徊旬日乃去。其遺德在人。皆此類也。楨卒於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年六十有六。

子二人。日新尤知名。

日新字又庵。號默齋。天性眞摯有父風。方幼受書童子塾中。即能深思質問疑義。俱有機智。長應童子試。卽列前茅。年十八。爲縣生員。讀書益勤不怠。家乏宿舂。課誦不爲廢業。夜無膏火。挾册就月光洛誦。光盡始得少休。志專攻苦。爲文日益有名。是時同縣劉術祈霑潤植。皆以文章有聞於時。日新雅與相伯仲。鄉人一時多從學者。日新遂以授徒爲業。嗜酒善飮。終不及亂。居常杜門兀處。自云得靜中趣焉。性嚴恪。雖盛暑不脫衣冠。久坐不苟。徒倚及門之士。執經問難。不厭往復硏究。以是從者多有成功。祖汧父楨。俱年高負鄉里重望。日新侍奉甘旨。能從所好。汧年已八十。矍鑠好游。每出必跨白驢。楨操杖侍左右。日新子輔世尙幼。執香炷火隨行。里中人至擬以陳實遺風。汧卒。楨年已老。附身附棺。殯葬成禮。皆日新力經營之。其後家事日艱。日新授徒之暇。兼課農事。家計亦漸豐裕。及父母卒。居喪三年。每食必薦。朔望日。躬率家人衣冠以拜。哀戚之容。服闋不變。敦睦宗族。其有貧不克婚若葬者。出貲助之。鄉鄰疾病患難。無不拯濟。親友待以舉火者。常三數家。縣學兩舉優行。學使者咸獎勵之。爲多士風聲。鄉試屢薦不售。乾隆甲子。以廩生考授歲貢。於是不復進取。甲戌。銓授肥鄉訓導。官閒務簡。前此師儒多廢職業。學舍頹壞。師生終歲不復相聞。日新課士校文。日程月要。不爲文具。每會至者七八十人。評次甲乙。講習課業。並能究悉款與。聞者皆爲興起。葺治學宮。潔誠祀事。學校一時爲之改觀。居官三年。以疾告歸。肥鄉紳士。若失賢父兄

焉。餽贐餞送。百有餘人。日新錄其詩詞一帙。存於家笥。志一時之盛云。乾隆己卯卒。年七十。子輔世生員。經世。名世。平世。俱樸闇自好。

劉基。字君錫。惠元莊人也。好善樂施。聞於鄉黨。里中有貧之者。必量資之。其有婚姻若喪葬事。助之尤力。乾隆庚寅歲。稍歉。鄉人日用所需。率取給於市廛。歲終則計一歲所積。合券乃償所負。是時歲穀不登。貧民無以為償。市廛喪其資斧。則業將不繼。以是責之益急。暮歲益無所為謀。號呶諠塡。比舍無有寧宇。基聞。即召責逋人悉至其家。出券計所負數。約百餘金。仔息又什之一。基曰。易耳。與訂期日。悉來取償。其家無使居貧者且重受困。諸肆相與唯唯。意未敢決。及日。諸肆悉集。基大出金。如所券數。按名給之。村中新舊券積。大者鈞石。小者錙銖。其人或貧或病。肆人自計無全歸理。一旦豁然折券。棄楮紛挐。堆積几案。基命舉火焚之。斯須立盡。諸肆於是相與咄咤。因自請曰。吾儕小人。逐利活妻子耳。公高義如是。吾儕得歸母金足矣。請弗受仔息錢也。基從之。諸肆散去。閭里間一時如獲更生。人或頌其德。基灑然曰。緩急人之所時有。爾其後負逋者或得金。還基。基曰。君適裕耶。曰然。基遂受之。其不能者。基亦未嘗有言及焉。乾隆壬辰卒。年七十四。子五人。幼子民法。為生員。

梁煥。小惠家莊人也。以貲授州同知職銜。性純孝。父澤民卒。煥居喪哀毀逾禮。寢苫枕塊。涉寒暑不改。事母曲盡孝養。母卒。毀瘠亦如之。父有女弟。適東安挑河頭董氏。夫死家貧。有子女四人。不能自活。煥迎歸

就養於家。同居三十年。姑子女俱有家室。乃議析居。煥爲治莊舍。割田六十畝與之贍。姑晚年。煥女弟適同村李氏。夫卒而貧。煥又贍其母子。教孤甥讀書。后爲生員。竟成令名。又有女弟二人。一適東安李氏。一適霸州鄭氏。俱孀居守志。李氏女弟貧無子女。終老煥家。未嘗有憔悴無聊意。及卒。喪葬皆厚於禮。鄭氏女弟亦貧。煥歲時贍之。卒成其志。獲旌於門。煥女適四聖口張自美。三年夫卒。女年始二十二。無子。君姑五十餘歲。王姑已七十餘矣。煥爲贍其三世。鄉鄰之貧無告者。恃煥以爲豐年。

志曰。諸賈自金元以來。文學吏治高行宿德。代有聞人。雖曰世澤長。要亦譜牒記載之功。詳贍有體。用能使子孫奕葉不忘家學。家乘之有裨國故。豈虛語哉。二張矯矯。父質子文。劉基豪傑之士。能急人患難。巽乎一曲之儒。杜門抵掌而談仁義者也。梁煥孝友嫻睦。可以維風俗矣。

卷十二

永清縣志七

義門列傳第七

志曰。井田封建。不可復矣。律令懲匪僻而不可以責仁義。則其勢也。夫分形同氣。憂樂悃切。猶如一身。不三數世而漸於行路。豈細故哉。而人每習而安之。原其所以分合。蓋起於財貨之可以私爾。夫慷慨者好施。而達觀者輕物。當世蓋有之矣。然卒不能推行家政。以厚風俗。則愚智不齊。而主持乎門內者。無其術也。今使一父二子。四孫八曾。循至元孫。百畝之產。受者無什一矣。強者可以倍蓰。弱者至於不能自存。而天地有數之生。不能皆給。宜其溫飽寡而無告者多矣。程子曰。人生天地間。如山之有禽獸草木。未有禽獸草木日繁。而山窮於不給焉者。然則生齒雖多。誠合多人之智力而營之。如一身。雖欲求困苦而無告者。不可得矣。井田之效。人無甚富。亦無甚貧。貧富不相耀。而井廬友助之道存。故易於爲仁義。使聚族之衆。魯者操耕作。而敏者業詩書。強者任勞力。而弱者持謀計。通功合事。雖井田良法。何以加焉。易曰。渙者

散也。物不可以終渙。故受之以節。節之爲義。蓋取澤上有水。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者也。渙當受之以孝。不於孝而於節者。明乎度數德行固所以聯羣渙者也。然則知孝處之利。而不知操術以持乎恆久。亦不可以孝處矣。余既表永淸士族。推明支系聯屬之故。著之於篇。若惠元莊劉氏五世同居。大靑垡龍氏燕氏異姓同居。俱事之尤卓異者。采其始末。撰爲義門列傳。爲當世風。

惠元莊劉氏。其先山東人。前明中葉。有劉奐者。北遷永淸。奐八世孫尙賢。始居惠元莊。生二子。懋勳。懋貞。懋勳之後無所考。懋貞娶於孫。有子二人。長馨。次彩。自尙賢至馨彩。三世俱以淳謹愿樸見稱鄉黨。馨卒無子。彩生二子。印捷。印璐。印璐爲馨後。馨既卒。彩命印璐奉馨婦張別宅以居。田業所出。彩經營之。贍張母子。不爲經界。印璐卒。遺子玫幼。印捷迎張氏。挈嫠婦孤孫。始合居焉。時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也。印璐婦亦張氏。繼室也。印璐之卒。張年二十有九。子玫生未匝月。張勵志守節。友于伯姒。印捷凡四娶。竇氏。李氏俱早卒。次孫氏。生子鉉。次張氏。生子瑚。瑚生三歲失母。張撫如己子。戊寅。印捷卒。鉉年二十有六。瑚才八歲。玫七歲耳。鉉已能經紀家事。張年未四十也。主持門內。閨範肅然。鉉瑚終身呼張爲母。至其家者。亦不辨三子爲從祖兄弟云。自鉉治家政。內稟命於季母。外率瑚玫。講明孝友。婣睦兄弟。以次授室。三十年間。生齒漸繁。而家庭於是稱小康焉。雍正四年丙午。鉉卒。瑚年已壯。繼受家政。明年。會永定河決。惠元莊適當其衝。田場廬舍。一時淪爲鉅浸。而家事遂中落矣。惠元莊者。自乾隆五年庚申得名。初名火燒營。康熙

戊寅。河流改移。火燒營在河隄東。雍正丁未。河益東徙。火燒營盡爲河流。居民遷聚新河之東。名賀堯營。乾隆庚申。官修草壩。障河南流。賀堯營當厥土處。於是渡河西遷。還火燒營舊基。甲戌。天子巡狩畿內。臨覩其地。以居民逼近洪流。命益西徙。則康熙戊寅以前經流故道。今爲高阜者也。前後三十年。河流屢改。居民遷徙不遑。或亡或散。未有恆理。而劉氏生聚百年。支屬日廣。乃從崎嶇艱危之中。保護維持。用能履困而亨。蔚爲舊族。鄉黨以是推其家風。初。瑚甫受事。卽遭河患。當水大至。聲如殷雷。浸沒戶牖。家人急不得出。鑿壁旁通。升屋呼救。鄉人結筏拯之。始得登陸。迴顧所居。欹側中流。身命以外。粒米寸絲。不復有故物矣。瑚則結蘆爲舍。偕老幼婦孺。聚屯沙洲。從人乞貸。權子母錢。偕子弟力作。生計支吾。日月至。使幼童稚子。捋取稗子草實。供朝夕炊。早作晏息。撙節儲蓄。未及十年。而家業稍稍起矣。瑚凡三娶。生子甘棠。甘醴。甘霖。兄鉉四娶。生子民悅。本涵。本清。弟致娶聶氏。生子本淑。本淵。當鉉卒時。其弟四繼室留。不詳母族。其賢明善內治。瑚竭勞於外。留居中調劑之略。如其季母張焉。瑚當河決之後。復恢舊家。中間以水道妨墓。遷兆三十餘棺。婚嫁兄弟子女若子孫女。幾無虛歲。又爲延師課迪子弟。自甘棠爲縣學生。後起者彬彬多儒業矣。而是時食指五六十人。皆瑚竭蹶營之。無有廢事。瑚晚歲得疾。忽忽若不能言者。醫者以謂勞心太過。節勞庶幾可已。瑚喟然曰。昔兄鉉爲家督。自行敦睦。外置酒治具。清談高宴。日開嘉賓良會而已。然而三十年事無不治。余小子猥承其後。河決於東。墓遷於西。朝營隄北。暮築河南。挈挈無寧歲。智竭力

耗。然而三十年僅稱事治。人生廿苦勞逸。豈不以命乎哉。豈不以命乎哉。是時兄子與己子俱長大能事事矣。嘗請代瑚勞役。瑚固領之。遇事輒又身勤。不能自忍。以是竟以積勞疾卒。年六十餘。是爲乾隆庚午云。瑚既卒。民悅長家。持大體。本清擘畫經營。稱任使焉。而瑚繼室張。猶佐伯姒留。教率諸婦女。閨門無有間言。未幾留亦卒。張主內。稱方嚴。於子女有過。督責無稍恕者。必至改過然後已。然性慈惠。子廿棠。鄉里推爲善士。嘗經紀留養局局事。詳戶書及建置圖。張屬其子。善恤無告窮民。每於歲首。必親詣局中。閱視老幼男婦。自攜私財及餅餤之屬。徧施給之。歲以爲常。今年八十餘矣。猶精敏能持家計。本清初攝家事。劉氏食口益多。親屬多言宜析爨者。民悅聞之。召諸昆從悉至中庭。愀然告曰。外人僉言析爨。余甚懼焉。意余德薄。無以倡率諸弟。守先人規矩。鄉黨乃有閒言。余得弗匪人耶。諸昆從皆惶悚自責。立若無所容身。於是相與計議久遠。以謂人衆非立法度。家政不可齊。遂度子弟才質堪治任者。課以職業。分條其事。俾本清糾正之。而受成民悅。以爲恆經。每晨朝長幼集會庭中。以次白所治事。咨詢可否。出而行之。嚮晦復集。述前所爲。無有蔽匿。非大故及遇疾病。率行不廢。民悅天性和易。子弟有不當理。或從糾舉以聞。民悅莞爾而笑。無所置可否。其人自愧請悔過。亟奬許之。以是子弟爭勸於善。丁亥。民悅卒。本清亦老不治事。廿醴踵起任之。孝友之風。至今無改易焉。民悅生一子。坦。本涵生子二。培。壎。本淸生一子。塏。廿棠生二子。墉。堦。廿醴生一子。垣。廿霖早卒無子。以廿棠次子堦爲之後。本淑生一子。均。本淵亦早卒無子。本淵婦

留氏母族不詳。其當本淵卒時。年二十九。貞節自矢。民悅兄弟。俱憐而敬之。今生五十三年矣。勵操如一日。兄弟之子。無可繼者。故久未立嗣。留曰。余依伯仲之間。二十餘年。不自知爲未亡人也。坦娶張氏。民悅卒。坦夫妻善事繼母安安。有外女。安安愛之甚於劉氏子女。劉氏子弟無私蓄。安固欲贈其女。坦能出意將順。傾其婦匳。無稍吝惜。卒能得安歡。家人以是重之。民悅有女。乾隆乙亥生。二十二年歸魯村郭燕爲繼室。越二年燕卒。無子。永淸風俗。死無後者。不得從葬先塋。而燕卒時支屬無當嗣人。家人遂葬燕別隴。劉痛於心。哭徹日夜不休。淚盡血出。目爲失明。郭父感歎。爲繼疏屬子長庚。劉撫字之。俾從父家授讀。以爲燕有後矣。然猶未得合祔。舅疾旋卒。劉復請於宗人。宗人哀而許之。又以家貧不克襄事。兄坦勉資給焉。遂遷王姑君舅及燕與前室趙氏四棺。祔於王舅新阡。蓋自丁丑以至甲午。拮据經營凡十八年。竟成其志。孀居貧甚。兄坦賙其母子。及其君姑。又爲遷居於洸家村。便省視也。長庚長習貿易。今劉有子婦矣。坦生子鳳鳴。墉生子鶴鳴。培生子玉鳴。垣生子鑾鳴。其餘有幼未娶者。自楙員兄弟分支。至鳳鳴兄弟已六世矣。劉氏嘗遭水患。譜牒散失不可考。楙員不知爲何時人。彩爲楙員次子。印璘又爲彩之少子。印璘繼室張氏。生於康熙三年。以理測之。楙員當生明萬歷中。同居至今凡百五十年。

大靑垈農民燕尙華。娶於張氏。生一子一女。康熙初。以女歸霸州朱家營龔希賢。尙華子進朝。娶羅氏。兩家俱貧困。又子立無兄弟行。康熙三十七年庚午。燕女卒。遺子尤雛。生始九歲。次尤鼐。生三歲耳。希賢貧

之。不能自存。而進朝方負販木祿。逐什一利。不足自給。見姊卒。二甥失恃。乃請於父母。俾希賢挈二子依燕氏同居。當是時。二世甥舅。歡若父子兄弟。進朝婦羅。撫字孤甥。亦不殊毛裏焉。希賢進朝負販於外。而羅力支持於內。尙華夫婦雖老且貧。然朝夕奉養。無有闕缺。尤鼐年十五。能貿易雜子。佐父若舅所不給。久之。家中稍有畜儲。尤鼐專雜子生業。習久而精通其道。初爲負擔市易。漸用牽車服賈。康熙末年。遂以居積雜子。立鉅肆於京師。京師行市同業者。多比廛以居。惟貨雜子。他人無爲之者。故尤鼐所獲。獨得豐饒。希賢進朝行賈木祿。利亦倍蓰。遂置田圃。募傭耕作。希賢尤璛經紀於家。尤鼐居京坐廛肆。進朝往返於道。最時貴賤。貿遷有無。家事於是始稱盛焉。進朝生二子。萬倉萬箱。進朝欲使世商賈業。希賢謂曰。余甥舅四人。其初朝暮不能自保。同力一心。經營有年。幸承天佑。致此苟完。業賈非得已也。若子俱秀慧。又且無饑寒患。曷使業儒。與其役役逐市井游也。苟謂余子勤勞於外。若子匡坐絃誦。非心所安。則余二人鏟形迹。同甘苦。是何如者。諸子宜不以是爲疆域也。進朝於是延師課其二子。二子業儒有成。相繼爲縣生員。尤鼐娶婦田。尤璛娶婦劉。萬倉婦亦劉。萬箱娶婦王。中表娣姒。相得如女兄弟。康熙丙戌。尙華壽終。希賢執子禮服三年喪。尤鼐尤璛並爲義服期年。辛卯。希賢卒。進朝及其二子皆爲期服以報。喪次哀戚。弔者不辨爲二姓人。自進朝希賢同爨。執兄弟誼。其後生齒漸多。家亦漸裕。乃推一人主持家政。其餘以次授之職業。子弟穎者業儒。強者服賈。愿者力於農田。婦子通力合作。不蓄私財。如是七十餘年。祖父以

訖孫曾。內外無間。鄉人爲之語曰。四世不分爾我。一鄉莫辨親疏。稱紀實云。萬倉生三子。璞。璟。瑋。璞生三子。宗渭。宗海。宗澮。宗渭生子標。璟生子宗泗。瑋生子宗洛。宗洛生子楷。萬箱生二子。瑢。瑛。瑢生三子。宗瀚。宗淇。宗沂。宗瀚生子格。宗淇生子卓。瑛生子宗浩。標楷兄弟於進朝爲元孫。於尙華爲六世孫。璞歲貢生。瑋瑢瑛宗澮宗泗宗洛皆生員。是爲燕氏五世。尤鼐生二子。碩或。碩膺。尤鼒生二子。碩彥。碩俊。碩或生三子。瓚。琰。珂。碩膺生一子。珩。碩彥生一子。瑤。碩俊生四子。玥。琳。瑚。璉。瓚生三子。自源。自瀾。自瀚。琰生三子。自潤。自溥。自澎。琦生子自波。玥生子自深。琳生一子自闊。碩或歲貢生。琦生員。自源兄弟於進朝爲元孫。於尙華爲六世外孫。是爲龔氏五世。中表兄弟。行次相從。不復異長。以是世其家云。乾隆二十七年庚辰歲比不登。二姓親屬五十餘人。傭力其家者亦且三十餘人。爨火不給。乃取田宅財貨均分爲四。萬倉萬箱尤鼐尤鼒四族之人各得其一。而廬舍相望。友助相接。至今四族子弟交親猶手足也。先世逸事。與其行誼尤著聞者。鄉人類能言之。今摭其略。著於篇。進朝性仁厚。愛施予。見行乞者。蹝踵相接。未嘗不應。晚好浮屠家言。終歲蔬食。雍正三年乙巳年饑。爲粥於路。食餓者凡百千人。知縣朱晶以尙義樂施題其門楔。希賢長進朝二十年餘。與進朝情性尤浹。初習貿易。爲利甚微。顧不肯以一語欺人。人亦無欺之者。以是買業日起。好節儉。嘗戒家中人毋暴天物。見僕婢飲食遺蔬殘粒偶墮地下。必掇食之。其淳謹類如此。尤鼐天性伉爽。居京師三十年。創立行市。與人貿劑。非欺然諾。一市倚以爲平。雍正丙午卒於京師。其舅進

朝慟哭不徹。至於以首頓地。哀感行路之人。竟以傷情。逾歲而卒。後十餘年。其家人至京師市肆中。語木猶名。肆人猶爲歎息。有淚下者。尤爾謹愼自守。一言一動。必循規矩。事必熟復而行。故終身鮮有過失。萬倉賀直。生平不爲浮華。處鄉曲間。能以德行感人。人有偏愎不平。遇之爽然自失。因是鄉人一時少爭訟者。萬箱讀書樂業。於兄弟中年齒最幼。父兄力創於前。二子能世儒業。故終身未嘗遇艱鉅事。人每以是羨之。萬箱有女適仇永齡。夫死守貞。事具列女傳。瑋妻任氏。南關候選縣丞任普女也。母魏氏節行。亦具列女傳中。任生十八年。乾隆己未。歸於瑋。明年。瑋爲生員。癸亥。瑋卒。子宗洛生始四年。任上事舅姑。下撫孤子。矢志守節。數十年如一日云。宗洛既爲生員。娶婦生孫矣。丁酉。宗洛與婦先後卒。任日夕慟哭。目爲喪明。宗洛之將卒也。孫楷夢其父旣去。旋若有人引以歸者。宗洛自知不起。托碩或善視其母。宗洛旣卒。碩或爲之盡心。則異姓同居之效也。碩俊妻劉氏。李奉先村劉應唯女也。乾隆戊午生。十八年。嫁碩俊。乙亥。碩俊卒。撫孤子四人。孝事舅姑。門內無有廢事。舅卒。營葬如禮。庚寅。其姑又卒。值歲大歉。貧不能葬。劉處一椽。支轉中室。臥榻其旁。鐙火青熒。破室冷風。凄影相弔。然而朝夕虔肅。爇楮燃香。事死如生。未嘗稍懈。如是八年。始克襄事。四子以次長成。娶婦成家。皆能自立。此婦德之可書者也。

志曰。劉氏以溫飽之家。中遭水患。遺業蕩然。竟以羣從協心。復恢舊物。燕龔二氏。困窮孤立。謀生不暇。乃

今使千鈞重載。四馬合力引之。日致百里。釋驂用半。不能致五十里。理之易見者也。鴻烈之言曰。手無當於步趨。縛其手則足不能疾趨。由是觀之。合之時用亦大矣哉。易曰。物相遇而後萃。萃故受之以升。劉氏之謂也。又曰。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燕龔二氏之謂也。

史例孝友當自爲篇。今以篇幅無多。附次義門之末。亦事類之相從者也。按尺幅無多。不能自占一篇。前史皆從附著。若漢書楚元王冠向歆之首。蜀志皇子附后妃之末。是其例矣。

移剌余里。契丹人也。有子十人。妻之子六。妾之子四。妻死。其六子廬墓更宿守之。妾之子曰。吾嫡母也。獨不當更守乎。遂更守之。三載如一。金太宗因春蒐過永淸。聞而異之。賜錢五百貫。仍令縣官積錢於市。以勸衆人。

楊小兒。別古莊人。明洪武二十年。母張氏患病。小兒與妻周氏俱刲股以進。母病旋愈。事聞旌表。

趙昇。白雁口人。永樂十二年。（不書明朝。蒙上文也。）母陳患病。昇禱於神。刲股肉。俾妻韓爲羹以進。母疾遂愈。

賈懋仁。和里人。性至孝。晨昏定省。出告反面。無愆禮則。父病疫。母適患惡瘡。懋禱天請代。疾良已。事聞旌表。九世從孫鉉。亦有孝行。自有傳。

張坤。弟惟訥。指揮僉事麒子也。嘉靖中。麒爲陸炳所誣。廷杖謫戍瘴鄉。麒死戍所。坤娶方浹旬。與惟訥觸冒煙瘴。往尋父骸。竟得歸葬。

賈宗和。曹家務人。傭工養親。必有甘餌。而自餐菲糲。親卒。哀毀如孺子。觀者感泣。

索一耀。善事嫡母。友于幼弟。財貨未嘗自私。舉鄉飲賓。

張守身。劉澤長。劉恭。俱以孝聞。生員朱貞憲有孝行。鄉民翟鴻祚善事繼母。院道俱旌獎其門。

裴成錦。幼不識父。聞母言輒泣。歲時必詣父墓慟哭。母疾。禱天請以身代。居鄉未嘗失色於人。

劉緋事親孝。崇正丙子。城陷。其父被執。緋出遜詞。請代父死。兵義而舍之。已上俱出舊志。

張孝子。南門外貧民也。父歿。行乞以養其母。每乞得食。不敢先嘗。居無廬舍。穴土爲宅。會天大雪。知縣魏繼齊適過其處。聞歌聲出雪地中。是無人民屋廬。訝問左右。皆曰。張乞人也。因詢其詳。則云。張年六十。老於乞矣。母年逾八十。張無兄弟妻子。每乞得食。殷勤奉母。母食。張必行歌以博母歡。繼齊召問。果如所告。因爲築室於城內金花巷。賜粟十石。將列其狀請旌表。會繼齊去官。不果。繼齊自題其楔曰。張孝子之門。縣人至今稱張孝子。其名不可考矣。

韓溥。三聖口武生也。父生員韓承淑寢疾。溥親侍湯藥。衣不解帶者凡半年。承淑卒。哀毀逾禮。三年廬墓。未嘗有笑言。居祖母張與母劉之喪。亦如之。家貧竭蹶。延師以課其弟。弟渲業儒有成。爲生員。乾隆癸未卒。年五十有二。無子。以渲子生員文椝爲嗣。

王傑。韓村人。生浹月。母張氏歿。父榮錦娶繼母李。生子佩。傑能孝事李。友于幼弟。李卒。父又娶繼母杜。杜

長傑。繼四年。傑事之一如所生。杜性嚴毅。傑游宦於外。閒歲歸家。杜責以晨昏省侍撻楚之。傑順受無忤色。杜晚年亦謂傑能孝我。卒爲慈孝如初。弟佩少聰敏。性剛負氣。往往侵傑。傑不爲校。至不可忍。則趨赴二母窆所。長跪而號。其後佩亦感悟。終能以敬事兄。里有貧鬻妻者。傑質衣得錢施與之。鄉鄰以小故欲與訟。傑爲排解。閭里以是稱爲善人。

列女列傳第八

列女之傳。傳其幸也。史家標題署目之傳。儒林文苑。忠義循良。及於列女之篇。莫不以類相次。薺自蔚宗伯起以還。率由無改者也。第儒林文苑。自有傳家。忠義循良。勒名金石。且其人世不數見。見非一端。太史搜羅。易爲識也。貞女節婦。人徵迹隱。而綱維大義。冠冕人倫。地不乏人。人不乏事。輶軒遠而難采。與論習而爲常。不幸不値其時。或値其時。而托之非人。雖有高行奇節。歸於草木同萎。豈不惜哉。永清舊志列女姓氏寥寥。覼按其文。事實莫考。則托非其人之效也。舊志留青而後。新編未輯以前。中數十年。略無可紀。則値非其時之效也。今茲博采廣詢。備詳行實。其得與於列傳。茲非其幸歟。幸其遇所以深悲夫不遇者也。

列女之名。仿於劉向。非烈女也。曹昭重其學。使爲丈夫。則儒林之選也。蔡琰著其才。使爲丈夫。則文苑之林也。劉知幾譏范史之傳蔡琰。其說甚謬。而後史奉爲科律。專書節烈一門。然則充其義例。史書男子但

具忠臣一傳足矣。是之謂不知類也。永清列女。固無文苑儒林之選。然而夫死在三十內。行年歷五十外。中閒發處。亦必滿三十年。不幸夭亡。亦須十五年後。與夫四十歲外。律令不得不如是爾。婦德之賢否。不可以年律也。穆伯之死。未必在敬姜三十歲前。杞梁妻亡。未必去戰莒十五年後也。以此推求。但覈眞僞。不復拘歲年也。州縣之書。密邇而易於徵實。非若律令之所包者多。不得不存限制者也。

遷固之書。不著列女。非不著也。巴清敍於貨殖。文君附著相如。唐山之入藝文。緹縈之見刑志。或節或孝。或學或文。磊落相望。不特楊敞之有智妻。買臣之有愚婦也。蓋馬班法簡。尙存左國餘風。不屑屑爲區分類別。亦猶四皓君平之不標隱逸。鄒枚嚴樂之不署文苑也。李延壽南北二史。同出一家。北史仍魏隋之題。特著列女。南史因無列女原題。乃以蕭矯妻羊以下。雜次孝義之篇。遂使一卷之中。男女無所區別。又非別有取義。是直謂之繆亂而已。不得妄托於馬班之例也。至於類族之篇。亦是世家遺意。若王謝崔盧孫曾支屬。越代同篇。王謝崔盧本史各分朝代。而李氏合爲一處也。又李氏之寸有所長。不可以一疵而掩他善也。今以列女之篇自立義例。其牽連而及者。或威姑年邁而有懿德。或子婦齒穉而著芳型。並援劉向之例。劉向之例。列女乃羅列女行。不拘拘爲節烈也。姑婦相附。又世家遺意也。一倂聯編。所謂人棄而我取者也。其或事係三從。行詳一族。雖是貞節正文。亦爲別出門類。如劉氏守節而歸義門列傳之類。庶幾事有統貫。義無枝離。不拘拘以標題爲繩。猶得春秋家法。是又所謂人合而我分者也。

范史列傳之體。人自爲篇。篇各爲論。全失馬班合傳師法。春秋之比事屬辭也。（馬班分合篇次。具有深意。非如范史之取足成卷而已。故前漢書於簡帙繁重之處。寧分上中下。而仍爲一篇。不肯分其篇爲一二三也。）至於列女一篇。敍例明云不專一操矣。（自敍云。錄其高秀。不專一操而已。）乃雜次爲編。不爲分別置論。（他傳往往一人事畢。便立論斷。破壞體裁。此處當分。反無論斷。）抑何相反而各成其謬耶。今志中列傳。不敢妄意分合。破體而作論贊。惟玆列女一篇。參用劉向遺意。（劉傳不拘一操。每人各爲之贊。）各爲論列。抑亦詩人詠歎之義云爾。其事屬平恆。義無特著。則不復綴述焉。

太史標題。不拘繩尺。（傳首直稱張廷尉李將軍之類。）蓋春秋諸子以意命篇之遺旨也。至班氏列傳。而名稱無假借矣。范史列傳皆用班傳書法。而列女一篇。章首皆用郡望夫名。既非地理之志。何以地名冠首。又非男子之文。何必先出夫名。是已有失列女命篇之義矣。（當云某氏。不當云某郡某人之妻某也。）至於曹娥叔先雄二女。又以孝女之稱揭於其上。何蔚宗之不憚煩也。篇首既標列女。曹昭不聞署賢母也。蔡琰不聞署才女也。皇甫不聞稱烈婦也。龐氏不聞稱孝婦也。是則娥雄之加藻飾。又豈春秋據事直書善惡自見之旨乎。末世行文至有敍次列女之行事。不書姓氏。而直以貞女節婦二字代姓名者。何以異於科舉制義破題。人不稱名。而稱聖人大賢賢者時人之例乎。是則蔚宗實階之厲也。今以女氏冠章。而用夫名父族次於其下。且詳書其村落。以爲後此益鄉廣縣之考徵。其貞烈節孝之事。觀文自悉。不復強裂題目。俾覽者得以詳焉。（婦人稱姓。曰張曰李可也。今人不稱節婦貞女。即稱之曰氏。古人無此例也。稱其節婦貞女。是破題也。稱之謂氏。是呈狀式也。）

先後略以時代爲次。其出於一族者。合爲一處。時代不可詳者。亦約略而附焉。無事可敘。亦必詳其婚姻歲月。及其見存之年歲者。其所以不與人人同面目。惟此區區焉耳。噫。人且以是爲不憚煩也。其有不載年歲者。詢之而不得耳。

劉氏。張科妻。北孟村人也。有裔孫大士。爲生員。而不能詳其時世。出家藏劉子泓所爲節婦傳。事甚可風。而文不雅馴。其措語多不可通曉。難垂典則。今刪其要著於篇。按傳云。劉生十六年歸張。閱三十四月而科卒。卒時劉已有娠。張故豐於財。科生有二兒。科卒後。劉之父母舅姑。及伯氏二人。俱欲劉更適人。抑勒百端。劉不爲少動。已而舉子雲惠。乃請見父母舅姑。泣且誓曰。向所不即死者。徒以有遺腹耳。今幸生男。天不絕吾夫之嗣矣。願以死守。不知有他。父母舅姑皆不悅而罷。自是詬誶凌折之殆無虛日。會天大寒。北風厲甚。劉方夜撫孤兒。操紡績業。其姑突入其室。辱詈之。命婢汲水注其牀。滅其鐙火。且曰。吾以觀爾之冰操也。破室漏風。牀上地下。冰厚寸許。夫有女弟。年始十六。聞事急。踉蹌而至。劉衣著水。錚鏦如被介冑。嬰兒已噤不能啼。小姑爲綳著懷中。以膚溫之。乃得少蘇。二人呵氣相呴。躑躅終夜。遲明。姑排闥入。見其女與劉四足陷屑冰中。急不得拔。且怒且憐之。攜其女去。其後姑將毒劉。小姑輒身先之。夜必持被就劉宿。姑無如之何。威虐爲之少殺。伯仲私計賄牙人。將強納之里中惡少年。小姑聞以告劉。劉挾利刃自防曰。倉卒有變。終以是爲歸爾。小姑因語劉曰。父母所以逼嫂爲二兒也。二兒計出於此。爲家貲也。嫂盍

悉以家貲推讓二兄。猶得自全性命。與其殺身禍嬰兒也。劉深然之。於是僅乞一陋室。辛勤作苦。其中以支歲月。會永定河決。平地水深丈餘。伯仲廬舍俱漂沒。舅姑伯仲不三數年俱相繼卒。伯仲又皆無後。於是水退。淤田皆爲膏腴。而劉乃盡有其業。阜然稱富有矣。雲惠長而業儒。其子鑄爲縣學生員。劉年七十有八。無疾而終。稱全祉云。傳文大略如是。劉之節概。可謂歲寒知松柏之後凋矣。顧舅姑與伯氏抑何相與之篤也。人類中固有不可測。非是亦無以見劉之殊絕矣。第傳文署劉子泓作。按其題款。當是其字。不識子泓何名何里人也。又不著時代。而大士亦不能詳。則惟據傳以入志爾。而傳文多鄙別字。稱謂又不當於法度。史文傳信缺疑。不敢漫爲附會。謹擇其可解者如右。而辨其疑似於後。備采擇云。傳稱張科爲御前將軍。古今無此官名。考永清選舉册。亦無爲此官者也。果爾。則劉爲命婦。揣其名號。官亦不卑末矣。張父兄家稱素豐。何以至非理逼命婦嫁耶。又云里中以劉節聞於縣。知縣需金不得。遂及新知縣至。又如之。知縣雖甚不肖。何至以請旌事索寡婦金。且先後官皆出一轍。此理之不可信者。又云聞於方面。亦如知縣所爲。按永清爲畿縣。俗稱道府官爲方面。而舊例請旌節孝。不由府道。布政使司。傳文所指方面。當是順天府尹。府尹至於索寡婦金。理之尤不可信者矣。又云鑄爲生員。常恨不得旌其祖母。按張既稱富有。鑄又讀書列名黌序矣。縱使需金。亦何不可出金貲表先節耶。且其所謂方面與二知縣者。亦非久爲是官。何又不請之於後人。務求必得所請。然後已耶。北孟爲永定河沖決。乾隆辛卯以前。往往有之。不

足定其時世。大士爲張後裔。而至於不詳系世以及年月。似明中葉前事矣。而劉傳小敘引李贄語。贄爲明天啓時人。以著書荒誕。杖而火焚其書。贄死獄中。當時禁毀其書。崇正後乃稍稍出。則所謂子泓者。必非明代人也。考傳文子泓蓋與劉之孫鑄相往還。其去劉不知幾許年。要亦不甚相遠也。傳後有七言古詩一篇。署爲知縣所作。亦無姓名歲月。又有七言律詩一篇。題爲進士臨清知州孫姓。其人亦不知其名與歲月也。詩詞皆鄙俚不足道。其繕錄者。乃鑄手筆。今備考之。俟張氏子孫知其事者推焉。按舊志稱科爲金谿。疑是錦衣官屬。明時人也。

宋氏。北關蕭雲妻。雲卒。宋年二十有六。遺子九歲。舅姑俱七十餘矣。宋侍疾養老。送終殯葬。俱無憾於禮則。雍正元年。得旨旌表。

王氏。韓村民家女。于今村民殷成業妻也。康熙辛巳。大盜劫其家。擒王之姑。加刃於頸。就爨中去釜。爇薪其下。以身當釜坎炙之。王衝刃急入。謂盜曰。此吾母。暫止吾家。實不知家中事。刀鋸鼎鑊。宜加我身。盜釋姑執王。燎炙幾死。南路同知祝。逸名。聞其事。書冒刃衛姑。旌其門楔。志曰。昔盜欲淫樂羊子妻。先劫其姑。以求必遂。樂羊子妻伏劍而死。盜亦遂舍其姑。論者謂審義明愈於趙苞守城致母死也。夫儒者抵掌談忠孝。凜凜然若見之甚明且決矣。及臨患難。若倉猝非常。乃低徊俯仰。不敢自堅。聞王氏之風。亦可以愧勵矣。

姚氏。姜志營王起妻也。起死。家貧甚。無以爲守。姚自縊以殉。乾隆癸酉。得旨旌表。

崔氏。霸州崔之瑞女。前雲南布政使之瑛從女也。康熙乙丑。嫁信安鎮廩膳生員翟篤植。明年篤植卒。崔年二十有一。無子。以從子之琦爲之後。崔撫育之。孝事其舅。舅老病便閉。非人爲之力勢將不支。崔躬親服侍。不以委僕婢也。舅卒。附身附棺。誠信合於禮。要之琦娶婦生子。雍正癸卯。之琦卒。婦張氏撫鞠遺子。與崔形影相依。支持門閭。教孤孫其嗣。從師受學。每當延師啓館。崔必莊肅升堂。躬自拜謁。祇率其嗣。執弟子禮甚虔。以修成禮而退。餽薦飲饌。必親檢視。既豐且潔。乃授館人。館舍潔清。內外無譁。館師有所徵求。無不修具。欽若神明。惟恐一不得當。館師爲所感動。無不盡心啓迪。故其嗣進業。輒倍他人。皆崔教也。其嗣旣爲生員。因列崔節行聞於學校。乾隆丙辰。得旨旌表。錫金建坊如制。庚午卒。年八十有五。張賢孝有崔遺風。年十六。嫁之琦。明年生其嗣。之琦卒。其嗣甫八歲。崔患篤疾。張左右服事。凡十三晝夜。目不交睫。不知勞也。崔卒。張拊棺大慟曰。與姑數十年相依爲命。姑舍我去。我亦無意於人世矣。張今七十九歲。有孫三人。曾孫九人。雍容揖讓。稱其家法。

于氏。后奕生員楊梅妻。東川里三甲于文燦女也。生十七年歸梅。康熙丁卯。梅卒。于年二十有四。子宗文。生纔三歲。家貧。有屋一椽。确田十餘畝。于勵志守貞。教子讀書。不能具束脩。故生員王益謙嘗從梅父受學。至是挈宗文去。躬教誨之。夫有從弟貧無行。欲兼于產。強使改適入于固不從。則抑勒之。使不可朝夕

處。兄得海聞之。即迎于挈子女依得海居。於時宗文生十二年矣。得海爲延師課宗文讀。于居兄家。雜家人中操作。無少倦。兄止之曰。妹依於我。而操作如家中人。我豈以傭媪畜妹者耶。于曰。我性不好閒逸。且家居習勞苦。固所以計久長爾。由是安於兄家。每歲時寒食。則歸楊一祀其先。而田與居室。遂爲從叔所據矣。居十二年。而宗文讀書有成。錄爲生員。遂爲授室。又嫁其女。於是挈子若婦歸其家。得復舊業。日用或有不給。得海又時時資助之。子孫業儒。家聲稍起。雍正癸卯。于卒。年六十。次孫思愈亦生員。

褚氏。靳各莊劉進妻也。康熙癸酉。進卒。褚年二十有一。守貞不變。乾隆戊子卒。年九十五。

張氏。武家巷李成傑妻也。生十七年。歸成傑。康熙甲申。成傑卒。張年二十有五。撫遺腹子瑛。勵志守節。孝事舅姑。終身不倦。

沈氏。韓村劉名灝妻。生十九年。歸名灝。名灝卒。沈年二十有五。遺子甫三歲。名灝有世母亦孀居。沈孝養如姑。撫子至於成立。乾隆壬戌。得旨旌表。越二十二年癸未。沈年八十有二卒。建坊有節中節孝中德二語。今坊廢。

賈氏。北街褚永恭妻。十九歲嫁永恭。又五年。永恭卒。撫孤守志。子忠年長。爲營兵。移戍天津。賈食貧茹苦。後忠告歸。晚年家稍裕。卒年九十有六。

畢氏。南大王莊甄希舜妻。霸州畢秀發女也。生十九年。歸希舜。後六年。希舜卒。遺子生始三歲。食貧守志。卒年九十有三。

郭氏。瓦屋辛莊趙宏毅妻。固安縣民郭廉女也。其姑有疾劇思肉食。家貧無從得肉。郭刲臂爲羹以進。姑食之疾良已。雍正癸丑。知縣丁廷植爲建坊表之題曰賢孝可風。

張氏。志各莊民馬成虎妻。康熙己丑。成虎卒。張年二十有四。撫賈氏子雲升爲嗣。堅志守貞。乾隆甲子。疾卒年五十有九。明年。雲升亦卒。今有孫國亮。

趙氏。后奕劉萬常繼室。年十九于歸。二十四歲。萬常卒。遺子甫四歲。有前室子二人。女子二人。趙撫之無異視。乾隆己丑卒。年七十有五矣。前室次子廷祉。讀書爲生員。

黃氏。不詳其母族。南石民王秉誠妻也。康熙辛丑。秉誠卒。黃年二十有九。遺子善序。甫十一歲。秉誠有兩弟俱力田自給。黃撫孤子。相依以居。善序年十八。爲娶婦劉氏。劉能孝事孀姑。善序能偕叔氏力作以養。雍正甲寅。善序卒。劉生二十六年。遺子學孟。生財二歲。劉慟哭曰。天降凶愍。兩世夭札。未亡人卽死。如此孀姑稺子何。姑執節甚高。是吾師也。由是煢煢相倚。遺田僅十許畝。不足日給。姑婦晝拾薪。夜勤鍼紉。措拄歲月。以養遺孤。乾隆壬申。學孟娶婦丁氏。子婦俱能力勤孝養。家稍給足。知縣閻第錫書柏舟同志以旌其門。丙戌。黃卒。年七十有四矣。方黃病臥牀第。劉率子婦丁。扶持朝夕。飲食甘旨。必爲拮据經營。愜其所好。旣卒。喪葬俱能誠信合於禮云。今劉年已七十矣。

北街柴氏。有節婦三人。其資品世系行跡。俱詳士族表。

劉氏．文鐸妻也．生十八年嫁文鐸．雍正戊申．文鐸卒．劉年三十五．乾隆丙申卒．韓氏．澤泓妻也．生十九年．嫁澤泓．乾隆丙辰．澤泓卒．韓年二十有九．乾隆戊寅卒．張氏．大青垡張茂女．廷槐妻也．生十八年嫁廷槐．乾隆壬申．廷槐卒．張年二十有九．遺二子．長秉鑛．生財四歲．次秉鏞．生匝歲耳．張撫而教之．能孝事孀姑．家貧．日給不足．則業縫紉之事．晝夜倂力爲之．僅足餬口．父家又稍稍資給．得以事姑撫幼．姑老疾終．葬．子長成娶婦成家．皆張力經營之．積勞致疾．雙目俱瞽．次子生十一年．出嗣夫兄廷栱．得以讀書爲生員．長子傭力農田．以給養焉．

梁氏．四聖口張自美妻．州同知職銜梁煥女也．生十九年歸自美．雍正辛亥．自美卒．梁年二十有二．無子．姑陳氏．王姑賀氏．俱以貞節聞．梁孝事之．時人稱一門三節云．久之．始以從子慶年爲嗣．子慶年於時始三歲．生員張子朴次子也．梁於乾隆戊寅卒．年五十八．賀先於乾隆癸亥卒．年七十八．陳於乾隆乙未乃卒．年八十二．

楊氏．東西營張彩妻．楊茹第三女也．生二十年嫁彩．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彩卒．楊時年二十八．遺子云傑．生始五歲．一女生七年．楊辛勤撫育．孝事其姑．家貧．編楊柳枝爲筥筐之屬．易錢支歲月．姑老疾．三年不離牀笫．楊扶持起居．委曲周至．歷久不衰．喪葬俱能誠信．合於禮宜．娶婦嫁女．並悉力營辦焉．其子力田能養．晚歲稍自給．

靳氏。別古里劉潤妻。于今村靳守綸女也。生十八年歸劉。康熙己亥。潤卒。靳年二十有四。遺子九錫。生始五年。靳撫以守志。依潤季父季母以居。靳孝事之若舅姑焉。乾隆乙未。無疾而終。年八十矣。

劉氏。韓村王國平妻。劉立吳女也。生十四年歸國平。越十八年。國平卒。遺子四人。劉撫而教之。舅姑年俱七十餘。劉竭力孝養。夫有世母寡而無倚。亦就養於劉。劉勤於田園樹藝。以給朝夕。四子漸長。家稍溫飽。劉儉約自奉。以謂亨不忘困也。卒年八十餘。

陳氏。陳進禮女。信安鎮郭世清妻也。康熙丁酉。世清卒。陳年二十有一。無子。苦志守貞。孝養孀姑。姑韓嘗病傷寒。昏不省人數日。疾甚。勢不可支。陳爇香禱天。呼號神明。一夕。夢神人語曰。若姑疾固不起。非食若肉不可為也。已而姑沈困中。忽思肉食。陳心益奇之。遂刲臂肉一臠。調羹以進。殊不自覺痛苦也。韓啜而甘之。頃開汗出。沈痾遽瘳。因自詫曰。向所食肉。味愈尋常。得自何所。乃甘美若是耶。是時陳臂創漸發。痛不可忍。姑察聲色有異。因詢得情。一時為之感激。至於泣下。陳於乾隆丁酉卒。年八十有一。嗣子宏毅。世清弟世揚第三子也。

梁氏。小惠家莊民李昌緒妻也。生十八年。康熙乙未。嫁昌緒。越二年。昌緒歿。梁生遺腹子永年。辛勤撫育。又能孝事孀姑。歷十餘年。姑卒。侍疾送終。能誠以信。永年年二十四。為生員。乾隆已巳。以梁苦節聞於學校。詔旌其門。梁時年五十有二矣。後十四年乃卒。

宋氏。莊窠劉天佐妻。霸州采木營宋珠女也。生十七年嫁天佐。雍正丙午天佐卒。遺子枚未匝歲。宋撫以守志。能孝事舅姑。與伯仲娣姒相友睦。而伯姒以宋嫠居子方幼。伯仲力佃而孤嫠坐室均餐。恐耗其粟。則抑勸之使改適人。宋固不可。謂我爲侍舅姑計耳。恐耗伯仲貲業。無寧行乞於人。不以累若娣姒也。其後不得已卒議析居。枚生已十餘歲矣。即能力佃以養宋。以樵薪佐不給。舅姑相繼卒。宋能盡哀禮。子枚生三十四年。亦以瘵夭。子婦金氏。撫九歲遺子士文守志。孝事宋如宋之事舅姑。越十八年而金亦疾卒。金卒年四十八。士文已二十六歲矣。今宋年八十有一。

王氏。大王莊孫志金妻。同莊王自平女也。生十七年嫁志金。越六年志金卒。王守志四十三年。乾隆癸未終云。方志金卒時。遺子煥生財四歲。舅姑俱年老有疾。舅目又失明。哀王年少家故貧。欲使自擇所處。王哀咤曰。是殆禽視而豕教我也。我不忍聞。即勤力操作。強舉粗重。示可久狀。王質故纖柔。善女紅。志金生時蹤跡未嘗越戶外。至是舅姑見其所爲。相與歎息。每出樵汲。必與幼子偕。嘗冬日汲水井上。失手墮缶落井中。母子徬徨無如之何。乃用長綆束子腰脅間。繫端大樹之本。俾蹣跚伏井幹上下窺。良久僅乃得之。取供晨炊。其強自力苦如此。然稍閒暇。必率其子詣村塾中。以女紅所餘贄童蒙師。且曰。固不敢望成名也。孺子讀書識字。能粗曉大義。不爲禽息獸處。庶幾人爾。王既習勤苦。子煥漸長。又善經營。舅姑老病喪葬。未嘗仰助於人。家無乏事。其初佃人磽地二十畝餘。晚歲有田連頃畝矣。其卒也。孫曾滿前。子婦俱

善孝養。人以是樂稱其晚節云。

魏氏。南關候選縣丞任普繼妻。仇致廣妻任氏母族也。生十八年歸普。康熙丁酉普卒。魏年二十歲。有前室遺子士奇方十歲。舅姑老多病。夫有季父貧無能。夫婦皆依於普。有從弟二人年與士奇相上下。門以內事老育幼。魏仔任之。從叔二人。與士奇先後爲生員。士奇旋卒。其婦徐氏年二十二。與士奇爲夫婦方三年。無子女。徐勵志守貞。事魏加孝謹。時二叔氏俱有子。各以一子爲魏嗣。乾隆丙申魏卒。以嗣子空之所生子爲徐後。主魏喪。魏卒年七十有九。徐今年五十九矣。乾隆丙子。順天學政徐以烜書嬰鵠儀型表其門。

陳氏。小第六村郝璉妻。大惠家莊陳萬才女也。雍正甲寅璉卒。陳年二十有九。遺子維宦生六歲。維孔生三歲。一女財兩匝月。陳撫以守志。孝事舅姑。久而不倦。今生七十九年。

北街賈氏列女四人。其行次俱詳士族表。

董氏。小惠家莊董紹之女。生員澐妻也。生十九年嫁澐。康熙壬寅澐卒。董年甫二十有三。事舅姑及王舅王姑。並以孝聞。撫族子爲嗣。今生孫矣。

劉氏。涞妻。瓦屋辛莊監生州同知職銜楠女也。劉賈先世俱詳士族表。劉父早卒。母胡寡居。兄煜以家貧遠適四川。劉年方十四。母患危疾。一時醫者皆望望以去。同村有崔氏。延江南談生抵其家視疾。談故有

能詧名。非厚禮幣。不能赴召。劉聞卽婉曲求一顧療。談視疾有難色。劉長跪泣涕。固請強爲之。談不得已。爲處厲劑。冀幸萬一。因謝去曰。疾起不居功。如其不起。不受過也。劉持藥徬徨。計無所出。因密封股肉寸許。投劑以進。母服藥安臥。中夜汗流浹膚體。遲明沈疾遽瘳。聞者異焉。先是劉許嫁賈淶。康熙庚子。劉生十七年矣。賈氏將議親迎。劉以母老。兄又遠出。家無次丁。命老僕徑以己意往哀舅姑云。女子許嫁。惟夫氏所命。禮也。雖然。居室事父母。他日所以事舅姑者也。請須我三年。俟兄歸。俾母有養。乃請爲婦。事母之日短。事舅姑之日長也。夫女子未嫁稱父兄命。未有以己意致夫氏者。茲所謂禮之變。不得已也。於是舅姑相與感歎。且憐其意。許之。比嫁。而孝事舅姑。若夫之祖父。一如其事母焉。其後兄嫂俱夭沒。母老無依。舅姑俾劉迎養於家。又與伯仲娣姒友愛無閒。其母老終賈氏。賈氏伯仲相與議曰。劉氏弟婦。實能孝事余父母暨余祖父。其母之喪。曷可薄也。於是厚爲棺衾殯殮。以慰劉心。劉與淶夫婦相敬如賓。今俱七十餘矣。有三子。長慶棣。次慶霖。俱武學生。次慶植。爲生員。

閆氏。浩妻也。歸浩五年。浩卒。能守貧勵節。教子毋廢書業。姑性嚴毅。閆能婉順以得其歡。閆在室時。鄰有嫠婦人強醮之。其婦佯爲理妝。潛以刀斷其髮。閆時方十歲。爲之咨嗟歎息。謂婦人不知此義。非人也。旣而竟行其志。

張氏。武生深妻。前永清千總張彥女也。年十九歸深。乾隆戊辰。深卒。張年二十有八。遺子楡尙幼。撫而教

之。至於成人補中。乾隆辛卯科武舉。

解氏別古莊楊體智妻同村監生天祉女也。生十七年嫁體智。雍正丁未。體智卒。解年二十有七。無子。撫從子光德爲嗣。事舅姑能孝以養。

郝氏。李家口王奉亮妻。生十五年歸奉亮。雍正庚戌。奉亮卒。郝年二十有九。子得才甫周歲。有二女。郝撫鞠之。孝事其姑。家貧歲歉。至茹稗實。採苦菜作餐。編葦爲席以養其姑。姑卒。喪葬無資。自請傭力於人。先取其直爲送終具。郝自未嫁時。卽蔬食誦浮屠經。能識經義。通其文字。今年七十有七。

尹氏。生員尹龍雯女。東武家莊趙璟妻也。生十九年嫁璟。雍正乙巳。璟卒。尹年二十有一。遺孤士棟。生始三日。舅先璟一月病亡。尹撫士棟。孝事孀姑。稱盡心焉。乾隆庚辰卒。年五十有六。

張氏。信安鎮民李得志妻。同村張建侯女也。得志卒。張年二十有三。撫孤守志。能孝舅姑。舅性好酒。而家又貧。張勤女工以供酒肉。子成孝。讀書爲生員。年三十卒。其妻陳氏年二十四。師張節行。苦志堅守。今張年七十五。陳年四十八。

安氏。北街朱國英妻。年十七歸國英。雍正庚戌。國英卒。安時年二十九。撫孤守志。能茹苦蘗。嘗値歉歲。至采苦菜作餐。天性孝友。自未嫁時。事父母服勤無惰。既嫁。事舅姑如事父母。睦於娣姒。閨門相得。終無閒言。子源。讀書爲生員。安於乾隆丙申卒。年七十有三。

李氏。甄家莊魏鵬妻。生十七年歸鵬。鵬卒。李年財十九。撫遺子士秀。孝事舅姑。士秀爲生員。以母節行聞於學使。學使前左副都御史呂。名熾。手書冰霜苦節旌其門。乾隆三十四年卒。年六十七。

王氏。趙百戶營鄒開妻。張家務王賢女也。生六年失怙。幼養夫家。年十三。與開成禮。十六姑死。哭泣極哀。雍正己酉。開卒。王年二十有六。遺子自亮。生甫七年。一女九歲。家貧無所倚藉。母子三人。織蒲爲簾。易錢支歲月。自亮稍長。出爲人傭。得錢不計多寡。悉以奉母。未嘗自擅錙銖。王猶自食其力。積傭錢多。輒貸人田。身勤樹蓺。母子作苦十餘年。而家稍有餘。自亮念母勤劬。或以善食勸進。王泣誨之曰。爾忘當日稗實一合。食不充腸。我與若姊。出田間掘苦菜。和稗秕雜咽之。若傭工自外來。問我食否。我強云已飽時耶。自亮亦泣而罷。自是雖外出。遇人家與珍食。必淒然念母家中。不敢輒嘗。今王年七十五矣。耳聰目明。持家精敏。婦子滿前。不欲自逸。遇事輒身先之。鄉黨欲上其節行。爲之請旌。王力御之曰。是爲名也。

李氏。賀堯營劉有禮妻。李達女也。生十八年。嫁有禮。雍正辛亥。有禮卒。李年二十有七。遺子子元。生八歲。撫子守志。子元三十九歲卒。其婦不能貞。李孑然自守。今生七十四年。

高氏。瓦屋辛莊生員陳應新妻。同里高守業女也。年十七歸應新。越十二年。應新卒。遺子秀芝。財七歲。是時姑已沒。世有夫弟三人。長曰新。次又新。次代新。與秀芝年齒相若。高撫而育之。恩愛備至。人見之者。謂若一母撫四子焉。陳故有薄產。舅日經營於外。門以內高主持之。事無大小。皆犂然以辨。舅老而死。高支

持喪葬，盡誠盡敬，合於禮經。諸叔漸長，次第授室，又爲秀芝娶婦成家，而高已老矣。日新兄弟曰：生我者父母，長且成我者，嫂氏也。凡兄弟既授室，則析爨以炊。今不幸早喪母，嫂之劬勞於我弟兄者，心力瘁焉。自今以往，兄弟有私貨財自便利，溺厥妻與子，不以嫂之心爲心者，非我父母所生子也。諸弟若婦皆曰：然。由是閨房無私蓄，雖一絮之溫，一味之甘，非先奉高不敢自薦。高亦柔而愛之。諸叔俱壯盛，有子女，高撫視溫卹，不異孩提時。或有小過，必諄戒之。若子婦然，無不惕然以警。故諸叔娣婦以雍睦聞於一鄉。高故善家政，命日新、又新率子秀芝力於稼事，俾代新卒業於儒，又能時其逸勞，劑其盈缺，家中雖幼子稚女，莫不得其至情。人無知與不知，見高皆肅然起敬，鄉黨推節行，以高爲女宗。

志曰：高氏今生七十四年矣，人有頌其節概者，高曰：是諸叔與娣實能孝友，不墜先人家聲。老婦何德之與有？憶夫病且死，老婦當時實不欲生，嘗刲股肉，燃脂禱北斗神，請以身代，非特爲夫婦情也。夫亦謂舅老，諸叔方幼，可無嫂，不可無長兄。然而竟不獲請命也。夫今諸叔幸有成，又皆善良，老婦坐享供奉，愧矣。老婦何德之與有？嗚呼！繹高之言，知高之所以異人，不僅節概也。

康氏，李通莊民李煥妻也。煥卒，康年二十有三，無嗣，苦志守節，卒年七十有三。

吳氏，辛屯村民石璀妻，吳家莊民三舉女也。生十八年歸璀，明年生子有聲，有聲生三歲，璀死，吳守志至今，年已七十有三矣。始吳來歸，璀有祖父母，年俱八十有餘，璀祖母病風痺，手足不能自運，坐臥出入非

吳扶持之不善也。璀之祖昏耄有疾。類狂易者。時令吳襁負院落中爲兒童戲。少不當意。輒辱詈之。或批其頰。吳能曲意順之。與爲嬰兒。與爲無町畦焉。翁有時清悟。暫若酒醒。輒呼吳慰藉之。或自疑曰。向得無非禮苦汝耶。吳曰無之。乃強自寬。已疾復發。則又狂易如初矣。璀祖父母旣歿。舅姑亦虐遇吳。姑劉繼室也。生夫弟招。招少吳子有聲一歲。劉溺愛之。奴使有聲。不得與招共衣食。冬月寢處無溫。有聲呱呱徹夜啼。而招則重茵厚絮。飫食甘滑。或呼有聲至榻下。食招所棄餘。旁觀者爲之流涕。吳自若也。比有聲娶婦。劉又虐遇之。吳率其婦以婉順承顏。卒得無忤。後劉卒。翁年七十餘矣。猶娶繼室李。李故重醮婦。又齒與吳相若。謙讓不敢專家政。吳尊禮之。與劉無異視焉。晚年有聲夫婦相繼卒。吳老無依。宗黨憐而敬之。以璀從弟之孫洛岐爲有聲後。

志曰。吳侍夫之祖父母於耄昏。可以強而能也。其安於繼姑劉之虐遇。竟無怨言。不可強能者也。聞劉有老母貧無依。常寓食於石。見吳所爲。劇愛憐之。以爲有婦如此。不知憐惜。我女其鐵石人耶。劉所生女亦不忍其嫂之重困苦也。時時諷諭劉。言嫂純孝。鄉里莫不聞。今我母遇之威。人且謂母之女實無良。而陷之使至於此也。則如之何。劉由是晚節稍寬假之。家庭稱雍穆。然而劉亦旋沒世矣。

張氏。惠元莊劉民敬妻。張潤身女也。生十七年。嫁民敬。雍正戊申。民敬卒。張年二十有二。子适生始二歲。撫以守志。乾隆己巳卒。

許氏。朱家莊于朝濱妻也。生十九年嫁朝濱。雍正戊申。朝濱卒。許年二十有二。撫遺腹子自貴。孝事翁姑。無慝禮則。夫弟朝福。生而不慧。翁姑不以爲子。許撫卹之。勉爲娶婦成家。

劉氏。別古莊陳潛脩妻。東安縣第十村劉某女。生十七年嫁潛脩。康熙壬申。潛脩卒。劉年二十有四。遺子善生甫五歲。劉撫以守志。有田數十畝。粗給饘粥。子生三十四歲疾夭。劉依從子輝朝以居。儉素自奉。終身如一。乾隆壬戌卒。年七十有四。

劉氏。東横亭王濟妻。東安縣楊官屯劉義亮女也。生十四年嫁濟。雍正己酉。濟卒。劉年二十有二。遺子開明生始三月。一女止三歲。撫以守志。其後女嫁士族。子孫業儒。以耕讀嗣其家聲。

索氏。王家于今村民王興邦妻。范家莊民索之祿女也。生二十一年。雍正庚戌歸興邦。王家世業農。稱溫飽。興邦性佻達。好酒善談。厭棄農業。去而學賈。賈業略通其意。又不屑屑權銖錙計盈歉。謂是見小不成大事。同業者利其然。故爲大言佐其意氣。興邦則愈自豪。爲賈數年。而興邦楞然廓落。同業者盡其利矣。乾隆丁巳。興邦卒。家業凋索。遺子三省。生甫四年。業田僅十許畝。不足自活。索奉養其姑。雖甚窶。甘旨無缺。姑爲興邦繼母。攜前夫女幼育於興邦家。姑愛之過王氏子女。索與交懽如手足。比嫁。盡出其奩以爲資遺。其女感激言曰。余生不幸。有二父。今始知嫂又一母也。後姑疾將死。臥牀笫者凡五六月。索爲衣不解帶。奉事周給。姑謝之曰。余胞裏子女不及是矣。自興邦之卒。比三省長成中二十年。從溫飽驟歷貧寒。

而撫孤養老送終以及嫁姑之女爲子娶婦皆索力經營之並能無愆於禮自奉刻苦力於役作以佐生計業田傭佃無所出輒自耕耘嘗種粟二三畝許粟種下土須壯男蹴踏俾土下實乃得苗生索無所得人足纖小不任力則著男子屨實絮其中扶杖作力踐踏終畝至足僵戾不能屈伸然後已夜歸復治鍼黹猶不足然後父家稍稍資之比已女遣嫁資送不敵姑氏女十之三女曰我母女不敢望祖母女茲所以爲我母也然三省力田勤業雖不若興邦舊時而視索守貧年則倍蓰矣古人云農之子恆爲農洵夫

李氏韓村張果妻于今村李天福女也果父於天福爲私李以中表爲婚姻云雍正己酉歸於果李生十七年矣癸丑果卒遺子喜兒生始週歲舅老目瞽李養老撫孤勵志守節初果父子居韓村爲布牙生業足供溫飽及果病且死念父老廢謂李曰牙業不可恃族屬衆多無能恤孤嫠者若何所仰以資生不如改醮或得餘錢俾老父有所仰食余即死不恨矣李泣對曰是非人所爲且人各有志必依藉於人乃得全節節亦不足重矣君行矣毋以我爲念也果卒舅亦旋歿布業爲從子輩所攘而從子輩皆爲縣吏居城中不相顧恤李彳亍無依母弟姜士茂業農田見李孤孱挈以如姜志營買一廛以居躬勤佃種食力所出喜兒弱冠瘵夭從子輩或請迎養城中李謝曰余天性不能安坐食也或議立從子爲嗣李曰諸從久爲吏不能力作田閒若仰食於余余力固不給欲余就養諸從其家未必安焉以是計之寧甘長此終身聽其自然而已若好逸惡勞年老則欲身有所托我豈異於人情哉李生平艱難備歷未嘗受人寸絲

粒米惠苦節至今四十餘載。終如其誓夫言。

志曰李言依藉於人。雖節亦不足重。其言似賢智之過。古人患難相卹。不盡爲非義者資也。然觀自古忠臣烈士大率從艱苦堅忍中出其性情所謂動心忍性增益弗能。其旨蓋可見矣。敬姜曰凡民逸則思淫。瘠土之民。莫不向義。李之岸然自守而不欲依人。良有意哉。

李氏。信安鎭趙希禮妻也。生二十二年嫁希禮。乾隆丁巳。希禮卒。李年二十有九。撫孤子二人。俱有成立。夫弟希智。喪妻無子。且不善治生。盡耗其產。李以次子爲之嗣。與己子均給產焉。李年今七十歲。

張氏。后奕曾文周妻也。文周卒。張年二十有三。遺子沛生三歲。次漢未周歲。張食貧守志。撫育二子。至於成人。卒年六十九歲。

東養馬莊孫氏。一門四節。則一姑與三婦也。司氏。小營司德女也。生十四年。爲國璧妻。國璧業儒有名。以父魁多病廢學。魁晚年喪偶。繼室李氏。國璧夫婦事之如所生。魁卒。國璧支持家事。門以內司經理之。條理燦然。雍正乙卯。國璧卒。司年二十有八。有三子。長瑛。十二歲。次璞。十一歲。次珠。五歲。司上事繼姑。下撫諸子。辛勤歲月。不自知勞。後瑛長。習爲貿易。年三十卒。其繼室張。年二十二。無子。矢志守貞。司以近屬無可繼者。爲乞王氏子俾張撫之。璞爲生員。卒年三十二。珠爲武生。卒年二十九。璞妻龍虎莊旗莊武舉石燦姊。珠妻霸州旗莊武舉田興基女。石年二十九而嫠。田年二十八而嫠。石無出。田生二子一女。俱勵節。

與伯姒張孝事兩世孀姑.閨門之內.以節義自相師友.家故溫飽.無拮据衣食之慮.婦姑娣姒.每燕見時.非古賢烈女規範不道也.司晚年以長孫乞養於王宗支.義不可瀆.命田所生幼子承伯氏祧焉.石無子.而行次爲仲.須田二子中或得生孫.開代以存璞祀云.司卒於乾隆丁酉.年七十矣.張年今四十七.半截河武生張悅女也.石年五十有一.田同張氏生年.

初氏.東鄉陳各莊楊彬妻.東安旗莊初氏女也.生十八歲歸彬.又四年彬卒.遺孤鋭亮.纔一歲餘.初氏矢志守節.今年六十有九.鋭亮力田以養.孫男子三人.俱能勤業.起其家.初氏耳聰目明.猶能經紀家事.識者知其門之將昌也.始彬家世農業.有确田半頃.粗給饘粥.彬讀書能文章.應童子試.頗得矣.俄以卷汙被斥.彬悒悒曰.我棄農而儒.期祿養也.今農業盡去.而儒效若此.其命也夫.其命也夫.遂疾不起.彬父得春大痛割.謂有子而死.安用支離衰朽爲.因亦欲引決.初氏泣跪請曰.翁奈何若是.翁誠不忍爾子之死.顧忍令爾婦死爾子之死耶.且婦所以不卽從爾子地下.亦惟翁姑老.孫幼.非婦不支持.翁奈何若是.於是得春泣而許之.當是時田業既盡.親族無所倚藉.舅姑年俱五十有餘.彬有女弟.在室未嫁.初氏則摒擋匳具.稍市薪米.取楊柳枝劈績麻縷.編爲糞箕若汲水器.日易可數十錢.搘拄歲月.事舅且三十年.姑亦二十餘年.俱天年終.中間嫁夫女弟.爲子娶婦.拮据襄事.未嘗仰助於人.可謂難矣.方姑劉病頭風.筋牽脈作.痛徹心髓.晝夜號呼.謂婦速拯我.婦速拯我.初氏彷徨無如之何.中夜見老嫗雪鬢髮語初氏

曰若姑病入膏肓。醫藥所不能理。惟得人肉可瘥。言訖忽不見。初氏未解所謂。明日命子銑亮詢巫者。巫者乃謂按法當於夜半焚楮禱北斗神。乃可愈。初氏則燃燭庭中。密取鐮刀。啓左臂割肉騈三指許。置香几上。爇火燒脂。匍匐下拜。臠肉忽然躍起。載火旋繞。若舟移水面。僕僕有聲。火盡乃止。跪起視姑臥榻。則呻呼遽息。是時子婦及夫妹驚起詢之。殊無痛苦。視臂亦無血衄。按坎知創。相與錯愕。及歸寢。忽見暗室中霽白有光。澄視益眞。良久始散。明日姑疾竟起。人謂誠孝獲天祐云。初氏勵節至今且五十年。家故貧以是不及請旌楔。銑亮猶佃人田。然頗知孝養。聞縣志徵節孝事。初氏方病。自言公論在人。老婦終恐不及見也。銑亮則禱天請減己算益母年。已而疾果愈。

志曰。初氏姑劉。蓋得春繼室也。晚年目不見人。然性嚴毅。初氏每見。必怡聲柔之。僅免譴謫。嘗嚴冬汲井水。水凍手指著缶。輒凝爲一。置缶膚墮血出。而姑方召語。初氏忍痛。強爲歡笑聲。姑徐察訝之。固詰得其情。因執手欷歔撫之曰。兒何至此。由是遇之和於前。論者謂初氏誠能格天。人事固宜易與耳。夫刲股燃脂。不在典禮。然一時激切。出於至心。其獲效亦有幸不幸也。至於左右無方。形聲視聽。達於微隱。倫常庸行耳。然非純孝天至。不能庶幾。嗚呼。若初氏者。豈徒以節槪見耶。

崔氏。別古莊李成龍妻。幼喪父。隨母育於劉氏。生十七年嫁成龍。乾隆己未。成龍卒。崔年二十有九。遺子萬財生始八歲。一女生始三歲。家貧。編葦爲席。以給朝夕。娶婦嫁女。悉力經營之。晚年家稍温飽。乾隆戊

戊卒。六十有八。

劉氏苑家務孫思忠妻。韓村劉印女也。思忠卒。劉年二十有五。撫遺子珍。孝事舅姑。今劉年六十有八。

楊氏。崇文里民李名賢妻。東方莊民楊佝女也。生五年。締婚於李。未嫁而名賢父母歿。楊年十八歸名賢。家貧不能自活。三年。名賢死。遺子泉。甫周晬。勢益零丁。不可支。名賢季父棟。諷楊他適。楊抱孤兒晝夜號泣。不肯食。棟亦惻然動容。然而所居一室。編茅僅避風雨。棟爲寄宿僧寮。楊勤女紅。易斗粟餽棟。饔飧未嘗缺乏。會大水涉旬月。不能舉火。則預儲善食食棟。自取𩞄秕。剉榆膚作屑。雜咽之。後棟病風痺。手足不能自運。乃迎棟歸。結葦障室中。取蔽內外。而飲食湯藥。扶持朝夕。殷勤無倦容。棟病中思榆莢初芽者和麥屑爲餅食。楊求得榆林。引繩緣樹。登其巔。方捋取間。俄而枝析。人從半空擺墮地上。望者驚諱。徐見楊端坐不少動。自謂空中若有所憑。如神助云。子泉漸長。能稼穡。顧無從得田。近村有磧地。春月多風沙。靑草不生。夏雨土潤。乃可種菽。雨或稍多。又苦沮洳腐菽。根不得收。故地主取値畝不過五十錢。人往往棄之不屑業。楊罄饘餰得九百錢。俾泉種菽。泉種粟乃大有秋。他人糞蓺卒莫能及也。乾隆二十八年。縣多飛蝗。民田如埽。獨泉所樹蓺完好無少損。力作十餘年。而家稱素封。方楊食貧。戚黨不甚相顧。及家漸起。而族戚或有貧者。輒贍給之。夫有再從子龍。幼喪父母。楊教而養之。爲娶婦成家。母弟王德。老而鰥。無所倚藉。楊迎養於家。死又殯葬之。乾隆二十四年。歲大饑。官賑餓殍。楊出私粟贍族。李氏之族。遂無一人仰

官賑者。同村有吳姓。於楊爲中表。作宦而豐於貲。楊勉以大義。吳爲感動。歲終。與鄉黨之貧者戶一斗米及五百錢。楊以三十九年卒。年六十四。明年夏始得請旌於朝。

志曰。聞李棟之老病且死也。時恍惚若見鬼神語楊曰。新婦勉乎哉。余見神人告我。上天感新婦孝。俾爾子力田以富。孫當讀書以甲第起其家。是時楊方齕糠秕支歲月也。然泉家今漸裕。其子又能讀書。棟之言宜不謬矣。夫節孝本天性。豈逆計後之子孫富若貴哉。計富貴。則不能爲楊所爲矣。又聞楊晚年家漸起。贍親周族。惟力是視。而自奉一於儉約。以謂毋忘絕爨火時。斯則百年如一日之心。安可以家世盛衰論得失耶。余蓋悲節孝之遇。有幸不幸。而楊爲得天之厚。其陰德尤爲不可及也。

谷氏。楊官營鑲藍旗莊戶石中玉妻。五間房谷得朝女也。幼失父母。孤無所依。稱待年於谷氏。年十有七。與中玉成禮。中玉十年以長云。中玉爲伯氏後。故谷以伯氏父母爲舅姑。姑性嚴厲。自谷幼穉時。往往用非理訴責。谷輒能曲意順之。卒得無忤。雍正甲寅。中玉疾卒。谷年二十有四。無子。以中玉同產兄子萬倉爲之後。家貧不能自贍。谷勤力作生計。使舅姑無飢寒憂。事舅姑數十年。老疾終葬。谷支持無乏事。舅有老姊嫁溫氏。其子爲山西駐防軍。年老不能隨行。亦歸養於石氏。谷事之甚周。以謹。溫氏姑常病風痺。經年臥牀第。谷爲扶掖坐起。灑埽潔清。久而不倦。溫氏姑病且死。以謂雖得子婦奉養不能及是也。方姑與溫氏姑相繼卒。舅年益老多病。谷自恨家貧無以爲養。而舅故有仲居京師。稍可自贍。且固中玉所生父

也。因跪請曰。翁年老。宜肉食。新婦力搘拄。祇得常餐。每進蔬食。翁強自咽。新婦見之傷於心。無如何也。翁盡依仲氏。得少甘食。新婦縱饑溝壑。不憾矣。舅亦泣慰之曰。吾依新婦。得食粗糲。吾心安焉。新婦能順事我。我意愜。勝味粱肉。所以強咽。不自怡者。悲新婦飽糠秕爾。於是相持雨泣。不能自休。谷嗣子萬倉早夭。婦不能貞。遺孫八兒依於谷氏。今生財十三年。

牛氏。永南鎮民牛巽女也。生十七年歸瓦屋辛莊劉煌爲繼室。二年。煌卒。無子。煌父廩膳生員模。以家貧婦少寡無依。不忍有所言。久之。微窺牛志堅忍。若不知嫠居爲人生難處者。由是奇之。以從子所生子繹爲之後。牛撫繹教以讀書。躬勤操作。又爲澼絖縫紉。易甘旨以奉模。模卒。鬻所居餘室。以供喪葬。歲時祀事。不以窮約不修。父家故饒於貲。牛自煌卒後。未嘗暫歸寧。或請其故。則曰。安窮約。所以期久遠也。然而嗣子未娶而殤。再繼族子繐。又不肖。大耗牛旨蓄。繐所生父煥。又左右之。竟挈繐歸。牛益貧。晝灌園蔬。夜治女紅。以給朝夕。族黨憐之。以繐子清裔還爲牛孫。牛今年六十七矣。清裔年始十七。頗蓋父愆。知孝養。

薛氏。信安鎮楊棟妻也。生二十年歸棟。棟無恆產。貿易水族爲生。越十二年。棟卒。無子。以棟兄杞子枝蕙爲之嗣。薛撫以守貞。編葦爲席。以作生計。教枝蕙從師課讀。爲之娶婦成家。枝蕙夭卒。婦李氏能孝事薛。姑婦相依守志。又數十年。薛卒。年八十有七矣。李生十九年嫁枝蕙。又七年而寡。遺子四歲。有女子六歲。李仰事俯育。門內無乏事。薛嘗病心痗。李不忍其呻唫。而計無所出。則禱天請以身代。薛病遽瘳。今李年

六十有七。

榮氏。信安鎮趙溥妻也。生二十四年嫁溥。乾隆乙丑。溥卒。榮年三十有三。撫孤守志。孝事舅姑。舅姑卒。無力營葬。闢所居室葬之。廬墓二年。織席爲生。春秋祀事。未嘗有乏禮焉。

李氏。泥安村民温得珠妻。東安管家務李俊彩女也。生二十年。雍正壬子。歸得珠。得珠早失恃。父錫娶後母生二幼弟。得珠不爲父母所愛。叔父鏡亦時時撻楚之。得珠由是得疾。類狂易者。及娶李。舅姑惡其子。遷虐及婦。李能婉順以受。又私語解慰得珠。得珠或稍悟。起居父母。父母輒撻逐之。其後顛益甚。常獨詣神祠搏頟。竟日人竊偵之。喉舌喑嗚。不知作何許語。或爇香盈束。匿衣袖中。惘惘來家。扃戶偃臥。李啓鍵入視。探其衣襟。煙燄盈袖。驚索得火。擲棄之。捋視臂肉無少傷。衣亦未嘗有焦灼也。一日晝臥。其叔父鏡自外呼之不應。鏡怒。將痛笞之。得珠疾起遁去。父有女弟嫁別村。因往投之。叩頭呼姑救我。姑救我。其姑詢之得實。因流涕曰。癡兒何至是耶。遂留命飯。將挈以歸爲之營解。得珠遽趨舍後投井中死。赴至。父母不哭。李泣請治殮。僅乃許之。時在甲寅年也。是年李生遺腹子經元。撫以守志。舅溺愛後妻少子。又恐經元長將析產。強李使改適人。不可。則與其姑用非理淩折之。至不可堪。李度終不見容。則抱孤兒上堂泣誓於舅姑曰。婦人之義。夫死終守夫室。今新婦不肖。不能事舅姑。爲舅姑憂。願還父母家。天幸藐孤長大。歲時能以杯酒澆若子墳土。是新婦志也。新婦既不能朝夕奉事。是家中粒米寸絲。於新婦無分受義。他

日藐孤長大終不以累諸叔氏矣願舅姑勉自愛諸叔善孝養慰高年勿復以新婦爲念也再拜出門慟哭而去道旁觀者一時俱爲雨泣是時李父俊彩家亦貧憐女苦志與諸子謀養贍之李又泣曰女子適人無返食兄弟義今不幸處此願父爲兒籌畫生計俾寡婦孤兒得自食力再假一椽可庇風雨於願足矣俊彩爲賃地數畝李躬自耕種晝勤樹藝夜治鍼紉父兄又時時給助之經元漸長頗能勤業就外氏娶婦成家母子作苦三十餘年而業田及頃畝矣後溫錫老死繼姑所生子俱不肖家業凋落兄弟又相繼卒姑衰病無依李聞之即挈子婦諸孫歸於溫起居姑氏牀下姑執李手欷歔流涕曰吾甚慚吾婦也由是相得異於平時未幾叔鏡亦死無子其妻與諸叔娣之餐者皆仰食於經元經元有四子俱能力田孝養今李氏有曾孫矣

志曰觀李氏辭舅姑語悲夫悲夫此申生所以辭狐突也父子天性也而先後愛憎之閒乖戾至於如是是雖欲家之昌豈可得耶向微李則溫氏無遺類矣李不爲申生之死而爲程嬰之生不李不溫刻苦自守逡巡三十餘年而復還舊家輔衰振微爲鄉黨矜式嗚呼遠哉

李氏韓各莊于自義妻也年十九歸自義雍正乙卯自義卒李年二十有四撫遺子天德守志不移乾隆甲午卒

王氏小西關馬文光妻王耆相女也生十六年歸文光雍正庚戌文光卒王年十七撫文光從兄子雲錦

爲嗣。姑菰亦孀居守志。王孝事之。雲錦既長成。能力田養母。今王年六十五矣。

張氏。王希村武生程大祿妻。四聖口增廣生員張榮女也。初大祿父量廣有田連頃。家饒於貲。有子三人。大祿其仲也。量廣自以家世農夫。不獲以儒業顯。喟然曰。吾得見諸子有著青衿齒黌序者。死不憾矣。諸子皆椎魯。不能應。大祿獨感憤讀書。以文詞就童子試。不偶。憤甚。即去關弓習射。請就武選。武事既非所習。而意欲速成。重勞不自顧恤。甫獲雋爲武學生。得咯血病。家亦駸駸落矣。雍正壬子。張歸大祿。大祿年甫十七。張年十九。孝於舅姑。友於娣姒。大祿方汲汲於進取。閨門以內曠。如路人。甲寅。大祿病甚且死。欲張守志。而意良不忍。顧張目兄嫂曰。幸善視之。張喻其意。即雨泣曰。婦人之義。與人居。養親長子老身。則終焉已。與君爲夫婦。恩愛月暫。雖然。請畢其久者。君毋爲怛化。大祿於是釋然就含。越三日。舉遺腹子玉書。遂撫育之。意甚安焉。已而伯氏卒。其姒貧不能安其室。而叔氏亦挈其妻往因內家。舅姑俱老病不能與。張獨支持門戶。晝采薪芻。夜勤鍼紉。日易升斗以奉舅姑。能使舅姑一若不知其家之遭中落者。如是數年。姑歿。又二十餘年。而舅始歿。然益貧不能支。玉書生數年。病風攣手指。不能自運。以此益無所爲生計。父家稍溫飽。自舅姑未歿時。亦稍稍資給之。至是始就養於兄子。然而終身無有怨言。

陳氏。信安鎮民張寧妻。霸州疙疸村民陳偉勇女也。生十五年。雍正戊申。歸於寧。乾隆己未。寧卒。長子肯堂。生六年。次子肯構。纔三歲耳。初寧父如房。故生員。家貧授童蒙書。給朝夕。寧賃種旗莊田數十畝。贍父

母。俾弟寬從叔父如截讀書。不給則求佽助於陳。陳父愛其女。所求無不給。於是舅姑得所養。而寬亦藉以卒業於儒。比寧卒。舅亦歿世。陳父家已中落。不能相顧。陳罄匳中資。勉襄喪事。所居室又燬於火。貧乏不能自存。姑劉。如房繼室也。衰老目不見人。又嘗病心痗。其幼叔寬貧無以養。而如截家故溫飽。父子業儒。名具選舉表中。如截教授鄉塾。非孝友婣睦不以宣示於人。又親如房昆弟。陳以是不得出爲人傭給事如截家。得假一椽。栖止老姑及二稺子。事如截夫婦及其幼子若女。無不周曲以謹。親黨憐而慰之。陳慷慨曰。叔翁高義。我實不肖。不能自贍老姑。幸仰食於叔翁。又爲姑憂。義固甘此。假使奴隸於人。或撻辱我猶且爲之。姑所賴以免凍餒者也。寧喪在殯。貧不克葬。每遇歲時寒食。奠於殯所。泣且告曰。使君淹柩至此。我之罪也。我固無求生理。當如君老幼何。言已。撫膺長慟。竟日不能自休。家居早作晏息。不爲戚戚咨咨。故姑至老死不覺喪子之痛云。居如截家十餘年。二子漸長成。能自食力。遂築室別居。陳則編葦爲席。鬻以資生。値歲飢不得米粟。中春捋取榆筴。夏采苦菜爲餐。秋冬力作易穅秕。雜和麥屑食之。因勖二子。謂是雖粗糲。得自取給。其味逾於太牢。若曹宜知所勉矣。二子俱樸愿自好。能悉母氏甘苦。肯堂業開架。貿易酒米。肯構經紀市廛。一鄉倚以稱平。晚年家漸起。自奉一於儉約。以謂痛先姑不克享也。初居如截家。如截子婦有私蓄錢。屬陳轉貸貧人權子母。陳雖困窮甚。必爲盡心。未嘗自私毫末。而貧人或不能償者。凡所責負。陳輒力自任之。至是撙節日用。悉以折券。塞前負。其御僕婢。則體卹甚周。嘗曰。是出貧困。

故依於人。人往往用其力。不復能體其心。非身處其地。不復知依人之苦耳。乾隆辛卯卒。年五十有八。初長子肯堂生二十二年殀死。子婦劉氏。霸州信安村民學書女也。年財二十有五。子鍈甫在襁抱。劉撫以守志。能孝事陳。陳心憐之。而肯構又出爲從父宓後。陳瀕卒。謂肯構曰。若與肯堂以昆弟爲從昆弟。其初皆分形同氣者也。肯堂婦劉嫠而賢。且其子幼。若能悉我艱劬。宜善視劉氏婦矣。肯構泣而受命。恤劉母子。久而不衰。劉亦友睦伯姒。嘗謂未亡人何修得此。乃使享過先姑也。

志曰。肯構爲國學生。言及母氏。輒涕泣不能自休。云余母奉祖母依從祖王父時。余兄弟方幼。聞從祖王父爲人言孝友。諸叔氏讀書刈冠衿。雍容揖讓。秩然可觀。余心羨之。顧母氏汲汲然自傷不得全孝慈。余兄弟亦不遑學。無所知識。稍壯。力於農賈。以給甘旨。意所安爾。實未達於詩書大義有當否也。時遭諸叔撻楚。亦不能自悟懲惡所由。蓋不學之效如此。嫂劉故賢明。使諸子皆就學。今業之亦不知有成否也。夫如栽讀書仕宦。能言仁義。俾肯構知母氏節苦。能自恨其不學於文。詩書之教。安可以忽乎哉。

王氏。西務村張守金妻也。生十七年歸守金。孝事舅姑。舅疾篤。醫藥無所效。王刲股和羹以進。翼日疾瘳。乾隆乙丑。守金卒。王年三十有二。遺孤生始五年。撫以守志。戊戌卒。年六十有五。

宋氏。天津靜海縣梁王莊宋守貴女。信安鎮趙振世妻也。生十九年歸振世。乾隆丁巳。振世卒。宋年二十有四。遺子又彬生始周歲。宋撫以守志。孝事舅姑。老疾喪葬。能盡誠信。合於禮宜。家貧。以女工自給。依振

世從兄振銑以居。振銑無子。伯姒宋卒。振銑再娶王氏。王重醮婦也。性駁滯不慧。振銑卒後。其黨有無賴子利振銑遺業。誘王使析居。宋執不可。復誘振銑二女子使毒詈之。二女幼穉未有知。於是朝夕以惡語相侵。王從而佐之。至不可堪。宋念伯氏既亡。遺業不守且散。姒性駁而從女俱幼。匪人又從而惑之。無可與辨析者。不得已爲析爨以炊。宋去而其黨欣然得志。狠咽豕饕。蕩廢振銑遺貲殆盡。復欲鬻田。田業故未分析。宋力爭之。僅得不鬻。未幾王卒。二女亦長成知事理。於是迎宋合居。其黨無所恃。乃不敢侵擾。宋辛勤經理數年。悉復舊業。其鄉人謂如風雨飄搖。破巢病雛。無復生理。宋爲營構綢結。哺鷇劇翅。瘁瘏爲勞。蓋善狀其實也。遣嫁二女。厚爲匳資。又嫁振世女弟於閻。閻夫婦相繼卒。孤甥標依宋以居。爲之娶婦。婦卒。復娶繼室。至今猶撫養之。伯氏卒。無嗣。續以己子又彬爲之後。謂伯氏支屬爲長。義不可絕。及又彬生子爲棠。還爲振世孫焉。方振銑之卒。有水宕十六頃。與振世猶未析分。鄉人欺宋孤弱。謀侵蝕之。盡拔畫界木植。宋號召族黨。無出應者。因持牒躬訴縣庭。知縣於昌親鞫之。宋歷陳家事顛末。詞旨酸楚。理解清辨。於爲悄然動容。卽命植木定界。申禁不得侵漁。宋乃得以安業。歷歲既久。水宕淤高。菰蒲葭葦之利。十倍於昔。子孫由是起家。稱小康焉。今宋年六十有五。又彬爲棠俱生員。又彬於乾隆甲申。列宋節行。聞於順天學政。學政故吏部侍郎程。（名景伊）書勵志丸熊旌其門楔。

志曰。守節居貧。不可爲而可爲者也。有貲以守。可爲而不可爲者也。方宋之居貧自誓。亦謂長此終身焉。

耳。固無家室漂搖外侮乘之而起者也。及振銑既死。伯姒之難。幾至傾其家聲。宋於此時。堅忍自守。卓然不拔。卒能得開乘機經營於凋敗之後。復恢舊家。撫嫁從女。收卹孤甥。三黨賴之。茲非其才略歟。蓋明義足以自貞。而才智足以禦侮。然後可以當危難而不驚。以視一節不變。安處終身者。加一等矣。

潘氏。大劉家莊王士義妻也。乾隆癸亥。士義卒。潘年三十。遺子生甫數月。舅姑一年內相繼而亡。潘辛勤撫孤。勵志守節。家貧以樵薪縫紉爲生。支持日月。三十餘年卒。能教子成立。爲之授室。子婦業勤。晚年稍給饘粥云。

西氏。南關生員蘇廷燧妻。南街居民國梁長女也。生九年喪母。有二幼弟及女弟一人。西率之依於祖母。能見孩提友愛。得祖母歡心。年十九歸廷燧。廷燧家世業農。有兄弟四人。廷燧爲季。三兄皆力田以養。廷燧獨發憤讀書。未冠爲生員。益自攻苦。體素羸。積勞成瘵。親迎具禮而已。西始入門。解妝侍疾。起居孅姑。與伯叔娣姒相得如女兄弟。不數月。廷燧卒。西飲泣無聲。家人察其無求生意。而廷燧三兄婦方有身。議以所生男爲之後。於是稍稍安焉。已而伯氏生子廣。命西子之。時伯仲三人俱未有嗣。獨以一子爲季氏後。成西志也。西既撫伯氏子。遂孝事其姑。不爲憔悴悲傷。謂恐傷姑氏意。姑嘗病瘓。偃蹇牀笫。凡數閱月。西衣不解帶。摩娑搔仰。無不徼以中也。捧持起居。無不曲以適也。伯氏仲氏。感激言曰。服勞可能也。遂於無形無聲。是其難能者矣。姑疾且卒。屬伯氏昆弟曰。季婦賢而居孀。且善事我。我死若曹善視之。伯仲俱

敬承母旨。終其身未嘗議析爨焉。其後伯仲及其娣姒相繼沒世。伯氏婦亦亡。伯氏老疾。又皆無子。嗣子廣以一身仔肩四氏祀事。讀書爲生員。嗣廷燧風聲。孫維嶽亦能文。縣試錄童子第一。皆西氏教也。西氏今生六十有三年。去廷燧之卒凡四十五年。

彰氏不詳其母族。大青垡張之秀妻也。生七年喪母。能得繼母歡心。年二十嫁之秀。張家世業農。至之秀始讀書能文詞。屢困童子試。或勸徙業。之秀扼腕曰。筋力不可數改易也。由是益發憤攻苦。積勞成瘵。竟以不遇終。彰年甫二十有八。遺子鎧生八年矣。之秀之將死也。以父母老子幼家無恆產。欲彰守志。而無以慰藉之。因言老幼無以爲久遠計。則瞠。彰覺其意。即慷慨曰。君爲儒冠悞。子可復農也。貸田勤耕作。足以供炊。錐鍼力縫紉。足以給用。老者請養之。幼者請育之。未亡人不死。君則何患焉。之秀頷之而瞑。今彰生六十四年矣。其行事俱如告之秀語。之秀有二弟。其仲出嗣從父後。季婦早夭。季鰥居無以資生。彰獨事舅姑。老病死葬。俱能稱盡心。舅姑之將死也。以謂之秀縱不死。業儒有成。余夫婦獲享其實不過若是已爾。

王氏。北街貢生王澄女。生十八年。嫁爲半截河張倬妻。乾隆戊午。倬卒。王年二十有三。遺子三歲。又舉遺腹子。並撫鞠之。能孝事舅姑。舅病。刲股燃脂以禱於神。舅姑卒。伯氏夫婦逼王改醮。不得。則密計强劫之。會母族知其謀。乃不果發。王食貧教子。歷久不渝。

張氏。王佃莊民士從之女。通澤村民王進才妻也。今年六十有二。去進才之死。蓋三十三年矣。初進才居貧。有老母與兄進忠。兄弟佃确地七八畝。不足自存。兄先娶貧家女。又不能養。張父力農。稱小康。女年十九。歸進才。資遣頗完具。老姑甘旨。伯姒衣飾。若進忠兄弟力田有所不給。大率取給匳中。匳資旣竭。則乞貸父母家。張父母愛其女賢。常資給之。若初嫁女。故終姑世若伯姒世。門內不聞愁歎聲。後父家亦貧。而姑與伯若姒亦相繼卒。進才病臥牀第。張勤女紅。餐非糲。而以善食食進才。進才卒。張年二十有九。有諷以他適者。泣而不對。撫孤子永安。永治至於成人。永治爲伯氏後。當進忠歿時。進忠妻父挈永治去。及娶婦遺歸。而張亦爲永安授室。從昆娣姒。亦能孝事張。相得無閒。如進忠兄弟時。然貧益甚。兄弟力作於外。二婦早起宴息。左右於張。雖爨火不繼。未嘗見戚戚也。今永治又歿。嫠婦依於永安

志曰。余於張氏。不難其節與其孝。而難其能友於伯姒也。末俗風靡。兄弟家事小盈縮。即思析居。婦人守匳中物而不據爲己有。且使姑與伯氏仰給終身。非深明於大義者。孰克與此。其後食貧而終無閒言。噫。難矣哉。

曹氏。武淸縣王慶坨生員之瑚女。別古莊民張其蘊妻也。生二十一年。歸其蘊。其蘊父學詩。先世以農業起家。饒於貲。至學詩始讀書爲生員。家亦浸落。乾隆壬戌。其蘊卒。曹年二十有七。長子和甫五歲。次子穆生匝歲耳。學詩早卒。姑張氏年老多病。其蘊兄弟五人。以貧故就食於外。惟仲兄同居。仲亦生員。惑婦言

不能孝事老母姑。就養於曹。寢止一室中。棟宇陋敝。不掩風雨。則編葦爲席。牽蘿補之。仲氏屋脊相屬。召工人葺所居室。惟畫界自新而已。仲氏婦得私飲食。恐和兄弟見之。則扃其戶。和兄弟從門外偵覘。或牽衣啼索。曹怒笞之。以謂孺子羨人所有。稍長且何所不至耶。曹故端飭。旣寡容色未衰。東安有大姓郭某。家貲累鉅萬金。慕曹甚。欲聘爲繼室。媒之不可。乃重賂其父之瑚。邀飲其家。款洽備至。酒半。出寶匣陳之瑚前。寶金珠其中。光彩照耀一席。且曰。以是爲若女聘。其允翁無憂窮乏也。之瑚爲所動。持匣詣曹。顧難於詞說。逡巡啓匣。置几上。目視曹。曹覺其意。立起碎之。泣謂之瑚。父生兒且三十年。奈何不知諒兒心耶。之瑚慚退。反命於郭。郭愈重之。復啖其弟詭謂母疾也者。而迎曹。曹歸。其母與姑姊妹日夕說誘。且曰。從彼。今日窮嫠婦。明日富室孺人矣。曹憤甚。不及駕車。疾馳去王慶坨。距家四十餘里。不遑顧也。其弟控衛追送之。出門數里外。始及。乘狠狽歸家。自是足蹟不踰闌闠。寄語謝父母。兒不肖。不能順父母意。從今以往。當如兒死。無復存問爲也。方郭某將聘曹。仲氏亦預其議。至是亦爲感泣。其先塋有确地五畝。仲以歸曹。使給饘粥。鄉鄰亦高其節行。思周卹之。而曹義不受無功粟。則屬以刀尺縫紉之事。故厚其工貲以將意焉。由是日給得無匱乏。終養老姑。撫育二子。至於成立云。

志曰。孟子言簞食豆羹。行道弗受。而萬鍾則不辨禮義受之。旨哉言乎。夫匹婦之愚。猝遇強暴。伏死溝壑而不顧。雖曰審義明。亦其可欲者少也。曹父亦生員。讀書明義理。豈願其女爲失行婦哉。然卒不能無惑。

則富貴眩其外。而中不能無所奪也。老氏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世有窮約勵志。而富貴遂移者。聞曹氏之風。可以愧已。

武氏。三聖口韓濟妻也。乾隆戊辰。濟卒。武年三十有三。遺子文楙。濟父生三子。長浚。次濟。次澎。浚先卒。無子。及濟卒。止遺一子文楙。流俗有兄無子弟不得自有其子之說。武輒以己子及所生女爲伯氏子女。是於禮典非也。武意以爲大義所在。抑私情爾。然舅姑有命。曲意承之。孝之屬也。澎後生子文杍。武乃撫爲己嗣。今文杍爲生員。

劉氏。冰窖劉有和女。生三年。父殁。劉幼依叔父有美。乾隆三年戊午。劉年二十有三。歸李奉先村民李文燦爲繼室。文燦有老母。其前室遺子瑞生八年矣。文燦貧甚。兄文燿早卒。嫂挈遺腹子恭。嫁於張氏。及劉歸李。張氏請反其孤。文燦母欲弗受。劉請撫育。存伯氏宗祀。會歲大祲。夫婦力作奉老母。育二稚子。日食粗糲。升合猶不能給。而文燦負鄉鄰子母錢。積累無算。天性樸訥。見責負者。面輒發赬。旣度力不能償。遂托經營出門遠遁。自是不復可蹤蹟矣。當是時。姑老多病。瑞方十歲。恭生財七歲。劉扃戶一室。力勤女工。併日計食。其叔父有美稍稍賫給之。因得撙節旨蓄。搘拄朝夕。而仰事俯育。未嘗有乏事焉。姑晚歲。目不見人。不能悉家中事。而劉侍姑前。未嘗作咨嗟語。告訴困窮。姑疑劉別有儲蓄。私用美食。故以常餐進已。乘閒密詗瑞恭。使搜剔劉所私饌。瑞恭皆幼。未有知。搜所貯。得稗實稊米。雜糠屑其中。旣非常御。轉以詔

美食陰取進姑。姑嘗之得實。於是感激泣下。以謂吾今而後。始知吾新婦也。後姑疾且死。欷歔曰。吾念燦也未嘗一日釋於心。吾新婦支持良苦。吾對之傷於心。不忍言爾。瑞與恭非新婦出。吾初慮其不毛裏也。故力護持之。而今而後。二子其勿忘母德哉。姑卒。劉貧甚不能喪。鄉鄰高其義。爭醵金助棺衾殯葬。所居賃室。爲主者鬻於他姓。李氏族黨相與鳩工。創一室俾劉安焉。時叔父有美官河西務把總。或勸劉往依之。劉曰。二子未成立。往依叔父得給衣食。則終身不復知稼穡艱難矣。遂堅忍自守。教督瑞恭。恩而有法。瑞恭長有知識。亦能率訓無違。以次娶婦成家。兄弟相與力田孝養。晚歲起家。稱溫飽焉。劉幸家事稍裕。則念文燦所逋負者。其人大率非甚有餘。歲久無可稽數。人亦無肎爲劉言之。遂命瑞恭具酒食召鄉黨所習故至其家。酒三行。命瑞恭請於衆曰。亡人遠游。累諸君深矣。向者煢煢孤與嫠。救死不贍。固謂雖死目且不瞑者爾。今田事幸有秋。母子得免凍餒。諸君猶不言。我獨無媿於心乎。因出紙筆。俾各具款目。自書其數。有不在座者。互舉所知。轉相告語。於是一座爲之太息。以謂劉固非常人也。不獲已。則勉書本直。固請不敢受仔息錢。比終席。得償去者。五十餘緡。計數猶有所歉。而劉實薄有所餘。未能徧給。則請期以三歲。及期又如前法。凡文燦所逋。雖粒鹽勺米之負。無不擴然以清。今劉年六十有三矣。猶安儉素勤操作。或問何爲自苦如是。劉愴然曰。吾思亡人之不及見也。

志曰。律令。丈夫出游三年。音不聞。聽其妻陳牒判嫁。蓋王道必順人情。未可以苦節之貞責凡庶也。劉當

文燦遁去。家無所恃。而能撫孤養老。斯亦奇矣。卒能履困而亨。教前室子與伯氏子。俱有成立。家聲日起。力償文燦遺逋。其壯志高節。蓋有烈丈夫之風焉。豈不偉哉。

傅氏。徐家莊徐奇妻。墊上傅振德女也。生十九年嫁奇。乾隆乙丑。奇卒。傅年二十有九。孤子生甫匝歲。遺女九歲。傅撫以守志。孝事舅姑。家貧。賫女工以給朝夕。晚年有田十許畝。遽稱溫飽云。今傅年六十二。

王氏。馮家場鑲黃旗漢軍馮璧元妻也。璧元卒。王年二十有二。遺子玉普方生。王撫孤守志。家貧無以資生。依母家以居。乾隆戊子。得旨旌表。王時年五十有一。

劉氏。大站生員趙衍嗣妻。韓村劉純一女也。生二十四年歸衍嗣。乾隆甲子。衍嗣卒。趙年二十有九。初衍嗣以家貧授館京師。脩脯不足自給。及得瘵疾亟歸。不兩閱月而卒。故為夫婦日淺。既卒無子。劉依夫兄生員衍頊以居。能佐伯姒孝事其姑。以縫紉業佐伯氏所不給。衍頊卒。其子格以貧廢業。佃種旗莊地十畝。劉與伯姒共灌園蔬。相與支歲月云。

靳氏。于今村民王振聲妻也。乾隆癸亥。振聲卒。靳年二十有八。遺子得興生財六月。王撫以守志。能事孀姑。

孫氏。石各莊生員何允賢妻也。乾隆乙丑。允賢卒。孫年二十有九。無子。以族子何銘為之後。銘時三歲。及銘六歲。猶不能言。鄉人或勸之醮。孫曰。命也。幾見不受命而得所者哉。且舅姑老。伯氏子女孤露無恃。非

我支持之。何氏其亡矣。由是早作晏息。孝事舅姑。其姑繼室也。舅與夫同一年沒。姑或喜怒不馴。孫必婉轉以得其歡。撫從子女。恩勤備至。其從子女安孫教養。若不知爲失恃人也。今姑年八十餘矣。從子最後分爨以居。姑氏衣服飲食。孫獨支持。不以責供從子。自謂與姑相依久。諳姑性情。易爲養耳。

萬氏。南大王莊趙元解妻也。父名及其居址皆不可攷。縣人劉錫爵搜得乾隆十四年縣學生員朱國傑等呈請旌表牒文云。十七歲適趙。二十二歲夫亡。現今六十二歲。其所呈事蹟。一曰三載服滿。母勸之嫁。萬即持刀斷髮刺面。於是母不敢言。一曰代夫奉親。勤於紡績。以供甘旨。一曰典賣簪珥。殯殮翁姑。一曰常遭荒年。累日絕食。一曰撫養孤子。訓誨成人。一曰克勤克儉。家業漸豐。如是而已。夫勤儉而致豐。必有致豐之業也。撫孤成人。其孤必有名字。成人必有行業也。累日絕食。必有所賴以不死者也。至於截髮毀面。斂珥葬親。蓋幾等於公式文移。須至准此之類。千篇一律。觀者所爲過不留目者也。母勸之嫁。徧閱所呈事實。往往以姑爲母。以舅爲父。則未知勸嫁者爲夫之母耶。妻之母耶。且亦千篇所同。蓋事之有無。與所列條款之虛實。均不可得而知也。昔人謂忠孝節義。不死於刀鋸鼎鑊。而死於文人之手筆。蓋至言也。夫不得其情而妄爲緣飾。譬彼強笑不歡。強怒不威。其人雖生氣凜然。至此則消沮欲盡也。文人不假良史之褒忠義。或登太史之簡。此缺於記。彼詳於書。猶有冀也。惟茲節烈。大率出於僻壤窮鄉。彼其孱弱一婦女。而貞固之氣。所以植綱常而扶名教者。不爲無功。志乘不與搜羅。與夫搜而不得其實。將恐湮滅無

聞．故不得不爲是汲汲也．今茲修志．列女一編．慘淡經營．有苦心焉．首寬年例．次徵見聞．但有一節可書．片言爲法．無不描摩謦欬．刻畫音容．一改列名注略之陋規．欲成博采旁搜之信史．其有高年耆德．節行懋著者．安車迎至縣廷．面陳委折．孤寒下戶．量給錢米．以勸風聲．至於世遠人亡．亦必召其子系親鄰．詳詢端委．故長編載筆．文采斐然．其中尤高秀者．直可上登國史．爲此志也．然而意旨不能徧喻．習俗沿爲固然．散漫無紀之文．浮游不切之語．開緘盈集．載筆無徵．則節孝所托之人．亦有幸不幸焉．甚至年歲不詳．居址無考．登門聊訊．則勢有不能．往復咨詢．則率爾漫對．是以一卷之中．略具姓名．與俗例登載相仿彿者．亦頗有之．若萬氏之呈牒．其尤甚者也．知其無可奈何．而猶不憚言長詞費．以著於編．所以明列傳之凡例．而告載筆者之無罪焉爾．嗚呼．後之覽者．勿以傳文詳略．定列女之優劣可也．

卜氏．焦堡李清福妻．固安縣卜承祚女也．年二十歸清福．後四年．清福卒．撫孤子．孝事其姑．歷三十年．乾隆丙寅．得旨旌表．卒年六十二．

韓氏．韓村葛士廉妻．泥塘村韓國偉女也．生十七年．雍正乙卯．歸士廉．乾隆丁卯．士廉卒．韓守志三十年．乾隆丙申乃終．方士廉卒時．遺子滋生．甫十歲．有二女．俱幼穉．姑牛以老年喪子．悲哀成疾．韓奉事左右．輒爲歡笑解慰．其姑．視其寢處．淚漬熒熒．浮枕簟也．未幾姑卒．兩喪洊舉．家益凋落．無以資生．初士廉家故溫飽．好藝植．鬻田得價．輒賃他人田種之．鬻直多．賃直寡．計鬻十畝．資可五十畝．賃直也．以此權子母．

自謂得算。已而歲屢祲。貸田既多。大耗糞蒔。而鬻田不可復還。坐此家計益困。所餘業田或更賃於人。韓既寡。無所倚藉。業田四畝。不能出傭直。則率子女躬履田間。蒔苗耨草。日炙肌腐。而手皸瘃。不以屑意也。然自是歲屢有秋。業稍稍復。能齧辛茹苦。揞拄歲月。俾子滋附村塾。卒業詩書。其後束脩不給。不得已欲廢業。塾師故生員何峻。察得其情。固命勿具贄。乃得不廢。夜課無膏火。則爇薪以代。每晚自塾歸家。就明閒與食。食已。韓持葦薪盈束。就案啓書囊。出所業編。抽薪炷火。俾滋就讀。度一薪盡。可默識三數行。須熟復再四。乃更燃薪。薪訖復憶。如前如是往復。盡一束薪。然後寢息。以爲常。後滋業有成。能文詞。爲生員。授徒得貲脡脯。而田事所獲。亦浸豐饒。娶婦嫁女。皆韓力經營之。晚歲諸孫滿前。家事無乏。稱小康焉。將卒。命諸孫無廢儒業。

鄢氏。柴家莊蔡浩妻。本李家窯鄢某女。幼養半截河。歲貢生張某乞以爲女。年十有五。張爲許嫁於浩。浩父早卒。奉母依叔父景維以居。浩性騃滯。不爲景維所悅。乾隆丁巳。浩卒。鄢生十九年。遺子生財數月。鄢撫孤守志。上事王姑與姑。能盡孝養。景維亦憐愛之。姑後得疾。類顚癡者。居常啼笑無時。毀裂所用器物。無有完好。又時時撻詈鄢。鄢怡然順受。惟潔清灑埽。俾王姑叔舅安焉。王姑晚年病風痺。手足不能自運。而飲食輒如常人。鄢左右服侍。跪起進餐。王姑心憐之。鄢子時年十四。俾叔舅爲之娶婦。婦來越八日而王姑疾卒。景維經理於外。門以內鄢主持之。喪葬具舉。無愆於禮。未一年。姑狂易轉甚。疾勢漸不可爲。鄢

朝夕奉事。一如事王姑時。衣不解帶者。凡數閱月卒。鄒哭必盡哀。經營附身附棺。無有廢事。景維無子。鄒固請納妾。妾又無出。乃撫他姓子爲嗣。鄒教其子以叔父事之。無敢失禮。景維卒。疎族利其家貲。輒持外姓子不得主喪。閧於庭中。鄒出捍衛之。以謂是叔舅所愛也。如以謂他姓不可瀆宗。則親莫如我。我乃有二孫。獨不可承叔舅重乎。市道論財。吾不忍爲耳。於是疎族乃不敢言。子某爲國子監生。鄒今生六十一年矣。

馬氏。東安馬美生女。安瀾城王宗武妻也。生十八年歸宗武。乾隆乙丑。宗武卒。馬年二十有八。遺三女。皆撫而教之。能事舅姑。生養死葬。無愆於禮。後撫從子晢爲宗武嗣子。

任氏。南關州同知職銜仇致廣妻。同里任恩次女也。生五年失父母。與兄姊依伯氏居。伯氏婦李。繼室也。不甚相顧卹。任兄姊妹視世母顏色爲舉止。猶不得安然。姊夭殤。任益無所恃。常病疫。家中人不知任生死。病愈亦不知何得免也。及李病。任年已稍長。奉事湯藥如羞其母。李卒。任哭盡哀。人以是異之。及伯氏卒。任依從兄嫂。年十有六。歸致廣。孝事孀姑。仇故饒於貲。任自奉儉約。一如寒素。與致廣相敬如賓。乾隆辛酉。致廣病甚。夢屠人持刃封豕。自以生年己亥。於辰爲豕屬。知不可瘳。持酖欲自殺。任奪棄之。爇香禱天。請以身代。致廣竟不起。任時年二十四。長子永齡生四年。次永祥生始七月。有女子子二人。撫而教之。事姑晨夕溫凊無少懈。永祥生七歲而殤。任爲永齡娶婦。遣嫁二女。力經營之。門無廢事。乾隆庚辰。永齡

亦天。婦燕無子。勵志守節。永齡之將死也。夢官隸持文書若勾捕者。視之有永齡名。左人曰。是任氏子。其母節苦。盍舍之。其人曰。是有定數。不可如何者也。初致廣昆弟三人。伯曰致方。仲曰致遠。致廣。其季也。久析居。不相聞問。而致遠與致廣素不相能。及永齡死。致遠欲以己子爲任嗣。任固不可。乃以致方孫雲龍爲永齡後。俾燕撫之。成其節也。致遠後官河工縣丞。虧帑金無算。事發將抵死。任爲鬻田產償所負金。乃得罷歸。家居貧甚。任又資給之。致遠頗慚悔。將死。語其子曰。季母之德。不可忘也。其子貧甚不能喪。則又藉於任。雲龍所生父丕勳。亦貧乏。任周卹終其身。姑仇氏。皆鄉居。濱永定河。乾隆丙戌。河水泛溢。乃遷南關。當河溢時。田禾及居民廬舍。俱在水中。任所居室垣牆堅固。水不得入。鄉民遭溺無所歸者。任使盡舍其家。避漂沒。室故寬廣。老幼男婦歸者如林。任命塗塞門戶。防水衝決。集家中人自據正寢。盡徹廳事堂除。周廊列廡。俾避患民。分別遠近。各依族屬部行班止。環拱中室。大出薪粟。計口給糧。老幼相扶。男女隊別。鑪竈井汲。部勒肅然。數日水患漸平。全活之人。不可勝計。任遷南關。鄉人爲流涕曰。非任母高義。我輩今且爲魚鼈矣。任今六十一歲。猶持家政。肅然有條。子婦燕。惟起居盡孝而已。燕同里萬箱女也。生十七年歸永齡。後二年。永齡卒。或勸改適。則涕泣曰。吾姑與王姑。皆奕世執節。我墜其家聲。誠何心哉。蓋永齡祖母楊。夫華早卒。亦以節著云。燕旣撫雲龍。雲龍方幼穉。燕能化之以德。卒爲慈孝。姑有二女。燕友睦之若女兄弟。其季適人。夫家貧乏。燕輒告姑。時周給焉。或脫簪珥鬻匳資。以佐姑所不繼。又念其姑節行無

所表著。私出所蓄匳資。俾中表弟生員劉錡爲請於府司。得旨旌表。

志曰。覩任拯被患貧民。如九夫分井八陣行軍。可謂奇矣。仇故饒資。而遭家多難。非任之經緯條理。修門其中替哉。推任治家之法。以臨軍國。雖謂之一時良將相可也。揚子雲曰。蕭也規。曹也隨。貴一之道。守而弗失。燕氏其有焉。

談氏。南關生員南丕謨繼妻。談景颺女也。生十六年。歸丕謨。雍正癸卯。丕謨卒。談年二十有三。有二子。長景珣。生四年。景璐未匝歲。前室遺子景玉。暨夫弟丕功。俱幼穉。談撫而教之。事姑能曲意盡歡。姑性不測。或辱以非禮。談卒能順受。人以爲難。姑卒。盡哀盡禮。聞者爲感動焉。撫愛幼叔如子。而終始能敬。且使諸子以敬己者敬其叔父。故門以內怡怡如也。景玉早卒。其婦朱孀居守志。談撫恤有加。其始家貧。後稍充裕。自奉儉素。一如其初。鄉黨欲爲請旌。談曰。吾行吾所安耳。豈求名顯哉。後景珣爲生員。談卒年六十餘。

陳氏。武清縣生員元齡女。生二十五年。乾隆戊辰。歸柳坨村候選主簿劉涵。後二年。涵卒。無子。勵志守貞。事姑盡禮。晚歲依涵從子大觀以居。

張氏。后奕王朝佐妻也。年十七歸朝佐。朝佐卒。張年二十有一。撫遺子茂林。守志不移。卒年四十四歲。

彰氏。不詳其母族。塔兒巷張良臣妻也。生十八年。嫁良臣。乾隆乙丑。良臣卒。彰年二十有七。無子。苦志守貞。孝事孀姑。姑病三四年。不離牀第。彰扶掖勸止。無頃刻離。夜與姑同一室寢。有呼無不聞。姑卒。力營殯

葬。皆如禮則。

馬氏。別古莊許綱妻。東安縣馬宅村馬得祿女也。生十八年嫁綱。乾隆壬申。綱卒。馬年二十有四。遺子永泰生六歲。馬撫以守志。孝事其姑。有田十許畝。不足日用。馬則劈麻縷爲繩。易錢以佐朝夕。姑晚年得疾。假寢牀第者。凡數閱月。馬朝夕奉侍。曲體隱微。姑卒。殯殮有禮。哭必盡哀。今馬年五十九。

燕氏。富貴里葉可與妻。李家口鎮西莊民燕萬糧女也。生十九年。乾隆丁巳。歸可與。癸亥。可與卒。遺子有聲。生財三歲。燕泣不慘聲。悲不形色。夫弟可儒。年僅十四。察燕意似不欲生者。而無以爲辭說。每見燕。輒涕洟不能自休。燕喻其指。因曰。若欲我不死耶。若宜勉自愛。砥礪有成立。毋爲非誼辱先人家聲。我爲若勉留一息。終事老姑。撫此穉子矣。可儒泣諾。可儒少跌宕。不可規矩。自是率燕教誨。過於嚴母。燕事姑。雖甚困。必備甘旨。姑甚愛幼子及孫。食必與偕。燕度無餘。不能復進。則出所餐礪惡示可儒。及其幼子二人。故幼穉頗爲感動。每侍食。陽爲饜飫。慰母意。雖甚欲食。不敢取充腸。姑嘗病目失明。醫藥無所效。燕則清齋夜禱北斗之神。經年無少懈。姑目久晦復明。豁如破翳以出。遠近聞者。相傳爲異事焉。燕自是夜必虔禱。爲姑祈壽考康寧。姑後七十七年。無疾而卒。可儒業儒不成。去爲農。能力田以養。有聲讀書。能文章。爲縣生員。可儒有聲。皆娶婦成家。門庭雍睦。稱孝友云。

劉氏。信安張棟妻。后奕劉廷祥女也。生十八年嫁棟。乾隆壬申。棟卒。劉年二十有四。遺孤未及週歲。方棟

將死。劉爇香禱天。願以身代。時嚴冬雨雪。劉長跪嚴雪中。歷久不倦。棟卒。劉慟不欲生。姑勉慰之。乃撫孤子養舅姑。孜孜不倦。乾隆癸未。疾卒。泣告姑曰。事姑不終罪也。孤子甫免襁抱。又爲姑發。願姑強進飲食。頤養晚年。新婦死且不得謝責。無庸繫念爲也。

南辛窖劉氏一門四節。則士彥妻董。弟士哲妻朱。士魁妻賈。從子嵛妻留也。董年二十歸士彥。士彥旋卒。撫從子爲嗣。家貧能儉約自守。朱氏。生員朱國傑女也。年十六歸士哲。二十九歲士哲卒。遺子啓明。生始一歲。撫而教之。六年出就外傅。劉兄弟析居。其老母依朱以養。朱能孝事。得其歡心。姑目不見人。動履飲食。非朱扶持之不適也。食貧茹苦。終身未嘗告貸於人。賈氏。武舉賈棆女弟。三十六年歸士魁爲繼室。士魁卒。賈年二十有一。前室遺子尚幼。賈撫之同於所生。姑依朱以養。及卒。賈與朱共竭匳貲助殯葬焉。留氏不詳其母族。生十四年歸嵛。嵛卒。留年二十有一。無子。勵志守貞。無有變易。今董年五十八。朱年四十三。賈年三十七。留年三十九。自朱以下。於法未得旌也。然或歷十三四年。歷十七八年。皎然不欺其志。善善從長。亦所以風世也。夫旌法不可不嚴。而志例不得不寬者。旌及天下之大。不嚴恐其冒濫。而志僅一縣之中。易於原情而核實也。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旌典每歲舉行。而志事百年乃有。此舉不爲有試之譽。則他日年例當旌。而載筆者又無從而補誌之也。其有輿論不符而懿修不著者。則缺如焉。君子之於紀載。寬以收之。嚴以辨之。春秋之學。所以謂仁至而義盡也。

孫氏、黎行村民孫梁女。瓦屋辛莊民尙進妻也。年十五嫁進。乾隆癸亥。進卒。孫年二十有三。無子。遺女二人。俱孩提。姑老有疾。貧無立錐地。姑欲孫更嫁。謂得聘貲可養餘年。而婦又得所依倚。否則俱死溝壑。而瓮之二女雛。孫嗚咽曰。與失行而生。寧全行而死矣。雖然。聘貲足養老。誰爲侍養者。确土六七畝。既竭以治若子喪。婦亦一田也。勤力作生計。供朝炊。姑得食。與聘貲等。又有婦扶持之。不差愈乎。且若子將死。氣絕目不瞑。我撫之乃瞑。心許之矣。由是宴息蚤起。操作不倦。門設開架。作菽乳易錢。權子母以養其姑。又十餘年。姑乃卒。孫事疾送終。以殯以葬。俱如其誓言。晚撫他室子爲尙進後。二女已適人矣。

陳氏。北街朱士楨妻也。生十七年歸士楨。善事舅姑。門內稱其賢。士楨業農。諸弟俱幼。陳支持家事。俱有條理。乾隆己巳。士楨構危疾。陳爇香禱神明。請以身代。士楨卒。陳年二十有九。遺子坦。生始八歲。長女生十一年。次五歲。而陳復有遺腹。由是哀毀不敢滅性。謂夫弟士良曰。吾勉留殘息。以養老育幼而已。家中事非未亡人所任也。踰月生次子。均撫而教之。至於成人。長子能文章。爲生員。以貲入貢。甲午。順天解試。錄取四庫全書館謄錄生。次子以武學生中順天辛卯科武舉。今姑年八十餘矣。陳孝事如一日。睦愛諸叔娣。教育諸孫。門以內怡怡如也。

孟氏。小營趙明妻。別古里十甲孟兆鳳女。年十九年嫁明。乾隆癸亥明卒。孟年二十有三。遺子生始三歲。孟鞠育之。事舅姑與王舅王姑。俱以孝聞。夫有女弟二人。孟友睦之。教以鍼黹縫紉之事。及嫁。皆厚爲匳

具遺之。

李氏。五開房王朝用妻也。乾隆癸亥。朝用卒。李年二十有二。遺子錡生甫四月。撫而教之。至於成人。孝事舅姑。終身無懈。李年今五十七矣。

靳氏。茹葦村民王振海妻也。乾隆戊午。振海卒。靳年二十有七。遺子生甫九年。靳撫以守志。家貧以女紅措拄歲月。教子嚴而有法。不爲姑息之愛。其子長能勤農穡。以養其母。其里黨有無賴子欺靳孤寡。至不可堪。族人維恭。乙酉歲貢生也。維恭有子德純。爲廩膳生。往往爲之禦侮。靳安然若無所忤。教其子以務業習勤。橫逆之來。禽獸處之耳。於己又何歉焉。以是持之終身。未常稍變易。

劉氏。王希里九甲劉顯奇女。生十七年。嫁老幼屯孟兆熊。乾隆丙寅。兆熊卒。劉年二十有四。撫遺腹子廷臣。孝事舅姑。能勤女工。以給歲月。性端重。簡於語言。足跡未嘗越戶外。廷臣生十八年而夭。劉撫兆熊從子生員廷樞爲之後。今劉年五十有六。

賈氏。石九堡生員孫國起妻也。生十七年。嫁國起。乾隆壬申。國起卒。賈守志不移。今生五十六年矣。

黃氏。不詳其父族。王家于今村民王明搏妻也。生二十年。乾隆癸亥。歸明搏。壬申。明搏卒。遺子法賢。生財二年。能撫孤子。孝事其姑。姑有疾。則持被就姑宿。雖昏儗熟寐。姑小咳唾。未嘗聲不聞。有所求索。雖晦昧中亦能不移以其比姑之卒。歷數時月。如一日也。有兄公早卒無子。伯姒撫遺女三人。黃愛之與己子等。

由是娣姒甚相得。其遺伯姒女嫁。則出匳貲。均畫爲三。悉以贈女。伯姒以謂曷少留爲若子娶婦地。黃笑曰。子婦當自有資遣也。而家中實無所餘。賃種旗莊地十餘畝。不足日給。遭歲歉。無從得食。則捋取槐樹子。和麥屑作飯雜咽之。槐子味苦。刻鏤入於心脾。食不可堪。則強自解曰。是雖苦。而氣冽以清。稱未亡人志也。伯姒天性疏散。不卹家事。黃獨業勤。未嘗望伯姒分勞。伯姒好嘲謔。往往詆戲之言。或逾閑。黃不爲色莊。恐傷姒意。每發輒笑解之。故相處歷久。終無閒言。法賢既長。事世母如母。伯姒三女既嫁歸寧。親愛黃過於所生。人之見之者。不能問子女爲誰氏出也。黃今生五十五年。法賢以勤業起家。一鄉稱其孝謹。

趙氏。固安縣生員趙福美女。瓦屋辛莊高緒妻也。生十年喪母。有弟文炳方五歲。已能撫視之如成人。十五父歿。偕文炳養於叔氏。慧而解事。能使叔父母愛憐之。年十有八。歸於緒。孝事舅姑。及夫之祖父母。門內外不聞閒言。又六年。乾隆壬申。趙歸省叔氏。緒家火夜起。焚其居。緒父子倉猝不得出。並焚死。時趙生子天佑甫三月。挈以歸寧。一夕既寢。天祐忽驚啼。徹夜不少休。趙亦怔忡警怛。若有告者。遲明。方欲辭歸。而高父子凶問忽至。趙慟不欲生。奔喪如禮。或以趙年少。勸改適人。趙泣對曰。如此呱呱者何。自火焚後。家益貧。趙以女紅給朝夕。後緒之祖父母及老姑先後歿世。凡送終之具。若春秋祀事。未嘗有缺焉。趙痛舅與夫皆死慘。終身不忍言歸寧。

郝氏。大劉家莊傅盛德妻。郝珠女也。盛德有一兄二弟。俱業農。盛德讀書能文詞。郝既嫁。盡出匳貲供讀

書裴盛德爲生員。旋病勞瘵。乾隆乙丑卒。郝年二十有四。一子旋卒。居貧守志。今生五十四年。有女長歸石氏。亦天西氏。南關戴纛妻。年十六嫁纛。纛卒。酉年二十有七。撫孤子孝養舅姑。送終有禮。今生五十四年。

李氏。霸州馬家營李世玉女。董相莊邢添柱妻也。乾隆庚午。添柱卒。李年二十有七。遺子文元。生始四歲。有田十許畝。李躬自耕耘。奉事舅姑。撫育遺子。至於成立。

田氏。韓村武生王得聰妻。生員田豫年女也。生十七年。嫁得聰。乾隆丙寅。得聰卒。田年二十有一。無子。田勵志守貞。孝事孀姑。

蔣氏。雷家營蔣深女。燕山右張富妻也。乾隆壬戌。歸於富。時年十有六矣。丙寅。富卒。蔣方有身。哀毀如禮。不爲激烈滅性。其年生遺腹子繼泗。撫孤守志。能孝事舅姑。夫有祖母。年耄多病。嘗墮階傷足。轉展牀第閒。寢興動止。非蔣不適也。家故貧。粗可具饘粥。舅永泰豪酒好賓客。不問家人生計。親故至其家。必命具饌。而家中實無甔石儲。蔣勤女工。易酒脯。或時脫簪珥質衣具供。非時之給。有知其故者。堅不肯留。至拔關而去。永泰則故陳酒肉。舉觥自酹。或挽所不識者。強與酬酢。三行酒。即豪啖狼籍。往往主人先醉。頹然寐去。鼾息如雷鳴。客逡巡引退。蔣徐出寫器具。展拭几席。以爲常。比永泰卒。家益凋落。子繼泗能服母訓。爲愿農夫。以是得支持門戶云。姑晚年失明。蔣已娶婦生孫矣。然扶掖左右。必躬親之。弗以委子若婦。姑

每謂人曰。昔先姑傷足。非新婦不爲杖。今老婦喪明。非新婦不爲燭也。

郭氏。李家口李文燦妻。霸州莊頭村郭士會女也。乾隆乙丑。郭氏生十七年。歸文燦。是時文燦業開架市胡麻。礱磨爲膏。易錢給衣食。後歲祲失貲業。舅姑衰老。郭生子女俱幼稺。文燦故愚惰。無所爲生。私計鬻婦可半歲安食。否則日事傭作。且不得飽。郭知之。泣謂文燦。歲祲可復熟。身失不可復全也。且君鬻婦得食。食盡婦不可還。君庸免傭作耶。我困不能堪此。獨有死耳。君得値我死。是爲負人。君不得値我死。是兩失也。爲君計亦左矣。文燦不悟。郭涕泣求死。郭族父士魁知其事。給短陌錢十千及四斗粟。遂得支持朝夕。郭則簸精食舅姑。次取食文燦與二幼子。自拾菽腐雜稗實穅秕。和水咽之。於是文燦乃不復言。先是姑嘗得異疾。自腰脅達於左股。堅腫如石。偃臥牀笫。不可少屈伸。晝夜呻呼。僵頓垂絕。郭躑躅無計。惟望空默禱。謂姑疾有瘳。雖臠割體膚。所不敢愛。越日。拊摩所患中堅漸釋。如凍迎陽。郭則夜半爇香中庭。掀啓左袂。齒噙肉起。礪刃截之。颯爽有聲。肉絕臂顫。釋刃置肉。創無血。刃肉則血色。創則肉色。投肉劑火。火盡煙結。蟠鬱如雲。良久乃散。郭匍匐下拜。徐起裂繻裹創。殊無痛苦。數日姑疾竟起。家人相慶。以謂是固弗藥者爾。是時方夏六月。郭偶炊釜炙胡麻。熱逼刀創。隱約作痛。宛轉遷避。聞小姑微窺見之。因詰得其情。詫相告語。其姑一時感激。爲之泣下。因憶疾沈困中。恍若有神人蔽翳之云。郭爲蔬食四月。飲食不設鹽酪。蓋刲股時所自誓也。方郭刲股焚禱既已。夜分倦寐。夢中見白髮嫗促之起曰。若姑免矣。若恐不自

兇。奈何。若䐉南首面西則兇。覺而面已西向。至是益神異之。初。郭之始嫁也。父家貧甚。惟幼弟一人。傭力於外。父得疾不起。郭請於舅姑。歸家侍疾。扶掖溲便。潔淸牀笫。日夕無少休。其母將死。歸侍如前。衣不解帶者經一月。其至性如此。或曰。有婦如此。而年飢則思鬻以給食。文燦眞全無心肝者哉。

司氏。石九垡孫國册妻也。乾隆丁卯歸國册。司生二十年矣。未幾國册卒。司孝於姑。撫從子琰爲嗣。琰後爲生員。今司年五十一。

解氏。減場村鑲藍旗漢軍張泰妻也。父解全。力田致溫飽。無子。解氏端慧。能得父心。全度支闔無可繼者。又甚愛女。辭家嫁之。解年二十有二。歸張泰。張故舊家。業中落。舅姑意甚諱之。凡祭祀賓客。歲時酬酢。小不如其先。舅姑輒引爲恥。解能體舅姑意。不自有其貲。又能資之而使若不知出於己也。舅姑有女子三人。愛等男子子。恥嫁女之不如其娶婦也。而難於婦謀之。則色然憂。解則盡出筐篋蓋藏。陳舅姑前。四分之。而請留其一。曰。婦家亦中人產。嚮使父母更有女兄弟三人。資遣當不過此。爾舅姑大悅。曰。余夫婦未嘗有子婦也。有女子子四人。而一女大賢孝。鄉人相傳。以爲美談。解歸泰二年。泰卒。遺孤樹脩生甫數月。解撫而教之。稍長。偶出自門外來。聞及市井游語。必痛懲之。樹脩能率教。卒爲鄉黨自好者。事姑十九年。事舅二十年。俱以天年終。姑老疾。臥牀不能起。解扶持左右。衣不去帶者逾半年。飲食藥餌。必躬必親。未嘗假僕婢手。解全卒無嗣。春秋祀事。解必虔齋以將。邱壟楸柏。望之蔚然。過墓下者。不知其無後也。鄉人

爲之說曰。解翁未嘗無似續也。有丈夫子一人。而大賢孝。志曰。夫子讀兄弟旣翕之詩。而曰父母其順有以也夫。夫孝親者。非獨於親而已。能推親之所愛。使得其所。則親之意有慰於所奉養者。若解氏可謂知其本矣。解生雍正己酉。稱未亡人在乾隆癸酉云。

宋氏。趙家莊趙連第妻。東安史家務宗龍女也。乾隆壬戌嫁連第。時年十五。乙亥。連第卒。無子。有三女。宋上事舅姑。生養死葬。下撫三女。教成遺嫁。俱無愆於禮則。

王氏。生員文瑞女兄也。嫁信安鎭民陳沚。乾隆甲戌。沚卒。王年二十有六。遺子慧麟。方匝歲。夫弟闕生財六歲。王孝事舅姑。攜持幼叔。至於成人。舅姑年老。目不見人。門以內王支持之。秩然有規範。舅姑性好周卹。而力有不給。王輒出匳中物佐推施。慰舅姑意。子慧麟。能讀書。爲生員。

王氏。霸州高橋村王貴發次女。信安鎭齊琮妻也。乾隆甲戌。琮卒。王年二十有六。無子。有一女。越二載。始得夫弟琰子勝藍爲之後。撫而教之。孝事舅姑。均有禮則。勝藍今爲生員。

王氏。趙家莊趙得榮妻。泥塽王丕謨女也。年十六歸得榮。得榮卒。王年二十。遺子得兒。生甫二歲。撫孤子事舅姑。意甚安焉。已而得兒殤。近屬無當嗣者。舅國義故豐於貲。以疏屬五歲子成伯爲得榮後。俾王撫之。又撫疏屬子得位爲己少子。得位年始八歲。王撫愛之。與成伯若兄弟然。慰舅姑意。及舅姑卒。得位主家政。大耗國義貲蓄。性乖戾。不可馴順。於是不得已析爨以炊。成伯稍長。能力農田。王教誨之。率於繩墨。

家中米鹽淩雜。筦鑰出納。皆王躬自主持。國義家風。卒賴以不墜云。初國義病瘵。晝夜呻吟。假寢牀笫。王日夕扶持撫摩搔抑。委曲徵中。雖中夜呻呼。無不立應。食不甘味。寢不解帶。疾愈乃已。國義感之。以謂雖古之孝子。何以加焉。今王年五十矣。

志曰。立後之法。無子立子。有子立孫。義也。異哉國義之立後也。子夭而婦能守貞。立孫以後。得榮。於事足矣。顧自雄其財。撫疏屬子。俾與得榮。從兄弟次。夫有子有孫矣。又以人子爲己子。是非義也。知其非義。而甘爲之。後者爲財貨也。爲財貨而舍己之親。謂他人父。其人必不肖也。聚疏屬不肖子弟於家。而欲其業之克保。得乎。向微王之勤劬揞拄。則國義之業替矣。貞節之有功於家世也如是夫。

尹氏。李奉先村趙綸妻也。乾隆乙丑。綸卒。尹年二十有八。無子。有女子子三人。撫養長成。俱適有家。尹孝事舅姑。姑卒。奉舅能盡歡。使若不知爲無子也者。

西養馬莊孫氏一門三節。則父子孫三世嫠婦也。惟與禹妻張氏。於法得書。而其姑壽妻張氏。當壽卒時。張年已五十一。與禹子鳳瑞妻楊氏。今生始二十四年。均不合書法。鄉人以其皆有婦德。而樂稱其三節。是亦牽連而得書者也。張氏。八里莊民志金女。生十五年。歸與禹。乾隆丙子。與禹卒。張年二十有八。鳳瑞生未朞月。張撫以守志。孝事孀姑。能察形聲。視聽及於隱微。姑性方嚴。張能將以婉順。遂得慈愛無閒。與禹疾且卒。屬張善爲計。毋慕高節名。致中悔。張聞之。悲且憤。即疾趨庭除。爇楮擲空中。呼皇天后土。所不

保同穴者有如此楮。長呼至再興禹由是坦然就舍。其教孤子。雖甚愛不為姑息恩。鳳瑞就師受讀。性穎敏。課誦輒倍同學生。然往往易之。不肯竟學。張聞恚甚。扃戶痛笞之。謂有兒不肖。不如無也。孫故豐腴。二世嫠。婦煢煢撫數歲孤。親黨過從。見鳳瑞。輒如抱玉以趨。若惟恐蹶者。張至是怒笞無稍顧卹。其黨聞者。至為咤咄。相與力解得釋。張為竟日不餐。鳳瑞長跪牀下。泣請悔過。張則泫然流涕曰。我豈不卹兒耶。幸承先人遺澤。得無飢寒憂。若祖與考。皆齎志以沒。家聲且中替。爾不任克家。先世鬼其餒。爾毋子之愛。我豈異於人言。已復泣。鳳瑞由是感憤力學。能文章。方從試有司。猝遇疾卒。時乾隆壬辰云。婦楊。羅家營楊澤羅女也。年始十八。無子。勵志守節。孝事其姑。以及王姑。雖年少有綜理才。嫁時年十五。姑張遽以筦籥歸之。處內外事。井然有條理。楊母家貧。輦從於資贈外。或私有乞貸。楊婉謝曰。姑治事。而我以私家乞貸於姑。情也。今姑方假我事權。則寸絲粒米。非為人婦者所自擅矣。我無子。保此欲將誰屬。惟女子事人。於法不得顧私黨。爾而夫族有請急者。輒稱姑命濟之。因曰。敦宗睦族。大義固當如是。且是於我無親嫌。亦所以廣姑惠也。御僕婢恩而有法。其有怒斥者。輒自愧曰。今見罪於少主。我誠不可為人僕矣。親屬相見。非法言則行。不以與人。年今方二十四。居常容色溫婉然。見之者謂若老師宿儒守經執法。凜然有不可犯之色焉。孫氏三世嫠居。未有嗣續。鳳瑞從曾祖兄弟數輩有子。將擇為後云。

張氏。生員張廷柱女。弟后奕。劉錫川妻也。年十七嫁錫川。舅姑已歿。錫川居貧好學。無以供束脩。張自奉

菲。概辛勤作苦。以女紅佐讀書。錫川疾卒。遺子洙。生財二歲。張慟不欲生。錫川伯父廷俊。憐其無恃。收而養之。張孝事廷俊夫妻。若舅姑然。與諸娣姒相友睦。閨門以內。未嘗有閒言。乾隆丙戌。廷俊卒。子洙年十有五矣。能力田孝養。因與析居。然家貧。僅賃種旗莊田十二畝。日用不給。母子業勤苦。力撐拄之。值歲歉。鄉鄰田無所獲。而洙所樹藝。倍收於人。數年家稍起。而洙去爲賈。賈利又三倍田獲。於是晚節稱小康焉。洙後娶婦成家。張今有二孫矣。

徐氏。横亭王巍妻。王希村徐翰臣女也。生十七年。嫁巍。乾隆辛未。巍卒。徐年始十九。遺子文科生未百日。徐撫以守志。孝事舅姑。及其王舅。以女工給朝夕。養老送終。無有缺事。鞠子長成。娶婦成家。

屠氏。李通莊民李得位妻也。得位卒。屠年二十有一。無嗣。苦志守節。今年四十有七。

張氏。北街郝璋妻。南關武生景良女。生十七年。嫁璋。乾隆辛未。璋卒。張年甫十九。遺子玉山甫週歲。張上事孀姑。下撫孤子。矢志守貞。歷久不倦。

趙氏。韓村王德睿妻。王希村趙光煥女也。生十九年。歸德睿。越三年。德睿卒。無子。趙孝事孀姑。有夫弟方四歲。趙子愛之。教以讀書。無廢儒業。姑卒後。趙爲娶婦成家。未幾夭卒。無子。趙今四十八歲矣。猶守其業。未有承嗣人也。

趙氏。樓臺村民孫自泰妻。趙家莊民趙煥女也。生十六年。嫁自泰。三年。自泰卒。撫孤子。孝養舅姑。家貧。呆

野蔬拾遺穗以供舅姑。舅歿。竭力營葬。姑目失明。左右扶持之。未嘗有懈容。

馮氏。南街陳祖達妻。崇禮村馮守才女也。乾隆戊寅。祖達卒。馮年二十有八。遺子盛業生始四歲。家貧無以活。至掘野菜拾遺薪供饔。支持日月久而不倦。今馮年四十七。

李氏。北關廂梅廷弼妻。乂口李貴邦女也。生十九年歸廷弼。乾隆辛巳。廷弼卒。李年二十有九。遺子廷魁。財一歲。家貧無以資給。李挈孤子依於父家。堅志守貞。終始如一。

王氏。南街西庭兆妻。崇文里頭甲王成文女。年十六嫁庭兆。乾隆癸未。庭兆卒。王年二十有五。庭兆父義。坐事遣戍山西。姑老無恃。王守志奉姑。至今十九年。未嘗少懈。家貧以鍼紉給朝夕。撫王姓子爲嗣。

王氏。喬家營王起龍女。瓦屋辛莊民高鳳來妻也。乾隆戊寅年十七歸鳳來。鳳來貧甚。有老母。王孝事之。姑嘗病傷寒。勢甚危篤。貧不能醫藥。夫婦徬徨。無如之何。王乘閒趨近村二義廟。搏顙神前。啓左股割肉如嬰兒掌許。取火燃脂。禱姑疾愈。恍惚中見神像赫然。若爲咤嚓。時夏月酷暑。行人熱炙肌膚。王刀創無血殷殊。亦不知痛苦。倉卒怔忡閒。覺涼氣沁心。不類暑令炎歊。心竊怪之。歸視姑疾。呻唫思進食矣。未幾疾果愈。自言沈困中若有拯而起之者。

志曰。儒者斷於義。王法守其經。割肝刲股。典禮所不取。然而忠臣孝子。計窮智竭。一時激切。出於至誠。則植璧秉珪。祈天請命。前聖亦未嘗由舊章也。若其矯激聲名。好爲苟難。則王氏鄉村一女子耳。非有所市

於名義漸於詩書之教者也。觀其神鑒有赫。姑疾竟瘳。孰謂天道遠於人耶。

劉氏東横亭李鈷妻。李家莊民劉之印女也。乾隆癸酉。劉生十五年。嫁鈷。未匝月。鈷死。永清風俗。人死無嗣。不得祔葬先塋。劉矢志不嫁。乞舅姑爲立嗣子。李族人皆憐其意。許鈷祔葬。以劉年少。懼不能堅初心。猶未立嗣。久之察其無他。乃以鈷兄子殿貴爲之後。劉撫而教之至於成人。殿貴娶婦成家。而劉奉舅姑。每事猶身親之。不以委子若婦。

邢氏李家口燕宗灝妻。張家場邢有起女。候選州吏目添祚女弟也。生十六年。嫁宗灝。一年。宗灝卒。乾隆戊寅年也。宗灝將卒。自以無子。邢年方少艾。欲邢守志。而意良不忍。謂邢善擇所處。我不忍強若以所難。邢慷慨自矢。宗灝瞠目良久而瞑。是日向夕。邢勞困倦極。睡夢中屢見宗灝顏色慘戚。若欲有言。怔忡遽覺。因泣撫尸曰。我許君不嫁矣。假而人事有變。當以一死謝君。君其瞑。諸將葬。燕氏宗族以宗灝年止中殤。無可立後。而邢齒在幼穉。列於古未得笄也。議遣嫁邢。邢泣誓曰。男子有室。於禮爲成人。女子已爲人婦。無幼長也。設余生子。而夫婦一旦俱殞。子且殤父母耶。且我固誓夫以死殉矣。於是議者乃不能奪。邢孝事舅姑。勖夫弟宗瀛。毋廢課誦。謂叔氏失學。非第有墜家聲。未亡人亦不知終身所倚托矣。宗瀛感憤卒業。後爲生員。壬辰。宗瀛生子二。哥邢撫爲嗣。在童子塾中。歸家必令默誦所受書。有訛悞。必令熟復之。然後即寢。未嘗稍事姑息。

九兒。姓江氏。父永年。小強村旗莊吳氏僕也。九兒美容色。性莊嚴。自幼穉時處羣婢中。不苟爲言笑。家人異之。及吳女歸滿洲德隆阿。以九兒媵。時年十有五矣。慧而解事。爲主所悅。遂薦寢。已而吳女病且卒。屬以九兒處側室。蓋以慰夫志云。既卒。吳母悼女之死也。則懟其壻取九兒歸。欲治裝嫁焉。九兒因跪請曰。婢子身已屬郎君。雖固微賤。亦人倫也。主柰何使婢子有二天耶。哀請再三。終不許。嫁有日矣。九兒則盡出衣飾。分贈僚婢。作遺施。乘間出門投井死。年纔十九。在乾隆二十四年夏也。流俗以主納媵婢爲男女之私。故九兒之死或疑焉。夫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大夫有貳宗。士有側室。媵女從主以嫁。卽詩人小星之義也。若九兒可謂不欺其志者矣。習俗不察。風尙相沿。則有嫁女旣死。仇嫉夫氏。遂至索匳資。遣媵妾。無所不爲。而貞婦烈女。不幸處溫蠖中。不堪以身爲財貨任取攜。伏節而死。死其所矣。頹俗澆風。所當作戒於方來者也。

石氏。獻縣劉士貴妻也。乾隆癸亥。河間荒。石與士貴奉母避於趙百戶營。明年。士貴卒。石年二十有三。遺子天祥生始三歲。姑年六十餘矣。石辛勤力作。養老撫孤。勵志守節。姑卒。哭泣極哀。聞者感涕。因舅先卒墓在獻縣。遂焚姑棺。拾其遺骼。躬負以歸故鄉。徒步四百餘里。經旬始達。遂啓舅墓。祔葬如禮。又徒步還歸趙百戶營。鄉人相與歎息。然家貧甚。力不能上達請旌。辛卯。第六工管河吏目汪棻爲題其門楔。

朱氏。浙江山陰縣朱儲村周承倫妻。同里朱維岳女也。生九歲。父母俱歿。依於兄嫂。雖幼穉。舉止若成人。

言及父母愴然感慟見者皆爲流涕兄嫂以是憐而愛之年十有六適承倫承倫業農二弟尙幼讀書童子塾朱旣嫁則出奩資增益田業躬操井臼以事舅姑二幼叔自塾中歸必問所習業時給甘餌以勞苦之舅姑見朱所爲乃大慰悅雍正癸丑承倫病瘵朱支持藥餌諱醫者言佯爲好語慰舅姑退任憂勞衣不解帶者涉三月承倫竟卒朱年二十有六有女子三人遺子兆龍生財七月而舅姑方病臥牀笫朱恐大傷舅姑意哭泣不敢盡哀周故耤農業而承倫中夭家計凋瘁於是力勤女工以給朝夕閱十餘年而舅姑相繼沒世棺衾殯葬皆朱力經營之卒無廢事遣嫁三女爲子娶婦不二十年而承先啓後事理具舉鄉黨以是羨稱其能兆龍業儒不成以能治文書律令托州縣爲幕游先是夫弟承文亦以能治文書客居永淸至是兆龍奉母來依於叔居三十年有田數畝屋數椽遂爲客籍居焉今朱年七十二矣有孫三人孫女子三人門戶雍雍有以自樂兆龍亦樸愿自好能無墜先世家聲茲從流寓編於簡末

凡列女得之采訪或據子孫呈牒或采婦子家言反覆數四詢其端末大而關於倫紀綱常細而入於聲音笑貌務欲言肖其事事如其人以是著之於編所以傳其眞性行也後之觀者或鼓舞而興起焉是有裨於風教也至於采訪所不能周子孫湮沒無考不得已而檢之案牘文書冀幸存其萬一良亦苦矣然而文書准乎格式案牘不備情文才盡班姬孝皆曹女貞惟共伯之婦烈皆皇甫之妻教子無不三遷勸夫罔非四德千人一律耳目混淆是亦不亡之亡也然因案牘之幸而僅存則知當日之逸而失載者更

不少也。是以具載其姓氏歲月。所以明其窮而至於無可如何也。

楊氏。生員劉毓英妻。生十四年嫁毓英。毓英卒。楊撫孤守志。孝事舅姑。守節三十餘年。乾隆乙丑。得旨旌表。

王氏。黃爾玢妻。生十八年嫁爾玢。既寡。撫孤守節。孝事舅姑。歷三十餘年。乾隆戊辰。得旨旌表。

李氏。司得祥妻。生十七年嫁得祥。既寡。撫孤守節。孝事舅姑。歷四十餘年。乾隆丁丑。得旨旌表。

張氏。高起鵬妻。生十八年。嫁起鵬。撫孤守志。其孤後為生員。歷四十餘年。乾隆庚辰。得旨旌表。

杜氏。張雲妻。遇強暴欲逼狎之。因拒不從。斧斫身死。乾隆壬申。得旨旌表。

高體榮妻甯氏。有無賴子於衆中調之。甯氏拒姦投井死。乾隆癸未。奉旨旌表云。

舊志列女宜載於前。而今列於後者。別凡例。所以罪舊志也。自劉向創書。范氏列傳。列女之蹟。與忠臣義士同載傳文。明不朽也。舊志不為傳體。直是貞節花名卯簿耳。後人又何覩耶。且其措語尤不雅馴。大率略取請旌文牒中駢麗讕語。強注花名之下耳。浮文無實。難備汗青。事越百年。又難追訪。按常璩華陽國志。其徵文載事。頗具別裁。至於貞士烈女。事實無聞。但具姓名。難入編次者。不復次別先後。一槩敍列終篇。是亦史氏闕文之旨也。今以舊志列女。附次於後。略節膚詞。稍潤鄙語。至於事實。不敢漫有增損。所謂慎之至也。

程氏、元史天倪妻、倪死武仙之亂、事詳史天澤傳、程聞變自殺、事平收葬、顏色如生、刃猶在手、旌表其墓、今墓在焦堡、

吳氏、橫亭里人、明張享繼妻、享任寧國府經歷、卒官、子幼、吳扶櫬歸葬、甕橐蕭然、撫孤成立、守志三十五年、嘉靖八年旌表、

倪氏、南關里人苑甫山妻、夫卒、倪年二十二歲、有娠五月、絕食求死、親戚勸之乃止、生子志學、撫育長成、娶婦王氏、年十八、生子可久、志學旋卒、王與姑相依守節、直指題奏、奉旨旌表、

章氏、程段莊民張孝妻、（通志作張孝先、）夫死家貧、日夜哀泣、誓不願生、孤兒七歲、哭勸不從、俟兒睡熟縊死、旌表建坊、

褚氏、朱大化妻、（通志作宋大化、）夫死年甫十八、欲以身殉、遺腹將娠、舅姑勸止、生子夭折、因泣告舅姑曰、子在爲夫守、今子亡矣、生何益哉、絕粒逾旬、諸親環勸、褚堅志不從、竟餓死、事聞旌表、（舊志書朱大化爲故宦、不知何官也、書法鄙俗、難以徵信、刪之、）

楊氏、生員劉自重妻、自重卒、楊年二十有三、子方三歲、撫以守節、垂二十年、教子成立、爲生員、事聞旌表、

張氏、褚言妻、自未生時、其母與張指腹約爲婚姻、後褚日凋落、父母意欲背盟、張誓死不二、卒歸於褚、夫宦羽林衛指揮、數年、姑及夫皆病卒、櫬葬異鄉、張日夜痛哭、感動親戚、助其歸葬、

王氏。別古莊里李應旗聘妻也。未合巹。應旗亡。王誓不他醮。過門守孀數十年。李無期功之親。托跡皇姑寺。終身。按通志作皇覺寺。

班氏。張麒妻。麒官錦衣指揮。遭搆陷。事詳本傳。麒遣戍。朝夕泣血。蓬首垢面。撫孤踰四十年卒。

朱氏。崇文里楊文蔚妻。文蔚卒。朱年二十有五。遺子四歲。敬事舅姑。閭里稱善。

田氏。富貴南里民王降妻。年二十七歲。降卒。旬日水漿不入於口。家貧鍼黹度日。里中慕其賢淑。謀欲娶之。田引刀自裁。鄰婦救免。守節四十餘年卒。

張氏。高家莊里民李旺妻。年二十一歲。生子甫七月。旺卒。張撫幼子。事舅姑。守節不渝。壽至九十。正德間得旨旌表。

榮氏。生員楊華夏之妻。華夏卒。子希孔纔數歲。榮孝事舅姑。撫育遺孤。家貧紡績。延師。後希孔中萬歷戊子舉人。歷官戶部郎中。其官刑部主事時。榮以覃恩敕贈安人。敕文詳附紀。

石氏。江西道御史符允中妻。允中卒於官。石年二十六歲。守節三十餘年。允中見選舉表。

于氏。庠生張晨妻。晨卒。于年十八。守節五十一年。壽六十有九卒。

黃氏。農民張鎮妻。鎮卒。黃年十九。子甫數月。家極貧。撫孤成立。生孫二人。皆錄爲生員。年九十餘。詔旌其門。

張氏。歲貢傅廷竺妻。夫卒年二十六。守節四十餘年。卒年六十有九。

魏氏。义口里人郝廷表之妻。夫卒年二十歲。長子尙松五歲。次子尙信生始彌月。魏絕食求死。家人勸止。時遭饑饉。艱辛自守。得旨旌奬。

焦氏。傅自然妻。夫卒年方二十。誓不改嫁。守節終身。

韓氏。劉萬言之妻。孫澤長以孝聞。督學旌表其門。按韓之節。與澤長之孝。舊志無一字。但列其名。至今不可稽考。可恨也。

宋氏。劉希顏妻。希顏卒。宋年二十二歲。遺孤幼稚。宋欲死之。舅體坤生員也。是時年踰七十。泣謂宋曰。劉氏一脈。全賴汝。汝豈忍哉。宋勉撫遺孤數年。公姑繼卒。家貧甚。宋勵志苦節四十餘年。得旨旌表。

翟氏。王希里索鑑妻。二十九歲孀居。教育五子。孝事孀姑。卒年九十有二。

楊氏。監生劉樸妻。夫亡年甚少。苦節撫孤五十餘年。有旨旌表。歲給布粟。

張氏。生員劉成德妻。夫卒年方二十。遺兩幼子。誓死不嫁。奉姑以孝。課子以嚴。守節五十餘年。得旨旌表。

周氏。紘西山妻。年幼孀居。有挑之者。堅拒死之。知縣置惡於法。請旌其門。

王氏。劉三輔妻。通志作二輔。嫁三年。三輔卒。遺子心逸甫周歲。上事嚴姑。下撫弱子。辛勤守志。心逸後爲生員。旌天遺孫復天撫循曾孫成立。乃卒。苦節五十餘年。

李氏。劉芝之妻。丙子之亂。避兵途中。爲兵所迫。李不受辱。挺身受矢死。年二十有四。

黄氏。郭鉉妻。鉉幼業儒。篤於伉儷。出繼爲富人子。失富人歡。鉉死。黄欲同穴。恐爲人覺。背自祕之。無何。媒妁至。舅姑勸嫁。黄容色不變。但請寧家。因出其故夫所遺衣物。往祭其墓。拜而不哭。家人始知其有死志。防守益嚴。後以除夕少怠。縞袂凝妝。閉門自縊。救之已無及矣。事聞旌表。

楊氏。富貴南里王畿毓妻。畿毓卒。楊年十九。閱三月。生遺腹子。撫以成立。垂五十餘年卒。

劉氏。張甲妻。甲卒。劉年十八。誓不他適。無子。撫從子爲嗣。歷四十年卒。

趙氏。國子監生應啓次女也。崇正丙子之亂。與姊同爲兵擄。姊畏死被汚。惟女不受辱。強擄上馬。駡不絕口。殺之棄屍郊外。二日。祖母往收女尸。顏色如生。縣人哀之。山東進士秦士奇爲賦長歌弔之。（詩載文徵。）

王氏。索璣之妻。夫亡。有七子。地僅三畝。家貧無以贍給。引刀欲自殺。伯姒勸止。艱苦自持。奉姑以孝。訓子以嚴。諸孤皆守家法。霸州道旌其門曰。表揚純貞。

劉氏。曹家務裴章來妻。章來卒。子成錦生甫一歲。劉勵志撫孤。族有橫逆者。爲所感動。不忍加之。錦中武舉。家聲賴以不墜。

杜氏。乂口里冉貞觀妻。貞觀早亡。遺孤三童。生姑五歲。歲歉。忍死勤女紅。奉姑教子。三童後爲廩膳生員。

楊氏。保定縣訓導武維藩妻。夫卒。孝事舅姑。撫孤成立。

張氏。生員劉成德妻。成德卒。張年二十。子方六歲。撫以守志。誓死不二。

席氏。東川里張文嬪妻。文嬪卒。席年三十三歲。奉姑撫幼。康熙丙辰。已八十一歲矣。

張氏。仁和里王印昌妻。印昌卒。張方二十六歲。長子始三歲。次子在襁褓。堅心苦節。撫成遺孤。邑人惻憫。垂三十餘年。未獲旌表。

武氏。富貴南里生員高登敏妻。登敏卒。孀撫六歲遺孤。茹苦堅節。訓子持家。子鈺甫成名而卒。按選舉表無高鈺名。所謂成名必生員也。

陳氏。乂口里生員張縉妻。縉卒。陳年十有九歲。子年方二歲。食貧守志。終身不違。

許氏。仁和里賈應鶚妻。生員賈焻母。年二十二歲居孀。家無餘產。焻方襁褓。紡績度日。課子成名。守七十餘年。至九十四歲而終。

甯氏。錦衣千戶張應魁妻。少年喪子。中年喪夫。苦志守節。並無期親。能推施賑族。族人義之。

趙氏。廩貢生索一貫妻。舊志於此下有利部其昌之妹。性嚴而氣和。無成而有終。仁壽之資。純靜之品。從夫從子。兩得之矣。三十二字。並無夫死守貞語句。文義殆不可解。但既列於此。意亦守節婦也。記載無法。遂致如是。故不敢删去。本文所無。難以強增。故又不敢附會。謹列其姓氏。以附於缺文之義。俾後來司載筆者。弗以無文之故而刊落姓氏可也。又按選舉表。趙其昌崇正癸酉科舉人。任應天府治中。其稱利部。意其昌曾官利部郎官也。第混舉利部。則不知為尚書侍郎耶。郎中員外主事司務耶。書法如是。豈猶可貴以紀載之常例乎。是亦可見趙氏貞節之事為載筆失傳之一證也。

按舊志列女四十二人。紀載寥寥如是。先後年月俱無可考。且俱明代之人。豈順治元年至康熙十五年

前。竟無一人可入紀載者乎。當日載筆缺遺。概可見矣。今世遠年湮。不可追而補輯之也。惟張科妻劉氏。舊志略載姓氏。亦無年月可考。今已據劉子泓傳。詳載於前。畿輔通志采取者一十九人。其去取之故。亦不甚可解。惟文字語句。通志較舊志略可句讀。而諸人事蹟。舊志又較通志稍詳備。今酌改之。歸於舊志。而舊志所無者。則用通志補之如後。

通志包括百餘州縣。列女傳文。例宜略尋常而擷高秀。乃合制事之宜。非謂於一人之事。更與刪繁而就簡也。如謂包括多而就人刪其繁。則一代之史。包括更多。止可書人名字而已也。然志例既未畫一。作者又不專家。所謂與其過而廢也。無寧過而存之。往往略於府州縣志。而詳於通志者。亦不可謂瑣瑣之無功也。但其收既廣。則其文自不得不更略矣。今亦采取其要。以補缺遺。複者存於舊志。則不錄也。

劉氏。馬文瑞妻。爲鄰惡張守富逼狎。不從。被殺。康熙三十年旌表。

李大姐。王之文妻。年十七。旗人馬之才欲逼與狎。不從。自殺。康熙五十六年旌表。

列女列傳續補

趙氏。霸州煎茶鋪士毅女。靳各莊生員劉維屏繼室也。劉世系詳士族表。趙生三歲。伯氏士宏愛之。育爲己女。及長。秀慧著於閨中。維屏既喪偶。乃議繼室。媒妁紛然。維屏母高。亦煎茶鋪產也。稔趙女賢。乃求爲婚姻。維屏先世。自有明中葉。至是八傳。皆以儒業世其家。其列靑衿齒黌序者。未嘗有闕。維屏兄弟六人。

俱又以儒顯。維屏行次第五。與伯兄維壎。叔兄維型。以諸生終。趙始入門。與伯仲娣姒相得如女兄弟。盤帨絲繡。若酒漿筐篚。俱有典則。能得姑氏歡心。初維屏從父燨卒無子。父燦以維屏爲之後。已而燨妾舉遺腹子。維屏還歸所生。燨妻賜維屏田二十五畝。爲燨作遺施。及維壎兄弟析爨。五分燦產。而僅以燨遺二十五畝歸之維屏。維屏欲有言。趙慰之曰。男子不自食力。維仰祖父所遺。愧已。天壤之大。功名富貴學術事功。何者不可自取。而斤斤井湫之下。爭升斗水。且傷骨肉和耶。維屏亦笑而罷。兄弟議母所養。母曰。第五婦賢。吾依於第五。足娛我晚年。卽挈養贍田共維屏居焉。維屏受田少。不能自贍。授徒京師。資脡脯所入。以供滫瀡甘旨。又攻苦力學。得咯血病。未幾轉劇。歸養於家。趙力扶持。拮据經營。不敢言家計盈絀。又病中悅愲不馴。僕婢不敢向邇。趙能和色順受。未嘗稍忤。維屏將卒。顧母老不得所依。趙力自任。請爲收子。維屏瞪目而瞑。趙時年二十有九云。維屏旣卒。兄弟以趙嫠處。欲迎養高。高曰。吾得趙氏婦朝夕左右。吾安適焉。雖三烹五鼎。非所易也。卒依於趙。趙無子。維屏卒時。議擇所後。趙謂繼子年長。情性不屬。叔氏少子錡。雖年甫七齡。卽眞摯有至性。願乞叔氏兄公俾錡爲嗣。於願足矣。維屏爲請於維型。趙因撫錡。及八歲。孤女教以幼學。錡自家塾課歸。必令默誦所受經書。成誦則喜。偶有遺脫。卽懲戒之。不爲姑息。教女習繡紩。或舉古大家能率婦德。徵引故事。示訓迪焉。侍姑晨夕無閒。姑倚趙如左右手。每朝夕食。雖一蔬羹。必躬自滌潔調和以進。姑每食未嘗不甘。自餐菲糲。撙節儲蓄。家事亦漸充裕。姑卒。伯仲以趙孀居。

且未授產議兄弟五人均出貲財襄事．不徵趙金．趙曰．姑生與我相依．姑歿而我無與其事．於心安乎．且我固言．男子不仰遺產．又何以分授爲也．卽竭力營數十金．納於伯氏．伯氏爲之感歎．而喪費適巳足用．因量其貲益治觀美．以謂志弟婦孝也．趙初育於士宏．士宏家故豐．其後凋落．又無子女．晚年病痱．偃蹇牀笫間．趙貲助終其身．士宏婦王．就養於趙．及卒．棺衾殯葬．俱當禮．則鄉人以謂養女如是．卽生男亦何加焉．性惠慨．自奉能約．而卹患拯貧．輒無倦色．有傭工壯未有室．趙助之婚．其人無以養．卽令以家自隨．門有孺子丐者．趙熟視之．則鄉鄰魏氏兒也．詢其所自．則以年飢．父母兄妹分散．無所蹤蹟．趙留養之．其後夫妻子女．復聚如初．趙年今六十有四矣．子錡．爲廩膳生員．湻謹樸愿．重於鄉黨．皆趙教也．錡女適西養馬莊孫鳳彩．乾隆丙申．鳳彩卒．劉年十九．爲婚方匝歲耳．是年生遺腹子．劉撫以守志．雖年幼．卽巳堅凜若老成人．每歸寧．趙引與同臥室．時時述巳舊事．爲之典型．孫氏人以謂於是見家範焉．

胡氏．仙人橋王會雲妻．乾隆丙子．會雲卒．胡年二十有五．子瓏方五歲．又生遺腹子鎮．胡撫以守志．孝事舅姑．子瓏今爲武生．

郝氏．靳各莊劉如璽妻．乾隆壬甲．夫卒．郝年二十有三．無子．姑邱巳七十餘矣．郝孝事之．夫兄有子鉍．事郝如母．鉍卒．其婦李年二十有七．撫孤子大．年與郝相依．如姑婦焉．

丁氏．王希趙模妻．西留丁士宏女也．夫卒．年二十歲．撫孤子．孝孀姑．食貧茹苦．久而不倦．

趙氏。南街戴琳妻。西務村吏員趙掇女也。生十九年歸琳。乾隆戊午。琳卒。趙年三十有六。撫孤鴻祚。及女子三人。俱爲婚嫁。食貧守志。終身不倦。鴻祚妻竇氏。南關鎭竇可聖女也。年十七歸鴻祚。乾隆癸酉。鴻祚卒。竇年二十有九。遺孤錦方九歲。趙氏年已五十矣。竇奉事惟謹。與姑同寢室。姑所徵求。無不遂。夫有女弟。竇友愛之。惟恐稍違其意。主家政。有內外事。必告於姑。示不敢專。教子讀書。勉以成人。歷艱難困苦。不改其操。

闕訪列傳第九

史家闕文之義。備於春秋。兩漢以還。伏鄭傳經。馬班著史。經守師說。而史取心裁。於是六藝有闕簡之文。而三傳無互文之例矣。（公穀異聞。不著於左氏。左氏別見。不存於公穀。）夫經尊而傳別其文。故入主出奴。體不妨於並載。史直而語統於一。則因削明筆。例不可以兼存。固其勢也。司馬氏肇法春秋。創爲紀傳。其於傳聞異辭。折衷去取。可爲愼矣。顧石室金匱。方策留遺。名山大川。見聞增益。其敍例所謂疑者闕之。與夫古文乖異。以及書闕有閒。其軼時時見於他說云云者。但著所取。而不明取之之由。自以爲闕。而不存闕之之說。是則廁足而致之黃泉。容足之外。皆棄物矣。夫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聞欲多而疑存其闕。愼之至也。馬班而下。存其信而不著所疑以待訪。是直所謂疑者削之而已矣。又復何闕之有哉。

闕疑之例有三。有一事兩傳而難爲衷一者。春秋書陳侯鮑卒。並存甲戌己丑之文是也。有舊著其文而

今亡其說者。春秋書夏五郭公之法是也。有愼書聞見而不自爲解者。春秋書恆星不見而不言恆星之隕是也。韓非儲說。比次春秋時事。凡有異同。必加或曰云云。而著本文之下。則甲戌己丑之例也。孟子言獻子五友。而僅著二人。則郭公夏五之例也。檀弓書馬驚敗績。而不書馬中流矢。是恆星不見之例也。馬班以還。書聞見而示意者。蓋有之矣。一事兩書。以及互存事目者。絕無聞焉。如謂經文得傳而明。史筆不便於自著而自釋。則別存篇目。而明著闕疑。以俟訪。未見體裁之有害也。

史無闕訪之篇。其弊有十。一己之見。折衷羣說。稍有失中。後人無由辨正。其弊一也。才士意在好奇。文人義難割愛。猥雜登書。有妨史體。削而不錄。又闕情文。其弊二也。傳聞必有異同。勢難盡滅其蹟。不爲敍列大凡。則稗說叢言。起而淆亂。其弊三也。初因事實未詳。暫置不錄。後遂闕其事目。等於入海泥牛。其弊四也。載籍易散難聚。不爲存證崖略。則一時之書。遂與篇目俱亡。後人雖欲考求。淵源無自。其弊五也。一時就所見聞。易爲存錄。後代蝀蜷補綴。辭費心勞。且又難以得實。其弊六也。春秋有口耳之受。馬班有專家之學。史宗久失。難以期之。馬氏外孫。班門女弟。不存闕訪。遂致心事難明。其弊七也。史傳之立意命篇。如老莊屈賈是也。標題類敍。如循吏儒林是也。是於史法。皆有一定之位置。斷無可綴之旁文。凡有略而不詳。疑而難決之事。不存闕訪之篇。不得不附著於正文之內。類例不清。文辭難稱粹潔。其弊八也。開局修書。是非鬨起。子孫欲表揚其祖父。朋黨各自逞其所私。苟使金石無徵。傳聞難信。不立闕訪。以杜請謁。如云

事實尚闕。而所言既有如此。謹存其略。而容後此之參訪。則雖有偏心之人。亦無從取爭端也。無以謝絕一偏之言。其弊九也。史無別識心裁。便如文案孔目。苟具別識心裁。不以闕訪存其補救。則才非素王。筆削必多失平。其弊十也。

或謂史至馬班極矣。未聞有如是之詹詹也。今必遠例春秋。而近祧史漢。後代史家。亦有見及於此者乎。答曰。後史皆宗史漢。史漢未具之法。後人以意創之。大率近於類聚之書。皆馬班之吐棄而不取者也。夫以步趨馬班。猶恐不及。況能創意以救馬班之失乎。然有窺見一二。而微存其意者。功亦不可盡誣也。陳壽蜀志。以諸葛不立史官。蜀事窮於搜訪。因於十五列傳之末。獨取楊戲季漢輔臣贊。與益部耆舊雜記以補之。常璩華陽國志。以漢中士女有名賢貞節。歷久相傳。而遺言軼事。無所考見者。序志之篇。皆列其名。而無所筆削。此則似有會於多聞闕疑之旨者。惜其未能發凡起例。特著專篇。後人不暇搜其義蘊。遂使獨斷之學。與比類之書。接踵於世。而春秋之旨微矣。

近代府縣志書例編人物一門。廁於山川祠墓方物土產之閒。而前史列傳之體。不復致思焉。其有豐功偉績。與夫潛德幽光。皆約束於盈寸之節略。排纂比次。略如類書。其體既褻。所收亦猥濫而無度矣。舊志所載。人物寥寥。而稱許之閒。漫無區別。舉皆伏鄭。才盡班揚。吏必龔黃。行惟曾史。且其文字之體。尤不可通。或如應酬膚語。或如牘案文移。泛塡排偶之辭。閒雜帖括之句。循名按實。開卷茫然。凡若此者。或是鄉人庸行。請托濫收。或是當日名流。失傳事實。削之則九原負屈。編之則傳例難歸。又如一事兩說。參差異

同。偏主則褒貶懸殊。並載則抑揚無主。欲求名實無憾。位置良難。至於近代之人。開送事蹟。俱爲詳詢端末。纖悉無遺。具編列傳之中。曾無時世之限。其閒亦有姓氏可聞。實行莫著。濫收比類之册。或可奄藏入諸史氏。體裁難相假借。今爲別裁闕訪。同占列傳之篇。各爲標目。可與正載諸傳互相發明。是用敍其義例。以待後來者之知所審定云爾。

臧丞相。不知何時人。名字亦不可考。舊志縣南龐歇莊有臧丞相墓。墓有神道碑。碑石今已不見。舊志不載其文。可惜也。又賈氏宗譜序稱史臧兩故家。序爲明洪武五年知縣盛本初所撰。以史臧並稱。臧當爲元時人。史天澤事。縣人至今猶能言之。而臧氏同爲丞相。今并其名而亡之。豈無德可稱耶。且固有幸不幸耶。

張敏。橫亭人。明宣德八年進士。歷官工部侍郎。舊志稱其倜儻不羣。博聞強記。居官不畏強禦。常捍逆振。幾被排陷。以無隙可乘。不能加害。任工部三載。釐剔尤多。旣卒。從祀鄉賢。然事實俱不可考。捍逆振事。備檢不得蹤蹟。縣人亦無能知之者。至謂幾被排陷。無隙可乘。不能加害。恐未可信。當王振用事。陷害忠良。不一而足。祭酒李時勉之荷校長繫。久乃得釋。豈有隙可乘者耶。又按明實錄。英宗正統二年。擢敏戶科給事中。九年任滿。上疏乞免外補。守母節婦之牌。時雖從之。士論鄙焉。十四年以多事之秋。陞工部右侍郎。則正王振用事時也。安得謂其捍振幾被陷害乎。又按實錄。天順元年。英宗復辟。察其非卿佐才。逐令

致仕則敏官侍郎亦不止三年也又云敏爲人粗淺居官無建白但循默守職而已天順二年卒遣官諭祭畿輔通志則云敏官工科給事中以勤愼稱記載互異並存其說以俟知者詳焉

馬馴與敬屯人天順元年進士歷戶部員外郎舊志稱其豁達大度愷悌慈祥既遷內臺直言外轉尋復前職盡心報國謝政歸田睦族賑饑從祀鄉賢按舊志書法庸濫不可枚舉內臺不知何道御史外轉亦不知何官其事實無據則前後皆一轍也

陳鼎天順貢生任沂水知縣舊志稱其一塵不染百廢皆興浙民立祠祀之未詳

王琪字伯玉貢生黃巖主簿澍之子琪亦以貢生任雒南知縣九載安靜不擾民生建祠祀之宦蹟官評詳載秦志按琪爲永清人永清之志不載其實而以詳載秦志解之謬矣又洛南屬陝西商州不識所謂秦志者指陝西通志耶抑州志縣志耶

劉魯嘉靖三十一年舉人舊志稱其尙義助工兩院交奬按嘉靖時有順天巡撫僉都御史無所謂兩院也

楊勵劉魯同年舉人任慶陽同知舊志稱其質直剛方不修邊幅久佐名郡宦橐蕭然事未詳

成萬齡王希里人嘉靖四十年舉人舊志稱其好學窮經不樂仕進事未詳

傅堯相嘉靖三十一年貢生舊志稱其天性孝友博學多聞著有性理衍義補事未詳所著書亦未見也

武尙賢。王希里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歷官行太僕寺卿。舊志稱其素敦大節。爲時名卿。賑貧葺學。減馬築隄。按舊志所稱武尙賢事。似非濫廬可贗撰者。賑貧於何年。葺學於何時。馬如何而減。隄如何而築。據事而書。總不必瑰異奇特。要必有端委可詳。而修志者徒搆虛詞。乃使百年之後。無可蹤蹟。可慨也。

王德恆。芮城教諭王纖先子。嘉靖四十一年歲貢。任代州州同。舊志稱其辨冤獄。恤窮黎。嘗攝州印。及督北樓口稅課。冰操不染。宦橐蕭然。事未詳。

張惟誠。乂口里人。隆慶五年進士。舊志文云。孝友性成。淸介性植。兩膺卓異。三荷龍章。花縣立祠。金闕賜坐。賜金賜緋。共十六次。年方不惑。退居林下。敦睦三族。敬愛一鄉。施餅施棺。平糶無息。官至四川左布政使。崇祀鄉賢。其言猥俗不根。難以究索。歷官歲月。及初仕縣地。亦不可詳。又何責其他也。

楊希孔。黃村里人。萬歷十六年舉人。歷官刑部郎中。舊志稱其用法平允。處事周詳。在山東司。釐剔封疆。大司寇皆倚重焉。事未詳。

武維邦。萬歷二十八年貢生。任冠縣縣丞。舊志稱其學擅鍾王。筆勢秀逸。事未詳。贊善書者以鍾王。亦言之近於市道者也。

李崑。萬歷三十年貢生。在鄒縣縣丞。舊志稱其有德有言。推誠接物。亦不成語也。事未詳。

劉鍊。崇文里人。萬歷四十一年進士。歷官雲南兵備參議。舊志稱其善於撫字。事未詳。

武維畿．尚賢子也．萬歷二十八年貢生．任蠡縣教諭．操守凜然．一介不取．

王守成．萬歷間貢生．任永平訓導．歷陜西永壽縣教諭．舊志稱其天性孝友．喜賑施．門人私謚敬修先生．事未詳．

成於樂．萬歷四十四年貢生．任江華縣知縣．舊志稱其先恩後威．撫猺人．征畬僮．大著勳績．立祠祀之．按撫猺人征畬僮事．非可虛搆者．徧檢明史．不得成於樂之名．舊志存其目而不詳其事．可惜也．

劉惟蕙．泰昌年恩貢．任臨洮通判．歷鞏昌同知．舊志稱其深得軍民之心．巡撫重其才．薦擢甘肅守道．以內艱還里．事未詳．

李允奇．天啓元年貢生．由州同知歷官青州府通判．舊志稱其撫戢叛軍．威名大著．事未詳．

韓策．天啓四年恩貢．任來安訓導．舊志稱其文詞古雅．有左國之風．策文章今無所見．稱文而擬以左國．乃帖括批評之陋習也．

王善養．崇正十二年貢生．任饒陽教諭．擢正定府教授．舊志稱其弱冠家貧．張參議助金爲婚娶．賚固辭不受．張參議不知何人．豈張惟誠曾官參議耶．然已不可考矣．文章稱人以宦．可施於尺牘應酬．史志之文若此．難與議編摩之業矣．

張惟訥．萬曆十六年武舉．舊志稱其博學強記．尤善草書．其事未詳．書迹今亦不聞有遺留者．

張守身。明廩生。任留守司經歷。舊志稱其嘗著賢能事。未詳。

褚東山。明錦衣衛指揮。舊志稱其力能扛鼎。射可穿楊。擢授井陘參將。按明時指揮乃功勳恩廕之官。褚氏有指揮褚言事見列女傳。然其襲爵之由不可詳矣。又武人而云扛鼎穿楊。亦市井語也。

賈燦。仁和里人。順治十八年進士。分都察院觀政。舊志稱其孝事繼母。友於兄弟。行古修潔。安貧樂道。家譜稱其教授子弟有程門立雪之風。語皆泛設。事無可考。

鞏維城。東川里人。順治十二年進士。仕常州府推官。人稱其有惠政。故事民輸漕糧。傾米於斛。斗級用足蹴之。民以為患。維城禁止焉。又云擢為巡按。而不著其地。事不可考。舊志亦僅載為常州推官而已。

索一書。明天啓甲子副榜。順治二年恩貢。任臨邑縣知縣。招流民二千餘家。墾荒田三千餘頃。舊志錄巡按御史及布政使考語。不詳事實。招流民與墾荒田。則當時功令也。其如何招與墾。亦不得而知之矣。

舊志人物事蹟。俱詳於選舉志。而名宦事蹟。則詳於職官志。至於人物條下。但列空名。而注曰事詳前卷。賓主倒置。未察其命意果何在也。今取選舉所載事實。考訂如右。而張麒以忤陸炳謫戍。見於方從哲之碑誌。考其事實。無所表見。按明史陸炳傳。炳雖專為佞倖。而護持善類。是以朝士不甚惡之。麒之忤炳。事出公私。不可知也。舊志人物不列麒名。而方從哲之誌銘。存於文籍。不知以人存文耶。抑亦以文存人耶。今既無由辨證。著其說於闕訪之篇。而仍以誌銘入於文徵。庶志事選文。各歸攸當矣。其有列文徵而不

入志傳者。於此皆可隅反焉。

舊志紀載無法。存於闕訪。而愼其褒貶焉。不敢爲前人受過也。新收事實。亦存於闕訪。則以有名而不得其實。與夫一節而不備其全。遽編列傳正文。則存名者既恨於無可表見。而僅著尋常一節者。亦嫌於輕視其人。以謂舍是無他長也。是以鄉黨耆德。尙義樂善之屬。不敢別著爲篇。仍存闕訪之目。亦猶華陽國志之序列漢中士女。初非不信其人。爲其善行倘亦不止於是。而遂已也。

李茂芳。塔兒巷生員也。雍正八年。奉旨州縣建先農壇。官建壇垣外無隙地。時議開溝垣外。俾水流通。則垣基可固。茂芳捐地一畝。輸官。知縣朱棨獎勵之。

田畲。永安鎭廩貢生。創立永定河雙營義渡。後選成安縣訓導。凡五年而歸。鄉黨稱爲善人。

田芬。雍正乙卯拔貢生。乾隆庚申。任長蘆豐財場鹽大使。創立義學。延師課其鄉子弟。

何芝瑞。韓村人。爲鄉耆。善講聖諭。聞者皆爲感動。知縣宋晶以齒德兼優題其門楔。又知縣竺逸其名。以望協鄉閭旌其門。竺擢天津知州。遣人投刺禮請芝瑞赴天津宣講。人多興起。

解麟。韓村人。捐納州同職銜。好善樂施。乾隆辛巳壬午癸未歲比不登。麟捐穀助振。

劉運昌。韓村人。常捐地二十一畝。莊宅一區。建立義學。事詳禮書及建置圖。

王章。信安鎭生員也。乾隆甲戌。信安鎭設立留養局。知縣屬章經紀其事。章故溫飽。頗恤無告貧民。故事

官止給米炊粥散之。章自以私財鬻蔬助給。有死亡者。自治棺轉斂之。標識其處。俾親屬有所蹤訪。無衣者量給窮袴。貧民賴焉。壬午二月之朔。局例當春融遣散時也。時方艱食。貧民徘徊不肯散去。章又以私粟自贍一月。知縣蔣式瑜牒其事上布政使。布政使以蘊德維殷四字題其門楔。

賈銹。北街居民。嘗爲鄉飲賓。知縣朱槃以盛朝人瑞四字題其門楔。

徐天祿。信安人。移居后奕。設飯肆以資生。乾隆甲午。偶自信安鎭歸。道見遺金二百餘兩。俟失金者至。如數與之。

劉相卿。東西營人。康熙六十年。公舉鄉飲大賓。

賈瑍仁。和里人。進士賈爍子也。雍正年間。連舉鄉飲大賓。乾隆戊辰卒。年一百二歲。子鉉。孫澎。自有傳。

仇致遠。別古莊貢生。乾隆元年。保舉孝廉方正。

李如瑞。义口村人。壽登百歲。乾隆元年。欽賜昇平人瑞坊。

朱邦顯。永安鎭民。相傳以謂康熙中知縣扁旌其孝。子長斌。撫孤甥成立。與族子及己子民讓三分其家。

任守貴。耆民也。雍正五年。保定知府李正茂以達尊有二題其門楔。

燕尙珍。東義和村人。乾隆壬戌歲歉。官吏施粥賑貧民。尙珍捐米四十石。知縣李和永請爲鄉飲介賓。

朱有勳。崇文里人。官建義倉。有勳捐粟四百石。恩賜八品服。

景維翰．南關監生．悟謹敦睦．知縣李和永請爲鄉飲大賓．
孫瑾．大麻子莊人．敦本務農．鄉黨稱善．常爲鄉飲賓．
焦萬鍾．明萬歷時．輸粟千石賑饑．賜七品服．建坊旌表．
武尙登．王希里人．任昌樂縣主簿．歲饑．出粟千石．賜散官．弟尙學．出粟五百石．張廷柏．仁和里人．出粟百石賑饑．李彥貴．輸粟二百石．張承憲．輸粟百石．
劉和．雙營村人．壽一百三歲．郝宗仁．馬家堡人．壽一百八歲．王朝勳．縣學生員．登耆壽．馮三省．三族優行．九飲賓筵．
舊志稱齒德者有王應虎．張欽敦．趙緒光．王朝憲．侯景奎．成於學．張一中．王朝官．郝尙松．索璣．張明進．張崇善．尹從化．皆用敦仁裕後．篤行純修．諸泛語．今削其詞而存其名．
王朝貴．尙義好施．縣人韓璧．郝士昌．郝振．城破被縛．貴出千金贖之．又捐穀濟貧．公舉齒德受旌．
張宗登．年八十．劉堯漢．年九十四．
劉守正．妻亡．終身不娶．
方抜與方外之徒．前史俱有專篇．今以尺幅不足占篇．而附於闕訪之後．亦猶孝友之附著義門也．金可礪之仁術．任和尙之苦行．非闕其事以俟訪．乃闕其篇目以待訪而補之云耳．

金可礪。字子卓。鑲藍旗漢軍分屯佃莊村人也。善方技。初爲某王門下醫藥房供役。年老退居鄉屯村中有病者。可礪不問貧富。皆爲治之。人有邀視者。雖寒暑風雨無所避。治之往往有效。人以是爭重焉。有張生年四十餘。得勞損疾。久不治。奄奄待自斃矣。可礪一診。卽有起色。爲處方劑。數月而痊。有河務曹官妻某。臥病數月。初若癥結。其後每語。腹中輒作應聲。諸醫不知所爲。可礪曰。此痰也。痰消聲自息矣。處方治之。匝月所患良已。人有怪症疑病。可礪一見。輒能知之。自謂善讀醫經。不如多所閱歷。臨症旣多。病理自不能遁。今生八十八年矣。精神健足如壯歲。前三數年。猶納妾生少子云。

任和尙。逸其名。馬家鋪民也。順治年於本村五蓮寺爲僧。寺久頹廢。任募重修。露坐村外誦經。祁寒酷暑。未嘗稍歇。鄉人與之食則受。不與食亦無所求。或餓七八日。誦經如故。人以是異之。康熙五十四年。寺始落成。任年已八十餘矣。無疾而逝。

介葛聞牛。魏錡夢月。多文爲富。古人偶用。以成頰上之毫可矣。若夫好稱雨粟。多識射烏。則王喬舃履之奇。左慈羊鳴之怪。史體蕪穢。致誚前修。然而天壤之大。何所不有。方志記傳。略舉一二。固亦無傷於大雅者也。附於闕訪之末。不與特著叢篇。亦所以嚴史體爾。

王士正池北偶談。予從姊居永淸縣。嘗於晴晝仰見空中一少女子。美而豔妝。朱衣素裙。手搖團扇。自南而北。久之始沒。

李攀龍紀幻寓譚曰，成宏初，永清人龎姓，遺其名，有汴京之役，抵旅次，一日，往開封府門首看演梨園者，萬人喝采，龎亦隨衆擠看，晚歸邸舍，有青衣三人來訪云，我輩皆公鄉里，有平安字煩公帶去，省我父母，因相拉至玉津園，勸酬款洽，歡笑竟夕，龎亦感其誠，咨以姓氏，三人云，公西鎮後高阜處有小姑村，即吾家也，龎擇日北還，三人者爲送於河之滸，殷勤叮嚀，無忘致語，即抵家，即往西鎮後訪之，惟林木蓊鬱，邱阜嶙峋，絕無小姑村，下落，旁質之鄉人，亦杳不知其村在何許，一夕暝歸，過北岑，一人迎問曰，君欲到小姑村乎，龎大喜，請與偕往，比至，惟三兩人家，龎因問胡老家可住此否，其人曰，余袁翁也，揖龎先行，層門峻宇，居如王者，俄有一翁，高冠博帶，儀容甚都，肅客於堂上，龎因以書達翁，笑曰，三小兒久客汴城，魚鴈闊絕，得君郵至，奚啻萬金，遂延客宴於別院，金玉輝煌，水陸繽紛，皆生平所未覩，麗人十輩，歌紫雲之曲，以侑客觴，龎苦以酒辭，翁重敍款曲，解所佩明珠贈之，龎亦不敢峻拒，納之袖中，酒別翁出，偶爲門限所蹶，開目視之，則兀然高阜之上，月已橫參矣，始知其爲獨窟，今永東南二十里西鎮之陰有邱巋然，土人猶傳以爲故事云，然龎姓縝密不欺，從未嘗輕以告人，恐好事者或覆其穴，干己冥德，故自以幻爲眞耳，龎後享年九十餘，猶無恙，

前志列傳第十

史家著作成書，必取前人撰述，彙而列之，所以辨家學之淵源，明折衷之有自也，司馬談推論六家學術，

猶是莊生之敍禽墨。荀子之非十二家言而已。至司馬遷十二諸侯表敍。則於呂覽。虞卿。鐸椒。左邱明諸家所爲春秋家言反覆推明著書之旨。此卽百三十篇所由祖述者也。（史遷紹述春秋。卽虞呂鐸左之意。人譏其僭妄。非也。）班固作遷列傳。范氏作固列傳。家學具存。至沈約之傳范氏。姚氏之傳沈約。不以史事專篇爲重。於是史家不復有祖述淵源之法矣。今茲修志而不爲前志作傳。是直攘人所有而沒其姓名。又甚於沈姚之不存家學也。蓋州縣舊志之易亡。又不若范史沈書之力能自壽也。

紀述之重史官。猶儒林之重經師。文苑之重作者也。儒林列傳。當明大道散著。師授淵源。文苑列傳。當明風會變遷。文人流別。此則所謂史家之書。非徒紀事。亦以明道也。如使儒林文苑不能發明道要。但敍學人才士一二行事。已失古人命篇之義矣。況史學之重。遠紹春秋。而後史不立專篇。乃令專門著述之業。湮而莫考。豈非史家弗思之甚耶。夫列史具存。而不立專傳。弊已如是。況州縣之書。迹微易隱。而可無專錄乎。

書之未成。必有所取裁。如遷史之資於世本國策。固書之資於馮商劉歆是也。書之既成。必有其傳述。如楊惲之布遷書。馬融之受漢史是也。書既成家。必有其攻習。如徐廣崔駰之注馬。伏虔應劭之釋班是也。此家學淵源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

馬班而後。家學漸衰。（世傳之家學也。）而豪傑之士。特立名家之學起。如後漢書之有司馬彪華嶠謝承范蔚宗諸

家。而晉書之有何法盛等一十八家是也。同紀一朝之蹟。而史臣不領專官。則人自爲編。家各爲說。不爲敍述討論萃合一篇之內。何以得其折衷。此諸家流別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

六代以還。名家復歇。父子世傳爲家學。一人特撰爲名家。而集衆修書之法行。如唐人之修晉書。元人之修宋遼金三史。是也。監修大臣著名簡端。而編纂校勘之官。則隱顯不一。卽或偶著其人。與修史事。而某紀某表。編之誰氏。某志某傳。輯自何人。孰爲草創規條。孰爲潤色文采。不爲整齊綴合。各溯所由。未免一書之中。優劣互見。而功過難知。此一書功力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

若夫日歷起居之法。延閣廣內之藏。投牒議謚之制。稗官野史之徵。或於傳首敍例。詳明其制。或於傳終論述。推說其由。無施不可。亦猶儒林傳敍申明學制。表立學官之遺意也。誠得此意而通於著作。猶患史學不舉。史道不明。未之聞也。

志乘爲一縣之書。卽古者一國之史也。而世人忽之。則以家學不立。師法失傳。文不雅馴。難垂典則故也。新編告成。而舊書覆瓿。未必新書皆優。而舊志盡劣也。舊志所有。新志重複載之。其筆削之善否。初未暇辨。而舊志所未及載。新志必有增益。則舊志之易爲厭棄者一矣。纂述之家。喜炫己長。後起之書。易於攻摘。每見修志諸家。創定凡例。不曰舊書荒陋。則云前人無稽。後復攻前。效尤無已。其實狙公顚倒三四。本無大相徑庭。但前人已往。質證無由。則舊志之易爲厭棄者二矣。州縣之書。率多荒陋。文人學士。束而不

觀。其有特事搜羅。旁資稽索。不過因此證彼。初非耽悅本書。新舊二本。雜陳於前。其翻閱者。猶如科舉之士。購求程墨。陰陽之家。檢視憲書。取新棄舊。理勢固然。本非有所持擇。則舊志之易爲厭棄者三矣。夫索綏春秋。索綏撰前涼春秋。端賚邊瀏。劉承張駿之命集涼內外事。常璩國志。華陽國志也。半襲譙周。華陽國志載李氏始末。其劉氏二志。大率取裁譙周蜀本紀。是則一方之書。不能無藉於一方之紀載。而志家不列前人之傳。豈非得魚忘筌。習而不察。又何怪於方志之書放失難考耶。

主修之官。與載筆之士。撰著文詞。不分名實。前志之難傳一也。序跋虛設。於書無所發明。前志之難傳二也。如有發明。則如馬班之錄自序。可以作傳矣。作志之人。行業不詳。前志之難傳三也。書之取裁。不標所自。前志之難傳四也。志當遞續。非萬不得已。不當迭改。迭改之書。而欲並存。繁重難勝。前志之難傳五也。於難傳之中而爲之作傳。蓋不得已而存之。推明其故。以爲後人例也。

萬一蘅。江南丹徒人。康熙十二年。以舉人任永清知縣。於十五年與訓導喬寯定著永清縣志。爲十一篇。凡十五卷。一曰天文。二曰地理。三曰建置。四曰圖考。五曰職官。六曰選舉。七曰人物。八曰賦役。九曰祀典。十曰文籍。十一曰詞賦。文詞多不雅馴。難垂典則。然創始之難。自古已然。要其搜剔固已勤矣。一蘅敍曰。邑隸神京。地臨三輔。繁華嘉麗。在昔見稱。而何以志乃始於今也。粤稽漁陽頻戰。鼙鼓驚聞。殘饑荒邅。肆逮竹書蠹簡。而一時邑乘紀載。悉爲飄梗劫灰。前代纂修。竟成烏有。至今上御極之十有一載。海宴河清。

昇平垂拱。俯從閣臣之請。遂有纂輯大清一統志之命。檄下郡邑。爰及永清。一薦以閣員爲本年受事之四月。捧檄悚惕。亟詢輿人。欲考故府之藏書。已無編簡。欲搜邦人之逸牒。總閱荒開。於是蚤夜思維。以茲城社之鉅典。日進紳士之耆舊而綜核之。必曰某者故而某者新。故者始於何代。而新者剏於何人也。復以里巷之大端。日進都人之父老而稽考之。必曰某人孝而某人節。孝者詳於何事。而節者著於何時也。乃又廣諮博訪。近自方域。遠及村落。凡屬傳聞紀載。足以觀感者。必盡圖求。更延二三故老。於荒榛隴畝之中。覓其殘碑斷碣。且於古道斜陽之下。追其故址遺墟。又於大族名家。徵彼懿言芳躅。不越三月。而永邑之地理人文。先後事蹟。旁搜廣攬。几案皆盈。已迺閱而歎曰。是可以志矣。敬遵憲令。爰聘鴻儒。假館授餐。相與訂今校古。纖晷焚膏。又二越月。而永志告成。先大綱。次條目。志星野。志災祥。明乎地應天象。爲守土者之所必敬也。志沿革。明乎茲邑相傳。有所自來也。志疆域。志縣治。明乎山川毓秀。延袤廣狹也。志官署。志儒學。明乎親民敬士。教養有基也。志坊表。明乎甲科節孝。亙古不磨也。志街巷。志里甲。明乎編氓繡錯。版籍星羅也。志建置。明乎作者之經營。今半傾圮。而修葺猶存也。志圖考。明乎城池衙舍廟宇山川風景如覯也。志職官。明乎歷任有司。政教昭然也。志選舉。明乎歷科鄉會名賢濟濟也。志人物。明乎文章道義。碩德奇蹤。超然迥異也。志賦役。明乎一邑之錢穀丁徭有定額也。志地稅。明乎徵解之難紊也。志祀典。明乎明禋報本。示不忘也。志文籍。明乎此邦文獻。麟炳千秋也。志詞賦。明乎高賢嘯詠。嘉致堪傳也。統彙

之則爲全書。分列之則爲十五卷。是雖未備邑乘之詳細。而亦見武隆之大凡。縱未爲纂述之鉅觀。聊以表古今之節略。敢曰獻之當宁。以附昭代之車書。亦云備之采風。以供輶軒之取擇已爾。因詳作志之由。見永志不自今有也。而自今始。故爲序。康熙十五年歲次丙辰冬十月。敕授文林郎知永清縣事加二級京江萬一鶚謹撰。

喬儁序曰。邑修志。志何修乎。以輿圖之山川。所以形造工之祕也。以封疆之有迹址。所以表先哲之奇也。志如是已乎。曰。是固有之。抑不盡於是矣。然則闡幽拔滯。以慰夫忠孝節義。庶使後起者勸。更深媿夫不及錄者。卽知其無忠孝節義之可傳。將勸之而更激之乎。曰。得之矣。猶有要焉。夫卿士大夫。固一方之表也。而賞勸不屬焉。其輔世成俗。不有賴於主持風教之一人哉。故國之有史。元后尊焉。郡之有載。風憲重焉。邑之有乘。守令先焉。粤自洪荒。世代莫考。軒轅經理。始建城邑。舜分十二。禹復合九。如禹貢爾雅職方諸書。若指掌觀文。降及秦漢。代有沿革。明初分天下爲兩京十三布政使司。皇朝因之。鼎建燕京。此蘇秦所謂金城百二。天府之國。不得不可以王者。近畿仍勝國制。設三輔地。所以拱戴神京者也。至永清界固安東安之間。其直承輦轂。又孰先耶。甚哉。邑之建也。其來舊矣。自漢之高帝。置益昌郡於漯水。隋開皇中。又置通澤於故城之西。唐垂拱置武隆縣。尋改會昌。天寶初。准節度使張守珪奏議。始名永清。歷五代宋元明。以及皇朝。無異名焉。其間城邑坊鎭。民屯里衞。官師科第。節孝齒德。平昔已有故編。但書爲已成之

錄。而事有代出之奇。數年來。未有踵而成之者。邑令君潤州萬公京口人傑也。才空百粵。氣邁三吳。癸丑歲膺簡命來尹是縣。治甫三載。百務發興。且收賦從寬。四民不迫於追呼。聽訟惟允。兩造多准於和平。盜賊屏息。年穀時登。以故地方安恬。而公每於涖政之暇。與邑父老偏訂故帙。玆奉功令。重刊志本。乃憶昔撫今。謂故事已有成書。而新傳可無嗣編乎。爰以舊志一卷。並新錄數條。彙送庠宮。以公論出於學校故也。竊不敏。無三長業。乃捐俸授殘。集諸生於彝倫堂。廣搜旁攬。辰訂暮稽。删其繁。補其缺。接其舊。踵其新。凡勝形奇跡。足博一境之觀。而闡幽拔滯。足鼓一邑之勸者。無不兢兢焉矢慎而矢公矣。至於主持一方之風教。則有邑令君之實政。非竊所敢詳。懼其褻也。丙辰秋月。志稿告成。竊爲撰敍。以誌其實。奈自揣荒陋。安能贊山斗之萬一。雖然檢章麓句。固媿淺學之能手。而表善旌賢。是亦佐事之有同心。不才職庠政年有奇矣。大抵永邑風物。染燕趙之慷慨。累元明之英華。紳士多博雅之風。士女有忠厚之氣。一經良牧之薰陶。未有不媚睦而熙和者。況以赤縣。依被聖天子之教化。有不熙然丕變者耶。時康熙十五年。歲次丙辰秋桂月穀旦之吉。儒學訓導上谷郡喬竊題於璧聖齋。

李滋生序曰。今天子右文。蒐輯典憲。喬皇顯爍。覃敷中外。而永邑去輦下百里。沐雅化尤切。潤州萬侯。司牧有年。仁明廉恕。起凋瘵而咻噢之。維紀綱。維疆理。小大中程。民告和會。乃游泮宮。藹學博喬君而問曰。永之成邑。自漢爲益昌地。迄於今日。股肱畿輔。亦要區也。其閒封疆民俗。必有成書志。今安在。喬君曰。聞

之此邦士大夫。自明之末。疊遭兵燹。鋟之於木。亦已燬矣。維昭代之章程。與夫二千年來之故實。幾於湮沒而不傳矣。侯曰。是當議纂修。喬君曰。志古史氏之流也。史材不易若何。侯曰。食不必珍錯。亦有五穀。乘不必騏驥。亦有四驪。必遷固而後史。則紀事無書矣。今邑中之文獻。必有可徵。是咨是采。余受而輯其成。同心黽勉。日可集事。若以俟異時。則異時猶是也。庸可冀乎。於是當政通人和之暇。講蒐舊章。資考遺典。條分縷晰。編比無倦色。今歲春。余奉使至豫。旋過里門。見士嬉於絃誦。民樂於耕耘。駸駸乎有返樸之風。因拜侯於堂。效咸頌之私。侯卽以志事告。是時余畏此簡書。未遑他及。閱半載而告成。走介於余一言以誌歲月。余媿弇鄙。不足以光茲典。然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余雖匏繫京邸。敢寤寐忘茲土哉。猶憶髫齡嬉游。習見人文之盛。生齒之繁。官師之振興。民俗之湻茂。美哉。比屋可封。閭閻安堵。誠康阜之區也。成童以後。盛化浸衰。土田非舊。郭以外。四境蕭然矣。郭以內。百金之家。可籍而計矣。曾日月之幾何。湻風不可復得也。繼膺簡命。待罪閩南。士風氣象。猶夫是也。竊歎司牧者之難其任矣。邇年以來。皇澤之浸潤。教化之薰陶。以及良有司召棠之蔭。郇雨之膏。有不起衰還湻者哉。載之邑乘。煌煌乎偉觀矣。至於山川險易。錢穀甲兵。民情士俗。官師代置。靡不炳然秩然。夫乃知志固猶史也。覽輿圖而疆理咸正矣。察形勝而制防足籌矣。觀風俗而化理可施矣。檢戶數而休戚上聞矣。敍秩官而法鑒具存矣。紀人物而振作有緒矣。一志而衆善備焉。吏治所關。非淺鮮也。余固邑之部民。恭逢盛典。何能已於言哉。至萬侯總理繁劇。日無暇

碁猶能於撫字之餘。殫思盡慮。羅諸故實。采之目前。二載內彙而成帙。凡十五卷。誠不朽之偉業。經緯之至文也。行見聲望卓犖。名徹御屏。掄柱下之史。備彤廷之簪筆。侯亦若是殫思盡慮以襄一代右文之治也已。康熙十五年。歲次丙辰。菊月。行人司行人加一級邑人李滋生書。

宮夢仁序曰。自史官志邦國。志四方。又有土訓誦訓之掌。而後世郡邑志由茲興焉。蓋志以紀事也。則猶古者晉乘楚檮杌之有史也。亦志以紀言也。則猶古者鄭衛曹檜十五國之有風也。弇州氏曰。一代缺而一代之跡泯如矣。一郡邑缺而一郡邑之跡泯如矣。然而非其人不作。非其人不述。至以一人彙作述之任。既創始之。復修明之。志之成也。不其難哉。且自古迄今。數千百年於此矣。所聞異詞。所見異詞。守茲土者。安能燭照而數計也。況乎兵燹之餘。文殘獻失。歷朝紀載。缺有間焉。苟使汗青副墨之業。委之不得其人。聽其任意師心。居今議古。既非躬親目擊之倫。復有受金乞米之態。志雖存。猶之無志也。永邑故屬漁陽郡。近在畿輔閒。民屯雜居。擠小難治。京江萬君匏庵。以名家子綰綸百里。出其駿材。不期月政成而俗理。官有餘閒。適奉纂修統志之命。檄下永清。匏庵作而起曰。記不云乎。京邑翼翼。法日月之經。千里。永邑雖僻。屬在甸服。余承涖茲土。躬際盛事。爲作爲述。用累千紀。志之所係。豈輕哉。爰是廣蒐博采。延方聞之儒。相與晨夕討論。編輯而裁定之。辨是非。嚴筆削。闕疑存信。用告成書。既綱舉而目張。亦條分而縷析。俾永之勝概。燦如矣。後之人披圖而覽。當思古今殊制。何以宜之。奢儉異時。何以準之。仰觀災祥。何以徵之。

俯察險易何以守之政教何以有寬猛人才何以有盛衰物力何以有登耗俗尚何以有汙隆以至詩賦紀序之文何以得不朽方技仙釋之術何以有可傳將一邑之志而可以補風詩之亡備列史之一豈惟在永以俟他郡邑有餘裁也以俟一代有餘采也苟非其才大其學博其立心也虛其持論也公烏能以一人兼作述之任而成之若此其易哉匏庵以余鄉庇斯邑走一介都下問序於余因弁其簡端以告司金匱石室之揚扢者時康熙丙辰菊月之吉賜進士第中憲大夫督理河南通省糧儲承宣布政使司參議前貴州道監察御史加一級翰林院庶吉士瀛州宮夢仁定庵拜題

志曰古著作家必有敍例所以明撰述之微旨標去取之由來讀其敍例可以得其書之要領知其學之淵源斯爲尚矣至於已成之書校讎之家爲之敍錄所以明著書之流別考篇第之存軼讀其敍錄可以定其書之家法辨其傳之正譌是皆出於必不得已而始爲之非苟以文辭相塗澤也是以史遷楊雄之敍例班固裁爲列傳蓋自述已詳讀其書可以想見其爲人也諸葛二十四篇之敍錄陳壽自附於傳末蓋推論已晰得其說可以深知其意也故敍例如楊馬可筆削爲列傳敍錄如陳壽可取裁爲論贊在書爲敍在人爲傳本無區別古人言行於斯見合一焉晚近作志意非出於著述文亦不存家法其爲序者大率出於率率應酬又復以多爲貴重三疊五初非有所發明則其志序固可刪而不錄也第以文獻無徵與爲過廢寧過存之且以草創爲書前此未有是以存錄其文稍刊鄙俗識其大略以俟後來辨焉一按

篇自敍云。永志不自今有。則前此似有志矣。而今不可考也。又以舊志敍參之。似志爲薦所修。而一薦自敍又云。爰聘鴻儒。假館授餐。則又似更有秉筆者矣。然其名亦不可考。





章氏遺書

章學誠著

第八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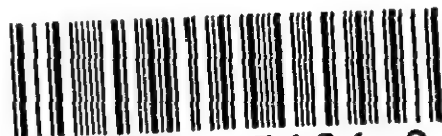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章氏遺書

第八册

章學誠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卷十三

永清文徵一

永清文徵敍例

永清縣志告成。區分紀表圖書政略列傳六體。定著二十五篇。篇各有例。又取一時徵集故事文章。擇其有關永清。而不能併收入本志者。又自以類相從。別爲奏議徵實論說詩賦金石各爲一卷。總五卷。卷爲敍錄如左。而總敍大指。以冠其編。

敍曰。古人有專守之官。卽有專掌之故。有專門之學。卽有專家之言。未有博采諸家。彙輯衆體。如後世文選之所爲也。官失學廢。文采愈繁。以意所尙。採掇名雋。若蕭氏文選。姚氏文粹是也。循流溯源。推而達於治道。宋文之鑑是也。相質披文。進而欲爲史翼。元文之類是也。是數子之用心可謂至矣。然而古者十五國風。八國國語。以及晉乘楚檮杌。與夫各國春秋之旨。繹之。則列國史書。與其文誥聲詩。相輔而行。在昔非無其例也。唐劉知幾嘗患史體載言繁瑣。欲取詔誥章疏之屬。以類相從。別爲一體。入於紀傳之史。是



未察古人各有成書相輔益章之義矣。第窺古人之書。國語載言。必敍事之終始。春秋義授左氏。詩有國史之敍。故事去千載。讀者洞然無疑。後代選文諸家。掇取文詞。不復具其始末。如奏議可觀。而不載報可。寄言有托。而不述時世。詩歌寓意。而不綴事由。則讀者無從委決。於史事復奚裨乎。文選文粹。固無足責。文鑑文類。見不及斯。豈非尺有所短者哉。近人修志藝文。不載書目。濫入詩文雜體。其失固不待言。亦緣撰志之時。先已不辨爲一國史裁。其猥陋雜書。無所不有。亦何足怪。今茲稍爲釐正。別具文徵。仍於詩文篇後。略具始末。便人觀覽。疑者闕之。聊於敍例申明其旨云爾。

奏議敍錄

奏議之文。所以經事綜物。敷陳治道。文章之用。莫重於斯。而蕭統選文。用賦冠首。後代撰輯諸家。奉爲一定科律。亦失所以重輕之義矣。如謂彼固詞章家言。本無當於史例。則賦乃六義附庸。而列於詩前。騷爲賦之鼻祖。而別居詩後。其任情顚倒。亦復難以自解。而文苑文鑑。從而宗之。又何說也。今以奏議冠首。以爲輯文通例。竊比列史之首冠本紀云爾。

史家之取奏議。如尚書之載訓誥。其有關一時之制度者。裁入書志之篇。其關於一人之樹立者。編諸列傳之內。然而紀傳篇幅。各有限斷。一代奏牘。文字繁多。廣收則史體不類。割愛則文有闕遺。按班氏漢書。備詳書奏。然覆檢藝文志內。石渠奏議之屬。高祖孝文論述册詔之傳。未嘗不於正史之外。別有專書。然

則奏議之編。固與實錄起居注相爲表裏者也。前人編漢魏尚書。近代編名臣章奏。皆體嚴用鉅。不若文士選文之例。而不知者往往忽而不察。良可惜也。

杜佑撰通典。於累朝制度之外。別爲禮議二十餘卷。不必其言之見用與否。而談言有中。存其名理。此則著書之獨斷。編次之通裁。其旨可以意會。而其說不可得而迹泥者也。然而專門之書。自爲裁制。或刪或節。固無不可。史志之體。各有識職。徵文以補書志之闕。則錄而不敍。自由舊章。今採得奏議四篇。咨詳稟帖三篇。亦附錄之。爲其官府文書近於奏議。故類入焉。其先後一以年月爲次。所以備事之本末云爾。

敬陳民困疏

竊惟國家創制立法。取其便民也。尤期不病於國。未有上下交受其弊而狃於成法。相沿而莫思變計者。如今日近畿州縣之運漕剝船。誠有可議焉。查近畿通州武清寶坻香河東安永清。計一州五縣。額設剝船六百餘隻。悉隸總督倉場衙門。每船一隻。給地十頃。免納正項錢糧。以應船差。名曰按船給地。實則照地僉船。立法未嘗不善。但奉行既久。種種未便。以致民累滋深。臣請爲我皇上悉陳之。念小民應船。既給以地。則凡造船有費。駕撐有費。水手工食有費。篷桅蓆片有費。凡一船日用之需。皆取給於地畝之中。則三時力作。勢不能分身河干。以應公家之務。即欲一意奉公。又不能竭力田間。以辦終歲之需。此其不便於民者一也。至各州縣距河甚遠。勢不得不於河干僱覓民船。代爲應役。計一船之費。一年約用價銀五

六十兩。按之原地納糧。遂增一倍。而河下游閒之徒。嘗藉之以邀利。及至接運漕糧往往有盜賣攙和之弊。甚有盜賣將盡。故為傾覆其船者。迨經運官查明。而領船人役逃散一空。仍坐地戶賠償。以致傾家蕩產。賣男鬻女。苦無可控。此其不便於民者二也。且南漕告剝。雖在倉場衙門。而領船船戶。實則天津鈔關。部差統轄之。每歲河冰未泮之日。部差催提如雨。以致船戶往返千里。匍匐赴津。稟齊過堂查點。因而差提有費。過堂有費。守候有費。種種苦累。難以罄舉。此其不便於民者三也。尤可憫者。連年水旱災荒。凡納種之地。例得邀恩。照被災分數蠲免。獨至一應差船。卽被災甚重。顆粒無存。不敢不竭蹶以供一年之役。同屬朝廷赤子。同一被災地畝。而應船者遂不得與納糧者一例沾恩。此其不便於民者四也。更有小民之本業已圈撥補於他州縣。遠者千餘里。近亦七八百里。往來徵取地租。行旅已自告艱。乃尙有徵租不起。逐歲流留異鄉。流離不可勝計。而州縣按名解船。訪無正戶。以致株累親族。破產賠墊。代爲應役。此其不便於民者五也。況剝船之設。原以備河道淺阻之用。時而河道順利。則船雖設而不用。而領船人役猶全勒地戶一年之僱價。是以朝廷正項之賦稅。小民終歲之勤劬。徒供河下游閑者之坐食。此其不便於民而兼病於國者六也。查見在照地應船。有數家共應一隻者。有十數家共應一隻者。以地多者爲應船正頭。而地少者朋當之。往往窮民不能應役。棄地而逃。一戶逃亡。衆戶爲之賠累。數戶逃亡。則賠累更自無窮。竊恐窮民賠累愈深。相率而逃。則田地多致拋荒。而船差亦無着落。是欲以速漕而反誤漕。此其不

便於民而兼病於國者七也。且每船一隻。蒙我皇上軫念苦役。每歲仍給水脚銀十餘兩。計船六百餘隻。約費庫銀六七千金。查每船剝運。僅可容載百石。即遇河道淺阻之日。以河下僱見船剝運。計時價沽之。遠者運價不過五六兩而止。況遇河道順利之日。又不煩剝運乎。何竟以國家正項之額賦。又重費帑銀之頒給。而留此或用或不用之剝船。以重爲民累也。此其不便於民而兼病於國者八也。種種滋累。上下交弊。不圖變計。害將安底。以臣愚計之。各州縣剝船六百餘隻。計地不下六千餘頃。按畝定賦。照原額每畝二分五釐起科。均可徵銀一萬五六千金。較之河下見僱民船。運價抵支有餘。伏請勅下該部。行查各州縣應船地畝若干。合無令各州縣悉照額糧催徵。彙解倉場衙門。貯以備用。如遇河道淺阻。南漕告剝之日。即動此項銀兩。按河下催船時價。給發領運各官。接濟剝運。無煩重支庫銀。仍給水脚等項。至於河道順利。不煩剝運。應以此項銀兩歲終解部。庶於窮民不致重累。漕務得以速竣。而國賦亦免虛耗之虞矣。

右疏載通志藝文。署趙之符上。之符不知時爲何官。意必巡漕御史也。其陳舡糧利弊。頗爲明晰。不知上於何年。而部議如何。覆核不可考矣。

福建司井田科奏案

呈爲敬陳井田末議。仰請睿鑒訓示事。乾隆元年四月十一日內閣抄出總理事務和碩莊親王等議奏。

甘國璧等敬陳井田未議請將嗣後井田各戶內有緣事咨解回旗並情愿回旗當差者咨回本旗所出之缺概停撥補原頂田戶報部撥各州縣賃種等因一摺查設立井田一案於雍正三年戶部議准將固安等縣入官地畝設立井田蓋造房屋撥給無業旗人并給與工本銀兩令其耕種原俟行之有效再行擴充地畝以惠養八旗之人乃試行十年以來所設承種之一百八十戶緣事咨回更換者已有九十餘戶循環頂補而八旗咨准井田種地者大都游手無藝不能當差之人到井田後仍不能服勤力穡且多干法紀則行之未見成效乃係實在情形甘國璧等摺內所未聲明者此時若將咨戶盡行撤回則現在盡力農務已經安插得所之人又轉致失業若將不肖之戶咨回之後復行更換頂補勢必增添工本銀兩寬其納糧年限經營錢糧仍屬無益臣等酌議應令甘國璧等將現在各部詳確查明其中之實力耕種安插得所者改為屯戶按照地畝完納屯糧原設之領催改為屯長約束屯戶將現食錢糧照田給與每年交納糧石於附近州縣倉收貯備用改設之屯長聽該處防尉管轄其原設之驍騎校回交該旗補用其中有不肖之戶即令甘國璧等咨回本旗停其撥補原領田房交該州縣賃種原取租解部再臣等查雍正五年王大臣議准將旗人因犯罪革退無業之發往井田於固安新城二縣入官地內每戶給地三十畝併給與牛具籽種銀兩蓋造土堡房屋令其居住耕種當經各旗查出曾因犯罪革退之人發過六十二名現今除病故逃亡并調取回旗外實止存二十七戶此二十七戶之人名應令甘國璧等查明

將實力耕種者。亦照例改爲屯戶。安插輸糧。併令屯長等管束。若其中有不肖之戶。亦令咨回該旗等因。乾隆元年四月初九日奉旨依議。欽此。抄出到部。相應知照兵部內務府八旗滿州蒙古漢軍都統。并抄錄管理井田事務甘國璧等原奏。移咨直督。轉行遵照。仍劄知井田官可也。

敬陳屯莊事宜奏疏

乾隆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內閣抄出議覆管理井田事務甘國璧等奏屯莊事宜七條。

一稱井田每戶原給田一百二十五畝。以十二畝五分爲公田。十二畝五分爲室廬場圃。一百畝爲私田。公田糧石。歷係儘收儘報。今旣改屯莊。應各照完納屯糧。未便仍循公田舊例。應與酌定額數。令其遵守交納等語。查井田旣經改爲屯莊。自應按畝完納屯糧。應如所奏。交與戶部核定科則。行令該州縣等遵照徵收。

一堡戶原止給地三十畝。俾其自種自養。不交公糧。今旣改屯。自宜按畝完糧。但未免拮据。似應仰懇天恩賜增地畝等語。查雍正五年王大臣議准將旗下因犯罪革退無業之人。發往井田。出地三十畝。令其耕種在案。此等無業之人給地耕種。令其自食。原出自皇恩。若令其納糧。則屬無力。必爲增地。又屬多事。且現在此等戶數亦甚無多。應仍聽其暫行照舊耕種。

一三堡旗人零星居住。旗民雜處。難於約束稽查。請將各戶原領三堡房地。盡交該州縣。卽於現今咨回

井戶取遺房地內照數撥給等語。查旗人數戶雜處三堡之間。未免混雜。應如所奏。將各戶原領房地交還州縣。卽於咨回井戶所遺房地內照數撥給。

一。八旗改屯人戶嗣後身故有子者。自應頂補。倘遇無子寡婦情願守節。並無親屬可依者。請留地四十畝養贍。卽令本屯之人代種完糧。俟伊身後。仍將地畝交官種守等語。應照所請行。

一。井田原撥霸州固安永清新城四州縣之地。今議改屯莊。令防禦管轄。而現在防禦止有霸州一員。固安一員。應請將附近霸州者令霸防禦管轄。附近固安者令固安防禦管轄等語。查地畝隸四州縣。而防禦止有二員。自應就近分別管轄。應照甘國璧所奏辦理。

一稱井田各村向設鄉長一名。專供督率井戶農務交糧并稽查盜逃賭博等事。今改屯莊。請仍留供役。如果能勤愼。倘有屯長缺出。准於其中拔補等語。查鄉屯之役。既有督率農戶稽查賭博之用。應准其仍留供役。該州縣察其實力奉公者。亦准拔補屯長。

一。驍騎校應遵議撤回另補。但該員呈稱回京候補。並無房產。難以度日。懇暫留種地。俟有缺補放之日。令其交地回京等語。查驍騎校在外耕種多年。一旦撤回。未有可補之缺。自覺艱難。應如所奏。准其暫留種地。仍令甘國璧等行文知會該旗。俟有缺補放之日。卽令該驍騎校回京。將地畝交還該州縣可也。

此係戶部議覆准行之案。

租種空分官地咨文附

乾隆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准直督高咨稱。准咨行令將屯戶退出屯田。如有欠項未清。令屯長代種代完。欠項者酌定代完代種年分。並將從前屯戶代種地畝作何撤回之處。詳細妥議。呈請報部。至州縣從前收存屯戶地畝。卽令造册。一倂呈送咨部查核。嗣後每年年底。卽將一年之內收存屯地若干。造册報部等因。查從前代種代完之地。若必俟其欠項清交。始行撤回。則糧石未完。反得歷欠承種。亦非定限催徵之良法。今酌議嗣後屯戶退出屯地。如有欠項未清。令屯長代種代完者。應以該屯戶舊欠糧石之多寡。定代種年分之遠近。如屯戶欠糧五石者。令屯長代種二年。帶還清楚。舊欠十石及十石以內者。屯長代種三年。帶還清楚。以欠數多者遞增代種年分。總計代種一戶屯地一頃二十五畝。除交額糧一十二石五斗之外。每年僅帶還舊欠糧二石五斗及三石二三斗不等。亦該屯長力所能爲。不致竭蹷。如有秋後拖欠未完者。經徵州縣。卽移提該屯長。解赴理事廳追比。至來年春正二月內。不能交足代完之數及額糧不能交還者。勒令將原地退交。召民議租。承種民人。按年照數交還欠糧。至乾隆以前。有屯長代種代完欠項者。應核計現在所欠認完糧石。如乾隆七年欠糧僅止三石二三斗及二石五斗者。應卽令本年秋後照數交完。將屯地於甲子年撤回。召民承種。如欠糧尚有五石及三石二三斗以上者。明歲甲子年。再令代種一年。代還清楚。俟乙丑年撤回。召民承種。亦以現在欠糧多寡。分別撤回。如有故意抗欠。卽照

前議比追勒交召種。如此。則將來代種代完者。定有年限。從前之代種代完者。撤回有期。而屯糧有着。退出之田。不致爲屯長長久之業。再各州縣從前收存屯戶退地。奉部行令造册遵查。自應分晰固安霸州二屬駐防所轄某年分某村莊屯戶某人退出地若干。於某年召民某人認種。每年徵糧若干。共銀若干。自某年起至乾隆八年止。共退出召種地若干。列名總數。開造一册。又屯戶某人。於某年退出地若干。因有欠項未完。令屯長某人代種代完。每年每畝交額糧若干。共應交若干。并代完欠項若干。自某年起至乾隆八年止。共退出未撤回召種地若干。列明總數。另造一册。方爲明白。今查各屬送到清册。支離牽混。殊未明晰。現飭另行妥造。應俟造送到日。續請咨部查核。又奉部行令。嗣後每年歲底。將一年之內收存屯地若干。造册報部。查此項屯戶退出之地。召民認種。徵收租銀。各屬皆造入另案奏銷。彙案造報需時。所有每年收存召種屯地數目。未能年底造册報部。查此項屯地。未經退交之先。徵收屯糧。原入地糧奏銷。今雖經退出。改徵租銀。似應仍入地糧奏報。請於乾隆八年爲始。將節年收存徵銀屯地。附入地糧。其退絕地畝之下。開列總撤數目。年底造報。嗣後收存退地。按年造報新增。以便查核。其有欠項未清。屯長代種代完之地。俟撤出召種之年。再行入奏。是否允協。理合咨部示覆飭遵。等因前來。查屯戶退出屯田。如有欠項未清。令屯長代種代完欠項。仍令酌定代種年分。一案。今該督咨稱。嗣後以舊欠糧石之多寡。定代種年分之遠近。如屯戶欠糧五石者。令屯長代種二年。帶還舊欠。十石及十石以內者。屯長代種三

年帶還。以欠數多寡定遞增代種年分。如有秋後抗欠未完者。經徵州縣。卽移提該屯長。解赴理事廳追比。至來春正二月內不能交足代完之數及完糧不能交完者。勒令將原地退交。召民議租承種等語。應如該督所議辦理。轉飭霸固永新等四縣一體遵照。至所稱有不能交納代完及拖欠額糧退出屯地。召民承種。幷令該認種民人按年照數交還欠糧之處。查屯戶退出屯田。如有欠糧。旣議以分年代種分年帶還。倘逾限不能交淸。實係該屯長抗糧之咎。自應於代種之該屯長名下着追。不應復議於佃種之民人名下交還欠糧。致滋擾累。其自乾隆八年以前屯長代種代完欠項者。亦應如該督所議辦理。轉飭遵照。仍將各州縣從前收存退出屯地。速飭造具淸册。幷取具並無遺漏舛錯印結。送部查核。再查此項屯地。從前設立井田之時。均係入官地畝。並非圈佔民地。原議內令其造入地糧奏册者。蓋以此項糧石。聽地方官動用。是以卽令其造入地糧。若地畝已經撤出。召民承種。所徵租銀。乃係應行解部之項。自應仍歸另案奏銷册內造報。庶不致於牽混。幷令該督將從前各州縣收存退出屯地。造入乾隆八年另案奏銷册內新收項下。送部查核。幷劄知該防守尉一體遵照可也。

此戶部咨覆之案。

回贖旗地奏議

該臣等查得直督高斌疏稱回贖民典旗地一案。經前督臣孫嘉淦。遵奉諭旨。議請逐案辦理。按年給價。

部覆應交詳斷定議。分晰聲明。到日再議等因。轉行遵照在案。旋據布政使沈分晰議詳。并將各州縣造送各册移咨。經臣據詳咨部。接准部咨行令。造具司造清册。將議覆緣由具奏。到日再議。并令將造册遲延。及督催不力之職名。一併咨送議處等因。今據布政使沈呈稱。伏查近京州縣地多圈佔。民鮮恆業。每遇旗人出典地畝。有情愿多出重價置典者。亦有浮開虛價置典者。事雖不一。在小民不過因乏地可耕。使目前之原價過。則將來之回贖自難。欲以旗人之世業。權作民人之祖產。今既議價回贖。自當立法周詳。務使虛實迸露。旗民兩無偏枯。然歷年久遠。典賣之案既多。其中情僞不一。孰爲實出重貲。孰爲浮開虛價。驟難分剖。今既逐案查核。自可漸次清理。如將來某人回贖某項地畝。契載原價與時價相等者。則無論矣。若原價與時價互異者。自否實價。抑係浮開之處。自必有中保。可以質證虛實。卽或串寫事故。地經轉易。或歷年久遠。文契遺失。無從稽考者。質之同莊典當旗地之人。互相分證。蓋同莊典地。其地土之肥瘠。價值之多寡。無不約略相同。如同是此地畝。又當典年月。相去不遠。甲姓典地。每畝一兩。乙姓典地。每畝一兩五錢。則此五錢之數。卽屬浮多。如開報一兩上下。卽可相信。在地方官隨時體察。因時措施。則誠僞可以立辨。倘刁狡之徒。因有贖地之舉。而於文契之內。夥開浮價。誆銀分用。無論契紙之新舊。墨跡之鮮湮。可以吊驗。斷難欺隱。且一經察出。卽將地畝入官。不復給價。仍治虛開之罪。詎肯以身嘗試。是串通浮開之可以毋庸置議者也。又奉原議。因民典旗地原價無從根查。昔係膏腴。今成瘠薄。昔係瘠薄。今

成膏腴。是以定以一分五釐核算。如每畝租銀一錢五分。作價一兩。似亦折中之一法。但其中原有不可執一而論者。即如昔之膏腴。今成瘠薄。乃係典后沖壓之故。並非糞力不齊。在當日民人契典之時。按照膏腴之地用價已多。今欲回贖。又照瘠薄之地議租定價。將未贖以前獲利已微。既贖以后。復虧本矣。至昔之瘠薄。今成膏腴。雖係典主培植所致。然契典之時。按照瘠薄之地用價實少。迨今回贖。竟照膏腴之地議租定價。是未贖以前。獲利已多。既贖以後。所得又倍於原價矣。二者相提而論。似未平允。若按年分之遠近。實價回贖。如旗地每畝原止值銀一兩。小民用銀二兩。置典承種。未幾而止給銀一兩回贖。則民人必以短價奪地為詞。獄訟紛然矣。若照遞減之法。在十年以內。仍給原典之價。十年以外者。每十年減原價十分之一。五十年以外者。每畝止給銀一兩。因其承種已久。獲利已多。予以半價回贖。則民心自必帖然。怨尤何從而起乎。如每畝值銀一兩。而原價亦止一兩。典種在五十年以外者。又止每畝用銀五錢回贖。此較之每畝租銀一錢五分。現作價銀一兩取贖。自有節省。更屬顯著。似應如前督臣孫嘉淦所議。按年定價回贖之處。妥協辦理。茲將霸州等五十六州縣衛老圈地畝。逐一彙造總册呈送具題等因前來。查乾隆五年四月內。經臣部議覆原任直督孫嘉淦議奏回贖民典旗地案內。行令該督將民典旗地原契所載價值。有無浮開。其如何設法稽查。使文契所載與民畝所值兩得其平。虛實必露之處。詳悉定議。至該督所議按年分之遠近。定價回贖。較之一分五釐。必有節省之處。并令分晰聲明。到日再議。等因

在案。今該督高斌疏稱。將來回贖地畝。契載原價。與時價互異者。自必有中保可以質證。且有同莊典地之人。更可互相引證。總在地方官隨時體察。因時措施。則誠僞可以立辨。倘有夥開浮價證銀分用者。又可吊驗契紙。斷難欺隱。一經察出。卽將地畝入官。不復給價。仍治以欺詐之罪。是串通浮開之弊。可以毋庸置議。至回贖地畝以一分五釐核算。似亦折中之法。但其中原不可執一而論者。卽如昔腴今瘠。係典后沖壓之故。在當日典價已多。今次照瘠薄之地議租定價。必虧原本。至昔瘠今腴。係典后培植所致。在當日典價實少。今照膏腴之地定價。所得又倍於原價。二者相提而論。似未平允。應照前督孫嘉淦所議按年定價回贖。妥協辦理等語。查回贖民典旗地。旣據該督聲明。總在地方官隨時體察。因時措施。誠僞可以立辨。斷難欺隱。并據查明一分五釐取贖。則給價有多寡之不齊。似未平允。仍請按年定價回贖。應如該督所議。按年定價回贖。以免偏枯。又疏稱霸州等五十六州縣衞民典老圈旗地共九千五百一十七頃二十四畝三分九釐七毫。莊基場園地基一頃四十一畝。瓦草土房二千一百七十七間半。又莊基場園空基荒地一百八塊。山場莊窠房園等項共八十七處。莊窠莊基樹行共十五段。又地二塊。合地一畝五分。莊窠三間。壯丁地二百五名半。又房間并莊窠五十一分。漢地十箇。柳墩十五行。樹二百一十顆。共典價銀一百四十二萬八千一百五十二兩零。又制錢一萬四千一百三千三百四文。小制錢二萬八千七百二十五千五百五文。京錢九十八千文。小數錢一十一萬七千七百六十四千六百七十文。小米

租糧穀麥三十三石四斗一升。逐一核明。彙送總册核題等語。查先經臣部會同八旗大臣。於官兵認買公產地畝案內。議將公產地價銀兩。回贖民典旗地。今查公產地價扣交定結之日。共銀七十五萬兩有奇。八旗官兵指俸餉認買者。蒙我皇上特恩。准予展限減半坐扣五限交銀。認買者又據都統各興條奏援例展限交納。亦經臣部議覆准行。溯自乾隆五年八月起扣交公產地價以來。現在存庫銀共五十四萬三百兩零。內除扣抵運蓋房銀一十六萬七千八百三十六兩零。又各旗已經保送下屯種地人戶。應給籽種牛具建蓋房屋約需銀一十一萬兩零。尚存銀二十六萬二千六百四十兩零。酌留銀二千四百六十兩零。以為將來八旗續送旗人下屯種地之用。其餘銀二十萬兩。相應請旨飭令直隸總督高斌遴委賢員。出具印領。赴部領回。查照臣議覆事理。或按典地年分之久遠。或按坐落州縣之遠近。驗明原契。詳細確查。按年定價。隨清隨贖。毋得稍延時日。將贖出地畝。即交地方官徵租。先行造册報部。臣部行文八旗。令各原業照依官價回贖。倘原業不願回贖。即准令各旗官兵照原價認買。是此項地畝或贖或買。均照五限之例辦理。其未經官兵贖買之先。每年應徵官租。留貯藩庫。以為贖地之用。其已准官兵贖買之后。將交部地價。亦交該督作為贖地之需。迨至公產地價扣交完結之日。臣部再將每年扣交地價銀兩。亦交該督陸續取贖。仍令該督通飭各地方官。毋得草率循縱。致滋弊竇。倘有旗民夥開浮價。誆銀使用情弊。或經察出。或被告發。即行照例治罪外。將地畝撤出入官。令八旗官兵人等一體認買可也。

右乾隆九年戶部議覆施行之案。

河灘租息歸入養局經費詳文附

一件為詳請憲示事。乾隆三十二年十月十四日。蒙太子太保總督部院方批本司呈。詳靜海任邱大城吳橋等縣新淤地畝。已據勘明實係下淤。應照原租徵收。其餘文安等十五州縣河淤地二百八十五頃四十二畝九分三釐。各徵羨租不等。共實應徵羨租銀一千七十七兩二錢一分二釐。計三十三十一兩年共應徵銀二千一百五十四兩四錢二分四釐。應令天津道飭令徵完解司。並將羨租留充養局經費。今查清苑良鄉安肅永清內邱等縣。或係省會。或當通衢。嚴冬留養經費。自宜充裕。應請將前項餘租。每歲撥給清苑良鄉安肅等縣銀各一百兩。永清縣銀一百五十兩。內邱縣銀五十兩。於三十二年為始。飭令各該縣經赴天津道衙門領回備用。至撥剩每年羨租銀兩。并請檄行各府州廳查明經費。如有不敷。另詳請撥。擬合造册。同前發清單。詳送核示飭遵緣由。蒙批。查靜海任邱大城吳橋等縣所徵淤地租銀。既據查明不敷額租之數。仰候於該司另詳淤地陞科案內察核具題。至派撥各處養局經費。如安肅漕河之慈航寺。每年所需食米綿衣。皆由各屬捐輸。自應多為籌撥。俾作為成本生息。每年取息。以為食米綿衣之費。庶可經久。此外永清內邱二縣養局經費。尚屬不敷。亦應籌撥。至清苑之養濟院。已有豐霸餘租充用。自可毋庸再議撥給。所有三十年三十一年羨租銀兩。並應遵照奏案通行。歸入養局。合計銀數

若干。先將慈航寺生息銀項籌足。視所餘若干。加以每年所入淤租。酌量裒益辦理。以次籌及。務期周洽。仰即另行妥議詳覆察奪。勿遲。繳冊單存。等因到司。蒙此。該本司查得直屬每遇嚴冬寒沍。設局留養本地及外來貧民。雖設有資本。撥有地租。但如安肅永清內邱清苑良鄉等縣。地當通衢省會。留養人多。舊存經費不敷支用。先經本司遵照奏案。請於各屬徵解河淤羨租銀內。每年酌撥各該縣銀兩。以資應用。蒙憲臺批令將安肅之慈航寺多爲籌撥銀兩。俾作爲成本生息。每年取息。以爲食米緜衣之費。先將慈航寺銀項籌足。視其所餘。加以每年所入淤租。以次籌及等因。仰見憲臺加惠窮黎。務期經久循行之至意。本司悉心詳查。除清苑一縣。應遵照批示。已有豐霸餘租充用。無庸議撥外。查安肅縣漕河慈航寺。前經該縣查據寺僧稟覆。該局每年自十月初十日起。至次年三月初十日止。約計收養貧民。不下七萬五千餘名。本司按留養案記。以每口需米七合。煮粥二次計算。一歲約需米五百餘十石。加以柴薪鹽菜。及冬月緜衣所費。不下千金。而該局經費。據稱每年止有地租錢三百餘千。生息銀四十兩。并栢鄉縣雨花庵撥歸銀二百兩。通盤計算。不敷甚多。自應將羨租先儘撥充經費生息。以垂永久。應請在於各屬徵解天津道庫乾隆三十三三十一兩年河淤羨租銀二千一百五十四兩四錢二分四釐之內。酌撥安肅縣銀一千五百兩。飭令該縣赴道領回。作爲成本。照依舊有經費長年二分生息之例。歲可得息銀三百兩。以之轉給寺僧。添補養局食米緜衣之費。似足敷用。尚有存剩三十三三十一兩年羨租銀六百五十四兩四

錢二分四釐加以三十二年應徵羨租銀一千七十七兩二錢一分二釐共應存羨租銀一千七百三十一兩六錢三分六釐應遵憲臺以次籌及之批示將前項餘剩羨租酌撥永清內邱等縣養局經費查永清縣雙營龍王廟養局前據查覆歉年每日至四五百人每年酌支用銀五六百兩近來年歲豐登每歲不過用銀三四百兩所存生息地租止銀二百一十餘兩實不敷用又內邱縣圓津庵並都城鋪養局先據覆稱數年來養局貧民自一百數十名至二百名不等所有生息地租銀四百二十兩零租穀四十一石零餘剩無多若遇歉歲卽屬不敷各等語是永清不敷經費較內邑爲多似須分別酌撥並請在於前項餘剩羨租內酌撥永清縣銀五百兩內邱縣銀三百兩均按長年二分生息計永清縣歲可得息銀一百兩內邱縣歲可得息銀六十兩又良鄉縣永保堂養局雖前據詳覆所存養局租銀豐年足敷動用但該縣係近京首站地處通衢每貧民多寡不一所存地租止銀八十餘兩米六十餘石爲數無多設遇歉歲本地及外來貧民較別縣爲多地方官或限於經費並不按名收養轉失憲臺愛惠黎元之本意且從前原奏內亦敘有良鄉縣養局人多經費不敷請撥羨租之語今次自應一拼籌撥使其擴充辦理民保安全而符奏案并請於前項存剩羨租內斟撥良鄉縣三百兩亦一體長年二分取息歲可得息銀六十兩通計永清內邱良鄉三縣撥銀一千一百兩同所撥安肅縣共撥銀二千六百兩均於領到租銀之日爲始交商生息限以每年八月內將息銀收齊採辦柴米至期開局收養惟查安肅永清二縣三十三年

養局經費。雖有現撥生息銀兩。足資動用。而三十二年養局經費。仍多不敷。自應酌撥應用。查三十并三十一二等年羨租。除議撥各縣生息之處。尙存剩銀六百三十一兩六錢三分六釐。請於此內再撥安肅縣銀三百兩。永淸縣銀一百兩。飭令各該縣卽日一併赴道領回。採辦米薪。開局收養。至內邱良鄉二縣。旣稱豐年。經費敷用。則本年銀兩。毋庸再行撥給。所有撥剩羨租銀二百三十一兩六錢三分六釐。應令天津道照數移解司庫。檄行各府州廳。查明養局經費。如有不敷。另行議請。在於解司餘剩羨租內撥給。仍令淸苑縣將續撥經費銀兩。悉行刊入養局案記。刷印存貯。造入交代。以垂永久。再三十并三十一兩年羨租銀兩。久應徵解道庫。今旣經議撥養局經費。亟應移道飛行各該州縣。尅日徵齊解道。俾得應時分撥。惟三十二年羨租。目下時已十月。必有徵解之租。但恐未能徵解齊全。若俟解全分撥。必致遲誤。本司酌議。請移會天津道。將已經徵存三十二年羨租。卽日耑差提解道庫分撥。倘實有民欠租銀。不能一時徵解。先於道庫別項租銀內。借動分撥各縣領回應用。俟該年民欠羨租徵起。提解還項。緣蒙批議事理。是否允協。擬合詳覆憲臺查核。迅賜批示飭遵。

右爲乾隆三十二年布政司議行成案。

雙營養局經費稟帖附

切卑縣設局留養貧民。前經卑職將現辦事宜。稟明憲鑒。并蒙批示妥協辦理在案。伏查卑縣雙營養局。

正當孔道。並因今歲歉收。貧民就食遠近較多。卑職遵經首先倡捐。緣卑縣境內地瘠民貧。並無好善樂施之紳士。茲據大惠家莊小惠家莊大劉家莊第五李家窖四聖口鄢家場瑚璉店趙家樓五道口柳坨賀堯營董家務惠元莊前第六後第六第七甄家莊張家莊鄉地張茂花住民葉福功等連名呈稱。身等十九村莊原住北遙二堰之內。於乾隆十六等年。改遷河身。三十二年。被水淹浸。俱蒙撥給基地。遷入老河身內居住。共計莊基地十六頃五十六畝零五釐。迄今安居樂業。已成村落。惟是身等莊窠。自蒙撥給以來。並未徵租。究屬無糧之地。誠恐日後易啓爭端。今聞雙營養局經費不敷。身等情願各按地基。每畝酌交租銀三分。捐施留養局。濟助薪米。以垂永久。伏乞恩准等情。據此。卑職隨查該村等原舊基址。其董家務惠元莊二村。係乾隆十六年改移下口以後。於十八年二月內。欽奉上諭。緣河堤堰內爲河身要地。本不應令民居住。案內奉憲飭令。該二村全行遷移於老河身內。撥給莊基地二頃四十畝三分五釐。至乾隆二十年。永定河北岸洪字二十號新改下口。蒙前督憲方奏明。應遷之賀堯營等十二村莊。賞給房價遷移老河身內居住。共計撥給莊基地十頃零二十七畝五分。又甄家莊等五村莊。於乾隆三十二年被水爲患。逼近河淤村民難以居住。經卑縣前任陳令稟蒙前督憲方批准。遷入老河身內撥補莊基地三頃八十八畝二分。通共撥給過地十六頃五十六畝零五釐。俱係老河身內隙地。因念小民栖息無所。撥令蓋房居住。是以歷年並未徵租。今既據呈請每畝願輸租銀三分。每歲可得銀四十九兩六錢八分

一叢。歸作雙營養局之費。卑職揆度事理。以爲基地有租。可以永遠管業。捐施養局。又足惠濟窮人。實屬一舉而兩得。似應俯順輿情。稟請憲臺查核。批示飭遵。如蒙允准。卽以本年徵租爲始。事屬公私兩全。應請毋庸獎勵。再卑職連年經辦養局。其豐稔之年。必需六百餘兩。除原設經費三百三十兩。儘數動用外。其餘不敷。俱係卑職捐貲墊辦。倘一遇歉收。貧民過多。則養局經費。愈覺不敷。檢查留養局案記內開。有召墾畸零成熟。以資薪米之條。卑職現在悉心查察。后有零星隙地。可以召墾之處。再行詳請歸入養局。以濟煢獨。合併聲明。

右乾隆三十九年。知縣劉楙通稟。於四十二年二月內批准遵行。

卷十四

永清文徵二

徵實敍錄

徵實之文。史部傳記支流。古者史法謹嚴。記述之體。各有專家。是以魏晉以還。文人率有別集。然而諸史列傳。載其生平著述。止云詩賦箴銘頌誄之屬共若干篇而已。未聞載其記若干首傳若干章志若干條述若干種者也。由是觀之。則記傳志述之體。古人各爲專門之書。初無散著文集之內。概可知矣。唐宋以還。文集之風日熾。而專門之學杳然。於是一集之中。詩賦與經解並存。論說與記述同載。而裒然成集之書。始難定其家學之所在矣。若夫選輯之書。則蕭統文選。不載傳記。文苑文鑑。始漸加詳。蓋其時勢然也。文人之集。可徵史裁。由於學不專家。事多旁出。豈不洵歟。

徵實之體。自記事而外。又有數典之文。考據之家。所以別於敍述之文也。以史法例之。記事乃紀傳之餘。數典爲書志之裔。所謂同源而異流者也。記事之源。出於春秋。而數典之源。本乎官禮。其大端矣。數典之

文。古來亦具專家。戴記而後。若班氏白虎通義。應氏風俗通義。蔡氏獨斷之類。不可勝數。而文入入集。則自隋唐以前。此體尤所未見者也。至於專門學衰。而文士偶據所得。筆爲考辨。著爲述議。成書則不足。削棄又可惜。於是無可如何。編入文集之中。與詩賦書表之屬。分占一體。此後世選文之不得不收者也。徵實之文。與本書紀事。尤相表裏。故采錄校別體爲多。其傳狀之文。有與本志列傳相彷彿者。正以詳略互存。且以見列傳采摭之所自。而筆削之善否工拙。可以聽後人之別擇審定焉。不敢自據爲私也。碑刻之文。有時不入金石者。錄其全文。其重在徵事得實也。仍於篇後著石刻之款識。所以與金石相互見也。

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忠武史公家傳。

丞相史公天澤。其先燕之永清人。世以族茂財雄號農里。著姓。曾祖倫。祖成珪。繼有純德。百年來。潤涵淵浸。匯而不發。逮父尚書府君秉直。讀書尚氣義。爲一方嚮服。生三子。天倪。天安。公其季也。國朝癸酉歲冬十月。太師木花里以王爵帥天兵南略中夏。雷碎霆激。震蕩無前。府君審興運之會。歸一。羣疑之去就。倡率義徒。迎降軍門。王照其誠。數千人賴以生。仍介府君統降主漕。繼從王攻北京。下之。以勞授行部尚書。淵流勝潤。千載之會。實開於此。及金將武仙以眞定降。王命公兄天倪充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卽鎭守。俾仙貳焉。時公年二十有三。身長八尺。音吐鏗鈜。善騎射。拳勇絕人。屬橐鞬。署帳前總校。明年乙酉春。護母夫人北歸。仙尋叛。都帥遇害。府僚王縉王守道追公及燕。曰。變起倉猝。部曲散走。多在近郊。卽回旆。當

不招自至。公毅然曰。不聚國之仇。死亦當往。遂傾橐易仗南還。以圖報復。行次滿城。得士馬甚衆。餘兵回集。牙將毛口等卽推公攝行軍事。遣監軍李伯祐言狀於王。就請兵濟討。卽命公紹兄職。仍以國將笑乃觧統精兵三千爲援。合勢進攻盧奴。仙驍將葛鐵槍八主簿擁萬衆來救。公撤圍逆之。奮先將士。洒血馳戰。呼聲殷地。無不一以當十。葛氣褫。會日暮。退依泒水爲阻。公料其望歸。敵必宵遁。果然。乘之。衆大潰。生擒鐵槍。貲其器仗儲蓄。軍威大振。遂下中山。略無極。拔趙州。進駐野頭。仙懼。奔西山之抱犢砦。其年夏六月。復眞定。無幾。宋將彭義斌陰與仙合。又圖竊取。公同國將禦諸贊皇。扼仙軍不得進。義斌勢蹴。嬰火炎山自固。主帥問計於公。曰。賊衆扼山自陷圮地。此易破也。遂令監軍孫口提銳卒五千。公略其後。繼以鐵騎蹂之。斬義斌戲下。自是義勇之名軒樑燕趙間。後數月。仙潛納諜者匿大歷寺。夜斬關爲內應。遂返其城。公跳走藁。守帥董俊以全軍授公。復與笑乃觧破走仙。主帥忿民之反覆。驅萬人出。將勦焉以示威。公曰。是皆吾軍民。我力不能及。一旦委去。不幸爲賊脅制。今殺之何罪。弗聽。復力爭。良久乃悟而全釋。公乃繕城壁。除武備。明號令。守禦以方。爲不可犯之計。歲荒食艱。捐甘攻苦。與衆共之。於是招流散。拊瘡痍。披荆榛。掇瓦礫。數年間。官府民聚。以次完治。然高公抱犢諸柵。仙之巢穴也。不卽擣覆。則終遺後患。隨攻下之。仙鼠竄而去。繼又取相衛。太宗卽位。公入覲。朝議方選三大帥分統漢地兵。上素聞公賢。詔爲五路萬戶。以眞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隸焉。庚寅冬。圍武仙於汲。小大凡十餘壁。金將合達以衆十萬來援。鋒始

交不利。諸將乘虛。一時奔北。公獨以千人繞出敵後。挺刃橫擊。敗一都尉軍。既而復與大軍合攻。仙逸去。復取衛州。明年壬辰。太宗由白波渡河。詔公以兵由盟津會河南。至則睿宗皇帝已破合達軍於三峯山。乃命公略地京東。遂招降太康柘縣瓦崗睢州。追殺守帥慶山奴於陽邑。金主東播。復自黃龍岡來襲我新衛。公聞之。輕騎馳赴。比至。已合圍。奮戈突抵城下。呼守者韓帥曰。汝等勉力。援兵繼來。復躍出。敵愕眙爲披靡。明日。大軍至。內外夾擊。敗走蒲城。公尾其後。金將伯撒所將兵尚八萬。我軍殺掠殆盡。金主以單舸東保歸德。公與諸軍會睢陽。同僚撒吉思欲薄城背水而營。公曰。若敵來犯我。進退失據。此豈駐兵地耶。公爭不下。以其事赴汴。比還。全軍皆沒。其圍蔡也。當懸瓠北面。潛步汝險。出入壘中。血戰者連日。蔡兵大衄。汝水爲不流。金亡。公還趙視師。自乙未版籍後。政煩賦重。急於星火。以民蕭條。猝不易辦。有司貸賈胡子錢代輸。積累倍稱。謂之羊羔利。歲月稍集。驗籍來徵。民至賣田業。鬻妻子。有不能給者。時兵民未分。賦役互重。復遇征戍。則趣辦一時。中外騷屑。殆不聊生。公憫焉。詣闕併奏其事。民債官爲代償。一本息而止。軍則中戶免籍。其徵賦差貧富爲定額。上皆從之。布告諸路。永爲定制。迨戊戌己亥閒。仍歲蝗旱。復假貸以足貢數。積銀至萬三千餘鋌。公度民不可重困。乃先出其家貲。次及族屬官吏。均配以償。遂折其券。監郡忙哥撒兒以國兵與魯數萬口散處州郡間。營帳所在。大致驛騷。伐桑蹂稼。生意悴然。公騰奏太后。悉徙居嶺北。由是軍民肩息田里。遂有生之樂。迄今眞定兵甲數勝於他郡。由公牧養其根本故也。國朝

自金亡以來。歲有事。宋公未嘗不在戎行。棗陽之役。城小而堅。主帥忿其攻久不拔。徑乘其城。公率馮程二拔都。國朝語謂府猛士曰拔都。先諸將登。太子闊出壯其勇。惜其材。傳呼止之。公戰愈力。克焉。其攻襄陽也。宋以舟師數千。陳艄石灘。犄角以綴我。時太子以城不易拔。可趣利舟楫。命公往。以陳翟二校自翼。驅猛士兩舸。直前擣之。彼氣既奪。奮槊盪決。覆溺者萬計。獲焉。及取光化。復引艦首上。立陷其城。復州之役。敵盛。以鬬艦三千艘鎖湖面爲柵。公進說曰。柵破則復當自潰。遂募勇敢士四千輩。親鼓而前。壞蕩無遺。復懼而降。其攻壽春也。公獨當一面。宋人以我圍遠勢分。緩急首尾莫應。賊乘夜果來斫營。公單騎逆戰。手格殺數人。戲下繼至。悉驅賊入淮水。至於掀滁州。蹂盱眙。掇寶應。瀕江渚。且破且降者。二十餘所。雖會諸道兵共事。其伐謀制勝。愼敵樹功。未嘗不在羣帥之右。及策勳盟府。推讓行間。雖守長不掩。故北征次昔木土。與阿里不哥遇。命綫眞爲右軍。公爲左軍。仍合大勢蹴之。北京潰遁。三年春。璮賊陰結宋人。以益都叛。上命親王合必赤總兵討之。兇勢張甚。詔公往視。聞璮入據濟南。公曰。豨突入苙。無能爲也。至則進說於王曰。璮多譎而兵練。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遂環以深溝高壘。奔軼應援之計。略不能肆。四月。軍潰出降。生擒璮。公力勸主帥於軍門誅同惡者數十餘人。餘悉縱歸。傳檄東下。爲璮守者皆降。及陛見。悉歸功諸將。乃以擅殺自劾。上察公忠誠。亦不之罪。初臨軒受鉞。付公顓征。諸將皆聽節制。迨卒事。未嘗以詔旨示人。三齊平。首奏兵民之權。不可併居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史氏子弟卽日皆解組而退。初公既相。卽辭其

封邑。凡三請乃許。其謙遜密勿類如此。至元。改加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如故。三年。皇太子燕王領中書僉判樞密院。以公爲左丞相樞密副使。遂議建三衛及留兵寓農之策。不二三年。國容軍實。蔚然可觀。六年。朝廷營取襄漢。詔公與駙馬忽剌出往經畫之。賜金幣甚渥。至則相要害。起一字城聯亘諸堡。貯兵儲。絕聲援。示以久駐必取之基。既而以疾還。明年。進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仍令右丞相安童諭旨曰。中書省尚書省樞密院御史臺。或一月或浹旬。大事卿可商議。小事不煩卿也。十年。宋將呂文煥以襄陽內附。聖天子赫然有掃清六合混一車書之意。明年秋。右丞相伯顏總大軍行臺荊湖。自襄州水陸並進。趣鄂渚渡江。中道病不能進。上聞。遣使賜葡萄酒勞公。仍慰諭曰。卿自朕祖宗以來。躬擐甲冑跋履山川。宣力者多矣。又卿首事南伐。異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便爲憂勞。可且北歸。善自調護。公還眞定。上又遣其子杠與尚醫馳視。及賜葠糖等物。因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第請天兵渡江。以殺掠爲戒。言訖而薨。略不及其家事。年七十有四。訃聞。上深震悼。遣近侍致奠。賻白金若干。贈太尉。謚曰忠武。仍勅儒臣製碑。表其勳德。公忠亮有大節。出入將相近五十年。其元勳碩德。柱石四朝。師表百辟。殆古社稷臣。而氣貌循循。若無所爲者。及臨大事。論大政。夷大難。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要以竭忠徇國尊主庇民爲心。一以至誠將之。其視富貴權勢。歛然畏遠。若將有浼於己者。其善始令終。世擬之郭汾陽。而器重涵宏。識慮明哲。又根於天性粹然。故累朝賞公忠勤。寵光稠疊。前後賜賚。不少殫紀。公初進大拜。制下

之日。朝野交慶。公門闃蕭然。若無所事。有面說公以威權自張者。公因舉唐周墀爲相。問於韋澳曰。力小任重。何以能濟。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知所謂。澳曰。爵祿刑賞與天下共之。何權之有。又曰。某緣汗馬頗著微勞。餘將何有今眷倚如此。正以軍國事體。猥多歷練。老夫有通譯其間。爲諸公調達耳。相則吾何敢當。言者悚服而退。至於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益用人。齊家。訓勵子弟。又有大過人者。當歸德城潰。脫李大節於白刃。俾參幕謀。留務無巨細。一以委之。參卿王昌齡代公治衞。亦以聽其注措。其裨贊籌畫則王守道納合松年四人推誠委寄。雖骨肉莫能閒。故眞定治效。高視他郡。四方爲之訓。北渡後。名士多流寓失所。知公好賢樂善。偕來遊依。若王滹南。元遺山。李敬齋。白樞判。曹南湖。劉房山。段繼昌。徒單顯軒。爲料其生理。賓禮甚厚。暇則與之講究經史。推明治道。其張頤齋。陳之綱。楊西菴。張條山。孫議事。擢用薦達至光顯云。初武仙旣害都帥。公紹其職。及兄子楫長。卽奏請於朝曰。臣始遭家難。黽勉承乏。以雪讎恥。今姪楫等。皆可勝任。願以職歸之。畢臣宿志。太宗曰。但聞爭官者多。讓職者鮮。卿之此舉。殊可嘉尙。朕自有官裨之。卽詔楫爲眞定路兵馬都總管。後又奏次姪權充唐鄧軍萬戶。公因以疾乞退曰。臣無大功報國。一家處三要職。恩寵踰等。敢昧死固請。上曰。卿奕世忠勤。有勞於國。一門三職。何愧何嫌。竟不允。憲宗駐亦盤也。詔發民爲兵。勅使擬公子爲帥。公曰。吾昆弟三人。大兄之子俱顯。仲之子未也。幸先之。使者歎服。竟以姪子樞充新軍萬戶。初總衞釣魚也。有邊將蒲察琚者隸焉。曰。有吾偃蹇不爲丁。公含容之。明年。

渾都海。平行臺上功州府。獨据名闕。公問焉。或以前事對。公曰。聞平夷隨右。若功最多。其可後哉。即命具完文以進。遂均賞賚。其忘過記功又如此。嘗集子姪輩戒曰。史氏起隴畝。際風雲。德涼效薄。今身名顯赫。宗族昌熾。如是可以答乾坤大造累朝之恩私乎。若以王事歿邊。裹馬革歸塟。吾素願也。汝等異時策名委質。盡忠所事。以圖報國。又曰。惟孝與義。可以有立於代。汝等謹服此訓。苟違吾言。與暴吾邱壟等。爾公年四十。始抑節讀書。酷嗜資治通鑑。眞積力久。義精理貫。諷誦略皆上口。至成敗是非。往往立論出人意表。雖老師宿儒。有不加詳者。至矣。謀廟堂。運籌戎幄。良法美意。契合融會。見諸行事者。誠無愧於古人云。八子。格。中書右丞。樟。前新軍萬戶。棣。中山知府。杠。提刑按察使。杞。前衞輝路總管。梓。澧州路同知。楷。終南陽府同知。彬。御史中丞。孫男一十六人。不肖惲猥登公門者有年。及與諸子遊。故聞公言行頗詳。以家傳屬筆。故勉爲譔述。異時太史氏勒元勳於帝籍。贊畫像於淩烟。庶幾有所考焉。贊曰。忠武公當草昧患難之際。憤發義勇。收合散亡。卒之芟羣雄。定河朔。開國承家。光昭父兄遺業。其功烈已不世出。然一時佐命儷景同懿者多矣。惟公歷事四朝。恩遇眷倚。始終不少衰。復能歛百戰之威。雍容廊廟。以道事君。爲時賢相。高名完節。爛然獨著。福祿永終。慶流後裔。豈偶然致哉。蓋由勳德兼備。忠智兩全。君臣之間。有以感召故也。若祇以遭際期運。依乘風雲論之。是豈眞知公者哉。故推其生平行已大節。爲後來之法云。

右傳出元王惲秋澗文集。按元史惲字仲謀。衞州汲縣人。善屬文。與東魯王博文渤海王旭齊名。史天

澤將兵過衞接以賓禮姚樞宣撫東平辟爲詳議官累遷翰林學士嘉議大夫大德元年進中奉大夫卒贈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太原郡公謚文定所著有相鑑五十卷汲郡志十五卷承華事略中堂事記烏臺筆補玉堂嘉話幷雜著詩文合爲一百卷

大元故宣武將軍千戶張君家傳

君姓張氏諱思忠字正言盧龍永淸人也曾祖衍大父德輔世業農金百年來支屬蕃息居不異爨至今以義門稱燕朔間父諱全天資沈粹少以易業起家爲志大元甲子天兵南略以良家子從軍隸都元帥史公戲下以武幹見稱凡意料具與公契及公鎮守眞定得專擢授以功監領左軍充唐山邑宰既而開府忠武公紹襲閫職首以鎮撫授君歲壬辰以千夫長從公略地河南歸德禦堅猝不易拔君鼓勇先士卒登且以戎鎧鮮異爲大帥速不解所識及賞犒以功讓所善高信由是信拔出行伍致身顯達遂轉戰密之西山民避兵匿洞窟中往往縱火燻逼君言諸主帥禁焉賴全活者甚衆其後從戍陽夏開邊屯受成整暇兵有餘力而民懷風愛繼移鎮入鄧凡百草創都督史侯皆擬易治一新君依前以鎮撫供職於是招流散復田廬治渠堰整屯戍謹斥候咸領辦有方不大聲以色人至以佛張鎮撫目之其慈祥爲可知丙辰春壽六十有一遘疾終鄧之官舍葬眞定縣臨濟里域夫人趙氏後公十九年而歿生子六人宣武君卽其長也宣武幼不好弄嘗聚嬉里門能威重自居指顧羣兒不異官府識者已稱其不凡及知學

穎悟不羣。旣長有謀略。善騎射。大都督一見與語。奇之。命日侍鈴下。庸玉汝之旣冠。嗣父職。適有事江淮。風雲交會之際。宣武年少英發。夙夜聽恭。不遑寢餗。氣益厲。志益明。事益辨。時軍府有疑獄久不能決。命審鞫之。略不加威而窮姦直枉。兩造情露。闔府與其明察。至於繕城壁。建樓堞。使號令精彩。一軍增雄。雖謀出於上。其所以廣益於下者。多君之力焉。丞相忠武公奏降銀符。眞授都督府鎭撫。至元五年。朝廷命帥會諸道兵攻取襄樊。爲上流破竹之舉。宣武備列戎行。首建白戌議曰。淸滄於漢。宜亟據要害。築堡戍。使遏宋人泝流以資寇盜。不然彼或先之。豈惟奪志。吾無如之何矣。從之。分兵壁其會。宋人爲氣褫。時餉道不繼。行省以君有賛能幹。即擬充唐州新野等處提舉糧糟使。淯行崗阜間。淺深不常。艱於綱運。君遂撻數堰平水勢。隨造江軸車餘千兩。兼速陸運。復設防戍。絕去涂梗。舟車通便。軍餉爲不乏矣。樊城小而堅。爲襄之扞蔽。省議取之。翦其臂翼。君率先猇虎。旣登中流矢。戰不輟。丞相伯顏公壯其勇。止之。以勞授行省都鎭撫。其職掌大概。必上承大帥方略。指授諸將。諸軍有所關白。必因以上達。與夫訓練調遣巡羅等事。皆所領治。當時諸軍大小四十餘壁。每翼鎭撫一員。號之曰接手。日聽將令於都鎭撫。武弁佩刀弭矢於雲麾之下。蓋肅如也。其倚重漢北軍司馬唐都虞之任。君感其知遇。誓以捐軀報國。至元十年春二月。襄州破。第功上聞。至賚弓矢鏐鞍繡衣之賜。明年秋九月。詔丞相伯顏等水陸並進鄂渚。渡江。師次郢。宋人以艨艟鬬艦。橫鎖漢面扼之。不克前。責君辦之。君按視對江堡北有枯河。中可三里許。連接一湖。湖

匯與漢通。君喜曰。吾事濟矣。遂拖舟由港中盡達於湖。舳艫蔽江。順流而東。無復橫草之虞矣。大爲丞相嘉賞。時主帥從偏裨百餘騎。行視郢險。天大霧。不覺抵壁下。彼潛出兵圍之者數匝。衆相顧失色。君奮槊突擊。殺數十人。爲解去。因建言於樹府曰。郢據漢爲池。東南又有沙陽等城。倚爲掎角。宜乘銳先破之。則郢乃孤矣。韙其策。卽命君督精甲潛往。不移蔭掀。沙揚石擐。新城降沔陽而去。隨與諸軍併力破夏貴兵於陽邏堡。以清江道。我師飛渡駐武昌軍矣。時朝廷策諸將。始加散秩。以功最授宣武將軍。師既東。前阻鄱陽湖風浪。君力督水師。浮梁而濟。其敏捷赴功類如此。宋相賈□□罄國力結陣丁家洲。塞江路。候與我師鏖決。丞相公命君督諸軍前陣。君鷹揚致師。出入行間。指授方略。意甚暇也。一再合而宋人敗績。遂入建康。丞相阿朮卽分兵趣瓜步。回擣維揚。擇勇而有謀者偕往。君首膺其選。丞相公惜不遣。令將策勝一軍。權充萬夫長。聞於朝。其爲二相倚重者若爾。命未下。竟以勤勞致疾。以是年夏五月歿金陵之軍幕。得年三十有九。丞相公聞訃驚悼。以馬箠擊地。有云亡孰繼之歎。遺屬將祈禱護其轉歸。張君爲人美鬚髯。氣量宏。事親孝。撫弟以愛。與人交有終始。不一言忘。盡心所事。國爾忘家。若飢渴之於飲食。其趨事建功。臨機制度。志慮出人意表。拊循士卒。與同甘苦。皆樂爲之用。故其燕趙勁氣。所向披靡。樹畯功爲尤多。初渡江。凡軍中俘士人爲獻者。君與求親屬。悉資遣之。其或願留依庇者。事甫定。一皆縱還鄉里。夫人房氏。唐相國梁公裔。內助有法。配君德良稱。先君沒。生子男四人。長曰用道。嗣君職。次用和。用康。用章。女四

人適名族繼室史氏太尉忠武公之次女生女寧哥孫男四人女孫三人贊曰張氏三世在野統積既久固所發攸厚若父鎮撫君起壠畝徭棘荊致身偏裨亦云顯矣其施若猶未也逮君遭乘機運奮發志勇以投風雲之會惜乎功名垂就不享其報使英資茂績有鬱而未遂者今嗣侯以破靜江討江西逋寇等功進武德將軍行軍總管風姿文雅延譽士大夫間殊耤耤然蓋將衍夫遺澤而大其世業者耶用道與內弟惲游交甚款以家傳見屬遂直書其事至於筆削其間以俟夫學春秋者焉

右傳亦出秋澗文集

元故徵士贈翰林學士諡文獻杜氏行狀

公諱瑛字文玉霸州信安人也金之季年河朔俶擾公辟地河南居緱氏山讀書講學博覽無所不見時金將亡儒者猶習文辭爲進取計公爵祿不入於心刻苦自勵獨探六經百家之旨古今治亂之原晝誦夜思仰觀俯察優游自適金亡轉居汾晉之間授徒爲業聲聞漸著故中書粘合珪開府彰德以書幣延公至則待以賓禮而師問焉當國家草昧之初法制寬簡凡賦役刑罰除授官吏州郡皆得專之公從容爲中書言兵荒之餘生民窮困日甚宜緩刑薄賦以遂民生修學養士以興治化中書從其言民獲陰受其賜士之受業者恆以百數至今相衛俗尚文雅公之化也歲己未世祖皇帝奉命南伐所至郡邑訪求人材諮謀方略道過彰德召公入見問以取宋之策公對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向者天兵既已滅金又

欲平宋。誕敷聲教。蓋惟不嗜殺人。然後能一天下。矧今宋之闇弱。姦臣擅國。習俗驕靡。將卒恇怯。所恃者長江之險。國家應天順人。興兵致討。選將任能。禁暴戢亂。據有上游。戈船東下。一舉而可定也。上曰善。世祖入繼大統。肇新制度。詳延海內方聞之士。咸登諸朝。使者至彰德。公聞王文統已居相位。專言功利。以固權寵。輒引避不見。會中書左丞張公文謙宣撫大名諸路。復奏起公爲大名彰德懷孟等路提舉學校官。亦辭不拜。曰風化至是。尙欲仕乎。卽杜門謝客。以修學著書爲事。所著多明經術之意。有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語孟旁通八卷。皇極引用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卷。律厤禮案雜說三十卷。文集十卷。公儀觀秀偉。美鬚髯。望之儼然。既居彰德。因留家焉。初中書憐其貧。與田千畝。不受。術者言公寓居地下當有黃金。家人欲發地視之。公曰。金汝所藏耶。怪誕之言。吾弗信也。公去後。居者果得黃金百斤。公之廉正類此。享年七十。以至元十年九月十六日終於家。葬安陽縣王裕村。將終。命諸子曰。我死。棺中第置杜甫詩集一編。題其誌石云處士杜緱山墓。公曾祖信。祖植。父時升。母張氏。娶孫氏。後公九年卒。祔葬公墓。子男三人。處詩。十歲能詩。號稱奇童。年二十餘而夭。君子惜之。處立。睢州儒學教授。處愿。初以薦薦爲按察司書吏。累遷濟寧大名路經歷。吳橋縣尹。終東昌路推官。皆有惠政。女適李某。孫男三人。曰愗。爲郡文學。累封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驍騎尉安陽縣子。曰堅。曰欽。曾孫男七人。秉彝。秉鈞。秉直。秉讓。秉容。秉一。秉中。元孫二人。洹。漳。公既葬之六十有六年。是爲天曆己巳。文宗皇帝開奎章閣。詔修經世大典。凡國初勳臣。

故老行事．悉登載之．秉彝方爲丞相東曹掾．錄公遺事送官．天子覽而嘉之．制贈公翰林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魏國公．謚文獻．尋擢秉彝奎章典籤．典修大典．書成遷鑑書博士．今上皇帝御極．命儒臣進說經訓．又兼經筵譯文官．未幾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人皆美公文字之澤．蓋未艾也．秉彝將之官關中．過家上冢．念公墓碑未刻．無以昭朝廷褒卹之典．於是近臣以其事聞．勅臺臣撰書碑文以賜．嗚呼．昔者國初承金兵絕學之後．文物凋弊殆盡．賴一二儒者．掇拾修補．於壞爛亡滅之餘．俾斯文不絕如縷．其功詎淺淺哉．天之報施．宜在後人也．天爵向官奎章．辱與秉彝同時．雅好也．謹撰次公學行論著之大概．以備采擇．謹狀．元統二年四月甲子．朝列大夫監察御史蘇天爵狀．

按元史蘇天爵字伯修．正定人．由國子學生第一授薊州判官．歷江淛行省參知政事．有滋溪文稿．

史氏慶源之碑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者．蓋□□有不然者也．活一雀．小惠也．尙獲四世三公之報．渡蟻□．□□也．猶有□魁天□□□．□□陰功隱德．潛積於數百年之間．一旦疏而爲流．其竇澤浸潤．科及後世．□□□□□□□無□．特天之未定耳．又何怪焉．世之人欲遡觀某人某家．□□□．但顧其後世子孫□□□□．斯可知已．史氏得姓．源於史佚．當春秋時．衛之鰌晉之□．皆其裔也．周□□□．□□□□．代不乏人．歷歷可數．至唐有太師者．始占籍爲永清之興隆里人．□□□□遂靜江□□使．又

爲尙書左司。仕於金國。以明經登第。爲縣令。其子亦以蔭補爲縣□□□□□將□繼繼承承。冠冕不絕。尙書家世歷□□此尙書公曾祖。歲久失其□□□□四人。伯□叔季。伯氏仲氏各有孫。在叔氏無後。季則尙書公之祖也。諱倫。妣鄂氏。生一子。□□□。尙書公之父也。廉謹自將。長於治生。大□□□眞祐間。以□□□太夫人□□固安之□□人有爲眞定推官及爲滑州刺史者。乃其族也。是爲□□之母。性淑善。喜同人□□奉□尤謹。人有見之者。□聽其溫言慈色。莫不愛而敬之。生二子。□□□則尙□□□□直前爲北京行部尙書。夫人張氏。後娶夫人納合氏。次子進□□□則節度使□□□□□□□人劉氏王氏蕭氏黃氏。六女。長適西物張慶元。次適同里張□□□西物□□□□□□靑垡提控趙彥卿。次爲益津尙書劉貴夫人。次爲高州安□□□□中夫人□□生□□□□□□姪長子天倪。爲河北東西路兵馬都元帥。夫人程氏。完顏氏。□天安。□□□權五路□戶知中山府事。夫人張氏。賀氏。□□王氏。張氏。次天澤。見□□□閒東□□名□□□□□□戶知眞定府事。夫人李氏。納合氏。東撚氏。二女。長爲太師國王夫人。□□□□□□同知劉天錫夫人。二姪。曰天瑞。曾□□□氏之孫也。見任棗強□□都提舉。□□王□□□□□天祥。曾祖子仲氏之孫也。見爲利州節度使。夫人王氏。三子。長曰鎭。□□□□次曰輿驢。女三人。長適北京達魯火赤男□□馬。次適北京宣差千戶完顏男。次□□□張□□□頑羊。眞定都元帥。生子五人。長曰楫。見爲新軍萬戶。夫人完顏氏。删只達□□□□未仕。妻王氏。次寶哥。緦胡魯添福。俱

幼。□翠哥。機之一子。小字□婢□□一字小字□□□□□字進哥。中山知府。生子一十二人。女七人。長曰楨。妻劉氏。次曰樞。妻奥屯氏。□□□曰長□。次尙幼未名。次桓。妻張氏。次常山。妻劉氏。次衆家奴。妻□□□□□。次千家奴。次寺□奴。次僧家奴。次海山。次重山。次道家奴。女七人。明童。適李氏。忠哥□哥□□□兒□□。俱幼。眞定知府。生五子。一女。一義子。黑□。長男百家奴。次□□□□□□□。次□□。次趙家奴一女。麻顏可。北京行都元帥。生四子。七女。長男天英。妻蒙古達氏。生一□□□□子。小字溥陽。二女。長慶□。次素娥。弟天均。妻蕭氏。次天祚。妻張氏。□□□□□□□北京萬□張之翼夫人。次爲監軍張之綱夫人。三瑞哥。爲北京同知吾古論夫人。四進哥。出家爲尼。五杏哥。爲北京都元帥舍人夫人。六秀哥。適奥屯元帥男□□□□□□□少時□□鄕里閒閒□人大父稱道尙書之父嘗謂二子曰。吾觀世間事。莫榮於仕宦。而得意者常恨汝曹不能遂吾之願。貴列目前。儻令及見今日碩大豐榮。其喜可勝□□□□□革以來。天下郡邑相望。相承其間。免墮劫火。而保其室家。兼享祿位者。固不多得。獨史氏一門。父叔兄弟子□孫甥。皆貴顯康寧。而又故園邱壠。發掘所不及。完然若新。松楸成□□□異矣。然出於穹蒼保祐。朝廷恩澤。若非祖先素積陰功。何以致□□□書公□孝先已通於神明。二萬戶治軍治民。俱能得其歡心。皷舞謳歌。溢□□□史氏之慶。方如川增。浩蕩湯湯。傳之庸有旣乎。是宜銘。銘曰。江河洪深。其流也遠。沃日稽元。□□有年。人之祖禰。澤及子孫。子孫逢吉。是爲慶源。爰有史氏。受姓於佚。秦漢已來。賢明

口出分支別派。至李唐室。口居燕南。顯允太師。太師劬口。以蕃後裔。靜江左司。蟬聯相繼。自迨已降。小抑不伸。猶有經明易農搢紳。大朝革命。其族始大。成德帥公。風雲際會。以身徇國。天子旌忠。爲龍爲光。允答元功。乃父乃叔。弟兄子姪。逮及孫甥。一時烜共天於史氏。何其厚耶。鄉人皆曰。積口口口口。豎碑大書深刻。照映松楸。過者宜式。

右碑在焦岱村首。書前北京路行尙書口口口口崔鉉撰。宣差五路萬戶府詳議官趙世安篆額口口口口平元書。丹末書歲在庚子九月丙戌十七日戊寅。前義州節度使行北京都元帥史進道同立。前行北京等路六部尙書史秉直立石。東里郭汝礪刻。扶溝劉泉同刻。已下共三碑。久經土薶。舊志又不載其文。以故人無識者。乾隆四十二年。知縣周震榮命工從土阜中搜出。植立墓傍。文字雖有殘泐。尙可得其彷彿。故備錄全文入於徵實。不復存金石之空目云。

又按庚子爲元太宗十二年

本朝故北京路行六部尙書史公神道碑銘 幷序

余口北渡大河。則聞史侯萬戶之賢。其用人也。推誠委寄。雖骨肉不能移。其治民也。煦育拊摩。而一毫無所取。及其臨敵陷陣。勇猛驍雄。事上奉公。忠勤廉直。故上爲朝廷知奬。下爲民庶歸懷。內得賢能之盡心。外得士卒之死力。堂堂焯焯。功著名流。相繼爲一時賢方伯。甲辰之秋。從行臺粘刻公始識侯於衛州觀

其神姿磊落。意氣軒軒。疑若不可親。及卽之也。□□而語和。其忠愛之誠。寬厚之色。浮於眉宇間。使人眷眷不能捨以去□。而接其參佐。皆溫然如玉。藹然如春。信乎有以輔成其賢主人之名。明年夏六月。過鎮陽。會侯之父尚書公捐館。余往弔之。□侯與其仲兄。皆纍然縗絰。哀戚甚。居數日。使其參謀王君守道。持門客叚君紹先之狀。乞文其墓隧之碑。且其言曰。天安等不幸。先君棄世。惟是平生行實。所以表見於後世者。莫此爲大。今幸子來過。宜無用辭。余雖不及識尚書公。然觀其二子。足以知其父矣。蓋天下之事。必有所從來。堂之高。以其基之崇。水之長。以其源之深。自古功名之士。豪傑之人。必其先世積德。父祖異常。晦耀□光。一旦軒襮於天下。決非偶然者。是則史氏之所以顯赫於今日者。實尚書公啓之。其碑而揭之宜矣。公諱秉直。字正道。大興之永清人。祖倫。父成珪。皆隱德不仕。以財雄鄉里。公自幼有成人度。儀狀魁偉。意氣不羣。讀書略通大意。不喜爲詞章學。孝親友弟。爲族屬軌儀。鄉人皆指以教子弟。當天兵南下。所向摧陷。公與其親族謀曰。今茲喪亂。流血成川。吾家百餘口。何以自免。若散匿數處。或可得生。不然無遺類矣。既而知降者得免。乃復議降。公方念之。其散匿者皆集。因相謂曰。天也。率里中老幼數千口。詣太師國王軍門自歸。王嘉其誠款。接納特異。由之數千口皆得生。王欲用公。辭以母老。薦其子及弟。王命公主管降人家屬。屯霸州。公撫視殷勤。遠近聞之皆附。不月餘。至十萬家。迨王師還自山東。弟與子功績皆著。王又嘉之。遂居公於漠北。領降衆如故。會降人艱食。公得王所賜牛羊。皆以分給。所全活甚多。有欲亡者。

公開諭之。皆止。甲戌秋八月。從王攻北京。明年三月。城降。王以國人烏野兒爲北京路都元帥。以公爲尙書行六部事。公悉□餽運。軍中未嘗乏絕。爲王所□。庚辰九月。金恆山公武仙降。王命公長子天倪爲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副以仙。鎭眞定。臨發。公密諭天倪曰。觀仙辭氣。恐終不爲我用。宜備之。天倪曰。我以赤心待人。人或相負。天必不容。願無慮。乙酉春。天倪果遇害。□□□曰。是兒推心於人。竟死。可悲。人皆服其先識。王命季子天澤代領兄職。且錫以金虎符。討武仙。會仲子天安行北京元帥事。提兵來援。相與戮力。復取眞定。人皆壯之。公亦少慰解。烏野兒雖爲大帥。其軍府事一以委公。公隨方區處。無不盡善。闔境悅服。蓋首尾二十年。公以年高倦於事。又子孫俱在眞定。有意南歸。主帥許之。爲白於王。王特遂其請。以庚寅十一月。至自北京。居閑則從容暇裕。教子弄孫。每與諸儒講論經理。及商推古人成敗。欣然忘倦。時時幅巾羸馬。逍遙園亭里巷間。人不知其爲貴人。又種竹移花。以閑自適。春秋七十有一。以乙巳六月八日。疾終於正寢。其族屬僚吏。日飯僧以報。於戲。可謂福人善士矣。初公之南征也。太夫人在北京軍中。每得甘旨物。雖千里走送。不以爲遠。既葬矣。又思有以祈冥□。且念長子无辜被酷。及子弟從軍。或妄有所殺戮。乃設醮北京道士宮。夜半有鶴翔壇上。人皆見。人因以白鶴名其觀。又嘗念家所隷役。皆俘虜之人。吾老矣。恐後來淪沒。不得與齊民齒。乃因歲□出二百餘口。皆放遣之。及屬疾。不餌藥。曰。吾祖吾父皆七十而終。□□人敢望過其數。是亦庶幾知命者。公之始終如此。又能有子。伯季出而爲大將。用兵制勝。所

向有功。伸則總留後之任。樂易慈祥。吏服民愛。長孫楫。襲其父爵。持節督八州。亦有能名。自餘諸孫。皆斬斬良子弟。女子女孫。俱適大家。其流慶未可□也。夫人張氏。先公卒。卜以是年九月□日葬於永清興隆里先塋之次。至於遠祖世系及裔孫名字。則有崔公鉉之所作慶源碑在。茲不復云。銘曰。烈烈史氏。起於北方。歷唐金遼。奕世騰芳。維尚書公。資稟特異。先識孝心。負絕□□□能從事。上官見知。俾主饒遺。士飽而□。經營建置。二十餘載。上下相安。疇非敬愛。一朝謝事。命駕南歸。角巾私第。脩然□□。實生賢子。球琳杞梓。偉烈鴻勳。聯□投趾。粤惟其季。聲震八荒。摠戎蒞衆。春雨秋霜。迺攻迺戰。無往不克。金節虎符。朝家是錫。時人皆謂。有良將風。孰知其父教導之功。公今逝矣。□□歎缺。若子若孫。輝華煒燁。古來五福。人罕能全。□□□□。皆得於天。天之報人。豈有私暱。維孝維忠。維仁維德。□銘墓隧。□□後昆。其□其繼。無辱公門。

右碑在焦堡村。首書雲中劉祁撰。燕城平元書。齊西趙安世篆額。末書□□歲乙巳九月四日。宣差正定等五路萬戶男天澤同立。宣權正定等五路萬戶男天安立石。東里郭汝礪扶搆。劉泉刻。

義州節度使行北京路兵馬都元帥史公神道之碑

歲在壬寅。僕寓跡鎮陽。依棲於宣差真定等五路萬戶侯門下府署之□。侯有別業小圃。結茅以居焉。頃於甲辰冬十月。侯之從弟前北京路都元帥史公之長子天英見訪。前謂僕曰。前年六月。天英之不幸。先

君傾逝.於來春營葬.欲載其行事.刻石於殯宮之前.以於子孫昭著不朽.工材已備.賓乏其文.子誠爲之迺幸.僕曰.淺學近識.拙於文辭.焉足以當是哉.且東垣大都邑.領會河朔.蓋爲文士之淵源.儒者之藪澤.鴻才碩德.耀如月星者.□□於此.君能恭辭敬色.禮□求之.以令先丈之功業.可得藻贊之作.增光其風烈.豈不偉歟.天英復曰.此事蓋與伯父□書公素論.願無爲託.凡三辭.而請益堅.僕賀諸尚書公.公亦以□闔爲命.固辭不能獲.已.因告之曰.是碑之爲□.自秦漢以來.始爲刻石曰碑.蓋因喪禮豐碑之制也.秦漢以降.生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又陸法言廣韻曰.碑碣李斯造.始於嶧山之刻爾.至漢中山簡王薨.詔大爲修塚塋.開神□□曰墓前道.建□標.謂之神道.及晉宋之世.始有神道之碑.天子諸侯皆有之.其刻文止曰某帝某官神道之碑.後易之以碑刻.故釋名曰.本葬時所設.臣子追述君父之功德.以之其上.初由□予葬地兆之東南.地□家言.以東南爲神道.故以名碑.及君恐湮沒父之功績.特作是者.亦可謂孝敬不□於親者矣.古既有之.今胡不然.故喜爲之書.公姓史.名進道.字道遠.家世中都大興府永清縣韓侯鄉興隆里人也.宗族世□.先有前北京路行尚書六部郎中崔君鼎玉所作史氏慶源祖碑在焉.故不必書.公自童時贍視端正.步趨不類幼穉.而有成人之風.及冠.姿貌魁偉.精神颯爽.膽勇過人.沈機方重.不苟□笑.凡所施爲.皆□□有器略.不爲齷齪細行.天性所稟.孝於父母.友于兄弟.輯睦六親.其於交際朋友之間.上至王公仕宦.下及寒士冷族.接遇禮貌.莫不均於愛敬.於其辭氣儼如也.既與久交.殊無驕

岸之態。鄉黨莫不傾慕。□□癸酉冬十一月。天戈南指。大兵長驅。漠南嶺北。無不破滅。經略燕趙之地。所過之處。如風行電掃。靡有敢敵。閭里大爲□動。公與兄計之。兄曰。此天威也。殆非人力所可當。遂共白於母。母曰。風聲如此。其盛吾亦決以天道。莫若順之。可得保全。汝曹宜識之。旣聞母命。公先爲里中大族。家貲鉅萬。而好施予。貧乏者皆蒙其庇。故人心歸者居多。□倡而率士人千餘衆。迎拜太師國王。王見公人品不凡。深加撫慰。令總兵事。是時太師以王爵總制諸道軍馬。威焰熾灼。一時莫與比。擁衆親下山東。命公從行。欲密觀□之用武。因見其行陣和睦。號令嚴明。攻取有略。進退有法。一舉克獲甚衆。於是王稱之曰能。甲戌三月。還師圍守中都。至四月。王命北進。八月。復進兵圍守北京。乙亥三月。城降。八月。王遣要督火赤烏也兒等二大帥。及公王人進兵攻興州。趙守玉望風送款。以勳尋進公義州節度使。王以興州舊隸北京。乃復屬之。及命公管領北京勾當。丙子。錦州渠帥張致叛。丁亥。公□□從王提大軍攻拔之。張致伏誅。王又令公招收廣寧府兵。及城下。開門迎降。就命留守廣寧。未幾復命公留守北京。公治北京十有餘年。但推誠御衆。不爲鉤距鉗戾譎詐之事。其於治也。輕徭薄賦。憫弱抑強。以清嚴爲用。仁慈爲體。不要虛譽。務施實德。闔境之內。家給人足。咸樂其生。每施一號令。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風者。雖婦人孺子之愚暗。軍伍戎夷之驕抗。亦□斂衽爲之敬從。無有少忤者。四境旁郡。臨岐者皆取以爲則。然公天資孝悌。常謂人曰。人生處世。幼不能事父母。壯不能事兄長。於義誠有闕矣。且吾有老兄。別居鎮

陽．吾嘗思之．每馳神南邁．吾兄得無引領北向乎．慨然爲之變色．先是公幕府有良參佐．即北京管民長官萬戶張之翼也．與公同里閈．又長女之壻．其人聰敏才給．淵默寬厚．剛正有立．府中賞罰機務．凡公所委．剖決無不當理．內外悅服．以張幹局有能．口薦以代己．乃引白上者許以謝職．甲午八月．公得退身就歸眞定．以事兄尙書公．與兄游宴飯口．歸一紀．未嘗少有失歡．公之早年志慕淸虛．常以恬澹爲務．至晚歲尤尙修煉焚誦．日與羽衣之士談話．冬月不有少倦．又於私第之南．有隙地數畝．特用己財．起構老君小殿二間．其中像塑崇麗．窗戶淸幽．自餘堂廚寮舍．翛然可觀．榜其名曰集眞．以爲道侶依投及報謝香火之地．噫．公起身武弁．將謂唯弓刀鞍馬軍旅是知．而中心所蘊．間有一發．皆嘉美喜人觀聽之爲．口可與剛暴口勇之徒同日而語哉．癸卯六月．病卒於家．享年六十有五．公之麾下偏裨部曲．小有郡長．大有連率．彼於一時人處深堂．出擁高蓋．武夫導前．騎卒遮後．亦可謂男子之榮矣．然公志之所在．以顯達等空花．榮耀爲虛幻．邈然皆爲無物．晦迹遠遯於閭閻畎畝之間．與常人混流．適然以爲自樂．終保大年．眞可謂明哲之士矣．易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吁嗟乎．史公之謂歟．因揭而銘之曰．俊乂忠直．稟天異氣．顯達不驕．患難無畏．偉哉史公．遭時鼎沸．一時崛起．口特涇渭．應運雲從．附鳳攀龍．討逆除亂．誅姦翦兇．累積勳勞．分列提封．邦之柱石．國之垣墉．識宏量大．興利除害．令削煩苛．治舉要會．德懾寇賊．仁施耆艾．醫都 一紀．帖然安泰．流風善政．迄今猶賴．四境旁郡．取法稱最．忽思事兄．怨言饋騎．甘服鶴氅．

樂辭虎旆。動不妄動。相時而陟。作不妄作。必量其力。處以肥遯。弗愆其德。人嗟其□。公□爲釋。精爽既沒。芳烈恐息。□銘神道。大書深刻。感發雄豪。與起莫特。遺爾後人。是傚是則。

右碑在焦垡村。前書陳臺臤紹先撰。燕然平元書丹。詳議官趙安世篆額。後書乙巳年五月日宣差正定河間大名濟南東平五路萬戶姪史天澤同立。宣權正定等五路萬戶兼知中山府事姪史天安立石。東里逸人郭汝礪同郭汝砮南京牛琰刻。

史丞相神道碑

房杜受帷幄之寄。而不親汗馬之勞。耿賈著鐘鼎之勳。而弗踐秉鈞之任。豈不以將相殊器。而軍國異宜。非仁勇兼備。而才德兩全者。未易當之也。丞相史公。弱冠從軍。年三十已大將。自我太祖太宗睿宗憲宗四朝。每有征伐之事。未嘗不在軍中。身經百戰。偉績豐功。不可勝紀。逮上御極。置之相府。授以政柄。即從容閒暇。不動聲色。而紀綱法度。粲然一新。內立省部。以杜絕政出多門。斜封墨勅之權。外設六道宣撫司。以削奪郡縣官吏世襲專擅之弊。給百官俸祿。使在官者有以自贍。而得保清廉之節。禁賄賂請託。使官吏一心奉公。而不敢爲狥情枉法之私。又奏罷諸邑占役五十餘萬戶。均其賦稅。以蘇民力。天下欣然。咸有太平之望。非所謂仁勇兼備。而才德兩全者。能如是乎。公諱天澤。大興路永清人。曾大父成珪。隱德不耀。父秉直。是爲尚書府君。生三子。伯曰天倪。仲曰天安。公其季也。金大安癸酉歲。國兵南下。尚書府君謁

太師木花里軍門。明年。從攻北京。下之。太師以府君爲行部尙書。鎭守其地。公以府君元子。授五路萬戶。中統元年。及今上登極。首召公。公奏疏以面對。上嘉納之。是歲秋。詔公兼江淮經略使。二年春。北征還。以公爲中書右丞相。至元改元。加光祿大夫。右丞相如故。六年春。上將有事於襄陽。詔公與駙馬忽剌出往。行至郢州。公病不能進。還襄陽。時上聞。亟遣近侍賚葡萄酒賜公。且諭之曰。卿自吾祖父以來。躬擐甲冑。跋履山川。宣勤勞者多矣。勿以小疾。暫阻行意。便爲憂惱。可且北歸。善自調護。公歸家。元主又遣其子杠與太醫馳往診視。仍賜藥物。公餌畢。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愼毋殺掠。是日薨。春秋七十有四。實至元十二年二月七日也。訃聞。上爲震悼。遣近臣致奠。賻白金二千五百兩。贈太尉。下太常考行。諡曰忠武。以三月庚寅。葬城西原。期明年春二月。有特旨命臣磐製墓隧碑文。臣嘗論士君子抱負才智。出逢昌運。君臣遇合。取富貴功名。以自振耀。非難事也。惟夫仁慈惠愛。不吝不驕。有以服人心於富貴功名之外者。是可重也。公以元勳碩德。位兼將相。爲邦家之柱石。爲宗社之蓍龜。望重四朝。恩隆百辟。其容貌循循和易。未嘗有一毫驕矜之色。見於顏開。視富貴功名。欲然退避。若將有浼於己者。此其蘊藉。豈尋常淺淶之量所能窺伺哉。初。公乞致仕。上召問其故。公曰。臣無大功報國。今一子管民政。一子掌兵權。臣復久叨隆遇。一門之內。處三要職。寵榮過分。必致咎殃。臣敢冒死固請。上諭曰。卿奕世忠勤。有功於國。一門三職。何足爲嫌。不允。國朝之制。州府司縣各置監官。謂之達魯花赤。府州官往往不能下。公獨

一切莫與之較。由是惟眞定一路事不乖戾。而民以寧。兵火之餘。北地民窮。往往從蒙古賈人借貸。周歲輒出倍息。稍積則鬻妻賣子不能償。謂之羔羊債。公題奏令民負債出息。至倍則止。上俞允之。初公至歸德。遇蒙古驅俘獲將殺之。內一俘。公問爲何人。曰。我金人李正臣也。公出金贖署萬戶參謀。河南王題之來謁公。一見留置門下。署萬戶參議。兩人信任之專。雖父子兄弟莫之敢間。由是眞定治效高視他郡。兩人之力爲多。公生平喜資治通鑑。每公務之暇。卽取讀之。有不解。卽以問人。必解而後已。雖公務遠適。亦恆以數册自隨。每舉一事。輒能推究始終。折衷是非。雖老師宿儒。有不及者。公夫人石氏。李氏。納合氏。抹撚氏。皆先公卒。子男八人。曰格。榮祿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曰樟。眞定順天兩路新軍萬戶。曰棣。嘉議大夫衛輝路總管。曰杠。資德大夫湖廣行中書督右丞。曰杞。嘉議大夫淮東道肅政廉訪。曰梓。奉議大夫灃州路同知。曰楷。奉訓大夫南陽州同知。曰彬。資德大夫中書左丞。女七人。男孫十六。女孫十三。銘曰。維開府公。沈毅龐鴻。挺然異稟。開氣所鍾。累朝倚武。公在戎旅。把握韜鈐。指麾貔虎。一旦崇文。正笏垂紳。從容廊廟。百度維新。省部既立。事權歸一。監司出臨。專擅自息。祿足代耕。吏保公淸。苞苴不行。獄無敢傾。謨協宸意。事合羣情。黔黎呼舞。思見太平。公尉事鞿。十常八九。其在鈞衡。蹔而非久。又復不專。同堂合議。嗜好奇偏。世治時淸。尙可無公。險巇震驚。非公孰寧。公今云亡。孰佐時康。宸衷簡在。百世難忘。豐碑堂堂。松柏生光。有不知者。視此銘章。

右爲元翰林學士王磐撰。按元史本傳。磐字文炳。廣平永年人。至大四年。經義進士第。再爲翰林學士。遷太常少卿。進資德大夫致仕。年九十二卒。追封洛國公。諡文忠。阿合馬方得權。嘗致重辭求碑文。磐拒弗與。磐與天澤同時奉詔撰碑。其文宜可信。舊志錄文而不載碑石有無。意久失之矣。

平章史公神道碑

史氏自癸酉初年。太祖蹙金南播之日。尚書都元帥父子。相繼轉鬬河北十年。元帥死武仙亂。故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贈太尉諡忠武公收其兄兵。轉鬬河北又十年。拔相衛薄金。金主奮銳自將踰河。衛實受其鋒。太尉再戰再敗其兩帥之衆十有八萬。金主度不能國。走死蔡。時太宗大其勳以爲萬戶。俾將眞定河間東平濟南大名五路之兵。及憲宗。以戰迹著。衛封以衛之汲城新鄉獲嘉蘇門五縣。故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公。以太尉元子。得節度衛。及憲宗征蜀。詔太尉以公從。會其陟遐。公偕北留謙州居五年而歸。先是李璮既敗。太尉請裁強諸侯權。自今兵民之家。父死而子繼。兄終而弟及。其子弟同時並官者。無以職掌小大。皆能之。請由臣家始。併辭衛封。制曰可。太尉一門。一日解虎符金銀符者十七人。而太尉故所將兵。自先朝已解授兄子江漢大都督權。戍鄧。及是亦解隸他將。公無以爲者數年。始授懷遠將軍亳州萬戶虎符。入覲。加定遠大將軍。有太尉玉圍。賜物也。人無敢束。請上之。制曰。太尉所服。汝獨何嫌。即賜公一品服。時廣東之戶十耗八九。而廣西獨完不殘。及戶賦酒酢算。公以嶺南地險而民

寡俗悍而產貧征之適急其爲盜省是其說屬之故今廣西並湖南不困後宏範入覲請將復任亳州制可還公鄧之舊軍拜參知政事行廣南西道宣慰使入覲拜資德大夫中書左丞行省湖廣用兵日本詔督造戰艦六百仍送揚州用兵安南詔給糧仗廣西師還二十二年要束木以中書左丞來而湖廣囂然多事民喪其遂生之心矣以公嘗督海艦費計巨萬大爲鉤考毫推縷剔求可中公者無所得乃責償軍民三萬定明年移省江西仍中書右丞又明年拜中書左丞俄復右丞還之湖廣其人已平廣特有授藉怒詈同列辯詐驚刻師心而行聲勢張甚以公結聖知固謙抑爲謹凡與處四年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公性友愛喜施有積必分之諸父諸姑昆弟羣從空橐不愛焉任男女孤者鞠之時其婚嫁力不足又稱貸爲之與人交襟懷曠夷雖疏且賤不峻陛級不留門廡游意絲竹尙友東山者老不衰焉公諱格字晉明聚書萬卷鼎彝圖書一室號曰裕齋世大興路永人曾祖成珪晦德其鄉生刑部尙書諱秉直贈生太尉諱天澤妣夫人木年氏夫人劉氏儲氏兩張氏子七人燿榮餘未名女二人在室公未有子都督子卽燿也篤其愛曰是他日可虞者以從戰廣西勞授靜江同知遷廣東慰副使換浙西宣慰副使前薨一年以十一月二十七日葬太保莊太尉兆甫封以榮入覲曰是臣所後父先臣格之子生十四年矣宜代臣將制可授榮仍故虎符昭勇大將軍萬戶別授燿虎符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行省福建客有李裕者嘗以理問官事公江西數千里畢公之葬又奔走京師營立二子其盡義故吏者如何燧亦故公者隧首之

碑其何辭。銘曰。乾文言曰。聖作物覩。以類相從。雲龍風虎。迺今觀之。匪古專然。天於皇輿。將畀其全。孰有有君無其臣者。太尉父子。佐一函夏。走檄所下。二十有四州。難偶者時。難立者事。難令之名。難終之位。一日震首。公歷宜信。天不憖遺一老。不振矧其爲孝。不忝世德。太尉既老平章軍國。載烈茲碑。石獸衛之。與漯河流。相永無期。

右元翰林學士承旨姚燧撰。按本傳燧字端甫。柳城人。爲許衡弟子。衡爲國子祭酒。奏召舊弟子十二人。衡與焉。由是知名。孝子順孫。發揮先德。必得燧文。始可傳信。著牧庵集五十卷。

改建儒學文廟碑

永清縣儒學。舊在縣署西南百武。勝國時建。基址卑狹。右臨古河。歲苦積水。殿廡堂齋。每歲輒圮。師生患焉。成化己丑。通學生員趙亮言於教諭奉化馬君文曰。齋舍頹圮。無所肄業。丹墀下濕。難以展拜。而風雲壇在南街之東。民居湊集。未免褻穢。壇之南百餘武。古河之陽。有隙地焉。高阜幽靜。宜妥神靈。盍以南壇移置其地。而遷廟學於壇之故址。乃爲兩便。故學之舊材多可用者。亮等咸願出貲以助。可不煩民而成厥功焉。君欣然曰。是吾志也。乃轉達於濮陽許侯健。以聞於朝。時天子詔可。於是丞東阿司侯憲慨然以爲己任。與築之初。掘地得金釵數莖。鬻以佐費。人皆踴躍。以爲所感。侯與馬君旦夕不遑。躬督率之。不數月而殿廡堂齋煥然一新。蓋大成殿五間。兩廡十間。戟門三間。明倫堂三間。兩齋六間。居宿有齋。號舍有

所。儲粟有廪。貯物有庫。始事於是年三月。迄是冬十有一月而止。惟牆垣未周。號舍未備。司侯馬君相繼滿去。又十有餘稔。而修武趙侯志學來尹茲邑。首謁廟學。謂規制雖美。而工力未完。任將在予。乃與教諭長清趙銘。訓導王景曇喬致和協力成之。乃成化乙巳之冬十月也。於是春秋禮事有嚴。諸生講習有所。歲時飲射。大夫俊秀。咸得揖讓進退於衣冠俎豆之間。蓋彬彬乎盛矣。又謂學必有記。遣學生牛良等具始末謁言於予。嗟夫帝王君師之道。莫備於孔子之身。所以師表百王。綱維萬世。自生民以來。未有盛焉者矣。學校爲教育賢才之地。而其所以作育。一惟孔子之言行政事是法。是以歷代願治之君。必以興學爲先務。何莫不本於此哉。我國朝君臨海內。首建廟學。所以尊崇作養之典。度越前古。而其張弛。亦係於爲守令者。承流宣化無慢也。以永清觀焉。前之職治教者。坐視其敝。恬不介懷。至於司侯翟能作其始。遷而趙侯翟能究其未備。不勞民力。事成厥功。以祇事我至聖。諸士子且游息於斯。誦法聖訓。可不謂知所務哉。要在爲臣必忠。爲子必孝。爲夫婦長幼朋友。必別必序必信。存之心而不失。措之躬而弗遺。見之事業而不愧。充之以學問。發之於文辭。無非孔子綱常之道。仁義忠信之言。斯爲學校大有光矣。若但習爲記誦。僥倖科貢。以媒利祿。而於孔子之道。漫不加之心。是豈爲朝廷作育之本意。抑有負於諸君子興學之盛心也。諸士子其勉之。

右碑今在儒學泮池左方。前書賜進士第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國史副總裁

經筵講官杭郡汪諧撰文正議大夫咨治尹太常寺卿直文淵閣國史經筵官錢唐林章書丹大中大夫太僕寺卿直內殿前尚寶司卿東吳楊杞篆額末書成化丁未冬十一月望記碑陰書見任知縣修武趙志學典史鄒平陳旺縣丞權旺主簿扶溝謝能教諭長清趙銘訓導古杞王景曇前任知縣濮陽許健縣丞東阿司憲主簿高平邢英典史鄭州張海教諭奉化馬文訓導渭水許充又碑面有續刻文云此碑沈埋已久乙亥歲寶婺陳遇盛捐俸升拔按舊志全載其文不書題款汪諧之諧訛爲楷字文亦頗有訛錯蓋舊志鐫板舛悞已甚不僅此一碑也又按碑稱舊學在縣署西南百武今學乃風雲境舊基與學基互易則當時風雲境在城內縣西南矣舊志圖考境在城外西北隅而不載何年易置殊不可解至於碑文沈埋已久乙亥陳遇盛捐俸升拔則自成化丁未至今三百餘年不知何代乙亥歲也舊志職官無陳遇盛名自康熙十五年萬一蘅修志已後中數十年職官姓名湮沒無考惟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若乾隆二十年乙亥知縣爲蔣式瑜典史爲陳天誼教諭爲楊聆訓導爲孟爾讀則捐俸升拔當是康熙三十四年陳遇盛又必當時之知縣也蓋寶發當是江南寶應教諭訓導彼時已不用外部府人惟知縣典史不可知耳而知縣捐俸於理爲近是以斷爲康熙三十四年知縣陳遇盛也夫碑刻明白時日非遠而書法不明遂致時地恍惚原委難詳至於如此又況遠而百千年後字跡殘落傳記參差後人又何從而爲之懸定乎以是知文字流傳不可不嚴法度而易字省文之弊學者

有志於文。皆當力戒而痛懲之。斯爲善也。至於進士不書出身。三甲諱書同進士。杭郡東吳。不知是何府縣。以及文字稱謂不當律令。則又不可勝校矣。

崇正六年修儒學記

蜀西李公治瓮昌之三年。皇明崇正六年也。姦彊帖柔。瘡痍昭蘇。既政大行。所丁寧以急者。有甃城之役。有懸樓之役。有濬渠築堤之役。凡故之所有必飭其所無也。乃今有之。而孔廟之葺治未議並舉焉。將無緩視文教耶。非也。當四郊多警。水旱薦臻之日。雉堞弗雄。天塹弗險。偃瀦弗規。絃誦之彥亦將怵吾圉之未捍。必且廢詩書以問干櫓之事。民不樂生。即石城十仞。湯池百步。祇爲寇資。況農桑之與先於禮樂。則軫方劇以觀稼穡之成。其緩急較然易知者也。然傳舍之吏。避難自便。曰吾與民休息足矣。吏之庸者。竭其力以瘁於刀筆簿書之間。謝爲不暇爲。且謂吾曾爲之。而曾不足以爲之。其能有以遺其美而不愧於吏之能者果多乎。不多。則其有可傳者寡也。公於甃城諸役既竣之餘。報政已久。即有不得已之務。亦可以已。乃喟然曰。城隍繕矣。稼政修矣。可庀材費以有事於學宮焉。而木甓瓦石之具。以枚數之。五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十餘千。議者難之。公不爲意。遴日鳩工。以癸酉年二月二十三日始作。即以四月初六日落成。捐公之貲以貿材於商。募力於民。故有大費於大勞。而人莫或以爲擾也。而其爲制。有飭所已有者。正殿三間。規模雖具。上之結構傾鑽。四旁之廉隅墊側。層苫疊蘚。穿月宿雨。齋祠講堂。候望楹廡。

以至庖湢。莫不以積久而圮。亦莫不寔以樽櫨。新以榱桷。繚以資廡。妍以丹堊。頖池舊在戟門之下。大不盈丈。深僅容膝。狹庳逼逐。公命匠石曰。盍其易之以堦南有町畽。寬平如案。可池也。鑿之如璧形。寔水其中。蒔以青蓮。蓋仿辟雍之義。而區畫焉。櫺星門以外。有影壁屹然。險甚。氣象不舒。公除其舊。甃以木柵。鼎立其門。中額曰躋天之堦。曰金蓮叶瑞。右曰義路。左曰禮門。又築煥乎一臺以翼其旁。疏砌埒軌。以通劇駿。蓋昔所無。今有之者也。制度輝煌。洞達。奠孔子其中。聚萃學徒。爰居爰處。澡身元淵。宅心道祕。場功之隙。鞏鼓腹之民。敦仁教讓。以及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皆於是乎在。則鄉之甃城之役。懸樓之役。濬渠築堤之役。皆種種與膠庠相關。而先後緩急之宜。公處之不驟。亦不亂。凡兵刑錢穀出身加民之大。無不井然森然者。類如斯也。君子謂公於是乎爲能吏矣。是役也。經營圖度。考課案程者。則李侯號涵白諱鑑也。參觀大勢。指畫方員。力作勸相者。則學博楊公號慰所諱恆號紹虞諱化中也。身督工師。採木伐石。拮据不辭者。則陳尉百善也。趨事董役。鼓舞不輟者。則劉生惟荃。趙生其昌。劉生澤遠。張生鵬翼。王生業隆等也。勸其事。因并書其盛。終始而存之。以告後之人者。則邑人劉號錫九諱鍊也。鑴石之日。則崇正六年五月五日也。

右碑在儒學戟門。縣人劉鍊撰文。鍊爲萬歷癸丑進士。官雲南兵備參議。其文載修學制度頗詳備。禮曰。生爲名。死爲諱。碑載一時官師。皆稱爲諱。非禮也。至自書其名。亦稱爲諱。謬亦甚矣。是碑立於崇正

六年五月。其年劉惟荃爲歲貢。趙其昌於是秋遂舉於鄉。俱在五月之後。故碑文猶稱爲劉生趙生云。

順治九年修儒學記

歲辛卯暮春之吉。余自古舫任滿。叨領永庠諭。謁廟時。櫺星戟門。殿廡門窗。及各處神牌。無一存者。大殿僅臥數椽。風雨不蔽。前後牆牖。久圮無跡。一望蕭然。幾同牧場。望空瞻拜。畢。心惻然者久之。移時晉謁陸任程公。立懇修葺。公瞿然曰。不佞夙有是志。第苦工力浩煩。非數百金。敢開工乎。擬亦有在庠張生希堯等四生。曾議厥舉。而未果。徐與商之可也。閱兩日。具杯酒邀四生坐。共議協修。四生亦首肯焉。余思工大費繁。時詘難以並舉。必門牆先立。而大工可次第圖也。不一月間。余極力設處。數百尺之宮牆。先告竣矣。諸生因相鼓勵勸勉。捐修櫺星門者。張生希堯。趙生士芳。張生元霖。王生瑾也。捐修戟門儀門者。尹生樂舜。王生景和。孫生顯宗。王生啓昇。邢生友德。梁生延祚也。捐修角門者。索生絳。馮生永祚也。捐修鄉賢門戶者。劉生鍔。暨侄滿沂也。殿廡神牌。一時並立。兩月內廟貌聿新。公始歎服曰。不圖工之神速一至於斯也。大工可開矣。遂慨然以爲己任。捐金半百。鳩工募化。紳衿滿漢。靡不樂輸。又准朱貞憲索絳等之公呈。入冰窖村王化滆漏糧地一頃。爲學田。以爲繕廟之計。公之心可謂曲且盡矣。一時工匠畢集。余孑然一身。應接維艱。幸司訓佟寅兄八月來任。協力經營。規模粗備。延至壬辰春初。公喬遷焉。工料不繼。又不免爲一簣之虧也。更有幸者。馬公來牧是邑。便慨發額設修學銀十兩。仍捐俸四兩。以助未完。至仲冬而殿

宇門窗臺基。無煩數百金。皆落成焉。總計蓋僅二百金也。有志竟成。豈其然乎。噫嘻。開創者。陞任程公也。收功者。現任馬公也。贊成者。佟寅兄也。余小子國禎何力之有焉。第揆厥初願。覺愜然耳。是爲記。

右碑在大成殿東。順治九年教諭張國正撰文。碑末書陞任山西應州知州錦州程鼎勳。文林郎知永清縣事遼東馬有用。儒學教諭瀛南張國正。訓導遼東佟希聖。典史浙江朱應璉。按舊志國正甯皮人。自署瀛南。非金石文字傳信之體。文亦鄙俚。不合法度。以學田始末詳具於此。故錄存之。

永清縣學舍記

學校育才之地也。而實爲致治之本。原古者治道之興廢。由人才之盛衰。而才之出也。生於天。本於學。成於教。教之道不立。雖有忠信之質。漸移於習俗。卒無由磨礱漸漬。以底於有成。故必崇其地。必擇其人。俾天下之學者。端其趨向。一其心志。勉之以奮興。需之以遲久。然後才全德備。無所施而不當。三代之制。至周大備。其時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教之地密矣。置官建師。教之以三德六行。春絃夏誦。秋禮冬書。教之術詳矣。然後考其德行。書其賢能。以賓興於朝。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蓋作人之效。有如此者。噫嘻。何其盛歟。及夫漢晉迭興。建國學。置博士。唐宋之間。設學官生員。至有明。詔天下州縣。皆立學。永著爲令。故至今不廢。其尊孔子爲至聖先師者。所以示天下知所宗也。其春秋致祭者。猶古四時釋奠之禮也。其月用仲。以四時之正也。其日用丁。以文明之盛也。設官九品之外。師

道也。不與有司之事。重其教也。故學之爲制。有門序。有堂皇。有肄業之齋。有藏書之閣。凡寢食游息。官師之蹟。而登弟子之棲而息。各有其所。總欲使天下之士。明乎修己治人之道。務期學有實學。用有實用焉爾。永清值兵燹之後。學舍蕩然無存。其幸存者。祀孔子廟而已。夫孔子先師也。釋奠之禮。爲立學設也。守土者職時祭之典。司教者專奉祀之官。顧可視爲具文。莫知振興也哉。方今聖天子御極以來。教化日興。人文蔚起。慮士習人心之不古。而於學政事宜。諄諄誡諭。不憚煩焉。余丁未下第後。荷蒙簡發。承乏茲土。雖學識淺陋。不敢以師道自居。竊願與諸生切磋砥礪。共勉於有成。及下車之日。師無官廨。生無學舍。皇皇如羇旅。僦屋而居。半畝一楹。僅足容寢食。而欲與諸生講學視業。其何地之從歟。有李君諱嘉言者。向余言曰。學之廢已久。師不立教。士無所從學。時移俗易。以至於此。苟非得一地以立教焉。恐人才之放棄無已也。於是慨然捐資爲倡。而紳士亦各率錢以助。購屋一區。以爲學舍。雖規模狹隘。不足以處多士。然函丈之前。與諸生進退揖讓。講道論德。猶不失教學之遺意。余忝居是職。意欲遵古制俾良法。俾一邑之學者。鼓舞奮勵。孳孳於善。而不自已。必將與諸生飲食寢興於斯。期於禮讓興行。風俗純美。以備學使者之採風。且仰答聖天子之德意。則學舍之設。將欲擴而大之。以成羣弟子之願學者。其事尙有待。而李君之倡是舉也。爲人之所不爲。急時之所當急。可謂知務者矣。故於其成也。勒諸石。以俟後之如李君者。是爲記。

雍正九年。教諭王錫蕃撰碑。在學宮。

重建奎星樓碑記

永邑奎樓之興廢。誌闕無可考。惟於學前東南隅尙存兀然一土阜。則其故□□□丁未秋。余奉命設教是邑。入學釋奠。覩規模甚隘。思擴數椽。爲諸生肄業之所。而一邑之縉紳耆□□□有奎樓時巽位。爲學前文筆峰。自廢後人文遂弗克振。是不可以不復。且因舊易而創舉難。宜先其易者。余乃度地相形。□□樓之宜復。不獨事其易而亦斯文振興之機也。何則。文者道之光也。形勝者。幽明神氣之所聚而光之所由著者也。辟諸人□□自殊。斯其器宇亦異。則設奎樓於巽位。實以壯宮牆之眉目。而爲顯道宏文之形勝。自不可少者。況奎東方之宿也。其行□□。故其色青。木爲少陽。於時爲春。萬彙畢萌。故主文明之象。而於人性爲仁。仁爲元善之長。人秉此性。而無失此仁。則美在其中。而英華發外。是奎之德。全乎仁而主乎文。卽以爲司文之神。而樓以棲之。不且聳觀瞻而默邀啓佑乎。我皇上崇儒右文。日諄諄以厚風俗正人心爲本務。永邑密邇京畿。宜易於從化。而士類朴謹。有餘質。雖美而不向學。學無師承。是以少成材。而樹□□。余職司化導。可以振起斯文之事。敢憚勞焉。遂與分訓徐先生計議。因去任邑侯溫陵駱公首議捐修。未遂之志。集□□圖之會。逢海寧朱公抵任。與余二人有同心。願諸生而言曰。奎樓之興廢。關人文之盛衰。向旣有成謀。其亟協力經始。力□□繼。余將踵成之。由是諸生欣然羣樂爲助。而李名生茂芳者。獨

肩其任。省工勸輸。始自雍正六年九月。迄七年八月。遂以告竣。樓成。而輝煌燦爛。映照遠近。往來觀瞻者。咸屬目曰。奎樓興矣。顧豈徒一樓已哉。將自茲而興學興行興德興才。俾士習文風。煥然作新。以光盛朝之文治。不獨父母斯民者。固於是乎快風俗之轉移。卽余忝師傅之責。尤切有厚望焉。於以輓頹風而繇科第。人文丕振。皆將於斯樓乎爲之兆。則斯樓之建。詎不大有造於斯學斯邑也哉。若未議擴肆業之所。尙俟再舉。至於斯樓將來之興廢補闕。隨時修葺。無任風雨飄搖。不能不有待於後之君子也。是爲記。

雍正九年教諭王錫蕃撰碑在學宮

重修城垣碑記

自我國家多故以來。無人不議兵。無地不議守。然議守者輒以修垣爲急。我侯余公來令是邦。乃登埤四顧。竊歎曰。益昌首善地。斗大一城。纔數尺。無寸險足恃。名曰城。實無異壘也。是可足恃乎。卽毅然以繕修爲己任。然術非點鐵。天不雨金。種種令人束手。我侯遂躍然曰。爲高爲深。致富致強。豈異人任。不請帑。不加賦。不殫力以疲民。不愆期以誤國。吾自有便法。若以永人衞永人。以民情鼓民力。屋漏可質。鬼神效靈。黎民應不懼非常也。首捐貲以爲士民倡。周募疏於四境。設公宴於明倫堂。凡紳衿父老。孰不各抱赤心。體侯德意。或量力修垜。或計土受工。或掘地而塡築。或挈家以供役。自正月始事。三閱月而告成。計垜一千四百有奇。雄偉壁立也。又令壽神器。積穀草。貯硝黃。練鄉勇。創弩臺。不日皆具。神器數百有餘。武庫森

嚴也。計穀草數萬有餘倉盈廩裕也。計硝黃應用不窮禦武有資也。簡丁壯千有餘名。一面可抵也。建弩臺共八座。矢石可下也。環以女牆通以機橋攻有備守有資或俯陴而瞯。或跨濠而擊。利在我矣。士民擇吉歌彝答司隍之貺爲侯祝曰保障哉有永邑以來未嘗有也。我侯其大有造於永乎。侯曰吾以藩吾民。奉吾職邑雖小苟有四維腹心干城金湯在是。吾知盡吾心而已若百姓誰不自爲衛。我侯其有造於永乎。故知侯之維我民者命也非城也夫牧芻之寄惟民命是重予之記維城也謂之勒燕然可也侯諱世名。江西奉新人。

右縣人劉惟蕙撰。惟蕙詳士族表。按舊志余世名崇正七年任。九年遭兵燹。此碑當撰於七八二年。石碣無考。舊志存其文爾。

王錢二公建堤祠堂碑記

永邑計距神京百里餘。北枕渾河。南面海浦。地勢殊下。邇來歲苦河害。每漲決。則積淤不啻盈仞。沙礫我疃。落鍬蝦我民畜萍梗我稼禾。嗷嗷惸惸逋逋而四出者滋甚。拜職諸大夫。靡不孜孜然。事甚難。力竟莫之誰何。民命待於大吏。職委於數幾四十載於茲矣。歲甲戌兵憲錢淑湖來按茲邦。已乃憑軒四眺。漫漫然。型塗極目。乃愕然詢焉。左右以河患對。公喟然曰噫。封疆責在予。民困且爋矣。及今不啚。則害將曷止。遂上其狀於撫臺春陵王公。一聞議則欣然是之。乃詢諸邑之士庶言不便者殆百數。公曰昔稱懷襄之

勢、禹亦且爲之、矧一襟帶水、何遽不可爲若是、予嘗環歷經度、計亦審矣、顧其勢、誠可障而東也、迨乙亥春、潦水欲盡、畚鍤可施、乃以邑令劉公董其務、發公帑、協隣封、凡得金穀若干、悉充土募費、相勢以樹址、酌地以任人、量日以授食、而又時巡戒爲先事計、貯贏餘爲湮圮計、蓋役民不滿三千、用力不及浹月、而廣址崇墉、延袤以里計者、四十有奇焉、由是沙礫而煙坎矣、蝌蝦而雞豚矣、萍梗而桑麻矣、四出而逋逃復、永之緝旣矣、先是白垡新務二口、南射洶急、視他患尤甚、公首及於是、第甫築則決、公曰、若者尙爾、復奚爲、乃齋沐禱於河伯、且視之、流淤盈坎、無庸人力矣、夫莫爲之勢、而公堙於一念之精誠、以故他工計日興焉、玆者三易寒暑矣、而農稔歲復一歲、邑庶相率而矢之曰、古人一食一羹、必齋祭、所以重本也、吾儕享租食、安衽席、優游然卒歲、無漂沒虞、厥本安出、今遇朝廷擢二公以惠一方、則其偉功厚德、安可忘也、遂卜地於城南、溯祠肖像、而咸屬予以紀其事、予邑人也、首沐公惠、其何說之辭、昔楚年豐於葛坡之築、鄭患息於滎堰之修、載在汗青、迄今猶炳燿、乃二公捍衛功、彰彰若是、是固肩轡楚鄭諸君子、而足以類古循良者歟、夫慮始者甚艱厥力、而樂成者易之、斯民曷賴焉、惟心公心者、歲葺而月繕、俾有所裨益、斯吾邑其永賴矣、夫都河洛而思興者頌禹功、自玆以往、寧無覩而思、思而感、感而祝焉者乎、以故紀其事如右、而復萃栢粱之體、擬盧鉗之詠、俾後之思而感者、歌以祝焉、

歌曰、桑乾之水源何長、東流淼瀰莫可當、倏南忽北任披猖、千村萬舍蝌鴻鄉、天賜召杜康我邦、築堤封

堰謀允臧天吳恍慄海若藏。流雖返首歸舊鄉。塍靑菌實豐穰穰。鳴箏擊鼓樂洋洋。願將嘉惠奉蒸嘗。千年報德俎豆香。

右縣人武尙賢撰。尙賢詳士族表。其祠堂及碑石俱不可考。文載舊志。亦不誌年月。

永定河碑文

乾隆三十五六兩年。永定北運河水決堤爲患。欽命大學士兩江總督高（諱晉）工部尙書裘（諱日修）直隸總督周（名元理）會同查辦。發帑五十萬兩。興舉大工。永定一河疏築等工。共用銀十三萬六千五百餘兩。於三十七年汛前工竣。二十八年春。皇上親臨永定河。自北岸二工九號渡河。循南岸二工。至頭工。駐蹕黃新莊。恭謁西陵。由天津回鑾。復至下口條河頭閱視全河。以河南巡撫何（諱渭）素習河務。現在扈從。命同尙書（諱日修）督臣周（元理在）尋流而上。再加講求。具議以聞。巡撫何奏。永定河下口已蒙皇上指示。開展寬闊。疏導有方。既不阻下達之勢。更可免侵運之虞。上游河身雖窄。而中泓每歲挑挖。一律深通。可以暢導其流。且有金門等閘壩。分其出山洶湧之勢。其六工現有之堤堰。隨時增高培厚。捍衛有資。卽此補偏救弊之中。實具永久安寧之道。守此成法。歲歲實力疏濬修防。可以永垂利賴。惟是疏導修防。原屬治水不易之法。而人情厭常好異。每視爲平淡無奇。誠恐數十年後。或有妄爲高論。別立奇謀。轉致變壞成法。應請將現奉上諭及議定章程。摘敍簡明條款。刊勒豐碑。昭示來茲。庶成法永垂勿替等因具奏。奉部行知照辦。伏查

聖駕閱視永定河。皆有御製詩章。治河要議。具載詩內。及屢次所奉諭旨。業已恭立碑碣。樹立隄頂。永昭法守。現在疏築宣防。俱係恪遵聖訓。隨時請示辦理。茲再摘敍簡明章程。勒石記載。以垂不朽云。

一。石景山工程。石景山同知經管土石隄工。自石景山起。東岸長二十二里八分。西岸長十四里。每年額設歲修銀二千兩。乾隆二十七年奏明。如有節省存貯。遇有不敷。於節存項內添補應用。三十七年大工。凡石工坍墊損裂段落。一律補修完固。

一。南北岸工程。兩岸同知經管兩廳。向屬各九汛。乾隆十六年。改移下口。裁去下三汛。南岸同知轄州判縣丞六汛。分管隄工長一百五十里。北岸同知轄主簿吏目六汛。分管隄工長一百五十五里四分。乾隆十五年奏准。沿河各汛。均兼巡檢銜。分轄隄十里內村莊。三十七年大工。將兩岸大隄間段加培。復添築月隄。

一。兩岸額設歲修銀一萬兩。搶修銀一萬二千兩。每於秋禾登場之時。兩廳以各汛工程險易。酌估次年應需料物。開摺送道。核准發銀。購辦存貯各工。以備次年凌伏秋三汛之用。按月據實造送月報請銷。

一。中泓每年額設銀五千兩。凡有應行裁灣取直工程。預期估報。於河枯時趕辦。均限汛前報竣。係動撥十里內民夫。每土一方。給銀四分。三十七年大工興舉。所有疏挑引河。每方給銀七分。

一。閘壩工程。乾隆三年。南岸二工建金門石閘一座。金門寬五十六丈。乾隆六年。因壩面過高。不能洩水。

將海墁中路二十丈落低一丈五寸。至三十五年。河身漸次淤高。微漲即過。復添建石龍背一道。高二尺五寸。三十七年大工。補築灰土。三十八年。聖駕臨幸。親加指示。諭令將望河亭改爲龍神廟。是年伏秋汛漲。河水改由條河頭迤北洛圖莊南一帶歸沙家淀。奏奉硃批。足見無定矣。現在船多濬水溝。使水勢向南一分。北隄即受一分之益。並將北隄培築高厚。以資抵禦。奉旨准行。

一。鳳河東隄共長五十九里九分。專設外委經管。隸三角淀通判管轄。乾隆三十七年大工。挑深鳳河。培築東岸隄工。

一。添設浚船事宜。乾隆三十七年。奏設五艙浚船八十隻。三艙浚船四十隻。共一百二十隻。按工分給南岸共五艙船四十隻。三艙船五隻。北岸共五艙船三十六隻。三艙船五隻。交兩岸各汛員經管。三角淀所屬下口撥五艙船四隻。三艙船三十隻。係淀河州判。并撥添把總一員。外委二名經管。仍飭三角淀通判董率疏濬。每歲各汛將應挑淤嘴長寬深丈尺。於水漲之後。詳細確查造報。土多工大。則照中泓例按方給價。土少即令河兵挑濬。至兵丁駕船排蕩挑運。原不給價。惟兩岸麥秋以後。至白露以前。計八十日。丁兵上堤防汛。不能撐駕船隻。議准僱添民夫駕船撈濬。所撈沙土。照每船丈尺折算。每方給銀七分。即在額設中泓銀內動支。分晰報銷。

一。沿隄柳株。遇春融時。河兵栽種。乾隆三十八年春。皇上閱視永定河。諭令兩岸大隄內。幫多栽臥柳。以

資捍禦。當即欽遵辦理。

一。河營官兵。乾隆四年。聖駕臨幸。諭令添築攔水草壩。俾水過時有迴溜之勢。伏汛時。又諭令每過水後。即將金門及河流去路。隨時挑濬。不使積淤。俾水暢行。永遠照此辦理。欽此。

一。南岸三工。舊有北村草壩。北岸工。舊有求賢草壩。年久勢須折修。乾隆三十七年大工興舉。遂改建灰壩。以資永久。金門各寬十六丈。並遵旨於金門迤上各建攔水草壩。亦使其迴溜過水。每過水後。如有淤阻挑除淨盡。

一。金門閘外舊有牤牛引河。至牛坨分爲兩股。一名牤牛支河。歸中亭河。一名黃家河。入津水窪歸淀。三十七年大工。將牤牛正河暨黃家河一律挑濬。復於牛坨分流處建草壩一座。俾水勢三分歸支河。七分歸黃家河。北村閘外舊有引河。自米各莊歸牤牛河。因形勢向西不順。改挑引河一道。自南栢村歸牤牛河。北岸求賢壩下。韓河一道。由北隄外韓河歸入母豬泊。三十七年大工。間段挑濬深通無阻。以上各引河每年地方官於農隙時勸民挑濬一次。

一。三角淀下口工程。三角淀通判經管。南隄七八九工。自冰窖村接南岸起。共隄長七十九里一十四丈。北隄七八九工。自小荆垡接北岸起。共隄長四十九里。一百二十八丈。各設縣丞主簿分管。又管轄淀河州判一員。專司疏濬三角淀。疏濬下口。額設銀五千兩。每年酌看水勢。疏濬引河。歸沙家淀。由鳳河入大

清河達津。乾隆三十七年大工。將南北隄間段加培。於條河頭挑挖。引河由毛家窪歸沙家淀。三十八年春。題設河營守備一員。轄石景山千總。南北千總。共三員。南北岸把總二員。三十七年。又復設淺船把總一員。額設河兵共一千六百三十名。分派各汛。疏濬修防。

右碑在半截河龍王廟側。

金輪塔院石幢碑記

歷代帝王。紀元惟以年。若建元年號。自漢武始。後世相因不變。代各異名。然間有同者。如永樂天啓皆紙上所載。無確然可據之迹也。倘有鐘鼎碑銘。書畫刀鑑。款識昭然。豈非稽古者一快事乎。今永清縣爲渾河衝沒之墟。平地沙突丈許。卽有碑碣。亦埋沒無存。城外東西隅百步許。有三塔寺。蓋唐刹也。前人毁築城垣甚善。乃石幢猶然獨存。紀大周聖歷元年二圀八囝。二字亦剝落不眞。以圀爲月。囝爲日。蓋天后時鳳閣侍郎秦客所更置十三字。以天爲圓。以分爲囝是也。聖字作𡀞。亦必宗客所爲。又稱武隆縣令開生元相奉爲金輪聖神武皇帝。造四面像。刱浮圖一所供養。時爲天授三年。來俊臣等誣狄仁傑七族反。遣六道使殺流人無數。慘毒極矣。何神聖之有。此魏王武承嗣等五千人所上之尊號也。天后御萬象神宮受尊號。作金輪七寶。一曰金輪寶。一曰白象寶。每朝會。置之殿廷。此金輪之號所由名也。時婁師德魏元同徐有功諸君子在朝。此千人中有諸公之名也。今幢上所紀上柱國官名甚衆。惜字皆湮滅。惟一二人

可辨是聖歷爲唐則天變唐爲周之元年也越五月又改延載元年承嗣等二萬六千人上尊號加越古二字金輪聖神武皇帝鑑載甚明當時僧法明撰大雲經四卷以太后爲彌勒佛下生各置大雲一區僧懷義方造明堂通天堂白馬寺此武隆縣令同一時在位諸臣媚頌則天故則天四面像借浮圖供養非四面佛像也時則天殺戮唐宗室大臣大義幾絕矣向非狄梁公折翼數語何以動其反房陵之心哉又縣署之南三里爲金鵲關帝廟於修葺時地中得金鵲一翼名也余於草萊中見石幢偃仆掃苔視之則大安年立也大安爲遼道宗紀元年又於城西乂口村寺見殿前爐基以墨搨之知爲乾統年所立乾統遼天祚之紀元也道宗在位四十餘年猶稱康晏天祚當金人侵逼之餘奔亡之不暇而鄉人猶晏然梵宇金碧爲此不急之務噫亦可鑒已

右爲前永清知縣王象雲撰按舊志象雲山東新城人天啓乙丑進士崇正二年任永清知縣碑石今存會福寺餘詳金石門

自來鐘樓記

永清譙樓鐘名自來篆文斑駁不可讀無由知其鑄於何年懸自何地也邑乘云唐貞觀末桑乾河決城垣衝沒殆盡土人得此於水涘爰名自來焉噫來於何所耶來欲何爲耶且其質不下二千斤非神力鼓之不能來來而何以遂止於斯耶不可知已其有見於居此土者晨夕玩愒夜氣梏亡來而驚其作息之

候。振其平旦之思乎。抑見夫官此土者。召杜難逢。羅吉不絕。來而發其保赤之誠。悚以反爾之鑑乎。更不可知已。尹文子有言曰。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其意變。其聲亦變。然則廉者擊之而聲廉。貪者擊之而聲貪。不大可知乎。是則鐘之來也。固欲寓感於應。非必隱而不揚也。聲教之道。亦如是焉止矣。且吾聞其聲達三十里也。廉貪之聲。三十里莫不聞之矣。嘻。豈直三十里哉。將以聞於帝。將以聞於天矣。鐘之來也。意或在此乎。雖然。聾者終不聞焉。此又鐘之所無可如何者也。余於壬申之春。仍其舊而新之。軒其闥甍。竦其檻檻。聊以佐其聲之達也云爾。同事茹尉。深以余言爲然。故書之。

此前知縣利津張士英所撰也。士英詳職官表。其考鐘所自來。仍舊志之誤。而爲唐末自水上來。不知其爲宋鐘也。辨詳金石門。此記誌鐘樓所修歲月。故存之。

明金吾魯山張公墓誌銘

錦衣衞魯山張公。卒於嘉靖乙卯。越三十三年丙戌。其仲子坤等始持狀來乞銘於余。余自媿闇劣。且去公遠。何以知公而銘之。按狀。公姓張氏。諱麒。字國祥。魯山其別號也。世永清人。公生而穎異。慷慨多大節。父封明威將軍朴菴公。故業儒。早遊黌庠。以文章蜚聲天府。數竟奇。竟坎坷不一第。迺以孝經四書日課公與公弟封僉事公麟。冀有所就。以成已志。僉事公遂下帷誦讀。日夜不休。旁及百家。靡不泛覽。公獨不喜。曰。丈夫生際明時。當建勛樹績。求竹帛書名。用顯揚宗祖。何事呻吟章句。作經生白首牖下耶。朴菴公

奇其志。不爲強。弱冠以緹騎入東廠。主章奏。籍籍有能聲。累功授百戶。特擢理刑。蓋異典也。尋進千兵。掌廠刑。賜金紫服。恩寵優渥。赫奕一時。公明於律令。而立心仁恕。一意平反。前後脫冤抑無辜人無算。已。乃陟今職。管事南鎮撫司。則益矢心奉公。圖稱任使。然性剛毅。不能附權勢。時緹帥方貴幸。無敢觸其鋒。公獨不相下。然竟以此買禍。尋奪任家居矣。公天性孝友。事朴菴備盡誠敬。居喪哀毁過禮。與僉事公怡怡相愛。視諸侄如己子。敦倫睦族。蓋四十年如一日焉。致官歸。愈杜門韜斂。猶竊幸引身之早。可遠害也。亡何。裕府事作。詔下承奉趙倖等獄。獄成。波及甚衆。公以前忤緹帥。與韋經等同日被逮。逮之明日。而命下杖之。配之瘴鄉矣。公負屈又傷重。甫入途。疾作。抵戍所不逾月而歿。嗟乎痛哉。公去。貲業悉分賂勢家子弟。僮隸俱罹犴狴。備嘗顚苦。中外冤之。先帝改元。緹帥已沒。坤與兄乾欲具疏辯理。爲當事所格不行。又二載。前帥以追論奪官。而公之事始少白。今年三月。坤等各鬻產治裝。偕弟性訥。間關萬里。始負公骸骨歸。途中艱險百狀。再遇大盜。舟行幾覆沒者數矣。而終得無恙。是固二子純孝致然。倘亦公之靈默佑之也。坤等卜明年念六日。啓恭人兆合葬焉。公生於弘治乙丑正月五日。享年五十有一。弟麟。以子惟誠貴封奉政大夫兵備副使。次子惟謹。國子監生。公子男五。女一。孫男六。女孫十三。史從哲曰。夫貴賤貧富。死生之際。豈非天哉。公起家金吾。不數載驟致通顯。被異數最多。迨禍起倉卒。家覆身亡。客死炎荒。子弟窘辱。一何慘也。何天厚其躬於始。復作其孽於終邪。聞朴菴之爲諸生也。有異人謂曰。而世有隱德。宜有服

紫綬金貴者耀而門夫德誠致貴禍又孰致之余獨悲公忠貞剛介致身報國而卒不獲死所雖公議已明而極冤未釋則何以勸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者因爲之銘銘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胡以之德厚而不能保厥身嗚呼身雖屈矣志則常伸賁裘奕奕麟鳳詵詵是天與公者不於其躬於其後人松柏旣茂邱隴方新我銘爾墓永垂千春

右誌銘爲方從哲撰誌石無存年月不可考茲從舊志載其文云張麒事於史無所考辨詳闕訪列傳從哲爲神宗朝大學士此文稱史從哲世宗時尙爲翰林官也凡金石文字官銜不可假借而題目尤爲緊要此文題目稱錦衣僉事爲金吾濫惡極矣又何論其他也

明庠生翟府君墓誌碑記

公諱鴻謨字子大號渠其別號也九世祖信興於洪武三十一年由淮安府隨成祖駕定鼎燕京爲錦衣衞肇蓋司衞尉生有二男長容舉次容道容道於時聽澤水土之便隸籍於永淸縣之東川里道之長男彥忠又卜居信安鎭遂別二弟彥誠彥安於后奕店而家焉嗣是一傳順再傳從再傳幹又傳臣而生公之父思讓讓生四子長伯鴻漸仲鴻緒叔鴻猷公則季弟也公聰敏好學性質慷慨氣象豪宕早歲應里選釆芹邑泮鵬搏溟池固拭目待之也竟以數奇弗酬厥志遂抱瘵而終焉遡公之生在隆慶丁卯歲十二月之廿八日公之卒於天啓辛酉歲十二月之十日計公歷世蓋五十有五年矣配趙氏柔順儉質內

政清肅。有古雞鳴戒旦之風。允良佐也。生子三人。長鏡。肄業成均。次銓次鍊。雖襁褓者無幾。駸駸習句讀矣。有女三人。長適劉澤長。次適劉源長。三許聘張行敬。皆一時譽髦也。公家稱素封。而朴質渾雅。識邁庸衆。而敦篤謙抑。且尚義輸公。好施濟困。宗族多感激。閭閻無異議。而推重賞識。則學士大夫津津在齒頰間。生平履蹈。概可知矣。歲丙寅。震君以通家之雅。請爲之誌。不佞亦何藻繪以表公之宏抱。直述其家世云爾。銘曰。挺挺英標。凌凌逸氣。蘊玉藏珠。含光隱翠。於萬斯年。永錫爾類。

右碑在信安鎭翟氏墓道。末書天啓六年歲次丙寅春三月穀旦賜進士第承德郎吏部驗封司主事霸台李時芜撰文。按題名錄。時芜霸州人。萬歷四十七年三甲二百六十八名進士。署銜進士。諱書同出身。皆近世陋習。霸州書霸台。而文稱錦衣校尉爲衛尉。皆不合法度。其餘文理尚明順。

卷十五

永清文徵三

論說敍錄

論說之文。其原出於論語。鄭氏易云。雲雷屯君子以經論言論撰書禮樂施政事。蓋當其用。則爲典謨訓誥。當其未用。則爲論撰說議。聖人制作。其用雖異。而其本出於一也。周秦諸子。各守專家。雖其學有醇駁。語有平陂。然推其本意。則皆取其所欲行而不得行者。筆之於書。而非有意爲文章華美之觀。是論說之本體也。自學不專門。而文求綺麗。於是文人撰集。說議繁多。其中一得之見。與夫偶合之言。往往亦有合於古人。而根本不深。旨趣未卓。或諸體雜出。自致參差。或先後彙觀。竟成複沓。此文集中之論說。所以異於諸子一家之言也。唐馬總撰意林。裁節諸子。標其名雋。此亦棄短取長之意也。今茲選文。存其論之合者。亦撰述之通義也。

文選諸論。若過秦辨亡諸篇。義取抑揚詠歎。旨非抉摘發揮。是乃史家論贊之屬。其源略近詩人比興一

流。與唐宋諸論名同實異。然養生博奕諸篇。則已自有命意。斯固文集盛行諸子風衰之會也。蕭氏不察。同編一類。非其質矣。

諸子一變而爲文集之論議。再變而爲說部之劄記。則宋人有志於學。而爲返樸還淳之會也。然嗜好多端。既不能屏除文士習氣。而爲之太易。又不能得其深造逢源。遍閱作者。求其始末。大抵是收拾文集之餘。取其偶然所得。一時未能結撰者。劄而記之。積少致多。裒成其帙耳。故義理率多可觀。而宗旨終難究索也。

永清文獻荒蕪。論說之文。無可採擇。僅存一首。聊以備體云爾。

唐節度使張公祠堂辨

余未束髮時。聞先大父魯峯公云。邑治城隍廟東南隅。唐天寶初幽州節度使張公守珪祠堂在焉。縣之得名。始公上請取沙漠永清之義。且大有功於是。士人立祠祀之。以云報也。夫物盛必衰。惟草野尙德之思。能以不朽。有唐至今千餘歲。富貴泯滅者不可勝數。汾陽功蓋宇宙。未終唐世。已有歆其宅者。而公渺然一祠。相傳至今。非其德澤入人深歟。祠中舊有懸額。文曰千載仁天。順治年。縣人王業隆題識。至今百年。後生小子。乃謂崔府君廟。何傳聞之失實也。嗟乎。公之赫赫不可掩者。固不繫祠之有無。而士之人則非祠無以致其嚮往也。聞其風尙。想見其人。況有祠焉以拜之。而焄蒿悽愴於其側乎。今州縣之政。非法

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余念公之德。表公之祠。爰述所嘗聞於先人者。以正里巷傳聞之誤。比諸風人甘棠之義。或庶幾焉。

右縣人賈澎撰。按舊志無張守珪祠。澎云聞之其祖。必當有所受也。

詩賦敍錄

詩賦者。六籍之鼓吹。文章之宣節也。古者聲詩立教。鏗鏘肄於司樂。篇什敍於太史。事領專官。業傳學者。欲通聲音之道。或求風教所施。詢諸掌故。本末犂然。其具存矣。自詩樂分源。俗工惟習工尺。文士僅攻月露。於是聲詩之道。不與政事相通。而業之守在專官。存諸掌故者。蓋茫然而不可復追矣。然漢魏而還。歌行樂府。指事類情。就其至者。亦有考其文辭。證其時事。唐宋以後。雖云文士所業。而作者繼起。發揮徵隱。敷陳政教。采其尤者。亦可不愧古人。故選文至於詩賦。能不墜於文人綺語之習。斯庶幾矣。

劉氏七略。以封禪儀記入禮經。秦官奏議。太史公書入春秋。而詩賦自爲一略。不隸詩經。則以部帙繁多。不能不別爲部次也。惜其敍例不能申明源委。致開後世詩賦文集混一而不能犂晰之端耳。至於賦乃六義之一。其體誦而不歌。而劉略所收。篇第倍蓰於詩。於是以賦冠前。而詩歌雜體。反附於後。以致蕭選以下。奉爲一定章程。可爲失所經重者矣。又其詩賦區爲五種。若雜賦一門。皆無專主名氏。體如後世總集之異於別集。詩歌一門。自爲一類。雖無敍例。觀者猶可以意辨之。知所類別。至屈原以下二十家。陸賈

以下二十一家。孫卿以下二十五家。門類既分爲三。當日必有其說。而敍例闕如。如諸子之目。後敍明某家者流。其原出於古者某官云云是也。不與諸子之書同申源委。此詩賦一略。後人所爲。欲究遺文。而莫知宗旨者也。

州縣文徵選輯詩賦。古者國風之遺意也。舊志八景諸詩。頗染文士習氣。故習刪之。所以嚴史例也。文丞相詞與祭濮河文非詩賦。而並錄之者。有韻之文。如銘箴頌誄。皆古詩之遺也。

題會福塔院

如湧浮屠近紫霄。芙蓉仙苑禮羣寮。海天遙捧金輪日。盡遣禎祥歸聖朝。

右唐考功員外郎宋之問作。

會福寺覽古

浩劫沈埋無處尋。空留片石誌雷音。元奘師去禪宗寂。懷義僧來佛性沉。淨供武隆餘四像。香旛感業有雙林。房州帝子無人問。老刹千年歲月深。

右元人所作。不知姓名。舊志所錄。今仍之。

登六郎城

荒城纔極目。懷古淚先揮。百戰名空在。三關事久非。蓬蒿迷故國。風雨泣重圍。睥睨留悲壯。啼烏傍晚歸。

右明人謝榛作。

弔黃貞烈婦

鸞鏡鴛衾兩斷腸。馮延巳。青松心在任風霜。劉長卿。寧將正節棲孤鶴。奚毅子。莫被猿啼續淚行。楊巨源。深院不聞春寂寂。韓偓。人間無路月茫茫。宋邕。長餘千載凌霜色。歐陽詹。縱死猶聞俠骨香。王維。

右山東進士秦士奇集唐人句。

弔趙烈女事見列女傳。

趙家女兒顏如花。十六盈盈未有家。一朝城南鐵鼓撾。十里旌旗吹暮笳。雙雙姊妹落天涯。大姊馬上調琵琶。小妹罵賊劍交加。至死不屈露齦牙。血污香魂西日斜。玉顏寧碎委蓬麻。肯辱國色嫁瑯琊。詰朝收葬載素車。面色猶生如舜華。烏絲五尺垂髟髿。香縈碧草光泥沙。烈士流涕路咨嗟。千春萬戶爭如他。

右詩舊志不著作者。而緊承黃貞烈後。意亦秦士奇作也。

溧江秋月送徐光祿歸吳

芙蓉秋色滿仙舟。十里人看晝錦遊。共把新聲歸北海。由來高士說南州。行當招隱叢叢桂。坐對忘機泛泛鷗。知是暮雲煙靄外。一封何日問江頭。

右明參政縣人張惟誠作。

旅恨附詞。

雨過水明霞。潮回岸帶沙。葉聲寒。飛透窗紗。懊恨西風吹世換。又吹我落天涯。　寂寞古豪華。烏衣又日斜。說興亡。燕入誰家。只有南來無數雁。和明月宿蘆花。

右宋丞相文天祥作事詳古蹟。

祭漯河文卽桑乾河

竝山嶽而稱功。惟河瀆之擅宗。苟捍災而禦患。稽祀典以褒崇。嗟永清之澤國。苦悍河之內決。極百折而不迴。射孤城而欲齧。垂魚鱉乎吾人。聽龍蛇之陸行。竭胼胝以莫措。將誰衣而誰憑。忽陰雲之夕捲。幻虛舟而獨橫。曾瞬息之幾何。乃茲土之平成。豈仙槎之搖曳。抑太乙之蓮葉。舞馮夷而擊鼉。齎元賴而鼓枻。匪宏造之粒民。胡神工之叵測。懽田父而狎野。轉沮洳爲樂國。詎螳臂之守臣。致翁河之降靈。冥我聖明之當宁。故天清而地寧。觀重譯之遠來。雖海波而亦澄。奚神州之赤縣。任長鯨之揚鱗。念厥靈之孔著。肇殷祀以永慕。捐世廟而食報。薦神庥於霜露。苟有益於生靈。方無愛於髮膚。矧明賜之昭受。敢尸祝之或暮。具鍾簴於河干。偕士女以蒸嘗。自於今而伊始。享血食之苾香。鎮禹跡以無改。敢肯怒而不揚。陋錢塘之鐵弩。追瓠子之宣房。於戲。閟宮有侐兮。彝俎繽紛。明粢孔庶兮。膳膏苾芬。於赫來臨兮。賴我思成。明有禮樂兮幽有鬼神。鎮河寧兮一境。其永清。

右爲明順天巡撫都御史王一鶚撰據舊志錄之。

金石敘錄

金石之文.古人所以垂示久遠.三代以上.銘鐘圖鼎.著於載籍.三代而下.庸器漸少.石刻遂多.然以著錄所存.推求遺蹟.則或亡或闕.十無二三.是金石雖堅.有時湮沕.而著錄編次竹帛代興.其功爲不尠矣.然陵谷變遷.桑滄迭改.千百年後.人蹟所至.其有殘碑古鼎.偶獲於山椒水涘之間.覆按前代紀載.校其闕遺.洞如發覆.則古人作爲文字.托之器物.以自壽於天地之間.其旨良深遠矣.然留著既多.取用亦異.約而推之.略有三門.其定著文字.垂示法式.若三字石經.一字石經之屬.經學之準繩也.考核姓名官閥.辨別年月干支.若歐趙諸錄.洪晁諸家之所辨訂.史部之羽翼也.至於書家之評法帖.賞鑑家之論古今.宣和博古之圖.淸河書畫之舫.則又韻人墨客所爲.均之不爲無補者也.茲於志乘之餘.裁取文徵.既已與志相表裏矣.搜羅金石.非取參古橫今.勒成家學.惟以年月姓名官階科第.足以補志文之所未備者.詳愼志之.以備後人之采錄焉.初非計其文之善否.字之工劣也.其全文有可采者.存於徵實.則不在此例焉.

鄭樵嘗以歷代藝文著錄多闕.發憤而爲圖譜金石二略.以備前史之闕遺.是不知申明藝文類例.而別爲篇帙之咎也.然鄭氏所爭.其功要自不可沒矣.金石不錄其文.而僅著其目.自當隸入藝文之篇.爲著錄之附庸可耳.何爲編次文徵之內耶.蓋以永淸無藝文.而推太史敘詩之意.竊比華黍由庚之存其義

附。初不以是為一成之法也。

金輪石幢凡畫段處。乃一行也。

大周歷璽二年二圓八囝。—武隆縣令開生元相。奉為—金輪璽神皇帝。敬造四面—像。併浮圖一所供
養。伏願璽主千年。山岳齊壽。兵戈—永息。歲稔恆豐。五□馬□方□□□□□□□□□五□梁紹□□
□□□□□□□□□浮圖□□孫□□侄必政□□□□□□大□□□杜□□志瓚王□□□□□
夜儒朱□□□□□□□□□□□□□□□承務郎□愼言□□黃□本其□□□□咸寧□□□□
郭曹廾□□王思□□□□□□□王□□□□□□□□杜□胡□□□□□□□□□杜圀王□□
□□□□□上□□□□□□□□□□□□□□□□□□□□□□□□□□□□□□□□□佐
史□□□□□□□□里亩馬南山□□□□□□□□□□□□□□□□□□佐史馮處仁佐
史張□方里亩賈□□里亩張弘□□□□□□□□□□□□武鄉佐史王□郎佐史張□□里史
李照里亩史義万行翰永□□郎畢處□傳事杜□程棨佐史□□佐史□名徹里史馬鄭里亩柳忠
□濡郎行何□楊鉉□目車人杜□米德里亩張守一佐史□□前里亩孟璧□□□□所書珎亍
□丞馮釗□□□□□鹽相里亩□□佐史□蔡是前里亩朋慶上諸軍史□卿□□卽亍□□朱丞
烈。□□□□□行里亩齊守質。佐史王文之。前佐史馬亮。騎都尉馬淨藏。□□□□□□尉朱靈樂。前里

𤴓□□□里𤴓徐知□佐史王見惠。坊𤴓孫文遡。上柱圀馬鈛家。□□□□柱圀李允元。□□□□□□
里𠙺孟思謹。佐史□去惑里𠙺甄崇嶷。護軍張子思。□□□□□□□□史□□□□□里𤴓馮師詢。佐
史王禮□佐史張張弘法。護軍吳文雅。□□□□□□□□史□□□□□里𠙺甄崇山。里□□□□□
□□□驍騎□㪷務□□□□□□□□史□□□□□□𠙺□□□□□□□□□□□□□□□□
□

右幢在城東南塔兒巷會福寺。唐武后時縣令聞生元相造。高一丈二三尺。四面俱方。徑寬尺許。上刻武后立像。四面皆同。正面大書方二寸。凡六行。每行十字。末行止六字。字體類歐陽率更。其下小楷排列銜名。字半模糊。不可辨識。左方亦列銜名。右方及後面爲明人磨泐別刻記文。其文浮漫無當。故不載。別有王像雲碑記。詳載文徵。其銜名多人皆無可考。意當時縣中人也。官銜惟佐史里𠙺最多。按唐百官志。凡縣有司功司倉司戶司兵司法司士六佐。意佐史卽其流也。里𠙺𠙺字。疑正字之變字。書無𠙺文。古文正作𠙺。恐是其流訛也。又有坊𠙺。想亦坊正之訛。存此以備參考。

心經半截殘碑凡畫段處。乃殘闕也。

奉爲燕國范陽□王—保壽千秋萬歲。遂發虔—文字。今衆願立起及彫—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
滅。不垢不淨。不增不咸。—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心無罣礙。故無有—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

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一

右碑在信安鎮龍泉寺後殿．嵌入壁中．上刻觀音神像．傍刻交龍．末刻節度衙前虞候充營田管兵馬大將徐氵妻．一節度左巡守捉親事指太中大夫試一節度左巡守捉判官盧龍節度一節度船舫副將王宗汶母郭氏弟一親事將充都船舫副將郝君晏妻賈一前馮□防鎮馬步都銀□□□一七十八字．年月無可考．以官銜推之．當是唐碑．字書甚拙無可觀．探按心經文字所闕．其銜名下尚當有一半字跡也．

宋一字碑

慶．

右碑在龐各莊玉皇閣前．橫臥土中．碑石長約五尺．寬約二尺五六寸．漫滅無字蹟．惟慶字完好．字方寸餘．近碑右邊似書年月處．旁有明碑一通．文字大半磨滅．就可辨處．知碑爲宋時立也．今附後．

修建玉皇閣碑記．蓋聞元教經云．佳昔□國（下闕無數）．元夊以□其□□□□□□德時王有居名寶月光王．乃無嗣．焚香遍禱眞聖．忽從一夜皇后夢（下闕無數）．身諸□孔□□意光照諸宮殿．孕一年．於丙午歲正月九日．誕於王宮（下闕無數）．餘劫之修行．始證金仙．又（下闕無數）．玉帝．宋眞宗實（下闕無數）．培元（下闕無數）．玉皇聖□曰（下闕無數）．太上開天執（下闕無數）．玉帝□聖（下闕無數）．乃永清（下闕無數）．施乃（下闕八字）．之成人之美（下闕六字）．履名山．修補道路．□□□樑串□

□井□□玉皇紫閣一座上列金闕天主下供賜福三元度下闕九字而□□住持□□□龐公下闕八字無定更置腴地五十畝以供下闕六字朴公議蓋下闕無數北閣下闕八字將與乾坤共其悠久山海竝其□□美哉□□閣成而□□□人下闕無數覆載之洪庥下以保黎民之康泰此忠□□□益於□□□□讚曰□□□□□成人以德而與□以義而名故此里與此公並重也□請余□□誠心崇□之云耳旨萬歷三十七年歲次己巳

右碑在前碑之旁文字埋入土中剝蝕殆盡其可辨者約略如右文有宋眞宗字似當時崇尙道教故民間相率爲宮觀也乃永清三字下施字之上闕文甚多以意度之當是創玉皇閣人姓名成人之美以下則其平日善行也龐公下闕八字而接書更置腴地五十畝則龐公蓋捨田者也末云此里與此公並重疑龐各莊以龐公得名也以明碑文意度之前碑之爲宋石無疑義矣慶字疑慶歷年號慶歷乃仁宗紀年適在眞宗後也然亦未敢強索姑存其說以備參考

宣和石幢

智炬如來心破地獄眞言不經錄咒

右幢在南辛溜村大佛寺末鐫大宋燕山府永清縣景隆鄉新留里王士宗奉爲亡考特建頂幢一□亡耶耶王安娘娘劉氏亡父文清母張氏亡伯文佐亡叔文思男六人士宗妻劉氏士言妻郝氏士英妻楊氏士廉妻孫氏僧恆企士忠妻寇氏女楊郎婦維宣和七年十一月戊辰□□壬申日丙時建

新留卽今辛溜字音流。訛地名。大率多類此。祖稱耶耶。祖母稱娘娘。今南方俗稱猶然也。按宋徽宗宣和七年。歲在乙巳。卽金太宗天會三年也。是年十二月。金兵南逼。徽宗內禪。燕山地入於金。此幢立於十一月。故猶用宋年號。幢文男六人。第一二三四及六俱名字相屬。并綴妻氏。第五爲僧恆企。則一子出家者也。

宋鐘銘

朝散郎知冀州□□□□勸農□□□兵馬□監雲騎尉。

右鐘在縣衙左首。以鐵爲之。重千餘斤。四面有文。斑剝不可辨識。惟一面可辨。以官名推之。當是宋時物也。舊志及日下舊聞皆以爲唐時來自永定河邊。又云文字漫滅不辨。蓋未深考。此銘冀州下當有軍字。勸農下當有使字。兵馬下當有都字。餘不可臆解。其歲月已不可考。故附宋末。

天定石幢

大遼國燕京永清縣□□北鄉下闕無數。三兄管內興禪寺右街僧錄融通大師賜紫沙門□方偁□特建石塔。

右幢在東北鄉韓村內興寺前。幢方八面。其七面鐫陀羅尼咒。一面刻上名氏。末書天定二年九月。按契丹國志及遼史。俱無天定年號。存此備考。

陀羅尼經。譯咒不錄。□□司知孔目官承奉郎試大理司直騎騎尉借緋高主置□□鹽院判官銀青榮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西班小底王□□谷上層。燕京永清縣景隆鄉士婁里隴西郡李闕文無數。先師兄特建寶幢蓋聞□如來立教□□□□故師兄始自童稚。早植善根。志樂釋教。歲有五□□□滿部通唯識論。次歲而□□□我心則內外二衆。虔誠歸仰。實□□佛宇資常以賙急存心。於是惡諠好靜。久廬梓里□□□宣法宇三間不日□事而成就焉。感財施如□□□生讚歎仍以孜孜渴□常勤禮念開唯□□□□松柏不凋之色。有徒弟八人。長曰智才。次智□次智□□□□□氏軌儀莽訖三辰。屢沐□□□兄恩敢忘。弟敬遂□□□□□□應塵沾影覆。頓生兜率之天。但日往月來闕文無數。嫂張氏。□□氏。妻盧氏。姪忠恕。妻安氏。姪忠望。妻鄭氏。男忠順。妻王氏。男殿試忠□□孫前鄉貢周易璘。妻氏孫燕京三司度□□□孫宰相侍中廳直省試太子正字琢。妻張氏。孫吉九。宜九。惠九。興□下層。

右幢在西義河村。幢分上下兩層。層各八面。上層小書。方五六分。下層大書。方徑寸餘。題款如右。但不載年月。以官階推之。當是金時制也。唐人重郡望。李必隴西。劉必沛國。流弊相沿。至此幢上文明用永清縣景隆鄉。而下猶稱隴西郡李。則習俗之不察。抑又甚矣。又殿試亦入官銜。而下有前鄉貢。蓋鄉舉而未經省試之稱。其前鄉貢則省試下第。須待再舉者也。此固唐宋通制。金仍用之。遼則無是制。而元

則當稱京師。不當稱燕京三司官也。

鄭無常石幢

大金國燕京南永清縣宜禮鄉前軍里生前預建佛頂尊勝陀羅尼石塔者。文不具錄。

右幢在陳各莊壽延寺。末書天會八年。歲次庚戌。十月庚午朔四日癸時建。按金太宗紀年天會、其文大約稱無常云。今當村鄭二翁第二箇男。榮陽郡人也。年二十二歲。告白父母出家。年五十九。有願講大經三遍。十年不輟。至七十歲終。能又有願作都維那。建三間佛殿事具了。唯有著壁佛□周圍染子未了。値國離亂。不遂本願。至八十八歲。無常妻儲氏。弟師儒至年七十二歲。無常妻趙氏。姪大者積慶。妻□氏。次姪積餘妻蓋氏。次姪積福妻趙氏。小者積穎。妻田氏。□同氏法眷在本師塔上。標記其所慶。門資具列如後。

龍泉寺重刻金碑

龍泉寺碑記文不具錄。

右碑在信安鎭龍泉寺。首書侯邦達撰。末書刊石李文選。大定三年。歲次癸未十月戊午朔十六日癸酉庚時建。里人淸河張子春書。京都順天府永清縣東川里信安鎭庠生甄嘉士李啓允鄉耆趙瑤述文重刻石立。乾隆四十年。重修住持僧眼捷募化。其文略云。永清縣南五十有五里曰南信安。有古佛

剎殘經隳廢．不知何年．皆曰王若卞耶耶施地初建．又至大康年分王孝子耶耶重建．後至天眷元年有比邱去愛與其徒再建法堂一座．中繪毗盧四智佛像．兩邊十六高僧．又於西北隅特建土地堂一所．及僧房十五間．堂東有井．內出甘泉．可供十方之衆．院內家菓一百餘株．四面園林．鬱鬱蔥蔥．至大定壬午歲．宣施寺號．此院特賜普照禪院之名．院主住持之僧慈公刊石．大定金世宗年號也．

王彥珍陁羅尼石幢 經咒不錄．

大金國中都大興府永淸縣景隆鄉富貴南保王彥珍建立．亡父陁羅尼幢記．大定二十年歲次□□十一月一日己酉朔申時立．

右幢在石各莊大寺內．歲次下二字殘闕．按金世宗大定二十年．當是庚子．

明昌石幢

中都大興府永淸縣景隆鄉□□張□□窊韓得□□墓記．竊以佛掩雙林．遺捨利遍於十□□祖父母田靈骨在於此地．异哉．窊寒得欲．思先工秀．此命以之．㷀哀哀父母生我遇勞．恍深楨言豈之恩．豈非焉 闕文無數．禮到本村延慶院講經沙門善輝．爲師訓到．法合思純 闕文無數．次四弟幼爲出家．禮到中都奉福寺□□廣急通理禪師．爲師訓到．法名正舉．重孫瘦兒．妻王氏．欲孫五住．妻焦氏．累孫王和尙．孫女張師姑．次孫女定哥．小孫女八姐．而志愛噫□先有當村西一里有曾上故墳一所．其乃八祖之墳也．仝以 闕文

無數。又十祖墳東南三里。亦爲墳迻葬盍祖父叔等。比各有墓焉。祖公恕妻王氏。父文仙妻竇氏。叔文□。妻黄氏。若乃觀公之所以然。而見幾知命者矣。張靈寒得妻甯氏。弟能凱妻董氏。次三弟幼爲出家。

右幢在南辛溜大寺內。文字訛闕。多不可曉。幢爲八面。四正刻陀羅尼經咒。四隅刻右款。文末書明昌三年。歲次壬子庚午朔十六日乙酉丁時建。奉先主。特建佛頂尊勝陁羅尼礦幢作磕。底作窒。朔作朡。此類甚多。明昌。金章宗年號也。

龍泉寺碑

右碑在信安鎮。首刻賜進士奉議大夫通政使司右參議知制誥前翰林國史編修官廣陽趙昂撰。徵仕郎中書舍人直文華殿廣平程洛書并篆。末刻大明天順五年歲次辛巳季冬臘月八日募緣比邱行龕立。歷陽王茂鐫碑。陰刻知縣雷興縣丞劉昶主簿王珪羊勉□典史高璟大使高□旌表孝行賈懋。錦衣衛將軍千戶鄭綱。舍人□□

觀音禪寺碑記

指揮使胡端。沈能。指揮使同知陳瑄。包璽。傅廷彰。梅玭。楚清。張瑄。

右碑在西義河村。末刻大明成化丙午年。碑陰刻千戶王鑽。百戶徐林。孫讓。

改建儒學碑記

成化丁未冬十一月望日記。文詳徵實。

銅鐘銘

正德十二年□月□日。監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忠。施勅賜□□寺懸扣錦衣衞都指揮使張舉。造指揮使張本。指揮同知張鎮張奈張俊張傑。錦衣衞正千戶張倫張杲張朝。

右鐘在信安鎮萬彙寺內。上鑴三十五佛名號。下鑴般若密多心經。

碧霞元君行祠碑

右碑在韓村首書徵仕郎中書舍人直文淵閣預修國史侍經筵官上元沈文東撰并書篆。末刻嘉靖十九年歲次庚子孟夏吉日立侍奉香火人何通。碑陰刻皇親長寧伯周下管莊官周喜錦衣衞千戶周懷忠孝。指揮李文信女馬氏妙聰馬氏善聰。

錦衣同知馬景碑

維嘉靖二十一年歲次壬□十二月丙子朔初九日甲申。皇帝遣太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嚴嵩諭祭錦衣衞同知馬景曰。惟爾□老。林壑隱德。鄉閭善積。厥躬慶延。於世令女作朕宮妃。旣淑且貞。足徵□訓。推惟所自。特示殊恩。列秩錦衣。庸酬眷遇。優游暮景。榮養兼隆。遽染沉痾。遽焉長逝。訃音忽報。良爲悼傷。葬祭載頒。用昭渥澤。幽靈未泯。尙克歆承。

右碑在南門外西南墳圈內。按明史后妃傳。世宗諸妃。無馬氏者。此妃父之喪。至使大學士諭祭。典禮亦可謂隆重者矣。壬下有闕文。按紀年當是寅字。

興隆寺碑

右碑在粉王莊。首書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奉勅巡撫遼東等處地方關中董珊撰。文林郎大理寺評事直制誥郭陰岳梁書幷篆。末書司設監太監劉興高性武朝用時錫呂昇趙經孟傑龍宗禮陳熸李朝紀盤羅京劉朝用劉安張大良金保栞高朝宗王仲舉武景利王大賓王九思王仲學。錦衣衛指揮同知馬龍馬自然馬成馬□馬□馬端馬國用馬俸馬惠馬洪馬襲馬壯馬□馬耆馬忠。順天府陰陽官劉棟。功德主□懷文志學。住持僧入本住。歷陽王福鏞。按碑文爲嘉靖癸卯二月建立。

漢軍臺觀音寺碑

□□□□□□□□大同府經歷司經歷王大理撰幷書。

□□□□□□里許曰南門村者。有□約數丈。大七畝。巍□□爲□□□駐兵之所。我太祖□除腥□□□□爲中華。桑麻掩映。古蹟尙存。間搆堂以祠。弘治間□□□□□□□建□□□□□□迄今五十□□□□□□□按縣□文□□□志□錄於住持□□□□□□□□□□□□□於丁未之

四月□於已□□□□□□□□□□□□□山門垣週其外殿塑觀□□□□□□□□左右□乃僧人之所居也。廟宇鞏□□□□□□也□悠□□香火於斯□盛。是役也。是雖□□□□□□□□張錦衣有以啓之也。錦衣是舉□□□□□□□□善其孝。蓋無加□□福日祿不□□□□□□□□□史志□楊存□□慕茲盛事。欽傳□□□□□□□後人知所□□云。

右碑在南門村漢軍臺觀音寺內。按舊志載番漢軍臺荒略。難考。此碑文字磨滅過半。然按文索理。猶可得其彷彿。其云弘治間。又云迄今五十年。又云丁未四月。按明孝宗弘治後五十年。世宗二十六年丁未歲也。碑當立於是年。

龍泉寺碑

右碑在王希村。首書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知太平府事前戶部貴州司郎中廣陽張大書刊撰。末書大明隆慶五年歲次壬申八月立。碑陰書遼東□□臧仲學典史俞鯤

修橋碑

右碑在信安鎮三元君廟內。末書萬歷四年丙子太學生邑人□玉梁撰文。碑陰御馬監太監符良趙朝□。

會福禪林碑

右碑在塔兒巷大寺。首書賜進士第奉政大夫奉勅整飭雁平等關兵備山西提刑按察司僉事邑人張惟誠撰。末書萬歷十一年歲次癸未仲春立。

三義廟碑

右碑在李家口村。末書萬歷十三年二月永邑後學書助緣庠生王敬應李廣祿。燕山前衞所百戶李齡。

關帝廟碑

右碑在小黃村。首書邑庠生李𤇆撰。庠生李可大書丹。助資鄉士大夫奉訓大夫邑人楊勵。男庠生楊華封楊華夏。錦衣衞官楊華廷。惜薪司太監邑人楊棟。弟楊繼登楊繼科。御馬監太監邑人李祿李相甯鐙。末書萬歷十三年乙酉仲春立。住持僧人惠川正亮。碑陰書省祭官甯邦之。錦衣衞千戶甯新之。監生甯邦士。

興隆寺碑

右碑在乂口村首書賜進士出身雲南道監察御史北平瑤齋傅好禮撰。末書萬歷歲次壬午年丙午月乙丑日立。

隆慶禪林碑

右碑在乂口村。首書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奉勅整飭雁平等關兵備山西提刑按察司副使邑人張惟誠撰。鄉進士奉訓大夫奉勅進階大夫山西平陽府隰州知州邑人朱可進書。恩貢士誠昭德郎陝西延安府通判邑人武尙科篆。末書萬歷十七年己丑孟夏。

宣聖遺像碑

右碑在文廟明倫堂後。正刻聖像。左列宣聖遺像四字。下刻萬歷十口年辛卯夏四月朔口日。右刻明桐城阮鄂傳。永淸縣知縣王衎義。教諭口口。訓導陳彬。典史陳口口立石。邊刻康熙十一年壬寅季春知縣郭惺。教諭崔爾倫。訓導陳明揚。碑陰刻先師遺像。勒石通州。世傳唐吳道子筆。下有聖像。幷四賢遺像及像贊。右側刻萬歷辛卯邑侯王公諱衎義者創立。至我朝康熙壬寅歲計一百三十二年云云。後學賈塽謹記。

關帝廟鄉約所碑

右碑在南小黃村。上書皇明祖訓。下書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後書永淸縣知縣徐學會。末書萬歷二十年歲次壬辰季夏。奉訓大夫邑人楊勵。邑庠生王敬應。監生甯邦士。碑座四旁書存心忍耐。奉公守法。安分守己。碑陰約正楊補。約副李恪。約贊楊堂。約講趙豹。約糾王彥英。約通楊亨。教讀常柏。邊大全。將軍李恕。鄉長董士水。楊官。省祭官口學。馮大江。馮大海。陳紀

趙朝用張承福。

崇寧庵碑

右碑在龍虎莊。首書鄉進士知永清縣事嘉禾愼所徐學曾撰。邑庠生李守節書。末書明萬歷二十二年甲午夏四月立。

勅封城隍碑。明太祖洪武中勅書。

右碑在城內城隍廟。末書大明萬歷庚子夏之吉。文林郎。知永清縣事三阿戴維藩。儒學教諭楊惠民。訓導李自新。典史張官。

普濟寺碑

右碑在龍虎莊。首書賜進士及第資政大夫禮部尙書兼翰林院掌詹事府事衡郡植齊曾朝節撰。奉政大夫光祿寺少卿兼司經局正字加四品俸華亭華石包漸林書。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泰寧侯總督京營戎政泰州南橋陳良弼篆。末書大明萬歷二十四年丙午孟夏立。

萬壽宮碑

右碑在龍虎莊。首書賜進士第資政大夫掌詹事府事禮部尙書兼學士東阿穀峯于愼行撰。奉政大夫光祿寺少卿兼司經局正字加四品俸華亭華石包漸林書。特進榮祿大夫柱國總督京營戎政泰

寧侯秦州南橋陳良弼篆。末書大明萬歷三十四年丙午孟夏建立。督工太監賨朝陽。

鐵鼎銘

明萬歷三十五年五月初一日鑄造鼎鑪。御馬監太監代管惜薪司徐禎。

右鼎爐在東義河眞武廟內。

眞武廟碑

右碑在東義河村。末書大明萬歷三十六年戊申仲春。賜進士第兵部武選司郎中兩南朱化孚撰。碑陰御馬監太監徐禎。甲子庫掌庫太監曹通等。織染局管理太監高昇。乾清宮近侍御用太監馬進朝。乾清宮掌使內監掌印太監陳永壽。欽差整飭霸州地方兵備兼理馬政河道山東布政使司右參政按察司僉事梁有年。文林郎知永清縣事李懋貴。昭陵衛管理屯牧事指揮使陳萬言。永清縣典史黃春浣。

小石方鼎

右鼎在東義河村觀音寺內。古幢上四圍。刻萬歷四十三年歲次乙卯自春元旱七月初三日落雨。閏八月初八日霜死田苗。鄉衆信誠遺刻。繼留傳於後。早禾半收。晚禾三白𧰼二豆無一粒。按此文明時永清有稻田也。

天仙廟碑

右碑在大靑垈村。碑文內府惜薪司僉署西廠事御用監太監周玉各衙門等衆心重搆。末書萬歷四十三年四月立。

關帝廟碑

右碑在王虎莊。首書賜進士第承務郎翰林院修撰無錫周延儒撰。郡人袁思本書幷篆。古燕王承德鐫。末書萬歷四十四年丙辰春二月立石。

三元君廟碑今改祀碧霞元君像。

右碑在信安鎭。首書賜進士第奉議大夫戶部貴州淸吏司郎中張士雅撰文。奉議大夫戶部山西淸吏司郎中王伯鏞篆。賜進士第文林郎山東兗州府滋陽縣知縣劉鍊書。丹末書萬歷四十五年丁巳孟夏立。碑陰錦衣衞上中所試百戶吳昺。東宮衞錦衣衞管班正千戶吳臣。

顯祐伯碑

右碑在城內城隍廟。首書永淸縣學廩膳生員韓策撰。任者壽寫。末書大明萬歷四十七年己未春三月立。

太山娘娘廟碑

右碑在王虎莊。碑文云。御馬監太監楊啓元。其家在永清。有空地。因發愿創修。丁巳鳩工。己未落成。首書賜進士出身奉訓大夫刑部浙江清吏司郎中安城劉鋒撰。末書萬歷四十八年庚申立。

觀音廟碑

右碑在麻子莊。首書邑人廩膳生員劉惟蕙撰車萬里書。末書萬歷四十八年仲夏上浣之吉。文林郎知永清處事蒲坂郝士逵。署教諭舉人常山于采藻。典史四明李應宿。碑陰冠帶輸粟壽官張廷伯。

關帝幷五聖廟碑

右碑在北大王莊。末書指揮孟方雷維鳴孟龍。百戶王盡忠。指揮雷應。賜鄉進士文林郎知永清縣事開喜楊夢熊撰。萬歷四十八年季月。

觀音寺碑

右碑在大麻子莊。首書天啓二年季秋立。邑人劉惟蕙撰。生員車萬里書。碑陰文林郎知永清縣蒲坂常儼。儒學署教諭事訓導祁州喬柏。典史浙江德清黃時鳴。燕山右衛管屯指揮使馬驎。指揮同知許應宗。僧會司掌印僧官明紀。輸粟散官張廷柏。燕山右衛實授百戶許添授。燕山右衛實授百戶楊大才。留守右衛指揮同知張欽。留守後衛實授百戶王文弼。趙安國。壽官孫憲。邑人教授武維幾。教諭王守成。燕山右衛正千戶杜宦。錦衣衛千戶王山恩。貢生劉惟蕙。羽林前衛指揮僉事褚遜。褚端。臨御馬

監太監王有德．金吾衛副千戶陳守義．羽林前衛實授百戶褚亮．羽林前衛指揮同知夏兆先．

眞武廟碑

右碑在信安鎭．首書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大理寺左少卿益津王遠宜撰文．賜進士第奉政大夫戶部雲南司郎中郡人劉錸篆額．賜進士第文林郎太常寺博士益津李時茺書丹．末書告大明天啓三年歲次癸亥小春月穀旦記．欽差總提督上林苑南海子司禮監秉筆太監張文元重建．提督京城內外禁門巡城點軍司禮監太監李希哲．御馬監太監楊通．錦衣衛指揮僉事管禮儀房事張宏倫．錦衣衛衣左所百戶李騰龍．開封府照磨李煥然．內官監太監范進喜吳國泰．御馬監太監李守信．內官監太監于允□吳孔章孫□光．

興華寺碑

右碑在大青堡．首書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國史檢討直起居注館編纂六曹章奏官孔貞時撰．末書天啓六年歲次丙寅孟夏月吉旦．尙膳監太監高昇．御馬監太監王進忠．□儀房奉御黃河淸．尙膳監太監金□．運．乾淸宮太監宋進忠．乾淸宮將殿御用監太監劉得明．銀造局太監郭朝泰．寶鈔司太監趙英．乾淸宮御馬監太監華國用．尙膳監太監張進忠．御□□監太監高進．朝神宮監信官張麒．乾淸宮近侍孫進忠．

精嚴寺碑

右碑在城內大寺。末書大明天啓六年歲次丙寅孟春吉旦。賜進士第翰林院庶吉士上林李若琳撰。邑人後學王鴻猷書。

觀音寺碑

右碑在辛莊村。首書賜進士第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經筵日講官兩朝實錄副總裁前右春坊右庶子管誥封以右侍郎管國子監祭酒教習庶吉士掌翰林院事甬東李康先撰。按碑文云。乾清宮暖殿官監太監李皐。崇正二年立石。

觀音大士碑

右碑在梨行村首書原任山東邱縣知縣今誥封山東右參議邑人劉培薰沐頓首拜撰。末書崇正五年壬申四月立。

三義廟碑

右碑在辛莊首書前文林郎邱縣知縣誥封山東右參議劉培頓首拜撰。末書崇正六年癸酉四月吉旦。

崇正六年修儒學碑文詳徵實。

梵王宮殿碑

右碑在大強村.首書邑人前文林郎知邱縣事誥封山東右參議劉培頓首拜撰.明崇正六年立.

關帝廟碑

右碑在西義河村.末書崇正六年癸酉季夏.右春坊右諭德翰林院侍講掌司經局事書田方逢年撰.庠生劉允秀篆.碑陰書河間府通判駐劄楊村管理河道山西解州夏縣馮化龍.

白衣菴碑

右碑在南關鎮.首書賜進士第巡撫四川等處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舒城劉漢儒撰文.陝西臨洮府同知甘州屯兵兼局造水利撫治番漢邑人劉惟蕙篆額.邑貢生劉惟荃書丹.碑陰書明崇正七年甲戌季夏立.

觀音堂碑

右碑在南門外.首書奉政大夫陝西鞏昌府同知邑人劉惟蕙撰.末書大明崇正七年甲戌履端中浣立.

禮當寺碑

右碑在搭兒營村.首書賜進士及第前翰林院庶吉士東閣大學士禮部尙書馮銓題.霸州廩膳生員

樊鉦撰。末行書明崇正九年三月吉旦立。

眞武廟碑

右碑在梨行村。首書奉議大夫陝西甘肅屯兵鞏昌府同知監軍邊功四品服俸邑人劉惟蕙撰。按碑文爲崇正十一年七月立。

保明寺碑

右碑在西黄村瓦屋莊。首書賜同進士出身朝議大夫雲南曲靖兵備道右參議劉鍊薰沐頓首拜書。末書崇正十一年歲次戊寅十月庚寅立。

城隍廟碑

右碑在城隍廟內。首書天啓甲子歲進士授山西靈邱縣儒學教諭前理直隸滁州來安縣訓導事邑人韓策撰。末書大明崇正十二年歲在屠維單閼姑洗之月穀旦。碑陰書文林郎知永清縣事掖縣孫養深。儒學訓導肅寧趙一鴻。典史華州朱自貴。誥封奉直大夫按察司僉事劉培。太常寺典簿張惟謹。臨洮府同知張雲翼。延安府通判武尚科。敕贈承德郎臨洮府通判劉光久。江華縣知縣成於樂。龍泉縣主簿朱廷詔。鴻臚寺序班王國相。靈邱縣教諭韓策。青州衛經歷趙弼臣。甘州衛經歷李昆。青州衛教諭武維幾。永壽縣教諭王守成。登州府訓導傅正蒙。曲靖兵備道前太僕寺卿劉鍊。刑部員外郎楊

希孔。青州府通判李允奇。青州衛經歷賈應鶴。霑化縣知縣孟學孔。鞏昌府同知劉惟蕙。鳳陽府經歷張守身。癸酉科舉人趙其昌。指揮同知韓永昌。指揮同知張潤身。邑庠廩生吳淵書立石。

藥王廟碑

右碑在西義河。末書賜進士出身太常寺博士君萬郝崇正十三年庚辰立。

金輪塔院石幢碑

右碑在塔兒巷村西大寺內。永清縣知縣王象雲撰。文詳徵實。

順治九年修儒學碑文詳徵實。

右碑在文廟大成殿東首第一。末書陞任山西應州知州錦州程鼎勳文林郎知永清縣事遼東馬有用。教諭瀛南張國禎。訓導遼東佟希聖。典史浙江朱應瑾。

顯祐神祠碑

右碑在城隍廟。末書順治十有三年榴月上浣之吉。文林郎知永清縣事遼東馬有用拜撰。庠生王業隆書並題。碑陰書儒學教諭寧晉李鳳翺。訓導遼海佟希聖。典史浙越陳明武進士王瑚。

萬彙寺碑

右碑在信安鎮萬彙寺內。首書賜進士出身欽差福建分巡建南兵備道按察司僉事前兵部武庫清

吏司郎中益津鎮人劉瀾撰文。賜進士出身江南常州府督漕理刑推官益昌鎮人衆維城篆書。末書順治歲在屠維大淵獻中秋之吉。碑陰書吏部左侍郎郝惟訥。庠生于成龍。太子少保禮部左侍郎李奭棠。欽差提督陝西昂邦章京王一正。欽差宣府右參議崔之瑛。永清縣知縣扈太樸。永清縣知縣程鼎勳。永清縣知縣丁秉教。諭孟應熊。訓導穆擴狄。道縣知縣劉凝祚。朔州知州崔應鳳。茶陵州知州楊嘉兆。泰興縣知縣王調邈。六合縣知縣李大生。考□知縣吳棟振。考中知縣李滋生。貢生張希堯。官監劉惟揚。參將祖擇可。韓良佐。遊擊丁洪祿。千總王文鳳。把總石應舉。

三義廟碑

右碑在南大王莊。末書大清康熙四年乙巳四月司禮監太監趙秉衡。

劉雲生墓碑

右墓碑在西南鄉瓦屋新莊。首書賜進士第翰林國史院纂修年眷弟杜鎮撰文。賜進士第禮科都給事中侯陞京堂年眷弟成肇毅同撰。賜進士第翰林院侍讀學士年眷弟吳國對書丹。賜進士第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內祕書院大學士年眷弟魏裔介篆額。末書康熙九年歲次庚戌仲春立石。

康熙九年修學宮碑

右碑在文廟戟門內第一。末書賜進士出身特進光祿大夫戶部尚書加一級前禮刑工三部尚書都

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郝訥撰。康熙九年歲次庚戌孟冬穀旦。儒學訓導雞澤賈一董。典史浙金寶婺王貞。霸州營把總陳善德張九經督工生員王民悅張綸學吏張爾寬李奇勳同立。

宣聖遺像碑

右碑在像亭傍。嵌入牆內。末書康熙二十七年歲次戊辰仲冬月穀旦。邑令楚鄂陳國祝謹撰。教諭交河及纆。訓導靜安韓同范。典史山陰郎應璧。生員高鈺賈瑛張璞何邦忠仝立。

唐熙二十七年修學宮碑

右碑在泮池西首第二。末書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知永清縣事江夏陳國祝撰文。乙卯科舉人署教諭事交河及纆。訓導深州韓同范。典史山陰郎應璧。督工生員賈瑛張璞高鈺何邦忠灤水范國翰書。康熙二十七年歲次戊辰孟冬月穀旦。

義學碑

右碑在韓村鎮。末書康熙三十七年歲次戊寅孟冬吉日署永清縣事三韓祖良屏立。

董司諭去思碑

右碑在文廟泮池西首第三。唐熙四十八年己丑季春立。

康熙四十九年修學宮碑

右碑在大成殿東首第二。末書乙卯科孝廉知永清縣事路永齡。典史木吉。辛酉科副榜教諭崔爾倫。歲貢訓導陳明揚。前任教諭董錕。賜進士出身邑人李士瑜。康熙四十九年歲次庚寅孟秋月穀旦。

康熙六十一年修學宮碑

右碑在戟門外東首。末書文林郎知永清縣事加二級商邱郭愷。儒學教諭加一級新安崔爾倫。訓導加一級赤城陳明揚。永清汛千總陽曲張彥。典史加一級南城陳體義。張兆龍。督工生員賈瑛。李茂芳毛士鉉。越水戴琳書丹。康熙六十一年歲次壬寅孟夏穀旦。

聖母娘娘廟碑

右碑在乂口村。首書賜進士文林郎初爲知縣。轉陞於部。外陞知府。二任鄉試大主考李士瑜撰。末書雍正二年歲次甲辰孟夏立。官銜詭越不經。今從實記之。

重建奎星樓碑

右碑在泮池西首第一。末書賜進士出身現任永清縣知縣朱槃。原任永清縣知縣今改補雲南石屏州學正楊仁育。以知縣用管霸州州判事蔡學頤。訓導徐方杲。千總韓用暄。典史滿源清。雍正九年歲次辛亥□月穀旦立。丁酉科舉人李三保。內務府正八品周士林。貢生田畬。王澄。仇致遠。

永清縣學舍記 文詳徵實。

右碑在泮池東首上。末書丁酉科舉人署永清縣教諭澄州王錫蕃撰。并書丹篆額雍正九年歲次辛亥桂月。

撥補舊河灘地感恩碑

右碑在雙營龍王廟東首。碑陰書永定河道侯總督史知縣李。

斷石碣

右石碣在雙營堤內。碑陰書河道按察司副史永□□南岸分府盧□□北岸分府蔡□□三角淀分府魏永清縣正堂李□□固安縣正堂李□□宛平左堂吳□□右堂謝□□□州左堂王□□□州右堂虞□□良鄉左堂趙□□右堂蔡□□固安縣左堂修□□右堂鄧□□永清左堂韓□□何□□成安儒副田□□東安孫□□顧□□霸州朱□□金□□武清董□□廿□□永清捕衙茹□□南北岸廳朱□□劉□□霸州左朱雲林承建。欽天監監副武□□□□□□一年十月。

雙運寺關帝廟碑

右碑在韓村。末書乾隆九年甲子季秋永清縣教諭楊聆撰。

重修學宮碑

右碑在大成殿西首第一。末書永清縣儒學教諭靈壽楊聆撰。並書丹篆額。文林郎知永清縣事加一

級光山李和永、訓導臨城喬基、典史山陰茹錦、乾隆十年歲次乙丑孟秋月。

創建正法菴碑

右碑在柴家莊、乾隆二十一年歲次丙子仲春月立石。

撥補留養局地畝碑事詳戶書

右碑在雙營留養局前、永淸縣知縣劉楙詳請撥補、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立石。

卷十六

和州志一

志隅自敍

志者史之一隅。州志又志之一隅也。獲麟而後。遷固極著作之能。向歆盡條別之理。史家所謂規矩方圓之至也。魏晉六朝。時得時失。至唐而史學絕矣。其後如劉知幾曾鞏鄭樵皆良史才。生史學廢絕之後。能推古人大體。非六朝唐宋諸儒所能測識。餘子則有似於史而非史。有似於學而非學爾。然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義所爲作也。通義示人而人猶疑信參之。蓋空言不及徵諸實事也。志隅二十篇。略示推行之一端。能反其隅。通義非迂言可也。嗚呼。遷固向歆。不可作矣。誠得如劉知幾曾鞏鄭樵其人而與之。由識以進之學。由學而通乎法。庶幾神明於古人之意焉。則春秋經世之學。可以昌明。第求之天下。解者不過一二人而亦不暇究其業焉。笑且排者又無論已。則予之所爲撫卷而欷歔者也。乾隆三十九年季夏之月。

紀第一

皇言

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又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鄭氏注四方之志。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是也。書其令謂書王命以授使者是也。鄉大夫於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鄉吏。孔氏疏謂若大司徒職十二教以下是也。夫畿內六鄉。天子自治。則受法於司徒。而畿外侯封。各治其國。以其國制。自爲春秋。列國之史。總名春秋。然而四方之書。必隸外史。書令所出。奉爲典章。則古者國別爲書。而簡策所昭。首重王命。信可徵也。是以春秋歲首必書王正。而韓宣子聘魯。得見易象春秋。以謂周禮在是。蓋書在四方。則入而正於外史。而命行王國。亦自外史頒而出之。故事有專官。而書有定制。天下所以協於同文之治也。竊意周官之治。列國史記。必有成法受於王朝。如鄉大夫之受教法。考察文字。罔有奇衺。至晉楚之史。自以乘與檮杌名書。乃周衰官失。列國自擅之制歟。司馬遷侯國世家。亦存國別爲書之義。而孝武三王之篇。詳書詔策。冠於篇首。王言絲綸。史家所重。有由來矣。後代方州之書。編次失倫。體要無當。而朝廷詔誥。或入藝文。篇首標紀。或載沿革。又或以州縣偏隅。未有特布德音。遂使中朝掌故。散見四方之志者。闕然無所考見。是固編摩之業。世久失傳。然亦外史專官。秦漢以來。未有識職故也。夫封建之世。國別爲史。然篇首尙重王正之書。列卿或慕周官之典。至於郡縣受治。守令承奉詔條。一如古者畿內鄉黨州閭之法。而外

史掌故。未嘗特立專條。宋元明州縣志書。今可見者。迄用一律。亦甚矣其不講於春秋之義也。今頁錄州中所有恭編爲皇言紀一。以時代相次。蔚光篇首。以誌祇承所自云爾。

表第一

官師

周官御史掌贊書數從政。鄭氏注。謂凡數及其見在空闕者。蓋贊太宰建六典而掌邦治之故事也。夫官有先後。政有得失。太宰存其綱紀。而御史指數其人以贊之。則百工敍而庶績熙也。後代官儀之篇。考選之格。漢官儀。唐六典。梁選簿。隋官序錄。代有成書。而官職姓名。浩繁莫紀。則是有太宰之綱紀。而無御史之數從政者也。班固百官公卿表。猶存古意。其篇首敍官。則太宰六典之遺也。其後表職官姓氏。則御史數從政之遺也。范陳而後。斯風渺矣。至於唐書宋史。乃有宰相年表。然亦無暇旁及卿尹諸官。非惟史臣思慮有所未周。抑史籍猥繁。其勢亦難概舉也。至於嗜古之士。掇輯品令。聯綴姓名。職官故事之書。六朝以還。於斯爲盛。然而中朝掌故。不及方州猥瑣之編。難登史志。則記載無法。而編次失倫。前史不得不職其咎也。夫百職卿尹。中朝敍官。方州守令。外史紀載。周官御史數從政之士。則外史所掌四方之志。不徒山川土俗。凡所謂分職受事。必有其書以歸柱下之掌可知也。唐人文集。往往有廳壁題名之記。蓋亦敍官之意也。然文存而名不可考。自非蒐羅金石。詳定碑碣。莫得而知。則未嘗勒爲專書之故也。宋元以來。至於近代。方州

之書。頗記任人名氏。然猥瑣無文。如閤縣令署役卯簿。則亦非班史年經月緯之遺也。或編次爲表者。序錄不詳。品秩無次。或限於尺幅。其有官階稍多。沿革異制。即文武分編。或府州別記。以趨苟簡。是不知班史三十四官。分一十四級之遺法也。又前人姓氏。不可周知。然遺編具存。他說互見。不爲博采旁搜。徒託闕文之義。是又不可語於稽古之功者也。今折衷諸家。考次前後。上始漢代。迄於今茲。勒爲一表。疑者闕之。後之覽者。得以詳焉。

漢制諸州置監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乃遣丞相史分刺諸州。以督之。不常設。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五年置部刺史。掌詔六條察州。江南爲揚徐豫三州之地。有三刺史。成帝綏和元年。以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乃更爲州牧。秩眞二千石。哀帝建平二年。罷牧。復置刺史。元壽二年。復設州牧。光武中興。仍置刺史。西漢以來。刺史周行郡國。無定所。後漢始建所治之地。時揚州刺史治歷陽。後徙壽春。靈帝中平五年。又改置牧。其州之官屬。有別駕治中兵曹部郡國從事。是爲從事史。有主簿門亭長。功曹書佐。書經師月令師律令師簿書佐典郡國書佐。是爲假佐。皆州自辟除。凡一州統數郡。郡之附州。爲郡置一尹一丞。其不附州者。爲郡置一守一丞一尉。守之佐有功曹史五官掾部縣督郵門亭長主記室史閤下及諸曹各有書佐幹。凡一郡統數縣。縣萬戶以上者置令。萬戶以下者置長。皆有丞尉。凡縣中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嗇夫。有游徼。三老主教化。嗇夫收賦稅。游徼巡盜賊。

謂之鄉官.其郡爲諸侯王國者.置內史以掌其治.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以相治民.皆下設守.每郡國各置文學一人.

漢	刺史
光武建武	鮑永
章帝建初	張禹

晉都督徐揚二州.如魏懷帝永嘉初.又分揚州置二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鎮建業.揚州江北諸軍事.鎮壽春.先是諸州亦領兵.太康元年吳平.乃詔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置五十人.

表第二

選舉

周官鄉大夫三年大比.與一鄉之賢能.獻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甚盛典也.漢制孝廉茂才力田賢良之舉.蓋以古者鄉黨州閭之遺.當時賢書典籍.辟舉掌故.未有專書.則以科條未繁.與替人文.散見紀傳.潛心之士.自可考而知也.江左六朝.州郡僑遷.士不土著.學不專業.鄉舉里選.勢漸難行.至於隋氏.一以文學詞章.創爲進士之舉.有唐以來.於斯爲盛.選舉既專.資格愈重.科條繁委.故事相傳.於是文學

之士。蒐羅典章。采摭聞見。識大識小。並有成書。傳記故事。雜以俳諧。而選舉之書。蓋𡨚然與柱下所藏等矣。撰著既繁。條貫義例。未能一轍。就求其指。略有三門。若晁迥進士編勅。陸深科場條貫之屬。律例功令之書也。姚康樂史科第錄。（姚康十六卷。樂史十卷。）李奕洪适登科記。（李奕二卷亡。洪适十五卷。）題名記傳之類也。王定保唐摭言。錢明逸宋衣冠盛事。稗野雜記之屬也。史臣采輯掌故。編於書志。裁擇人事。次入列傳。一代浩繁。義例嚴謹。其筆削之餘。等於棄土之苴。吐果之核。而陳編猥瑣。雜錄無文。小牘短書。不能傳世行遠。遂使甲第人文。周官所以拜獻於王而登之天府者。闕焉不備。是亦方州之書。不遵鄉大夫愼重賢書之制。記載無法。條貫未明之咎也。近代頗有考定方州。自爲一書者。若樂史江南登科記。張朝瑞南國賢書。陳汝元皇明浙士登科考。皆類萃一方掌故。惜未見之天下通行。而州縣志書。編次科目。表列舉貢。前明以來。頗存其例。較之宋元州郡之書。可謂寸有所長者矣。特其體例未純。紀載無法。不熟年經事緯之例。（亦有用表例者。舉貢掾仕封蔭之條。多所牴牾。）猥雜成書。甚者附載事蹟。表傳不分。此則相率成風。未可悉數。其謬者也。（論辨詳列傳第一篇總論內。）今摭史志之文。先詳制度。後列題名。以世相次。起於唐代。訖於今茲。爲選舉表。其封蔭辟舉不可紀以年者。附其後云。

唐制取士之科。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

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終唐之世見於羣書可考者一人．

唐	進士	
代宗貞元十五年己卯	張籍	

宋之科目．有進士．有諸科．有武舉．常選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舉．熙寧以來．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等科．考第之制凡五等．一二等曰及第．三等曰出身．四五等曰同出身．學校有三舍法．崇寧建辟雍於郊．以處貢士．而三舍考選法乃遍天下．於是州郡貢之辟雍．由辟雍升之太學．

宋	進士	
仁宗天聖二年	朱瑩	
五年	彭思永	官至戶部侍郎
八年	沈立	

慶歷六年	朱略
皇祐元年	沈文通
五年	張獻民
嘉祐二年	耿憲

表第三

氏族

周官小史奠繫世．辨昭穆．譜牒之掌．古有專官．司馬遷以五帝繫牒．尚書集世記．爲三代世表．氏族淵源．有自來矣．班固以還．不載譜系．而王符氏姓之篇．（潛夫論第三十五篇）杜預世族之譜．（春秋釋例第二篇）則治經著論．別有專長．義盡而止．不復更求譜學也．自魏晉以降．迄乎六朝．族望漸崇．學士大夫．輒推太史世家遺意．自爲家傳．其命名之別．若王肅家傳．虞覽家記．范汪世傳．明粲世錄．陸煦家史．（陸史十五卷）之屬．並於譜牒之外．勒爲專書．以俟採錄者也．至於摯虞昭穆記．王儉百家譜．以及何氏姓苑．賈氏要狀．（賈希鑑氏族要狀十五卷）諸編．則總彙羣倫．編分類次．上者可裨史乘．下或流入類書．其別甚廣．不可不辨也．族屬既嚴．郡望愈重．若沛國劉氏．隴西李氏．太原王氏．陳郡謝氏．雖子姓散處．或本非同居．然而推言族望．必本所始．後魏遷洛．則有八

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並居河南洛陽、而中國人士各第門閥、有四海大姓州姓郡姓縣姓、撰爲譜錄、齊梁之間、斯風益盛、郡譜州牒、並有專書、若王儉王僧孺之所著錄、（王儉諸州譜十二卷、王僧孺十八州譜七百卷、）冀州姓族、揚州譜鈔之屬、不可勝紀、俱以州郡繫其世望者也、唐劉知幾討論史志、以謂族譜之書、允宜入史、其後歐陽唐書、撰爲宰相世系、顧淸門鉅族、但不爲宰相者、時有所遺、至鄭樵通志、首著氏族之略、其敍例之文、發明譜學所繫、推原史家不得師承之故、蓋甞慨切言之、而後人修史、不師其法、是亦史部之闕典也、

古者瞽矇誦詩、幷誦世系、以戒勸人君、國語所謂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者是也、然則奠系之屬、掌於小史、誦於瞽矇、先王所重、蓋以尊人道而追本始也、當時州閭族黨之長、屬民讀法、鄉大夫三年大比、考德藝而獻書於王、則其系世之屬、必有成數以集上於小史可知也、夫比人斯有家、比家斯有國、比國斯有天下、家牒不修、則國之掌故何所資而爲之徵信耶、易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物之大者、莫過於人、人之重者、莫重於族、記傳之別、或及蟲魚地理之書、必徵土產、而於先王錫土分姓、所以重人類而明倫敍者、闕焉無聞、非所以明大通之義也、且譜牒之書、藏之於家、易於散亂、盡入國史、又懼繁多、是則方州之志、考定成編、可以領諸家之總、而備國史之要删、亦載筆之不可不知所務者也、

右原譜

奠繫世之掌於小史、與民數之掌於司徒、其義一也、杜子春曰、奠繫世爲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然

則比伍小民。其世系之牒。不隸小史可知也。鄉大夫以歲時登夫家之衆寡。三年以大比興一鄉之賢能。夫夫家衆寡。即上大司徒之民數。其賢能爲卿大夫之選。又可知也。民賤。故僅登戶口衆寡之數。卿大夫貴。則詳系世之牒。理勢之自然也。後代史志詳書戶口。而譜系之作無聞。則是有小民而無卿大夫也。書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鄭氏注。百姓爲羣臣之父子兄弟。見司馬遷五帝本紀注。平章乃辨別而章明之。是即周官小史奠系之權輿也。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近代州縣之志。留連故蹟。附會桑梓。至於世牒之書。闕而不議。則是重喬木而輕世家也。且夫國史不錄。州志不載。譜系之法不掌於官。則家自爲書。人自爲說。子孫或過譽其祖父。是非或頗謬於國史。其不肖者流。或謬托賢哲。或私鬻宗譜。以僞亂眞。悠謬恍惚。不可勝言。其淸門華胄。則門閥相矜。私立名字。若江左王謝諸家。但有官勳。即標列傳。史臣含毫。莫能裁斷。以至李必隴西。劉必沛國。但求資望。不問從來。則有譜之弊。不如無譜。史志闕略。蓋亦前人之過也。夫以司府領州縣。以州縣領世族。以世族率齊民。天下大計。可以指掌言也。唐三百年譜系。僅錄宰相。彼一代浩繁。出於計之無如何耳。方州之書。登其科甲仕宦。則固成周鄉大夫之所以書上賢能者也。今倣周官遺意。特表氏族。其便蓋有十焉。一則史權不散。私門之書有所折衷。其便一也。一則譜法畫一。私譜凡例未純。可以參取。其便二也。一則淸濁分塗。非其族類。不能依託。流品攸分。其便三也。一則著籍已定。衡文取士。自有族屬可稽。非其籍者。無難勾檢。其便四也。一則昭穆親疏。秩然有

敘或先賢奉祀之生。或絕祠嗣續之議。爭爲人後。其訟易平。其便五也。一則祖系分明。或自他邦遷至。或後遷他邦。世表編於州志。其他州縣。或有譜牒散亡。可以借此證彼。其便六也。一則改姓易氏。其時世前後。及其所改之故。明著於書。庶幾婚姻有辨。且修明譜學者。得以考厥由來。其便七也。一則世系蟬聯。修門望族。或科甲仕宦。系譜有書。而德行道藝。列傳無錄。沒世不稱。志士所恥。是文無增損。義兼勸懲。其便八也。一則地望著重。坊表都里。不爲虛設。其便九也。一則徵文考獻。館閣檄收。按志而求。易如指掌。其便十也。然則修而明之。可以推於諸府州縣。不特一州之志已也。

右致用

易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夫網羅散失。是先有散失。而後有網羅者也。表章潛隱。是先有潛隱。而後有表章者也。陳壽蜀志列傳。殿以楊戲之讚。常璩華陽序志。概存士女之名。二子知掌故之有時而窮也。故以讚序名字。存其大略。而明著所以不得已而僅存之故。是亦史氏闕文之舊例也。和州在唐宋爲望郡。而文獻之徵。不少概見。至於家譜世牒。寥寥無聞。詢之故老。則云明季乙亥寇變。圖書燬於兵燹。今州境之人士。皆當日僅存倖免者之曾若元也。所聞所傳聞者。不過五世七世而止。不復能遠溯也。傳世既未久遠。子姓亦無繁多。故譜法大率不修。就求其所有。則出私劄筆記之屬。體例未定。難爲典則。甚者至不能溯受姓所由來。余於是爲之慨然歎焉。夫家譜簡帙。輕於州志。兵燹之後。家譜無存。而明嘉靖中。

知州易鸞與萬歷中知州康誥所修之州志。爲時更久。而其書今日具存。是在官易守。而私門難保之明徵也。及今而不急爲之所。則併此區區者。後亦莫之徵矣。且吾觀唐書宰相世系。列其先世。有及梁陳者矣。有及元魏後周者矣。不復更溯。奕葉而上。則史牒闕文。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然則錄其所可考。而略其所不可知。乃免不知而作之誚焉。每姓推所自出。備稽古之資也。詳入籍之世代。定州界也。科甲仕宦。爲目。而貢監生員與封君及貲授空階皆與焉。從其類也。無科甲仕宦。而僅有生員及貲授空階。不爲立表。定主賓輕重之衡也。科甲仕宦之族。旁支皆齊民。則及分支之人而止。不復列其子若孫者。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若皆列之。是與版圖之籍無異也。雖有科甲仕宦。而無譜者闕之。嚴訛濫之防也。正貢亦爲科甲。徵秩亦爲仕宦。不復分其資級。以文獻無徵。與其過而廢也。毋寧過而存之。是未濟之義也。

右通變

志曰。州縣領於司府。猶坊廂領於州縣。人籍領於坊廂也。古氏族之著者。謂之郡望。郡中又別以閭里。其後或即以氏姓名其處。若梅里鄭鄉之類是也。今以城鄉坊甲爲綱領。而氏姓之大者。即以是爲次焉。

圖第一

輿地

圖譜之學。古有專門。鄭氏樵論之詳矣。司馬遷爲史。獨取旁行斜上之遺。列爲十表。而不取象魏縣法之

掌。列爲諸圖。於是後史相承。表志愈繁。圖經浸失。好古之士。載考陳編。口誦其辭。目迷其象。是亦載筆之通弊。斯文之闕典也。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志於三代遺文。而於圖譜一篇。既明其用。又推後代失所依據之故。本於班固收書遺圖。亦既感慨言之矣。然鄭氏之意。祇爲著錄諸家。不立圖譜專門。故欲別爲一錄。以輔七略四部之不逮耳。其實未嘗深考圖學失傳。由於司馬遷有表無圖。遂使後人修史。不知採錄。故其自爲通志紀傳譜略諸體具備。而形勢名象亦未爲圖。以此而議班氏。豈所謂楚則失之。而齊亦未爲得者非耶。夫圖譜之用。相爲表裏。周譜之亡久矣。而三代世次諸侯年月。今具可考。以司馬遷採摭爲表故也。象魏之藏既失。而形名制度。方圓曲直。今不可知。以司馬遷未列爲圖故也。然則書之存亡。繫於史臣之筆削明矣。圖之遠者。姑弗具論。自三輔黃圖。洛陽宮殿圖以來。都邑之簿。代有成書。後代蒐羅。百不存一。鄭氏獨具心裁。立爲專錄。以謂有其舉之。莫或廢矣。然今按以鄭氏所收。其遺亡散失。與前代所著。未始遜庭。則書之存亡。繫於史臣之筆削者。尤重。而繫於著錄之部次者猶輕。又明矣。鐘鼎之微。或資博雅。鹵簿之圖。或著威儀。前人並有圖書。蓋亦繁富。史臣識其經要。未遑悉入編摩。鄭氏列爲專錄。使有所考。但求本書可也。至於方州形勢。天下大計。不於表志之間。列爲專部。使讀其書者。乃若冥行擿埴。如之何其可也。治易者必明乎象。治春秋者必通乎譜。圖象譜牒。易與春秋之大原也。易曰。繫辭焉以盡其言。記曰。比事屬辭。春秋教也。夫謂之繫辭屬辭者。明乎文辭從其後也。然則圖象爲無言之史。譜牒爲

無文之書相輔而行雖欲闕一而不可者也況州郡圖經尤前人之所重耶

右考圖

或曰學者亦知圖象之用大矣第辭可傳習而圖不可以誦讀故書具存而圖不可考也其勢然也雖然非知言也夫圖不可誦則表亦非有文辭者也表著於史而圖不入編此其所以亡失也且圖之不可傳者有二一則爭於繪事之工也以古人專門藝事自以名家實無當於大經大法若郭璞山海經圖贊贊存圖亡今觀贊文有類雕龍之工則知圖繪殆亦畫虎之技也一則同乎髦弁之微也近代方州之志繪爲圖象廁於序例之間不立專門但綴名勝以爲一書之標識而實無當於古人圖譜之學也夫爭於繪事則藝術無當於史裁而廁於弁髦則書肆苟爲標幟以爲市易之道皆不可語於史學之精微也古人有專門之學即有專門之書有專門之書即有專門之體例旁行斜上標分子注譜牒之體例也開方計里推表山川輿圖之體例也圖不詳而繫之以說說不顯而實之以圖互著之義也文省而事無所晦形著而言有所歸述作之則也亥豕不得淆其傳筆削無能損其質久遠之業也要使不履其地不深於文者依檢其圖洞如觀火是又通方之道也夫天官河渠圖而八書可以六地理溝洫圖而十志可以八然而今日求太初之星象稽西京之版輿或不至於若是茫茫也況夫方州之書徵名辨物尤宜詳贍無遺庶幾一家之作而乃流連景物附會名勝以爲丹青末藝之觀耶其亦不講於古人所以左圖右史之義

也夫。

右定體

圖不有不繫之說。而說之詳者。卽同於書圖之名。不亦綴歟。曰。非綴也。體有所專。意亦有所重也。古人書有專名。篇有專義。辭之出入非所計。而名實賓主之際。作者所謂竊取其義焉耳。且吾見前史之文。有表似乎志者矣。漢書百官公卿表。篇首歷敍官制。不必皆旁行斜上之文也。有志似乎表者矣。漢書律厤志。排列三統甲子。不必皆比事屬辭之例也。三輔黄圖今亡其書矣。其見於他說所稱引。則其辭也。遁甲通統之圖今存其說。猶華黍由庚之有其義耳。雖一尺之圖。繫以尋丈之說可也。既曰圖矣。統謂之圖可也。圖又以類相次。不亦繫歟。曰。非繫也。圖之有類別。猶書之有篇名也。以圖附書。則義不顯。分圖而繫之以說。義斯顯也。若皇朝明史律厤志。於儀象推步。皆繪爲圖。蓋前人所未有矣。當時史臣。未嘗別立爲圖。故不列專門。事各有所宜也。今州志分圖爲四。一曰輿地。二曰建置。三曰營汛。四曰水利。皆取其有關經要。而規方形勢所必需者。詳繫之說。而次諸紀表之後。用備一家之學。而發其例於首簡云爾。

右著例

沿革

沿革表也。冠于圖首。蓋輿地重圖。而沿革則輿地之一類。從其重爾。沿革亦宜有圖。而前代形勢。有不可

詳者。姑闕以有待焉。

代	唐	虞
統部		
州郡		
縣邑		

卷十七

和州志二

書第一

田賦

自書土制貢。創於夏書。任土授職。（載師物地事及授地職。）詳於周禮。而田賦之書。專司之掌。有由來矣。班氏約取洪範八政。裁爲食貨之篇。後史相仍。著爲圭臬。然而司農圖籍。會稽簿錄。塡委架閣。不可勝窮。於是酌取一代之中。以爲定制。其有沿革。大凡盈縮總計。略存史氏要删。計臣章奏。使讀者觀書可以自得。則亦其勢然也。若李吉甫韋處厚所爲國計之簿。（李吉甫元和國計簿十卷。韋處厚太和國計二十卷。）丁謂田況所爲會計之錄。（丁謂景德會計錄六卷。田況皇祐會計錄六卷。）則倣周官司會所貳。書契版圖之制也。杜佑宋白之通典。王溥章得象之會要。則掌故彙編。其中首重食貨。義取綜核。事該古今。至於麻縷之徵。銖兩之細。不復委折求盡也。趙過均田之議。李翺平賦之書。則公牘私論。各抒所見。惟以一時利病。求所折衷。非復史氏記實之法也。夫令史簿錄。猥瑣無文。不

能傳世行遠，文學掌故，博綜大要，莫能深鑒隱微，此田賦之所以難明，而成書之所以難觀者也，古者財賦之事，徵於司徒，(載師屬大司徒。)會於太宰，(司會屬太宰。)太宰制三十年爲通，九式均節九賦，自祭祀賓客之大，以至芻秣匪頒之細，俱有定數，以其所出準之以其所入，雖欲於定式之外，多取於民，其道無由，此財賦所以貴簿正之法也，自唐變租庸調而爲兩稅，明又變兩稅而爲一條鞭法，勢趨簡便，令無苛擾，亦度時揆勢，可謂得所權宜者矣，然而存留供億諸費，土貢方物等目，僉差募運之資，總括畢輸，便於民間，使無紛擾，可也，有司文牘，令史簿籍，自當具錄舊有款目，明著功令所以併省之由，然後折以時之法度，庶幾計司職守，與編戶齊民，皆曉然於制有變更，數無增損也，文移日趨簡省，而案牘久遠無徵，但存當時總括之數，不爲條列諸科，則遇禁網稍弛，官吏不飭於法，或至增飾名目，抑配均輸，以爲合於古者，惟正之貢，孰從而議其非制耶，夫變法所以便民，而吏或緣法以爲奸，文案之勢，或不能備，圖史所以爲經國之典也，然而一代浩繁，史官之籍，有所不勝，獨州縣志書，方隅有限，可以條別諸目，瑣屑無遺，庶以補國史之力之所不給也，自有明以來，外志紀載，率皆猥陋無法，至於田賦之事，以謂吏胥簿籍，總無當於文章鉅麗之觀，遂據見行案牘，一例通編，不復考究古今，深求原委，譬彼玉巵無當，誰能賞其華美者乎，明代條鞭之法，定於嘉靖之年，而和州舊志，今可考者，亦自嘉靖中易鸞州志而止，當時正值初更章程，而州志即用新法，盡削舊條，遂使唐人兩稅以來，沿革莫考，惜哉，又私門論議，官府文移，有關田賦利病，自當採入

本書如班書敘次鼂錯貴粟之奏入食貨志賈讓治河之策入溝洫志庶使事顯文明學歸有用否則裁入本人列傳便人參互考求亦趙充國屯田諸議之成法也近代志家類皆截去文詞別編爲藝文志而本門事實及本人行業轉使擴落無材豈志目大書專門特標義例積成卷軸乃等於匏瓜之縣仰而不食者耶康誥舊志略窺此風後來秉筆諸家毅然刪去一而至再無復挽回可爲太息者也今自易志以前其有遺者不可追已自易志以後具錄顛末編次爲書其康誥均田之議實有當於田賦利病他若州中有關田賦之文皆採錄之次於諸條之後兼或採入列傳互相發明疑者闕之後之覽者或有取於斯焉

戶口

南宋戶三千一百五十六口一萬九千四百七十唐戶二萬四千七百九十四口一十二萬二千一十三

宋戶三萬四千一百四口

書第六

藝文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文字之原古人所以爲治法也三代之盛法具於書書守之官天下之術業皆出於官師之學故道藝於此焉齊德行於此焉通天下所以以

同文爲治。而周官六篇。皆古人所以卽官守而存師法者也。不爲官師職業所存。是爲非法。雖孔子言禮。必訪柱下之藏是也。三代而後。文字不隸於職司。於是官府章程。師儒習業。分而爲二。以致人自爲書。家自爲說。蓋泛濫而出於百司掌故之外者。遂紛然矣。六經皆屬掌故。如易藏太卜。詩在太師之類。書既散在天下。無所統宗。於是著錄部次之法。出而治之。亦勢之所不容已。然自有著錄以來。學者視爲紀數簿籍。求能推究同文爲治。而存六典識職之遺者。惟劉向劉歆所爲七略別錄之書而已。故其分別九流。論次諸子。必云出於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爲某家之學。失而爲某事之敝。條宣究極。隱括無遺。學者苟能循流而溯源。雖曲藝小數。詖辭邪說。皆可返而通乎大道。而治其說者。亦得以自辨其力之至與不至焉。有其守之。莫或流也。有其趨之。莫或歧也。言語文章。胥歸識職。則師法可復。而古學可興。豈不盛哉。韓氏愈曰。辨古書之正僞。昭昭然若黑白分。孟子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夫欲辨古書正僞。以幾於知言。幾於多聞擇善。則必深明官師之掌。而後悉流別之故。竟末流之失。是劉氏著錄。所以爲學術絕續之幾也。不能究官師之掌。將無以條流別之故。而因以不知末流之失。則天下學術無所宗師。生心發政。作政害事。孟子言之斷斷如也。然而涉獵之士。方且炫博綜之才。索隱之功。方且矜隅墟之見。以爲區區著錄之文。校讎之業。可以有裨於文事。噫。其惑也。

右原道

六典亡而爲七略。是官失其守也。七略亡而爲四部。是師失其傳也。周官之籍富矣。保章天文。職方地理。虞衡理物。巫祝交神。各守成書。以布治法。卽各精其業。以傳學術。不特師氏保氏所謂六藝詩書之文也。司空篇亡。劉歆取考工記補之。非補之也。考工當爲司空官屬。其所謂記。卽冬官之典籍。猶儀禮十七篇。爲春官之典籍。司馬法百五十篇。爲夏官之典籍。皆幸而獲傳後世者也。當日典籍具存。而三百六十之篇。卽以官秩爲之部次。文章安得散也。衰周而後。官制不行。而書籍散亡。千百之中存十一矣。就十一之僅存。而欲復三百六十之部次。非鑿則漏。勢有難行。故不得已而裁爲七略爾。其云蓋出古者某官之掌。蓋之爲言。猶疑辭也。欲人深思而曠然自得於官師掌故之原也。故曰六典亡而爲七略。官失其守也。雖然。官師失業。處士著書。雖曰法無統紀。要其本旨。皆欲推其所學。可以見於當世施行。其文雖連犿。而指趨可約也。其說雖諔詭。而醲雜不出也。故老莊申韓名墨縱橫。漢初諸儒。猶有治其業者。是師傳未失之明驗也。師傳未亡。則文字必有所本。凡有所本。無不出於古人官守。劉氏所以易於條其別也。魏晉之間。專門之學漸亡。文章之士。以著作爲榮華。詩賦章表。銘箴頌誄。因事結構。命意各殊。其旨非儒非墨。其言時離時合。裒而次之。謂之文集。流別之不可分者一也。文章無本。斯求助於詞采。纂組經傳。摘抉子史。譬醫師之聚毒。以待應時取給。選青妃紫。不主一家。謂之類書。流別之不可分者二也。學術旣無專門。斯讀書不能精一。删略諸家。取便省覽。其始不過備一時之捷給。未嘗有意留青緗。乃積漸相沿。後學傳爲津

逮。分之則其本書具在。合之則非一家之言。紛然雜出。謂之書抄。流別之不可分者三也。會心不足。求之文貌。指摘句調工拙。品節宮商抑揚。俗師小儒。奉爲模楷。裁節經傳。摘比詞章。一例丹鉛。謂之評選。流別之不可分者四也。凡此四者。並由師法不立。學無專門。末俗支離。不知古人大體。下流所趨。實繁且熾。其書既不能悉付丙丁。惟有強編甲乙。而欲執七略之舊法。部末世之文章。比於枘鑿方圓。豈能有合。故曰七略流而爲四部。是師失其傳也。若謂史籍浩繁。春秋附庸。蔚成大國。（七略以太史公列春秋家。至二十一史。不得不別立史部。）名墨寥落。小宗支別。再世失傳。（名家者流。墨家者流。寥寥數家。後代不復有其書矣。）以謂七略之勢。不得不變而爲四部。是又淺之乎論著錄之道者矣。

右明時

聞以部次治書籍。未聞以書籍亂部次者也。漢初諸子百家。浩無統攝。官禮之意亡矣。劉氏承西京之敝。而能推究古者官師合一之故。著爲條貫。以溯其源。則治之未嘗不精也。魏晉之間。文集類書。無所統繫。（魏文帝撰徐陳應劉之文。爲一集。摯虞作文章流別集。集之始也。魏文常作皇覽。類書之始也。）專門傳授之業微矣。而荀李諸家。（荀勗。李充。）不能推究七略源流。至於王阮諸家。（王儉。阮孝緒。）相去逾遠。其後方技兵書。合於子部。而文集自爲專門。類書列於諸子。唐人四部之書。（四部創於荀勗。體例與後代四部不同。故云始於唐人也。）乃爲後代著錄不祧之成法。而天下學術。益紛然而無復綱紀矣。蓋七略承六典之敝。而知存六典之遺法。四部承七略之敝。而不知存七略之遺法。是七略能以部次治

書籍而四部不能不以書籍亂部次也且四部之藉口於不能復七略者一曰史籍之繁不能附春秋家學也夫二十一史部勒非難至於職官故事之書譜牒紀傳之體或本官禮制作或涉儒雜家言不必皆史裁也今欲括囊諸體斷史爲部於是儀注不入禮經職官不通六典謨誥離絕尙書史評分途諸子（史評皆諸子之遺入史部非也）變亂古人立言本旨部次成法以就簡易如之何其可也二曰文集日繁不列專部無所統攝也夫諸子百家非出官守而劉氏推爲官守之流別則文集非諸子百家而著錄之書又何不可治以諸子百家之識職乎夫集體雖曰繁賾要當先定作集之人人之性情必有所近得其性情本趣則詩賦之所寄託論辨之所引喻紀敍之所宗尙掇其大旨略其枝葉古人所謂一家之言如儒墨名法之中必有得其流別者矣（如韓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蘇軾之縱橫家王安石之禮家）存錄其文集本名論次其源流所自附其目於劉氏部次之後而別白其至與不至焉以爲後學辨途之津逮則巵言無所附麗文集之弊可以稍歇庶幾言有物而行有恆將由七略專家而窺六典遺則乎家法既專其無根駁雜類鈔評選之屬可以不煩而自治是著錄之道通於教法何可遽以數紀部目之屬輕言編次哉但學者不先有以窺乎天地之純識古人之大體而遽欲部次羣言辨章流別將有希幾於一言之是而不可得者是以著錄之家好言四部而憚聞七略也

右復古

史家所謂部次條別之法。備於班固。而實仿於司馬遷。司馬遷未著成法。班固承劉歆之學而未精。則言著錄之精微。亦在乎熟究劉氏之業而已矣。究劉氏之業。將由班固之書。人知之。究劉氏之業。當參以司馬遷之法。人不知也。夫司馬遷所謂序次六家。條辨學術同異。推究利病。本其家學。（司馬談論陰陽儒墨名法道德。以爲六家。）尙已。紀首推本尙書。（五帝本紀贊。）表首推本春秋。（三代世表序。）傳首推本詩書所闕至於虞夏之文。（伯夷列傳。）皆著錄淵源所自啓也。其於六藝而後周秦諸子。若孟荀三鄒老莊申韓管晏屈原虞卿呂不韋諸傳。論次著述約其歸趣。詳略其辭。頡頏其品。抑揚咏嘆。義不拘墟。在人卽爲列傳。在書卽爲敍錄。古人命意標篇。俗學何可繩尺限也。劉氏之業。其部次之法。本乎官禮。至若敍錄之文。則於太史列傳。微得其裁。蓋條別源流。治百家之紛紛。欲通之於大道。此本旨也。至於卷次部目。篇第甲乙。雖按部就班。秩然不亂。實通官聯事。交濟爲功。如管子列於道家。而敍小學流別。取其弟子職篇附諸爾雅之後。則知一家之書。其言可採。例得別出也。伊尹太公道家之祖。（次其書在道家。）蘇子蒯通縱橫家言。以其兵法所宗。遂重錄於兵法權謀之部次。冠冕孫吳諸家。則知道德兵謀。凡宗旨有所統會。例得互見也。夫篇次可以別出。則學術源流。無闕閒不全之患也。部目可以互見。則分綱別紀。無兩歧牽掣之患也。學術之源流。無闕閒不全。分綱別紀。無兩歧牽掣。則周官六卿聯事之意存。而太史列傳互詳之旨見。（如貨殖敍子貢。不涉弟子列傳。儒林敍董仲舒王吉。別有專傳。）治書之法。古人自有授受。何可忽也。自班固删輯略。而劉氏之緒論不傳。（輯略乃總論羣書大旨。）省部目。而劉氏之要法不著。（班省劉氏之重

見者而歸於一。於是學者不知著錄之法。所以辨章百家。通於大道。（莊子天下篇亦此義也。）而徒視爲甲乙紀數之所需。無惑乎學無專門。書無世守。轉不若巫祝符籙。醫士秘方。猶有師傳不失之道也。鄭樵校讎之略。力糾崇文部次之失。自班固以下。皆有譏焉。然鄭氏未明著錄源流。當追官禮。徒斤斤焉糾其某書當甲而誤乙。某書宜丙而訛丁。夫部次錯亂。雖由家法失傳。然儒雜二家之易混。職官故事之多歧。其書本在兩可之閒。初非著錄之誤。如使劉氏別出互見之法。不明於後世。雖使太史復生。揚雄再見。其於部次之法。猶是茫然不可統紀也。鄭氏能譏班志附類之失當。而不能糾其併省之不當。可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也。且吾觀後人之著錄。有別出小爾雅以歸論語者。（本孔叢子中篇名。隋經籍志別出歸論語。）有別出夏小正以入時令者。（本大戴禮篇名。文獻通考別出歸時令。）是豈足以知古人別出之法耶。特忘其所本之書。附類而失其依據者爾。嘉瑞記既入五行。又互見於雜傳。（隋書經籍志。）西京雜紀既入故事。又互見於地理。（唐書藝文志。）是豈足以知古人互見之法耶。特忘其已登著錄。重複而至於訛錯者爾。夫末學支離。至附類失據。重複錯訛。可謂極矣。究其所以歧誤之由。則理本有以致疑。勢有所以必至。徒拘甲乙之成法。而不於古人之所以別出所以互見者。析其精微。其中茫無定識。弊固至乎此也。然校讎之家。苟未能深於學術源流。使之徒事裁篇而別出。斷部而互見。將破碎紛擾。無復規矩章程。斯救弊益以滋弊矣。是以校讎師法。不可不傳。而著錄專家。不可不立也。

右家法

州縣志乘藝文之篇。不可不熟議也。古者行人采書。太史掌典文章。載籍皆聚於上。故官司所守之外。無墳籍也。後世人自爲書。家別其說。縱遇右文之代。購典之期。其能入於祕府。領在史官者。十無七八。其勢然也。文章散在天下。史官又無專守。則同文之治。惟學校師儒得而講習。州縣志乘得而部次。著爲成法。守於方州。所以備輶軒之採風。待祕書之論定。其有奇衺不衷之說。亦得就其聞見。校讎是正。庶幾文章典籍。有其統宗。而學術人心。得所規範也。昔蔡邕正定石經。以謂四方之士。至有賄改蘭臺漆書。以合私家文字者。是當時郡國傳習。與中書不合之明徵也。文字點畫。小學之功。猶有四方傳習之異。況紀載傳聞。私書別錄。學校不傳其講習。志乘不治其部次。則文章散著。疑似兩淆。後世何所依據。而爲之考定耶。鄭樵論求書之法。以謂因地而求。因人而求。是則方州部錄藝文。固將爲因地因人之要刪也。前代搜訪圖書。不懸重賞。則奇書祕策不能會萃。苟懸重賞。則僞造古逸。妄希詭合。三墳之易。古文之書。其明徵也。向令方州有部次之書。下正家藏之目。上備中祕之徵。則天下文字。皆著籍錄。雖欲私錮而不得。雖欲僞造而不能。有固然也。夫人口孳生。猶稽版籍。水土所產。猶列職方。況乎典籍文章。爲學術源流之所自出。治功事緒之所流傳。不於州縣志書。爲之部次條別。治其要刪。其何以使一方文獻。無所闕失耶。

右例志

志曰。著錄當宗七略。尚矣。一州之書。體裁未備。且創例之始。州中人士。或未盡喻其旨。又當乾隆三十四

年當事者修志未成挾其典籍以去今之所徵益用寥寥茲就今所有者依七略成法著之於錄稍變通焉其類例所無者則姑闕之以俟補綴七略首有輯略總論羣書大旨班固删之非也茲取所有之書以類相從論次於首以從七略之舊但此書粗備掌故又以書籍隘陋不欲高引博徵以為河漢謹據存書之中為條別其一二大義以俟後來者之踵事增華云爾

六藝類凡一十八家

六經皆周官掌故易藏太卜書春秋掌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四方之志）詩在太師禮歸宗伯樂屬司成孔子删定存先王之舊典所謂述而不作故六藝為經羣書為傳劉向敍六藝為九種則孝經論語爾雅以傳而附經者也後世有七經九經十三經之目特記其部次云爾若唐元度所謂九經字樣劉敞所謂七經小傳自撰書名不知六藝是不明綱紀之故也

按閣奏議工科奏疏二家歸尚書部凡詔誥號令及章表箋疏前人歸入集部或入故事部皆不知尚書者也詩經正宗一家歸詩部

琴操譜調譜二家歸樂部通藝術部前代史志歸藝術似矣然雅琴師氏趙氏劉向皆歸於樂部方得其指劉向於封禪儀記入禮經亦用其法也必如是而後可以考著作之有流別若後代儀注之書入史部是以儀禮為虛器也通琴譜調譜之類於藝術者明乎理則樂之流別而法則藝術專門耳

續稽古錄古今年系二家歸春秋部編年之書固春秋之部屬前史列於史部次於紀傳之後非也卽紀傳之史自遷固以迄梁陳皆春秋家學故遷固之書其敘稱本紀皆曰春秋考紀雖歐陽修五代史記其推本春秋之業亦於義例之間三致意焉論者乃欲以紀傳配尙書編年配春秋惑之甚矣惟晉書隋書以下凡集衆官修之書非復專家之學不過整齊故事以備要删法當別爲部次以附專家之後

論語注一家歸論語部附六藝爲傳

釋常談纂類韻通五經難字韻學捷貫字學啓蒙六家歸小學部

六經精義四書就正四書講義學庸達旨四書衷解四書管見六家歸經義部前代著錄至隋經籍志始有經解部目蓋總羣經以立言不得分屬六藝也然石渠奏議白虎通義範罩羣言自成一子謂之經解可也自宋人多爲講說後代功令程式用以詮解經文著爲科律師儒講習其書實繁大約敷衍經旨隨文闡義與前代經解體實有殊今特著爲經義一篇當附經解之後

凡紀載類四十家

紀載者七略所無荀勗丙部所收史記舊事皇覽雜事及阮孝緒七錄之二名爲傳記專記史傳者皆不得其統紀夫春秋家學不可亡則馬班以下不得別立史部也紀載簿錄若傳記故事譜牒方志之倫向錄史部其書當周官之行各有掌故歸於所司掌故既失書籍散著若盡歸六藝則部次實繁難於條別特立

史部則全存六藝傳業無復源流今以職官儀注之屬隸禮經紀傳專家屬春秋詔誥號令起居時政之屬屬尚書其餘識大識小簿籍具存裁爲紀載之篇以次六藝之後

水部記名山記二家歸地理部周官職方氏之掌也七略舊法以地理歸形法家與相人之書爲一類其義甚精但山經地志後代駸廣而形勢沿革名勝三門不與相地之術同科且其所載乃史志之一體非專門之論著是用裁爲地理之篇次於紀載之部至於相地家言當於地理部末條其流別其有卷次目錄仍登術數之家亦互見之義例也

旌川志景寧縣志赤城縣志三家歸方志部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是也鄭氏注謂若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是則一國之史非如職方氏之止辨山川風土而已也前史藝文部次州郡志乘皆歸地理可謂不知體要者矣然如華陽國志江表志之部於雜史霸史則理宜有別惟取周官外史掌志之義名曰方志於體允爲符愜爾

族譜十四家年譜二家歸譜牒部周官小史所掌也（說詳氏族表敍）七略以世本漢大年紀屬春秋家後世譜牒之書當知所淵源矣然春秋世厤譜牒之書乃入數術部中專列厤譜一家疑譜牒之法古者厤官所掌也年譜一人之書也族譜一家之書也方志一州之書也地理天下之書也四部之書治而天下之紀載各有統率矣

書目一家。歸目錄部。古無目錄之書。六官分職。各守其書。周典六篇。卽當時典籍部次也。劉氏七略以後，失其傳矣。夫族譜以春秋治之。目錄以官禮治之。何其盛也。時異勢殊。不能不別爲部次。然源委不容不辨。故次於譜牒之後云。

茶法要覽。河防通議。犀江治牘三家。歸故事部。故事之書。或明一官之守。或條一事之經。皆有官司掌之，如茶法當屬山虞。河防水利當屬匠人。犀江治牘當屬小行人所獻五書中之一類。後世纂錄之家。因事簿錄。瑣屑繁委。不能一一領以專官。所部逐一體連編。謂之故事。義亦可通。惟是後世綱領不明。鄭樵謂故事之書與職官一門易相混淆。夫職官全重官秩品令。或諸司職掌大綱。如周官敍列職事。謂之職官可也。若不過因其事掌於官。文則通於沿革。指僅明其專司。是乃所謂故事。譬猶司空之有考工記。樂正之有諸樂記。尙得謂之周官本文六司敍職之書耶。斯其部次之閒。蓋若鳧鵠之弗可同。馬牛之不相及。乃相沿旣久。曾無別白之條。則校讎之學失傳。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元祐黨籍列傳。項王遺事。和陽開天記。我師錄。復仇史。名僧傳。鑒忠紀。恤忠備史錄。歷陽人物志。忠節傳，陳冬靑紀實十一家。歸傳記部。傳記出於史官。他若稗野紀載。亦得供輶軒之采風。魏晉州郡中正。去古未遠。遺聞逸事。猶集史官。唐宋以還。史官載籍。大半出於中朝掌故。閒采諸家紀述。如何蕃之因韓愈。劉庭式之因蘇軾。文章之權重。而專門記傳之書往往略焉。是亦不可不亟錄者也。前史著錄於記傳一條，

亦頗與故事相混。大抵學無辨識。狃於標題。如八王故事。陶侃故事。桓元僞事之屬。（隋書列故事部）皆載諸人事迹。絕非掌故成書。因標故事之題。隨入故事部。次則官尙書者。亦可標爲伏勝孔安國之弟子矣。今著記傳專門。次於故事之後。故事爲書志之外篇。記傳爲列傳之餘乘。其義差相仿耳。

暌車志黃水湖叢談。瑣言三家。歸小說部。是稗官之所掌也。七略以小說列諸子之末。亦取其一家言耳。然小說之體有二。敍瑣屑之事。紀載之屬也。彙叢脞之談。諸子之餘也。此三家俱有錄無書。存其說而別白之可矣。唐宋以後。紀聞隨筆。門類實繁。詩話文評。牽連雜記。是則諸子之中。所以別立文史專門也。

夢中謎一家。入傳奇部。通詞曲部。是亦委巷之書也。然稗官採於太史。則亦風謠之不可廢者。傳奇之體亦有二。無詞曲者。卽小說之末流。是演義之屬也。宋元以來。始創其體。或取正史之事。或本小說之言。敷衍其文。大率不出男女離合。開或紀述戰爭。敍次朝政。善善惡惡。若有益於風教。匹夫販婦之所觀感興起者。劉氏所謂採於芻蕘者矣。其有詞曲者。乃優伶之所演。其源本之樂府。其事通於小說。蓋匹夫之思原非典則。然其情文所極。亦有不可沒者。

諸子類凡四十五家

諸子者。官師失守。而處士各以所得立言。以明用也。（說詳藝術）

克復錄。心鑑篇。省鑑錄。鷄鳴集。道學淵源集。河村文稿。鑑心錄。明霞野集。善好編。此同編。四書指月十一

家。歸儒家部。儒家者流。蓋出學校之官。不得守業。於是誦法先王。以詔來世。所謂守先待後。是當世不得昌其業也。孟荀而後。或依經立解。或著論明心。各有專家。未可輕議。有宋諸儒。厭諸子競於文辭。乃用質語記其師說。是爲語錄。理雖不倍。辭太無文。擬諸孟荀。准辭爲經。其去遠矣。文集之名。起於末世。無本之學。然就其人之所得約略前後。如韓愈氏之原道諸篇。非儒家之要略歟。檢其文集前後。書牘殊體。題序異文。皆取闢佛守儒。旨無旁出。謂非儒家一子可乎。今悉準此爲例。不入文集部次。凡有純儒文集。約其本旨。統與儒先語錄之屬。一體入編。以次董韓之後。故河村文稿。明霞詩集。並與克復鑑心諸錄。皆次爲一家之言云爾。

吳鼒孫廷鏳孟思誼三家制義。附儒家部。制義之源。肇於注疏。注以解經。疏以解注。師法相承。學者縱有所見。祇可墨守先民。毋敢自用其說。援經徵傳。以足其旨。曲暢旁援。以闡其義。是其體也。宋用經生帖括。明人演爲制義。皆本於此。風氣變遷。末學波靡。尙異標新。悖棄師法。則其弊也。原制義之定名。義則取諸經訓。制則定於令式。兩字括要。君師並尊。若夫科舉之業。自賢良文學之策。鹽鐵酒榷之論。皆漢廷制旨。經生法言。並得采列儒家。自成一子。近代制義。文詞浮薄。義意支離。其不可列於漢儒制策家言審矣。然流別之分。其來有自。舉而刪之。非也。別編科舉一門。亦非也。惟自爲一類。而附於儒家之後。亦所以治之云爾。

老莊解一家。歸道家部。

韓文年紀陶詩考異二家。歸名家部。名家者流。出於禮官。辨方正位。循名考實。必深於經曲禮意。乃合於天理節文是其義矣。沿其流別。可以知言。可以論文。蓋先明乎制度精微。因以達乎文章體要。至於疾徐甘苦得心應手。文史家言所謂抉經之心。而高挹羣言之要也。自鍾嶸詩品。劉勰雕龍。知幾史通。而後知其意者鮮矣。末學支離。則評選類比之法。尋章摘句之風。庸師陋儒。轉相傳習。以爲文章宗法。可以追蹤古人。則失之遠矣。自唐以來。皆以文史家次於集部之末。是徇末學陋識。非其本也。夫條別源流。辨名正物。乃名家之正傳。而禮官之支別也。

緗釋常談。夏日鈔。身世言。蘚書。古學辨體書。張邴文集。總得翁集。張于湖集。張才彥集。文安堂文集。戴本孝文稿十一家。歸雜家部。雜家者流。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其流別所以如此者。言其立言措意。不名一家。非謂如後世文集體裁雜出。謂之雜也。然古今異宜。體制各別。略貌言心。則專門之集。其理與諸子名家。未嘗分轍。如漢之解嘲客難。唐之七問五原。集中未嘗無子體。荀卿賦篇。韓非上書。子中未嘗無集體。特命書署目。當如後漢三國諸史。載其所著。止云文若干篇。不與強立集名。斯存專家之義爾。名之爲集。學術無復專門。雖韓愈之儒。陸贄之法。蘇洵之兵。蘇軾之縱横。亦混於其體。而莫辨流別。是集之一體。晉宋而後。特創一無本之業。以爲蛇龍之沮也。今特次雜家。以存古人立言必有所自之意。

詩賦類六十九家

劉向次詩賦爲五類。其雜賦歌詩分二部固已。至於秦漢諸賦。又以屈原陸賈孫卿分領三門。篇什既不盡存。敍錄亦無明指。當時區別。必有義例。今不得而知也。然古人詩賦。專門名家。其文介乎離騷國策寓言設對之間。察其本指。亦有自命一子之意。故得條別部次。不相混淆。自漢而後。斯義亡矣。然就其善者。亦可別其旨趣。約略分編。今所徵取。大率有錄無書。則部次之法不可行也。茲用一體入編。而詞曲一家附其後云。

詩賦六十九家。歸詩賦部。

雜詩四家。附詩賦部。古人所謂雜詩。乃一人之作。以義無專指。所謂雜也。今彙次諸人。裒然稱集。乃雜而又雜矣。然附於詩賦之後。義類自通。不必如後人之標總集也。

數術類凡三家

劉氏七略。分數術爲天文。厤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六家。以爲出於羲和史卜之官。史職久廢。道不虛行。則因其舊有之書。序爲六種。按諸子略。有陰陽家。而數術又分六部。兵書亦有陰陽部。是當時家法。猶能辨別支分。近代雖有專家。古人官守。未復職業。班分部別。不可復詳。陰陽五行。蓍龜雜占。併合爲一。通名推占之家。可以概其餘矣。天文形法。乃方圓之定位。學術之專家。仍分二部。以合劉氏之舊云。

九九書前知祕本二家。歸推占部。

雪心賦注解一家。歸形法部。

方技類凡二家。

七略以兵書。數術。方技三部。別於諸子者。諸子立言以明道。兵書。數術。方技三部。守法以傳藝。虛理實事。義不同科。而後代四部同列子科。可謂不知體要者矣。南宋鄭寅七錄。以藝方技三門。次於經史子之後。不意末學之中有此卓見。惜鄭樵不及與聞也。鄭寅以文爲專門。似未通乎諸子。而去其集之部目。則所見過於鄭樵遠矣。兵書方技別立專部者。兵則國之大事。醫則性命之司。古人特重其學。故分條析目。不厭其詳。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侍醫李國柱校方技。太史令尹咸校數術。所以重其能官而特書之也。凡此三者。非專官世業莫得而校。而後代但以博雅之士。推爲校書。豈能任耶。且以文章之士任以著錄。又烏乎可哉。

醫宗輯要一家。歸醫經部。方技之有醫經。猶兵書之有權謀。皆專門經要之言。與名數法術之見於作用者。有先後之殊。故冠於首。以著重輕之次第爾。若兵法無形勢陰陽技巧之術法。方技無經方房中神仙之術法。則權謀之篇。醫經之書。與諸子之體。未嘗不相同也。然使校書之業。不領於專官。則是以人命爲戲也。

本草精金錄一家。歸藥書類。劉氏方技四門無藥書。後人以醫家總括經言方書本草爲一類。非也。藥書辨藥。而後方書可以定方。是本草當先經方而序也。然本草之書。又當通於爾雅。是著錄之不可不知者也。

釋教類凡七家。

釋氏之書。諸子類也。不隸於諸子者。以諸子皆官典之遺。釋氏教自外來。非周官六典所領也。然其言不可廢。而籍不可忘。或以爲莊列所闢。咸以爲墨翟之道。未可以定釋氏之果爲莊列果爲墨翟也。其書自有部錄。自有師法。傳習不能盡通其精微。亦莫得而校讐其業也。姑附於後。以待辨擇可也。

金剛經解。楞嚴通義。觀楞伽記。華嚴法界境四家。歸經部。三藏之分。經爲最尊。律儀次之。論又次之。猶儒家之六藝。冠於史傳子籍之上也。

肇論略注。長松茹退。憨山緒言三家。歸論部。

名僧傳一家。已歸記傳部。當互見於此。所以明家學也。儒林傳亦可互見儒家者流。斯通乎著錄之道矣。

志曰。隋經籍志分四部。佛道從其附錄。蓋本於阮孝緒七錄。以佛道爲六七二部爾。然子類有道家。而集末又附佛道。可謂不知源委者已。文獻通攷以神仙別出道家。而與佛家同列子部之末。庶幾近矣。然神仙本方技家流。別出以配佛書。亦未盡其道也。今各隸部次。而佛氏自爲專門。著錄諸家。亦可得其要已。

金石類凡一百七十四家。

金石之書。古有專門。鄭樵論之詳矣。隋志以石刻經書歸小學。李淑邯鄲之目。則於四部之外。別有書畫之志。法帖圖書。有由來矣。第隋志石經小學。所以檢校六書。考定點畫。自後承其流者。則有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倘書古字。漢隸字源諸條。總隸小學之門者也。邯鄲書畫之志。所以評隲法書。鑒品翰墨。於中分其部者。則有法書要錄。清河書舫。筆陣傳圖。臨摹要法諸條。當隸藝術之部者也。乃若歐趙金石之書。(歐陽修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呂薛考古之錄。(呂祖謙考古圖。薛尚功鐘鼎款識。)則辨章舊物。用資博雅。其後東觀餘論。廣川書跋。雖微及書翰而意宗考徵。是鄭樵金石著略之所爲發憤而言者也。第博古之家。貴存往蹟。而採摭之體。亦欲徵今。又自三代以下。庸器久缺。而石刻遂多。雖以金石名篇。而碑碣止傳一體。則闕其目以待補者也。是亦文字之散著。目錄之別篇。而鄭樵不入藝文部次。特爲專條。非其質也。

右輯略

凡六藝部九家

按閩奏議一卷。成性率藁著。自序曰。予承乏按閩。入告之章。凡數百紙。其刑名奏織簿書期會實繁且多。擇其中機宜關理亂。切地方利害者。得若干篇。付之梓人。昔人有云。豈曰能賢。聊以志邯鄲之一步已耳。康熙甲辰孟秋。

外編

工科奏議一卷。成性著。

右尚書類二家。

卷十八

和州志三

政略第一

漢二人　晉十八人
劉宋八人　蕭齊二人
梁四人　宇文周一人
隋二人

夫州縣志乘。比於古者列國史書。尚矣。列國諸侯。開國承家。體崇勢異。史策編列世家。抗於臣民之上。固其道也。州縣長吏。不過古者大夫邑宰之選。地非久居。官不世祿。其有甘棠留蔭。循蹟可風。編次列傳。班於文學政事之間。亦其宜也。往牒所載。今不可知。若梁元帝所爲丹陽尹傳。（見隋志凡十卷）孫仲所爲賢牧傳。（見唐志十五卷）則專門編錄。率由舊章。馬班循吏之篇。要爲不易者矣。至於州縣全志。區分品地。乃用名宦爲綱。與

鄉賢列女仙釋流寓諸條。均分門類。是乃摘比之類書。詞人之雜纂。雖略倣樂史太平寰宇記中所附名目。實兔園捃摭詞藻之先資。欲擬春秋家學。外史掌故。人編列傳。事具首尾。苟使官民同錄。體例無殊。未免德操詣龐公之家。一室難分賓主者矣。竊意蜀郡之慕文翁。南陽之思邵父。取其有以作此一方。爲能興利革弊。其人雖去。遺愛在民。職是故也。正使伯夷之清。柳下之和。不嫌同科。其或未仕之先。鄉評未協。去官之後。晚節不終。苟爲一時循良。何害一方善政。夫以治績爲重。其餘行業爲輕。較之州中人物。要其始末。品其瑕瑜。草木區分。條編類次者。其例本不相侔。於斯分別標題。名爲政略。不亦宜乎。夫略者綱紀之鴻裁。編摩之偉號。黃石淮南之屬。抗其題。黃石公三略。淮南子要略。張溫魚豢之徒。分其紀。張溫三史略。魚豢典略。蓋有取乎謨略之遺。不獨鄭樵之二十部也。鄭樵通志二十略。以之次比政事。編著功猷。足以臨涖邦人。冠冕列傳。揆諸記載。體例允符。非謂如裴子野之删宋略。但取節文爲義者也。

志曰。標題定體。義有重輕。載筆摛文。事存互證。前代官斯土者。存於史傳。人皆知名。不可忽也。事遠年湮。政績無所考見。苟其人足重。亦得一例並書。人以地重。地亦以人重。難容執一而論者也。謹次漢晉以後。至於今茲。爲政略三篇。

漢揚州牧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父宣。哀帝時任司隸校尉。爲王莽所殺。永少有志操。習歐陽尚書。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初爲郡功曹。莽以宣不附己。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承望風

旨。規欲害永。太守苟諫擁護。召以爲吏。常置府中。永因數爲諫陳興復漢室。翦滅篡逆之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事不密。禍倚人門。永感其言。及諫卒。自送喪歸扶風。路平遂收永弟升。太守趙興到。聞迺歎曰。我受漢茅土。不能立節。而鮑宣死之。豈可害其子也。勑縣出升。復署永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興欲謁之。永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興遂駕往。永迺拔佩刀截馬當匈。迺止。後數日莽詔書果下。捕矯稱者。永由是知名。舉秀才不應。更始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部。得自置偏裨。輒行軍法。永至河東。因擊青犢。大破之。更始封爲中陽侯。永雖爲將率。而車服敝素。爲道路所識。時赤眉害更始。三輔道絕。光武卽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詣行在所。永疑不從。迺收繫大伯。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亡。迺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衆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慚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時攻懷未拔。帝謂永曰。我攻懷三日而兵不下。關東畏服卿。可且將故人（以下原缺）

列傳第一

何蕃　張籍

杜默

傳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又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夫矯志勵行。

自越流俗。非以爲赫赫也。而風淸邁運。軌振來茲。儒立頑廉。尙友論古。是以東京名節。則逸民分於黨錮，南宋講學。則道學別於儒林。往牒所載。不可誣也。末俗澆漓。不敦古處。好名之習、日以益甚。援羊證其直躬。易妻稱其善讓。繕性滑欲。以求有聞。而史臣載筆。一代浩繁。丹青熒其耳目。山谿封其意志。其含毫莫斷。而輟簡時聞者。又豈特鮑照入徵。見遺宋史。王通趣默。不入隋編而已耶。魏文有言。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自唐宋以來。載筆之士。日以繁多。其間磊落瑰奇之行。文采不曜。史策失編。其或因人附著。略見姓名。而載考逸文。旁徵他說。乃往往見其遺事。則由此而推。聞見所未周。其湮沒不彰者。何可勝道也哉。唐三百年。和州人文。止傳何蕃張籍。何蕃以韓愈有傳。故錄於卓行。而張籍亦以能詩。與孟郊李賀諸人游韓氏門。遂知名。然其傳頗略。余甚恨之。杜默不見於宋史。而遺文亦復無傳者。得歐陽修石介贈詩。反覆推之。乃轉得詳其出處。豈所謂附驥尾而行益顯者非耶。夫博采舊聞。闕其疑似。知屋漏者在宇下。補史失者在諸志矣。今錄之爲列傳首。

何蕃。唐德宗朝。居太學有聲。太學諸生。至不敢與蕃齒。時陽城爲司業。有辟約者。以狂直言事得罪。吏捕迹得之城家。帝怒城黨有罪。貶城道州。蕃率諸生李讜王魯卿等二百人。伏闕下請留城。柳宗元聞之。遺蕃等書曰。詔出陽公道州。僕聞悒然。幸生不諱之代。不能論列大體。聞下執事。還陽公之南轅也。今諸生愛慕陽公德。懇悃乞留。輒用撫手喜甚。昔李膺嵇康時。太學生徒仰闕執訴。僕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乃

在今日。誠諸生見賜甚厚。將亦陽公漸漬訓導所致乎。意公有博厚恢大之德。并容善僞。來者不拒。有狂惑小生。依托門下。飛文陳愚。論者以爲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道。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彼聖賢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且陽公在朝。四方聞風。貪冒苟進。邪薄之夫。沮其志。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瞻望焉。與其化一州。其功遠近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爲己也。於國甚宜。蕃等守闕下數日。爲吏遏抑。卒不得上。然當世翕然韙之。初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焉。來請起蕃。蕃正色叱去。於是六館之士無從亂者。蕃事父母孝。初游太學。歲一歸省。父母不許。後間歲一歸。又不許。居久之。閔父母老。揖諸生請歸養。諸生閉蕃空舍中。相與狀蕃義行。白司業陽城。會城貶道州。不果。蕃居太學二十餘年。諸生不爲非義。有死喪無歸者。皆身爲治喪。並撫恤其孤。終身力行不倦云。

張籍字文昌。烏江人。貞元十五年登進士第。爲太常寺太祝。久次遷祕書郎。韓愈薦爲國子博士。歷水部員外郎。主客郎中。一時名士皆與之游。韓愈賢重之。與愈門下士李翺。皇甫湜齊名。愈嘗與馮宿論文。言李翺學文頗有所得。張籍年長於翺。其文與翺相上下云。籍性狷直。嘗以書規韓愈曰。古之胥教誨舉動言語。無非相示以義。非苟相諛悅而已。執事不以籍愚暱。時稱發其善。教所不及。推誠相與。不開塞於他人之說。是近於古人之道也。籍今不復以義。是執等面拒歡來者。烏所謂承人以古人之道歟。頃承論於

執事。嘗以爲世俗陵靡。不及古昔。蓋聖人之道廢弛之所爲也。宣尼沒後。楊朱墨翟。恢詭異說。干惑人聽。孟軻作書以正之。聖人之道。復存於世。秦氏滅學。漢重以黃老之術教人。使人寖惑。揚雄作法言以辨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衰末。西域浮屠之法入於中國。中國之人。世世譯而廣之。黃老之術。相沿而熾。天下之言善者。惟二者而已矣。昔者聖人以天下生生之道曠。乃物其金木水火土穀藥之用以厚之。因人資善。乃明乎仁義之德以教之。俾人有常。故治生相存而不殊。今天下資於生者。咸備聖人之器用。至於人情。則溺乎異學。而不由乎聖人之道。使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義。沉於世。而邦家繼亂。固仁人之所痛也。自揚子雲作法言。至今近千載。莫有言聖人之道者。言之者惟執事焉耳。習俗者聞之。多怪而不信。徒相爲訾。終無裨於教也。執事聰明。文章與孟軻揚雄相若。盍爲一書。以興存聖人之道。使時之人後之人知其去絕異學之所爲乎。曷可俯仰於俗。囂囂爲多言之徒哉。然欲舉聖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也。比見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爲歡。此有以累於令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尙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爲。猶以爲損。況爲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爲也。今執事爲之。以廢棄時日。竊實不識其然。且執事言論文章。不謬於古人。今所爲或有不出於世之守常者。竊未爲得也。願執事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宏廣以接天下士。嗣孟軻揚雄之作。辨楊墨老釋之說。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豈不尚哉。籍誠知之。以材誠頑鈍。不敢竊居作者之位。所以咨於執事而

爲之附。若執事守章句之學。因循於時。置不朽之盛衰。與夫不知言者。亦無異矣。愈答書。以詔著書者義止於辭。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沒後。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今排二家有年。不知者以爲好辨。頑然不入者。親以言喻之。不入。則其觀書又將無得矣。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今時未至。請待五六十爲之。無實駁雜之說。所以爲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籍又以書復曰。老釋惑乎生人久矣。誠以世相沿化。而莫之知。所以久惑乎爾。執事材識明曠。可以任著書之事。故有告焉。今以其言喻之。不入則觀書亦無所得。爲此而止。未爲至也。夫處一位。在一鄉。其不知聖人之道。可以言諭之。諭之不入。乃舍之。猶有已化者爲證也。天下至廣。民事至衆。豈可資一人之口而親諭之者。近而不入。則舍之。遠而有可諭者。又豈可以家至而說之乎。故曰。莫若爲書。爲書而知者。則可以化乎天下矣。可以傳於後世矣。若以不入者而止爲書。則於聖人之道奚傳焉。士之壯也。或從事於要劇。或旅游而不安宅。或偶時之喪亂。皆不遑有所爲。況有疾疢吉凶虞其間哉。是以君子汲汲於所欲爲。恐終無所顯於後。若皆待五六十而後有所爲。則或有遺恨矣。今執事雖參於戎府。當四海弭兵之際。優游無事。不以此時著書。而曰俟後。或有不及。曷可追乎。天之與人性度已有器也。不必老而後有成立者。昔顏子之庶幾。豈待五六十乎。執事目不覩聖人。而究聖人之道。材不讓於顏子矣。今年已踰之。曷懼於年未至哉。顏子不著書者。以其從聖人之後。聖人已有定制故也。若顏子獨立於世。必有所云著也。古之學君臣父子之道。必

賓於師。師之賢者。其徒數千人。或數百人。是以沒則紀其師之說以爲書。若孟軻者。是已傳者。猶以孟軻自論集其書。不云沒後其徒爲之也。後軻之世。發明其學者。揚雄之徒。咸自作書。今師友道喪。浸不及揚雄之世。不自論著。以興聖人之道。欲待孟軻之門人。必不可冀矣。君子發言。舉之不遠於理。未嘗聞以駁雜無實之說爲戲也。執事每見其說。亦拊抃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苟正之不得。曷所不至焉。或以爲中不失正。將以苟悅於衆。是戲人也。是玩人也。非示人以義之道也。籍初病目盲。後復故。仕終國子司業。爲詩長於五言。尤工古樂府。用意深厚。得風人之旨。宋張洎裒其所著。得四百餘篇。籍著籍烏江。久宋有張邵張孝祥最知名。皆籍後裔。邵孝祥等自有傳。

杜默字師雄。師事石介。介與歐陽修嘗贈之詩。熙寧末。仕新淦尉。初默懷才不遇。意氣骯髒。下第夜歸宿項羽廟。以文質神前。慷慨呼曰。千古如霸王。而不能得天下。有才如杜默。而見放於有司。豈非命哉。豈非命哉。因痛哭不能自休。神像爲之淚出如滌。默遺文失傳。逸事無所考見。乾隆年。安徽學政朱筠親至豐山觀默手植梅樹。慨然思其爲人。命知州劉長城建亭其處。而筠爲文以記實。其文考默遺事頗詳。文曰。按石介集三豪詩送杜默歸歷陽。樂史太平寰宇記。歷陽縣屬和州。然則默實和人。而厲鶚宋詩紀事云濮州人。非也。默宋史無傳。今州志亦不爲立傳。謹以石介歐陽修贈默歸歷陽二詩考之。二詩之作。當在仁宗康定元年庚辰。石介詩序本朝八十年。按宋太祖以建隆元年庚申代周。至康定庚辰八十一年矣。

歐陽修年譜、是春范仲淹起爲陝西經略詔討安撫使、辟修掌書記、辭不就、六月、自權武成軍節度判官召還、復充祕閣校勘、故歐陽修贈詩云、杜子來訪我、又云河北新點兵也、按石介亦以是時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墓誌、介直講歲餘、薦拜太子中允、是慶歷元年辛巳、又薦直集賢院、三年癸未、作慶歷聖德詩、歲餘、通判濮州、五年乙酉卒矣、然則康定庚辰石介入太學歲也、蓋先此一年、介或未直講太學、而歐陽修未入京邑、故不得曰己卯、而斷之曰庚辰也、修詩云、來時上師堂、再拜辭先生、介詩序云、師雄學於余、辭歸歷陽、詩云、師雄二十二、然則康定庚辰、默時年二十二、生當在眞宗天禧三年己未、杜氏譜云、生於明道元年、非也、譜又云、年六十三卒、當在神宗元豐四年辛酉、宋詩紀事、默熙寧末特舉名、仕新淦尉、按熙寧之末改元元豐、默卒於元豐四年、是爲尉越四五年而卒也、按介卒於慶歷五年乙酉、年四十有一、作序及詩之年、實三十有六、修卒於熙寧五年壬子、年六十有六、是年實三十有四、宋史石介傳、介卒、夏竦言介詐死、請發棺、詔下提點刑獄、呂居簡曰、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及棺斂之人、苟召問無異辭、令具軍令狀保之、亦足應詔、於是衆數百保介已死、乃免斲棺、是時默必具軍令狀之一人也、介沒後十二年、其家將葬之、子師訥與門人杜默姜潛等走告請銘於歐陽修、其年英宗之治平二年乙巳也、修五十九、而默四十有七、其思所以表章其師、愈久而未之敢忘、所謂生死不相背負者、可想見已、又按默以康定庚辰還歷陽、越六年慶歷乙酉、歐陽修出知滁州、滁與歷陽密邇、絕不聞默過從贈答蹤蹟、意者是時

方跋涉左右於其師之殘餘謗餤。久留京東兗岱之間。以是無過滁之隙。然則其軍令狀保師死者。默蓋身先之。而名不聞。至今七百年後。又信可考而知也。筠所推表。並得其事理。故綴錄焉。

志曰。傳志之文。古無定體。左氏所引軍志周志諸文。卽傳也。孟子所對湯武苑囿之問。皆曰於傳有之。卽志也。六藝爲經。則論語禮記之文謂之傳。卦爻爲經。則彖象文言謂之傳。自左氏春秋。依經起義。兼史爲裁。而司馬遷七十列傳。略參其例。固以十二本紀。竊比春秋者矣。夫其人別爲篇。類從相次。按諸左氏。稍覺方嚴。而別識心裁。略規諸子。揆其命名之初。諸傳之依春秋。不過如諸記之因經禮。因名定體。非有深文。卽楚之屈原。將漢之賈生合傳。談天鄒衍。綴大儒孟荀之篇。因人徵類。品藻無方。咏歎激昂。抑亦呂氏六論之遺也。（呂氏十二紀。似本紀所宗。八覽似八書所宗。六論似列傳所宗。）班史一卷之中。人分首尾。傳名既定。規制綦密。然逸民四皓之屬。王貢之附庸也。王吉韋賢諸人。儒林之別族也。附庸如顓臾之寄魯。署目無聞。別族如田陳之居齊。重開標額。徵文則相如侈陳詞賦。辨俗則東方不諱諸言。蓋卓識鴻裁。猶未可量以一轍矣。范氏東漢之作。則題目繁碎。有類米鹽。傳中所列姓名。篇首必標子注。於是列傳之體。如注告身。首徵祖系。末綴孫曾。循次編年。惟恐失墜。求如陳壽之述蜀志。旁採季漢輔臣。沈約之傳靈運。通論六朝文史者。不爲繩纆拘牽。微存作者之意。跫然如空谷之足音矣。然師般不作。規矩猶存。比緝成編。以待能者。和而不倡。宜若可爲。第以著述多門。通材達識。不當坐是爲詹詹爾。至於正史之外。雜記之書。若高祖孝文。論述策詔。皆稱

為傳（漢藝文志有高祖傳十三篇。孝文傳十一篇。）則故事之祖也。穆天子傳。漢武內傳。小說之屬也。劉向列女傳。嵇康高士傳。專門之紀也。王肅家傳。王裒世傳。一家之書也。東方朔傳。陸先生傳。一人之行也。至於郡邑之志。則自東京以往。訖於六朝而還。若陳留耆舊傳。會稽先賢傳之類。其不為傳名者。若襄陽耆舊記。豫章志後撰之類。載筆繁委。不可勝數。網羅放失。綴輯前聞。譬彼叢流趨壑。細大不捐。五金在冶。利鈍並鎔者矣。司馬遷曰。百家言不雅馴。搢紳先生難言之。又曰。不離古文者近是。又曰。擇其言尤雅者。載籍極博。折衷六藝。詩書雖闕。虞夏可知。然則旁推曲證。聞見相參。顯微闡幽。折衷至當。要使文成法立。安可拘拘為劃地之趨哉。夫合甘辛而致味。通纂組以成文。低昂時代。衡鑒士風。論世之學也。同時比德。附出均編。類次之法也。情有激而如平。旨似諷而實惜。予奪之權也。或反證若比。或遙引如興。一事互為詳略。異撰忽爾同編。品節之理也。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聚公私之記載。參百家之短長。不能自具心裁。而斤斤焉徒為文案之孔目。何以使觀者興起。而遽欲刊垂不朽耶。且國史徵於外志。外志徵於家牒。所徵者博。然後可以備約取也。今之外志。紀傳無分。名實多爽。既以人物列女。標為專門。又以文苑鄉賢。區為定品。裁節史傳。刪略事實。逐條附注。有似類書摘比之規。非復古人傳記之學。擬於國別為書。邱分作志。不亦難乎。又其甲科仕宦。或詳選舉之條。誌狀碑銘。列入藝文之內。一人之事。複見疊出。或注傳詳某卷。或注事見某條。此殆有類本草注藥。根實異部。分收韻書通音。平仄互標。為用省矣。文非雅馴。學者難言。今以正史通裁。特標列

傳旁推互證勘爲專家上裨古史遺文下備後人採錄庶有作者得以考求如謂不然請俟來哲

列傳第十

戴重

戴重字敬夫初名九重小名仲孫遠祖仲禮從明太祖取和州從徵有功得世襲千戶賜田宅著籍和州之西河村數傳至彥岫以俠行名淮徐潁亳間生子寵有孝行寵子恩爲州學生能文章矜氣節子湻少孤事母孝有二庶弟撫而教之至於成人則悉以膏腴之產推讓二弟湻生重重少奇偉方兒時即嬉戲爲兵械習行陳擊刺法父戒之乃爲好武論滔滔凡千餘言因以自喩年十五爲生員遭父喪哀毀盡禮事祖母與母並以孝聞先是江浦鄭朝聘師事江寧焦竑湖江西羅汝芳講良知之學至是重於西莊築立雪堂館朝聘莊中與從叔元亮執贄稱弟子聞朝聘言聖人之學私心獨喜盡焚平日所習舉業程式文字慨然有志於古人靜坐深思徹日夜不倦窮經餘暇抵掌談王霸大略騰踔自喜不屑屑爲拘儒曲謹意氣岸然也朝聘疾病重趨侍湯藥如孝子之事慈父及卒爲位而哭制心喪如禮有來弔者稽顙拜之卜築城隅設木主祀朝聘率同志四五人廬處其中時師友道喪學者鮮知尊事其師重毅然行之製師祠記反復致意焉重叔父潒宦溫州通判歸與仇家訟鬩於州堂暴卒仇藉居鄉御史馬如蛟姻婭凌轢閭巷長吏不能制潒既死重養其老母爲撫遺孤破產復仇往來廬州鳳陽之間顚頓坎軻中自持嶽嶽不

爲威武屈既抑不得伸.而時事有不可者.輒登高南望.慟哭不已.人莫測也.知和州將亂.移家南京.崇正八年.流寇陷和州後.稍輯流亡.重歸省鄉井.傷學校荒蕪.作哀頹宮賦.以謂州有序.在宋卜築橫江門郊.君子利用賓王.蓋得人於斯爲烈矣.元兵起而燬焉.後雖舉之.亦無聞人也.地非有改.或者其造士則異與.明興.徙之國中東南隅.亦百有餘年.以登材也.筮之曰.不如佛寺之壞吉.寺在國中.後有延邱.謀而改作之.未百年有加衰也.又謀而復之.猶加衰也.孟子有言.或待文王而興.或無文王猶興.地脉其何辠焉.竊聞之.其士愿而困.業雖陋而勤.志雖愜而不害.尙先民之遺哉.後數十年.流風下趨.予總角而游於此.溯忠信之僅存.逆儇虐之不可.止蠱之心.不敢言也.十年之中.吏禮凶德.士親淫師.家授貪子.國升闒夫.彝倫斁矣.慨然曰.茲其盜患乎.居弗久矣.既言其故.因以其家去之.已而日甚.如沸如羹.是以及於乙亥之禍.盜召盜也.惟盜於淫昏之鬼.是禱是祠.於師儒之舍.是燼是廢.其孔子實曰.彼不仁之人.旅而出我門.入我室.盡與潴我宮乎.久矣.夫子之不食於斯士也.予亟過而哭諸.數年.廟有宿莽.無問樵者.庚辰歲.有司少遑葺焉.作廟二楹.塗瓦不旣.它無所具者.或謂曰.是其興乎.予曰.典刑不正.敗類不殄.亂必未已.宮室之治.不治其小也.壬午歲春.有司將有事於廟.予以諸生與執役.及祭.則攝也.禮無俎豆.樂無笙磬.叔梁大夫之獻.爵奠於地.七十子木主.半爲輿隸者析以朝爨.師儒爭膰肉.叫然嗃然.不聞德音.予涕而出曰.惟昔之廢.以有今也.今之廢又甚昔焉.教之不教.學之不學.匪亡其實.迄其文而亡之.亦莫知咎之

所在。羣狂而樂其憂。予不知其所極也。哀哉。作哀頖宮。其辭曰。肇州歷陽。惟湖陸兮。命之教學以造礜古漢唐之無遺跡兮。渺茭菰之所聚。有宋考宮於郊南兮。式貞乎侯之度。遠城闕而邇雩邱兮。倆横江以築步。賜干戚使胥鼓兮。迪書辭於東序。朝假舟乎濂之溪兮。夕叩伊門而啓戶。折魁楚以撻怠兮。三歌皇華以鐲其怒。於是御堯衢兮。惟仁義之輶我驅。迺無幸而臨穌淵兮。縣忠信以爲壺也。迄有元之末造兮。帝命神武焉。其往擊。蒙若崩角以拜長者兮。千貔熊負之江以東。革衰弊之政若振槁兮。曰多士其咸功。帥建爨而虎賁說劍兮。度九州之地而新頖宮。矧吾士之在岐豐兮。揚元龜之玉兆。乃告從移郊之國兮。惟爾之中。作廟翼翼兮。我書既同。米於庠惟教孝兮。抗不寧侯以命之忠。三年而又語之兮。鹿幦豹犆之升諸公。紛孔材之班班兮。或卻車其畏朋。夫守道之有獲兮。胡干祿之云工。竊聞先哲之方軌兮。後生之所恪也。克尊尊而親親兮。恆求善而逐所惡也。退不得罪於父昆兮。進不以恥君之爵也。胥有奔而弗淫兮。晝有餉金而弗攫也。將恐懇之不敢忘汝兮。彼煢獨之不可雪也。國士桓桓扞吾民兮。命可授而志不可錯也。斯建學之爲先兮。而社之所托也。維小夫之罔有知兮。迺羔雁之是索也。不曰士之作德其何如兮。曰茲士之不昌。越三簉而再遷之兮。或西東之倀倀。嗟從違之出舌兮。疇日月而巽祥。封艮山以載閣兮。升巽木以飛幢。制愈多愈無攸益兮。雖巧倕之指徒爲傷。予生之昔晚晚兮。委儒佩於翱翔之餕。朽蘗之爲芬兮。纖鄙音而嗄然揚之。豈予不知其已陋兮。罔肆業之是尙。側予耳。聆予目。從斯游兮。蓋樹十莠而

一槃日之邁兮月之將。謂墨爲朗兮。狐狸爲蒼。裂六行兮。敗我五常。於泮之林兮。穴貪狠。與皂隸耍盟兮。揖倡優而偕行。使奴也越於貨兮。逋於我藏。盜馬在厩兮。目豔妻而奪之房。媚不肖之吏兮。持其短長。弄侮文之史兮。如聾圓方。責負倍償猶未厭兮。幽其弱以析楊。幼儀執經以趨兮。狎其婉孌以競於牀。使兄可提履兮。使父且餔糠。悅其妻於桑間兮。刺其母以鶉賁之不良。劇有禽之所不蹟兮。寧夫人之自臧。予泣而道之弗忍兮。默之乎。懇其莫之創。鑒於古以占夢兮。顧此都其淪亡。約予履兮。褰予之裳。涉寒冰兮。去故鄉。故鄉之不可復兮。沒吾齒之浪浪。和州當寇殘之餘。凋敝滿目。重哭所親知。見遺骸狠藉。爲之解衣營葬。居南京五年。貧困不支。五徙其宅。聞中原寇盜蹂躪州縣。望風解體。因仰天擊劍。挽弓作霹栗聲。慷慨悲歌。時復泣下。嘗謂喪亂洊至。一身將老。躑躅四顧。安所置吾軀耶。重通天文術數之學。壬午。應南京鄉試被放。欲上書請莊烈帝遷都陝西。大略謂中原流寇充斥。國家脫逢不測。欲一旦遷南都。取道無由。莫若早據關中。可以扼河山之固。號召天下。且潼關抵鳳陽。疾趨七八日可達。勢與舊京未嘗不響應也。重爲是說已十年。今其時矣。書阻謁不得上。是時災害薦臻。怪變時見。鵂鶹夜鳴。厲鬼白晝降人家。言死生禍福事。駝塘有大鳥長七尺。夜輒飛食民間小兒。雞骨塘水久涸。居人遠望見鉅浸汹涌。白浪漲天。就視無有。或以問重。重憮然曰。是所謂陽燄者也。於是沿江千百里間。餓殍相藉。野死無瘞。行者皆樹割取食。重挈家流離轉徙。欲謀樵隱。卜居橫望山。攜經授徒。時時短衣疾步出入閭里間。插劍囊矢。不類儒

服。居人或疑爲盜。相與駭愕。後見横經講肄。弟子自遠至者。質疑就正。艱難之中。絃誦無虛日。於是咸敬禮之。遊石臼湖。走句曲。抵南京。周覽形勢。會横望盜起。移家太平。又遷銅井。名其居曰陶窳。自序以謂埏埴不材。旣棄諸地。猶有不材之用。況以材而舍諸。蓋自況也。旋以兵警。輾轉走避。最後營居州城西北隅阿山中。爲終老計。甲申順治元年三月。明亡。五月。大清定鼎京師。明鳳陽總督馬士英迎福王由崧入南京。稱監國。應天巡撫程世昌聘重入幕。重起應之。已而用選貢召試武英殿。是時正朔有歸。東南一隅。自稱監國。規模苟簡。無足道者。而故明南國諸臣。如史可法姜曰廣輩。頗以忠義自奮。一時豪傑之士。激昂感勵。謂中興可期。顧末具明史中。會馬士英秉政。引用奸黨阮大鋮。日以鬻官爵報私恩怨爲事。於是間者解體。重旣入試。命題出論語行夏之時。試經義。重義中有周雖舊邦吾願與子共爲之句。論刺直指奸黨。頗切士英。主文者奇之。擢名第一。士英見其文怒甚。將中以黨禍。會有解者。得授湖州府推官。當事者誅厚賂重。不應。將改廉州。適馬士英聞重有名。欲招致收入望。初重有澄泥硯。士英使其客厚幣結重。欲索硯爲贄。謂顯要可立躋。重謝曰。明公黃金白璧高山斗。窮書生擁一破硯。願無勞深慮也。拂衣徑去。以書抵故都御史劉宗周。陳說古今大義。時事得失。宗周偉之。旣時事不可爲。宗周尋亦罷去。與重涕泣而別。重亦歸石臼湖。乙酉。寧南侯左良玉將稱兵東下。列士英八大罪。傳檄遠近。以清君側爲辭。先走使聘重入幕。重辭謝之。與同志士朱華㙫。鄭大璟。韓繹祖。彭士望。僉有聲。潘居貞。朱盛溦。王漢冲。張允修。劉城。

魯可藻十二人。結不敢忘社。會哭莊烈帝殉難諱日。聞者莫不感憤。時巡按山東御史凌駉。乘便宜聯絡河南歸德睢州諸府縣將吏。以史可法素知重。乃因可法馳書招之。期以戮力中原。爲南都犄應。重將赴之。俄聞大清兵渡黃河。凌駉死難。河南州縣。望風歸款。重北望遙哭。旣自詫曰。天不使我偕凌公死。意豈尙有待耶。即赴南京謁吏部。選吏部徑注廉州。時南都人爭諱日現五采。重獨見日中黑暈罩都城。有氣如墨。因歎曰。黑雲壓城城欲摧。禍不旋踵矣。復歸石臼湖。集鄉人教射。爲正社盟。從者凡數十人。已而程應昌得罪士英。罷職不得代。將挈家如湖州。邀重偕行。先是同社鄭大璟廣信人也。嘗謂重曰。天下大亂。吾鄉懷玉山中。尙足避。南宋之季。謝枋得王炎午之徒。皆其產也。約先爲結廬相待。重亦有意浙中。乃挈家登舟。從世昌行。時同避亂於石臼湖者。蕭雲從。姚希舜。王用賢。葛良相。馬阜生。孟芳年等。皆一時高士。湖中邢于定。亦賢而隱者。館重其家。意氣甚得。至於重欲遠行。諸隱士相與餞於大楓橋下。雪泣別去。即放舟東發。遇故糧儲參議冒起宗於水次。起宗子辟疆。與重同選貢。重寓書辟疆曰。國事至此。吾輩死生皆可相見。願君自愛。愼毋忘平素也。行次衞瀆。亂兵阻世昌舟。重與世昌用計斬其魁。揚帆乘暮入太湖中。風濤甚勵。望東西兩洞庭山。如黑子出沒浮漚中。舡如箭激。將抵夾浦。見湖中棄甲毀盾。並流而下。聞大清兵已破南都。福王被執。士英挾福王母妃走錢塘。不知所底。重與世昌舟中相對慟哭。遂由大全港抵後林村。村中人故都御史潘鈜子國瓚。亦與重同選貢。爲重治藏山別業館之。有烏程書生嚴啓隆。過

語重曰。程公深受國恩。夙有民望。或者天未棄周。人猶思漢。今日巡撫勅印尙在。不以此時戮力王室。亦奚以爲。誠假列祖之靈。號召天下豪傑之士。東收吳會。西連閩越。乘時相機。得間而進。天下事未可知也。不務出此。匿身避禍。顧影求全。日後按籍誅求。卽欲逍遙苕霅之間。寧可得耶。重因激厲世昌。世昌畏葸不敢決。又懼軍資不給。謂圖事當計萬全。重知世昌終無激發意。卽謝去。不復與謀。會大淸兵下湖州。蘇湖之間。遺民故臣多建勝國義旗。謀抗王師者。數以使來聘重。重俱不赴。獨與嚴啓隆潘國瓚計曰。丈夫舉事成敗利鈍。非所逆覩。因人成事。志士不爲也。今與諸君同大義。莫若聚鄉黨豪傑。自爲一軍。前茅後勁。拔戟樹幟。以待四方嚮應。何如。啓隆國瓚皆曰諾。重因屬世昌故將趙麟趾。而國瓚亦薦其客王元震者。（字直卿。和州人。）謂其人短小精悍。膂力絕人。可任重大。於是相與盟於後林。當是時。重等招集遠近義勇二千餘人。斂湖舸五百艘。世家巨室。聞風輸金助軍實者。絡繹相屬。國瓚亦罄竭家貲犒軍。簡練器械。整飭旌旗鎧甲。部勒行伍。遂命三軍縞素。重與啓隆國瓚誓師於象口。軍氣振肅。樓櫓相望。自長興達洞庭山。故明文武將吏若黃飛。錢棅。吳易。盧象觀之徒。皆聚衆太湖。悉以其師來會。有洞庭富室蔡允心者。年少負奇。悉斂家貲得數十萬金。來從重軍。而韓繹祖亦統長興之衆千餘人。皆推奉所謂楚藩通城王者。（明史年表及諸王傳俱未載。其事無考。姑闕之。）以作號令。重議身率後林之兵。疾趨錢塘。以合江東之師。韓繹祖以長興義旅出廣德州。復太平。據采石險要。黃飛將太湖之衆走京口。徑襲南京。則長江以南。可以恢復。部署已定。値中秋月

夜。酹酒會洞庭山上。悲歔而散。越五日。逆我大清兵於蒼谿。前軍王元震以鳥船數百頭從支港出沒掩擊。縱火焚大舟。大舟不利轉動。夾岸伏弩齊發。我師頗有傷者。大軍少卻。重方集衆毘山。勞苦將士。議進取策。天忽大風雷雨驟作。繫碇亙纜。一時盡絕。聯艦雲散。播蕩洪濤中。咫尺不得相顧。軍士皆顚仆莫能起。急鳴金收衆。泊西沙洋。勢始稍定。中夜復大風雷。拔中軍豹纛。吹折帆檣。旗幟毀裂。比明。檢校殘軍。無復行列。重仰天大慟。謂元震曰。自與公等舉義。馬革裹尸。夙所願也。今三軍未交。天意若此。人事復何望乎。因慷慨賦詩。有更遣包胥何處哭。誰爲荆軻復同謀之句。聞者悲之。於是還泊後林。將收散舟入洞庭山。集師再舉。會大清兵進勦後林。適潘國瓚爲子納婦。婦家溫氏饒於貲。亦請破家從軍。故卽軍中成禮。適大軍掩至。人不及甲。村中大亂。重亟出大軍。遙望射之。發三矢。皆格落不得近。而元震方掉舟急流殊死力戰。大呼馳突。重急與啓隆率衆繼進。我軍有小校隱埤垣中。自左出不意射之。重中矢。矢洞腹飲羽。重拔矢出其鏃。按創疾走。顏色不少動。遇啓隆。亦被刀創。於是導重從歧途遁去。大軍擒元震。大索後林。方重將舉事。以家寄東林。至是轉側遁歸東林山中。大軍將勦東林。以趙麟趾歸降。因乞保東林。許之。得無恙。大軍自蒼谿返湖州。鞫元震主謀姓氏。及出師符檄所自作。元震至死卒不出一語。重臥東林。僉創潰裂。下血數斗。自擬必死。醫者以謂可治。重因慷慨用韻語作死問之篇。以反覆死生之義。其詞曰。或問臧敬夫。汝之不死。其天乎。抑人乎。汝言男子穴脰陷胸。直底事。安能兒啼女泣。招魂束魄鬼模糊。今者汝

死亦可矣。何事一痛之弗忍。黑夜嗚嗚。白晝呼予。曰此言似矣。而不然。自古皆有死。或重於九鼎。或輕於一錢。君不見岑君然。來君叔。何如彼其慷慨。又不見孫文臺。劉越石。何如此其冤塡。當時一箭穴我腹。我已結纓僵矮屋。被人扶我歸山村。神明炯炯如有存。下血一斗夜中夜。故人載我藏空舍。煮粥煎水呼我兄。我兄強食生可惜。六日始得歸東林。五男驚視如聾瘖。好友告我汝不死。出貲買藥加蓍蓡。但覺柴骨四五裂。火燒繩縛曳復曳。痛卽可忍心不瞑。搖搖勃勃遊精靈。眞宰上訴見天帝。帝曰汝魂其未替。破骨出塗毒。戛然如發噓。沸出半升一升水。已是千年精尸氣。自此稍知我有身。四肢九竅還君臣。坐臥扶起賴吾子。老夫居然不死矣。東鄰屠豬如屠龍。西鄰青鴨青鸞同。白粲黃米不易得。舌饞那惜雨手空。於是問者拊手而長語曰。汝方生兮。輒欲發憤死。汝之死兮。又欲吉祥死。汝旣方死而方生兮。今又方怖而方喜。嗟嗟乎。惟天有命。汝不死。余曰噫嘻。是安知天道。二十年來殺氣盛。億萬血肉爲枯草。幾人忠烈幾奸邪。賢愚貴賤何壯老。我於天地間萬物。財一物。何啻千牛之一毛。爲雞爲彈爲輪尻。生亦不加長。死亦不加消。譬如夏蟲歷冰雪。譬如夜菌延崇朝。偉哉造化者。豈以我之拘拘爲逸勞。噫。然則我之生死亦偶爾。天乎人乎在何許。問者莞爾而笑曰。子安得此長者語。創漸平。中夜忽驚呼子本孝曰。方寐間見神人首垂纓絡。室中作旃檀香。自稱日月燈明佛。爲我授記。指示去處所宜。我當僧矣。遂髡爲僧。自名易心和尙。號曰妙光法師。於是行遯歸和州。時蘇湖一帶邏兵相屬。行旅有異言異服者。稽檢甚嚴。重將家跋涉江

湖。本孝使婦女密紉其衣。指水誡曰。倉猝有變。若等以是爲歸可也。重歸鄉。不復家宿。頭戴鐵箍。轉食僧寺。創復潰敗。賦咏不輟。詞旨皆悲壯激越。見者不忍卒讀。居甘露寺。簡閱佛藏。著梵刹志及歷陽名僧傳。舊傳宋看慧蘭禪師。建炎之末。抗元命自焚死。重感其事。欲結廬祀之。自筋竹坳至蒼山。所過浮屠精舍。緇流相接。款洽甚至。後欲卜居蒼山。會浮言有舉義者。皆以重爲歸。蒼山人惶惶懼禍。至重避之。衆林還居北山蓋。其先祖葬地也。因曰。吾舍首邱。將何從焉。遂僧栖馬鞍寺。命子本孝視迢迢谷中田舍以給朝夕。然病益不支。聞四方以頑民舉義者。日就俘戮。益憤惋。乃賦死矣之章。遂決意絕食。故都御史金光辰素以氣節自負。至是策杖來山中問疾。見重有愧色。自白偸生非本願。指其衣帶間云。皆有死藥。脫得所。當引決耳。重頷之。因曰。先生自前朝感風雷之變。忠直聲振今古。寧此身今日期苟完耶。昔先生與張二無（偉）劉念臺（宗周）二公相繼總憲。皆以正學倡後進。士今張公正命。劉公復抗節。先生將何以繼之。甲乙之交。先生與周仲馭（鑣）雷介公（縯祚）皆逆黨所欲駢戮者也。當時周雷皆遇害。而先生獨善全。今日何以對二公乎。光辰無辭以對。爲之掩面而泣。重亦失聲慟哭。時值季秋。哭聲遠徹林皋。天陰無光。木葉霎霎如雨隕地。因賦詩贈光辰。所謂入林晏坐就蟲吟者也。自是遠近餽蓡藥。或請進饘粥。皆不復接語。次子移孝曰。吾自負創以來。究知大道。彼佛氏所謂坐化涅槃特易易耳。以九日絕食。援筆爲絕命詩十五章。有重陽送一生之句云。初猶飮水。其子稱進以蓡。不得死。凡十日。迎歸家中。家人環拜堂下。匿淚不敢哭。更進

湯液。輒揮去。喻其子曰。生之僭也。有甚於死。幸毋重困我。因作遺誡數百言。命斂以時服。毋作浮圖經讖事。墓石書明和州河村戴重墓。棺止四寸。踰月而葬。不得拘陰陽禁忌。如是又九日。端坐正衣冠卒。年四十五。是爲順治三年。距被創周一年矣。死之月。戴氏先墓松柏爲之枯死。聞者異焉。初重方生。其祖母嚴夢登山見日月並行。方出旋沒。識者以爲殉明之兆云。重貌修癯。目有神光。兩髯蒼筤張起。頂髮早禿。談當世事。意氣飛動。少年讀書。好擊劍術。能樹標數十步外。擲劍中之。傷世憤亂。慕宋張詠之爲人。有友遠遊。狡僮狎其室。友歸憤惋無所出。重假其僮遊山。拔劍斬之山中。初以仇訟往來鳳陽途。遇老人奇重狀貌。因曰。子非常人也。吾有祕術授子。隨以手抹履。向前揮灑。砂石颯拉雜下如雨。飛三丈外。大於雞卵。且云。順風爲之。可達十餘丈外。重謝曰。我書生也。何可爲此伎倆。老人歎異而去。性眞摯。篤於友誼。崇正初。與婁東復社之盟。同人若江南張溥(天如)。張采(受先)。楊廷樞(維斗)。錢禧(吉士)。徐汧(九一)。周鑣(仲馭)。黄淳耀(蘊生)。陳貞慧(定生)。盧象觀(幼哲)。顧杲(子方)。陳子龍(臥子)。夏允彝(彝仲)。徐孚遠(闇公)。劉城(存宗)。劉廷鑾(輿父)。吳應箕(次尾)。麻三衡(孟璇)。沈壽民(眉生)。梅朗中(朗三)。沈壽嶢(景山)。孫臨(克成)。蔣臣(一个)。方以智(密之)。沈士柱(崑銅)。蕭尺木(雲從)。江天一(文石)。錢邦芑(開少)。徐瀠(道潔)。江西陳宏緒(士業)。徐世溥(巨源)。萬時華(茂先)。張自烈(爾公)。湖廣梅之熉(惠連)。廣東黎遂球(美周)。及全椒金光辰(天樞)。金光房(天駟)。州人魯可藻(孺發)。凡數十人。皆以文章節義相期許。後遭國變。或捐生殉節。或高隱沒世。終始不渝。論者以爲一時之盛。重歸山中凡一年。每得同人死生之問。輒痛哭賦詩弔之。以識不忘。重於學無所不窺。以多故未遑著述。

嘗欲撰古今通禮。以古喪禮未亡。故於斯尤致意焉。三易稿不就。讀經時得大義。傳注亦多所是正。皆無成書。旁通象緯術數家言。遇事多前知。雅不欲以趨避之說啓徼倖心。爲文好韓非子。詩法杜甫。篆草書法若繪畫事。皆自成家。所著書詳見藝文。子四人。本孝移孝最知名。自有傳。

志曰。我朝忠厚開基。扶植名教。凡前明抗節諸臣。咸與褒錄。史傳所載。炳若丹青。至監國諸王。雖無足道。而從臣如史可法瞿式耜輩。抒忠勝朝。顯抗王命。亦得一例並書。無所忌諱。恢宏之度。蓋曠世所未聞也。戴重以亡國一諸生。轉徙江湖。謀生不暇。而能號召義旅。縞素出師。雖不自量力。其志固可哀矣。重有詩曰。布衣自古無成事。仰哭蒼天吾道窮。蓋紀實也。明復社殉難諸生。如江天一楊廷樞等。著於明史者。凡數十人。而重獨失載。惜哉。聞唐王稱監國時。諡重文節云。

列傳第十一

成性 其父德

成性。字我存。初名宗儒。號率菴。又號杏墩。祖建中。鄉里善士。明崇正乙亥年。流寇陷和州。罵賊殉難。事詳義烈傳。父其德。天姿純粹。篤於內行。體羸瘠。不能治經生章句。顧好古樂府及唐宋小說家言。遇新奇可喜事。輒拊掌以笑。趨左而右。爲父母指畫陳說。父母喜。卽充然如有所獲。愛靜宜潔。居室灑灑然。年甫及壯而卒。母祖氏殉節。見列女傳中。性幼孤。育於祖父。八歲入小學。誦詩。受論語孟子書。強記兼人。名稱童子塾。乙亥

之變。建中一家死賊難。賊擄性去。賊婦有李氏者。見而憐之。俾匿草中。明日賊去。乃免。性時年十有四耳。離亂中。寄蹟僧寺。讀書尤刻苦。躁則以長繩繫足自警。疾讀日夜不休。既補州學生員。乃從鄉人戴重問學。重故宿儒。得性所業甚喜。由是講習日益精覈。甲申歲。明亡。性避亂豐山倉皇生死間。未嘗廢業。順治四年丁亥。以拔貢生入國子監。明年。授祕書院試中書舍人。旋舉順天鄉試。成進士。改中書科中書舍人。需次歸家。著書十餘萬言。甲午。奉詔馳諭四川官吏。取道自直隸山西陝西。往返萬里。故事使臣所過州縣例有餽遺。或謂性取之不爲破檢。性曰。我窮書生。何功受州縣餽。縱彼無德色。性獨無愧於心乎。悉謝去。愛蜀溪奇石。因使輜攜數斛歸。行槖空乏。洎如也。丁酉。授監察御史。巡按福建。當是時大難初定。傷夷未復。而海寇鄭成功連合諸僞鎭。與山賊陳德容廖明旗。嘯聚聲勢。相爲響應。性與當事大吏。討論勦撫。頗中機宜。巡歷所至。輒偵其要害。上疏陳形勢。大略謂成功團練廈門。屯諸鎭老幼妻孥。固衆心。各僞鎭坐戀妻孥。爲盡死力。然烏合之衆。實繁有徒。日分兵四出剽掠。取供軍食。勢不能久株守。我師當出不意。搗賊巢穴。且諜聞賊遣僞官至湖廣。偵義王孫可望投誠消息。聞風喪胆。不寒而慄。竊謂宜以此時卽整舟師。出精銳。直趨廈門。夫欲散賊黨。先傾賊巢。欲繫賊心。先奪賊愛。破賊要略。未有先於此事者也。又福建賊勢。山海相爲響應。比者上游諸寇。如陳德容廖明旗張耀華。已漸次歸順。惟汀州山賊涺丹初負固不賓。臣性從下游跋涉至汀。卽與鎭道諸臣。規畫攻勦形勢。今賊據險爲巢。士衆堅固。難以驟下。方春山

水暴發。因便築堤。遏水還向。居高臨下。攻其不備。寨外周布木柵。防奔逸者。臣恐軍久力弛。減損奉給。以備犒軍。百里之間。牛酒日至。軍士無不踴躍歡呼。銳氣百倍。行見山寇就殲。海逆勢孤無援。土崩瓦解。勢所必至。臣性敢竭其愚奏。上頗採納焉。又上疏謂福建山海多事。頻年征剿。師旅緊與。民窮地荒。日以益甚。臣性巡歷所至。懲剔奸蠹。因時興革。撫之綏之。惟地所宜。至於地方情形。當今利病。謹取尤切要者。條爲四通。伏候裁擇。一日。嚴汛守以固疆圉。環海要汛。舊設寨遊。聯絡會哨。聲勢相通。制綦密矣。但濱海府縣。幅幀寥廓。今日兵勢。不能遍地設防。宜擇最要之區。屯兵固守。明代寨遊。今未修舉。雖有水師。營兵戈船。皆泊內港。以防近地。人不素習。豈堪輕試洪濤巨浸之中。臣愚以謂水師之設。要在得人。宜求熟鍊舟楫。諳識水性將吏。使當重任。廣選舵工水手。繚掟招斗。惟其能者。優給廩餉。不爲常格。使與水兵皆糉食其內。以舟爲家。習礮於舟。習射於陸。鳥銃器械。用其長技。操演習熟。庶幾水師可成。至泉州一府。逼近賊巢。水師官軍。宜移屯石湖。又偵賊艘內犯。由大墜左右。兩路而來。左近崇武。右近祥芝。今宜兩處屯兵。遙爲聲援。賊入則聲礮相響。石湖水師。當其正衝。祥芝崇武之兵。左右出奇而夾擊之。必獲全勝。此泉州之門戶也。惠安之北。有峰尾司。久爲賊窟。百姓苦其殘害。望拯久矣。若能分兵屯此。則有城可守。居民皆爲我用。又泉州之藩籬也。同安一縣。逼處廈門洒洲。肘腋之間。伏寇叵測。若於高浦設屯。以遏廈門。劉五店聚兵設礮爲警。則洒洲在其夾右。亨泥石潯諸隘。時出游騎。往來巡哨之。賊必疑畏。不敢登岸。久之。必棄

洒洲。而廈門彈丸之地。不攻自下矣。此又泉州之唇齒也。一曰。分界址以防接濟。海逆負嵎。聚集亡命。彼所急者。米粟舟材而已。所在有司。禁遏接濟。商旅舟楫絕不爲通。是海逆一日不滅。則海禁一日不弛。其勢然也。然奸民乘間規利。勾通不肖兵吏。困累商販。抑勒居奇。或山陸貿易之道。誣爲出海。或布粟日用之資。詐爲禁物。是以他產之物。遏抑不前。取給無自。本土所出。壅滯陳朽。歸於無用。商賈不行。物價騰湧。小民生計。日就窮蹙。職是故也。臣愚以謂先定商貨禁例。若竹木鑌鐵。硝磺油麻之屬。毋許通貿。他若布帛菽穀。小民日用所需。宜聽商民轉運。俾就流通。惟濱海大路。或捷徑岐出。可通海道者。嚴立疆界。明爲厲禁。更立勾稽文法。上自使司所治。下逮諸府州縣。往來商貨。俱責官牙。明書左劵。若商民姓名。材貨多少。及取道所由。具著於劵。以時比驗。則犯者自鮮。至泉州出義成門。達南安法口永春桃源德化龍潯上壅。峰抵尤溪縣。經西芹至延平府。以溯上游。則去海甚遠。百貨交易。均可聽民自便。一曰。輯投誠以綏殘黎。福建爲山海要衝。萑苻嘯聚之徒。聞風向化。漸次歸順。而用武之餘。人失其業。以故入伍者多。歸農者少。軍民雜處。約束教訓。斯貴多方。伏見投誠之後。閒有悍性未馴。凌轢閭里者。或詐索舊逋。或脅署僞劵。居民亦負氣不能相下。往往訐其受撫前事。竄易月日。以詣訟庭。所在有司。惟圖苟安無事。不爲受理。憤無所洩。遂至自相格鬬。以快其私。臣愚以謂善後之計。宜亟令解散宿怨。禁止羅織。以廣招徠。以安善良。竊計新附之衆。宜使合者以漸而分。聚者以漸而散。近者以漸而遠。消弭反側。庶幾久安長治之道。一曰。

淸營伍以遏盜源。府縣編氓。旣有保甲。諸營什伍。猶未整齊。竊恐一二驁悍者流。不遵教化。或比匪人。作奸犯科。爲鬭鬨病。如已被斥退。不歸編戶。厮養傭僕。混迹其中者。軍吏旣無名籍。有司不歸版圖。凡若此類。難以稽考。臣愚以謂當責成兵吏。自爲版籍。略倣保甲之制。參用同居連坐之法。則軍伍肅淸。而盜源遏矣。事下兵部議行。性又上疏論築堡備寇。大略謂福建下游四府。地皆濱海。百姓處府縣者。旣有城郭。復有防兵。至於海徼之民。比盧而處。不獨無險阻可守。且又防兵所不及救。方今逆賊游魂海上。每於沿海近處。肆行焚刼。府縣城邑。近則越數十里。遠或百有餘里。調兵往援。賊已飽掠颺去。且兵來賊去。兵去賊來。勢難株守。以備倉猝之寇。蓋由居民無以自衞。不能與賊稍持旦夕。以待援兵。今宜沿海之地。度賊所必犯者。無論民居多寡。均出貲財。以築土堡。多備長鎗鳥銃。習爲團練。卽有賊兵猝犯。人自爲守。家自爲戰。馳報附近將領。以兵赴援。團練之民。義切同仇。自能戮力夾攻。賊必大創。如是久之。糧絕勢窮。未有不瓦解者也。其論鹽場利弊。以謂福建東西南三路鹽課。統在運司。而上里海口牛田三場。遠在海澨。場官職微權輕。寇擾之後。人民藉口凋殘。追呼無效。潯渼浯洲浯州三場。朝代亦設場官。其鹽折上供。領於泉防同知。作永寧衞軍餉。後撤場官。民皆稱便。我朝革除衞軍。酌定鹺政。而鹽折糧差。復分爲二。百姓未免重擾。夫十羊九牧。其令實繁。省官節費。經國之要。請罷上里海口牛田場官。領其事於福淸知縣。潯渼浯洲之領於晉江。浯州之領於同安。一准諸此。則庶事畫一。民無重累。其論保甲。請參用士流。核丁糧請

責重知府。恤役請禁絕灑派。皆切於時事。並下所司熟議施行。己亥報績。陞兵部主事。一再移疾去官。優游且十年。頗以文墨自娛。遊浙江。與給事成肇毅交善。去之河南。訪宋儒程子兄弟及洛中諸賢講學遺蹟。當道貴顯者欲招致之。灑然不顧也。康熙七年戊申。授兵部主事。歷監督南贛關稅。壬子。擢工科給事中。時議招募游民。開墾荒田。性上疏曰。臣伏見在廷諸臣有援古證今。以爲必當興屯。在外督撫。見地方荒殘。亦曰必當興屯。臣非謂其言之盡非也。但今日之屯與古不同。古用兵屯民屯絕少。故決機於兩陳之間而興屯者。如曹操袁紹相拒官渡。諸葛亮之出師祁山是也。有防邊寇侵軼而興屯者。如趙充國金城之略是也。然皆以有人而屯。非無人而先議屯也。又皆當年收其利。非待三年六年乃起科也。今日之屯。所以不同者。皆謂之曰開墾。不謂之曰屯也。謂之開墾。又必須本土之民。非外來流民所得墾也。蓋今日之荒地。率皆本土之民貧而棄之。外來之人。焉得入而據有其地乎。且外來之人。亦皆流移失業者也。既云失業。是已地且不能墾。而乃舍之耘他人田乎。今忽然興屯。持朝廷數萬金錢付之。何人若入荒殘之縣。勢不得不責之知縣。知縣負茲重責。無籍貧民。不敢輕與。有身家者。亦必轉輾責保。然後付之。萬一人事不測。屯利未收。而本貲虧矣。且必待六年而後起科。六年之內。官之遷移死亡。不可預定。官吏得以容隱爲奸。內絀本貲。既不可保。而興屯之事。亦復有名無實。皆非策之善也。臣近見山東河南廣東諸處。有開田一萬餘頃者矣。有開田數千頃者矣。官司皆有加級紀錄。以敍其功。未嘗用朝廷之金錢也。然

此又可責之有錢之官。而不可以責之無錢之官也。臣竊以謂今日而言屯事。亦止宜責之本縣之官。而不宜別設官以煩擾百姓。本縣之官非不願加級紀錄。所以不能開墾者。官貧民貧故也。臣伏願勅下總督巡撫。令各縣之官視民有力開墾者勸其開墾。無力開墾者。聽縣吏上本布政使請給牛種貲錢。視年歲盈歉量徵租賦。亦不必待六年之久而後起科也。且是以本縣之民。墾本縣之田。官既易於稽察。而朝廷本貲所散。亦易於徵收矣。又上疏請獎進廉吏。其略曰。臣伏思吏治不清。由於督撫薦舉多論催科。不問操守。古稱召父杜母。言其愛民如子。而民戴之如父母也。今薦舉之法。既以催科爲重。誰肯寓撫字於催科。而廉慈之吏爲國家培養元氣者。或以催科稍拙。終無表見之一日。臣竊以謂催科固爲急務。操守尤爲大端。我皇上所特重者。首在廉吏能愛百姓也。今之薦舉。既有定數。廉吏之催科。稍有欠缺。雖不得與幹練之吏並列上考。亦何可與治行無聞者概置不論歟。臣請薦舉之年。其法合上考者。舉行如故。其有廉慈愛民著有成績者。雖催科稍拙。督撫皆得特奏以聞。如是則廉慈之吏爭自濯磨。於吏治未必無小補也。疏上。特詔報可。又論學政之弊。以謂今日無眞生員。異日卽無眞舉人眞進士。而天下遂無眞事業矣。是直省督學。爲人才根本之地。今法止於試卷解部。撿駁文字疵累。謂之磨勘。其奉職清慎與否。未嘗一語及之。是有磨勘而無考察也。且自科道諸臣。不敢以風聞言事。貪黷之局。遂牢不可破。夫賄賂行於進取之途。與者甚樂。而受者可安。事在曖昧。言路何由而指摘之。伏願密諭九卿大臣。於應推督學官

員。毋拘資俸。愼舉所知。若品行端方。廉潔素著者。各一二人。以備督學之選。日後如有營私受賂之事。罪連舉主。庶貪風賴以挽回。頽綱賴以振舉矣。性又陳民生十害。以謂圖治莫先於安民。安民莫急於除害。臣竊讀漢文皇帝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困窮之人。或陷於危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乃知帝王仁民愛物之心。蓋與天地發生長養之德。若有觸而動者。皇上愛民如子。四海之內。直無不登之袵席矣。而民間疾苦。尙未盡絕者。害民之事非一端。貪庸之吏。習焉而不能革。卽有良吏。亦革之而未能盡也。臣請歷陳其弊。一曰衙蠹之害。州縣胥役。多用市井無籍奸民。始以小忠結長吏之知。旋以小利餌長吏之欲。內外潛通。奸究叵測。公差所至。雞犬不寧。民之受害一也。一曰抽豐之害。地方官吏。豈無私交舊識。朝去暮來。叢林道院。寄寓關說。曲直顚倒。含怨莫伸。民之受害二也。一曰歇家之害。凡鄉鄙錢糧。訟獄之事。不能遙辦。必投在城所主之戶。名曰歇家。此皆地方積惡之徒。一投其家。錢糧則多被侵蝕。獄訟轉致繁興。民之受害三也。一曰奸豪之害。大奸巨猾。武斷鄉曲。凌弱暴寡。小民敢怒而不敢言。民之受害四也。一曰上官胥吏之害。自總督巡撫。及布政按察諸司。所用吏胥。皆出州縣之民。每與州縣長官。分庭抗禮。往往居奇關說民事。不肖有司。甘心媚寵。言聽計從。民之受害五也。一曰佐貳之害。斷獄聽訟。長吏專責。乃丞簿佐貳。濫收呈牒。擅行勾問。民之受害六也。一曰越訴之害。人命竊盜。婚姻田土。法聽知縣受理。而奸民譸張爲幻。上控督撫。或投司道。株連蔓衍。飽慾乃休。民之

受害七也．一曰雜派之害．民間地丁條銀．由單是據．而顏料本色．蓋緣時價低昂．未能豫定．不載由單．州縣得以任意苛斂．無從稽考．民之受害八也．一曰放債之害．百姓十室九空．朝不謀夕．市儈無藉之徒．乘小民一時之急．違禁取利．名爲逐什之二．其實逐月合券．計利已在七八．俗謂放印子錢．甚至折沒妻孥．不能振拔．民之受害九也．一曰縴夫之害．凡近驛路人家．郵傳往來．絡繹不絕．每每強捉人夫．挽舟負輿．逐村更換．甚至衰老童幼．僕僕道途．民之受害十也．凡此十害．往往形諸彈章．略可概見．從前縱有條禁．或陽奉陰違．或始遵終悖．若非三令五申．未免一木百蠹．請下所在有司．每季書上．不蹈十害．結狀申送．大吏按驗．稍有發覺．治以殃民之罪．庶民隱得達．而民生遂矣．時天下漸承平．州縣吏治．閒有闒冗．性上疏論風俗及教化致治之原．其略曰．臣聞唐虞三代之世．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比屋有可封之俗．風化之美．稱極盛矣．兩漢忠厚名節．尚爲近古．降至後世．則有政而無教．此治日少而亂日多也．昔賈誼有言．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今之課吏．以錢糧盜案無累者爲高等．而教化之道．置之不問．則是今之薦舉卓異．當世稱爲大才能者．皆昔人之所謂務刀筆筐篋而不識大體者也．臣見近日風俗之壞．而知教化之廢也久矣．如奴僕告家長．營兵訐將領．屈承敬以弟子而執其師．常之傑以親子而繫其母．奸囘之聚衆辱官．豪紳之滅倫干紀．諸所謂下犯上．小加大．強凌弱．衆暴寡之習．見於章表者．比比而是．而閭閻之不及知者．又不可勝舉也．以皇上堯舜之君．未臻時雍於變之化．豈非守令不

得其人。緐簿書而忘教化。俗吏多而循吏少之故耶。漢黃霸爲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伐。其時之孝子悌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天子下詔褒揚。有賢人君子之稱。其他良吏。或以兄弟爭而任咎於己。或以母子怨而譬諭其家。皆載在史册。成一代風俗之美。凡所以繇國祚而維世運者。固匪僅旦夕之效而已。請下督撫大吏。嚴飭所司。如鄉飲酒禮。務取年高有德。足以矜式。府縣不得猥濫充備員數。學道考試。舉措優劣。必合輿論。州縣旌別淑慝。不得因循避怨。善或有錄。而惡不敢書。復社學以教訓子弟。講鄉約以召集耆老。舉節孝以維風。立義塚以厚俗。凡此皆興教化。崇禮讓。移風易俗之大端。向不入於考績。有司視爲弁髦。以致風俗凋弊。今請薦舉書考。有不力行教化。如前所列數端。罔聞成效者。簿書雖治。亦不得與於卓異之選。如是。則吏皆循良。而民多興行矣。又上言布政司官不宜攝巡撫事。布政司錢糧文案。惟巡撫得而稽之。巡撫關防歸布政司。恐有更易竄改。以便其私者。部院曹郎。無事不宜數謁尚書侍郎私第。府縣官吏。於百姓猶父母也。不得取部民女爲妾婢。諸關監督稅務者。不得僅以錢糧如額。銅運無欠爲稱職。當考恤商之事。興者凡幾。病商之弊。除者凡幾。性由給事中擢掌科印。前後四年。章疏大者凡數十上。皆切實有當利病。仁皇帝雅知性喜爲文詞。俾與翰林詹事諸臣試文字。性嘗被疾。遣禮部及太醫院官就視邸第。時論榮之。丙辰以疾請骸骨。上曰。成性居官清愼。方欲大用。而今以病告。賜加秩一級。遣歸。非常格也。里居凡三年卒。年五十八。性樸訥好學。初從戴重游。重謂性穎悟。因屬以著述。順治己丑成

進士。爲蔚州魏象樞所薦。象樞故名儒。數與性往復討論。至於尋孔顏所樂。象樞曰。孔子之樂在不怨天不尤人。顏子之樂在不遷怒不貳過。子思之樂在不陵下不援上。孟子之樂在仰不愧俯不怍。性曰。宋儒言氣質之性。欲申性善之旨。而實違性善之義。不若孔子所言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時論以爲知言。方督關南贛。贛州知府孔覺所經歷毛倬人及宿儒彭受之。相與卽濂溪書院爲講學之會。性撰會約數章。其旨主躬行實踐。謂講學者當平心易氣。虛己下人。卽有不合。亦宜熟復之。不可自以爲是。昔張橫渠一夕與二程論易。次日語人曰。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如。伊川見橫渠訂頑。以謂是起爭端。改爲西銘。且曰。自孟子後未見此書。吾兄弟無此筆也。觀此。則見二子舍己從人。取人爲善。可爲師矣。時有畏人譏議。欲輟講者。性曰。聞謗而輟。則必聞譽而作。作輟由於毀譽。是好名也。或言學貴躬行。不貴乎講。性曰。講學所以爲躬行也。不問程而行道。鮮不謬矣。或問朱陸同異。曰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尊周孔。同排釋老。同以天理爲公。人欲爲私。三綱五常。仁義道德。無有不同。學者不求其同。惟求其異。非也。撰成子迂言數萬言。多身世自警語。性清介。歷官幾三十年。家無長物。推南贛關。其妻從求一簪不許。或詰其故。則曰。一人簪。則人人思簪矣。一簪與。則事事如簪矣。以父母之身。千秋之品。顧博親戚交游旦夕歡。非愚之至不及此。初巡按福建時。兼攝鹽政。故事鹽賈有贖鍰。充使者槖。性謝去無所染。與友人書。以謂賢哲立言。寧粗無精。寧近無遠。生平自處。以甘貧有恥爲第一義。而其要在乎斬絕俗情。宮室妻妾所識窮乏。不得援援爲此

心累足矣。又讀司馬遷報任安書。觀李陵爲人。自守奇士。曠然有得。以謂自守而謂之奇士。非李陵不能爲。非司馬遷不能識也。陵之言曰。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遷之言曰。交游莫救。視左右不爲一言。以此見二人皆自守士。後代論人。則以自守爲愚夫矣。其持論多類此。亦性之本趣也。然天資灑落。不屑屑較量彼我。有市兒驟向索魚錢。性實未市魚。市兒固不去。則稱貸與之。家人請其說。性曰。與之息爭。其味與食魚等。飲酒肆中。有客咏李賀詩。呼與語。則遠客不能歸。即出袖中金贈之。時方夏。猶春服。袖金蓋將市葛者也。性位望通顯。然自少遘凶閔。追念先世。未嘗不欷歔。著百思草及先節家烈猛省諸篇。以致其意。文多不載。錄其猛省篇曰。秋夜不寐。委體於筦簟之上。顧此六尺。思我二人。展轉興懷。喟然長歎。嗟乎。非父母安有此身。今有此身。又安有父母哉。念此身庇賴妻孥。衣食臧獲。至於族屬戚黨。及居同里閈之人。亦迭有乾餱以相遺問。哀哀我父我母。生我劬勞。昊天罔極。而曾不得我一帛之溫。半菽之養。然則父母奚樂乎有子也。古人朋友相念。則托以蒹葭之詩。申以雞鳴之候。即偶所止宿。他日追維。猶念其村墟草木。不能去懷。而以我屬毛離裏之人。九原莫作。黃壤長埋。風雨晦冥之夕。寒鴟嘯乎松楸。野狐走其壙穴。此其爲情。殆不堪憶矣。而爲之子者。非賓筵高會。即偃息在牀。非博塞嬉遊。即徵租築室。自私自利。蚩蚩若將終身。亦曾思我父我母鞠之育之。遂有今日耶。或曰。揚名可以顯親。奚其慽。無論齪齪之名。未必揚也。即使主父五鼎。蘇秦六印。於以自奉則得矣。其於父母何與焉。昔人有言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

酒。夫名之於身。達者猶以爲無益。而況上之能及吾親乎。且名莫盛於孔子矣。孔子先人。葬於五父之衢。及長而始知其處。至於合葬於防。墓崩之涕。生事之禮。不可復追矣。後卽世世稱爲聖父。於身何有耶。不若曾子養曾晳。曾元養曾子。觴酒豆肉。左右就養無方。爲得天之厚也。由此觀之。又何有於區區之名也。嗟乎。父母不可得而見矣。得父母同生之人而敬焉。得與我同生於父母之人而愛焉。得父之執。母之黨。而加吾意焉。得父母所使令之人而終始焉。得父母平昔所御之物而寓目焉。得與父母之貌相似齒相若者而致吾繾綣焉。凡若此者。皆其不得已者也。求之而又不可得。則慟哭繼之。是又無可如何者也。今人有父母在。是孔子之所不能得而已得之矣。有此天幸。則以父母所生之身。竭力以事父母。何憚而不爲。何忍而竟不爲乎。且吾未見稱觴上壽有亟於女子婚嫁者也。居廬展墓有亟於受命捧檄者也。朝暮寢門有亟於遷拜除授者也。抑更有異者。一子能勉事父母。則衆子則交相委焉。是問安視膳之道。等於里均都派之徭也。貧者或絀於時。富者欲同於衆。父母不獲一日之安。尤末俗之至惡者也。古謂行樂當及時。秉燭夜游。吾謂行孝當及時。秉燭夜侍。何也。父母之年促。而吾身之歲月長也。今有貴人於此。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汲汲皇皇。猶恐不得一當。乃嚴君在室。慈母在堂。呼左而右令。東而西。何不以諂人之情而爲孝子之心乎。是又世俗之可長歎者也。辭旨斐惻。聞者莫不悲其志云。

志曰。和州近代人文。蓋推戴氏成氏云。性嘗受業戴氏。蔚然爲百餘年來文獻之徵。此足覘淵源所自矣。觀其巡按福建。所論殲寇機宜及工科上疏。陳風俗吏治。卓然具見其本末。自言生平愛人之念。與義利之辨。自然無所容僞。推此言之。古人可作。何以尙焉。性著述不名一家。短長互見。雖未能悉衷於古人法度。要非無所得而言者。謹條其別具著於藝文。

列傳第十二

馬如融　　戴本孝 弟格孝 子晏杲

戴移孝 子昆

志曰。故家世族。前代推爲郡望。豈偶然哉。觀晉宋蕭齊三史。王謝多才。父子昆弟。蟬聯入書。列傳之體。幾成世家。原其所以終始。與一代國運。當世士風。相爲盈虛消長。可爲盛矣。若陳留耆舊。豫章烈士。諸傳州郡人物。分類爲書。晉宋文學之士。載筆頗以繁富。要未若王褒江左世家。庾斐漢南家傳。聚族彙編。風流奕葉。斯足稱喬木之舊邦。禪家牒於國故者也。至如陶潛承司馬之風。爲宋逸民。嵇紹衍中散之緒。爲晉烈士。傳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不其然乎。而史臣載筆。專格標題。時事不同。出處互異。若斯之倫。編於家乘。則百世淸風。聞者興起。著於國史。則宮商比調。磊落相望。傳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又曰。物相雜故曰文。夫離合次比。品藻文采。斯亦闡幽之深心。論次之極軌也。余譜和州世家。明代人文。莫盛於馬

氏戴氏馬氏以九成從明太祖戰死鄱陽戴氏以仲禮從取和州皆賜爵有田宅爲和州始祖子孫遂爲州中一代望族其後御史馬如蛟卒殉乙亥之難而戴重亦以頑民抗命甲申之後絶粒而死察其所以興衰與明運若相終始斯亦奇矣馬如融存宗祀於百死之餘乃克表章前烈垂法後裔而戴氏有本孝移孝善承先志能以孝友文學世其家聲至今言族望者推二氏焉在易剝之上曰碩果不食復之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甲申之変固以剝上爲復初者也作馬如融戴本孝移孝列傳

馬如融字漢叔又自號墨園如蛟弟也天性友愛以貢生入貲授光祿寺丞崇正乙亥之變如蛟舉家殉難事詳義烈傳中方寇圍城急如蛟知事不可爲即泣諭如融曰寇深矣我受國恩重誼不得偷生爲苟全計且倡議守城由我始若以家徒是與人共患難而不與人共生死不可也然使父子兄弟盡命於一旦則是無以達死者未竟之志馬氏先世鬼神有知不其餒爾亦不可也計兄弟中健立可恃者惟若爲最且不有死者無以報君國不有生者無以慰先人自古兄弟聚處遭時艱難忠孝大倫有分仔其任者今將遺愛於若若即行矣勉之弗爲兒女子嗚咽態也如融慷慨雪涕即挈如虬子卓生阜生如蛟子翹生三稚子間關遁去已而城陷如蛟一門殉難死者十有四人寇去如融匍匐回城中收親屬遺骸列殉節狀上有司以聞於朝得贈恤如制遂力撫亡兄遺孤篤如嚴父慈怙育而教之至於成人凡二十年終始如一初流寇大至州中倉猝無備羣議欲棄城遁如蛟獨挺身議守城策而賊中號令守城至三日者盡殺

無赦。其後州城旣陷。屠戮逮盡。州人以是歸咎馬氏。而如蛟初以御史居鄉。戚屬或依藉聲勢。爲害鄉黨。人不能平。至是浮言蠭起。益訴詈馬氏。如融聞之。置不校。惟深自引咎。遇人言馬氏事。輒涕泗垂頤。俯首無一語。於是浮言乃稍稍息。更稱如融長者。福王稱監國於南京。起如融爲監督通判。如融知其無成。辭不就。唐王稱監國。授如融布政使司參政。分巡嶺南道。遽引疾歸里。杜門不出。鄉黨有公義。輒踴躍先爲之。和州當水陸之衝。負山面江。民食仰給圩田。西南地濱江湖。潮汐泛濫。爲諸圩害。舊築銅城閘。保障州縣七十二圩。事詳水利圖中。故事築堤繕閘。歲需所出。皆取給於民田。崇正間。橫水爲災。民困不自給。如融則周歷圩潦。相度形勢。出家貲千餘金。甃石樹枋。完治堤閘。爲立法置堰長十人。分直啓閉。又輸田二十餘畝。令司事者歲收租稅。供繕修。爲久遠計。和州人至今賴之。先是江南漕法。和州不設漕艘。用一條鞭例。歲輸六千石米。供滁州行太僕寺牧馬丁餉。其後廢行寺。收丁餉。罷爲運漕軍戶。更定和州協餉。率二石米徵白金一兩。謂之折色。民間便之。會奸胥誘運丁訴上官。請改用本色。如融聞之。慨然曰。有本色斯有津運。有津運斯有漕艘。有漕艘斯有運軍。和民坐見爲魚肉矣。卽詣漕運軍門。面條始末。又罄槖餌奸胥。使不從中沮撓。事遂得寢。其勇於爲義多類此。晚始舉子淑生。教督嚴甚。或勸宜少假之。唏噓曰。少遭多難。煢煢晚得弱息。懼家聲中替。有辱先人教之。安敢不力。比疾革。從容諭其子曰。余生七十四年矣。諸弟兄皆少壯有爲。不幸猝爲國殤。余負先人付托。躬歷喪亂。備嘗險艱。惴惴恆懼不免。幸得復覩太平。考

終牖下自維生平無大愧怍今日全歸下見先人庶幾告無罪耳言訖端坐而逝時康熙九年也
戴本孝字務旃重長子也（小名戊又名殷禮自號應阿子）方生時其祖母陳夢庭實落懷中旣生鞠於祖母天性孝友兒
時及見祖母曁曾祖母皆得其歡心年甫十二從父重避亂南京已而轉輾走避於橫望銅井石臼之間
貧窶轉甚重恆外出本孝年未弱冠已能將幼弱謹視內外奉母左右無方必周以謹橫望處萬山中喪
荒多故家益貧日僅一再啜鬻雜以粗糲母不能堪本孝則取古忠臣烈士所爲致命遂志傳誦人間諸
篇什中擇其尤卓犖者浩歌長誦又使幼弟若女弟輩撫掌擊節相和於前激宕頓挫鼓氣作飽母遂怡
然爲之忘憂明亡重挈家轉徙江湖屢瀕危急本孝周旋其間卒賴以濟及重舉事後林先挈婦女幼弱
匿蹟東林山中泣辭家廟謂自今以往成敗惟天死生唯命因以家事屬本孝曰汝勉爲之家中事不復
關我爲也及重被創危急本孝潛用小舟載歸時邏儌甚嚴咫尺皆有羼警重臥舟中創甚本孝宛轉支
應詰者卒得脫去卽護重將家航江千里遁歸和州途中囑妻女紉衣誓死待不測而身與弟移孝侍父
疾病未嘗暫去其側重創深入焦腑血肉狼籍晝夜呻呼將合復潰經年轉徙不常本孝則扶持左右揣
摩微至凡重有所求未嘗不適其意及重且死囑曰年來累汝甚矣若居喪復毀必致滅性是再孤而弟
絕而孫不可爲也本孝幼羸瘠有瘵疾父常慮其不育弗督以經生業稍長自以其意爲之輒能自合程
度重喜欲令就試會福王監國南京下令童子納金充軍餉乃聽與試本孝愀然辭於父曰誰秉國成乃

至出此。以若所爲。卽欲偏安作東南小朝廷。且不可得。何以試爲。重高其志。許之。本孝因得肆力於詩古文詞。間以其餘慧習繪畫業。臨摹金石古文若隸楷法書。皆有事外遠致。重卒後。以布衣遨遊四方。因陟泰山。走京師。西訪周秦古道。登華岳之巔。所覽山川雲物奇譎變化。胸中嶽嶽。不可遏抑。卽揮筆爲圖畫。作太華分形圖十有二。所得頗自經奇。是時高隱之士。意氣頹放。率以繪事見長。若徐枋蕭雲從江宏仁輩。皆以意所獨構。成自名家。本孝兼擅其長。頗爲時所推許。初重讀佛書。感南宋慧蘭禪師抗金命焚死事。慧蘭故號碧落。重欲建碧落廬祀之。未及成。後三十年。本孝以繪事見重當時。所得投贈金幣。遂於迢迢谷西結構成廬。奉父遺象。祀於慧蘭之室。爲文告祭。慟哭極哀。倏有二白雉飛馴廬側。論者以謂純孝徵云。本孝性淡泊。鮮嗜欲。幼工書畫。所得晉唐名墨盈篋笥。從父遷蒼山。值車僨。笥篋沒湖渠中。本孝有悅色。重諭之曰。若不聞岳鵬舉言。大丈夫安可有所好耶。筆墨陶性情。耽之亦玩物喪志矣。本孝釋然。其後貧甚。室無長物。惟重所遺澄泥硯。卽在南都抗不與馬士英者。或勸售之。可獲厚利。本孝吝曰。是先人所以抗權貴者。卽艱難何可爲婦子作饔飱計。乃誅茅爲舍。名之曰守硯菴。晚稍有貲。輒推受產遺亡弟孤子。江陰黃毓祺。蕪湖沈士柱。皆明亡死難者。本孝爲刻遺文。黃介子小游仙詩。沈崑銅士音集。志不忘。或勸稍爲治生計。則曰。吾愛古人以家貲沉水。謂毋誤天下人。乃達者語。余弟兄向非固窮。食力所造。正與流俗等耳。康熙三十二年卒。年七十四。先數日。語弟移孝曰。頃自山東歸。夢泰山府君遣刺招我。我殆死乎。形容自若。

賦詩不輟。疾既革。遺誡七日後葬鷹阿山。庶幾近先人兆。勉諸子堅忍守貧賤。勿妄干人。忽問移孝何日。答以七月之朔。卽瞑目逝。本孝嘗哀父重死難。故終身不求聞達。以父死年止四十五。取巳平日所爲詩文。分四十五年前作爲前生稿。後作爲餘生稿。聞者莫不哀其志云。有五子。旻。旦。杲。並嫻文史。旻字晦息。本孝長子。杲字登樽。本孝第四子。皆長於詩。本孝卒。旻杲哀毀幾不勝。旣葬。皆廬墓三年。嘗值大雷雨。蛟起山水暴下。毀廬。次旻杲皆寢息石穴中。水退。復結廬處焉。康熙四十一年。得旨旌表。旻好學善思。負大志。衣冠言動有古人風。杲工隸書。本孝從弟格孝字有懷。幼依伯父重。本孝移孝並友愛之。力學不倦。康熙年學政錄諸生送布政司試。凡先錄有遺者。試前再錄之。謂之大收。童子能通曉三場文藝者。聽與大收。格孝七藝並工。贖得與布政司試。下第。准故事爲生員。所著並見藝文。

移孝字無忝。小名丁。號芴山。自稱碧落後人。本孝仲弟。生崇正三年。少本孝九歲。父重舉事湖州。移孝年十有六。從本孝經紀家事。周歷艱難。中習於勞苦。重被創瀕危。迷罔不自省。移孝與本孝周旋左右。卒得寧謐。歸和州。父卒。營葬鷹阿山下。躬負土築墳。手植松柏。哀慟感行路。旣免喪。於是始有四方之志。移孝壯有力。善刀槊。好馳馬彎弓習射。略盡其精能。當是時。國家初平大難。故明殘孽猶據廣西雲南僻壤偏陬。未奉藩服。所在遺民故臣。尙有抗王命者。移孝自以遺民。父重又以抗節死難。於是遍交豪傑。聯絡中原奇偉智謀之士。思繼父志。後頑民以次按誅。移孝亦屢瀕於危。意氣騰踔。不少介心。會雲南平。移孝知時不可爲。遂絕

意當世事。遍覽名勝。觀古人遺蹤。每有所會。輒慷慨登嘯。人莫能測。初桐城方以智、以僧服廬墓合山。遺子訪移孝於南京。相値城闉下。方遽問君非和州戴無忝耶。移孝素未識方。問方因何便知我。方曰。聞之吾父。頃見君神氣颯爽。精采軒然出眉宇間。以是知非常人。必吾戴子耳。於是邀至合山。以智出所著周易時論相質問。先是移孝以俠游四方。貴池劉城。其父復社同人也。遣人招移孝館其家。坐臥一樓。上樓藏書數萬卷。移孝晝夜攻苦。削圓木爲警枕。三年。夜無甘寢。坐客偶舉一書。移孝卽背誦終卷。客驚。因徧抽他帙以試。無不應口誦無疑。一時學者如宣城沈壽民。江西張自烈。如皋冒辟疆。皆以博雅推移孝。移孝自四方歸來。亦扃戶著書。涉歷寒暑。無少閒輟。而於聞見所及若勝國孤臣烈士。畸行俠客。凡一節之奇。行誼未彰人耳目者。爲之記傳。以備國史要刪。(有古今史貫。前明忠節傳。黃水湖舍叢談。今俱未見。)所歷山川要害。郡邑興廢。古今人事得失。具有論撰。秀水侍郎曹溶。(秋嶽)邃於史學。嘗著續獻徵錄。蒐羅前明史事。頗稱該洽。聞移孝名。攜其書渡江質之。移孝出所論著。曹爽然自失。賦詩有履武正迷途。乃荷燭龍引之句。因與約爲兄弟。會于成龍總督江南。修江南通志。辟移孝撰集其事。方移孝遊四川。四川巡撫張德地延移孝入幕中。命子師事之。尊禮甚至。最後欲檄署雅州知府。且將疏薦其才。移孝曰。是欲羈縻我也。卽拂衣歸里。年三十七始娶室。自是家居授徒。至康熙十九年。復入都。以父重死節事列狀上史館。館中學士如徐元文。王士正陳維崧翟。皆愛其才。欲薦留史館。辭不就。知州何偉以山林隱逸薦。亦固辭。布政使某命有司親至其家。

問訊起居並以高尙篤志四字題其門楔。移孝曰。吾誅茅僅盈把。蔽風雨耳。安用綽楔者爲。竟輟不用。移孝天性純篤。痛父創死。一衰麻十年不易。歲時祭父。語及被創事。卽失聲慟哭。久而不衰。遺產悉讓兄弟。無所取。與州人吳盛藻交最善。吳遠宦嶺表。聞譌傳吳已死。移孝問關獨行萬里。將收其遺骨。至賓州見吳無恙。具述所由來。一時悲喜至於泣下。生平剛毅。不苟言笑。嘗面折人過。指斥不稍假借。年七十餘。精神炯炯。抵掌談王伯大略。上下今古。顧盼煒然。爲詩歌豪邁悲壯。雄偉頓挫。人或擬其詩爲司馬遷書。移孝雅意不屑屑也。作書法顏眞卿柳公權。晚年好言辟穀導引。爲黃白丹汞術。往往有效。輒棄去不復留意。康熙四十五年冬。忽遘微疾。諭子昆曰。我死殮以衰麻。七日而葬。毋作浮屠法事。我將下見先君。昆泣。卽正容曰。前丙戌年吾父死。彼時已不欲生。豈今丙戌尙可戀耶。遂瞑。昆字象先。幼穎異。讀書一覽數行俱下。年十四。爲生員。移孝懼其早成。鍵戶課督甚嚴。學旣成。出交當世。皆一時知名者。魯亮儕與昆爲忘年交。乾隆九年。亮儕罷官。年將八十矣。急索其詩。刻以行世。亮儕自敍以爲恐不及待也。其見重於時如此。

志曰。戴氏先與馬氏通姻婭。其後至不相能。浮言日起。傳者不能無過云爾。至今州人言二家之交如水火。然皆能樹立奇節。自致不朽。可謂難矣。如融之循循長者。本孝移孝之卓識獨行。爲盛世之巢父許由。殆所謂黼黻文章。爲色不同。而皆適於目。梅杏樝梨。爲味不同。而皆可於口者非耶。

列傳第二十二

闕訪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夫網羅散失。紬繹簡編。所見所聞。時得疑似。非貴闕然不講也。夫郭公夏五。原無深文。耒耜網罟。亦存論說。而春秋仍列故題。尚書斷自堯典。疑者闕而弗竟。闕者存而弗刪。斯其慎也。司馬遷曰。書闕有間。其軼時時見於他說。夫疑似之蹟。未必無他說可參。而舊簡以古文為宗。百家以雅馴是擇。心知其意。所以慨然於好學深思之士也。班固東方朔傳。以謂奇言怪語。附著者多。遂詳錄其諧隱射覆瑣屑之談。以見朔實止此。是史氏釋疑之家法也。陳壽蜀志。以諸葛不立史官。蜀事窮於搜訪。因錄楊戲季漢名臣之讚。略存姓氏。以致其意。是史牒闕文之舊章也。（壽別撰益部耆舊傳十卷。是壽未嘗略蜀也。益部耆舊傳不入蜀志。體例各有當也。或以譏壽。非也。）自史學失傳。中才史官。不得闕文之義。喜繁辭者。或雜奇衺之說。好簡潔者。或刪經要之言。（晉書喜採小說。唐書每刪章奏。）多聞之旨不遵。慎言之訓誤解。若以形涉傳疑。事通附會。含毫莫斷。故牒難徵。謂當削去篇章。方合闕文之說。是乃所謂疑者滅之而已。更復何闕之有。鄭樵著校讎略。以謂館閣徵書。舊有闕書之目。凡考文者。必當錄其部次。購訪天下。其論可謂精矣。竊謂典籍如此。人文亦然。凡作史者。宜取論次之餘。或有人著而事不詳。若傳歧而論不一者。與夫顯列名品。未徵事實。清標夷齊。而失載西山之薇。學著顏曾。而不傳東國之業。一隅三反。其類實繁。或由載筆誤刪。或是虛聲泛

採。難憑臆斷。當付傳疑列傳。將竟別裁闕訪之篇。以副愼言之訓。後之觀者。得以考求。使若陳壽之季漢名臣。（見上）常璩之華陽士女。（華陽國志有序錄士女志。止列姓名。云其事未詳。）不亦善乎。至於州縣之志。體宜比史加詳。而向來撰志。條規人物。限於尺幅。摘比事實。附注略節。與方物土產。區門分類。約略相同。至其所注事實。率似計薦考語。案牘讞文。駢偶其詞。斷而不敍。士曰孝友端方。慈祥愷悌。吏稱廉能淸愼。忠信仁良。學盡漢儒。貞皆姜女。千篇一律。葭葦茫然。又何觀焉。今用史氏通裁。特標列傳。務取有文可誦。據實摭書。前志所遺。搜訪略盡。他若標名略注。事實難徵。世遠年湮。不可尋訪。存之則無類可歸。削之則潛德弗曜。凡若此者。悉編爲闕訪列傳。以俟後來者之別擇云爾。

馬璧。任東平州州判。革馬弊政。貽利於民。卒於官。

徐來朝。任仁和訓導。陞彰平縣教諭。鎭海衞教授。課士多方。捐俸濟貧。鎭海先達黃道周深重之。三學俱有碑記。屢飲鄉大賓。

胡宣。號梅堂。苦嗜學。多厚德。州守九舉其優行。以嘉靖六年貢中丙午鄉試副榜。任永福縣訓導。列昭代人文坊。其子生員胡楠。克讀父書。純孝特著。至今里人咸稱其世德焉。

志曰。右三人宜有實蹟。如所謂革馬弊政。捐俸濟貧。九舉優行。皆非可鑿空附著者。惜乎其始末不詳。品題莫定。乃類於無德而稱。訪之而不獲。姑置於此。以俟後人詳焉。

高期。任江西龍南縣知縣。有治績。祀龍南名宦。陞金華府通判。
王宏載。由恩選任四川洪雅縣知縣。陞麗江府判。治多德政。立有生祠。著有長林野鶴集行世。
魯嶺中。嘉靖丙午科鄉試。授星子縣知縣。陞沔陽知州。復陞勛陽府同知。入覲自陳致仕。所至以循良稱。
奉詔進階。崇祀星子縣名宦。致仕歸。屢飲鄉大賓。
葉覩明。選貢。任監察御史。有直聲。歷官廣東左布政。致仕。俸薪給親族。淡泊自如。

列傳第二十三

前志

嘉靖志　萬歷志

康熙乙巳志。康熙甲子志

記曰。疏通知遠。書教也。比事屬辭。春秋教也。言述作殊方。而風教有異也。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言墳籍具存。而作者之旨不可不辨也。古者史官各有成法。辭文旨遠。存乎其人。孟子所謂其文則史。孔子以謂義則竊取。明乎史官法度不可易。而義意爲聖人所獨裁。然則良史善書。亦必有道矣。前古職史之官不可考。春秋列國之良史。若董狐南史之直筆。左史倚相之博雅。其大較也。竊意南董左史之流。當時必有師法授受。第以專門之業。事遠失傳。今不得而悉究之也。司馬遷網羅散失。采獲舊聞。撰

爲百三十篇。以紹春秋之業。其於衰周戰國所爲春秋家言。如晏嬰虞卿呂不韋之徒。（晏子春秋。虞氏春秋。呂氏春秋。皆有比事屬辭之體。即當時春秋家言。各有派別。不盡春王正月一體也。）皆敍錄其著述之大凡。緝比論次。所以明己之博采諸家。折中六藝。淵源流別。不得不詳所自也。（司馬遷自序。紹春秋之業。蓋溯其派別有自。非僭妄之言。）司馬氏歿。班固氏作。論次西京史事。全錄太史自序。推其義例。殆與相如、揚雄列傳同科。范蔚宗後漢之述班固。踵成故事。墨守舊法。繩度不踰。雖無獨斷之才。猶有餼羊告朔。禮廢文存者也。及宋書之傳范蔚宗。晉書之傳陳壽。或雜次文人之列。或猥編同時之人。而於史學淵源。作述家法。不復致意。是亦史法失傳之積漸也。至於唐修晉隋二書。惟資衆力。人才既散。共事之人。不可盡知。或附著他人傳末。或互見一二文人稱說所及。不復別有記載。乃使春秋家學。塞絕梯航。史氏師傳。茫如河漢。譬彼收族無人。家牒自亂。緇流毆散。梵剎坐荒。勢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也。夫馬班著史。等於伏孔傳經。大義微言。心傳口授。或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或使大儒伏閣。受業於其女弟。豈若後代紀傳。義盡於簡篇。文同於胥史。拘牽凡例。一覽無遺者耶。然馬班儒林之篇。能以六藝爲綱。師儒傳授。繩貫珠聯。自成經緯。所以明師法之相承。溯淵源於不替者也。（儒林傳體。以經爲綱。以人爲緯。非若尋常列傳。詳一人之生平者也。自後漢書以下。失其傳矣。）後代史官之傳。苟能熟究古人師法。略倣經師傳例。標史爲綱。因以作述流別。互相經緯。試以馬班而論。其先藉之資。世本國策之於遷史。揚雄劉歆之於漢書是也。後衍其傳。如楊惲之布遷史。馬融之受漢書是也。別治疏注。如遷史之徐廣裴駰。漢書之服虔應劭是也。凡若此者。並可依類爲編。申

明家學。以書爲主。不復以一人首尾名篇。則春秋經世。雖謂至今存焉可也。至於後漢之史。劉珍袁宏之作。華嶠謝承司馬彪之書。皆爲范氏刪輯之基。晉氏之史。自王隱虞預何法盛干寶陸機謝靈運之流。作者凡一十八家。亦云盛矣。而後人修史。不能條別諸家體裁。論次羣書得失。萃合一篇之中。比如郢人善斲。質喪何求。夏禮能言。無徵不信者也。他若聚衆修書。立監置紀。尤當考定篇章。覆審文字。某紀某書。編之誰氏。某表某傳。撰自何人。乃使讀者察其臧慝。定其是非。庶幾涇渭雖淆。淄澠可辨。末流之弊。猶恃隄防。而唐宋諸家。訖無專錄。遂使經生帖括。詞賦雕蟲。並得啁啾班馬之堂。攘臂汗青之業者矣。

右原史

晉摯虞創爲文章志。敘文士之生平。論辭章之端委。范史文苑列傳。所由仿也。自是文士記傳。代有綴筆。而文苑入史。亦遂奉爲成規。至於史學流別。討論無聞。而史官得失。亦遂置之度量之外。甚矣。世之易言文而憚言史也。夫遷固之書。不立文苑。非無文也。老莊申韓。管晏孟荀。相如揚雄。枚乘鄒陽。所爲列傳。皆於著述之業。未嘗不三致意焉。不標文苑。所以論次專家之學也。文苑而有傳。蓋由學無專家。是文章之衰也。然而史臣載筆。侈言文苑。而於春秋家學。派別源流。未嘗稍容心焉。不知將自命其史爲何如也。文章志傳。摯虞而後。沈約傳亮張騭諸人。紛紛撰錄。（傅亮續文章志。沈約宋世文章志。張騭文士傳。）指亦不勝屈矣。然而史臣采摭。存其大凡。著錄諸書。今皆亡失。則史氏原委。編摩故蹟。當其撰輯成書之際。公牒私楮。未必全無徵考也。

乃前史不列專題。後學不知宗要。則雖有蹤蹟。要亦亡失無存。遂使古人所謂官守其書。而家世其業者。乃轉不如文采辭章。猶得與於常寶鼎文選著作人名之列也。常書凡三卷。唐李肇著經史釋題。宗諫注十三代史目。其書編於目錄部類。則未通乎記傳之宏裁也。趙宋孔平仲嘗著良史事蹟。其書今亦不傳。而著錄僅有一卷。則亦猥陋不足觀采也。夫史臣創例。各有所因。列女本於劉向。孝義本於蕭廣濟。晉人。作孝子傳。忠義本於梁元帝。忠臣傳三十卷。隱逸本於皇甫謐。高逸士傳。皆前史通裁。因時制義者也。馬班儒林之傳。本於博士所業。惜未取史官之掌。勒爲專書。後人學識不逮前人。故使未得所承。無能爲役也。漢儒傳經。師法亡矣。後史儒林之篇。不能踵其條貫源流之法。然未嘗不取當代師儒。就其所業。以志一代之學。則馬班作史。家法既失。後代史官之事。縱或不能協其義例。何不可就當時纂述大凡。人文上下。論次爲傳。以集一史之成乎。夫儒林治經。而文苑談藝。史官之業。介乎其間。亦編摩之不可不知所務者也。或以藝文部次登其卷帙。敘錄後語。略標作者之旨。以謂史部要旨。已見大凡。則不知經師傳注。文士辭章。藝文未嘗不著其部次。而儒林文苑之篇。詳考生平。別爲品藻。參觀互證。胡可忽諸。其或事蹟繁多。別標特傳。不能合爲一篇。則於史官篇內。亦當存錄姓名。更注別自有傳。董仲舒王吉韋賢之例。自有舊章。仲舒治春秋。王吉治毛詩。韋賢治魯詩。並見儒林。而別有專傳。兩無妨害者也。夫荀卿著禮樂之論。乃非十二子書。莊周恣荒唐之言。猶敍禽墨諸子。欲成一家之作。而不於前人論著。條析分明。祖述淵源。折衷至當。雖欲有功前人。嘉惠來學。則卻步求前。未

有得其至焉者也。

右辨例

州縣志書論次前人撰述。特編列傳。蓋創例也。舉此而推之四方。使春秋經世。史氏家法。燦然大明於天下。則外志既治。書有統會。而國史要删。可以抵掌言也。雖然有難敘者三。有不可不敘者三。載筆之士。不可不熟察此論也。何謂難敘者三。一曰書無家法。文不足觀。易於散落也。唐宋以後。史法失傳。特言乎馬班專門之業不能復耳。若其紀表成規。志傳舊例。歷久不渝。等於科舉程式。功令條例。雖中庸史官。皆可勉副繩墨。粗就隱括。故書雖優劣不齊。短長互見。觀者猶得操成格以衡筆削也。外志規矩蕩然。體裁無準。摘比似類書注記。如簿册質言。似胥吏文語。若尺牘。觀者茫然莫能知其宗旨。文學之士。鄙棄不觀。新編告成。舊志遂沒。比如寒暑之易冠衣。傳舍之留過客。欲求存錄。不亦難乎。二曰纂修諸家。行業不詳。難於立傳也。史館徵儒。類皆文學之士。通籍朝紳。其中且有名公卿焉。著述或見藝文。行業或詳列傳。參伍考求。猶易集也。州縣志書。不過一時遊宦之士。偶爾過從。啓局殺青。不逾歲月。討論商榷。不出州閭。其人或有潛德。莫徵懿修。未顯所遊。不知其常。所習不知其業。等於萍蹤之聚。鴻爪之留。即欲效文苑之聯編。倣儒林之列傳。何可得耶。三曰題序蕪濫。體要久亡。難徵錄例也。馬班之傳。皆錄自序。蓋其生平行業。與夫筆削大凡。自序已明。據本直書。編入列傳。讀者苟能自得。則於其書思過半矣。原敘錄之所作。雖本易

繫詩篇而史氏要刪實自校讐諸家特重其體劉向所謂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上之文類皆明白峻潔於其書與人確然並有發明篇首題辭有裨後學職是故也後代文無體要職非校勘皆能率爾操觚凡有簡編輒題弁語言出公家理皆泛指掩其部次驟讀序言不知所指何人所稱何事而文人積習相沿莫能自反抑亦惑矣州縣修志尤以多序爲榮隸艸誇書風雲競體棠陰花滿先爲循吏頌辭水激山峨又作人文通贊千書一律觀者索然移之甲乙可也畀之丙丁可也倘得採其舊志序言錄其前書凡例作列傳之取材爲一書之條貫耶凡此三者所爲難敍者也何謂不可不敍者三一曰前志不當後志改之宜存互證也天下耳目無窮一人聰明有限禹貢岷山之文尙矣得緬志而江源詳於金沙鄭元娑尊之說古矣得王肅而鑄金鑿其犧背窮經之業後或勝前豈作志之才一成不易耶然後人裁定新編未必遽存故錄苟前志失敍何由知更定之苦心識辨裁之至當是則論次前錄非特爲舊志存其姓氏亦可爲新志明其別裁耳二曰前志有徵後志誤改當備采擇也人心不同如其面也爲文亦復稱是史家積習喜改舊文取其易就凡例本非有意苛求然淮陰帶劍不辨何人太史公韓信傳云淮陰少年辱信云若雖長大中情怯耳班固刪去若字文義便晦太尉攝頭誰當假借前人議新唐書段秀實傳云柳宗元狀稱太尉曰吾帶吾頭來矣文自明唐書改云吾帶頭來矣是誰之頭耶不存當日原文則三更其手非特亥豕傳訛將恐蟲魚易體矣三曰志當遞續不當迭改宜衷凡例也遷書採世本國策集尙書世紀南北史集沈蕭姚李八家之書未聞新編告成遽將舊書覆瓿也區區州縣志乘既無別識

心裁。便當述而不作。乃近人載筆。務欲炫長。未窺龍門之藩。先習狙公之術。移三易四。輾轉相因。所謂自擾也。夫三十年爲一世。可以補輯遺文。蒐羅掌故。更三十年而往。遺待後賢。使甲編乙錄。新新相承。略如班之續馬。范之繼班。不亦善乎。藉使前書義例未全。凡目有闕。後人創起。欲補逸文。亦當如馬無地理。班志直溯夏書。梁陳無志。隋書上通五代。（梁陳北齊後周隋五代。）例由義制。何在不然。乃竟粗更凡目。全錄舊文。得魚忘筌。有同剽竊。如之何其可也。然琴瑟不調。改而更張。今茲創定一書。不能拘於遞續之例。或且以矛陷盾。我則不辭。後有來者。或當鑒其衷曲耳。歷敘前志。存其規模。亦見創例新編。初非得已。凡此三者。所謂不得不敘者也。

右申志

舊志著於錄者。唐有刺史劉禹錫和州志八卷。見焦竑國史經籍志。宋有太守程九萬歷陽志十卷。按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慶歷元年。郡守九華程九萬鵬飛教授天台黃宜達之撰。楊志錄州志緣起云。宋趙思清有歷陽志補遺。未詳宋何時人也。戴重曰。曾見陳仁錫藏書目錄。有古歷陽志。亦不知其撰人。明正統初。知州朱沅（字孟潤。建安人。朱子八世孫。）撰和州志。受其役者。訓導陳鈞也。（莆田人。）正德十一年。知州黃公標（字廷儀。遂昌人。）撰和州志。朱志黃志。明末戴重嘗購之不獲。重云。人家宜有藏者。重家藏舊志一部。燬於乙亥之亂。自疑即朱志。又云。裕溪生員張應元嘗購得黃志半部。以謂難得云。然乾隆三十四年。當事者欲修州志。大徵州

中藏書。或得朱志以獻州中故家世族。因以先世藏書。及其先人傳誌之屬。呈請入志。諸房吏典。亦取案牘之有資志事者。併上之官。會當事者遷官和州。志事中輟。其人因挾朱志及州中所獻藏書與工房水利案牘以去。州中典籍。爲之一空。甚於乙亥之燬也。至三十八年。復議修志。民間或得殘册以獻。間有當取書時竊藏其副者。往往雜出補苴之。亦未能全也。而朱志與水利案牘。終不可得。惜哉。州人云。順治初年。知州盧汝鵲亦撰州志。民間初不甚傳。或得一本。以上當事。亦攜去不得還。今存者惟嘉靖萬曆及康熙乙巳康熙甲子四家之書而已。

嘉靖志。知州易鸞撰。與修之人無考。

易鸞字鳴和。江西分宜人。以進士於嘉靖三年授和州知州。爲政尙大體。興學造士。立鄉社學。毀民間淫祠不在祀典者。州人翕然向風。蒞官三年。乃取陳鈞黃公標二家州志。删定爲一十七篇。爲表一。爲志十六。南京國子監祭酒湛若水敍其書曰。和州志。其易侯之所以治和之志乎。是故表郡縣。志沿革也。志疆域。示土俗也。志建置。示興作也。志職官。示賢否也。志學校。示教也。志兵防。示備也。志食貨。示養也。志祀典示所報也。志溝洫。示農事也。志科目。示賓賢也。志名宦。示勗官也。志鄉賢。示風士也。志武勳。示詰戎也。志女德。示勵貞潔也。志祥異。示儆戒也。志藝文。示華彩也。志雜。示賤雜也。異端曲技之流也。故沿革明而民知故。疆域明而民知方。建置明而民不困。職官明而上知勸懲。學校明而士知興教。兵防明而下知戒備。

食貨明而民不匱。祀典明而民志不淫。溝洫明而民利興。科目明而士知勵。名宦明而官知勸。鄉賢明而人知慕。武勳明而將知懋功。女德明而節義有興。祥異明而庶僚謹。藝文明而邦國有華。雜志明而仙釋邪慝之風息。然則志也者。其治化之具乎。惟皇列士經野。設官分職。有隆有汚。以守以令。故首之以郡縣。爲郡縣者。必有界分。故治之以疆域。疆域之中。不能無興作。故治之以建置。所爲建置者。官也。故治之以職官。職官之治。莫先於教化。故治之以學校。教不率者。寇也。寇必有兵。故治之以兵。防兵無養則窮黷。故治之以食貨。爲民食者。必有祈報。故治之以祀典。幽有鬼神。明有民事。故治之以溝洫。溝洫者。民事也。民事者。養也。民得養而後賢才興。故治之以科目。科目之興者。必有仕宦之賢。名世之士。配之也。故治之以名宦。名宦之所倡。必有善類從焉。故治之以鄉賢。鄉賢者。文也。有文必有武。故治之以武勳。鄉賢武勳。丈夫之賢也。必有匹丈夫焉。故治之以女德。匹夫匹婦。可以動天地。況人事治忽之感召乎。故治之以祥異。祥異者。政事之休咎。休咎之發。必有文獻焉。故治之以藝文。藝文末也。過此以往。則仙釋方伎之流。不足數矣。故治之於末焉。若水所敍。粗得其要領。然鶩志體倘簡質。自述以謂無文之祠廟。弗經之事蹟。並從删黜。意則善矣。劉歆有言。與其過而廢也。毋寧過而存之。鶩欲黜邪倘正。曷若存其說而加別白焉。至於私家記載。文乘野史。古人所爲輶軒采風。上之太史者也。舉而削之。過矣。其於前志。惟據陳鈞黃公標二家。（據易志凡例。鶩亦未見朱志也。）於古籍惟據正史紀傳。（即二十一史也。）又從而加删節焉。不亦隘乎。雖然。其持論甚正。其部次

甚嚴。考訂雖疎。而不至於謬。更進乎哉。則其善也。黯以嘉靖七年擢刑部員外郎。其後州人欲祀於名宦未果。

萬歷志。知州康誥承修。掌著撰者。本州學正齊柯。山陰舉人劉焜同。預修者。州人歲貢生高文。生員馬思永。高期。洪一魁。翁道。魯宗周。

康誥。字瀛湖。又字寅湖。汀州衛人。以舉人於隆慶五年官和州知州。勤心民事。多所裨益。造六城外廓門。疏濬城壕。有修城記略。及均田議略。並能究悉水利田糧利病。詳載建置圖及田賦書中。會年饑。食不足。即出官廪。廣興造。倣古人興工代賑意。一時賴以全活者甚衆。萬歷三年。以齊柯劉焜修州志。志成。南京太常寺少卿許穀爲之序曰。郡之有志。卽國之有史。史以記一國。志以記一方。均之彰往蹟以待將來。所係甚大。是故文獻不足。則杞宋無徵。康大夫政成之後。乃留心數典。其惠不亦遠乎。今觀其志。爲綱凡八。爲目凡若干。統紀秩然。觀者易覩。是故首志輿地。凡形勝風俗諸類皆係焉。四境版章。明若指掌。宣風化俗。此其準乎。次志田賦。凡地利物產諸類。各附之。戶口登耗。賦役增減。今昔變更。既異。則消盈息虛。不容概施之矣。次志官司。賢否淑慝。袞斧在前。是勸懲之義也。次志人文。賢才彙進。均爲國楨。端人烈婦。有裨王化。列其名而立之傳。聞者其有興耶。次志秩祀。以報功德。以行靈貺。足稱國之大事。明禋享祀。烏得而慢。諸次志食貨。則壤辨物。惟正之供。尊上阜下。其道蓋並行矣。次志武備。世雖治。忘戰卽危。克詰張皇。皆盛時

事也。指麾訓練。庶保障有賴焉。次志雜課。古今墳衍。無徵不錄。天地祥異。雖細必書。旁及仙釋宮觀。亦皆並列具存。雜物課德。莫之或廢焉爾。若乃記序題詠。則取其有關政治者。各註於分類之下。不別立一門。以滋穢雜。嘻嘻。詳略有體。因革不紊。志其備矣。貽之將來。不亦善乎。康誥有意興作。又嘗刻列秩題名記。今文存而碑石湮沕不可考。

齊柯江西南昌人。以舉人於萬曆二年爲和州學正。與修志事。許穀稱其端敏宏達。劉埏山陰舉人。與齊柯共撰州志爲八篇。詳見許穀序中。柯埏以謂易志分篇十七。無綱目部次。易於散亂。故定著爲八篇。每篇之中。別有條目。自以其類相附成書。又以詩文雜體。猥濫登選。不合史裁。特取詩文有關州事與州人者。各附本條之下。其見可謂卓矣。然名宦記載。併於官司人文傳著。歸於科貢選舉。則是列傳之體可以合於書志也。又不能別具文徵。徒刪藝文之目。則是文苑文鑑諸編。可以合於唐書宋史也。雖然。易志而後。至是凡五十年。其輯比散軼。補苴罅漏。斯已勤矣。其田賦諸條。分析款目。討論利弊。較之前後諸志。獨見詳明。不可沒也。

高文後任汝寧府學訓導。馬思永後以恩選貢生任湖廣城步縣知縣。致仕歸。屢舉鄉飲大賓。高期以歲貢生任江西龍南縣知縣。有治績。龍南人祀於名宦。秩滿擢浙江金華府通判。洪一魁後爲歲貢生。翁道亦以歲貢生官湖廣寶慶府經歷。魯宗周官冀州判官。歷遼東都司經歷。皆一時與修州志者也。

崇正末年。戴重以志久不修。又遭乙亥寇變。文獻益湮沒。獨以其意創爲州志類藁。作徵書遍布州人曰。重拜啓同郡薦紳文學先生。父老長者。幸不鄙夷而惠教之。重不才。羸疾書淫。疲心郡乘。每欲成一家言。副之名山。今髮且種矣。猶紛如也。歷陽古志。舊號名書。迨我國朝。志閱三修。最近者在隆萬之間。迄今七十有年。沿革廢興。推移幾更三世。矧寇淪我郡。文獻胥盡。旣千百而十一矣。恐後之典籍。又不復存焉。重用藎然矢心齋筆。有州志類藁之役。鼓瞶矇盲。追亡補闕。探賾古今。罔捐細大。提綱析目。述而不作。顧恐生也晚。貧無藏書。聞見傳聞。祇增因陋。任所不勝。安辭踰越。伏望有道君子。矜其狂愚。是勗是助。國有史。郡有版。家有牒。人有集。凡筆札所紀。碑器所遺。有裨紀錄者。或辱之高軒。或郵之尺簡。或假以長源之多軸。或綴以安石之碎金。旣羸教思。遹觀成業。豈惟不才附以不朽。實國家文獻。有耿光焉。自上古昔。自下來茲。幸甚幸甚。於時天下喪亂。相尋無有應者。卒不能成。重自著書。有歷陽開天記。歷陽名僧傳。各一卷。其所爲河邨文稿。於和州遺聞逸事。頗究心焉。其長子本孝守其家學。著歷陽遺音十二卷。又著歷陽人物志。於人物文章。頗多綴輯。至康熙乙巳年。與修州志。次子移孝。於康熙甲子乙丑之間。與修江南通志。皆有所裨補云。

康熙乙巳志。知州楊繼芳承修。其撰定者。州歲貢生夏日新。與修者。舉人林毓蓮。貢生馬卓生。姚希舜。荀志道。生員王用極。沈喆。宋德明。鞠長駿。郝萬春。黃度。王道行。張燮。布衣戴本孝。含山生員鍾韡。參閱者鄉

宦項錫允。成性。馬如融。葉敬中。葉萬善。舉人馬翹生。過人仰。徐振釆。生員夏日升。葛雲秀。張昌。吳應遜。楊方翹。馬萃生。其戴本孝成性馬如融自有傳。項錫允見闕訪傳。沈喆宋德明鞠長駿郝萬春黃度王道行張燮俱無考。

楊繼芳字仲延。北直南和人。由拔貢生授新泰縣知縣。以慈惠著聞。順治十七年。擢和州知州。為政尙勤敏。多所修舉。涖官五年。纂修州志成。自為序曰。和當江淮水陸之衝。南北用武之地。昔年孫曹相拒。以及梁齊戰處。遺址猶有存者。其守臣之撫綏捍禦。如甘卓韋叡諸人。無事則勸農興學。有事則訓武厲兵。規模措置。皆可想而見也。且南望天門。仰太白之高風。西眺雞籠。想神姥之遺跡。見山高而水長。慨然思張文昌劉夢得。及陋室三老之流風餘韻。庶幾遇之。用是擴拾整齊。部分甲乙。都為八卷。其蒐之也不得不詳。其聚之也不得不慎。蓋合一州之縉紳孝秀手抄口誦之功。半載而始克就。於是撫是編而知和之城堡府署關市津梁昔廢今置者幾何。所土田水利。壇廟泮宮損益釐正者幾何。事高才碩德忠孝節烈獨行方伎之流。遺佚不聞者幾何。人罔不分其條流。犂然備舉。於以紀實考信垂示久遠。斯亦可以備一邑之紀載。而續百年之曠廢也哉。抑予又有感焉。和之先我而志者。如九華程公。建安朱公。遂昌黃公。皆當時良吏。一書之成。非苟然者。今其文斷爛澌滅。不可復識。惟易侯鸞。康侯誥之志雖尙可考。而版籍不存。至繼芳而復為修舉。以是知天下事非前之人無所援据。非後之人無所流傳。若自此更閱百年。政事之

沿革人事之遷代。不知其幾。其有待乎採訪而增輯者。又曷可以已焉。繼芳後以秩滿陞浙江金華府同知。

夏日新。字又新。順治三年歲貢生。楊繼芳修州志。屬日新撰集其事。日新删輯諸家。定著八篇。一封域。二建置。三田賦。四秩祀。五官職。六人物。七武備。八藝文。體例大率因萬歷志之舊。篇首錄州志緣起。自程九萬以下。略有考訂。惟不及盧汝鵾修志事。乙巳去順治初年不遠。盧志已不甚著矣。其唐宋和州職官。多所補輯。然亦未免漏略。以視萬歷志間有所增而已。列女首列旌表所及。其餘別爲一篇。以志愼也。藝文用世俗志例。專載詩文。而萬歷志建置田賦諸篇。經要之文。輒以無華彩見删。惜哉。篇首繪名勝圖。極華美。蓋戴本孝之筆。然耳目玩好之資。非志乘所當先者。蓋俗例拘牽。不知史學久矣。賢者猶或不免。況其他乎。日新等所爲州志。雖未合道。然謹守繩尺。不敢以私意增删前人文字。整而不蕪。質而有要。亦其善者。日新弟日升。字晉侯。亦與修志事。

林毓蓮。字孝卿。順治庚子舉人。授宛平縣知縣。未之官卒。所著有望壺樓詩集。

馬翹生。字堯都。如蛟子。以父殉乙亥寇難。廕監生。中順治甲午舉人。卓生。字平子。如虬子。萃生。字孟拔。如援子。與翹生萃生爲從祖昆弟。與叔父如融。並與聞修志。

姚希舜。字孟哲。明末與戴重同避亂石臼湖。重從程世昌將家赴湖州。欲卜居廣信。希舜亦與山陰祁彪

佳豸佳兄弟有舊將往依之。挈家從行。及湖州路梗。遂與重家相依後林。重被創回和州。希舜亦同重歸家。艱難危急中。與重周旋最久。情無間然。希舜於順治十五年爲歲貢生。

荀志道。字與適。舊志稱其守正不阿。與物無忤。薦紳之士。皆願與之交遊。惜未詳其始末也。

王用極。字未詳。著有宛懷詩草。鍾彝。字孝虎。含山人。

葉敬中。字肇修。以恩貢廷試第一。歷官臨清州知州。葉萬善。字元孺。順治己丑進士。官山西趙城縣知縣。

過人仰。字頖台。由恩選中順治戊子舉人。徐振采。字子亮。中順治庚子舉人。登韓菼榜進士。官直隸東安縣知縣。

項錫允。詳闕訪傳。其序志曰。自有明迄萬歷初。歷陽志凡更四修。前黃朱二志。已無有藏其全書者。後易康二志雖僅存。然病其詳略異當。瑕瑜未分。孤陋不無遺譏。文獻率多失據。因循至今。倏將百有年矣。前之留心於斯志者。有三難焉。一則難於無徵。守茲土者。乏荀袁之才。生其鄉者。鮮政駿之學。期以汲古。不啻望洋。求其準今。未堪載筆。譬不庀材而居工。雖有輸般。袖手而已。二則難於聚訟。當崇正乙亥。歷陽之陷。死者十餘萬人。冤憤無從。義烈失實。羣沸其私。公是莫定。至若乙酉鼎革。己亥海氛。其是非順逆之勢。則又今古風節攸關。夫苟持衡傳信。是烏可協於道謀者乎。三則難於獨任。必也諮諏不擇於芻蕘。筆削莫贊於游夏。方足以裁成國典。褒貶人倫。一思及夫天刑人禍之由。雖每懷直矢。不能不逡巡於怨府矣。

嗟。持此三難。欲爲歷陽求一善志。豈易言哉。南和楊公仲延。治郡五年。百廢具舉。不數月而郡志告成。一時遠近稱善。使百年之墜緒。經緯煇煌。闡幽表微。靡不允當。前之所謂難者。胥迎刃而解矣。此其才稱以爲非學所能至。蓋抑得之於天者有獨詣耳。前郡獻若張歸州廣漢。張文學仁父。戴司李敬夫。皆疲心於郡乘者有年。雖間有所紀載。究皆未遑成帙。敬夫先生。實負史才。則猶曰。是非博釆古今。筆削以俟君子。詎其神明之所注。應知其必有子雲若仲延者起哉。敬夫之子務旃。其所著歷陽遺音十二卷。特亦郡志蓺文之一斑。已在仲延冶鑄中矣。其所撰歷陽人物志尚未成。其亦足以羽翼斯志者乎。錫允所敘。於和州文獻源流。頗有所考。故併錄之。

康熙甲子志。知州王瑄承修。先是康熙十二年癸丑。知州夏瑋聘州生員楊九思撰州志。至二十三年甲子。總督于成龍修江南通志。檄修州志。備採輯。因卽夏瑋之志。續補未備。而夏志遂亡。其編續王志者爲州人陶夢陽。校閱者例監生班樞。生員孫騫。劉宗向。詹稔。

夏瑋事見政略中。楊九思字惺一。天性穎異。操行孤介。每讀古人書。過目輒能舉其大義。尤究心史學。熟知州中掌故。文詞澹蕩有遠致。州中夙儒若戴重。瞿皆企畏之。早歲爲生員。後結茅孤舟。因以爲號。撰志多其手稿。云夏瑋楊九思。皆作志序。具載王志。以無所發明。故不錄。

王瑄。字子璜。陝西三原人。康熙二十年。以父蔭授和州知州。其修志自序。以謂沿革疆域。戶口田賦。職官

學校。人物。藝文。載在前志。幾無遺矣。瑄但躡其事。不敢綴以複辭。所述因其本指云。瑄居官有惠政。和州產米。四方販賈所集。擔夫以爲常業。奸民業荷擔者。恃力與衆。遇人家舉葬。輒挾持強挽。喪與索厚値無厭。一不得遂。卽環伺喪家門外。執役人無敢入者。喪往往爲之不舉。民間甚苦之。瑄擒治其人。痛懲之。爲請於上官。勒碑申厲禁焉。又禁地總抑配僉差。凡總甲。鋪兵。禁卒。城夫。四役需人。卽召募願充者。奸總因是不得漁利擾良民。民甚感之。

陶夢陽。州中布衣也。王瑄續州舊志。屬夢陽撰輯之。夢陽著凡例。爲目三十一。圖考。二三沿革。四星野。五疆域。六山川。七風俗。八城池。九河防。十封建。十一戶口。十二田賦。十三物產。十四職官。十五公署。十六學校。十七選舉。十八祠祀。十九邱墓。二十古蹟。二十一帝王。二十二名宦。二十三人物。二十四孝義。二十五烈女。二十六流寓。二十七隱逸。二十八仙釋。二十九方技。三十藝文。而於目錄之首注云。遵照豫式。意必河南通志也。是則迂怪可笑者矣。沿革實止一卷。而目爲二卷。意河南通志有二卷耳。九河防。十封建。二十一帝王。二十九方技。其下皆標闕字。意河南通志之目所有。而州志所無者。存其闕目也。觀河南通志門類殊非完善。而邱墓古蹟之下。編列帝王。尤爲怪妄。其分人物孝義烈女三門。及列隱逸仙釋方技三門於流寓之後。顚倒錯亂。幾不可解。豈孝義烈女隱逸諸人。不足爲人物耶。庸妄至此。而州志奉爲科律。疑修通志者。初有規仿河南通志之議。修州志者因而誤規橅之。不啻刻舟之求劍也。然江南康熙通志。

雖非善本。猶未若河南通志之謬戾。不識州志果何所取也。又於前人所爲康熙乙巳志。多所刪改。職官刪去同知判官而下。人物一門。自云科貢而外。不乏磊落英奇。恐通志未能臚入。一概刪而不存。是則謬妄之尤甚者。其餘疵病。又不足責矣。

班樞以生員援例爲監生。事詳孝義傳。孫騫字龍湖。以善書名。劉宗向字藜乙。康熙壬午歲貢生。天性孝友。好讀書。著五經難字五卷。詹穟州學生員。皆與修續志者也。

自王瑄以後。志事久廢未修。雍正六年。崑山唐德咸爲和州學正。修飭學校。振起斯文。事蹟詳政略中。德咸以謂師儒職業。文學掌故。宜嘗究心。因撰文廟從祀錄一卷。末綴諸儒論議。深取陸隴其闢陸王之說。至欲去其崇祀。見亦拘矣。然持論侃正。其採錄孝子節婦。各有行略。以備修志者之採訪。意良厚矣。惜其耳目所及。未能周遍。其間志士節女。磊落瑰奇之行。不盡徵於文墨耳。然自德咸之官。學校諸生。不爲博塞嬉游。是亦足以風已。

乾隆十四年。知州高麟勳任和州事。多所興舉。事蹟亦詳政略中。麟勳思撰輯州志。蒐羅文獻。未及成編。會以憂去。志事遂廢。麟勳既登舟。忽憶志草藏行篋中。亟呼學正吳本錫出書授之。以爲毋失州中文獻也。志曰。昔馬日磾有言。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麟勳既去。而留志草。知斯義矣。本錫既受志草。亦頗搜訪遺聞。値三十四年。當事者修志。悉出獻之。卒被攜去。無所留。今所存者。本錫

自輯歷陽風雅及一二節孝詩歌而已。本錫字汝蕃。甘泉人。乾隆丁卯科舉人。嘗率諸生醵貲置學宮祭器。詳學校書。

當高麟勳撰輯州志。州人與其役者。舉人孫廷鐸。盛倘璉。張九江。歲貢生沈育。貢生羅大賓。副榜貢生林愼慮。

孫廷鐸。字仲鶴。七歲喪父。有弟廷珍。自幼及長。友愛無閒。讀書有成。則悉以遺產讓弟。授徒自給。弟子多所成就。里有孀婦。撫孤子守志不嫁。廷鐸族人。搆其戚屬。將強嫁之。瓜分其產。廷鐸聞。讓其族人。力護持之。以孀家貲產。遴其族中老成人經紀焉。雍正癸卯。爲選貢生。入國子監。中壬子科順天鄉試。授桃源教諭。見學校荒蕪。倡議新之。課士勤而有法。文風振起。諸生有貧不自給者。廷鐸才之。遂留館給饔飧焉。其人卒有成名。人以是多其愛士云。廷鐸力於學問。嘗以瀟雲從韻通部次未備。著韻學提貫一卷。頗有發明。値桃源修縣志。廷鐸討論該博。當事者賴之。歸里後。含山知縣梁棟修含山志。廷鐸亦從事焉。麟勳搆輯州志。遴集州中文士。討論典故。屬廷鐸總其撰述云。

盛倘璉。字崇夏。中乾隆丙辰科鄉試。留心州中舊事。於沿革水利。頗稱究心。爲人負氣。與人談論。執抗不肯稍下。以故與同事人多所牴牾。究亦不自悔也。然好學不倦。晚歲猶日事編摩。孜孜不怠。所著立誠齋初集。謹守陸隴其說。不稍變通。亦經生之近於樸學者。

張九江。字荊川。能文章。兼善騎射。初試爲武學生。是時著令鄉會試文武諸生。得互應舉。九江起應文科。遂中乾隆辛酉科鄉試。九江祖蘊曉亦能文。未冠爲州生員。夏瑋修州志。蘊曉從事其間。多所裨益。九江本其家學。討論志事。頗能勤云。

沈育。字熙學。乾隆七年歲貢生。性孝友。嗜理學。授徒多知名士。著字學啓蒙二十二卷。討論甚勤。餘詳藝文分撰州志水道城郭。多所考正。

羅大賓。字予作。弱冠爲生員。每試居高等。學官舉其優行。以入貲先作貢生。不及薦上禮部。性至孝。家饒於貲。父老有疾。大賓侍父起居食息勞役之事。未嘗暫假他人。會蠲賦令下。當事者承制問窮佃宜如何加恤。大賓請以蠲賦之半賜農民。當事者善之。下他州縣用其法。値高麟勳修志。大賓分撰城池田賦祠祀邱墓四門。與沈育所撰。俱有草稾。皆以三十四年修志。今無存。簡可惜也。大賓族子岱。乾隆乙酉副榜貢生。深沉好學。嘗據康熙乙巳志校正甲子志中訛誤。頗詳密。熟於州中文獻。取前人所爲詩文。集有合文苑傳者。討論頗有源委云。

林愼慮。字粤仔。性孝友。事繼母能盡其歡。早歲爲廩膳生。棘闈屢薦不獲售。雍正乙卯科得副榜爲貢生。士論惜之。著四書旨畱雨亭詩草。藏於家。與修州志。分撰職官名宦選舉公署學校五門。草稾亦無存者。

志曰。文章事業。托於汗靑。斯垂永久。州縣之志。亦一方掌故也。當其徵文考獻。從事編纂。莫不皐皐以求。

希得與於古之三不朽焉。然前史藝文所載唐宋以來州郡圖經。不下數千百卷。今索其書十無一二存者。編摩之不足恃。亦可慨也。鄭樵著校讐略言書有卽地以求。卽家以求。若州志者。亦卽地以求之一類歟。和州前志若嘉靖本之簡質。萬歷本之條貫。有足稱者。康熙乙巳本猶未失前人矩臬。首叙州志緣起。雖未備條貫。其意良善。至康熙甲子本與乙巳相去不及二十年。志閱三修。事皆猝辦。以言無憾難矣。以戴重之才。不值修志汲汲用一人之耳目掇輯文獻。雖勤何所補焉。學正唐德咸之節孝列傳可謂有心者矣。使戴重生今時得見德咸其人。庶幾哉徵師儒討論之功也。

文徵

乾隆二十九年。撰和州志四十二篇。編摩旣訖。因採州中著述。有裨文獻。若文辭典雅。有壯觀聽者。輯爲奏議二卷。徵述三卷。論著一卷。詩賦二卷。合爲文徵八卷。凡若干篇。旣條其別。因述所以采輯之故。爲之敍錄。敍曰。古人著述。各自名家。未有采輯諸人。裒合爲集者也。自專門之學散。而別集之風日繁。其文旣非一律。而其言時有所長。則選輯之事興焉。至於史部所徵。漢代猶爲近古。雖相如揚雄。枚乘鄒陽。但取辭賦華言。編爲列傳。原史臣之意。雖以存錄當時風雅。亦以人類不齊。文章之重。未嘗不可與事業同傳。不盡如後世拘牽文義。列傳止徵行蹟也。但西京風氣簡質。而遷固亦自爲一家之書。故得用其義例。後世文字。如濫觴之流爲江河。不與分部別收。則紀載充棟。將不可紀極矣。唐劉知幾嘗患史傳載言繁富。

欲取朝廷詔令臣下章奏。倣表志專門之例。別爲一體。類次紀傳之中。其意可爲善矣。然紀傳既不能盡削文辭。而文辭特編入史。亦恐浩博難罄。此後世所以存其說而訖不能行也。夫史氏之書。義例甚廣。詩書之體。有異春秋。若國語十二。國風十五。所謂典訓風謠。各有攸當。是以太師陳詩外史。又掌四方之志。未聞獨取備於一類之書也。自孔逭文苑。蕭統文選而後。唐有文粹。宋有文鑑。皆括代選文。廣搜衆體。然其命意發凡。仍未脫才子論文之習。經生帖括之風。其於史事。未甚親切也。至於元人文類。則習久而漸覺其非。故其撰輯文辭。每存史意。序例亦既明言之矣。然條別未分。其於文學源流。鮮所論次。又古人云。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作者生平大節。及其所著書名。似宜存李善文選註例。稍爲疏證。至於建言發論。往往有文采斐然。讀者興起。而終篇扼腕。不知本事始末何如。此殆如夢古人而遽醒。聆妙曲而不終。未免使人難爲懷矣。凡若此者。並是論文有餘。證史不足。後來攻史諸家。不可不熟議者也。至若方州選文。國語國風之說遠矣。若近代中州河汾諸集。梁園金陵諸編。皆能畫界論文。略寓徵獻之意。是亦可矣。奈何志家編次藝文。不明諸史體裁。乃以詩辭歌賦。記傳雜文。全倣選文之例。列於書志之中。可謂不知倫類者也。是用修志餘暇。採摭諸體。草創規制。約略以類相從。爲敍錄其流別。庶幾踵斯事者。得以增華云爾。

奏議第一

文徵首奏議。猶志首編紀也。自蕭統選文。以賦為一書冠冕。論時則班固後於屈原。論體則賦乃詩之流別。此其義例豈復可為典要。而後代選文之家。奉為百世不祧之祖。亦可怪已。今取奏議冠首。而官府文移附之。奏議擬之於紀。而文移擬之政略。皆掌故之藏也。

徵述第二

徵述者。記傳序述誌狀碑銘諸體也。其文與列傳圖書。互為詳略。蓋史學散而書不專家。文人別集之中。應酬存錄之作。亦往往有記傳諸體。可裨史事者。蕭統選文之時。尚未有此也。後代文集中兼史體。修史傳者往往從而取之。則徵述之文。要為不易者矣。

論著第三

論著者。諸子遺風。所以託於古之立言垂不朽者。其端於是焉在。劉勰謂論之命名。始於論語。其言當矣。晁氏讀書志。援論道經邦。出於尚書。因詆劉氏之疎略。夫周官篇出偽古文。晁氏曾不之察。亦其惑也。諸子風衰。而文士集中。乃有論說辨解諸體。若書牘題跋之類。則又因事立言。亦論著之派別也。

詩賦第四

詩賦者。六義之遺。國風一體。實於州縣文徵為近。甘泉上林。班固錄於列傳。行之當世可也。後代文繁。固當別為專書。惟詩賦家流。至於近世。溺於辭采。不得古者國史序詩之意。而蚩蚩焉爭於文字工拙之間。

皆不可與言文徵者也．茲取前人賦咏．依次編列．以存風雅之遺．同時之人．概從附錄．以俟後來者之別擇焉．

補遺

余既刻實齋先生遺書。並以外編十八卷。搜求其他著述。如史籍考。亳州志。則杳然無聞。獲天門縣志一種。乃先生父勵堂大令所撰也。於各書採輯佚文。凡所得諸篇。今別編一卷。以附於後。（譚復堂先生撰傳。載於友書。稱之爲略。似非全文。未錄。）庶治先生之學者。樂與共賞焉。惟據王目。尚有士習。與孫淵如觀察論學十規等篇。又讀其遺書見於自注者。有諸子家史閒通諸篇。則闕逸者猶復不少。異日當廣爲蒐輯。以更期無憾云。吳興劉承幹識。

論課蒙學文法

文辭末也。而不可廢。童子欲其成章。譬如梓匠輪輿。莫不有繩墨也。乾隆乙巳。主講保定之蓮池書院。諸生多授徒爲業。童子之學。端以先入爲主。初學爲文。使串經史而知體要。庶不誤於所趨。因條二十六通以爲之法。說甚平易。而高遠者亦不外此。宜於古而未嘗不利於時。能信而有恆心。斯得之矣。

蒙幼初學爲文。最忌輕清圓轉。易於結構。若以機心成其機事。其始唯恐不解成章。多方勸誘。期於庶幾得之。其後演習成慣。入於俗下時文。將有一言之幾於道而不可得者。先入爲主。良不可以不愼也。

世俗訓課童子。必從時文入手。時文體卑而法密。古文道備而法寬。童幼知識初開。不從寬者入手。而使之略近於道。乃責以密者。而使之從事於卑。無論識趨庸下。卽其從入之途。亦已難矣。

時文法密。不能遽責備於童子。則必使之先爲破題。破題能屬句矣。乃使演爲承題。承題能成語矣。則試學爲起講。後乃領題提比。出題中比。以漸而伸。中比旣暢。然後足後比而使之成篇。夫文之有前後。猶氣之有呼吸。嚬笑之有收縱。語言之有起訖。未聞欲運氣者。學呼多年。而後學吸。爲嚬笑者。學縱久之。而後學收。習言語者。學起語幾時。而後學訖語。此則理背勢逆。不待知者決矣。其不可者一也。

卽如一篇位置。前虛後實。前緩後緊。亦勢之所不能免。苟胸中無所謂緊與實者。將有所發。則亦安有所謂虛與緩者先作之勢。此亦事之顯而易見者也。胸中本無。而彊作之勢。則如無病之呻。非喜之笑。其爲之也倍難。蒙師本欲從其易者入手。而先使之難。不可解也。胸中或亦有時而有其意。而強使之截於部位。而不能暢其所欲言。則拘之也更苦。蒙師必欲迎其悅樂而利導之。而反使之苦。不可解也。此不可者二也。

屬句爲文。猶備體者爲人。嬰孩不滿一尺。而面目手足無一不備。天也。長成至於十尺九尺。卽由是而充積。初非外有所加也。如云魁偉丈夫。其先止有面目。後乃漸生肩背。最後乃具手足。此不可以欺小兒矣。今使孺子屬文。雖僅片言數語。必成其章。當取左氏論事。君子設辭。使之熟讀而倣爲之。其三五語爲章

法者。爲破承題者所易辦也。其十數語爲章法者。爲起講提比者所易辦也。其三數百字爲一章者。初學成篇者所易辦也。由小而大。引短而長。使知語全氣足。三五言不爲少。而累千百言不爲多也。亦如嬰兒官骸悉備。充滿而爲丈夫。豈若學破承起講者之先有面目。次生肩背。最後乃具手足也哉。

四書文字。必讀春秋左傳。爲其知孔子之時事。而後可以得其所言之依據也。孺子能讀左傳者。未必遂能運用。其不能誦讀。與讀而不能記憶。又無論矣。今使倣傳例爲文。文卽用以論事。是以事實爲秋實。而議論爲春華矣。華實並進。功不妄施。其便一也。

四書文字。必讀易書詩禮。爲其稱說三代而上。不可入後世語也。孺子之於四經。未必盡讀。讀而不識。識而不知所運用者。又比比也。左氏春秋。稱述易書詩禮。無所不備。孺子讀經傳而不知所用。則分類而習其援經證傳之文辭。擴而充之。其文自能出入於經傳矣。根柢深厚。得於幼學。他日豈可量其所至也。其便二也。

四書文字。本於經義。與論同出一源。其途徑之分。則自演入口氣。始蓋代聖賢以立言。所貴設身處地。非如論說之惟我欲言也。孺子議論旣暢。則使擬爲書諫辭命。左氏春秋。名卿大夫。出使專對。與夫諫君匡友。出辭可謂有章者矣。苟於議論成章而後使之合類而誦習焉。因事命題。擬爲文辭。則知設身處地而立言。旣導時文之先路。而他日亦爲學古之資矣。其便三也。如擬臧僖伯諫觀魚。使代臧僖伯口氣。必切魯隱公時勢。如展喜受命於展禽。使代展禽

口氣、必切齊魯時勢。

初學先為論事。繼則論人。事散出而易見。人統舉而稍難。故從入之途有先後也。孺子既於論事之文暢茂條達。為之師者。即當導以纂類春秋人物。自天子諸侯后妃夫人以至卿士大夫閒人達士。略倣紀傳之史。區分類例。逐段排比。使一人之事首尾完具。鉅細無遺。然後於其篇末即倣史記論贊之文。作為小論。其體與論事之文亦自不同。論事之文欲其明暢。論人之文欲其含蓄。論事之文疏通致遠。本於書教。論人之文抑揚咏歎。本於詩教。孺子學文。但拘一例。則蹊徑無多。易於習成括調。體格時變。使之得趣無窮。則天機鼓舞。而文字之長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

纂類春秋人物。區分略倣紀傳體。句析條分。未遽連屬為紀傳之文也。然而纂類之法。則啓牖於幼學者。為不尠矣。春秋為魯國之書。左傳稱謂皆主魯以立例。今既散為列國紀傳。則王不加天。而魯不稱我。事實無所改易。而稱謂各係主賓。可以知撰輯之不可因襲舊稱也。春秋為編年之書。左傳書事。君臣同載。今既各為紀傳。則二人共事。當分詳略。事有出入。當存互見。可以知行文之翦裁繁複也。傳有分合。事有始末。或牽連而並書。或因端而各出。可以知比事屬辭之法也。即此舉隅立例。俾初學者知所用心。於事不勞而資益者。不但文字之長而已也。

纂類左傳人物而學論贊。必讀司馬遷書。遷書五十萬言。不易讀也。日取紀傳一篇。節其要略而講說之。

遂熟讀其論贊之文。不過四五閱月。可以卒其業也。村塾蒙師。授讀無用時文。奚止一二百篇。而孺子懵然無所知也。今讀百三十篇論贊。不過百餘起講之篇幅也。遂使孺子因論贊而略知紀傳之事。因紀傳而妙解論贊之文。文之變化。與事之貫串。是亦華實兼收之益也。且以史遷之法而法左氏春秋。他日經經緯史之學。不外是矣。而其實裨益於時文。實有事半功倍之明效。較之徒業時文者。不可道里計矣。史遷論贊之文。變化不拘。或綜本篇大綱。或出遺聞軼事。或自標其義理。或雜引夫詩書。其文利鈍雜陳。華樸互見。所以盡文章之能事。爲著述之標準也。初學不可有所別擇。不特使其胸羅全史。亦可使知文境之無不備也。一自評選文家。删取雋語佳章。勸誘蒙俗。而樸拙平鈍。不以工巧見長者。屏而勿錄。而子弟遂誤學問文章爲二事。而所爲之文。其不成者。固無論矣。幸而成者。亦嘗剽而不留。華而無實。不復可見古人之全也。蓋可惜也。夫人之一身。耳目聰明。百骸從令。心具虛靈。臟納滓穢。雖有清濁靈蠢之別。要必相附而後爲人也。今欲徒存耳目心知。而去百骸臟腑。安得有是人哉。

論人之功既畢。則於左氏春秋之業。思過半矣。子弟文境。亦復稍展拓矣。於是而使之數典。亦馴而易入之功也。蓋左氏人物事實。既倣紀傳而區分矣。兵刑禮樂典章制度。當倣史遷八書之例而分纂也。其於時文則典制經制題文爲切近矣。紀傳倣其論贊。書表倣其序論。文章體制。論贊欲其抑揚詠歎。序論欲其深厚典雅。論事論人擬書擬諫之後。學爲序例。而變遷其境。其體亦幾於備矣。更取世家系譜列國年

表。又若晉卿分軍。魯卿執政之屬。參稽書傳。而倣以爲表。序論亦用十表之例。是亦舉而措之之事也。凡此別類分求。華實並進。縱橫貫串。其於左氏一書。亦旣無遺義矣。再取所纂人物事蹟。參以公穀國語。禮記史記周秦諸子。新序說苑韓詩外傳。劉向列女傳。漢書五行志之屬。凡及春秋時事者。按其人名。增其未備。錄其異同。以類相從。以時相次。詳悉無遺。則人物事蹟。無遺缺矣。（先所作之論贊與參補之事。不相符者。可以隨時改正。）其同事異敍。同敍異言。同言異用。或此詳而彼略。或彼合而此分。或虛實而實虛。或有去而有取。孺子留意玩索。卽可學爲敍事之文。向所倣紀傳而分別纂輯者。首尾旣已完具。卽可使之聯綴。以爲紀傳。先其事小而傳簡者。漸及稍多而差長者。然後乃及長篇紀傳。亦如始學論事之積小以高大者也。豈不誠易易哉。

文章以敍事爲最難。文章至敍事而能事始盡。而敍事之文。莫備於左史。今以史遷之法。而貫左氏之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盡初學可幾也。而初學從入之途。實亦平近而易習。且於時文尤爲取則不遠也。豈非至奇至平之法歟。

敍事之文。所以難於序論辭命者。序論辭命。先有題目。後有文辭。題約而文以詳之。所謂意翻空而易奇也。敍事之文。題目卽在文辭之內。題散而文以整之。所謂事徵實而難巧也。翻空之文。但觀古人所作。可以窺其意匠經營。爲其文成而題故在也。徵實之文。徒觀古人所作。一似其事本自如是。夫人爲文。必當

如是敍述。無由窺作者之意匠經營。爲其題在文辭之內。文成而題已隱也。自非離析其事。無由得其所以爲文。此以紀傳體例貫串編年之所資也。且非萃合諸家之同事異敍同敍異言之互見。（其說已詳於上章。）無由通其文境之變化。此以左傳事實參互子史諸家同異之所資也。故學敍事之文。未有不宗左史。而世之讀左史者。徒求之形貌。而不知分析貫串之推求。無怪讀文者多而能文者少也。

序論辭命之文。其數易盡。敍事之文。其變無窮。故今古文人其才不盡於諸體。而盡於敍事也。蓋其爲法則有以順敍者。以逆敍者。以類敍者。以次敍者。以牽連而敍者。斷續敍者。錯綜敍者。假議論以敍者。夾議論以敍者。先敍後斷。先斷後敍。且敍且斷。以敍作斷。預提於前。補綴於後。兩事合一。一事兩分。對敍插敍明敍暗敍。顚倒敍。迴環敍。離合變化。奇正相生。如孫吳用兵扁倉用藥。神妙不測。幾於化工。其法莫備於左氏。而參考同異之文。亦莫多於春秋時事。是固學文章者宜盡心也。

敍事之文。亦旣試編爲紀傳矣。向所倣八書而纂輯典章制度之門類。又當參以三禮國語。公穀管子。呂氏春秋。賈誼新書。董子繁露。白虎通義。馬書班志諸篇。以類纂附。（增入之事。有與先所擬作序例不符。亦可隨時改正。）使之熟而習之。卽可倣書志而學爲考覈之文。較其完缺。訂其同異。折衷前人成說。自以己意明之。則其爲功亦不尠矣。孺子知識未充。學力未逮。敍事與考訂之文。未可求全責備。但隨類編輯。循次用功。亦可使之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但有途徑可尋。自不患其無從措力也。（表亦參取羣書考訂世系年代。）

論事之文。疏通致遠。書教也。傳贊之文。即論人之文。抑揚咏歎。辭命之文。長於諷諭。皆詩教也。敘例之文。與考訂之文。明體達用。辨名正物。皆禮教也。敘事之文。比事屬辭。春秋教也。五經之教。於是得其四矣。若夫易之爲教。絜辭盡言。類情體撰。其要歸於潔淨精微。說理之文。所從出也。論事以下之文。即上所分之六類也。實而可憑。故初學藉以爲資。左氏論事。文短理長。語平指遠。故自三語五語。以至三數百言。皆孺子意中之所有。資於左氏。而順以導之。故能迎機而無所滯也。其後漸能窺尋首尾。則纂輯人物。而論贊倣焉。即論人之文也。稍能充於辭氣。則擬爲書諫。而辭命敷焉。又能略具辨裁。則規爲書表。而敘例著焉。此四變。約用三年之功。參學時文。亦當成片段矣。至於習變化而學爲敘事。互同異而習爲考訂。則又識遠氣充。積久而至貫通之候也。自爲敘例之後。至此約須二三年。參學時文。亦當成大觀矣。是皆孺子自有之天倪。豈有強制束縛而困以所本無哉。或者不察。而以宋人所爲博議史論諸篇。課童子以爲攻左氏者入門之資也。夫博議史論諸篇。皆有意於構文。凡遇尋常之事。務欲推而高之。鑿而深之。俱非童孺意中之所有。使之肄而習焉。作其機心。而行其機事。於是孺子始以文字爲圓轉之具。而習爲淸利浮剽之習調。其體能輕而不能重。其用宜今而不宜古。成之也易。則其蘊蓄也必不深。趨之也專。則其變通也必不易。是則益之以人。而不達其天之咎也。語云。點鐵成金易。反金爲鐵難。古人誘啓蒙學。不憚委曲繁重。豈不欲有一蹴可幾之境哉。爲童幼之初。天質未泯。遽強以所本無。而穿鑿以人事。揠苗助長。槁固可立而待也。夫鳳雛出鷇。不必遽能飛也。急以振翼爲能事。則藩籬鷃雀。何足

喻其多哉。

或疑以史遷之法貫串左氏之書。是以著述成一家言矣。童蒙縱因師授而纂成之。亦祇一人之攻取。而他人無庸更架屋下之屋也。此說非也。學問文章。蓋天下之公器也。因其資之所習近。而勉其力之所能赴。初非一人爲之而他人不可更爲也。無論學者習業。未必遽爲不刊之著述。就使名門鉅手。蔚成傳世之編。人心不同如面。各以其意爲之。譬如經書命題。各爲文義。雖更千萬人手。豈有雷同勦襲之嫌哉。即如古史路史函史繹史之類。皆是纂輯古人成編。何嫌並出。

或疑如前所言。皆是學成著述之事。不可以爲初學攻取之方。其說非也。少小之所攻取。與老大之所成就。截然分途。正近日教學不事根柢之陋習也。其意以爲學古趨時。各有界畫。不知一以貫之。不惟不可分界。亦且交相資益。古今名世傳世之人。大率生平所業。迥異流俗。而其人初非山林枯槁。不取巍科高第之人也。然則緝摩經傳。所業在是。所以應科舉者亦即在是。幼學在是。所以爲畢生之業者。初不外是。是則逸而有成。孰若截界分疆之勞而寡效者哉。

童孺知識初開。甫學爲文。必有天籟自然之妙。非雕琢以後所能及也。譬如小兒初學字畫。時或近於篆籀。非工楷以後所能爲也。迎其機而善導。固莫如向之所陳矣。然而學識未充。其數易盡。必參之以變化。使之氣機日新。故自論事論人以下。諸體迭變。復又使之環轉無窮。所謂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而終身用

之不竭也。前章言教以論事。論事既暢。而後論人。以至辭命敍例紀傳考訂。莫不皆然。亦就大概而言。其實反復循環。不時變易。乃見長。爲之而善。懼其易盡。變易其體。所以葆其光也。爲之不善。懼其厭苦。變易其體。所以養其機也。善教學者。必知文之節候。學之性情。故能使人勸而不苦。得而愈奮。終身憤樂而不能自已也。此篇見汪如淵小方壺叢刻。

元則公又昌公二代合傳

余幼隨先君子遠宦。墟里先疇舊德。鮮能道之。乾隆戊寅己卯間。先君子主講天門。有宗人佑於天門。爲言墟中近事。惟曰。觀元則氏之興也。而爲善者當知所勸。余於是始知有元則其人。而未詳所指也。壬辰癸巳之間。余家京師。暫歸鄉邑。至墟里省祠墓。且訪先人舊所交遊。多零落矣。時余主族兄孟育。有宗孫子行介兄。邀余飲酒。兄告余曰。此又昌。卽元則氏子也。於時元則下世數年矣。又昌承先人業。饒裕甲於墟中。然檢飭如寒素。推施無德色。宗人以是稱之。余怱怱北上。未能聚也。癸丑甲寅。余始得以家室歸里。嘉慶建元丙辰。宗人修輯家廟。自糾工集事。迄於落成。將享事有綱紀。禮有秩序。遠近觀者。皆謂得宜。其時倡率族衆。始終其事。又昌諸子之力爲多。蓋又昌下世且十年矣。當廟成告祭。適宗老有疾。命余攝主獻酬。祀畢班宴。因與宗人論舊譜荒不易輯。諸門各據所知。及其先世遺文軼事。抑其次也。言未卒。又昌長子光岳及其弟寶蓋作而言曰。我祖我父。宜有述也。吾族三宗。分伯仲季。今所修廟。其季宗也。季祖曾十公。五傳至禮行兄弟三人。而禮四公最富。公生智行兄弟六人。而智九公後嗣最繁。然四傳至我十世

祖開十五公。於明中葉。支裔尤盛。遭明季兵燹。公子孫亡失殆盡。至今百五十餘年。一線僅存。惟我父生不肖兄弟六人。外此惟從叔父一人。則我祖所撫植者也。遙遙十世之緒。賴以不墜。非我祖我父。曷克至此。當兵革之後。以富庶驟落單寒。實我高曾二世。彼時貧乏不能自存。聞曾祖之逝也。以病弱弱而不起。由貧不能具醫藥也。我祖元則公十五而孤。上事寡母。下撫幼弟三人女弟一人。朝暮至不能飽疏糲。然高堂無戚色。諸幼終日怡怡。公堅忍能刻苦。尤善克己推甘。故雖處窮約。家人皆喻其志。其後勤儉治生。家稍稍起。則愀然念父母之不克享也。推愛諸弟。無不盡心。仲弟早世。其婦守貞。則嘉而禮之。季弟中殞。其子孤露。則哀而贍之。即從叔父也。晚年家漸豐。好善益力。墟里公義。踴躍先之。有佃人負租。或請鳴官。公曰。彼貧故至此。鳴官則破家矣。因戒子孫毋追窮佃。至今以爲家法。乾隆己丑終。年七十有七。將卒。命取生平所貸親故銀錢簿注。積算約萬餘金。立火焚之。含笑而逝。我父又昌府君。承大父後。能繼前徽。自其初生。大父家已稍起。長養於豐豫。未嘗歷艱辛也。然每念大父所遭。不敢逸處。事大父母。體察形聲。至於無兆。大父嘗患痢。府君焦色進藥。七日夜目未睫也。從父幼孤。大父贍之。及其長成婚娶。分授田廬。府君視之如同產焉。大父爲德於鄉黨宗族。府君率行無稍歉闕。每戒諸子。宜善承前人志。府君之逝也。於乾隆丁未。春秋五十有九。其卒也無疾。逍遙於門。言有貴客相迓。反寢無言而逝。有客自廣江來。言渡江見府君乘軒。儀從甚都。訝其不類。比訪於門。而靈旐設矣。光岳兄弟所言如此。余乃恍然於向者天門所

聞也。夫孝友以敦倫。勤儉以起家。老生鄙爲常談久矣。而能者卒鮮。天下至行。非有奇特。而高明多不屑焉。天之所佑在彼不在此。人亦何爲而求異哉。元則諱法。配嚴氏。終於乾隆甲辰。年八十。又昌諱文起。國學生。配沈氏。卒於乾隆甲午。年四十有六。姑婦皆有閫德。凡起家勤儉。必先內政。家庭孝友。非賢內助不行。此可推而知也。又昌有子六人。孫十七人。十世單傳。駸駸且繁衍矣。詩書文學。振起家風。其中子寶蓋尤有聲庠序。因議宗譜。而偕兄光岳等述其先德。請爲家傳。遂書其始末歸之。嘉慶元年丙辰。賜進士出身國子監典籍實齋氏學誠撰。（此篇見章氏家譜。）

答吳胥石書

兒子書來。言足下詢僕既許爲足下撰文。何久不見寄。足下訝之是也。僕性疏懶。然自入中年。情深追往。索居懷舊。則涉筆未嘗不勤。惟於足下有索。則且遲遲。蓋亦有故。昔人謂子長作相如傳。因其自序。不敢有加。班氏之傳子雲。遂爲家法。僕文自度不足有加足下。欲得足下如馬揚所爲自序者一通。以爲潤色。庶幾無負。而足下方匿迹消聲。惟恐名姓聞於世。人爲不知己者相與傳會。爲同調。又安肯自爲采色丹靑。嫌於揭竿求亡子耶。且足下所以索僕之言。蓋有感於僕嘗傳周書昌。發憤於讀書無用之說。而以守先待後。歸功書昌。足下許僕言之有故。庶幾善持論也。乃足下則自述其頹唐落莫。屢病不死。又遇火災。僅以身免。轉覺脫然如此身不在人世然者。欲僕爲敍此中涯略。噫。足下之言。使我悲也。昔人謂身隱焉

用文爲。今足下隱而非隱。僕旣粗知足下。亦當以言而未嘗言者爲足得其形似。雖然。僕雖形似足下。知無當於足下意也。蓋書昌自謂有用。而世人以爲無用。故僕推其所用。爲當世剖。當世宜有信者。卽起書昌於地下。知其秩然亦有當於心也。足下方自以爲無所可用。而世且不復知有足下。僕乃推其所用。爲當世譬。毋論當世未必遽信。卽面質之足下。足下本無是心。得毋疑僕亦強爲傅會乎。然僕自謂未嘗誣足下也。蓋惟聖人天質。初無所優。粹然元氣。如修養功成。陰陽調適。未嘗有偏勝也。大賢以下。乃見所優。如生稟得厚。臟腑血氣。有獨恃其強者。終身以爲便利。中人以下。不見優而見絀。如有病之人。風寒暑溼。有獨受其厲者。終身受其患害。此其概也。聖人不可得而見矣。大賢中人而下。優絀各有大小淺深。優者偏勝而不能相兼。殆猶女餘布而農餘粟也。絀者偏累而不能相易。殆猶原多亢而隰多霖也。故必明乎調劑盈虛之說。然後可以知人而論世也。足下窺學於邃。而無專功。得文之心。而無撰著。會心甚遠。而簡於語言。非僕幸聞緒論。亦無由知足下所自得也。莊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自得深者。往往重內而遺其外。然太上心知其意。則曰口不能言。庸妄者流。蚩蚩自許。亦曰吾知其意。而口不能言。則幾於龍蛇沮矣。寧與庸妄相爲龍蛇。而貴自適其意。足下之所得也。夫學問文章。君子之出於不得已也。人皆心知其意。君子方欲忘言。惟不能不迹於學問文章。不幸而學問文章可以致名。又不幸而其名誠有所利。慕利者爭名。而託於學問文章。甚至忮很貪求。無所不至。君子病焉。足下恥名可矣。乃幷不屑其實。是足下爲

已有餘。而非有用於世也。然推足下之所恥所不屑者。以矻爭名者流。使之惕然有警於心。或者爭氣可以少恬。此僕所謂推其所用爲當世警也。夫犀出鴆鄉。斯爲貴也。火水至寶。益多則無取矣。使足下生於魏晉之閒。自命達生。而糠秕人事。僕又何敢更助頹瀾。今好名鴆毒。亦稍厲矣。猶幸造物之於區植。必有所劑。乃生足下之使獨也。此僕所謂調劑盈虛而始可與知人而論世也。雖然。足下難爲知者。僕能知之。亦不易矣。猶憶丁未淹留都下。謁銓注選。因言足下瓠落無所可用。僕得爲縣。當迎君官舍。殆如溫伯雪子。目擊道存可爾。及僕辭選出都。私計寂寞嗜好。更誰與君爲臭味耶。鷺庭年壯氣盛。負其不羈。方將致身通顯。焜燿爲一時望者。乃獨與足下相得。則同心之比。臭於香草。有不以出處喧寂而異者矣。此言幷示鷺庭。爲何如耶。學誠頓首。

又答吳胥石書

日前作足下書。未及脫稿。而星使遄行。卽以草稿先寄足下。念遠別無以爲歡。急欲慰足下遙望也。今稍加點定。繕爲正本奉寄。不知足下意爲何如。或疑足下索文當如序記之類。爲公家言。乃爲得體。不當作致足下語如往復問答者然。此則古無成法。僕蓋以意爲之。然亦微有據依。特不盡執守耳。韓退之述太學生何蕃。乃投贈之書。略如序記之類。對見存人言理宜如是。故方崧卿本題爲太學生何蕃書。蓋本書事之體。如孫樵書何易于之類。或當時書以贈之。故李漢見其文屬投贈。而標題爲書。遂編次於書類耳。

意雖小異。而失未甚也。朱子以其文爲傳體。而改題爲傳。恐李漢明知爲傳而編於書牘。未必如此無倫次也。要之古人文無定體。與人答問而卽傳其人。周秦諸子往往有之。今雖時異勢殊。不得不分體製。然於此等源流。不可不略知之也。不知高明以爲何如。九月十三日學誠頓首。以上二篇。見吳蘭庭族譜稿存。

上朱先生

現爲秦芝軒師校編樂典。其歌舞雜曲。鐃歌清樂諸條。吳本原稿。直鈔杜氏通典。而宋元以來。全無所爲續者。此亦可爲難矣乎哉也焉而已。第此等歌曲樂府。史志不詳。兼之源流派別。學誠亦不甚解。就杜氏原本所分。亦多與前史不合。不識宋元至明。究以翻閱何書爲主。有何書可以參訂。務望夫子大人。俯賜檢示一二種。館書督催。過於索逋。乞吾師勿緩爲禱。再者。昨聞族孫之從事倉部者言。今歲春水大漲。漕船在運河中。全無躭擱。浙紹二幫。已過津關。計楚船抵通。不過六月上浣。則匝月之後。便添十七八口。米珠薪桂。歲月甚長。而昨日均弼先生房金又見告矣。腐儒索米長安。計非官書三四門。不能自活。吾師許之有日矣。而到手者乃無一處。此直生死之關。夫子大人當有以援之。乞勿遲遲待西江決而後索涸鮒於枯肆也。此上先生大人。制學誠百叩頭。四月廿六日。

上朱大司馬書

前日有新撰通義一首。及所上啓事一通。論近日學者風氣。想邀鈞鑒。維揚吳澄野編修。紹粲以歷朝詩

選序目凡例相商。小子於詩學茫如。然於編書體例爲熟。因爲商訂數條。亦通義之支翼。謹錄奉覽。此間閱卷已訖。邑中縉紳多故舊。尚須旬日之留。然後旋省。度閣下回轅。距不甚遠。意且面商。暫作蘇杭之行。看機會如何耳。抑現有所祈者。家中嗷嗷已久。此間所獲。隨身將歸。如沃焦釜。前日已於少白書中。囑其轉達。未知到否。今沈桐城君正赴靈璧。舍姪正知靈璧。作書向渠索助。並囑沈君爲之面言。此時窘況。如得閣下爲之諭意。則彼正於散賑之時。窮途族叔。又舊托知交。或稍從優厚。未可知也。如未得面諭。或即令沈君以閣下意諭之。亦無不可。肅此並請鈞安。不盡。三月十五日世愚姪章學誠頓首。

又上朱大司馬書

篋攜有同年汪進士輝祖所輯同姓名錄。謹奉公餘讀史。備稽檢也。小子曾爲撰敍。爲汪君尚有史姓韻編。取諸史所具人名編韻備查。與此書相爲表裏。故小子撰敍。兼包兩書而言。今韻編尚未完功。先行此書而敍亦未刻也。敍中極論名姓之書。古有專門。因欲史家急復班固人表之例。以清列傳。發於史學稍有擴清之功。而聞者多大笑之。湖北通志。自用其法。遂爲衆射之的。謹質清嚴。當必有所取裁也。昔亭林顧先生之論史。則怪陳范沈魏諸書不立年表。以謂表廢而列傳遂繁。其言良允。然顧氏所指年表。乃宗室王侯將相列國諸表耳。未嘗知人表之陷於衆謗。宜急爲昭雪。而當推爲史家之法守也。充顧氏之所議。六朝諸史。誠無解矣。唐宋金元諸史。俱有年表。何以列傳之繁。反比范陳沈魏無表之書。增至數倍。則

顧氏表廢傳繫之說。不足以爲篤論。而小子爭復人表之說。非好爲異論矣。因併錄呈誨。學誠惶悚載拜。

二十三日。

又上朱大司馬書

昨桐城胡太學虔有書來。伊不日赴浙。且云阮學使將與謝方伯合夥輯兩浙金石考。又將西湖設局。借看四庫祕副。補朱竹垞經義考中未輯之小學一門。又胡君未來時。杭城原有修鹽法志之議。運使張君。尙稱好尙文事。因勸小子謀浙江文墨生涯。蓋小子自終史考之役。胡君自補經考諸書。同看四庫祕副。便取材料。彼此互收通力合作之益。又胡君於襞績編纂之功。比小子爲縝密。而小子於論撰裁斷。亦較胡君稍長。不特取材互省功力。卽成書亦互資長技也。但胡君膺聘而去。自不患無安頓。而小子未與諸公交涉。必須閣下專書托阮學使爲之地步。阮雖素知小子。而未知目下艱難。又未悉伊等所辦之事。於史考有互資之益。須閣下詳論已上情形。則彼必與謝藩伯張運臺通長計較矣。旣明小子於彼諸書有益。又明史考得藉杭州告成。則秋帆先生。必不忘人功力。將來必列伊等銜名。如秦尙書五禮通考。列方制軍。盧運使宋臬臺。亦其例也。浙中當道。好事有餘。而解囊多澀。往往借公濟私。如薦空名書院。本無其缺。坐派州縣醵資延請。或薦看試卷。或延請經理四庫藏書。此最美缺。可以終身。或薦爲商家挂名教學。並無生徒。仍可辦書。故辦事不如秋帆先生爽快。胡君亦爲此故。覺少助力之人。無錢不能包請幫手。欲小子藉閣下與秋帆先生力。到彼自開局面。而

陰收互益之效也。惟當事諸公既多好事。（謝藩臺。張運臺。嘉湖秦道臺。）阮公又與諸公聯屬。將有所為。小子如得所安頓。則於彼之所為。既有所補。卽史考本業。又使諸公亦列其名。若囑阮公以此意歆動諸公。度必可動。但學使不時出巡。必須及早致書。俾得與司道諸公相商。（二月中旬出按外郡。）而小子此間他無可圖。藉看一兩棚考卷。以作盤費。彼時阮公正可有回書。便於作進止矣。惟閣下卽圖之。如阮公之外。更有可囑之書。則更有濟也。學誠不勝翹企之至。謹稟。十七日。

答朱少白書

適纔遷屋。書笈尚未得展。（因有院長之物。故堆塞甚多。）俟明日可檢尋奉上。此等文近年時有塗改。而鈔胥又不多得。故不能整齊便觀覽耳。先此藉復。餘再罄。昨回書院。小价已忽忽疊行李。而案間尚存足下付還文史通義所書冊面。所云壽文始明季。文近應酬。故不足存似矣。其實不盡然也。朱子嘗有太夫人生朝之詩。意宋人壽以詩文。已開其端。文字古無今有。不論前後。蓋古猶今也。安見出於晚近者之必不如古邪。且文體不廢應酬。昌黎墓誌。其無實而姑取以應酬者。十之七八。與近代壽文有何分別。先夫子於壽序一體。多用傳記之法。最為有用之文。豈可輕忽。鄙著正因世俗拘文體為優劣。而不察文之優劣並不在體貌。推求。故撰砭俗之篇。欲人略文而求實也。壽文與墓誌雖所出前後不同。而應酬則一事。雖出於應酬而君子借以立言。亦同例也。世人重誌銘而忽壽文。是不知類也。至上梁之文。與求昏之啓。乃本無可以求

新故等例於試差試錄之序進士題名之記無可求新祇應如令節賀表春秋祭祝之撰爲一定之式無須更張乃爲事稱之體非爲駢麗而卑之也駢麗中之宣公奏議史官且不敢裁節又何可輕也如何如何學誠頓首

又答朱少白書

今日十六得十三日手書極欣慰所云具見關愛此而嫌多舌天下可廢朋友倫矣遵教已火其書然本亦兩無所傷也此間沈明府面求尙書委赴靈璧監賑故忙忙趕完覆試於十五日即已奔馳而去弟因此便又托渠帶啓事一通且囑其從中宛轉大約多少必有小點補亦不爲無益耳考事既完官署無可談者且東人已去留此亦復無趣味甚思與足下作晨夕筆談因此間知好者多且有素日遙企而此時快欲會面者爭相延訂而東人行時亦甚款留弟思東歸亦須俟尙書旋轅有許多商酌爲期尙早如省城多住一日即有一日攪用住書院與住店所爭卻不甚遠也故且隨意盤桓擬月杪回省度尙書亦不過四月上旬當回則不過作十許日閑住亦所費不大矣府試閱卷亦不甚高興此間志事卻是可圖爲本官原有意而紳士亦高興特人心不能齊弟若與紳商謀竟可有成而弟卻不甚高興總因心存大欲尙欲希冀於千百之什一耳故且回蘇杭亦屬要著先師笑弟有貪心誠哉是言足下想亦見笑邪前日京信已於初五日接得如何足下說初五方自安慶發邪弟辨地理統部之事爲古文辭起見不盡爲辨

書也。洪孫諸公。洵一時之奇才。其於古文辭。乃冰炭不相入。而二人皆不自知香臭。弟於是乎謂知人難。自知尤不易也。詩與八股時文。弟非不能一二篇差強人意者也。且其源流派別。弟之所辨較詩名家時文名家。轉覺有過之而無不及矣。然生平從不敢與人言詩言時文者。爲此中甘苦未深。漆雕氏所謂於斯未能信耳。故其平日持論關文史者。不言則已。言出於口。便如天造地設之不可搖動。此種境地。邵先生與先師及君家尙書皆信得及。此外知我者希。弟亦不求人知。足乎己者不求乎外也。以洪君之聰明知識。欲彈駁弟之文史。正如邵先生所云。此等拳頭。只消談笑而受。不必回拳。而彼已跌倒者也。彼駁邵之爾雅。方長篇大章。刻入文集。以爲得意。而邵之議論已如此。今彼刻駁弟之書。乃因詘於口辨。而遂出於裝點揑造。殆較駁邵爲更甚矣。此書卽使出弟身後。兒輩力量。尙能駁正。平日聞弟之教。如史餘邨及虎麥舍姪。皆能談笑而揮者也。而弟猶不免論辨。若以爭勝然者。實欲爲世風作小維挽耳。故上尙書啓事。極論今之士習文風。所爭不在小也。雖然。人不自知分量。豈少也哉。程易田之於孫洪諸君。自較勝矣。彼刻通藝錄。直周官之精要義也。而不今不古之傳誌狀述。猶自以爲文也。而亦列其中。豈非自具村俚供招。若戴東原氏。則更進乎程矣。然戴集中應酬傳誌。亦自以爲文也而存之。且以惹人笑柄之汾州府志。津津自道得意。然則人之眞自知者寡矣。自己尙然不知。如何能知古今人之是非。良可慨也。人才如是之難。足下能不自勉。倘因弟之所論。而遂有輕視一切之心。則非弟勉效砥礪之意。而反進鴆毒於足下矣。大抵身履其境。心知其意。方

有眞見解。不用功於實際。則見解雖高而難恃也。如何如何。邵先生行事細碎。宜即動手記之。即如受洪書而不報。此雖不便明記。亦可暗指其事而形其雅量也。其與弟相喻甚深。必有弟轉不及知而與足下道及者。是亦可識。而且爲弟所必欲聞而斟酌以入文也。此閒且有半月耽擱。與君手談。尚可往復三二次也。匆匆匆匆。此佈並候日佳。不備。三月十七日。世愚弟章學誠頓首

又答朱少白書

昨言湖北志傳尚存尚書處。不及過目。此可也。但其中事實。非足下所必欲知耳。至於創條發例。則頃刻之閒。一覽可得。無須細看也。此傳諸體。出於史傳常例之外者。準之於古。皆有所受。並無片言隻義。出於杜撰。惟肉眼讀書太不留意。故不知其所本耳。陳增多聞寡識。乃謂諸傳並非傳體。甚至言左傳之傳主訓詁解義之屬。與史傳之傳。判若天淵。此眞痰迷心竅人語也。史文貴於陶鑄羣言。與陳工部書已詳。然馬藉周秦。班資西漢。亦未嘗不借古人生色。如部修湖北志。既劃隋唐以上。不復爲傳。其補苴宋元以來。所據底本。率是冗葛蕪穢。不但不能藉以生色。乃反如塾弟子文之筆削改竄。極費心思。即今呈尚書之二册內。尚恐刊削有未淨盡。深恨此等原文不爲人見。無由知我輩筆削之苦心耳。然其文畢竟比平日應酬文字長出一格者何也。則以其事迹之可取材者。多不似應酬之文勝於質故也。即如左方正之書事。其文或比志傳修飭簡淨。蓋有意於爲文也。志傳不盡出於有意。故文或不甚修飭。然大體終比書事

之文遠勝蓋書事之文。如盆池拳石。自成結構。而志傳之文。如高山大川。神氣包舉。雖咫尺而皆具無窮之勢。即偶有疏忽字句疵病。皆不足以爲累。此史才與文士才之分別。足下由是觀之。當必有所辨也。詩賦爲鄙之所短。至於臨史事亦頗識翦裁。昔爲先師別傳載文鳥賦。稍有刪易字句。邵先生以書來問謂史漢載楊馬諸賦。從無改易之例。因問出何典故。惟時兒子率以文選諸賦恐原從史漢錄出。未必即是班馬原文爲對。其實亦不必如此說也。楚狂接輿之歌。論語略而莊子詳。則詩賦詞語。古人不妨隨意改易之明證矣。故於傳內有詩賦之旨可取而語不工者。亦改正之。如宋詩紀事及輟耕錄。俱有烈女韓希孟五言古詩。詩旨極正。而辭未盡善。鄙修通志列女傳。輒以己意改之。此外如一切書牘表。凡意可取而言未善者。鄙皆力加改削。但此係己所獨知之事。他人未見原本。則見以爲固當如是耳。噫。此所謂施恩無用之地。垂德不報之鄉。心血嘔盡。而人不諒者也。今將列女傳摘錄之一册呈閱。其韓希孟詩改本并爲舉似。尙書蓋不能作詩而能改詩。正史家之作用也。此事與流俗言則不解。與通人言又每多不以爲然。斯道之所以難也。辛楣先生尙不謂然。足下昨云鄙一切散篇不復還。將自彙爲一本。可謂嗜痂之癖矣。然如與孫洪辨駁之文。不必遽示外人。近日名士爭心甚熾。鄙深畏以此等文字結成仇讐。所關非細。吾輩所謂不朽。原非取辨於生前也。足下亦必深悉此意。計日分手。愛足下之心無已。故言之繁複至是。亦不值一笑也。足下記二雲先生雜事。能終不忘否。念之念之。學誠頓首。

又答朱少白書

來諭領悉。但因此老饕之名大著。亦足供軒渠也。蹠爪爲肉無多。而雋永之趣。或非燀庖所領。如廉割以見惠。則亦不厭多多之善耳。如何笑笑。附上方志義例一册。其中似有複沓已經足下見者。但亦記不淸。足下自擇其未見者閱之可耳。前所要諸件。塗抹難看。又夾雜亂訂腐爛册內。此間地方局促難展。故擬到桐城借鈔背耳。今先請看方志義例。畢或再檢別本也。藉復不盡。學誠頓首。

與朱少白書

今日欲趨署。因道濘而肩輿又索價昂。止得稍遷延俟一兩日晤談。幷於世叔前爲道及也。新春試筆兩小篇奉郢。此非平日專門文字。偶隨所見筆之。披淵如集。疵病甚多。欲以書規之。又恐於不關文史宗旨處。入且疑爲好辨。淵如之弊。正在有心好辨。不可同浴而譏裸裎。若置之不論。則惜其精神之悞用也。如何如何。並以二小篇轉呈老眼一過。亦好再鄙撰有與陳工部論史學書。即辨湖北通志者。已錄呈中丞足下。盍就近索觀之。近年來得意文字。頗有尉遲敬德唱北餞氣概。甚不讓前人也。呵呵。學誠頓首。乞將宋濂潛溪集章懋楓山集兩種。暫假一觀。三五日內可奉上也。津逮祕書兩函附趙。制學誠頓首謹啓。午日前三日。

又與朱少白書

昨爲汪庶常邀飲其寓柳林阮宅。地近北城。因登城眺遠。而附墉棺櫬甚多。甚至木朽縫穿。幾欲見骸者。惻慘可念。詢汪君云。亦有子孫。而式微已甚者。亦有無子孫者。此省垣之內。猶且如此。他處可知。鄙欲言於尙書。面諭府縣。先爲出示勸導。且約以限期。有子孫者。務令及時掩埋。卽力不能大葬。亦令淺土浮掩。或累磚爲槨。不使風日見侵。如過期約不埋厝與修葺者。官爲遷入義塚。以免暴骨之慘。且俱聽民自便。胥役無藉端騷擾。似於事理不無裨益。幸爲轉達。此因耳目所聞見如此。輒爲告語。其通闔州縣。可否通行勸諭。惟尙書酌之。再此事但可勸諭。不可厲禁。恐官役藉端騷擾。又勸使可葬則葬。不葬則須善厝。不可概強人以必葬。則近情而無弊。善政而又善行矣。如何如何。足下近日懶癖。大是長進。屢索用不著之拙稿。既云已有可詮之件。何仍不付一件。且前日往返筆札。一日或至數通。今則概作泥牛入海。針肓起廢。必何如乃可。我輩此間相聚。亦不甚易。得日後風雨之思。嗟何及乎。足下英年。僕則老矣。良時不再至。燈燭不敢棄末光也。爲邵君開節略之事。能俯如所請否。亦示知之。學誠頓首。二月十七日。

又與朱少白書

士畜中德。滋脾養胃。氣醇而薌恬。味厚而不膩。良醞下之。平和暢適。如讀西京董賈經術文字。但覺元氣盎然。令人神志俱旺。他若羔羊非不鮮美。自是鄒枚一路風味。深厚遠不如矣。執豕於牢。通行上下。是子淵聖主賢臣頌耳。便開六代浮靡之宗。古人定爲三等牲俎。頗疑周公亦用文心雕龍品藻法也。後代登

薦若韓辣柳酸歐甘蘇滑曾淡王苦自成一家臭味憂憂乎其難哉先師文字佳者雄富次則海燕之儲非不珍貴然未免借味雞汁耳尙書近作甚似先師卻爲盤陀一席時雜蔬筍薦之加籩爲宜賓筵正饌似宜稍擇近日之文不敢多言大約似長新店市葱韲豆腐炒猪肉耳噫鹽味至此方爲不負牛肉彼牛有鬼當以得果斯人之腹爲幸如佛家之得度脫邪乞代請尙書再下一轉語如何或者因是得遂求益之請未可知也笑笑學誠頓首

又與朱少白書

規正孫淵如書稿呈閱中有圈點乃姚姬傳先生動筆苦於鈔胥不給不能另錄非不恭也姚姬傳於論歲差處不以鄙見爲然足下幸爲我進質於尙書鄙說果否有合必能得明指也其一切糾駁之說鄙實甚愛淵如而思以講明其非以規益之實未有所爭勝而故爲好辨足下試取問字堂集原本對勘其是非之平足下亦可諒我無他意也質於尙書亦無不可戴東原訓詁解經得古人之大體衆所推尊其原善諸篇雖先夫子亦所不取其實精微醇邃實有古人未發之旨鄙不以爲非也(姚姬傳非不取原善過矣)戴君之誤誤在詆宋儒之躬行實踐而置己身於功過之外至於校正宋儒之訛誤可也幷一切抹殺橫肆詆訶至今休歙之間少年英俊不罵程朱不得謂之通人則眞罪過戴氏實爲作俑其實初聽其說似乎高明而細核之則直爲忘本耳夫空談性理孤陋寡聞一無所知乃是宋學末流之大弊然通經服古由博反約

卽是朱子之教。一傳而爲蔡九峰黃勉齋。再傳而爲眞西山魏鶴山。三傳而爲黃東發王伯厚。其後如許白雲金仁山王會之。直至明初宋潛溪王義烏。其後爲八股時文中斷。至國初而顧亭林黃梨洲閻百詩皆俎豆相承。甚於漢之經師譜系。戴氏亦從此數公入手。而痛斥朱學。此飲水而忘其源也。然戴實有所得力處。故原善諸篇。文不容沒。若淵如則本無所得。全恃聰明。立意以掀翻古人爲主。而力實未能。故其文集疵病百出。鄙所糾正。特取與文史通義相關涉者而已。其餘非我專門。不欲強不知以爲知也。倘他篇又別有專門之人如鄙之糾駁。則身無完膚矣。其病卻是欲速成。故不免於不遜悌耳。要之不失爲奇才。鄙欲其內斂十年。然後可著作耳。與一時僞體假門面諸公。卻不可同日語也。如何如何。足下勉之勉之。以才而論。不讓彼也。

又與朱少白書

現在桐城人士有索觀敝帚者。淸釐行笈。有遺失之件。心甚惶惑。曾記有小本面書文史通義四字。其內八篇文字。前七篇皆綠色印板格鈔寫。末篇白紙無印格者。皆朱筆點句逗。此册曾記足下已經付還。今遍檢不得。豈當日未還耶。此八篇中有全無底稿者。今檢此不得。甚悶悶也。如足下未還。則將來祈檢還。如已還。則足下有鈔存者。反須轉借鈔補也。並乞先爲示悉。以慰懸念。不宣。學誠又及。以上十三篇見墨蹟。原本卻無標題。今觀其文。知皆與朱竹君先生父子兄弟書牘。故爲分別標目。

上畢制府書

制府大人閣下。學誠始侍鈴轅。在丁未之仲冬。其端自永清周尹發之。周尹見秀水朱氏作經義考。未及於史。以謂學途之闕。仰知閣下心羅二十三史之古。文綜八十一家之奇。而學誠於史學略窺涯涘。可以備鈔胥而佐丹鉛。是以覼縷於閣下。而督學誠以行役。其時學誠方見嗤斥鷃。蟠屈窮途。瞻企龍門。欣然就道。踏冰凜冽。策蹇淩兢。心念閣下一代文章之伯。通人奇士。輻輳而歸。學誠迂踈孤學。闇然無玉潤瀾清之質。或東郭之竽難濫。則楊朱之路斯歧。既又念周尹親炙光華。垂三十載。學誠於周尹。亦非面朋。豈作揶揄。都無所了。旅次孤燈。與馬成二。寸心交戰。達旦徬徨。及至摳衣坐末。申其口吻。閣下豁然稱許。如見甕瓷。而視他人之脰肩肩者也。得一知己。庶以不恨。學誠遂挈弱小十餘口。雲浮歸德。竭愚夫之千慮。效翰劄於堂前。事未及般。而閣下移節漢江。學誠欲襆被相從。則妻子無緣寄食。欲仍戀一氈。則東道無人爲主。蓋自學誠離左右之後。一時地主。面目遽更。造謁難通。疣之贅。尚可言也。毛無附。將焉置此。閣下撫豫數年。學誠未嘗一來。及其來也。閣下便去。進退離合。夫豈人謀。不得已還住亳州。襆轉於當塗懷寧之閒。一鉢蕭然。沿街乞食。士生天地。無大人先生提挈而主張之。其窮阨也。有如斯矣。今逢閣下六旬初度。懷朱握槧。青衫白面之徒。寸長片藝。無不申祝嘏之情。博閣下一笑。而學誠羇旅數千里外。私衷欣戀。山川阻之。忘其固陋。謹撰五言古詩。自廁伶優絲竹之末。伏惟閣下鑒其愚忱。垂之一盼。倘得馳一介之

使。費崇朝之享。使學誠得治行具。安家累。仍充賓從之數。獲成史籍之考。曰期曰頤。常飫壽筵之餘瀝。善禱善頌。冀美盛德之形容。學誠臨書不勝欣望依溯之至。學誠頓首。此篇爲會稽董氏鈔寄。

跋湖北通志檢存稿

余撰湖北通志。於列傳尤不苟。凡五十四篇。笈存私稿。未及其半。可惜也。然併合凡例序目。及往復駁議。猶見筆削大凡。今分爲二十四卷。爲檢存稿。不行於時。冀取信於後也。余嘗論史筆與文士異趨。文士務去陳言。而史筆點竄塗改。全貴陶鑄羣言。不可私矜一家機巧也。雖然。司馬生西漢。而文近周秦戰國。班陳范沈。亦拔出時流。彼未嘗不藉所因以增其顏色。視文士所得爲優裕矣。余撰方志。力闢纂類家之蕪盜。使人知方志爲國史羽翼。故於前古人物。久標史傳。無可疑者。概列於人物表。不復爲傳。所爲傳者。多出宋元而後。史傳所載。與他書迥有異同。或史本無傳者。方始爲之。而近世紀載。出於史學久絕之後。一切文辭敍述。蕪梗闒冗。全無法度。甚且稱謂顛倒。莫可究詰。而其事迹實有可傳。則亦不得不列於傳。故所因者。非第不足藉以生色。或至如學童課業。大費點化刪潤。免過爲幸。安敢望有拔出於平日之文哉。如亦效前人之借古籍以生色。則又有余之別裁。不容冒昧入者。閱者諒其所處之時之勢。而知其有苦心焉。幸矣。

上朱大司馬論文

乙部之學。近日所見。似覺更有進步。殆於杜陵所謂晚節漸於詩律細者。世士以博稽言史。則史考也。以文筆言史。則史選也。以故實言史。則史纂也。以議論言史。則史評也。以體裁言史。則史例也。唐宋至今。積學之士。不過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過史選史評。古人所爲史學。則未之聞矣。昔曹子建薄詞賦。而欲采庶官實錄。成一家言。韓退之鄙鴻辭。而欲求國家遺事。作唐一經。似古人著述。必以史學爲歸。蓋文辭以敍事爲難。今古人才。騁其學力所至。辭命議論。恢恢有餘。至於敍事。汲汲形其不足。以是爲最難也。前明皮傅論文。則有秦漢唐宋。相與奴主出入。何信陽謂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而古文失傳由昌黎始。杭堇浦氏斥其病狂。夫昌黎道德文辭。並足泰山北斗。信陽何所見聞。敢此妄議。杭氏斥之是也。然古文必推敍事。敍事實出史學。其源本於春秋比事屬辭。左史班陳。家學淵源。甚於漢廷經師之授受。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班曰緯六經。綴道綱。函雅故。通古今者。春秋家學。遞相祖述。雖沈約魏收之徒。去之甚遠。而別識心裁。時有得其彷彿。而昌黎之於史學。實無所解。卽其敍事之文。亦出辭章之善。而非有比事屬辭心知其意之遺法也。其列敍古人。若屈孟馬揚之流。直以太史百三十篇與相如揚雄辭賦同觀。以至規矩方圓如孟堅。卓識別裁如承祚。而不屑一顧盼焉。安在可以言史學哉。歐陽步趨昌黎。故唐書與五代史雖有佳篇。不越文士學究之見。其於史學。未可言也。然則推春秋比事屬辭之教。雖謂古文由昌黎而衰。未爲不可。特非信陽諸人所可議耳。蓋六藝之教。通於後世有三。春秋流爲史學。官禮諸記流爲諸

子。論議詩教。流爲辭章辭命。其他樂亡而入於詩禮。書亡而入於春秋。易學亦入官禮。而諸子家言。源委自可考也。昌黎之文。本於官禮。而尤近於孟荀。荀出禮教。而孟子尤長於詩。故昌黎善立言。而又優於辭章。無傷其爲山斗也。特不深於春秋。未優於史學耳。噫。此殆難以與文學士言也。

評沈梅村古文

同年友梅村沈君。名赤然。錢塘人。雜鈔前後所著古文詞爲一卷示余。辱問可否。君志潔才清。識趣古雅。所撰皆直舒胸臆。無枝辭飾句。讀其書可想見其爲人。至於文字利病。則有可以言者。大約書翰辭命。多貧賤故交。據情言志。又早處窮困。倦於游涉。而意氣不挫。敍述窮況。無憔悴不聊景象。亦無干謁乞憐意態。與人開誠以達。不爲矯辭客氣。此所長也。惟是辭命之文。本於風人遺旨。朱子注論語誦詩專對之義。則曰詩本性情。長於諷諭。蓋陳情述悃。貴乎溫厚和平。故曰不學詩無以言。春秋交聘致辭。戰國縱橫騁說。行人之官。本於學詩。能言而後能喻難達之情。能動有心之聽。皆此具也。書翰解此。則命意深厚。出辭溫雅。往復之勝。較之矢臆陳辭。又長一格矣。記序之文。因事命篇。理趣自足。然記山水遊宴。形容景物。要使文不入靡。琢不傷樸。大則班氏志地。小則酈氏注水。皆當觀法。最忌辭賦藻麗。駢體工巧。字句破壞古文法度。夫古文之與辭賦。道不同謀。惟山川景物。刻畫追摹。流連光景。宛與辭賦相近。而其中實有毫釐千里之分。不可不辨。譬之犀玉珠貝。工人用飾器物。欲其光華。醫師用和方劑。僅取質性。夫飾器珠玉。爲人玩弄。

久漓真性。取配藥餌。不如蚌胎璞結者良。理甚瞭然。是一物而爲用不同。文辭字句。所施何以異此。序論近人文字。揄揚工拙。掎摭利病。忌用無根浮語。漫爲贊賞。有累文體。不合古法。先要推勘作者之旨。折衷道要。次則裁量法度。斟酌規製。使人有律可循。乃爲論人準則。即或倖色揣稱。研鈎練律。亦當推尋匠巧。紬繹文理。如老伶審曲。良估評賈。是非可否。必有精理要言。可資啓悟。若摯虞流別。劉勰文心。鍾嶸詩品。斯爲美也。世俗喜諛。末學忘本。不解文字理趣。猥用精奇神妙。典麗清新等語。蕪雜塡湊。文有市氣。豈可入於古文。是則不可不別擇也。傳述文字。全是史裁。法度謹嚴。乃本春秋家學。官名地名。必遵現行制度。不可混用古稱。使後世無可考證。亦不可襲用易字省字陋習。均於事理有礙。前人久已言之。或舉唐宋大家。如韓歐陽氏。閒有襲用不察之處。以謂可法而強解者。又有虛作議論。不妨假借。實敍事迹。乃必謹嚴之語。以爲調停。不知唐宋大家。猥承六朝駢麗浮辭之後。摧陷廓清之烈。誠不可誣。而語失檢點。仍蹈前人餘弊之處。亦所不免。不特如方苞氏所舉韓子滕王閣記。女挐壙誌諸篇。以刑部侍郎爲少秋官。以潮州爲揭陽而已也。是正古人之病。豈可引以爲法。又豈可強作解說。爲古人所愚哉。即如二名不可偏舉一字。古人二名不偏諱者。正以省去一字。不得即爲其人之名故也。顏氏匡謬謂延壽稱壽。相如稱如。猶與命名之義無礙。若棄疾稱疾。不害稱害。無忌稱忌。則與命名之義且大背矣。是則唐人已明戒之。而韓氏平淮西碑。光顏稱顏。公武稱武。張中丞傳後敍。忽曰南霽雲。忽曰霽雲。又忽曰雲。亦豈可因韓氏文

而即爲善歟。又如敍事紀年。古人必書當代年號。近代苟圖簡便。往往以甲子干支代紀年歲。夫甲子干支。古人用以紀日。未嘗用以紀年。顧炎武氏辨之甚嚴。第爾雅既有太歲在甲在子之文。則義理已有可通。苟於情事無礙。何必拘拘於閼逢困敦之古稱耶。然但書甲子而不著年號。則康熙二十三年甲子。與乾隆九年甲子。何所辨歟。又有但書年號甲子。而不詳歲次。則康熙壬寅不知元年壬寅與六十一年壬寅。豈不於事有所妨歟。今爲折中之法。則首書壬寅。必著康熙元年。其癸卯甲辰而下。但紀甲子。可以推求而得。從簡可也。至於雍正癸卯。又必重著元年。甲辰乙巳而下。亦以甲子省文。推求可得。從簡可也。凡此雖非古人之法。但求事理可通。抑亦可以爲其次矣。前輩論文。欲矯時弊。動言法古。則誠然矣。然必須有儉則從衆。泰則違衆之意。乃可與言法古。否則有心矯異。即非學者所宜。又有古人已疎。而今宜稍密者。書日甲子是也。春秋三傳之文。所書甲子。今已不辨上中下旬。杜氏春秋長厤。搜論先儒。謂其多誤。且亦安所盡得通曉厤法之人而讀吾文哉。是宜略倣倘書。謹志晦朔。古文以日紀事。亦不常用。然有必須紀日之處。則不可以不知者矣。至於古文之要。不外清眞。清則氣不雜也。眞則理無支也。理附氣而辭以達之。辭不潔而氣先受其病矣。辭何至於不潔。蓋文各有體。六經亦莫不然。故詩語不可以入書。易言不可以附禮。雖以聖人之言。措非其所。即不潔矣。辭不潔則氣不清矣。後世之文。則辭賦綺言。不可以入紀傳。而受此弊者。乃紛紛未有已也。如故鄉自可曰父母之邦。而或以桑梓綺語代之。不知桑梓本爲二木

名也伯仲自可曰昆弟而或以塤篪綺語代之不知塤篪二樂器也充此而論詞人綺語横入古文背義害理者蓋不少矣太史遷伯夷列傳有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夫驥乃馬名而尾乃馬體以此而代先聖門牆得毋不潔不清之尤者歟又云非附青雲之士烏能施於後世夫青雲在天修士則亦人耳如曰置身若在青雲之上明作此喻可也直以青雲稱士是亦賢者好奇之過也雖然百三十篇有此累者僅一見耳其他固絕無之此其所以不害爲尺璧之微瑕耳或爲之解非也或又從而效之謬也韓子曰文無難易惟其是耳學者動言師古而抑知古人亦有不可學者後人亦有不可廢者體裁義例規矩法律古人小有出入不妨於寬而今則實有不得不嚴之勢非貴古而賤今也古人無意於文口耳授受竹帛著辭皆出於不得已其間往往有可意會而不可以言傳者未可悉裁以後世之法（左氏稱人名氏字諡爵封邑全無定例斷不可學）道固然也後人不知其意徒競其文苟不繩之以法則滔滔横決且氾濫而無所歸也夫河自積石而上縱横分合收沒隱顯未有過而理焉者也龍門底柱之間則造梁通道鑿渠溉田用法簡而獲利多也至於淮泗洪澤之間逆河入海之際洪濤迅流俾厲非常風雨蛟龍變患不測非方舟不能濟涉非重隄不能固流非閘壩不能蓄洩苟爲不然則城郭官廨村田廬墓不可一日得寧居也六朝駢麗唐宋小說以及語錄俚言應酬遊語皆古文之淮海也此則不可不知所隄防也至於雜著短篇說鈴小品莊周寓言韓非儲說所爲卽小喻大言近指遠意至善也然而莊周

稍適上遂。韓非引切繩墨。所言無大小。意各有所爲也。唐人小品雜說。取其新穎可喜。求其宗旨。或亦庸矣。就其善者。韓子而外。元氏次山。柳氏子厚。庶幾近之。餘則不免俳諧嘲弄。不可登大雅之堂矣。故聰明不可妄用。才氣不可妄馳。古之作者。不患文字之不工。而患文字之徒工而無益於世教。不患學問之不富。而患學問之徒富而無得於身心。易曰。言有物而行有恆。又曰。修辭立其誠。所謂物與誠者。本於人心之所不容已。仁者見仁。知者見知。要於實有其所見。故其所言。自成仁知而不誣。不必遑責聖賢道德之極至。始謂修辭之誠也。蓋人各有能有不能。與其飾言而道中庸。不若偏舉而談狂狷。此言貴誠不尙飾也。文士懷才。譬若勇夫握利兵焉。弓矯矢直。洞堅貫札。洵可爲利器矣。或用之以爲盜。或用之以禦盜。未可知也。此則又存乎心術矣。

與邵二雲論文

去冬爲次兒改所代撰譜傳。遂覺作文少而改文多。文不加工。而於體裁法度義例。殆於杜陵所謂晚節漸於詩律細也。不知者以謂文貴抒己所欲言。豈可以成法而律文心。殊不知規矩方圓。輸般實有所不得已。卽曰神明變化。初不外乎此也。昔汪鈍翁謂不習制義。不能作古文辭。今稍知學古者。皆知笑之。僕向亦曰。馬班韓歐。何嘗學爲制義。今悔言之不致思也。汪氏所見。未得古人深處。且其說亦有所本。王秋澗玉堂佳話。嘗引鹿庵先生言曰。作文當從制科中來。不然汗漫披猖。出入不由戶也。其說尙主理義。至

汪氏則直論文法爲見卑耳。然馬班韓歐。未爲制義之說。實不足以折服汪氏。蓋文人之心。隨世變爲轉移古今文體升降。非人力所能爲也。古人未開之境。後人漸開而不覺。殆如山徑蹊開。介然用之而成路也。方其未開。固不能豫顯其象。及其既開。文人之心。即隨之而曲折相赴。苟於既開之境而心不入。是桃李不豔於春。而蘭菊不芳於秋也。蓋人之學古。當自其所處之境而入。古人亦猶是也。譬冀趙之人詣京都。自不須渡洪河。陳許之人詣京都。亦不必涉大江。非不能渡江河也。所處之地然也。今處吳會之閒。欲詣京都。問程而得江河。則曰彼冀趙陳許之人。未嘗不至京都。吾何取於江河。則亦可謂不知言矣。凡學古而得其貌同心異。皆但知有古而忘己所處境者也。古文之於制義。猶試律之與古詩也。近體之與古風。猶駢麗之與散行也。學者各有擅長。不能易地。則誠然矣。苟於所得既深。而謂其中甘苦不能相喻。則無是理也。夫藝業雖有高卑。而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苟能心知其意。則體製雖殊。其中曲折。無不可共喻也。每見工時文者。則曰不解古文。擅古文者。則曰不解時文。如曰不能爲此。無足怪耳。幷其所爲之理而不能解。則其所謂工與擅者。亦未必其得之深也。僕於時文甚淺近。因改古文而轉有窺於時文之奧。乃知天下理可通也。雖然。汪氏之言。信有徵矣。而謂其見卑何耶。蓋汪氏多取時文法度。以論古文。殆於用舟車之尺寸。度棟宇也。故其教人作合傳之文。互相詳略。謂如制義截搭題文之相映帶。可謂陋矣。必若王秋潤之所引。乃名言耳。惜王氏引之。而未足以知其大也。王氏嘗謂漢書列傳。加以銘辭。便是絕佳碑

誌。此以文選見解測量史漢。亦陋甚矣。所引鹿庵先生之言。作文當從制科中來。否則汗漫披猖。是出入不由戶也。其言甚大。恐王氏見解未足以及此也。蓋今人論文。無不宗仰西漢。西漢人文。原本經術。與三代典謨。相去未遠。而其立言。莫不各有家法。出有博士經師。承學之士。筆於書者。終身守其師說而不敢變。後代制科。所自倣也。鹿庵元人。未見明人制義。而其所云制科。乃元代學校所習經義策問耳。雖制度前代各殊。而一朝之興。必立科舉學校。定著功令。以範圍才俊之心思耳目一也。必若律度量衡之出於一所。以謂同文之治也。夫學校必宗先聖。先聖之言具於六藝。作文當從制科中來。猶云立言折衷於六藝也。太史公曰。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又曰。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又曰。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太史公嘗問故於孔安國。而安國實傳古文尚書。故百三十篇多古文說。孝武表章六經。孔氏古文。雖不立於學官。當時實有師授。一則曰余讀功令。再則曰余聞之董生。是則馬遷作史。猶不能不自制科中來。今人動曰發憤著書。遂可惟意所欲。豈知古人之謹嚴乎。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又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春秋之時。故無制科。然由夫子之言觀之。則其所爲刪述六經。皆尊時制。不異後世之由制科也。夫立言於不朽之三。苟大義不在君父。推闡不爲世教。則雖萋如貝錦。絢若朝霞。亦何取乎。人知誹謗妖言之禁。起於後世。豈知言僞而辨。爲王法之所誅。辨言之亂舊章。爲聖世之所絕歟。故讀書知崇功令。文字當依制科。則文境醇而心術正。特不可

如汪氏之直以時文而言古文爾。夫不由規矩繩尺。即無以爲大匠。至於神而明之。則固存乎其人。學者愼毋私智穿鑿。妄謂別有名山著述在廟堂律令之外也。噫。斯言也。鹿庵先生未必推論及此。然學者不容不知其理也。

評周永清書其婦孫孺人事

此篇情眞文亦切至。篇首亥時二字。不如易以人定。甲子乙丑。古人取以紀日。不以紀年。今則紀年。且以紀十二時刻。時憲之書已有其文。用之亦自無傷。但古文辭用以紀年者多。紀時刻者尚不甚見。不如夜半爲子。雞鳴爲丑。以至黃昏爲戌。人定爲亥。凡十二時刻俱有定名。見於孔仲達左傳正義。較爲古雅。文有本無成法。作者自以其意斟酌。於宜古宜今。擇其善者從之。此類是也。乙科二字。不可以稱鄉舉。蓋其名目見於漢制賢良孝秀分第甲乙諸科。擬於今制。則乙科即今之二甲進士也。以進士爲甲榜。舉人爲乙榜。乃流俗承襲之譌。不可以入古文。此等字句。雖平日講求文律者。亦多不察。然亦不容忽也。又爲婦人作傳記。庶出子女宜有分別。此則不必拘古。情理自當然耳。其餘小有推敲。則不關法度。要以意善體會。久久將自得之。漢人云。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深厚存乎所爲辭矣。文章稱其爾雅。則近正之謂也。近正也者。猶俗語云官常說話。不似鄉曲土音難其喻耳。古人修辭。非爲觀美。謂必如是始可行遠而傳久也。故名理以峻潔著之。莊言以凝重敦之。和氣以溫潤含之。厲辭以嚴肅厲之。隱懷以宛約寓之。深情以往

復生之所謂順其勢而導之也。醒昏昧以警闢。靖躁遽以舂容。洗荒穢以清適。收踈蕪以縝密。拓湫隘以雄健。還破碎以渾璞。挽頹靡以卓犖。摧庸腐以精堅。所謂反其病而藥之也。斷續若刺。繆錯綜類複沓。微文似迂闊牽連如不倫。此則能事已極。反將如不能也。要其所歸。變化擬於易象。從容得於詩。與書意疏通。禮文緊密。春秋得其櫂志。左氏獵其腴情。折衷羣言。運以寸心。微妙當其命辭遣意。如孫吳名將。將百萬之師。變化縱横。幾於鬼神造化。此境我輩蓋心知之。而特愧其不能至耳。

與史餘村論文

爲文不可不知師承。無師承者。不能成家學也。僕嘗學古文辭於朱先生。彼時識力。頗有參朱先生所未及者。然遣辭造句。倖色揣稱。蓋不啻其一步一趨。不敢稍越。縱使左馬復生。不以易吾範也。如是有年。乃悟行文之道。縱横馳驟。惟吾意之所之。今足下視吾文。豈與朱先生相似哉。亦足以發明吾道而已。夫爲文欲自成家。初非專法一家。非謂古人不足學也。師主於一。則耳目心思。自有所範圍。而成功易也。莊子曰。嬰兒生無所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僕尙憶生二三歲時。初學言語。凡意所欲達。而不能出諸口者。遍聽人言。恍惚而不可蹤蹟。惟姊氏長吾六歲。提攜抱負。朝夕相親。又時時引逗吾言。以資歡笑。僕於當時。覺非姊之言不可學也。今之成人。鮮憶孩提時事。以僕之所憶揣之。當亦情不相遠。是嬰兒雖與能言者處。亦必於能言之中擇取一人。然後有所據而學之。行文擇師。豈有異於是乎。

又與史餘村

近撰亳州志更有進境。新唐書以至宋元諸史。書志之體。不免繁蕪。而汰之又似不可。則不解掌故。別有專書。不當事事求備也。列傳猥濫。固由文筆不任。然亦不解表例。不特如顧寧人所指班馬諸年表已也。班氏古今人表。史家詬詈幾如衆射之的。僕細審之。豈惟不可輕訾。乃大有關係之作。史家必當奉爲不祧之宗。頗疑班氏未必出於創造。於古必有所受。或西京諸儒治春秋者所傳。班氏删改入漢書耳。此例一復。則列傳自可清其蕪累。惜爲叢毀所集。無人進而原其心爾。今州縣創立其例。便覺舊撰諸志列傳。不免玉石雜而不分。正坐不立人表故耳。

答陳鑑亭

足下自謂應酬人事中學爲古文。恐無長進。此與史餘村前此來書。自言欲學古文。苦無題目。同一意也。僕意則謂文以明道。君子患夫於道有所未見。苟果有見於意之所謂誠然。則觸處可以發揮。應酬人事。亦以吾道施之。昌黎詩文七百。其離應酬而自以本意著文者。不過二十之一。孟子七篇。凡答齊梁諸君。答弟子問。與時人相辨難者。皆應酬也。是何傷哉。世人以應酬求之。吾以吾道與之。豈必擇題而後爲文字乎。自諸子風衰。而文集有辨論。史不專門。而文集有傳誌記序。足下如能倣諸子而著心言。倣史別而著爲專門之傳記。或不暇爲人事之應酬。否則正藉人事應酬以爲發揮之地也。可不務乎。至於學文之

要在乎養氣。養氣之功。不外集義。中有所主。而不能暢然於手與心。則博稽廣覽。多識前言往行。使義理充積於中。然後發而爲文。浩乎其沛然矣。以上八篇。見雙藤花館周氏所藏文史通義鈔本。內多王目所有。而其文闕佚者。書已刻成。不及加入。故補錄於此。

紀年經緯序

治編年史者。以事貫爲鍼線。治紀傳史者。以年甲爲手鏡。事貫各隨文而爲之終始。年甲則離史而別自爲編。惟紀傳之史文繁而功密。治史者於是致力爲多。非得簡要之法以臨之。則浩如雲海矣。前踣年號紀元之書著於錄者。凡數十家。存者尚十餘家。大約主年代者。詳於甲子干支。尚考訂者。廣及偏方僭竊。詳則過於繁碎。簡則檢省多遺。未有折中可爲讀史約法者。桐城胡上舍虔嘗以六十甲子。鏤板爲格。而以歷代紀元案格注之。讀紀傳散著之文。案索年代。指掌可得。元和馬判府紹基廣索羣書。紀載年號。而以正統列國竊據篡逆外國錢文六例標識。分編爲韻。以便稽檢。因即二家之稿。稍加較訂。合爲一編。表以經之。韻以緯之。反復互求。而舉無遺漏。於以考檢史文。旁推傳記。極於金石題識。竹素遺緗。可以參質異同。決定疑似。是亦習編摩者所不可缺也。乾隆五十七年閏四月之吉。學誠。此篇見紀年經緯考。案序文此書亦爲實齋先生所著。惟首有嘉慶丁卯陶三唐仲冕序。稱之爲張實齋。名號雖同。而姓則爲張不爲章。故不敢詡出先生手。且先生遺書中亦從未言及有此作。妥錄其序以存疑云。

史考釋例

著錄之書。肇自劉氏七略。班氏因之而述藝文。自是荀簿阮錄。隨籍唐藝。公私迭有撰記。不可更僕數矣。

其因著錄而爲考訂。則劉向別錄以下。未有繼者。宋晁氏公武。陳氏振孫。始有專書。而馬氏文獻通考。遂因之以著經籍。學者便之。然皆據所存書加詳悉耳。至於專門考求。無論書之存亡。但有見於古今著錄。或羣書所稱引。苟有名目著見。無不收錄。考次博綜貫串。勒爲一家。則古人所無。實創始於朱氏彝尊經義存亡考也。（經義考之原名也。乃朱氏著書本旨。）今史考一依經考起義。蓋亦創始之書也。凡創始者功倍而效不能全。朱氏經考。後人往往究其未至。其前車也。況史考又倍難於經。雖黽勉加功。而牴牾疏漏。良亦不敢自保。然明知創始之難。不敢避難而務爲之。則以經經必須史緯。著述之林。實爲不可不補之缺典也。讀者諒其難而有以益其所未盡。幸矣。

考訂與著錄。事雖相貫。而用力不同。著錄貴明類例。求於書之面目者也。考訂貴詳端委。求於書之精要者也。就劉氏父子之業而論。世人但知其經籍藝文所祖而已。不知劉歆部次七略。爲漢隋諸志所祖。而世有其傳耳。至劉向所爲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上之言。劉歆部七略時所稱爲別錄者。乃考訂羣書之鼻祖。而後世鮮有述焉者也。觀於經禮諸記。孔疏所引鄭氏目錄。與劉向不同。則同一治經。而各爲目錄。卽各有家法。非考訂不爲功也。觀於唐人十三代史目。而宗諫略止三卷。殷仲茂詳至十卷。則同一考史。而各爲著錄。卽各成學業也。是知考訂與著錄之功。似同而異。學者混於一例。而不能析也。鄭樵通志雖疏。其論校讎之例甚精。然猶不能分別兩家之同異。故其論書有名亡實不亡。曰三禮目錄雖亡。可

取諸三禮。十三代史目雖亡。可取諸十三代史。噫。孔疏明著劉鄭禮目不同。唐志明著宗殷卷次不合。正著錄諸家各有考訂之明證。而樵乃但欲取諸本書便可謂目錄耶。是故明乎向歆術業之異同。而後知考訂與著錄之難易。知考訂之難於著錄。而後知朱氏創爲存亡兼考是益爲其難。知經部之兼考存亡已爲其難。則知史籍之存亡大倍於經考之難矣。

古無史學。其以史見長者。大抵深於春秋者也。陸賈史遷諸書。劉班部於春秋家學。得其本矣。古人書簡而例約。雖治史者之法春秋。猶未若後世治經學者之說春秋繁而不可勝也。故春秋之義行。而名史皆能自得於不言之表焉。馬班陳氏不作。而史學衰。於是史書有專部。而所部之書。轉有不盡出於史學者矣。蓋學術歧而人事亦異於古。固江河之勢也。史離經而子集又自爲部次。於是史於羣籍甚分三隅之一焉。此其言乎統合爲著錄也。若專門考訂爲一家書。則史部所通。不可拘於三隅之一也。史不拘三隅之一。固爲類例之所通。然由其類例深思相通之故。亦可隱識古人未立史部之初意焉。

蓋史有律憲志。而卦氣通於律憲。則易之支流通於史矣。史有藝文志。而詩書籍序爲校讎目錄所宗。則詩書支流通於史矣。（禹貢天文洪範五行。雅頌入樂。姑勿具論。）史有職官志。而周官可通。有禮儀志。而禮樂二經可通。後儒攻春秋於講義者。不通於史。若春秋地理國名之考。長厤災變之推。世族卿聯之譜。則天文地理五行譜牒。何非史部之所通乎。故六經流別。爲史部所不得不收者也。

自夫子有知我罪我之言。明春秋之所作。而戰國諸子。遂以春秋爲著書獨斷之總名。不必盡拘於編年紀月。而命名亦曰春秋。此載籍之一大變也。然年月縱可不拘。而獨斷必憑事實。於是亦自摭其所見所聞所傳聞者筆之於書。若史遷所敍。鐸椒虞卿呂不韋之所撰述。雖曰諸子家言。實亦史之流別矣。又如隋唐而後。子部列有類家。而會要典故之書。其例實通於史。法家(子部)之有律令。(史部)兵家(子部)之有武備。(史部)說家(卽小說家。亦隸於子部。)之有聞見。(史部)譜錄(古人所無。遂初堂書目所創。亦隸於子部。)之有名數。(史部)是子庫之通於史者什之九也。文集仿於東京。至魏晉而漸廣。至今則浩如煙海矣。然自唐以前。子史著述專家。故立言(入子)與記事(入史)之文。不入於集。辭章詩賦。所以擅集之稱也。自唐以後。子不專家。而文集有論議。史不專家。而文集有傳記。亦著述之一大變也。彼雖自命曰文。而君子以爲是卽集中之史矣。(指傳記言。)況內制外制。王言通於典謨。表狀章疏。藎臣亦希訓誥。是別集之通乎史矣。至於總集。尤爲同苦異岑。人知漢晉樂志。分別郊廟房中。而不知樂府之集。實備諸志之全。人知金石著錄。創於歐趙諸目。而不知梁元碑集。已爲宋賢開創。是則集部之書。又與史家互出入也。

蓋史庫盡三之一。而三家多與史相通。混而合之。則不淸。拘而守之。則已隘。是則決擇去取。不無搔首苦心。史考之牽連。不如經考之截然劃界也。自隋唐諸志。分別史爲四庫之乙。其大綱矣。史部條目。如正史編年職官儀注之屬。少者不過十二三門。(隋唐)多者不過十七八門。(焦氏經籍志黃氏千頃堂。)蓋爲四分之一。大略不過

如此。非爲簡也。今旣擴充類例。上援甲而下合丙丁。則區區專門舊目。勢不足以窮其變也。是則創條發例。今分十二綱。析五十七目。不無損益折衷。畢宮保原稿分一百十二子目。以其太繁。今爲併省。史考之裁制。不如經考之依經爲部。不勞分合也。

制書弁首冠履之義也。朱氏經考。蓋分御制敕撰。今用其例。史宬金匱之藏。外廷無由得窺。史部亦不同經籍者也。一以欽定四庫書入史部者爲主。不見於四庫著錄。不敢登也。入四庫之著錄而不隸於史部者。亦不敢登。義取於專部也。不敢妄分類例。謹照書成年月。先後恭編。猶史之本紀所以致謹嚴之意。仍注四庫部次於下。所從受也。

古史必先編年。而今以紀傳首編年者。編年自馬班而下。隋志卽以紀傳爲正史。而編年則稱爲古史矣。其實馬班皆法春秋。命其本紀。謂之春秋考紀。而著錄家未之察也。唐志知編年之書後世亦未嘗絕。故改隋志古史之稱。而直題爲編年類。事理固得其實。然未盡也。隋志題古史。猶示編年之體之本爲正也。唐志以紀傳爲正史。而直以編年爲編年。乃是別出編年爲非正史矣。是以宋人論史。乃惜孫盛鑿齒之倫不爲正史。幾於名實爲倒置也。夫劉氏二體。以班荀爲不祧之祖。紀傳編年。古人未有軒輊焉。自唐以後。皆沿唐志之稱。於名實爲未安。故史考以紀傳編年分部。示平等也。不以正史與編年對待。則平等矣。

或問紀傳編年同列是矣。何紀傳之中又立正史子目耶。答曰。此功令也。自史氏專官失傳。而家自爲學。

後漢六朝一代必有數家之史是也同一朝代同一紀傳而家學殊焉此史學之初變也然諸家林立皆稱正史其傳久與否存乎人之精力所至抑或有數存焉自唐立史科而取前史定著爲十三家則史須學校而爲功令所範圍益爲十四而不能損爲十二而不可矣故家自爲學之風息而一代之興必集衆以修前代之史則史學之再變也自是之後紀傳之史皆稱功令宋人之十七史明人之二十一史草野不敢議增減也故史考於紀傳家史自唐以前雖一代數家皆歸正史自唐以後雖間有紀傳之書亦歸別史子目而隸雜史焉雖蕭常郝經之後漢書義例未嘗不正而必以陳壽爲正史不敢更列蕭郝者其道然也

正史一門畢宮保原稿但稱紀傳而紀傳中又分通史（史記是也又附入梁武通史鄭樵通志今應改入別史）斷代（班范以下是也）集史（南北史是也）國別（三國志是也）不免繁碎今以學校須分二十四史爲主題爲正史（應將原稿改正）而馮商褚少孫班叔皮諸家之續史記者附史記後華嶠謝承袁山松諸家之後漢書與范氏後漢書依先後時代編次何法盛謝靈運臧榮緒諸家之晉書與唐太宗御撰晉書依先後時代編次（六朝諸史皆倣此）蓋書傳有幸不幸其初皆正史故也（魏吳諸書之於陳志亦然）若唐宋以後正史自有一定無出入矣國史從無流傳之書而史志著錄與諸書所稱引者歷有可考要以後漢班固與陳宗尹敏諸人修世祖紀與新市平林諸傳載紀爲最顯著自後依代編纂與編年部之實錄記注可以參互皆本朝臣子修現行事例也

史稾向不著錄。今從諸書記載。采取而成。乃屬創始之事。若無憑籍。尙恐不免遺漏。蓋前人於此。皆不經意故也。但古人作史。專門名家。史成不問稾也。自東觀集衆修書。而後同局之中。人才優劣。敏鈍。判若天淵。一書之中。利病雜見。若不考求草稾所出。則功罪誰分。竊謂集衆修書。必當記其分曹授簡。且詳識其草創潤色。別爲一編。附於本書之後。則史官知所激勸。今之搜輯史稾。正欲使觀者感興也。但宋元以來。文史浩繁。耳目恐有未周。姑立此門。以爲權輿。如有好學。專搜此事。自爲一書。亦佳事也。

編年之中。原分實錄記注二門。今以日歷時政記聖政等記。均合於實錄。而以記注標部。蓋此等皆是史宬備削稾存例。不須行於外。於義得相合爲部次也。若專記一事。則當入傳記部之記事門。若特加纂錄。如貞觀政要之類。則入雜史。

編年之書。出於春秋。本正史也。乃馬班之學盛。而史志著錄。皆不以編年爲正史。然如荀悅袁宏以後。魏晉即有春秋。六朝往往繼出。自應入於編年。但其書不盡傳。如隋志所標古史雜史。其中多編年書。不知盡屬編年否也。今以義例可推者。入於編年斷代之下。其著錄不甚分別。而義例不可強推者。概入於雜史云。

圖表專家。年歷經緯。便於稽考世代之用。故亦附編年爲部。其年號之書。無類可歸。雖非圖表。亦以義例而類附焉。

古人史學。口授心傳。而無成書。其有成書。即其所著之史是也。馬遷父子再世。班固兄妹三修。當斯爲之際。人文蔚然盛矣。而班固既卒。漢書未成。豈舉朝之士。不能贊襄漢業。而必使其女弟曹昭就東觀而成之。抑何故哉。正以專門家學。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必須口耳轉授。非筆墨所能罄。馬遷所謂藏名山而傳之必於其人者也。自史學亡而始有史學之名。蓋史之家法失傳。而後人攻取前人之史。以爲學。異乎古人以學著爲史也。史學之書。附於本史之後。其合諸史或一二家之史以爲學者。別爲史學之部焉耳。

史學專部。分爲考訂。刊誤之類。義例。史通之類。評論。管見之類。蒙求。鑑略之類。四門。自應各爲次第。若專攻一書之史學。已附入本書後者。不復分類。但照時代後先編入本門部次足矣。

雜史一門。原分外紀。軒轅本紀之類。別裁。路史繹史之類。史纂。自爲門類。如十七史纂。宋史新編宏簡錄之類。史鈔。隨文刪節。如史記節要之類。政治。如貞觀政要之類。本末。紀事本末。北盟會編宏簡錄之類。國別。國語。國策。十六國春秋之類。共爲七門。今恐瓠析太過。轉滋紛擾。合併雜史一門。較爲包括。而原分名目。仍標其說於部目之下。則覽者不致訝其不倫。

割據與霸國之書。初分二門。今合爲一。亦謂如越絕書。吳越春秋。下至南唐諸家皆是也。惟華陽國志。附志。入於霸史。後人多仍其目。或入地理。按此書上起魚鳧蠶叢。中包漢中公孫述二劉蜀漢。下及李氏父子。非爲一國紀載。又非地志圖經。入於霸國固非。而入於地理尤非。斯乃雜史支流。限於方隅者耳。如建康實錄。滇載記。炎徼紀聞。皆是選也。此例前人未開。緣種類無多。均強附霸史或地記耳。今創斯條。將後

有類此者。可准例焉。故名雜史方記。暗分子目。與地理志方隅之記名同而實異也。

星歷四門。天文記天象。非關推步。歷律記歷制。非關算術。五行記災祥。非關占候。時令記授時政令。非爲景物。此則史考當收之義。不然則混於術數諸家矣。但嫌介疑。似亦有在術數與史例之閒者。姑量收之。寧稍寬無缺漏也。此等著錄。部目多在子家。而史家志篇。目實不能闕。可以識互通之義矣。

譜牒有專家總類之不同。專則一家之書。總則彙萃之書。而家傳家訓內訓家範家禮。皆附入專譜門中。以其行於家者然也。但自宋以來。有鄉約之書。名似爲一鄉設。其實皆推家範家禮之意。欲一切鄉黨爲之效法。非專爲所居之鄉設也。施縱可徧天下。語實出於一家。既不可上附國典。又不可下入方志。故附之也。

譜學古人所重。世家鉅族。國家所與爲休戚者也。封建罷而門第流品之法又不行。故後世之譜學輕。如謂後世不須譜學。則幾於汩彝倫矣。律令人戶以籍爲定。良賤不相昏姻。何嘗無流品哉。廕襲任子。雖不通行。而科第崛起之中。亦有名門鉅族。簪纓世冑。爲國家所休戚者。皆運數也。但禮不下於庶人。原不能盡取齊民戶籍入史考也。且其書不掌於官。僅能耳目聞見。載籍論次之所及。而於源委實有所考者。則編次之。耳目未周。不能徧及也。

地理門類極廣。畢宮保原稿爲二十二門。分荒遠。總載。沿革。形勢。水道。都邑。方隅。方言。宮苑。古蹟。書院。道

場、陵墓、寺觀、山川、名勝、圖經、行程、雜記、邊徼、外裔、風物，二十有二，不免繁碎。今暗分子目，統於五條之下，一曰總載，二曰分載，三曰方志，四曰水道，五曰外裔。其暗分子目，以類相從，觀者可自得也。

方志自前明以來，猥濫已甚，與齊民家譜同一不可攬擷。今亦取其著錄有徵，及載籍論次所及，則編次之，其餘不勝錄也。

水道之書，與地志等，但記自然沿革者，方入地理。其治河、導江、漕渠、水利等類，施人力者，概入於故事部工書條下。

外國自有專書，如高麗圖經、安南志之專部，職貢圖、北荒君長錄之總載，則入地理外裔之部。如奉使琉球錄及星槎勝覽，凡册使自記行事者，雖開及外國見聞，而其意究以記行爲重，則皆入傳記部中記事條下。

故事原分一十六門，今併合爲十門。出君上者爲訓典，臣下者爲章奏，統該一切制度者爲典要。專門制度之書，則分吏、戶、禮、兵、刑、工六科。其例最爲明顯，而其嫌介疑似之迹，無門不與傳記相混。（其詳辨見傳記）惟確守現行者爲故事，規於事前與誌於事後爲傳記，則判然矣。官曹次於六書之後，亦故事之書也。名似與吏書相近，而其實亦易辨。吏書所部，乃銓敘官人、申明職守之書；官曹乃即其官守而備畫一官之掌故也。古者官守其法，法具於書，天下本無私門，故無著錄之事也。官私分而著述盛，於是設官校錄，而部次

之。今之著錄。皆從此起也。官曹之書。則猶有守官述職之意。故以是殿六曹之後焉。

目錄一門。不過簿錄名目之書。原無深義。而充類以求。則亦浩汗難罄。合而爲七略四部。分而爲經史百家。副而爲釋道二藏。其易言耶。且如詩文之目。則有摯虞之文章志。鍾嶸之詩品。亦目錄也。而詩話文心。凡涉論文之事。皆如詩書小序之例。與詩書相爲發明。則亦當收矣。圖書之目。則書評書鑒。得以入之。金石之目。則博古琳琅諸籍。得以入之。故曰學問貴知類。知類而又能充之。無往而不得其義也。

傳記門目。自來最易繁雜。其志創於隋志雜傳。而隋志部次。已甚混淆。蓋非專門正史。與編年紀傳。顯然有別者。凡有記載。皆可混稱傳記。著錄苟無精鑒。則一切無類可歸者。皆恃傳記爲龍蛇沮也。畢宮保原稿本分傳記子目一十有七。斟酌增減。定著十門。亦不得已也。

小說始於漢志。今存什一。而委巷叢脞之書。大雅所不屑道。續文獻通考。載元人水滸演義。未爲無意。而通人鄙之。以此諸家著錄。多不收稗乘也。今亦取其前人所著錄。而差近雅馴者。分爲瑣語異聞兩目。以示不廢芻蕘之意。

朱氏經考體例。先分四柱。今仍用之。首著書名。名下注其人名。次行列其著錄卷數。三行判其存佚及闕與未見也。惟著錄卷數。閒有不注所出。今則必標出處。視朱爲稍密矣。如漢隋唐志並有。則以最先之書著錄。其兩三史志並有。而篇卷不同者。則著其可徵之數。而以他錄同異注其下。或史志及官私著錄所

無而旁見他書記載者必著其說於下曰見某書不著錄又有見於他書所稱述而幷無其篇卷者則必著無篇目字此朱氏未有之例也所以明其信而有徵也或全書之中摘取數篇別有當署之名目如歐蘇等集內之外制及奏疏又如歐集內之歸田錄韓集內之順宗實錄則必著現在某書如但於文集傳誌類中敍其人生平著有某書而他著錄所無則必著云見某篇所引惟近代人其書現存而未著錄者始用朱氏不載出處之例朱氏引書皆現存者惟阮孝緒七錄已佚而僅見於隋經籍志注文稱梁有某某書卷若干者朱氏皆直書七錄一似七錄至今存者引古之例似有未合然據法應著隋志注引七錄文云云方合於例而其文繁累無取且此事本亦人所共知朱氏不爲欺人是以今仍其例

存佚必實見而著存知其必不復存而著佚然亦有未經目見而見者稱述其書確鑿可信則亦判存又有其書久不著錄而言者有徵則判未見如後漢謝承之書宋後不復錄而傅山謂其家有藏本曾據以考曹全碑雖琴川毛氏疑之然未可全以爲非則亦判爲未見所以志矜愼也又如古書已亡或叢書刻其畸篇殘帙本非完物則核其著錄而判闕亦有其書情理必當尚存而實無的據則亦判爲未見他皆倣此

此書爲鎭洋贈宮保畢公所創稿遺編敗簏斷亂無緒予既爲朱氏補經考因思廣朱之義久有斯志間宮保既已爲之故輟筆以俟觀厥成焉及宮保下世遺緒未竟實爲藝林闕典因就其家訪得殘餘重訂

凡例。半藉原文。增加潤飾。爲成其志。不敢掩前人創始之勤也。

史籍考總目

制書二卷

紀傳部　正史十四卷　國史五卷　史稿二卷

編年部　通史七卷　斷代四卷　記注五卷　圖表三卷

史學部　考訂一卷　義例一卷　評論一卷　蒙求一卷

稗史部　雜史十九卷　霸國三卷

星歷部　天文二卷　歷律六卷　五行二卷　時令二卷

譜牒部　專家二十六卷　總類二卷　年譜三卷　別譜三卷

地理部　總載五卷　分載十七卷　方志十六卷　水道三卷　外裔四卷

故事部　訓典四卷　章奏二十一卷　典要三卷　吏書二卷　戶書七卷　禮書二十三卷　兵書三卷　刑書七卷　工書四卷　官曹三卷

目錄部　總目三卷　經史一卷　詩文（郎文史）五卷　圖書五卷　金石五卷　叢書三卷　釋道一卷

傳記部　記事五卷　雜事十二卷　類考十三卷　法鑒三卷　言行三卷　人物五卷　別傳六卷

內行三卷　名姓二卷　譜錄六卷

小說部　瑣語二卷　異聞四卷　共三百二十五卷（以上馬氏鈔本。）

祝霞城公六旬雙壽 有序

公敦篤自性。擘畫有條。居恆嗜古力學。遇善則爲。人有以事質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各饜其意而去。或以忿相搆訴於公。爲之慇勤開示。勉其敦睦。款款數言。冰消雺釋。人謂公勖我善。眷我厚。而公未嘗有德色。其古道照人。澤及宗黨。而不自矜伐。類如此。夫士君子處則係鄉閭之望。出則應君國之需。則使以公之德居官服政。民社仔肩。臨大事。決大疑。裕如也。抑亦興仁講讓。涵育薰陶。使政簡刑清。風純俗美。凡所以普被邦國。人飲其和者。當無閒遐邇矣。記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不可於公之伏處窺見一斑乎。公工於詩。而又熟形家言。其佗諸子百家。靡不涉覽。此皆其餘緒也。（會譜原注節錄。）

河盤九曲派彌雄。玉種藍田本不同。兩浙文章推有道。南村丰度屬髯翁。胸涵萬頃澄波廣。身障狂流砥柱東。誰謂年華今始老。垂垂無復振家風。（章氏會譜德慶四編十。）

修湖北通志駁陳熷議

駁議曰。一本志紀二卷。圖三卷。表四卷。考六卷。政略四卷。傳五十四卷。凡七十三卷。其中有數葉而一卷者。亦有百餘葉而一卷者。繁簡不一。宜再加分併。重編目錄。其沿革圖每代各繪一圖。開方記里。最爲考

核精詳。但如前後漢併爲一圖。宋齊梁陳併爲一圖。其間或分或合。或因或革。或增置。或裁罷。未能一一臚具。未免混淆不明。今宜前後漢各繪一圖。宋齊梁陳各繪一圖。南北宋各繪一圖。如此則更爲了晰。又如輿地考臚具建置。而山川失之太略。宋儒鄭樵有言。州縣之名。有時而更。山川之名。終古不易。今宜另分爲山川考。以小山附於大山。據舊志及各郡縣志。詳爲備錄。而名人紀載有關係者。從而附焉。則庶幾華贍有體。且以見山川提綱。爲輿地之表準也。食貨水利二考。失之太略。食貨考宜增補者什之九。水利考宜更名溝洫考。應增補者什之三四。食貨取賦役全書增入。溝洫取各郡縣志增入。庶爲該括。至食貨考中宜另分爲鹽法考。又增學校考。兵制考。風俗考。據各郡邑志及名人著述纂入。則更爲詳備。不至貽譏於掛漏。而藝文考宜倣四庫全書目錄。以經史子集分門。每門又各分類。且止取其書之見存者。倣隋唐經籍藝文志。宋史藝文志。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馬端臨文獻通考各體例。或詳或略。酌量編排。其書之已經亡逸者。不必載入。但條注於各類標題之下。如隋書經籍志於易類書類總計卷數之下注云。梁有某人某書若干卷。今亡逸。又某書若干卷之下注云。梁有若干卷。今殘闕。如此更爲盡善。又如別集類中近人詩文。既已全列姓名卷目。而其人行實不足以入列傳者。則倣新唐書藝文志邱爲常建王適岑參等詩集例。卽將其爵里事實係於某人集若干卷之下。而列傳不載。可以互見。古人作書之法。皆如此也。

一本志列傳斷自元明自宋以前名臣循吏儒林文苑隱逸彪炳史册者皆闕而不書又如明代名臣顯著者如楊漣熊廷弼等皆不爲之立傳但於文徵內錄取正史全傳而已於本志列傳則疑於司馬貞所譏有身無首於文徵則猥取正史全傳考文徵敍例自云倣文選文粹而昭明之書止有史論史述贊二類未嘗錄取全傳文苑英華所錄傳者如毛穎傳梓人傳之類皆游戲之作與正史列傳迥乎不侔至宋以後乃有將左國史漢敍事節入文鈔者降經史爲總集昔人譏之久矣作者如此豈非自亂其例乎今宜取周漢唐宋以來名臣列傳載於文徵者悉皆改入本志而分傳合傳按時世依類編入則不至於詳略失均且使前賢後裔讀是志者不至數典而忘其祖也若如開禧守襄陽傳嘉定蘄難傳明季寇難傳平土寇傳殄吳逆餘黨傳平夏逆傳篇究非列傳之體尙宜斟酌或稱略或改稱別錄改稱紀事本末而編年紀中所注有傳字樣當盡删去而以諸傳節其大略入目庶幾一覽了然且編年紀所稱有傳敍例謂倣杜預注春秋無傳之例考杜注春秋無傳乃經傳之傳如漢儒釋經曰傳曰箋曰故曰通曰注之類非如史家列傳之傳其義迥不侔也

人心不同如面修書如作文皆憑一時主見而成各有本人面目必不能強合於一也故卽一人屢次修書前後亦不能一律況他人乎故商於未定之先雖常人皆可參預若議於既成之後班固不能改馬遷面目陳壽不能易班固步趨況未必具班陳之學識者乎故校勘之道只就本書義例正其字句訛謬覆

聚其舛錯牴牾於法已盡若憑一己意見動議改造改造豈盡金科玉律他人再議如前則是紛改無已時也故承校勘之役而議改造先已好事而不安本分矣至立說之決然難通逐條辨正於後

駁數葉一卷亦有百餘一卷繁簡不一宜再加分并

眞笑劇矣書之篇卷自有意義分合從無計葉數科場卷幅限於程式然當日尚有五經另給長卷之例惟空白帳簿舖家計工本以索價則計葉數耳史記伯夷管晏諸傳不過千餘言封禪書及晉楚世家其文十倍之多漢書五行志元后王莽諸傳篇幅不勝至分子卷而仍無改易原書次第今志正用其法所謂鳧不可續而鶴不可截亦顯而易見之理也使該員校史記必截封禪諸篇以勻補伯夷諸傳後耶

沿革圖內前後漢幷合爲一宋齊梁陳幷合爲一須分圖

凡事俱有適中之道地圖繪分沿革已比尋常輿圖增益十倍之多再求加詳非惟本無甚益且亦事理難行蓋兩漢及宋齊梁陳雖有改易究無大殊故欽定大清一統志表兩漢合爲一格南朝宋齊梁陳合爲一格其小有改易表注足以明之今圖之分合略仿此意頗得繁省之宜毋庸過於瑣瑣(因人已開之端故爲加倍求勝語)

山川考失之太略宜另爲山川考宜據舊志及郡縣志詳爲備錄而名人記從而附焉

此說已詳於從前之辨例矣此書大指以簡括得史裁爲主不比他處通志但集府州縣志而作疊牀架

屋技倆也。山川不過地理中之條目。其關係州縣建置者。已與舊城故治詳於沿革條下。其餘略其名數。而詳其形勢脈絡。實有獨斷別裁。若如該員所請另爲一考。則與沿革何涉。而引鄭樵之言以爲證。沿革乎。且詳列舊志及府州縣志。又加名人記載。自是近日務博習氣。但山川一考。計其部册。已占通志之半。則與全部義例不符。或該員自撰一部湖北類考。尙屬可行。否則無此獨詳一門之例也。

食貨取賦役全書增入。

食貨中之賦役。約司總册以入志。而取議論文辭之有關係者以貫串之。旣得通志簡嚴之體。而又可考鏡得失之由。可謂善矣。該員必欲盡寫錢穀底册。旣不知志例。又不看掌故戶科項下賦役表內。已將各屬賦役全書包括無遺。不知如何重入志內。亦可謂無理只取鬧矣。

水利考宜更名溝洫考。

溝洫之制。本於井田。近日井田久廢不行。水利二字。出於會典。該員乃大清年間之人。辦理大清年間之書。必改會典作周禮。宜其立說之難通矣。

食貨考中宜另分鹽法考。

鹽鹺是否食貨。何以必該另分。

又增學校考兵制考風俗考。

學校兵制掌故極其詳備。而大略則具於建置條下。風俗則府州考中所略者。旁見食貨條下。此等各人意見可以加增。可以減少。可以分開。可以并合千萬人有千萬種說話有何定準但當用於創議開局之先。不當強聒於校勘成書之後者也。

藝文考宜仿四庫分門類。

此說局中已先議及。後因門類不備。家數不全。又詳略多寡亦太不勻。故止分時代。此方志之目錄異乎全史之必當分也。

仿諸史志及晁馬陳。

此考蓋斟酌於詳略之間而略仿隋史志注者也。多引古著錄名目以炫人。何爲亦知馬考與陳晁二家之例非史志簡括之體所宜否。

著見存者而以逸者附注。

此等說得好看實按全非。見存之書。能有幾何。是大書者寥寥無幾矣。且考內原注存逸字樣。即與隋志有何分別。不過爭一注於下方與隨部順注之別耳。試問朝三暮四。但一顛倒有何意趣。隋志乃據阮氏七錄。而記梁氏亡書。注於同類諸書之下。並不在總計部目下也。讀書畢竟欠熟。

別集類中近人詩文爵里事實云云。

爲曾經看見過一二部史志標題。恐人疑其未見。則借無病之人賣藥方矣。試思近人生存者書不登於藝文。其人既死。而有詩文成集可送局者。豈有不在該府縣志人物門及該府縣呈送人物册內者乎。卽不然。則采訪士紳及本人子孫。無不開送也。是其姓氏爵里卽不入傳。已無不在人物表內。何又另注爲耶。看書不管通部凡例。一味賣弄花樣。天下豈無眞識者乎。注著書人爵里。其法不始於新唐書漢志於諸子百家無列傳者。往往著其出處。該員好逞醜記。何爲數典忘祖。

列傳斷自元明云云。

此說凡例與序傳反覆申明。如果不合理。當先將凡例序傳之言駁正。方可議此。今一味橫說。安得千口以應此不問根由之漫言耶。嘗論史志之於人文。史如日月。志乘如鐙。鐙者所以補日月所不及也。故方志之於人物。但當補史之缺。參史之錯。詳史之略。續史之無。方爲有功紀載。如史傳人物。本已昭如日月志乘又爲之傳。豈其人身依日月而猶借光於鐙火耶。前人采錄史傳節略爲人物志。是方志義當詳於正史。而今反取其詳者而略之也。如將史傳全鈔。則全部列傳皆爲補史之缺。參史之錯。詳史之略。續史之無。心手結撰之文。忽將見存史傳連篇累卷。冠於其首。既不類於排纂。又不類於撰著。古今來無此忽撰忽鈔之例也。如云既造方志。而一方人物反因史傳所有而遺之。亦非所以徵獻。則人物一表。已取史傳有名之人而首著之。讀者自能明曉。雖司馬貞復生。不能議其有身而無首也。唐宋以前古書存者無

多。故史傳人物無可參質。元明以來。尚多遺文逸事出正史外者。是以間有正史有傳。而志復作傳。以補其缺。而詳其略。若楊漣熊廷弼等。其人載在史傳。豈尚有一字可更耶。此等別裁。微指原不易知。但凡例序傳明白如彼。而全不顧。亦可謂好鬧也已。

司馬貞有首無身句。

此說本不通。前人已議之矣。據伊所說。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且有肩無項耳。

文徵猥取正史列傳。

志既詆正傳例。以見別裁去取之不苟矣。又慮見人物表者。以謂安得人皆家藏全史。於是全錄史傳。入於文徵。備人查考。立例亦可謂精矣。文徵云者。言求之於志而不得。惟此可以備徵求也。本非文選一例。所以云仿文選文粹云云者。言鈔集見成之文。非纂錄亦非撰著之書云爾。該員執殺文選二字。欲將今日世界全同六朝。反謂作者自亂其例。不自知其文理尚未通也。夫文選文粹文鑑文類。乃總集之大宗。若論與史相輔。則文鑑文類。實勝文選文粹。蓋蕭選姚粹。義主文彩。呂鑑蘇類。通乎掌故。前人亦已言之。該員何所見解。而以宋人之例謂非耶。其意不顧是非。止圖翻案。又恐人不知其見過幾部總集。選本。因賣弄出許多史述史論毛穎梓人之類。以矜便腹。實則與此處義例如風馬牛。第即所辨而辨之。亦復無一字是處也。夫總集始於六朝。實輯諸家之別集而成書。故別集所有。則總集亦有。別集所無。

總集自然無之。非文選文粹不載傳也。彼時文人集中無傳體也。宋元以後。文集多傳。則總集因別集而收之。殆如夏葛冬裘。自然情理。何用曉曉。易曰旨遠辭文。詩曰穆如清風。六藝不廢論文。降經史爲總集。本無識之瞽說。聖祖欽定古文淵鑒。選自左國而下。即取宋後之例。該員自矜便腹。獨未之見歟。

開禧守襄陽等非列傳體。

創例精深。本不易知。但凡例與序傳引經據典。反覆申明。全然不看。則眞俗語所謂睛鬧也。今亦無暇深論史記龜策貨殖西域等傳。是否列傳之體。該員何不悉改爲略。改爲別錄耶。此書例雖多創。從無杜撰。心粗氣浮。自不識耳。

編年紀所稱有傳乃經傳之傳云云。

將左傳傳字與史記列傳傳字看成迴不相侔。無怪乎不能一語通竅也。左傳與史傳一例之處。序傳已明說之矣。只是不看奈何。多引鑒故通注之名嚇鬼。試問左傳是鑒故之瞽否。再試問杜注春秋經文無傳之處。謂是無注解耶。抑謂無事實耶。何不令該員自解。

文徵分甲乙二集。

四集確不可易。已見敍例。無須與辨。其云甲集首詔誥制策。乙集首詩賦。更是亂話。詔誥章奏。無論他方與本地人氏。皆可有者。文人集中有直制稿。何以甲乙異例。況文徵除甲集上卷之外。每類原分賓主。正無庸瑣瑣

爲無益之辨也。

丁集本無可傳直當芟削。

此說誠然。然不諳世故也。多少情分。從當道相託。安能盡拒絕耶。別之曰丁。有苦心矣。

請各府縣修志半年皆可告成。

料定半年內修盡湖北各屬之志。宜其自任改造通志不難也。此眞是陳同甫所謂瘋痺不知痛癢之人。如何議事。

請采訪未備。

以督撫之尊。用嚴檄疊催。前後凡四五年。而所得止此。該員之所目擊。今豈又有捷法歟。一切總坐不知世務。又圖說得好看。宜其易於言也。

士族表云云。

江陵張氏。子孫式微。求譜不獲。前代已然。竟陵鍾氏。不過文人。並非世族。至表入本志。自是正理。單書另行。則奇談矣。

前代郡邑志佳者能以尺幅數葉隱括數千年事。

此說似是而實非。今通志可稱簡括。以事理得其當也。而該員則欲重載各屬賦役全書。掌故已有。豈知簡要

者乎。若該員所指。乃康武功韓朝邑等志耳。而在湖北則鄖雲夢顏隨州是也。其實康韓諸志。疵病不少。另有駁議。該員耳食而為此言。止圖說得好看。不知天下有眞識者也。鄖顏諸志。今已有論列。充該員之所條陳。通志至少須五百册。成書最近須三十年。資費最省亦須十萬金。方能如其所說。幸而□□□□□□□□□□策。止圖紙上好看。而不管其事之可與不可耳。其實果費十萬金。寬三十年限。令該員修成五百册。亦只是一大廚廢物。蓋讀書不知要領。一味貪多無擇。正如七百里連營。只可供一炬耳。

再觀該員欲將文徵所錄史傳編入志內。而分傳合傳。皆按時世依類編入。毋論諸史全傳與新撰志傳。不當混雜無別。即志中諸傳。分合詮次。雖大段亦依時代。略取事類相近。以為編次。其中往往有獨斷別裁。不可類例拘者。如復社傳有明末人。亦有入本朝人。以社事聯合不能分時代也。又復社傳後緊接明末寇難。隱寓朋黨以啓干戈之意。如按時世。則社中劉子壯等。當在寇難傳後矣。又如歐魏合傳。歐陽東鳳乃明萬歷年人。魏運昌乃康熙年人。因自明中葉以來。議開操泗以疏漢流。為湖北至今一大公案。議者聚訟多端。而歐之上書議開。魏之上書宜堵。皆出諸人之上。合為一篇。可以鑒其得失。與水利考相表裏。如按時世。則分隔前後。無所取裁矣。此等皆有精意。皆非陳熷所能知也。該員但有記誦。本無學識。今不用其所長。專心校勘。而越俎代庖。輒以一部類書見識。議改自成家數之書。已不自揣。且不但翻駁志稿。直翻督藩各憲成案。蓋其意將從前所辦一切不算。另行采訪。重新開局。又勸各府州縣六七十處。各

修其志槀具送局。然後聽伊指揮。大言不慚。至於如此。□□□□□□□□之說。不爲過也。又查該員滿腹記誦。不能通達。□□□□□□□□□皆不能按切事理。至其平日本無□□□□□□□□□所需傳記序論諸體文字。下筆三五語。□□□□□□□伊在官場應對。口齒不清。全然相似。今請重改類例。撰序論文字矣。請另行采訪。卽需別撰傳記文字矣。當事諸公。如欲驗其能否。何不試取一二事實。令作傳記一篇。試擬一二門類。令作序論一篇。看其屬辭是否能成章法。片段與原志稿中文字。並質世間高明。孰是孰非。如棋力酒量。動手便見。難騰空說者也。卽此一端而論。則其一切自命妄誕不根之處。皆可不言而喻矣。然則修成五百册。亦只可供一炬之言。又不爲過也。此見浙江圖書館印本

附錄

錢唐張君孟劬謂余晚聞居士集有答實齋先生書。論編次事。可附載於後。因取譚復堂大令撰傳。與韜軒錄補遺等書。述先生言行。以暨諸家題跋。廣事蒐采。幷爲附錄。其朱竹君曾賓谷諸賢所有投贈篇什。則不之及。蓋取與先生遺書有關者。不欲泛登焉。吳興劉承幹識。

譚廷獻文林郎國子監典籍會稽實齋章公傳

章先生學誠。字實齋。會稽世族。生而質魯。賦稟孱弱。少入塾讀書。百餘言猶亟亟不赴程。已而日親墳籍。不樂事章句。少長。披覽子史。識去取。久之。洞明著作之本末。交餘姚邵晉涵氏。益推究古近史家之學。嘗出游。客馮兵備廷丞所。與休寧戴震。江都汪中。皆兵備所敬禮。而所學異趣。先生學長於史。嘗謂六經皆史。書與春秋同原。詩教最廣。太史陳之。官禮制作。與大易之制憲明時。聖王經世之大。皆所以爲史也。以故秀水鄭虎文推先生爲良史才。成乾隆戊戌進士。官國子監典籍。恆就南北方志之聘。創州縣立志科方志立三書議。世未能盡用也。畢尚書沅總督湖廣。延撰湖北通志。書成。而論者詆娸。先生條辨之。今所論定和州永淸亳州天門諸志。或傳或不傳。而湖北通志亦非先生之舊矣。論課蒙學文法。略曰。使孺子

屬文。雖僅片言數語。必成其章。當取左氏論事。君子設辭。熟讀而仿爲之。孺子能讀左傳者。未必遂能運用。令使仿傳例爲文。文卽用以論事。是以事實爲秋實。而議論爲春華矣。左氏春秋稱述易書詩禮。孺子讀經傳而不知所用。則分類而習其援經證傳之文辭。擴而充之。根柢深厚。初學先爲論事。繼則論人。論事之文。明暢疏通致遠。本於書教。論人之文。含蓄抑揚詠歎。本於詩教。纂類左傳人物而學論贊。必讀司馬遷書。遂使孺子因論贊而略知紀傳之事。因紀傳而妙解論贊之文。論人之功既畢。則於左氏春秋之業。思過半矣。童孺知識初開。甫學爲文。必有天籟自然之妙。非雕琢以後所能及也。譬若小兒初學字畫時。或近於篆籀。非工楷以後所能爲也。迎其機而善導。參之以變化。故自論事論人以下。諸體迭變。復又使之環轉無窮。所謂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而終身用之不竭也。與友書略曰。考論人物。向爲同志商定條例。曾刊印格標爲讀史年譜。旁行十道。首行甲子。次行紀年。凡涉十年。年甲一板。如唐三百年。三十板足矣。前後空編甲子三數板。俾生隋時。卒五代時之人。皆竟顚末。餘史均可類推。其人止載姓名生卒年月。下注某紀某傳篇名出處。則翻閱時一切考證。均可照注自尋本文。若兼載他事。則例不純而功亦難竣。外戚列女隱逸方技姦臣佞幸。凡見史策中者。無一不收。至於紀年之法。正統偏安。均照各史編年。如三國志各自爲書。各編譜首。各分年甲。各注本國之人可矣。僭竊載紀。其國並無本史。然後以十六國仍晉年。九國仍五代年。既以讀史年譜爲名。分合之例。一以本史爲斷可也。先生文不空作。探原官禮。而有得

於向歆父子之傳。每一篇成。恆寫寄友人。人間傳錄。多有異同。所撰通義數十萬言。嘉慶辛酉先生卒時。曾以稿草寄蕭山王宗炎爲次目錄。道光壬辰。次子華紱寫定文史通義內篇五卷。外篇三卷。校讐通義三卷。刻於大梁。譚廷獻曰。通義寫本得讀於廈門。大梁板刻。浙東兵後。獻渡錢江。訪得於會稽周氏祠堂。亦闕佚矣。出篋中舊本補刻於杭州書局印行。廣州有伍氏叢書本。近歲後裔又重刻於黔。於是求學日開。遺書津逮矣。獻所得遺稿一二未刻雜篇要删如右。庶幾布之章氏家塾。四方承學。就傳之士以時興起云爾。(復堂存稿。)

兩浙輶軒錄補遺

章學誠字實齋。會稽人。乾隆戊戌進士。官國子監典簿。(案當作典籍。)王宗炎曰。實齋地產霸材。天挺史識。學古文於朱笥河太史。沈雄醇茂。過於其師。尤長攻難駁詰之文。班范而下。皆遭指摘。自謂卑論仲任。俯視子元。未免過詡。平心而論。夾漈之伯仲也。所撰和州志。永淸縣志。簡核可傳。爲畢秋帆尙書撰湖北通志。謝蘇潭侍郎修史籍考。皆未就。遺文數百篇。及文史通義。方志略例。校讐通義。稿存予家。生平不好吟詠。臨沒寄余題隨園詩話。持論甚正。

文獻徵存錄邵晉涵傳

會稽章(案原作張。今正。)學誠。有文史通義若干卷。秀水鄭虎文稱其有良史才。與休寧戴震。江都汪中同爲馮觀

察廷丞客。觀察甚敬禮之。以明經終。（案此亦誤）少從山陰劉文蔚豹君童鈺二樹游。習聞蕺山南雷之說。言明季黨禍。緣起奄寺亂政。及唐魯二王本末。往往出於正史之外。自學誠謝世。而南江之文獻亡矣。

癸卯錄存跋

文章之道。惟精斯通。神化變滅。乃造極軌。先生才高學富。積久而化。博大精能。無所不有。取心注手。隨所陶鑄。因方爲珪。遇圓成璧。臯甫持正云。精能之至。出神入天。是當求之歐陽氏以前。近今文人。非所擬論也。沉浸反復。受益良多。謹跋數語。以誌傾嚮。時乾隆戊申中秋後六日。商邱學弟陳濂頓首。

丙辰山中草跋

論學十規。古文十弊。淮南子洪保辨。祠堂神主議等。偉論閎議。又復精細入神。切中文學之病。不朽之作也。有時文序二首。及與人書之無要者。當删之。穀塍先生以此册惠讀。卽以鄙見質之。然否。武進臧鏞堂識於杭州紫陽別墅之校經亭。（以上見原鈔本。癸卯錄存。與丙辰山中草二種。爲先生原書目。）

文史通義跋一

先君子幼資甚魯。賦稟復孱弱。少從童子塾。日誦百餘言。常形亟亟。先大父顧而憐之。從不責以課程。惟性耽墳籍。不甘爲章句之學。塾師所授舉子業。不甚措意。塾課稍暇。輒取子史等書。日夕披覽。孜孜不倦。觀書常自具識力。知所去取。意所不慊。輒批抹塗改。疑者隨時劄記。以俟參考。自遊朱竹君先生之門。先

生藏書甚富因得徧覽羣書。日與名流討論講貫。備知學術源流同異。以所聞見證平日之見解。有幼時所見及至老不可移者。乃知一時創見。或亦有關天授。特少時學力未充。無所取證。不能發揮盡致耳。從此所學益以堅定。著有文史通義一書。其中倡言立議。多前人所未發。大抵推原官禮。而有得於向歆父子之傳。故於古今學術淵源。輒能條別而得其宗旨。易簀時。以全稿付蕭山王穀塍先生。乞爲校定。時嘉慶辛酉年也。穀塍先生。旋遊道山。道光丙戌。長兄杼思自南中寄出原草。併穀塍先生訂定目錄一卷。查閱所遺尚多。亦有與先人原編篇次互異者。自應更正。以復舊觀。先錄成副本十六册。其中亥豕魯魚。別無定本。無從校正。庚寅辛卯。得交洪洞劉子敬。華亭姚春木二先生。將副本乞爲覆勘。今勘定文史通義內篇五卷。外篇三卷。校讎通義三卷。先爲付梓。尚有雜篇及湖北通志檢存稿。並文集等若干卷。當俟校定。再爲續刊。道光壬辰十月。男華紱謹識。此見浙刻本

文史通義跋二

右文史通義八卷。校讎通義三卷。國朝章學誠撰。案學誠字實齋。會稽人。乾隆戊戌進士。官國子監典籍。朱文正門下士也。著有實齋文集。典籍淹貫。經史豁然。洞究本原。特著是書。意欲力挽頹波。網羅放失。每豎一義。獨開生面。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而實則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洵不朽盛業也。賀耦庚制府皇朝經世文編。獨采其言公數條。於文學部中。蓋是書刻於道光壬辰。或猶未見其全帙歟。卷首有男華紱

序。稱其推原官禮。有得於向歆父子之傳。故於古今學術淵源。輒能條別。而得其宗旨。殆獲自庭誥。故迥異影響之談。然如謂集大成者周公而非孔子。學者不可妄分周孔。學孔子者不當先以垂教萬世爲心。又謂鄭樵通志遠過杜佑通典馬端臨文獻通考。袁樞通鑑紀事本末爲闇合古人。等各條。皆發前人所未發。信手拈來。悉成妙諦。實則五城十二樓。一一從飯甑造起。固非矯同立異。特矜創解。以驚暴時人耳目者。宜邵二雲學士亟稱之也。所議修志條例綦詳。均足爲後來取法。如康海武功志。韓邦靖朝邑志。自前明以來。翕然以簡括推之。顧痛詆不遺餘力。未嘗不深中其失。至州縣請立志科一條。謂平日當於典吏中僉稍明文法者以充其選。立爲成法。如案牘之有公式云云。亦何嘗不當於理。顧安所得若人而用之。迂矣。卽如顧亭林徵君所談。舉天下胥吏悉易以士流。猶恐未稱厥職。比之井田學校。倍覺難行。存而不論可耳。又如歸學詩話數條。似專爲痛詆袁簡齋太史而作。簡齋固多可議。亦何至天下之惡皆歸也。又如記與戴東原論修志一條。地志統部一條。於戴東原洪稚存兩先生。均夷然不屑。適徵其所養之未純。顧亭林一代偉儒。其答汪鈍翁論師道書云。學究天人。確乎不拔。不如王寅旭。讀書爲己。探賾洞微。不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師。不如張稷若。蕭然物外。自得天機。不如傅靑主。堅苦力學。無師而成。不如李中孚。險阻備嘗。與時屈伸。不如路安卿。博文強記。羣書之府。不如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不如朱錫鬯。好學不倦。篤於友朋。不如王山史。精心六書。信而好古。不如張力臣。所謂不薄今人也。然其上下數

千年。縱橫九萬里。洵足推倒一時豪傑。開拓萬古心胸。匪兼才識學三長者不能作。其亦我朝之劉子元乎。特重梓之。俾廣爲流佈。道光辛亥立秋後八日南海伍崇曜謹跋。（此見粵雅堂本。）

文史通義跋三

右實齋先生文史通義內外篇凡八卷。刻於道光壬辰。而先生生平所箸古文辭不與焉。敝篋中尙存實齋文略一巨冊。皆先生手鈔以遺先大父襲彼此互藏以爲傳世之計。顧六七十年來。南舟北馬。先世手澤轉以仕宦簿書。不免殘蝕。覩此書刻成。爲之心快。咸豐四年八月。世晚後學周爾墉謹識。

文史通義跋四

右文史通義八卷。校讐通義三卷。先曾祖實齋公所譔遺書也。道光壬辰。伯祖緒遷刊之大梁。山陰杜氏。曾爲繙本。大梁板旋亦攜回。於是兩板皆存越中。咸豐初。先君子幕遊梁宋間。索是書者衆。命眞印數十冊齎往。至日。先君子詰眞曰。先箸刻者厪此。吾愳不克表揚。爾又不自立。將無以世其家學。奈何。眞懮然無以對。辛酉。吾郡失陷。兩板皆毀。惟先君行篋尙存一冊。因校正僞譌。付眞弆之曰。曩所謂厪有是刻者。今並此而遺矣。爾其力圖重梓。勿使湮沒。重滋不肖罪。無何先君子捐館。眞橐筆奔走。恔兢兢奉是書自隨。同治癸酉。在楚南永順幕。罹蛟患。是書幸得之泥沙中。無缺略。至是謀刻益亟。光緒乙丑。眞遊幕黔臬。得交貴筑羅植鑑西蜀王雩澄兩君。因謀重刻。兩君慨爲校讐。始於丁丑二月付雕。至戊寅七月竣事。用

識其緣起如此。曾孫季眞。

文史通義跋五

光緒戊寅夏。貴陽重刻文史通義校讎通義。竟。秉恩乃識刊校本末於尾曰。乙丙之際。秉恩與羅儀部植盦得讀是書。即壬辰大梁刻本。適貴州有修志之議。嘉其條例翔實可師。亟鈔之。會小同將授梓。屬爲校勘。苦無它本可讎。書中間有先生孫同卿箋改者。原序所謂別無定本可校。洸姚春木劉子敬覆勘而譌誤仍不免。知原草之是非不能悉正也。會將北上。攜鈔本之京。思假通人校本是正。江陰繆緭修炎之言。周侍郎荇農許有鈔本。視粵雅堂本爲多。屢借不得。比歸。書適刊成。植盦爲言曾以粵雅本對數四。其原箋舉正者依改外。原本之譌者。亦間改一二。而是非迄有不能遽定者。復授秉恩校。覚仍以粵雅本細勘。粵雅所刻。即大梁本。校未精審。然有奪譌而無增減。間有據改原書者。惟校讎通義中引漢志原刻挩譌尤夥。則據志正之。益信原本是非不能悉定也。言公婦學諸篇。湖海文傳經世文編國朝文錄藝海珠塵諸書。曾爲選錄。然異同奪漏亦不少。蓋先生每一篇已。嘗錄示人。婦學篇又嘗別行。故迻寫不無柴虒。諸家或未得睹全帙邪。焦里堂嘗譔讀書三十二贊。通義列十九。當時流傳推重已如此。其書大恉具見先生文集與嚴冬友侍讀及上尹楚珍先生書中。文集尙未刊。匯鈔本一册。曾離蛟患。漬痕濡透。先生涂乙删定。丹墨爛若。手蹟具在。標識卷數。至二十九止。全册存河南周君許。小同將郵索歸謀刊焉。先生卒於

史學平生籑述有紀元韻編湖北通志和州亳州永淸縣天門縣諸志今都罕覯又書敎下云別有圓通篇今亦不見或卽在原序稱尙有雜篇中亦未可知通志已爲妄人刪改原稿存否不可知先生別纂有駁議一篇小同藏諸行篋永淸志板尙存昨在京聞將印行怱遽南旋不果得通義兩板皆淪失今幸重刻小同之不忘先業洵堪嘉尙而植齋與秉恩雖經屢勘而卒多未正者並識之以竢補訂云華陽王秉恩

文史通義跋六

右文史通義內篇五卷外篇三卷校讎通義三卷會稽章實齋先生箸洪維昭代右文厲學隆慶之際通逸傀儒厖然蠭出寡不根究名制斠補譌脫爲實事求是之學然而句節字泥宣此窒彼鉤鈲析亂其失也紛而罔紀先生生於越東爾祇思復上祖致良經文大義不爲苛妎殊於時流凡所論箸皆胎原周官脈法春秋歸魂太史以經旋史以復官師聯事之規與汪容甫先生之言若合符節先生旣沒遺書編次定於王晚聞先生而稿草乙識多未是正華紱先生復浼劉子敬姚椿木二先生刊正是書梓於大梁其後山陰杜氏復梓之咸同之交粵逆肇興板片流失莫可究詰先生曾孫小同乃梓是本於貴陽而大梁之本旋爲浙江書局所得大荒壯月有以是本相鬻者樹蘭以鄉先遺箸不欲淪於方外遂得而庋之因識其元始而附論先生所學之大且異以詒世之讀先生書者光緒十九年辜月後學徐樹蘭識（以上見黔刻本）

湖北通志稿跋一

祖賢撫鄂之二年。即有重修通志之議。向聞舊志爲弇山制軍延聘會稽章進士實齋先生所纂。哲嗣華紱序其遺書稱有湖北通志檢存稿若干卷。未之見也。檢閱嘉慶通志刊本。不著敍例。幷弇山制軍及實齋先生職名均未之及。乃知其書經人刪改。故編第失倫如此。而其徵引繁富。考据精確。則固猶是先生搜剔之功。惜以不得見其原稿爲憾。會先生曾孫小同（季眞）自粵西歸。道出鄂中。以重刻文史通義見貽。跋尾復稱藏有先生原定湖北通志凡例。幷附敍例稿本。因借鈔一册。据其例目。與嘉慶刊本。迥不相同。志稿聞尙在蜀中。屢訪未獲。先生著書大恉。略具於是。因爲校其篇次。排印以行。其詞義閒有與遺書相複者。亦並存之。排印未半。復得漢陽葉氏鈔本。彼此互校。閒有是正。先生於史學最深。不得志於時。輒抒其意於方志之書。後之君子。多所折衷。而義例益復縝密。然湖北荆州天門石首廣濟各志。皆經先生撰定。今亦求之不得。惟永淸縣志尙存。又爲續修者刪改無遺。良可喟歎。讀辨例之文。可以知所鑒矣。光緒八年四月。長洲彭祖賢跋於節署之雍熙堂。

湖北通志稿跋二

余少讀文史通義。歎其檃栝羣書。甄明乖舛。辨章學術。疏通倫類。考古今述作得失之故。閻置短長。袪紬柢牾。汲晉沈以流藻。振墨守之疑惑。鎔冶哲理。造論馴懿。可謂良史之才。博物善作者也。旣尋繹彌年。輒

達恉例、贍印明識、簒箸宜緐、鑽求茲帙、夙心未㞫、思欲網羅精采、表襮黯黕、凡坊市陳儲、故家祕笈、相從劉。覽會稽章氏之作。通義而外。不見他書。居常睠屬前修。冀揚鬱滯。而見聞苦局。綜輯無從。觀華紱所爲序文。稱有湖北通志檢存稿若干卷。湖乾嘉之際。弇山尚書總制鄂中。纂修通志。實延先生主之。竊以先生宏識。深足上掩鄭（仲漁）劉。（子元）於向歆父子討論之言。又嘗推闡義例。覈別疵繆。從事方志。式展三長。雖舊志雜糅。棼蕪難理。亦必能霣清補綴。自出雅裁。今年饑驅涖鄂。因檢嘉慶湖北通志觀之。紀載浩穰。汗漫無統。弇山尚書及先生職名。卷首并未布列。始知此志已經淺人竄改。非復章氏舊文。然志局所藏。尚有先生纂述稿本數册。文字沿訛。前後錯亂。披覽眛眛。不可勝條。其原定凡例一卷。則光緒初載彭侍郎得諸先生曾孫小同鈔錄附印者。故首尾完好。余時方奉檄治官書。案牘希簡。長夏寡營。乃取先生稿本細加審定。其閒篇第違遠。烏焉盈目。指錐所及。椉而正之。以解惑蔽。稍涉疑似。筆削不敢妄加。校勘竣事。釐爲六卷。原定凡例。附錄於後。稿本敍傳。及篇尾辨例。與附錄閒有重文。足證此稿并非僞託。故兩存之。今制府長白瑞尚書。病光緒通志日久未成。延聘耆宿。昕夕續修。恐新志旣出。讀者止知徵引緐博。體例謹嚴。而當日草剏。密勿將事。先生之功。終至湮沒不彰。爰命手民。排印成帙。以示表章先達之意。惟卷中散逸太多。名爲志稿。終非全袠。題曰遺書。庶幾與通志并垂天壤。俾將來君子。得以參觀云爾。宣統二年秋九月。瞿邱王潛剛譔。

王宗炎復書

奉到大著。未及編定體例。昨蒙垂問。欲使獻其所知。始取原道一篇讀之。於三人居室而道形一語。倘有未能融徹者。夫男女居室。孟子以爲人之大倫。而中庸言道。造端夫婦。今言三人居室。已近不辭。若以居室作居處解。則三人二字亦無著落。蓋一必生二。二乃生三。一卽未形。二已漸著。斷無舍偶而言參之道。又朝暮啓閉饔餮取給二語。亦未該括。鄙見僭校數語。別楮具之。未識有當否也。質性篇題。欲改文性。亦似未安。不如竟題性情乃得。言史德者。與史才史識例耳。言文性則不可。若云文本於性。則語未渾成。若云因文見性。亦未醒豁。若言文亦有性。則大非矣。質性二字。亦近生誤。憂至樂至者情也。毗陰毗陽者性也。能性其情。則利貞卽狂狷之進於中行。似與尊著命意較合。至於編次之例。擬分內外二篇。內篇又別爲子目者四。曰文史通義。凡論文之作附焉。曰方志略例。凡論志之作附焉。曰校讐通義。曰史籍考敍錄。其餘銘誌敍記之文。擇其有關係者。錄爲外篇。而以湖北通志傳稿附之。此區區論錄之大槩也。惟是稿本叢萃。而又半無目錄。卷帙浩繁。體例複雜。必須徧覽一二過。方能定其去取。擬編出清目。竢稍有就緒。當先奉請尊裁。至於繕錄。此時卻無穩妥之人。緣大作無副本。不敢輕以示人。恐有損失。非細故也。總之編次既定。繕錄不妨稍需時日。禮教篇已著成否。春秋爲先生學術所從出。必能探天人性命之原。以追闡董江都劉中壘之緒言。尤思早成而快睹之也。來諭以儒者學識不廣。囿於許鄭之說。此言深中近日之病。鄙人嘗謂西漢經學。深於東漢。董劉無論。卽匡衡亦豈易幾。若叔重

說文自是一家之學而謂違此者卽非聖無法此拘虛之見非閎通之論若鄭不及毛則近人已見及之矣門下以爲然否浙東學術首條今又改定數語二篇記有槀本奉寄如尊處不能檢當別鈔寄也邵傳無可商者惟所見所聞所傳聞七字似贅設且聞見字下屢言之似可節去耳謹復

擬校原道篇

三人居室而道形矣句（擬改有彼我而道形矣）

人生有道人不自知三人居室則必朝暮啓閉其門戶饔飱取給於樵汲既非一身則必有分任者矣（擬改人之生也睢睢盱盱不自知有道也既有彼我則日用飲食之事必有分任者矣）

夫道自形於三人居室（擬改夫道起於彼我什伍）

章貽選上朱石君先生書

數年未通音問伏維太世叔大人起居多福無任欣頌貽選自甲申以後連年脫館窘至無以爲生至戊子秋不得已而遠赴河南二舍弟華紱久館豫藩幕府冀可爲圖一席詎竟無機遇至庚寅年下垂槖而歸患瘧數月於十月間兩目忽生內障不能看書作字此信卽倩人所書其苦亦可知矣先君著述丁亥年春二舍弟俱索寄河南抄錄未竟四舍弟館鄧州者言其居停易良俶相爲刊刻詎寄鄧州乃其居停竟無待刊之意四舍弟直視以爲田疇貨物各得主先人之所有以爲利今大梁書院山長劉子敬（師陸）

與二舍弟商議。欲爲刊行。惜二舍弟竟無全本。而四舍弟與二舍弟同在河南。兩載未通音問。又無從向索。今四舍弟又脫館。想赴陝西投尹世叔佩珩及查廷棨觀察。先著不知存何處矣。聞阮雲臺先生官廣督時。倣通志堂經解。刻皇朝經解一千卷。文史通義中易教諸篇亦俱採入。近日兩江陶制府澍刻皇朝經世文編數百卷。先君母學諸篇亦俱刻入。惜僅據藝海珠塵之所載。未能見全稿耳。馮百史已丑秋去世。因建德虧累。竟至籍沒。其家鄉代州。適伊范叔度年伯之孫承祖正官其地。將其數房公共之屋亦俱絕沒。百史郎君壽椿。伊鹽場分發來浙。俱因其父虧累。革職咨追。幾至無以爲生。亦可歎也。茲因馮孝廉紹京公車之便。肅此。（此見墨蹟。）

姚椿章丈學誠遺書書後（爲合子華紱作。）

漢廷儒術苦紛糅。良史三長妙獨操。窮老一編非國語。（丈著撰多與先儒說異。）牢愁千載反離騷。學嗟子政裴然遠。文喜中郎帳祕叨。晚向梁園開耆舊。肯將金玉掩蓬蒿。（通藝閣詩三錄。）

蕭穆記章氏遺書

余三十年前閱章實齋先生文史通義。爲杭州廣東貴州等處刊本。有章公次子道光壬辰十月華紱跋文。大略云。先君子臨終。以全稿付蕭山王穀塍先生乞爲校定。時爲嘉慶辛酉年。穀塍先生旋遊道山。道光丙戌。長兄杼思自南中寄出原草。併穀塍先生訂定目錄一卷。查閱所遺尙多。亦有與先人原編篇次

互異者。自應更正。以復舊觀。先錄成副本七八册。庚寅辛卯。得交洪洞劉子敬華亭姚春木二先生。將副本乞爲覆勘。今勘定文史通義內篇五卷外篇三卷。校讐通義三卷。先爲付梓。尚有雜篇及湖北通志檢存稿。並文集等若干卷。當俟校定再爲續刊云云。乃知此書爲劉姚二公所編定。後來常問浙人。均未見別有文集等著刊本者。意其全書已亡矣。光緒十七年辛卯冬。晤章氏族裔章小雅處士善慶於上海寓所。小雅好古。藏書頗多。十二月朔日。同諸暨孫問清太史廷翰往訪小雅。觀所藏各古書善本中。有舊鈔章實齋先生遺書三十四册。云爲其鄉人沈霞西家藏本。沈氏藏書數萬卷。約直四萬金。後其人亡家落。多散之揚州等處。此遺書乃流落紹興本城某書坊。以洋銀百元得之。又逾年。其書坊云。尚有遺書八寸。索直二百元。小雅以彼時囊空未應。且未索觀此八寸之書何似云云。余彼時先假四册回館閱之。至次年壬辰夏秋間。隨時借閱三四本。且錄其要者四五册。是年八月二十四日。訪小雅還書。且告別云。次日將有杭紹之行。時小雅有疾。至十月初九日。乃返上海。至醉六堂。解行裝一息。晤書夥董仲甫談話。仲甫云。小雅已於前月二十一日病亡。小雅無妻子。身後書物均歸其兄石卿大令壽康。爲傷感良久。回館閱三日。將往弔小雅。并唁石卿。而石卿已聞余自杭紹回。乃先到余館訪談。因與石卿至其寓。談及此遺書。石卿云。小雅當時在紹城某書坊購得此書。買舟回故居。中途遭大風。舟幾覆。賴獲天佑幸而免。又數年石卿以缺用。將此書質於醉六堂。被鄰居失火。將所存古今書本悉化煙灰。此書幸另貯一洋鐵箱。火稍

熄。即用水漉之。全部雖爲水所淫。後來透乾。逐葉仍可揭開。可以便覽。余以此書在吳中甫處。終非久計。與石卿相商。將爲另圖。乃於四月二十二日晤老友周萊仙相商。以百元付石卿。交中甫贖出。暫歸萊仙。今閱兩年。石卿遠客楚北。力不能贖。幸伊於小雅沒後。將原書寄楚北。託人另錄副本。後亦質於中甫。今中甫欲將石卿前質諸書。便爲出售。余以章氏此書已遭一水一火。幸而僅存。乃將此副本代石卿贖之。後來時事未可知。不設法早爲付梓。恐仍就湮滅。乃與中甫相商。將鈔本見假。仍向萊仙假舊本。將次第全校。募資速刊。度完工尚需時日。先將蕭山王宗炎編次全書目錄。記其卷帙。以示同好。王氏將此書分類。定爲三十卷。凡文史通義內篇六卷。外篇三卷。校讎通義內篇三卷。外篇一卷。方志略例二卷。文集八卷。湖北通志檢存稿四卷。又外集二卷。湖北通志未成稿一卷。別有乙卯劄記。丙辰劄記。各一冊。知非日札一冊。讀書札記一冊。小雅又於錢唐丁氏鈔得信摭一冊。均不在此王氏所編遺書之內。又取刊本文史通義一一對勘。其內篇卷一。刊本與舊鈔本正同。刊本卷二原道原學博約三篇之後。即將舊鈔本卷四內言公上中下三篇繼之。爲第二卷。刊本卷三至五。所載各篇。均不出舊鈔本三四五六等卷之內。而次序多爲改易。舊鈔本卷六有同居一篇。感賦一篇。雜說一篇。爲刊本所未錄。刊本外篇卷一卷二。均在舊鈔本方志略例二卷之內。惟卷二永清縣志序例。刊本凡十五篇。而舊鈔本方志略例一僅載六篇。刊本外篇三。有答甄秀才論修志書二篇。論文選義例書一篇。修志十議。天門縣志藝文考。五行考。學校考

三序。與廣濟黃大尹論修志書。凡八篇。爲舊鈔本方志略例一所未有。其餘刊本所有。皆在方志略例卷一之內。又刊本校讐通義三卷。與舊鈔本校讐通義內篇三卷。次序篇數。一一相合。第華紱跋云。其先人易簀時。以全稿付蕭山王穀塍先生。乞爲校定。時嘉慶辛酉年也。穀塍先生旋遊道山云云。今舊鈔本章氏遺書目錄三十卷。下標蕭山王宗炎編次。王宗炎者。卽穀塍先生也。考王先生之年壽頗高。實卒於道光七八年間。距實齋先生之歿。又二十四五年。王公方沒。不知華紱何所見而云然。又云。道光丙戌。長兄杼思自南中寄出原草。併穀塍先生訂定目錄一卷。查閱所遺尚多。亦有與先人原編篇次互異者。自應更正。以復舊觀。先錄成副本十六册云云。今按劉姚二公所編文史通義內篇五卷。外篇三卷。校讐通義三卷。而刊本文史通義外篇實有永清縣志各序例十五篇。舊鈔本缺九篇。與甄秀才論修志。及修志十議。天門縣志各考。與黃大尹論修志凡八篇。總共刊本有十七篇。爲舊刊本所未有。則華紱所云王公訂定目錄一卷。查閱所遺尚多。尚有實據。今按王公所定遺書各種次序。雖未必盡合實齋先生本旨。而條理亦尚明晰。後來自應照刊。仍當以刊本所有之十七篇。按類補入。此外似未有缺佚。而小雅所云某書坊尚有章氏遺書八寸。當是實齋先生所修和州永清亳州等州縣志稿本。或亦有他著在內。惜小雅當時未能勉力得之。以祛所惑焉。敬孚類藁。

校記

實齋先生遺書。始刻於大梁者。爲文史通義。校讎通義。厥後伍氏粵雅堂。浙江官書局。相繼授梓。皆祇此二種。光緒戊寅夏。先生曾孫小同重刻於貴陽。時余游宦是邦。因預校勘之役。當時以別無善本。未及訂正者尙多。且深以未克見全書爲憾。耿耿於懷者將數十年。翰怡京卿。近假鈔本於沈乙盦尙書。凡經王穀塍先生編定目錄。釐爲三十卷。又以信摭等筆記五種。幷及永清和州兩志。合成一編。付之殺青。余樂聞此舉。時以先睹爲快。去歲秋。書訖工。今春三月。京卿持以貽贈。欣然發篋。余以耄老之年。獲窺全帙。頗以爲此生幸事。爰自始至終。覈其同異。蓋欲使歐公唐書。不復有吳縝其人爲之糾繆也。其中有誤自手民者。有一仍原鈔而猶未理董者。竭一月之力。銳志檢校。謂如此庶可不留罅隙矣。及讀至閱書隨劄。竊歎先生博極羣書。皆人間不傳祕笈。於是闕所不知。其所徵引而原書尙存者。則一一條辨之。孫君隘堪。治先生之學。獨能發揮光大。佐京卿排次篇目。犂然各當。余間有疑義。每與之商略。今錄爲校記。並載其說。卽與余所見不同者。亦采入之。讀者自爲抉擇可也。凡手民所誤。悉已改正。京卿將附刊簡末。爲書數語於後云。癸亥夏五。華陽王秉恩識。

文史通義內篇一

經解中

著錄之收

收。浙刻本。黔刻本。粵雅堂本。均作指。孫隘堪謂鈔本作收者。言茶經棋經諸書。此實文人游戲著錄家本不當收也。故從之。若作指字。則著錄之錄當改爲作字。或述字矣。其說亦通。

文史通義內篇二

原道上

若是其般

般班古字通。故魯般一作班。但此引孟子文。應從孟子作班。

博約下

古學失所師承

古各本皆作故。孫隘堪謂以古爲是。所謂古學者。卽下六書九數也。蓋言書數古學。後人失所師承。故下文古人幼學皆已明習。猶不能盡合於古。卽承此句而言。似鈔本作古。於義爲長。

古文十弊

可勝暨乎

案此語本左傳。惟左宣十二年傳。董澤之蒲可勝既乎。字作既。不作暨。既杜注盡也。言用之不可盡也。今各本作暨。非是。（後傳雜篇以及淮南子洪保辨亦均誤。）

而蒲之覓

此亦用左傳文。覓左傳作愛。原文上言左氏所云。則當從傳作愛。

文史通義內篇四

言公下

泰袜汎驅

袜。浙本粤雅本均如此。惟黔本作秣。考說文引爾雅。東主於泰。遠西主於汎國。（今爾雅汎作邠。）今以上文屬武二字推之。袜應作秣。蓋取秣馬之意。汎驅亦當謂驅車。則泰袜之袜宜改作秣。又見一鈔本亦不作袜。可知此以作秣為正。

說林

餗秕

餗當作糠。

知難

今同業者

各本同業皆作同走。按上文東走雖同。則此不當忽言同業。似以同走爲善。孫隘堪謂此自莊子曰以下。蓋歎同道之人相知亦復難得。所引惠子奔者云云。乃是喻義。鈔本作同業。正是揭明正義耳。說亦有見。

答客問中

攻索

攻索似應作考索。下文屢言考索。可證。孫隘堪謂此備數家攻索句上言有考索之功。故後多同。若此處之攻索。攻有治義。作攻亦通。

文史通義內篇五

史德

文非情不得

得各本作深。孫隘堪謂鈔本作得。亦猶詩序之發乎情也。言文須得乎情耳。若作深字。則上文文非氣不立。立亦當易爲壯矣。

附會有過

有過各本作之過。蓋言後人附會之失耳。孫隘堪謂上言不甚。則此宜以有過爲是。其意謂屈原之離騷本不甚怨君。自出後人之附會。一若屈原極是怨君者。實則乃附會太過也。

史注

敍例之作

敍例。各本作自敍。孫隘堪謂史記卻無凡例。然僅言自敍則通篇有敍論者。於義不能該。鈔本既作敍例。故仍之。下云自注權輿。又皆百三十篇之宗旨。當非專指自敍言也。

及考信六藝

及各本作乃。孫隘堪謂此以及爲正。上言不離古文。則是五帝本紀贊要之不離乎古文是也。猶考信於六藝。伯夷列傳中語。因係兩處之文。故加一及字以聯綴之。作乃則不合。

傳記

邱乃敦敦崇

按敦字衍文。庚子山集祇作邱乃敦崇。浙本粵雅本。均多一敦字。今鈔本亦然。應删。

書坊刻詩話後

服敝緼殘餘

按殘餘上當脫一字。上文乞兒衣敝緼而哺殘餘。則此處應亦言哺殘餘。惟旣易衣爲服。未必仍作哺字。且敝緼可言服。而殘餘則不能也。故知有脫字。然觀上云但見其而下句爲卽莫非富貴中人。辭意不甚貫。恐缺誤處尙多。

文史通義內篇六

雜說

鄙悖

此用論語文。但旣引曾子之言。則悖字亦當從論語作倍。

文史通義外篇一

淮南子洪保辨

罽名讀法

按罽民民字如此。今作名。誤。

論文辨僞

泥愈下矣

況上脫每字

文史通義外篇二

皇甫持正文集書後

場屋文詞

詞國學叢刊本作字。上有同於場屋文字句。則當亦作字爲正。

韓柳二先生年譜書後

選安

選國學本作建。似以建爲是。

十四年乙亥

乙亥國學本作己亥。

子厚死

死國學本作卒。

殆非其質矣

質國學本作實。孫隘堪謂質卽作實字解。非其質。卽言失實也。但如言非其實。則不辭。

說文字原課本書後

不可撩者

撩疑是憭字。孫隘堪謂說文憭理也。則作撩不誤。

駁孫何碑解

來被音律

按來字可疑。孫隘堪謂此處辨正文體。蓋言樂府本漢之官名。後人以名歌辭。乃是卽用官名來被於音律之詩耳。來被之被字有加義。漢書高帝紀。高祖被酒。顏注。爲酒所加也。來被猶言來加。

駁張符驤論文

歌稱爲陳成子

歌稱歌字疑。孫隘堪謂歌卽嫗乎采芑之歌。以此歌在陳恆未死前卽稱成子。故言歌稱耳。

文史通義外篇三

答沈楓墀論學

容金

容。國學本作鎔。

校讐通義內篇一

辨嫌名

篇次錯謬

篇浙本粵雅本均同。黔本作編。上云全是編次之錯謬。此承上言。應從黔本爲編次。

校讐通義內篇二

焦竑誤校漢志

故名奏議

奏議應依上文作議奏。議奏乃書名。故此言故名議奏。今浙刻各本作奏議。誤。

校讐通義內篇三

漢志六藝

田何受易

受應作授。王同周王孫丁寬三家之易皆出田何所授。非田何受之三家者。作受誤。

漢志諸子

史官紀事

紀。漢志本作記。不作紀。

漢志詩賦

通以思慮可以無不喩。

通作者。思慮作慮思。喩作諭。本書如此。

送靈頌歌詩

據今本漢志。送下有迎字。今脫。

校讐通義外篇

歷代詩鈔商語

馮維訥

維訥應作惟。作維誤。

元次山集書後

何人所稱

稱。國學本作稱。可從。

王右丞集書後

隱微私口

口.國學本是利字.似可據補.

讀北史儒林隨劄

新故雜揉

雜揉之揉.應作糅.不作揉.下論修史籍考要略.新舊雜糅.亦誤揉.

范陽周買德

據本傳爲孫買德.不作周.

腰龜歸國

歸國.本傳作返國.

正如是爾

如是.本傳是作此.

與胡維君論校胡穉威集

譌濫非眞

非眞兩字.國學本作二雲.似是.

方志略例一

記與戴東原論修志

乃有名僧

有字各本作首。孫隘堪謂戴修汾州志未見，然凡志書人物類當決不以名僧列首。鈔本作有。可見諸本之誤。

大名縣志序

諸傳說

說。國學本作記。案汝南先賢三書。雖皆爲傳。然襄陽耆舊。則有稱爲記者。傳說作傳記極是。孫隘堪謂記字確當不易。惟因此考先賢諸書。其上云漢人所爲。漢當後字之誤。隋書經籍志汝南先賢。乃魏周斐撰。襄陽耆舊。是晉習鑿齒撰。雖不載關東風俗。然據北史宋隱傳從孫孝王爲關東風俗傳。成三十卷。則此數書者。均不出於漢人。知言漢人者誤也。

姑孰備考書後

鵲尾緒

緒誤。當作渚。

文集一

孝義合祠碑記

有孝不可推

有上應有未字。

直隸同知王府君墓誌銘

有國嚕賊

國嚕國字應加口作嘓。與嚕同。此川中匪名。嘗見奏報。正作嘓嚕。

助教張公墓誌銘

夜半烹格

格疑是茗。杜詩茗飲蔗漿攜所有。茗當如此。字書無格字。

文集二

副都御史裴公家傳

祖諱加厚

加厚國學本作惠厚。考俾度家傳正作加厚。鈔本不誤。

日奏有功

奏．國學本作計．詩以奏膚公．公功通假字．則作奏是也．

定限一分

國學本此句上有雖字．可據補．

亦豈良圖

亦．國學本作又．

可仔倚如君者

仔．國學本無此字．孫隘堪謂以文氣論．似當作仔倚．不可省．詩佛時仔肩傳．仔．任也．蓋亦言倚任也．

文集三

朱先生別傳

□□□□□

國學本作先生嘗有此三字．下文似可接．側目上國學本有益字．似亦可從．然尚缺一字．不敢臆加也．

似□知者

口．國學本作無似可從．孫隘堪謂上句踉蹌伺之不能害．以此鳥有知．故不能加害也．作無未是．

暾照影

暾．國學本作瞰．孫隘堪謂暾字不誤．上言七日乃去．而下又云且信宿兮．暾者日始出．則此處蓋言自朝至暮．越宿方去．賦意當如此．似作暾爲是．

爲之品口

口．國學本作題字．可從．

邵與桐家傳

君輒據

輒據．南江札記附此傳作出據．國學本作輒舉．孫隘堪謂國學舉字非也．此言實據某事．非泛舉之謂．文集五景烈婦傳．卽從邵氏所據事爲之．乙卯劄記邵二雲嘗口授余景烈婦事略是也．

文集六

借園修禊集序

哀樂奇至

按奇至之奇．疑爲并字．孫隘堪謂奇至當卽極至之意．下故云殆有性命於其中．蓋言一時哀樂出

於至情也。

文集七

泛舟濠上記

攜柂具

按柂亦當是茗字。全書凡兩見。未知有所據否。

記游湯山

如登如涉

涉宜作陟。上言如登。下言無里許平衍。則如涉疑如陟之誤。

縱檜

縱檜似當作樅檜。孫隘堪謂疑縱橫之誤。

文集八

朱太恭人八十序

太恭人父子

按父子上似脫曰字。

賀文忠公像贊

墩湖

今武昌城中文忠殉節處名墩子湖。湖中有土墩。故名。

湖北通志檢存稿一

食貨考

鮑魚

鮑臭也。鰒不作鮑。後漢郡國志如此。

湖北通志檢存稿二

李時珍尹賓商傳

歐漿

按歐漿應作酸漿。爾雅郭注。酸漿草。江東呼曰苦葴。楊升庵言酸漿苦蘵燈籠草皆一物。郝疏更詳。

複社名士傳

走青峰巖

按此作峰。下爲瑚傳峰作蜂。當以蜂爲合。

龍墳
墳誤當作塤．後人名別錄中作龍塤．是．
明季寇難傳
隔里眼
按前凡兩見．均作革裏眼．此革裏獨作隔里．未知孰是．
執茅獨前
茅誤當作矛．
平夏逆傳
胡廷海
廷海廷字作定．今誤．
湖北通志檢存稿三
顧天錫傳
飛闖
闖應作鬭．

惟水沴

按水沴下顧黄公白茅堂集有火沴二字。如此。則與下木金土合成五行。今脫二字。

明離象也

明上鈔本有文字。今脫。

故爲赤祥

赤祥上白茅堂集有赤眚兩字。據前後言黑眚黑祥。青眚青祥。則此亦當云赤眚赤祥。今脫。

爲將

按爲將下應有爲庶物三字。今脫。當據白茅堂集補。

五沴始今災殫

今字係兮之誤。

震轟蓜

按草部無蓜。應作齔。白茅堂集原注音魄。

烝敲兮

按烝應作蒸。敲作歊。

藺蓄

藺草部門部無．應作蔄．山海經有此字．

赤烏腌

腌字誤．當作晻．

見時天氣晴朗

見白茅堂集作是．當以是爲正．

貝勒士賴

士賴應作圖賴．國史如此．今誤士．下同．

⿰黑戈元集

按⿰黑戈字書黑戈二部無此字．

鎮江段氏

段白茅堂集作談．

劉湘煃傳

字元恭

元當作允胡雒君作劉傳及疇人傳均作允
歐魏列傳
阮田
按阮應作玩鄂至今均作此。
黃安盧氏傳
李𤦲
按𤦲字疑字書無此字孫隘堪謂或㻶之誤。
外集一
佘君墓碣
振㻊
㻊字疑字書所無。
外集二
論求遺書
時文風弊

校記

風。國學本作凤。

與王春林書

鶠鼠飲河

鶠似作偃。莊子如此。

與嚴冬友

入都講肆

肆似應作肄。

湖北通志未成稿

名宦

深知水

深。王潛剛印本作探水。知當從王本。

小京官

能言大體

能言下王本有持字。

得及時效力

得及二字。王本作官。孫隘堪謂上文云既用之官。此句上將用之下當脫官字。其文則爲將用之官。與既用之官對文。得及時效力矣。自爲句。若王本以得及作一官字。亦非也。

道府等官

大吏富其言

富。王本作實。孫隘堪謂富字不誤。論語富哉言乎。此處因言礦事。故云富其言。

州縣吏材

授大足教諭

大足。王本作大冶。孫隘堪謂大足亦縣名。屬四川重慶府。考明時教官雖不拘本省。作大冶較近。

孝義

李義茂

義茂。王本作之茂。

補尙義傳

綏營不辭勞瘁

綏營當經營之誤。

烈婦

菽食

菽字少見疑菽之訛。

貞女

孝謹天至

天至未解孫隘堪謂此天至二字。蓋言其孝謹之心出於至性而已。宋書范泰傳。孝慈天至。可證。

信撫

紀事有支涉者

支涉疑交涉。孫隘堪謂支涉似當作牽涉解。

三曰文藝至初俊

按王子安文集文藝作藝文。鐘政作善政。尊師作師尊。褒容作褒客。初俊作幼俊。再考文苑英華與本書同惟容字下注疑字。又一本亦作客。

乙卯劄記

孟蜀石經

按蜀石經貸園叢書本石刻鋪敍．各經均載有卷數．此引祇周易儀禮孝經引有卷數．餘均不引．又孝經經字九十八字．八九誤．左注字數．貸園本有．不解何以脫落．豈所引石刻鋪敍別一本耶．又趙希弁所引經卷數僅列周易．餘亦均不引．又周禮十二卷脫二字．

丙辰劄記

被詔

考今文苑英華被詔作受詔．

翦截浮文

浮文今文苑英華浮作繁．

撮其事要

撮其今文苑英華作删撮．

閱書隨劄

福疇

按疇本集作祚．以下凡言本集皆係所引原書．

董挺

按挺本集作侹．

謝拾遺表

謝下本集有除左二字．

十二月十七

按本集作十月二十七．

列一十八世

列本集作烈．上言次子烈．下有繼烈字．今作列．誤．

剡縣

按剡縣上本集有知字．

太子中舍

按本集上有官字．

王仲孺

孺本集作儒．

年七十六

本集作七十五。

太子晉　至正聲集

按太子晉云云三行。據本集係王士寬志銘文。則此自太子晉以下應列王士寬條後。今誤次於前。殊失之。其中生昇之昇本集作昪。王士寬下建中五年本集作四年。

白氏　至何書

按此四行係太原白氏家狀之文。原本白氏云云。其前當於題字一行。今脫。

白季庚

庚字誤。當作庚。

元稹　太和五年

按本集元稹係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卒。年五十二。

爲江州　至在外

按此係東林寺白氏文集記云昔爲江州云云。遠大師今脫大師二字。文字本集作文士。其作舍入作置。五月上有閏字。十三作十二。

徒茂林
林陵之誤.
開成四年至文集
此亦係東林寺記之文應與江州司馬云云合爲一條誤次於此非是.
逖遐禮
逖當作狄今誤.
劉禹德
按應作劉禹禹德州人當刪德字.
喬廠
廠應作敞今誤.
陳庸　五十三
按庸五十三告老居十年始卒應作六十三.
陳剛
剛綱之誤.

章名揚

按此當作章君庭。名揚今誤。且此非附錄。應與上蒲遠猶並列。下別集律賦兩條亦然。

青陽簡 七十五

本集作七十九。

亦奇特

奇下本集無特字。

墓道

注墓道之道應作表。

幼有能古文

文本集作人。語不甚明。然決非能古文於幼年。當有誤。

不幸

按不幸下本集有年字。

景和之墓

墓上本集無之字。下有表字。

校記

沔州刺

刺下脫史字。

盧子章佚名

按本集子章名渥。

四千餘

按餘下應有里字。下九萬餘工。工作功。

辥慭

慭本集作懿。乃形近而譌。

汝陰

按本集作汾陰。

崔俊

俊本集作倰。

傅保

本集作保傅。

尙書岩

岩本集作嚴.

仙賓

賓本集作嬪.

榮陽

榮應作滎.

時多爲怨

怨當然之誤.孫隘堪謂此下有部使者檄君行視.及就如議者等語.當是議者爲時所怨.故使之行視.作怨亦得.

字叔文

按叔文爲戢之字.應列補之云云上.

胡輔

按胡誤.當作陳輔.

淳熙元年五十卷

按此係黃御史集中之文。不應在此。

在上

按此旁注在上二字。當是原鈔指淳熙云云而言。誤置黃御史集下。未及刪去者。應刪。

光化 至清塵

按此另一行。與上陳嶠無涉。

雲龍集

雲龍當作龍雲。弇居安福縣之龍雲鄉。故以名集。今誤倒。

劉伯京

京本集作景。此誤。

元豐八年七月十日

按本集此係伯景與弇別之年月日。伯景以元祐三年十月十四日卒。年五十七。今誤

子公顯等

按子之次序。公度。公量。公肅。公稱。公顯。此不合。

六終

六終之六作陸今誤．

沛有浮寓

寓當作禹今誤下同．

逢氏 至不殛何也

按逢氏云云是另一事今接栖賓亭下誤．

正尸祭 至然也

按此另一文．

政和改元 至叢書

按此記陸魯望書與文藪無涉．

正月十一　五月十六

十一十六下各有日字此酬邱光庭詩首二句係七古卽爲詩中語兩日字必不可少．

七月三日

按當作十三日今脫十字．

六十

校記

按當作六十一。今脫一字。

政和　至甲午朔

按此係祭汪伯更文。另行。與季復無涉。

揚昊

本集揚作楊。

崇寧二年　至乙酉

按本集此乃浮沚先生從叔父名況之夫人胡氏墓志銘中所書之葬期。列於許景亮條下。誤。

葛書思　至七十三

按當作葛書思娶侍其氏。先葛十四年而卒。書思卒於崇寧三年十一月。年七十三。今鈔本如此。誤。

大觀　至壬子

按當作單鍔。大觀四年正月十三日壬子卒。年八十四。今祇有大觀云云。脫單鍔姓名。誤。

弟彥善

善本集作喜。

政和七年

政和上應有彥逢二字。

季宣卒 至銘墓

按浪語集載呂伯恭作志銘。季宣卒於乾道九年七月。年四十。門人迪功郎新泰州教授陳傅良行狀。十二月十二日即其葬日也。今誤。

二十年 至之靈

按此另一事。不應綴連戊午朔下。

紹興丙子

丙子下據本集作十月二十二日卒。年六十九。

王廷珪 乾道六年卒

按廷誤。當作庭。又王七年尚引對。六年卒誤。

三月十四 劉學古 黃幹

草齋卒係二十四。據朱子年譜。此誤作十四。又按黃幹朱子行狀。劉係儒林郎。幹自署奉議郎。與此異。

轍孫過子

校記

按蘇籀係遲子。遲子由子。過坡公子。見雙溪集。

八十二

誠齋卒年八十三。史本傳如此。

爲叔清

按叔清姓吳。

五月十五

本集十五作三日。

記浩馬

馬字誤。當作齋。

立朝梗挺

梗誤。當作鯁。

蕭千岩

岩當作巖。

虞世南

本集世南下有七世曰般四字。今似世南守仁壽郡矣。應據補。

紹興 至甲午朔

據本集紹興云云無之。惟胡先生言行錄浮溪作序。係紹興十年七月汪藻序。此誤。

崇寧 至聽焉

按此係浮溪與吳點作志銘之文。不應列吳點前。今似爲衞膚敏事矣。鈔本誤。

汪章

此二字可疑。考提要稱崇禮內外制誥。可與汪浮溪抗行。南宋時長制誥名者無章姓。當是汪。下脫彥字。汪藻字彥章。

羅山令記

此下本集有華某二字。記下有重修二字。

二年五月十九

十九二字本集無。應作元豐五年正月。今云二年五月。誤。

因古鐘

因下當有得字。

秦紀太原

紀當作記。

漢伊吾

漢下脫著字。此爲四言銘。當據本集補著字。今此句祇三字矣。非也。

仁安

安當作叟。

士安

按士安卒於景德二年。見名人年譜。

指徵

此下應有五卷二字。

西門栟 至五十三

按栟墓志銘。係元祐元年五月卒。年五十五。本集如此。今誤。

癸卯七十一歲卒

按史廌山本傳。卒於宣和五年癸卯。

劉一止至初四

按劉一止苕溪集．元吉所撰行狀．一止卒於三十年十二月．此誤．

周禮記

本集記作説．

姚穎

穎．本集作頴．

匱諸厫事多寡

本集匱作匵．厫作廳．寡下有強字．

傾有積

有．本集作其是．

不對而對

下對字當作出．

長水

本集作長安．

虞仲林　十一月初四卒

林應作琳。其十一月云云。當作紹興十二年十一月初五卒。今缺紀年。而五作四。有脫誤。

陳魏翁

翁誤。當作公。

婦林節生庚戌十一月十七

按婦上當有後村二字。今如此。將疑爲方阜鳴婦矣。誤。又林節生十一月十日。此誤十七。

十一月癸巳

此當直接九月癸巳下。

崧卿

按此二字當刪。蓋嘉定壬午。係信孺之卒年。其言病熱。亦信孺之病狀。（下以病病字衍。水集無。）不應重出崧卿二字。

羅章集

集名豫章。今誤羅。

脊堯錄

本集作遵不作尊．陳了翁所著．乃從尊．

撙擳

撙節字不作擳．

李繁

繁．本集作蘩．作縏誤．

魏云

按此二字衍．應刪．

止言如某字

言下脫讀字．按此師友雅言所有．與生日詩詞混合爲一．非也．若如鈔本以魏云而下．連不堪他願爲文．誤．

柳瑊至五十六

瑊．據本集．紹興六年五月丁亥卒．年六十六．今云九年卒．年五十六．誤．

□國夫人

□國．據本集是秦國．

茅氏

茅本集作茆。

義興至七十五

按此自義興而下。即爲宜卿志銘文。起家家字今誤官。蔣璨蔣字應删。

七十七

李說本集作年七十。今脫年字。下七字誤衍。

翌之

翌本集作翊。

叔知

按知誤應作和。

復姓

復當作複。

淳熙至六十八

淳熙上應加盤洲二字。如鈔本則不知爲何人卒年矣。孫隘堪謂如此等處。實齋隨筆記錄。在當時

彼取之盤洲集。以爲此自然是盤洲卒年。故無待標明。然後人讀之。不見原書。則疑惑矣。大抵此閱書隨劄本不足爲著述。凡不經見之書。爲今未校出者。願學者得其大略可也。

正祐

　正當作淸。

玉泉菴

　菴當作寺。

史宗之

　宗誤。應作宇。

趙必璩

　璩當作瑑。

己丑至北也

　按壘山卒年。是爲己丑。然與神道碑有異。故實齋並記之。

□子卒

　□子。據本集是壬子。

岩南

岩當作巖.

金華

按此下有游字.

孔子

按原書此下有作經後世四字.今則如孔子讀易又讀書矣.當據補.下同不如如字.原書作知.

開禧至大石橋

按開禧三年云云.另一.書非聞見後錄所記.邵伯温卒於紹興.必不能記韓事.誅韓事見齊東野語卷三.今載聞見後錄下.誤.

殿岩

岩當作巖.

揮塵前

按前下脫錄字.

稱正平

穪應作禰。

永淸縣志一

皇言紀

工部　至父母

壼儆

儆當作儀。

陝西　至繼室

永賫幽光

應作幽光永賫。方與上惠問常流句對協。下永芳芳字係荷之誤。

西便門　至繼室

永賫幽光

此亦當作幽光永賫。與上誤同。下麻光麻字當作休。

永淸縣志二

職官表

通渭

按此上應有甘肅二字。今脫。

廣州府人

廣州上應有廣東二字。今脫。

夏縣人

按夏縣上應有山西二字。今脫。

選舉表

蔡淳榜

蔡應作黎。

任清縣

清應作青。

洛南縣

洛應作雒。

涞州府

淶當作萊。

張宿蝗

蝗字疑誤。

廣西榆林

榆林當鬱林之誤。

寧縣典史

寧上疑脫一字。

士族表

文河縣

文河當交河之誤。

鈞 生員

鈞字誤。當作鈞。

永清縣志四

刑書

保昌縣

按保昌卽南雄。

湖北

按此二字當在應山縣上。此誤。

永淸縣志五

政略

見隋志

隋志誤。按廣陵烈士傳見唐志。烈作列。

永淸縣志六

史天倪列傳

邢洺

洛誤。當作洺。

史天安天祥列傳

建三鼓

建疑逮字之誤。

張思忠傳

糧糟使

糟應作漕。

陽灑堡

灑當作邏。

永清縣志七

前志列傳

肆逮竹書

肆逮疑是津逮。孫隘堪謂上句殘缺荒湮。此肆逮二字。卽承上而言。蓋言肆虐逮及於竹書蝕簡也。

和州志二

藝文

齗齗如也

齗齗當作斷斷。孫隘堪謂史記魯周公世家贊。洙泗之間。齗齗如也。集解。齗齗爭辭。則作齗齗亦可。

且索隱云、又作斷斷、如尚書讀、則斷斷是專一之義、可知斷斷兩字連用古有如此者、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初版

章氏遺書八冊

(00730)

每部實價國幣貳元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作者　章學誠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徐蔚齡　喻飛生　周蓮俠
丁心田　印頌文　毛鵬基）

群翁張鎮朱
隆邱黃齊徐

